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集部第三三冊目次

雲陽李先生文集十卷 （元）李祁撰 附錄一卷 清鈔本 〇〇一
來鶴亭詩集九卷 （元）呂誠撰 清鈔本（四庫底本） 一二三
東維子文集三十一卷 （元）楊維楨撰 明刻本 一八八
新喻梁石門先生集十卷 （元）梁寅撰 首一卷末一卷 清乾隆十五年暨用其刻本 三九〇
鄧伯言玉笥集九卷 （元）鄧雅撰 清鈔本 六〇九

雲陽李先生文集十卷

（元）李祁撰

附錄一卷

清鈔本

雲陽集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李祁撰。祁字一初，別號希蘧，茶陵人。元統元年進士，除應奉翰林文字，改授婺源州同知，遷江浙儒學副提舉，以母憂解職。會天下已亂，遂隱永新山中。元亡，自稱不二心老人，年七十餘乃卒。祁爲詩沖融和平，自合節度，文章亦雅潔有法。其初登第也，元制以漢人南人爲左牓，蒙古色目人爲右牓。案元制尙右，故元史梁曾傳稱諭安南以新朝尙右之禮，蒙古色目人爲右牓以此。祁爲左牓第二人，其右牓第三人則余闕也。後闕死節，而祁獨轉側兵戈間，嘗爲闕序青陽集，以不得乘一障效死，如延心爲恨，又稱世之貪生畏死，甘就屈辱，靦然以面目視人者，斯文之喪，益掃地盡矣。蓋與闕雖出處稍殊，死生各異，而其惓惓故主，義不負元，則大節如一。昔宋理宗寶祐四年牓得文天祥爲狀元，又得陸秀夫、謝枋得二人。是牓得李黼爲狀元，而又得祁與闕二人。黼不愧文天祥，闕不愧陸秀夫，而祁亦不愧謝枋得。是二牓者後先輝映，亦可云科名之盛事矣。初，明兵至永新，祁中刃僵道左，千戶俞子茂詢知爲祁，舁歸禮待之。雖幸不死，然洪武中徵召耆儒，祁獨力拒不起。子茂重其爲人，祁沒之後，子茂爲刻其遺集十卷。至宏治間，其五世從孫東陽搜輯遺稿，屬吉安守顧天錫重鋟，即此本也。國朝康熙中，廣州釋大汕復以意刪削，併爲四卷。然大汕雖號方外，實權利之流，其學識不足以知祁，去取深爲未當，故今仍以原本著錄，存其眞焉。

雲陽李先生文集目録

卷之一

律賦古律詩

黄河賦
送俞公新州學詩
題金人出塞圖
題水竹居圖
關山烟隱詩
送江山淳歸江東
題懸崖蘭
畫羅漢
同孫秀能遊山巷
一鏡亭度士
題蘭蕙同芳圖
贈楊蘭谷
斗室
題楊蘭谷漁樵耕牧圖
題梅竹圖
和智虛湛上人
題桃竹圖
和陳子尚雨中見過
和周孫之見寄
題梨花鸜鵒圖
題陳所翁畫龍
滄溪劉學録
昭君出塞圖
送劉仲賓入京省兄
奉題朱澤民先生畫山水圖
題王與齡睡菴
贈王汝賢
挽劉雪峰侍御
贈周明卿赴九江
題畫蘭石
偶題
和俞瑞制一柳亭韻
和江山淳詠一柳亭韻
題梅坡
贈葉士羅梅村
和王子讓席上韻
挽陳子尚

卷之二

律詩絶句

和詠鴻
和劉梅村見寄
居仁麗和俞瑞制韻
次王子讓韻
次賀狀元韻
和青原于長老見寄
謝孫詰送山藥
和歐陽承旨贈葉士
淡溪秀能製紫羅帶
和賀狀元見寄
賀俞瑞制除新衢
送兆空梅之二上人歸
送周學憲之來陽
和鍾遠哉見寄
和高希回韻
送吳復淳歸江東
和劉子倫韻
和前韻答王勃
和夜人見寄
和孫秀能池上
題元陽洞
御賜息齋安
和賀狀元
進賦和韻
和三華劉道士猴登丹見寄韻
題蘭林同芳圖
和詠海棠韻
為陳秀昌兄弟題蘭蕙
題枯木竹畫
題畫四首
題金汝霖蘭

題畫鴈
題白鷺
鴻
舟
題杜甫遊春圖
題馬
題蘭石
題蕙花
題龍蝦
題黃庭端蕃觀卷
題墨竹
題山水圖
題風雨圖
題仙隱圖
題江濤白鳥圖
題桐里栽株隱圖
題赤壁圖
題畫牡丹
題畫馬
題畫昭君出塞卷
題美人簪江舟
題三士圖
題雪景
題畫芝
題李伯時馬性圖
題細柳營圖
題梅花下水仙花
題畫溪樓景
題畫馬
題樵
題雪翁
與地理葉梅窗
次韻劉文貴
寄史人余采芝
山居首夏十首示外孫陳祖蘭
鵲圖
題蘆鴈
題畫雙鉤竹
題畫
和王子讓
題無根蘭石
廉三學士圖卷
題黃仲賢手卷
題畫蓮
題馬
題畫二絕

卷之三

序

春秋五傳序
元朝詩選序
青陽先生文集
長留天地間集
茅屋秋風圖
俞氏族譜
劉中齋先生文集
平遠詩
龍子元書香世科
孫氏遺金集
贈青原寺僧如海
西疇耕讀
汪子文詩集
北山歸隱
送蘇秀文歸金華
送江古章歸江東
從制俞公德政
贈陳秋章
贈陳彥昌
送吳復隱歸江東

卷之四

序

王子讓文稿
陳古泉詩
月溪
贈地理龍炳遠

吳氏族譜　何氏族譜
贈盧景寅　王子加詩
送初堂詩　贈安成王本立
于家屋詩　周德清樂府韻
江氏族譜　送馮玉田之龍場學正
送陳元善赴海北憲掾
荅陵州進賢危承務觀周墓誌詩
贈胡務敬　蕭氏嘆吟四首
蕭氏族詩

卷之五

序

贈陳文峯　贈地理劉潘川序
賀勝可詩　石津漁唱序
頼省原詩　送項如爭
贈何千戶挑永新　送吉安簽知府
題張峯上人所藏吹詩集
史家說　贈王山長
贈劉天章　送饒鶴學録之吉安
贈賢士顏一中　贈郭瑤溪
贈洪惠甫

卷之六

序記

贈劉時中序　贈王濟舟序
吳遠心詩序　吳太尉高公詩序
謙行遠詩序　師子林詩序
草堂名勝集序　書清暉樓序
永新州新學記　吉安路詩人堂記
懋齋記　閬山雅趣記
一鏡亭記　天遊齋記
澤存祠記　江氏梅溪記
秋興樓記　松蘿舊隱記
雪蓮記

卷之七

記

潤泉記　海田耕釣所
仰齋　積林
餘慶堂　萬象亭
贛州新學　江氏永思堂
竹隱　永慶樓
積翠翁峯　漢南堂

四川　薛氏世墳
石室　集虛劉
范文正公書院　水竹村
誠意齋　雲錦堂
餘慶堂　信州永豐縣儒學
卷之八
墓銘表傳
新安鄭士俞君墓銘　故將仕郎胥君墓銘
故道士將仕郎永豐縣丞吳君墓銘
韓希說墓銘　胡谷隱墓銘
續作[illegible]墓銘　劉咏軒先生墓銘
續賓谷墓銘　李雅中墓銘
大礒竹表　胡君澗月居士墓表
江西趙氏墓銘　江氏鄭婦傳
吳氏節婦傳　劉節劉婦傳
卷之九
雜著
說饗說　三窮後語
李郝氏紫芝亭表後　題李宗暢瑪誠齋雪圖
題宋張叔淵畫冊上河圖
題僧雪窓畫蘭卷　題周道士止一卷
馬鴻永寄送江子章歸江東詩引
三友贊　潮龍髯贊
讀琳仲淵字說　題張天驥圖書卷
黃河清頌銘
卷之十
雜著
題畫龍　蕭氏仁存堂贊并序
跋蕭如岡詩　題楊清溪畫雪竹
題羅朝詩卷　題馬季文詩卷
題劉沐所安文集　題張天全剳夫君峰峯
草堂書院藏書銘　修堂泉院疏語
跋風院圖　題鄭雅淳君治稿
壽芝贊　跋王一吏生稿
諸生學心字說　書孫女龍傳後
題李子西溪游史書帖後
跋治虛清話　怡晶字說
海叔字說　重脩雲泉院疏語
跋習元忠遺墨卷後　跋周益公撰王半齋銘
澗洲劉治主王主銘　劉子行字箴

王廣微字贊　題范富二公手帖
書陳氏家譜後　題于氏封贈碑後
題方寸地說

附錄

送李一初應試南歸序
故李公提舉哀辭
將仕郎江西按察司副知事姜同哥挽詩
題雲陽先生遺墨後
題重刊雲陽先生文集後
族高祖府君墓表

終

雲陽李先生文集卷之一

律賦古律詩

黃河賦 壬申湖廣鄉試

乾清坤夷奠川會貫四海之縈環見黃河之如帶下亘寰宇之區上通銀河之派折九曲之迂回瀉千里于一快想成功于當年徵神禹而難稱睨其蹤跡西土濬源天淵浩浩湯湯翻翻沸沸或奔放而莫禦或紆徐以東延或騰躍奮迅激鬪勢以俱發或崢嶸震撼雷霆鼓而並前擊銀闕之嵯峨駭鱗蛟之蟄藏想洪流之浩渺播塗渡于兩壖諒一葦之難渡豈容刀之可言思昔龍門未闢積石　湛蕩漸成之衝瘞為魚鼈之鄉兆黎罹黃河之泛流無安全之爲害滋蔓生于眼底極沉溺于顛躋昭昭如日月之皆明豁于若乾坤之再造此復之悍流而躁者所以漭為浪之浸而禹功之妙也道從西京治化昭明河狂心之未已復犯驚于邊徙命從幾寫決于西派罹二水之所自至溫潭而淫沉是雖然以知黃河之源委者未可與神禹而並稱矣其甘心逸豫旋蹙中國孰若疏鑿功成既民無禍患使鄰壑堙塞孰若東彼四裁經營四方於是行奇構甘游孰若水土既平採

禴是賀合于是知禹之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者矣肆我皇元萬國一統會百川而東朝環衆星而拱矣不必于翻星致而河流無泛溢之虞不必窮幽極遠而河源皆版圖之賓禹生南邦未獲時用益將振衣袂于莊蕃鍜心掬于甞參挹賀河之餘波造明堂而献河清之頌

美俞公新州學詩

學校興廢有司之責也有司職理民務毋賦役出微歛以應大府之需大府遣從事督促相繼為有司者日疲遑遑焉與形精以求免其過而於煩不給視學校絶非不為然思所以興起之而慮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雖欲勉之其將能乎今惟贊俞公之長鎮永新也戒事既修乃撤翻學而更張之殿廷門廡悉改舊觀黝堊丹漆並從新視州人縱觀觧首嘉歎以為今之規撫乃自昔所未嘗有者盖公篤志文學用能以其所能而濟有司之所不能則為有司者亦可以少逭責矣于是相率為歌詩以頌公之德焉詩曰

於焰新學其搆有覺其光煌煌伊誰之作于祥新宮有嚴聖容藏脩萠雍泮讙之功留留俞公式瀕益土靖綏遐疆剗削逋理四郊既平公心載寧蒸我黌舍匪予曷興爰咨爰謀爰定爰度撤茲陳朽易彼榱桷昔公未來棟傾榱摧公既來止定黃校校昔公未來庭芋垂迫公既來止烜烜新猶學宮既成士徒蒸蒸濟茲有成惟公德華其德伊昔其績倘又期我斯文以昌宋後吾儕覩成既喬攸儀嚴仰頌歎以永無斁

題金人出塞圖

穹林立喬松峭壁伸平地茫茫絕飛鳥使思光群坊氈裘衣與裘黃聞理色蓋池難掃聞執識誰賊責憶昔從北征極史出幽薊大將大兩雪道遠遂迷沉千馬俱胆寒驍騎縮如蝟所見人物殊通與此圖類當時星風澤鼓旗決退甫雕題與被髮萬貫聞不主自從國壓生河海滿氛臂舟車斷往來樓舜極建疆邂逅見此圖撫卿今昔異號音欲無言長空正迷邉

題水竹居圖

畫山走平陸滿滿水竹居寬閒百于地廷構十畝屋霧散天形影風生雜鳴虚居人了無事無塵埋自如儔立兩小童習誦詩與書從容户牖間其樂常有足

翩翩者誰氏飛社鬼長話遠家頫飄遐東來望門閭
言唉離木法欽金已有豨嗟予困屢上寨足違寺宇
永懷蘇芳獨煩言敘共法同近劉風周樂入花峯墟
並行悲不逢見書空咄哉

閩山樂隱詩

閩山千仞高上有田有廬躬耕不辭以歸石經盤旦紆
持斧伐遠揚不辨梓與樗時還澤畔見測戰慰樂事
歸來酌春酒雖以周中旋怡然壽慈母樂意惟有餘
還我溫泥室視此當河如

予以元統初元賜第一甲進士及第入翰
林應奉文字預典制誥備國史明年還鄉
丁父憂終服以母老乞外任便養得佐守
婺源乃宅毛已邢間數年之計當時士章
尚幼諸大父伯仲皆列在堂頭米鬱滿庭
時書禮樂之盛轟然謝後離去凡廿有五
六年心常念之今年春乃得與士章會
于秀水之上一見頭則白皤皆垂矣深交
者予時方以病然老病無聊賴而士章旦
暮相視歎飲嗜藥周不平其又從而委曲
調護之以紓予憂古士章之與人交又有
出于久而敬之之外者故予于劉江頫隱
既為記之記之不足則以詩歌之歌之不
足故又為志其大概以見予之得與士章
交游其所由來已遠矣

送汪士章歸江東

涼颸動窓戶焉焉不已憂迷子情感嘆中夜起
所思在高堂白髮羽凄寄承歡堪膝下況乃隔千里
十里短云遠言歸卻何遲
聖人重名教是端慎其微之大各有定所頫當相依
一來荷戈役每年歲月非燈燿鳴在戶行子時當歸
天倫有遠義此道安可違
為兄既不易為弟良亦難兄行且千祿弟從華求安
承家與國事異代同年韻及茲辛春歸怡懌中腸寬
怡然共傳酒一杯平生歡
努家遊重惠自古皆有之吾婦既云逝吾來誰呈遲
歲事忽已晚頻容及東茲歲條水當交給海羨風時
臨分重殷勤數予為君期

題懸崖蘭

幽蘭最真託根附崖崖頂石龍蔦嗅極何細精
我欲往從之平兵從其在河無渡兔鍋北顧興誰諧

今方尚論還深與衰草皆感從忽自怜肖然傷我懷

畫羅漢

空山枯寂閑自逃斷緣想泥此山中人曾識己超訶
生之豈朝晴習定非難強空唯人那知異類亦歸佛
乃知慈救多無用照姿觀嗟嗟世中人徒徒開塵網
咄爾寂無言何由洲漂虞

同孫秀能游山寺

緣崖涉清洲波平淨幽逕蕭條雙峰閒獨立一松動
入門聽微鐘心非一時淨向來絕于戈塵宇凡偏正
空庭鳥雀喧壞壁龍虎躍徒能超諸嗟無復舉觀欵
三峽從出明此坤欲峙逆
孫君方正人直道不由迂吐辭每清新詩句更遒勁
里得二三月川陸頗明媚暖風遊小春花生于心正
嗟余極衰老夜同日當覺乃知無妙年才力良可歎
最我為功業名譽光乃迍
一徑多從出
靜夜臨深池清漾下成淨蟾光上下浮清輝左右至
潛魚既息跡幽鳥亦斂翅卻視河夫明皚然獲深情

題蘭蕙同芳圖

蘭之花世經芭然已葉長經夜而自媚與余同芬芳

但恨竹石猶不見桃李場吾子有余德千載流輝光

贈湯蘭公

蘭生在幽谷託根林泉塞林莽夕露浮氣迎朝旭運
歲晚竟誰來唯伴空自知奇語然之昔此心終不移

丹室　為孫士雅賦

移舟向溪滑路歷依山阿迤邐漁釣則異境何其多
天光入户牖篇簷皆森羅旋發蒸邊翠清輝振林柯
亦有素心人因我時相過雖云一室隘指道無遠遐
吁嗟今世士紳棒高堂峩畫棟高無為未覺清湖
一朝壽命盡嗟息得無何日月互顛躓乾坤相遷序

題孝處嶺室樂我耶承歡

題鄭陽揚蘭公漁樵耕牧圖

我家雲陽東水竹在漁溪則耕白雲望裏釣清溪下
有時逐樵牧歸來至暮夜自云此真無此樂天所借
亂離棄他鄉寄身不是暇僅從異鄉年足此見圖畫
蓋從指顧中仿彿在田舍四事雖各異得一亦可託
何時賦歸來鶴猿驚長社

題梅友圖

交道日非古托迹寡俦侶託予真素於此冰雪姿
天寒歲云暮共與同心期

和碧虛湛上人

賦性便所適當恐勞其生偶因魚爲性遂得山水情
情志意自適不在形與聲如何學此子竟日方營〻

題曉行圖

蒔〻溪上松溪〻草頭露興人受清景長起試征路
翩然厭羈騎獨往不回顧浩〻誰與期青山淡無數

和陳子尚雨中見過

涉世諒不偶悠〻詎知心前居極幽趣詰屈誰能尋
山谷易開合險望晴與陰子來當此時不避泥塗深
懷哉遂前古哀遊阻方今白駒在空谷鳴鳳當高林
羨我以遐思慰我以好音感激意氣孚所愧無瑜瑾
懷哉南陽臥寂寞梁甫吟

和周安叔同陳子尚韻見贈

古人重高義窮達恆一心自言不枉尺豈願枉直尋
天時向寒泣感陽卧重陰君子道未遂志士憂方深
憂端可奈何自古非自今但願得良友時能訪幽林
幽林近巖麓山水無清音貞松日以茂歲寒尤苦侵
願君勿題柬頻來慰幽襟

題梨花喜鵲圖

吒〻復吒〻池陽有客思還家當時鬭頭白鵲喜妙
畫堂在東瀾泛紫杯說靈鵲語爾庭前樹須不勿嫌
猜翩〻好毛羽作美得舊時爾雅終日庭前莫飛去

題陳所翁畫龍

千年老龍伏岩但懶向天涯作雲雨忽遭達筆一滴
之餘傾蹤身畫蒼古淡風霜滿山而寒驕嬌騰芽舞
吸拜頭昂長留此畫江海間更復千年作龍祖

藤溪釣叟歌

新安金次采才俊之士也薄名而未聞
續從容山水間遊戲翰墨咸有深趣其自
號曰藤溪釣叟海涵道人李君爲之作歌

藤溪釣叟清且奇出處不與常人知騎牛戴釣坐溪
上下上雲月相追隨看溪上雲暮落溪頭月青山
綠水是生涯紅蓼丹楓共素崖可待何當豈龍會雲
來雷聲風雨忽高空素壁見渾浩渺〻也髮寒生肌
有時直向梅花下弄筆揮毫恣淋漓折爆嘗嘗縱横
科蚪篆隸花亦清洒藤溪釣叟非釣徒避世不見眞
良謀得魚沽酒喚溪友須倒汗漫相嬉嬉君釣藤溪
魚我作藤溪歌風塵頃洞豺虎出一笑棄爾藤溪何

昭君出塞圖

胡風吹沙天冥〻愁雲壓塞邊風腥胡兒執鹿傍人

五湖道罩于今行忽蒙華胡情錦風裏班住字袍澳
宸濕漢家恩深年不早此身終向湖中老此身倘負
漢家恩殺盡青〻原上草

送劉仲賓入京省兄

難兄翩〻扶芳枝走馬金臺結義貴秋風城北青林
鴻夜雨江南憶諸弟知君此行不可遲嚴程早發難
兄思持杯執手定何處都門楊柳春於去

奉題朱澤民先生畫山水圖

洞庭之南湘水東青山奕〻蟠蒼龍雲陽峯高七十
一欲與衡嶽爭為雄我家近在雲陽下來往看山如
看畫十年歷土走西風每憶雲陽勃悲吒吳中勝士
朱澤民手將墨妙天下聞畫圖畫出湘江水青山上
有雲濛〻〻湯山高樹水綠十年不見昔心目只今
看畫似看山萬里歸情寄鴻鵠

贈王汝賢

須同知誰在金里頻汝賢壯心他年勒鳴燈虛拉
暮雨金江上春風綠柳邊高歌聊自遣世事欲茫然

題王與齡哇樂

有客依南浦長年學哇哇才高宜世用性僻愛幽栖
菜甲侵牆長奈枝刺眼低不因來往熱那得自成溪

贈周明卿歸九江

邂逅逢知己蹉跎惜異年青山横蒼莽白髮老江天
對酒春芳歇聽詩夜雨懸片帆明日去回首各風烟

挽劉雪峯淨御

聖主登才傑明公早奮揚講文承照日白簡凜嚴霜
獻納心猶遠婦休力尚強只今臺上陌回首獨蒼〻

偶題

元日初逢雪淒然憶帝京黑光張作闕逍遙玉為城
閶闔開三殿黃扉開五鼓白頭消息斷老淚不勝情

題畫蘭石

妙墨流傳久今知老更新幽蘭兮兩露老石帶雲烟
年深香猶遠較瞽深藝堅萬室家書子一味已十年

和俞德剡一鏡亭韻

華亭新結構泉水步多清雲影時〻見蟾光夜〻清
有藻香一縷注玉浦三行無陂登臨意悠然眼自明
無我才思則性、見高情至時照風殘冰坐照眼清
大為連牘滿卜詠出都行已終同登覽則賞一鏡明

和汪古拿詠一鏡亭韻

愛此池亭好蕭然遠世情凝空翻碧影微波照心清
蓑笠支頤臥吹書信步行有時還不寐雲水夜深明

慨我飄蓬影是君磊魄淸乾坤雙眷老賓主一時淸
亭謝留連歎朔風取次行更須移小榻來月坐空明

題梅坡

迤邐城東路梅花處處坡步遲山雪滿興入野雲多
顧影頻筇側淸香手要挼爲君題往畫短句不成歌

贈醫士羅梅村

永川羅公望以善醫名于時懷其藝以應
人之求有疾者就起之及謹治療無不驗
普而尤篤義淸雅故其號曰梅村予旣喜
其藝之善而又愛其號之淸故爲賦詩以
揚道其志云

愛梅當日性從父退成村試吐香浮處橫消影遍門
託枝蘇葉畏侍樹向芳洋下先林和靖傍誰與共論

和王子謙雪上韻

衰年愁對酒壯志懶題詩遇事難開口逢人愧折腰
樂哉天上樓心逐長縄棋溪巖悵歎蹤跡又一朝

挽陳子尙 并序

鄕貢士陳子尙吾鄰族之英俊者也其伯
父芳洲父雲野皆事重老我有家學爲鄕
里推敬而子尙初入學時雲野豈從予遊
未甚方是時已異々有過人意乎其期之
甚深果以鄕薦貢禮部聲譽大起喪亂以
來朋輩彫落已盡而々獨不幸尙存乃得
與子尙相與于流離顚沛中異鄕旅寓賴
子尙少自慰藉故嘗語之曰吾老矣無復
有意斯世乎必如之然子尙性頗嗜酒少
檢束故性情竟疾乎宇我之且憂之曰是
子他日必以酒致死嗚呼孰知子尙之死
不以酒而以兵耶子尙今年纔三十有六
吾見其進而乃如是以死則夫衰老僅作
奄奄以待盡者當何如我悲感傷痛不能
已々略書此以見予情而復繼之以詩

吾道從多感斯人可痛憐題詩憐後進對酒憶狂
來時蛟龍雨空經虎路馮殘年驚見此老淚欲沾衣

雲陽李先生文集卷之一

雲陽李先生文集卷之二

律詩絶句

和詠鶴

不學雲羊丁令威却從仙籙暫相依日高正好看來頂月黑猶能見縞衣戶受已羞公妙舞却嫌松竹礙高飛誰言仙骨從來瘦欲啄羊求之自肥

晏去曾看相鶴經暫從華館識神奇幾年嘗托無妙項竟日閒眺白雲湖萬里江山元自詩九首清味好誰聽神仙駕鶴知何在美望是平一點青

和劉梅菊見寄

先生祖世既幽偏憧立寓一方奚家從雨者盜處上草來風情一路多色詞彼云可輕收殘還事何妨實境然深重半生冥多言設寓無直有光華

后上崖如餘淺制見寄

使吾走馬臨遥徹飛越疏離不動情只有鉛謀經破殷更無實力可通神風因縁所意閑静日上來更酒署新更想後堂花病裡春來終日飛雪親聽吾高論懸河水洗我胸中萬斛塵大寬笆聞嶽疏士以齋幽僻可睢神蕃對風酒情光重定兩談詩遠設新何日杖藜重有約還知高誼許相親

次王子讓韻

老夫縱慣生涯寄夢中遊路分明見生日信甘覓落海內誰堪托死生從來未必還故里平帆只欲駕滄瀛他年便作吳家土誓嚮當時不負盟城郭人民事非望歸塋土為立衣冠無有道堪流俗我已漁家不分歸天地臨岸龍去遠江湖蕭落鴉來袖短知此復還相憐世見青山暮夕暉

次賀公雨韻

茅屋秋風古道傍長谷不似去年換淡庭無事殊三策楚水空懷賦九章落日亂種紅樹老斷雲孤鳥度天長相望一長[illegible]一事[illegible]高堂踏是前也

和李[illegible]長老弟韻見寄

遊[illegible]面髮[illegible][illegible]主秋[illegible][illegible]向[illegible]懷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林下士[illegible]衣[illegible][illegible]夢中[illegible]高[illegible]向[illegible]鐘[illegible][illegible]戶會山不履頃更欲更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明[illegible]日落鴻[illegible]

謝[illegible]遊山集

山中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媚林時[illegible]向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封題今日[illegible][illegible]來[illegible]臉別從此便[illegible]鴉[illegible][illegible]也杖瘦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

和高峯四韻

[illegible]

枕山色覺蒼綠賤書滿腹經綸終有津迎時呼採來
為迁番君定是封處皆滑相生來本自殊
萬里山河繞帝居十年消息任來殊故人天上千種
祿老于山中一卷書筆厠變氏心酒苦求田問舍木
為迁耳邊昨夜初聞捷消息傳來搖不殊

和前韻寒吳孟勤

不是袁翁愛客居只緣多病故人殊未依陵氏三間
屋勝得劉公一紙書同輩往逕平齒大後生應笑老
蔵迂知心賴有通家子早晚相逢意迥殊

和友人見寄

碧天如水夜寒涼又是江南一片秋亂後年華多落
葉客中蹤跡故無泪液得金井桐瀋得月上堦磨竹
影情遠想雙懷凜寂寂寞來往百無憂

和孫舟溪夜坐

知君静夜題新句試把徒崇漲大觥明月照人空滿
簷好風吹發更清駿蓬萊有路驛仙近河漢無声列
宿高見說城頭多白骨明朝可處可遊遨

題元陽洞

昔年曾上假里臺今日重尋懷地來洞口雲深龍睡
穩松梢煙暝鶴飛回崇岩岸山腰合斑瓊芝石

辨明千歲河人傳相棠夜深殘帰望三台

謝楊思棠溪

堂史喧呼擁後先驛淡動八音宣聖恩江滿滿臣
還天語丁寧深切傳草葉環繡高聲情正渥應采設
帷遠沾滿拜舞歸來晚為上題詩不記年

和賀琴崗

滿地干戈紛擾擾且將心事向君宣人間不盲真狂
客天上誰嫌謫仙從南此時情似海長風河處酒
如泉與君便合長携手莫近揚雄學草玄

遊城和韻

江上春風拂棧溪孚城處處好登臨生城雖環浮青
峰過水積螢擁碧海盼對客茫茫客眼春花明媚蕩
人心蒲萄滿觴陵漫夜無霞芳菲細細吟
城外人民盡未歸城頭半為背春暉花枝漫北鶯難
無奈是逢天衍正從乾天遠送凝旦禮韶弋不用箸
陽輝湯未晶鼓運山郭凝霽河心望羽旂

和三峯劉道士振業見寄韻

洞裏煙霞歲月深洞人無復登攀只因事變聊隨
俗堂為時危皆易心星宮風雷成永嘯從呼山鬼護
長吟露蕭管浮新詩看清沸送泉聲妙音

和詠梅花韻

名花初發愛經營筆抽紅絲新滿林步入瑤階香徑

小醉扶跟蹣畫堂深妖嬈無識長風面容淺態闌從

兩心多年鳳凰池上筆爲抽香思滿清吟

題蘭林同芳圖

幽蘭既貧茂荊棘乃不除素心自芳潔並照與之淇

題枯木竹畫

修篁儀鳳羽枯木老龍鱗半夜聞風雨方知筆有神

爲陳奇昌兄弟題蘭蕙圖

幽蘭既挺秀蕙蘭亦數榮同氣有先後懿然真弟兄

題畫四首

山路晚蕭、山家向寂寥歸人使杖隨坡扶庭老橋

列岫連雲嶺寒流漱石根參崎有茅屋無路覓松門

人家住林巘采樵畫通橋於是前山色暮雲現未銷

朝見江水清暮見江水渾洞留目、多思之證與論

題金山采龍頭

大江波濤起高臺雲霧與九州望林雨自次一飛騰

題畫鷹

刷翮排霜戟天寒氣肆驕草間狐兔盡側目望青霄

題白鷺

翛然雙白鳥近水立多時嘗識漁人意相看總不疑

鶴

閒汎孤山下梅花笑樹間家來知有約應待鶴飛回

舟

雇艇臨溪足柱舟繫岸酒興來無遠近到處即追遊

題杜甫遊春圖

草屋容欹枕茅亭可振衣如何攜待客日暮尚忘歸

題馬

二十年前畫如今復見之風姿雖然條猶是往年姿

題蘭石

倚石雲初起細蘭露未晞相看情靡、日暮渾忘歸

題蕙花

楚澤生芳草差于蘭蕙多十年風雨暗惆悵隔烟波

題龍頭

昔年登虎榜人道是龍頭此日頻看畫清霜滿鬢秋

金故宗爲予作此鴻題二十字以寄時昔

感嘆之意然可嘆也今卷以贈王君本

立誠復識于此

題黃庭堅書跋卷

黃君資性厚敬眷禮無違德孔經時久猶存舊題衣

題墨竹

濡餘積翠石勝梢上拂雲從和風雨後逍遥見墨書

題山水圖

青山千仞疊高秋山北山南水北流欲訪川原無路入釣魚人在宿溪頭

題風雨圖

山中老子百年餘前代衣冠只自如高閣深藏無一事滿天風雨坐看書

題仙隱圖

麻衣草座滿蒙窮九深形神莫凝寂寥想見華山深處士白雲窓户鎖遲々

題江海白鳥圖

白鳥飛過了不驚洪濤如雪去無聲君看平隔滄江水中有浴々萬古情

題明皇觀休浴圖

太宗英氣隨家鳥指顧群雄從海满河事開元全盛日都將勤業付休浴

題赤鯉圖

風雷吼動乾坤赤鯉騰波勢獨尊無數猶龍躋上下欲隨春浪過龍門

題畫牡丹

國色名花生盛唐畫圖留得一枝芳牀嬌不動微風起猶帶開元妝香

題畫馬

玉面霜蹄汗血姿黄金萬價有誰知不嘶不動從羈絆記得彤庭立仗時

題畫昭君出塞卷

千群鐵騎遶雲鬟萬里金城屬漢家錯遣佳人嫁胡虜至今遺恨滿天涯

當年下筆人何在展卷空令感歎多記得雲陽全盛日看書看畫記相逢

題美人剪牡丹

沈香亭北玉欄干占盡風流是牡丹採取一枝和露翦殷勤留向手中香

題三士圖

衣冠雖異咲同指點樓臺香霧中此事定應無俗諦不說宜理郎媒深

題雪景

瓊林瑶樹擁樓臺户牖清空曉自開一鳥不飛人跡斷扁舟何處獨歸來

題畫兔

毛穎多年號素史小窗題字苦難收諮詢會說中山下拔取霜毫付管城

題李伯時馬法圖

彭蠡湖邊綠滿堤又驕羈鞚見天涯龍眠畫意由來遠曾向南華識馬蹄

題細柳營圖

閫道君王罷晚朝重州兵鼓鐵衣交聲一片黃雲起知是營中楂細腰

題梅根下水仙花

自是孤山第一枝梵花枯倚冷香雖凝冰雪冥同調若問和羹卻為誰

題畫戲嬰圖

雲鬟鬢髻翠玉流山下大龍舟中昇平不到西湖上風景還應似舊不

題畫馬

九衢春暖身驕日須惜當時力多時逐處秋風吹病骨也應還是渥洼姿

題猿 [illegible]

冷泉亭上呼猿少巫峽舟中聽猿多白髮老人秋夢殘月明孤鶴集寒河

題雪竹

北翁回塊冰枝沃雪漫江天雪四圍明日知泉晴欄暖好尋芳對再毛衣

與池理葉梅窩

窗前不理尋常樹只有梅花興味長將遍江南山水窟壩長知酒興清香

次韻劉文貫

楚客讒方懷漢上燕王空貴築金臺無幾買得滿琴前淨素黃塵滿面來

玄猿落日江南路白雁西風塞北天多少故人消息斷眼穿那得尺書傳

寄友人余承慶

家家紅壓客未歸秋風吹老舊荷衣我回欲寄相思字不見瀟湘一雁飛

楚因何事理南音萬里鄉關一寸心憔悴歸來還自斷此身只合老山林

吳山迢遞越山遙辛苦時人遠見招何似釣臺臺下路一蓑烟雨看春潮

山居首夏十首示外孫陳祖蘭

敍野居賦一

東風滿意綠周遭何首草衣脱然從寂寞晚涼新浴
羅望看春筍過林高

珠篁新植二年餘附近疏泉作小渠更約明年根節
大放看竹影到庭除

實峯住在嶺西頭茅屋荒寒竹徑幽萬咲老夫無脚
力往來朝暮幾曾休

出門平步是高岡迤邐山光帶水光仰面只知天遠
大俯頭誰信地荒涼

青山疊疊去無窮萬古興亡在眼中閑說舊時揮麈
手護扶藜杖數飛鴻

老子生來似轉蓬裴裒馬嵗西東如今獨臥空山
裏始信從前是夢中

富貴榮華空渴然飢寒流落從由天但令衣食隨時
了未必如今不似前

前年新見數株梅移向庭前手自栽唱恨近來風土
薄脫物難得一枝開

山前山後翳蒙茸剗削林藤頃提作窠捐得長年淨此
並自鋤烟雨種高松

半鋤新地半開荒勝喜來年嵗頗㸃若問先生生計
事一年堪得半年糧

釣圖

偏舟短棹意如何日暮歸來兩岸長妻子只貪鱸鱠
莫那知湖害之風波

題蘆鴈

黃蘆白草盡凋瞬旅食辭栖蘆雨寒自是江湖十年
客只爭時展盡園青

題畫雙鈎竹

葉葉江南金錯刀痕汗當户北窓高人閑自此多炎
熱借尔清風解鬱陶

題畫

石磴崎崎滿徑横斜前瑩土日陰陰人言對有幽棲
處知隔雲山萬疊重

和王子讓

萬頃烟波一葉舟更無縕纆任放從此身自合他鄉
死爭奈狂狐憶首丘

萬木同根一氣催嵗寒方見雪霜姿屢陵舊日文章
手為問如今更有誰

我送邦原家從君如驚斗秋風近闕缺細遠山
海不法人間有卧龍

題無詮蘭石

昔年曾向吳門住每日僧房看箬叢今日却逢無措
畫町畦金沙雪滿簡

題唐三學士圖卷

唐朝內相極清華出入黃扉掌白麻承詔歸來無一
事閒尋碁局對殘棋

題黃仲賢手卷

黃仲賢涉世多難其父以義死于兵常恥
荼毒獨負其母以逃明固出危途盡瘁遂
其孝義之志蓋皆士多以是稱之故予亦
不能已于言愛贈以詩

父義從軍死矣逢母孝能為吏相連但令緣水同歡
咲不管人間是與非

題畫蓮

分得西湖一派多紅粧淺點綺羅衣切莫放酒斧苑
去盡下月明空綠紗

題馬

昂首高嘶耳削竹一饑一與如風可子與向長河
浴罷解鞍悠憑擡

題畫二絕

淸露夜來四月八長一塢池水漲板應曾其間長
蒲知是某時憔悴羽衣
町畦高下水潺湲滿眼爭動野煙田陵溦明朝結長
細攜筋調浙江邊

雲湖李先生文集卷之二

雲陽李先生文集卷之三

序

春秋五傳序

春秋經世之書其記約其志詳其旨遠漢以來左氏公穀各以其所傳聞者見其傳不無異同自是以來諸儒亦以其說名家至胡氏傳出而諸說始略有折衷我國朝設科以胡氏與三傳並用主經之意至焉精詳於學者因于講閱每數本有離合為一書者廬陵與南書者家乃集而加次第焉始左氏次公次穀次胡氏而取止齋陳氏之說附于後蓋陳氏之于春秋多所發明實等乎王伯之盛衰道竟乎夷夏之消長之微明左氏於事之首以見春秋之所書此其心不可遺者于是使讀者一展卷而諸傳皆得為其首使于學者甚大也胡氏所謂用者於經其下而又別為類編以附于長其有功于是書者或者謂此書無所取者不能於一家事而謂史多書以一己之見取諸說而取舍之其是非可否未必使人人合意是亦曾氏之書而已非天下之事也於濤州五傳使學者自得為益非斯文之大全歟書成而設梓乃謀得安我劉君安仁都以其成書問于斯文又甚濟余事是書之有成而又嘉劉氏之能相之也故為述之若夫傳諸說之長以求合于聖人之旨盡則又存諸其人焉

元朝詩選序

人之有詩人之有見見有高下而詩隨之惟選亦然惟選者之見與作者合乃能得其佳處前鄉貢進士劉孟蘭嘗取今朝詩刻諸梓欲自甲至癸為十集未就而卒其弟秉履乃自乙以下續加選刻而孟蘭之詩在焉觀是集者必觀孟蘭之詩知孟蘭之詩則知孟蘭之所選矣由其兄而知其弟則秉履之所選蓋益精焉吾黨之士遭生乎文明之時而與聞乎治平之聲文至清新渾涵至正之知且平以成我國家渾厚悠久之盛不其幸歟

青陽先生文集序

穎斃無朕明日潤緣已不呻吟病痛中忽得同年金君廷心詩文一帙讀之觀其賦流澤而嘆曰嗚呼世安得復有如吾廷心者哉廷心文章學問政事名動縉古之人有不得而兼者而廷心悉兼之世豈復有斯人哉元統初元余與廷心偕試藝京師是科第一中選三百三名皆得進士及第已而廷心得右榜第

二余亦在焉與然唱名謝恩余二人同一班列揚憂則後時同席而坐同鴻雖然同從七品筆墨是時余與達心無甚相遠皆其後余以應奉翰林需次丁父祖父母三喪已矣母既養江南從儀下僚學道日益荒穢而達心方由四州入翰林為應奉為監為當聲光赫著如千將發硎莫敢觸其鋒又奮擊朋與日漢進如水涌山積莫能窺其際于是余之去達心始相遠矣又其後達遠時又余以母憂罷次鄉里常恨不得乘一障以致死而達心以瘴卒於于寧孫城屹然為江淮砥柱者五六年援絕城陷死東部伏義與妻子皆死生為名臣殁有美謚于是余之去達心又大相遠矣嗚呼達心已矣世安得復有如吾達心者哉或者以為達心之死乃天之將喪斯文余以為達心雖死而斯文固未喪也達心之衍忠大節足以照映千古烽然為斯文之光而何喪之有為後學為世之貪生畏死甘就系虜而汜靦然以面目視人者則斯文之喪蓋掃地盡矣非達心之罪人哉達心詩尚古雅其文善學有典則出入經學疏義援引百家旨趣精要簡論成則其用可達實情而人誦之鑿々于其不可壽也吾甚悵恨無遺稿類門人郭登掇拾于學者記録之餘得數十篇以傳而或者猶以不見全稿為恨夫以一草一木之微已足以觀造化發育之妙則見世之欲知達心者又奚以多為尚哉昔太史司馬公述屈原離騷之旨謂推其志可與日月爭光嗚呼屈原不可尚矣千載而下知達心者其無司馬乎達心嘗讀書青陽山中及仕而得祿多裒書以惠來學々者稱為青陽先生故是集亦以青陽為名云

長留天地間集序

天地之秀合而為人々之秀發而為詩々之道固與天地相為道也頹衛學壞以來世之能為詩者其人既俗與草木同化而其詩則存其詩存則其名存其名存則其人固未亡也廬陵鄉貢士王君子讓取宋代朝野之詩萃為一編名曰長留天地間集予謂詩之所以能長留天地間者以其有關于人心世道之大而非徒取其辭之美而已也三百篇美刺俱見讀者如辨黑白考亭朱夫子集為楚辭本欲以著明屈子之孤忠大節而息夫躬揚雄蔡琰之徒亦得以附見其辭其意蓋欲使讀者因其詩以考其人則是非邪正自不可掩聖賢著述之意蓋如此方今四海横

流離漫日靡士君子之出處進退固有可為痛哭流涕而不忍言者于是時也而欲具其詩歌以行于當時而傳于後世使之與天地相為悠久吾不知子壤之意將獨取其詩之美而已乎抑將因是而求以知其人乎苟獨取其詩而已也則子壤之所采渾涵已精且當矣苟欲因是以求其人焉則為世公議固自有在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然則是是編者于人心世道之變其必深有感也夫

茅屋秋風圖序

世每好舉杜少陵王錄事、以為美談謂少陵真求資于錄事錄事真以資遺少陵余觀少陵以橫騖八極之才流落于古之巫峽險阻艱苦百端而不屈流落未嘗不念王室之顛危憂皇綱之未正感生民之塗炭哀世路之荊棘以其忠款悱惻大至若是小丈夫然與茅屋秋風之歎時悲已極而其志終在于大庇天下至其末詩以嘆王錄事乃望而責之、詞非真以是求之者也少陵蓋真干人哉彼王錄事者吾不知其何如人也使錄事而果賢則于少陵之心將引而侍之尊而事之周其困乏而完其室廬使之無飢寒之憂與風雨之虐與播遷漂泊之嘆夫然後之以自附于古之好賢者今不能然乃待其嘆怨責之而後有以遺之則其好賢已亦末矣況當時錄事之遺少陵其有無多少皆不可知則其為人恐亦未足深責也永川賀中立平生篤慕少陵往往讀少陵諸詩悲歌慷慨有類篤執鞭之意遭世亂離又歷履危艱凡試而值其後者故寫為茅屋秋風圖以自見其意且若有望于今世之為王錄事者余謂今之縉紳後人有勢力如王錄事何限而州里鄉党之士如中立者頗從大夫以有勢力者之多而士之如中立者少則中立之志果何患其無成哉余特表夫世之論者往往過望王錄事而不得其要故為序以明之且以告夫今之有勢力者使無負于士之求己也

俞氏族譜序

新安俞氏錄唐三俞君而下有從辟登朝仕者有以武舉得職秩者又有以聯姻貴戚領三鎮節度使者其他或以世賞蔭命或以異路入官或豐貲厚產或肥遯高蹈文章節操揮映後先可謂蕃衍盛大者矣予嘗往守婺源因知俞氏為名族而未暇悉從其子弟之賢否與其支派源委之詳近年俞君子茂來鎮

永川見其雖出入戎馬間應務倥偬而教詩說禮盡
處閒暇又見其群從昆季雖從宦艱險萬苦百端而
衛執守繼不失雖變皆可數也然而還溯其家譜從
之源遠而流長根深而葉茂是人望可致矣余嘗讀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詩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疏慨
然悟嘆念茲昭初長沙公與淵明同出漢高帝時大
司馬含容：：六七百年昭穆既遠而淵明之詩諄諄
倫誼之重未嘗以疏遠忘之至賢山海公世系作族
譜引又推窮其本源以為其初一人之身大人之所
以不謬敦尚族誼者誠以總服之外皆如塗人如塗
人則固無所用吾情也苟能念其初為則凡尊敬之
心親愛之義自有不能已者故予又嘗竊讀譜公之
意實出于淵而其言若紋有過者益其言曰服盡則
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
不弔則塗人也夫是喜而弔憂近自鄉黨州閭遠而
至于四海九州之內苟有一日之情者莫不皆然而
況于同祖共宗者乎合族之譜自三府各而下雖
年代久遠而承系昭明為之子孫者誠能推而上之
以求其本源之所自則：與吾同是譜者喜則慶之：
憂則弔：之義叙而親愛之是亦天理之當然而人情
之所不能已者又豈可以塗人視之哉若夫修身備
行建功立名以光其宗以光其族此則為人子孫者
所宜自勉也

劉中齋先生文集序

廬陵文章詩書之鄉也斷自歐陽公而下益谷大
雅鳴瑤佩玉者有之刻削嶒厲逼眼觸耳者有之琳
瑯璘嶙嵩阿奇傑或同時競秀或累世濟美至有元
國初時代間有相韻須以甲乙數者近至四五十年
之間則惟中齋劉先生卓然獨步一時無所與讓當
時在朝諸老如草廬吳公相知最先且厚虞楊揭諸老
亦相與推敬恨不及相從入直指聞四方嘉禪起譬
而求請者足相踵于庭由是而先生之文日益富矣
先生塑賦根抵切近故其文思深遠閱涉積久故其
文無有不好于詩論：古今事變人品高下確然不可
易故其文辭簡而不約而明嘆深情婉而和易暢達
決不肯竊一元語暨一元字以自同襲人與人文至
賈一言而是以得其終身者此先生之文之大略也
先生之文多至千餘篇當世記為先通乎其門人蕭
何憲初日夜搜讀校正以刻譜梓而無其材於是
吉水劉君昌翁易貴君張連與捐貲之助以相成當實

諸郡庠使四方之間皆見昔如虞伯文章一派其統系至此而德於是夫請予文為序且謂予嘗傳故于先生先生極如愛予宜不可辭自念予之生也後數十年又違隔江湖數百里不及見虞伯先生諸老而獨以得見先生為幸先生每見予輒異無然好心事真願己之可為予請之予亦每念不忘今也何幸復見先生文章之有傳哉先生與嘗其後談又常好舉先輩諸老言論行事及其自號嘆止一二可數可舉故予於論自幸以為予雖不及見虞伯先生諸老見先生如見諸老焉後之來者雖不及見先生見先生之文章如見先生焉德術之請不可辭者使之美盡不可泯敢為之述之亦自以幸予懷云

平野詩序

新安余公鎮衣川之三年威惠孚洽四方諸寨以次歸平獨有田寺嶺者號設屢叛屢變詐百端終不可化公一旦駐馬龍溪傳令諸寨集兵聽命遠二能乃指示所向分部明定寨明外分有士卒破寨忠擒之繼其魁誅兇惡數十人秋毫民財無而居者與專還舍省耕雞犬遂令誕耕終還民大於此事詩酒物來獻公又一無所取慰諭而遣之亦二日復置事定乃歸平城在前征鼓至後觀者羅拜歡呼以謂積年之患一旦從首非公之才智未易了此公既還府賓佐咸集公獨留儒學士十數人州縣拔萃生夜分乃置坐中口占為上平詩云夜來一雨洗罷塞使坐上山氣晏新岩公已平寨漢六安輸吾見古梅春至自漢延先建野寨為歸來當為身此地重遊又三歲讀留詩句託青紙于是賓客咸和至次日乃雖成卷僕亦預庸末不得以老病辭乃徒褒賞之後而知之曰吳橋石路不生塵寨下初聞銳令新士卒衛枝新夜雪將軍積槊賦陽春已擒渠惡從農畝既去旁許乞身德意已孚威力普懼無緣筆紀本職又如田城西來馬蹤輕騎夾道民婚喜氣新語鼓闌歸張燈夜吹談酒例玉堂春知君自是文章手懼我空餘老病身多謝口占詩句好胥祖良玉別尤張書之語法如老將無緣捷不自覺醒然亦以調高韻阻難以進至又如陽春白雪知者良寡僕故欲別作一篇請諸君各以己意賦之不必步韻或選或律或長短句任意所到庶足以盡諸君之才且于余公之行事亦得以稍拔實大而無負斯舉所促之意也

龍子元書齋世科序

江西丙申科鄉貢進士龍君子元嫡乃祖從榮翁伯父貴齋翁榮擢兩科〻諸試題彙名及肖元丙申江西鄉貢逮內外百數事名與鄉試題名足附中選三場之文裒為一編題曰書香世科始賀諸戊平次裒定本爾次至正丙申百年之間科目之盛制度之詳皆見于此其用心亦勤矣雖然予于是獨有感焉予以元統癸酉及第凡所受國朝官府文選及程試文字登科小録之類遭亂蕩無一存每念一兩年欲記其年甲里居無從收攷取太息痛恨而止鄉里後生輩殆未聞向時程試之事遂不復記無一語可荅又太息痛恨而止今予元之于是編已識來歸載上庠以著累世詩書之澤下肖以啟後來多治之傳亦何幸哉蓋自兵變以來吾湖廣受禍獨先且酷湖禍先故科先廢受禍特故士大夫家教經與籍毀失無遺若江西則禍後而輕故科目得後廢而文獻亦猶有可攷録者此予元之所以得為是編而予之所以長太息而痛恨者已雖然予于是又有感焉予元之舉也以至正丙申而後江西亦不復舉矣使江西之舉不廢車書會同則予元必當再舉〻則擢科登仕將如取囊中物豈獨預一舉而止哉予元雖不以是戚〻而予于予元乃獨深有感也故為書之以識予太息痛恨之意

孫氏遺墨集序

新安孫彥能從軍永新畏事如畏虎恆閉門讀書時伸紙洁筆作漢隸書〻逼近古人予雅其富時師法非苟焉者其後因袖其所上書乃是其先君子叔孫所書杜詩一帙然後知其師法乃得家傳誠有非苟焉者初叔孫善篆古書入京師書宣勅積官湖官湖廣又善書漢隸嘗取杜五七言律書之計七百七十四首通作一帙將以遺其子若孫焉壬辰兵事變舁至山中無恙是歲丁酉鄉難再起翁扎遂不復存而叔孫亦以是歲之六月卒明年戊戌里中稍寧彥能乃得還求所刻墨以歸〻恆悵〻恆以此帙置坐側一旦忽得之于友人胡伯加盖伯加還一生平寶此帙與人易跡遂轉得之而以歸于彥能彥能感伯加不已由是寶此帙日隨朝夕護敬一紙蓋不啟自異此〻帙之所由以幸存而彥能之所由以善書也昔王右軍以善書名當時而中令君以善繼不減其父故後世稱父子善書者必曰羲獻今叔孫既善書而彥能又能繼其父焉視昔人所謂輕家

鴻而受野鶩者不其遠哉予夜生發源時叔孫在京
師故未及相識今乃覺識秀能爲秀能之子于書學
而情真常能亘予所不逮予因用此然之爲序之

贈肯庵宰津如海序

淮津與如海上人昔會禾水上携手而長吟昂賦五
與人中出一頭地予周與之而愛其骨相遒清恐若
吟哦自累也每見無詩師聞無恙欽喜今年秦得書
知其蔵益完獨裔日益且又并有遠行書詞勤勤祈
無語矣請言吾鍾惡之於文暢者嗟乎子既老且
病壯盛時讀古人書慕古人道德文行直欲上逮若
人然且不能致及萬一今既老且病氣竭而志衰
又敢望步見古人哉吾于之行固知其無以相子矣
且子之行必得求有益于子者吾欲求子之師而聞
子之道焉則有非吾所能知者子若欲求吾儒者之
師而問焉則今之如韓退之者固自有人子姑往求
之吾無以相子矣雖然道無窮學無盡此理之固然
者子往而求子之師則必之大名山勝刹與夫老師
宿德之處而求焉苟得其人屈己以下之虛心以問
之其必有以語子矣若往而求吾儒者之師則必之
大通都大邑與夫又行道藝之鄉而求焉苟得其人
屈己以下之虛心以問之亦必有以語子矣定其同
而辨其異窮其旨而尋其歸將兩得焉不然則不得
于彼必得于此與時見然而歸予雖老者尚或見子
當以語我毋自私

西疇耕讀序

去餘姚縣治九十里田濱西翁吾仲謙寓居之
左有田有圃其實可數取其下有池清澈可鑑仲謙
徒其家藝室數則誦經史子籍與凡求相識詩之器
于其中得以教其子弟誦讀于是理藝于是進于是
息于是而與野叢于以爲仲謙讀學多文嘉壽嫻
使有撫越省州至則走鵲笑敬賦詠以爲樂故題其
所曰西疇耕讀以晉其志之所存近年其令子順從
軍來戌永新並嘗既嘆日夜念其親不忘乃記憶溪
西之山水林叢作爲小圖朝夕觀覽以寓其情焉夫
人子之思其親雖三千里之外而顏色聲音笑貌欲
然起居以至于寢處之所游息之地莫不常在目焉
蓋其心之所思者深故其目之所寓者常若在其親
之左右而未嘗離也此是圖之所以作也周成而求
川之士子與大夫雅安之故田咸嘉其志爲之賦詩而
徵予序之

汪子文詩集序

詩道之廢久矣貴盛從天其風則無古音乎放延俯生之不暇而奚暇與言詩哉茲歲華亭中偶得與新安汪子文相過旅邸聽其言絕可喜敘釋其裝得所著吟稿一編人情物理俯仰變態無所不有亦無不可覽最後乃得與程擇論詩云近來甚拙草堂詩終日沉吟夜復思維於之中見奇堪難卷已然出乎文章端欲某從萬樂淘汰當如太古時始信少年顏甘苦長於經詠墨然前此如有林壽太汪矣欲爲而春然之色集乎有不可把者以此論詩雖古人復興不易其言矣而予又奚辭哉又奚辭哉王嘆之餘書此爲識

北山歸隱序

予性理學淺時從白事于佛道休淨界中宿五城賞其山水蔚秀有振塵然者已乃聞有大姓賀氏居之而不及詢其詳其後三十年乃得與德成相遇木川都城中予詩小圖畫一卷來視且亟請而言曰五城去縣治五十里觀賀氏世居爲北山去五城十五里則德成君伯煌之所從以築室者也北山多奇林脩竹有泉石可以樂性情有溪池可以事畊鑿故家君築室其間以爲歸隱之計今既也既不能朝夕承顏膝下起越江湖以來之茲土無復覺是圖撫懷哉不能爲懷歸所先生心有能容流之情而傳流之志者予圖之回憶世事變更大夫君子零落下少雖欲歸畊南畝而生計茫然且有父子不相保者今予之家君雖同羅世難而有北山可隱有泉石可樂有溪池可畊而又有賢子如德成者能執弓習業以從王事使予之義君等從容津遠于北山之谷獨非當時之幸歟君所謂有子秀也學泊惶有焉于是隱蔽之鄉竟親見與兄來川之士咸爲賦詠其事故予述而引之

送蘇寺文歸金華序

凡人之情別有因感曲繞興發而相視如室人有終其身不相往來者又有遊江湖涉山岳乃一旦忽然而相遇樂然而相得至有依依不忍舍去者是未可以道里遠近論也金華蘇君寺文以才學由江西行省考察銳然進入中書推引進之職既而以母憂去職道于金陵以歸逐至末水上末川之大夫君子一見君如故交遂相與約留君居十餘日君毅然不可乃相與餞君于江之滸而爲詩以贈予謂君當爲錄

時擬棄擲筆硯謝絶生徒人非但求身乎寧而已當是時有欲交君皆人心以為此以勢不以情今君以母憂去肅然若一書生而禾川之大夫君子見君之來而喜欲君之留而不能惜君之去而為詩以贈君此其故豈徒然哉吾聞君嘗為諸生時無深乎想未嘗以一毫勢力施于人而又本之以詩書緣之以詞翰嘗論次議潤動一時是宜禾川之大夫君子喜君之來惜君之去而不能留也故為序以道其作詩之意云

送汪士章歸江東序

士之有超世之見者不以富貴利達攖其心不以憂患窮厄挫其志其目視固有道也世之于富貴利達者戚戚焉以思之焉以求之而得之則攜攜焉以喜一旦遭大變故大患難往往頹懵困結抑鬱而不堪憂悲窮愁僭況而自失此其胸中所存蓋可知矣汪君士章世為婺源冑族緒衣白羽未嘗寔蓋輝映後先士章當求乎時固亦競競登要津其席祖父累世之基既貴且富而未嘗有一毫驕矜放情之習此豈常情所能及哉既而世道淪後衣冠氏族蕩沒殆盡鮮有能不受變于流俗者而士章不易所守處之泰然未嘗有一毫窮愁抑鬱之意方且與儒生士子日講論于詩書禮樂之務此其去常情又益遠矣士章之來禾川也未及半載而日夕思其母不置故亟歸然以歸禾川之士欲留之而不可於是相率而送之江之滸而屬予為之詞予惟士章積學力行所見日益高遠故能不以常情之所喜者為己喜不以常情之所憂者為己憂游洋乎道德之中而浮游乎塵埃之外夫豈以榮身之自外至者為己喜戚今歸而省其親也且浮遊來以其夫人事之委曲義所當然皆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于其別序以贈之

送判俞公滿政序 代山東陳孝第作

嘗聞古之為士者幼而學壯而行出而用于時必有當世之大人君子與而進之推而與之薦達而扶植之而又矜其所不能恕其所不逮委曲成就惟恐弗及使得有所依托而無齟齬抑鬱之懷安其職守而有聞見明覺之益則詩所謂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者其是之謂歟予昔生處江東世襲詩禮自幼聞父兄師友之訓固欲或變而早嬰多難遂不獲遂前年謬承司征之命來赴禾川深慮弗克負荷兢兢焉若涉淵冰不知攸濟矧賴新安俞公適鎮是邦治兵恤民

咸德義者而亡散詩書說禮樂好賢下士凛捷傳進
達使如秀昌旨亦得以衣未老而沐餘潤其衍衣被
宏洽多矣況當憮從之餘聞習之既沾濡學禮
師儒以嘉惠來學則亢風化之所及慶賓之所成蓋
莫不由是而出矧風紀亭臺在公門之望獨秀昌為
然哉秀昌荻公之知淑光國公之德淑事誰自今學
當益求其所未知益行其所未能益自謹畏以求無
負大人君子之盛心他時為能將風其而要至號尾
而行又安知其不一日千里也不滯借擢用故述為
序文以寓拳拳嚮鄉期望之意

贈陳獻章序

陳生獻章吾故人陳昌致中之子也致中與予同生
歲而月日後于予始相見京師即約為兄弟後會
起賡不相離既而還同年南歸至全使致中還始熟
于還長少其後復會于京使又其後還同官嘗試鄉
情意誼合綜又綜篤故嘗與謂予子致中雖古人所
稱金石交未必過此致中習學而氣如莫從事省當
二大府辟　有聲譽起則尚宜長不治崇產雖屢空
之日如也今陳生當四方英俊挺起並進之時豈然
日予情其父去年其弟秉司永析悅課

陳生興之學未就　尚以謹畏相勸勉往于爾哉其
下人今不說從一錢所習唯篤道與播與人定心擇
其為君子者永析士多講之哉昔謂以陳生之賢而
不為世用惜其智沮從篤聞者然吾聞夫子之言曰
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今陳生為人子
而不忤于其父為人兄而不忤于為兄則孝友之義
著矣為政與否何足為陳生惜哉陳生勉之毋以我
者之言為信毋以予言為迂則他日所記必有大過
人者予庶幾見之

贈陳秀昌序

予謫池居長川若痛不能出戶又不能拜伏跪起
有來見者輒辭不與見一日或傳有以司征來者年
甚富貌甚恭辭氣唯諾甚與重詳雅予因凛其必衣
冠詩禮之冑以才諸見用于當時者也及詢其鄉里
氏族則云郡某姓某父子某歷某仕某仕于閩之閩
縣然而起曰嘗如是則固吾故人之子也吾不可以
不見及既見又詢其名與字則曰吉昌其幼名國先
生之所知也長而予秀昌則明覺之道稱也予曰先
之名吾實識之而予則未聞也吾何幸見吾故人之
子幼而名長而字於而仕哉元絕切元于興致中切

[illegible]明[illegible]學[illegible]教[illegible]長
而[illegible]氣[illegible]也[illegible]生[illegible]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吉凶[illegible]變[illegible]而[illegible]喪[illegible]
歸[illegible]之致乎世道[illegible]焉二[illegible]遠[illegible]和一旦得與[illegible]
俄見氣矣 是[illegible] 是士大夫雖[illegible]頹[illegible]而至[illegible]
生死不可知也 然[illegible]敢有[illegible]于予也夜明且然
而見吾欲[illegible]之[illegible]可[illegible]之[illegible]淳一人爲戴
言其有自也 且他道[illegible]自對而說于聽見其學者
是以其學也質[illegible]無道吾故人矣吾于是之奉是
也蓋不覺[illegible]王天下之職士大夫所不肯爲而
抱關擊柝雖聖賢亦爲之士由是而日趨焉也日之
升必[illegible]然嗚呼故人不可使[illegible]矣而見其子之賢
有如此焉雖欲無一言不可得也故雖老病而不辭
[illegible]言[illegible]爲[illegible]贈之

送吳從謙佐江東序

江東古稱多才賢之士蓋其山川風氣磅礴而鍾積
習俗好尚益久而世成有非他郡所可擬論者夫下
太平之時[illegible]百可[illegible]州多有文[illegible]實可[illegible]
善學[illegible]雖[illegible]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東[illegible]也[illegible]吳[illegible]多[illegible]來[illegible]所
自[illegible]如[illegible]不[illegible]其來未[illegible]也[illegible]之而爲
所[illegible]州[illegible]之[illegible]無所[illegible]理[illegible]五致之而不敢議
其非其等第而論江東也不可之士相與戒而道之
且吳其歸而見[illegible]也今觀吳君之才用之而不辭於
歐陽之而益其才者如古[illegible]承之士如所謂都廣
昧者更之[illegible]發其[illegible]而各其力到其所[illegible]抱持必
有安人耳目者[illegible]如今日之所能而已也吳君行
且往 而[illegible]來其見用也必矣江東[illegible]于今日在望
吳君勉之哉

雲陽李先生文集卷之三

序

王子讓文集序

予與王君子讓為斯文交二十餘年矣始予交子讓時子讓方銳意科目肩目責復業察吳當人予謂其必為後來之秀其後果登上西諸侍于文課此未足以見子讓子讓已登當下宰此已而世故紛紜為仕於奔走不暇君西我東音問不相及近一二年乃得再會于禾水之上留髮谷能業業然其中遠然其詩氣平然予從其類沛耕從隨俗變化以故若此最觀其所為文數十篇皆藹然仁義之辭渾然忠信之氣其切懇至無不可[illegible]竟晉說竟知子讓之學與日俱進十讓之氣與年共老而非變故愈進之所能涅衰者也予又觀其易于千讓一篇所見益高所進益下有孜孜焉而說汶首之義示遂又知子讓之學日进乎義子讓之心日進無道而非辭說工於者之所能萬也嗚呼衰哉說父平生與交游者百無二三縱自念當作不能以自力而于讓獨能理志于學不廢而益能知其見未竟又書如此[illegible]遺也吾無復有意斯世而僅以讓也文有[illegible]成書之

陳古泰詩序

泰川袁禎多生士士之為詩者皆多以能鳴于時歌十年來雖出而占泰陳娛我亡為陳與高遠者娛前主違文平盛時泰尚以日以書經走湯堂間往為有司所消而遂狀其前集而修之以為詩與其詩益永悠永遠然有不足自惜之意文者之再來而遷彭蠡而覽匡廬之太上之意泰宜壹覽吳晉齊梁之郡以從其山川之秀氣焉其[illegible]郡覽士氣論上下頓判論至故其詩及覆為[illegible]有[illegible]於嗟呼之情甚深重宜變亂風離之甚而清日以詩為群其天年共詩之[illegible]成古千餘首夫頗貴于序類其操安志極意通於于[illegible]人皇而及諸[illegible]所學文古今有生味[illegible]為州[illegible]偶實所值皇[illegible]未晚業而[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故[illegible]以傳訪我集操一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渾意于詩[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來定不宗而詩[illegible][illegible]而學書深益未之音為之吟[illegible]至然壁足[illegible]嘆亦可喜也不能善[illegible][illegible]詩文善宗宏之話全[illegible]然也哉為[illegible]之

月[illegible]日

調吾月琴委曲反覆尚有雅箏詩學書學琴嘗有與
則其於琴也嘗求通師而學焉初有指爪節度然有
異于人久矣乃盡得其妙雖通師無以過也每彈有
所適輒寄之以琴良宵屬思遡光明月太空不取琴
而鼓之鼓之至夜乃深甚者至月黑而後止其用
意于琴也如是于月也又如是且以自稱也予聞而
喜之夫天懸象著明以臨視天下猶有目者所共觀
也瓊樓玉宇貝闕珠宮瞻焉而同睹者此月也虛庭
閒館清輝殊益娟好而淨秀者亦此月也江光陸離
林影靚婺離翁嘆之崖谷光之悽何莫而非此月之
形見乎使其獨心思夢勞骨以自從於旦晝壁疑以
自消遣者其將臨鼓則無他也豈異乎是則亦爲洩
達光景沉潛雅懿於春多齊乎之妖淫侈靡而不自
覺也與藐藐之世與子同受一世而皆然夫誰與
說此月琴哉今月琴乃絕對斯月也鼓斯琴也吾意
其于斯時也滌渾五絃冰說會淡清與素相伴心與
手相忘曾不知琴之爲月乎月之爲琴乎予雖不能
深揆于琴而能知琴之妙故爲月琴言之不知月琴
之能然吾言乎哉不然吾言乎與乎于月琴有契矣
既爲之序而又系之以詩焉詩曰

明月出海底洪洞二萬松永夜不能寐徙倚空庭中
取琴月下彈遠奏有與寫意之入悽把道寫寄羲皇
謂彼喜之人漫漫手雖同聊放彈幽調不知清夜終

贈地理趙踐遠序

鴻濛肇判而山川形焉山川既形而至理寓焉其形
雖顯而著其理則隱而微非深究玄奧者莫能得之
故自風水之說興上下千數百年而山川之盤鬱秀
隱者往往遺棄至今而莫之領焉蓋天地之秘惜其
人而後發自郭景純而下曰曾曰楊以至于上宰劉
氏得其理者寥寥數人而止矣以數人之見而欲求
千數百年之間山川之秘宜乎其有遺棄者矣時師
俗士持淺近之術以誤當世之人指鴻以爲眞龍非
以爲是以爲誤吉不自悟豈不深可嘆哉今年春
予以憂病來就醫藥于永新之上叢主劉君子瑤予
瑤爲予談山水之在其鄉境之內者且曰此固予之
所自得者也必待通明達來決之未幾而朋遠來一
覽而決曰是固有得有失然皆未足以盡吾之所見
也吾之所見者異于是於是遂指其處以語子瑤子
瑤見之乃大喜曰朋遠不吾負也吾不徒舉朋遠矣
由是逗留館中朝夕相與談而予亦由是而得以

畫苑明遠之學焉大故明遠之學其傳之也有其宗其求之也有其要故其得之也直足以上追古之作者而無愧焉惜其藝成而時乖志遠而跡近碌碌鄉里而無以見于世故雖涵潤自負而人或疑之晝者揚子雲著太玄法言欲以傳世為時所非笑謂其可覆醬瓿潤經譚傳其書必待至言也人既遠而書遠遂見于當據注家雖不能動人故雖其書亦深則明遠之所以表見于今之人者哉者其貽是哉經譚講子重于義之非說之中而不得謂明遠于畫人疑似之際昔何謂有卓然之見者哉方子璠為子樸

明遠時于閩未嘗知明遠也及觀畫之話而畫溪其學然後知子璠之果能知人而明遠之果有以異於人也今四方多難誠難遠剛然亦宜識世而試之使自肯守宙以承山川之秘一旦由我而發則人之見者必將嗟嘆稱雅謂之于當時而傳之于後世又可使曾揚數公得專美于千百載之上哉明遠既深得山水之妙而亡精沙縣與人論壽夭禍福不甚遠豈由其識趣高明故所學數精又性剛直不苟取不妄諛悅人故極為子璠所稱許而予之于住亦專其明遠進故為序贈之

吳氏族譜序

永新吳氏自昔以衣冠世族稱至吳文忠君于世其而遺風餘澤代有聞者聞學待其家譜未有是譜乃宋嘉定甲戌先伯祖先祖所修時則有東山楊公序文又伯祖所自為文凡二篇後六十年為咸淳甲戌先伯祖復脩之時則有鈞山朱公為撰衣冠圖序文山文公為之後又先伯自為序凡三篇越四年丁丑世遭兵燹譜失諸不存其後有蕭邑令胥得之殘帙中以授先伯祖仁叟兄弟于是伯祖欲再脩其譜請文于中齋鄧先生須溪劉先生文成而伯祖歿意不獲遂試自初熟閱家譜傳先君匡廬宦遊湖湘廣海間所至必挈譜以隨至正癸巳兩撓楚蒲州城陷以身免因辟地青原八年始克還鄉比還而家燬譜亡遍蹀求不可得父之鄉人有王姓者忽持以來皆乃復得之試篇以請此譜屢失而幸存其所以幸存者非天之佑吾宗必吾祖宗之祐其後人者也其可無詳以昭示來者此試之所以首請也當有元盛平時先君由海北憲史掾擢廣東主南陵武緣簿所皋肆有聲譽其後宗兄隱者以易經魁江西鄉西選士弟又其後宗姪師尹以詩經領鄉薦登戊子進士

第所至或著名爵此其顯于有元者也顯于前代者
諸老先輩既蒐擇之而顯于有元者未有所述此誠
之所以重有請也切自姿歲已闕匱壁有文行著稱
于時而從者師尹則又科第中癸亥也于是譜益得
無一辭哉若其前代之必別遠近科第後先入仕之
異同行業之高下與夫頌美之辭戒飭之語諸先輩
述作已備無庸贅辭故獨取所關于世文者次第書
之使吳氏之子若孫知是譜之歷史而書序其君大
與祖宗之所以貽吳氏者而不敢忽慢也嗟乎繼是
之勤勤于是譜固已無愧于其先伯祖先君而予亦
嘗拙陋猶其敢望諸老先輩哉繼諸老先輩之後而
爲吳氏譜序文亦多見其不知量矣然韶觀滇溪翁
序文作于大德庚子距極意補寫而猶懷疑止之時
蓋爲科制未興時發也其後九擬年而科興科舉矣
蔑年而從者師尹相繼登弟惜乎滇溪翁之不及見
之也今科制復昭而吳氏子弟多賢他時復興則必
有後題與涉以有光于是譜者惜乎予之不及見也
後之覽者盡有徵于予言

何氏族譜序

永新之望山曰禾山其水曰禾水山之嶽水之上流
何氏世居之其居瀕近通衢切望其人多嘉阿儒雅
彬彬焉予嘗讀盧陵舊志則宋時科第人物惟永新
爲盛而冠然爲永新科第第一人者何畫也畫嘗讀
書蓮山白鹿洞由尚寧自後歸仕以榮于宋太祖其
後又以進士及第仕至鳳翔觀察推官夫知是則何
氏之族所以爲名世族者固自畫始及觀畫之十世
孫浩所爲族譜序述其系自畫而上至安畫太守叡
世次尤詳于是又知何氏之族所以爲名世族者自
畫而上又自有人也若德之後子孫至累數十世愈
遠而愈富夫豈無故哉非有積行即有隱德決非偶
然者宋祚既遷浩以布衣倡大義舉兵勤王卒殖永
新晉城之偏以死於敵請宋祚三百年何氏與之相
終始畫以科第顯著于前浩以忠義憤發于後可謂
無忝爾祖矣嗚呼國祚有興替而何氏之族至今守
詩書禮樂不廢古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豈果然
歟其果不然歟予少時猶及見何氏一二先輩風格
論議皆卓卓可敬畏今又得與其孫何葳進遊又何
氏之賢子弟也固其執譜以請故爲書之

贈盧景遠序

欲觀士君子之立身行已必于其憂患困苦中求之

當憂患困苦之時而能不失其所守焉則其為人也可知矣學者塵棄道早從父宦運陵遭世變更父亦隨逝家丁亦苦屛跡深谷而能獨立自樹不隨流俗競競焉以詩其身勤勤焉以養其母夙夙焉以讀書誦行為務而不以貧賤移其心不以勢利易其操于是莘田高公延置于家以訓迪其子弟而又親夕與之討論乎古今評騭乎詩禮以盡乎賓主相與之誼焉蓋高公先朝老成歩直佳史其則人也多其知人之明故能與素道相與如此素道年富而力從前于此而益知勉焉益堅其所守益端其所學則夫先賢所謂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者吾心于是望于子也之

王子嘉詩序

向時國家以科舉取士士亦唯務業科舉等有能用力于詩者夫豈其不欲哉志有所欲專而力有所不逮故致然耳自江南被兵科舉廢士雖欲出而為詩流離顛頓困阨已甚又何暇及此二三年來士稍稍得復田廬理其故業故亦稍稍出而為詩此可為詩道幸也盧陵王子嘉以世科名胄篤志力學于詩尤工雖用意精深而無刻苦之態雖措語平淡而無鄙俗之氣有雍容治世之音有蕭灑出塵之想可謂善為詩者矣予往來經泰川廬陵界中狀三十年聞王氏世科之盛其子弟多從秀遊以繼其家聲恨未及一見異時于郡城中得子振今來達溪乃又得子嘉焉讀其詩觀其人世科之流風餘韻猶可想見豈獨可為詩道幸哉子嘉前由是而日進焉則予雖老猶得見其大有成也故為書之

蓮初堂詩序

蓮初堂者劉君文貴所居之堂也其詩則當代之名流碩士相與詠歌于斯堂者也文貴之先自清江來永新居城內之三井巳四世而分處守城西門內之水塞又五世而文貴之大父生焉蓮學篤行為世師表號水塞翁有元丙子世道遭革翁率其弟兄就比鄉合家別業以居凡三十年為子者三為孫者十有三而文貴以次嫡長業儒以繼其家學壬辰兵起流散他與垕老為族暴所奪時族暴橫肆莫敢詰呵文貴獨奮不畏難累白于有司有司不為理則訴于憲府凡三訴狀恭乃伏辜卒復舊家文貴善其業之復且循自今等光復生聚以繼水塞翁之遺澤將自茲始故新其舊堂以為堂而題之曰蓮初於是凡四方之士明其力之勤而樂其志之遠故相率而為之詠

歎馬吾豈水蕖翁之生也以宋戊申十有二月而文貫之生于有元也其歲同其月又同故文貫之生以同名水蕖翁達世甚早始居合束為世變之初今廷貫雖学十齡年便值父之喪既失而復得既去而復還則又一初也夫如是則斯堂之為蕖初也固宜雖然自世變以來豪家巨室噴唳顛沛雖佩負才智事力者舉莫敢深其基拱手以付他人異之與弟而文貫以癡宗之資乃能使後嗣服而故業卒還堂非儒者之能事歟儒者之能事吾黨之所宜稱道之者也此諸君詠歌之所由起也此予序之所以作也

贈安氏江本立序

醫之為道大未可以藝而視之也古之以醫澤名于世者多矣然少有能造於道者則以其人之非賢者也予少多疾嘗更世難恩自深揀攝醫善醫者數易與交來木川又乃得安氏王君本立視其人非世俗之醫也故特精于醫世俗之所謂醫者不求其藝之精而惟務衒其能以售于人以得人之貨利甚者以藥殺人而不顧也視夫孫思邈以活人之上者其事之實賤喉張皆有甚焉而本立則不如是予故曰其人非世俗之醫也人求善藥本立與之聞其償田疾愈而已哉謝焉本立曰置之哉田若干人君生之也本立曰彼不至死吾安能生之木川城中軍民男女狀為人無不得其權心亦無不道其為人者嗚呼此黃帝岐伯聖賢設教利世之本意而本立能之乎故曰詩精于醫者也又善結交當時之士君子相與為詩章倡和以道其志教訓其子令從士君子游以博其見聞而進于學是本立之意又未嘗以醫為自足也吾聞有惠德于人者其後必有人觀本立之有子而其事可徵矣予羈旅中棄妻未嘗一日去左右而本立精于醫又與藥不索償于方資本立以自老哉樂于講道之此雖于有德于本立之私言也而天下之理則不外于是然則是可進于道者本立其賢矣夫

于承慶詩序

于君承慶吾鄉枕友也一別五年乃得再見溪村山中予于是重有感焉至正己亥冬紅巾逼茶陵城趙明年夏圍守甚急承慶陷城中人盡從劬官軍逾逝憐禦與少急事有嘯于其志然歎而為詩痛憤激烈狂肆有奮身他脫切齒嗟嘆之意無一詩成歎持以示予予既知之而未能寄詩之曰予姑為之吾他日

當為予序已而茶陵城陷群盗謀持刃突入人舍殺人填門巷承慶抱父號痛延不忍害竟以不害而卒其一妻一妾皆抑自刎死不受辱嗚呼吾承慶者亦可謂磊〃落〃人矣予既偶不死得與承慶究到城東門欲還鄉既死先人墓下而又得不死乃復寓居永新之界溪村山中日就衰朽而承慶且得三湘逾五嶺周迴千數百里間以與當世之王公大人下上議論今又以勤勞王事求調遣訪予山中且得俛讀其所為詩俯仰今昔悲惋如夢予雖呻吟疾痛不復能為文詞而猶能記茶陵城中時事亦要得不為承慶一言哉雖然承慶之志見于詩者固能使人洞見肝膽無毫髮委曲而其才之可以見諸行事而施諸功業者則未之見也今四方王公將使建翊造以德重望開發群言無間遐邇承慶幸得從容進趨其間宜必以謨謀訏猷日陳于前使底綏戡定之功如當迅風烈雨而雲收雨霽天日清朗夫然後向之所以痛憤激烈而發于悲歌嗚咽焉之聲于是渙然而消泰然而平矣不然則抑鬱幽滯無有已時吾未見其可也然則予之所望于承慶者夫豈獨于詩而已哉

周德清樂府韻序

天地有自然之音非安排布置所可為也以安排布置為之者人也非天也天地既判而人與之並立焉草木生焉鳥獸居焉凡其形色肖貌于天地之間者莫不有聲焉有聲則音随之矣清濁高下抑揚徐疾何莫而非自然之音哉聲音具而歌詠興賡迭載賡三百篇之推興也商頌周雅漢魏以來樂府之根柢也當是時也韻書未作而作者之音調諧婉俯抑揚達隨其所以自中節奏亦何莫而非自然之音哉韻書作而拘忌多拘忌多而作者始不如古矣古之詩未有律也而律詩自唐始精于律者固已有忌焉然工部而雄渾深厚抱絕今古然以比之漢魏諸作則意趣風格蓋亦有不然者矣古之賦未有律也而律賦自唐始創造以此取士鄉者以此訓子姪〃焉較一字于毫忽之間以為進退予奪之機組織雖工然偶雖切而率割易從碎裂以盡人之才故自律賦既作迄今六七百年之間而曾無一篇可傳于後世豈無一字可益于世故凡若此者皆韻書之貽患也噫子韻書之作也果何人哉使其果聖人也則吾不可得而議也使其非聖人也則亦安得而盡信之哉孟

乎之平哉我取其二三策而其字句畫法音不知得
書矣〻聖人之書而直等諸末之畫字而忽乎後之
書乎見者也代之書者必今且直以一方之音而欲
行之于天下以一人之見而欲傳之于萬世偏矣圖
隨遂為成書使後之人皆而用之如衆工之守繩墨
小史之詩法今新。予不敢少有違諸叶亦可嘆也
已予自幼入小學：詩韻據大史參之不相通也請
青之下相用也則就以聞諸師　回此有清濁非家
所知及長而益疑則又以質諸鄉之先輩則鄉之先
輩亦有疑之者矣疑之而嘗而為書者有之矣惟世
變莫知所擇亦莫能歸定其說常欲求于情高要閩
德清道著津音樂消繁也代之書而也定之考其源
說諸其原根詩出已見以宜講定平去之上下而詢
之東冬鍾江等韻皆為下平以中原之音正四方之
音而詢之混從范氾等字皆歸於其此其實明白而
易見者亦未嘗悉拘也蓋總有之所以能為此筆
以其能精通中原之音其北方森府故能審聲以知
音審音以數字而其說則皆本于自然非有所安排
布置而為之也使是書行四方則必將使延邦僻嶠
之士咸知以中原之音為正而自覺其僻離嬌音之
為可慨矣又推而後之朝廷則必能形諸歌詠播諸
金石並之則可追三代之遺風遠之可〻柔萬國之
雜頌而廣述實歌之意亦將可以闡其方幣矣不其
盛哉

汪氏族譜序

新安汪君士章持其族人松壽所書淵源錄以示予
且曰松壽所書詳矣其家徙遠取考古驗今細大不
遺使吾汪氏之子孫得有所遵以不紊夫尊卑疏戚
之序其用心勞矣汝松壽持譜其所自出而於他族
不能皆詳蓋族之盛者久則必分〻則益衆〻則不
勝書其此理勢之自然也松壽居休寧而吾居婺源
之回嶺淵源錄汪氏譜也而吾回嶺之族未詳此
吾回嶺之譜所以不得不作也松壽居休寧則詳其
所自出今吾居回嶺亦詳吾之所自出吾之壹祖松
壽之壹之自回嶺以前則同松壽吾非敢有加于松
壽之予按汪譜姓始于魯成公傳至士章凡七十四
世其間世次尤為明白非慎說者其見淵源錄松壽
於汪氏不為無功矣而士章復為此譜詳其所自出
蓋老蘇氏眉山譜已有譜為吾從則詳吾所自出之
說士章之譜非無所做而作者也夫自遠而近自疏

而職由受姓而至于已身詳悉其義必非為人子孫者之大願哉然要有所不能則詳其所自出焉可也然則松壽雖有功于汪氏而士章又有功于四族者矣汪氏世有顯人功名富貴拜第武功非然為江左名族然居新安以來至唐越國公為宗盛分居他縣仕有元著惟四族為最乃越國公以下其已五族之譜仕有元者向使士章之譜不作則其仕宦行事之跡昏湮矣而無聞矣豈不深可惜哉又況于事異殊職之序其有關于汪氏者已不小也士章讀書博學事母孝于兄弟尤極友愛與富貴之習功名之赴于世事落泊無所營而獨肆力譜志以成此譜其所見去當情遠矣吾觀君于譜盡學于譜其子孫必有興者若王粹之後導述于江左而功名之盛其國家雖陵替而王氏之子孫繁昌而愈熾以其驗也吾是士章之後于滌必有勃然而興亦若先世之忠勤以開其後則斯譜也又不患于無後繼以續之者矣士章求予文序其前故為書之。

道易玉田之龍陽學正序。

龍陽為湖北善地居洞庭上游其山川深郁平曠與迥異迄無窮林大谷崇巖峻嶺之險故其俗多以淳其地多膄田沃壤湖池藪澤蘆葦茭芡于是乎產蜜蓮龜鼈鶴鶩鷺于是乎聚而細民得取之以為利故其民富以饒南不時蜀之賢士大夫居官避難者多家焉今其故家至宦年多蜀人故其士皆文以雅大理其如是也故為政于是邦者其政易以行而為教于是邦者其教亦易以入余往年家是邦是邦之賢士大夫多予所質友是邦之學者多出予館下今別其地四三年矣而未嘗一日忘焉玉田易君由縣教官再轉而望郡之博士予嘉其得善地故為叙其山川風俗人士之美以道之雖然予望徒以是為善章哉予得文有望焉先學校與科目相盛衰科目行取士多由學校則科目學校皆士氣所由關也科目廢而學校獨存則斯文之脉所恃以不絶者惟學校已且今是邦之望哉為教者于此而不加之意則學校雖不廢猶廢也易之是行也為我告龍陽之大夫士其勿以科目之廢而輕學校為我語龍陽之學者其勿以科目之廢而怠學校公以處之勤以厲之則科目雖廢斯文固無恙也非吾吾望哉明年當買扁舟上湘水以觀君為教之績君其無負予言

送陳先善赴海北憲掾序

科目行士皆斬一第以行其志然其初入官率多得州縣又往往為太守下僚守長擇行呼吏無檢加以大府把握于上一大其意主趨調撰而蒙得之民又從而窺伺之蓋有終日奔勤而無益于事功者間視昔時讀書談道之要反不可得焉士志此而求以行其志難矣我推是士之業而第書得為當府採吏袂雖卑而其議讜贊畫能與當府官相可否于是一道之間官吏之賢否貴賤民情之苦樂與夫風俗之醇醨上下皆與為意之所向無不可為而又無把握窺伺之患士而得志于世惟此為庶幾乎乎同年陳元

善而以鄉業至陸部不見試于有司繼乃修其業不少懈名行益著則又而益言故當道之明公要人交章稱譽欲用之又以例不可乃擧為海北書吏而元善之意此吾有未展者亦謂夫士之幼學出行無欲使偉偉一第章而得之以日試于州縣而循與退重吾得一憲府議之可以行其志哉雖使得一州縣而治之無不如意亦不過百里而止豈若往憲府行政事其里咸得以為一道之賓之遠哉以彼易此孰得孰失是必有辨之者元善行矣異時歸告我曰某郡某守今賢否否之官之長而擧之者千人某郡某守今思

吾为之業之先而無之者千人得其事出其今當一一挂我庶有以見元善平生之志

荼陵州達魯花赤脫因善政詩序

為政之要曰公而已矣公則明明則人之情偽事之是非衆不可掩卑是而行宜與不得其當者鮮矣如守之以誠持之以人然後足以成治功得名譽也茶陵為州號稱繁劇而為政者率皆以貪墨致敗之由是恐滋日滋其來日積吾是而談之曰民之難治是豈民之過也哉今茶州脫因公則不然自公之來茂威畏公之威而樂其莫頤公之明而愛其廉服公之

而安心于其實罰于是自郡邑至鄉井皆稱之如是者凡三年而公之政治益勤今年夏境內以旱為憂齋戒徒跣冒暑以禱而隨禱而應民既悅喜未幾廣東寇竊發警報境鄰府檄郡縣修城池民又以役為憂公得檄即按視池塹調附城居民有力者為之又不復而集鄉民之入城者見其事之成而不知其役之興又大悅喜于是而益稱之州之役賦視疏地之多寡以為戶籍之上下而貧富相傾無不得其實且有產業俱盡而賦役不減者大府雖屢行下而有司憚于為繁留而遷延止為弊滋甚公于是諭民得以

自嘗且循已凑以洪史資草札之貴諸從出入史執筆視公爲諸吳設客其位設延攬教十年不治之弊而一旦爲之足又大有功于民皆于是益憂其之矣大拯公之爱心也公故其臨事也明而又加之以惇敏之資持守之力宜其超乂而異趣轉之異恒也既而州之儒士咸類作爲歌詩以頌公之德于無窮而屬予爲之序夫備其德政以與其民同其好惡者爲政者之事也而讓其德政以播之聲詩者士之職也以公之善政如此而不能使之揄揚教布以傳于遠以垂于後以勤于將來則爲士之職不既盡于是皆吾黨之士所當相率而從助之也故爲之序

贈胡務敏序

近年予來安城留王氏讀書講性情觀静學與人事相接惟文學之士時與爲交游然亦鮮有深助于者既而王氏之務敏以辨其于弟乃得盡相與之益焉務敏自早歲即穎悟于諸經無不習々之無不得其要固可以爲人師矣觀其立規布畫從容解疑已卓然有領袖諸生之意予亦以達大用之而務敏之心未止此也夙夜動々惟恐不逮教授之餘即痛自課責言卑而能務善於予有相師之意昔甚矣務敏之無自足也夫人固貴于知學々而可以爲人師是也有異于人者而稱心易應之々以是自足是徒知以師道自居而不知師道之爲無窮也今務敏以精學之久爲諸生師亦其宜尔然猶退然自須而欲求分寸之益于予甚矣其無自足也雖然務敏既不足爲人師乎其敖爲務敏師我予于務敏亦因有以自警焉書曰惟斅學半務敏宜盡心焉于其別書以爲贈

蕭氏嗹吟四素序

蕭氏之詩盛矣人詩而至十々四世其可不謂之盛乎天之所以予人者甚不數々也窮古迄今凡幾千百年而能詩者有幾且詩予字留聞如金寶之不常有況天而數々以予人則詩亦豈足貴哉此固天之所甚靳而不肯輕以予人者也天固靳之而蕭氏國有之則天之所以與蕭氏者獨何厚哉蕭氏世居禾川秋山下自宋至我朝須貢舉者相望而所謂嗹吟集行于世者則李韶翁翟翁之所作也李韶之詩如静守王先生青山趙先生皆講道之二先生號以詩鳴則其所得道者必不苟矣李韶之子公翰公翰之子興敘皆采于詩者與敘嘗受詩經于沖所彭先生故其品藻敘學之指爲有源委至其子攄用所作尤清

復可愛里人左廷中集其四世詩名曰嚶吟四葉嚶
盛哉昔老蘇公謂子盆之子可以富人可以貧人而
求一言之幾于道不可得天子之筆猶可以生人可
以殺人求一言之幾于道亦不可得噫一言且不可
得而況其多乎況于四世乎且吾觀諸目彬々好脩
極意聚于箕裘以儒術發身游南今且緣情學英使
由是而昌其詩補綴呈獻以大鳴國家之盛當又有
盛于今日者故述其家學之盛以序之

蕭氏族譜序

予初游池來禾川劉義山蕭氏之族多文學行義之
士著名于時比年來上饒以所聞詢之劉君子瑤子
瑤曰子蕭氏之甥也蕭氏信多材然非獨以文學行
義稱也且有智力縱横之士足以撑柱時變予心善
喜之而未由考其源系之詳定觀光謙所編蕭氏族
譜然後其詳可得而見蓋蕭氏舊有譜家事喪亂失
亡頗諸老口以相授當有元盛平時光謙與兄光字
姪鳳岡相與講論性理之學無厭科興則皆試其藝
翁然有登瀛屋關方是時亦嘗用意于譜然又慨然
嘆曰吾徒方從事科目幸而有成他日為之未晚也
已而時異事殊光字鳳岡相繼淪逝于是光謙之姪
某々相率以請于族之長曰某々々雖然書曰此
吾之責也遂以譜事屬之光謙光謙領之而未就既
進号其姪淼某々復率其昆從子弟以來請亟成之
以毋墜其先世之美而貽其後人光謙乃精加考訂
以就此譜復繼之序以述其詳著之詞以示其訓使
井々其有序也郁乎其有文也粲々其有戒誨之義而
不可紀也吾觀蕭氏之初祖緣五季自長沙來歙百
年間世雖代遷陵與人事代遷更易而蕭氏之族至
于今衣冠儒業猶昔無恙蓋是鄉之山水奇秀其鍾
于人者固自有不同歟抑其人之才有足以當世遣
之變而致然歟不然則蕭氏之所以久而不替者其
必有故矣吾觀蕭氏二世祖遇達潛為卜築地當時
聞其所欲則曰不願爾貴但願後裔繼紀綿々不絕
耳夫如是則蕭氏之所以久而不替者豈非山水之
勝其鍾于人者固自有不同歟吾又聞當宋靖康間
時則有若某義以武衛閭里南渡紹興時則有若安
寶崇旦克從禾川邑有元定江南時則有若秀清兄
弟八人咸負勇力材藝而秀清尤驍勇多智能流活
其親族鄉黨大溪山陽茂洞延負國家聘江西湖廣
交攻佛克時則有若圓材國英定翁兄弟率壯士先

登堯之以功從舜賞及王正士臣之受所在其近人不自全詩則有其〻出贊力卑褒守與黑書旁知而某父子文墨學既消其表甚以保悼其御渾成之舜賞之爭夫如是我蕭氏之所以久而不替者又豈非其人之才有足以當世道之變而致然歟噫乎世之故家大族能如蕭氏者從何人哉時平則文學之士彬彬焉出而牠驚乎時日之喻世亂則材智之士矯矯焉出而赴趨乎功名之會是其世之美宗猶有不自浪沒者所可與同語哉予既喜于塔之古為可信又喜蕭氏之子弟能嗣志以成此詩使後世有可達

守者故因竟攝來請而為之序

雲陽李先生文集卷之四

雲陽李先生文集卷之五

序

贈陳文峯序

末川陳文峯儒者也自負其學不肯為里中人俛賊有四方志于閩而往之以為儒者之道貝無往而不合况當挾負萬里來書寫同時耶夫以文峯之才之學而適達乎其時是惟無出〻則朝建瑞而夕遇主矣韓昌黎謂古之人于國不可則之魯于魯不可則之齊之蔡楚也予謂此蓋戰國時為然蓋列國之君有異好而當時之士亦異業故有遇不遇置方今六經孔孟之書家傳人誦而文峯之所挾者又以其道亦焉往而不合哉予知文峯朝建瑞而夕遇主矣文峯于儒為世業其家學達甚是為序

贈地理劉濟川序

風水之說尚矣余嘗時從學顧先判忘自厲故未暇究其術比因父喪為卜兆計業是術者往〻訪余山中嘗試以意叩之卑多拘其數而昧于理得其家而不能其細甚者或委曲遷就以求售其說余始得厭之既而得劉君濟川于解后中一見知其異於昔之術者試以青囊其書要述所見則指顧轉盼雖寸

里如面談哉惟泰上下篇詩淡雲則論山勢之去留隱顯水勢之回伏起合如指諸掌至于刪雅回折論辯是非則又深于理而不外乎數得乎細而不失其旨而且詩其說而不苟達說以新用于人于是而又知其有以異乎昔之所嘗試者蓋其習之也久故其業之也精其見之也明故其用之也當其守之也確故不肯變其說以新用於人是豈淺淺之為術者哉嗟乎世之懷才挖藝以自奮者多矣然或枉之以干時屈之以媚世者亦不為少其視濟川得無愧乎余既經濟川之術有以異于人而又嘉濟川之志不少夫子已故序之以賀其行

賀勝可詩序

安成劉南縣所刊風雅遺志載賀勝可詩凡十餘首學得而讀之愛其音節諧婉意度清新而惜其所載有限不及多見又意其佳處未必止此近乃得其全藁而讀之洁乎如春光駘蕩百卉溢目而非特一花一草之可人然後知勝可之詩其佳處固若多也大抵勝可之詩以平易條暢從以天性勝雕琢故每出即生異乎苦心焦思之為者詩之為道固如是而已若二賦已經高妙天馬奔放奇崛有本由不藉之遺風凝恨清迴曲折乎文通新篆之餘居此又有出乎詩之外者蓋賦者乃古詩之流深于賦未有不深于詩者余因論勝可之詩故并及其賦云

石潭漁唱序

有渼石潭漁唱集來視者閒之則曰此羅陵肅居仁所為詩也居仁邑之有石潭焉坐臥遊覽可進可嬉居仁日漁釣其間故與自號而與有所遣跡而為詩此其所以為漁唱者也又以其集而觀之首紀五江東一首賦詠規切請之世以有與為斷比風之書其次如賦金公余公及凱歌之類皆練達時務瞭然有益不拘拘之意也如進時制之文皆淺由細至此豈果于忘世者哉蓋自昔之人不得志于當時則悒托跡乎山林寄情乎泉石或樵或漁無不可以遣其意者此固石潭漁唱之所由作也吾聞古之為釣者或直其鈎而不餌居仁之漁唱或者其類是也歟

龍首泉詩序

詩三百篇皆可以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正其可興可怨可群觀易以感發人者莫近於十五國風蓋國風多出于閭巷細民之口故于人情為尤近自秦漢以迄魏晉士有司命道多出雅頌楚國風者十無二

三由是而習遷注皆亦惟謹頌是循國風則自二南之外罕有能究其奇而得其趣者此學詩者之大患也李川鄭府君介夫有志于學習詩雖為舉子業々有嚮進遠不幸遭世亂離拜目發無以展其業遂折入聲韻以吟詠其情性而發抒其英華于得其意甘讀其懷十章與趣超卓非前為者比如五七言律亦各々何據詠蓋其所得于三百篇固自有本也予特恐其習幾乎拱湯之發故以國風之規語之詩直無窮學詩者無止法者貴有能用其所已能而益求其所未能他日所就其可量乎

送項知事序

士固奇崇氣節欲名自樹立天地間不肯少有所挫苟以一毫詘于人則憤怨激聲厲必泄而後已此古之豪傑所以建嚴領固詩而不能自己于謝齊切齒奮時而撫快者也然或一同小理卻欲狀消且不憚自恨至有々善為不可為而不憚為以至于抱然喪其平日之所守皆此則世之所為而非士君子之所當為矣蓋君子之心々無愧于己故夫事變之來雖不能盡如吾意而吾之所以處之者未嘗少移夫豈々一時非義之榮辱而易吾操哉吏人項伯善來知吉安路府事政平而訟理吏服而民安士大夫方期君之久于其任以觀其成而君以謹疾去君雖去不辭而士大夫之知君者咸為君惜益不忘為君惜所以為公議惜也自公議不門于天下而世之為善者沮然公議不在有司而在士大夫則君之去亦何慊哉余舊識于闕與君相善且素知君之賢也今雖不敢從吉安士大夫之後而切嘗謂君之政且嘗聞士大夫之公議矣故吾謂君之去終吉有懷慕歎之重余故以士君子之所以處事變者為君告爲君之去也既能撫于己而無愧其心詩其操而不易毋徒以一毫之挫自置也余之知君也深故其告君也切謹毋謂予為過言云

贈同千户鎮永新序

至正四年夏五月掌軍千户同某承帥府檄分鎮永新吉安之士咸相率為歌詩以贈而屬予序予謂夫文武之道不相能也久矣武以文為迂闊文視武為粗勇求其一言之相合者蓋寡况文士持議論慎擇接苟非其人而欲惜其一言之助者尤寡今同君得有行而吉安之士咸相率為歌詩以贈之其心有以致之矣吾聞同君以將家子篤意文學惆々下士與

人史之而益敬愛之忘其為今竒置者然則向君之所以致此于吉安之士者意有以也昔臨江廖審言旅游讓時游于軍中雅歌投壺于戟而下代雅想見其風度況今四海晏一無烽火之警則閑征賡之風而興起焉者宜有其人乃曾不多得獨于向君于見之則其所以見稱于吉安之士者宜也吉安之士歌詩以贈向君則予之不能已于言亦宜也故為書之

送古婁莫知府序

循良吏之見稱于史冊者莫盛于漢故自三代而下論治効者亦莫盛于漢〻承秦苛刻之後而漢之以更大天下郡縣往〻擇人以奮治効而其所謂循良者率皆重厚長者而非達以激切嚴礪之爲尚也使當時之爲郡守者率皆如郅都寧成則漢之治効又豈足爲後世稱美哉方今大江以西唯吉為難治稱訟之繁財賦之重人情風俗之不同皆非他郡所可比于是古婁莫公繇江西理問來知府事蒞職營憲先剷奸獘抑以爲上而不顧其身之勞嚴以待下而不咈其情之私其決事也以明其賦斂也以公民〻焉唯恐公家之需或有所缺〻焉唯恐閭閻之情或有所不堪蓋公以重厚之資懷豈弟之德故施之於政如此予生朴畢從事戎行切守是徵去公治所屬二百里聞夕固已張望公為政之善而不及一見顧已窒然于懷今公之將來其有入覲之行則所謂一見顏色者常恐負之雖然予聞漢之循良吏率由郡守入為九卿故有以北海太守入為大司農者有以勃海太守入為水衡都尉者又有以南陽太守徵入為少府者其他從入至大用者不可勝數方今重于用人而重事考成則遷擇習如公之爲者其可使久處州郡哉撫鎮雖在千里之程常在足下予因為公望之也詩一見顏色以副民吾之望庶幾乎予言有徵云

還泳峯上人蔬筍味詩集序

天下之味莫貴乎疏素莫甚乎蔬筍疏素者人之大命也人一日不食則餓故通天下無貴賤無小大咸知疏素之為貴而莫敢輕焉蔬筍者若作純然約集游心淡薄之人不足以知之泳峯上人與予有鄉里之契早游容官已厭其塵山林住必往遊覽其人有攀附必往見以求所覺矣一日泳峯師以蔬筍集示余觀之在京師時所書畫建雖傳識是超卓又書遊而所歷所經與諸同竹堂事集說泳峯詩集所

義學如大宮之府把手瞻不啟足承之路頻叢
集之篆離然並陳味周馮永堂尋音捫飯之津此也
作詩難觀詩也難余後買讀說帥之詩者求其知味
者與之可也

史學說序

司馬溫公憾資治通鑑惟一人能觀之王荆乃憾賦
恨其業浸為最要習而人亦莫盡讀近世乃有史纂
以便初學然讀者亦有未盡解其說者曾從羅泊則
王手澤乃受增損史略而加註釋焉于初學者也使
也伯則通晉先生之族天性純孝文誼也篤業進士
有聲極試海任前列而竟擯于有司業年且有立明
之責子援乃請罰朝三州太守之諸縣與羅君道同
志合經傳為小是于世適時據事殊不能以大用近
年矣居乃則乃閱興記讀諸錄以成此書蓋自發試
以來二百數十里第為立塊士之大家求一經一史
且不可得況于鄉里縣邑之民哉今二君乃能增損
註釋此書使初學者讀得以少見上下數千年之治
亂大略謂非有補于世教不可謂乎以二君之才之
學而不遇于時故是而就此使其遇于時也則其所
就並果如是而已哉

贈王山長序

余常念為古昇州赤州係名天下久矣昔我益以
詩書于海著宗余有司以昇州建之謂使武陵桃源
定稱其吟詠士林以為宗夫為天子而以昇州宗一
士人為士人而宗于昇州則其山川之奇秀風物
之清美為何如士之居首而宗昇州者其宗猶吾峰
則夫士之生乎是州而宦乎是州者又何如往年予
客周年花郡專交乙其山川風物之盛美尋其平稿
所謂秦人避難之所未復一造焉近年王君先賢來
教東山先賢為士也與志郡事有定嬰焉誠予欲與
之盡論其山川風物之勝而未能避然予頻留百言
焉夫秦人避難之所自昔謂之為武陵桃源之地然
自秦至晉未幾百年黎溪遂基之中而復漁者述傳
而至自晉迄今也幾百年更叢日尉人事日難宜乎
道路之日遠也而半未嘗有一人至焉則其地果安
在哉我謂今之地川郡秦人所居之地則其地若無
甚難至者彼漁者畏不得而至也誠別有此澤但絕
之地非人跡所可以首則秦人何自而知其地源爲
何由而理其跡是當未可知也予既不得親造之又
不得與先賢盡論之是可嘆也已先賢生于昇州庭

乎嘉州其有李定氣哲學有文有人人所共欽難其志在功名無復屑屑細故於山川風物之事亦吾覺之士所當著者乎故始終深之竟首歸見范郡博姚以此致聞訊云

贈劉天吉序

永新劉天吉寓士也故從邑里凡共混跡而依几喫曰嗟乎予之不遇也乎蓋然嘆嘆吾此哉于是既然遠近以義引予山中予曰士之不遇也多矣豈獨天吉哉大士之遇于時也非徒安其此望以淡大人之知也必其學問之所聞見之精而又加之以交遊之多援引之重然後足以得名譽而成事功耙梓生于窮泉匠石何自而知騏驥馬于莊澤伯樂無由而致士之窮居獨處亦豈異是哉且予獨不見夫珠玉之為用乎夫珠玉天下之至寶也然珠不實于淵玉不實于山四方之珍奇服玩往往踰萬里而後貴盖其踰也愈遠則其貴也愈甚今予以學問文章之富而自限于閭里其不遇于時無怪也然則予之行也其將在淵之珠在山之玉乎抑將以斷于匠石伯樂之知乎予于是有望矣

送歐陽學録之吉安序

歐陽氏吉安世族也觀之文忠公可見已世之以文章事業而著者皆累累有焉至芳庭始以學校登第再轉而録吉安之文學夫吉安大郡也淡方之多文藝之美道德之富皆甲江右則夫仕一郡之師表者不其難哉況乎士之立身操行甚難行於州閭鄉黨父母兄弟之相也謹里巷戚之所於處也朋友之所由交而是非善惡之所由昔苟非操履之純素見推服則誰行之而不望者難矣今芳庭安成之秀士也安成為吉安屬邑則亦州閭鄉黨也以為邑之民而為郡之文學亦難乎其為職矣然吾觀芳庭質學而兼知行純而學裕蓋能篤于自嗜而成其業者也抑其見於州閭鄉黨必有素矣而況乎其為歐陽氏之世族哉出而行之吾見其易未見其難也且予嘗吾安搢郡學升講堂肄學文忠公之碑而讀之端重詳雅忠學懇至其所以有望于吉安之士子者可謂深且切矣今之由乎是者果能如公之所望者乎亦有未盡如公之意者乎芳庭之行也其必讀其文仰其風以公之所告士子者告之以求無負于公之心以庶幾無愧於予之職則向之所謂難者有不足言矣

贈醫士賴一中序

稍一中以醫名江湖久矣予居鄉時鄉民之得奇疾
者皆走百里以迎一中一中至則家人喜躍相慶且
曰人而得奇疾不幸〻而得一中可不死人之所信
之者如是其所治療又往往有神効予亦異之及來
江西聞〻之信之者尤甚于吾鄉人之信之也其所
治療之百神于吾鄉之所等治療者也夫然後知一
中之術果異矣視其狀打劑劑準用奇品多人所不
識者而其攻治之方遣決之術前湯流灌之法又
與他人異故其所治輒效卒能活人所不能治者甚
其所不可測非它〻所能療夫人之為所要必出於
衆人之上而後足以見其術之精若為下焉則我有
是彼亦有是我能是彼亦能是何足尚哉然則一中
之于醫其心有異矣昔有得王充論衡而用之者識
者謂其不得異人必得異書然則一中之于醫或者
又類于是乎

贈郭環溪序

人之相遇非可以逆料而預計也凡逆料而預計者
皆非也古之人蓋有同席而不相能亦有隔千里昧
平昔而情同意合於一時之頃者此其故〻若不偶
然皆以予之窮寒陋巢不宜于俗每一辭鄉井輒慨
然念人情之難合以為天壤間不知復有幾人如我
哉得一二情意之相似者即雖然滿閒以共慰藉蓋
難不敢必知我也有人而亦未嘗無其人也今年春
予來寓城陰得環溪郭君于稠中一見恨晚哉高談
名理出簡入微洒洒有味致令人如与王謝家盛宴
或春風把酒夜月盞則慨慷高歌令人如登黃鶴樓坐
赤壁舟中吹洞簫而望羽仙也至其論事可否辨古
今人物高下是落〻出人意表聽之至終日不厭予
之知郭君也如此則寧出予文共討論辨其美惡
而品量之則郭君亦知予矣於是相与言曰予與郭
不相知也不相知而相遇非偶然也今既遇而得郭
也不知復遇之何時也夫人事之變無窮使他日而
相遇也不知于今日尤何如也郭君請書之遂次其
說以為序

贈瑩溪甫序

武城瑩溪甫以青年盛氣試吏于茶陵元戰年其膽
憶明快開真其言論侃婉英發其才器文章又足以
剸繁理劇視目前事每無足疑意者衆皆推之而鍾
以陰隲蓋有取于吳有三陰之意夫溪甫隆蒙衣起
嵩衆非有四方之英雄豪傑事難与坤致三人者並

起而應之以成其烈令天下永平無事寧一雖有英雄之姿奚據之亂舌將無所用之與人才之出也非獨才之不同亦其時之所遇何如爾也今天下雖全承平海宇雖已寧一而奚鄉小醜尚肆猖獗有志之士當從脫馬若根留侯之運籌帷幄轉淮陰之戰勝攻取豈無二三策可施之今日哉漢循業世晉錢功名進其錄事參縣青雲攻自茲始相之趣之理毋謂清河趙可筆云。

雲陽李先生文集卷之五

雲陽李先生文集卷之六

序記

贈劉時中序

濟南古稱天下名郡以郭李爲高故也蓋自周公奉公毅行風化而禮讓清厚之俗最首遷齊夫子與顏氏曾氏子思孟子相繼並生于其間而千萬世道統之傳由是而出卓然承秦戚革之後禮樂朔後諸救泯絕而代生以口授為書為千萬世經師之首第他醇儒莊士有鄭義名後者無代無之信乎天下之名郡無以加此比年劉君時中來永新判州事予以考病退人不敢出與相見又之乃稍與語歷歷言齊魯間事與夫聖賢之世系封爵里居地理之山川人物好尚如指諸掌則之而無不言聽之而不能厭然後知君之所蘊者有非尋常所可及也君世家歷城為濟南屬邑其先君嘗為郡晉儒教官君自幼隨侍不出庠序故于俎豆禮文之事甚習及其壯也選隨侍南寧以蔭得永州東安尉涉歷險遠故于人情物理之變甚深今而來佐永新也要于實而不求勤于事而無忽其欲于民也若不得已其奉于上者若有所不及當無厭事而民咸安之蓋以君生長乎禮讓治

學之神涌溢于豐贍詩書之化而又當輝施淵潤之
與同並涵泳之變故其見于容貌詞氣行事之際自
有不可掩者雖然吾嘗論吾夫子之學回參一貫盡
于書〻一無至淺近易之云賢者也久矣世道之遠
變也甚矣不知今之學者尚吾夫子之所謂希賢者
乎集吾嘗因行且有日吾題後是識之

贈王濟舟序

永新於江右壯州治之吏世更十五六年居官理民者
率以田兵決疑為務于城池首亦惟務修葺完繕刑
器械以詩鼓其于學校非獨不能有補而又廢之甚
者至維小卒攀棲盡頹廢下堂上壞柱或腱以
馬汚穢殆不可言及新安俞公來蒞是邦始令掃除
修治視昧宇之欲腐者易之瓶裂之迫隘者廣之次
第與舉日親臨督視工役于是郡簿單王君濟舟慨
焉有所感慕作而言曰我公務新誠學勤當若是而
我輩雖然坐視無所助益詣隅不愧于心乎遂驅其
卒徒日來趨事赴功左右服役惟公之指領是從閱
置宮墻之石附圍高廣堅牢軒郭環綠睹者嘆致遠
者咨嘆而學宮之士子咸願形之歌詠以着厥美予
謂君之為是役也上有以敬明聖人之教遂士子咸
知所當尊下有以順承俞公之心使士卒咸知所當
敬一舉而美得焉可謂知所務矣君名海字濟舟有
才智經屢立勛功以著名當時其來永新也勤以撫
其身嚴以律其下是以士卒畏其威而莫敢犯其令
民咸安之令茲復能用心學校使學宮之士子為歌
詩以美其功其過人亦遠矣故為之序以述其懿焉

吳遠心詩序

吉水劉梅南永新文開素皆善評詩劉謂吳遠心詩
有蓄古簡峭有平淡近自然使雜之古十九首詩者
莫辨識哉是言也吾于遠心無間然矣文謂遠心托
物起興得于詩之二南似論固當第于詩中取數聯
而表異之則遠心之妙政不專此大抵遠心天才既
高又能通覽諸家加以百錬孚琢故能使人可愛如
此鄉余又聞遠心舉子業更精所其所長亡不當此
諸余未能盡見遠心所長何當獲于研心以慰予想

吳太尉高公詩序

至正九年秋湘史大夫高公告老于朝請賞懸車天
子嘉其誠乃可其請以太尉致政而衛居于蘇致書
起廢衍衍如少壯時既告以娛無與時事如是者二
年天子念其勞乃遣使賫金幣上尊酒以訴其歳濂

之全以鵝之使者之至知人張祺于吳于門欲書歡忘㴱乎而言曰有是哉公之多福也昔公以世爵之重從旁皇於出入臺省于茲有年方將以言德風望爲國柄用而乃辭滿懷而以居樂安閒而日適宗名壽無于焉充滅由是觀之所以受今日之多福者其致此必有道矣易曰旁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此公之所以受福也又曰三三錫命承天寵也此公所以受福之多也然則從國家是崇世臣之意非公其誰當之于是知之士于此頌作爲歌詩以頌公之福于永受焉

譚行遠詩序

自予少長見吳譚公行遠爲文學受其耳聞其趣同獨行遠學識超邁去予遠甚此則有不可強同者其爲詩風自振發有清端氣由是貫寸呂江湖間于時方習衆于業雖羅萊爲詩而力有弗逮無見行遠詩輒自愧我劉諸人縣誇行遠詩益自愧心恧、又吾有不平者埋首窗四收斂是而我乃不能是、吾蓋之決畢吾業吾當與行遠並審事先耳及來爲郡篆書獄訟之勞其心斲會趣走之勞其形一日之閒餘力無暇視平生屬業且忘爲塵空無復年昔況欲與其所未嘗學議其所未学有者哉日復一日感慨於識于是與行遠別十有二年矣今年秋行遠來省其兄吳州獲其嘗等其近行近詩若干首數爲條達開切精快悄卿變化探索幽而行遠之于詩益昌矣行遠之詩益昌則予之愧行遠也益甚雖然人自中才以下志氣嘆迴氣爲盛衰予向時力務爲學見人有藝能不肯少自屈讓于行遠詩况有欲並驅争先之意至近年則不復能争矣非獨不能争亦不欲争矣向時見人有藝能人誇藝之煙若不平者至近年無復不平矣此無他志氣與血氣俱衰故耳予方欲與行遠論古聖賢廣大精微之學以盡歲今時之所唯盾蔽而行遠念親並還無由暫駐故不得不爲將遠發之行遠歸出所爲詩以示嘗所往來者而并以予古詩之使知行遠之詩日昌而予之志氣衰竭爲可鄙也

師子林詩序

自天如師坐師子林中地益闢景益奇四方之來僊於說覺海覺者益衆于是內而京師縉賢翰林之欽遠重望外而郡邑詞林賦藏之才復其辭皆記之詩章以鴻其景物之勝至有足未及進其境而心與之

辭者亦思漢泰寓以極其趣矣如是則師子林之得
名當時亦已盛矣予嘗覩其地之廣不過十餘畝非
若名山巨刹之宏基貫址也屋不過一二十楹非若
雄殿傑閣之壯麗泥煌也其徒衆僕從不過十數人
非若高堂邃龕常啟千指也若是而能得名于當時
之士大夫與乃以其人而不以其地歟蓋天如師夙
自學後又從普天目得中峯國師而盡得其旨功深
力到愈久而彌彰是以世之賢士大夫莫不慕其為
人而樂談其道即其地賦其景耳師之上弟祖可庭
將聚之以為卷持以示予予讀之曰昔之佛會禪席
記名群賢集中以傳不朽者多矣若師子林則因無
詩于詩也無待于詩而詩以美之者當世之士大夫
也然之以卷以傳永久者可庭也可庭之意非天如
師之意也然知師之道者當于此卷之外求之

草堂名勝集序

崑山之世族居界溪者曰顧氏顧氏之有才猜者曰
仲瑛仲瑛即所居之偏闢地以為園池園之中為堂
為室為樓為齋為舫斂之而為軒結之而為巢葺之
而為亭植以嘉木善草映之芙蕖菱芡齊而瀠繞
焉而明暢焉而深一日之間不可以徧賞而所謂草
山草堂又其勝處也良辰美景士友群集四方之來
與朝士之能為文辭者凡過蘇必之焉之則歡意濃
浹隨興所至羅尊俎陳硯席列坐而賦分題布韻無
間賓主仙翁釋子亦往往而在歌行比興長短雜體
靡所不有於是裒而第之以為集題之曰草堂名勝
凡當時之名卿賢士所為記序贊頌等篇皆以類附
焉間嘗取而讀之高者以夐上追古人下者亦
不失清雅兼悅遠去流俗浪　詩詩無不可愛嗟夫
盛矣予初時讀晉蘭亭序桃李園序謂皆一時勝集
壹千載而下無復能繼及覲蘭亭作者率寥寥數
詩耳可稱誦而非王右軍一序則此會或泯沒無聞
若桃李園之燕則又不知當時能賦者其人罰金谷
酒數者幾人其泯沒也甚獨賴李仙人一序可見耳
豈若草堂之會有其人、有其詩而詩可誦耶美仲
瑛以長廷詩禮之胄好尚清雅識度宏達所交多一
時名勝故其盛如此吾故謂使是集與蘭亭桃李園
序並傳天壤間則後之覽者當知其不回瀛不我若
也

書傳演繹序

書經孔子之手而定然自漢以下文有古今之殊自

專以求得其是非之雜如是而求夫精義之歸一難矣哉乃筆蔡氏親從朱子指畫作為集傳而諸家之說始有折衷學者始有準則二帝三王之道亦既粹然明矣然其微辭奧義諸家或所未發蔡氏亦止據其所長而求之使當時是有定說則亦必在所不遺矣自集傳既行之後諸儒之講論益精考訂益密皆足以發是書之蘊而闡其微于是天台朱君伯賢復會其所長附以己見沛而為集名曰發揮蓋作以求濟乎蔡氏之傳乃所以補其遺闕而全之也于雲浮而請之閩參教部郎肆然當乎人心然後知二帝三王之書雖非出于一時而會之于道則無不同諸家之說雖非出于一人而揆之于理則必有合其理同則其道同又何疑乎是非之雜哉伯賢用功精深故其采擇詳審至其綱領關說者釋通證皆有補于是書有功於學者是亦不可少也嗚乎安得起蔡氏於九原而與之論伯賢之所學哉

永新州新學記

三代之學與軍旅之事未嘗不相關也是以天子將出征必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必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遂學校乃人才之所自出受成于是所以資其才以成其功及其反也則以成功告焉此天子之學然也而諸侯之學亦莫不皆然魯僖公之修泮宮也詩人作詩以頌之而其言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又曰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一詩之中反覆詠嘆卑皆形容當時軍容武功之盛曾謂軍旅之事無預于學校哉周天子由學司寇揮行揖事與文之書部來人于庠序設咲之道三都之望仲由實任其事晉帥及齊師戰與遂請三刻府將帥卒遵而再有以用矛入其軍夫如是則當時之為師弟子者其能否可見矣曹謂儒者之道果無預于軍旅哉由漢世三代之制既廢而文武之教分武臣目文士為迂闊文士指武人為粗疏可鄙互相詆訾遂不相入而有國家者亦或別立武學而以前代之為名將帥者祀其中是蓋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者也知其二而不知其一者也于數百年之間習俗為常而莫有能推明其故者是可嘆也已永新文學之士由前代及今於江西為盛學校興起自兵興以來則然既而新安舒公領兵府永新是邦隨城池繕器械武備既修乃尚文事遂與州尹田公

謀請學校不可以久弊宜先治其舊者乃首葺興定閣而新之明年有事禮殿復繪像及從祀諸賢嚮兩廡修其戟門建殿廷嚴然有容櫺星門則改刻于軍地之外餘以容湯軒楹炳煥木石之材工役之費悉出于己既成而州守田公舉錄屬余謂為記嗟乎學校之無預乎軍旅也久矣儒者之不事乎軍旅也尚矣蓋自吾夫子之答衛君有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由是而後之昧〻者遂以為軍旅之事實非儒者之所能而儒者亦或賤斯言以掩其所不能此固近世之通患也今俞公之為是役也不以守職為拘不以漫官為嫌舉積年學校之弊而新其規兢〻聖容煥〻遂重潤望真謁進升講延討論乎古今肄習乎禮樂非唯使薦帥諸生得以從容涵泳乎教育之下而介胄之士亦得以瞻雅歆慕于視感之餘時習而日新氣改而月化將見學校之政與軍政為一其時人才之由是而出者文足以經國而理民武足以折衝而禦侮則三代之制可以漸復其煇與頹〻在是然予以年老時亦昔也不幸而見學校之久廢也幸而復見學校之重新喜俞公之志有成而尤重田公之有請也故為記之俞公名茂字子茂其為是役也郡守王安貴助力收而樂下士金汝霖運籌之田公名盛字齊賢到己淺以董董攜樂岳爵之望俱懸禮容肅技化教之要以滿祀事同知王公達則首劉庸漢官調塗武贊襄之是皆宜書是為記

吉安路詩人堂記

詩人之有堂舊矣自趙宋吉為吉州司戶參軍及其既沒而後人遂以司戶廳為詩人堂此堂之所由始也郡志司戶廳在州治西南實今安訪分司之丘其後又寓祠詩人于西東山寺因循且百年淳祐中州學正危志由諸府公得龍興之地廣袤十餘丈而宇焉為堂三間又克廣之如其數而詩人始有專祠之地世遠事違屋既不存而地亦湮沒西東寺僅仍以其西廊一間為祠祀會拜之所循陋淺陋以迄于今至正四年今太守燕山高侯為政且一期矣滯無不疏廢無不舉于是郡士劉謙謝縉翁合辭以詩人堂為請侯遂至寺謁焉式瞻嘆曰其端之不可加于名教尚矣今乃使唐宋詩人暨代忠節名緒之士依于僧舍安于不正之則予之責也遂謀于眾得隙宇於郡庠西偏得先賢讀書堂不數十步邊與郡之長

衆同規評建議以湯同官滿滿中純沙五百緡衆為
士族助費有差凡堆理塋以安之歸骨于是續其舊
而增其新大其規而遂其圖越明年二月戊寅溪學
鄰士行禮于堂衣服有盡臺直皆從長有序凡建
有容然則堂之所以盛于今日也夫以司户公之高
才下視一世而其涂甫遂以忠清致列雖為文章為
百代宗主國朝得諡文貞孰不知其當祀無疑也然
知其當祀而祀之非其所者不智也知祀之非所而
不能正之者無勇也今侯之來也智足以辨之勇足
以行之使是邦之士得拜詩人于斯行鄉飲之禮于
斯依聖人之宮牆因所時之禮樂不其盛歟雖然斯
堂之建所以祀詩人也而歷代之忠節在焉是邦之
士登斯堂也則思所以慕其人慕其人則思所以景
其行此又侯建堂之美意蓋相與茂成之者其助費
之數則具以姓名載之碑陰云

慥齋記

古之君子学于家而仕于朝其所以能策奇勳于當
時垂鴻名于後世者未嘗不以忠清荒尊為戒未嘗
不以驕洪盈滿為戒未嘗不憂勤惕勵而日勉焉以
求底于有成也唐虞三代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後世
之君子凡有志于當世者亦莫不然諸葛孔明以身
任天下之重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人雖有言而孔明
不恤也卒能以一隅之蜀與天下爭雄爭衡拓境闢
遠紹漢統陶士衡之為荆州也日運百甓以習勞
而其言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從
卒能匡輔晉室為時元勳故當時識者以為士衡忠
順勤勞以孔明蓋士衡之心即孔明之心而孔明之
心即唐虞三代諸君子之心也古之君子不可以復
見矣孰謂今之人不如古之人哉新安俞君子建世
業詩禮建世更安當身起戎馬間奮以戰功上纂唐
擢用顯揚于時既嘖嘖有聲譽矣而處心深照恬若
有未足者故特扁其燕閒休息之處曰慥齋夫慥者
勉而不息之義天下之事勤則成怠則廢謙則益滿
則損此理之常無足怪者俞君之來未幾已濬城池
繕器械巨細畢舉而不以一毫病于民鼓勵士卒不
得有所侵暴而民之復業者咸得以食其力此古之
所稱良將帥者而君能為之至其留心學校激其弊
而新之圖每月朔望必躬致其謁與諸生講論文藝
退而休焉則覽經史子籍以為政治之本此又近世
之為將帥者所罕能也君既以慥名齋復命工徵古

人敢落漠滿爲二國道諸左右以朝夕說有此其心
其能以悉情虛亭爲我者也能以驕沈益滿爲虞者
也是又能以是勤湯勵爲心而自勉焉以求庶于有
成者也推此心也則士衡可為也孔明亦可為也又
加進焉則雖唐虞三代諸君子之事業亦何往而不
可為哉予喪於蔬園已經辱君恭穎之學而不敢過
為號詳以誦君之忠功名者皆君所宜慕有于獨
喜君之以悉名齊勉而不忘果有合于古君子之用
心者故為記之

閭山樵隱記

浸原治之東有閭山其山自五龍來蜿蜒逶蛇
百折而復至其原之來也遠其氣之積也厚而其穀
善將有所待者于是汪君士章始屋之以為隱居事
世之所士章故蕃源大姓父祖以上再世為承平時顯
宦至士章幼失所怙甲年甫三十輒自守以撫其孤
獨養訓嚴而極艱苦士章既長且壯乃慨然念曰吾
聞君子之道莫大于事親事親之道莫大于祿養以
祿為養者人子事親之常也吾不幸不得養吾父而
吾母獨存吾之年有世祿可階吾曷敢不勉由是以
祖蔭得佐浙東帥府幕事未幾而世變歘興所在

蟊賊蠭起為亂鄉人士咸弗寧于兵居士章浸有
然嘆曰此非君子可仕之時也吾不得遂吾祿養之
志矣乃退而築室于是山奉其母以居且題之曰閭
山樵隱而屬予定以記于閭汪氏有別墅在閭山下
回曉蹊由燒徑行十餘里攀崖磴而上勢極幽阻至
其巔則夷曠軒豁瞭然若目前一覽衆者於講以完
既集以安名之具果泰芳而其是上跡家安經理之
茹蔬豚之畜典蔬之堂亭水邊有列殿以通奔諸以
趨兄弟怡怡甚顧歡旋亂之何暇風藹如此士章
事親之至樂也吾又聞閭山多危峰峭壁陟其上可
以左瞰錢塘右挹剡嶀而諸暨諸山皆在目睫煙雲
葭轉霜異態日月之出沒乎東西者有視之如在
坐底士章于事親之暇或採于田或漁于汜椽以
入深林窮幽而意其嬋媛然而莫知其所窮則嶽
長嘯清泉而坐白石澹澹于萬物攝髮于崴嵬然此
則士章隱居之樂而事親之餘事也隱居之樂非一
端而獨以樵為名者寓意焉然而非樵之所能盡也
蓋嘗觀古人之事其親心雖無窮而時則有異故當
其時之可為則推其道以揚于王庭施于當時以顯
其親若其時之不可為也則退焉而深藏歛欲求

亦足以遂其志時有不同則事親之道宜出於今
士韋遭時艱澀雖不獲祿養以為親榮而能澤高
明顯敬之地以足甘旨以盡其歡非徊山阿以樂其
道是非獨于古人事親之際為無忝而進退出處之
域斯養行藏之義蓋亦深得夫古人之用心矣予嘗
簡目發凍疏知士韋矣世為雄又頗知其山水之勝
故樂為記之

一艇亭記

孫君孝証徵之婺源人也以良家子從軍戍永新茲
掌軍務至四說民讓壘以居屋之後有隙地竹樹叢
蔚寅主剃莽中隙地之下而洼者為池池之方可丈
許岸址頗缺洼甚汙穢也甚孝証日徘徊其上遂命
僮僕具竹木畚鍤斯剔而闢治之不數日而闢之
蕪土于剃莽者從汰而旁矣向之湮塞而汙穢者渙
然而清矣于是乃築亭其間而扁之以一艇蓋以地
之方通與宋夫子天光雲影之詩合故取而名之也
予時與汪君士韋洪客孝証所欲食逢處必偕士韋
于孝証為鄉黨姻戚交好合如一人凡亭之規制構
畫多出士韋而予獨遭然坐視其成詩不如愧孝証
顧予而咲曰吾亭之成士韋之力也子獨不能贊一

辭哉吾欲求今之大方者旨。士吾亭而吾之亭小
不足以辱大手盍為我記之予曰亭下在大頭取義
可如朝夕先夫子以道德文章為世師表天光雲影之
詩自發亂之實以至至論自寓入學之論而解有微
深際究之旨今孝証溪居以事得至下為世俗之樸
而獨用意于是吾堅孝証之登斯亭也清新池也天
光涵虛雲影浸碧汙穢蕩滌之妙渙然自得于心耶
之表裏如瑩有境界而妍醜自形瑩達情忘而萬理
森著大如是則雖以一艇之也而天地萬物之情皆
可見矣夫豈可以小視斯亭哉其為亭也小其取義
也大此吾記之所以作也吾于孝証雖不若士韋之
親且契也然吾嘗稱祿婺源知乃祖竹溪翁之為人
信學典重以詩書禮義之澤遺其子孫去今凡二十
五六年矣而猶能記其雅量有守之概則今日之澤
與孝証進亦以非其故也斯亭斯記非予其孰宜為
之于是孝証乃拱手而言曰若子之言是又大有在
于吾亭矣請遂書之以刻諸亭上

天遊齋記

禮使司吾善符桑園于州之外青山遠揚綠水積
遶溝塍畦徑交錯高下而烟霞卓樹之香籠翁備可

以絕遠思而奇涼然也于是遂廸其國之中以為齋
齋之外溪植花木百卉清芬美蔭無不可愛暇日携
二三友從容登中衆翱翔衣拖巾為弁世俗翩然若
蓬瀛之去泠洒然如執熱而濯清風也予聞而進焉
與君燕坐竟日超然懸解乃請以天游名其齋君曰
予名我齋則當盡更為我陳之予聞天之于人其不
相合也久矣其既奇而與之遊乎盈天之生人一體
而分喘息呼吸與天為一而況靈臺之府神明之舍
乎人唯其欲以害之憂患以迫之寵辱得喪喜怒哀
樂之情戕賊而桎梏之拶拶焉捷捷焉日與事物爭
鬪于前而胸中之天已索然無餘地矣夫苟欲進乎
是則必啓其奇去其迫除其戕賊桎梏而後得焉其
要在乎審夫輕重而已古之至人有不以天下累其
心者有不以一國累其身者其自視者重也自視者
重則雖天下國家不得以易吾之生也而況于瑣瑣
者乎嗟人之生也有涯而事變之來也無盡予願與
君去町畦削崖岸屏其為人者而求其為天者從容
乎冶炎之場宜遠乎煩冤之野心乎其無心為乎其
無為行乎自然無所于逆如是者其于天遊不其庶
幾乎予既為君名是齋又從而申之以詞曰懐增之
室宇宙入焉方寸之地神明集焉洗滌之則四海畢
焉逍焉息焉吾與子同適焉君欣然喜曰子之言盡
矣當撰吾共之遂為記

澤存祠記

徽之屬州曰婺源婺源多故家世族而汪氏其一也
汪氏之上世祖武經大夫僉湛當宋紹興初從侍郎
沈昭遠使金時洪忠宣公為金人所留音問遂絕大
夫以計得通與公語且得其機之書割股肉納之其
中歸以遺公之子比公南還命諸子執子弟禮環拜
大夫大夫由是顯聞于時其後從武德王立滿江淮
辟大夫幹辦公事從擊饒州洞丁積山寨富勞異駐
劉為第六副將以壽終于家其居宅則公之子達倅
徽時所為築也凡大夫所受宣勅誥詰并歷仕批書
三洪往復書帖至于今具存其七世孫周得墳祠于
大夫之墓以庋祭器且以藏大夫之手澤故名之以
澤存而請記于予予惟禮經人子之所以致其親
之手澤者若書策杯圈之類是也大夫之手澤豈詩
書策杯圈之類哉是宜汪氏之孫子世守之而不敢
墜也大夫為國盡瘁不避危險以忠義奮身以功名
蓋世後之士君子凡聞其風而得其手澤者孰不願

一快讀以想見其為人而况于大夫之孫子哉是又宜汪氏之孫子世守之而不敢墜也然自宋南渡與于今數百年中間兵戈變故兵燹壹經之家鮮克自守至有不能保其身者而况于先世之手澤哉一世二世之手澤且不能保而况于六世七世哉世代有遠近而大夫之手澤其先人事有淺深而大夫之手澤無恙謂非汪氏有賢子孫不可也或有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者則有憾之曰五世而斬者君子之遺風餘澤也遺風餘澤至五世則泯矣若其手澤之存則雖數十世可保也顧其子孫賢不肖何如爾周有學養者不屑用于時而獨奉、于大夫之手澤若此可謂無忝爾祖者不肖能如是乎後之來者盍加謹焉庶于其不替也

江氏梅溪記

永新城西行百餘里曰梅溪江氏世居焉江氏之先自金陵來家焉以學業其先祖瑞篤志為學肆業里齋舍中齋舍近泉池夜常有光出池中燿、然一里許人以為龍光焉相指以為異徵未幾果登第得官轉教諭附委書判連州軍事其官誥則繪在中書時所署也子孫藏之至今其曾祖瑞登第初仕賴州司理後知賀州宋祚既遷兩戎況更則未靖時難迷命蘇萬戶來事征討屬江氏之先祖齡安輝撫諭令皆得以復其業而老其家鄉人至今稱之曰予來永新州江氏故為衣冠世族而梅溪山水竊奇秀江氏族聯婚戚處其間溯相望為天之戶相關請詩請書旦夕相往來皇賜賦詠大有佳趣相致一達其地以訪其遺蹤而尤究復述志之故年少得與其諸孫新喬為文又得聞其世系之詳乃知江氏之所以為衣冠世族者其所由來也遠矣或者謂當舍判未第時之所龍光之瑞則舍判之擢科登仕以有非人力所能為者夫禎祥之應固天地間自然之理然予觀舍判之未第時家固以學業登判思不暇顧唯篤志為學肆業以期于有成使當時雖無龍光其擢科登仕固可必也使其不篤志不為學不肆業而日紀焉以自畫則當時雖有龍光吾知其不能第且仕也為江氏之子孫者當篤其志為其學肆其業以承無忝爾祖則也時又章光誠其照千里奚必問龍光之有無哉

秋溪記

歲在望光亦奮西戊番下於天氣登者為泉鄭邑頃

家登所居濂明沙浦洪几乎州坐而進覽為已而清飽浴朱林衣裳動山色波迴遠混大碧悠然有極目千里之意吾于是浪收而趣奇闊而三顧謂客曰快哉秋之為興也吾乃今知游以名吾樓矣昔吾固于炎蒸已于歌蒸氣舊汗而下蘇中沆背而雇其如夢如醉不知所當經何高堂是乎則梓淋漓無所避故今吾之登斯樓也由之為文矣昔今請然而清矣向之為歌蒸者今直然而平矣向之舊汗沆背如夢如醉者今且為悠然悠美然而理矣吾自今將益交娛以為長路萬角以為佩食秋菊之落英

刺客之流然觀、予衆吾與而進於吾與而止少焉之興居舉役之與譚笑吾斯樓之極致也諸君謂無可吾意耶客皆作而言者曰吾言固誠善然常觀之人情無常往變所適四時之氣浮漫而悵惆者唯秋為然是以人之過之難有不發而為嘆息悲恨者雖古之至人讀古懷感之志抱賦詠之才亦止于嘆草木之零落感時運之變遷嗟乎哉之不長悲矣人之逸暮而吾之于斯樓也乃能長想遠慕不以常情之感〻者為己憂而以達物之革〻者為己樂可謂達道忘俗者矣予直與坐州閱君言善聞客言又善乃請合而書之以為秋興樓記維我吾視斯樓之勝在當前諸山〻之狀如弄如雌高出雄偉其技奔而下者為岡為陵為平疇曠野為幽人處士寶墓巷予之宅其氣之淳蓄而積舒者則為嵐為霧為雲雨以膏澤萬類〻晴暮靜十歷鳥狀而其勢皆承集斯樓或者又云此山所立向方當庚辛之位其於時也為秋昔人所謂西山刺衣致有爽氣者必不出于此〻亦斯樓之一興也故併記之

松蘿書隱記

休峯多佳山水其縣治西百里有村曰溪西翁君公澤世居焉而中更故與業廢遂擇地里之山中無家十里餘沿溪而入休理中華嶺西行出清潔茂勢絕高古之地源者沿谿而上迆松蘿循澗溪左徑入幽谷林壑秀美有泉其巔甚奇足下注為溪澗皆洞幽之有龍潭其下酒泉古厓其平泉數十出山水尤奇峭書時花以九家居之地名松蘿谷于是遂築室其下環居其間茲公列築一室以為藏書具棋與朋之所且以松蘿回隱題之蓋以屏有山田松蘿是谷也亦曰松蘿故以是名之非沈淵冰羊之松蘿公澤之書隱也今之松蘿則與名姓寄而隱則斯也

公溥當時未嘗隱于是也未嘗隱于是而謂之舊隱者以其隱雖新而名則舊也因其舊而為之名者所以示不忘也公溥有才學不屑用于世甘遯早晉六十餘童顏鶴髮於袁也公溥淑澹有至性性焉替男女事耕織以養其親室外鑿池構亭種以花木置至則征登臨詩歌詠以暢其情嘯吟世變時移陵谷異變而公溥于斯時也乃能于跡池而居之有山水之娛有花木之美有養親之樂有賓友親戚之往來燕然為無異于太平之時公溥之隱此以何害哉予嘗聞古桃源故事想其人于桃花流水間謂為蓬萊神仙同一歸趣然猶以為此特避世隱居者之為非太平盛事不足深羨及乱離十五六年之間東西奔竄迄未有寧日然後知昔之居桃源者其神仙流來可以為荒唐而莫之信也噫桃源不可得而見矣世得復有如桃源谷者以遂吾志哉既為興懷書以為記

霅隱記

金華劉人君彥芳謝官太和郎其居之舍築室于霅以為退食閒燕之所堂而舒之而有容因其地之四圍悉以堊漆之時然與有異色入其室者如入乎舟中而出于冰壺之下見瑩潤軒光奪人目于是遂以霅隱題其顏而日休息于是焉其友人江右章為予言且屬為記予謂夫天地之氣變化成質于消史之積而識昕光潔可愛可玩者唯雪為然是以君子樂之然雪之貴于物也不擇高下山崖巖壑樹竹松檜軒庭户牖隨其所止而不可違焉此士君子隱居求志雖于不可施者之所樂也若其著於身達之上也則可轉注乎東西運乎南北廻旋上下遠近遲疾隨意所指無適而不自得焉此則士君子之見用于時宜施四方者之所樂也今彥芳挹餘方之才質秉群之氣而又適當夫書貴風雲之會萬家之邑數百里之郡且將一歲而九遷焉江淮吳楚河嶽非彥芳宜得之地也哉夫如是則于雪之義固自深有契焉昔吳興吾劉君子之為仕也居一邑則愛一邑之民守一郡則愛一郡之家彥芳之居是室也吾想其淵然長決沈練排細膩晚瑩白雪然其心思吾四境之內豈無有一夫之不得其衣食者而無吾者乎由是而惻隱之心油然以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斯誠之廣所被也必多矣若唯不然而徒假景以為嬉遊之具如游山之屐僊刻溪之月乘興而往乘興而來是則彥芳自適之樂而非當世之賦之所

望丁兮兮也乚以悟悔之頌不逢一士逢一訪留遅
之下ミ兮兮合天悟而悟悟以蓋上音思以定人之基
書兮學之ミ為也

宜陽李先生文集卷之六

記

澗泉記

余嘗愛太白仙人之詞曰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泉鳴深于無竭至此未嘗不延頸跂踵縱聆嘆而起遐思之想其以天潰之英負豁之奇負遠群之才挾超世之氣翺翺乎若將擺脫于八極凌厲乎九霄駕麒麟而騎鳳凰吸朝霞而飡沆瀣當是時也且將與羨門浮丘之徒頡頏上下以入于無窮之門而游乎廣漠之野夫豈塵世之士所可爭覩哉至其尋幽歷壑引歸丹崖拂白石而彈素琴發無弦之澹漠諧長松之肅然當是時也宜其與人世不甚相遠也夫何世代縱邈山川敻絶去之五六百年而遺音曾然此余之長想遠懷而不能自已也及近世泉來川乃聞宜陽集好學植文篤志高雅而性尤嗜琴且以澗泉自號予于是訟其詳哀而從之至則相與更挹滿泮綠澗而嘯坐琴而彈天風吹來於不鋮爽予乃諦而聽之深深淨淨金石皆鳴瀏兮其音清落兮其無窮湯兮其無垠蓋泉聲與琴聲相和諧其音韻諧暢一至于此予于是作而言曰太白遠矣不可得而見矣

今乃獨得閔君之筆以劃吾之懷以開吾之胸以振蕩洗滌吾之昏蒙豈非幸歟豈非幸歟子其持與君盡取太白諸詩而誦之以想見其為人雄姿浮滿之中浮遊塵埃之外觀鴻蒙等漠津以闚天風雲之變態蛟螭之隱藏而君方以才器為世用故且為君記之他日或欲聞君之樂卯君之門而請焉幸毋謂子方有功名事子姑去

海田耕釣所記

禾川深方李氏族與吾寓陽族同宗其先多大家多老成人多才俊英達之士至海元尤奇遠磊砢自放不肯少下人濟世宰家經喪亂獨守其先人之志廬穀間埜而理之以為畊釣之所蓋將終身樂之而無也怨焉予聞之曰夫自世道淪喪陵谷易處士皆予亦危栗窮蹙奔身千里之外每一念其室廬則荒烟野草凄然在目至有終其身而不得返焉者今海元乃能安其田里而守其先疇耕于是而釣于是夫豈非士君子之大幸哉予家寓陽幼侍先大父中洲翁每言吾族与深方通譜自上世已然當時吊慶喜戚時相往來不絕繼亂十五六年此禮遂廢而予又以違越時遷于禾川之界中故頗得与海元時一時過以敘寓疇昔之懷獨恨海元不出里閭以有耕釣之樂而予也猶未免于違越轉徙淵所底居此其所以不能不致不平之意于海元也雖然天地之運平則陂往則復使予一日得歸于吾之寓陽山川清夷道路無虞則歲時往來吊慶慶吉當復有如吾大父中洲翁時余雖老病不法杖屨托將命兒輩決有與從意望雉坊海元于其丘其水之湖以觀其耕釣之樂則志願畢矣未知海元以為果能照然果不能然歟然不然未可知而予之志願吾此姑書以為記

仰齋記

予每讀詩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未嘗不慨然興懷遐想遠慕以為古之聖人不可得而見矣安得復喜如古之君子者以達予想慕之心哉思昔顏子以聞春之資受業孔氏之門自己日進乎道矣一旦喟然之嘆深有契焉由其仰鑽之勤故其所見至此有非同門諸弟子所可及也至唐昌黎韓子倡道之微思遂決絕並起而振之一時學者傾心仰慕猶泰山北斗龍焉納焉故其道大行于當時可傳于後世蓋顏子之于仲尼以賢而希聖者也學者之于韓子則以士而希賢者也賢希聖士希賢雖有淺深高下之殊

而向仰傾慕之心則一而已矣廬陵曠易雖筆忘漏
而行循樂取人以為善而性復狷介罕所推許乃獨
取其家藏故宋丞相文信公手書集杜句一帙且屬
而見之藉而弥之又為之瀝閣以藏之蓋將因其文
以想其人因其人以慕其行非徒取其翰墨之精妙
而已故名其齋曰卿齋而屬予文以記嘗求於既述
信公以執節不屈下燕獄于獄中日記懷杜句集五
言為百首々々凡四句題書而跋其後盜遣遺其家人
其後公之女孫得之冀登其中來婦于曠則雖筆之
母氏也又其後遭亂遷徙家書嘗財貨悉不顧獨取
是帙懷之以行由是遂得為曠氏家寶則閱陰陽國
遭百端而是帙獨存吁亦難矣宜當因是而思之哉
有天下三百年以科目取士與國祚相終始有吉國
家得人未有若宋之盛者逮其末年天命雖去衆心
未忘守節伏義之士亦比々有之而謝陸明快諸賢
與日月爭光則又未有若信公者故其片文數字欽
落人間雖賤隸之人樵豎之童無不加重而況于士
君子乎況于其姻戚甥壻之親者乎是宜雖筆之寶
而寶之仰而慕之者也由是而觀則雖筆之于信公
雖未敢皆覺題乎仰讚嘆思之妙而于學者之慕精

知仲瑛父矣然而又知仲瑛之所以名其菴者其於廬
周甚深遠矣記曰玉不琢不成器璞固玉之未琢磨
琢者也仲瑛之材之器固已見試用於今之世矣而
其璞之可言者然今觀仲瑛雖與世周旋而恒有愛
樸甚識之心雖隨俗俯仰而恒有全身遠害之意
其所以有取於璞者固亦有以不欲落々如玉之意
焉然則渾于其無瑕粹于其有容純々全々而無所
虧其工此仲瑛之所以為璞也然雖然璞固玉也玉
固所以成器也時乎為璞則卷之藏之也固宜時乎
成器則進而見用於世也亦宜由是觀之則仲瑛若
璞安知他日之不為瑚璉圭璋哉吾知仲瑛之出處
進退有類乎士君子之道故為記之

趾蓑堂記

賈君桀南木川良輅之名氏也予子為斯文老友嘗
語予曰賈之先有曾播來宜世十有七以至于僕々
之祖子誠翁值前甲午兵燹構居里之海塗祖姓三
十年先君子見山翁復堂于里之山口以居々凡十
二年而後又十有七年而四方兵起是為壬辰之變
僕挈々攜妻孥東西走不遑寧處每念桑梓場吾在
故海塗與居先毀山西屋雖傾仆僅存而當兵戈路

擇之道乃即塘邊舊址披榛伐莽竭力結構屏隱儒冠獅蕺風雨猜惟十年之間顛頓困踣以自脫于兵燹劍戟之場以有今日敬祖父之澤不及此故名其堂曰餘慶所以示不忘也又念漢祖翁忠孝友愛視娃猶子視鄉猶家宗族閭里咸稱頌之先君子無善不舉堂建叢屋道路以爲參其事先之地視剗藏惡備其方寸所存所以旌蔭其子若孫者宜遠且大此又漢之所以不忘也予聞其言而嘉之曰善哉君之名堂也吾聞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然使二世三世而後有君子者繼之則雖百世可不斬也今君之積父其積善之應既足以及其後矣然吾嘗觀君之書氣嘉落而心事和平不苟就不妄求不以勢利怵其心而惟義之從宜建退道德以無墜先世是則斯堂也非惟足以示不忘先世之意而所以裕後昆者又將自此而申之矣質之福其庸有既乎予既以是復君請遂記之以告夫君之子若孫者

籌勝亭記

新安俞公守禦永新之三年軍政既修百廢具舉邊境寧肅威惠大行迺改作新署于城之西倫俊規畫閎簡而宏整既嚴敞而高明矣然而公退之暇將校咸集幕府之士陳謀而獻計與夫四方賓客之來見者未有其地復構亭於署居之後窓戶四達不露不傲扁曰籌勝公居之而安迺遣將校暨幕府之士而告之曰天下之事物則成廢則壞此理之常然者也始吾之初至也此爲荒烟野草之地人之過者未有一舉目顧視之吾既復蕪草菜除瓦礫啟戢之擴一旦而翼然若天作而地成之此其故何也向非吾勤于其事朝夕不懈則昔猶荒烟野草將益蕪翳而不可爲矣況吾與諸君之來鎮此土也四境未寧邊人之盜逐于此土者未盡服于是浚城隍厲甲兵備器械兵勢既振境內之寇咒日益殄喜始得與諸君謀爲一日之安此署居之所可不作而斯亭之所可以不擇也諸君其爲我圖文以記之使後之人安署居而登夫是亭者知吾之所以爲此蓋勤以成之于以博謀而定計洞察而益閱而不徒爲燕安逸息之地故以籌勝名之誠哉有如我者則吾適見矣于是有漫于公者曰古人有言折衝尊俎之間者矣又有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者矣寧德裕之鎮西川也承郭釗殘弊之後下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于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夷民無所

問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逾月皆若身嘗涉歷而全蜀以安此雖古今異宜而公之所以為此又何讓古人哉已服其之以智持之以物則又昔人之所未嘗有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人臣事君之法而公能之則新學之猶決勝于此可也講肄陳于此可也延賓客課事理開口而談笑于此亦可也而何適之有焉于是公欣然而起舉酒相屬曰吾子之言誠可以見吾之意矣乃相率來請遂為書之

韶州新學記

事有以錢而貫息者習者學之愚者昧焉自昔隆平盛時四海一家家給而人足逸居無教則執風化之握柄者有憂之是以上之人汲汲焉思有以道其民下之人汲汲焉求所以承其上由是學校立而禮樂興政教行而風俗美此雖盛時盛事然亦猶知治體者皆知之不待習者而後能也逮夫世變而氣遷山長而川蓄民焉之未靖禮讓之未孚征斂興發而費出無經有官守者日促勞勞焉疲精神于甲兵錢穀簿書之務以求免其過而忙且不給又奚暇計學校之興皆哉當是時也有能起其仆而興之激其怠而新之致常情之所緩者而急之非智者能如是乎韶當豫章上流僻地接嶺海閩粵出入谿峒風氣猜獷其人多勁捷尚義有教則易以為治不然則否孔子廟學在郡治南十餘年間郡凡兩受兵浮圖老子之居悉燬滅荒殘唯新學僅存然摧圮剝爛亦已甚矣歲在丙午今中書郎中張君來簽贊軍衛事既祗謁即喟然有志興復越明年夏四月乃集郡府僚屬與學官之職事賓友而告之曰自予來是邦未嘗一日忘學校也然學校之責專之有司非予之所敢後也學校之廢入之有司非予之所敢預也有司得為而不暇為予又敢以非分而不為哉乃計吾緣俸之贏可以集且吾不敢以不勉至得工集材首大成殿次兩廡次重屋講肄生徒有舍至更有庖池以橋道宮以墉塗飾丹漆瓦石級陛悉修繪聖賢肖像顏是繪諸從以法放視焉煥焉獻者欣然以告成孔子于是郡之搢紳與學官之執事賓友合詞以來請記以記予既憲然設固莫宜於時則少之不暇深論設執筆輒思為他人作記文我為他人記一事一物且不敢況敢記學校我詳之益堅而請之益力至日促不已乃操筆而言曰吾夫子之道如日之行天雖時

有案牘而其明未嘗息也如水之在地雖時有障塞而其行未嘗止也尊卑之分貴賤之等禮樂文章之制度軌則雖時有顯晦廢墜而其理則未嘗泯也舉而行之作而新之在學校興替何如耳今君之為是役也不勞力于民不費財于官以己之餘而濟有司之所不能其用意亦甚深切矣前由是而得登成以為之師得俊秀以為之徒日漸而月磨之磋文蔚于寔成之餘宣教譯于講讀之後則君之有功于斯文豈少哉吾聞三代之政必先務養民而後可以教民觀孔子之答冉有與孟子之所以告齊梁之君皆固自有次第也蓋衣食不給則救死不贍雖有教將安施哉故能興學校于斯文廢墜之時者智者之事也專授欲於斯民彫瘵之日者仁者之事也教民之政君既舉而行之矣養民之務尤當深加之意焉教養益備則仁智交盡必可以不愧于聖賢之意矣此又吾之不可以不書者也

汪氏永思堂記

永思堂者發源田嶺汪氏祀先之堂也其地為剡建昔出士章母俞夫人之室既成化甫嘗供粢之山澤田地其歲租悉入為先世忌日奉于首孫行祭禮于中復入田二百畝以其利每當歲清明節大會族人致祭々訖今建拜神措堂之左地遠者以二百畝之利給其費通計有餘則延師以訓族子弟使皆知學選擇秀者司簿書稽較出入無妄用為周族人割己田附堂中至忌日以祀其私親者定號堂建于里之古溪士章祖塋在焉夫人漢大聲而不能文故名其堂田永思又恐後之人不振皆如己意久而不能守也則思刻文以招之以命士章士章屬命惟謹來求言予嘗至發源如汪氏為大族自士章父祖以上世積忠孝以功名起家為當世顯人今士章操履身謹畏一邑富貴之習詗々吾嘗者為賢子弟而母夫人之所以奉先忠孝者又如此其可以無諱今夫中人之家有千金之產皆莫不思為經久計稱無窮之計而鄉里之人見其親戚之子孫學而不教亦莫不為樹感而動心而況世家大族若汪氏者乎然而世降以來風俗日益頹靡雖王公之貴陶朱猗頓之富固有溺其祖而不祀雖祀乎吾孫亦放而不教者而況于汪氏乎而士章之母夫人高見遠計獨出人意之表不為目前苟數之謀而深有慮夫先世之廢祀族人之失教于是作堂以祀先作塾以訓族使後之

人世守之夫人之為汪氏計甚悉〻如此則夫汪氏
之子孫與夫同族之人其可不謹守其法以有恭于
其祖父者哉又豈可不增修其規制以傳于無窮而
有負于夫人之志哉登斯堂也固將惕焉而思懷焉
而惧汪氏祖考遺基廢圮之責與夫子弟之教訓既
往從夫人則夫人之所以惧夫不能久守者俾後之
人因當相與勉焉以求無負之者也苟如是則斯堂
之建為汪氏無窮之計也必矣不然夫人作之於前
而其子孫與族之人不能成之于後汪氏之祖考亦
何望于後之人哉此事之必不然者也初汪氏世敘
譜牒成于族人松壽刻梓以傳久矣夫人又慨其本
支之未詳命士東增修之由是而回宿之族事畢拾
得遠近疎戚莫不該盡則其賢益可見矣有夫人為
之母而又有士東以為之子竟成其志汪氏之興當
未艾也予既嘉夫人之深〻于記先患族而復能增
脩汪氏之譜是皆可書也故為書之且以告夫汪氏
之子孫與同族之人使世守之而不廢焉

竹隱記

天之生物也其類異人之於物也其所好異〻者其
類同者其氣味清濁也人與物並生天地間貴賤大
小高下有萬不齊而氣味所合清濁所宜則亦有同
然者故夫豪富貴声色勢利者必能兼蓄施之是好
而恬靜高尚隱逸者必以與素貞潔者為尚焉此其
故益可知也樹思賢隱人也所周多竹而思賢所居
竹尤多繞屋左右前後森立數萬竿思賢日徜徉覺
猶賦詩歎詠於其下而構軒其間題之曰竹隱吾將
於乎樂之而不厭去者吾之於竹莫所謂氣味情性
之同者歟吾聞君以才美嘗見用于時始由薦辟授
推官江西事理明與政從〻為上官所知蔚有声慕
及來淮水新攝贖永新政聲賦重君既屢星明無遷
動兩州之庶務惠以爭悃之不諱是以政雖繁而理
賦雖重而吏服而民懷雖古君子亦往〻稱頌之
夫如是則君之令聲將日延君之事業將日著上之
人將日進君之才而用之驅騖于台省之場奔走于
風雲之會大豈暇於故園之竹而與之為娛哉蓋君
子之於物也特取其氣味清濁之同而非有〻焉于
一出一處之際以求其心同也今君雖有事功名而
其志常在于竹園未嘗一日忘況夫吾之所以能明
于發事者以其才洞澈無所私累宜不猶竹之虛其
中乎君之所以能剛以決事者以其見義必為無所

阿附菫不猶竹之直其外乎至其屢介之節久而益堅則又與竹之貫四時歷霜雪而不變者同一揆也然則君之于竹也其氣味清性既同則一出一處之際固無齎焉焉以較其心同也他時高車駟馬以歸田隱問此君無恙試以予言語之此君亦必以予言為然

承慶樓記

強圉協洽之歲十月辛未吉淞江王氏伯衡作樓于居室之東而予適來伯衡遂請予名其樓予之來也泛輕舟浮江而下清流渾涵汪洋演迤而群山[illegible]羅萬疊淵映帶洲渚舍舟而陟其上則雲林運[illegible]樹藂蔚迥然若造于閬風之圃每覺情景殊迥閒而溪杳窈以出乎其後則溪流瑩清沙石可數魚鳥游忽自來親人而隔溪之山參差嵯峨千態萬狀恍然又如行乎山陰道中應接不暇蓋淞江擅山水之勝而斯樓又盡得淞江之勝焉若是可以名子之樓乎曰未也然則子之作斯樓也豈將玩心于高明放懷乎此矣則凡烟雲之變態風月之清美與夫琴書之娛尊俎之樂皆子之所適也若是而可以名子之樓乎則又曰未也然則吾聞王氏之先多隱德君子于之先大父龍川翁材識美茂而志厚過人既嘗建樓於斯而數于與燮于之先大夫菊潭翁舉觴焉遊賞有志興復而遠次未遑今子之作斯樓也豈非欲以繼前人之志而無墜其先業也哉若此則可以名茲之樓乎伯衡起立拱手曰此則遙遙之素志已願有以終惠之于是遂請以承慶為名而復語之曰世遠湮更陵谷易處故家巨室蕩覆顛散雖有賢後其先業者豈其志之不及哉亦其材力不逮而致然耳今子之作斯樓也氣志先定而材力兼美隨致隨意若矧一川翁為之伯父以相其成則子之所以能成[illegible]樓也豈非累世餘慶之所致歟引而伸之觸類而廣之培其本而濬其深則淞江之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深矣王氏之慶其必復見于斯樓也矣

横塘舊隱記

有居永新之横塘者曰蕭氏蕭氏之子弟有居永新之城北者曰彦吾彦吾之居城北自其祖家遷于斯吾凡三世矣田廬竹樹隱映後先宜若吾漠于横塘者宜彦吾之安于是樂于是也而彦吾之心則未嘗一日忘横塘焉故即其所居之室而以横塘旧隱扁之夫安土重遷固人之常情而獻常吾斯亦君子所

不免孟堂觀夫世之商賈貨利者遠去鄉邑行數千
郡縣而得善地焉以為可以遂其畋牧之私可以濟
其昭從之計于是遂舍其舊而圖其新者此商賈之
常情也而世之宦游四方者亦或有之或愛其山川
之美或樂其風俗之厚于是遂徘徊留戀而不能去
焉彼其生于鄉長于鄉致食衣服之資父兄親戚之
樂舉不出于其鄉而一旦得志于外視之若遺此豈
獨無無牽之情哉誠以計較利害之心為之以為彼
勝于此故耳今存吾之居城北三世矣生于是長于
是飲食衣服之資父兄親戚之樂無一不具于是無
獨眷眷焉以積壤為念焉蓋商賈仕宦之所以甚於
去其鄉者利害之私也存吾之所以眷眷于積壤者
倫理之公也悠然之思惻然之感雖歷三世而猶不
忘焉存吾之心豈不賢于世俗之人哉予家堂陽之
下遭亂轉徙于今五年故園故鄉荊榛滿目每一興
念輒怛心疾首不能為懷故因存吾之請為文以記
之而并以記予志焉詩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予于
存吾重有感矣

溪南堂記

記曩時買舟逝殘居浴禾川而下過流江望其雲林
幽深帶帶有佳氣意必有隱淪之士居之不然則必
有隱君子焉舟行有程悵尔住去常往來于懷其後
十餘年始與王君如川邂逅禾川城中握手如舊
其後五六年乃得一來流注時如川作堂新成要予
坐堂中且語予曰斯堂也面南而近谿故其名曰谿
南予起從而觀之則是溪之雲難發善隱見遠邇不
齊而其趣皆集于斯堂堂之南為池若湖森森入池
水中池上雜木二株下蔽窗户池之南隆起可十畝
雜植花卉而緣以周垣垣之外主谿皆蒼松勁檜
桂冬青不凋之木望之蓊然如翠濤千頃層疊嶂
不可名狀隱溪諸山遠近蜿蜒而至者如陣雲奔馬
羅列溪上水光林影冉冉在几席間此皆斯堂之景
之勝宜于如川之樂之也然予觀流江之景之勝在
二水交會故其風氣紬閎無所舒泄其水之大者為
川川之流奔瀉深廣可以達帆檣通遠物貿遷有無
以濟世用此士君子有志于當世者之所樂也是以
在昔號川翁者取之以為號而如川亦如之今乃不
以是為足而有取乎谿焉夫溪者幽人處士隱居求
志者之所樂也如川而有取于是豈其今昔有異好
哉予聞如川當升盛時負瑰瑋之材跌蕩無何自顧

天下之事無難為者故其志所趨則如此逮夫世異而時殊等至而應易于是斂其英華削去鋒角簡攝家事托付子姪唯日名詩酒以復先人之舊作斯堂以為燕息之所放情乎泉石適意乎魚鳥以與是溪相周旋于無窮其用意蓋可然哉雖然予又聞如川遭世變時不計貲業竭力從事以保障其鄉人四方避難來者咸委曲隨給使不致失所其多積陰德類如此古之人有積德者必有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如川有材而不獲盡用之加之以積德焉則所以遺其後之人者至矣功名富貴將必有在吾又知斯堂之有榮耀也

如川記

廬陵郡城之西南泝溪而上行八九十里有勝處焉曰流江王君如川世居之羣山旋繞騰踔下赴衍迤而衆流交會以達于禾川之水而合流焉深林喬木蓊蔚茂比廬而族處者閭巷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藹然有恂睦承平之風而不如世事之有離合也蓋自世變滄溟故家大族往往翦蹂毀廢高門甲第邊者湮沒煙滅卑見者嗔涕而今如川所居屹然獨存焜煌亂衆無異時昔使過而見之者皆歎羨敬慕咏歎而不能已焉此其故果何如哉予嘗與如川相遇于禾川之旅邸一見而知其倜儻有高義往者群雄並興諸公爭欲羅致為用而如川自料以為時不可為遂斂謀而退避其鋒鋩以保障其鄉里十數年間藉如川之保障以全其生者甚衆由是觀之則如川之所以能屹然而獨存者蓋可知也予之聞友人劉君子瑶為予言近年禾川州城被圍士君子之散居城外者與鄉民之流寓而轉徙者咸趨流江如川視其高下錯捷而周給之如是者走日而不廢鄉里惡少或乘間掠奪其財物必追究償盡乃止禾川之士大夫君子誦如川之德無異辭禾川流寓之誠感如川之恩無異意由是觀之則如川之所以屹然而獨存者又可知也古之人有言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善與違之報焰焰則善而人恒昧之于是以天為可欺以天為不可信肆其所為無復忌憚而不知天之可信而不可欺也今如川當世道頹靡之時而家世無恙雖兄雖弟惟所以怡階庭蘭玉森列左右詩書禮樂之盛質文尊俎之娛娛于其有文蔚乎其有容而州閭鄉黨之民賴以生相安以樂山中草木與有榮耀此豈人力所可為哉由其樂善不倦

本乎天性見義勇爲不顧流俗惘然方寸直足以貫通乎神明而對越乎天地是以天之報之如此其孝孰謂天之可欺而不可信乎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乎今則既見之矣又曰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王氏之福其庸有既乎已而子塘請予記如川故爲書之以爲爲善者勸

薛氏世濟記

薛氏世濟臣下蔡之首播薛氏子貴之所嘗著先世居義邑至其父貴始樹功國初時爲百夫長鎮和州居下蔡遂自卜還其祖父母葬下蔡之判廟而其先母則合葬義邑從海于河青又從軍雲南從王事未有以其從沛者貴始惻然以判廟未遑迎越朝夕惴惴不常以可以不改義邑之海雲南之役皆夙夜所禱者以可以無所沛遷地于宮墻之旁而營爲大其冢域而序以昭穆始曾祖父母則自判廟而遷者也次葬其祖父母之衣冠而爲昭次葬其父之衣冠而爲穆而以母楊氏張氏附爲貴之子國瑞國用早卒亦附焉凡指卿立封皆如始葬表以石刻銘以周垣攻接堅深規制完整復置守冢其樹而以垣外地爲之嗚呼若貴之用心其可謂深且遠矣天之生物也一一故大觀其愛親之心孰然事有不測而盡吾之心者有不安吾義邑之海雲南之役皆薛氏之不幸者也于不幸之中而有若子貴之用心者爲此又幸之大者既而貴知將不泯其無所沛矣貴之子速道從學江西還予而請記予謂夫天之報于人心如其所施其所施者厚則其報也必遠若貴之用心其受報于天者豈有窮哉予因知薛氏之心有後也予觀志道謹容辭推好學而文然則天之所以報薛氏者其在是歟其在是歟

石屋記

吳爲郡皆水也其西去三十里始有山山之得名者曰靈巖曰天平二山嘉嘉皆石而天平指石也奇石之得名者曰卓筆曰龍門曰獅頭曰飛來其它如熊羆之蹲虎豹之噬巫覡獅象之頓伏怒鬪攫搏而下者千態萬狀不可悉數然皆可玩而遊之不可與久處也唯大小二石屋中虛有容其三面皆壁石相倚若壁而上一石平覆之極大擧手而仰試之無他頗非出斧鑿繩墨之爲者其中坐可五六人可暮可臥可以靜憩可以遠眺豈有深邃之安而無風雨之虞可得而廢也乎時與范君昂甫陳君子中來

君文質同遊石屋中坐而歎焉予亦是舉觴屬君請曰予之愛石屋也甚矣然非予之所得而有也有之者其在君乎且予行四方未見有石之奇如是山者是則予之所甚愛也然而吴越異郡剡溪險思他時雖欲再登茲山豈不可得也可得而處之乎君幸世居茲山之下得以朝夕遊焉以極其趣則石屋之奇非君其誰有哉予觀世之人稱々焉勞其心思於身其居室以娛其身以貽其子孫然或未及再傳而據既壞墮或殘毀已墟莽為丘墟遺以增過者之慨歎孰若茲屋因天而生因地而成無資於形而可以悅其身不速不腐不蠹不傾而可以睹興廢之變滅閱遠古之歲甚者乎於是已可遊者或以予言為然遂請以石屋為君甫號君甫亦欣然領之且請書予言為記君甫長予十年而精力過予遠甚登崇躡峻卒常先予每至石屋則君甫先坐其中此又予之所甚羨者故併記之

巢居閣記

錢塘之勝在西湖西湖之奇在孤山而山之著則四方則繇故宋和靖林處士始處士家是山有閣曰巢居考之郡志可見矣人亡代遠閣宇興廢前提舉余君謙始復其故地而祠事之其後十年郡秉謁祠下取徑出祠後躋山之巔見其基址然而方意其為堂為壇遺者或以語郡曰此巢居之故址也請仰今昔緬焉興懷乃謀有以復其舊越明年而始成既成而落之從而視其下則雲樹四合群拔駢峯而斯閣之巢然出乎其上真有若巢之寄乎木末者乎是始恍然曰吾乃今知處士之所以名斯閣矣然自去既遠時風日漓而古人不復可見處士生乎數千百載之下高蹈之風遐焉寡儔仁義之與居道德之是求遠榮名于朝市寄寂寞于樊丘殆得古人之心者古人之行矣名閣之意或者其在是乎其在是乎嗟夫古人之與今人世之相後者若是其甚遠也志之所趣若是其甚乖背也而欲因處士之風以知古人之尚使曾泉之陰猶將彷彿乎見之則斯閣之不可不設也審矣然則知之所以為是者蓋將以昭古人而非徒以事游觀逞時好也以為有時好者非予之心也登斯閣者其亦尚知予哉

范文正公書院記

吳郡地范文正公舊矣自公貴顯時置義田長學以叔其族之人公既而子孫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專

祠也咸淳甲戌郡守潛公既反始請建祠而割田以共祀事公之子孫亦世守之不敢然而未有書院之至正丙戌郡守吳公秉彝建議請以書院易祠僉憲趙公永嘉按行吳中是其議遂得請于行省行省上之中書中書議以孫事有關世道且不擬設官而以其子孫之居嫡者世主之于事便乃下從其請公之八世孫定英遵主祠事時力謀慮改創增擴亦既宏且遠矣頃時佐領江浙儒學以公事來謁祠下式瞻其成竊謂不可以無紀而祁也幸際其會宜為文詩既不獲辭取其家傳而徵之公之生當宋端拱已且其歿也以皇祐壬辰至潛公為守時二百二十年矣下郡縣也公之所至蒙其澤而聞其風者率為公立祠而于吳獨為詳與至吳公為守時又七十年他郡縣且皆以祠為書院者矣而于吳尚仍舊規蓋吳為公父母之邦公之父祖墳墓在焉子孫居焉扶之人仰望而群處焉所以表異而尊崇之者宜有加于他郡而反若不及者是豈賢郡守之肯請也遂宜翻堂之上之從之也昔公以正大之學卓冠群賢以忠義之氣振鳴天下其功之被當時而澤後世者固不可以猶累獨潔其功而近者則公于所在開設學校以

教育多士至吳郡則以己地建學規制崇廣延公之子孫獻公遺割田以成公之志當是時天下郡縣未嘗皆置學也而學校之徧天下自公始若其聘泰山孫氏於會委中建學以究其業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為學者師序之泰山以經術大鳴于時安定之門人才輩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賞後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遂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關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公經略顯聖人之道不得為治者不知所尊尚累，以至于公而復開學校延師儒講授勸獎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開萬世道統之傳則公之有功名教大豈少哉夫以公之有功名教如此則後世之宗而祀之為學校以續之固宜與夫子之道相為無窮蓋夫子之道與天地為無窮而公之功則與夫子之道為無窮也此書院之所由立也雖然明則致其書院則既立矣凡吳之子弟與夫四方之來者宜何如亦曰誦其詩讀其書為其人之為而已公之為天人之所能為也以公為不可為而不為者自棄也為之而弗力者自畫也高山仰止遺跡凛然必有游深我公於千百載之上者至正九年歲在己丑二月日

記

水竹村記

往年予從賀君龍川視湖上漁地踔踔行草棘間顧謂予曰其可灌其可植予等視而閒之以俟吾老矣指而示曰其可藝其可亭予將擇而葺之以時吾甚予姑識之別去凡幾年予復來川上君迎笑謂曰嚮之所欲為者今皆為矣至則波光蕩空林陰合翠於是水不加深而昔之洲汀葳藏者蓋然清矣地不加廣而昔之荒烟壟草者蔚然茂矣當湖之中為亭々之兩旁當岸者翼以橋度橋而西則為堂以當水竹之會納以清幽遠以空曠芙蕖菱芡嘉禾美草無不可定賓從之來或坐而觴或俯而魚弈棊讀時聽遠響芳時暇日與封無異合而名之曰水竹村致其槩也予延覽久之慨然曰君之用意水竹何其至耶世之汨沒勢利者鮮能以陶情適意為事微今有之又往々不得其所方池半畝清風數竿何嘗已足又爲絲纏々有餘地我今君以曠達之懷忘情富貴厭紅塵而依水竹又能得覽閒之所以稱其情若天作而地藏以侍君者是真可尚也君方延四方之士以共其樂而予也東西馳騖役々無須臾閒何當脫去壓鞍以進逐雲月從君湖上

誠意齋記

禾山之麓遠近而望華者賀氏世居焉賀氏之族大以蕃其人多嗜詞章人獨某孟卿與實不為矯激詭異之行而人自信之孟嘗題其燕處之齋曰誠意誠意者大學自脩之條目也誠者實也意者心之發也人之為人所以能酬酢萬變者恒存乎心而發乎意意苟實則為善而誠善矣天下之理唯善與惡爲善則為君子為惡則為小人世固有知君子之當為而小人之不可為者嘉其念慮之微纖芥之頃一有遷走則事雖或善而意已不善君子小人之判于是而遂分矣世變風移仁義之塗榛蕪既甚挑異乎閭里奮臂而大呼肆行而無忌憚者是固悍々無足誠也幸其有異乎是而稍知君子之當為者則又不能自克而餒于自欺往々心為小人而能為君子濟為不善而揚欲濟之說其所由皆其意有不誠故其行有不至耳某當時事更從人心險峻之時而能從容應務理其亂而解其紛卒使鄉鄰賴之群威待之明更稱之而某曾無一毫矜衒之心斂多而忘其然吾不欲為世所知者此其意蓋可知也旦吾嘗聞之人無

所不至惟天不容僞世之爲善而不誠者欲以欺人也欺人者未能欺人而徒以自欺自欺則欺天矣唯君子爲能去虛僞然意在是則心在是心在是則天在是君子之所務尅求以無愧于天而已古昔聖賢其教人也必以誠々者所以合外内貫天人而一之者也其日從容于是齋而思所以名齋之義朝于是焉夕于是焉動靜藝息必于是而不舍然則聖賢可同歸矣豈獨異于今世人哉

雲所堂記

禾川謙行遠世居梅花流水間早年游學四方而母老在堂或不得常侍左右故每于狄公白雲之思有感焉于是作堂以奉其母而以雲所顔其上高明軒敞不失時制要且清涼各有其法美從脩竹交映于庭堦盈盈几杖並陳于其室晨夕吉旦率諸孫立堂下奉觴上壽以次而進慈顔欣悦怡々愉々至哉天倫有此真樂于斯時也不知狄公之思于行遠果何如也當貧不足遠離所以適其顔者何如耳且予于行遠又有感焉予之生与行遠同甲子往年予留京師時四提皆無恙大人先生嘖々交口稱誉率不以科第之流輩爲宗而以重慶之在堂爲美噫孰知一時之所喜適所以滋今日之感也哉今予祖父母予父皆棄惟母存焉宗嘗累望又不得晨温清山川遠邈白雲在天于斯時也不知予心之思于行遠果何如也天理之所存蓋有千萬人而一心千百載如一日况予之生與行遠同親之在堂者又與行遠同則悠々之思安得而有異哉獨行遠能作堂以奉其親而予之敬廬雖溢不足以蔽風雨此其所以愈重予之思也是則行遠固有感于狄公之思而予之思又有感于行遠矣遂書以爲記

餘慶堂記

余自髫歲即聞丁氏爲綠江著姓繇唐及宋旌其門者再每歲貢興舉薦深者比々皆丁氏子弟號稱世科由科目至顯宦名臣衆々有爲意其涵濡淳滀非一日之積矣近年出入場屋遍稍識諸秀俊嘉慶心漸能熟之後爲安仲記餘慶堂堂也蓋餘慶者安仲所居之堂也其季子明德甫從翰林李溪氏先生游先生嘉其世有積善故命以今名歲時伏臘安仲率諸子諸孫擎鮮醴酒以爲母夫人壽綵衣蹁躚更進迭起讀書誦詩環列左右不知人間復有何樂可以易此非積善之報能若是乎大慶者善之報也善

必積而後屢有餘學之富宜充其日用之費也々其備隨意所需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者此豈一日之積哉實夫小人特衣食之費以計朝夕而曰我有餘業哉有餘有憾吾未見其有餘也且關安仲上世多覚學長者故其屢之見于今日者如此今安仲非禮不處非義不行其所積又將日孳月深則它日歸歸之屢又自安仲始吾斯堂之由斯義也非安仲其誰宜

信州永豐縣脩學記

皇元戊子乙科進士章吾中初入官即得尹信之永豐縣々有學始宋紹興十六年迄元建廟歲元延祐丁巳某鞘為尹式廣其規繼是立者咸規讓如聽自尊儒吾既臺縣事即詣學謁頹下顧瞻大恨常任乃命教諭池故指揮校佃所侵者若干計不足以集事遂與監縣議得爾善化主簿友孫謀以禮敦鄉之儒士袁性孫而以義勸之董閏吾所欲為即出匠鳩工刻日規成論堂生舍門廡庖湢無不一新者會月朔釋菜畢外堂序講多士聚觀于吾曰美々洋宮菁濟之功數以為公壽吾謝曰未也今禮殿尤々得壓風雨蝕至尤以為恨諸君其關我哉性涤從叟隅起揖手對曰公教教物學忠恕無狀嘩然不竭力以終公功未幾而土運之石之具物豈丹漆之屬次第畢集俱爲慎爲之碩完美卿之右姓梁湘其成仍皆置從紀主簿谷清四百弋沖田若干畝置至正九年己丑歲也於是教諭周甸具顛末以來且請以三十年之積弊偷儒而一新於春月之間誠不可以無紀不紀則無以善今功示得來者行四方見泮宮者子之教盛行于時蓋字大士書部霖霦豆宜安子無其罔聞小也　生　滿夕資助款吾不自顧借為之嘆曰甚矣民之無知也滔々者皆是而誰與易之又字刊下據周旋大府則見當時王公貴人為民上者非惟易其教謀詳款禮有施備々然後則又為之數曰民之無知也非必皆民之過也或者上之人有以使之也今章君明禮樂教信義以身率民而董氏閭風泳志勇于有為暮月之間首從其樂執掬吾道之難行而人心之易溺哉故上有章君之政則下有董氏之民是為感化人心之機是為轉移風俗之本苟使是而推之使人々知吾道可尊而二氏之當為不足信夫豈非世道所深賴者嗟夫章君由科目而起使由科目而皆如章君則科目可以常盛使今之

為郡縣者而皆如韋君則郡縣可以常理學校奚憂
不至哉予聞韋君之為政如此又聞董氏之好義如
此故述之以復于周君遂以為記

雲陽李先生文集卷之七

雲陽李先生文集卷之八

墓銘表傳

新安郡士俞君墓誌銘

俞氏為新安世族其初由黃墩徙發源之長田泉乳
三徙不出發源其後自發源徙休寧之安軒嶺凡再
徙乃居泉西是為泉西俞氏俞氏之先自唐三傳書
而下世有令人有隱逸之士拜登顯仕昔有以武舉得
龍袂者又有以紬絹貴賦領三鎮節度使者其它或
以世胄蔭或以異路入官或豐貲拿產或肥遯高
蹈累累其載家乘至郡士蓋二十有四世矣郡士名
士其字服胥以大德癸卯正月六日生幼知讀書稍
長能為詩賦性理學事父母以孝聞慶鄉黨宗族鄉
黨宗族稱為善良平居終日言不及上產勢利惟務
教子習學業事暇從遊姻戚友朋至則設曲談咲吟
咏至夜不倦家事悉付閫內一不以介于懷至正壬
辰四方兵事既起群盜分党攻陷城邑婺源諸縣鄉
井蕩蹂躪為甚無遺獨發西處深僻得不罹及者四
年男耕女織晏然如承平時至乙未冬十有二月二
十有六日新貲遊再陷婺源勢且甚遂掠及郡士猝
被驚腎而起回事是矣無可以出從號于于時徽州

路府判吳兌行省郎中府尹王國用義兵駐興化節士
遂從經略其軍東援引弩請速進兵來援賊救鄉里
且謀復其家一遂三鄉兵以丙申正月十一日度寨
嶺洪塘東江中下遊賊東據浮橋潰突不可支遂巷
甲遇害以是大夫望節士乃舉子姪結鄉曲募義勇
也丁酉月與閩之賊陷漳鄉里十六日賊至馬嶺與賊
交戰大捷明日賊復大至凡四戰力不敵衆遂潰節
士仍力戰以死時年五十有四以是年丑秋八月葬婺
漳考川青蓮寺之後與後又五年其仲子崇來張永
新乃請予為銘其墓予觀節士當太平全盛時遭承
而解處無所事於世閒閒以善良稱此固凡人所可
能者及其復被舊帶而起志在殺賊竟陷白刃以死
忠憤激烈見義勇為夫豈小丈夫所能哉況當時之
為守為令以往者為軍卿以司閫寄者為方伯連
帥以身任邊閫之重者皆受國寵是宜有以為報而
而不能死戰以捍賊至有望風奔潰不能與賊交一
鋒者視節士何如哉節士起布衣無一民一柱之責
特以忠義憤疾欲殺賊以保障其鄉里且欲囿是以
遏縱漳事雖不就而志則可稱者故謂使節士得守
一城專一職則必能竭力捍禦無有貳志一有不幸
猶當罵賊而死必不肯含糊決遂以苟其生而已也
節士娶閩縣山斗程知縣某之女孫生三男長回天
保仲回宗季回華天保皆謹重敦世其業宗尤慷
慨達時變以材識見用于時嘗別建青蓮寺于節士
之墓左而買田以供祠祀為之銘曰
惟皇降衷吾有恒性見義忘軀見危受命嗟嗟節士
達時孔艱邑里震蕩烟塵浩漫其來蜂屯其聚蟻集
如狼斯貪如虺斯螫騰山肆空熊虎其狀風風節士
挺戈與從挽其右衛遮我賊阻率我子弟鄉曲鄰伍
戰既大捷賊疲困休旦復來集亘彌陵丘以我孤羸
敵彼群醜雖有智能莫持其手嗟嗟節士竟捐其軀
功雖不足義則有餘古之君子所洵首義成功在天
究亦何憾匪爵為祿匪德為銘我作銘詩用昭德馨

故將仕郎江浙財賦府照磨賈君墓誌銘

君諱英字元忠其世祖遷居會昌中自越州來為
令永新遂家邑之良坊是為良坊賈氏二世祖泰唐
鎮南軍將天祐中討賊戰歿葬之墓于雒贈武義大
夫朝食奉祠宋元祐中九世祖弁自良坊徙龍溪又
為龍溪賈氏君父士貴字信翁仕有元同知全州達
延祐中承制賚省徵進太皇太后經典至京師召對

便殿命與中書對咨奏議君以至大庚戌二月生風
憲英閣元統癸酉朝廷用宣聖孫衍聖公薦為太子
贊學正孔顏孟子弟悉受業三年官成江南行御史
臺以宣聖孫監察御史思立章上于朝乞留訓學教
授以父憂去終喪起為餘姚爾山巡檢拜命即就道
道便達至則通判弗克任遂死江浙淮北上至京師
京師多故人太傅晚〻公亦奇君至正改元朝議以
江浙財賦繁重宜選清要官理都府事遂奏君照
磨先是都府吏非人率恣張水旱為姦事故弗集中
政院以言遣使者來議且出集議胡嶽詣中書于事
守藏者至以道派罪君莅治事即白尹以狀付使者
回朝廷然推擇患繁元務從簡省有通賦可弗省耶
單數仍舊書不便且中省不宜興細民爭利願使者
以狀聞未究晷言悉淨羅庫藏更淨不免官淮安兩
宜設吾心十畝從淨狀不報二年春中書江浙省重
任須府事始舉循責賀逢使任以君借行君歸白省
任言淮地饒穀歲野其民宜賑恤不宜復徵否則饑
以歲食損田一頃代淮民事遂復三年夏大水松江
平江稻皇吳郡田當捷畢縱水為災有司受賕弗諸
復為請府徵君往嚴府諸屬田司議其事君遂極言

宜亟救災恤民是歲浙民淨減田半租秋九月詔安
撫使赴闕以承宣舜服歸服閩淮東湖南劉頃之聘
成碎君爭致使君泰下君弗從朝廷擢其空儒學教
授徽州且行安趙氏郡主年高不聽去君亦不忍遠
離膝下遂察燕春宣奏安居之十二年堂成而兵起
明年夏郡主卒既葬事會大司徒道童公平章江西
以遺事聘請起君徵廬下弗果行又明年春乃行至
廬陵謝江疾疾三日卒君為學有善行居父喪致賓
家數郡畢至母卒遭亂喪哀至心盡誠居鄉好禮讓
崇信義又故世家能感動其鄉人歲當大旱鄉人遮
請祈祀弗應君獨走武功山南三日乃止君之卒也
其族老與其鄉之老相與聚而哭曰自今吾族之賢
不足于衣食者無復與卹矣吾鄉之有訟疑疾痛
者無復與望周恤矣君之交存亡物而寂相告曰吾
鄉自今無復有論文賦詩尊祖談笑之樂矣廬陵四
方之大夫君子聞君之卒亦莫不咨嗟痛悼惜其才
而恨其不遇以死也君娶征東儒學提舉安成周甚
女生男六人崇聖登庸次江南行臺御史泰發之孫
宗哀娶曾氏繼張氏先曾繼伯父龍川遂從興娶岳
氏餘皆未娶淇芝天女三人皖安玉安天慶安適永

豐龍津曾河孫男三人世昌公復武定孫女二人甚
真方淩以其明年某月某日歸葬安仁鄉白沙之原
宗旻永其姪希僑吾行來請謂予與君交久而情孚
請為銘當君任財賦時予適領江浙貢舉事既出院
與君相見慰勞甚渥方是時君方力謀壯騎馬導從
行通衢出入甚都容貌肆氣魁梧酒後與上官辨事
泯泯無所屈撓一時王公貴人咸稱美加敬愛予亦
謂君當建法取節蔚高擢祿不難也卒之與時浮
沉以養其親以善其身以保其子孫以全其家人雖
往不稱德亦可以少無憾矣遂為銘曰

頎頎乎其容淵淵乎其中望之而不敢慢探之而不
可窮德則既有而時不逢祥麟遠跡妖狐橫號吁嗟
乎元忠世之治也行足以達其道世之亂也哭弗遠
于疑將以哲人之事而君子之風吁嗟乎元忠于焉
不遂于焉令終有子克肖有孫克從式克固皆以振
厥宗

故進士將仕郎永豐縣丞吳君墓誌銘

故人吳君華樂卒之三月其子回勤回謹衰絰雅持
其父之狀拜且言曰先君不幸棄諸孤諸孫無以慰
先君之望于地下念先君平生心事歷歷唯先生知
之深乎安及明唯先生一人在先生其賜之銘予家
湘東隆江西江西累科多進士與予同登第者七人
與為友朋者十四五人世衰人亡七人中無一存而
所與交十四五人唯吳君在亂離白首相看猶得尹
自慰藉今君復逝矣唯予獨存予安得不為君銘哉
君以至正丁亥領鄉薦明年會試京師登王宗哲榜
進士第授永豐丞至官首書于廳事以戢本不敢自
為卒之政化大行以秩滿當去民歌之曰我有田疇
我既治之我有溝渠誰其除之丞哉丞哉豈弟父母
更我戶籍還我茶者子子孫孫與豐無斁丞去矣
如何勿思君既代還適甲午郡大亂府檄君如贛告
余贛守全公喜君來為君撤二千石以歸民賴以活
時四方兵變飆起官府事日繁重監郡中憲丁公舉
君攝廬陵政且命鞠元叔告冀民六人又命鞠殺人
盜及詞告若主者盜俱服竟生所託羅江西平章司
徒道童公辟為掾屬與聞會議國事軍事君益刻苦
自任蒞省綱臣安勞來加禮容如是者凡二年乃得
歸然亦以鄉閭多故避遯廬陵山谷間倘佯賦詠
紀志人事自幼學從行州閭鄉黨無不稱譽敢之崇
須于湖廣江西鄉貢所得多進士兩省士尤以此歡君

君初爲學于時雖未第予謂曰此他日名進士也及
既第陽雖未足爲政予又曰此他日良有司也已而
驗之果然雖然予嘗語君登進士第時年已四十有
六僅歷一縣一考而世更遷從難爲濟省辟舉而世
難相忘矣又八年而君近矣嗚呼使君登第先十年
卽著敎當不會此使世覺從十年卽著敎亦不會此
而止于此而止于此惜哉君之先爲唐直筆史臣後
有王永新學者因家永新成時科第相望有與溯公
王介甫同作者有與蜀山二蘇公齊名者自主簿堂
君爲世十有七矣之孫娶李氏娶龍于二人勤與謹
也勤謹供力學有志業人謂進士中唯君有子女三
人長適已又適王直訥皆早殁孫男三人書存善得
永存善端師尹孝孝潔地年思還未求桂江之上故
以既住江以有元癸卯之七月生殁庚子丙午之十
月以從殯葬壟塘坳壕赤城三十里銘曰
冥山之兵陣爲天成去速既後喪爲是咪惟陣惟績
郭劉所貴答車恤貢卑溥而梓嗟嗟君子今而全歸
後死者銘哀哉永思

錦前從叔墓誌銘

昔予解官江東道道經壟陵留居郡城中劉郡守長
溥賢從事四郵書命既以文學郡縣語語出諸人上
事必以理不苟以人一旦由是與君共事爲前威敢
潭嘉興卑遷已案行堂海議事可爲辟主恨快恍宇
長意所向然以理亦何在順附甚獨斷斷不可復也
不果行事得無敗由是守長益信君不能疑有重
于財者鄉張以疑之罪遷之有司列其財不敢禁獄
十九年君既癸知爲泌換前後疑獄賞州將之子長
議後成案衣殺卑相至思姦大豪外書泰焚之出
其獄由是聲復之士君子亦相譽君無異詞于又聞
君博通經史于諸百氏好校勘古書爲文章已嘗安
府有集行于世人謂君自漫爲滿爲吏乃餘事此誠
知君者君初經鄉從諸潭爲吏試永新安成已有
可稱許及從事郡府忠益望才益著而聲亦聞大廈
陵信大郡守長必一時名卿長府事易宜習得賢者
以均其居有動靜者必四歸君詢其有文學才藝
者亦必四歸君然則歸君其果皆才人乎哉正壬
長君年六十有一當道以福建轉運書吏舉不果行
四方兵事疊起郡守選使者撮兵州閩大洲碑置
君幕府君課畫撫務多所裨益江西行省第功以便
宜授君撫州知事又不果行而時事日益非矣君之

先孟祖國忠獻公寓有仕於江者因家焉宗末多以
儒顯君祖慶源建功部父定翁國學上舍君諱秉臣
字希說梅窗其別號也生至元辛卯以其年月辛于
歸于二人長曰同次曰誠予居廬陵時同熟知君為
人同亦從諸生後足予門予嘗奇之嗚呼予既老者
而同方績學循行以求無愧負于其先人是可尚也
已既而來請銘辭不獲遂為銘銘曰
古稀哉不期不對擇闔積縷踵好律吟龍悅終括無
悔歸君高壽邁時筆詠經執律理不俘長稱翻翻自
公吳續扶文章通微額金宮吐商寫鳴風海漢振塵
畫種珠顆製短裳鴻飛鼓君獨遊迴與時暗我銘肯
君可穫珠貫欲識之此為議

胡谷瀘墓誌銘

君諱祖漳字善剛其先仕南唐金陵由金陵歸宗有
仕宋者曰貞知吉州太和縣因家縣之南岡貞生肝
登慶曆六年第官至朝奉大夫大夫初讀書里之覺
宣寺為其室曰竹林精舍豫章黃太史以詩遺大夫
求皆書其後誠齋楊文節公嗣書其扁并刻黃太史
詩于寺于時有周氏蕭氏俱通顯為大夫族楊十里
三大夫之鄉貢思第一居永陽世多聞人文夫之諸

孫曰賢其一從貴澤有曰義者舉宋末進士其一有
曰大者從居義和里至君曾祖叔從祖景純皆通經
為醇儒父存道博學以教家有塾學者日負笈裡門
君平素不呈云君自幼卽涯涯群弟子中比長益習
事通敏宗族倚之與鄉人言行益謂人皇從欽信服
里有關爭忿媾闕君一言卽內愧不敢盡其情辭里
訟為簡事有義當為者不顧貲有無視屯川澤之陞
為與梁者二為徒杠及他小者不一里無寒暑為有
道明者胡義塚與之始五月至八月止歲率以為常
每歲常蓄粟若干石至歉月不易價糶之里之貧富
積度慶如山欲衆歛判已胡故大家之所向庭雖異
立異遂不敢增一錢人有疾疾恒施以善藥賑貧恤
貧沒沒恐不逮已而紅巾變起太和早木市掠龍泉
二界民方相翁為亂有司檄下延義丁同定撤者十
七人皆東縮畏難君獨奮曰決亂作實且不保何以
財為遂發貲募丁敢給鄉民勒有司同守禦鄉邑
賴以不搖歲甲午大飢君發粟視常歲有加且欲廣
及貧乏無食者令每戶得粟五斗時官之軍儲値藍
州官出視域外潔毛有負者相屬累累闕所由至講
善且知君可以義感遂使來初君既入粟千斛又激

諸帶數六如之趍令赴急以疾來歸遠近聞慣稱禮
嗟悼君却贊慕承手謝家而近當家來時胡氏家書
堂中微至君以物給祖三卒復其舊且能致有餘以
仁其鄉使鄉人無少長咸追思之晚年致蕆近林泉
有澗谷意又構谷隱性崇尚儒喜文士嘗欲置義
田建義學以蕃族之子弟遭世變而止然亦頗崇信
因果聞福田利益事則爲之娶周氏子男四人長子
㢙早世次發和尋次一人通周孫男二徤鋒生垂充
甲午十二月二十一日終至正甲午四月十八日以
其月日葬于石牛潭之山閱葬畢君之子三人持狀
州路推官陳君學禮狀來請銘于謂君平生好施與
使得准政長氏宜得謚若古之貞惠文子者援既不
得則宜有銘吾銘宜不可辭銘曰
嗚呼噫嘻遭時之危仁者日已遠民將疇依莪莪孫
婺翠翠萬安匪君之仁其孰能保維渦有儀維涉有
梁君子之惠施于一鄉一鄉之仁數世之澤子孫對
之有永無斁

[illegible]曠偉撰墓誌銘

曠氏之先錄安城高洲爲著姓由高洲徙廬陵宜溪
爲大家〻益肥族益盛賢豪踵是五世而君生君諱
某字某生七歲而孤〻而卹其母以有成敎仰周姿
恨不及事其父故其事季父也尤謹待姻族閭里寬
衣戚疏遠近急中儀節應世務好重遲庶慮中會
重然諾慎可否人妻兹語海邑長民決事六恆待君
爲平居恒善鄉族理遇族理必痛折其根株然亦時
擇可接語者徐導以理毋六悔罪章面不敢更爲非
障邑有猾民習訐告強黨行詐閩無辜爲生涯要于
廬陵君患曰盜賊入境矣有不容良民子即與爲株
𧂐作連引無得留伏我境內其行于鄉類如此閒居
繕事樹蒔花木愉色婉容以養其母壽樂之暇盡
之品物力之可爲與禮之得爲者必備具諸閭庭書
千卷敎其子四借于書者悉歸于書首迂不思不迂
斯善學矣至正壬辰兵釁起淮楚寇敵乘灼烽于江
之南行在鋒起里之石門恐少左遁戢民怙險嘯聚
君等實春曉嚮獨某穴群盜攻諒州郡州郡日崩裂
廛歲空竭君累〻相給而又領大衲檄餉可壯數百
人復永新餉饋及甲之費悉出于己身變方鼓君方
深衛其忠誠以爲國捍蔽而進以疾卒於于家予聞
君祖父已上世咸相繼爲善以至于君積累世之道德
素封之望爲行長以益于一鄉當遇世變方戮力盡

嗟天不假年曾不得中壽以没君之不幸世道之不幸也君初娶永新匡族張氏繼曾氏翰林直學士德裕女三娶文氏則信國公孫女也男一人曰濮娶吾永周氏徽州路判官元芝其父也女二人婿楊嘉王嘉皆士族孫男二人君之生以戊申十二月廿日其殁也以乙未八月十有一日諸孤繼厝于藕溪之原其後一紀為某年某月日乃謀葬于其所懷深痛其先君之未有紀述懇逸民達不肖介鄉貢士丑禮狀其行以來請為銘予觀濮謹飭自樹立有文不泯于俗可謂不忝不遺以能繼從其先訓者知是佳子

以狗國入燕繫燕獄于獄中集杜少陵五言為絕句凡百首親書以付其家人其孫女得之以歸于大家當俘掠、、迭遭珠玉金貝悉委棄不顧獨挈此卷置衣袖中得完懷至今藏之使故家文獻庶幾有星徵者是皆可詠錄也銘曰

豫章上流廬陵西里孰居其中有葉源子于赤元化激于海邦孰生其時蓋漂且康坎、、擊鼓以燕安世遺于以經不屑于站田有菑採我時藝之亦有丞縣我與除之我述其燃戴謁我勤我力弗支乃嘆而書其生也暮其死也歸惣、、白雲天無悠期

劉快軒先生墓誌銘

快軒先生劉君諱秤字宗崇其先當廬陵天成間有歸涖者自金陵遷西昌之淶林自涖至君為世十有六為年四百有奇由詩書科第入仕者三十有七人建炎中有堅弟與胡忠簡同年首紹興中有與國文忠周年書其墓也二公各為文誌其墓此蓋近而也著者有元國初科制未下君幼服家教七歲能立襯題隨父入小學旋旋與群兒處常見無少長咸敬憚不敢押侮為數北歸從道研諸經因涉獵太史氏諸子百家更成積憤進始拜典當尋就有司試不偶輕拂衣去曰此不足以成吾志遂絕意不事罷舉業剩業于州城東隅奉二親以居獨意承志務得其懽心父甚病篤某年得痺疾調理甚物或終夜不解帶湯藥復世郭氏無甚受征閒有詔慎若心兩鴨未常寄入十有六以終喪親葬醫一依先正家禮浮圖氏之教忠擯絕不用晚年治一室以居題曰快軒故學者稱為快軒先生云辰紅巾變起興疾迭殊林恆悒、、有憂色竟以是年之閏三月十九日終君平生為學務躬行近裏嘗曰為學必務自得自得則其源不窮口耳之得非自得也、惟韜身入識、、搜學者日明善德

富去取不苟唉不妄語揮吾思遵汝止是已秘慢矣
理仍作善惡二圖令學者循以自警善誘善救世理
凡六其門者悉有所建就居恒無疾言遽色雖盛寒
暑處暗室心衣冠而坐：或至終日至莫所當為
即力趨為之先世祖塋或數百里外世代遼遠者
莫相覺屬者必訪求得之推念易從及無嗣者歲祭
掃不廢甲午大疫疾有沐遠于四三人里黨未繼者
上為藏殯召醫之州然不會鄉卿其族分金按之以
時救療嗚呼而後已宗家積理六指人從夫火帶饑
君讀書未就寢疾起扣門大呼比大及門猶火已盡
出全活者百餘口己衣物盡燬不顧也嘗曰俗尚鬼
病者從巫而廢先癸君登卧病久同舍人或請用牲君
曰吾偶氣脉初無所見也禱止之疾亦旋已君既不
事為襲無所用于世而所行敦如此嗚呼聖人之道
如天淵高深不可窺測苟求其故不越于人倫日用
之常而世之學者率指為卑近于是求之愈高深之
愈深而於聖人之道愈不相近是可歎也已若君者
其可謂篤行君子者歟君為經義詩文皆渾厚有中
鵠集若干卷書疑義策問對若干卷及清集若干卷
附衆語若干卷名為寒光世之翰書讀悟撫考訂成

編由唐末迄今四百餘年之間卑萬業族里清嘉聚
然可攷遡曰先德孫遇為一卷家傳先代告身紹貴
日皆及紹興以來端平咸淳皆裕碑誌文詩或擬藏
于家以元貞元年乙未二月生享年五十有八初娶
蕭氏娶郭子男三人長漢生次聖生次保生孫男九
人曰仂曰辭曰恩曰節曰倜曰綺曰饒曾孫今序曾曰
醮曰平孫女四人某篤也凡三適乃得於吉于仙桂
鄉婦坑覺企之原望生改名楚頭至正丙申鄉舉有
識行嗚然不淳子洛痛其親之殁久而未有銘也故
來請銘銘曰
人之學汪洋以為博沉而深卑亦不復不如君之學
既博且約人之行美彝以為名始而驚卑亦不惜不
如君之行既安且直嗟哉吾君有諸身又而徽以徽
其嗣人

曠貧谷墓誌銘

貧谷居士曠君諱某字作成其受姓來得所由始曠
氏世家衡陽趙宋時有道守長沙者四任有為來陵
令者由家之陵遂安成宗事時有四中行省司游
廬陵至縣遂卜居為至君之高祖曰某曾祖某字子
中祖某字明伯考某字剛夫或懋理不衒于時试

劉氏君自幼端重稍長知讀書通大義恂恂自持默默自操立不可識以非義其父喜之曰是子必振吾宗乃悉付以家事君綜理漫敝益致衍裕視先世蔵有加居恒出指帑貸人月收息百一凡他室城凡五之三四或負担累十餘歲不問至順庚午歲饑有從蟄壁而賊其廪者君呼而語之曰若本良善得無以饑而至此乎其人慚悔謝去明日盡錄其廪以濟其鄉人鄉人德君咸語爲長者至正癸巳妖賊方猖獗安成近千餘人將逼滄氏洶洶不自安求陣者欲委業遁去君止之曰公賊在邇徹第先之吾請率義勇子弟以從嵬不勝者君一諾至劉氏無侮賴矣及寇至君亟出衆給丁壯倡以義衆咸奮躍大呼以逼寇遂敗衄君命其從子碩以俘馘二百獻于府且戒之曰卻延吾所當為慎毋受賞以累吾志積既至府監郡公納其兒丁大喜即以功狀上聞擬授濟狀積具述君意以辭公又大喜曰使吾有義士如嘆其數輩吾豈憂紅巾哉明年歲饑大賊郡業失措下令勸衆君竭其廪得八百石以輸而鄉民告饑無以爲糧乃大發帑開糴于他境凡歸被其直無石增鄉價爲錢三百文或請依鄉價以資君曰若是則民食愈艱矣于是一鄉皆賴以活凡式捻止汶无窮之數不求義焉他如書淮以娛親延師以訓子置田以祀先交友待下是人之難周不曲當方期俟河之清哉俟其老而待與志疾病且不起竟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家其生也以前元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幾十有幾娶同郡下涨劉氏宗進士純淵丞之後也子二人曰把清俯嗜學有識趣孫男三人曰某〻某某平時營里之某山鄉細桐塘以措畫他類諸從者曰汝爲吾識之吾身後當葬于此歸而以屬諸把把不敢違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不敢失分寸焉既葬而把泰求爲銘惟鄉進士劉楚狀以請方把之未生也君禱禱爲安祀是常命万士祠而禱焉既而夢神人謂己曰汝後繇天當賜汝子忠迨期而把生人以爲仁厚之報予謂君力足以濟人而欲然未嘗恃其力惠足以及人而泊然未嘗以爲惠功足以屢好爵而闇然不自有其功夫如是則君之所以積祐于天而垂裕于後者不其宜哉銘曰

宜溪之浸有實谷溪水含珠石含玉建岡恭基爲吾

永中有書声動崖壁萬濮爲淵兵爲陸澤振搖飛鼓

譬衆道懷奸完陣鄉曲抗詳皇省趾千緣享居宜然

行之瀾肯丘之墳乃親卜牲睨所安神所福從人來
升陟其墳

李維中墓誌銘

李氏族徧天下自唐三公稱趙且著者必曰西平西
平氏族徧天下由袁徙永新繁蕃且大者必曰浣溪
浣溪李氏多聞人在宋慶元間有爲興化軍者曰文
卿曾中咸淳辛未江西恩試選補國監上舍者曰天
定有領癸酉吉州鄉貢者曰再芝皆表表著名至于
今不泯君名岳字維中中如其别字也父善字淵翁
號全心先生母陳氏君生以甚年自幼屹立如成人
年十二全心辟池建湖首延平行已先生爲之師未
半歲而師從君爲叢摭行百里祇其家從泊掇會通
遂至就其翁生人就君而詰其由義而釋之又從龔
夫毛先生廷華胡先生學皆有成及既冠應務劇劇
不暇不給鄉人稱頌之無異辭壬寅八月望夕父舉
觴娛親會賓友以鼓歛方酣有盜卒三人襲于盜尸
陳于門外有司不能將悉逮捕同黨者十八人窮極
拷掠其十七人皆自誣服唯父嚙一指瀝血自明然
竟下獄君憤父枉走千里徒步白湖南帥幾不得再
訴于御史復不得白遂赴金陵行臺白之辭氣慷慨
臺公卿咸爲君改容竟直父枉以歸己巳歲大饑鄉
民擾藏根食且盡君請緩之衆揭刃逐責衆餒以
濟日不啻千餘人不足則假貸繼之至稔熟乃已
庚辰是鄉有陳上者爲安成富室所誣成辜以死生
晚芝求救于人星漂亡破家者十數富畔求益益生
益困未諭明可否言納諸辭今有學富全爲來明者
君即設曰是賠人屍多矣吾豈納之生由是得活稱
性訴于憲臺竟受罪而生竟免君之積世疾惡好義
事爲類如此君兄弟凡七人皆同居上奉日益乃改
葬于里之高石以中如兩其堂雲棲程公記之高唐
大厦支傾不敢既其庭也篤敬之學士每歲必聘明
師訓子姪先達龔洲龍先生嘗列塾力翊其成歲賓
興士之貢春官者必出其行與家貲雖不自勝然勸
容必盡歡頻然以爲樂暮年尤好古典集契書滿堂
遺棄世慮避時異事昧諸弟相繼諭迄而君身昂然
獨存年八十有五預營墓地以詩自況有淵明吳曉
之風咄以生前求銘爲不朽幸之明年其子去持前
進士吳君師尹狀來請銘注且古田主前求銘吾父
志也銘不及吾添之罪也先生倘賜之銘則雖不能
遂吾父之志于日前亦可以釋遺憾于地下矣且孫

之先曾大父漢南則雲樓祖公題其墓孫之叔祖瑞
雲則須溪劉先生銘其墓若大父全心之墓則曼碩
揭先生爲之銘而表其顯者主齋歐陽先生也夫如
是則先生之爲吾父銘宜無忝從吾父生平樂善好
施予居鄉爲輿梁徒杠累〻不厭惟不喜老佛而教
臨終猶以爲戒而獨屬意以求銘先生其毋肯辭予
觀吳君之狀其述之謹關其孫之言其辭也切故爲
之銘君之子某人女某孫男幾孫女幾以某月某日
葬于廬山河南五龍千秋諸峰浣溪來聚其下爲龍
胥潭承先志所營也銘曰
廬山之河有陵有坡白雲在天立潰嵯峨其〻若人
風節休聞逢時安屯抗節思奮援父于井義聲載揚
窮人來歸恤如己傷嫉惡如讎徙善如水作德其瑞
尚我詩禮遺訓在庭克肖克承人亦有言我銘是徵
我銘匪阿慈微泉下刻之堅珉尚告來者

大藏阡表

廬陵之鄉有王氏其先自安成來安成王氏世爲著
姓其來廬陵也亦爲大家其所由來者遠矣君之大
父曰據桂父曰仁山皆循謹善治產業致豐裕仁山
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君自少知學涉獵羣書尤精於
史傳及其壯年有志樹立綜理家事益致阜饒性推
其餘以賑鄉其鄉鄰鄉都有不給者周之有患難者
赴之有爭鬬紛糾不能辨而來告者決之莫不厭其
所求而去平居好親近賢士大夫禮接賓友以廣其
見聞然猶以爲未足于是浮大江渝長淮絕黃河以
至于京師日求翰林奎章學士先生之庭而造請焉
一時名筆咸折節遇君至作爲歌詩以爲君光寵而
臨川虞先生獨爲篇其所居之堂曰樵河而爲之記
豫章揭先生復爲之申其辭以稱述之夫以虞揭二
公任天下之重之望其詩其文宜若不苟以予人者
而於君不吝情若此則君之爲人可知及其歸自京
師也充然若有所得不復以市利累其心日徜徉清
泉白石間引流種樹嘉植花卉客至則開尊列觴必
盡歡乃止作覽翠樓以時登眺擬金蓮燭以栖明人
益將徘徊乎立山之河浮游乎塵埃之外不知世間
復有何物可以易吾之樂也不意變起倉卒戎馬縱
興所至邑里騷然君獨傾財粟以給饋餉送往勞來
卒以無復四障咸嘉賴焉人方倚藉君以自蔽而君
疾遂不可起竟以至正乙未之某月終以次年八月
庚申葬安平鄉之大巖所君生前至元辛卯享年六

十有五初娶李繼劉繼蕭子男四人長曰天瑞次曰天章天昌天保女五人皆適士族君歿後十有三年其子乃克請于前鄉貢進士王君謹叟謂君之行有足稱者願為辭以表其墓予觀君之行有可書者三世之善營聚多蓄聚者往往不自饜足日夜持牙籌以計藏鏹曾不肯費半菽拔一毛以濟人之窮而君能推其餘以賑卹其鄉鄰使鄉鄰有所倚賴此可書者一也人各有所好樂而好樂各不同飾裘馬騁田獵貯妓妾歌舞此皆常情所大願欲苟非力之不足以為則無不為者而君之志乃獨屬意于翰墨文字之間嘗刺執贄于群公之門得其片辭不啻拱玉璧其所好尚去常情遠甚此可書者二也當君在京師時朝廷急于用人廣闢仕途以延攬天下之俊乂或以才或以藝或以貲來無不可以得官爵者人謂君必將由一途以進取聲名以榮其身而雄其鄉人而君乃漠然無所用其心獨以得翰林群公詩文為幸充然而歸怡然而處若將終其身而無悔焉此可書者三也夫以一人之身而有三可書焉是可以表其墓矣予既為之辭俾刻諸石而君之子復置田百畝于墳之近以供祀事吾聞君平昔好延明師以訓迪其子故其子皆能繼其所為則其賢可知矣是又可表也復之覽者其識之

故胡君潤月居士墓誌銘

吉之泰和有著姓曰胡氏胡氏自五季時由長沙來分為三其一居值夏至忠簡公以直節對天下後世一居南城有名汴者業進士第官至朝奉大夫其二居和溪分渡濱津有名寬者由進士為南城丞此其班班最著者君諱棟字青翁其族出和溪曾祖必舉字伯俊祖正茂字國秀宗播附初以貴俊請邑里人稱為古澗先生父元永字宋隱有世德君初生時其祖夢月墮掌中故乳名月兒長明敏練達遇事振施合宜發自樹立周賑族大其家聲人謂東隱君為不死居常念東隱君迫中壽弗克盡養事祖母劉尤竭其力母蕭氏先卒奉繼母陳如己出事承顏色陳氏出也游京師至父以君能左右奉養是以無離憂陳氏年踰九袠感疾思歸堅留君率兄弟子姪舁堂稱觴為壽熙怡怡愉悅怡慶先人謂君能為子能為兄君胸次和易明朗不為崖岸險詖而人自信之恒以片言解紛難里有官事過徵無有事必詣君以是無敗事所居郭家渡橋先世所建君常捐帑治以

病涉者久以爲前人益故惟址塚既務營理使勿壞
其它若佛祠道宇亦裡〻爲杞先計中歲以生爲日
蓄變卜築溪東以居澗南齋延師訓子仍取城蕭瑒
文節公福宗堂記與章閣學士吳齋謝公濡林精舍
記及祖若父墓文諸碑刻列置于庭復譔文信公瀨
漢劉太史諸先輩與先世往還詞翰並刻諸梓號刻
號澗月園以名堂示不忘乃祖夢兆也一時館閣名
公卿咸爲詩稱道之又得遂翁于居側遍題之故遺
篤二字于上日暢清娛書古畫將以樂其餘年而時
球事異有足悲者遂屬其子弟語之曰治亂相乘由
三代以下則然方今承平百年泰運既極釁萌豐兆
其兆可憂昔乎吾父之居此土忠孝傳世殆非一日
達而在上立乎人之本朝則當抗古搯論以忠闡公
爲法窮而在下遭生亂離則當深潛鄉曲以古淵公
爲法況吾里當義山遂水之衝買頃之民斯不獨平
昔祖燧鄉黨姻族祖宗墳墓之托其容可後乎散緒
蓄聚丁壯紀呼惡滋蔓爲官府藩籬正今日事汝曹
其勉之治君之後而世道之變皆如君言獨賴君之
令子佩服遺訓屹然爲鄉閭所倚重故人之思君言
至今日益深云宗進士衍之四世孫也子男四人長
忠識以軍功授巡檢次忠安繼先雅理復次忠道忠
德繼弟從常寵淳復女二人長適劉次適吳孫男三
人子謨子律子瑞君生至元二年二月九日疑以至
正丁酉四月八日葬所居灣屯山之原前鄉貢士廣
東帥府照磨王禮狀君行以來請銘且謂君不得祿
仕以行其志而徒其才以是爲憾予知王君信士言
不妄故敘其狀悉書而銘之銘曰
士之生不幸不逢時有蔚其淳蓄不得一施人皆以
爲戚而已獨不然嗟哉于君人孰與宗孝友之行無
間于兄弟是世之鋒如是乎實邑嗟哉于天胡不慭
遺胡俾後人而常遠思哉思君人遂爲銘詩哉詩哉
銘先公壙誌
故江西趙氏墓誌銘
元統三年歲在乙亥余待義山禾水間詢舊族姓氏
聞江君名安者以事母至孝著州里詳其先則世家
曾增周官游永新遂居邑西之貴潭上世祖憧仕宋
以濃運從九江尹賜于朝追贈承奉大夫朝食爲予
方夸其世系先後遠近以質所聞既而安若執其母
趙氏郡主行實以請曰孫不幸生三月而先君卒先
大父文英公尚無恙越二年大父卽世時嫠年命極

忠滿野同總功當且緇帶不可則吾母保花顏復當
以順利離終下為憂於時尚稚未識其意也迨長每
事必教以戒常曰存心宜寧毋獲罪于天處世宜謙
毋獲罪于人汝家發跡盛大久矣今汝父惟汝一脉
乱離艱險若汝其念之哉自是日夕兢承惟謹平
以不墜先業惟吾母是賴今吾母已矣而叙行閥焉
未述兹非罪歟幸鄉進士文君桂發既状其行類尤
生嘉而惠之銘以示不朽乎按文進士狀郡主諱嗣
英其先宗道之七祖兄弟五人從淳王其第四弟也
淳王十子第三子潁川郡王傳九世至知吉州生承
新通判某生崇漢宮娶瑞氏遂生郡主諱子江適曾
軒公號公宗愚諱溥郡駙馬生三十二而卒有光
至元戊寅也為之銘曰
憶昔大野洽群龍气延森森峯伏危峙蹠睿與元厥
安汜溪母也民之靡孤翌育兮方空洞啟迪教養由
巧襄一寸之他天可道其水沃恒剖建簡鞠躬盡瘁
懋乃功湯嚴祖孝声涇涇中年皓瑜明且聰既富而
壽以令終富山落然英亦来勒石作岑斯豎紅於昭
後代浮瑀隆

汪氏鄭婦傳

夫人姓鄭氏世為新安歙縣人宋濂寺簡濟世之嗷
同邑汪惟惠汪新安大族唐越國公華之後傳二十
六世至元生仕元至元既所治中元生生良理仕財賦
都總管總管之子伯不花首娶西宗六盟山惟德
其嗣子也姓謹寧事其規矩并安族鄉黨以謹讀書
學問日進但平未幾母方氏病執疾避孝又好道母
湯藥侍疾卧書夜不解皆淚父卒尤哀慟附禮哀莫
地不避風雨未嘗同寢疾居喪時夫人皆執禮無違
史為一族感嗟異以為能盡婦道不可及也同郡語
以夫人為法惟惠疾夫人晝夜禱于神未已復親注盟于
天請身代藥餌內勤氣味如是百計終不愈始任胥
州理仁下劾旋進江東觀少着孫宗人力主你仁東
執淡集不用致罰惟悒終夫人曰吾不得為人矣尚
國菊生乎我哭頌淚絕毋弟俞思茶力救蘇時夫人
年三十三子世三人皆幼夫人堅守鄉有群謹理
家業未嘗夜中外百口無間言常曰我未亡人耳所
以活者念諸孤幼失撫則死者不瞑目也哀痛惟德
死而財網體仁念家業王氏我覺當叙其孫宗以又
嘗教勉益懇懇二子少長延明叙與為師邀延王元
度朝夕導訓其目判規矩一必使誦讀如法始奠祖

祖母嘗始四歲于龍山頭及古漢征長兵起妄殺掠
富教于兵擧家入避黃岡山顛邑既復官中徵兵也
起民不能皆應命夫人謂子然曰家不存矣也汝有
前人遺緒可繼避之勿以吾為慮族長戒立汝去左
右吾無所復憾汝無戒立朝夕左右吾憾也乃因州
守宋景濂纂上之有從征浙東押府幕事吾家徵濂
兵屬郡使道迎夫人養于衢州之開化明年衢陷夫
人由間道歸婺源晚空後更歸劉山子然講隱居有
水石林壑之美歲養于中江氏世有膳塋田及地產
合三百餘家世受夫人恩德子孫不能久守無以供
祠祭并前賞實入已戶歲歲賦而租入不以私己更
割田二頃以益之作永思堂澤湛任使者掌守司收
秋祠祭事經費外有餘以延師訓族皆有成法子二
人長郎頗以詩名通籍總堅
贊曰予嘗任守婺源知汪氏為詳又是其邑人咸稱
夫人節行自以言其為人則汪氏之先源夫人事夫
人皆早年守節自誓實若相師承而夫人尤表著宜
並上聞以旌節義與教化州長貳職當為而予史不
家視負矣予然讀書觀賢士大夫不為為人如夫人
志夫人嘗告然命之曰吾家歲居浙憂患餘自樹

立以有今日吾族當人累世同居長汝兄弟輩成人
不許分異同爨而食同器患出處要隨婦人言同姓
中懷異志米鹽皆出經目言選俯誰敗家聲非吾望
汝兄弟宜世世守吾言無為與爭永傳不墮夫人為
後世子孫計慮切切遠大如此寔不可及矣

左氏節婦傳

節婦姓龍氏宗貢士從道之孫梅溪長者某之女年
十九歸于左為左初白處初白習舉子業善書精文
鄉先輩趙州先生見而器之曰昔人為賦誠誠有凌
雲氣今于亦然欲使期又以凌雲稱之初白有志累
既再試于有司不利乃以父承事翁蔭三轉而為江
西行省廣濟庫使至元丁丑廣西猺獠叛朝廷命江西
左丞督三省軍征之辟初白僚屬以從由是得選司
賞發金帛朝夕盡瘁于軍旅以時年二十九卒訃
節剪髮自誓勺水不入口三日出資財託親吏護喪
潛往迎柩比還凡九十餘日去家千里節婦徒跣
匍匐從舟以前觀者咸為感動居安貧莫五年不離
几筵州司嘉其事以白于府若憲憲府旌其門次第
以聞韶旌門閭與以年未五十命且從州守武
並時舉旌入郡　鄉與比題以示節婦陳氏祠于學

宮而以龍氏生死議者又謂不設先事斟違事又遲
當其居從時出折衝擒一捷渾疏中其凡上司日視
之則根椿翦速沈默有生意家人為移植于庭遂日
長茂通性婦然哉嘉郡設鄉以祭一時名公卿士咸
為嗟嘆賦詠翰林承旨歐陽公撰為摺堂二字以表
異焉龍氏素勤儉守禮法初為左氏婦時以不及事
姑為大恨每哉相其夫祭先必盡禮以事翁官將家
京師苦哉日以安否則心弗遑以養朝夕若不及違
亂但其父母直實衍良之淫翻為姻族義方以教宗
族子弟悉人之惠而月其也子二人長曰善次曰詠
晉少學以昭其家善出請由汝遷鄉貢士王子璩為
序宮其事頗詳贊曰
左氏為永新世族其先由宋天聖進士為殿中侍御
史其後將顯仕者累累相屬有出使金國終淮西提
刑者衆衆風節可尚有以景陵尉陞知漢州者死節
三世劇烈兵禍左氏行義之著久矣今又得龍氏為
婦而左氏之門行義益著或者謂家特國家清明崇
尚風化而龍氏以年未及不獲旌表鄉之典及年應
褒剏而世變作矣以此為龍氏惜然人之所以能守
節秉義者非必有所為而為之蓋以出于天理民彝
之不能以自己者當龍氏苦死不嫁時豈知以褒鄉
之將為己榮哉天下有直則青史訓建天下無遺
則青議在士君子龍氏可謂無愧龍氏有子無孫可
：承化行于六十歎嘉旌復無惑天之福龍氏固
自有據也哉

劉綸劉塔傳

劉綸子子綸塔子千塔同人母昆弟也世為永新人
能早自樹立不苟同于人見義勇為無所回德至正
壬辰兵禍起淮甸蔓延江西山谷狂寇之號率朋譸
實為群盜綸塔合志協力出貲建義募勇敢肯以遏暴
里悉組其家畜類共相雜逃悉衣食備器械守之要
害・扶由所・散湖同知故州事毛大少塔以廬陵
尹屯西江時承平既久民不識兵莫安成延數十萍
至州城：中守衙署猶嚇悒之遊道情競五百把赴
州延時已笑入城西門望見渾裝戰兵仗精利耀目
郡自張亂城中兵皇慌逃竄旌旌北渡尹如山寨志
乃迎城由是得全大少當永新通衢一吊精郡上下
阻絕鄉民罔然皆為亂首諸幾之處殺復以遏奸
慕率使水慢院連無望西江讀安成廬陵之會尤虞
奔突小馬洗蟲囘一遑其人謀有其主湯總新虛掌

盖室設之性跡係一人曰發者收劉而逃逝于州〻
廣有慶不為理恭乃泣走詣〻〻役力所集大富明
事會方來而奴殺其主此是賊也其可縱乎即捕獲
詰其渠〻献于府集諸市殺其八人首梟而懸諸道
上是時惡党之群聚者方恃此為伸縮且將相顧而
起及聞九人首戮死逃傷患不敢動里中帖然明年
洞庭破永新城惡党復乘勢驛動小爲抗嵩祖〻怙
亂首殺湯左茂一劫其財婦復淵殺稍其尸以間地
内侵爭嵗甲午大饑民之有貸者貸金珠易斗粟不
可得貧者至就死婦意欲共麇以濟一無所措雖妾
芋交請不顧之人府檄分府官至境上捕賊春得賊
者有董某以及龍惠其五人方治琴懿上道亭忽許
詩赴府　既〻貧知爺戕五人者婦戕其無罪並詰
府抗辭辯之五人者更得釋是時婦方以殺賊活民
為己事既而二兩大守諸郡縣次第淪沒度勢不可
為乃悉散其家令人自為謀澥走居盧陵婦埽上林
山中蔡畊識〻洪衣食況口不頓窅時事而時事日
益非惡党益熾騎出計謀盡戮其主實以自償又繪
婦須爭炸侯惡已甚大者誅殺小者責贖搒箠群不
𢀡之走當回端　而不得碌日定思世其償乙已春

有李學者屠其主親走告寅走迎謝翦親赴寅濱肅
燕斜詩群黨赴〻正月七日殺明劉上遠未合婦刺
役殺爭鋒戶黨何其鄧洪文徒詡風刃潛出繪時與
俱在上流逸得撤繼道出既步江欲奔州城有檥舟
于岸者不知何許人一見鄧戴之而上肅黑等五十
人追至江〻水淺舟膠清學揮刃而前得逸乎水忽
湧起浪洶〻殺洪作逸顛顛而追生湃艳致胜黍手
謝而去乎走二萬泉社桂蔓〻兩舟來迎並小舟自
上流而下諸之曰更登岸去矣不漢何追乃相視諸
悍群散歸婦至州城婦諸婦曰吾兒弟得幸免無恙
子也不死矣未幾而二子來止婦婦一子一弟婦被
害餘皆得脱走小沙切群返謀劉上巖約山上舉紅
旗為號旗三舉也則眾力合圍至劉天恩大窘爭寨
怒尺不可辨由是衆皆得脱免人故謂此天助非
人力也及延迫近舟止之跡水忽大湧人又謂此天
助非人力不然則禍亦甚矣論婦既得免日夜切齒
以漢難為事乃訴于當時之淩有權位者賊尹姓十
二人漢訴于征討之御職蕭姓二十五人又訴于守
禦之御職劉姓六人又訴于州之牧職李學與其黨
八人皆梟惡之尤首直逋謀于殺耶害之尤酷者曰劉

脫行遊履地塊九八年補不獲論據方痛恨一旦忽
自詣按察分司訴論據收受張貸等物分司官下其
事于州縣于庭訖詞屈處生以殺人罪下獄死于是
向之悪者盡矣予觀其事始末若與一而非天者夫
固合而審與進退而水消當是時人皆以為天助是
則固然向使訖被跡潜影遠自竄伏雖捉吏踪來易
得也於未得則論據漫灘之志終不得以盡逞而况
未免有餘憾焉今而自投于官以就顯戮此豈人謀
所可及哉故予以謂訖之自投而就戮者亦天也天
之所以用意若此者所以成論據漫灘之志也漫灘
之志古今之通誼也喪記十五六年之間廷雖顛沛
以小人而害君子以奴隷而害主翁者滔滔皆是而
天獨用意于此者以漫灘之事非論據不能也他人
不能而論據獨能之其必有以異乎尋常者矣

雲陽李先生文集卷之八

雲陽李先生文集卷之九

雜著

執瓠說

家有悪瓠者得而來之以補生于庭而執之曰瓠之
生也徽其為形也不類尔之背雖長而擴不加當足
難多而足不加疾而徒欲恣雖雖翻然奮異以積
行于世尔果何恃而為此吾得加尔于俄頃之上捉
尔于幾案之中割尔形剝尔膜解而支體以償尔積
行之罪尔有說則可與說則死瓠于是怨目哭瓊挈
足喙嗚喘息既定乃逡巡而有言曰嘻子何咨蔵植
得而昧乎天地之性乎予之于物也河見其外而不
察其内乎子何深于責物而不為人之責乎吾之生
也徽吾之形也不穀吾之長背而多足凡吾之所以
為此者天也吾任吾性則吾行雖擴亦何異而非天
哉吾任性而居吾循天而行而子欲以是責我是不
知天也又吾行雖擴而吾莫與賜與賜則無咸無蔵
則于物無傷也今子徒見吾外而不察乎吾之內是
不知物也世之人固有外張而中悪者睽其肉外文
恭又非若吾之徑徑乎中也子何不是之責而唯我
之求乎又有事陽而深情者其家邑君子也辞氣昌

予也哀狠逆違所旋推諉皆君子也而其中實欲嚴深與不可覩則此又大可痛也而吾子之不之責也何居且吾之生也嗇故吾之欲也易足吾嚼嚥藁秸適可而止飽則偃休乎蚯蟺之穴而無害焉吾又何求哉吾之行雖積不過延緣涉獵乎沙草之上于物無損也于類無傷也而吾又何嚴哉吾任吾性吾情吾天而子欲加我乎機穽之上從我乎鼎俎之中是亦天而已矣而吾又何辭焉蒙于是俛首受辭處辭其泉而縱之江余嘗讀易至離：爲鱉故鱉之則在火又離爲火：炎上故鱉之性躁而惡此其得于火有不可變者人爲物之望則雖頑冥如碑無不可變彼不可變而不定欲以損行之故執是以取惡于人見予可變而不變則于肆行而不悔者其取惡于人也亦甚矣嗚呼人固異于鱉也異于鱉而不自異焉又安有不鱉若者此吾不深可悕也予嘗閒客抗鱉事又因讀易有感欲書之未暇適友人詩三鱉圖來觀故爲述其說如此觀是圖者苟因予說而推之其亦少有警也夫

三窮說語

予觀新安趙君方所敍三窮之目其一曰揚伯滕一曰揚蘭谷一曰費很遠是三君皆司仕星源郡中皆能以清苦自礪其甚者至樹阡茱紋視衆以自給人咸賢其不堪而三君者不以爲悔故里中皆爲三窮一時好事者浮爲歌詩以稱道之識以爲今之爲仕者莫不欲誑鮭饋而鈌記廿以自取與之而三君者乃潔志儒修如此是誠可稱道也然予等竊有疑于窮字之義蓋窮與貧其實以財言窮以位言貧從分從貝：分則貧也窮從穴從躬：從穴當有憂代抑鬱之義若生之處于穴之下皆窮是也孔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以富與貴對言所謂以財言者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以窮與達對言所謂以位言者也至李克爲魏文侯卜相而其言曰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監蒙而觀之則二字之義不可以一槩而施也明矣今三君者既皆登仕路以見用于時而復有名績光著煌然有印章坐堂上走偶吏于庭戚然以撫妤豪患然以恤嫠寡四境之内莫不奔走服從以聽命于指顧之下若是而猶謂之窮可乎吾故以爲若三君者謂之居官而能貧可也謂之廉可也謂之清亦可也若謂之窮則

詩出于軍中之流而一時之好事者遂從而歌詠之至予年八十有三竊嫌氣日不能復為文詞以發其屬辭之筆乃齗齗然較一字于分寸毫釐之表亦可見顛躓之態而不知其衰憊之已極也覽是卷者倘不以予為好辯則予過辭矣

書郁氏紫芝亭卷後

讀張仲舉諸君詠芝亭卷而知郁氏之世有餘慶也不有餘慶則紫芝之瑞曷從而致之予固知其必有餘慶也卷中述其上三世作牧清遠有善績又謂湖州公存心以仁利物以惠夫如是則郁氏之慶豈一日之積哉其詩之也又則叢為太和草為芝草亦理之自然者耳故予于此卷請其有可稱道者三焉蓋初攻通杭城時城外墳墓發掘無遺而湖州公之墓不失杯土此其可稱道者一也紫芝之生適當墓之左豈色或異衆芝此其可稱道者二也凡芝之生固足以為異然前不逢人之知不為人所賞拔則與衆草木無甚相遠今思道之于是芝也卒然相遇于丘墓之間驚喜感歎不啻若獲至寶既名亭以彙之而又遠走京師謁縉紳諸君請為文以記之為歌詩以形容之使是芝煒然光耀非獨有異于衆草木而且有異于衆芝焉此其可稱道者三也雖然思道之于是芝也豈直以為休徵之應而取之以為他時富貴之兆哉蓋孝子之念其親也望其壟而望則雖一草之植一木之枝亦愛之而不敢輕踐折焉而況于芝之出乎其類者哉是宜思道之拳拳若是而不能忘也卷中惟王達善予不甚識者一時予獨因念殘廬西湖之勝山水甲天下而思道家于是湖州公墓于是不知近年人事風物視當時可如至正丁亥予恭司江浙儒學仲舉來謁建命來謁宗鑑二史于杭里命儒司館生董其事故予得與仲舉同硯席越廬者半年後三年予寓居姑蘇而仲舉再來告發神海上來唁予留宿而別予既衰老多病而仲舉年後適予八九歲今當八十有二三矣作此記時不書年月不可考不知近年曾晤否晤此回時河以此皆予之所常介然于懷者恨不及一見思道而問之故筆于此

題宋孝宗賜楊誠齋雪園卷

楊文節公誠齋先生以清白著聞歷事四朝終始一節晚年力辭徵召退休南溪之上者歷一紀徑庭風雨晨積亦卿鄰三四人可謂與冰雪同操者也孝宗賜以此圖其時之先後雖不可知無非欲以表其清

都耳然則公之清節固皎皎乎不可尚已而孝宗之賢亦于是而見焉一時君臣相與之意不其盛哉

題宋張叔端畫清明上河圖

周氏所藏清明上河圖乃故宋宣政年間名筆也筆意精妙固自宜入神品觀者見其邑屋之繁舟車之盛商賈財貨之充美盈溢無不嗟賞歆羨恨不得親生其時親目其事然宋祚自建隆至宣政間安養生息百有五六十年太平之盛蓋已極矣天下之勢未有極而不變者此固君子之所寒心者也然則觀是圖者其得徒有嗟賞歆羨之意而已乎抑将㤪有畫物惕厲之意乎噫後之為人君為人臣者宜以此圖與無逸圖並觀之庶乎其長守富貴之

題僧雪溪畫蘭卷

予留姑蘇時雪溪翁住承天寺日與予相往來當時達官要人往往求翁為寫蘭石翁輒笞之而予所得於翁者亦數幅或時相過從焚香煮茶輒取雪色紙為予作調奇逸芳小幅已極清瀟可愛予嘗置齋閣中記來為夫洪畫但藏之于懷近乃于吳君書室中見此幅注置齋壁真此若得意筆也感念之餘就題其後

題周道士止一卷

天下之理必會于一故天下之事必歸于一一者造化之本源道德之樞要也昔之言道者曰抱一曰守一抱金丹者又有所謂三五一一為事革者至青霞高士周君乃獨以止一為號蓋欲直而歸止于一則非常道矣人心為變紛紜交錯而莫知其所止者往往之苟非知道之深養道之篤探其本原而純其極者其孰能知所止哉又孰能止于一哉吾于是知所敬矣

為馮永吉送汪古章歸江東詩序

汪君古章從軍來永川其始至也永川之士相與言曰是固新安巨室其祖父多貴顯金紫與服煥耀閭里其子弟習熟聞見被服綺紈而鼓膏粱驕泆恣縱其能為我輩友乎已而試日就其庭而升其堂且其言日其色然後知古章之賢乃有大過人者古章學有源委固已深造乎道而猶慄然以為未足孜孜求之不厭處事明決與人交坦然久而益信于是永川之士咸願與古章為友而古章以思首其親歸矣義有所不可留情有所不能已遂相率賦詩歌以贈而使雲陽李祁序之

三友贊

長松千尺生于崇岡蒼綠百卉與莖表芳唯竹與梅固我氣味非細韻勝乏也其類乎爲有人是求是徵受沐厥美以茁其身惟松之高唯竹之勁惟梅之清亦罔不純惟是三者其維友之惟其友之是以似之

翔龍鍪贊

龍之矯兮高翔天門洞闢兮雲霓鴻群仙結珮衣頎韶大樂賡償咪肯商肯商流津下上方美人意豐覽明當蓬萊瀛洲路河長金闕玉綍在高堂

贈珠仲淵字說

禾川之秀有曰珠上人者其字仲淵予既爲書二字而復請予爲一言予觀諸老師頌偈更復推寬曰珠曰淵義無餘蘊予又惡能復爲仲淵贊一言哉然吾觀夫之所以見寶於人者以其出而見于世故人得而寶之旋復光明月固爲天下至寶向使其深藏而不之見焉則人亦孰得而寶之此珠之所以貴于見知于世也若釋氏之說則不然釋氏往、以珠喻其如達性故欲其晦而弗推也隱而弗彰也深藏固守而不靳人之知之也此則珠之在淵者然也蓋珠之出而見于世則寶之者在人珠之隱而藏諸淵則所寶者在己釋氏之教務自見性夫豈靳人之知之哉仲淵善藏于珠毋使離于淵可也

題張天粲圖書卷

禾川張天粲書生也攻篆刻印章追置風格率不失古意一時士大夫多愛用之間嘗爲予作二印予語之曰予老矣無復用是斯文恐負子印方今泰運將回將見氣闢翔洛壁聯輝文章翰墨宜有盛于昔時則子之精藝其見愛用于當時之士大夫者亦將不啻今日矣子姑待之

黃河清劍銘

善達泉以黃河清名其佩劍有問之者曰子之劍一器爾子黃河乎河猶達泉曰吾之所以名吾劍者夫豈徇、焉以器爲哉吾將以善吾志焉耳吾之所以爲吾劍者蓋直以天地爲爐以陰陽爲炭鼓風雷爲橐籥體日月爲光華飛之而莫知其形運之而莫器其妙此吾之所以爲劍也吾之用吾劍也蓋將以劍刺姦絕恩淩蔑百邪滅萬惡使吾之耳目聰明神氣炳靈漠、豁爾合乎太清由吾身而達之天下無不可者且天下猶吾身也黃河則吾之血氣周流乎吾身者也血氣和則吾身寧黃河清則天下平吾之所

以名吾劉晉夫堂苟然而已哉予聞善君子始而疑
之於而思之終而信之以其言之近乎道而非遠以
歎世而職俗也故為之銘曰
黃河清天下平衆世溷濁清清勞其生時能待寸識
哉斯黃河清濟嗟乎善君有此黃河清黃河清天下
平

堂陽李先生文集卷之九

堂陽李先生文集卷之十

雜著

題畫龍

吾此蜿蜒與時固旋致之則倘徉乎六合來之則深
潛乎九淵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蕭以仁得堂贊并序

仁之為道大其為功也遠哉苟非豈草之人達世之
變則亦無以敍其功之遠近也廬陵曲山蕭崖蕭先
生由宋科目以仁人心賦入大學上舍凡數年遭值
遂隱居于山中有元前代子宏劉屢數聘出延祐
甲寅科目興遂擬為鄉校方崖蕭御史為書其扁養
吾劉先生為紀其事至沒代子其孫壽春復拓而廣
之又數并而無與江南北數百里之地悉為立祠邑
居里今湯然罕存而先生之廬與所創之堂獨屹立
嵬峨草莽中吾有堂狹而然樹之者壽春于是叢之
以為堂而以其事語予、益知其先世之事其為功
也遠乃以仁得名其堂且為辭以贊之
秩秩斯堂亂博其始在昔咸淳有斐君子思深才雄
蔚為崇工道有藝國資其辭雅國步伊阻炎漢我土
載經載營式遵我所我經我言進用我松邑有來學

我應受之仁人之心君子之事鬼神護呵固有默測
孰菴乃續有嘉則孫戴峰斯堂匪仁曷存堂以仁存
事由志繼子孫承之有永無替

題曹如圭詩

詩貴真景不真景不足以言詩古人之詩雖淺讀自
悠不事拘檢而皆貴情景要是以千百載而下誦之
皆如親見其人親目其事蓋景情貫寓人心所同貴
古今如一日者也今觀曹君如圭之詩縱數萬而去
輕字近寶象而造詩雅雖以性自命而有工巧者存
豈非所謂景情貫異者哉況劉如圭平時以盡度自
許呼周人之惠成人之善見義所當為者必力為之
與人交必懇懇盡其誠又而益信其為人如此故其
詩如此予因論其詩乃併論其人焉

題楊清溪畫雪竹

竹以節名雪以潔稱非潔不足以表君子之操非節
不足以表君子之貞謂其為此清溪之清

題羅朝陽詩卷

羈然臥病中得羅朝陽詩于枕上讀數篇至神固山
忽推枕而起嘆曰詩道之廢久矣能如是人豈不可
與言詩哉由是再讀以至終卷無一不可稱誦者蓋
我朝陽之為詩也朝陽信廬陵注士而安成劉太史
禾川吳明府又廬陵之鄉先生也朝陽既得劉先
生之指趣以深其源而致其流又得吳先生為之上
下評議以助其瀾而揚其波其于詩也允乎其有成
矣予雖欲復為朝陽贊一詞其可得哉姑述其略以
附卷後

題易子文詩卷

詩道之趨于古此世道之盛也古人不可復見而千
載之下誦其詩者猶足以想見其為人使人欽羨愛
慕蹈而友于千載之上此無他人心無古今之異故
也人心無古今之異則夫性情之所感發響之所會
其不相合者寡矣奈何世之言詩者只足於目前習
熟卑近者以為是而詩之去古日遠可勝嘆哉近讀
易子文詩見其格調聲韻雅淡俗殊固已駸駸乎近
古矣蓋其性質不凡而得于師友之見聞者皆有源
委故能脫去流俗而欲追跡古人此其所以為可尚
也嗟乎世道之衰僭趨愈下而子文之詩獨能上追
古人此固可為子文喜而亦可為世道嘆之

題刊陳所安文集

天馬馳騁畢覽聲于邪渚鸞凰伏道竟鳴命于埭鄉

愛其人者多得之悉歆懷悅之殊見其文者猶偉其
斷簡殘編之末此年序而未泯滅哉望其可傳必有
當仁共成勝事寫之流衍萬千載而不墜故以還鑑
俟九京之可作

題張天全所刻天君降筆後

張君天全以積誠累行得流元教濟度事品幽明交
通神靈陽賀至有託諸字語筆墨以顯于世非可誣
也若吉州醮事達普說赤那海所達天君降于上高
之左雅詎究其事也昔予觀其字體變化飛動益辭
莫知端倪有非詢詢焉執筆運肘之為者請于其不
誣也異哉贊曰
于穆天君來于帝庭赫赫威聲灑灑威靈唯翁上高
厥號唯左淡學于張孰誠或盟精神所貫天君是臨
神光奪目奇芬味心妥紀縱縱悅恩恠謔電擊霆奔
雲騰風起惟神所書曁人之為惟人之行曁神之依
回神回人是回一理不愧于人乃感于彼張君之學
然與于天既獲靈異道斯可得得之者人助之者神
于萬斯年寧視厥成

草堂書院藏書銘

秘閣崇覺緣于雲宵群公在天遠不可招聖賢之書
有開有儲如山如淵浩不可窺列茲萬部煌于一隅
去之萬里孰云能紐惟茲達可有測斯念稽于版籍
搜于文獻北燕南越西陝東吳有刻則售有本則書
漢翰有縮卑連斗汗牛數雖河升有七萬貯之以舟
入于蜀江江神獲呵護其帆海運至逸止郡人從書
藏之石室以永厥美昔無者有昔寡者新界此士子
懷君之仁剡永汗公夕副于室家有其傳維君之德
在昔文翁肇茲成功建學立師惠于蜀邦維茲建可
室世作配惠茲蜀邦惟有內外嗟嗟士子尚其勉勉
毋負于君惟千萬年

修靈泉院疏語

靈泉院山川福辭卑鎮西安觀音堂氣象宏深恍如
南海既屢遭于兵燹盍更復于良規欲建莊嚴須憑
喜捨一擇指揮嘗呼捧匠輪奐萬好天中再現虛空
樓閣福田增廣香火彌隆

題風帆圖

予嘗由姑蘇泛舟涉海萬掛帆入大江泝流而行一
日踔二三百里舟人振忽嘯歌于帆檣之下而無所
用其力此舟行之快也亂離顛沛逃藏山谷不復有
江湖之跡矣遶仰今昔慨然興懷近觀茂齋俞君所

藏風帆固悠然有極目千里之勢而烟波雲樹茅屋滄洲歷歷皆若向時所見令人盡畫悵感時緣事異安得復假風帆之便浮游江湖以求向時一日之快哉

題曠維導思海藁

士君子懷抱才藝遭逢亂離沛因羇旅所底止困大不幸然因是而拂其心律其氣摧其英華而磨礪洗削其偏隅邊鄙之習卒之就其所已能而增益其所不能此則不幸中之尤幸者余既曠維導詩清灕含蓄有優深思遠之情蓋其詩多亂離以來所作其于人情之推則世道之隆替草木之變衰山川之悴遇物興感觸景增懷無不于是乎見故予雖惜其不幸不得遇太平盛時無以發其長容紆餘之思而猶幸其遭逢時變得以增益其所不能况維導爲曠方此之以有待而治亂之機無往不復它時海宇又安重見太平之盛于是也王風之衰雖爲周雅之變鸞從容詠歎而維導之詩益昌矣夫豈獨如今之日而已哉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又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維導其益勉之

壽芝贊

凡草木之植句焉而萌甲焉而拆蘀焉而生實焉蕃焉而茂盛于山林歸落于原野其名與數雖神農氏不能以盡知盡識而唯芝也獨與常産異不根以生不沃以榮不春不鄉而蓬擢菁更不得以共其美蓋以扶輿溝決之精純清淑之氣鍾結物蕃而爲之故宜爲和氣之符爲休徵之應爲達官貴人之所當說而自昔之翰苑名流詞林佳士往往形之歌詠詠歎而不能自已也惟是廣資之葳達山公獨挺之表家有以芝草獻者一本而兩岐形狀奇特蓋芝之生也既與常草木異而是芝也又與常産之芝異由是衆客交口稱贊嘖嘖于乃稽于衆曰嘗稽諸仙經雜傳凡芝有五色加以紫爲六芝皆瑞草也生則有靈氣奇瑞之異青曰龍芝赤曰丹芝黄曰金芝白曰玉芝黑曰玄芝紫曰木芝然則芝非有定名也世之好事者惟取其奇異悦詩者而況之于是始有靈芝之名又其生時或有與吉事相符合其先後者于是而又有瑞芝之名今是芝之來也實爲達山公長年之慶尚無以名理有未愜宜命之曰壽芝可乎可是衆客欣然擧酒更賀乃囑筆征予文以贊之遂爲之辭曰

峰々神芝靈藏所埋含和毓粹奕芳雅同顧群而出挺萃而長錦與丹崖碧嶂寿草懷瑤々特立亭々其母一本茂美雙枝盤孚如雲之舒綢繆耕美如鸞之翔㕘巢軒蔦惟芝之生是曰靈常通物應兆先幾呈祥事永于庭作公壽考天遂爲之錫以難老既錫以壽亦昌其家玉樹慈荷珊瑚交加非徙兄鋭兩以表酒服此休嘉以介眉壽

題主一先生遺稿

竊讀主一劉先生遺稿數其浩瀚淵微敷暢精深而聖賢之心天人之學古今之變與夫人情物理委蛇曲折千態萬狀罔不畢備爲文爲詩爲雜著累々凡數百篇無不可讀無不可愛蓋先生之學其資之也深其積之也厚故其發揮著見如此盛矣哉先生之于文也嗟乎自兵亂以來江湖數千里名藩大閫爲丘墟而吾茶陵以孤壘獨存吾茶陵萬卿文物素著海內五六年間彫謝淪落而先生以老成獨存此非先生之幸實斯文之幸也先生年雖高而耳目視聽不少懸其用力斯文固未艾也况今之求先生著文有甚于昔之求先生者數先生多賢子姪孫况先生之文未編入者益相與謀之以示斯文于無窮焉

譚君傳心亭說

譚君繼先之號曰傳心夫心者人身之天而全理之所寓也其體虛靈而微可以通天地而無間其用博大悠遠可以貫古今而不窮而其微妙精蘊則止存乎日用行事之間人惟肆欲妄行無所畏忌知有利而不知有義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由是昧于理而戕乎天方寸之間害無窮矣上無以繼承先志下無以啟迪後人何莫非此心之所爲哉譚繼先資學而藏清學優而行修遊乎州閭施于鄉黨矣予唯恐有一念之未善焉斯其心周可以不違乎理不悖乎天矣吾聞繼先上世祖父多行義君子以忠孝起家以詩禮名世而繼先復能以祖父之心爲心繼々繩々罔有墜失其有光于上世也宜矣前由是而推之則傳之永世豈有窮哉吾見譚氏之益昌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繼先既念之矣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繼先其勉之

書烈女龍清傳後

龍子元規予以其同年貢士劉雲章所撰烈女龍清傳並其從子並穀之女嫁爲安成劉婦遇賊事明之衆義不污而就溺者也嗚呼欲生惡死人情之常

也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天性之正也全其正者爲正人有其常者爲常人士大夫之所講也然而一旦臨事變與奪去就乃或不如閨門婦女之斷而確如云章所云可勝嘆哉昔秦夫首氏女被俘不屈史氏榮而書之今讀先事之計義不辱于俘卓然貞烈殆又過焉後之秉筆者其尚有激于斯文哉

題廖竽西與存使君帖後

故宋崇學博士廖竽西先生與存使君手簡詞翰精潔丞相周益公及諸老先生題跋致意甚詳今婦閨氏文脩于謂竽西先生以文章名當時傳諸世其大者固不啻此、特其緒餘者不然自照豈至今上下二百餘年風流文采猶于是而可見則二堂尊崇韓墨所可幾倫哉是宜士君子之愛而藏之也

跋怡虛清話

話者日用之常談晉人相尚清虛出入玄妙而清談之習遂爲一時所尚流弊至遠可畏也蓋其說雖高而難行其理雖勝而無益其旨趣要歸雖嚴然可聽而不可以合聖賢之道談雖清何益哉直君之翁以其日用之間得諸見者判爲一編既載其事又讀疏其理以示訓戒、乎無一語之不可行無一事之不可法無非切於日用之常而不可闕於是而謂之清話其去晉人之談遠矣翁之淳宗鴻溫厚把謹能守其訓詩足繙讀予一言故爲述此語使世之覽者毋以晉人之清話比晉人清談云

伯昂字說

人之材質高下有爲不齊而其志所趨嚮則下可以美之質也故苟得其道則日進乎高明苟失其道則日流乎汙下此理之必然無足疑者王氏之子弟日高而其字曰伯昂字書謂昂從日昂者日之升也日之初升在旁爲乎故其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伯昂年未弱冠神朗而氣清其材質固信美矣而九所以資其材質之美者入而游乎庭則有賢父兄焉出而就乎塾則有良師友焉由是而益志于學守先聖之格言求古人之大業毋苟同于俗毋狃徇其情如是而益加勉焉則其德之新也將有如日之方升而漸進乎高明廣大之域矣他日所就其可量乎雖然此理之有取于日者然也而天下之物亦莫不皆然喬松聳壑而昂首則衆木之叢而附者不足稱也野鶴翹風而孤立則群鷄之儔而喙者不足數也此又物理之出乎其類而拔乎其萃者也伯昂

而無志于此也則已如有志焉宜于是乎觀之歟

賀斗子之字

海觀字說

海天下之大物也然人知海之為大而不知其所以為大故善觀海者必觀其所以為大者焉今夫海測之而莫知其深望之而莫知其廣舟之航之而莫知其所底止是固可以為大矣觀者于是焉徒見其廣見其無所底止而曰海之大也如是〻可以廣吾見矣呼若是者豈為善觀海者哉天下之物小以受大大以受小〻受者受小而大受者受大若挾廣浮行滄之量而與之議洞庭彭蠡夫且不可而況于海乎蓋天下之能受者莫如海物之大者莫如海知所受則可以知其大矣〻然則知其大而不知其所以大夫何取于海哉吾從弟字海觀銳氣而欲求天下之奇聞異見以廣其見乎甚則之而撫然其所觀之不得其術則徒知海之為大而不知于己故復為之說焉今而欲盡大觀之〻術其必同海之不擇細流也而知一言之微一行之小在己者不可以不謹在人者不可以不容同海之含汙納穢也而知禍福之來宗專之至是非得失之交集于吾前者不可以不順受同海之汪〻洋〻乎而不自足也知義理之無窮學問之無盡而吾之所以用吾力者不可以不謹〻為夫如是則觀海之術于是乎在而不為徒觀宗中庸曰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非吾弟夫誰望哉

書僧雲泉號詩

雲泉寺僧將詩號以請諸理那求重建佛舍僧序以復其舊而請遍行世人題其端世人謂今之人雖遠逢世變然自州鄰覺無貴賤高下咸肯宣力以安其身以庇其家人其大者則克建寺塔建殿觀僧無不如志乃獨建佛菩薩無莊嚴供養之地諸比丘無使得栖息之所于人心宜有所未安試詩號以往以吾言告之將見次第圖成理〻其倫他時懽咽鐘鼓視頌讚揚福田利益豈可量哉

跋賀元忠遺墨卷後

亂來顛頓轉徙犹不自聊然猶喜訪故家遺編斷簡庶幾猶見一二昔時風流餘韻而每不可得近乃得故人賀君元忠之仲子某所藏其先人手書一卷蓋同姓亂散失再三購求而后得之者也予觀其手體精妙詩思超軼又復舒展慨焉興懷因念于平生宦

移多在兩浙而元忠亦然蓋予在婺源時浙省請撰
貢賦既出院乃知元忠適在財賦都府款會之情職
例之意忽落寞皆亦豈知有今日哉卷中詩凡二十
首如信河如釣臺如常山道中八里莊濟上之類皆
予所嘗經行者如會稽之蓬萊閣鏡湖亭京口之金
山寺則亦予之所嘗登覽而賞玩者也只所至亦嘗
閑以小詩紀之今其稿皆無一字存者而元忠此卷
乃失而復得則以元忠之有子也又卷中所書練大
卿文一篇全述張小山詞因記予在浙省時頗有撰
歸事嶢山里驛舍中張年數更來謁一見問姓名乃
知其為小山也時年已七十餘屢其年為嶢山幕僚
遂與坐談咲仍數：來驛中語數日乃別：時復書
其新詞十餘首求跋其詞精雅正非近世所謂妖淫
艷冶之比故予亦頗惜之今此詞亦不復存感念今
昔恍：如夢嗚呼元忠已矣而復死者猶覥焉以視
人果何為哉果何為哉雖然元忠已矣而此卷獨存
故家之流風餘韻猶幸可見賈氏子弟宜世寶之

跋周益公與王季海墓銘後

予讀是誌銘而知富貴之不足道也夫居士以一布
衣而其文章聞學能令當時諸先輩稱譽推重如此
死又得周文忠公銘可以不朽世之居公卿位擅權
一時而名與聲俱泯泯然與草木同腐者居士為何
哉

洞淵堂壇后土王主銘

洞淵閣堂隸額著於有年矣今又得宋道君所書后
土王主于廬陵之王氏家感曰異哉是不可以無銘
乃使來請銘曰
崑山之英伏與之精寶氣四達洞貫孚尹在昔室扣
韜晦靜然煌：后祇孚祀綿淵寶刻斯玉以禋以祈
藏之名山以貽景華山君護呵無鼓不祕匪玉之奇
維神之賜乃發堂既化之于人吾祥播首來獻其球
邦人聚觀踊躍驚嗟翰飛揚雲騰霧起翠閣自昔
時見于今是曰帝祉時哉父致鎮之靈遺之為貴
吉救之祥崇風其昌

劉子行字說

安成劉君仲貫之子文周字子行予既為
書二字復為辭以箴之其辭曰
君子之道貴推其時用舍行藏隨其所之用之在人
行則由己勿悖于時勿違乎理藏之于身待用而行
有操斯發有負斯守乎：康莊無險無陂坦然由之

無違弗至勗我士子敬之慎之我言匪耄尔行勿疑

王廣徵筆贊

天下之理有顯有微顯者易觀微者難推而况于醫理極深奧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惟茲王君洞析玄覽無閡弗發有懸斯闓人之有疾是究是攻內觀脉理外察形神從以之劑効若神速行之州閭取信僕牧藝本于理而况于醫推贊之良在于績微微既克廣道乃昭詞君子係之如指諸掌

題范富二公手帖

右范富二公手帖通一卷巴西鄧先生牽石任侏詩中語題其後方理傑作詩時范公適自陝西還朝進中得詩撫膺太息至有懷事之語其後范公為參政富公為副樞范公主西事富公主北事二公方協心殫慮然太平而飛語上聞群呼得志于是二公皆以宣撫出矣然其議始蓋由此詩蓋以夔契比范富而以大奸斥夏英公諸人宜其日夜腐心切齒思有以報之可以中傷君子者無不為之又况君子與小人共事則小人必勝而君子必危蓋君子務盡其在己者進退宗尊一歸之天道不可行則引身而退若范富二公之辭位而出是也彼小人貪位固祿躁進妄求不得志則不已此其所以常勝也於由是觀之則是詩也大則有以激當時之變使范富二公不得以安其位小而不足以庇其身然于劉摇發塚則亦何所利哉雖然是詩之作使天下後世知君子小人之分如白之于黑如渭之于涇如神龍之于雉至今讀之猶棘然如所觸哉則亦未可苟訾也因從范靜翁先生讀此卷故併論之以續鄧詩後

書陳氏家譜後

至正八年冬予以參政蘇公天爵分行湖水西訪求衣冠世族公意益欲萃為一書以著詩書忠久之澤甚盛心也越明年及正月乃至吳州首得陳氏家譜閱之陳氏之先由吳興遷長樂凡十有三世而達廷平又八世至尚書公而始大然可謂遠也已矣後世推高科擅蒲仕者累累有人散居浙江諸暨相為又可謂盛也已矣若諸序所稱尚書之功積期議之德攻諫議之忠節又陳氏之先顧從侍者諫議公平生攻于奸宄如瘵痛然日不可干紀而于兄弟極為友愛伯氏早世撫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成初奏補恩澤舍己子而先伯父之子嗟君子之用心有如此也蓋君子之心仁孚覽廣兄弟之子視猶己子初無彼

此之異今觀陳氏之譜自尚書公而下愈分而愈盛愈久而愈彰詩書之澤纓簪之懿至于今而未已則天之所以福陳氏者為何如耶尚書之十世孫楷字以異諫議之八世從孫也毅然篤學脩謹有文能世其家業不墜出所藏諫議奏稿及家譜示予予既錄其譜以復蘇公且書此以各以集云

題于氏封贈碑後

尚書于公登第時祁方勉強就學聞壹稱揚公之文而歆慕之如是者既百年其後寧明末第往要津而公已去守矣凡公政令之施規模之略雖獲窺一二而猶以未及一見公為恨如是者又百年既而公主二州文軒邛二州歲遠外亡去既乃得見公實錄中氣貌雄偉言議豁達讀其為文章政事者也于是向皆歆慕之心願見之意始得以少慰焉今年春祁以公事來吳川復見公于狀元乃得讀翰林歐陽公所為公贈封二代碑銘又知公之晚年所以享優游盛大之福而子孫孫子繩繩而未已者蓋有非一日之積矣積之也遲則其發之也必宏祁于公夫何羨哉翰林奧大參中所題自歐陽公而下若中書張公中丞許公秘監黃公凡四人皆公而為五者延祐初林進士皆往通籍于天下聖望之律何其輝煌後先可不謂之盛歟謂為是其如有矣嗚呼安得後來科目之得人復有如延祐初元之盛如此哉

題方寸地說

予與陳君篤修相識久矣及來始蘇見其明其暢達言議偉然人有其子若孫皆篤實敦樸足以繼其志而充其業遠其得于天者必有異于衆人也及得廣揭諸公所為方寸地參觀之然後知其所得于天者蓋在乎此人之所以為善與不善而子孫之賢否家業之盛衰繫焉推其所由皆于此乎判今觀篤修之所得于天者如此其學則其方寸之所存發可知矣由念之善而享豐厚之福于其身又有以及其子若孫焉人亦何疑而不為善哉

雲陽李先生文集卷之十

雲陽李先生文集

附録

送李一初應奉南歸序

國家自科舉以來凡七科二十有一年第一甲眞三人三人皆賜進士及第自元統初元之癸酉歲始南士居第二人而膺是寵者自雲陽李君一初始以第二人南士初登第入官即得供奉天子詞林預與制誥脩史事又自一初始是皆儒者之所甚難遇也故衆人之言曰夫以斯文之華煇于一初者何其幸耶予之言則曰儒者積學獲舉可冀其或然也一初四親高年居此重慶而榮遇若此然後知天之以斯文之華畀于一初者又何至也夫世之人有子若孫莫不願之賢賢矣莫不願之學學矣莫不願之成至于肯有之道可必于天耶雖然一初等固內補而當次再期得使之居則致庭闈之歡出則盡鄉里之情是而休焉又得以殫其所素聞增其所新習廣其所積得其所施其時登進王朝將以究其所學于其所事是望焉四親之餘而已哉此固吾鄉之人吾黨之士喜無默宜宜致其切規之辭者也元統二年甲戌春正月望泰常經陽雲序

故李公從祭實誄并序

前承務郎浙江等處儒學副提舉雲陽李公歿于永新工策之寓舍其諸生南平劉生聞而哭之既挽書弔其子自主漫爲書弔劉君子据以楚昔者之見公自劉氏也公以盛年擢高第爲名進士擅學問文章爲世儒宗同知徽州婺源州事凡六載再調今職又三載遭亂隱跡茶陵山中復往來永新境上所至荒鄉鄙廛野大夫咸以劉公名咸知敬愛公爲人清修玉立沈潛淵邑工書號希蘧翁又號危行翁望八老人不載心世人享年若干歿之日莫上展之祭前致月遣從書曰近還山中痼疾復作苦甚〻〻退後浮于居服書則是公臨終時所以戒勗其子及與朋友訣絶皆靜治不亂嗚呼此非平日視窮達于一縣明死生于一致者焉能如是哉故淮南參政守安慶余公廷心學者稱青陽先生與公爲同年皆第一甲皆第二名皆賜進士及第公未疾時嘗爲青陽集序其間多自道之辭皎然如日星之潔白而不可掩故知公平生心事出處始終大槩略具此矣竊謂公所據如此使得生以自効當與青陽公奮軀並駕然或介然以立名或隱約以終身則所處有不同至無愧于

天地君父則無不同矣爾悲公遺詩諸談不得極其
所主使名注不大嘆均辛囘約以終又悲老成凋謝
斯文屯蹇使若悲之屢昧弗復而失所依歸乃為文
以哀之其辭曰
士有蹈死以成名兮夫固非惡夫身之有生惟生而
或累於吾仁兮嘗視之藐焉如一羽之輕捨死生之
汶汶兮孰審察其所處進必不悔於進難兮退亦不
二於塞蹇譬騏驥之騁陸兮瀫澍澍而託軛任既重
而道險兮奮予身以先之渦軸摧而軫仆兮雖當折
宜猶未悔前非所事而在野兮又奚必隕身於既遣
昔三仁之異趣兮固所歸於潔身彼奚欲與採蒯兮
亦已志之各伸嗟先生之好脩兮奚冥美於天闕連
家難之頻繁兮始方發而道殽鼓予揮於星淵兮登
文臺之巍巍挾星文之五色兮陳折江之頹波辭予
佩以來歸兮紆歷薤天而南驚曾哭妻之幾何兮對
猿嘯乎那上將九叩首以赴死兮洸吾遠適乎所周
遠懷幽以去亂兮譽違隱以終返汨明珠於泥滓兮
雖叢蘭於蕭艾終不混而不遠乎藍煙煙而旃旃悵
空山之獨立兮悄四顧其無聯衡抑狼而弗鋼兮孰
與君而有匪懋縣憤以有作兮肆抒詞以著志持捲
訣以呼闔兮予浪浪而流涕攬臨終之遺言兮惠安
帖而不驚從青陽于太清兮駕紫麟而上征回上層
予所安兮山庭啓其扶曉來飛霽以往來兮瞻故鄉
其猶未違恍玉主之在前兮浩予道而莫從抒斯文
以鳴哀兮據千古之所鍾

將仕郎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劉知事景周

哭姚詩并序

前庚寅歲一初事先生以提舉儒學江浙謝事居吳
門郡從事誠之丁公延聘賓席吳周淳往來關先生
緒餘大有啓沃辛卯歲先生奉母夫人喪歸葬金陵
吳陵遠道吳門嘗行之論詩在耳為南北驟變音
問阻絕先生之存亡未可知　九年
時音無形骨　歲戊戌以公　駐安城邑會仲
賓劉君從省先生令終壽考弟洄交頻痛割無已謹
述短章以紋水滸之誠尊自主大事白之慈悼先生
有知並不忍靈捐生對詩嗚咽拜寸

送別闔門記昔年閱河從此隔烽烟音容入夢空頻
見肖息逢人只浪傳白骨有靈歸故壤清觴無計到
黃泉承忠默默嗟何及留取文章照簡編

右三道皆參集所載仍附于此

書雲陽李先生遺墨後

右絕詩二章茶陵李先生墨跡先生諱禎字一初別號希蘧元至順癸酉進士第二人有文名嘗為江浙儒學副提舉遭時多變遂遯永新山中絕意仕進二絕必其與同志皆否則寫當其詩以鴻歸寓悲憤以耕漁為事其高尚貞一之美惟此詩不可泯者夫是乎題見矣或謂士異伏處亂之世可也亦惜宋也之嫁蔡夫夫有惡疾將于不改適因夫之不幸妻之不幸也果何異之先生得不與是謂相濟者之道固不揚如此先生族孫侍講學士東陽賓之以文學初講讀職論思有聲名愈著而求得是詩亦重之如拱璧然信乎不失其世守者哉因識其後而歸之成化甲辰夏五月既望吾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後學安成彭華識

右詩二首乃茶陵李先生希蘧所作而自書者予友侍講賓之則先生之從玄孫近得此於諸舊某家以遺賓藏于家先生元元說切以及予為翰林還承親老就養留江南入國朝以丞二十餘年卒葬永新山中所著有雲陽集考其生平節操之為表望宗仰詞翰特其餘耳昔蘇平仲談出二蜀山人謂其文真率放有三蘇風韻然則賓之之學亦未必無所本云時成化乙巳夏四月望南京太常寺少卿前翰林侍講莆田陳音識

余觀翰林諸公所跋希蘧李先生詩稿題精當并其世系出處甚詳殆無容喙也矣第以二詩初得于梁氏予于賓之學士有助焉故嗣名卷尾以溥始末浙江嚴州府知府義興晚生邵珪拜書

茂山許氏藏元人墨迹數紙中有茶陵李公一初題米筆氏山水詩一首予識以為賓之學士先生之族高祖也為言而歸之賓之既得甚喜遂加裱諸漫標予書其所自來蓋公在元嘗登高科自翰林出為州倅後副江浙儒學提舉故吳中人家往往得其詞翰觀于此紙可謂妙矣雖非其後人亦知愛之況為其後人者乎賓之所愛也宜有可重者在非特所謂妙而已若吾許氏能捨其所愛亦可謂知所重輕者歟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長洲吳寬書

曩賓之學士得其先世元一初提舉手墨一紙於康博庶子所珍惜之意請予得未盡以成二美予時偶從此借遂以歸之頃聞康紙一方硯製通與詩稱賓之喜曰非偶然也裝潢為一卷識所自夫物之成

跋裝散如人之出處頗與要有數首詩畫論學海內
餘百年漫還其嗣人之手以平頗于時亦奇矣若提
舉公清才領學出當元運弗竟剝蝕湮溥至學士始
益振起世業大鳴于盛際付受有緒此其澂與可書
之大有在二物之外者畢氏亦嘗為濡學提舉今詩
稱憶昔當是其未仕時筆公隱永新山中三十年而
詩有風塵之嘆豈供奉翰林及出為提舉時所題耶
公所著有雲陽集皆此詩散逸不復無所考矣詹事
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晉陵陸簡跋

書李先生文集後

雲陽李先生在元元統初以文章取高第擢官兩浙
及時多故挂冠永新山中憂憤抑鬱遂以不起平日
所著詩文一一皆志義所發不異於慨寫變時當時學
者翕然宗之今取而讀之猶能使人感嘆興起蓋天
理之在人心不以古今殊也先生族孫賢之學士以
家藏舊集屬為鋟梓以傳因新又不朽之盛事亦足
以見其後人之多賢也列成謹識數語于後俾得以
託姓字云禮部右侍郎前翰林學士錢唐倪岳識
雲陽李先生文集已下卷其諸孫太常少卿兼翰林
侍講學士西涯李公重校而補葺者詩賦序志諸作
率具其文基雅端重而方正之氣完然其制大作也
考之先生元統元年左榜進士第二人蓋元代士有
左右榜其右榜第二則余闕廷心也是先生與闕最
相友善元季之亂先生為以江浙提舉丁艱家居堂
欲效一死而不可得遂其心無愧于湖而遺則有不
同者雖
國初會劄清明未能一出然志于所事若予不之少
也而其子潑乃罷戍有弗避豈作正之莫遏其後猶
不免邪獨其遺文之傳不至斷盡而又有如學士公

者論纂遺稾以圖不朽豈斯文顯晦天固將搞柯衡
闕以示諸人以為此勸我而況學士之盛名碩望見
重一世足為先生光哉集既成學士渾書數語于後
用識此以致高山景行之意弘治壬子二月晦日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侍讀學士
經筵講官兼修　國史後學新喻傅瀚拜手識

文章因人而輕重世之論文者或以世變深之亦通
矣諸葛孔明陶元亮起于漢晉之末世出師二表歸
去來一辭讀之使人足想其孤忠峻節于千載之上
將之而不能已揚子雲漢之名儒也大節一虧其太
玄法言至沒後世端人正士棄去而不肯讀鄉安之
崛起中原其文非不雄深雅健也一失身于任文之
叢毀湯于韻以李習之與歸呂榮並稱而安元弗為
焉嗚呼文章之輕重繫于人品之賢否而世變果不
足以高下其人者因如此翰林侍講學士長沙李公
裒集其五世族祖實陽先生遺文得刻諸梓夜得而
讀之未嘗不撫卷三歎願為執鞭而不可得也蓋先
生當到元衰亂之世以進士起家歷官中外慨然思
以大義倡天下晚乃屏居湖南諸是時事亟欲漂
注猶以不得效一障四余述心者以盡事君之義為
城遺入
聖朝力避徵辟而忠義之聲遂滿天下後來從學士
公拜瞻遺像及其學畫亦已尚論其世而想見其為
人乃今又因其遺文而有感焉敢識數語于下方俾
讀者知所愛重不以胡元季世之文視之亦庶乎學
士公裒集之意也棠田潘辰謹題

族高祖希蘧先生墓表

東陽少時則聞族高祖希蘧先生盖吾宗氏近自宋茶陵州同知處惠府君至先生乃隱顯先生之名鄉人不敢斥稱為狀元至于今雖茶邑從然東陽稍壯乃克稽據家集知為李齊榜進士第二人而鄉以高第故特稱此殆其俗然也及屢見先生書蹟固印乃知其號希蘧又號危行翁不貳心老人又按諸書知先生始應奉翰林文字以母老就養江南授婺源州同知遷江浙儒學副提舉今閣本一統志于永新流寓書適陽提舉者盖傳刻之誤元江浙所刻宋史書提調官名氏可證也及以母憂解職歸茶陵值元季亂不復出入

國朝力辭徵辟隱永新山中為俞繞劉子茂所館至梓其集以傳其卒也喪永新尚公峽去茶陵界三十里夫人尹氏祔焉其子自立亦附焉自立府君之子山始歸茶陵居中洲之北沖成化壬辰東陽從先考學士公歸訪其裔孫旭政者見先生手蹟若詩傳及諸族所藏大書數幅獨深歎羨乃摹其遺像且為文祭于其墓固有以表之然未敢為也越十有八年弘治己酉在先公陳澗先生之裔不安欲居遺蹟蕩遠莫知所在因進念道風大節弗大彰于世區區不肖之私亦有未竟者以為私憾竊嘗蒐遺文而有得焉先生當元之亂慨然欲效一障以死而不可得蓋見諸余廷心之序又以為委質事人不可終負蓋見諸王明德之詩及我

國朝用是更安設諸前代殊異不可律視顏竟舜叢由志各有在抑亦天下之不可無者則昭德紀行以貽來世豈獨為不肖之私哉况其墳墓在他邑而子孫不幸莫得而守之則此為吾族衆户望沾救澤者雖欲不憾憾于斯可得哉吾友顏侯天錫方守吾婁因以先生墓為託是實先公遺命因循從惰獨不及于存而圖之嗚呼痛哉永新地雖異貴望吾比境守望相讓姻戚相屬無收之不忍紀者殆不得于斯言然不肖之私自不能已于言也先生諱祁字一初國所當諱而有不敢諱者竊附臨文之義雖得罪于君子亦有所不避云弘治辛亥歲正月九日五世諸孫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經筵 國史官東陽百拜書

右我希蘧府君詩文集十卷家有舊本題云男注編集謝表長所錄自立者字畫殘蝕有府君家法蓋其

所手錄而永新劉子戶茂所刻也東陽嘗省墓時所
氏已絕板刻無知者比吾友胡君天錫知吉安謂東
陽曰此吾郡流寓所當表見東陽乃取舊本偏廣陽
劉翰永加趙式分錄之國子祭酒方石謝先生為序
次以舊序若干篇惟劉中孚序錄字多闕無所從質
會禮部主事楊君旗來自蘇以張本見遺因得補其
缺并以近所得于括蒼梁事蘇州許御者凡古詩
一絕句二及近時大夫士題識皆附焉他如雁陵王
子讓文集序及朱大理文徵所藏清明上河圖跋尾
真蹟則皆集中所載其散落人間者尚多不可得而
悉見也及其存而藏之吾李氏子孫其敢忽諸弘治
壬子二月二十日五世諸孫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
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經筵　國史官東陽百拜謹書

唐三學士卷題辭

右吳興錢溥所圖唐三學士吾里好事者揮繼先
侍心得之前進士李一初甫遂先生題之也先生登
元統癸酉李齊榜進士第與修撰張公起巖尚書宋
公誠夫監丞揭公曼碩請其廷對策擬甲是科故誠
乃南士進改以李齊公平會齊病上表謝恩則先生
也城西龍湖乾之記驗矣初授文林郎應奉翰林文
字未上遷承事郎部宗之已而連丁內外艱改
同知撫州事興學校茂士子敦敦知所向方將儒
林郎江浙儒學副提舉同寅班公彥功以善書鳴詞
翰墨工獨擅能名既遷鄉遭亂離用廣西憲臣薦入
風紀僉湖南憲道擢未任養晦里中諸義塾聘從本
川諸詩禮大家爭迎致之雖在艱危不忘忠愛時形
思于吟咏文字之間兵燹後所存惟雲陽集而已先
生人品高尚胸次廓然無城府故其為文不事剞劂
而理趣自然詩亦如之評者謂有館閣氣象嗚呼已
矣九京不可作矣今睹此畫此詩宛然高風鴻跡之
也日也繼先什襲惟謹念遺墨之不遠湖江數千
里俾其子以知裝池成幅徵識其後意恐先生延下
中人為不敢敢也孰知繼先之用心之子子是
益有感矣天之降喪斯文吾里也吾不得而知之胡
為使先生以無紀之書聲諸異山之義塋天之未喪
斯文吾里也吾不得而知也胡為俾後元昔復嗣其
遺響于今
大明鋼王望之謹書其亦有數也夫其亦有數也夫
古之不忘戴詠歎遂詩四

老筆設色工爲真國此學士以三人其時文開天册
府人中妙選皆鳳麟更番無事各逞其藻翰方林揮
灑滴手書不看以答乎何以得此道之妙流寄乎刊
諱隱士題品不用餘緒紳前朝翰林李應參不第語
紙如有神
今朝翰林劉學士默識此篇曾書長李則已其遺遣
響律心之後雖爲筆二望故筆不用那且會悔此級
以泰時洪武二十一年當龍代長民月既望翰林學
士奉議大夫兼左春坊左贊善里中崟吳宗劉三吾
埋以篇書

南京太僕少卿李公貞伯跋跋歸蘇浮吾鄉先生劉
學士題辭謂所載南遷府君事甚謹錄以見遺其云
某試以南北故失甚表謝代筆曾爲首及應奉未上
過家拜慶既還卿用薦僉湖南憲道卒不赴者皆孤
恆所未聞若丁內外艱在閩知婺源之前與田所聞
親老既養皆異始時其文以滿參考比婺源汪憲副
希頗爲予購天平杜詩屢續四絕乃爲僉憲制子所
書者府君遺稿父其遺文益未盡見也日補有可
考云弘治癸丑二月朔諸孫東陽再拜書

書雲陽李先生文集後

余幼弛志字學遊武林謁南遷李先生先生贈余以
詩云少年志氣早軒昂下筆而今已擅場懇旋扶起
無忌教好將心力事鍾王謝之郭生草書貫耳曉者
比來武林學書法恐其徑于凡陋故道之益以余覺
學于懷儒近代也方班字盛行時好事者求之如市
學者亦翕然宗慕之獨先生不肯取焉余既承先生
訓飭：益自勸勉進于古人恆若有所得最後千花
搶攘各天一方衣食于奔走顛沛困躓罹遑止息寧
再于不覺逝者逮得者喪思欲再見先生求一非教
山川阻修莫知所之示來廿有五年矣今年春三月
余按行浙右之永新守得府君子茂出雲陽集一帙
示余乃知吾先生所作也先生云亡歲行將兩周鳴
呼痛哉撫卷疏滂流涕如承大古之時月不見郵寄
復萌見吾又不見先生乎得見先生斯可矣況于長
往而不可復見當何爲其情邪雖然誦先生之詩如
聆先生之音讀先生之文如接先生之辭先生不亡
矣噫吾此者此集之功也抑吾觀此集之作府君實
成之若此皆府君之功也方將筆于泰末而先生之
子任自立自泰陵來見余于邑庠明倫之堂温其如

王克濟世德甫徵記之洪武庚戌四月朔奉議大夫
僉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事東魏郭水湯頓首書

來鶴亭詩集九卷

（元）呂誠撰

清鈔本（四庫底本）

來鶴亭詩八卷、補遺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呂誠撰。誠字敬夫，崑山人。工於吟詠，詩格清麗。與同里郭翼、陸仁、袁華相唱和。嘗於園林畜一鶴，後有鶴自來為伍，因築來鶴亭，併以名其詩集。考集中第一卷多嶺南詩，二卷有洪武辛亥南歸重渡梅關詩云，去年竄逐下南溟，萬里歸來鬢已星。辛亥為洪武四年，是明初嘗謫遷廣東，已而赦歸。其緣何事獲譴則不可考。第八卷詩內有洪武癸酉紀年。癸酉為洪武二十六年，而楊維楨前序作於至正七年丁亥，至是已四十七年。計其時誠亦耄矣。諸書皆稱呂處士，無言其嘗仕於明者，則仍元遺老也。集不知何人所編。維楨序稱嘗和其古樂府，自上京至江南謠弄若干首。今集中皆無之，則原序雖存，詩已多所散佚，非其原本。又顧嗣立元人百家詩選稱其尚有既白軒、竹洲歸田諸稿。今所見者惟此集。或維楨所言，在其他集之內歟。

來鶴亭詩集序

檇之邑凡六大率風浮俗漳大家尚氣勢交闊貴人視文藝蔑如也獨崑山多才子魁出者姓〻稱呂袁〻曰子英呂曰敬夫也兩人為詩風流俊采皆一時之選予固未能俊者之予詩㝡體古樂府子英雖多為予和之敬夫又必爭鳴于右自上京以至皆閩江南諸其凡若干首敬夫作黃〻編寫成要予評且曰予詩非先生勿能知勿能知能評者寡矣知而能評而引說於其首舍先生誰人哉曰噫詩有情有聲有象有趣有法有體而律亞之提唱武士之呼呼文墨生之議論不在有為故予每評詩不有其有而有其不當有者皆非詩也姑以南之又草野烟蘿遊塞臺閣之不無異也談詩者以地異律焉易地則不能也予觀敬夫未必不為朝廷侍從才也敬夫在楚而蔚然之言足以鍾鳴一時侍從焉於戲人之才也又何以地律哉雖然吾於敬夫不無感者矣代有蘭臺芸閣之居而其言優野俾誦敬夫之言其不恍然在轍者敬夫可以予說出之矣至正七年三月三日鐵篴老人會稽楊維禎序

来鶴亭詩集卷第一目

游石湖次五峯李著作韵
和張伯雨鶴亭夜坐韵
懷還善齋寄希先生
立春日試筆
送道士鄭蒙泉北上
寄謝張貞居所惠詩文
池亭雅集得田字
戲賦禁體雪
暮春隺亭漫興
次韵答郯九成蕪城冬夜
寄閔子固先生
登[illegible]臺懷古
賦帶露櫻桃
秋晚
巢云為道士賦
李五峰伯雨廉夫希仲夜集来隺亭
上

上柏臺
栖雲為玉山僧賦
七月十五夜看月得明字
南海道中
大庾嶺留題
南行舟中
晋山晚泊
過十八灘
湞陽峽山飛来寺
番禺漫興
南海口號六首
越樓觀燈
粤王臺懷古
游白雲諸山
訪林光孝寺方丈
琪林留題
立隺
落星渚

小孤山夜泊

來鶴亭集卷一目

來鶴亭詩集卷第一

遊石湖次五峯李著作韵

三月石湖〻水涯繞城山色過楞伽隊〻
行春柘枝鼓陰〻新雨石楠花

和張伯雨鶴亭夜坐韵

草閣清宵中坐〻蒼筤四壁影疎〻天頭
雲過多於雁池裏星移或似魚

懷遷善齋寄希先生

絕愛徵君齋閣好哦詩竟日未能來橋頭

梔子侵江色坊裏桐花覆雨開

立春日試筆

正月一日立春日已喜冰霜昨夜除閶闔
卿云扶帝座東南佳氣滿坤輿玉盤菜縷
誰能共雪樹梅花政待舒坐憶故人春雨
裏草堂尊酒幸相於

送道士鄭蒙泉北上

一道熒光指北辰七星文劍爛如銀上皇
頻賜瓊莖露阿母時近九色麐璽籟滿旗

飄婀娜卿雲團蓋護輪囷天門夜奏金龍
簡額祝無為壽聖人

寄謝張貞居所惠詩文

外史高居靈石塢湖山寂寂重餘榮千生
道園虞太史故人聖井薛玄卿手捉麈尾
玉同色眼看鷗波秋興明五十篇詩句句
好小篆龍鳳字縱橫

池亭雅集得回字

池閣清冷晚四開風泉滿院鼓輕雷謝家

草色侵衣上司馬琴聲到幕迴瓊樹亞枝
飛鶴子紅梁照甲臟蟲杯諳即醉墨淋漓
甚未絶風流宋玉才

戲賦禁體雪

蓬水仙人駕玉虹散花來向蘂珠宮八埏
搖入洪濛內萬象同歸太素中鶴影翩翩
徹映月蝶群陣陣巧隨風謝家此日誇清
辯塩絮由來未擬工

暮春來鶴亭謾興

綠樹軒窗燕子過清陰家覆小陂陀笙調
鳳味新簧澀礎潤毫吹宿雨多落絮遊絲
空散浮塵情幽思欲如何日長倦倚烏皮
几間案霜毫試紡波

次韻答鄧九成蘇城冬夜

哦詩起坐城頭屋梅氣生寒近枬前鐘鼓
時聞高閣報鳴鳩戎與斷雲連好懷懷得
幽人共清事多為百慮牽我有草堂池水
上思歸明日買吳船

寄周子固先生

汝南先生子所欽暮年築室大江濤妙傳
邵子先天學獨得濂溪太極心金鼎芙蓉
長侯大雪巢風月自鳴琴期君乞與清囊
青
術草閣梅花重一臨

登蘇臺懷古

一月長洲花亂開酒酣攜客一登臺繞城
山色臨吳會滿地溪聲走越來北闕天高
星使下西陵日落釣舡迴獨參泰伯荒祠

在煙雨金鋪長綠苔一

賦帶露櫻桃

萬綠叢中綴木難折来重波尚溥〻玉纖
香剥鶴頭軟仙掌寒分鶴頂丹天酒淋漓
樊于醉月盤璀璨漢臣看不妨更漬薔薇
水潤我談玄舌本乾

秋晚

雞號天未明析静四隣寂疎星如聯珠残
月懸殿壁風清鶴在林露重水成滴危坐

绝百非喀然良形質大明啓東方雲霞半
空赤

雲

采云爲道士賦

道士煉白雲構之玉山腹可酒兼可栖非
槎復非壘盤礴太素中萬象入毫粟朝驂
一青鸞暮迓兩黃鵠駕言往從之期君大
丹熟

李五峰伯雨應夫希仲夜集来鶴亭

上

璆〻環珮玉鏘鳴夜燕蓬萊衛叔卿鬟爨
雷文尚爵古膓虞雪操舜琴清藏閣座暖
春屛錦舞劍星流壁月城客散瓊臺風露
冷夢中時見許飛瓊一

上柏臺

鉄冠十載柏臺仙居官無事清且賢鳳凰
九苞出丹穴麒麟五色下青天霜飛白簡
楓宸近雲擁露車風雨邊尺一明朝喚歸
去聲名已作路碑傳

栖雲爲玉山恭僧賦

山僧愛山復愛雲僥座雲山天所借山雲
與僧有宿契故向雲間築僧舍飛来玉昇
都是雲枕席屛帷雲住籍朝与雲耕暮共
栖雲来雲去任東西亦知此身無住著臻
把栖雲壁上題我意山僧忙戲劇有女如
花招不得芊生故説色是空一榻白雲空
是色是空是色揔無憑且与浮雲過此生
却咲林端僊白鶴借巢養子老营〻

七月十五夜看月得明字

秋来見月人皆喜我獨感時非世情河北瀰漫無故道吴東凋喪不聊生欃槍夜發光如日鼓角秋高聲滿城門外大潮天地白好歌桂檝擊空明

南海道中四首

海樹排雲出江潮過雨渾舡通柑子港山繞木綿村

其二

深々鳥石渡聊々白鷗波懷得荷花裡江南夜雨多

其三

一雨晚来霽冥々野色分江明樹寒日風颭落洋雲

其四

果熟楊梅雨林蒸茉莉風飛雲天上白旭日海邊紅

大庾嶺留題

晨興散紫雲封寺巘岫天開紫翠圍一水南来分百粤大江東下入三吴

其二

霜旭開晴曉出関沖寒驢子蹋攅々西風百里南雄道緑樹丹楓滿意看

南行舟中六首

南食有底不可意北客相逢若介肥何事大官供炙耳塘廚將笑乏朱衣

其二

山中無江多是溪英川側近有猿啼修竹寧同曲水會桃花還似武陵迷

其三

春闌冬闌岩下花朝虛暮虛溪裏家白帽溪郎山色瘦青裙燕女髻髮了

其四

轉参移斗送年華碧落青松夢裏家近似

其五

盧敖遊汗漫遠如賈誼謫長沙

荔枝花發暗黄村孔雀鷲寒減翠文也有北人開眼處碧山無數擁紅雲

小舫無行車馬喧短棹輕槳破紅烟無由達逕軒皇駕素瑟重聽五十絃

胥山晚泊、

海風吹雨洒舩窓石子沙灘占半江黄帽唱歌牽百丈避人鷗鳥去雙雙

過十八灘 灘有銅樂(?)狗脊等名 唯天柱灘最險者

十八灘頭秋水高扁舟撇捩一鴻毛瀧艕来峡嵯崖怒石脚牽江百丈牢得食鸕鶿窺浅瀬状魚燈火守寒皋要知惶恐連天柱未許舟師卑尔操

湞陽峡山飛来寺

峡山〻上飛来寺紺閣層〻樹裏開僧璧已随猿女化龍鍾曾遶(?)庾(?)樓迴萬松夾道時聞雨衆壑奔流夜殷雷猶有昔賢珠玉在断碑剥落弄莓苔 猿女乃孫積妻後至寺還璧化猿而去也

番禺雜(?)興二首

炎方吊古易興衰知是昆明發劫灰黄木灣圍南海廟白雲山勢粤王臺百年此地衣冠盡五月南風船艑来遊覽尚餘高興在怱怱(?)莫遣二毛催

莫言南海是天涯遠客何妨歲月賒豈謂居夷忘故土直須浮海泛靈槎藥州石卧仙羊去蕃塔風高鐵鳳斜白首飄零誰藉慰裝(?)迴松栢夢還家

南海口號六首

象郡大藩當百粤羊城方面鎮南州環山雉堞雲霞晚落日旌旗海岳秋

荒服未嘗沾政化島夷今始識衣冠舡来争市龍魚鮓客至先需荔子盤

誰家女兒高妝髻行春踏花履蕊(?)香留客

不將茶當酒銅盤𡚁葉進梹榔

其四

春看客裏逢元夕大市小市燒燈紅女郎手鼓如杯大半夜蒼歌明月中

其五

炎方物色異東吳桂蠹椰漿代酪奴十月煖寒開小閣張燈團坐打邊爐

其六

儋蠻夷人不着衣纈花藥布滿身圍輕舟

似葉爭飄海載得梹榔換米歸

越樓觀燈

午夜冰輪爛不收又看春色滿南州沈香火底鬱山桂翠幕星前燭鼓樓小隊天魔花作陣初筵雲醴玉為舟要知此景非人世何必羅公作幻遊

粵王臺懷古

神劍當時斬白蛇華夷悉入卯金家徒憐南海居蛙坎未識中原制犬牙獻璧稱藩真得計棄金端載已堪嗟剖榛滿目荒臺下獨倚東風聽晚笳

遊白雲諸山三首

半空蒼翠簿層崖萬木森森礙日車八十老禪延客坐九龍山上試新茶

其二

後岩岩上看飛泉蒲㵎曾聞降五仙黃竹斷碑前代燼為狼竟非昔人傳

其三

瑤草春深白鹿眠丹霞樓閣翠生烟偶來石上尋棋局猶恐歸時不計年

訶林光孝寺方丈

斜日荒涼噪乳鴉菩提新葉小如茶石廊久雨無人到落盡閒庭訶子花

琪林留題

琅玕照局几桂漿開玉缸道士喜客至呼鶴舞一雙

玄鶴

琪林丙玄鶴鳴舞欲高飛白雪侵丹頂留
塵染素衣天凜霜月滿玉雨晚風微此日
修翎長飛錢載載歸

落星渚

大孤白沙明積雪鞋風夕氣散如烟騎龍
仙子去不返千古無人識鐵舡

小孤山夜泊

彭郎磯頭江水深小姑祠前風滿林秋水
青〻秋月白霜裏吹簫龍夜吟

來鶴亭詩集卷第一

來鶴亭詩集卷二目

洪武辛亥南歸重渡梅關二首
舟中望廬山
太湖晚泊
秋江待渡圖
月下獨酌聞桂香
送人之湖兼柬鄉友
題山水圖
星夕

醉鄉詩
七月望夜得樓字
菩提葉燈
題墨梅圖
題山水圖
題牧牛圖
秋江晚霽圖
南歸遣懷
安慶

歸來

南歸海上訪友

秋日南歸舊隱

暮春感懷

露坐

行春曲

送錢道士遊武當

寄廣夫

閏月二十四日

來鶴亭詩集卷第二

洪武辛亥南歸重渡梅關二首

去年嶺巡下南溟萬里歸來髩已星望入西川天一髮香爐長繞九江青

其二

歸路藍輿鶴背青保昌東下過長亭今朝又向梅關度比是江南第一程

舟中望廬山

廬山昔在圖中見落星諸前今始逢雲嶺半歲紅葉寺霜風遠迸翠微鐘龍君或居彭蠡澤仙人愛住香爐峯更覓之瑪鳥倘可借飛入前頭聽玉琮

太湖晚泊

震澤三萬六千頃日月出沒波濤中氷壺寒侵樹林屋洞青壁下嵗馮夷宮霜林人家橘子熟晚飯炊樓菰米紅羽仙黃鶴時相過知是銀河一線通

秋江待渡圖

漁罾落照戴家村過鴈竹丶八字分船擱岸沙潮正落白衣喚渡陽秋雲

月下獨酌閒桂香

今宵風月儘清酣碧海寒光百丈涵天上散花香第一尊前舞袖影成三方諸玉露清於醅崖蜜金橙小勝柑老興此時原不淺高歌猶憶望江南

送人之潮州兼東鄉友

瘴雨蠻風曉更寒揭陽山色滿征鞍臨行

謾寫相思句好与東吳故舊看

題山水圖

平湖竹樹雨雲閒憶得漁樵共往還艸閣歸來三十載至今吟夢繞西山

星夕二首

八極無塵海宇高眼空百里絶秋毫銀潢逕渡神宮鵲玉食誰需峀倩挑

其二

天孫儷偶當今夕河鼓光芒耀兩旗愧我未能馳大拙可憐瓜果綴蛛絲

醉鄉詩

梨花春滿碧雲洲自是東皐舊所遊醇借從來稱綠醑土風大抵是青州五經時向叟茎酒三雅何妨大白浮起舞却嫌天地窄崇臺更鋖築糟丘

七月望夜得樓字

東池月滿重開席不減當年庾亮樓每謂人生須從飲間知物色總難留螢光過惜

還星散雲氣行天似水流高興無窮秋滿眼山陰何處有行舟

菩提葉燈

寳林萎葉墜天風一路人間便不同雲鏡熒煌開月匣并刀裁剪費春工星攢蝴翼冰綃薄華擁蝦鬚玉柵紅從此可傳無燼皎五湖今有水晶宮

題墨梅圖

羅浮仙子佩珊丶水月精神尺楮間連我

江南無限思夢騎白鶴下孤山

其二

凌霄峰頂雪初乾煖遍繁枝玉作團三尺

溪散藤香影絳紗籠燭夜深看

題山水圖

十年不踏天台路千里西風憶舊遊欲向

溪頭覓陳迹白雲飛盡萬山秋

題牧牛圖

十里平原不礙山落花春草綿斑斑太平

田裏歸來日誰識劉家黑牡丹

秋江晚霽圖

長天斂盡落霞紅草屋炊烟野渡頭一帶

寒沙秋水白荻花吹老鯉魚風

南歸遣懷

海南每憶越王樓可奈鄉關萬事愁對客

花前椰子酒看山馬上衣綿裘羈糜此日

生還寿准擬歸畊老去休慨我無家憐晚

歲卜隣終在漾西頭

安慶

市樓突兀浚波起樓上女兒未梳洗短蓬

初泊酒家門新釀玉壺香千里買魚沽酒

挂蒲帆九月淮村風日美回頭遥望大龍

山翠屏織浅寒烟紫

歸來

縱步歸來海城上荆榛滿路不堪行問人

倏忽更貧富訪友凄涼半死生鳥寶無神

悲積帑青松有淚對空塋逝流一片門前

水猶對青山落日明

南歸海上訪友

北風吹雁渡江烟訪舊東吳晚泊船野水

似龍争入海大星如月獨當天羌村夢寐

青燈下蜀道間關白髮年兵革漂流無倚

著聊于何處賦歸田

秋日南歸舊隱

秋日舊廬成獨坐蕭蕭落木對情暉艸深

道狹行人少地老天荒舊侶非湖海十年

情盡改閑河千里夢初歸柴門流水依然
在酒熟無勞望白衣

暮春感懷

春雨屋上鳴流泉竹間瀉清晨望原隰新
綠或可藉維時夏春交節序驚代謝悠悠
念陳迹黙黙觀蠹化人生夫如何胡不稅
塵駕

露坐

虛庭坐涼夕宵永覺衣薄犬吠古塔鈴烏

啼野城柝感舊心孔哀懷人與殊悪仰視
斗杓傾西林月初落

行春曲送人之杭便道省姊

清明一百六桃杏漫山谷送子武林行草
暖吳江綠吳江柳絲千萬條青青達映垂
虹橋扁舟不用蒲十幅短歌蕩漾隨輕棹
東風夜泊官河渚明日升堂拜家姊言長
○歲會面難既覯云胡不欣喜人生會合良
可憐感極無言淚如洗子今勿謂行路難
有酒宜飲飲如食流光去人若流水富貴
於我一鳳肝西湖三月花飛殘六橋烟雨
空濛間老夫不到四十載至今夢繞南屏
山湖山應恠別來久此行歷覽點希有歸
來寫作行春圖爲余題詩三百首

送錢道士遊武當

武當諸峰何壯哉大岳小岳青蓮開玄聖
高居天地戶赤日下照金銀臺神龜六眼
雲
電光走山鬼一足云頭來道人再拜望北

極應帶滿身星斗迴

寄魚夫

楊子十年官不調如此末州文力何洞庭
欽遂龍吹得天上瓊書鶴寄多車子看花
將一輛雪兒行酒臨叟歌時時對客款結
索縞傾單衫月色羅

閏月二十四日陪館士秦文仲陸良
貴奉省臣命祭崑山東齋龍洲劉先
生墓

踣

黄鶴磯頭風雨秋中原一望使人愁群臣誰決和戎議九廟猶銜誤國羞慷慨魯連寧蹈海淒涼王粲更登樓亂岡四尺先生墓再拜酹之度玉舟

來鶴亭詩集卷第二

來鶴亭詩集卷三目

和玉山詩韻
題廬山道士雲松詩卷
題美人畫
題賈仲員新畫
題極目亭
歸田雜言五首
既白水軒
南歸午日
首夏田家雨中
洪武庚申夏四月登玉山頂時推上人適遂華藏于塔院歷覽終日而返是夕宿友人家燈前聞雨援筆有賦
初夏南塘
晚霽
中秋對月
田居書懷

觀刈晩歸
對雪
戲咏近體雪二十韻
寄紹龍上人
戊午七月四日立秋大水異常謾書
以記之
聞雨
月下懷友
寄妻兄則名昆季

寒食郊行
三江祠戲贈
採鮮曲
題山水畫
一百五日歌
午日謾興
蟬
寄竹房道人伯瑩
寒夜
謾興
十六夜對月
洪武丁卯九月八日
對菊歌

來鶴亭詩集卷第三

和顧玉山詩韻

春來世事益艱危恠底閑情強賦詩楊柳
愁空陶令宅荷花吟徧白家池眼前陵谷
驚遷变客裏江山喜蘐持雨度寄書頻憑
藉相從踈愧負幽期

題廬山道士雲松詩卷

道人結屋雲松間白雲為室松為關夜深
騎鶴上天去雲在虛空松在山

題美人圖

嬌姝鳳鬟鬌金裙曉起蛾眉八字分翠管
成龍吹怨曲雲梭御鳳織廻文荼蘼漂熱
春江雪豆蔻花開曉樹雲照櫳扶桑紅日
遶白撥絲筆賦東君

題買臣負薪圖

會稽太守貧賤時負薪行歌妻哂之百里
未滿決絕去斷絃破鏡離鸞飛五馬金鞍
照流水富貴歸來衛鄉里莫怨故人無古
心却視新夫羞缺𣦸落花離〻解故枝浮
雲去〻無回期結交義薄有如此栢舟三
復共姜詩

題極日亭

海虞亭子層闌上高興清秋爽氣與靈〻
吳山明落照遠〻淮甸入田蕪興亡千古
看棋局晴雨四時開畫圖日〻凭欄瞻北
固仙人借得一隻鳧

歸田雜言五首

鳩啼屋東桑水車鳴埜田煩暑正欝隆氣
燎如燔煎老農事耘耔已少手胝胼禾黍
既芃〻露葉相新鮮幸雨公家蔔遂我粥
與飲藜藿充飢腸蘧篨覆余屋食指稍林
林生計漢豐歉江山悅性情詩書貯便腹
白玉不可為容〻滋浚福

其二

鑿墉啓北窗清飈飄然來冷〻滌煩襟濯
濯淨纖埃桃笙展琉璃茲䔆溢霞醅白羽

致不揮羲皇安在哉

興三

蕩蕩天壤間出門竟何之白日運寸晷流光倏如馳郢鹿敗無廣亡羊以多岐浮生雖殊途至老乃同歸

興四

祥麐何而出僅與犬羊般所不如孤豚在檻猶在山飛龍何神奇蔑遊霄漢間噓吸出雲氣施澤何曾慳

阮白水軒

水軒如笠大聊作一枝棲晚飯長胥米朝盤短股韮江湖度短髮日月兩驅雞徒何郊原望王孫艸又迷

南歸午日

午日葵榴屋角新過園又復值佳辰案綵聊結誇兒女細葛鞋知賜近臣菰黍無人沈楚澤荔枝此日薦南閩弟兄淪落知誰在自棒蒲觴壽老親

捧

首夏田家雨中

細雨朝來濕白沙風前整整復斜斜林蕉間展琉璃葉野蔓株開金銀花田父扶犁纔一犢稚女踏車垂兩丫年年梅熟愁蒸暑却愛小池鳴亂蛙

洪武庚申夏四月登玉山頂時雅上人及遷華藏于塔院歷覽終日曷而返是夕宿友人家燈前聞雨援筆有所賦

曉出城西門蕩漾官河艇朝光散晴旭露氣擁高迥潮上洲渚淺棹發六飛騁前岑獻奇狀心目快引領青山如故人登陟在俄頃嗟哉二三子憐我作力進捨舟入蒼翠一逕林木靜陰蘚護危棧古藤絡腎井眹帶列檜杉青黃熟梅杏古師定禪處神物伏精猛山靈詭異工幻點一掃屏孤塔夾劫餘徹兀立峯頂後岩古華藏梢復昆盧境迄覩盛衰際何物得修永道人出迎客

一咲具羞苔清談竟終日毛骨洒然吟群
烏亦知還微陽下西嶺遥帰弗成寐殘燈
酌桐瘳急雨何方来清聲襍蛙黽鄉吉詎
成章聊假管城頴

初夏南塘

候氣分清淑江深暑尚微樹高烏晩哺野
曠雉朝飛摘笥乾湲角煮茶試一旗静中
觀物理消息豈相違

晩霽

暑雨晩来霽凉飈遍竹杉夕陽明古拆新
月露塵函孤塔高如杵帰雲迅若帆脱巾
梳短髪局束愧朝衫

中秋對月

貝闕珠宮浩蕩開霓裳驂乗羽衣陪素華
臺上吹笙遍天柱峯頭跨鶴来養䰟桂花
雲錯莫著明蓮磐雪梨戀仙人乞我金莖
露帰向人間作酒杯

田居書懐

僻居安西村歳月嗟屢遷桑蔴八口家僅
僉免饑餓公田倩牛耕痴児同傭墮雖之
甘脆供所頼出春磨前茶蔭高楡後陂竹
千个薫風颯然来自足傲高卧念無謝傅
才甘受委公唾

觀刈晩帰

堪咲南塘埜老家客来無酒只煮茶池蓏
蓬埔青房子霜老雞人絳幘花海氣東連
瑶浦精江流西繞玉山斜杖藜緩步帰来

晩閒看汙邪載滿車

對雪

急雪飄揚海上村崩騰排拔故繽紛青山
竟凌群羊石玉宇低迴萬鶴雲献歳稔豊
寧有兆擬時哀痛似無聞奈寒唯咤梅清
若伴我清吟到夜分

戯咏近体雪二十韻

天葩初襍霰僁尓徧塵寰島嶼洸蒼翠峰
峦共黛鬟冥冥連朔漢混混暗荆蛮低颭

疏

綫穿竹斜飛已沒営田時伐灸海蟹圻忽
成山着髮愁絲濕露衣愛㸚斑駁雜時散
乱像虎不堅頑巧向欹樓蜜輕随舞袖還
覆深欺麦短勢重壓梅身幽險皆平坦無
隅喪曲弯塡凹揚尺驗封澗失泉瀑落〻
遺圭璧隊〻委珮環蒼黄憐犬吠堆積伴
鷗閒屐印瓊瑶點林排玉笋斑有人懐剡
曲無馬度藍關融液三江漲飄残六出慳
懸髻宜導髪作餌弗蹦艱膠酒行諸令饌

鏍

詩𤹠而鋭色聲真是道貞素不藏奸皎潔
侵黄裏光明耀白間綫余春悵㬢東葉念
孤鏍

寄紹隂上人

懐別草堂天雨雪又驚木葉打江波菜居
僅隔牛鳴地入室終憐象渡河老去道緣
應恨浅從来佛法苦無多側聞近耆〻婦林
下信使寥〻奈尓何

戊午七月四日立秋大水異常讀書

以叹記之

洋雲飄墨蔽金鴉鶩定愁聞雨脚斜潮勢
驅山平作地秋聲連海浩無涯馮夷伐鼓
飛龍虎跳毋追鋒傷兒車濺〻牛羊浮浪
去不勝生聚化蟲沙

聞雨

江城戍鼓曉如雷躑躅頻年志已灰身外
浮雲唯一榻卧聽風雨海東来

月下懐友

秋庭夜汏寥雲影絶纖毫月轉清宵迥星
臨紫極高蛾酷金錯落風吹鬱輪袍不奈
山陰悼空孤一世豪

寄婁夏則名昆季

憶尓南莊大小山別来秋月幾迴彎匣龍
夜〻鳴孤劍管籥時〻見一斑凉露大渠
開壁沼五更星斗轉銀湾好詩婁〻下知多
少半在君家伯仲間

寒食郊行

草軟沙平步履輕百錢日〻繫烏藤市橋風飾梨花酒游女春衫柿葉綾烏帽飄蕭明素發石磨歌側卧荒陵百年俯仰須臾事遊覽怨〻愧未能

三江詞戲贈

三江口頭日欲晡三江女兒自當壚今朝江南送郎去望斷東風檣上烏

其二

檣頭五兩逆風輕聽得吳歌惱別情一片

劉家河上月照郎直到定遼城

採鮮曲以言

春水魚來聽賣鮮金鰭銀鬣映江天道人久矣忘滋味誰說饞夫滿口涎

其二

北海南洋開刹孔歌檣側柁告誅求朐山寺帶白于玉漢江渾不貴插頭

其三

鯽魚引子沈雲黑石首叫群陰大紅泥網跡留知幾許海門日〻起腥風

其四

昔年嶺海味南烹種〻殊形不記名獨數沙灣馬甲柱豪門無此一杯羹

絶句題山水圖

大匠求直幹汲人竭甘泉所以支離翁幸以終天年

其二

禿髮愈冠敧採茁怯水寒只合東江上閒

軒把釣竿

一百五日歌

綠楊風急連江雨寒食今朝一百五盡將麥飯酒荒郎緩把春黏酹黃土人生在世無百年流光過眼如流泉生老病死會不免兒伯那愛人間錢憶昔東家萬金產甲第青紅照人眼雲者雨覆須臾期空鑄千年鐵門限門前賓客安在哉梨花杏花參差開海內交游半為鬼有酒不飲心孔哀

豈不聞汾城々南古宮道々上青山如聚
寶清明十見紙錢飛白骨無言卧青草

午日謾興

年華流水苦悠々佳節樽前對度遊稚子
東岡蓬作虎將軍射柳馬如龍衰年詩句
多々辨此日光陰五々重小閣荷香吹醉
醒玉蟾高挂海西峯」

蟬 舊說蟬未蛻時名腹育乃土中朽
木根所化也首夏聞之感而有賦

朽株出土即超然登木猶如脫骨仙秋露
枝頭楊腹滿夕陽江上起靜聯于今東海
無齊女自昔山川有杜鵑蜩噪若爲能比
數潔身美蔭豈非賢

寄竹房道人佰瑩

一春頗許簡書稀皓首空知五十非詩業
未能忘綺語簡鋒不覺墮初机鴨頭水綠
濃于酒鶴背雲深冷入衣齋鉢似開親遺
化慈航應載衆香歸」

寒夜

擁被不成寐挑燈盡夜分雁鴻衡雪過戍
鼓隔雲聞俚俗皆從貫閭閻不尚文酪奴
清意味爲我解餘醺

謾興四首

柴門不出長蒼苔今雨渾無好客來忘却
雞豚三月味煮葵燒笋亦悠哉

其二

寂々高門大道邊東風愁鎖綠楊烟大兒

已入填池戍婁婦空耕壟上田

其三

豁服戎々萬里行風冷水宿事宵征金沙
江號烏蠻皆越嶲山連蓋獲城

其四

雨餘江色碧浮空一髮青山落照中去棹
休歌桃葉渡行人愁殺柳花風

十六夜對月、

月夕浮雲安蒼狗無術因之徽其鄰海風

今夜東南来盡捲飛埃絶纖垢碧天萬里
開氷壺清光落我持盃手痛羽暎翩躚露
巣寒兎迸離擣霜臼嘉賓况亦平生懽如
此良宵寧可負隣家麹生好風味三百青
錢呼一斗桂漿正熟菊未莎蓴𩭐爛蒸橙
可討　倒射白獸光緑波蕩揺金虬走
老農斲輩不止酒喜賓和月吞入口興酣
且致疊〻談謌成自答嗚〻莊百年此樂
能幾何瓢空更起謀諸婦身間無事古所
圭
貴有客無酒時則否但願月光長入杯歲
歲年年爲君壽明朝更上丈華峯探支西
風作重九
洪武丁卯九月八日
書屋小如書畫船繞屋種菊如花田初〻
大朶鶴翎痩灼〻早枝鶯羽鮮義熙處士
愛三逕杜陵野老無一錢却咲重陽明日
是白衣送酒過年〻

對菊歌

洪武戊辰歲居竹州書舍種菊數
十本秋花爛然終日吟嘯其側因
賦對菊之歌而貫酒花下酌以歌
之亦老人暮年之一快也
嗟我秋菊有奇操義熙老人所種好亭〻
玉立秋風前肯与春芳作同調頗予不惜
逞涎芳亦欣因之展清眺西風九日吹東
籬乱點秋光入詩料過落不羨一丈高清
容自得真如妙大朶如拳小若仰傍若参

古
陪前者導黄〻白〻間紅紫〻整〻傲〻絶嘅
咲嬉光冷淡卧踏仙翠影蔵雞宿黄鷄天
工久已費雕刻老人幸得供吟嘯有時傾
倒醉離遊有時忘飡啖夕照幾度呻吟枝
花惱防折時〻嗅愿于江州不見遣白衣
参軍何處吹烏帽想人敢向樂頭誇城中
僅亦能稍〻可能造次負芳期遂使寒香
委霜塵歲晚孤根許相托意累如流勿嗟
悼歌成自作創音諳天籟瀟〻鳴萬數色

香勿向毗耶道恐謂吾儂作顛倒

來鶴亭詩集卷第三

來鶴亭詩集卷四目

賦清詩
覓菊花
竹枝歌六首
楊柳詞
題翠濤軒為則明作
焚香
煮茶
濁醪

摘繭
蘆菔
粹餅
煨楨
謝惠則明秋麥次韻
謝惠菜
謝惠新筍
洪武十二年春二月十八日過康州道中

過欒州書舍寄曾青城
三月二十四過桐廬陸氏故居感而有賦
題青溪仙洞首
夏日偶書寄友人
題吹笛仙女二首
五月廿日雨懷有寄
六月
題北窗室
西郊老農歌
荅蒼筤室圖
寄揚克齋并求桂屑釀酒
偶成寄友

來鶴亭詩集卷第四

傲清詩二首

梅花水仙一草木也其生恒在水涯幽谷之間發于草木搖落之後不以榮悴生死易其芳不以春秋寒暑易其操雖歲冬盛雪猶介然與松竹爭奇並茂有類乎高人逸士懷抱道德遯世絶俗而高風雅志自有不可及者余雖不敏心甚慕惜之故賦此以識云

怯得荒寒野水濱疏花冷蘂香橫陳欹鬟玉樹多嬌俗夢喚梨雲卻欠真串點不煩春刻畫一分尤伏雪精神爐圍新舊雖同出未免偉公議小醇

湘瑰瀨上木蘭舟淪落江南草莽白淡色幽香羞自獻江空歲晚若爲儔素羅襪步盈盈月翠袖寒分寸寸秋隔竹闌　雲琶

語吳雲楚雨不勝愁

覓菊花二首

已過西風九日秋蒼筤池上若為遊似聞
嘉菊黃於鵠乞我雙栽照白頭

其二

洲上黃花滿意開倩人更為覓奇栽小尨
涼裡秋如海分取清香一半來

竹枝歌六首寄胡安定

上思下思十萬山左江右江如月彎江邊

神女長留琳天上仙人早賜環

其二

銅柱山前銅鼓聲野花無果不知名却喜
土人能愛客蔞葉檳榔相送迎

其三

雲開沙淨水迴迴越鳥啼邊朱槿開洞裡
蛮下不畏瘴朝朝冲霧趁墟來

其四

客棹愁行湘波水憑郎莫唱竹枝歌好山
好水春更好不見聞人載酒過

其五

春雲如墨瘴烟中鸚鵡群飛荔子紅男兒
守家婦當戶粤俗古來成土風

其六

春草湖頭春日暉芋羅山上白雲飛行人
莫聽鷓鴣語陌上花開緩緩歸

採蓮曲

采蓮落日下雙舟白鷺風輕易覺秋淺淺

溪流齊鶴膝青青荷葉過人頭

楊柳詞

一樹千千萬萬枝枝枝到地弱於絲綠風
織雨難成疋纏恨縈愁無斷時

題翠濤軒為則明作三首

梧竹幽深處士居八磚日轉午陰移到門
不敢題凡鳥自爇龍香寫好詩

其二

翠蓧如雲過屋高金風為我掃炎熇五更

萬壑秋聲滿疑是仙家駕海潮

其三

七尺烏藤手自採鯉魚風起月輪高帶將一个城南樹五貫蛩頭看翠濤

焚香

六時焚柏子一飯即伽趺陋彼黃金鴨欣余白瓦爐下蕉風不起掩卷日將晡援ㄟ塵中客清閒愧老夫

煮茶

暫徹貝書窓下讀旋烹松鬻雨前茶未研頭諸金沙解護試洪都露井芽陸子老經非所貴黨家風味不余誇何當滿貯中泠水滌我胸中寸綫瑕

濁醪

野人炊新秫醞釀為濁酒槽頭一甕雲玉色渾ヽ學秉間運杯勺斟酌任升斗鯨吸助詩狂豕飲欲乾喉仰天大白浮月光流入口

摘菌

菌子白于雲羅生枯楊枝地氣蒸土膏儀如三秀芝鮮摘色瑩潤薄美香數腰飲食貢造口豈謂物細微

蘆菔

蘆菔出深土肉含霜雪清冷然消暑渴快文餘朝醒脆白渾勝藕頑青亦可羨鎮州梓悅味從此得佳名

粹餅

玉塵圓小餅蔗汁灌中邊素可羞賓席齊宜供法筵虛心雲片落登豆雪球圓咀嚼吾無間惟欣老齒使

煨藷

短褐西風裏長鑱斸土芝馨香併拒牧豎色類蹲鴟玉糝從來貴全羹或未奇夜闌深撥火惟有懶殘知

謝惠則明秋菱次韻

箬籠遥致百枚九入口先驚尉齒寒柔指

不辭連蒂摘弱肌終免抱枝乾甘苦粹矣
斯為美頭角嶄然未可干塵為文園消渴
甚好懷時復寄詩壇

謝惠菜

江鄉正月尾菜苦味腸肉莖同牛乳腴葉
擬翠釵綠每尋隣家贈頗慰老夫腹裏中
留百錢一日買一束

謝惠新笋

山人斸得錦綳兒遠寄吾家香積廚入饌

便須參一味登盤還許配羹壺修筌此處
原無澤瘦節如節未可扶已有此君休煮
買東林春雨正堪需

洪武二十年春二月十八日過麋側

湖道中

江霧全收曙色開晴沙白〻水洄〻笋輿
憶得當年路看畫梅花看竹來

過麋洲書舍寄舊青城

重來問訊東橋竹〻裏鋤雲結草堂隔坼

淮山當廢以來波春水護麋場交游契闊
頻搔首今古興亡一斷腸田野不妨聊卒
歲宜逢何處是康莊

三月二十日過桐廬陸氏故居感而
而有賦

昔年曾醉陸家地句首從來有所思野哭
隣歆如昨日陵遷谷變異當時喧林衆鳥
偷櫻子卧石群羊没兔葵莫說華亭千古
事故宮禾黍政離〻　正

題青溪仙洞圖

曾謁青溪古洞天稚松看種石橋邊一條
歸路朱絲直不到家來五百年

夏日偶書寄友人

竹雞呼夢出華胥佔畢終朝可療飢隱几
雲山無百里出門衢路有千岐彘堊麈尾
風清暑槐渡鷗波雨散絲尚憶故人憐我
老可無新句寄相思

題吹笙仙女二圖二首

森森羽節尊雲駢鳥背微闌綠鄉笙小隊
霓裳多似雨衆中誰是董雙成

其二

蓬背三峯水殿虛天香吹滿六銖衣青禽
忽報麻姑信獨自吹笙月下歸

五月廿日雨懷有寄

竹洲草樹暗溪莊五月雨多沙水黃落蔔
林深書院小芭蕉葉大酒尊涼乍瞻霽色
收屏翳猶訝車聲走阿香井井征途塵沒

禹懷人幽興誰能忘

六月

六月赤日淨蒸一雨洗天如醉醒雄章
倦凝遮眼傷重慮誰究洗心經术花滿地
章雲白竹色當簷落酒青欲學成都百錢
卜措床龜殼未能靈

題此鶴室即予讀書之舍

白首何緣值此篔簹洲上語平生前身
護說成龍去老節猶堪作鳳鳴玉版老禪

貞

儲

時膾炙錦襴稚子且逢迎冰霜惜取根株
在合與梅花訂此盟

西郊老農歌

豈不聞昔人大積郿塢紫烈柱竟燃東市
臍又不聞醉鞭戲擊珊瑚枝禍機一發當
咎誰東門牽犬事已非華亭唳鶴良可吁
不如西郊老農夫公田數畝宅一區桑麻
環繞水竹居墻陰祝祝五母雞東風駘蕩
吹漣漪欣欣農事方自茲江鄉春雨已知

時綠蓑驅牛扶一犁貢囊提饁雨小光服
勞執役不吾欺二麦枯時謝豹啼秧鐵出
水青欲齊少女猶鳴燈下机老妻辦緜頭
不梳桑無附枝麦兩岐官清不賣二月絲
流光去人候如馳轉眼秋田黍離離步擣
斗載官倉輸官租已了一事無隣家酒熟
相邀娛醉後耳熱歌嗚嗚人生定分亦何
需富貴與我浮雲如叫囂掃蹤風六虛四
海八荒歌雍熙太平何幸親見之嗚呼西

卻老農之樂、有餘鹿門老龐、真汝師

答蒼筤室圖

蒼筤之室海西洲扶以蒼髯禿尾虬組谷
諸賢闖上見渭川千畝夢中遊風生枕簟
中
清無暑冷逼衣巾翠欲流我亦閑之來少
憩恐煩玉版致盤羞

寄楊克齋并求桂屑釀酒

擬向蓬萊一問津只愁清淺又揚塵醉鄉
重到情依舊壽壁留題字已泯雪夜放舟

懷賀老秋雲把釣夢玄真西風滿地黃金
粟
栗好釀儂家石凍春

偶成寄友二首

瑤溪：水上先世闢林廬誤有江湖思再
侍
從木石居樹桐留宿鳳養竹待竿魚有子
供甘脆衰年豈負予

並

壤隔南塘路門依野次成初非慵應接自
是寡將迎筍蕨搜山得鹽醯入市營閑居

薄滋味盤膾敢求精

來鶴亭詩集卷第四

來鶴亭詩集卷五目

寓言
午日有感
秋日雨後
次韻寄澄江白龍寺衆師
求亮攢書師鈎勒画竹
星夕露坐
神舟曲
西菴觀洗竹

星夕
秋夜
題画鴈
星夕友人見訪
題杜少陵行春畫
山居夜坐有懷海隱翁
寄江南紛龍伯堂
題趙仲穆画
正月廿三日借竹洲訪傾藏六于司

馬廟
絶
集句題水仙畫
春曉苦寒
三月廿七日大雨寄葛青城
喜晴
客至
暑夕
問葛青城疾
贈醫

秋日謾興
九日前雨中
題秋浦歸舟畫
題漁樵畫
枕銘
題壁

集033-154

來鶴亭詩集卷第五

寓言二首

苦瓠苦瓠懸匏宜瓠亦宜笙笙將用合雅瓠
以供酌烹吾為苦瓠謀任力不任聲為勞
剝器閒自足資養生物賤終反貴吹萬豈
其情

其二

少學老無成所守但糟粕譬如福與市涉
海求靈藥豈不望三山風至輒引却咸闕

坐窮陋青燈暝躁諳雖微白足禪自置丹
霞傳賤貧吾所安飲水羞足樂薛家日推
牛不似西陂稌

午日有感二首

午日南風裏千山積雨邊白頭難諱老青
眼尚誰憐酒向清齋止杯從舊俗傳陶潛
歸計是但覺費詩篇

其二

綠衣娛鶴髮錦字照竹叢忽忽經年夢淒
淒午日觴西州青瘴合東海白雲長便作
鳶風去何妨萬仞翔

秋日雨後三首

荒村積雨長蒿萊裏舊髮髮歲月催霜露
不無祥練感綠桐一鼓有餘衰

其二

浦口寒潮頻有信空中鳥跡了無痕野航
落日東西渡黃葉秋風遠近村

其三

曲碕茅屋兩三家返照垂虹隔斷霞風外
葉聲來似雨莫嗔楊柳不藏鴉

次韵寄澄江白龍寺采師

白龍山色翠離離為愛青山返照邊野渡
閒隨杖錫海風吹雨潤伽黎斷常政擬
通三學理事何妨付八叉千古澄江淨如
練令人空憶謝公詩

求亮講師鈎勒畫竹亮號雨道

少時文采貫晴虹老去能侔造化功怪石

幽篁開謳爽尺綃寸指破鴻濛喜聞旧隱
歸雲錫餞上慈航聽雨蓬要見此君真面
目為煩鉤鉄掃清風

星夕露生二首次禅客韵

海城鍾鼓夜沈〻秋入天漢露滿襟弦月
無鼙聞玉杵来星何處度金針桃笙石枕
悠揚夢枷蛬莁雞自在吟諸相已空泡幻
影百年何有去来今

其二

一方明月款禅扉瓜果寒冰亦可須虛幌
凌
珠星流熠燿大江涼露侵夫漢空華根蒂
難尋摘夢境塵囂貴剗除豐〻咲談無剩
語仰看星斗夜何如

神舟曲

時運艘以小舟製成龍形撓歌鼓
吹往来江潮中以答神貺云

扶桑日出碧海底
聖化東漸千萬里林〻樓檣日邊来雲帆

影壓三江兩年〻五月凌大洋閩南九萬
撕纂焠相風之烏畢逋尾翩遙飛供太倉
来太倉城下水運空水仙祠前神來止靈
旗婀娜送祥飈五色蛇蜒浪中起捉金伐
鼓萬夫讙潮落潮生海門裏謳唱龍頭棹
龍尾三日南風過黑水

西庵觀洗竹

洗竹移風梢鈎簾對雪峯啼餘天竺僧夢
熟海門鍾耳厭咸陽犬神交劍浦龍松房
人不到應有白雲封

星夕

蟲鳴草逗露華凝畏暑空庭睡未能矮屋
紙窓風雨破飛蛾亂撲佛龕燈

秋夜二首

瀼〻露氣下中天槭〻秋聲滿樹顛無復
桂香無臭孔道人一夜不成眠

其二

砌草蟲吟四壁靜簷竹搖燈運秋影去来

無夢到陽臺開門月在青松頂

題畫鴈

霜滿蒹葭水國秋殘汀賸渚故相投江湖
兄弟飄零盡白首披圖無限愁

星夕友人見訪

翩翩飛佩逐歸霞絕勝衝寒訪若耶貪看
雙星會河鼓蹇驢馱醉入西家

題杜少陵行春圖二首

徒步歸來白髮新蹇驢馱醉過殘春問渠
何處花饒咲韋曲家家政惱人

其二

牢落出同谷淒涼賦七歌日斜驢背上白
髮似詩多

山居夜坐有懷海濱翁二首

投老歸來未得休平生江海寄浮漚禪房
風雪蒲團夜閒看燈花結客愁

其二

海濱老人喜讀書十年不出鬢成絲靈椿
堦下森森長却勝東家桃李枝

其三

青屋沈沈劍氣寒白頭無語問吏闌向來
壽作尊前舞今日蕁麻欲舞未

寄江南紹隆伯瑩

一冬風雪出村稀忽見梅花映酒旗行過
江橋迴回首無人寄與紹隆師

題趙仲穆畫遊騎挾彈圖

白馬王孫紅錦韉平明挾彈百花前金丸
逗入他人宅却把蒼頭打玉鞭

正月廿三日借竹洲訪頤藏六于

司馬廟

一番行春始出村韶華無賴已平分野鳥
亂啼司馬廟石麟猶卧汲家長燒痕新綠
渾禁雨柳色半黃都染雲蕩漾橋頭有酒
賣醉把梨花日又曛

集句題水仙圖

秋水為神玉為骨山礬是弟梅是兄悅然

坐我水仙府吾與汝曹僕猍明

春晚苦寒

晚閣春寒戶半扃東風窓外雪冥冥破除
客況非耽酒却怕寒衾半夜醒

三月廿七日久雨寄葛青城

隣家有竹亦不悪空翠碧鮮連戶庭十日
風雨水泉暴百里海門雲霧漲紫藤花老
修竹覩黃栗留啼芍藥廳青城山人近相
見話別橋南酒半醒

喜晴

梲龍樹影散微涼宜男多花開北堂舊日
江山嘶謝夜於今歲月付奚囊郭銑已喜
無三嵗元緖從来有六藏曉起天光入書
室曈曈紅日上扶桑

客至

幽窓談笑話平生舊硏磨穿筆代耕白髮
滿頭雖諱老青山排闥故多情桃花灼灼
渾無語春雨瀟瀟尚未晴明日蘭舟休便

發南隣筍蕨已堪烹

著夕

畏熱起獨坐風扉聊一開流螢點波去睡
不覺人来缺月半輪上殘潮午夜廻鱗思
河朔會未用上吾杯

絶句一首問葛青城疾

椿樹生涼午箪餘桐花陰轉竹窓虛睟耶
亦疾原非病四百都將智力除

七言古詩一首贈醫

良之教而良醫田
之業累世矣人有疾痛夫先生
治無不愈也余以閒以衰劣資其
藥餌之功焉先生赴人之急也不
憚跋踄之労人之求藥也自無有
貴賤之别其執藝之精而負嘉名
也不虛矣姑誦所聞謾為古詩二
十韻匪以為報焉先生字　自
號武陵

武陵先生有奇骨何年得此活人術昔聞夢入閶風顛醉蹋青天霞五色仙人手捧芙蓉旗對面青囊呼相揶囊中白日生光景靈氛飄飄皆烏迹應知此物神所秘匡奉大姿能屈幹旋氣運保太和下極黔黎乃其職酒酣渴飲上池流半生不平供蕩滌歸來高卧玉山左姓名頗為時人識白雲雞犬日相聞市壼那與塵世隔碧桃紅杏自成蹊赤箭青芝翠如織蘇蛭不損一念仁險功早已標仙籍嗟余足迹半九州困癡有愛雪滿頭扶衰每獲金石剂是身是病日以瘳木李悅無瓊玖報玉環是自之中箱酬先生高致人所慕寸價不二儗伯休宗清遠德今後見作傳恨無柳柳州

秋日謾興

塘西老人竹州居不到塘西兩月餘黃菊已花急釀酒青山可歡聊停車牛羊下來日夕後鴻雁大至霜雨初秋光去人遠如許底事交游會面疎

九日薊雨中

已知無地可登臨況是孤村風雨深酒為解憂唯有醉菊憐短鬢不勝簪白魚出網一雙玉黃橙椅甕三寸金南北暌離佳節過壯遊空感昔年心

題秋浦歸舟圖二首

碕圻楓林隔野橋梵王宫殿在山腰扁舟好趁樵風去莫待寒江落晚潮

秋浦行舟日欲晡秋來到處有蓴鱸酒家鱠具如堪借暫卸西風十幅蒲

題漁樵圖

霜滿頭顱雪滿鬚相逢且莫羨高車吾家有酒今朝熟帶葉青柴好煮魚

枕銘

匪木斯磐匪石斯刻囊括混沌首據是職間邪存誠進修尔思夙興夜寐尔其儆之

題壁

青天半夜飛霹靂忽見雙龍起墨池拾得
織女枚機石歸来寫作無聲詩

来鶴亭詩集卷第五

来鶴亭詩集卷第六

寄懷鄕友浩然戍横州

分袂每怜秋未半開帆猶記月初圓客程
千里又千里老㒵一年衰一年令弟喜霑
新雨露故鄕不改舊山川懸知猷捷婦来
日重理琵琶第四絃

寄鄕友福州別駕二首

烏石山前聽訟時石榴洞口看雲飛馬蹄
好踏官街月人在青松影裏歸

釀来南酒甜於蜜愛浴山泉熱勝湯退食
自公微醉後小姬和葉進梹榔

春雪

逐勢婆娑散杳冥欺春禁柳故崩騰未誇
謝女隨風絮且作孫郎映册燈落溜已呈
魚腹劍庭綃誰剪鶴紋綾老来詩思渾荒
澁擬賦梁園愧未能

題陶靖節

晋代高風信少雙祿田釀酒淺盈缸攢眉
去入東林社惠遠愛之如法幢

題韓文公藍關雪騎圖

逐客何緣路八千孤忠直叩九重天風凌
雪擁藍關道却勝當年孟浩然

己巳元日偶書

東風又轉玉衡杓北望黃雲擁赤霄鶴馭
求霑三事祿鳳儀今聽九成韶側聞遺雪
淺草地喜見降玉欵

聖朝王化無爲天霞靖謳歌率土頌神堯

和韻酬仲莊

自咲離群久索居暫時抵掌即驪廣準繩
吾道偕咸若數率斯文已躍如雉子班班
青玉瘦酩叟潋潋碧雲腴寶坊會有重遊
日竹杖芒鞋一訪予

和友鑄龍詩韵

雷公禱令風火急鞭走雨工頭戢戢泥蟠
骨脫未能飛野人爭奮長劍入海須逆鱗
不復畏斯須唯鬪釜中泣金杯若酒五色
光玉液雲腴乳花溫長房見之發長歎麴
生一咲沒鯨吸壺物變化不可常驕玉森
森佳人立

四月廿四日雨中寄仲莊

四月江鄉暑尚微林寒老客未更衣復愁
刈麥雨不止况是索租人正飢穀秩出水
青青短筀笋登盤個個肥門外泥深無轍
迹相從莫怪出村稀

四月晦夜大雷雨

日月相鬪鵝大中冥冥一色雲埋空里風
皷搖海海波沸排山倒嶽何其雄急電穿窓
紫光掣雨脚如麻未斷絕風雷半夜龍子
歸霹靂一聲山石裂衣冠危坐謹天威小
人破胆始捫舌須臾雲歛稍霽盛星光慘
淡半明滅於乎上天號令豈輕出摧殘長
養不虛設

題寒訪隱便面

散嶪衝寒踏凍沙雪晴山色徧天涯奚奴
為我囊詩去黃鶴磯頭問酒家
相逢行寄仲莊王　二十二韻無
東崇思徽布二闈士時仲莊教書麼
川
南山有石白齒齒短衣高歌中夜起衰年
無復夢周公訪舊淒涼半為鬼平生憂患
勿復道三年兀坐竹洲裏竹洲隱者更愛
客一咲相逢感知己烏乎朝朝具菜書銅
來鶴亭詩集卷六　四
瓶夜夜花根水清狂幸不廢吟哦自爵官
商舍羽徵讀倒甘為人所唉由食者謀那
及此綠環故人別我久一見胡為不欣喜
我居洲北于港南烟樹相望綠一里書堂
還亞數十弓絳帳蕭條二三子棄瓢飲綠
酒再酒朝盤有鱠魚可煮醉來掩卷自吾
伊詩筒日夕相填委暇日過我此筠室逢
迎聊復具雞黍春醪白白濃客雲夜匪青
青剪新雨五月未稼石田秧悼臂軒軒若

霞舉人生會合若不常興盡歸來那復止
季鷹豈是為鱸魚宣聖猶然嘆雌雉婁西
近者忽相見停午茶甌細視綫舊席久荒
北海尊新寺花開爛如綺忘情况有八十
翁談玄一洗箕山耳為渠痛飲為渠醉自
古淵潛有妙理
和韻酬沈叔祥
白鶴又從遼海歸山川良是昔人非郎君
作賦誰能紀句滿成丹世已稀雲浪潤咽
來鶴亭詩集卷六　五
消宿酒飛花如宿熟秋衣荒洲鄰肯同近
轍掃地焚香候竹扉
次韻答偶武孟
猶憶當年應鶚頭詩名從此達南洲狂歌
頗有千鍾酒豪士今無百尺樓紫蟹白魚
江市晚綠蕪紅樹海門秋西風開到籬根
菊擬向桃源一繫舟
寄則明
近過余草堂以所作詩見示披誦再

四詞極清麗非餘子可儗也欲尚
少憩過午以母命有他適力辭去
之賦此以謝

之子南港來扣門日卓午手持數篇詩哭
揖首屢俯且致寒暄閒披吟罷揮麈詞韵
亦清麗秀向天葩吐豁然醒心胸頓覺頭
風愈啜茗少移時聊欲具雞黍起立前致
辭毋命爲歡侮弗得須刻向軒〻若霞舉
于寔孝友徒冲幼識眉宇卓然有高志餘

子爲足數寒窓十年燈群籍飽搏摭研覃
盡精微窮討嗜清苦從使拾青紫端若左
右取亘爲閭里學遂不忝厥祖不關先聖
言得之在朴魯又不見栢生陳綫歎稽古
子能踵前蹟大器成簠簋假有擦數師亦
當備旗鼓異其不中轂學身豈無補送子
出門去矯首望江浦

白紙扇歌

閩次安惠紙扇因賦此以贈之

我昔舟泊西江涓椎氷看擣萬楮皮江神
相顧色慘愴波工自詫手不龜懷金問價
雲滿筐霜紈失素無晶輝廿年歸来存百
一製成團扇真絶奇洪爐百煉太古雪紫
翼三尺盤屈鉄銀漢影秋鑑光玉虹冷貫
青天月落日摩挲驚老䰄運摇清風生腋
肘高堂晝把蚪蚴空魑魅潛藏飛電走豈
不聞籛篯姥不識王右軍茂弘曾障元規
塵謝公高風固足尚班女篋笥空悲呻烏

飛兔走忽于箭日晦奄忽號枯林嗚呼盛
衰天地無古今炎凉不易君子心

素室箴爲閩次安賦

唯君子之學思不出位安于定分美其浮
泰時止時行無怨無悪知人休之是曰行
素詩書礼樂者善之基軒冕圭組者利之
郛孝悌忠信者福之媒權利術數者禍之
匠君易俟命者爲君子險行徼倖者爲匹
夫寧皎〻以適世勿汶〻以畏途日新又

新聖賢同歸者夾同規敢言操黜
有懷來鶴亭
憶昔題詩生鶴亭修篁欲染客衣青飛花
造次沾歌扇舞鶴留連繞石屏正擬劉伶
為酒頌莫教陸羽著茶經故人多在青雲
上獨惟江湖老客星
和子英袁先生韵及謝所寄先人誌
文□二首
交游長是嘆睽離白首重逢似有期老去

知非憐伯玉向來好事愧當時林陰鶴語
風生竹花暗筆散月上池珍重遺文勞遠
寄知公念我未云衰
其二
頻年役役苦屯邅竹杖芒鞋到處禪南海
諸山雲外看西江百尺月中牽豪華銷歇
隨流水潦倒無成休問天好及耆年同結
社玉山佳處細談玄
題松亭琴士便面

隱者茅亭並水安曳羅鶴氅怯輕寒松聲
萬壑秋如海月下瑤琴不用彈
讀宋太史詩文集護書
金華山下古潛溪秀發英靈間世奇歲久
不聞清廟瑟眼明今見玉堂詩百年人物
推此老一代風流當絲誰頓恨淹留忘墜
景遺編徒使後來悲
菊田
余客竹洲三年頗有彭澤東籬之

好古人亦謂菊獨以秋花傲丸于
採落之後非霜下之傑乎昔年嘗
賦封菊之歌老興未已復作菊田
一首以紀歲月耳時洪武已巳秋
重九後時書
採落西風已愴然金雞月孕為誰妍人間
無地安花宅洲上于今有菊田晚歲擬尋
甘谷老頹齡幸值傳延年落英飡盡秋香
肯許我飛行作地仙

己巳歲冬十一月築土于三山從
王事也丁夫三十餘萬人十二月苦
寒輿工雖畢而未遣家人在役寧無
懷懷思焉遂賦一首
去年椎冰上淮水今年荷鍤三山尾風凌
肌骨利於錐雪過牛羊縮如蝟短日經磨
慘無色宿麥盡枯青不死
天書早晚下三山坐使黔黎守環堵
題秋林遊子圖
十里山光入杳冥獨騎驢子澗邊行借問
前頭向何處華陽觀裏聽松聲
洪武庚午年正月間遊苗之廣孝寺
冥搜又起劫前灰棲閣丹樓一日開龍伯
鼇幢平地湧象王花雨自天來日高金壁
浮空出水落銀河到海迴歡結莫年香火
社扶節獨上妙高臺
訪成真觀有感
四十年前余訪秋雲楊外史于成

真維時殿樓竹樹森球邃密其琳
宮桂館不是過也後十年外史化
去丗道變遷天運幾一周鞠為茂
草荒墟然盛衰之變有不可得而
語者如此今年春因訪舊復遊于
此而有賦是歲庚午正月二十八
日也
暮年重訪成真觀不見秋雲竹外樓枸杞
經春皆化犬朱藤歷歲總如虬種桃道士

馮盧去採藥駭人圻漫遊見說蓬萊又清
淺假將黃鶴問丹丘
題趙子昂畫馬圖卷
重物降精生偓奇貢來自是千里駒天閑
瀟瀟風滿旗立仗不受黃金羈吳興鴻生
世而稀春雷扶之上天飛
仲春雨後生寒有懷箸筤室
東風二月草芊綿淰淰輕寒雨後天楊柳
三眠風作惡櫻桃半開春可憐詩城日荒

拋硯石醉鄉時與打䑨船清遊每憶蒼筤
舍何日重來看碧鮮

來鶴亭詩集卷第六

來鶴亭詩集序卷七目

訪偶成蒼筤軒
江雨軒為偶武孟作
挽胡浩然卒于馴象之橫州
巨浸詩
覓鞠
重陽日有感寄子英袁先生
訪友
暮冬送友人入杭
荊溪棹歌
竹枝詞五首
綠淨軒
題牧羊齋
題蘭竹齋
秣雀齋
寄懷苕川基古石二百北山翁也
洪武壬申十二月聞蜀青城歿于途
之故所有感而賦

寄謝諶西堂惠紙
感興
八月十七日訪崇思淨公不遇迴途
賦
題漁翁畫

來鶴亭詩集卷第七

訪偶成蒼筤軒時武孟制滿求仕兌
地有桃源徑

積草溪東十里餘小桃源上見郊居落紅
不逐和雲掃新綠爪畦趁雨鉏池上比君
宜對酒門前長者屢迴車此中尚未爲山
老見說王褒有薦書

江雨軒爲偶武孟作

春雨如膏塵江綠畫冥〻此人感時爰於
茲事耜耘江雨亦屢作江風後雨清土膏
潤如酥草木皆甲生比境誰爲之曰維天
之誠我藝我稷黍我軒泊我宇晨興帶絰
鉏穿恤作勞苦嘉苗既芃〻田畯爲之喜
霜飈一拔拂致比歲功美斗酒以自勞共
入此室處翔茲值時康樂哉咏江雨

挽胡浩然卒於剡豢之横州

憶陪賓席接談鋒廿載論交一旦空東海
人〻懷伯始佳城鬱〻閉滕公死生契濶

飛鴻外今古興亡斷簡中白首與君成永
訣忍將衰淚洒西風
巨浸詩書異變也今誌二遭矣
洪武庚午秋七月初吉海風自東
北來拔木揚沙雖厓兵萬隊不足
為雄倒海排山堆阜高陵皆為漂
淩豈沈竈產蛙之足語哉由記洪
武戊午歲秋七月四日亦嘗罹此
蓋大魚入城之兆也今茲震蕩勢

復過之側聞三洲一千七百家皆
葬魚腹豈非閭于教者耶嗚呼今
豈有常乎可不慎歟可不畏歟
庚午七月之初吉斷虹挾云蔽西日石尤
聲撼天爲昏颶母驅車走沙石鯨跳鯢擲
地軸翻陽燎陰凝神鬼泣銀濤駕空山岳
推轉眼奔流浸崖壁三江彌漫滅無口孤
城滃滃天一碧泉年疲苓連銳畏變白齋
心戒夕陽憶昔前年大魚入三洲漂蕩海

水立近者側聞復罹此海湾流尸頭藏藏
拆塌沙沈純往來膝斷滾深苗不實嗚呼
上天震怒豈無由誰其尸之誰復詰
覓鞠
余向寓竹洲洲上種菊百餘栽繞
屋盈圃過者因為菊田今年帰草
堂似聞秋風駕潮掃蕩無遺擬與
吾友求数株耶應重陽故事何如
秋潮橫挾雨風顛洲上空聞有菊田香色

於人既無有物情在我敢求全頻怜塵世
光陰迅似覺人間雨露偏白髮滿頭難諱
老蒼顏物容強爲妍豈唯酒向隣家得自是
杯從旧借傳陶寧不妨多種秋杜陵且與
嘆無錢青天雁影西風外紅樹秋聲落照
邊見說南莊饒菊色少分清艷到樽前
重陽日有感寄子英袁先生時庚午歲也
忽驚時序忽忽改頻覺飈霜稍稍侵莫說

賜叓成往事但知飡菊是初心風高木葉
林烟薄雨過野塘秋水深我與故人應有
約呂嘶佳節負登臨

訪友

洪武庚午九月廿七日訪鈕彝遠
于太倉城之正陽門造其室曰洞
雲四簷竹澗盆山清氣可掬因賦
此詩并求其画山圖云

先生家住正陽門繞屋松聲日夜聞大桀

挺消頭上雪小山長帶洞中雲已知濟物
宜終慶况是清時屬右文却嘆吾詩與君
畫海門風月擬平分

暮冬送友人入杭

湖上尋梅春可掬江頭艤子晚初登從容
話別唯樽酒滲倒論懷悵友朋年野雲開
山見雪太湖潮落坪俗氷芒鞋竹杖孤山
路白首重游恨未能

東溟生詩爲碩某賦

東溟之生何所聞抱藝學古以事親脩然
一室東海村市塵不到絕垢氛坐見三洲
渺無垠一碧萬里玻璃盆雪濤銀屋相吐
吞爛浴出扶桑瞰是時幽人侍宴遍蔌水
之樂〻天真興來揮掃水墨空中下筆慘
淡愁鬼神居然細鑿生意存經營慘度廻
陽百年縑素琴斷紋猗標裝潢稱絕倫由
其天机出清新能事逸發皆可人素昧平
生咲語清一日索詩来扣門嗟余再讀目

力昏那能復作寒螿呻霜風摉林葉續紛
寒菊艷〻東籬根始致是事且勿論與子
倒盡花前樽

荆溪棹歌四首

是冬鑿舟山經行于此時

荆溪〻上晚山稠沙棠港口木蘭舟裹頭
女子唱歌去水色山光總是愁

其二

大男鑿山衣盡紅中男操舟慣張篷獨山

門外北風惡白浪如天怖鼓儀

其三

溪上雪消春水高鵝黃新柳晴長橋〻頭
人家好春酒無情長與駐蘭橈

其四

雙舟來往愁奈何日〻溪中聽棹歌溪水
西流〻不斷海門東去作風波

竹枝詞五首夫役鑿脂山

石臼湖頭泥水深北風吹折壯夫心別家

三月絕音問一紙書來抵萬金

其二

臘月砍盡正月來柳條弄色早梅開年華
却似東流水又見青天塞雁迴

其三

千夫萬夫堰作堆什〻伍〻魚貫肥常與
埠頭使銀去紅蘭街裏買薪來

其四

胭脂山頭雨雪飛胭脂山前人苦饑山下
斧斤夜建旦山上閒雲常自歸

其五

十八里岡雲有無炎風掃地雪糢糊山川
通塞奚能問閒看清波入太湖

綠淨軒為苗上御敏仲作

綠淨軒開秋水灣碧群如錦畫圖間葛洪
井在丹光合雲母屏深翠雨寒碕上琅玕
千个立此中天地一壺寬合江曾憶韓公
賦醉墨須寫石闌干

題牧羊圖

牧羝絕域卧穹廬廿載空傳雁足書屬國
歸時拋頭白壯心猷節鬢毛疎

題蘭竹圖

此君風致絕孤超秋佩紉香怨楚騷頻訝
江梅專物論不令渠得配三高

棘雀圖

素縑鳥頭浪得名區〻粉墨寫幽情懸知
未省圖南志荊棘叢中過此生

寄懷嵩川基古石二首北山翁也

雲寮新構竹森〻倩草溪頭春水深白酒
過于東老釀清詩卿共巳公吟松花别豉
炊金粉筍望當墻長玉簪底事英年頻有
約紙緣香火似東林

其二

身閒無事且婆娑轉眼流年一擲梭牢落
詩懷三月過顛狂花信五更多潮來海市
魚論斗柳暗江林鳥啼歌頻詩寥〻無信

使題詩爲問近如何

洪武壬申十二月聞舊青城棲于遷
忠定所有感而賦

半生詩酒共登臨醉後長閒擁鼻吟抱朴
未忘句滿志管寧終負度遼心星垂北極
知天遠夢入東吳似海深達士已無身後
念臨風還爲一霑襟

寄謝諶西堂惠紙三首

閒居歲月暗消磨珍重高人寄波猶子墨

客鄉當誦受老人真欽寫伽陀

其二

雲蠻羅紋幸見投烏皮几上雪凝眸懷人
端爲漫魚信作賦空慚五鳳樓

其三

江草凄迷路不分西林只隔半溪雲處時
不負平生學慰我長懷別後文

其四

沙路雨多生蘚花赤闌橋下酒旗斜望中

蘭若依俙似健隔松雲問煮茶

其五

翠峯西下連吳會雪浪東來入海門胸次
不留元字脚金香爐下鉄昆侖

感興五首

靜室無塵少客過新篁陰曳小坡陀朝來
始悟春歸盡風裏楊花似雨多

其二

窓前幽鳥百般鳴猶有餘花照眼明偶尔

相遣聊遣意固知花鳥亦無情

其三

午薰烟燼无爐香謾讀殘經付一抹底事是非猶入夢因知餘習未全忘

其四

落花寂々掩柴荆滿地緑陰新笋生自是老來游興減江山何處不堪行

其五

甘々鐃歌响露梵麦秋天氣晚瀟々鮭蔬頗為年荒倫自向東畦種瓠苗

八月十七日訪崇恩浄公不遇廻途々賦

仲秋之月日踰七徒步往訪彌天釋继時秋暘尚欝陶汗雨淋滴面如炙梅子渡頭沙閣舟黄蘆上泥没膝人生只惜會合稀跋踄終吟老無力唧々鶺鴒似々呼雨樹々秋蟬喧午寂禪扉未啟白雲封一錫行空了無迹東齋而應具梨茗香飯竟飽吮耶

室出門搔首大江横白鳥飛來破秋色

題湊箬圃

浮玉山前飛白鷺桃花流水泛家船呼兒去換城中酒新得楂頭缩項鯿

來鶴亭詩集卷八目

題寒江歸棹圖
題春江歸獨釣圖
題秋浦行舟圖
題水墨龍圖
洪武癸酉五月十二日雨晴散步至
則明翠濤室過午迴途謾成一首
以寄
正月二十八日重過翠濤軒情生終
日薄暮而歸賦此蓋書所見也翠
濤為竹而得是名余不能無辭也
矣
題松雪畫馬圖
則明游餘杭三橋埠迴過余草堂賦
詶此
老態
秋晚寄懷則明餘杭未迴
題二喬圖

題天育馬圖為海城鈕聲遠賦
題枯樹圖
九日晦叔遠甫題
寄則明時客于竹洲作
九日則明會族人于翠濤軒席間賦
詩見及因用韻答之
晚歸書事六言
則明疾瘳喜而賦此以寄
宿西菴值雨

寒食日哭坦翁
太倉周均德晉其先人與余家往還
時德晉尚少庚辰己巳以來值風
塵澒洞各天一方蹤迹不相聞者
五十餘年洪武癸酉秋因訪鈕洞
雲見德晉所作山圖恍如夢中一
見吾故人也遂賦此以伸意并求
其寫草堂圖云
醉歸

壽彝秉齋
題黃鶴山樵畫匡山讀書圖
題黃筌畫竹鶴圖
寒食漫興書所見三首
聽雨

来鶴亭詩集卷第八

題寒江歸棹圖

水色山光擁畫橋梵王宮殿在山腰扁舟
好趁樵風去莫待寒江落晚潮

題春江獨釣圖

渭川老去興無餘曲逆江山錦不如渺渺
烟波舟似葉一竿釣得幾多魚

題秋浦行舟圖

江色溪溪接太虛秋來到處有蓴鱸酒家

鱠具如堪借暫卸南風十幅蒲

題水墨龍圖

畫
畫史憑陵造化機研池傾倒墨飛龍生俏
半幅春雲遍起是山前行雨歸

洪武癸酉五月十二日雨晴散步至
則明翠濤室過午廻途謾成一首以
寄

既白軒中十日雨晚起扶桑發曙光搘筇
綾驕野人發看竹竟登君子堂少年豪飲

不復作老去讀書渾健忘清談餉午聊自
遣歸去頗愁江路長

五月二十八日重過翠濤軒清坐終
日薄暮而歸賦此蓋書所見也翠
濤濤為竹而得是名余不能無辭也
也矣

幽人愛竹不喫笋養得修篁簡簡長五月
六月雨不落千枝萬枝風自涼蒼雪逼人
時展簟翠濤驚夢 移林消消清溜烏皮

几楚楚高掩薜荔墻蓉影掃塔數殘碎餘
音拂水度星螢繞枝迸地渾疑古老節凌
雲色更蒼三逕旋開真得計七賢避世故
佯狂因懷梅友稱三絕却咲荷花似六郎
白鵠歸時雲連蕩青鸞嘯處夜微茫對之
可使食無肉衰矣虛懶髩有霜隱几無心
開卷帙捲簾隨意炷爐香日中見斗膽霄
漢月下吹簫引鳳皇物外襟懷老可共閒
中滋味淡相忘不尋酒伴雞豚社誤落詩

名錦繡坊時復開樽排匝匝每憐學子走
蹌蹌與來坐久無聊賴老去頻過也不妨
他日成材唯汗簡於今觸目盡琳琅披衣
散策歸來後江路遲遲又夕陽

題松雪翁西馬圖

宛駒萬里貢丹霄穹鼻胡兒捫赤條天廄
自多千里駿人間難得九方皋

列明游餘杭三橋埠迴過余草堂賦
詶詶此

秋日三橋埠竹舟野色新亂山圍草市荒
塽接江津移竹通羣修麋麋服獵人欲將
金粟酒為子拂征塵

老態

久知老必至豈謂便見侵一從今年來稍
覺力不任凜凜畏寒暑悠悠念初心凌晨
覽清鏡感嘆一何深目昏廢防童騃不勝簪
齒搖食物妨行步愁嶇嶔乃知泡幻軀匪
石亦匪金人生大化中急電掃光陰安有

百年期推遷似難禁理勢必應是視古由
視今賢愚同一丘旁人謾雪襟丹桂吹古
香萬户鳴秋砧且覆掌中杯彈我膝上琴
於焉瀉孤憤三嘆有餘音

秋晚寄懷則明餘抗未迴

雨過秋容淨天高露氣寒官船鳴戍鼓熒
火起漁灘好中明時遲休歇蜀道難淹淹
憂弱女聊為問平安

題二喬圖

喬家傾國綴周孫陳迹空餘於墨存女子
那容知許事但令修古議師昏

題天育馬圖為海城鈕聲遠賦

渥水神駒駿骨全奚官羈勒漫相纏情知
不是塵中物春雷挾之飛上天

題枯樹圖

鐵幹槎牙翠葉殘雲根剝落古苔斑大材
寧盡天年老不遇工師不出山

九月晦聲遠偶題二首

十年不獨海城西杜曲桑麻志已違向來
詩酒所遊歷為問人民今是非物態盡從
風氣改霜威又作曉寒微出門浩浩塵如
海咲對青山一振衣

其二

海門潮上水如烟賀老重維載酒船喜見
雲山開雪壁幸因鄰國鼓水枝應門僮子
清於鶴搗藥靈禽半是仙歲晚卜隣應有
約幾時行李到梅邊

寄則明時客于竹洲作二首

菡萏花開徧地秋秋聲渾在樹梢頭西風
昨夜吹歸夢喚起客懷無限愁

其二

栽樹芙蓉近水低碧沙涼露泣莎雞月邊
已有南來雁飛過荻江官渡西

九日則明會族人于翠濤軒席間賦
詩詩見及因用韵答之

九日翠濤當雅集宗人團坐氣迴春承家

幸有青鐙舊願我何妨白髮新印席揮毫
誇草聖持盃移菊醉花神醉歸一逕天風
曉金粟吹香出兎輪。
晚歸書事六言
訪舊五溪薄暮沙長歸路迢遙虛市人家
燒燭流水孤村断橋一个残僧待渡數枝
短筵歸樵閃閃昏鴉啼後江風又落寒潮
其二
漁榜溪翁罷釣郵鈴稚子傳書暝烟含雪

欲落臘柳半黄未舒雲葉亂隨去雁浪花
發剝跳魚一段詩情畫意瀟然風景愁予
別明疾瘳喜而賦此以寄
醫
無旬伏枕靡論文走卜近醫豈悼頻疾去
已如頹趾鼎慎身當和括囊坤挑燈厲喉
陰風厲蔘藥雞鳴宿火温寒雪嚴霜皆歷
遍東風早晚入衡門
宿西菴值雨
曉過信步一枝節西望青山落照中禪榻

茗甌春乳白佛龕蓮焰夜燈紅人間漫說
薰天富眼底都成撲地空新雨打窗詩夢
破熱雷又過海門東。
寒食日哭坦翁
蒿里竟何在死生從此分疑將寒食淚欲
灑暮江雲草暗鶴原水松枯馬鬣披平生
多述作地下更修文
次行供手寫
太倉周均德晉其先人與余家往還

時德晉尚少庚辰已以來值風
塵澒洞各天一方蹤迹不相聞者
五十餘年洪武癸酉秋因訪鈕閣
羽雲見德晉所作山圖恍如夢中
一見吾故人也遂賦此以伸意併求
其畫寫草堂圖云
憶昔居海城汝翁我之友子時䰅未髮我
始十八九别来五十年相顧各皓首往事
不可追存者復何有前月到城中遠訪洞
繃
雲叟殷勤下徐榻紛傒具尊酒談及子高

致疊〻不絶口慷慨有所思我友殁已久
惟今顏鬢蒼秋風颭蒲柳葉上見山圖尺
楮藏培塿美子林藝侵豈復君人後嗟我
已踰七見者驚老醜我家妻水西草屋大
如斗流泉遶松根古木立雲藪林家鶴屢
巢江近罨夜吼鉤簾豁冥眛萬象入窗牖
幽我抱拙素兀〻但株守洞雲繪成圖早
晚落吾手倩子復寫之張壁懸良朽作詩
投故人諒識此情否

醉歸

醉歸不覺已斜曛稚子驩迎先候門霜林
睡覺涼如水樹影滿窗疑是雲

壽奚秉齋

喬木東南掃地空靜安留得旧家風清名
在昔稱高士壽骨于今只兩翁灑蟻畫觴
秋露白金魚池館雁來紅桑榆萬一皆強
健看取年〻此會同

題黃鶴山樵西達匡山讀書圖

黃鶴山人美如玉長年愛山看不足醉招
禿筆掃秋光割截匡山雲一幅詩豪每憶
青蓮仙結巢讀書長醉眠我欲因之攬秀
色便覓飛墮香爐前

題黃筌畫竹鶴圖并序

右黃筌畫竹鶴圖一卷已入能品
予鶴亭舊有此圖心甚惜之散落
他室今數十年矣忽于鄉友處復
見之喜嘆無已然尤物自無脛翼

而能徼凡人世不与歲月同化亦
一奇哉因賦此重為攬古者一哦
云

蜀人黃筌寫竹鶴數百年間一奇作玄裳
縞衣意閑暇老去峥嵘連林壑挺〻函立
雙琅玕枝葉扶疎鉄鑄終憶昔鶴亭有此
本烏散烟銷久冥寞今朝忽見喜絶倒老
目摩挲殊不惡千年今成安在哉舊物都
非況城郭世間此圖亦希有重襲尤宜

置繼素高堂懸向明月中應有仙音下寥
廓

寒食漫興書所見三首

楊柳東風日夜顛杏花無語不成妍水深
竟淺鷗邊石雨重迷渾卵色天節序悠悠
無可那物情洶洶最堪憐荒村闃寂無雞
犬何處人來掃墓田

其二

韶光去我太怱怱悵驅使閒情入醉鄉燕燕
鶯鶯三月暮風風雨雨一春愁加滄未厭
青精飯爛蕨那無白石羊老境于斯何足
賴秖教世味淡相忘

其三

三月三日雨初晴清旦梳頭坐草亭一陂
草色為誰綠千樹柳條無賴青憂患未平
心耿耿衰遲那遣鬢星星林鳩底事頻呼
婦孩聒春愁苦厭聽

聽雨

傾倒天瓢走雨工海門龍過起腥風瀟瀟
午夜鳴山竹如在春江聽打篷

來鶴亭詩集卷八

來鶴亭詩集卷九目

補遺

九日雨中

甲戌歲中秋無月

九月二十三日赴宴之齋晚會歸有感

送老僧願翁歸住山中兼簡伯瑩和尚

新冬乍寒書懷

三月十二日初度承外族諸親過草堂兼有祝頌之詞賦此以謝

期友不至

挽友殁于旅途

秋雨中承翠濤軒典者結及佳既遂韵用答

雨中雜言詩八首

寄北山講書基古石尊宿

題梅雪窩亭二首

春寒漫興

寄謝伯瑩長老惠林松語錄

風雨連日閉戶默坐懷思可知忽翠濤軒以箏疏之惠走筆答之

漫興

輓鄉人

十一月十五日因過翠濤室薄暮風寒遂宿賦此以寄紀兼簡琇南石

臘八月則明以詩寄余言及崇恩至

翠濤室不得一見為歎遂次韵寄靈源老師兼簡吳江開士

淵明醉歸畫

來鶴亭詩集卷第九

補遺

九日雨中雜興四首

橘柚青青菊未黃滿城風雨近重陽天光倒影涵空濶雲陣將愁赴渺茫尚憶登臨吹席帽誰能隨俗繫萸囊詩人底事無全句似欲相期入醉鄉

其二

風掃陰霾霽色新白沙江路淨無塵佳辰宜著揮毫客暮齒唯存見在身自哭千金誇敝帚不妨一飯煑勞薪人間萬事皆成幻付與雲安麹米春

其三

秋水蘋花繞釣磯關河千里雁初飛二毛脫落吹愁帽九月淒涼未授衣玉醴光浮杯斝滑綉糕香膩蟹螯肥物情亘古多拘束欲假盧敖手一揮

其四

霜降海門天氣肅無邊落木捲繽紛鷗眠野渡芙蓉雨雁落秋田穲稏雲未有詩篇酬令節祇將茗椀對爐薰月中桂子飄人世時有天香隔幔聞

甲戌歲中秋無月

今夕何夕嘆獨醒闌風伏雨幾時晴為渠滿腹當圓景奈此浮雲點太清蛟室朱扉應不啟兔宮玉杵寂無聲何當致我緱山頂醉臥瑤臺聽鳳笙

九月二十三日赴宴定齋晚會歸南有感

風霜眯目走駸駸愧我閒居寂寞濱今古誰為了事漢關山空憶未歸人白頭且盡杯中物紅樹由疑劫外春轉眼塵勞成底事浮雲變態幾迴新

送老僧頤翁歸住山中兼簡伯壁和尚

老禪歸南山相与散吟策維時秋冬交霜

雨木葉赤野曠天宇寬足軟步履穿凝話
織履痛悵望一水隔目致遺倦辞聊以塞
吾責

新冬乍寒書懷

一榻清寒忘舊氈飽飧世味意怡然煉林
寒日暖々短殘菊經霜倣々妍五鸟從來
非我志一貧正不要人憐此生本是然々
者眼底光陰只信緣

三月十二日初度荷外族諸親遺草

堂豈並有祝頌之詞賦此以謝

杏花風暖破春陰既白軒中喜盍簪世事
荒々相聚少霞杯瀲々莫辞深子生初度
當三月天與清閑抵萬金多謝諸賢為我
壽殷勤重感歲寒心

期友不至

長日閒吟步紫苔流光轉眼熟黄梅雄風
豪雨將春去潤潦深泥少客來老柘葉稀
愁盡瘦草田水滿厭鶴催題詩問訊王文
學懷抱何時一咲開

挽友殁于旅途

故人葉莫浙磯頭恨滿西風白露洲化鶴
不隨丁令迎騎鯨應伴謫仙遊誌詞誰為
鐫崖石旅夢懸知到首邱廿載交游成永
訣青山愁對大江流

秋雨中尋翠濤軒與者諸及佳既蓮

送韻用荅二首

風雨瀟々夜晦迷親朋南北嘆暌離世間

物態雲千变眼底功名黍一炊酒債不妨
緣客慣詩名端復畏人知時々甘脫送相
寄況有新篇慰我思

其二

深秋涼思聊無涯餘熾蒸人惱阿家海氣
昏々雲似墨江流泯々雨如蕭善勝羅裡
行當川新受榛蕪次第命世路只今誠崎
縮扶仙直欲駕虹查

雨中雜言詩八首寄仲莊則明二妙

數篇遥寄水東隅想為吟哦助咲咍池草
已衰無好句阿連定向夢中來
其二
慣識西莊第五橋短蓑時復過林皋樫雞
竹屋江邨路愛聽清風响翠濤
其三
獨穿斜逕草芃〻撩臂蓑衣散醉中運饞
船歸鳴雁月採菱歌斷鯉魚風
其四

世諦紛紜歲月長感時懷古未渠央癡兒
若了公家事始信燕山有義方
其五
欝陶未解出村篩雨後源生日色微便覺
今宵風露重此身從此怯單衣
其六
野老山妻咲語同腰鐮先穫泰州紅嘗新
春王知非晚喜聽茄聲夕照中
其七

屈指無多九日臨可能無地一登臨懷人
風雨成癡坐抱膝茶烟長短吟
其八
今秋八月甲子雨川穫望晴猶未能夜祠
田祖村〻鼓水落鱸魚港〻罾
寄北山講師基古石尋宿
杖屨長懷訪北山老僧忘世此中閒不辭
蕙帳來猿鶴要使山林識珮環海氣含霜
浮沆瀣溪聲秋月瀉潺湲老來僅入耆英

社杜分我翠微雲半間
題梅雪鶴亭二圖二首
凍雲深護白龍堆夢水仙人海上來夜半
鶴歸春信到盡將生意付江梅
其二
南屏左股翠糢糊寫入倪家卷畫圖覽勝
不妨留只眼草堂推案有西湖
洪武乙亥春寒謾興
交歲晴光少凝寒雨瀫重水添垂釣石樹

鼓落燈風晚爭浮蛆稻春盤問笋萩鶯花
渾寂寞遊興莫怨、

寄謝佾瑩長老惠林松語錄

繼述頻年倫討論從将遺教輔宗門叢林
枝幹寧無本文海波瀾更有源叔季奚知
師道貴春寮重喜典刑存是編不獨追金
玉會使西江一口吞

風雨連日閉户默坐懷思可知忽翠
翠濤軒以笋蕨之惠走筆答之

春事多隨遊水東不堪日夜雨兼風龍歸
海浦沈雲墨島咏櫻桃落子紅老境詎言
詩有債醉鄉誰謂酒無功鮭蔬向賴西隣
笋蕨走時将五尺僮

漫興

秋腸烈〻晚風微病葉號蟬色慘悽感舊
每因尋友夢話懷那有上天梯哲人逝矣
憂民困髮婦消然賣女啼無限新愁禁不
得海雲深處雁行低

輓鄉人

𡉏破邯鄲指一彈旅魂歸繞玉山寒無人
早誤生如寄。有子能賢死亦如壯歲教名
何俟與老懷悲梳獨辛酸一抔黃土西風
裏。教只青松掩袂看。

十一月廿五日因過翠濤室薄莫風
、風寒遂宿賦此以紀兼簡瑺南石

坐久不妨閒茗梳深談未用照青藜寒鸞
殘夢蕭〻竹㙐覆重衾忘〻佛自咲此身

空護落已勝羈宜走東西似聞勝集東林
下細雨無緣過虎溪

臘八日則明以詩寄余言及崇恩並
至翠濤室不得一見為憮逆次韵寄

寄靈源老師兼簡隻江開士

交際長懷佛日山南北相望水雲間清修
久已欽三學妙義終當示八還野渡舟橫
潮漫〻河洲風定鳥閑〻靈師倘過雲房
榻假對茶甌半日閒

淵明醉歸圖

誰其畫觴大道遼。老人傾倒即頹然。阿宣扶上烏犍背。隱似清風太乙蓮。

來鶴亭詩集卷第九終

後序

崑山爲州，並東南之海東方之物至集叢至卉服鳥言之人貿焉雜處其間雖比屋能坐致富羸然其民不幸不聞禮樂文物之懿，亦日趨於愚而已。彼秀民能讀書爲士負文藝之奇往往見之於四方鴻儒老生交口相許予雖旦暮出入里中其冠服修好而民莫知譽也余嘗崑山取友得四人，焉郭義仲陸良貴袁子英三人之爲詩或，雄或雅或温厚或流麗跌宕雖或不同要皆能，去夫險阻僻陋之習其一人則敬夫，敬夫成童時嘗從予受學既長益氣夷色壯學端識敏自知奮厲且工爲詩其詞多奇麗清婉出己意見不肯剽取古今人言，是皆盛世治平之氣而使然耶不然，何其聲一出于和且美也敬夫又能取友義仲相與議論可否其資亦深矣迺裒其爲詩，若干卷楊君廉夫敘之其言固足以取信當世予可畧矣然予以敬夫雖處而未仕，

而楊君亦因其材質之美而許之亦何所不可也使他日誦敬夫之詩而徵予言或者知其不誣矣至正戊子春上巳日昆陽鄭東叙

此書先公壯年授徒時所抄自己丑至今藏之已五十有一年矣惜其集中於吾崑往事故蹟蓋錄頗少無以考見前輩嘉言善行之一二縣志載公爲婁東鉅族少力學淹貫經史於世利淡然無所好所居有園圃若山林之勝當蓄一鶴復有鶴自東為伍因築來鶴亭邑宰屢聘為訓不就卒老於鄉噫視今大家子弟欲求如公又可多得哉天順三年夏五望崑山後學鄭文康記

來鶴亭集校語

詩卷一

送進士鄭榮希北上　榮先　榮疑榮之誤

兩竹齋中　若干　今本作介今改正

卷二

歸來　冶城　城原作姆今改正

竹素西　青春　嵗　春下原缺一字

卷三

晚雨樓　遙夜係出衲　由依刻本正易今改正

南郭子日　茅林　林疑（林似林字誤）　此句似有誤字

田居書懷　甘嘆塞蒼海　塞原作寒今改正

觀刈收穫　海氣東連滄浦津　津原作清誤

對雪　寒侵梅枝　原校已校出

六夜對月　前朱萸　萸字疑誤

倒射白鷺　倒原缺二字

西原作重九　西上三字原作棵重誤今補缺之

卷四

贈沈行　兩竹園雲梅語　原本闕下空一格據校本作此闕上缺一字

寄目錄

謝惠新茶　春雨(來)滿石樓臺　春原書在字似誤今改之

五月廿日兩懷曾寄　廿丹　原校已并字

六月　滹菱　滹菱二字原本墨污難辨仍書本字

西部老兵歌　其不聞其人之種那得貴杜老也未可解　貴原誤

紫騮原誤柱原校已云宋本改今據此用其字未當作貴柱當作焼

杜埴即年傳之土埴也今正

偶成寄友　秋屋　秋字誤似當作𠮷林

卷五

寫生　管將自合非　原校已雜字據參書作自合雅見漢書枚乘傳 段校增此

合雅字原誤

白眉丹頭傳　原校已傳字據傳書去字失尊共之據存之一從字

次韻李澄江白龍寺老師　野渡聞雞曰杜鵑　原本雞下空一格今據適上

杜陵雲字隨杜鵑共下句聞雞雞隨之不敢書

山居夜坐　寸心尋夢中夢未　原校已本字據杜書作今心尋夢亦難尋

雜詩

財賦　李五早原缺六字寒原缺二字

余以闌以六義老　原校已上此字

卷六

此卷目錄本脫今補

相逢行　脂粉　脂字下原缺二字

寄劉明　士劍斯霜蜀　蜀原作端二字意無足取不收有定蜀之語今正

去宦庵　林下將脈　脈原作脈今改正

蜀中　傳城年　傳原作傳今改正

訪友真觀　汗漫遊　汗原作汗今改正

卷七

巨溪站　歲夕陽　陽原作陽今改正

荒祠序　過村田前畑　原校已田字

寄懷茅川孝甫　簡寄書白河來共慈　原校已並字

卷八

關遊旅況　慶康　慶原作康全此字当以慶之誤今改正

老懷　作年　原作畫今改正

卷九

日　秋西中序翠湯新出老諸及告贖遂詢日谷　原校友之語韵用孤

原作用集韻

東維子文集三十一卷

（元）楊維楨撰

明刻本

東維子集三十卷、附錄一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元楊維楨撰。維楨有春秋合題著說，已著錄。此其初刊詩文集也。維楨以詩文奇逸凌跨一時。此編乃錄文二十八卷，詩僅兩卷，又以雜文六篇足之。蓋以文為主，詩特附行耳。朱國楨湧幢小品載王彝嘗詆維楨為文妖。今觀所傳諸集，詩歌樂府出入於盧仝、李賀之間，奇奇怪怪，溢為牛鬼蛇神者，誠所不免。至其文則文從字順，無所謂剪紅刻翠以為塗飾、聱牙棘口以為古奧者也。觀其於句讀疑似之處，必旁注一句字，使讀者無所岐誤。此豈故為險僻，欲使人讀不可解者哉。其作鹿皮子文集序曰：盧殷之文凡千餘篇，李礎之詩凡八百篇，樊紹述著樊子書六十卷，雜詩文凡九百餘篇，今皆安在哉。非其文不傳也，言龐義淫，非傳世之器也。孔孟而下，人樂傳其文者，屈原、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又其次，王通、韓愈、歐陽修、周敦頤、蘇洵父子。

我朝則姚公燧、虞公集、吳公澄、李公孝光。凡此十數君子，其言皆高而當，其義皆奧而通也。觀其所論，則維楨之文不得概以妖目之矣。附宗儀輟耕錄載維楨辨統論一篇，大旨謂元繼宋而不繼遼金。此集不載此篇，未喻其故。今恭奉

諭旨，補入集內。蓋維楨雖反顏吠主，罪甚揚雄，而其言可採，則不以其人廢之。仰見

聖人衮鉞之公，上超萬古，非儒生淺見之能窺也。

東維子文集目録

卷之一

序

鄒氏遺訓序　李叅政倡和詩序
漁樵譜序　牡丹瑞花詩卷序
丞相梅詩序　送經理官成教授還京序
姑蘇知府何侯詩卷序　送祝正夫赴召如京序
送陳錢趙三賢良赴京序　送松江帥[illegible]公入吳序
送三士會試京師序　刑統賦釋義序
[illegible]決獄詩序

卷之二

序

送帖山提舉序　送闕實臨安縣長序
送龍孔昜序　送慶童公翰林承旨序
送高都事序　送覡生德剛序
送司晨丞戩公還京詩序　又代偶縣尹送序
送松江同知李侯朝京序　送檢校王君孟昌還京序
送馮侯之新昌州尹序二首　送楊明歸越覲親序
送斷事官李侯序

卷之三

序

曹氏世譜後序　送經理官黃侯還京序
送山西省叅知政事陳公序　送都督府指揮龔使君序
兩浙運判王侯分漕序　送華亭縣丞戚侯秩滿序
送圖結官劉理問序　余公叅政序
送提控案牘李君秩滿序　送張先生赴河南幕府序
送張志之汴梁序　送倪進士中會試京師序
送華亭主簿張侯明善序　送譚知事赴河南省掾序
送陳汝嘉漕掾秩滿序　送陳仲剛龍頭司丞序

卷之四

序

送張從德之湘鄉州判序　送錢伯舉衢州録判序
送王茂實慈利州同知序　送盧[illegible]檢范生序
送鄭公知事還湖州序　李桂巖
送[illegible]鹽知州賈公秩滿序　送監郡觀閭公秩滿序
送建德縣監亦憐真公秩滿　[illegible]録秩滿序
送徐州路總管雷侯序　送平江路推官馮君序
送理問所知事馬公序　送馬彥述旌德教諭序
送孔漢臣之邵武經歷序　送江浙郡府丈倪先大如京師序

卷之五

序

送劉主事如京師序　送省理問所提控范叔通序
送杭州路推官陳侯執中序　送李景昭掾史考滿詩序
送沙可學序　送嘉興學吏徐德明考滿序
送理問所掾史王孟正考滿序　送浙江西憲書吏李公錫序
送李仲常之江陰知事序　送彭彥溫直學滿代序
槐[illegible]齋序　抑關紀録序　送甘肅省叅政王公序

卷之六

序
鹿皮子文集序　留春愚文集序
聚桂文會序　曹士弘文集後序
王希賜文集序二首　楊文舉文集序
春秋左氏傳類編序　曹元博左氏本末序
春秋百問序　春秋定是錄序
褚氏家譜序　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
卷之七
序
吳復詩錄序　趙氏詩錄序
李仲虞詩序　張北山和陶集序
剡部詩序　兩浙作者序
衛子剛詩錄序　玉山草堂雅集序
郭羲仲詩集序　雲間紀遊詩序
金信詩集序　蕉囪律選序
招溪詩集序　香奩序
孫氏瑞蓮詩弓序　詩史宗要序
曹氏雪齋弦歌集序　富春八景詩序
鐵雅先生拗律序
卷之八
序
送鄒生奕會試京師序　送強彥栗遊京師序
謝生若舉北上序　送吳子貽遊閩序
張先生南歸序　送韓英遊吳興序
送齊易岩序　送何生序
送李志學還吳序　送劉生入閩序
送王公入吳序　吳氏歸本序
送于師尹遊京師序　送沈均父序
卷之九
序
送周處士還山序　送鄭處士序
送王熙易客南湖序　太史印譜序
鹵山序　送如一翁歸曲江草堂序
風月福人序　送朱生芾清溪授徒序
送韓諤還會稽序　贈櫛工王輔序
陶氏菊逸序　淮海處士壽冢募資序
葉山人省親序　送琴生李希敏序
送墨生沈裕序　贈筆史陸穎貴序
卷之十
序
高僧詩集序　冷齋詩集序
雪□序　竺隱集序
一漚集序　三境圖序
瑞竹圖序　毛隱上人序
送用上人西游序　送照上人東歸序
送象元潊公住持南湖序　送蘭仁二上人歸三竺序
送奎法師住持集慶寺詩序　送儀沙彌還山序
琦上人孝養序　抹撚氏註道德經序

送鄧煉師祈雨序　送鄉人韓通師歸會稽序

卷之十一

序

贈杜彥清序　周月湖今樂府序
李仲芳詞序　沈氏今樂府序
沈生樂府序　瀟湘集序
苗氏備急活人方序　杏林序
贈醫士莫仲仁序　無聲詩意序
圖繪寶鑑序　送寫神蔡清友序
送周仙客談祿命序　送楊恕卿占數序
送何心傳序　贈相士孫德昭序
送陳生彥高序　宋明優戲序
優戲錄序

卷之十二

記

新建都水庸田使司記　常湖等處茶園都提舉司記
杭州路重建北門迎恩館記　浙西憲府經歷司題名記
海寧府經歷司記　海鹽州重脩學宮記
長興州重脩學宮記　長州縣重脩學宮記
紹興新城記　重脩西湖書院記
華亭青浦義冢記　睦州孝侯祠堂記
二陸祠堂記　魚浦新橋記

卷之十三

記

平江路常熟州知州王公善政記
吏部侍郎貢公平糴記　樊公廟食記
聽雪舟記　大樹軒記
知止堂記　知止堂記
守約齋記　一笑軒記
三友堂記　雪坡記
頤香園記　養素齋記
衍澤堂記　正心齋記
歸來堂記

卷之十四

記

內觀齋記　中定齋記
約禮齋記　學詩齋記
鈍齋記　則齋記
月山記　小瀛洲記
愛日軒記　時齋堂記
南樓記　生春堂記
尚志齋記　藍田山三一精舍記
松月軒記　竹月軒記

卷之十五

記

借巢記　營丘山房記
南陽堂記　桃白窩記
茹林記　困齋記

榆溪草堂記　槐陰亭記
春草軒記　悅親堂記
好古齋記　尚朴齋記
虛舟記　五雲窩記
大竹軒記　五檜堂記

卷之十六

記

養浩齋記　書聲齋記
著存精舍記　西雲樓記
野亭記　野政堂記
尚志齋記　朱氏德孚菴記
碧雲軒記　松月寮記
有竹人家記　春遠軒記
春水船記　松月軒記
水竹亭記

卷之十七

記

小桃源記　松室記
夏氏清潤堂記　賓月軒記
春水船記　碧梧翠竹堂記
槐圃記　光霽堂記
雙清軒記　邵氏有竹記
聚桂軒記　桐香室記
明誠齋記　溪居琴樂記
桂隱記　水南軒記
借時月色軒記　耕閑堂記
東阿所記　中山堂記
遂初堂記　顏氏永思家舍記
晚軒記　思亭記

卷之十八

記

竹林七賢畫記　聽雪齋記
蔣氏疑碧軒記　石林茅屋記
蒼筠亭記　李氏全歸菴記
張氏瑞蘭記　怡雲山房記有詩
村樂堂記　善應堂記有詩
新樹堂記　小桃源記
玉山佳處記　書畫舫記
信齋記

卷之十九

記

呂氏棲貞賞記　移春亭記
竹近記　來德堂記
緝如許記　熙春堂記
存拙齋記　青雲高處記
東竹齋記　筆耕所記
改過齋記　約聚齋記
安拙堂記　邵氏孝德堂記

不礙雲山樓記

卷之二十

記

建德路重修光孝寺記
鄮安寺重建佛殿記
難老山安定蘭若記
隆福寺重修寶塔并備田記
惠安禪寺重興記
方丈室記
酒溪亭記
竹雪齋記
望雲軒記
半雲軒記
海屋記
小蓬萊記有詩
寫鶴軒記
玄霜臺記

卷之二十一

記

天風海濤樓記
錫老堂記
江聲月色樓記
舒嘯臺記
讀書堆記
夢蝶軒記
貞仁堂記
海沫亭記
靜學齋記
遊菴記
五湖宅記

書題附

書吳興沙侯德政記後
書錢氏世科記後

卷之二十二

志

讀書五林志
鐵硯齋志
養浩齋志
心樂齋志
芳潤亭志
竹西亭志
芝蘭室志
漱芳齋志
叢翠志
蠢物志
濯纓亭志
凝齋志
西齋志有詩
木齋志有詩
雪巢志
藏六窩志
俞同知軍功志
王鎮撫軍功志

卷之二十三

碑

兩浙鹽運司同知木八剌沙侯善政碑
長興知州韓侯去思碑
富陽縣尹曹侯惠政碑
於潛縣張侯德政碑
重建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碑
大中祥符禪寺重興碑
玄妙觀重建玉皇殿碑
杭州龍翔宮重建碑

銘

實儉堂銘有序
敬齋銘有序
葉生楊齋銘有序
自然銘有序
竟翁銘有序
心太平銘有序
委順齋銘有序
初齋銘
止齋銘
不心不佛銘有序
陸道士思暉齋銘有序
尚德齋銘

卷之二十四

神道碑

元故中奉大夫浙東慰撫八剌神道碑

墓碑
故處士殷君墓碑　故兄袁桂先生碑
墓誌銘
故忠勇西夏侯邁公墓銘
故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先生墓誌銘
有元文靜先生倪公墓碑銘
亡兄雙溪書院山長墓誌銘
故處士呂公墓誌銘　李元卿墓銘
歐陽彥珍墓銘　趙公衛道墓誌銘
南容教授杜公碣銘　白雲漫士陶君墓碣銘
兩浙轉運司書吏何君墓誌銘
卷之二十五
墓誌銘
馮進卿墓誌銘　虞隱君墓誌銘
吳君見心墓銘　芳友先生秦公墓誌銘
元故樂閑先生墓誌銘　元故用軒先生墓誌銘
故張君子英墓銘　蔣生元冢銘
華亭縣主簿王佳母夫人李氏墓誌銘
王母李氏墓誌銘　故鄭元銘妻金氏墓碣銘
卷之二十六
墓誌銘
高節先生墓銘　馮處謙墓銘
姚處士墓誌銘　故處士馮君墓誌銘
番山處士程君墓誌銘　淵默先生碣銘
尚絅先生墓銘　雪溪處士邵公墓誌銘
故處士倪君墓誌銘　元故陳處士墓誌銘
青岡處士墓銘
挽辭附
蘇先生挽者辭叙
卷之二十七
書
與同年索廉使書　校泰運使書
上樊參政書　上賓相公書
代宋無逸上省都事書　與吳宗師書
說
鈍之字說　數說贈吳鍾山
命說贈夫容之　拆字說贈陳相心
坤鑒診贈薛生　說相贈王生
仁醫贈劉生
論
取士論　人心論
總制論　求材論
守城論
卷之二十八
傳
謝字傳　冰壺先生傳
白城傳　[illegible]傳
竹夫人傳　[illegible]丈人傳

魯鈍生傳　瑟頌傳
紫玫小傳　小鵾傳
賓遂子傳　陶氏三節傳

跋

跋居山吹笛圖

卷之二十九

詩

送辞推官詩有序四言一章　寄定堂詩有序四言二章
送宗同榮詩有序四言五章　題遂樵子卷五言律
夜坐一首五言律　舟過黃店五言律
綠陰亭詩五言十二
送錢孝文都水[illegible]
送謝太守五言四十韻[illegible]　賦赤夢嬰七言絕
小香七言絕　寄沈秋澗四絕句
送貢尚書入閩[illegible]
八月初四日雪[illegible]太守[illegible]門[illegible]入雲居山中[illegible]
于水月[illegible]守賦詩書似太守及蘇州刺史周義卿
用顧松江韻復[illegible]坡刺史
送謝太守　答倪生德中來韻
八月五日宿[illegible]大梁潘人過湖赴[illegible]
和山主之招[illegible]感時一首
至正庚子[illegible]陽後五日再餘[illegible]
姬楚香若侍酒之餘與紫貞生賦詩
與姜與儀詩　主之約詩用字文韻
寄秋澗沈鍊師
十月六日席上與同座客陸宅之夏士文及主人呂希
尚希遠聯句
八月五日喜雨初陽臺上作訖後[illegible]
十七日過無住庵因留題鑑上人坐雲軒
用顧昌齡韻賦李紫貞白雲圖
題夏氏槐夢硯　寄西道[illegible]詩二首
聯句書桂隱主人齋壁七言排律八
題朱道峰遊仙宮殿明日備見　辨章遊凝香閣詩
七言長短二十句　凝香閣詩[illegible]四長短句

卷之三十

歌

盤所歌并序　杵歌七首
江西銃歌二章　用韻復雲松老人華陽中歌
次韻肖印蔡彥文觀湖長歌録呈吳與二守雲門先生
題清陰[illegible]圖　大樹歌為馮鼎如賦

辭

桂軒辭有序　送史才叟還上饒[illegible]

詞

雙飛燕詞

雜文

陣圖新語序　鴻[illegible]夢
四十五日約　昭陵行
題子昂五花圖　題謝氏一句軒

卷之三十一

附録

琅玕子來詩六絶　學生徐固次韵

徐固又次四絶　學士吴毅次韵四絶

羽儀和韻　玄霞子作

會陰徐介　淮海秦約

鐵篴子一解　華陽巾歌

學生徐草次華陽巾歌　學生謝恩順賦

致忠勇西夏侯遺公墨銘

東維子文集目録終

東維子文集卷之一

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序

鄒氏遺訓序

吴實熟鄒君玉氏自旌德官遊歸理故園以老焉其所訓子孫嚴其顛末著凡若干件來謁余於姑胥邸次曰某髮已種種耀一旦捐子孫去　故述誠若干件雖話言拙直使奉成規行之亦不致畔名教躋門地且將勒石位置奉先之室幸得子言重引之庶吾後之人知所警也已吾聞傳曰名門右族成立之如升天覆墜之如燎毛何難易之相懸遠絶甚如此蓋創者勞而守者安創者儉而守者奢創者畏而守者驕也爲祖父者慮爲故方身後之誠雖古先哲王不能無之書之竹帛琢之盤盂以遺乎後之人蓋懼耳聽口授者易爲滅絶而託諸竹帛盤盂者可不刋而無盡也君玉氏之遺訓著于金石非竹帛盤盂之意乎爲其子者幸得諸耳提面誨子子孫孫又幸得諸示無窮者則鄒氏後人續初紹業雖百世而可也雖然子弗祗服厥父事此無先之訓也恐無先之訓　故吾重告之使之恒有其先庶畔名教顛門地者免矣夫

李參政倡和詩序

淇上野逸李公以世譯起身十年至參大政江浙行垣未幾惠冠文江南端其所建白有不合即引去退處白沙日與布衣士談文字爲樂其未江浙時孤舟疋馬絶無左右之學以奸政其丹所載又絶無他長物不過隨身所讀書籍耳其下文無雜賓而天台將常翁廼以詩入獲登其門相與倡和流布人間嗜公以

八位之貴不以下交寒素為嫌將常翁以一介之微不以上交公相為抗等此季世僅見之事而議者猶以公進布衣為術者吾不知其說已常翁裝潢其詩成卷非以侈自遇實以表著賢公卿下士之猶有古風也故余為敘其卷使世之登樞要顯寀徵著見之宜於此焉取矣

漁樵譜序

詩三百后一變為騷賦再變為曲引為歌謠極變為倚聲制辭而長短句平其調出焉至於今樂府之靡雜以街巷鄙舌之狡詩之變蓋於是乎極矣嘉禾素菴老人過予雲間卽次出古錦襆一帙曰漁樵譜者凡若干闋雖出乎倚聲制辭而異乎今樂府之靡者也吾嘗山中令辭於白石夢窗之後斤斤得寄閒父子為遺山天籟之風骨花間鏡上之情致殆兼而有之蓋風骨過

茜則隣於文人詩情致過媚則淪於諢官語也其得體裁亦不易易嗣餘響於寄閒父子後者今又得素菴云夫譜之百者音調可錄節族可被于絃歌者也詩三百篇無一不可被于絃歌吾不知亦先有譜後有辭耶抑先有辭後有譜耶寄閒分譜於依永之殊其腔有可度不可度者則何如敢于素菴乎質焉素菴翕然而笑曰嘻吾忘律呂於流漱久乃中為知所謂辭依永律和聲詩事哉雖然擊轅之歌野人之雅也吾譜殆亦自當楚雅乎素菴名抱素字雲喬出吳越王有起進士弟號樗翁宜置萬卷堂者其曾王父云

牡丹瑞花詩卷序

余讀后山氏叢譚識廣陵芍藥山金帶圍者無宿種而出出則羣史有應其瑞居台揆者如韓魏公琦王岐公珪荊公安石皆應其瑞焉不誣也於乎山木無知何預人事哉蓋德還草木𦂳木光焉非偶然也江浙省檢校宇木魯子升之庭有牡丹雪中作花其大如斗其色如魏家紫者人咸謂宇木氏之瑞也夫牡丹芍藥類也芍藥有當其瑞者子升不當牡丹之瑞耶明年子升錄檢校除淮幕憲府其瑞亦不誣矣庸詎知異日子升不躋人臣極品耶吾國有俟於子升矣抑吾於牡丹有感焉者世有花工如宋單父者能變木芍藥為千種姿亦能使不令而華人力奸化工邇爾或謂子升之冬花烏知不有人力奸造化者乎茅山外史張公雨神仙人也能頃刻而開花者也特為子升賦花蜀之天瑞為異時杉色之讖吾讀其詩信為子升氏之讖也人又何疑於是花去子升出其詩并圖卷一通求余敘於是乎書花之開至正九年十二月某日也

丞相梅詩序

至正二年春江浙行省丞相朵兒只公以清靜寧一之治報于上上召入宰天下公拜命且行顧瞻後庭有手植稗梅一本俾移植于明慶寺之殿陽邦民聚觀載於載舞咸手加額曰丞相棄我去是之以係吾人之思已見梅如見丞相焉於是借古諫采民之言以永歌之推之人士從而和之凡若干什昔名侯相周布政南國舍於甘棠之下後之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此甘棠之詩所以作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而甘棠之詩作丞相之德布于江浙而手植梅之詩作吾古源者謂得古詩人之性情非歟丞相去今幾十年而是梅輪囷扶疏碩大蕃茂有加于昔施氏于是有所瞻仰公卿于是有所感慕後之人于是有所興起而想見其形容一木之植十載之情繫焉吁草木有託

于人若固不在地之有厚薄而在德之有久近也信矣而况護
持之力又出於金僊氏者乎丞相氏之德以栽之金僊氏之力
以培之吾見斯梅與孔老氏之植檜同無朽矣不然南門之栢
有大四□圍者一蕭然餘伐之可不懼哉古源以詩來屬余序
余為之言如此夫思其德而愛其樹者人之情也愛其樹而永
歌以頌美之者詩人[illegible]也序詩人之志[illegible]忘乎戒懼
亦文人忠厚之至也[illegible]序

送經理官成教授[illegible]序

前海寧郡教授成君彦明[illegible]以文[illegible]以才為 今天子録用洪
武元年春遣使行天下經理田土[illegible]成君在選中分[illegible]之
二十八都二百一十五圖閲歲終魚鱗圖籍成父老感[illegible]其詩
明果决竿尺有準版帳不欺積七不毛之土并附以見裝潢手
卷來拜草玄閣次求余言以為贈予[illegible]成君致意萬一大[illegible]
下問先生之言亦有取籍年[illegible]字唐宇文融為括田使時開
元之治已久天下戶口未[illegible]所[illegible]也而[illegible]籍外 得
客戶八十餘萬職稱之[illegible]郡縣[illegible]多張虛數以正[illegible]
為羨編戶為客民抱[illegible]若無於[illegible]令[illegible]南北流[illegible]
天下土田於廢弃之餘非[illegible]之[illegible]君之所[illegible]又皆
得也耕有[illegible]以助 明天子[illegible]宣開元歛臣[illegible]
回日語我於[illegible]行也書此為序

姑蘇知府何侯詩卷序

詩明之朝吏仁厚不仁厚無以興其治昏乱之世吏昏虐不昏
虐無以趣其亡而守牧之係為最焉守牧號民父母非上下疾
痛相關如出肺腑不可稱父母元末藩鎮赴什守牧寄於戎行
大偏小校民墮素不厭惟與[illegible]胥[illegible]群不逞[illegible]門
羅織善良以朘削創[illegible]司察于民牧者又以墨敗紀吾民[illegible]
從而號呼也哉蘇民罹張氏之阨如芟草猶甞殆絶生理
大明龍興天子選守牧勞來安集於板蕩之餘而侯實應選民
拜更生如瘳焦火乃著京師起發遷徙蘇為甚雖容處决民不
知擾[illegible]谷事暇即以庠序為務祀殿論堂發如逆旅舍公一新
之弦誦鳴雨燕如承平時嘗以勞民事指急奔命闕下將以戎
律加之諸忍死一言曰救一郡牧以活萬生靈甚含咲入地矣
上仁其言貫刑為償秩叨若公者可以稱民之父母矣 天子
仔明方選天下賢守牧入政堂與大臣講治欵公簡知既有素
吾將聽公之大用而為天下之民之慶豈直一郡而已哉吾徒
來敏莫郡人士之詠歌不遠數百里求余文引諸首故書為序

送祝正夫赴召知京序

吳元丁未春署祝正夫知淞之上海縣明年以治狀稱宗海寇
之變不四三日轉蹀血為社席地民為建生祠君子有勝殘去
殺之頌又明年司臬者毛責細故傳其治三月士庶老稚日夜
號泣如[illegible]母於是什什伍伍不遠千里走 闕下慟哭為
伏請天子驚曰祝椎者出吾特選俾卧治海邦而司臬者敢忘
之獲罪司臬伏服峻用天日朗明群情闓悦於其行也會[illegible]揚
其餞之以言曰昔聖人稱泛不齊曰子賤君子也霸王佐也卑
父之宰屈以小試也吾於祝正夫既貶州縣勞亦以王佐之才
觸之惟正夫自任焉正夫書座右之言曰天下事見得理便做
弗計死生禍福觀是言也正夫知自任也不待余言之贅矣

送陳叙翁三賢良赴京序

皇明龍興之一年　天子思與天下之賢人共圖天下之治事於是遣南北訪賢使凡若干人而浙士之拔萃者曰陳[illegible]錢某趙某人以治才與學術兼屬之使者採諸輿論內㨂起之三人者受不辭會府令與討備為浙士舉首其行也來別東維先生請一言為警教先生酌之酒而告之曰代以試經藝舉於鄉者至三四千人會於春官第其可取者然後上名於　天子天子賜出身吏部授之官不能二百人其為選也艱矣士有窮經老死而不得與於選者吏部或以旁恩及之其為情也亦苦矣今三人名一聞於使者不必試於鄉與乎四三千之數登於春官與乎二百之數可謂步之驟而其選不艱也得之易而其情不苦也雖然三人者朝奏聞暮召矣　天子遊心於經史有願聞為廉精於政事有試可為以非誠抱天人之學民社之具能舉予　天子任耳目股肱之寄為名九卿才六部良二千石賢民於泰和而措邦家於泰山之安則其膺選而去也已不誦徑人不議忝不然卻而愆也心亦寒已哉二三子避席謝曰幸先生警教德甚大重酌之酒曰士窮而約易守達而泆易遷易守則德人之忠言易泆則陰賊之矣二三子毋陽德吾言而陰狀吾忠吾將慶二三子之有成也往矣勉之申年十一月十五日

送松江師黃公入吳序

松師黃公彥美以疾謝職於淮吳大府手不執兵戟不衛尹金鼓不振馬不駕凡言曰大府以詐疑力疾而往辭始獲允未幾大府復以養疾吳門召幸其疾瘳大用之將將而下及淞郡官市老野史方外之民無不抃手交慶以為賢傑用大則惠益大矣各執壺漿牲具張于西門外以伸頌禱老客卿會稽楊公說舉爵以規不以頌曰黃公之報所事於西夏侯義亦至矣其[illegible]法不曰我死謀鏑幸公論反乎丹書雪志又伸矣丈夫事畢矣他頭奚塋哉公聞規起作長跪禮謝背維頓曰先生言議入肺肝涣若沃冰當所不解甲服經居廬西夏侯墓者有如皎日予曰然以[illegible]

送三士會試京師序

至正己亥夏四月浙省試吳越之士吾門弟子在其選者三人焉南士曰忻怍色目曰寶寶曰何生三人者擇日赴尊官求別曰先生何以教我余既期其大對為漢晁董而又勉其大器以宋李迪也三人請迪故迪盡從於种放先生者業成以京治种先以書見尹已上開闕留迪客門下出題試門下共八迎六出諸生右開游四方必對天下且為宰相迭將果然余以年寄中承稷令之御史上已三人者以余言之序以文為贄中承會以迪故事待三人并以文之占三人頗魁多士為太平宰相三人者雖先惟三人為迪之勿多讓迪

刑統賦釋義序

古者帝王特以治天下者大綱大法[illegible]也未所謂律也世道既

降巧偽横生法家者流始制律以鉏鈇天下之民奸日滋[illegible]日煩亦時使然也蓋律令起于秦定于漢律法刑統遂大著于唐宋而傳霖氏為之賦刑統以便律學之誦習夫繩墨[illegible]而天下之曲直不能逃規矩設而天下之方圓不能越律[illegible]之繩墨規矩乎蘇潁濱蘇子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illegible]術君子於其言可以占世變矣哉　朝混一海宇丞平百年方以儒道理天下士往往繇科第入官凡讞一獄斷一刑稽佐掾吏與[illegible]例相參未有吏不通經儒不識律者也[illegible]蚤嵗為宗正府掾嘗從府使者及省部官讞獄河南[illegible]愈多而[illegible]律[illegible]人咸服其明允後司泰州究庫遂[illegible]刑統賦釋義一編上探經傳律疏史鑑有可證者而又折之以[illegible]諸苛密而歸諸仁厚蓋傳霖氏之忠臣矣今年[illegible]杭課提

舉[illegible]與公[illegible]平市之暇嘗論及古典及今之[illegible]制且出此編以示余[illegible]公不惟精於法家之律而又明於儒者之經史也豈非時之通才也哉嗚呼鄭子産鑄刑書叔向氏譏之懼民棄禮而質之於書也故曰先王議事以制辟不知後世又有微於書而不竟者律其可廢乎賦刑統者既舉律而約之釋義者又即賦而精[illegible]俾後之涖政者有所稽而[illegible]為是以擁衛[illegible]扶植世道而致其君於堯舜之上蘇子之所感論者豈[illegible]哉公自童年即以吏事起身至老而求諸經史以文其律家之學益知所本哉余三復其編而深有所取且僭為之首序云

監憲決獄詩序

自軍興來民不幸兵死者無所愬其諸誤繫諸有司者幸而有愬已有司又付之不理訖與殺人[illegible]死蓋殺民者殆徇[illegible]之不若官以奉為職亦莫之卞已嗚呼民之塗炭也極矣余讀杭哉宦朱達峰君誌監憲公平反冤獄事為之慨嘆不已其言有曰求獄不於其情而欲以筆札求之乎是言也乎獄之本也若監公者真神明人哉真仁長者哉使今握兵在邊執法在廷者皆如監憲公之慮心苟其不有吊冤奚有不白而枉死者哉於乎考婦衘冤天為亢旱鄒衍[illegible]獄六月降霜天之於冤人報應如此今旱暵甚矣監公之決獄人人不自以為冤吾見隨車之霔至矣杭大夫士咸作歌詩以美之而推予為敘首予樂為之書

至正己亥秋八月既望序

東維子文集卷之一

序

會稽鐵崖楊維禎廉夫著

送帖山提舉序

天下之仕之難於司杭征也歲一辦額賦十鉅萬鈔弗敷地宜課者不贏是無母錢以為之本無旁司以為之佽歲無論風雪陰雨水旱兵燹愆違民通不通臨制者月鉤季校額稍褪即裁辱其人不啻罪姦偽且不得以他故恕其法外無漏內始獲於是寄立關篆使亡賴游徼絡緯而鉤攔之其故脫而漏藉為游徼資者殆且過半蓋制無課吏祿食俾就食其征則不可責其人之不盜也又其漏者多勢要者不幸一敗獲不一日二日用上官令追呼脅持不從句挾衙校群小競排戶撤其推去如取寄物賦之陷而不登類此間有不畏強圉皆以文法律人入即中傷之且入官五日職輸課綱一署其賬簿勢不得登登輒白自引于亡過之地故吏是者潔入汙出號投墨海完來殘去號入火獄故曰天下之仕之難莫難於司杭征也今年肆大之恩若洞見其難狀舊之積陷既一日而蠲除新之日賦又撥實而取焉使墨海火獄而復有潔白清涼之日於是舊官如帖山氏者始尋與吾徒給解而去吾既酌之酒為彼此賀而又過求余文故道其不幸於難仕而又幸其尋殊恩而墨海火獄有潔白清涼之慶也於是乎書

送關寶臨安縣長序

北庭關寶氏擢春官第　天子賜進士出身往監臨安縣以嘗從余遊且余同年德流公之子也過錢唐乞一言為別余告曰方今盜起淮潁間拂禍于江浙民耗於兵興罷於奔命首四三年弗得休民之良者陷於盜招之而未歸嗚呼豈吾民之樂為盜哉撫字乖而飢寒之偪也水旱相仍而田不減賦吏胥相流而農不息徑其秋害之原懸於州州與縣州縣不聞之府府不聞之省甚借或聞而不信以至吾民財竭力窮財已竭力已窮而賦徑愈急徵求愈繁民死道路者相藉也而生者其不去盜也幾希生時百里邑為試政之初當推其情曰上恤乎民則民吾赤子上不恤之則民吾寇盜也不可畏哉邇者　皇帝下明詔哀痛道民誠以民為邦本而本不可使戕而耗也蠲之以賦寬之以征裕之以力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且申誡守牧者務在廉濟生其上承□明天子之德意下軫吾赤子之困窮拯冠於民慎勿驅民於盜吾將見叛者趍流者復休養生息以還中統至元之治必自臨安始也生以余言勉之

送龍孔易序

士有行年六十而強力如三二十人居貧困不支而恒如富盛人曰翁之龍孔易也今年客錢唐吾胥與之往來見其才氣學識孰綜天人議論古今變容以節量天下之成敗治亂如鏡照著卜如孔論勸而左券合也蓋可附諸古豪傑者而與今之豪傑盜虛聲以誤天下者蓋異日道也然而急材者弗之舉也使之蓄其有而無所於施則取文墨氏聿櫝以代司冠之斧鉞誅伐古之憸人謏子以警今之似者吁此孰使之然哉乃至正乙未秋八月中書兵部黃公昭承　天子明命出帛民江之左采天下之言以選天下之才吏其於豪傑之遺去者意氣足以徠之權力足以振之吾將賀孔易氏之有賢知己也無幾孔易來

別也余不時與子相嬉娛矣余衰鈍藥已偕黃公計史下明日
行子何以贈我吾偉黃公之能得孔易而孔易之為黃公得也
則為之言曰天下無事中材奉三尺而有餘天下多故則洪寧
傑應變而不足安危優劣之相懸而一時人才之所值者有幸
幸不幸哉今天下亦多故矣人才非幸之時矣行矣孔易乎自
幸也夏為我告黃公曰拔一者孔易拔類者亦孔易闒悍和惡
傷鵠舉而鴻悅類不類吾將問諸黃公黃公問諸孔易

送慶童公翰林承旨序

承旨卅古官如唐以文學士備顧問出入侍從因時命謀議納
諫諍署以翰林遂號內相惟承旨尊為東閣第一人諭以其人
老執故常練達當世之務凡天子機命內外奏明廷有大議
擬廢置不時豫他人者承旨得專受專對而安危成敗之決在
焉吁任之重若是而世以承旨為安老置散不設設官意乎至
正十五年冬江浙省平章慶公拜翰林承旨東之人驚相謂曰
朝廷以江浙為東南大方面寇盜日積楮幣日塞民日不聊生
天子親公寄命賜五紋龍衣金扁雙珠之符俾尊理東方以便
宜行事假以歲月期其克有成功遂陟相位已日適今一旦學
而置之散地於公優也東人何恃耶會稽揚維積為之解曰朝
廷以公世臣且負重名天下出殲東土萬衆革心猶兵受令文
恬武熙折重千里於呋嗾尊俎之外吳越遺民不見兵革者幾
三年可謂無負□明天子東方之寄今天子內節益切歸公於
東閣蓋有寄之重於東方者已爾詎知承旨非安老而置散承
旨非安老而置散則有任天子之重者公知之天子知之固非
安老而置散也的矣公之行也僚從擬舉三本而下為詩詩凡若
干若推余為叙余不辭亦欲使公知東南之士有知公之深若
固異於東南之人也公燕見 天子時天子或問公以承旨於
東南士論為何如則吾文可出矣於是乎書

送高都事序

傳稱子產為政其所能者士他由能材彼其人焉而已耳材彼
其人由人各盡其所能而子產之能無不能矣裨諶能謀子太
叔文而能行馮簡子能斷大事公孫揮能知四海之為且一辯
其人之族姓班位能否又善於辭令子產問四海之為於子羽
使裨諶謀而簡子斷然後授太叔行之是以鄭無敗事子產善
於材使之力也江浙平章左答納失公祖征淮夷總制於金陵
急以材使人才為首務曰善謀曰善斷曰善行而善辭令者皆
禮羅於帳府使各竭其所能此子產氏之善於能人之能也高
子今之秀而文者也又善知四國之為與其人之族姓班位能
否而善於辭令者也是高子一人而兼古者二人之為此總之
若之選於子如子產之選於太叔公孫揮也從其宜以請於總制
而總制者無有敗事都之以幕府元僚不為過也抑余有語於
高子者今日之兵首曰貙曰鶚者罔測其能勇人知以貙鶚禦
海不知以虞待貙鶚既有烈於虞者可知四國之為而辨其人
之族姓班位能否者其有不答於此乎不答不言言不忠
言不力不易於制之稱善於材使者疑不若是故於高子申以
聞之

送魏生德剛序

庠序師有主之書以為正有錄正錄而下有訓導訓道出主教
自周或相導宜以物論推擇之位若卑而其人之德行文學則

主教者之副相也主教其人或下之非宜副相貳賓師已故庠序不得賢主師得一賢賓師亦足以重學校也吾同年同知安慶公之子關國用氏以明經擢第來監杭之臨安以守令治本莫先於學校每期望下學惆其教非所教養非所養弟子員多闕乏人材無所成就大懼無以會　聖天子崇儒責効之意於是走吏不遠百里外捧檄偕于同門魏德剛氏禮爲庠序大學師德剛戒行來別余求一言今盜起淮泗挺禍于天下郡縣爲郡縣者方以募兵調賦造弓矢器械爲急務奚暇治學哉而國用以書謂余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教縱衣赤幘包城絡野者以斧鉞而不勝者有司之教衰而禮義之維缺也吾其可以廢學校一日之教哉魯邑絃歌不以劉項擾搶而輟廢今盜狗鼠爾吾又可以魯邑絃歌之俗棄其民也哉余既喜而復其書於魏生之行也必敘以送之且期其紉民於禮義而還太平於今日當自臨安始

送司農丞杭公還京詩序

余友曹文炳過余次舍談大司農丞杭公之履歷行事公當儒塗世家鍾峨眉之秀負殊才遇今　主上開國金陵以青年經術取法史以法吏取郡邑牧以郡邑牧取相瀎賓踰月而御親除今職不十年自下吏至九卿進取捷速才之不負人也如是出使吳松經理僧道故官田土曾無苛督徼倖以詰言爲期會試不刑一箠而事集於兩月之間今還京報命郡人士贈言未有當公意者望吾子一言出庸衆人右且不爲枚之贈也余復之曰農國本也少昊氏以鳥設正蒼頡氏以稷開國秦漢以來曰治粟曰大農曰春卿曰司稼皆所以崇本也今稽古建官以大司農首列九卿可謂知天下之本矣而杭公方以才諝當御選之筆言聽計從非農之福耶其經理而歸也與人誦之考功書之吾又何敢以老羸而辭於一言遂爲序而又係以占風木之辭曰十年參星明無光太史昨夜占五潢國家大本重穀祿白金曰胃明天倉中書垣坎大司農署秩列九卿尊大府春耕籍畝冬藏冰六十五官分九扈杭公均輸少卿屬賦足國家民亦足農田漕運一時了文如錦繡人如玉歸來奏議帝曰俞詔書寬大賜民租太平治象今日見不用再講貞元事相均田圖

又代馮縣尹送序

司農在周官爲太府掌九賦九貢秦爲治粟內史屬官兩史屬官兩丞漢有司農丞謂之中丞唐置丞六人今　主上開國金陵他府寺有未遑立而農正司先之蓋以錢穀金帛委積所在天子籍田來詔京師百官祿廩朝會祭祀賞賚之所給其務最重穀實爲富國強兵之本故職司者非康成之文學年融之達務不以授之元年冬十月大司農丞杭公仲玉奉　命來淞經理田賦功成而上無漏無溢其用法不激馭下不煩不越三月而事集郡縣稱美其人曰無枉中立繩吏之急而有鄭莊千里不齎種之動嘻其治行可知矣抑余有告於仲玉者　主上新收浙地官民田土風有成籍然佃人租額歲爲地主有增無減阡陌日荒佃日貧至於今蓋窮極無所措手足矣農丞之秩上亞大卿而司吾廢土之生者歸覲　主上主上問其民疾苦倘有以言之三吳之農幸矣是爲序

送淞江同知李侯朝京序

有明受　天新命開基金陵百群効職百將効忠實　君臣千載一時之會所以剏大業臣妾天下皆　國家善於用人也實定辛侯治守師孟材足以任重智足以撥亂淞歸附初奉　命來爲二守蓋以股肱心腹之舊技以勞來安集之□屬政甫剏賦役高下以均倉庾出內以平功過黜陟以明利害興除以當關梁啓閉以嚴獄訟審錄以寬淞士慶拜頌爲古循吏今年春中使銜　命下郡取爲機近法從侯不税晃行郡士民攀挽不可得乃什什伍伍相與餞之西關之郊擧爵於余乞一言爲臨

余擧爵酌侯曰天子任股肱心腹之臣如侯者不幾也侯愼之再酌曰侯歷民間往當以生靈之憂爲己憂以答　天子之大寵命三酌曰海寓尚有未賓服者頓侯佐天子平定之無以勞金革爲也侯反爵謝余曰某不武敢忘先生之規已而上海祝大夫持標軸來求書爲餞於是乎書

送檢校王君盖昌還京序

士生亂世不以寠而苟售必遅遅堅忍俟其人焉而後興此非志之遠識之卓毅然大丈夫不能若今中書檢校王君盖昌者是已余歸老淞學君與富春吳叡桐廬章木會亂張寇山東焉成吳門楊徵咸在高才生之列時泰鄭張氏據有六州檢僞朝進櫂椎盆脫謹於市者衆可計或有挈君往者君曰吼哉醜偪秦鄭豈王□之主哉吾非惡仕也顧仕有時吾方慎俟其人也已而君辭余客泗水轉徙下邳踽若窮巷人□□方君方彈鋏自嘆泰然無幾微見顏面　皇明受天明命　君自賀曰天下定矣仕有吾主矣徐守臣薦其所于相國見　主上於謹身殿數奏頃上偉其儀度碩其論裁大器之特授中書檢校嗚非其慎仕行時詎於眞主之遇其能契契致是哉吾謂志之遠識之卓者非其人歟今以使事至淞首謁大成宮釋奠先聖繼訪余草玄邸次展師友拜留若干日行郡守盛昇餞之泮堂治客咸賦詩爲君侈且爲淞學校侈又必推余爲首敘余重舉酒祝之曰宰相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檢校拾遺舉缺又贊宰相以治天下者也天子何治於相相賓失於檢校檢校相之弼友也任重矣哉任重矣哉以爲序

送馮侯之新昌州尹序　二首

余嘗過田野見父老四三人聚首相與言縣令馮侯之賢者或泣或歎和其故則曰自侯下車將二期民沐其福者不可枚計其馭事也簡其調役也均其徵賦也仁其理獄也審而明民聽其令無有捍格自公自平若出鈞石之制者二朔所行殆如一日而執臬者以毛髮細枝栽之吾民疾苦頻連□□治三月不嘗失父母今聞其言而識之今夕年春　天子□人行各道覈郡縣吏名實籍侯之行爲全忠績第上最使復於上上曰馮公治出吾從選宜其政之不負吾法也於是嘉其功陞新州守民又感泣曰吾以侯爲吾大官會府中今不可得天何奪吾父母恩以恩彼人哉吾嘗論吏之良否爲民之戚休得一良則一郡喜失之則一郡憂故漢吏重良二千石今侯自縣陞郡推華亭之治爲新昌之政吾知其爲中朝良二千石矣異日復來蒞吾民余日生望之

又

華亭爲松江望邑貢稅財賦當浙之什伍編戶至百萬迄乎兵變向之繁富者百不一二爲邑者亦難乎其治矣丁未春烏江

馮侯尹是邦以勞徠安集爲己任流離者返之瘡痍者起之閱兩朞而邑始成署所民欣然如瘵者之起行執熱者之濯淸風弱衰者之歸故鄕見父母也是年夏四月海寇作詿誤逮華亭者幾百數侯誓死力辯於統兵曰華亭素善地古二陸文物之邦民非畔法執而從人於逆者統兵允其請而郡之生靈更生於　聖代者皆馮父之力也民爲建生祠頌其德不忘其懸民之窮凡可爲民所[illegible]者無不爲上聞其人識其姓氏以爲可吾之良二千石者遂陞守新州民父老幼稚奔餞於西關之外遮馬首而泣曰吾田之賦侯均之吾丁之役侯節之吾訟之撓止而不平者侯伸以理之今去也均吾節吾而伸以理吾者將誰望歟其遑遑之情不啻子之失慈父而立乎顧無人之境余爲觧之曰杜甫氏有言元使君得結輩如十公落落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令使馮使君輩參錯天下列郡豈有萬物不吐氣者哉許昌之生息皆鋒鏑之餘吾想民深未復地荒未闢者望吾侯父母之至如望歲然將見謳歌聲作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眞我　朝良二千石之慶也他日秩滿歸贊中書政堂其澤天下者可勝計哉吾民其侯之又復何憾

送楊明歸越覲親序 二月八日

仕與親孰重曰親仕有時乎爲親則仕非重乎曰祿足以逮親則仕祿不足以逮親則仕無愈乎啜菽飲水之爲親樂也仕又何重乎宗姪子明辭爲府椽而歸里爲堂有垂白之母也身雖居闕下心耿耿乎定省之前東睢斗山之北白雲之思常在心目今年春自白下理舟檝過淞謁余草玄閣次急以別告問何之曰白雲之思日夕在倚門之廬矣今乃行請翁一言以爲贐余以明在閭里時十歲以孝悌稱洎長益篤孝不離侍親娶婦又孝婦善事姑遂起宦情欲伸所抱矣屢備涉險思志不直遂而覲且老矣庭前風木寧不有感乎宜且歸之晩也於其歸也序以送之又係之詩曰天西白雲天東飛鳥臺春之鳥依依高堂游子歸未歸堂前春草生春暉行行舟發彭郎磯勿違霜露霜露沾人衣

送斷事官李侯序

大梁李侯文彬氏以世居執法有決獄才簡知於今　天子天子親賞拔爲中書斷事轄郡督斷事克於其職凡遺民有註誤郡牧有不白案出使推覆感以平允取信　朝廷今年奉　旨以田畝覈實至淞句決間得感悵報于上淞官吏父老喜侯句檢得失不苛擾而一辯囊來乞言於會稽楊維楨維楨間侯任天子耳目寄者已期年大明之古遺直也則爲之言曰斷事在古爲士官周爲寇晉爲理秦漢爲廷尉今爲大理斷事天下事有不平者平於君君以平於斷事斷事之寄不輕也較然矣獄必以果而斷斷必以明而當明果俱至又必不爲上所欲者所挑則其法始伸職斯究矣有其明有其果而又無其旁挑上欲者其稱譽比古漢于張用是占侯之崚嶒華要內中書部外部使者郡二千石不佚難猝躋矣吾與天下之民共望之洪武二年九月十日序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

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序

曹氏世譜後序

廣陵曹時復以祖父世譜來告曰復以兵變去其鄉已十有七年幸祖宗墳域先人某水某丘尚在兵息將挈家還鄉得先生一言敘其譜俾吾某與後之人不忘其先之所出卒葬之歲月也按譜曹氏譙國人自幾世祖某徙居于汴曾祖成之又自汴遷廣陵之蜀岡大父某浙行省掾使姚周繼玉宣使占卒王以咸年守節考某湖正司照磨贈前奉議汴梁路治中妣霍氏太康縣君太康君善理家考游宦於外子六人皆太康君力教而有立長子時升廣師府奏差蚤世次時泰前奉議留守司經歷至正癸巳某佃奉詔招討江淮海道相擇從者以時泰行泰留然無滚歷險涉海舟浪猝作舟覆而沒相聞其死忠贈某官妻鄭氏子一次時益翰林院典書蚤有父名三淮兵使奉母及孥脫難出虎口辟地于杭以疾卒妻李氏子三次時晉海道所掾起漕抵京師上多其功賞官亦未與麼道海還吳值風舟復業州洋妻舅氏霍仲舉女通書史喜讀古孝義傳時貴人有聞其才欲娶其志捨曰曹氏世稱忠孝門妾敢如庸婦人畔教而夫兩姓以辱其門乎卒謝絕之妯氏鄭與李聞其志節相率守鹽而志他志李氏一子力紡績資之出就外傅使勵學匪懈前聞人世冑諸子亦相率有成三節氏胥有請於復曰願誦汝鄉守吾舅姑墳墓且使諸子有耕稼地吾屬死首丘無憾吾憾復也師遂次行舟納吾門霍氏持若且為吾老妻壽後序有答曰其不幸三伯氏夭命而丘嫂三氏同一守節先生秉鐵史筆傳信過國史倘昇餘論與重之非直三節有恩曹氏一門其有光矣

鐵史論曰歐大史著五代死節臣不多見得王凝氏斷臂妻一人特表以愧男子之不如者今曹氏一門男有汶王氏婦有守貞節非一人得於喪亂流離中皆不愧凝妻代有歐太史其不在列傳乎萬一遺史氏則吾錄之以繫諸曹氏譜亦使亡國臣有不如三節氏者愧云

送經理官黄侯還京序

今天子龍飛金陵奄有四海版圖歸職方者過唐越漢兵與以來土田阡陌無定籍可稽由是立大司農堂尊土九賦九貢又遣使行天下以經界為重務也而北庭黄侯萬里氏在選中分按華亭履畝事事畢還京邑士朱輝為繪田間竿尺圖以見侯勤於王事而敏有成功也持其卷來謁東維先生於草玄閣求一言以重其行先生器其人品才氣為相門之後辭不獲為敘其事於圖尾又採民謠為詩一章章八句侯前朝中書右相國孫大參也速公之嗣也讓門蔭子弟自起身供直歷巴太和縣監濟寧行都官勾皆有休聲今以才幹擢畝于松其報最于上所優賞爵秩將又分符三吳之地吳民之所望也侯尚以予言勉之詩曰

天子龍飛定兩都山川草木盡昭蘇三吳履畝難為籍四海均田喜有圖海市魚鹽開斥鹵江鄉穲稏熟膏腴賞功行見承殊渥此地重分漢以符

送山西省參知政事陳公序

參政起北魏而歷代因之我 朝經論草昧之初設天下省署凡署子所各以參相主之名次丞相而實則行丞相事地嚮方

面之寄重矣茶陵陳公由兵部尚書轉為松江郡守未期月政成 天子又選陞山西參知政事溯行索別於會稽楊君某餞之言曰唐蕭瑀參相事太宗稱曰瑀言事不以利怵死懼真社稷臣魏徵參相事天下未平三餞太宗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之功也今公任其元初以鯁正諍 朝廷大事不以死懼參議朝章詔令律書糾正切劘垂一代之大典以平日聖賢之學護仁履義匡弼帝躬務致堯舜此瑀徵之才之志也 天子簡知天下想望風采也久矣山西犄立方面統州六十有三諸南北京腹地 天子時巡之所首選重臣行參相事公當其選吾見其益勵忠盡以答重寄勞徠流移薦進遺逸弓刀道俗咸襲衣冠入朝宿衛群元仰給至外戶不閉旅不齎糧使洪武之治出唐貞觀之上公稱社稷臣不在瑀徵之下非某一人之望天下人之望也洪武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敘是日淞江通判方從善推官孔道原經歷石宗亨祖帳西門外舉酒為公別而令門生朱芾錄予文為贈

送都督府指揮顧侯君序

予友濠梁顧君希魯以文武才屢奉 天子命出使思播峒蠻等絕域得其要領還報 天子天子多其功授中順大夫京畿漕使秩未滿轉指揮大都督府使都督昉於唐行軍征討在其本道者曰大都督大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外任之重無比焉今制革拒使節度代在朝立大都督府指揮正副凡三十有六員鈇鉞彤戈山玄朱組視古班儀為有加非智足以參朝廉勇足以總師干勳勞夙著者不得居是選也天子耳目官有不言者指揮出使得言之指揮之鯁正強直且為天子信近臣非特掌儀環衛而已也希魯以希水不十年歷省寄地位益崇心愈下號顧為無一毫倨傲矜色君子占其人為右賢之原德重器而況足迹所歷博覽天下之民風吏弊他日衎衎論奏徐吐吾民不平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當稱 天子信近臣是在希魯矣希魯行索言以贈於是乎書

兩浙運判王侯分漕序

聖天子以南服之土地人民未復版圖不忍加兵選通經練時事者諭威德使歸諸正於是王侯某以太司農司都事在選中馳傳至吳浙省大臣謂叢僻之窮首鼠之日久懼辱 天子信使留弗遣又明年省大臣承制授侯判兩浙鹽運事分司海上竈萌酒鄉聞侯名皆手額歡抃提老稚謹呼羅拜願受其條教退則更相告戒惟令之共修宇益積薪草准法程而益拓池遠相時舉化無怨陰奔湍少一展期則各知赴功以登歲課艱苦愁苦之聲不聞倩竊吏庾倉場者奸無所宿好譁者或設誣辭污蔑侯侯行愈厲焚香矢于神曰某行有朝廷欺民瘝神不吾祐否則有以直吾枉毋脅而譁者死民益駭嘆咒為天子命吏惟誠可以格天徵而至於昆蟲草木其感應捷若影響況於造虜乎況於醜丁乎侯以中原世祿家為朝廷風紀臣不畏不揚聲虜庭諭禍殉國難及司海王之賦究治本而力行之又不幸為猜戚者所嘗遂矢於神神報之若響嚮民可欺也天其可誣哉吾悼世之橫吏受方伯連率之寄者欺公罔上鍛鍊民以遂其奸天若罔聞者未定故也定則寧有遺哉乎吾嘉王侯之能以誠任諸己又能格諸神錄其治行為他吏勸云

送華亭縣丞盛侯秩滿序

昔西門豹為鄴令魏文侯誨以就功成名之術無他使其取諸人以為善而已耳鄉邑先受生之士必敬而禮事之又使求其掩美揚醜者參驗之蓋以幽莠似禾驪牛似虎白骼似象武夫似玉此物以似而亂真者取人亦然其得不審乎廣陵侯存忠二尹於華亭下車之初首詢邑士之先受業者以師禮事之其次可友者以友義待之又必於掩美揚醜者覆而信其人其人之翻覆傾危者遠而去之如避仇敵故其取諸人以為善者不可數計旁及乎方外之士亦所不遺故其為治最績徹上府民之頌譽不歸令長而歸之二尹一考之內三易令長如閱過客而侯安於佐位覆如令長民恃之如慈親無慈焉惟恐其秩滿而去也嗚二尹之賢於令長也可知矣探其治本則聰明不作智數不自用而為善聰明智數者取諸人如西門豹而已耳彼三易如過客者其道相反故其優劣之判如此上府才其能賢其德陞以佐大郡宿有慎又何過耶其去也方外士自延慶而次凡十人徵吾文以餞別故吾樂書其治為侯之贐且為他吏之勸云

送團結官劉理問序

至正廿六年秋七月東藩吳主行郡縣團結之政選使之郡大參周公躬至嘉禾諸郡而理問劉侯至淞江儀集民高年用酒食禮推擇為衆所綱者萬夫長若干人下至隊長若干甲大小相維更贈以言歸為國主告古者團結之政蓋已見於管仲之理五伍矣仲之軍令始於五家之軌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禍福相共緩急相死此霸國團結民兵之法也然王家之兵莫壯於臨淄蘇秦曰臨淄之户七萬計下户亦三男丁三七可二十一萬蓋臨淄之民素富而實其俗鬪雞走犬六博蹹鞠車轂擊而人肩摩也故齊之國以臨淄而強天下莫能當世降五季則團結禦寇者獨以長寇民有所謂白甲軍者又皆不受令於公家者也洪真則五年吳團結民兵使係衛鄉里令侯以文武才略輔國主之政為國理兵管民之令其有不可舉行者乎吾將卬侯以吳藩屬郡之民如齊臨淄者有識哉不則吾懼所結者大抵五季之白甲而已耳於乎後世霸國不患世無仲而患無臨淄之民也苟得民如臨淄者[illegible]論仿國團結之效也哉

送[illegible]政序

參政不見官於周起於後魏隋唐因之亦以職相者或有不及故使參焉職雖下相一等而抗其職者在焉則貳台衡贊元化蓋亦行相事矣參之位也不亦重已哉非老成有謀識堅凝而勁正者弗足以居之惟行有在吳門太尉張公實領之參預其政者或出自辟而自辟者非一己好惡之利亦公論之出也秦陵俞公希賢嘗以正諫居參諾慢府諫有不從[illegible]求去凡上公府有大刑政大典禮必先預其議反覆裁訂至當其可而後止府中稱骨鯁臣予聞昔忠肅魯公參大政[illegible]責人謂其骨鯁目為魚頭參政公以參諾府骨鯁參政相[illegible]其不為魚頭魯公乎然昔之魚頭內忠於天子昇平之朝令公匡救於播國反正之日其斟撥亂邪風力凜凜焉者不又難於昔之魚頭乎於戲一邪正之進退一國之安危繫焉惟公之系安危者至以身之去就爭之吾見上公府之有人而淮之民家利利及於江浙之民者於公是已予辱與公交悉公有操而期公之有為故敘以言

之公必有以證吾言之不人妄也

送提控案牘李君秩滿序

府提控案牘官視大郡照磨官不出吏部選而二千石以賓禮其人者為其贊治於二[redacted]華亭以戶口之衆升松江會府賦稅輸四十萬自淛兵度江駐吳為方面松以近輔雄聚為吳大牙地初以將官帶二千石事馬步帶法曹通者兵革稍戢郡府還牧守而別置判推尚多缺爲幕有提控案牘二其分寄者豈惟文案哉官民傳道及海塗土田之賦加舊十六戶口徭役獄訟聽斷營造供億亦倍蓰於曩時雖府長得人而幕佐乏材長亦不能主辦故其選也必擇才具絶人者居之其責比古長史司馬而功居半判其罷軟不勝任者不敢覬而屬焉邦城李君賓氏以淮東憲史居控牘于松戶口徭役獄訟聽斷營造供億加以一時濬河築城漕饟之劇皆能相其府長了於從容談笑之頃上不失責而下不寡恩野無怨聲府有坐嘯宜為長所賓禮異於罷軟不勝任者今秩滿去長如失其友寮如失其師民父老如失其蓍蔡斷不其行也張子西關之外父老誂道其能且賢者謁文於會稽楊某以祖之予客松耳目其贊治者與父老之言合於是乎書九月初四日其交承維揚泰文繹彥思求書上軸

送張先生赴河南幕府序

昔孔門諸子言志有勇士有辯士有聖士之分而聖士始可為王佐才也子路願得白羽如月赤羽如火鉦鼓者震天旌旗者連地將而攻之前無敵國夫子許以勇士者其人也子貢欲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夫子許以辯士者其人也惟顏淵異二子之撰願相明王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陽和調人物繁息鑄庫之兵化為農器夫子許其聖者在此也余為之慨然曰聖門諸子不幸生於亂世而有可以強兵可以排難可以寧天下而安百姓者其才無不備由賜之強兵排難者隨才以見矣大不幸顏淵之相業不見於時也吾嘆今世界無其人乎抑有而無國君以主之乎吾不得而知也迺者河南省察罕公以天下大將軍佐 天子中興不遠數千里起張先生某於天台鴈宕之間先生隱居避世學顏淵之學者也學顏淵之學則志顏淵之志今赴河南辟之見 明天子將以顏淵子之望望其王佐之治已吾聞河南公幕府有君子營者五千人奮長戟盪三軍如由之能者有其人矣騰辯舌伐甲兵如賜之能者亦有其人矣顧未知銷兵為農器撥亂達王道者有其人乎無也果無也吾於先生屬之先生能展顏子之所能使由賜其人無以施其能則河南之業成矣先生之志行矣慎勿曰蘭茝不與鮑魚同肆皐夔不與逄比同時

送張憲之汴梁序

會稽張憲與泰元趙信俱游吾門二人者各負忠義之氣經濟之才而未遇大知己以施諸行事也至正甲午憲嘗以布衣上書辯章三旦公公奇之列置三軍之上出奇料敵言一一中表為某官非其志弗就乙未春寇復附常湖又以策干省部之總兵者不能聽輒去嗚嗚泣下釃酒祝期偉人佐世太尉張公聞憲名辟以行人俾游說江東且輸平于淮安來別曰憲行必見察大將也得吾師一言之教憲有以藉於察公矣子聞唐相臣

裴度之佐主中興也延攬遺傑恢復失土入縣郤者以勉之勇
敢德棣者以耆之擬一武一文各適其用此所以成功之易也
今大將人期為唐之度也豪傑歸之唯恐後顧一得一者勉已
乎倘得昇冠不足平矣信既行乎以勉期之乎復歸往者之所
長當屬乎己乎勉之使大將之門三千客中十九人內稱有趙
張兩奇士豈惟光吾門也哉

送倪進士中會試京師序

華亭倪中字德中乎在璜溪時嘗從予游於學有異能解行修
志立一時行輩推服之至正壬寅浙省貢士三十有二人中名
上游明年會試以病不行今年丙午會試于京優其蹈海而來
者即奉大對倫魁又不限南士天子親以制科莢予大夫詢以
時政之急中以極言骨鯁應之其為漢南第一人必矣自兵興
來士氣不振將二十年朝廷貢舉未有卓然華出進隆延祐泰
定之盛援牒以出者類亡治狀至是取牒換鑷更晉取達呼吸
折節以賣其所自出若是者豈徒辱科其辱國甚矣自漢舉賢
良策以仲舒而辱以公孫宏唐舉進士策以陸贄韓愈而辱於
皇甫鎛王涯之流宋舉進士策以韓琦歐陽脩而辱於丁謂王
介甫之輩於乎士之出於一日場屋言辭俯仰之頃遂為天下
後世成敗毀譽之繫如此此今天子之厲精發憤而親策乎大
夫務得真材之用也甲上第白科以之榮國以之華者吾有俟
於中矣中尚以予言勉之期無負乎師無負乎■明天子也

送華亭主簿張侯明善序

天下錢糧計所百萬而吳為最吳州縣計所百呵而松為甲松
兩邑華亭上海歲亦一百五十餘萬自張氏來兵賦繁與民力
單矣重罹錢氏之禍群萌凋喪流走者十六七今達■聖明統
有南北首立司農經理土田慎選守令中必農事所重在乎國
賦也守今于淞者往往如履陷穿則以民■睦劇律之簿責者
甚嚴而恐懋乎登之及也郡守林公下車未遑他事首以國賦
為第一義仮屬之官與以期會中以賞罰而華亭主簿張侯明
善所分堡社督力有方獨奏先集之功堡父老無怨言且群謁
錢史先生乞文以送之予喜侯為曹僕公卿之胄青年敏學有
治才盡修之言而況重以群公之命遂為敘其事而以詩四章

淞租一百五十萬比似他邦十倍過不是朱除羸縮妙催科
下下乎入多

白■紅鮮百萬艘張侯三法獨稱優黃堂賞■明慈勒綵帳
旌功第一籌

遺不拾遺戶不關田菜盡闢驛橋完全陵天使如相問此是
淵鄉好宰官

風雲有路開騏驥枳棘無巢宿鳳凰東閣相君為座主使從
玉筍立朝班

送譚知事赴河南省掾序

濟南譚君濟叔由奎章閣屬吏授儒教再轉而為平江路知事
於幕員在經歷左然吏抱牘進不涉其筆長不敢先事故府中
事無鉅細得持可否君參幕員以來議可贊不咸一一當理府
疑比未決輒詭諮訪吏伏民隱未露雪又能發白之同列風裁
以君換長官賓對以君肅然猶以不得行乎生志為慊慊年考
未滿而河南行省辟為屬掾演行省人士為祖帳西邑門而乞
余言以為君贈予惟今之負才而仕者往往限資格以為進退

而吏部於恒格外崇選用之科或一再歲輒遷甚近者或七八月四三月未嘗有及考者吁用賢法當尓也今譚君琴起身陶吏不二十年躋七品秩贊留守佐行垣非其才名標行足以達於時而行丞相府又稚中朝選用之科為急隨之務而致是乎夫河南為省控要會於四方禮樂文物海内之所瞻而尚為者也審出贊重禆政令以成行丞相方面之功亦可以少伸所用矣用彌大聲彌振　中朝詮隨者又以選用法拔而進之由是以佐相府者上佐　當寧以大流患于天下豈不在譚君乎哉惟君益勉所至以當所選而已耳至正七年十月廿有二日序

送陳汝嘉漕掾秩滿序

國朝入仕之門莫尚進士科然士之懷抱才藝者不能人由科而進也轉科之業入司檳吏為起身者制書亦許之故需者以

司檳吏積勞而階於宰輔者亦往往有焉不必其皆於進士科也華亭陳汝嘉世業儒始以文學自奮躓於場屋於是用毗陵郡侯薛公之辭為司檳吏及為漕府復以汝嘉之才復辟為案牘之司令復書考又將轉之於帥閫過此則陞有垣入流品官州縣而有民社之寄矣吾聞汝嘉之吏于郡也廉而克勤佐其守以行者歷歷可稱道居漕行也屢駕風舶涉洋海周之以智慮濟之以忠誠故調粟至京如履途遍往往功捷而數亡於閱上所眷其勞而賚之者甚厚嗚呼以汝嘉既往之行觀之則將來之績益有可言者已汝嘉年方強而志甚遠循格而進都縣秩食厚祿可指日俟況其材實益茂聲猷益大執政者一汲引之踰資級而上則世之以司檳吏起身階至宰輔者吾不敢以之期汝嘉乎惟汝嘉之母口吾不得　上賜進士出身為儒爵謫病吁彼進士出身廣詎知其踣而不得峻躋其於極者又豈少也哉其行也吳之大夫士咸賦詩以餞之而取余言為敍首云至正七年秋八月廿有一日

送陳仲剛龍頭司丞序

番易陳君仲剛錄貴溪主簿遷浙之龍頭鹽司丞見余錢唐以令書令於亭請曰君獨無言教我乎余曰治其難於亭也久矣治民者收出租稅視旱澇有所蠲置治亭者異是歲業盈數約以三伏伏計以旬旬虧則籍貴族虧則掾奪俸其甚者為令甲雖饑饉之年雨澇之月不得以妨工程觀此職於亭者之難為也漕府飛符交下督責火急如律零吏鷹擊毛摯徵其私者甚於公而亭益憊矣亭官出語為亭地即以格令甲坐之即坐又不得檢以未撥案徵經如胥靡之徒故職於亭者往往不得不峻發其性牛羊其民人苛誅趣辦以為奇功且可擅名聲資進取豈弟仁厚務為善政罷復不足為賢而重得咎戚然則鹺無善政勢端使然也君豈弟仁厚人也善政施于貴溪之民而移之于亭得無法牽其政勢格其志耶然而君子為政與其不得譽於上或者苛誅趣辦為奇功不知其下之病而上之累益甚矣故鹺病至今日而極非亟理其本雖寬赦不能善其後也大司農方思治病之本賊佑直以通民食蠲羨額以紓亭之戴日更新吏專選廉良勿俾苛刻者重病之君新吏也奉法順流與亭更始善政之行適會其時矣司之令掾章胡君余所善吏以余言講求其本末異日課浙鹺最者不與龍頭弟一將誰與

東維子文集卷之四

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序

送張從德之湘鄉州判序

保定張從德自其先僑居吳中有年矣君以門蔭初仕溧陽
[illegible]皆以憂不赴制闋仕湘鄉其行也吳士大夫悉知其
[illegible]其為人先大夫省齋公博極經史勵志立行官登三品
[illegible]以布于中外君奮辱不勸晚志[illegible]高為克紹所其基者故
皆樂為歌詩以餞之而獨[illegible]有以[illegible]頗于[illegible]而喜之曰[illegible]
富公子弟之居吳者類以驕[illegible]博戲為事[illegible]
者簪纓寄綴而亡其歸先人之世[illegible]蕩然矣豈復有以[illegible]
採為先者及其廕仕也鮮克其任而斬其世澤者有矣吾嘗觀
張君在貧[illegible]色於富貴則不無戚然者非有學者能
淵乎夫行潔[illegible]可以[illegible]道志一則可以立功[illegible]而功立豈直
仕一州而已哉湘鄉古能[illegible]之屬邑也地有三江五湖之壯且
險其民鄙[illegible]悍難治而其土[illegible]請而文[illegible]可善也　國初
以其尹[illegible]之[illegible]陞州君[illegible]於[illegible]以吾所謂聞道立[illegible]者理之
吾未見[illegible]悍之難治而[illegible]清文之易為化也况省齋公平日
治道之講者君聞之[illegible]豈得悖吾言哉於君之行遂書為叙
而吳人士之詩係于后云至正七年秋八月十有八日

送錢伯彝衡州錄判序

國家懲前朝守令類[illegible]之弊并止設監長次及副貳並出　制命
又非異時私辟使有主客勢[illegible]弊矣不知窮州下邑民日
貧戶日耗聚群行吏持之又弗免十羊九牧之撓唯郊關之內
[illegible]之民似[illegible]者曰錄司司設官並三[illegible]官弗究事亦[illegible]錄判
[illegible]職下[illegible]于[illegible]徹[illegible]一司之政得彼此持可不謂
知民錄[illegible]守行弗率類所守員所出直而達遂為民儀嚮類覆
上[illegible]以[illegible]卑止[illegible]計哉吳中錢君伯彝以故家
州[illegible]若矣更成敗事論矣今登
秋[illegible]而益增學益優又以其熟民情吏弊者
佐[illegible]于錄[illegible]之民[illegible]其來之莫矣况襴之君子類將文墨
而[illegible]出郭而娛登前山臨背水飄飄[illegible]神仙之
思[illegible]矣[illegible]未知[illegible]與守與伯彝向志乎不也果同
[illegible]之佐理益易易[illegible]豈曰錄預[illegible]微而止哉
伯彝[illegible]之以[illegible]吾言可也至正七年秋九月初吉

送宋以貞慈利州同知序

[illegible]者以同知比縣之丞上監守長為下通倅[illegible]同知
[illegible]文[illegible]其中故[illegible]以[illegible]諂輕[illegible]奸民率制之者寡
矣其人之倪屋[illegible]者往往居之嘻　國家肇建守佐之意
代守令之撰其[illegible]也久矣同知[illegible]事[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一員
其[illegible]左右[illegible]不正未有[illegible]而推利下人[illegible]也
發[illegible]守上[illegible]以[illegible]限矣民易[illegible]
君[illegible]世[illegible]為下[illegible]滿轉同知慈利州所與
進[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知[illegible]三等[illegible]優又不居守將責望之地
而[illegible]可以使文[illegible]矣[illegible]
知其志甚遠每[illegible]民[illegible]則知[illegible]實之[illegible]將有為於時
而[illegible]不以同知為道責[illegible]也吾所論同知[illegible]
出[illegible]守[illegible]之[illegible]吾[illegible]乃[illegible]之卿

其山多儁君子以詞章出仕者有驕人之遺風焉故爲慈利者甚易易吾見茂實之得治民畜而其退之暇又得水山之樂於驕人羽客之儔也是則茂實之優者已於其行也予既與客崇酒以別之酒餘賦詩者若干首而遂以余言爲叙引云至正七年秋九月序

送盧溪巡檢范生序

友生白子昭爲余言樂城范生廉卿之爲人𥁞風堅忍隱厚其人廉節而好禮貞信而少文廉卿本其風之徵而習經術於南中儒先生術成無所於試廼俛就門蔭官巡檢盧溪廉卿雅士巡檢引弓民長也以雅士長引弓職大盤若才令佩武器羅邏士領職其所與游者則既爲慷慨詩相與張飲西津重微一言以序其去余既聞廉卿雅士而樂之及聞職盧溪則不寧鹽才之恩盧溪隱權之司在焉矚前依私攉爲命離流死比交跡不以屬心在令延權官一失其覺分其罪罪官不幸有三失小較祿大貶罰而其失或遠出所邏外彼黠吏豪莫之禁白濟府猜猾吏鷙橫如牛胥明滑長不曲直即有曲直吏輒以律拙黃其明嗟乎權之遠不奉法端使然哉故余於廉卿之巡檢盧溪不寧鹽才之恩也雖然國家於鹺病之劇方議更而新之求天下之善言鹽筴者是亟是採廉卿試以其得於所學者爲採風者言之使法不遠不辜余之恩也庶幾其或免矣夫

送郭公知事還湖州序

杭江以南望郡也在宋爲行都今爲行垣所郡治領州一縣八錄事司四其俗具五氏而不一其民習險爭巧媮而不和厚故奸伏易乘獄市滋起吏重應上取下什百于它郡非長以餘材佐以良幹之屬捷應謝工發摘者不能得治名廼者總管其去經歷某又去而知事坐不任廢府事麻沸狼藉無與理者惟今湖州知事河中郭公仲敏以佐治令聞徽省府相君簡識其人而傷杭治之難無與承之者乃特移職于茲知事位在經歷下其識贊三尺平以左右二千石者也公至則既整轄屬吏而裁決于奪實又兼二千石之職時未期月而府事債者起僨者疏破者補又才幹鑿者無不安帖順易相府而下咨嗟所疾呼急諾又罔不周旋如意於是稱嘆稱治民驩然稱之爲良幹官今復政而去也杭官吏相與張飲西亭以餞而乞餞言於維楨維楨念民無賴於吏久矣以吏苟於公而急於私而已矣有能移其私於交與親者尠矣矧能移其私於官乎能物其官於本位者尠矣矧又能物其官於他之位乎故維楨聞杭吏無治狀至於發而去未嘗不歎其才之窮及聞杭人謂郭公之政又未嘗不嘆其才敏而無私之治足以及人之廣如此也

李經歷

經歷古郡功曹之官功曹太守所自辟也經歷今出吏部選用七品印章奏三尺平軽吏牘進退上以齊二千石長吏之異同而下以内群吉佐於成軌此其體益隆而責亦重矣朝廷慎其選與守令同以廉明者有操尚者居之故郡不得良二千石幸而得一良經歷郡可治徽州路經歷李君其代滿歸廬陵其從子出其郡人士所書治績求余文叙以送之予惟李君之政班班可書徽人士侈紀載者皆銖之柳今之稱良經歷者蓋未有君之職其職也君之簡訟詞草濫卒吏未足稱良于經歷也乎質劑于市明嚴書于獄畫委輸之法而州縣之官便安之夫是

擇良于經歷也惟其政有弗正于上必務引其人去弗正以就正如曲木之就繩悍馬之就馭吁此真良經歷矣余聞徽之租金也歲鹽官取其羨為已有君獨歸羨於民以准他歲租之數徽之祿廩也田不足而取諸山山不毛則白取諸佃君收實入而謁白取為父父定則鄉之宿豪猾胥有為奸也抑之不得行上胥猾為根柢持短長於官也格之無所置手足所謂上之異同有所稱而下之擬執有所內經歷至此信可以擇良也余聞郡經歷凡若干人往往隱於隨而不立未見職職如李君者其能已於言乎故為納其政付書之且視人以吏師非徒紀載也

送海鹽知州貫公秩滿序

天下公論不在公府而恒在閭巷之民若甚愚而是非之心則甚白也郡大夫之政其善大者陳於市謗於道而其善者亦嘖嘖不容口故欲稽守令善惡莫若于令而察閭巷之言得之矣余過海鹽田間往往遇伯叟野婦問其州太守之治問守為誰則究乎貫公稽也余已心實之未幾州人士張玉等具錢行歌詩凡若干首來請曰自海鹽升州置守其得民譽未有若今貫公之賢者也蓋持其吏厥形迹倪視吾大姓家訟多不獲其平公無無嫌是避即理直大姓公舉即不直雖貴勢者不少借故獄者積歲不決者郡牧者多以屬公而得其平吾吏罷軟者挽家佐膺閭者蔽吏胥其出無私有不稱以直逐者公一施令群佐度若平弟生之聽嚴傳若胥順流其風旨又肅然若家老之奉其尊行之以正限之以信故令有司可於上而惠無不逮於下也先是豪奪遺田里如蟻不絕公至立削跡上府閭之丐餘戒左右無妄州以其非令者又州民與亭授者其耆老萬户易生事公申以條教毒改心歸化無異時割據之風此其得譽於民而布之州府士之詠詩者有徵為華于一言敘詩首余以其言與其伯格長之頌咨大致今之為守令者往往課米臨事聞會不復知有仲民情消民隱聊聊然以厚民成俗為事者遂樂為之敘以風告他吏云

送監郡觀閭公秩滿序

劉子曰忠孝不備他善無取吁臣子之職無他忠與孝而已耳韓非子曰親之孝子君之背臣吁忠孝固不能兩美也今有人焉於子不為悖而於臣不為背也其維臣子之全美乎吾於餞瘖守將見之者閭公是已公下車以來先問民利害休戚而務去其害與戚者郡有猾猾吏與夫強宗世家不仁於人必痛鉏治之猶之牧羊去其害群而群始蕃猶之理疾劑殺其病本而病始平民之怙法者必刑註誤者必恩出之即不出如梗在咽必吐乃已此公理法也紅巾賊陷杭凡村城守土之臣不撒遁即賣降衛公獨佐監郡某官監兵某官與賊抗者十有三日焰危于矢石數四城池破毀而復完者公之謀謨太節作於人者矣時則高堂太夫人屏居寄所公猶衷我衣朝夕親如平時不貽其親有一日憂故出不稱背臣入不稱悖子吁若公之忠之孝吾所謂臣子之美非歟今代而去郡之民如去其父儀吏如去其師去之日民父老若干人走于次舍竭文志去思又持其謠送之卷請序以為郡西門供帳乎親見公之忠孝治狀有為世道勸者於是乎書至正十四年六月三日

送推德縣監亦憐真公秩滿

國朝監官郡邑咸設達魯花赤於官屬為最長其次有令有丞有

爵秩又有案牘官以首領夫六曹之吏凡事會之來吏與令丞得相可否議論然後白之達魯赤其署事也亦然其職秩為甚尊而職任為甚優朝家近令以六事責守令達魯赤任與令等昔之尊而優者今轉煩劇矣宣之推德縣亦備具公始由省署而興符印累監望縣三調至於今職且四載宣上德以及民而使民無愁嘆之聲山林草澤咸知向化大府籍之以集事同寅恃之以取則民有所賴而不恐吏有所憚而不肆六事之備固無可議而於學校尤加之意為延師儒廣生徒月書季考凡邑之人大咸囿於教養樂育中弦誦之聲相聞是又知所本矣往年淮寇渡江列城殘毀延及推德而公首奮忠勇剋復之百里之命於茲有寄是以無資文武而才足以有為者也今年夏政成上考余辱從馬某職教於縣承公勉勵作興之力於其材也求余文以贈馬生之言有信於是乎書使他日之史館傳循吏者有所采云至正十三年九月廿有四日

王學錄秩滿序

至正八年夏四月平江學錄王君達卿書滿去自教授而下洎郡之大夫士與君經遊者咸詩賦歌以餞而屬予為首敘予方遊於蘇視蘇學之廢也甚矣提學者非不溥首數也而教無以教飭稽養也而養非所養郡膠庠之大旬猶不如一齊民之家塾有程有則也幸而官於是事有憂為憂而有為為學之錄王君是也蓋王君有守有行人也衆之養非材若王君有以去之材失養者王君有以引之養之非其教教之非其術若王君又有以糾而正之它人日從其失王君曰循其動故蘇學之廢而稍正伊王君是賴於是士之議者曰學校不得良校官得一錄之以興教猶之郡不得良二千石得一錄亦足以興治也以王君之克官于錄若是則積階為郡幕官不能佐治于二千石者吾弗信已雖然以王君之學愈脩行愈力志愈遠大也又豈藉一文學之椽積為資級而起哉君應進士舉余嘗視君大易之義矣深微而淵淨又嘗視其賦也麗而則其代言也温潤而簡古連不幸未售主司則主司之未明也一遇明主司君之未售者售矣售則道山壁水其選也尚暇為人司二千石吏牘之勞哉嘻哲之久者伸必速懷之大者發必洪吾言有徵於君矣

送徐州路總管雷侯序

至正八年夏天子以徐州之域風氣悍勁因以飢饉多寇盜民困於昏墊八年春遂統有四州七縣之境為會府一時僚吏艱厥選守長為尤艱於是海道都漕府萬戶雷公某以首選為總管陛見其人申之以丁寧訓戒而後往嗚呼以徐州為中原扼府雷公為其開府守將非其人之才實負宿望一時且簡在上心者曷當此哉余聞雷公之為隸州也隸寇盜之衝居能守者千人無以為傑公不特吾傑且有以化道之至今隸人稱雷防禦嘖不去口其帥于海漕也前漕而去者多直魚龍之淵剽盜之巢數人銷舶觧公起漕凡一百八十萬不十日舟湊直沽道鯨濤如坦途累無升合遺若公者可稱朝廷幹臣無負上選任者矣吁以隸州之化道海之庸推而大之於徐州也其有不稱重選當上訓旨者乎雖然吾方有感於地氣之王衰者矣楚為古要荒蔡放之所逮今為衣冠玉帛之鄉徐豫為中土而鞠為山莽者十六七一邑生齒有弗敵江以南一族之衆民望南而流如水之欲東司牧者弗能禁也今二千石以地闊人寡為著

今公之為徐州也治最劉著今吾見中土之富庶與今吳楚地同又豈憂赤子弄兵者本未止哉公尚以余言勉之徐州之人日夜望之是年九月之三日吳人士咸賦歌詩以餞而會稽楊某為之序

送平江路推官馮君序

平江路推官許下馮君秩滿蘇父老留不可則相與述為歌謡以送之求予言登載其所善以為之序予客蘇久不識其所善詢之父老則曰由東嘉縣歷治最任高等升任刑官于蘇〻煩劇郡也獄訟繁興奸偽百方出上游之署有行丞相府監漕官都水使司海道都司或所為政不直則責直者乃辨于上受謗責在須臾間而况貳推者閫君獨任大府獄事其視犴獄當欲為陷死者求生路惟恐失附于律成案具吏多受獄賄欺情偽於君者在署審成案未嘗退懈所疑於父老賓客故月朔作鄉約於父老賓客使之過有以告君之於刑官敬事類此予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推官又命死生决也何可以不之敬乎孔子於言偃之宰首以得人為問欲其資於人者施於首政也將獄之不自用而審取諸人以為明者乎明智如臯陶而問如臯陶其獄之疑猶有資於神羊之所决者馮君任推訊而能取諸人以裕諸己忠信清明見諸歌謡不必資於神物以為聰則馮君不賢於臯陶已乎夫臯陶舉而不仁者遠馮君舉而在高位吾見其民之有賴其仁者矣故書至正八年冬十月

送理問所知事馬公序

行中書省古之藩國方伯連率之寄也地大任重故其法森嚴體統峻宣布政條于百司庶府惟大綱是張至凡細之務不至于執政之堂乃署理問所于垣内若法曹議府焉所以發奸伏伸抑枉平允治法也官其所者非才且賢莫勝其任而幕府之貳又議法之所起也東平馬公某為江浙行省理問所幕府官剛毅有為善持法才毋辞刑决政上其議於相府六曹莫不韙之而百司庶府仰之以為準由是知所官之才且賢又莫急於幕府員之才且賢也予嘗代之居高位享厚禄者率多世勛子貴之胄奴隸其部屬牛羊其人民以好惡决是非以喜怒行賞罰頤指弁退孰敢少拂其情為其部屬而又執筆居幕府員獨能持議不屈與巍巍赫赫者相抗而求歸於口是若馬公者予所謂才且賢者非歟公之所以持平曹取重政府者决非聲音咲貌之所得也盖公自公卿子弟練習朝章起身遥府吏為大郡從事遂以廉能擢相府掾由掾為今職其能明庶事決大議者可知已秩滿上名春官　明天子方急法則之臣以理天下之幽枉必有以處之矣於其行也敘以為别

送馬彥遠旌德教諭序

百里之治有長長選於吏部而承命於天子百里之教有師師選於學而承檄於丞相垣師若輕於長然長不教民無以為治教民必使專出於師則師之道實甚重於長也故師道尊者百里之長禮之為賓不敢以勢上之吁主百里之教者其可自待之微乎錢唐馬生彥遠由明經舉為師儒之官初去為晉陵縣教師人以彥遠才德吏貢於卿大夫宜達於天子以為通都大邑之吏而低徊偃蹇為教師於十室之邑疑其自視有澀澀然者又豈知縣教師之係有重於縣長者乎吾聞旌德山水邑也地不肥沃而多出秀民昔之擢高科為大儒者往往有為令懸

歲大比者凡十數而士未有占貢籍者豈人才之異於昔哉亦職教者亡狀之過也彥遠居家孝於親與朋友交信義自立而講藝於晉陵者皆聖賢之遺旨當世之要務也今去為旌德師以其脩於家者與其人之孝悌忠信以其講於道者作其人之經濟才畧吾見旌德之士以行藝歌鹿鳴而來者皆推言其自於教師則彥遠之道行有以佐一邑之治矣有何討百里之吏窮單彼此哉況彥遠道益大聞益彰其蹤峻躋取高位與通都大邑之吏相頡頏將跬步地耳十室之邑烏足以久稽彥遠乎長旌德者亦惰公楊貫公皆君文以為治也宜以予言為然

送孔漢臣之邵武經歷序

國法慎守令之職號曰選用幕而元僚亦不委之銓曹常格以其司守令出內之喉舌也今天子既申明守令之制而未重幕元僚之選選必以廉靖有風才者居之雖閩蜀二廣去天萬里遠三歲必遣使者抵其方面用天子命以署置其官慎選守令與其幕元僚同一中書吏部之嚴也奔競者往往爭入其選以利轉階之速而不知司選者其如此才而賢者陞而不才不賢者其黜多矣襄國公孔君漢臣始繇胄監伴讀出從事徽州丞相府聞其賢也辟為屬掾年勞滿而司閩選者有署為經歷邵武蓋孔君之廉足以寡欲知足以督徽剛而易以闘故以武名然小人勇於懸君子亦勇於為善也君先聖之五十四代孫也胄監之秀也丞相府之素推擇也推其善以及君子而化鼻於鷙猛以成二千石之理者非君而孰與於此乎君往哉毋徒謂小人吾見邵武咸以道義相高而人人有鄒魯之風不必擊斷入官遠徼利而轉階之速云爾其行也取道吳淞之士咸為歌詩以餞而余適會于其鄉人張彥明阿且介彥明徵余序故序之卷首云至正九年四月四日

送江浙都府吏況光大如京師序

自成周選士之法廢士有逸而他出為者必道淵於儒者自吏為俗流於吏者自儒為迂二者始相兵而不相謀矣漢唐士有起自書佐卒吏至名宰相如曹蕭筆者固不可望十一於千百且以今吏言之例限七品扶復開以四品而不次發顯融者往往列八位而不尠也若者起格守陳編刻畫章句執一自用不達時宜其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非講之不詳一旦在官頗倒悖亂全與道戾故由科第取官者其政績不能不愧於吏積起身者則亦有愧於古之士矣然吾亦有感於今之吏者褊厚狙伺深巇巧文刀制長牧氣壓其吭推為能吏苟媮刻薄恃以為治具而欲望其國理民安是亦却行而求前矣虎林況君先大夫年讀經史欲由儒進志伸弗遂試吏于江浙都府周行推之為儒吏稱子學曰士之習吏恒病于少文故給而少文不肆飾於筆者又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況君以術飾吏治吾知其給而能肆放而能制者也況其事七十之親以孝聞友朋友以信自任夫孝與信忠君愛民之所出也君推之於吏治以日涉窮恆食厚祿上列八位以任國家之大事非君誰望哉又豈得與州邑俗吏循資格為進級者同日語哉今赴京師上計竣程事來別于吳門而吳之士君子又為詩以壯其行且推予為序遂引於卷首若此時見予望光大者達云至正八年十月甲子序

東維子文集卷之四

會稽鐵崖楊維禎廉夫著

序

送劉主事如京師序

聖朝設官莫嚴於守令莫要於風紀風紀上明天憲守令下達民情然居風紀往往由守令之得其職者以諭下情而后可以申上憲也留官於守令風紀者不已重乎大梁劉公文大初用茂才椽廣憲以識大體稱同知於姚州事大得民譽方行數由事富者帖見貧者力紓逞窮摘伏政號神明轉上海尹别弊處根盤燈察譁民之挑于政者積訟盡疏獄市遂理杜浦民有教越人子貨公至亟改過自新胥吏盥而訴者遺歸讀書公暇建社學行鄉約禮凡民閒婦書期會揭信于桶屋聽民自詣官以意公三年不出如關民扶老將幼聽教誨行禮讓刑錯不用由是大化秩未滿司舉者以公廉能遷主事戶部民泣而留不得行參□□□□□□知禮窮僻山之墓民趨役者如子然始公尹邑之□□□公登風紀臺者薦剌且交上矣而遷主戶部事與典邑諭民情者不殊料背御史之階也制閱觀京師吾知其不留部矣職風憲者方與循守令交調公其不副邑民之望乎因亦公去州郡承宣之勞而得受明天子耳目之寄以東南民間利病不能徹當宁者公悉究知其情矣其事利其事樂其法因其法革使民無所疾苦而明天子無赤子之憂非吾之人所期望公之所不自讓者乎邑人士歌詩以送者皆德於公而不能自已者屬與公交宜善知究悉焉故叙其所歌詩而又著民之期望於公者如是至正九年秋八月七日

送省理問所提控范致道序

論吏者曰吏廉無才不若亡廉而才嗜才吏之推重於世者如是矣人才而廉者乎論者之推從可知也山東范君致道由濟出佐王提控理問所案牘盡令之所謂廉而才者乎君在幕府在者府訊鞫事下持三尺論裁諸曹林立咸必儀君聽斷決然後抱成案上署所郊官意三二君擬決辨是否歸諸一至其推於辨也上政事嘗與宰相而下爭枉直故難決事必經君即不經君必後有失君既以廉律身廉則公公則明而又有才以制之其廉事也如鏡見微惡識法也如度度短長權定輕重毫杪不少忒嗜制謂理所爲行中書法部得廉而才如范君者爲實佐非理所官之幸廟堂法部之幸也參府趙嘉王公嘗奇其才彼命南征特辟君幕府君即勇往參贊我機雄略君交盡其才而廉者之所推無逆而不理耳勞滿理所官咸嘆息不忍其去吾謂理所官爲一所惜以君之廉爲天下信以君之才爲天下服范君當爲天下用在古王制辨論官才而告於上者司馬職也今之居是職者方復王制范君之名在辨論列則范君自此將爲天下大吏矣拯吾民於塗炭還太平於聖王非范君吾誰望范君尚以吾言勿論

送杭州路推官陳侯執中序

余嘗讀史竊嘆夫定國之治獄無寃則福流子孫而燕士呼天六月飛霜東海殺孝婦三年大旱其變係于國者如是代人法吏典一獄至寘延數百人積歲不能決卒陷之死地其傷天地之和者有矣我朝奄四海爲家深慮一夫有不平者内有刑部外有刑所郡又置推官專刑獄之事蓋以變之係者文故慎之

也余來錢唐見杭之推官陳侯執中者有定國之風焉杭之為郡地大民多豪猾弊劇刑之頗辟獄之紛紛有不可勝言者侯居杭三年人仰之若父母畏之若神明咸頌之曰陳侯未來政苛獄繁陳侯既來反薄而教民蹶于阱陳侯生之年很貪陳侯從之于嗟陳侯執法不頗庶冤雪生意流行余聞而以士君子待杭之人遂有士君子行且不忘陳侯之德而之人至正十一年九月侯去杭覲京師士大夫詞余出所集詩若干篇推余序之於得論其事畧抑余聞陳氏之先有曰定者嘗為大丘長以德重於世而澤流子孫陳侯邪令陳侯治獄無冤又若此則省府上之臺憲必將入顯于天朝而福之流于子孫未可一二數也惟陳侯其勉之

送李景昭赴省考滿詩序

濟寧李君景昭為江浙行中書省幕務也以才器受知于丞相府凡君子名能詠嘆考滿遂里大夫士咸作歌詩以道其於之私詩成一卷俾予序首予為之言曰夫世之所謂善於世其家者豈徒傳往襲之謂哉其家法之所以貽於後者必以志承訓圖以趾前人之美而不隕其家聲焉爾惟君之先父文昌公以文學政事為時名卿其家則官規夫人之所取法而況於其子孫乎蓋君於是而知君之善於繼承也始為即有雋名繼用公蔭授鄭州鄄城縣丞既為掾以律己公以蒞事特文墨議論參賛大上接下罔有弗司非所謂能趾前人之美而不隕其家聲者乎昔者季孫行父之言以謂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其後行父九十為名卿由是言之世之所謂善其家者必若行父而後可名君者豈非行父其人歟夫善於世其家者忠孝之道也道人之善而不能無言者詩人情性之厚也序詩人之意而必本其父兄者厚之至也時之知君者尚以予言為不倦哉

送沙可學序

我國家混一天下地大民衆既內立中書以總其綱外復設行省十以分其治而方面之重土貢之多江浙實居最有故於其地者其人為尤難某年某官來總行省事求從事掾之賢能者首得一人焉曰沙可學氏又得一人焉曰高則誠氏又得一人焉曰葛元哲氏三人者用而漸稱治蓋三人者天府發其鄉書大史崇其高等而拜進士出身賜仕州理佐理之職者也宜其於簿書之叢劇葦材之纖細有不屑焉而三人者屑焉何也或曰掾年勞視州若縣加半三人者蓋利也夫 天子之所委重者惟一二大臣簡在上心者為股肱於內外內相為 天子得人為朝廷外相為 天子得人為四方欲內外無治不可也矧江浙之方面重而上貢多從事之掾不擇其人之賢能有治才足以贊畫諾辨是非可否明治理得失成敗而推習文法利刀筆者是取則何與為治哉治不治較諸一州一邑其大小輕重何如耶今其官之求賢能掾於三人者始能羅而致之以禮三人者又能終不負其所求而相與以有成也則三人者豈果利於年勞而私便其身圖者耶可學於且滿大臣留之不得為之中朝其於行省吾言以為贈蓋士以外郡得人為天子賀而不已有用之學為進士出身者勉

送嘉興學吏徐德明考滿序

聖朝二歲一大比興其賢者能者布列中外盡欲收儒效於天
下而致隆平之治也猶慮所選者有遺才州郡庠序司之吏使
用文學生使以儒釋吏事其望儒之效切矣吏出於儒者學升
於州升於郡等而上之或憲漕吏或理曹師閫吏又等而上之
則入流銓于吏部諸部縣案知幕府坐祿位而治人矣然非刀
筆有胥起延尉所者可同日較䇿庠也朱方徐德明氏世業儒
其祖父皆以孝弟忠信為家風朝廷以孝義旌其門德明之才
器涵育薰陶有自來矣至正八年侍父遊郡未辭莘郡庠學正
應公舉為為學司吏德明之司憤于學也凡春秋二丁朔望祭
奠師儒之文告生徒之膳養金粟之勾計營繕之書庸禅智娟
慮一以奉　公為心秉太守凌公留意學校政李試以作人才習
大樂以奉祀事德明奉承厥役靡惓于勤有成績至正三年教

授康公来領學事稽其協贊者居多越明年府檄本學官吏自
徵祖入德明奉行惟謹稚之以誠約之以信佃夫輸䄵莫不悅
服其有積負門丁佃甲相根株為乾沒者德明又能應折之不
煩棰撻而徵復元額觀德明之才敏學優有功於學校者如此
推此以往何試而不可乎年而歲滿浩然有去志士友挽留不
可相與崇酒于觴載肉于俎餞之東關之外德明又枉舟過余
次舍求一言為行贐夫千尋之木必自豪末而生萬里之塗必
由跬步而始繼自今將見德明仕進之階曰高而日遠曰漕曰
憲曰理曰郎入流銓於省部吾所謂坐祿位而治人者可指日
俟德明以予言勉之至正之三年秋七月日序

送理問所掾史王安正考滿序

至正之三年江浙行省理問所掾史東平王安正考滿杭士友
戍餞以詩請戍老屬予會稽楊維禎為之序予惟仕之由吏進
者悉年勞扎編書循資格於流品者常才之所拘而能人之不
能者必英才俊特者也吾見其人者安正王君者也淮賊猖獗
一時繫仕版者非貿懦而罹讖斮而逃則諉軍功以資捷進者
爾孰有憂國如家委身殉職不以利鈍得失為卻顧者於近者
平章教化榮祿公統兵西討屬掾在選中者安正為首列安正
起身理所掾事用法入獄允及在軍中獻納謀畫率能贊成
功凱還計賞當權者要而安正退就前考不敢自有其功以取
一階半級之榮亦可以知安正之克守其正與一時繫仕版詭
軍平功以資捷者不侔矣方今國家急於有為有守之人
安正雖不以軍勞資進取而為國求才者吾知不安正捨矣
惟安正戒旃以俟至正十三年秋九月十日序

送浙江西憲書吏李公錫序

朝廷設官分職百司庶府要而重者無越於風紀天子之耳目
寄為生民之血脉貫與臺内外以總其綱廉訪十二道以張其
目官於是者必思慎簡廼僚而書佐之吏例以通大法識風操
者在選列也而士之欲出身自見於世者下幸不為卿大夫所
薦則亦於是顧觀其所為主焉燕城李公錫之為浙右憲書吏
也録憲府其官知其操行文藝之美而推擇之公錫於其官觀
其所為主乃褎然而來如魚水之相得宫徵之相宣其為人廉
介㧞峭才高而識遠司憲之長泊幕府之寮無不以其言議為
可否而公錫之執簡獻替者未嘗不出於三尺之公嘗侍其官
調兵某所而贊畫之長弭戢之功彰彰顯著今年秋年勞已滿
瀕行五屬餞言以為別先是公錫與成均造士筮仕善㭊庫使

遂歷州部吏都水庸田廉訪令以職官為憲府吏旦其老成才識諳時宜達政體有以賛襄且評佐中書之政者可日月異也噫此海内之人所周望豈直吾屬之望而已哉於其行也序以為引至正十三年冬十月吉序

送李仲常之江陰知事序

江陰古延陵邑也在唐為州宋為縣復為軍今地利日廣民函日繁處以散州直隸省部與他列州為會府者實殊故省署府者皆受天子命與會府之賓僚等也其地左姑蘇右京口前控大江後帶滄海鵠鼻為神禹之軀廝帽為郭璞之宅翠君中立石鳳旁飛此又其流峙之勝也漁鄉有魚稻之富市有珠犀之珎人秀而文有淮楚之風其官府事簡自宋以來稱道院間南浙官游於其地不亦優且樂哉然近者盗作魚龍之歎擾及瀆賦文股椎結且以江國之衣冠者相賛居官是邑者不無優為東易李君仲常去為其州知事仲常博識而敏於才好讀書昕掾內府十餘年以通了稱其應外務固恢乎其有餘裕矣仲常往哉佐其長以善道率其下以先勞吾見江陰之治有江山風月之勝魚稻珠犀之富而無魚龍之歎之警以病吾政也不在仲常乎賛書之暇形為咏歌幸有以寄我

送彭彥溫直學滿代序

學者司計主金穀出內之吝稱有司之有庾氏也庾得其司則民無箕斂官無悖出之患計詩其司則農無失征士無失養然則校有官主教而計主養也養足而後教可以行則計之有功於學校又豈可以有司出內之吝賤其人乎故憲令必慎選其人年勞滿者為諭錄起階近吏今雖以府邑主櫝吏為諭錄而負才譽者得以一介之士上佐二千石出政令其功德之及民者順且易也視諭錄五年十年不得升次以行其志即得佐府邑去老死不遠者孰優孰劣乎會稽彭彥溫氏家世儒者也鄉大夫嘗以經行舉之有司弗售猶不遠數百里從師于吳下由是吳學辟為學之司計其職乎計也能稽籍以為入量入以為出撙節其糜費而金穀之用恒有餘是其力于計而有功於學校者也年勞已滿教之官及學士大夫咸惜其去而恐繼者之未得如彥溫氏也然彥溫階此以司收櫝於府邑以佐二千石之行事將見及人之力有大於學校者學士大夫又何惜乎其去也咸送以詩而屬予為序彥溫為予鄉閈生其仲彥明又從予游哉序

補過齋序

松江守陳府公初涖政屬吏皆移病于外首鼠進退公曰吳兒欲以智詐為俗耶下令召見諸曹史書佐視其可用者於若干人中得蕭蘭獨稱悃愊吏吶吶似不能言者而中則慧了識事體府公前每白事必兼數曹無一誤失者諸曹跳謏者學之而弗能蕭一府公益獨奇之蕭愈恪謹退公輙閉置斗室翻閱往史及今令甲書又自命其齋曰補過取諸聖經之訓進盡忠退補過也介其外舅陶翁求一言於予楊子楊子喜淞之民上有良二千石下有悃愊吏一郡之慶也為之敘曰昔季孝伯不就郡功曹曰委質事人亦何容易懼以職小咎大為身釁耳子今有又何有於補云然古之大吏亦有閉閤思過者知郡功曹在擬議三尺書之末乎於是乎敘而繫之銘辭過而不閼實懼尼父過而能補人為舜禹惟蕭史氏匪利筆刀補過盡忠允

中功曹以惆悵之質加以周密之理以行乎幕府公之成規過且無

鄉闈紀録序

軍興貢舉事中廢士皆以弧矢易鉛槧之習至正十八年冬中書下議驛使外省士入會試必道海道海必候風信於夏許先期春貢於是江浙行省以至正十九年夏四月權試吳越之士斤斤百餘人議者謂戎馬生郊何暇開門角文墨伎時左轄桂公實從調僉憲鄭公又監督之而大相開府達公力主於上平章政張公特助金谷之資假群堂為貢院所不一月竣事選中左右兩榜凡三十有六人備榜十有五人郡守謝節歌以鹿鳴典故宴士又梓行選中程文及簾內外官唱和詩亦聯附于篇首總成徵余敘余既預考文事不得辭夫文事將於盛明之時常不足紀記年入於兵戎多故之秋得非常也合敘以視後遂書是歲五月潤日

送甘肅省參政王公序

自昔內外臣重輕逸勞之體各有差故調有左右之辨國家幅員之廣漢唐宋所未有也為近舉遠衆建行省各置首貳平章丞參是也雖遠方面如雲南甘肅而內中書臣交相出入不以輕重勞逸為辨與況天下在太平全盛之日則凡內臣之出參遠方面者豈果為左乎大梁王公可舉以文學舊臣出參甘肅省政事吾黨之士謂公宜居中論事陳王道上前致其主於三代之隆也而出治於遐遠在萬里外豈不減王哉是未識國家衆建省理及吾聖人篤近舉遠之意也甘肅古西戎地自受國家節制為冠帶之區數十年來興材取士其風一變與諸夏等然則寄一道之重而廣之以聲教之盛非老成文臣不能宜公受命跋涉萬里外雖不在天子之側不害也是行也公其可自左哉公之行也自吳之海漕吳人有賦詩以餞者使余為之敘故為公道其職之重而且解左調之疑公者也至正七年冬十月初吉序

東維子文集卷之五

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序

鹿皮子文集序

言有高而弗當義者與而弗通若是者後世有傳焉無有也又況言庬而弗律義淫而無軌者乎自孔氏後立言傳世者不知幾人焉其滅没不傳卒於齊氏失屬者亦不知幾人焉姑以唐人言之盧殷之文凡千餘篇李礎之詩凡八百篇樊紹述著樊子書六十卷襍詩文凡九百餘篇今皆安在哉非其文不傳也言庬義淫非傳世之器也自今觀之孔孟而下入樂傳其文者屈原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又其次王通韓愈歐陽脩周敦頤蘇洵父子逮乎我朝姚公燧虞公集吳公澄李公孝光凡此十數君子其言皆高而當其義皆與而通也虞李之次復有鹿皮子者焉著書凡二百餘卷予始讀其詩曰李長吉之流也又讀其賦曰劉禹錫之流也至讀其所著書而後知其可繼李虞以達乎歐韓王董以羽儀乎孔孟子蓋公生于盛時不習訓詁文而抱道大山長谷之間其精神堅完足以立事其志慮純一足以窮物其致覽博大足以通乎典故而其超然所得者又足以達乎鬼神天地之宜其文之所就可必行於人為傳世之器無疑也乎悽言庬而義淫者往往家自舉刻以傳布于世富者恃資以為而貴者又怙勢以為意將與十一經歷代諸子史並行而無斁不知屈氏而以授雖欲不傳不得也必猶貴富以傳則貴富滅而文亦滅矣嗚呼貴富者不足恃以傳而後知文乎之果足以傳世也文如鹿皮子而不傳吾不信也予以鹿皮子同鄉淛之東而未獲識其人其子季持文集來且將其命曰序吾文者必會稽楊維禎也於是乎序鹿皮子陳氏名樵字君采金華人居圁谷門常衣鹿皮自號鹿皮子云

留養恩文集序

括之士以時文名於今日者有林君則氏葉見山氏徐景熹氏劉伯溫氏項子華氏以古學名著則有鄭息堂公洪樂閒公葉杗谷公留萬石公時文古學使兼能之則有不工者矣留君養恩彷萬石公之從孫也過余姑蘇兩次出鉅冊一編視曰此吾之雜著也先生號知文幸為序評而賜之序首焉予始讀其傳誌各一首客來報之夜張燈繼讀之箴銘詩賦樂詞廿三語凡若干首皆聲出法合各適其職明日又讀其時文所攻尚書義若干通又辭數義卑不謬夫古史氏傳心之旨為之大異曰古學通時文不通能而何留君之通能乎予聞括為山州而留君所居山水為尤勝山有曰龍曰鶴曰文曰錦曰九擾溪有曰好溪石磐石潭有曰神潭山川閟氣出為雨雲清明之英為日月之華小秀乎草木而大秀乎人留君其大秀者歟不然括士之不無長者留君不克兼也雖然學古而後文古也文之諧於古者必不諧於今韓子論時之文曰予大慚者人以為大好留君有志於今文為進取計則不可以不慚者為之矣以慚者為之則於古者不能不悖矣留君將何以處此留君曰唇寧以古不慚者病於今毋寧以不大慚於今者病於古也遂書為序

聚桂文會序

秦漢之士無時文以其所陳說於上者皆近乎古而未有程製定格律以為去取如唐宋以來號為舉業者也韓愈氏似之

以為大慚者大好則時文不可以傳世也論矣我朝設科取士雖沿唐宋而其制則成周文則追古于唐宋之上故科文往往有可傳者然有司大比之所選者又不若師儒義試之所為取為優也何者大比之所選僅一日之長而義試之所取則寬以歲月之所得也大比閱而作者或有遺珠之憾則主司之負諸生也義試閱之作者或無擅場之手則諸生之負主司也嘉禾濮君樂閑為聚桂文會於家塾東南之士以文卷赴其會者凡五百餘人所取三十人自魁名吳穀而下其文皆足以寄諸梓而傳於世也予與豫章李君一初實主評裁而葛君臧之鮑君仲孚又相討議於其後故登諸選列者物論公之士譽榮之即其今日之所選者莫盛於江浙而江浙之盛僥倖為稱首者鄉評里校之會歲不乏絕也今僥倖之盛移於嘉禾嘉禾之賢守長實為集賢凌公顯務古文而崇化文士有名世著作不惟斯文增重而嘉禾之文風義俗從而振焉則文會之作固有補於司政者不少也斯文鋟梓濮君又求一言以叙首於是乎書

曾士弘文集後序

余生晚不及識廬陵曾先生及來錢唐獲親與劉志善書言劉光伯杜子美諸人之學不聞道王氏陸氏之學為無用之空談獨有志於述禮樂徵文獻余已異其為人恨不得與之共世同里閈接其言議也未幾其子[illegible]以南陵遺稿來則知先生抱有用之才不見於世而見者惟此耳吁編簡零脫者無幾矣詩凡若干篇文僅二十有九首皆津津焉善言世故綜之以往史而宿之以聖賢之理非代之學者謬悠無邊畔無涯險惟以為餙者之所可及也觀其翁彦揚之讜議則范史不無佚鴻予欲之悖李庚伯之孝友則鄴人劉亦不無忍溝之愧議之近於情而依理辦古之人懼焉況今之繆悠為學而無此為文者邪先生之學之才如此而世不材其人利其道豈不愧當代君子乎予求生其人於今之所接者不能為愧蓋甚甚矣孟子以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尚論其世也謹為之編次及正其脫訛而且志其尾以寄余尚友之心云

王希賜文集序

干將之器利可制鍾然其利之司於人者有當不當焉君子以禦寇利也盜持以殺人亦利也文章大利器也而安庸者輕用之世無時分寸利而危至於殺人吁可不慎諸故司文者不以輕為安庸焉學乎難其人者誠以利器之雄偉不常而有推陷廓清之功者也自今求其人於六籍而下斤斤鄒一人楚一人燕一人西漢三人唐二人[illegible]宋三人[illegible]今姚牧庵虞伯生而次未以數斷句之數人之文實代之利器而利之當於人者也皆雄偉不常而有推陷廓清之功者也今之安庸者莫衍豈積勤自哆大曰吾文鄒楚而降之文也當有傳也布於今與後不安越五年十年其莫衍莫積者已與糞土同腐傳何有乎括蒼王處氏為文凡若干篇遺兵燹而失者過半今拾遺稾及續為文又若干自王子讀書二十年而始敢為文蓋有利器之本其為人鏗鏘有音節又有利器之操者也知其利器不無用於世不無用於世則其傳於人與安庸者異也必矣書以序之

再序

我朝文章大變為劉楊再變為姚元三變為虞歐揭宋而後文為全盛以氣運言則全盛之時也盛極則亦衰之始自天曆來

文章漸趨委靡不失於蒐獵破碎則淪於剽盜滅裂能卓然自信不流於俗者幾希矣吾嘗以近代律令之文僅得與曾鞏蘇轍王安石李清臣陳無己之流相追逐稍已而下者也已不得步武於陸游劉克莊三洪翔葉適陳傅良乎不得步武於葉適藏嘆陳傅良翔晁張秦黃乎不得步武於晁張秦黃劉二蘇歐陽乎時則舉子之伎興矣不惟代無作者而鑑識衡定為之先者無其人也亦久矣吁吾於此求夫有志於自信不為流俗所移者東浙之士斤四三人曰王無氏[illegible]其為文不諧於人人則以鑑識衡定者屬於吾吾每為之起其論其退古作者則西京而上秦與燕也楚之騷也春秋之國語也班固崔駰而下亦論也若是者其時於一已之獨不以一代之氣運盛衰為高下者也豈不偉歟吾使魏生鎮錄其退於古者而書諸學古之交云

楊文舉文集序

文章非一人技也大而緣乎世運之隆汙次而關乎家德之醇疵當世運之隆文從而隆家德之醇文從而醇士以文墨為謀事幸而生乎昭運之代又幸而出乎明德之家[illegible]吾宗文舉者非其人也乎文舉通微先生之嗣也先生領[illegible]主文衡闈時予實列同考聽先生言議凜然為起立知先生之學出道江張氏張氏之學出紫陽朱子故其為議論文章本一於正不出也二十年來先生之宰樹拱矣幸先生有後如文舉獲見乎吳門次舍示所著碑銘敘誌箴頌論贊凡若干卷累日讀之喜其識職而吝吡乎律理發而其言沛如也予自居吳門聞今之名能文者無慮數十家類未有及文舉者則知文舉之得其本於家而又丁乎氣運之盛於[illegible]國家者非備衆人之所同也昭昭矣抑吾臨文有感也先生入翰苑不兩月輒謝病歸高文大冊不一二見諸史院而文舉之文亦多厭乎下邑之所採錄未及鋪張乎帝猷也噫文舉之文豈遂盡於是編也哉夫蘭臺芸館文章之居編摩述作文章之職也居其居而書夫言職者或有矣顧有得其職而不居其居者吾不信也文舉尚以吾言俟之皇元一經常且作矣文舉尚以吾言勉之至正戊子十二月序

春秋左氏傳類編序

三傳有功於聖經者首推左氏以其所載先經而始事後經以終義聖人之經斷也左氏之傳案也欲觀經之所斷必求傳之所紀事之本末而後是非褒貶白也然考經者欲於寸晷之際會其事之本末不無繙閱之厭於是類編者欲出焉鉅鹿魏生德剛初授春秋經學於應君之邵應君殆又執經於吾吾於三傳有所考索必生焉是資其暇日以左氏所記本末不相穿貫者每一事各為始終其類編之名曰春秋左氏傳類編首釋樹虞鄉章各作左氏鈔撮其書盡約言之編耳未知求經統要也生之是編豈鈔撮可以較小大哉予念其用工之勤俾繕寫成帙傳於同門之士生且求言以為序予於春秋諸家有定是之錄凡十有二卷未敢傳於世也蓋經有不待傳而明者因傳而蔽者學者通其明祛其蔽而後聖人之經如日月之杲杲焉說協者雖三家大儒言之亦然也生尚以予言有以定是於傳之則經之如日月者不患不明矣生勉之哉是為序至正十四年秋七月朔序

曹元博左氏本末序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故作春秋傳以為聖經之拔後之傳左氏者有鐸椒嘗作鈔撮八卷虞卿作鈔撮九卷是又有功於左氏者也惜其文無傳矣至漢張蒼賈誼復傳左氏河間王進於武帝丞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而好之始立左氏春秋和帝時遂立其學而左傳大著又其後晉杜預復表章之而傳有注釋夫左氏為聖門弟子又身為國史纂記本末考索惟精其文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大抵有以原始而要終也後之言經者舍左氏無以為之統緒故止齋陳氏謂著其所不書以見經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功此章指之所由也雲間曹元博氏復推經以證傳索傳以合經為左氏敘事本末若干焉類之精訂之審以傳學者之觀宜其用心亦勤矣論者以左氏作傳為仲尼忠臣杜征南作注為左氏順臣非忠臣今元博序其本末抑為左氏順臣乎忠乎盡左氏之失工於言而拙於理好以成敗論人妖祥訃事往往傳過於註元博既序其本傳復能權衡其是非合乎筆削之大義是又愛而知其惡謂為丘明之忠臣也豈不偉哉元博尚以吾言勉諸

春秋百問序

六經皆有疑而莫疑於春秋疑而不決而欲得筆削之微者益寡矣此春秋之經有百問也予家藏是書凡六卷嘗校之無錫孟生李季成又傳之於華亭曹君繼善之子元朴朴以其傳之不廣也特鋟諸梓而徵予為序是書也失其首弊久不知為何人所著或以為萬孝先先又不知為何時人觀其設為問答者往往與予補正之意合寔有以釋是經筆削之疑乎今孟生勿秘所授而求及板行于世令曹君父子能推所秘於人下逮吾之初心而質於漢儒之私論衡於一己者乎雖然道學是講者謂說書不古晉學者不求諸心而惟口耳之是資夫百問之書探理義之微而欲決之諸儒未決之論非見之卓思之精者能之乎謂資口耳之辯不可也學者於春秋苟讀而未有疑疑而未求釋于心而遽觀是書之廣傳也為病則固存乎其人焉

春秋定是錄序

柳子曰春秋如日月不可贊也然則高自立論者皆誕也歐陽子曰春秋如日月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然則將以衛盲而快蔽則亦不惟不暇於詞也經不待傳而明者十七八因傳而蔽者十五六明日者快其蔽而通其明則其如日月者杲杲矣余惟三家既有蔽焉而諸子又於其蔽者析宗而植黨爭角是非求異設辭使求經者必由傳而求傳者又必錄諸子是非紛紛莫適所從經之杲杲者晦矣世之君子欲晦於求經復於諸子求異其說是滋訟於紛爭之中惡物蔽目而又自投以瞽者也雖禎自幼習春秋不敢建一新論以立名氏謹會諸儒之說而參自去取之為定是錄謹協於經雖科舉小生之義在所不遺其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吁予又何人敢以一人之見與奪千載之是非何僭自甚亦從其果是者決之爲耳後之君子倘以錄猶未是改而正諸豈敢諱乎

褚氏家譜序

褚氏之系出自微子宋共公子段食采於褚號曰褚師因氏為其在衛有褚師子申定子者蓋其族之仕於衛者也漢元成間有褚先生大以竹題嘗補司馬遷史記六朝以來褚陶褚裒皆以文學名至唐褚亮博學才敏預瀛州學士之選其子遂良為

顧命大臣遂良由河南從錢唐其子孫所居號褚家塘後有徙居若城者亦以褚姓其巷今聚族為程之朱塢即自若城來也其祖為世昌葬在朱塢後與家舍曰光遠菴云世超生世隆生大理評事琳琳生省幹溶溶生宋□郎提幹大同大同生宋迪功郎淮安縣丞士登士登之子長宣教郎友龍次仲龍友龍無子以仲龍之子將仕郎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天祐為嗣焉天祐三子長錫珪善州教授次錫琦次錫瑜蒙古學正善州四子嗣良嗣英嗣俊嗣賢錫琦無子以嗣英為其後自士登以前凡十世皆以詩書起家由科舉入仕者代不乏人宋革故居遭兵燹子孫亡其實錄嘉言善行不復可考矣嗣英於族叔祖桂岩公所訪得家譜令其子桂補寫為冊冊成乞予序予謂君子之澤褚氏之澤已踰十世而其來者尚未艾也桂之為伯仲者凡六人皆從頤師習舉子業里以衣冠之族稱為歲大比鄉大夫録以充賦者褚氏子孫居多吾卜褚氏祖之積者厚而嗣英之培其積者益至吾見褚氏之來者益衍而大以五世之澤論君子者又豈可以律於褚氏之澤哉褚氏子孫尚以予言勉之

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

錢唐為宋行都男女痡峭尚嫵媚號籠袖驕民當思陵上太皇號孝宗奉太皇壽一時御前應制多女流也若棊待乃為沈姑姑演史爲張氏宋氏陳氏說經為陸妙慧妙靜小說為史惠英隊戲為李瑞娘影戲為王潤卿皆中一時慧黠之選也兩宮游幸聚景玉津内園各以藝呈天顏喜動則賞賚無算此太平朝野極盛之際今當壯力嗚鏑語時故家遺老或與退璫時娼談先朝故事未嘗不興感隕涕也至正丙午春二月予蕩舟娛春過濯渡一妹淡粧素服貌嫺雅呼長年艤櫂斂衽而前稱朱氏名桂英家在錢唐世為衣冠舊族善記稗官小說演史於三國五季因延致舟中為予說道君艮嶽及秦太師事座客傾耳聳知其腹笥有文史無烟花脂粉予奇之曰使英遇思陵太平之朝如張宋陳陸史華論通典故入登禁壼豈久居瓦市間耶曰忠曰孝貫穿經史於稠人廣中亦可以敦勵薄俗則吾徒號儒丈夫者為不如已古稱盧文進女為女學士予於桂英亦云

東維子文集卷之六

東維子文集卷之七

序

會稽鐵崖楊維禎廉夫著

吳復詩錄序

古風人之詩類出於閭夫鄙隸非盡公卿大夫士之作也而傳之後世有非今公卿大夫士之所可及則何也古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其學之成也尚已故其出言如山出雲水出文草木之出華實也後之人執筆呻吟模朱擬白以為詩尚為有詩也哉故摹擬愈偪而去古愈遠吾觀後之擬擬為詩而為世道感也遠矣間嘗求詩於摹擬之外而未見其何人富動吳復見心持詩來讀其古什凡若干首決非摹擬而感者知學有古風人之旨矣吁使復達而有位為　朝廷道咸德製雅頌復之作不為古公卿大夫士之作乎吁又使人人如復不以摹擬為詩古詩不復作者吾其無望於後乎復益勉之以徵吾言焉可也

趙氏詩錄序

評詩之品無異人品也人有面目骨骼有情性神氣詩之醜好高下亦然風雅而降為騷而降為十九首十九首而降為陶杜為二李其情性不野神氣不羣故其骨骼不庳面目不鄙嘗山詩之品在後無尚也下是為齊梁為晚唐季宋其面目日鄙骨骼日庳其情性神氣可知已嘻學詩於晚唐季宋之後而欲上下陶杜二李以薄乎騷雅亦落落乎其難哉然詩之情性神氣古今無間也得古之情性神氣則古之詩在也然而面目未識而得其骨骼妄矣骨骼未得而謂得其情性妄矣情性未得而謂得其神氣益妄矣吾友宋生無逸送其鄉人趙璋之詩來曰璋詩有志于古非錮於代之積習而弗變者也是敢晉于先生求一言自信余既評宋言而覆其詩如桃源月餘頗能力拔于晚唐季宋者它日進不止其於二李杜陶庶亦識其面目識其面目之久庶乎情性神氣者併得之璋父勉乎哉毋曰吾詩止於是而已也至正丁亥九月望在姑蘇錦秀坊寓

李仲虞詩序

刪後求詩者尚家數家數之大無止乎杜宗杜者要隨其人之資所得爾資之拙者又隨其師之所傳得之爾詩得於師固不若得於資之為優也詩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則人有各詩也得於師者其得為吾自家之詩哉天台李仲虞執詩為贄見予於姑蘇城南且云學詩於鄉先生丁仲容氏明旦則復謁出詩一編求予言以序予夜讀其詩知其法得於少陵矣如五言有云湛露仙盤白朝陽虎殿紅詔起西河上旌隨斗柄東西比干戈定東南杼軸空置諸少陵集中猝未能辨也蓋仲虞純明篤茂博極文而多識當朝典故雖在布衣憂君愛國之識時見於詠歌之次其資甚似杜者故其為詩不似之者或寡矣吾求丁公之詩似杜者或未之過則知仲虞之詩列乎家數者不得於其師而得於其資也噫夫雖然觀杜者不唯見其律而有見其騷者焉不唯見其騷而有見其雅者焉不唯見其騷與雅也而有見其史者焉此杜詩之全也仲虞資近杜矣尚於其全者求其備云至正戊子九月丙辰序

張北山和陶集序

詩得於言言得於志人各有志有言以為詩非迹人以得之者也東坡和淵明詩非故假詩於淵明也其解有合於淵明者故

宋詩不知詩之為淵明為東坡也浩翁曰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固不同氣味乃相似蓋知東坡之詩可比淵明矣天台張北山著和陶集若干卷藏于家其孫師聖出其親手澤求余一言以傳世蓋北山宋人也宋革命 天朝收用南士楚者灝倒微書至北山北山獨闔關弗起自稱東海大布衣終其身嘻正士之節其有似義熙處士者歟故其見諸和陶蓋必有合者覩其胸中不合乎淵明者寡矣步韵倚聲謂之述人以得詩吾不信也雖然世之和陶者不止北山也又豈人人北山哉吾嘗評陶謝愛山之樂同也而有不同者何也康樂伐山開道入數百人自始寧至臨海敝敝焉不得一日以休得一於山者狹矣五柳先生斷轅不出一朝於籬落間見之而悠然若莫逆也其得於山者神矣故五柳之詠南山可學也而於南山之[…]之神不可學也不可學則其得於山者亦康樂之役於山者而已耳吾於和陶而不陶者亦云至正八年夏五月六日

剡韶詩序

或問詩可學乎曰詩不可以學為也詩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詩也上而言之雅詩情純風詩情雜下而言之屈詩情騷陶詩情靖李詩情逸杜詩情厚詩之狀未有不依情而出也雖然不可學詩之所出者不可以無學也聲和平中正必由於情情和平中正或失於性則學問之功得矣或曰三百篇有出於匹夫匹婦之口而豈爲盡知學乎曰匹婦無學也而游於先生之澤者學之至也發於言辭止於禮義與一時公卿大夫君子之言同録於聖人也非無本也我元之詩虞爲宗趙范楊為派揭副之繼者疊出而未止[…]求之東南永嘉李孝光錢唐天雨天台丁復項炯毗陵吳恭倪瓚盡亦有本者也近復得永嘉張天英鄞東姑蘇陳謙郭翼而吳興得郯韶也韶詩清麗而溫重纖穠窮愁險苦之態蓋其強力於學未止深其本之所出極其作之所詣蓋得騷之聲得雅之情則雅之聲矣又豈直在元詩一人之數追逐李張丁項輩而止乎韶勉之而已其成帙者若干卷

兩浙作者序

曩余在京師時與同年黃子肅俞原明張志道論閩浙新詩子肅數閩詩人凡若干輩而深詆余兩浙無詩余憤曰言何誕也詩出情性豈閩有情性浙皆木石肺肝乎余後歸浙思雪子肅之言之冤聞一名能詩者未嘗不躬候其門採其精工往往未能深起人意閱十有餘年僅僅得七家其一永嘉李孝光季和其一天台項炯可立其一東陽陳樵君采其一元鎮其二老釋氏曰句曲張伯雨雲門思斷江也昔王劉二子能重河朔翊七家者不足以重兩浙乎惜不令子肅見之嘗論詩與文一技而詩之工為尤難不專其業不造其家莫傳於世宜也蓋仲容季和放乎六朝而歸準老杜可立有李騎鯨之氣而君采得元和鬼仙之變元鎮軒輊二陳而造乎晉伯斷江衣鉢乎老谷句曲風格風宗大曆而痛蓬去纖艷不逞之習七人作備見諸體凡若干什目曰兩浙作者集非徒務慰子肅之言實以見大雅在浙方作而未已也若其作者繼起而未已也又豈限以七人而止哉

衛子剛詩録序

余入淞見世家子弟凡十數人能去裘馬之習以文墨為事者

孟舅矣城西衙子剛孟山齋別號爲公之孫也肯攜詩見余既而
復出敬聚齋詩稿一編讀其古詩如秋夜曲白苧詞其排律如
九山謙集五言律如江水深深碧桃花淡淡明九農勞吞而三
湘足風波七言律如亞夫舊是將軍子賈誼初傳太傅官王人
嬌列錦步障銀筆醉調金縷衣醉吹銀笛五老洞聞拾瑶艸三
神山其絕句如消寒圖一吉音節與象皆造盛唐村餘地非詩
門之巔上者不能至也昔人論詩謂窮苦之詞易工驩愉之詞
難好子剛之工不得於窮苦而得於驩愉可以知其才之高出
等輩不得以休戚之情限也子剛之年未踰壯而其詞之工已
如此使復益之以春秋才愈老茂而詞愈高古又豈止今月所
觀而已哉至正九年夏四月廿有九日序

玉山草堂雅集序

崑山顧仲瑛裒其所嘗與遊者往還唱和及雜賦之詩悉鋟諸
梓編帙既成求余一言以引諸首余來吳見吳之大姓家友於
人者往往市道耳勢要耳聲色貨利耳不好貨利而好雅流者
寡矣好好儒流乎不好儒流而好音數者寡矣好好文墨章句
爲不朽之事乎仲瑛者好既異於彼故其取友亦異其首內交
於余也築亭曰其亭以尊余之所學也設榻曰其榻以殊余之
所止也余何脩而得此哉蓋仲瑛之慕義好賢將以示始於余
示始於余而海內之士有賢於余者至矣故其取友日益衆討
文墨所聚日益多此草堂雅集之出於家而布於外也集自余
而次凡五十餘家詩凡七百餘首其工拙淺深自有定品觀者
有不待余之評裁也其或護短憑愚持以多上人者仲瑛自家
權度又輒能是非而去取之此次其有可觀者焉攬之者無論

其人之貴賤稱宿及老釋之異門總其條貫若金石之相宣也
鹽梅之相濟也蓋必有得於雅集者矣得於雅集則亦有得其
爲人者焉仲瑛讀書之室曰玉山草堂故集以之名其自著有
玉山璞稾玉山樂府行于時云至正九年夏五月十有二日

郭羲仲詩集序

詩與聲文始而邪正本諸情皇世之辭無所述聞見於帝世而
備於三百篇變於楚離騷漢樂歌再變於琴操五七言大變於
聲律則至末唐季宋而其弊極矣君子於詩可觀世變者類此
古之詩人類有道故發諸詠歌其聲和以平其思深以長不幸
爲放臣逐子出婦寡妻之辭哀怨感傷而變風變雅作矣后之
詩人一有嬰拂或飢寒之迫疾病之楚一切無聊之窘則必大
號疾呼肆其情而後止間有不然則其人必有大過人者而世
焉莫之能發者也予在錢唐聞詩人之作無慮數百家有曰古
騷辭者曰古樂府者曰古琴操者談何易易習其讀獨其果得
爲古風人之詩乎不也客有語予詩之學則曰有三百篇楚離
騷漢樂歌之辭生年過五十不敢出一語作末唐季宋語懼其
非詩也以此自劾而又以之訓人人且覆誹哉則有未嘗不悲
今世之無詩也幸而合吾之論者斤斤四三人焉曰蜀郡虞公
集永嘉李公孝光東陽陳公樵其人也竊繼其緒餘者亦斤斤得
四三人焉曰天台項炯姑胥陳謙永嘉鄭東崐山郭翼也翼丞
歲失怙中年失子家貧其妻病宜其言之大號疾呼有不能自
過者而予每見其所作則皆悠然有思澹然有旨與客言詠而
意趣深長詩之使人翛然自得且爽然自失而於君親臣子之
大義或時有發焉未嘗不嘆其天資有大過人者而不爲世變

之所移也予在婁江時翼特所作詩來請序今年學予殷今又
挾其編來杭中前請於是乎書翼字義仲東郭生其自號也至
正十一年十二月廿有二日

雲間紀遊詩序

詩有為紀行而作者乎曰有北風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
手同行此民之行役遭亂世相携而去之作也黍離曰彼黍
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此大夫行役過故都宮室
彷徨而不忍去之作也後世大夫士紀之什則亦昉乎是幸而
出乎太平無事之時則為登山臨水尋奇拾勝之詩不幸而出
於四方多事豺虎縱橫之時則為傷今思古險阻艱難之作北
風黍離代不乏已錢唐莫君景行自壯年弃仕泊然為林下人
然好遊而工詩不已雲間有遊所歷名山巨川前賢之宮隱士
之廬名勝軒亭之所一一紀之以詩蓋非北風黍離之時則非
北風黍離之詩固依物時之治亂以為情之慘舒者也莫君此
集好事者且傳為尋奇拾勝之作鋟梓以行莫君何幸也集凡
若干首來謁予序予方被命為錢唐關令日有官務無暇晷及
文墨自況海隅失太平者三四年方將有大夫行役之嘆而不
能如景行之從容哦歌於山水之樂也因覩是集感慨係之至
正十四年秋八月十有四日書為序

金信詩集序

言工而弗當於理義窒而弗達於辭若是者後世有傳焉無也
又況言麗而弗律義淫而弗軌者乎自三百篇後人傳之者凡
幾何人屈賈蘇李司馬楊雄尚矣其次為曹劉阮謝陶韋李杜
之迭自名家大抵言出而精無麗而弗律也義掾而定無淫而
弗軌也下此為唐人之律宋人樂章禪林提唱無鄕牛杜下俚
之諡詩之敝極矣金華金信氏從余遊於松陵澤中談經斷史
於古歌詩尤工肯誦余古樂府二百輒能游泳吾辭以深[illegible]古
風人之六義又自賀曰吾入門峻矣天矣吾詩降而下吾不信
也一日使為吾詩評曰或謂鐵雅句律本屈柳天問其曰非也
屬比之法實協乎春秋先生之詩春秋之詩歟詩之春秋歟余
為之喜而曰信可與言詩已矣是絕筆於近體所為詩有春草
軒所編如古琴操趙壁調荊卿篇博浪推月支王頭飲器歌其
氣充其情激其詞辯以諧吁信之詩有法矣此豈一朝一夕之
致耶其素所畜積蓋至今二十有餘年矣今　天子制禮作樂
使行天下采風謠人國史東州未有應之者吾將以信似之

蕉囱律選序

詩至律詩家之一厄也東坡嘗舉杜少陵句曰五更鼓角聲悲
壯三峽星河動影搖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是後
寂寥無聞吾亦有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提書夜報甘泉宮今嚴
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為近之耳余嘗奇其誚而題其
論然猶以為末也余在淞凡詩家來請詩法無休日輒選外談
律若十九余每就律舉崔顥黃鶴少陵夜歸等篇先作其氣而
後論其格也崔杜之作雖律而有不為律縛者惜不與老坡參
講之上海蕉囱生釋安者集有元名能詩家自虞馬而下律之
唐者凡三百餘首帙成命曰蕉囱律選携以索余引梓行海內
以發詔靚敝忠滯之背選中多有雄渾合故舉似者弟軼出崔
杜上頭者未見一二編末過取余放律硬排偶者凡十餘蓋
安毋詩於吾門亦有日矣是宜所取雅合余所講者是集行則

皇朝風雅之選予賦者君子有所不遺

梧溪詩集序

世稱老杜為詩史以其所著備見時事予謂老杜非直紀事史也有春秋之法也其旨直而婉其辭隱而見如東靈湫陳陶花門杜鵑東狩石壕花卿前後出塞等作是也故知杜詩者春秋之詩也豈徒史也哉雖然老杜豈有志於春秋者詩亡然後春秋作聖人值其時有不容已者杜亦然梧溪集者江陰王逢氏遭喪亂之所作也予讀其詩悼家難憫國難採摭貞捐訪求死節綱羅俗謠與民謳如帖木侯張武畧張孝子賢夫人趙氏女丙申紀事月之初生天門行竹竿黄官柳場無家燕諸篇皆為他日國史起本亦杜史之流歟逢本山澤之士其跡泊閑詩是其本狀而有春秋屬比之教故予亦云春秋之詩也採詩之官苟未廢也則梧溪之春秋得以私自託也不然何其屬比予用者班班乎其無諱若是也訂其格裁則有風流俊采要適跌宕不讓貴介威武之夫者燕人之長亦頗似杜呼代之勒故殘餘欲傳於世稱為作人而逢詩不傳吾不信也至正十九年冬十一月初吉序

齊蘗序

詩之序者不忘本也先民情性之正異乎今之詩人曰某體大朝體杜夔州孟襄易李西崑也安識所謂推本其自者哉高唐盧昇氏三盧相家莊惠公之孫也十三善為詩嘗從河東張先生遊南來又相從余於分唐秋獲間集其所自為詩一編曰齊蘗蓋其所出故以名示不忘其本勝為故鄉遊若隔世昇尚能對余畫地為山川及條其舊俗纖悉可終宜其詩之特也乎原今觀其詩多協古詩人比興風容色澤類揖遜乎先生之世卿大夫周行也此豈今人妄一男子談漢魏六朝夔州襄易者得覘者耶吾是以器而重之今閣虛壁之頹退吾行約昇循海而南跡師尚父所封之墟登泰山日觀歷數山河之舊河函善謳者吾無間將以尋小白君臣之霸烈而滅滅之貴風尚在述者制作當唱予而和汝

孫氏瑞蓮詩序

淞之東曰黄浦浦之東曰横溪溪之上孫善之家焉家有園池之勝至正七年五月朔日池上出瑞蓮一茄而雙花遠近聞者爭觀曰蓮之嘗曰瑞並蒂雙而茄獨者亦曰瑞既而善之會賓友燕池上皆舉酒為善之賀觴餘各賦詩凡若干首裒而成卷因予友許君如心來乞序余謂凡天地間物産之異者人不以為怪必以為瑞然怪非自怪因人而怪瑞非自瑞亦因人而瑞人有惟之微物雖瑞而瑞猶怪人有瑞之微物雖怪而怪猶瑞芝中産于尚顏之隱瑞也見于元封虛耗之君覆怪矣嘉禾産于共和之時瑞也見于赤烏檜攘之年覆怪矣吾聞善之累世家風孝友善之又倜儻有奇節慕義而強仁瑞蓮之産非其遺種德之驗乎德有瑞驗花有瑞符謂蓮非孫氏之瑞乎吾不信也善之益芸而學益種而德天之生祥下瑞為孫氏顯章殆未文也嘻蓮無一茄而雙花間有則人稱以為瑞物人無異葉而不分間有則人不以為瑞人乎唐史曰天瑞五色雲人瑞鄭人表此瑞人說也善之勉焉尚有以膺此稱也夫

詩史宗要序

詩之教尚矣虞廷載賡君臣之道合五子有作兄弟之義章闕

睢首夫婦之匹小弁全父子之恩詩之教也遂暇於鄉人采於
國史而被諸歌樂所以養人心厚天倫移風易俗之具寔在於
是後世風變而騷騷變而選流雖云遠而原尚根於是也魏晉
而下其教遂熄矣求詩者類求端序於聲病之末而本諸三綱
達之五常者遂棄弗尋國史所資又何采焉及李唐之盛士以
詩命世者殆百數家尚有襲六代之敝者唯老杜氏慨然起擴
千載既墜之緒陳古諷今言詩者宗為一代詩史下洗哇娃上
溥風雅使海內靡然沒知有百篇之旨識論杜氏之功者謂不
在騷人之下噫比世末學咸知誦少陵之詩矣而弗求其旨義
之所從出則又徇末失本與六代之弊同余為大息者有年龍
江殼生謁余錢唐次舍袖出手編目曰詩史宗要觀其編什首
君臣終朋友一根極於倫理表端分郁顯墨正訛或有宗舉炳
然而日星列沛然而江漢注挈焉而領張焉而綸者千百五
篇之大旨博而約之于一帙之中其忠君孝友之至情鴟鴞鸛
鳴之餘韻使習其讀者油然而有感悉得此邪覺病懷灑然若
能言吾之所欲言者後學小子操是編量以廣品諸作又何騷
雅之弗近而聲詩之教不還於古哉生重以序請遂書其卷首
如此生名惟肖字起巖汝南人嘗從游於余與海內名士李光
張公天雨販公天祐為忘年詩友云至正十三年九月十日在
分塘之五柳園亭寫

曹氏雪齋弦歌集序

女子誦書屬文者史稱東漢曹大家氏近代易安淑真之流宣
徽詞翰一詩一簡類有動於人然出於小聰狹慧拘於氣習之
陋而未適乎情性之正比大家氏之才之行足以師表六宮一
時文學而光父兄者不得並議矣予居錢唐聞女士有曹雪齋
氏以才譜稱於人嘗持所著詩文若干篇介為其師者丘公其
見自陳幼獲晉于酸齋貫公恕齋班公而猶未及見先生也幸
先生賜一言以自勵今年予在吳興復借乳母氏訪予洞庭太
湖之上為予歌詩鼓琴以寫山川荒落之悲引關睢朝雉琴操
以和白雪之章予然詠雪齋氏之善人倫風操述作又其餘分
吁大家氏之後不為猶有人乎予聞詩三百篇或出於婦人女
子之作其詞皆可被於弦歌聖筆錄而為經律諸後世老於文
學者有所不及其得以硜硜女人與之乎若雪齋氏之述作也
本之以天質者而達之以學發之於咏而協之以聲律使生於
三百篇之時有不為賢筆之所錄者乎故上下刪取其所作歌
追古詩人之風與其琴調若發負人壯士之趣者為曹氏弦歌
集他日太史氏或有採焉截其過而適之中約其偏而合之正
則王道之功畢矣豈直大家氏之後猶為有人之慶哉至正五
年十一月序

富春八景詩序

富春自嚴子陵耕釣後至今一草一木與客里俱高予觀烏龍
金華諸山如奔猊渴驥夾江而下與越之千巖萬壑真之龍飛
鳳舞者會而同盡于海其中朝淖夕一往一來耀人耳目者又
天下之奇觀山川鍾秀間世而起者接中諫之稱抓江左業中
書入相本朝他如名臣韻士仙蹤梵蹟不可一二彈紀昔柳之
愚溪僻在荒服而見采柳子黃之赤壁物為戰畤而見賦坡公
遂皆有以表見於世富春品題獨未表見於昔人豈造物者之
有待於後人乎至正乙未余游富春與其邑人馮正卿及王韓

魏一三子相與品題時人景先是吾里人張世昌有其六詠其詞未傳要之比興體製非徒求工於景物兼欲道其人物名節之盛必有待乎能言之士使後日如李翰林之嘆出類於黃鶴樓閣都督之奇王勃於洪都府則富春山水當與愚溪永州柳蘇之遇者同一德色品題之奇其可苟也哉余唱詩八首二三子者和之而予序之如此

鐵雅先生楊律序

先生嘗謂律詩不古不作可也其在錢唐時為諸生請律體始作二十首多奇對其起興如杜少陵用事如李商隱江湖師脫為之一變然於律中又時作放體此乃得於頹然天縱不知有四聲八病之拘其可驚愕如乘龍震鬧排海突嶽萬飛走碎易無地觀者當以神逸悟之不當以雄強險阸律之也句曲張伯雨嘗曰無老鐵力者便倚靠壁虛為後大蟲耳故今哀此物體凡若干首先生見之且令某評之如何太極生頃旨曰真色脫瑾抹天巧謝雕鏤太初生曰健有排山力工無剪水痕安曰先生物律自是水犀硬弩朱屠鉄椎人見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然其中自有餘張妙法此先生物律體也先生尊凡賞之以為二三子知言併錄為序釋安謹序

會稽鐵崖楊維禎廉夫著

序

送鄒生奕會試京師序

漢儒明經貴不倍其師說能不倍其師說者上居用之高下其材為尊士郎大夫部刺史剛至九卿丞相御史者不少也吾是以知漢士之近古也其為術也有師宗其為行也有操尚未始以經術自進為售利祿之具也去古日遠則下之干進者以經術而上亦以是設科而取之然今日得之明日棄之矣視前日之所業者不啻象龍芻狗物也尚欲責其不倍師說於終身而不棄者可得乎吳郡鄒奕弘道其大父為士表吾之友也士表與善好客教子孫尤切切不重千金聘致延碩師居其家此奕所以經之明而材之達也今年秋江浙鄉試以詩經充賦有司者凡七百人中式者僅十人而已而奕又為其魁蓋其得於祖父師之講明有素者可知已將如京師以余為大父執行也拜而乞言故余為陳漢士之近古者望之況今天子既復科以取士又且掄選經術之老者侍講筵進士之有經術者固將以次名用如漢之九卿丞相御史者不難也奕之得於祖父師之講明其可一日而忘夫予奕勉之大父不及見矣異時果於無負所學也豈惟慰望於其師實慰汝祖於地下也至正丁亥冬十一月初吉序

送徐彥乘遊京師序

孔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知古人君子未嘗不遊也而世之遊者漫矣志無以自信買買焉行四方以萬一乎說其所遇

取盈而以復當其身以累其人往往是也若乃君子之遊延陵君子之不幸生於東徼也忍不有其國而獨忘於上國之游以歷見夫華産之人物先帝華之遺風善政以廣其耳目之陋意氣之隘約而及之於中有合不合斯遊之不可已也嘉定強彦栗生於延陵君子之鄉義嘗勇不自禁出吴關歴毗陵句曲折而上金陵遂絶大江而北涉洙泗以翺翔乎闕里過涿野以蹈厲燕趙之俗而遂達乎京師以觀天子之光京師窮貴人有奇其才援置於宿衞而彦栗徑決去不暫留是其志不在區區利達而所存者大矣今有不憚數千里行役如裴時過吴門別余曰余行李如泉不能與子久處也余壯其遊不難而其志又不苟也知其遊似昔君子上國之遊而非代之漫焉而泛其所遇者類也他日歸復見子吴門聽子之言識觀子之心胸有以竊異子者而後知子之遊不可以已者如是顧吾在吴栖其羽翮如退羽之鴻不能以丈尺奮飛於子之行也其不投袂而起乎

謝生君舉北上序

上饒謝生鈞從余遊者十年通春秋五傳學其才日茂不已自幼博行其睦人無間言往嘗以行藝書于黄正連試有司弗售不一咎有司而咎其學未至也益進脩弗勘今年秋走別余曰鈞辱先生教而未有仕路以行先生學也辱在泥塗鈞恥之先生恥之幸吾鄉應奉張公有以扶鈞京國之行謹造請先生幸先生賜一言以繫鈞余為之喟然曰才槩於無先行莫於脩德此古今之士之通患也士負才行有不幸老死于三家之村十室之邑者不勝矣往往思借交青雲之士牽而畜焉尺長寸滿皆得以伸所有而况於才之茂行之卓若予生往哉吾聞張公大相府之賓卿也相府以好賢聞天下張公以薦言相府生患才之不懋行之不卓耳不患無其先與其黨者矣吾見張公之不以嫌而避賢也吾見生之賢不以次而進也傳曰大夫將昌以其得士張公以之又曰庶人將昌以其得子謝氏父以之又曰線因鍼入不因鍼急女因媒成不因媒貞生以之

送吴子煦游閩序

雲間吴生煦將遊閩以四明臧彦誠之書來乞序其行且言生年少負邁往之氣加以博學好古慕朱生之奇文章如慕太史公蓋將歷覽形勝結交豪傑予以開豁其心胸發舒其意氣或者有所資以成其才也乞先生一言中其志余謂古百越地禹貢揚州之域物之貢聞天下而人才之出未多見豈山川磅礴之氣未發泄歟抑王者德化之所未覃也漢以來封疆之郡縣之與以詩書禮樂之澤然後人才華出與中州文章道義之士等至我朝涵養外徼如浙內士之擢高科躋膴仕者為之相望官於其地者弗以冒嶮巇犯瘴癘為難其山川足以豁心目人才足以取[illegible]生有師之往也登覽或遇隱君奇士有相識者或未識而已相知者詢及於余即啓行橐出於鐵笛僊及史鉞絶辯凡若干言必有以奇拔者奇生矣他日歸吴尚有以徵吾言

張先生南歸序

浙士多無恒經治亦往往不顓有一年輒吏或卒年繹吏而竊中科以故士之經愈不顓且又視經師之利不利為嚮背甚學經將以明道也豈計利不利哉以科利而學經則科一利而經復棄矣終亦必亡而已矣嘉禾張生汝霖獨於經治有專習曩余在錢唐時首以父命來受春秋五傳學更鄉舉者三而藝未

競生不以咎有司而咎經術之未至益恒若力所習經有加無已坐誦行思恒若無譣者故又負笈不遠水陸爲余九山之澤以終其業焉非其學經志於明道而不計科之利不利者歟吾義其不畔吾門又奇其性之有恒而志之必有成也嘉木之野其得遇其人也哉吁春秋主斷之書志成者及之也明其道不計其功者又春秋之教也若生之志蓋已得春秋之斷而其道已得春秋之教矣他日推之任也天下之治孰與焉彼習經以利祿計一利而經復棄終亦必亡而已者又何議焉

送韓奕遊吳興序

同里生韓奕從余受詩春秋學行曰脩才曰茂其爲文如雲興鳥企未見其止也今年從才吕氏整輯思行浸爲神京遊余止之復有請曰奕從先生學幸知經史行墨然聞先生所業多蔚於東西洞庭大小二雷七十二峯之峯今將訪先生舊游以觀龍虎豹風煙林壑之音遇以擴所見而終所業焉幸先生賜一言以警教奕也余嘉其志曰人之學猶海也水沿河溯以弗至于海不止海集衆流而后爲百谷王也學其可以小自滿哉洞庭之西有蔣氏義門劉范世家在焉巽毅風麟皆從余游者也皆好學不勦而知學之不可以小滿也又當不遠數百里尋余鄉之鄉而卒業焉奕往哉與之洞庭上讀書然後歸洞庭而泛大江度洪河上北嶽以盡天下之大觀吐而爲書以獻萬言于明天子也蓋蚤勉乎此行已奕勉哉至正十年三月三日序

送齊易岩序

太極理也一陰一陽生焉數之所出也尸物如天地而不能逃乎十二萬九千六百之紀而況於萬物乎周與秦合下能逃乎五百一十六之數伯而王又不逃乎十七之記而況於一身乎聖人作易前數之用於蓍龜神矣然未聞一語一畫爲之兆也兆於一語一畫之微而捷乎蓍龜之蓍數之用益神矣此先天之學在魯曾爲祥慎鄭爲裨竈齊爲國甘公漢爲睦京晉爲管郭唐爲李淳宋爲邵子元爲傅氏初菴菴之宗爲齊氏易岩也易岩之言曰初菴之傳得之建昌聚學海學海得之於蜀杜可大可大得之於王天悅天悅實受之邵子也天悅之學幾絕矣其書王梳中郭寔從塚出秘書可大賄盜之人不能傳而學海以貞言得召社配軍籍漢陽道遇可大可大已知其姓名曰吾數當傳子爲指見郡將出軍籍館諸山宮爲弟子國初有聞于世皇世皇將召之學海業已語其子曰我若干日死死若干日朝廷命來我已死且索我書我書當傳者傅氏亦名人也其人在某所某日來異日官極品汝賴之官且賜田若干頃矣已而果然初菴之沒三年而易岩始生初菴垂死謂其徒曰汝曹口耳之學徒得吾書淑吾書而得吾髓者其齊氏某乎易岩生四歲知讀易長於河洛七緯太乙九宮之數及星筭占鳥風角壬遁之術罔不洞究故於初菴之學峻嶒峰極非一時儕輩可幾也予嘗異天人之學父子不相授也其授於人者亦有數焉則其觀於物者可知已易岩之視天若[illegible]不識之其觀物者吾見其於一語一畫得知者衆矣雖然予於易岩有問矣道之難傳其於數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而及於孔子孟軻孟軻死不得其傳焉[illegible]之傳者其亦有數乎無數乎軻之後其可無傳已乎易岩[illegible]之[illegible]必人也是陰陽太極之說也易岩去余而之京師也請

書以為序

送何生序

何生伯翰氏其先西夏人也祖息簡禮掌録俾事于杭因家焉父益憐質班早喪翰生五歲依舅氏舅氏因以母姓姓之母素賢通文史既寡以節自搘教翰有法日出就外傅夜歸課其業年十六歲受經於予通春秋五傳毛氏詩尤長於易遭時兵亂士以弓刀之習易鉛槧翰獨負郭附圃奉菽水于母暇則退處小室理故書收緝予平生遺落文章遂補注畀復所編予古樂府集行于時人稱其學該識廣復不能過之今年夏文闈復開翰就試先三月靈鵲巢其寄舍木見其扶累搭雛尹占者知其為中雋之兆而不知其學有素也將會試春官同門友為賦詩佚張西門之外求予為叙遂為書其世出行抗去之槩于卷首云

送李志學還吳序

太尉府僚友官以百數惟右轄李公推儒少文可以屬大事參左右轄官者亦以百數惟軍諮李君雍容諷議可以贊大功故古東諸侯之後事者亦不於其兵強弱馬壯欲而以其參謀幕府者得人與不得人也今之所謂閭里豪桀時而奮類稍於安鄙於肉食嗚呼桀備而欲倚之以集事亦誤乎必其雄才卓識負王伯略可以登公輔之器者然後可與成大事立大功若今李君者殆其人矣乎吾聞河間多禮法士而李君芳殆其人矣乎吾聞河間多禮法士而李君首夙抱其節承教諭於賢母如嚴師得當戎馬倉卒時即慨然有平河洛志而況太尉將詩知己乎雖然肉虞之技冗以進將以伺吾豐也不足為吾憂忽又無故而退無以乘吾間也未足為吾喜於其歸太尉有太尉問君固虛實狀吾攻守利害何如君必有以對對必有抑戎書畧為太尉規者慎勿為閭里豪桀而鄙者謀也至正乙亥夏六月壬申序

送劉生入閩序

古公卿等絕卑賤其與國事必有取於卑賤之士士之奇特鯁正亦頗畜之以所有上下至於交相得而後事可圖已識叔孫通有兩生不能取項籍有韓生齊王信有蒯生不能用鯫生為蕭何取陸賈為陳平取王生為釋之取吳公之取賈生田延年之取尹翁歸暴勝之之取雋不疑之六君子負守將之尊執臣之貴而未嘗恃以自尊貴必有取於大人者以其奇特鯁正可與圖事者也今公卿不取士久矣吾始於貢公見之公以戶部尚書入閩天子益以理財贍兵者寄焉四方士待公行者幾何人而錢唐劉生獨以過人之才及其骨鯁風裁為公所知公取生惟恐失之生亦忍答以其所有惟恐不逮吾見貢公之出選方王事艱辛其有成算恢乎其有成功也已夫召陸諸生不失其所失而六君子之道益光生思畜於貢公而益光於貢公者其不得自行召陸諸生子哉生嘗以茂才被肅政使丑的公之薦按校官下就今槃知於貢公而起也其以畜知已較然不自欺也論矣杭人能詩者歌之君信其人序之生名中字肩道世山東人

送王公入吳序

王者人才得於鄉三物之所取是也戰國人才得於客四豪之所養是也兩漢人才得於薦公卿之相推轂是也唐人才得於科場牒以自試是也士之與至於唐宋之科其去王道也遠矣

今攸上不免於科軍與來科亦輟不幸又不得於薦則得於安耳三吳之會為今淮吳府也客之所聚者幾七千人吾求客於戰國得孔伋焉孟軻焉荀況焉魯連焉毛遂焉驪焉牛焉荀焉忻徐越焉而秦儀輩妾婦亦不足以容進也淮也吳之客七千異於妾婦者幾人有所謂越乎忻乎蕃乎驪乎遂乎連乎況乎連況不可況軻乎伋乎哉或曰淮吳有王明氏者澄不清撓不濁有俞賢氏者言倫行中權有用仁氏者廉範乎靡俗治幾乎循吏有陳敬氏者納言骨鯁風裁古也有姜儀氏者人倫臧否冰鑒表也淮吳之客何劣於戰國哉縉雲王生時以儒科厭於古文學有年將拔之以入吳別予於杭闕上求一言以行予方頹論淮吳之客而生又將客焉往哉吾將卜淮吳之客於生也誌有五人者五人引其類以進生不為今遂離其旅者忻越夫苟妾婦也其歸矣哉

吳氏歸本序

錢唐吳觀善字恩賢自杭之淞謁東維先生曰善之外高祖徐防禦氏在宋為小兒醫貲增以范防禦氏范無子又貲宋四門教授吳氏子從明字公亮承其家而嗣其業南渡後自汴徙家杭之東青門從明生德誠提領平江醫學德誠生仁榮杭州路醫學錄仁榮生四子長即觀善也善通經史學不願工岐黃氏之書嘗讀文正范公傳公幼隨母適朱而未嘗一日敢忘其本生卒復范姓君子反本之道也善隨外甥氏宗于范今將反本於吳禮也已作堂先廬之東名以歸本丐先生大手筆一志焉吳氏子姓有以知水木本源之義也吾悼秦法子壯則出贅世襲以為風父道不正遂不子其子而子其壻致宗祀不明氏族亡辨有司部民者又不以釐而正之至使一門各著戶籍其蠹倫紀也甚矣善能反本於徐范二宗之外而亟歸正於吳非讀書達禮篤正之君子能至是虖三世鍭史筆也故吾樂與之文使代之不肖子姓蹈秦風之痼弊者有所儆也夫

送于師尹游京師序

士有學周孔之藝者不幸不薦于有司而其志不甘與齊民共耕稼則思自效于京師不幸其藝又不偶始不免資小道于王侯以冀萬一之遇者十恒八九若星鳳之占支干之步色鑑骨摩以及替巫妖祝驅丁役甲丹沙黃白水火之術凡可以射人隱篢人感一誑斯遇者無不屑為焉而其近儒道為貴官徽鄉心敬而身檟者則無出於岐黃氏之伎也蓋岐黃氏之伎司人死生命而百家衆伎之莫能尚也高自焚其道者且曰上醫醫國吾嘗在京師視岐黃氏之流封階爰中藏雜侍女從百金焉王侯庭中或出入禁被無所頓忌小則要金千齎大則要某位顯要不以一旦殊貺為慊也嘻若是者豈吾道之左使然耶抑公卿不樂於正薦士之所致耶[illegible]天台于師尹與其兄舜道嘗從余游舜道以經學中進士第而師尹違不得志于有司今不遠萬里遊京師來丐予言以別予曰師尹懷才藝不耦于時何分於中外彼此哉師尹曰儒伎不利吾旁挾者岐黃氏之伎也不耦於此將有耦於彼乎予悲其藝成而未利而壯其志之必有成也於是乎序

送沈均父序

予友漕使拙齋公為予談太末有奇士曰沈平氏字均父自號自量宋少師某之七葉孫也其為人斬斬有風操人有過面折

之疾浮屠氏如蝗蛆明經試有司弗售即焚棄舉子役以峻黄術自隱至正中境有桀民弄兵者守將莫執何君起率鄰邦大俠合券中用浙垣檄𢧵令會之若狐兎盡夷其穴果一邑賴以安又龍邑令翟某者貪恣與豪家斷民相根株鬭斷其民無愚黠君件其狀走部刺史白之翟與根株連坐徒實逮人稱快作墨吏見君曰此白衣言事生也吾聞而異其人無幾何君將淞相見視其貌若在而中精悍無敵貨所行為不經宿留九山月餘別言淞人士能詩者歌以餞之而以首屬余余以士有匹夫而任人倫世教之重一言一動切於救時如負祿位者謂非毅然豪杰之士不可如胥伸逆郭林宗石祖徠其人是已世降以還士氣不作代果無若人乎吾於均父見士氣之猶古也噫世有任人之言責往往為脣蟬伏焉而吐不平者乃在巾澤之士世道不幸亦世道之幸歟後之求均父者於吾文有徵其得以詭托者信為扁倉流乎是為叙

東維子文集卷之八

東維子文集卷之九

會稽鐵崖楊維禎廉夫著

序

送周處士還山序

余讀魯莊公之春秋未嘗不義曹劌之為人也劌非魯之在位大夫也又非魯之畸人鉅室也公將與齊戰在位者亡言而劌出見公開說戰論劌豈懷利以要君盜名以奸世乎魯為齊弱識不忍其君將或北而其宗社之或傾也噫使魯在位君子皆如劌之憂為其君深謀而遠計魯有不霸乎長勺勝齊之後劌遂為大夫矣君子賀魯之有劌又賀劌之言効於魯非要君以奸世者也南州處士周靖氏當紅賊陷吳與上戰守之策於統兵主將將韙其言而未用參相楊公舉其人以為可以置之樞機之地為章數上處士又拂衣而去夫處士豈有要於君奸於時者耶參相之力舉處士也亦豈有私於處士耶將用劌於長勺之後也處士不受薦辟至拂衣去則有信其非盜名懷利也誥也處士道過杭北門出所陳策見予予喜其言已達於時之君子也言之利不利不在已而卒返諸故山處士將不得班於曹子乎一命之榮不足為處士賀予將賀其言有效於時之君子曹子之故於吾言也於是乎書

送鄭處士序

朝廷選用文武吏於大小無位無以稱選則下詔丘園處有懷世而去者求之如弗及獅山處士鄭子義氏隱居山中四十年言者問圖朝廷用用起之中使詣門勸駕者至再而處士起就道所與游者自吳詢而下若千人咸為歌詩以送之又屬

會稽楊某爲之叙某辭不獲則行有詰於鄭子者[illegible]令之舉逸人非太平文典已國家失太平五六年吏日不遑支民日不聊生也始急使傑於在位之外鄭子挾何術往遊淮之右江之左寇之捉搦者不狹矣子能帶劍杖鈸出入戎馬轉鬬數千里使兵不知戍而敵不知御乎曰未能也寇無臣主阻山負海合擾要害以攜孤長子能單騎其所談笑而道之使卽投戈倒幟復爲良黔首乎曰未能也哀哀生齒蹈死鋒鏑復死征役子能弔死存疾徠流亡安反側使復有更生之地乎曰未能也未能子與今在位吏卒爲歲物點官貴名將不利處士鄭子亦然起曰贈吾言者盡頌未有如先生稱詞之危也幸先生有以教我於是舉酒申之以祝詞詞曰安危成敗料如蓍功過賞罰信若時主弗貳臣臣弗欺離以獨照驥不匹馳小人退兮君子以大來叫填九鼎竪四維狂飆橫潰兮仍東之持國是兮臣所職將傳不職兮神聽之詞畢鄭子再拜酌酒斟而行曰两不知規者有如皦

送王熙易客南湖序

軍興仕者弗由中出多由外便宜啟授版授者不時祿食則陽陽而去矣其人也進無祿仕退又或失其生産生事眄眄爲不饔之直其身於有所雖賤夫賈販富人相幹脩爲又甚乎校權貴之貴依憑根穴以持郡縣短長武斷脇制而後可以給一身及一家之養嗚呼士下下之爲也去盜寧幾哉高尚者無祿則歸畝爾晦無以歸臥山蹈海爲曾連子爲夷齊子爾有甚不獲已挾技爲門下客而技亦傳者之技也不然去賈幹而下又幾哉東州王子熙易有仕才而無所於仕爲貧所起則將有啟授之者又以虛後無廩食之及則去而挾其技爲宛陵南湖之客南湖蓋今禮部貢公之所家也南湖給告歸休業又上覲王子之行出其拓而往也碩未知王子執所技往何出王子曰噫吾技父師教吾以聖賢之技也將使貢公相　天子不欲食於裝不資兵於殺不以物估駘褚償於天下之民而已矣舍此求吾去貫幹而下者無幾吾爲曾連子而已耳夷齊子而已耳余偉其言與其挾技遂叙以別且爲告南湖曰南湖不舉客則已舉客當自王子始

太史印譜序

予嘗悼字有六書故戮術而四目之文始盤矣幸不戮者僅頡之十五篇字凡百四十爲篆籀本又不幸爲分韻所鑿字有翔入者矣如錺鍵鑿鍋龞入鐘鼎洞衕獅餇又續入圖經隱訣諸書四目氏之法至此識一厄矣齊郡太史子玄氏博古如子產識字如子雲穿綜注疏歷埤雅是編則漢魏晉唐名私印文也篆印在八體之一刻是編去古爲近然吾觀[illegible]文多繆[illegible]繆篆亦與隸等歸枝腳之道及觀唐文宋文皆有[illegible]豈漢漢文去古尚近而唐宋去之日遠曰繆耶[illegible]多而唐宋識字者少耶吾於子玄問之子玄曰馬援[illegible]也上書言伏波印文之說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則先王云漢傳識字者多信矣雖然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孔子之書僅六而已而四文剏入蓋又漢人盜以方篆之體假聖文以欺後人耳予於漢人不錄無憾而於唐宋又何責焉遂錄以爲太史印譜序

鹵山序

東易有蔣君子者家在東畫水鹵峴山之間家之西又關地理

泉石華竹曰沱曰谷曰舁曰洞曰亭壇臺圃其凡十有四所總
而命之曰卣山別墅君時時與大夫人若燕游其中或與東閣
西星仕而歸者飲酒賦詩以樂其樂也其挽物為詩凡若干首
目金華先生而次和其詩者又凡若干首好事者遂圖其勝哀
其詩而求一言於會稽楊子楊子曰嗚呼當品人地於西山吾有
其論卣山有薇食周餓夫而餓夫之特立獨行師表百代者實
無負於卣山周以降山出爽氣以納于韻人之抱世以王馬曹
柱頰當之然馬曹者不得為餓夫之清而徒清於諦為介事不
料理高視卣山會無稗於典午氏宗社之廢西山負馬曹馬曹
負西山耶蔣君子者有仕才而不仕蓋幸生承平之世與餓隱
時異不敢詭高於食薇頎行其素於西山耕牧田蠶足以養吾
之身華草月露足以養吾之心職於孝者以事親職於義者以
奉賓視卣山之為晴為雨為霏為爽皆吾之四時朔暮彼吾樽
歌者一草一木咸有德色是又君子之素不必強同於拄頰者
之云噫持吾論以品人地於卣山若蔣君子者卣山何負於君
子君子何負於卣山乎予未識君子縣金華先生識之未游其
墅縣先生之詩若游之於是乎敘

送如一翁歸曲江草堂序

曲江錢如一翁自冠年工五字詩及七言大章嘗以詩經義領
鄉薦而不偶于祿仕人咸稱其詩詩似杜其平生艱窶者陀亦
近似之草堂錢塘即曲江也如一應辟藩閫者二十餘年仰給
升斗孔子廟草堂亦荒矣少陵避亂于鄜轉秦州流落劍南蜀
亂逃梓州再歸成都而草堂在浣花里者復破矣其破也有王
錄事王司馬輩為之脩起至宋呂相鎮成都又為作草堂故址
繪先生象於中翁數嘗寇亂今亂定獲歸錢唐第未知草堂不
為風雨所破則為戎馬所蹂躪果無恙否吾聞今浙垣大一辦
章朱公方偃武事延致耆德碩儒俎豆於雅歌壺矢間太平有
象於此乎兒卑騎塵左或過翁草堂問風雨無恙即有恙不有
脩起如錄事司馬者其不為翁重構如成都呂相乎吳亦相國
之尊賢為不誣矣吾於如一之行卜之

風月福人序

白樂天晚年歸休洛中娛老者琴歌酒賦有鄧同年楚元劉為
唱和友樊素容滿為姬酒具又有晉公為雅道主優游歲境十
有餘年身不陷甘露禍輙自謂福人然其詩有病與樂天相伴
在春隨樊子一時歸則其懷抱猶有惡者吾未七十休官在九
峰三泖間殆且二十年優游光景過於樂天有李五張的周
錢(思復)為唱和友桃葉柳枝瓊花翠羽為歌敘伎弟池甚花月主
者之晉公耳然東諸侯如李越州張吳興韓松江鍾海鹽聲伎
高讌余未嘗不居其右席則池臺主者未嘗乏也風日好時駕
春水宅(號仕)赴吳越間好事者拕致效昔人水仙舫故事爲諒
湖光島翠壁之者嘹鎊龍仙伯頎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客
有小海生賀余為江山風月福人且貌余老像以八字字之又
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太師銜([illegible])
([illegible])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擔擔天年直至九十九([illegible])
([illegible])好景長如三月三([illegible])
([illegible])小素小蠻床比似桃根桃([illegible])
葉尚宜男([illegible])余和之云紅兜羅巾白疊衫
金盌致仕得頭銜家無樸滿誰從破世有鐵枷人自擔黃白未

嘗傳八八[illegible]龍蛇實用辨三三人間黄閣在平地付與
西京妾一男[illegible]

送朱生希蒲溪授徒序

余讀漆園叟論士有六好六好繫於己亦係於時余丁時變且老矣無能為矣不能擬於朝廷士尊主強國者則亦頗脩仁義為平世敎誨者十歸者刻意尚行高論怨誹為亢如鮑焦介推申屠狄之徒吠也為已吾門朱生希與余同罹兵亂而不得安於所好者負書劒來別曰其得七寳瞿氏為西席主席幾以學于先生者施于人敢求一言以為別吁希以仁義為脩處亂世而得為平世之士遂其願於吾願之未能者非吾道之幸歟希往哉盍慎厥脩無劝尚論陷厥亢

送韓諤還會稽序

安陽韓氏自宋魏公至今凡十世散處北南者代有賢子孫如諤者其一也諤不特以世家稱於人尤以好古博雅稱以清脩敏學稱其燕處之室曰讀易齋云入其室者不問可知其為文獻故家子姓也遁隱居西湖之上與伯雨張公為師友學益進行益脩里爲之善而畏焉碩視卿之出而仕者蹶蹶戚戚焉棄其將以榮身及家也不知他變日可畏名一挂牒書者如往泉穽錮而禁可也放而竄可也斧質而孥而族可也思一返其故鄉非其君衷其老而僥倖而瀕於死乞與休告則法亡得而去也今君道尊於身心泰於世進退自如駕一葉舟絶江如東也歸拜其鄉之父兄師友塗迎問候獲見風采者如見神仙吁其得錮而東之乎放而逐之乎斧質而孥而族而僇之乎於其歸也其不懼而慕之乎抑吾聞卿之黎老人民非昔已過半而城郭亦非其舊矣君於風露之夕駁鶴於小蓬閬上賦海嶠之詩得無有同聲而應遇城頭詰甲子詔時人以學仙而去者為我志之書者為何人學道士而飛鳴者又為何人老鐵客楊某在由卷之守齋集書

贈櫛工王輔序

嘉定王輔世業七子技輔自幼機警聰記強識能誦余古歌行百十首介其鄉閻翁先生拜余草玄閣下自陳曰輔承周左轄公贈以櫛耕二大字人遂以櫛耕道人呼輔敢乞大人先生一言以發之先生咲曰子以鏤伐未宜果知耕者乎雖然世以不耕為耕者多矣漁以釣耕賈以籌耕工以斧耕醫以鍼砭耕卜以蓍蔡耕兵者以弓刀耕胥者以聿櫝耕伶者以絲竹耕游說者以頰舌耕浮屠氏以梵唄耕老子氏以步虛耕神仙方士以丹田耕高至於公卿大吏以禮樂文法耕耕雖不一其為不耕之耕則一也豈止輔之櫛也哉然余有詰於輔曰爾櫛之耕耕於田叟野嫗而已耳亦嘗耕於薦紳第一流人乎輔曰輔蠖跡淡耳焉知第一流人乎萬一大人指教之余曰代有中秉鈞軸外攬英俊網天下於太平之域者髮首一沐而三握之子以吾言往拜其欵進爾櫛以握其所三握者為余祝曰中國有聖猶越裳氏之雉其來矣輔再拜領言去

陶氏菊逸序

毗陵陶氏前朝文獻家也在宣和間有為翰林檢閱者某遷歸南渡其五世孫為璿圃君某仕常郡教授因家毗陵國初以宋遺老徵不起家延顏師竹山蔣公教子弟時石田馬中丞公實從學其家與其孫靖為同窗友馬在南端廉使之靖無仕官志

乃法陶朱治生產饒於貲禮賢養客無所愛恤親故有急者賙之死者棺槨之鄉稱義士至是四世同居一家千有餘指考支離睦人無間言兵興毗陵陷其子澤與兄和着奉母孝徙居吳下和隱遯於姚墨澤亦托菊自號曰逸民司徒隴西公聞澤才行因起為參佐不獲已應命未幾辭以歸更折節下帷讀祖父書家無儋儲晏如也今東遊海上尋菊泉於谷洲訪余老圃更生及傳延年者酌酒賦詩為離別去索辭以贈為叙名節而又為賦詩菊逸之歌歌曰

菊之清兮北門之秋菊之靖兮栗里之丘菊之逸兮吾夫去留老余圃兮海之陬飲菊泉兮谷之洲微斯人兮吾誰與儔

淮海處士壽冢募貲序

吾聞古不預撫墓後世有預撫者稱為達生若夫作長室以燕客其中者范子敬也作壽藏以圖前哲與之相主賓者趙潔鄉也是則預撫墓為幽宅計者非達生之士能如是乎然有達生而欲效范趙之為者力無及焉吾恐未免相率為貲引錦埋之流也淮海處士錢子材元生以光陰為百代之過客齒且老矣而不以死為諱欲買不食之地豫營壽藏非假貲人不可也昔趙秋資人之不能塟者獲他日餅金貴富之報處士受施於塋土之恩他日豈無結草之報乎吾貧無以贈故贈此以為仁人義士之告庶相與資之以成其達云

葉山人肖貌序

客有談金華葉山人之為差者號曰山人方士也善公孫娘舞劍又曰山人方士也工鴻寶枕中又曰山人從衡士也小年當挾筴北走燕南走粵東西吳蜀也又曰山人義俠士也張吳氏以偽符娶妻之妻不應患氣帛及門轉以散民之慓乞覬者有郭為兵所殺又掠其子山人伏紉要於途而還之此客之譚其差不得名其為人也一日服道衆謁東維先生吟嘯玄圃間自陳其幼從許先生門人遊長又獲登侍謫貴先生門遭時喪亂宋寶慈母逝殁親且老出山謀祿養而祿不可尚好今五十其齒矣將歸故山無以見其親柰何柰何幸先生賜一言為其終身教 誰其人生許黃之鄉承師友講習之素不為無學者顧乃泛焉無歸如弱喪者呼亡羊者多歧亡術者多學益子之書劍弟成更隱两廢而徒取差者之議也吁壯士積傷秋孝子者愛日傷秋已往愛日方來子其亟歸庭前風大當有曾子之所侍者堂上菽水獨無子路之為懽者乎子其亟歸以復孟浪蹈差人之識也子居與金華為隣邑異日聞鳥傷山中有葉孝廉名應 天庭之鶚移孝化忠為大明名臣吾有望於山人山人以吾言勉之

送琴生李希敏序

先王作樂必有以動物而後有以協治也其本在合天下之情情合而陰陽之和應陰陽之和應天下其有不治乎有虞氏之鼓琴也南風為之解愠而阜財師曠氏之作清角也玄鶴為之長鳴而廷舞聲之動物捷矣至下瀨漸杜氏之琴鞨鼓也猿鳥犬羊亦為之躑躅如其疾徐之節則其聰靈以為人而有聞樂不動者乎不然則其聲之感人者未至也余來吳中始獲聽泗水楊氏伯瑛之琴於無言倩舍余為之三嘆不足至於手舞足蹈歸而求之同覺余人之流通也吁亦至矣哉以子之有感於一日之琴哉如此則知先王協治之音動於物之捷也不誣

矣後之以琴過我者無慮百數而未見有楊氏之全也晚得李氏希敏氏庶幾其近之生自喜其工之全有覆予賞識也持卷來求言遂為書先王協治之盛者語之抑聞先王之教琴必配瑟以和陰陽也禮稱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詩曰如鼓瑟琴又曰琴瑟在御知古之琴未嘗獨御也蓋琴就陽瑟就陰伯牙氏鼓琴而馬仰秣瓠巴山鼓瑟而魚出聽魚陰物馬陽物也陰陽各從其類應琴瑟咊而後陰陽和陽不可獨而無佐也今之士以琴自命者多而未有以瑟鳴者吾將與子求海上師以學焉庶不畔詩禮教而先王協治之音其或可以見也歟

送墨生沈裕序

墨玄造之以色也藏於鶩而暴於久者莫尚於玄而墨玄之用也然藝子是者有工拙焉工者玄之用也愈久而愈通拙者反

是此墨之藝有絕稱於世也其序制可削本其清勁可入水大而不化天下傳為寶而賞鑒者陽物手之而可以知其為天下之精絕也吁藝吁墨者其可以妄屬之工得之乎三衢沈生裕自其大父東阜子代為墨以絕藝擅古閒人之翔故裕所傳若有心法之秘者非人之所能識也李氏父子墨近來為貴至欲而後黄金可得李氏父子墨不可得東阜之墨已不可得而欲兩傳欲以目前賤之也豈為知墨者哉裕以兩墨者贈我且乞一言以發之故為道其傳之遠工之絕者使人知裕不可以目前賤之其遊京師也且俾持余說見於同鄉黄祭酒同年趙禮部則沈氏之墨不俟久而貴也必矣至正八年春二月序

贈筆吏陸穎貴序

韓子為筆作穎傳穎與貴中山之毫漢制天子筆管用兜豪情以兜毛為柱羊毛為被歐陽通以狸毛為主覆以兜毫則知穎不獨貴於兜也宣州諸葛氏傳筆有二等高貴者柳公權求而與之又語其子曰學士能書當留此筆不爾請退還未幾果退還即以常筆與之蓋高貴者非右軍不能用也石晉時有奇士夜傳佳筆曉出闔戶以竹筒衡壁外入置錢其中佳筆躍出筆其筆床曰穎稽名于館閣諸公者久矣至其孫遂以穎貴名焉常以豐狐之毫或兔毛須製不以遺我且曰屯錢史錢心穎也予用之勁而有力圓而善任使舍其製而用它工則不可書矣故錢心之穎人爭得之而人亦不能用也其以穎自貴何以異於唐諸葛肯奇士氏乎舍其穎之可貴而又能自貴不以輕信於人也故為序以贈使世之大手筆知其自貴而貴非吾溢美之也至正甲辰夏五月朔序

東維子文集卷之九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

會稽鐵崖楊維楨廉夫著

序

高僧詩集序

三山雷隱禪師予以師友之者幾二十年其謝事歸隱于蓮峯也嘗以本朝詩僧之作委其選輯自端而下凡若干人時詩凡若干首持來徵序孔子論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以浮屠之教棄倫理而宗空無其為書又務為宏闊勝大之言無有與覩犂然之事鳥獸草木之情而何有於詩然自吳興沙門晝以來不以空無為師而以詩文命世者代不乏絶錯以成章非徒侈乎風雲月露而尤致君親之義其與吾黨人碩士往來倡和因時以悲喜隨事以比興者風雅亦焉是其人雖異世文則吾儒作者而空無世之大夫士招而歸諸同文之代不為異也昔歐陽子序秘演之詩以為秘隱於浮屠與吾石曼卿隱於酒皆世之奇男子也第未知雷所選之士孰為今之奇男子吾老矣於吾曼卿之輩未能見隱於浮屠者或見之吾將與雷從之遊

吟齋詩集序

曩余在錢唐湖上與句曲外史五峯老人輩詩推余詩為鐵雅詩雷隱震上人復原報上人俾余推為方外別派繼又得郁川行己方上人蓮雖少氣則感才則宿也持所製見余曰錢龍王驚二謎鑑然有金石聲余已奇之今年至郁上上人出吟齋全集求余評內有和余古樂府題其辭多警策余益奇之噫吾可與震報同列吾派矣余觀上人之才蓄天地精而又採緒歷代之載籍者日積而不已而終惜上人之才不用於邦國而用於山林與二休輩爭篇什之工也雖然余聞太保劉公沙門出也大中忻公又以文字聳動帝座一言一行皆有裨於世主吾儒流偉之上才緇日楚石華日大將簡知上所不得與二休輩較篇什工拙而與二賢者頡頏于九天之上也余有待焉上人勉之以徵余言之不人妄也

雪廬集序

宋南渡後大夫無文章乃得於高安上人圓至若方嚴陵有是言也始予惟其言之自誇及取至文覽之則於江子參寥輩誠有過之者其脩辭有古作者法吾中國聖人與西方聖人有合不合者二之則不是一之亦不然則必推極初之母者言也善夫至之能文也至後未有接之踵者閱七八十年而得江在外史新上人余老友劉海持雪廬一編過我徵序言觀其脩辭幾近至而論道亦似之其曰佛以神道設教以輔國君治本使民從化不俟刑驅且贊今　天子以西天佛子為帝者師所以崇其治本者耳善乎新之言佛道道之返其初於母也其勉人必以問學思辨以行其道而振其教則其文非穿空鑿幻務資口吻於人我者也於是命筆胥錄其編凡若干首使與至文同梓於肆云至正丙午夏五月朔日抱遺道人書于雲錦史藏室

笠隱集序

季代儒者談浮屠氏學十八九而未見浮屠談吾儒者自晉慧琳推吾白學毀其本教逮唐有衣冠外臣曰一行宋有上天子書曰契嵩我朝有鈞溪牧潛之集曰至秣陵蒲室之集曰忻歷千餘年僅僅四五人耳江左道上人有編曰笠隱余喜其吐

辯運旨未嘗有本教闊大不經之言其雅馴近韓暢近歐而簡
白近太史公求之浮屠文中駸駸乎爭駕妆潛而於瀾室也殆
將過之此余較其格裁而言究其論道則其不合吾道者亦蓋
寡矣道嘗以書來曰吾子執文柄吁儀史寺吾必嘗不在人求
不善而受議亦心服無憾故道以不腆之文不自知其合道與
否印子一言余自離亂棄官十餘年以餓窮著作為事絕去乎
勢要而一時方外有文句近古亦收而錄之而況有文不畔吾
道追古作者如竺隱編者乎樂為援筆而引於首不辭

一漚集序

雲閒釋訓師受業郡之普照寺丞事天竺如庵真公玉岡潤公
入徑山得直指於元叟端公游謁大士廬寮僧迦惟酒尋一有
於毗陵姑胥未參卿林天如子今歸老故山之也城築別室爲
燕休所自命曰漚隱錄其平日詩偈題曰一漚草者凡十卷求
余一言傳諸其人且曰爲人腳者元叟派外有吾鉄雅派焉
晚年詩律益嚴數唱余和汝者與吾門人駿爭後先吾嘗東山
空法師有詩入陳黃派後自以爲齊已貫休不得祖師圖者詩
累之也從而自諱焉余亦曰師有伽陀妙天下又何必詩詩又
何派自其集而觀之感化齊物傷今吊古皆漚之醍醐甘露探
其學則讀吾輩書多於貝葉鈔故其托物比興者吾黨人之情
而觸物悟身者其內典之教也姑舍勿論吾與師論漚旨漚之
生何生滅何滅余嘗讀師海月祖象謂月之景光在月乎在海
乎海月不在海而海且何在乎知海月之無在不在則知漚之
在矣師起謝曰吾之漚可一而萬萬而一矣遂書爲序使人知
師之上祖師圖者固自有在

三境圖論序

余讀經子九流之書恨有未盡而身毒國之書譯于不可詰
者固有未暇枕之淨性寺主僧無爲師觴余東塔院談出世法
初聞其說婆内蘇迷盧外爲七金水爲四州東爲弗善提南爲
閻浮提西爲瞿耶尼北爲欝單越地各袤數十萬由旬又曰持
地山外爲香山雪山寶山山上有池名阿耨達泉北山水呈積
三山潛流地下爲黃河之源以吾聖元幅員之廣西極河源東
盡袤且窮步章亥不能萬由旬而此日月世界不知在欝單越
耶閻浮提耶又曰日琉璃寶廣二千四百有餘里天子天民居
之月宮水晶寶城其廣如日天后天女居之不知二千四百有
餘里宮城之内誠有陰陽晝夜乎有則又孰爲之日月乎又曰
念根者性之原即命也人天性地獄性一念別佛禪指頃見三
十二億百千念念念成形形有識以吾天命之性未嘗有地獄
不知一念爲人天爲地獄可爲性象乎又曰牆壁瓦礫具有佛
性瓦礫又有念念不乎又曰千物出後世却乃壞天地生滅在
菩薩一吹唾中未知菩薩之力有吹而成孰與不唾不滅使之
爲無生滅耶而又使之不能不滅於十二萬劫之後何也余時
未辯所言即嘿嘿別去明日師復謁余邸次出所著三境圖論
其論所瑣不出所言者其圖又曰因境生象因象生見生想生
道余爲披圖誦書至有不得其續師且過索余言爲引重余孔
子徒也言不相謀將非云者有非其徒所能决西必將炎矣言
不相謀者邪夫苟合卦體於八佛之道者易之罪人也故余爲
錄其言以咨折中者引于易之端非苟合也抑余聞中土三寶
有象四十二有章實身迦葉摩騰竺法蘭始今三境有章又自

師始也噲賀佛者欲不爭傳鏡智而得乎嗜使三境者誠灼灼乎証其說諸法度群機出大光而優入乎四聖之域者當無勝矣則是書非台祖之宗乎外道之金城四十二章之羽翼膝棄欤師名並學自號無知子台盤石人脫白于杭之圣果受天台肖予知先今主淨性寺云

瑞竹圖卷序

竹見於易於書於詩於周禮爾雅言竹者亦書竹吉地宜竹比德君子禮述器於禁也而未聞以瑞言者然竹心虛虛故靈靈故與人心往往有感應之機焉皇女英哭舜於三湘之野而湘竹為之斑然漢文帝孝於母而于母宮生白虎殿唐隴西地饑而竹為結米如稷實民賴以活者百萬數盍湘野之文義所感白虎之胡孝所感隴西之實仁所感竹之靈若此謂非靈焉可乎雲間心海上人植竹於庭而有産雙莖並幹者雙莖並幹不常得於有竹之所則歸之海瑞應亦可也或曰心海為沙門之民不涂於物者為有所謂仁義孝節之所感序予曰人猶物狀世容有偏惟天出之物不可以偽參也既不可以偽參則不可以為動物於天出者其必有以也夫其徒盍署氏為瑞竹形來求予言以記不朽上人高德余未知而信其動物者殺焉志之且使其徒之物哉之相感應於理者不可以偽而去也至正十年十二月朔旦序

毛隱上人序

吝有沙門以金錫杖荷青襆來謁余雲間次舍者問其出吳興孺氏子也問其業詩筆也余併詩筆非沙門事則曰余祖補業余非忘其先也且自矜生而穎悟六歲善讀書史日記萬餘言長而善草隷詩書詠於父命為浮屠而俚浮屠惟以習歌唄聲銑考鼓利入免容為事無所用吾善書記者遂服先業自號毛隱蓋將附穎而逃吾浮屠氏之耻也且可挾以見世之賢人君子如閣老青城先生尚双見之而喜余之為且貽余以詩今幸頷見夫子也竊嘗誦夫子三吏銑辨數千言全今口不忘余獲其流誦沛然若大江之奔决無少哽也於是異其人曰人生之初受兔於陰兔感者多善記昌黎伯稱毛穎書記亦豈非以其明眎之裔鍾月合太陰之精受兔為尤盛故用耶上人以毛隱自號非徒欲祖穎裔而又將傳穎心至於博葉洽記述為文章資世之賢人君子以文明昌天下乎不然何舍乎浮屠事而復其先業以僕僕走文章家之門乎若是則上人之志有所籌而未信可知已用上人之伎者毋徒用於寫書□□而并資泉之註記釋老巫覡之書妙而已也抑昌黎言毛穎有時而禿不任事遂以詩老退且有中書不中之譏吾將送子穎毛返乎儒求冠萬一列諸鴻生碩士聽受指畫俾免冠之際毋得以老退譏子以為何如上人避席載拜曰夫子倘有意佛試我〻將加〻冠載筆以從至正九年十二月叙

自跋曰余為此文后上人者遂愔然為貫浪仙故事言之不可已也如此儒之才日衰折而入浮屠家如毛隱者多矣僅

送用上人西游序

金仙氏之教上為坐次為遊下為誦習也滅去塵息歸于碩空坐而得之闔觸知覺會於真原游而得之誦習者下出一入之學耳然其游也不趨乎靈山勝水之聚求即夫大浮屠之神有耳目其聲光則亦僕僕與販丁役卒等爾四明用上人盍有志

手浮屠氏之游天台廬阜雞浮南嶽蓋嘗徧歷焉將自虎丘達金陵馴致乎五臺之山其徒自妙辯而下凡十餘人贈之言而去又持卷來請予一言蓋上人由吾儒而學浮屠以為浮屠闕大之言以誇愚非以誇賢也故又未忘於吾儒之教蓋吾儒亦有游矣孔子轍環天下太史公歷覽天下之名山大川孔子不游無以成春秋太史不游無以成史記吾嘗見浮屠氏之文史矣播詩外學輔諸內典者曰橘洲曰石門吾誦之予之大抵得諸游耳上人之學得諸游他日東歸有所見予語言文字足以雅石門橘洲者不屑之上人誰屑乎不然僕僕乎與販丁役卒等者固汝教之所無取也上人尚以予言勉之

送樂上人東歸序

四明水山與天台並秀說者以比海之方丈蓬萊則其鍾爲人物宜有清明俊傑者出以應時需也　國家闢鄉選法已三十餘年而破選之荒者僅吏駉孫氏程端學氏而來者無繼焉豈其人好隱逃浮屠而去者不少耶以余交浮屠南北之秀凡數十人而明亦寥寥無聞焉姚始得斷江恩師繼得照師覺元才之難也可知已照且不以才自止從游於吾門稱方外弟子連日夜記書數千言屬詩文若干首教救自課以為常故其行脩業進今日與昨日之不等矣也獨惜其學成終歸無所於用不得應吾國時賢良之選以接吏程氏之躅君子不獨為明之才難惜也秋高東歸來別曰照也有母焉久不覲心戚戚焉矧先生篤倫紀之教敢辭而歸乎益歎照之性近於道而才足與有為也使照還鬚髮加冠巾有祿位民上其不篤吾倫紀之教以行先王之政者幾希以明得才之難而僅得如照者又逃於浮屠而未知其返也故三其去余甚惜之而申以告之

送象元澈公住持南湖序

予嘗論浮屠之教足以捭闔宇宙玩弄人世歆豔王公大人遂以法門位吾孔子之次非徒以閎闊不經之文亦其徒有異比立至靈甚痛入仰之若古神明者得之　皇帝既定南京奄有湖服以天下版籍不由浮屠氏脫兵而遺者十不一二微賦動力疲於上農夫褩版築以萬萬計已而高望鴻德者示化顯神於不可蹤跡之中　太子問之為之動色太史氏錄其人使有所者重選精建閣梨立大壇場設人天佛事主以天界大龍象教門阽仆而一日起立吁是孰使之然哉南湖在秀當兵卑使驛之衝兵燹後宮殿薄堂已入焦土其徒締以煇蓋僅如逆旅舍佳山者代難其人矣象元師由杭之大各輟以陞座吾聞其人於元叟雲岡古鼎之間已久頃今歯愈尊才愈老道愈神其於秀王勝地起廢補缺完而大之使文布述粲然如承平時是不難者圣其妙通大知識一言一動有以上賛大明之化靈跡異瑞照若一時俾王公大夫仰之為古神明如前所稱則其教也當與吾孔子之教相表裏西方聖人之道誰得而廢之吾以勉象元而還以自勉青龍集戊申冬十一月廿有二日序

送蘭仁二上人歸三竺序

余在富春時得山中兩生曰蘭曰仁天質其機穎皆有用世才授之以春秋經史學兵興潛于釋來游雲間別余曰釋氏有衛台派由此稱悟能樹三觀法以授南嶽南嶽以授智者智者因悟法花之秘於是約五時張八教總括括群籍歸諸一宗後[illegible]

止觀書數理既白觀行兼明以是傳之章安章安傳之法花法花傳之天宮天宮傳之荊溪而其道大備會昌之厄教帙亡去吳越王求其書於海國得諸高麗觀師四明由之而中興三竺由之而弘演猶孔聖之道由河洛而大振由許李而大行儒釋盛衰實相倚伏今丁世變剎燬于兵經火刼厄甚會昌學者解散遺籍漫然莫從稽正其華將恭承故老由二竺始幸先生一言為指南余謂之曰文武之道旣在方册人存政擧人亡政息汝佛之教亦也二子茲甚稱志甚宿學甚武能以宗乘與吾聖典合而為一以載諸行事以俟　昭代之太平吁彼乘不隊則吾道其亦興矣乎

送奎法師住持集慶寺詩序

天子即位之元年於浮屠氏之教既立僧者以主賦奔命京城者以萬計而露殍者三千餘人高德之寂而去者十有二人上命僧錄臺師傳錄之遺而得見歸故山者數十人而會稽方册奎師由旌德新領天竺之大集慶住持事於是薦紳士及其同袍莫不謂法杜之得人予聞主集慶者由宗南峰佛光而下若元之無極宗周天岸諸公皆僧中大龍象而柱子山之蟠兎尚有光也今方舟踵其躅清標古韵之所及吾見柱子之山若增而高蟠兎之窟若闢而朗也於其行也書以贈之同盟之士歌以餞者係諸後云

送儀沙彌還山序

海內兵變三教之厄浮屠氏為甚擅塔資為烽燧幸存者例為戍舍沙門之桀者有易盧改服以從山壘野色毀去幾與會昌之厄等其能卓然自立不見僨其法門者百無一二大阿蘭若力扶象教又以從賦同瘦編戶其暇披編身請覺路越獨恃昏以為教乎驪峰余客當春秋遊地也方外友雪舟壽者月一招致至則為宿留旬浹而後去時沙彌儀年甫十二三侍師左右應對進退一一中軌則余山中所為文三過即能背誦去之十餘年驪峰兩經兵變而雪舟亦隔世矣寺之徒日解散儀獨結茅為庵守其故址而不去今年不遠四百里謁余云[illegible]故山中往事[illegible]留比丘夢竟三日告別索一言歸為山靈重吁浮屠以[illegible]又不自僨其法門如儀者能幾何人於其來也不無感焉其歸也不無望焉吾老矣尚及見驪峰宿草復還舊觀吾復大書歲月岩壁以識之有日斯也儀勉之旹同袍日仁日蘭在雲問者當詩以繫吾卷

琦上人孝養序

韓子曰人有儒名而墨行墨名而儒行者可以與之游乎曰揚子雲稱在門墻則退在夷狄則進吾[illegible]焉而行墨者退可也墨焉而行儒者進可也浮屠文暢以慕吾道周游天下必有請於縉紳先生之[illegible]　而韓子所進焉夫彼之教以蔑君親之倫而吾之道以有人倫為教今有人焉宗浮屠之教而又一旦惕然自外其說以[illegible]之天性父子之懿也又豈非君子之亟予乎琦上人[illegible]氏也自幼落髮[illegible]天[illegible]山中[illegible]遊四明雪竇見石室禪師瀞明之俾職記室後浮游淮湘間以肆其輕世之志未幾丞相府以東土名寺[illegible]俾[illegible]寺留不期月忽自悟曰出家以能脫俗而吾使[illegible]之以禍不可及也奈之何又挂名官府罷送迎道路覆為俗所厭那[illegible]余毋塋矣即飄然戍色笠尋先人舊廬於蟲澤之上而宅[illegible]

將築室一區以養其母而終其天年計未知所出首以其事告予蓋上人嘗以儒行為余友者也今又還天倫之懿職其孝於母以風運其儕輩吳人多孝親而義於成人之感事聞上人之風其不有勇義舍棄如棄執鉢浮屠以僥土木偶者吾不信也已上人出予言以往吾明年乞骸上將欄子之室突如化成堂上之觀無慕且當為予奉豆觴為壽云至正八年秋七月序

抹撚氏註道德經序

道之不明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聖人載道於言以垂不朽易著明自非不愚之極皆可得而白也故曰道若大路然老氏道與吾聖人之道本無二也引以為異者私知求之之過也於是乎有真無之論要非老氏之本也金人抹撚氏仲寬以吾聖人之學注老氏之書深辨儒者以虛無以究滅禮樂以慘刻術數言老子而必欲證其道以同吾聖人蓋其讀老之見有獨至而自信者篤矣觀其十一章首闢虛實之論與夫真無妙有之釋十三章深析滅生脫患之說二十二章極其至精於真實信驗三十七章以天下之爭相生相代為理之必至五十三章為備論修齊治平之道八十章為歷叙至治之化以還淳返朴望於後聖之治於此見老氏之學非虛無之相而老氏之道非機詐術數者之所為也垣乎其言實訓詁諸家之所未見也吾於是感無極翁之論無即老子有生於無之旨而惜鶴湖諸子之疑於無者未見抹撚氏之論也其高弟弟子為四明[illegible]首領嘗說師旨為同歸論今將板行其師所註老氏經若干卷持其編來見予錢唐丐一言以引首予願是其說故為之序云至正六年冬有十月望序

送鄧煉師祈雨序

洪武二年夏旱松陵太守陳府公初下車首詣瞿曇精求雨十日不降守慈欲焚巫象浮屠民拜以免六月二十日壬午移禱于鄧煉師法壇明日移壇公宇守自製心詞一章告天曰下民六月之旱無仲所求上天三日之霖有感斯應鄧為奏章上帝然後役五雷丁甲呼叉鬼物是日少女風從西北起迅雲一薄振屋瓦大雨如注一日雨二日雨三日大雨足淞民咸拜手相慶曰此府公方寸中雨而非鄧之法力則亦無以成其誠感之速也守命屬吏於琮乞一言於東維先生為鄧之勞先生為叙其事而又侈之以歌曰

東海水枯活焦神王燕慶壽天飄松陵太守閔民苦疾趣鄧師誅兕妖誅魃妖役丁甲蚩尤鼓風旗倒挿搜龍龍走白龍潭迅霆夜擘千將匣於乎縣令不積薪將雷不拜光燭燼三孤津丹誠三日甘霖雲萬頃君不見清家糧船星火急淞洲濾頭河水涸蒼天蒼天不悔慨海民盡作枯魚泣鄧師鬼工煩吒詞稻田粒粒貞珠多松陵太守報新政和氣化作擊壤先民歌

送鄉人韓道師歸會稽序

安陽韓氏自宋魏公至今凡十世散處北南者代有賢子孫如會稽道師致用父者其一也致用不特以世家稱於人尤以好古博雅稱以清脩敏學稱其燕處之室曰讀易所蓄書有先秦之秘文有岣嶁篆刻桐楷隸蹟有古器皿漢司馬坡谷諸名公手書帖皆代之故家所希有入其室者不問可知其為文獻故家子姓也求文獻之後如致用之博雅之清脩而又敏學承裁

殆亦難其人已而致用不用於世遁為道士錢唐吾始甚惜之別去數年與朝易薛公伯雨張公為師友學益晉行益高道益大也重為之意而畏焉碩視鄉之出而仕者離親戚棄墳墓特以大禁身及家也不知世變者可畏名一掛牒書者如掛網羅綱而禁可也放棄可也斧質而奴而族可也思一返其故鄉非其君哀其老而優優而瀕於死乞與休告則法亡得而去也今致用道遁於身心泰於世進退自如駕一葉舟絕江而東也歸拜其鄉之父兄師友淦迎門候獲見風采者如見神仙吁其得錮而東之乎放而逐之乎斧質孥族而僇之乎於其歸也其不慢而慕之乎卿吾閩鄉之耆老人民非者已過半而城郭之一新者亦非舊矣致用於風露之夕馭鶴於小蓬閬上賦海嶠之詩得無有同聲而應過城頭詰甲子郎時人以學仙而去者為我志之淩書者為何人愛道士而飛鳴者又為何人至正十三年青龍集癸巳七月七日老鄉客楊維楨在由弓之寄寄樂為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一

會稽鐵崖楊維楨廉夫著

序

贈杜彥清序

余舟遊海上之小金山泊舟赤松溪上午夜月明如水閣水東歌聲纍纍乎如貫珠已而又聞紫鸞聲穿起林杪如雲端仙人挾笙鶴而去異而問其人則曰貞定杜清氏之轉喉引商聲之歌閣以湘竹之龍鳴也余明發開舟不及識其人今年秋再遊海上道過赤松而清來相見為余作慢辭古調及泰檀三弄送出揖求一言以別昔賈充在洛會夏統氏之客舟充以會稽土地問曲中之統為歌大禹氏朝會之歌及伍胥小海之唱其音節慷慨激裂天風雲雨為之響應又撒髮舞作一悲喇沙壓煙起止之而後已也吾後日舟還溪上約吾竹西老人當重叩尔土地間曲如汴御氏之不忘其鄉者豈無龍山朝會萬國櫻花之遺音乎竹西當為余協調于欄杪之檀而發余鐵龍之不平者夢寐以之

周月湖今樂府序

士大夫以今樂府鳴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庚吉甫楊澹齋盧疎齋厥豪爽則有如馮海粟滕玉霄醞籍則有如貫酸齋馬昂父其體裁各異而宮商相宣皆可被於絃竹者也繼起者不可枚舉往往泥文采者失音節諧音節者虧文采兼之者實難也夫詞曲本古詩之流既以樂府名編則宜有風雅餘韻在焉苟專逐時變競俗趨不自知其流於街談市諺之陋而不見夫錦臟繡腑之為懿也則亦何取於今之樂府可被於絃竹者哉四明周

月湖文安芙成也公之八葉孫也以詞家剩馥播於今日之樂章宜其於文采音節爽朗而無遺恨也開富令學子吳毅輯而成帙熏香摘艷不厭其多好事者又將繡諸梓以廣其傳也不可無一言以引之故為書其編首者如此至正七年十一月朔序

李庸宮詞序

大曆詩人後評者取張籍王建而建之宮詞非籍可能也宮掖之事豈外人所能道哉建雖有春坊才非其老瑞宗氏出入禁闥知史氏之所不知則亦不能類著乎是本朝宮詞自石田公而次亡慮數十家詞之風格不下建者多而求其善言史氏之所不知則寡矣東易李庸仲常為宮詞四十首流布縉紳間不特風格似建間有史言氏之所弗知如金合草芽胡僧騎鼓漢記琵琶興隆巢笙內苑籍田室蠶繰事是已孟仲常以餘詩容于館閣諸老者且十有七年矣其吏于徽政及長信得聞見宮掖者亦熟矣然則代之善為宮詞者豈直慎怒與象之以建為得哉觀是詞者尚以是求之至正戊子八月甲午序

沈氏今樂府序

或問騷可以被絃乎曰騷詩之流詩可以絃則騷其不可乎或有曰騷無古今而樂府有古今何也曰騷之下為樂府則亦騷之今矣然樂府出於漢可以言古六朝而下皆今矣又况今之今乎吁樂府曰今則樂府之去漢也遠矣士之操觚于是者文墨之游耳其以聲文綴於君臣夫婦仙釋氏之典故以警人視聽使癡兒女知有古今美惡成敗之觀懲則出於關庾氏傳奇之變或者以為治世之音則辱國甚矣吁關雎麟趾之化漸漬於聲樂者固君是其班乎故曰今樂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媟雅邪正豪俊鄙野則亦隨其人品而得之楊廬滕李馮貫馬白皆一代詞伯而不能不游於是雖依比聲調而其格力雄渾正大有足傳者適年以來小葉俳輩類以今樂府自鳴往往流於街談市諺之陋有漁樵欸乃之不如者吾不知又十年二十年後其變為何如也吳興沈子厚氏通文史善為古歌詩間亦游於樂府記余數年前客太湖上賦鐵龍引一章子厚連和余四章皆傲鉄能體飄飄然有凌雲氣心已異之今年余以海漕事住吳興者閱月子厚時時持酒肴與今樂府至至必命吳娃度腔引酒為吾壽論其格力有楊廬滕李馮貫馬白諸詞伯之風而其句字無小葉俳輩街談市諺之陋關庾氏而有傳子厚氏其無傳吾不信也已旹成帙求一言以引重因[illegible]論次樂府之有古今為沈氏今樂府序至正十二年夏四月十四日序

沈生樂府序

張右史嘗評賀方回樂府謂其肆口而成不待思慮雕琢又推其極至華如遊金張之堂治如攬嬙施之袂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是四工夫豈可以肆口而成哉蓋肆口而成者情也具四工者才也情至而與賀才子妙絕一世而文章鉅公不能擅其場者情之兩至也我朝樂府辭益簡調益遐而句益流媚不陋自疎齋酸齋以後小山局於方黑劉縱於圓局於方拘才之過也縱於圓恣情之過也二者胥失之松江沈氏嘗從余翰南士間徳於音律能吹余大小鐵龍作龍吟曲十二章遂遊[illegible]樂府積以成帙求余一言重為端拔其帙見其情發於成於才者亦似矣生益造其詣以小山之拘者自通黑劉之恣者自搏生之樂府不美於賀才子者吾不信已生讀書強記有懿

賈人帖南唐人畫樂府特其餘耳有求生之才者勿以是掩之

瀟湘集序

余在吳下時與永嘉李孝光論古人意余曰梅一於酸鹽一於鹹飲食鹽梅而味常得於酸鹹之外此古詩人意也後之得此意者惟古樂府而已耳孝光以余言爲題遂相與唱和古樂府辭好事者傳於海内館閣諸老以爲李楊樂府出而後始補元詩之缺泰定文風爲之一變吁四十年矣兵興來詞人又一變往往務工於語言而古意寖失語彌工意彌陋詩之去古彌遠吾不意得瀟湘集於四十年後尚有古詩人意也瀟湘爲洮陽唐升氏字伯昚自湖湘流離越江漢歴閩嶠抵金陵過錢唐上會稽周流幾萬里無居與食然不肯少貶事王侯覔知己傾容與於吟咏求海内知言以質其所録此升之見余草玄閣也其詩多傷賢人君子不得志而不肖者合於世也其樂府古風謹乎易不迫非有所託不著至憤頑嫉惡慷慨激烈若聞之足以戒而言之無罪矣三百篇以六義見諷刺瀟湘詩人不合於古風人者寡矣於是賞會之餘爲之評點使覽者知我　朝之詩如瀟湘者亦可刻金石流管絃豈非吾儕遺老之至望哉至正丙午三月望日序

苗氏備急活人方序

醫莫切於對證證莫切於對藥藥投其對牛溲馬渤癩狗之寶能擅功於一時不然黄金水銀鍾乳琅玕沆之沙𤄊律之腦蚳之黄中無益其貴也餘姚醫學録苗君仲通論著備急活人方會粹諸家所載祖父所傳江湖所聞及親所經驗者萃成一編世有奇疾醫經所不備醫流所不識獨得於神悟理會而著爲奇中之方此其難也夫人不幸抱奇疾至於醫經不備醫流不識遂謂無藥可治使病者待期以盡不亦可悼也哉妄庸者亂投藥餌以探疾重不幸速其斃是醫殺之也是書一出備醫經之未備識醫流之未識使天下不幸抱奇疾者對疾之證對證之藥不重不幸爲妄庸醫之所殺是不大可慶歟昔勢權不著方書其言曰醫者意也不可以著書權蓋以意得者自秘非淑後之仁也若推其獨得者與天下後世共其用心廣狹何如哉鋟諸梓而過徵余序於是乎序

杏林序

江陽許守中氏業醫已十數世至守中名愈大施愈廣人以疾逸者無分貴富賤貧躬往往𤸃劬而例不求施鄭宋清之施藥受券爲市醫而切慕董杏林之爲人淞謝侯伯照嘗俾工畫若圖杏林以爲贈而又求言於予予惟杏自託吾聖人爲壇緇帷之林而六經之教始及天下澤覃於萬世無止噫杏之盛也茂加此已神仙者流如董奉氏亦托杏爲施成林於廬山五老之間其施雖隘杏之惠猶未絶也其不愈於羿彀儺花驕兒婦人以造化立坊肆錦侈奢於午橋之游衍者乎君托之卯金之帝有曰實大如梨文頼如橘食其味者有可以辟穀而上仙則吾未之信而奉之杏也即嵩山之杏耳將無信乎嵩之杏以蔦計其民遇飢年皆頼杏爲命而奉之以杏一器易穀一器以賑飢者稱杏以爲施仁亦至矣又何必神辟穀之杏乎吁此奉技倆術也守中氏以其施爲心而不稱技倆以爲神杏之植多植寡吾曾不計而況計粟之易多易寡乎此其爲仁近吾聖人之仁而非技倆之仁也使守中有計較心又何愈於宋清乎守中聞

余言而謝曰摭予仁者先生之教也

贈醫士莫仲仁序

淞之張涇有醫術遇人名於士大夫者曰莫仲仁氏予來淞未識其人仲仁首謁余扣其術莫能對頎相視一咲耳從者曰仲仁氏病聵余恠聵若是何以聰於五聲之醫乎易其人且疑其術異而隣有以其病召之即瘳若神者始驚其術且又介馮生渊持弓謁文生爲件狀曰邑人某病蠱衆醫莫瘳仲仁氏以峻劑吐蟲若干外生立愈又某病寒逾九日噤口發狂陰且縮法死仲仁氏徐以常藥理之而平又某病禁痢不食餘七日氣始絶仲仁氏投以湯飲即内食飲而起又大官某氏病瘵醫衆爭進藥期勝仲仁氏望之而走曰雖扁鵲不可蹵已出門而斃論稱則仲仁氏聵於耳未嘗聵於心與目也余君攷扁鵲者以飲上池而使之視其五臟若神鏡見瞭耳故鵲兄弟三人皆善醫長兄神於視色仲兄神於視豪毛醫固不貴於聰聰而貴於明視也謚夫余聞古至人者有明而不視聰而不聞盍養明於不視而無不視盍養聰於不聞而無不聞若仲仁之聵其養聰者非與不然聾者視明聵者聰聰絶利一原用師十倍仲仁氏聵於耳宣其聰於心與目者非妄庸師之可及也今之妄庸師師有推而爲國師衣繡騶良從者後先以出入於王公貴人之門遇疾則雜投藥石以希倖中中輙繳美譁於文章家以夸誠其能不中不以咎之也若是者曷可勝算而仲仁氏獨以病聵見遺於野是豈劲駢於鵲之退散逸蹟於駮之伏者也其求余言與夫衣繡騶良飾繆陋以繳美譁者異故予樂畀之以言至正庚寅春王三月有二日拜手書

無聲詩意序

雲間陶叔彬氏有畫帙題曰無聲詩意蓋錄代之名之也請予文序其端東坡以詩爲有聲畫〻爲無聲詩蓋詩者心聲畫者心畫二者同體也納山川草木之秀描寫於有聲者非畫乎覽山川草木之秀敘述於無聲者非詩乎故能詩者必知畫而能畫者多知詩由其道無二致也叔彬名畫以詩意不惟知畫其知詩矣詩之弊至宋末而極我朝詩人往往造盛唐之選不極乎晉魏漢楚不止也畫亦然吁此豈人性之有異哉世運否泰之異耳弟未知叔彬所蓄之畫繇宋而唐者幾何繇唐而晉魏者又幾何求之勤而蓄之夥他日使余見之其畫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也尚有以卜余論之不誣人哉是爲序

圖繪寶鑑序

雲間義門夏氏孫名文彥字士良集歷代圖繪寶鑑凡若干卷由史皇封膜而下訖于有元凡若干人其評騭補郭若虛之所遺其用亦勤矣其子大有持其編謁予草玄閣曰鄒楷有言其爲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爲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先生海内習文人與歐陽文忠東坡山谷後山宛丘淮海月岩漫仕龍眠諸公等辞價敢乞一言標其端予曰書盛於晉畫盛於唐宋書與畫一耳士大夫工畫者必工書其畫法即書法所在然則畫豈可以妄庸人得之乎宣和中建五嶽觀大集天下畫史如進士科下題掄選應詔者至如百人然多不稱上旨則知畫之積習雖有譜格而神妙之品出於天質者殆不可以譜格而得也故畫品優劣關於人品之高下無論侯王貴戚軒冕才賢山林道釋世胄女婦苟有天質超凡入聖即可冠

當代而名後世矣其不然者或事模擬雖入譜格而自家所得於心傳神領者則蔑矣故論畫之高下者有傳形有傳神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如畫猿者張僧而絶風大士若渡海而滅風翊聖真武若叩之而響應寫人真者即能奪其精神若此者豈非氣韻生動機奪造化者乎吾觀宋知寶鑒中事模擬而得名者士良亦能辨之否乎雖然梁武作歷代書評米元章作續書評非神識高者不能吾欲作歷代畫評以繼謝米士良父子當有以贊予之品藻也而吾所屬大有圖畫紀説則當承成以繼實鑒云是為序

送寫神葉清友序

古今稱傳神者晉之顧長康氏長康寫貌非徒得人之形似而併以其情性精爽者得之此古今之稱妙也其寫裴叔則頰上益以三毛而襃之神明見寫謝幼輿置之岩石之裏而謝之情性知傳神而不得其精爽情性徒求規規之形似其去土木之偶奚遠哉天台葉清友嘗其父可觀親宗師嘗寫　天師皮命為提舉梵像題清友絶其家傳嘗為予寫鹿冠吹笛之象于五湖之間談者謂非徒得予形骨而又得予神明不在長康氏之下也予嘗論傳神如長康氏可謂絶古今之妙矣抑律之在古殷之畫工則長康氏又有所不能也高宗夢賚弼於野俾畫工以象求之得諸傅説惟肖説以夢爰於畫工也吾不知畫工何以而得肖於君之象也畫工之神蓋有陰欲造化之妙者矣聖天子方寤寐求賢版築之下亦有其人或俾圖像予試以畫工之神於商者神於今也長康氏之稱妙者又何足為清友道哉

送周仙客談祿命序

予嘗於談祿命者為之言曰德勝命者昌命勝德者亡推祿以命孰愈推祿以德因舉古德二事五代王延政守建遣一部將報事守前後期當斬歸語其妻連氏連氏急遣逃之已而一部將將叛江南李主隸查文徽麾下徽攻延政部將領師城陷下令曰有能全連氏一門者賞連氏急告曰將軍不誅連妾請先死皆不獨生部將為之戢兵全城不殺至今連氏為大族世食祿位官至卿相宋王方贄上遣均兩浙田稅錢氏為儉斂至三斗贄陡減二斗使還上責陡減田額贄對曰錢一斗卅八下之通法兩浙既為王民豈宜復循偽國弊政上可其奏至今浙田為令贄之遺澤也官驟升右司諫至京轉運鹽使生五丈夫子皆卑顯皆至卿宰子孫官至宰相夫曰一將婦一稅使存心仁厚其福身福家自單其子孫之慶者如此今食祿貴人任人家國事不肯出一言立一政以利天下惟務全身保妻子以為福人能事而身或有不全妻子或中走其門者無虛日仙客談祿必先警其凶咎更宜推古德事以啓之如連二氏之福身福家以單其慶於子孫者仙客之術將有古君子之教也故贈以告之

送徐悠昭占數序

日星命之學代有神著者而占之數蓋乾天地之大不逃乎數而况於萬物乎天地有定數則寒暑除有定算者曰先其算命盡遠令之數家有算術而可以推步人之吉凶悔吝亦神著之餘靈已乎西蜀楊悠昭算數以決人事人推為神算非其算過於著蓍者乎吾觀世之術數亦衆矣必據人之生年月日時否以傳聲

傳字畫而後數可依也懋昭不然占人意於寅爻默接之中而數生焉數生而卦象出焉卦象出而易之繇灼見於休咎之應吁亦神矣故曰筭并過於蓍筮而知大易前民之用者未必也雖然卦爻數也有理焉理制於數而理之順亦足以役數報遵以易占人而必依數言理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蓋約數以理也廸吉以陰德延齡貢禹以守節愈疾非理之順者足以役數乎懋昭言人以數孟亦參之以理庶先天後天之道備而易之教行矣懋昭題余言書其說以去

送何心傳序

世之非相地者曰古之葬者按地於百司無相地之術也昔之聖人仰觀俯察求利於吾人至於農獵之賤無不推其利害以詔於人使相地之術果信何其教不在農獵後也余嘗辯之曰卜其兆或以為藏者安不可無也卜其脈絡形勝以為生者貧賤窮[illegible]壽夭賢愚之辨則未必有也詩云既景乃岡相其陰陽則岡之陰陽亦有係於相宇之便不便者詩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則之東西亦係於遷邑之利不利也已然擇丈尺之地以覬福於百年之腐骨使人之愚子孫藏其祖考十年五年不即葬者則狐首指蒙之書之過也天台何心傳宋大學博士爪隱先生之孫也家有六宜樓以延海內之名師傳講習之餘有傳其師王平山人相地之術將挾是以遊京師求余一言以自徵余謂京師有公劉之相宇姬旦之遷邑子之術亦有應於詩書者不爭不然以狐首指蒙之書占一杯之土以虛喝規利以售其術於人之愚子孫吾固未之乎也王平之師之曰悟流峙之法以闢河洛之閟藏掉動靜之機以識乾坤之妙用此陰陽者流之上術也心傳有得於此則吾之所未予者其知免矣夫至正八年九月十日序

贈相士孫德昭序

戰國以來聖人之道不行士之急功利者變而為遊說為滑稽為刑名然以三寸舌簧鼓天下之向背者則異甚於從衡押闔之術也漢有天下風俗稍一披從衡押闔者知其伎之窮則又轉將為談天相人之術敗君誤世者往往有焉而明昭往史亦不少也唐以後言相人術者益紛紛焉挾是以為食則其售於人者急而固於人者宜無所不至揣摩臆度言與其術自異而有術計也嗟以相求相者將有利於己之貴富慶祥以相相人者將有利於人之貴富慶祥故相人者言慶言祥則求相者喜言妖言禍則求相者怒相人者將以為利也又安得言妖言禍以犯人之怒而絕己之利哉毋怪其揣摩臆度之說與其術自異而有所弗計也雲間孫德昭氏於金陵山中得異人相術其授受不苟其談相於人也善則云善惡則云惡善不善也由乎人利不利也由乎天而吾所習之術不明由人由天者有所改也所謂士之仰不愧俯不怍者歟相術而有人若是蓋亦近乎道以君子之論有所弗情也因其乞言遂書以為序至正九年夏五月十四日

送陳生彥高序

藝必貴乎精精而后化化而后神師曠氏之鼓琴也奏清徵而玄鶴集奏清角而風雲猝變者非其精而化化而神之効若是歟君子論古樂之入而動物者必曰琴而箏笛箜篌有所不預焉其乎大雅之音無聞也則知今之樂有精而化化而神如師

曠氏之琴也獨不動物乎松陵陳生彥高博學多才藝尤邃於音律余嘗於三泖水雲之區聽其鼓十三絃之操作商聲調林瀨激發轉徵音而魚龍悲嘯緣情而鼓欲樂欲悲則悲故喜者或惰淚感者或起舞所謂藝之動物者非歟抑余聞昔謝仁祖喜箏歌秋風一詞而受遇於桓溫亟引歸府生嘗東游甌越達官貴人有以溫之引祖仁者引生矣今且給事漕府行省祿位於民上矣吁非其藝之動物而遇於人者至是乎吁一藝之精尚耳而況藝之上於生者乎因其請言故為藝說以奇生之遇而嘆儒人遇有不生如者非藝之罪也藝之精而至於神者未至於生也至正庚寅三月十五日序

朱明優戲序

百戲有魚龍角觝高絙鳳凰都盧尋橦戲車走丸吞刀吐火扛鼎象人怪獸含利潑寒蘇莫等伎而皆不如俳優侏儒之戲或有關於諷諫而非徒為一時耳目之玩也窟礧家起於偃師獻穆王之伎漢戶牖侯祖之以解平城之圍運機關舞陴間閼氏以為生人後翻為伶者戲具其引歌舞亦不過借吻角以唧聲未有引以人音至於嬉笑怒罵備五方之音演為諧謔嘲啞而成劇者也玉峯朱明氏世習窟礧家其大父應俳首駕前明乎益機警而辯舌歌喉又悉與手應一談一笑眞若出於偶人肝肺間觀者驚之若神松師韓侯宴余帳武堂明供群木偶為尉遲平寇子卿還於降臣晉辟之際不無諷諫所係而誠非苟為一時耳目玩者也韓侯既賚以金諸客各贈之詩而侯又為之乞吾言以重厥伎於是乎書以遺之時至正二十六年三月廿有三日也

優戲錄序

侏儒奇偉之戲出於古忘國之君春[redacted]之世後轉大諸侯優代辯析文義至侮聖人之言為太劇蓋在誅絕之法而太史公為滑稽者作傳取其譚言微中則感世道者深矣錢唐王曄集歷代之優辭有關於世道者自楚國優孟而下至金人玳瑁頭凡若干條太史公之旨其有緊乎中者乎予聞仲尼論諫之義有五始曰譎諫終曰諷諫且曰吾從若諷乎蓋以諷之效從容一言之中而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者之所不及也觀優之寓於諷者如漆城瓦衣雨稅之類皆一言之微有回天倒日之力而勿煩乎牽裾伏蒲之勤也則優戲之伎雖在誅絕而優諫之功豈可少乎他如安金藏之剖腸申漸高之飲酖敬新磨之勉戮叔今楊花飛之易亂主於治君子之論且有謂嘗不如伶官至其錫教及於弥侯解愁貝死也足以愧北面二君者則憂世君子不能不三嘆於此矣故吾於曄之編為敍之如此使覽者不徒為軒渠一噱之助則知曄之感太史氏之感也歟至正六年秋七月序

會稽鐵崖楊維楨廉夫著

記

新建都水庸田使司記

天地位而水為之脉絡運而天地之功成古者水病民禹民治之功與天地等代之職水者雖小大不伴其得一日廢耶此周之匠人稍人漢之水衡水司空之官所由著而今之都水使者之司所由立也大德初司置平江曰行都水監泰定年改備田遷松江以置不常人視為冗舍故揀其署寄寓于它所至正元年重置司平江秩陞三品轄江東浙東西道官與風紀重臣交調御兼行工都事祿偶亦皆視司農兼遴選郡縣守令咸受節制司之權崇勢重視昔有加八年都水使者左答納失里公來謂今 聖天子切切焉以東南租稅之出重在三吳而三吳水國也故置都水司平江而官吏寄署他所事體弗稱先是請於朝得給官錢四萬緡仍得撥地羣治西財賦府故基若干畝於是鳩工充材經始於是年十月八日不三月告完中堂弘敞挾室靜密幕司曹舍鱗次翼張旁為繚垣前為崇閎氣勢奐亢規模備具吳父老咸扶藜仰瞻嘖嘖稱贊以為不自底垂白復見是司之新也既而羣工竣事長貳率僚屬位正新守相與舉酒落成幕元僚沙君來請于維楨願有以記維楨考中吳水患自宋李兵部韓殿省郟曾父子經營規畫亦詳矣其溧陽五堰江陰十四瀆宜興大吳等瀆松江曰港曰浦者凡一百三十有二志籍尚可稽也然未若我 朝知力足以興除其利害而德足以消其衆盜漂忽之變也大德間三江陞塞平章徹里氏濬治功成民到于今稱之邇者洪河暴決折而西北流 天子一念動坤軸遣使沉璧而河復故道吁官都水者上以 聖天子之心為心下以徹里氏之功為功三吳之民尚有昏墊而無訴者乎抑相水之職本諸順天之理世未有順於理而利不興亦未有逆於理而害能除者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者順理也鯀之反是則以方命命者何即理也以水為職者職與理應雖湯湯可乂不則天下之治水者皆鯀也可不慎哉左公字廷憲居定府使雲南岩岩有風采奮辯之頃奸膽為落到官視民飢溺猶己是年十二月除浙東閫帥大使尚公有開字繼賢是年九月九十於官副使散竹字賓卿康公若泰字晉曉是年五月除國子監司業僉事官音奴公字國賓是年十二月除福建廉憲僉事王公仲溫字輔卿照磨李瓛字公錫分事奇者椽史殺瑞奏差蔡琳李報也繫之辭曰

邈哉法象頫玄與黃坎德流長雷雨在上江河在下吐內陰陽維坎之德惠迪惟吉從逆惟殃帝憫下土昊區芒芒忽焉震盪周官稍人漢司水衡利猶千農叶夌設司存保彼東方臬臣之良為天子使材貞且幹不吳不揚相彼天時以順地理恩肥海邦水居其壑土交其宅昆蟲蟄藏甿食鑿飲男樂其作女脩其紅叶年穀屢登順成八方其蜡悉通叶職臣報功曰我水庸長發農祥作卹反

常湖等處茶園都提舉司記

禹貢九州方物而茶不在列蓋古之茶在藥品而未為食品也至唐茶飲始盛不惟華人嗜之回鶻氏亦驅馬相市言利者不得不與鹽筴同科故始稅於趙贊增於王播榷於王涯茶遂為

財賦之原而後之為國者不能去矣宋置榷務立交引法貼射
法又或弛禁以均賦茶戶然有法無人則官與民反病矣我
朝立轉運司於江西而江浙置提舉司三官與民無交病之弊
則司以法存法以人舉耳常湖之司併乎江而為一盖又御膳
之所在體隆事大與他日異故號都司用四品印章增設監長
一員幕司陞提控按牘曩昔時署可陴陋至正七年副提舉嘉
禾張公霆發來始拓其地增剏聽事後樓若干楹都提舉東平
趙公源又買民地開門道建儀門二至正九年達魯花赤普理
翰篤禮公又重脩東樓即宋脩風樓也樓乃其額之舊棟宇翬
飛瞻仰改觀司之署始雄而麗與事達魯花赤體稱三大役之
賛成者提控按牘呂君天祐也晉公嘗室予脩風樓上遂以記
始末清夫奉辟玉食臣子事上之敬推凡庶食臣子及下之仁
事上敢不慎厥職及下必承流於上方今　聖天子睠民如傷
神窮煦若未嘗忘於一飲一食之頃其肯屬民以自養乎居是
職者有一毫之儁於下則畧大德於上其得為奉法良吏乎予
聞良長貳之為政寀於下蒙惕於僚議得肅於胥徒之役凡儁
之吏効職而復期江之商山之丁皆領出涂而服勤於其土宿
垢刻刮大課流通盡事上之敬盡而及下之仁亦至矣宜併書
為來勸晉公字景淵那海宦監之嗣也趙公字伯淵集歷憲
張公字彥榮亦由宣徽推擇而至云

杭州路重建北門迎恩館記

杭為宋行在所宋既內附以其地置行中書省行宣政院財賦
都府肅政府轉運儒學軍醫金帛雜造諸司鱗比棊布歲時朝
廷遣使者頒詔肯宜錫命金幣斧鉞褒貂上尊與夫名山大川
古宮刹祠廟御香寶器不絕於道使至之日省憲而下百司庶
府之官無不奔走戒金革儀仗樂妓部曲導前擁後以為郊迎
之禮盖偪以迎官寺則失諸慢瀆以迎一舍一驛之外則過於
勞故酌其地於郊關之外以為迎送之次此北門之館所由立
也館剏於至元元年承恩之額書于右丞圖魯公至正十二年
秋七月紅巾寇杭燬館寇退越三月而監郡觀聞氏倡損己俸
命仁和縣屬吏首起其廢為屋凡若干楹堂室廳軒迨垣墉門
宁更衣之亭治飪之廚凡坐臥飲器用之什無不完整且更書
其額為迎恩尊皇華之出也興工於是年十一月某日告成公
遣仁和丞某來請記余謂周官之法凶禮無力政劬城土杭城
不幸罹宋髮氏兵燹之餘而力政是舉非所謂時屈而舉嬴者
乎抑論之力政有緩急後不得舉急不得緩迎恩之館為皇華
使者之賓送奉王制而尊天使臣子之敬也朝覲貢賦送往而
迎來又臣子之忠也孰忠與敬臣道在茲而可以一日廢乎宜
不可與時屈舉嬴者律之也其費緡錢若干不書其廢興始末
以為記然公之為政知所先後其興獎於城郭殘破之餘者盖
不止是出風教肯先聖大成之宮砥礪死節若忠臣血食之廟
及倉庫關梁之要害圖已陸續而舉予又嘗附春秋義筆削焉
以為民力重云至正十三年正月日記

浙西憲府經歷司題名記

浙西肅政司經歷也儕帖木公語予於師正堂曰凡官寺署所
必有題名非徒志歲月著爵里編其名位於此將有辨名實以
彼者可不畏哉吾幕府舊有石登載殆已偏今石承其後請予
記以文予讀柳子忠丞壁記曰由號觀實詒後之居於斯者詢

以敬于事公之言蓋知所敬者已予嘗論朝廷選官莫難於法則之司而尤莫難於賓佐之寮也賓佐者得人其時義也大立即也員執法也確議事也詳允一司之法則其有以私而撓者乎故慮幕府得一良經歷一道之政無不理三尺之法無不信職于茲者可不敬哉然則題名之設也豈爲金石美觀而已哉後之覽者當有知公之敬若敬其事如鄉子之所言者也公字文卿河西人起身臺譯史性忠朗淩直有文武才畧以從大夫某公平寇有功升是選云至正癸巳九月丙寅記

海漕府經歷司記

至正八年十二月甲子重建海漕府成初府𥚃所並吳人漕萬戶朱張氏之故居也歷六十餘年弊不可支矣今始撤而新焉且據其北而大之經歷司署所在𥚃內而常熟江陰千戶所前三年而剏者在府之偏遂轉爲經歷司仍治署所于城之東北隅常熟江陰土木功竟府長貳將其寮寀各正位上序相與舉酒落其成而經歷孫公來屬予曰始憂府署役大懼即成今幸官不知費民不知勞訖有成功以及於幕署也中偏表寞高一華煥顧乎有以記之予讀春秋一門一關之作必書譏王制重民力也今海漕之署制得爲民力有遺爲幕者之陋而併得轉其便而爲之可不書乎議者有疑漕幕署無風紀所關刑名所寄軍旅賦徵繕脩之屬金出納者一歲兩漕舟艫書期會一利刃筆學之有餘也何足稽清選之才六品之秩哉曰非也魚龍之國去天千里逺武夫帆檣與文肌被髮之挾鄉險易之相伏也利害之相乘也一與弗登一微弗防漕政之成敗國家之治忽係焉句稽情僞之辨不辨期會征役之當不當未論也居幕司而贊畫諾者其可無其人乎此吏部選其幕賓倍於他選於其府長貳也幕之長於經歷次曰知事照磨又次輔幕元僚者也三人者各職其所當爲以相其府長貳之所不逮其得以一日自是優閑之署而不知有大累賢勞者乎且異時公卿牧守之選由茲而起則知居是司者其人皆沛然有以周天下之用也尚矣併書爲記使繼孫公而來者不徒思其署舍之勞而已也孫公名某字仲達金陵人起青臺書吏歷憲廷師閫至行垣屬椽爲獻可替否今轉漕政無頗勤敏府署之成贊謀之力尤多知事鄧繪字元素金壷人照磨衛樞字樞甫洛陽人同寅叶恭並有稚譽云

海鹽州重脩學宮記

至正六年夏六月松陽葉侯縣守令重選爲海鹽州下車之三日率僚吏及校官弟子員詣學行釋奠禮顧瞻學宮鼎就圮壞戚焉曰司千里之政化者長吏也爲政化之所出者學校也今圮壞廼爾何以長吏政本哉於是與校官吏議其所當葺理者捐俸金爲之先發學廩見儲復征其宿逋計得中統鈔若干緡遂撤工庀材計日竣事侯躬肯省視其役不少憚大成殿素淺偪一遇祭真則樂無所置更御樂軒燕居閣肖聖象其上舊壂且不支啟牧最艱費最大名脩而實則作也東西廡爲從祀先賢之舍象設采色剝蝕者復章四齋室宿弟子員涼燠失宜者今且明敞深潔以至庖湢庫庾井匽無不完飭經始於是年之七月四閱月而訖工明年春州之士李桂朱克剛等以其事來請予維稙穎有以逮歲月併著侯績余聞海岸鹵之邦宇濵民去文飢卄服之衷不逺不易以禮義化也久矣侯不鄙謭其

民不律以桂後患文而以禮義之其用心仁矣 皇元之興將
百年于孫長治外夷蠻化者大抵學校維持之方耳守道之
長民者方以操切為術急功赴利為能視學官為備者迂務正
化之所自出茫乎弗講故嘗論守令不識政體宜以操功為術
功利為能者雖立學官與夫奉史補書籍咸學校者同科耳嗚呼
若而人者不負學校 明制守令重選哉侯不鄙海邦首務立
綱陳紀為治法而不敢一日廢庠序之教可謂識治道循吏可
以副學校明制守令重選以非海邦之民之大幸哉仰侯之為
政以崇學為先而承上以直臨下以簡化通民和而爭訟日息
刑罰日省傳曰教者民之寒暑也不可不時事者民之風雨也
不可不節若侯之政又可謂節事而時其教者也是宜書侯名
序中字大中嘗以才敏有風操為江南行御史臺掾南臺所
至皆有休績可紀助成者同僚[illegible]也先不花同知劉塔
失徐晟判官牛世安栗與祖[illegible]也程工給使者州吏沈
嗣昌徐士毅學吏徐志仁學[illegible]

長興州重脩學宮記

余客游吳興涉長興界見新[illegible]相聞入其境夜漁不
取解[illegible]入郡[illegible]謹孔聖之廟斥而新焉
問為政則州長曾忽達侯之化閱六年而城吳來幾州歷老介
吾學徒劉巽來請學記曰長興吳夫槩王之城池也昔為縣令
陞州學本邑人宋少傅劉公涉所建金[illegible]餘負縣東從令太
平橋東縣令趙汝[illegible]建戟門杏壇蘂桂堂張公明增建藏書閣
而學之規始具我 朝至治間州長撒都魯丁重脩禮殿而堂
閣門于廢而不立者有矣至正五年州長曾忽達侯至朔望必
蒞學宣布教條凡舞風紀者與淳師老德講行之州之士以文
學備采擇場屋者往往與焉然學之廢繕事重民力未果十年
夏六月侯始勸諸好義捐俸金為之倡知州韓公惟德因而和
之[illegible]者州吏俞文淵倪之翹事者劉坦吳鼎趙良桂也殿增
而隆折左右翼屋二中堂從廡及兩廈四齋靈星大成之門庖
廩庫咸煥然一新堂陰復創亭曰光霽閱三月告成[illegible]始
末當有紀未得名能文者而幸遇吾子焉願有以書之余歎三
代之衰庠序之教皆尚道也久矣漢為近古其教無聞蜀得文
翁文學始變鄙習之俗東都興北州之學者僅稱常山宓恭耳
況其下乎爲乎三代而下學校之興廢固其乎循吏之得失也
我 朝州縣所在有學雖戶教有官作教之効則守令非人
而欲學校之教行亡矣學校之教居而望風俗之變難矣朝廷
以教化責守令侯以教為治寬假歲年其効始著焉乎吾是
以知循吏之効之急於得人也吾以庠序之化又必久而其道
而後成也文宓而下不為有繼乎朝家設學之意不為[illegible]負乎
民之望於大夫士者不在是乎是可書已侯守得之世家北庭
乎章係入公之适子也嘗遊成均兩膺鄉薦所至風采政事皆
有可稱道者云

長洲縣重脩學宮記

有元一天下自京師達郡縣咸建學宮急教以為王化基也今
天子文致太平尤以教養人材為大務士往往以行藝興而學
官益重以長洲由吳縣析也始以驛舍為孔子廟大德六年縣
從移驛材構治所而學幾廢矣至元再元之三年縣長元童以
禮勸郡人陸得原新之閱未二十年而殿堂齋廡僅支風雨瀟

儒波逃徙來成蹊而況殿塼未甓泮池未鑿從祀未有像館舍官未有次舍講字未有文席弟子員未有凡選師生交病非所以嚴學校之規也至正八年某月某日教諭王季倫始至禎睹嘆曰此非創始之罪校官因陋之罪也且無其歲租皆乾沒於奸宄之徒非一日積矣迺白于監縣奄都剌使力陳于郡守蕭公黙其奸之尤者而粗入稍遂其積由是制其出入取廩稍之羸起廢補缺而長州之學始於他邑校同稍完美而克以財力相其成者則陸氏婿徐君某為首而郡人貢公某次之至正九年某月日起作明年四月某日告成而季倫年勞亦書滿矣爾舟道經上尋余三泖澤中請書其事乎聞孟子論教必先於足食食不足教無所於施長洲地下而水悍歲賦五十萬碩民遊其役不書如猛虎而暇治禮義哉司教於其縣者幾乎其難矣

而況學之入又從而盜焉學政不舉固也予最在姑胥熟知季倫氏有文有學又有治事才天不喪斯文於長洲而季倫氏以史館脩寫勞來為其縣師予親見其施設有方田之據於浮屠者役之欺於佃者獲其畝而政之然後汰其不學無行濫於籍者三十餘人而禮其知名之士以率上下為宜其養裕而教有成功也奄剌侯崇師重道蓋不下元董氏而蕭公於士實有擇敬而季倫獲其敬且信為獨至一時臣家豪右又樂勸相之於是亦可以知季倫氏之為師儒若夫邑之士聿倅於歌若尚深聖人之教以副師儒如之望弃無忽其前功又將葺于後者無窮也季倫字季倫番陽人故宋職方郎仁允之孫六至正十年五月十六日記

紹興新城記

至正十二年秋九月越人築新城明年春三月竣成郡侯屬余文昌等謂余錢唐次舍以記請且道其事始末曰城本宋南渡前王韓世忠之所築闢而廣之周垣凡四十五里入我朝七八十年盡至圮毀淮夷梗化提櫓于大江之南狼籍州郡如無人之境守封疆者始思城郭之所恃而我紹興距築唐僅百里近接唐既陷越人皇皇爲挈幼扶老走山浮海以避不知長林大數賦之爲今爲鈔者尤甚則又轉徙來居以數計者萬又五千時則浙東肅政府分鎮于越而僉事高滿帖穆公勞來吾民若寔有以爲也何也既而集父老喻之曰城池大役也豈易勞吾民然勞于始而利歟終錢唐大方面賊負抵行垣者以城池之廢也姑蘇界常湖賊越門而去者以城之新固也汝民所自聞幸相與從者且思經久之圖民如韙之公又為條告其當

力先穀俸金率郡縣吏及郡之民饒於財者不足則以田為之賦限二十石上出若干緡錢築若干丈尺四十石上數倍之三石五石助其辦各有差無田者傭工而就食民乃悅來如子聽父事畢功命日不期月落其成城為址若干四尋為身若干尋有四尺面凡七尺外錮鑲石而又壘壁四尺為甲睨戍有木雞衛有校顯薦石渠者之具無不整備城為趾門凡五水門者六四門又各為甕城唯趾為重門以代甕城門皆梁石為洞上各置望樓又倚北之蕺山為伏虎之亭城既新門亦稍更舊名東五瑞水曰朝宗東南稽山今曰會稽水曰東門西常喜今曰常禧水曰澄清西北西郭今曰承恩水曰拱辰北曰昌安今曰泰安水曰永定南水曰植利今曰興利役大事者作名文家無以書吾子郡人也幸有以屬比其事千石不唯識廢興歲月且俾越

之人篤子孫知有金湯不拔之固興民社相永永也余惟春秋城内外者凡二十有九聖人一一書之謹王制重力也而城虎牢之書責鄭有而不守穀梁為蓄資則知城築與於要害者固亦春秋之所許也而況於越據大海肘長江申禹氏之巡卯句踐氏之伯基有國者之雄藩也其得與荒城野郭夷而庥之乎吁一方之役小四海之繫大一時之勞難萬世之利永也雖然城之事固者不易城之守固者尤不易守非直三巡三藝之戒也忠義為之維道德為之維道德為之塞衆心為之堅守同之上也職於是者尚思有以勵己德結人心擴臥薪之忠憤以無忘昔人執仇之義以警吾　大國之恥其可也不然守政不脩舟人皆敵國也雖有金湯吾為此懼是為記公系出閩族通文史嘗為南臺監察糾獄辦訟扶樹名理嚴嚴有年采云

重脩西湖書院記

爲人臣之風化者曰忠曰清其維風化於綱常之地者又在繫乎六經之道聖賢以之而立教時王以之而致治嗜斯亦尚矣杭之西湖書院故宋鄂王之第也宋季更國子監入我朝建書院祠三賢三賢者處士林公逋郡守白公居易蘇公軾也岳以精忠死國其大節無異議者處士以潔身獨善合乎道之清蘇白皆忠鯁有遺愛實稗於風化而無忝於六經之道以祠之不可廢者至正十有六年春浙省丞相金紫達公浙西監憲丑公各捐俸金新之比明年大閱募兵益衆聚廬益隘官棲於寺觀演於庠序院之嶄者隨毀平章光祿張公諭其故長院者白之明日令下驅部伍徙營葺院之缺者補之弊者易之弱不支者壯之三賢諸像彰施粉繪六經版籍重加脩補白堊黑黝煥焉雕焉視稍稍觀為有加於乎庠序風化之所出況是院也孤臣之精忠三賢之清節關於風化者不細故光祿公惕焉神會而於戎馬之際振斯文於既往起清風於後來使岳林蘇白四君子之澤與六經之道同於不朽其功於名教豈曰淺哉工既告山長應子尚承公命徵余文於雲淞之上勒石以紀歲月且使後之人知光祿公之休武而脩文者類此故予不辭為之書至正二十年四月八日記

華亭青浦義冢記

葬不得埋曰棄不得其屍曰捐衣以周身棺以周衣槨以周棺土以周槨禮也自夷鬼陀林之教行始有畔中國之禮而忍棄其親者人心之陷溺也久矣吁可憫哉淞之民類不以禮葬其親者人謂無丘陵之地則有付之水火亦勢使之然也仲尼觀延陵季子葬其子其坎深不至於泉淞之葬也獨無擇土可歎乎此華亭貢君尚忠義冢之所以作也得不食之地于青浦之東周垣一里所為之封域名義冢使藏無地者歸焉什伍曹其子孫氏各樹識表而有異日展享之托又規地一隅為精舍俾浮屠者主之以掌其籍焉其有貧不克葬者又出資力以助之於乎君之用心亦仁矣文王更葬朽骨而天下恩之宋世良買蘭祥華收瘞暴骸而境旱得雨貢君之仁其不有感於天人乎吾聞君之先入清渭處士嘗憫人賴喪不足土者捐金粟至千斛贍弗計義冢之舉其又不為善繼先志者乎余固樂書其事而況君重有請也於是乎書君鄱之義門敦武公孫字士文承直郎鎮江路府判官棄而歸隱益讀書習禮文事又捐立貢黃書院以祠其外祖橘隱公其好古崇禮類此

睢州李侯祠堂記

侯諱士龍字士龍姓李氏世家汴之亳州祖某爵世將軍郡守侯生而有膂力身不滿七尺精爽驍悍其騁腕彊破硬上可用甲指揮行義自幼慕角觝戲長投石拔距絕等倫後誦孫武子書志萬人敵淛帥某聞其人聘致帳前試其弘矢伎走馬遠射二百步馬上反臂連五發連五中衆大詫以為特奇試舞劍光指牛領限尺寸位數一擊鉤斷不差分釐又工老君拐法雙連環百斤鉅刀上下舞如木片鋒氣逼人毛髮竪立歘鋭金以氏侍驍武無敵侯生禽之復縱以利械又禽之以功自千夫之陞徽州判官同知睢州兼民兵總制在職撫循閱兵民仰之如父倚之如堅城時淛帥升樞閫于睢養士至數十萬將凡十有八部獨侍侯為巨擘由兵過城握命侯出關迎送西兵至無動金倉氏入寇桐埠樞集諸將議侯建上中下策樞不用上用其下衆潰將皆擁主遁侯獨乘奔雷馬挾步卒數十人乘丙夜突戰敵不備被傷甚衆又乘銳取其敵將首懸馬項衝出萬人中萬人皆辟易莫與抗渴奔錦沙泉取所佩瓢視從者云吾報主盡矣勿令敵斫吾頭遂飲藥倚馬而逝時至正丁酉十月四日也年二十有五聞者千日示夢睢老人曰吾死已作神矣為能扞蔭劉寇以利吾睢人明年春睢人為立祠錦沙泉之余文為志昔魯御縣賁先死職魯君誄而表之侯死職其職未上聞司文事者盍有志故吾為志諸祠且係之誄曰於李侯力士兮於李侯死厲鬼兮辟吾惡兮離吾祉兮誄五以文忠執兮 雖去聲

二陸祠堂記

唐人詩稱陸敬輿為華亭人君子論三代以下王佐人物仲舒孔明後即及敬輿是敬輿足以重地靈於是邑矣［闕］者未之達白余竭淞學合釋奠禮以祀者乃有二儁焉問之庶老則曰陸士衡士龍也二陸自昭侯遜來世為華亭人今縣西二十五里有華亭谷之傍有山曰崐陸氏之先葬焉機雲之生時人以玉出崐崗比之因名山山之北又有機雲兩山亦以兄弟得名邑士曹君継善於山之陰剏屋若干楹祠二陸像其中名二陸祠堂且曰崑之陰其故宅其懷鄉詩有婉孌崑山陰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雲六歲能屬文與機齊名中州之人號曰二儁末節仕成都王皆遇害嗚呼文章至東京之秀激矣建安諸子倏然角立而士衡兄弟乃得以名文蓋世中州之人見之如景星慶雲誠可謂一時之儁矣獨惜其急於功名至末途猖蹶豈非文章擅名者得夫間氣之所鍾而去就弗是者皆未知聖賢之學歟至今士之入吳者咸仰二高之遺風而未嘗不悼華亭夜鶴不勝清淚之悲也堂以祠之盍邑人不忘其鄉故而祭之以社之義以為人物之準君子之論欽如也然崑秀深之氣代未嘗絕華亭秀傑之士亦代未嘗無即余之論以其未得夫間氣之鍾者益自勉以其未得夫聖賢之學者益自懺豈非曹氏建堂之意乎名世者作果符吾言吾於士人失敬輿之祀之嘆殆亦免矣夫

魚浦新橋記

至正十三年秋八月蕭山縣魚浦新橋成浦耆老許士英來謁丁毅唐曰浦之西北距淛江東南明越抵台婺商旅提携樵蘇負荷者胥此乎道焉晨出莫返奔渡爭舟不無蹴蹋覆溺之患

縣主簿趙君某領帥檄來鎮于兹兵事既飭大協民望爰集耆
老而告曰是浦為民涉之病盍易舟而梁乎浦民咸嚮應無忤
詞橋不三月而底于成長凡五百尺洞十有五洞楹十有六隄
其兩旁棧板楯且其長吁昔無而今有勸實功之難也橋出
淡于潮汐之險又難也先是紅寇陷杭君方莅政浦之西南依
山徼群寇少乘隙虐民民相挺解散君盡援捕之一竟賴以安
今橋成又免民於險阻即向者弭盜安民之心復推其効若是
橋屬予誌以文且為趙君頌余曰出事於昔人之所難而得
於今日之所易非浦之不可以橋於昔也惠而知為政者鮮也
若趙君之不難於是橋謂惠而知為政者非歟鄭子産春秋惠
人也至捐一車則人皆以為笑彼溱洧之可涉民猶病之况是
浦之難涉實十倍長吏以民者可以不知為政乎西門豹鑿十
二渠渠各有橋至漢長吏以橋絶馳道相比不便欲合三渠為
一橋鄴父老確弗從以為西門君法式不可更長吏終聽之惠
政之及人者至今照耀史冊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
於人必有所濟趙君之存心得之矣浦民歌誦當不減鄭與人
之頌君之法式當與鄴父老同一確守豈非百世之利也哉浦
父老復以橋名謂於是顔其橋為惠政吁君之惠政不惟是也
君名誠字君實世家于瀬公銘曰
江水湯湯界浦之疆涉浦作波民病于杭趙君為政惠而有
方誰謂浦廣不可以梁惟彼梁也西門之光也德之長也民
之不能忘也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二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三

會稽鐵崖楊維楨廉夫著

記

平江路常熟州知州王公善政記

聖天子君臨天下垂二十載周知物情以守令去民為最近而
不可以弗之重也乃下 明詔嚴守令之選以作興治道繇是
者宜其踊忻鼓舞滌濯奮揚以副 上德意夫何廉耻日衰奸
僞日滋不幸一日有變民環視而起不受條令至殺長吏以應
寇而莫之能禁 朝廷又大發兵而皋有不勝窮者遂致兵連
不解彌曠歲月而民愈以病告弱者填委溝壑壯者從而汙涂
綿亘數千里地田茅為蕪邑里為墟雖有高才明智之士縮手
鉗舌無救熒之術跡其所從來皆守令不稱職之過也吁民境
之積也久矣存十百於一二而特異於庸衆人職銓曹者無以
搉別而司文墨者又無以表彰之噫何以為世道勸邪知常熟
州豫章王公其在任五載政平訟理民大和悦既而請老以歸
則民懷其德為其立石誌云

吏部侍郎貢公平糴記

至正十三年春三月中書吏部侍郎貢公奉 詔使江浙民間
賊者曲宥之刑殘之家免以土賦 朝廷又慮餽餉不繼賑貸
不給發內帑鈔三十餘萬定俾公揆稔地與民和糴公抵吳興
諭民有儲粟者聽自陳糴凡六萬有畸於時直益其十之二先
付直後納所直粟且下令曰 朝廷以和為糴官不得兼利吏
不得抱隱委者等以三吾與吾一以和為義官府始哭之曰民
贖又矣悍卒扣門叫囂猶不即奉 命今吾與事其可展耶公

曰民為爾給儲多矣吾今誠待之彼亦以誠應我既而民果聽令相與議曰進時物輸官而直不給雖給且甚索而歸今公先與直其家髮不以千有司吾何幸也㨿與平斗斛使輸來者曰縣司皮不得高下其手縣吏與豪民有假是以漁獵者公徵得之皆置諸法父老以手加額曰公之為政吾前未之聞也廼相與詣其求書其事于后以為平糴後法余惟管仲有輕重之權李悝有地力之教而平糴之法出焉大要哀多益寡稱物平施使民適足而已歷代祖之漢曰均輸曰常平唐始置和糴使宋有博糴便糴之科皆為美制而任之不得其人則亦無異於強取也今公以內帑錢若干不經有司之散欲親與民市告以信今民之聽之若子聽父不三日飛艒輓舶塡港溢米積於地縣不賦給未逾月廩入於永寧泰定民不知擾而粟已盈數蓋得和糴之本法而足以宣 上德意也豈非朝廷任得其人之效歟不然彫城𢌿郭富家豪室轉在草野救死且不贍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此其事為可書也已漢耿壽昌以平糴便故賜特爵關內侯公入覲吾見公之將賜爵也雖然賜爵一己利耳吾聞公有饑中書凡一綱二十日皆切於議大政決大利害而天下資以為治者條陳于上寔吏部獻內職也嗟此其利吾人者可一二計哉又南父老之全望也公名師泰字泰父宣城人起身胄監嘗為名御史云時江浙行省檢校李忠義以省委事相糴事而郡監亦思咎公與有勞焉故併書之

樊公廟食記

至正十有二年秋寇自徽犯江浙政府參知政事樊公宿衛于省省大臣次第引去獨公被甲上馬率宿衛兵不滿伯什急出省攻賊從者心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私利廢臣道行至省坊口遇它道將以兵孤且散控其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適遂躍馬進寇于天水橋巷戰以死公在江浙政府凡二年賛其首相與去弊不為猜齕吏中格力以進賢退不肖為己任贓雖餘貴與提衛伯夷稱仁以將軍葬首陽天下傷之不得全尸故云斮葬事見郭本子樊公稱仁以將軍葬天水東南人傷之吁又豈知其自決於義而之自畏愛有甚於生死者乎義既決雖碎首塗地無悔為死不安於自決而出於有激出於無獲已皆非死義而義利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凡遺䧟亂有首尾義利以奸法奐者不死司寇幸而死疑侶吁何可以亡辨哉故伯夷死天下謂之義樊公死天下謂之忠與義不可以聲音笑貌掩而得之必決於忠安於素有而天下至死之物不能易得也自昔死鳴甲以卑門死徇劍是嚴死衛領䬃死嚼齒張巡也死嘔血康死郢州賣龍死潭州韓類皆若是吁若是始可與言封疆之臣社稷之鎮矣議者謂全節未必成功也吁節無增損功有成敗無增損者內有成敗者外春秋錄死節亦討其內而外有不計焉岐功與節以律天下之忠非春秋義也公之死其僕曰田丁者亦徇主死人比春秋蔺僕之僕云去公之死兩期月姚園寺僧雪庵杭之人為公立祠於天水院肖公之像歲時祀之樹石于門徵余文以書於是論次其死烈如此公名執政字時申獨航其自號也世為鄂人其世出杜詹見別傳云

聽雪舟記

陵陽劉尚賓氏遺達今 天子龍興由傔直為浙垣胡公相府大賓傔自命其退公之室曰聽雪舟介吾徒金信氏致其詞去

某於十年前慕先生之風於富春山中願一接見無由今幸軍旅事息鉦鼓之聲移於虛舟風雪矣幸先生屑一言為記余巽之曰軒以舟名舟以雪聽此江湖漂泊之意也夜深郭外聲瑟瑟兩水窮癢不得熟寐非烟水之窮旅則草廬之寒漁耳尚賢身服艱寠者十餘年值　天子偃武尚文將陟清階侍鈞天所以聽九奏之樂矣其於雪也奚暇為窮旅寒漁之聽哉抑有說聽雪以聲固不若聽雪以理者之為聽之深也今夫雪出玄而尚白似純藏於密而散放六合似道將集而霰先焉似柔陰凝而合睍而消似時遁藏疾似量無論高下夷險一稱物而施似乎治若是者雪之具德廣矣尚賢於其具德及諸己而有之則聲不在雪其取數於聽者不既多矣乎不則雪舟之聽窮旅寒漁耳信以是說復命越十日尚賢馳書來謝曰某不敏始識聽雪以聲不愈於聽雪以吾子之聽為至也請錄諸軒為記

大樹軒記

烏江馮侯仲榮氏有先人之宅一區在霸王廟東自其大父某手植三槐今皆合抱為百年舊物侯益封培之扁其軒為大樹侯來華亭治賦過余客舍談及故家喬木曰吾家節侯公軍次大樹軍中號大樹將軍吾固不知其樹為何木木居何地今予家樹出於吾祖手植吾敬之亦呼大樹敢徼先生一言以為誌侯少時以戎行侍主上其說主以除殘理冤以成湯武之業與節侯意不殊其侍主晨夜卓舍止上聲止也或至飢疲與節侯之豆粥麥飯亦不殊為人謙退不伐亦似之節侯在關中得軍民數乃召言者咸陽王之諸輔帥曠度釋其所疑侯亦以律外役賴賁招執梟者劾賴主上簡知有素枉隨雪而伸益大赤眉之平定安集弘農群盜胥化為良鄧禹之不能者節侯能之上海之變脇以逮華亭名在死籍人不敢任者侯以百口任之轉死而生者殆萬齒此又節侯之所不能為也取前胄之號以字今日之軒孰云不可侯今去州縣勞陟中書幰府位益高施益大輿論益彰又烏知不拔於不次使秉鈞軸以贊　聖主太平之治大樹之澤其必有根於祖而大樹之號其不有先於節侯乎侯謝曰某也願力先生之言以赴先生之所期也書諸軒為記

知止堂記

世之高士嘗此宦坑為魚之逆鱗漬筍也筍一入雖有具龍之體欲翔躍迴飛以掉尾江湖之間烏乎難矣故淪胥而沒者滔滔是也恬而避者自陶鴟夷張赤松疎大夫陶處士而下曾幾人哉老子之經有警人者曰知止不殆其言也可與悟者道而難與淪胥者告也雲間老人夏謙齋氏為其監漕官年未致事也即勇退歸里名其燕處齋之堂曰知止是有味乎老氏之言哉老人去世已五十年兵燹來堂燬去其四葉孫順貞猶能力護趙文敏所言之額登於北山新堂不忘先也貞力學有仕才丁時艱而不仕知進退出處者也使其仕也宦之坑人者能坑其六尺之軀哉今年秋貞延予於堂以落其顏之新登者且請記於是乎書

知止堂記

愚者不知止智者不知止達者知之知而不止與不達等陶朱汎五湖留侯從赤松知止也使不知止則革屍夷族為伍韓二子而已耳此謝公伯禮名堂之義非愚智者之所能識也謝為淞望族至伯禮始以仕籍顯官卿郡至奉訓大夫年未五十郎

掛冠睎隱謂其子若孫曰若知夫馬與舟乎舟之運也滿風送帆捷若流矢千里可一息達也貪棧不止則瞿塘灔澦在檣櫓犇突之間馬之馳也星流電掣快意所之可朝燕而暮越也貪逸不休則太行井陘在銜勒之下吾年未及致事而志已勸矣祖父之某丘某水是以耕釣師友賓客是以觴豆讌樂而一二家老是以主耕王賦尚不知止漂蹶之患將在我矣遂以知止命退處之室累蒙大臣屢推而不起至以疾謝免學士周公琦既為書其室而復求予記予為之喟然曰偉禮之賢於人也遠矣今之仕者惟患進不銳升不高孰肯先幾若赤松五湖之侶稱達人於時乎於乎上蔡之犬華亭之鶴貽悔其身及其子孫者幾何人視謝氏之堂其亦少警乎書其說為記

守約齋記

松汪氏自其曾大父敦武公由棗陽從淮安王南度至其考君澤三世皆以武府襲將門世澤至文裕始以文學換門戶牧諭當塗盱陵兩邑升蘭溪州正所在有教績自名其書齋曰守約夫世俗之約與聖門之約異服被褐衣飯糲粟飾儉儕苦而一毫不以利於人非守約也洋讓陰競研極利害守扃牖雖大義弗勇於應非守約也闡倫理剖禮法土木形骸率往而往叢者又非守約也孟子嘗曰守約矣孟施舍之約不如曾子之約者以舍徒力於氣而曾子備諸理而持其要者也守約若曾子可矣孟子之心學蓋出於此其功用極於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吁守至約而功至天此聖門能事也雖然曾子之約必自博始不博以文不約以禮又烏知曾子之守若哉文裕心學進於是始知施之守者不必多其於三族將植不大有光乎文裕以吾言勉之而已

一咲軒記

廬陵張昱氏居南垣都司而命其寓軒為一咲求余言為志聖門言樂然後咲人不厭其咲余烏知張子之樂何樂而必為張子推咲為何咲乎張子典樂而咲則其咲為偽矣誰敢當張子之咲乎莊子以開口咲一月中不過四五日此畢常情而言魏宗室畏一生不咲宋包拯笑幾比河清一咲之難有如此者晉陸雲有咲疾梁主筠見人必咲一咲之易有如此者張子一咲不以樂必居一於此乎不然張子一咲吾不得而推也雖然陳希夷一咲而天下自此定李義父一咲而天下自此敝咲哉咲我可畏也哉吾將質諸張子毋輕一咲

三友堂記

河間公子李彥學氏登年讀書九華之山嘗結草堂於山之陽今仕虎林開元戎府客堂一所為蔵脩之地一日將客渡錢湖入茅步登鷲嶺憩客過亮有三人者草衣木形類不害各以辞相提唱一客曰五嶽老仙赤松斋青牛歸來已千歲仙客元是風雨師不識人間漢秦帝一客曰渭水龍孫孤竹種海波影拂珊瑚動一竿持寄蟠上公釣得雙璜六鰲重一客曰玉龍聲斷五更了綠衣倒掛扶桑曉梅仙相見大樹間斜花夢春雲小三人者見公子各以辞就評公子異之曰赤松氏者蓋傲兀世變而不知有秦封者也孤竹氏者治將矣仕則眷姬氏之治也梅仙者又夢覺人間世而將脫履於蠻烟瘴雨之國也赤松似吾初節孤竹似吾志梅仙又似吾未境也三客者什若異其歸一也吾將尚而有之延致於客堂遂命其堂曰三友而願之

其客鐵心道人志之道人者將進三益於公予期公予爲歲步
交也因錄三交辭而爲之誌

雪坡記

淮陽謝公既得余雪坡文曰先生爲余立言殆吾座右箴矣然余視今之取富貴者眞幻耳實以異於雪之不可控搏者耶先生言蘇雪之悞於幻亦有味哉請我終其說余曰投雪於爐以閉壑者幻也至人者一體諸盈虛消息於雪也目擊術存而詭亦先所寄必於其間吁雪之資於術者如是幻太幻亦何哉何哉余聞今淮海之傑五人焉公存中公白幼吾讀書一過即了大義年踰三十不屑爲章句儒而慨然有澄淸天下之志杭爲南大都會加以師旅因以飢饉雖有大才智不能善其後公守將於斯談笑而理之三軍無驕客百姓無菜色豈必有度越今之大才智者人不得而識也吁觀其寓雪於坡者則得已世之豪傑身罹喪亂私其托於殤京於金墉於狡兎穴自謂保固斃身全若子孫無止不知入境一易如大幻物適偕之以速斃吁可哀也哉惟高識之士得於盈虛消息之外於不可控搏者是托若雪坡者是也已其友俞學齋錄吾文去曰知道於雪坡如先生者是爲眞知蘇雪之幻入於道矣雪坡能味幻其何遠於蘇也哉

凝香閣記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張公分治江浙之三年築城堡脩倉庾廣亭壁闢田疇休兵息民於是詳延海內方聞之士談仁義講禮樂收東南遺書於賓賢之館而名燕處之室曰凝香從□□客卿會稽楊維禎維禎悟公之戢兵樂治也遂爲之言曰韋應物之詩曰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吾取其詩有文武道森戟之兵不忘武也凝香之燕不廢文也文武偕而天下之事無不理矣今士有深山長谷而出者咸曰吾聞光祿公善尊賢也善養士也善求善內諫也無不忻忻然相告曰南垣有賢相臣如此民其瘳矣乎光祿公下士如周公取友如仲山甫士友之在其幕者有帷幄之籌討也有樽俎折衝之道也廣廈細旃之謨議也非是無以入其室者於是横經論道之暇投壺雅歌之餘清香之凝於一閣者不翅如道山風日穆然其舒且遲也君子觀凝香之凝如大易之論鼎可以凝乎命也凝之旨也遠矣哉光祿公上以佐天子之太平下以安黎民之求定吾於凝香乎占之然則是香也五木百蘊不論其侈矣瑞麟辟邪不論其貴矣蔡山數十仞截沈沃甲開數十里者適足以招吊民之鬩也吁豈知吾凝之有其道哉豈知吾凝之有其道哉書諸室爲記

壽齋記

論得壽之道者有三李少君謂丹砂可化爲黃金金成以爲飲食之器則益壽此方技家之論壽也廣成子曰必靜必淸毋勞女形毋搖女精乃可以長生此道家氏之論壽也孔子曰仁者壽子思子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吾儒氏之論壽也方技以術道家以智儒家以德德爲上也淮陰湯公仁字壽之承旨趙公嘗爲書之於燕處之堂今年登八袠矣爲其子者中書省宣使某與諸孫持酒以慶公之高年宣使某又命座客劉仲威氏不遠數百里求公壽說於予將以光其身而且垂慶於後人也予□諭七十子孫曰幹乎四世湯氏之福於壽也不誣矣顧未

知其得壽之道出於方技乎道氏乎儒氏乎仲感曰湯公泰以詩禮教子孫不遠千里延明師若劉正安之徒且將捐田若干畝立義塾以淑及里中兒矣湯公豈方技氏道家氏之習乎夫德莫大於文王文王謂武王曰我壽百吾與爾三焉是壽不出於天而果出於德也信矣公之德充則公之壽可以及其身而延子孫矣湯氏之相若孫尚以予言勉之

衍澤堂記

太史公自叙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顓頊子孫官居功烈文辭下及其身而上嗜世德子孫固不嫌於自銘也明泰州孔希道氏自著宣聖五十六孫泰州之派實錄宋朝散公端朝出守泰得賜田建家廟於州之東北地因名孔家堡朝散七葉孫瑛仕中山府教授希道瑛子也遭難其難扶家廟碑渡江與溫衍之派谿會不證蓋以世德自重如此所次之舍又以衍澤二稱文顏之來淞首謁予章去閣求言以為志予謂聖人沒千五百年自衍聖以襲封而下文子秀孫得試冑子監以表嫡氏者尠矣況散而四方隱在編戶稍知自拔游庠序以為食或者又以譜裔不自遺黜者不免若希道氏為先聖仕裔欽欽乎恒懼世德之不嗣入吳執經於名師倚且將試有司與冑監之士角厥聖澤千五百年之衍於我者未艾也嘻聖人德厚其流光其澤隆萬世而不斬嗣其世者又克充其載德其載德其澤不益衍矣此係希道之自期而吾儕以期希道者吾聞君子致世澤者不在累名疊爵而在行應禮義希道行脩而名全其衍澤也何以尚茲

正心齋記

淞江萬戶侯石伯玉氏自顏其燕居之東室曰正心伯玉嘗錄予其所在客列者皆士之鄉大夫之賢或雅頌投壺或鼓琴賦詩不知伯玉之為武夫長也明日且請余文曰記正心余曰士抱豪傑才而知聖賢之學亦寡矣而況才已顯官已成恐恐焉懼心之不正思求聖門切己之學者乎予觀代之萬戶侯往往以少年子弟襲先爵役以習武為名惰不諭於學剛愎自用侈感自驕又幸而生於太平之世武無所於用惟務臂鷹走馬挾弓矢為敗遊已則無羣擊鮮拍無良押使跳歌舞為事者比比也而豈有英年老志切切乎正心之學又求儒先生之言者之座右以為警者如石侯者哉故為之言曰人之所以正者身也身之所以正者心也心之所以正者其道何繇敬而已矣請以射喻射者必正己而後發內志正外體直而後不失於其正鵠此非敬何恃哉文士之心正者占華武士之心正者占射伯玉知射之不可以心不正也則凡臨事而惟有大於射者其可不恃正心之法哉嘗林門之戲不如細柳之備飛將軍之嚴不如程將軍之猶此敬與不敬心心不正之效也伯玉尚以予言勉之

歸來堂記

予入吳首謁三高祠以其去國者非忘君遂鄉者非懷土而故迹江湖者非方外敗教之士也吳人至今高三人之高而未知其繼其高者茫張而後為何人也或曰上洋有章吉父氏殆其人已乎吉父少年以奇才為丞相府舍人未幾秉傳遂為宣使者遂通籍貴近宦遊京師者三十年出貳尹江浙府適以內艱去制関鎮撫海道裁數月即慨然歸曰吾髮種種矣大夫人之年且踰耄矣城南有桑麻田若干頃足以待祿養士不知體人

謂我何人稱我何於是作歸來堂於室西偏遂推本之也余今年東遊過青龍江吉父之宅在江上延致于堂中具肴殽酒爲余驩因得奉觴爲大夫人壽明日吉父請文記歸來堂吾嘗慨晉處士之歸來矣不知者以爲恥五斗之折腰知之者以爲典午氏將踣而不忍二姓之事人也今吉父生于盛時遭逢 聖君賢相之明用於才也而吉父且以才選登要路年未及致事而即退然以歸則以母故而愛日之誠有不能已者處士之歸其歸以義吉父之歸其歸以孝孝義一道也歸以義非世道之幸歸以孝實風教之榮歸來名堂又豈晚晉處士之迹以自高而求報夫隱夷子張孝騫之後者耶雖然吉父年未老材美暎而才識茂進賢者未肯棄遺於吉父也求忠臣於孝門則已如以孝門則吉父其得卒志於歸來乎請以復吉父命書諸堂爲記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三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四

會稽鐵崖楊維禎廉夫著

記

內觀齋記

浮屠氏鬱有內觀之僞矣其所謂內觀者役心以觀心有其說者遂謂以聽聽者聽以氣聽則嘿而有雷霆以明視者瞽久以神視則瞑而有萬華皆眩吾心學者也儒先生闕之儒先生所謂內觀蓋聖人示人以自檢之幾也故其教法施諸弟子者往往散見哉是之返照照而後有以自悟其所學謂之內觀之敎子使漆雕開仕問子貢與回也孰愈以從我於海偶子路皆敎之以內觀而使悟其所自得者何如也至於顏子曾子則得於內觀者大矣曾子之言曰吾日三省吾身孟子推之爲守約他日竟以魯得聖人之道者此曾子內觀之大者也顏子之言謂瞻前忽後而獨有見其所立卓爾子貢推之爲聞一知十曾子亦指之若無若虛他日意以遇而得夫子之道者此顏子內觀之大者也學子呂恂以內觀名齋而請記於予故予示之以聖人之教要之以顏曾之學而戒之以浮屠氏之說云

中定齋記

道至於中而定耳一趨乎中譬之衡也首尾軒輊豈有定則乎道不適乎定則爲仁兼愛也爲義爲我也爲直證父也爲廉離母也爲敬名君也爲公賣友也爲不殺使妻食子也其害道可勝言哉堯以天下傳之舜無他言中之執而已舜之治天下也用是中而已然子莫亦執中也子莫執而無權是中而不知適定則者也故聖人立中之教曰君子時而中使人用中之有

權定也雖然權度未易精也權度未精中固未可定也精之何如審於惟危惟微而安於無思無為萬物之紛起紛伏於前者不逃吾掌握而與之釋然於兩忘之間此吾權度之至也若是雖乾坤之開闔古今之往來亦不越吾一定之內耳料萬物乎姑胥申屠生衡予所字曰權而又名其治業之齋曰中定衡遂如志齋故為志如此

約禮齋記

吳興蔣生毅子既名其讀書之齋曰約禮生遂有請曰願先生賜一言書諸室以警敎也忘之曰聖人之道其高如天其浩如海從而求之窮焉莫知其所郎滿焉莫知其所之至於老死而不得者以無繩尺為之約也禮者所以為之繩尺之所也此聖人以道敎人而必正以禮所以約其歸也聖人之道高且浩者若無紀極至約於禮則有極矣老莊氏蓋以閎濶之言言大道而聖人之使無限焉我道大高而絕禮太甚也聖門弟子稱顏子始焉求聖人之道仰之則彌高鑽之則彌堅瞻之在前又忽焉在後已如有所立卓爾者竟以約禮得之與顏子之學以之聖人之道是在生也生勉之

學詩齋記

吳興陳生曾從余於雲間學經業且曰某不敏未敢學先生之春秋而詩者實與春秋相表裏也願先生學詩而後及於春秋也且名肄業所曰學詩齋請記一言以自勗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之數者豈泥於章句文辭之末者所能得哉孟子論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而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此孟子之善學詩也又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孔子錄夷王懿王之詩訖於陳靈之事而三綱五常有不忍言者矣故詩亡春秋作矣吁學者誠未得於詩又烏能得於春秋也哉生學詩於春秋之先亦有理哉雖然食魚而味者不知有食熊掌而味者不知有膾炙人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故善學詩者不知有春秋善學春秋者不知有詩非謂二學不相通也學經貴乎知味之說也生於詩知食矣食而飽矣而味不知則謂之善學詩不可也孔子固疾夫學詩而無知味之得者矣其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生以予言勉之他日授之政也雖蠻貊之邦行矣奚往而不達哉

鈍齋記

雲城之西有家塾為經鋤而世以詩禮傳家者為倪用宣氏即其居之西偏顏之曰鈍齋者則用宣燕處之室也用宣之大父富陽公子之學主用宣視予猶叔也遂以鈍齋請志於予且曰某不幸早孤稍長即承門庭役於筦庫之賤者三年志不獲伸而養廢於紛華廢於身一旦勇自棄去題請舊書以待吾豆觴母氏欽為世之趨走縣簿姑姑焉效鷹犬之役以圖躁競之進者吾不能已故名齋曰鈍去余疑用宣出紈綺家皆秋鼎茂宦軔之發如舟縱下水鴻迅順風而遽以鈍自止豈其情也哉惟其豐於用而局於地至於寵辱不驚遲速不較此非其學力之素則天資之特也余悼世之士義弁高足於連雲列坪之間尋岐觸實病於牋斷將一以捷于進也不知足之一躓則汶陷穽卒不免為人僇其捷何在哉四睎鈍齋之鈍優將於水之陽山之比上有尊白之親下有彝孫之僮外有賢師良黨之交際樂其樂而不知世有崇高權貴炎冷榮悴之一去一來者其相越豈

不實壞哉用宣之師爲張安國氏友爲康伯鄧氏以其獨到之資加之以師友之學用宣之光其先而載德乎其後者不可量已外物之一利一鈍又烏足以計吾短長也哉

則齋記

吳興趙生名柯字仲則又自號其讀書之室曰則齋生以大父府判公與予同仕于台而其外舅府推吳叔巽氏又予之舉主也遂以則齋求說於予予惟生之則取義於伐柯之詩中庸嘗取是詩以證道之未嘗遠乎人也夫求柯於木其柯之則在此柯矣人猶惑於彼此睨而視之以爲遠也治人之道於己取之未嘗遠也以爲遠者何異睨之爲惑者哉聖如孔子而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故其治己也以求乎人者反於吾身而已生能以孔子之自謂未能者不敢不勉則其在是矣傳曰能爲人則不爲人下君子之欲上乎民者無是則其可乎故推是則於身也則容止可觀進退可度矣推是則於民也則畏而愛之則而象之矣故曰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於乎此則之極功而學之能是也生以是則勉之哉至正十年冬十月廿有五日記

月山記

月有山乎佛氏謂月中之景大地山河謂之月有山可也山有月乎趙知微登天柱峰得月於陰晦之秋謂之山有月可也夫月者水之精山者石之積也水與石不相入而未嘗不相入也此彥明氏得月之山以爲物之奇會也彥明昔爲開化縣料此於金錢溪上孤峰突起如一弁令之顛有白章若月之弦若彥明喜之若獲拱璧曰溪名金錢而溪之神不以錢貺我而以此月之山吾烏得不拜神休以爲奇也遂名之曰月山且繪爲圖出以示予請月山記余唉曰此月山之假耳圖益假余何記吾將與子梯九節杖挾飛仙以遊於廣寒之宮以俯攬乎海內外之名山又將東上岱峰萬仞之頂有黃玉輪出九地底此全山之象全月之真恍乎惚乎渾諸泰初之鄉庸衆人之烏覩者也子能從之乎彥明曰吾不能吾已得之月山之月云至正十年十一月三日記

小瀛洲記

神仙之說八方有鉅海鉅海中有仙洲十瀛洲其一也漢武帝嘗延東方朔曲室問十洲所在及方物之名謂瀛洲在東大海中地方四千里上生神芝玉石山高千丈出泉如酒名玉醴泉飲之令人長生洲上皆仙家其山川風俗似吳中然其所也可階不可到也故秦王開館選天下學士其中地位高而人物勝天下比之登瀛洲云吳興褚壽之之居有水木花石之勝名其堂曰小瀛洲壽之宴於堂上以記請非徒以山川風俗似瀛洲也以其前之人有居瀛洲十八士之列也壽之之先出瀛洲學士亮亮子遂良居杭其後有徙湖之南潯宋播庄者遂爲湖州人壽之蓋瀛洲學士若干世之孫也壽之伯仲凡四人子姪凡十餘人自五世祖淮安縣丞登科第起身代以詩禮傳家壽之先府君棄仕侍親壽之伯仲皆有仕才而不仕其學而仕而都清高之地以繼登瀛之榮躅者不在諸子乎余又喜諸子皆聰爽善學聞諸父益輕金重名師之聘師有不憚千里而至者吾知褚氏子孫光繼祖亮者的的有人今日居小瀛不爲異日登大瀛之階乎問其所者又何必指神芝醴泉白玉之山乎而况

山川風俗之美類吳中者不在他此也書諸堂為志至正十年冬十一月序

愛日軒記

予讀楊子書至孝子愛日未嘗不掩卷為嘆嗟夫孝天誠之出也惟其自知日不足者吾知孝子之天之誠也至矣吁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待此孝子愛日有不能自已非有使而然也故曰孝天誠之出也愛日誠之至也錢唐市中有金孝子鑑者築室于舍之南以養其親顏之曰愛日取楊子語也嘻金孝子之養親殆出於天之誠之至也朝於斯而省焉夕於斯而定焉出於斯而告反於斯而面焉至於問所欲推所欲承所欲以行無不一於是尊養親惟見其日不足也謂金孝子天誠之至非歟吁愛日之書蓋孝子天誠之托也昔者仲由啜食藜藿躬負米百里於親在之時其後累裀坐列鼎食而悼其親之弗及也嘻是有愛日之誠而不能俟乎貴富以為養者也狄仁傑親在河陽登太行見白雲孤飛以為吾親舍其下而瞻望弗及嘻是有愛日之誠而有不能恒在膝下以為養者也金孝子者家有奉親之資又不肯輕仕以一日去其親蓋不俟乎後時之貴富不在遠方之咨嗟而悼恨者也噫金孝子之養親豈非人子之大幸而能乎季路仁傑之所不能使愛日之誠始終無怠如大舜之慕其親者吾為紀於軒於後子孫耳後子孫皆以爾孝子之心為心是孝子一行能推為一家之政又使天下入聞其風而興起焉孝子之感於人而動以天者不可勝用金孝子之行為世教之係者又豈小補哉魏生本信持其卷來於是乎書為金孝子愛日軒記

脩齊堂記

吾州諸暨有東西施家西家之秀鍾於學羅友入而東家無聞焉至宋始為施宗聖者學行尊於里閭人稱為東丘先生東丘之後有鍔者紹興中進士典雅頌子姓踪東而西多隱晦吳門吾入吳得諸闤闠之外為仁傑氏其先蓋自越來者始吾邑東丘之後已乎吾初未識仁傑氏吳中學子張守中年十四稱奇童能夜誦經史書數千百言日課大經義驪賦表章若干首貴官女及里中多田翁爭婿張氏子而獨為仁傑氏所先可以識其人矣仁傑嘗招致余於所居堂顧其題顏曰脩齊吾與趙魏公之所書也因舉觴拜以請記余視闤闠之居皆貨財之亭而其人皆五方商賈之伍也日出而蚤營日入而未息所與言者皆錐刀之末乾沒之計也與之語身脩則曰衣被文繡耳與之語家齊則曰峻宇雕墻耳烏知吾聖賢大學之[redacted]哉而仁傑乃獨拔乎流俗以大學之學自律仁傑蓋古之權會長者也素孝友於家孟學仕大學之教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知一身脩一家斯齊矣一家齊一鄉斯善矣達而推之千里之治廣而充之四海之均不過一脩齊而已耳大學之言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感應之機其捷固如此脩齊之化行又豈獨善一家齊一家而已哉吾聞吳俗多好內而外尚勇有遐匹夫之闔而殘厥軀惑於兒婦之舌而亂厥家者聞施氏之風豈不有愧哉施氏之化行則吾之記斯堂庶不為空言也矣至正十年十二月十日記

南樓記

信都吳公僑居吳興築樓岸霅水北枕苕并金蓋玉几諸山拱

在雒嚮因命樓曰南且以目錄置書萬卷樓上一時名士考經斷史及東南民事必客是樓余亦在客數而徵記於余余謂南樓在武昌於晉庾亮氏代之貴家富室高甍峻宇俯陽而樓庾王帛栖歌舞以郡山川風物之勝者以萬萬數而亮沒無名焉越數百年而吳公之名于吳興者繼之豈非樓倚於地之靈而地又倚於人之傑也耶雖然亮非人傑也亮本莊老氏學善清談之士也識闇才短徒以周公親受重顧四海側心奸臣肆志非賴二三方岳則未度之國幾至大弊末路之窮至欲竄山道海不獲已為燕湖之出武昌之駐其在武昌也未聞有所經畧顧歆任猜忌黜大臣諸在吏皆東閣之物又未聞雄特其中月色橫陳秋思不淺南樓之登徒與浩華談詠光景曾無裨於中州多故越雷池一步也其才不足與有為如此今公以方之學相家之英既出為　天子耳目剷除奸惡登進忠良遭兵喪亂又出而身任城社之重而樓與門客寮友之所講白者皆經國之道弭濟時艱之業也今日之吳興豈與昔日武昌同一秋月哉吁秋月無古今而人物有古今庸詎知夫今人之不優於古也耶登茲樓者攬山川人物之勝又安知無善賦大夫飲酒山川之神以述大業頌隆乎以鄙浩華之所談詠光景者哉書諸樓為記公名鈞字元播平章冀國公之季子御史中丞南陽公之仲氏云至正十三年夏五月記

生春堂記

嘉禾謝玉淵氏名其燕處之堂曰生春取靈運西堂詩句也京兆杜伯原父既為作小篆書之而又徵記於予予嘗過其家必醼予堂之上講春秋經學嘗扣玉淵曰聖人以春一言加王正之上者非史氏文也春秋第一義也傳經者盧周正非春則曰夏時冠周月呼寅正始春人所知也又豈知子正為春之生之始乎論三統者以十一月乾之初九陽伏於地故黃鍾為天統春之所由[illegible]之端也使聖人假寅正於子月是天時懸隔於王正者常兩月也何以示信於人乎生春之義莫深於春秋又豈汝家容兒吟弄草木者所能知乎玉淵避席曰謹受教予曰未也吾聞幽有谷也壤美而苦寒五穀不生百草不殖工律者一吹而春氣應草木生人之相天時有如此者今深山窮谷豈無固陰冱寒應春氣而不毛雖太陽[illegible]而有不能及者使律氣均應不毛者皆生生而不已君豈[illegible]乎郎生春者推之物有彼其陽者矣毋徒賞之夢寐之間為吟哦之具而上也玉淵崇酒勞觴酳胞而謝曰某不敏不惟受生春教且受春秋教也至正十三年秋七月十八日記

尚志齋記

余讀陳勝傳未嘗不嘆其非志不立勝以燕雀待傭儕自待其志為鴻鵠勝之志在富貴後亦訖不逕吁勝人奴耳猶不為勝者乎聖門弟子如顏淵曾點季路公西華聖人必以志發之諸子之志無大於顏子顏子願得明王輔相之故其善適天下而無所伐勞過天下而無所施若顏子者所謂大人君子之志非歟孟子曰士尚志尚如尚服尚卑之尚蓋尊而主之之辭然尚一也而志有不同不可以辨也崑山呂子正氏名其燕處之齋曰尚志蓋其友張希顏來謁記予謂子尚易也第未知子志安在子正曰中也學於聖門者徒切有志焉在季路氏之間也顏何敢哉子謂之謂然曰子之志不鄙矣推是以往不為顏子也

吾不信也顔子未違陋巷之入耳使達也則春秋之伊尹也學顔子學矣伊尹志吾不以望子正其誰望子正年方踰冠而好學不倦事孝父以行其志未著也而所尚已如此畀特來志以畜吾知其無能禦者矣書齋為記至正八年夏六月記

藍田山三一精舍記

藍田山三一精舍者桐廬姚傑氏之所創也山去桐江北三十里北負鍾阜與周顯氏隱地伊迩其[illegible]香爐峭壁噴烟瀑布如白虹蜿蜒掉尾雲際西見天日南見烏龍冠傅蓋佇江水帶其下如玉虹在地繚山而去此藍田形勝之會也宜有仙人逸士之所都而傑以三一精舍據其會刱於至正甲午落成於明年予過桐江欲抵其所而未違傑乃圖山水狀及其營造顛末介予徒章木求言以為記予詰三一則曰三者孔老釋也一者道之歸也其位置中聖人尊以文昌之殿釋左之老右之予疑三一者既推尊孔氏而孔氏之左右不無從焉何取老釋耶則又曰道之大者莫如吾聖人其岐而去者為老為釋吾將約其岐而歸之大而正者此傑意也近代縉紳大家廟制不講旁營三教之堂且以孔老釋瞿曇之尊其侮聖教大矣傑也廼於吾道陵夷之際擧而尊之彼二氏者若在弟子之列化異端歸皇極使皆知有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教民之秀而出者不沒溺於虛無寂滅之歸豈非傑之用心弘而推化者廣也哉予嘉為之書使詔諸里以戒諸後人不終為異端如周顯氏之惑也世教之補㮣曰小哉公名傑字君用裔出唐之少監合年八十耳目精明結廬於伐栢間以文酒自娛其天年學者尊為栢庭老人其養從之田世入主奉者凡若干畝稅籍見碑陰云

松月軒記

吳興東去若干里其聚為南潯褚氏樂閑君之世家在焉至正甲午先廬遭兵燬其子質字彥之重刱別業朱塘溪上蒼松夾徑數百植林下石床雲覆蔭以重軒時焚香讀易其下月夕則鼓琴或歌騷或與客嘯傲賦詩仰聽虛籟倚席涼影儼若物外境也遂即松月扁其軒不遠二百里走雲間請記於予予交其父兄幾二十年彥拜予為父行予觀之異姓姪義不可以老辭夫蟠根錯節貌風霜心鉄石閱歲寒而不與衆草榴同腐者松之操也乾坤一氣之清鍾為太陰麗乎天而與日代明以成七政之功者月之德也彥取託於松月松月不在松月而在吾一氣之剛方寸之明矣亦祖瀛洲學士遂良任顧命之重當逆犯謝亂之時不以禍死懼抗顏而極諫欣忠感矣彥為其雲耳仍昆甲午諸兄罹不測之禍彥捐軀歷險誓不與共天必復其讎而後已遂良稱忠彥氏稱孝嘻人之行莫大於忠與孝也使彥立人之朝當大任必能操大節又何忝爾祖哉吾所望於彥者在此其託物於剛與明者於松月見之豈果騷人墨客玩弄草木者比哉彥作而謝曰某雖不敏敢辟先生之教請書諸軒以為記龍集己酉秋七月初吉書

竹月軒記

詩人以月配竹者自六朝無聞焉李謫仙有何處我思君天台綠夢月月寄於夢而不在竹也六一翁有潁使風霜色病過桃李月月寄於桃李而不在竹也老杜竹送清溪月月又兼以溪言也惟老坡明月浸珠竹始專於竹然坡得此景於方外之虛寂堂耳而未見於士大夫之家見於士大夫之家吾今得於雲

間義門夏公子益中之軒予嘗夜宿其軒夕焉月出竹頂益中
坐客其下仰見玉立數十莖喬秀疎朗若空谷佳人將倚翠倡
訪主於虛庭蹁躚盤礴不忍去而不知清夜之徂也已而主客
相與酌酒盡醉脫巾擲踈枝或鼓琴或吹匏擊石與玉立君錯
綜相舂應籟縣於天而景散在地鈞韶鳴而龍鸞舞也是時主
客頹然就臥忽不自知其身世在白玉闕中軟紅塵裡也席上
客遂各賦詩明日連書諸軒主者因以竹月名軒而推余為竹
月志益中青年而才氣甚老尊師樂友化勢利之俗為禮義之
鄉無忝於華義門之後故樂為之書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四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五

會稽鐵崖楊維禎廉夫著

記

借巢記 五十四借字雜借得

客有馴鶴巢者自杭而蘇而松率假館以居予一日過其館改
命曰借巢或有哭者曰鸛有巢而鳩借之鳩之拙也鶴不能營
一巢而借亦拙甚矣乎楊子啞爾笑曰子亦知夫借乎人一身
外為長物物皆借也吾試與子言借衣冠借以束身棺槨借以
掩骼土石借以周郭山嶽借以積土天地借以奠岳極之於大
則大寰借以闢天地何莫非借也近而言之琴筑借聲綺繡借
色芻豢借味鼎釜借烹刀刃借割籩豆借臧金玉借飾席借偃
而策借扶也車借駕而馬借馳也旗幟借表而弧矢借威也印
章借信而甄布借令也權貴借勢而封爵借名也遠而言之丹
青借圖而金石借刻載書借誓用府借史而聖人百家諸子之
文借以寓道也又何往而非借也及其親也妻借齊子借嗣父
母借生而吾六尺之軀亦借也吁借乎借乎何啻於一巢乎或
者起謝曰淺矣乎吾之窺借也吾因子言借而知天地萬有之
不有於我也楊子曰吾於天地萬有皆借也而有不借者在何
在也曰以天地萬有之借為借者萬有之客也以天地萬有不
借之借為不借者不客於萬有之客者也子徒知吾有借而庸
詎知吾不借之借而不客於客者耶不客者誰曰問諸有物有
物問諸有初有初問諸有無有無不可名全以名其巢居客起
謝曰請書為記客為隴右邾經也

營丘山房記

穎之呂仲善氏早孤事母劉以孝聞長從鄉先生一靜謝公學
通易經以其餘力爲文賦詩頗有古風茲今　天子一統宇
格延俊乂善以異等才登選胄子學有書室在錦川之陽陽坡
之下貯書數百卷題其額曰營丘山房示不忘其義於前聞人
也出使于淞謁抱遺先生於草玄閣曰願先生一言以白吾志
先生曰營丘在虛危分於爲今濟南地太公呂尚父之食邑也
太公治齊擧賢而尚功至十四世爲小白主霸以管仲[illegible]世
天下而六公之澤益遠丘大孔子曰微仲吾其左衽矣多其功
也太史公曰太公尊賢智尚功能而其敝則夸奢虛詐而不情
傷其俗也善欲振其緒於營丘而又直　明天子之登賢以圖
治其以仲之富國匡天下者爲勉而以俗之失不情者爲戒則
可謂善嗣營丘者矣善謝曰諾書爲記戊申冬十月朔抱遺記

南浙堂記

華亭葉生起象有林泉之樂在莫龍浦西蕭公津上讀書之堂
南臨之故名南浙杞謁予草玄閣求一言以爲志至四三而不
已爲之言曰昔眉山蘇子嘗有是浙矣而生之堂又襲之耶雖
然觀其理之所得何嫌於襲耶善言浙者莫如易之渙其曰風
行水上渙此浙之極觀也說者以爲風與水相遭不能不爲之
文也此浙之說文也乎以爲浙之所以爲浙蓋有爲之下者其
可不知乎今夫水由地中行源深則流長其發岷峨越乎谷衡
林莽傾折回直東之爲峽匯之爲渦激之爲湍瀑千變萬態不
可蹤迹然後達于江河以朝宗于海有本者如是苟爲無本
溝澮之水朝盈而夕涸求一漚之微不可得矣有千變萬態杞
觀於渙之浙者也杞也有意於浙其亦於本者求之否乎杞作
曰雅唯

純白窩記 用聖姪代老莊獨爲高出

華亭縣北距六十里其聚爲小蒸其吳越裔孫爲卑氏先廬燬
卑復新作又於堂右之闢窩一所上結圓頂下方四落皆堊爲
雪色泥以木膩又以雲母片幂之渾然瑩窄盧也名之曰純白
卑嘗宿今於窩且徵純白誌貞之上九曰白賁無咎以其反本
也天下之文莫文於白文之純又莫於本反本也吾聞卑生平
通經史及國語間習弓矢騎以義俠剛抓豬游徵問名賢人爭欲
致門下歲[illegible]竟卑生御兵甲捍于淞之陰鄉賴以安又以白衣
參諸將師越若却[illegible]行[illegible]紀活遺黎數十萬今[illegible]、、茨功
亦茂矣假亦可體矣故歛其神于反本之地此純白之所以名
也卑有四子若孫若五皆玉立庭砌間將有賦白華賦辯白于
時者又知卑之反本貽世世亦無窮也卑氏子孫尚勉乎哉至
正庚子夏五月蒲節後三日寫

鄉林記

淞之邑帶江枕海聚爲山者曰苛曰雪曰神曰小崐小金地皆
平曠大陸呀淵疏川突而高鬱而秀蟠而踞之若則喬木之林
大姓之所宅也去邑之北五十里其川爲浦匯匯甚又爲小蒸
峰小蒸古屋百十楹者九齡徐氏之居也去居左介一百步鑿
池數十里池上植松栢桔檜桂椒梅橘桃杏草則芝蘭菊芷茎
蓀蕙蘆齡連宗月四時之生香未嘗一日斷也因額池堂曰鄉
林予過海上九齡揖予堂者數夕臨分出楮筆曰先生海上遂
意咲歌嘯皆成文章醉墨所及一草一木有光於鄉林獨無言
乎予曰草木之香細矣因人而馨者大且遠矣我栗里松柳以

處士香晉竹林以七賢香濂溪蓮以茂叔香羅浮村梅以蘇長
公香草木不以物香而以人馨也信其不然雖稱澤乎泉林不
之綺交錯者不香也吾髮齡之人品魁壘操行極高茂齊與
予論今人出處曰今之稱處士者或以蓮顆走戎馬閉水出火
入即可苟且頃賁高者挂類書闕聲高議以驚動所事自
謂陶王綺皓以傲其所寶而爲士之大憂不知大憂者在其踵
觸羅踏穽卒自踏踏而禍及其等者不能庇勢不能救噬者是
者憯甚而恃赤辯甚乎不幸抵觸嚴幸極返故廬與一草一木
同華而共實先人之賜先生之教也予聞其言題之曰此吾子
之德馨也馨之被於御林草木者也故樂爲誌御林幷錄其語
爲學之信且博者告也

固齋記

新經有鄉善士裵氏父者遣其子貞從予遊一日有請曰貞承
名於父承字於先生曰固而處偷之地未得齋號以自勵敢請
予又字齋曰固且求志乎吾之曰固非高旻之固也亦非固我
之固也乾之文言不云乎貞固足以幹事貞不固不足以爲貞
固非貞亦不足以言固固而貞貞而固而後事之幹立焉故聖
人許幹必於貞固而不以亨與利也生學與齒俱進將入于官
而有事於政己以易之所固者植其本於不拔本而幹幹而枝
枝而花花而實何之歲月不患其不茂且碩也生之貞毋替於
固也復有諭生於固者唐城南諸杜所居號居杜固以其風氣
所聚也宗祖所扶也子孫所完也後爲奴者鑿之血流者數日
而固者崩矣杜抵固從而衰矣地不可以不固如是別君子之
操行乎生乃究所固毋自鑿也

榆溪草堂記

至正庚子夏四月余東遊鶴沙田舟順流下黃龍浦又東抵榆
溪見大榆數百章皆百年物也雨餘新綠蓊鬱若屯旌擁幢樹
底構草堂一所堂主老陶中出迎客供茗飲床書充屋棟茶竈
筆床環左右又將客步後園花樹紅白刺人目折殿春玉桃花
一枝供客是夜宿草堂明旦干余記草堂之號周顒嘗構諸
鍾山杜甫亦構諸浣花矣然鳴騶入谷而山靈見移脫巾據床
而發不免禍天下草堂萬萬也而享有其身者尠矣唯尔祖靖
節翁自彭澤來歸門種五柳著傳以自況義熙之節良史書之
五柳之德色若厚矣今子孫不堂柳而堂榆榆視柳等也烏知
異日不有傳榆溪先生在龍浦之東如傳晉處士於五柳者乎
中曰某不敏烏敢望吾前之人請記爲堂以爲警

槐陰亭記

三槐見周禮有三公之象爲宋王祜氏手植三槐而三公之位
應于其後文正公旦君子謂王氏之槐種德之符也海東王敏
中氏爲三槐子姪槐之樹之閒者亦三結亭樹閒扁曰淮陰大
參周公琦爲作篆書之又介吾門管生訥求余言爲志吁王氏
之子姓何其祚之遠也祚之遠者德之長也晉大司馬府豈無
手植之槐識者占其樹婆娑而生意盡則知司馬氏之槐不知
文正氏之槐開其先者厚而蔭其後者長非尋常府寺之植可
得而並稱也敏中席槐之陰思有以培槐之本則豈徒戒剪伐
如齊人之令仁以根其生義以幹其行忠信以要其成也盛德
大業其有不先祖門之植文正之堂亭敏中勉之有以徵余言
之不誣也至正庚子秋記幷書于抱情堂

春草軒記 有詩

淞謝伯理氏於其正寢左介為謝榭軒一所命曰春草本靈運語也請予為之記予疑靈運以詩名宋而猶附麗於人以覓句何也在西堂時詩思苦甚至假夢寐見惠連而後得池塘生春草句遂以為絕奇吁此三百篇後詞人以興趣言詩者也律以六義何有焉今人一草木取以點綴篇翰極於雕鏤之工詩道喪矣談興趣者猶以靈運語出於經辭直指如高臺多悲風明月照積雪無俟雕刻而大巧存焉猶為去古未遠也伯理嘗與予論詩大惡淩駁六朝上探漢魏故於春草有得焉雖然伯理方將以詩備理教及於民豈必效永嘉詩人爭工於句字間者具慶在堂上年俱高矣朝朝晡昔焉有謫焉者夕夕焉有詰焉者於是家庭之教出焉倫理之化行焉家有悅親之堂不忍一日違其色養吏部以品推恩及其親自謂罔極莫之報時詠孟貞曜寸草春暉之句是詠草所托又有關於倫理者惜永嘉詩人未之知也吾合以論見春之資於倫理者不獨在句字間也係之詩曰

草生西堂下池水含清濁鷁髮在堂上游子今已歸大兒佩紫綬小兒著綵衣嚴君親嘗禮慈母有斷機春草承雨露惟恐朝日晞願持此日意永報三春暉

悅親堂記

謝氏系陳留徙淞者代有文行為衣冠望族至德喜封君叅高弗仕生產盃饒門第益大至正丙申苗虜陷松封君廬亦毀明年復新作之其子伯理率其二仲奉親于一堂晨昏於斯不使梻慶以一日去其堂予嘗名其堂為悅親今來杭遂以記屬予世之以為悅者無大於悅親矣子夏問孝於孔子孔子曰色難父母之色間見於幾微者孝子迎而順之為難迎而順之不難者必孝子有至敬至愛關於親者切若曾子之養志者是已孟子不云乎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也誠者至敬至愛之謂也今夫備水陸列侯膳色百拜上壽於親者非悅也華服綵[illegible]奇器金玉寶貝煥換於親者非悅也鍾鼎門連子本泉溢歲上芬於其親者非悅也必悅之如曾子者而後可伯理事親尚友曾子悅親之道茲有加於此矣雖然伯理方仕鄉郡出有民社之寄以其悅者身之昆弟循之而後國人因之所謂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矣理之弟曰恒曰鼎皆嘗從予游恂恂然有古孝友之風吾知謝氏風教師於百世者有矣豈直國人一時之法哉異日和氣應孝之門吾見淞水之易風山之陰有同異之禾併枯之木產焉田氏三荊有不能媲其美者吾過封君堂上尚能為予賦之至正己亥秋九月丙午記

好古齋記

鄉友俞纘仲租通經術自命其讀書之堂曰好古來杭請記於予予為之喟然曰古之不諧於今者久矣孰以古為好耶三代下嗜好百出好酒而鍾以隨好傳塞而牧以亡好勇而舉鼎以說臏好獵而隊車以隕首好游而貫害以利好諛諂而售佞以亂好書而污髮以為顛好畫而竊封以為神好鍛而倨以取禍好石而拜以取喪好鶴而乘軒以取滅國所好不同而所失亦隨以異惟好古為聖賢之學俞好俞高而入於聖人之域而凡世之所好者不一足以動其志此好古効也今之人不古好攫以好古為野攫操無任憒溼不道逐至斁綱裂常自謂行於今

者植如也不知步跆者在戶限外吁亦足省矣蓋孔子嘗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孔子之時已待古為野而孔子豈敢以野待古哉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仲桓之生後孔子幾二千年不溺於三代以下之偏好而獨追孔子以為古者而好焉非有聖賢之學不能仲桓今仕矣任民社之責矣以其好古者行於仕也吾見民之還於古而斁綱裂常者無以容於今孰敢以野譏好古之古哉相起謝曰謹受教請書諸齋以諗夫議古之野者至正己亥冬十月初吉記

尚朴齋記

太樸一散勢不極於文不止也殷質特尚猶本乎朴至周文郁郁吾聖人不能不從時而救弊之偏則欲從先進之野至用四代禮樂則取殷輅亦貴其朴耳使聖人得位其不返朴於古吾不信也漢大臣師蓋公還治於清淨無為至寧謚三葉之君又當率朴為天下先幾致刑措此朴尚之効不可誣也維揚周信甫以尚朴名其齋今松江守顧公竭祀於子予未識周君而顧公稱周君篤孝古君子務以一朴存心而待物又以之佐太尉府救行簡之効則知周君傷時之澆欲返治於古其亦慕聖人從先進者歟其亦蓋公之可師於漢大臣者歟今　天子法漢治文之太尉菲食惡衣以承　天子之化周君又以朴尚贊大府之政一朴之係於天下者大矣朴名一齋固不得為周君私也故予不辭而為之記且俾淞之能詩者頌之如后云

虛舟記

呼原生居九纇之山以虛舟扁其一室客有過而詰之曰聖人取諸渙刳木為舟以利天下舟濟世之具也而子以虛名之亦有說乎生曰余族居海壖見風濤猝作估客之舟兵入漕人之艦如山如雲者淪沒於蛟鼉之穴往者不可返而來者未已也嘗作吊溺文哀之而顧余之虛舟孰得而溺乎客曰子之虛舟於何載乎何適乎生曰吾舟本虛復何載吾舟本往復何適客詰之曰子之舟殆不如丈尺之朽槎乎槎神而能引客通天漢遊牛斗間而子之舟何以自神乎生未知所對匡山鉄道人在座隘爾哂曰客欲知夫舟之神且大者乎天一氣也氣水也地一舟也地至重而浮游於一氣旋海之中未嘗溺也非至虛而至神能之乎客以丈尺之室視舟亦隘已以大地之大視舟則舟之虛者亦虛無以尚之若是則果老之舟鉄務相之舟土絡南公之舟葉以之稱神者末矣客退往生出楮筆請書為記生名曠姓陸氏雲間人也鉄道人泰定間李黃介公榜第二甲進士楊維楨也

五雲窩記

雲天地之靈氣其興也勃焉其滅也忽焉不可以色求而色之變出焉或以青以黃以赤以黑爲以間以三素以五采而名亦隨之變偽者談五雲有以望而知帝者之止占而知賢人之居要而文章之進兆而知名進士之出又托而為蓬萊仙境之求而未有命之於居者淞之璜溪呂希遠氏吾以五雲名其居則亦有說希遠嘗客杭從句曲外史張公遊思其親不置外史為揭其所寓曰白雲取狄公思親意已而歸耕溪上養母以奉閑且廬其先塋林滸間嘗見非烟非霧蕭索輪囷其五采以燭人者以此五雲之瑞孝感之應也吾得諸瑞甫兄之言易其名為五雲因悼兵革以來衣冠之士逃離解散至有遺失親而閔忽

生存者名布逖氏之不忍一日去其親奉騎叔水於流離顛沛之秋此非人瑞而何有人瑞而後有天瑞或者徒以占候變祥賦冰山幼求生之五灾者未為知生者也余故書其說錄諸篇為記

大竹軒記

潼川文同氏自館職乞外調歷郡守有治狀官至司封員外充秘閣校理其高情曠度類神仙人文章有丹淵集不在一時畸華下顧以畫竹知名從掩其人君子所惜在洋州時構亭篔簹谷為游息地故於畫竹益工時作古槎老枿淡墨出神謂之墨林蓋非丹青家所能匹也評其妙者謂其胸有奇氣礙十萬丈夫者非繆雲間義門夏士良氏博雅好古蓄書萬卷外古名流迹墨今金購之弗恪於文人才士之圖寫尤所珍重居之函偏有肅客軒名之曰大竹者有文同氏墨君之手澤也士良蓄畫凡百十家而獨名文竹於軒非文氏之墨君可貴三百年之清風雅節可詠耳雖然篔簹谷多偃竹同特愛之嘗畫以遺子瞻氏曰偃竹數尺而有萬尺之勢其詩曰持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偃竹有不可偃者如此與可以之予瞻以之士良之所藏作於篔簹谷不篔簹谷不問顧亦問只尺之素有方尺之勢不可偃者何如耳士良仕忠未伸必有得於此者不然軒之外林林然麻生而棘立者皆篔簹物耳何獨以畫為貴哉抑吾聞夏先人止知公有義荊圖與餘圖與堂俱燬士良更命刱以侶竹則又弗隊其先緒

五檜堂記

至正庚子孟夏某日予過黃龍浦遊海上觀三神山經南北彥蔡之北者有大族婿者徐君子肅予至其家入其門則深庭別院舉木天也已乃覽其園池之勝林木蔚蔚水石聯絡遂燕一堂亨拜手請曰堂未名惟先生名予視堂陰五檜者東軒老人之手植也因命之曰五檜堂又請曰堂既名不可無誌惟先生是諾吾聞東軒老人好脩潔精於物理加之該博文史折節待海內士必延欵五檜下人問檜則曰檜之三顯之必於天者松之七隱之必於人者柳之五又出天人顯之外而以綱常之道皆為進退者吾之進退未嘗必於天亦未嘗必於天也天之所以與我者果不可必乎既五棨化而盡五檜猶蔚然於庭使後之人見之豈不求之於五檜七松之間耶是則君之命堂以五檜或者東軒之人其有待余於實數者是檜也歷已百年皆森聳奇崛鱗而鱗瘦而輪八臂九首而龍其身節甚貞氣甚清拏月而珠聲聲風而箾聲發雪而鉄撐予以胜松栢之雲仍而晏歲寒之盟者乎[illegible]曰是可與五檜為禰已請書為記

會稽鐵崖楊維禎廉夫著

記

養浩齋記

淞之南陸氏代為衣冠望族有佳公子彦章者生而有氣節讀孟子書至養氣之論深有槩於心慨自命其齋曰養浩介其友有彦學來見余璜溪次舍求一言為誌予嘉其人而為之言曰戰國之士以氣雄者多矣而未有言浩然者獨孟子言之其氣即天地之氣也善養之則吾之氣也至大至剛可塞乎天地其視北宮孟舍之役於氣者僅匹夫之雄耳孟子之言是氣也人皆以為夸千有餘年子孫子者始信之其曰是氣也卒然遇之一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蓋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可以參天地而總盛衰者乎此聖人之能事也閱三百餘年人又疑其言之夸而彦章氏首信之彦章不敢暴是氣而又得其氣養之效能處富貴而不淫居患難而不懾則彦章氏之用是氣又豈北宮孟舍之雄匹夫者可以同日論哉養之充也無一日之餒也雖匹人之能事不為難彦章聞予言而喜曰大吾養浩者先生之言也請書諸堂為記且有以告人之疑吾夸者云

書舲齋記

余客淞游亭林舜卿謂野王讀書堂者已廢為隆祉化為草棘去臺之西北十里近為璜溪溪有義門夏士文氏歲聘文行之儒為子弟師六籍子史下及百氏之書凡數千卷皆架插下頌為廡西之齋童穿隅次晝夜諷誦聲徹行路因名其齋曰書舲而求誌於予余聞魯恭王入孔子宮聞金石聲而宮不壞漢高皇過魯聞絃歌不廢而邑不殘書之聲感人也如此孔子之武城莞爾絃歌亦為子游喜夏氏書聲聞于承平之日未為奇也而聞于兵戈格鬬之頃非一家之曲阜歟吾為吾道在東之慶慶已雖然士之讀書也內以治身外以治人沈潛其中之所得以究觀道德之微性命之懿以極夫禮樂教化之著皆於書乎出也豈直務聲而已哉不然誦習之日積極詠之弗知則其書之有聲聲於出口入耳者雖工於洛生之詠吾無取乎爾矣士文尚以余言勉諸弟子師師以余言勉諸弟子云至正庚子秋八月初吉記

著存精舍記

璜溪呂孝子曰恒曰恂墓其考者宋德公子濮太之原治一家域如法家前建文石壇及隧道樹以檜柏栝柏又茲家為精舍以奉春秋祭祀祀必親眡牲器不以屬人俯仰齋慄如親見其先之存者雖歲月去遠為之悲慕不已名其舍曰著存參取周公奇為家諸廟以祀諸於余世宜墓祭非古然孔子家孔里曾子孫世祠其家不廢則墓祭有其所祖矣自廟制廢而上冢之禮重乎漢人史傳書以為孝子之榮近代卿大夫官儗王者而祖禰神明之舍則漫不加意至有即官上以為家遂棄墳墓千里外過家上冢者亦罕矣澄昏之思則祀之如其先不以為慍烏乎公之壞而士大夫之不振若是幸有神位主於家舍時節不失其所祀援古祭義致愛致慤心以存著其所不忘如呂氏兄弟者蓋寡矣又懼其易世而著存者替稍恒程以垂其規於遠又俾勿壞豈非世效民爭之存猶有所繫哉是宜著存之可書而

呂氏兄弟之事為可録也予方提學傳司禮之廢者將與士大夫講行之呂氏兄弟嘗從予學者也尚以予言力返廟御使明方觀禮者於呂氏乎取法而士大夫之復禮者自呂氏始豈非予之所望乎至正庚子春正月八日記

西雲樓記

雲間李氏以西雲銘其讀書樓求志於予予曰爾家騎鯨公夢長庚而生長庚西方白虎七宿也故名白字太白太白以星言今予以星而雲言何也則亦有說在易之小畜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雲之積不厚不足以澤物小畜為卦以風行天上一陰允五陽所畜既積施何自而行耶西郊之雲施雖未及於物物尚從而不可止也故上九曰既雨既處尚德載物從積而施行如上九之積厚而雨降亭亭若不易量也抑余於天人之事有感於西雲者西雲乎而通天文學者也今太白食昴西方事也天狼獨趨東而白虎伏而不動九游掩旗七將斂手縣弧服矢不發泉似而射若十年予熟天妖氛奪奎壁變戊戌亢斗井鬼太陰宿室畢亡極太陽食巳未之月亦西方事也下民所不忍仰睇西雲計何出撫髀歎曰願以先王之學上從六龍以飛庶有以濡沛洗天之澍於東郊也先生姑俟之至正庚子立春日戊戌記

野亭記 有詩

雲間沈鉉氏世家為郊關之外其先嚴為漢之上皆壞城之野於先廬東介披萊蕨蔣苑竹築其亭函楹中置文竹櫥白木几筆床茶竈棋枰書度雜置其次時與一二同志友倘詠其中顏其亭曰野集賢趙公雍為作篆書之又介吾友陳栢詣余乞若求記予謂野非止郊外名也聖人嘗以比仲由而又欲從先進之野蓋野而畔教聖人所嫌野而勝華聖人所取鉉之野何居鉉曰其之野郊外之名耳烏知聖人之去取我雖然聖人論野為質鉉將論野於趣乎趣乎非樂慶於壤報者惟知乎唐丞相裴公営堂於午橋而名野矣是厭政於朝思野於野豈真知野之趣哉知野之趣莫孟貞曜氏魏仲先氏者也鉉下敏將尚友於孟魏氏者予遂其言又重栢之請録諸亭為記繫之詩曰

孟郊得野趣野有真惟廬魏先得野趣野有野堂居雲間沈東氏草衣野夫東屯田可種西壤水可漁門無索租吏家有種樹書野亭開草樹野鳥集朋徒試問朝市宅傳舍不須臾朝思來鐵券莫死巳傷鏤始知野亭野廟堂如不如

野政堂記

淞張中氏游道相門參政公之三葉孫學優而不仕曰號一村又顏其所居堂曰野政予過淞中有請曰唐陳弘嗣嘗歎漢王丹之化行農野舉聖人之言曰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弘嗣隱居武山歲辟良田時乘平肩輿訪田叟餉田畯白露時降新穀既登則崇禮教親九族驩鄉黨鄉黨有鰥不苟食佩刀劍從事乎惟埋肱甃若皆取而弗為弘嗣氏之化蓋亦不小於丹矣予切慕之故於耕舍扁野政幸先生有以言之予聞中公仲甫公能以孝友理家而中有克以野政相之君子之談政者豈必被三公服坐政事堂發號施令然後為政乎政之出於野者獲優於彼之失若失官失官而失士失士而失民遂至於失身其於無葵地也而中之優者無間於昆弟之言無違於宗族鄉黨之譽委既於後之嗣而盍先於前聞人潔諸執政之失者其相越

豈不萬萬乎陳子昂推弘嗣於廬德公鄭子真之流爲作者五人之列若中者吾又將問之於五人者非當鄉中謝司吾志弘嗣敢望龐鄭請書諸舍以警云至正二十年二月初吉記

尚志齋記 有詩

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氣有倡狂暴悖人不得而制者惟志足以制之其闒茸衰退不能自立者亦唯志足以準之故又曰士尚志士而不尚志其不爲倡狂暴悖戴而退闒茸衰退靡而廢者幾希矣訓詁者曰尚如尚服尚車之尚蓋尊而主之之詞也然人之志有不一也論者以志道德賢人之志上也志功名壯士之志次也志貴富鄙夫之志其下也然則志貴於尚而志不可以卑之而下也夫多岐百出而南車壹志之趨也萬物似流而金石獨止志之定也志失其趨何以尚爲不失其趨然而弗底于定又何以尚爲吾北門之外有青年而好學者曰施用和生長市闠不與其習俱而獨從儒先生游博習文藝備有操行且以尚志名其讀書之齋予嘗領客出齋所有聲在門市言在肆而用和秉志弗遷修習於其齋者自如也非其志之不失其趨而底于其定者哉吾知用和之克尚志不卑而下也信矣第未知賢人壯士之所決何如耳用和曰功名時来則應之人無予我無取也道德者聖人之能事吾所爲志之始而終焉者也吾爲之交手在顏曰懋哉用和惟是志以往然而不入於聖賢之域則吾不知也用和出紙求識齋遂書爲記復繫之詩曰

氣易我移匪志曷持道難我忘匪志曷之既持其移卒造其至尚其尚有大於斯者乎

朱氏德厚菴記

華亭縣來涇西其里曰大興有林麓蔚然前然秀北滯乎九山前襟泰川茸淞之流環遶壁合鬱葱之氣不沈不越而物有鍾美朱明仲之祖塋在焉自大父誠父顯忠祖妣沈氏妣丘氏蔡母氏氏皆合葬其所明仲既奉大事于其先復立家舍若干楹捐田若干畝命盧塚者掌之以供歲祀事祠曰昭明昭其物也齋曰肅敬敬其事也又所聖人終遠之訓總命其家曰德厚尚書公泰不花氏既爲篆而顏之而又介予韓生乘来請記予爲之喟然曰淞國也無高陵燥壤爲民之終歸之子雖往往人終其親不諸水火則寄諸浮屠氏之室雖衣冠仕族或有不免豈復以先德爲念而戒懼於其終與於遠耶間有權力家知治丙舍以爲薄俗之悖大抵文有餘而敬不足至闘其珠玉華其藏不惟亡益於教而誨人以奸貽神以穢吾不知其爲厚也仲明儒者也知聖之教而奉以罔墜終易忽也必慎以存焉遠易絕也必追以隆焉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吾心以之怵惕以之焄蒿悽愴若皆天也吾心之天不沒于是則吾親亦不沒于是朱氏之慎也追也天於己而持以爲訓也天於人朱氏之德吾知其可以悖俗之薄矣抑聞朱氏之先理家以義方爲首故每焚香禱天不顧子孫富貴讀書而賢仲明又喜聚書不遠千里聘碩師教二子雖盡傾槖金弗以計其心可以對其先矣今老矣而循德弗勑德益厚而福澤益潤朱氏子孫其有名世者作矣朂其教之力乎立以揚名以圖其孝之大者以報德厚是在朱氏子孫吾未老尚及見之以徵予言之不誣也己丑春三月記

碧雲軒記

四明俞南浦氏僑居嘗上有才氣而不仕讀書彈琴於一軒若無

心於世者而聞天下之魁人傑士則不遠道里願納交焉其所居軒自號曰碧雲嘗得待制清碧杜公所隸古書一紙而又謁予為之志夫雲入地陰氣也神龍挾之以飛不崇朝可以雨天下然其卷舒消息不恒肖象而變幻者不一如輪如騎如旋如蓋如流水積石如赤烏白鵠蒼虬玉虹之狀萬萬不可究詰自其怒而逝倏而還翩然而飄凝然而止則人且目之曰明雲矣焉如峰巒焉如大纛當逵之驅第空林樹之後望則目之曰旱雲至其引而自高狎風塵之表海島之間非煙非霧作為光怪以動蠱人目則又曰卿雲縵雲三素五色之稱而碧雲者則五色之一耳嗟夫天下蒼生顒顒焉望之作霖以甦枯注涸也其於碧雲也何有乎何無不知世有長往從登高飛遠術仰今昔或有凝佇所思於交際契闊之間者必於碧雲以見之南浦氏不任而有高世之志而又喜交天下之魁人傑士其悠然之意不在是乎抑予聞南浦有道術二十八宿在胸臆者時出而化為麒麟鳳凰蛟龍狻犴狐狸鳥雉之物遊戲碧雲光怪中為人談天下之吉凶悔吝聞之者推為神人則知南浦之碧雲非塊然天外物也今之士有食人之食而怠若事惟便利其私圖自冒誅堅究同而不知天難及焉又有畜草萊自銜大言亡治狀冒儋珪組以充飽具者其紛起未已南浦氏見之其亦俾二十八禽飛而語之於碧雲萬仞之下其可也南浦唉而援琴於軒曰吾目且送吾雲矣焉矣焉知許事

松月寮記

去秀之西門外州里所其聚為棋市灘公子仲溫氏之世居焉居有前後邸弟義庄塾以教養里之才子弟仲溫自幼從師學明經既通尚書後學易又從余學春秋兩充鄉賦連不售適又丁時變遂去道士冠裳尋山澤間欲挈妻子為鹿門之舉事未遂則闢寮一所植松數章高秀蒼古若深山木客之出在市廛仲溫與之俯仰嘯咏若友焉天清氣明月在松頂仲溫彈獨鼓琴松下琴餘誦道書作遊仙吟不知身世在黃塵市在白玉宮闕也遂以松月道人自號雲間成德氏既為圖之而又寄自作松月詩一解於余徵文以為記予為論積陰之氣清而久者在天為月羣月之清於物之秀者在木為松桃之得於月也清而妖柳之得於月也清而豔梧之得於月也清而淒梅與竹之得於月也清而癯惟青而秀秀而已野者松之得月以此然得松月之得而見諸名人者自唐常建後未聞其人焉建之詩曰松際露微月清光應為君嗟此建之得於松月者未易與俗人道也去之五百年而仲溫氏復得見之得而其詩有曰丈人夜開關涼月在松頂此其得於松月之得者矣減建也哉嚮使仲溫氏蚤時雜官或至五年十年即不壅不過汲趨隸唯以奉所氏志不直達而性先有損其及人竟兩忘哉松哦月而有得哉嗟仲溫氏之彼此失得其有能辨者已書諸寮為記至正十三年七月七日七者寮諸吏記

有竹人家記

安易韓君澤筑室於所居之浴鵠沱上左右皆植竹因顏其室曰有竹人家一時名士大夫咸擇行輩交其人至或載酒肴以抵其所吳興趙雍為作小篆之書又為作人家有竹之圖余既賦詩圖之上復還書再四以記請宋蘇公軾曰不可居無竹無竹令人俗至拄杖敲門尋有竹人家吾不知有竹之家皆餘真

有其竹而免於俗者不也嗜公之得在竹耳固不計人家之俗不俗之餘有不餘有也今韓君之家自命白有竹吾知其餘有竹矣一妄庸夫曰有竹居而竹不為其有也吾試詰其所有則讀言曰吾擊竹而歌不啻擊珊瑚也拔竹而哭不翅拔琅玕也簞筠而臥不啻茵虎豹者蒯而食不翅庖豢豕也吾有竹如韋夫人而能有也吾觀韓君虛中抱道有竹其心貞操絕俗有竹其性善建不拔有竹其本雖立不軋有竹其肦德音協凰鳳或思沾霜露又有其應律之聲格瑞之靈也韓君之有竹若與其亦異乎人之有者乎不然韓君之家與妄庸人者同曰有竹而竹不為其有也雖渭川千畝之富使以等蕭秦之粟秣爵麻梟而已耳竹何有於家而家又何有於竹哉然則韓君之有竹不徒在其家也諗吳書諸室為記至正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春遠軒記

余曩居會稽於清明之春登秦望走蒙諸峰望數千里廣輪際海而止一綫介一絲蘇與都人士女靚粧麗服生長太平山川間或有荒陬遠鄙之悶因慨然嘆春之遠後討備上京師將游遊覽度居庸陟龍虎臺下視齊魯晉宋荊楚吳越之虛民物熙然如在春臺者了無畔岸余復嘆春之尤遠殆與　皇元并教同一遠也自淮汝兵興南北淮堧相望於千里百里斥候之次給爐而行即抵墻壁思昔之週四方跨人表窮目眎足力弗親者不可得已雖然不遠者提封之迹也一氣為春者豈不遠哉知春一氣之遠則心之有春者未嘗不與之遠也雲間鍾和伯溫築室于山之東麓額曰春遠請記於余其亦有感於今日之春而不討其地之遠近者歟不然杜少陵嘗言春遠矣何獨於哉荊見之歟是為記至正庚子五月朔旦東維叟書書者李忠介公榜賜第二甲進士今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維禎也

春水船記

滄水主人壯年游于海晚家居結樓滄水之上蓬然若舟海水時抵階下放目樓上一白萬頃人眠其蓬然者一葦耳因命曰春水船主人垂釣于杭濯足于滄波與天上下渚鳧汀鷺之相因依不知船在水耶陸也酒酣仰臥其上家童數十輩為越人擁楫之歌主人又自歌小海為舉之扣舷以節之水光天影飛動几席翻聲與潮汐作殷殷在足底滄洲仙有駕凌風舸以激水如箭者彼徒以舸為舸而未知吾居之以不舸為舸也以為舸則未嘗去家以為居則嘗有行色也朝吳編莫越尸心無適而不可又孰知吾船之境之而往負之而走也昔者太公嘗以漁釣欺天下而天下施知之其舍魚也欲盖而彰也嘻以為非漁則持竿五十年矣以為真漁則未嘗得一漁焉嘻太公固得於漁不漁之間者客詰主船以為真船則居陸以為非船非箬笠之前皆漁樵推罵之地又安知吾之在樓非長來舫艦也今夫天一大春水地一大船也人在船不悟悟者必在船之外吾悟船獨不在外也嘻此不可與家人道也春水如天船在天耶水耶而況在樓耶認吾船在樓又何異認劍在舟刻耶其扣舷之謌曰滄之水兮如天吁滄之屋兮如船吁水涵天兮以春船之載兮海天津索吾船於津之表兮吾將與泰初而為隣客和之曰君有人兮舟為家吁着土不住兮養堂不驅泰如我海兮鴻龐我潮音不知貫月槎之徒兮天倪舟之徒歟主人為汝

南旋德父氏客為鐵遂道人會稽楊維禎也至正十年春三月三日記

松月軒記 有詩

積陰之氣清而久者在地為水在天為月也亦得水而清之象渋為得月而清之氣麗焉月一也木之麗其清者其於品則有不能不異者也桃之得於月也清之而妖柳之得於月也清而蕩竹之得於月也清而幽梅之得於月者清而孤柰蘩海棠之得於月也清而怨惟青而堅而又秀也松之得月以此吳郡西門之外其衆為吾闔閭之闉夫差王身妃之所也五方大估咸輳焉為積居之家者比比耳獨吾鄉人吳彥昇氏居不離市而門有數地數十弓上有青松數十挺高可十尋其陰若深山容得倚浮侶出飲乎市而盤礡于此也天空氣清月生松頂彥昇或領客坐松下仰見闔閭根株盤白玉兔臼人世斧斤不可斷已而顧影在地籍籍在空鈎鉛嗎而龍鸞舞也不知身在此玉闕中與黃金市詭有得於松月者名於其軒也乎公嘗為圖之大達泰野公又為篆額之而又求文於予予以素[redacted]里閈重達其情而彥昇之人品才氣可以仕而不仕者與夫尊師樂友化龍斷之俗翁然於禮義之趨者又吾之素與故為之記且復歌以詩曰丈人愛青松手植西門內風聲若八玉笙林影翻朱鶴仙兔夜讀騷木客秋吟句丈人燕坐餘海月生東樹

水竹亭

吾里白湖方羕門子弟咸秀傑名仕版而予泳道父其尤者也始泳道未遇貢舉時實以才志自奮於京師貴人咸品之連延譽[redacted]上所即被內選出司年盆民奏最與大縣畑滿歸刱水竹亭先廬東觀之隙出與賓客接幅巾野服命僮把琴尊之亭所相與把酒說詩父為事窮日流連一不以屬意一時文章家多為記詠為既充又索敘引於友人楊維禎維禎嘗聞其論曰某讀南史書稱會之不必在遠翳然林木即有濠濮之趣未嘗不嘆以為[redacted]間閭豪族大官捐千金買佳園池嘗羨屋屋其中育以珍禽奇獸樹以名卉異木論其一時修盛乎息侯之甲弟無以踰其雄河陽梓澤之形勝無以喻其泡也然欲求一日之安於是不能得也故予一亭費甚約規甚素取諸水竹者甚與而其適安之樂自謂過之不倍不翅也人有志於適安者不敢如是耶余以泳適之言似矣又將有進於是者何居夫高上于埜以艸木水泉驕其君而不出者猶若之為也既得志而患失之退以竊猶者之樂以為樂又喻者之為耳喻與猶皆中行所不與泳道於道務中行則猶與喻不足告泳道者今夫之散也有雨之德焉積而厚也有負載之功焉君子觀於水也思夫[redacted]施於物者竹有貫歲之節不易地之性焉君子觀於竹也思夫貞一於己者善是則泳道之登高也取諸物以養乎己以及乎物至矣又豈徒草木水泉之適云乎抑詠道尚竹余言澤之以為何如也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六

會稽鐵厓楊維楨廉夫著

記

小桃源記

淞隱君陳衡父氏世家在泖瓈之西既遺其子東西第又為園池東西地間仍治屋廬其中名其堂曰清暉樓曰明遠而又額其亭曰小桃源也予嘗抵桃源所所淆絶如在壺天四時花木晏温常如二三月時殆不似人間世也隱君且舉酒屬如以記請余聞天下稱桃源在人間世者武陵也天台也而伏翼之西又以小云據傳者言則武陵有父子無君臣天台有夫婦無父子也方外士好引其事以為高而不可以入於中國聖人之訓犯其象也暫故亟闢其接也陽示而陰諱之使人想之如恍惚幻夢不能倚信雖曰樂土吾將彼吾何取于哉若小桃源之在隱君所也非物引諸八荒之外入有覩以職吾孝也出有子弟以職吾慈友也女有朋儕戚黨以職吾任與婣也子孫之出仕于時者又有君臣之義以職吾忠與愛也桃源若是豈傳所述武陵天台者可較實労引然而心以桃源名者張將侯非不知亦松氏之恍惘也而其言曰吾將棄人間事從之遊知之者以為假之而去也隱君亦將假之云耳隱君壺既暮而老將休矣桃源其休之所寄乎而由以小云如伏翼者小寄云耳固不能絶俗大去已或曰淞俗信仙鬼貴富家有駕海航翼風一引至珠島見瑤池母東方生乞千歲果哎之而隱君弗能從此小桃源之名於淞也併書為記

松室記

松江朱子肎於其先廬之左治讀書之室環植以松故命室曰松今且寄所居於東山氏之西廡而未見偃蓋之植也則命畫史圖居之松以謁予卯上曰此其之所謂松室而讀書誦詩於其下者也顧有記焉雖吾遠去其鄉得展圖攬記將不悼其身不在松之室也予詰子肎誠何取於松豈子受性也獨正抑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厭撫乎將森森千丈施之明堂大廈有棟梁之材也抑蹇伏神結靈實辟百穀可食之可以飛行如偓佺之倫乎將異時托之酒掃使家之人識其指之在也抑要久歲月精與化通為青蛇為赤龜以恠駭人間世乎子肎曰余孔子徒也非仙釋之流乎故誦於松室之下知聖言有松之為歲寒物也如其心而不改柯易葉也吾烏知其他雖然余幸而生文明之代知學孔氏學而切有得於誦余者其志豈不欲淑諸人而達天下也故嘗夢松為吾十八年其抑將為公也邪子美子肎明年為六十八更十八實耆為太公望之齡夢松協子夢熊則吾將迎子於海之濱江之上矣子肎莞尒曰吾與其為十八公吾寧為主人七松至正九年十月一日記

夏氏清潤堂記

雲間義門夏景淵氏居同邑呂公之甥館其館 中興曰清潤蓋取晉人名樂衛翁婿語也予與景淵為昆弟交既得其林學士泰野公書其額而遂求誌之文於市予惟物之清莫踰於水詩人曰清如玉壺冰是也器之潤莫踰於玉傳者曰溫而澤是也故皆得以比德君子也當與午氏之世行者方以放濁為通居者專以楊假為記究求時君子比德於水之清玉之潤者鮮矣評者以樂衛當之吾嘗探其人焉誤晉天下者多清談之治

術而廣與王夷甫爲淸談首位極于台揆竟以瑩然氷鏡之照人者吾不知其與澄胡母輔之輩相隔幾何衛叔寶自幼美風神見者以爲玉人中與名士推爲第一而卒無救於名教之敗至於徙家而南再護芙妃於天厥生玉振江表比於金聲中朝者瑕王輔同一寂寂吾又不知永嘉之末曰正始音者何取正始哉二子之不能不愧德於氷玉音類此吾客呂公仲氏家親識呂公之爲人高居潔己行無瑕類不與惡人交不與狎士游侍其坐朗然明月之照席也可謂善淸也已景淵天資純雅有大器量而不苟於小仕與之交昭昭然若飮醇酎可謂能潤也已以廣玠之所名名歟居廣玠忝於時評而景淵氏之翁婿豈有醜也哉雖然淸莫淸於不自掩其疵潤莫潤於及物之大氷之出壑潤徹中表而瑕不自匿此其淸之至也玉之在山土石草木皆蒙淸輝此其潤之大也呂公之淸吾知其至矣景淵氏之潤更以其物之大者推焉則光映倩門于弘且遂者非義門之傍澤歟景淵氏曰善敢不勉諸請錄諸堂爲記

賓月軒記

呂輔公之長子恒字長德常其燕處一室在居之西扁名之曰賓月嘗觴于其所遂以記請余讀堯書命羲仲之翁曰寅賓出月又曰寅餞納日以賓餞之禮禮日者謹昏旦之候未聞以月然在帝文告曆日月而迎送之則月亦在所賓矣吁此曆家說也非吾達士之所賓也吾達士所賓自眺蟾主人賓於景杞之上月固未受其賓也而況黃星小兒欲窺於南鶴之枝乎況若閻壁擲欲以脂粉黴之乎又況霓裳之聲滯聲鼓而欲假仙遊以即之乎是皆賓之以爲主也惟庾武昌之塚東劉晉陽之淸嘯於窮餘之舉杯相屬杜少陵之戀戀錦裘粗賓主之一遇耳嘻賓嘗有也而主不常有爲數人之後何其遇之潤如也五百餘年而賓對之交始得於德常氏可以見遇合之難矣吾愛德常人品光霽光愛其爲量靚深時吐章句流暢婿好吾知月之入德治而適以爲主無疑也或有嘲曰德常賓月月主德常主之莫情矣而賓也有雲雨之翻覆圓缺之差也柰何德常曰吾何爲於賓主之戊也先天不稚後天不老者非金月歟而吾神未嘗不與之俱求吾賓若以神不以形以形賓在賓主在主以神則吾蓋不知賓之在月而主在吾矣尙何以主客異邪或者曰然書諸數爲記

春水船記

湖水主人壯年棲于海晩家於結樓湖之上窘然若舟海水時抵家下放目極上百萬頃人其逐然若一葉耳因命曰春水船主人垂釣于枕耀足乎方吉帆嘆乘其上家數十善爲越人擁楫之歌主人又自歌小海爲舉走知然以節之水光天影飛動几席箱舞作撥般在足底不知船在水邪陸邪滄洲仙有篤淩風則以激水者徒以舸爲舸而不知吾居之以不舸爲舸也以爲行則未嘗去家以爲居則常行色又孰知吾船之繼之而往負之而走也昔者太公嘗以漁釣欺天下而天下旋知之其含魚也欲蓋而彰也嘻以爲非魚則持釣竿五十年矣以爲眞魚則未嘗得一魚焉嘻太公固得於漁不漁之間者客詰主船以爲眞船則居陸以爲非船則若笠之前皆漁樵推罵之地又安知吾之在樓非長乘風舸也耶令夫天一大森水地一大船也人在船不悟悟者實在船之外吾悟吾船

獨不在外也噫此不可與衆人道也春水如天船在天耶水耶而況在樓也認吾船在樓又何異認劍在舟刻耶其和䑸之歌曰滄之水兮如天叶滄之屋兮如船叶水泊天兮以春船之載兮海夫天津索吾船於津之表兮吾將與春切而為隣客和之曰若有人兮再為家叶看土不佳兮養空不歸春始我海兮鴟尾我湖吾不知貫月槎之徒兮天視舟之從歟主人為汝南殷德父氏客為鐵篴道人會稽楊維禎也至正十年三月三日記

碧梧翠竹堂記

至正八年秋峴山顧君仲瑛於其居之西偏治别業所架石為山鑿之為池層樓複館悉就規制明年中奥之堂成顔曰碧梧翠竹迺馳數百里記於吏人楊維禎曰堂瞰金粟治枕湖山樓漁庄草堂相為偩介蓋子玉山佳處之尤宏而勝者也鴻生茂士為之記詠者多矣茲堂之志非名鉅手不以屬敢有請予謂仲瑛愛花木治園池位置品列曰桃溪曰金粟曰菊田曰芝室不一足矣而於中堂焉獨取梧竹非以梧竹固有異於春妍秋馥者耶人曰梧竹靈鳳之所棲食者宜資其形色為庭除號呼人知梧竹之外者云耳吾觀梧之華始於清明葉落於立秋之頃言曆者占焉是其覺之靈者在梧而繇叁蕤之材未論也竹之介乎秋而不徇秋零通乎春而不為春媚貫四時而一節焉是其操之時者在竹而籩簡筌篪之器未論也淮南子曰一葉落而天下知秋吾以淮南子為知梧記禮者曰如竹箭之有筠吾以記禮者為知竹然則仲瑛之取梧竹也蓋亦徵其覺之靈操之特者書以為取諸物者法毋徒資其形色之外云也予韓子羨少倚之辭曰翠竹碧梧能安其棠者也徒取形色之外而不得其靈與特者未必為善守仲瑛氏吴之衣冠舊族也有學而不胥於是茲堂之建將日與賢者處談道禮義以益固其守者其不以吾言取梧竹乎書以復仲瑛俾刻諸堂為記

槐圃記

按周禮朝士面槐三公位也槐何取於三公哉豈其畫聶宵炕一陰一陽之翕闢而變理之道見焉故公府多植槐齊之君主有犯槐之樹也列公所尊異乎群卉而不可與凡條錄相乎差衆之哉若此矣故宋王祐氏手植三槐于庭期其子孫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旦果相太宗天下謂之三槐王氏吁槐之植弘矣而盛如王氏者天下亦尠矣北庭文甫氏家于杭之清波門自其祖參政忽撒公樹槐三章于居之後死稍治園亭其中名之曰槐圃文甫氏彈琴讀書或與客觴咏必于圃之所時時與客撫其樹曰嗟乎是吾祖之手澤也子孫後之人弗克負荷惟懼其敬不封植是樹如昔人之無忘角弓者以無忘吾祖者耶客至圃者愛其人必敬其樹知其祖之待文甫氏者寵且大也且以為之賦槐圃詩吁文甫氏能思其祖所以手植之是其孝於家者可知矣以其孝於家者移忠以國其光於祖者又可知已文甫方強年承參政公之澤將以六品秩仕于朝矣吾嘗交其人識其負大器且執謙而好學忽氏子孫之為三公者豈下王氏哉異日文甫居高位面庭槐若見爾祖之手植也其不惕然者哉槐以人而名則圃以槐而重矣天下謂之三槐王氏者不屬之三槐忽氏乎惟文甫以前人之所期天下之所望者勉之而已至正己丑九月九日記

光霽堂記

宋黃庭堅論舂陵周子之人品曰胸次洒落如光風霽月該人物於孟軻氏後者周子也太極通書之著異乎莊列荀揚之撰不由師傳根極道要以接夫千載不傳之緒由其人品之高也概諸形容者無它風月之光霽而已耳後世不識周子而求其人於光霽可以識其人品焉雲間任公子元朴開園池於溢之西偏蒔花竹其中而命其堂兩曰光霽因表生馬琰求記於余余謂元朴之光霽其慕乎周子歟抑自胸次式符於周子歟嗚呼一歲之晝夜非無風與月也而得諸光霽實難今夫蓬蓬然而發乎噫氣掉乎無方迹之而無形聽之若有鳴谷乎若盈流乎乎若行者是風也而光實形之不光無以見風之全祥也晶晶乎行乎太空森倩乎天中轉之而不窮蝕之而不訌死而胸庆而朓朓而中者是月也而霽實粧之不霽無以見月之全幻也風之光月之霽盖神之至秀而時之至良也已勝人韻士韶暢高明洒然凡塵之表者不似之乎吾於是有感夫風月光霽少而翳宾多也人光霽少而幽陰多也世代光霽亦少而也否多也元朴光霽獨取諸造物之多得之心而應之境誦詩讀書暇而彈琴提絜與客觴咏以為樂而不知世間萬物百悴然而不適其情者嗜風月在世亦也而堂獨以光霽何之是雖晦宾陰雨相尋於無窮而吾未嘗一日不光霽也吁夫人而似乎元朴也乎周子不足慕而已也道之否者可以復泰和聲明之盛於古也客聞吾言有喜而為之歌者曰有光雖風有霽雖月我思其人憂心懮懮既見其人我心在悅又歌曰光之風兮英英霽之月兮庚庚風與翔兮月與萌君子之心既清且明君子之樂式和且平醉乎任子莫之與京

雙清軒記

華亭南去五十里為胥浦浦之東有隱君子居焉曰倪孟齋氏吾嘗聞其人而不及見之今年予至胥浦而其人已隔世見其二子皆孝睦其家孫曰權者尤才賢而善接師友權之舍客次曰雙清軒以予為右客常禮予以燕席予亦時時領客造其所不問主在無一也權與父伯玉君聞予至急治茗具茗餘繼觴咏已而相與抱琴至雙清所當秋月正中入肉夜自游塵不興草樹可數為予援琴三鼓始以長清短清申之以御風騎氣其聲汩汩如泉走飽壑如游雲行太空如珩璜相觸於井降揖遜之頃疾徐高下靡不中節蓋月在琴得月而愈清軒之名雙清非此耶權既與客賡唱雙清詩而又屬余記余愛權之賢其有志於樂道者歟惟樂道者而後忘世俗之樂故其心洒然與迹俱清不復琴與月遭而後得是清也世之屬甚臺榭館貯粉黛乾笙竽與羣朋伊伴為留連荒亡沉溺而不悟者彼豈知天地之氣之清有記於物而於者乎而倪氏容膝之室無點至冊滌之麗其中惟經史圖畫一二古鼎彝器皿而已方其造於清也衆喧俱息百慮消方寸之間湛然無世間一物之異此非誠於樂道者能之乎不然吾恩權之清也當琴與月遭則暫之於月落琴移之際則失之譬之泉焉渴飲而甘之而不能不為醉酎之奪於異日也可不思哉權起謝曰權或數先生之教有如月舉酒屬客而白為之歌曰氣之清兮魄之陰器之清兮絃之琹維軒有月清明實臨維軟有琴和樂弗淫我歌雙清實獲我心併錄之以為記

鄒氏有竹居記

松地隸古揚域厥土塗泥洳自禹決水注之海然後民與草木得休養生息其土性寂宜竹禹貢所謂篠簜既敷可徵也去松之南六里所有村曰同安仲謙邵氏居焉邵氏自靜山君由伊雒徙湖之長興復自長興徙茲邑仲謙即先廬斥而大之左右皆植竹因顏其室曰有竹居翰林承旨張公夢臣嘗為大書其居太常胡公古愚既為賦詩復介吾友呂輔之請記於余余曰竹之為物詠於詩有切磋琢磨之喻載於禮有釋回增美之喻竹蓋異於凡卉草木矣晉王子猷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宋蘇軾亦云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也非竹之比德君子又何以能有於人哉今仲謙氏居有竹亦知有待於竹而竹為我之有乎若其居有竹而吾不能以有竹也問其所有報讀言曰吾吟竹風擊珊瑚也吾掃竹月披瓌玕也雪烟冰雪敲戛刻無不全於竹也好事者來引之竹所彈琴詠詩或觴酒以為樂吁有竹如是夫人而能有之也今夫虛中抱道之心貞標絕俗竹之性獨建而不枝竹之本離立而不軋竹之羽四時貫者不改柯易葉又其恒也聲中律呂協鳳凰之將鳴又其德音也帶而班泣而萌動夫發人孝子之思是又其應物之靈也故君子有取於竹而必將有其有也仲謙之得竹如此斯能有竹之有也不然吾懼仲謙氏居曰有竹竹不為其有也雖渭川千畝之富徒與千戶侯等云尓竹何有於居居又何有於竹哉吾聞輔之氏稱仲謙好德君子也仲謙其克有其竹不徒在居之云也嘗書之以以吾言勉之

聚桂軒記

秀在宋為夕物之邦至今士多興於學厥居者亦類皆鴻生碩彥由是歷之坊有曰聚桂者而趙其氏世居焉其子觀尤知尚文墨氏番歲尊師取友學經史談道義不問寒暑且題其脩業之所曰聚桂軒軒之前植桂成行當秋清月高花爛熳發噴馥觴詠其下悠然與桂相忘若夫然待制杜公本既為書其顏而又因司令濮樂閒氏來見且以記請予惟春而榮秋而悴者木皆然獨桂貫四時一致不媚於春不怵於秋月窟清寒其根花為風霜高潔其英發焉豈非卉之仙者乎宜君子之比德於桂者衆也古者以桂喻君子如淮南山山之詞蓋傷賢者不得所而招之無隱者也晉郤詵對武帝曰臣射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則又高自標榜而志於不隱者也余未暇論天下士即秀一郡在宋則有莫氏五桂者以一門五子皆明經擢第天子賜其親以紫衣金節之華故人比燕山之竇氏我　朝設科取士則有若黃氏玭父子俞氏鎮兄弟洎蔡氏景行陳氏允文鮑氏陸氏景龍徐氏達道歲登賢書皆桂林之選也繼諸君而來者殆未已焉獨因於諸君之文讀而知之或誦業而師之已他日偕計吏上春官對策大廷天子賜觀進士第親將為桂之顯者退然莫氏以先欲上子之聲豈得為山山之陽乎聚桂又會于作於樂陶氏余嘗主評裁而士之與是會者人同以欲之桂待之矣觀其可以桂自隱哉余故記聚桂不惟勗觀且以勗其同門同志者云

桐香室記

秀濮氏某府君居濮泮之桐鄉始居成聚已而成市其土廣而資無高山大谷之深阻所植多嘉樹叢篁甚饒有梧桐盛大鳳凰常集其上故鄉以名余弱冠時游青嘗識濮氏樂間公之折

節下士充切切教子弟不遠千里而聘名師其子仲溫好學不勸題其脩業之所曰桐香又取詩人李長吉語以名也後余在吳無有為與市官者日中與市者相貿易夜則歸誦書若韓且嘗過書於余通其所志欲請業焉則知為仲溫余許其人生執綺家且既仕而又志學若此非賢者能之乎已而仲溫棄官還家尊師取友以卒其業時余在雲間仲溫又介余友鮑君仲孚招徠予公餘余知止堂上仲溫退侍余桐香室中相與援經籍商論文墨為事酒別請室記昔離騷子著書天下香草以比有德之君子傷香草之變而不芳者有以而未聞以桐益卉之弗靈於性者不視於色則烈於香不烈於香則孚於實而已耳惟桐性靈花之折葉之落占曆者以之而其枝之所傾有以集鳳凰材之所取又有以中琴瑟詩人者以香鳳之詒不可與凡卉之臭味同議矣故曰桐之香鳳之待也嘗桐之香鳳之待德香而爵祿聚理之所必至者仲溫植其德以植桐然自拱把之日無牛羊斤斧之戕勢不至干霄蔽日不止也根益深蔭益大香益遠吾見仲溫膺爵祿也　天子賜進士第起身以顯揚其親以展布其平日師友之學可計日而俟已故余樂為記桐香使人知桐香非直為待鳳之具實濮氏之德之符也繫之辭曰梧桐生矣在濮之陽桐之香只鳳之翔鳳之翔雖君子之鄉梧桐培只在濮之陰桐之香只伊德之符伊德之符維君子之居

明誠齋記

淞之南五十里其中水曰大泖水清而土墳環泖而居者多閭家著族歲治七田給貢賦外不遠千里聘多師教子弟最者曰朱陳鄒呂有曰五叔者蓋鄒氏之圭子弟也予嘗聞武叔兄父伯高爽而好學一時功夫樂與之游不知又有武叔競爽焉武叔事父兄各極其道事師尤不遺於禮且聞脩業之所題曰明誠益以暇日誦書史其中所以交當世之賢人君子必由焉漸息而聲色狗馬之好一不以經意鄉之先達無不器許之間從外舅倪伯玉君來見且請言以著明誠余喜淞子弟多嚮學而鄒氏余不無言取然極其至而論則聖人之道一誠也天地之運一誠也天地一息不誠天地之運敝聖人之道一日不誠聖人之道消聖法天賢法聖明此爾誠者誠此爾聖而無不明孔子之徒是也賢明而無不誠顏曾之徒是也明則知誠則行也易曰知至至之所與幾也非明之始事乎知終終之所與存義也非誠之終事乎辟諸倫都者必知道所由陸轅太行水航滄波不咸於天下之勞岐斷港然後星行夜宿積日累月漸于達而後止此非明誠始終之教歟故明誠之功極于天地位萬物育聖人之道于是為與造化同流於乎至矣武叔即予說以合中庸之論而用力焉余他日究予所成以徵予學之不自欺者的不予妄也大師道而先祖德者不在武叔之祖為翠岩老人者余所愛敬也其師東岡先生余所有也武叔歸而質之以為何如

溪居琴樂軒記

古樂器之存惟琴瑟蓋古聖人有道之器而至樂存焉故顏淵得聖人之道而託之琴也陶潛得聖人之趣亦託琴也師曠嵇康阮瞻之徒非不工於琴藝而已耳道也趣也其樂內也聲有可也無可也藝者其樂外也聲不得而無哉松陵曾某氏闢室一所前俯六溪暇日鼓琴於其口題曰溪居琴樂間從此百經

氏来謁記予惟琴雖古樂今之琴絶與古反矣古人樂於內今之樂於外也善琴者有猗蘭白雪雉離舞鶴御風騎古操之製也不知古操之製古道之所託也今之紈袴小生弁珥婦女以勞為學者往往務為新聲以悅今耳是列雅於鄭衛之音何有乎古聖人之至樂哉予嘗聽氏琴已曹氏獨好純古淡泊之音究於內好足以舒焦衮湮鬱之疾則於顏之道陶之趣其得者未外知然的非樂於聲紈袴小生弁珥婦女者比也不樂於聲則於樂道似矣抑吾聞伯牙氏之學於連成是也置之絶島之間觀風水之澒洞山林之杳鳥跂獸號之悽情一移而琴遂最天下曹氏之居溪上也流水終日濺濺鳴階除間若金石交作而清奏韵韶也高陵大埠烟雲晦靄在內戶外其朝夕之變不同也即物家之變而寫之於琴吾知其將連成子之教矣吁是道也又豈紈袴小兒弁珥婦女以吟猱撥剌習於工師之樂學以為樂者哉予它日挐舟過溪上聽太古之音以見聖人於穆然頎然之間尚當為汝賦其樂云

桂隱記

至正九年春予赴琴溪呂氏塾之賓塾姻其仲氏德昭甫請德昭甫闢室居之西偏植桂數十本顏之曰桂隱嘗觴予桂隱所因求記余謂山林之士托草木之芳以隱者多矣或以菊或以蒲或以瓜或以松或以竹以梅以橘以李以槐者不一是也而以桂記隱者鮮聞德昭甫其亦有慕於劉安氏之小山者乎安輕國位與山澤之儒游八公之徒為賦小山之詞其招隱有曰山氣巃嵸石嵯峨溪谷嶄巖水增波猿狖群嘯虎豹嗥攀援桂枝聊淹留知桂之所記在岩谷斗僻之地是以為君子隱所也今德昭甫之居無石之嵯峨谷之岩猿狖群居而虎豹曹也桂之列在庭其達人所見且引好事人抵其所得為小山之詞之隱乎德昭曰吾取桂以德不取桂以地故曰桂因地生不因地桂且桂月窟之産也兒公蟾母之所託以為隱者固非人間世之所得有間有在人間世者不幸為是卿詞客資之為決科取禄計遂名為科籍豈桂本志哉歌隱于小山者必于桂是言蓋知桂者無如小山矣桂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不以無位而改德易行也吾有慕於桂如是何暇計隱之山不山也哉抑予聞小山之詞招隱耳非有隱也德昭甫尊德樂義雖老而好學不倦吾見中朝之士方有續騷歌而招德昭者德昭其得果隱於桂乎是年九月十日記

水南軒記

家華亭良卿之陽其里曰青浦世以孝友之行修于家而以義方教子弟者曰陸宗誠氏即其居之偏而顏之水南者則其孝功燕處之所也陸氏自吳婁侯遜開邑華亭大司馬抗有平國功二子曰機曰雲又以文章著稱於世且世其小字於山川故子孫氏至今千有餘年猶炳然以入門為冠閭族士衛之詩曰曷弗谷水易谷水即長卿也蓋其生之所樂去之而鄉而不忘歸志不遂乎有感於華亭之鶴 也華谷水不還亭鶴自語里人至今思而悲之今孝功有先之序在谷易而名其軒曰水南上有粟白之觀下有舞綵之董外有資師良友之際樂其樂而不知世有崇高權貴炎冷榮悴之一去一來者倚於高山流水之外同志相過索其人於水之南相與南道名理為事此豈紈袴少年之俏哉可以稱二陸之鄉之賢後氏賢彥功實隨其師

黃公子謁余瓊溪其識其人高朗有雅量吾已異其為陸氏佳子弟矧又成之以賢師友之學抑余宗敬有才而不得究於高年其報在子孫彥功當有以顯其先矣嗟繇華事之世澤補遐祖之初志其又不在彥功乎彥功以余言勉之而已

耕閒堂記

予嘗評閒矣有仕而閒有耕而閒有游於仕農之外而閒游於仕農之外者其閒不容於先王之世吾置而勿論也若既仕而丐閒者事君後而情或有未知則閒亦謾爾惟耕有餘力而後閒迨治苦而情傲於世俗之間以所矯激而後得者比已嘗閒倪仲玉氏不仕而歸農名其所居堂為耕閒農之暇雖肥豕釜家所釀谷作春輔會其閒月而就仲玉作輞會必與親戚故舊而作堂工極夫琴歌咏詠之樂而後止胸中廓然無一物之留戶內外熙熙然無一世故之攖此吾所謂迨若苦而情不傲非世俗之間有所矯激而後得者耶仲玉且自記曰吾祖從御史大夫其亦農耳其勞至帶經而鋤計其閒不如吾之耕餘及其耕而仕也閒益不得假吾之閒不廢於耕而經亦不廢於吾子孫吾非太平之幸民先德之慶商與余容呂氏塾而仲玉之堂為余壁南隣且嘗與觴豆堂工遂以記請甫田之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穀我士女余亦將休矣買田二頃上與子孫為耕耨暇則與子孫樹格相擊土鼓以祀先嗇之祖而且有以式穀吾之士女也豈非甫田詩人之樂哉亦祖得失吾又何議仲玉喜而起自歌曰仕而閒其志煩其情艱其情而閒其志安其體胖乎吁嗟閒先乎吾豈以耕之寬易仕之慳乎

舊時月色軒記

松陵陸子敬氏吳大族也宋景咸閒子敬之先嘗築佚老堂於分湖之北壘石為山樹梅成林日與兒人碩彥觴咏為樂沒百餘年而子敬克守其業又葺所居之軒名之曰舊時月色取姜白石詞語也書來以此記請予惟古今人華生幾滅古今月幾圓幾缺人有古今之殊而月未始有古今也月與天地一無窮之運亘萬古猶一日也人不與月存則謂人舊而月新月不與人生則又謂月舊而人新也白石為范石湖氏出仕于朝歸老于家也時與客攻求昔日之所見者惟月在梅耳詩酒相對恍如遇故人於數十年後豈不有舊月之感哉子敬是之不忘其先見月於梅如見其先宜其同一感也然草木以時計閱歲而一新舊也堂池以歲計閱世而一新舊也月一古之而無彼故體有盈虧而卒莫之消長時有升降而卒莫之始終也豈一草一木一池亭之新舊而得為月之新舊乎雖然天地一物也月一天地一物也其生無死蓋亦有數焉朔而載明于西晦而終魄于東此月之生死俟一旦暮耳先天而生明之根後天而及魄之極此月之一大生死亦一旦暮而善觀月之生死可以知屈伸之義矣吁是豈石湖氏翰墨之客所能言哉異時予將游三江過垂虹訪子敬之所居呼酒酌東軒上歌長庚之詩以問月自玄黃判而月生者今幾年以今人而能存古月者復幾何人君當酌月而壽我我固中舊客也

東阿所記

按隴西志東阿谷在醉仙山隱者所棲也氣清境勝草木繁蕪此少陵杜氏屢見于歌咏而不厭也其詩有曰船人近相報但恐失桃花陵蓋此其景比之桃源矣松之南里曰瓊溪溪之上

馮生潛世家馬生於廬之東又治讀書堂顏之曰東阿夫東阿去泰地數百里而生以之名者取景同不取地同也地有水竹之美在墳之東惻軒又東惻謂之東阿固宜當夫朝陽方升鳥景焜燿鳴雞在樹喔喔然白鶴蒼鷺與文鷁爲在水者泛泛然陽陂打蘇者數十品瘦地少果者五種熟萬人逸士時過其所諾祖吏叫囂東西村如隔島外也未知居東阿數十家者此生何若哉昔少陵氏之咏東阿非實居也使少陵實從東阿遺世擾擾妻子流離救死之不贍雖有東阿能一日居乎今生生於全盛之時又無仕宦東西之勞優游爲誦詩讀書於阿之所暇則杖策溪上觀片雲變爲其悠然自得蓋與東阿之詩人同一遠趣而非衆人之所能測識矣夫彈絲有待不必琴臺流觴有東不必蘭渚東阿有隱者之東又何必曰醉仙之谷哉書諸觴爲記又爲賦詩曰問君讀書所我所在東阿東阿何所有水竹蔭陂陁鶯時飛隼雉長頸鳴鷺鵝雜雜原上爬躍躍池中荷桃桃源在人世豈必陽山阿今日有良會同志式相過擷我園中蔬具酒旨且多請君考吾槃和我軒中歌

中山堂記

秀澤國也出郭無山許可久氏居城東門外顏書其堂楣於中山介予友陳德初見予舍次且請記惟洛爲地中而嵩山天下之中山也可久家夫洛凡幾何里隔嵩凡幾何山烏睹太室少室三十六之峰乎可久曰吾家許由君實隱中山縣龍門南有山高丈四絕諸峰下立如引領仰其峰之高者至今字之曰許云孔子生魯稱殷人太公仕周不忘乎營丘重本也吾不居洛而稱洛中山豈徒慕中山也哉嗚呼重本者可久氏者可已雖然吾嘗爲君家許由君悻悻然猶潔其歸不肯入堯舜之道非國時所望也吾聞天地扶輿英淑之氣聚于中州而州中之山惟嵩爲之王洛將興嵩必爲降杜生英佐故詩人歌之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中山之利于時若此可久近本中山其遠而夫遠歟抑有以應詩人之歌歟是爲記

遂初堂記

檇李東去六十里爲鸚鵡湖又航湖而南六七里爲趙君初心之家君故宗正丞之姓也嘗以今選異等遇知天爵大臣濟國公轉官至羅源縣簿尉宣慰都事循是而往躐高攀要可計日待君顧自書之行年六十而以老自休稍爲園池樹堂其中曰遂初因余友劉漢傑請記余既高君之尚遂弗替人心之良莫良於其初而有不能良者蝕其初焉耳故君子論心恒尚初雖既老而貴弗遂也吾孫興公負一時清名嘗自賦遂初詩弗克遂強預家國事取專政者嫌爲君年六十六未致事一旦若悟五十九之非執政者方倚用之而君且休矣精神志慮奉爲也有視猶利祿若浮漚盡分由四子而家督者受政君勝日挾侍者數人與鄉之官而歸者往還扁舟間好事者時載酒戶外君撫手堂上說當時典故辨古先名理驩甚慷慨激烈發爲歌詩比之晉士取人嫌薄而託不遂初蓋異日道也且其言曰堂之築嘗以休予老而遂吾初而吾初之遂者實將以竟吾母夫人之驩奈何堂成而母逝矣今吾雖若顯堂以居而不知吾心之恒有毋也嗟乎與生俱生者愛親之仁而初心之至也又未知晉士之初有是不也是可記已又從而歌之鸚之湖兮清且漣溉我田疇兮爲肉爲禽出有航兮食有魚歸歟歸歟我親我娛親雖

逝兮我心在廬逐吾逐兮我心之初逐兮烏知其餘

晚軒記

秀有苧水世家為戚東肅以晚自命所居之軒且字曰某之名
軒非其以苧水宜晚之景也其不幸幼為膏梁兒重不幸早孤
以冠齒當家督里中豪少我弱我攻取者四面至而學日與家
落孔子謂三十而立今踰去其年而吾未之有立也不其晚乎
故名以自儆幸先生有以教我夫物脆於早而固於晚脆則薄
固則厚物之理也人之成器何獨不然故老氏有言大器晚成
名言也子不觀夫蒸雚與楩楠豫章乎蒸雚之生㸌㸌然一日
拔數寸而其材不可以為樝梗楩楠豫章長歷七年而後一覺而
其用可舟楫梁棟速成者其功易晚成者其功久亦象已乎誠
有志於器之成也何嫌於晚乎余交東肅氏得詳其性行才質
皆晚之器世之士多尚狎和而東肅獨以介尚巧言詐行而東
肅獨以直尚險奔而汚竟而東肅獨以夷以潔也是得晚之道
也然彼以速為功者足高於連嶁列埒之間峻躋而極謫自謂
高鳥怏駿不能踰不知足一蹟則盲妄樋埴顛隕於陷穽而不
知有援而救之者則其為速莫既甚焉余之進若晚而他日功
成名立詎為大器則彼之速者莫我追也已子以余言勉之余
未老且將卜鄰苧水上尚及見子之成於晚也

顧氏永思冢舍記

襄陽顧必有之六世祖宋大八將府府君某與其曾大父興能府
君某大父檢閱府君某暨傍親墓林在越諸暨花山鄉之文山
至正六年夏四月辛酉必有又葬其妣孫夫人于域次既葬
作室於墓左之南若干步以奉先世及妣孫夫人神主俾邑人
何壽者亭之凡春秋祭祀冢舍之政皆有著式室大小凡五間
既成若之曰永思冢舍蓋取詩下武詩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也
而又因吳興沈自誠氏見予吳門特記惟孝之為義大矣為人
子者生盡其愛敬死盡其哀戚可謂孝矣然親在則禮與親沒
則哀戚之情日遠而日忘者人之常也非賢如大舜為終孝之
至則不能終其身而慕焉故君子設教懼其久而或忘也為墓
之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嘗禘之為衰為忌而慼哀之所以
致其思思存則親雖遠其能忘乎或曰墓祭之禮君子所弗予
也予惟謂親之手澤口氣在器物者尚能動其思慕致其哀戚
而不忍用也況冢墓親之體魄所在乎升高而望松楸下丘隴
而行塩墓之間榛棘凄然霜露時降君子於此其有不戚然達
其思者乎思之永則親之沒雖百歲之久猶一日也吾聞顧君
者親喪不忘常廬居於家側會有四方之事又治精舍以守之
可謂永慕之至者其先有永慕亭在墓下思敬亭在墓南八十
步皆為祭享所歲久傾圮今舍名永思蓋亦無忘先亭而繩其
義者歟嗚呼顧氏子孫雖違去墳墓散處于四方也然於其親
色未嘗絕乎目也聲未嘗絕乎耳也志意嗜欲未嘗忘乎心也
其於永思之義庶幾其無忝已是為記

思亭記

姑胥王斌氏早孤事其母實謹甚為無錫州屬吏迎其母就養
母雞鳴起溫言色朝其母始出夕復夕母躬上食母知吏事斌
白所行善母說即不善母為減眠食斌母體順其行事益畏恭
母病斌即給體暇不解衣睫待藥食母沒斌執喪哀慟骨立吳
俗葬其親以火斌惻然追傷其父不及皈其窆黃腸其棺葬母

閶門外之原復築亭原上名曰思服踰祥酒哀哀如始喪且跣來乞余以記其所不忘者余謂石山陳氏嘗記勤君之思矣雖然陳以目視其心之思推其成於不肖者異思時為庸人言之爾君子者不然霜露既降君子履而悽焉雨露既濡君子履而惕焉見其親居處思其親笑語又思其親所嗜所樂以其存存則著著存之至若將見之此君子無時而無其親者也無時而無其親雖親在九土不在九土故思非物外至者根中出者思根中出不在登高而望泣擗下丘隴以行處事而後有之也夫物之係於見不見者存亡以目而存不係於見而不見者存惟思乎嗚呼此君子之孝思也斌事親有至性又志乎學古者其於君子之孝思庶矣著曰見亭始思亭云則思去思不能存終勤以慎行夫身以圖榮其親豈君子望於其親君子望於斌乎斌起拜言曰斌不肖敢不奉教以充乎君子之孝云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八

會稽鐵崖楊維禎廉夫著

記

竹林七賢畫記

右七賢畫一幅四明梅氏之作也景芳氏之藏也七人落筆而書一閉筆而思者二撚鬚者二捫鼻者一背胡床而仰望者一非遊心於嶰谷君山則湘水之斑洪澳之漪漪者歟史七人者越國嵇康河南山濤琅琊王戎陳留阮籍阮咸河內向秀沛國劉伶也共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者是也予嘗論史評之顯用於時者濤與戎也濤司人物之銓者十年祖循人然所甄拔隨上意向後先則未為忠直戎徒苟談說於子房季札之間掊自鼎司而惟務苟媚及賈亂乃欲纂身倚王之子入至於揮牙籌鈎李核其鄙有不足言者他如秀始有箕山之志而之洛為時上所撓伶專以酒為務酒德之頌乃其失德之自著也咸又縱情越禮有不忍言者惟康以才俊氣豪亦不免東市之及海內之士無不痛之籍廣武之嘆蓋以英雄自命不在劉項之下慨然有濟世之志者也使二子誠得時行志顧未知其所究若何如耳然吾又悲夫典午氏之養賢不在朝而在野也夫國無仁賢則國空典午氏之國不亦虛矣乎而後世又從李孔韓裴之徒相與跡其遺於竹林之後且異竹之而樂見若歟賢之而樂聞若歟噫至正八年春二月三日誌

聽雪齋記

金華戴君良過睦謁余官次明旦復持卷來曰良所齋室鄉先生柳道傳公嘗書聽雪以顏之未得記而公卒且今良有請於

吾子韋吾子賜之言予重違柳公契闊意而且嘉良之切切於雪為之言曰雪一也聽有不一焉體而聽臥戸之士饑而聽被鋏之夫業而聽又甕牖之儒蓬廬之濂耳戴君氣感志廣而才甚長見時顯貴人咸喜而與之進出鄉遊通都且將北上京國有風雲之會而於雪也寔能效前所陳者聽邪抑聽雪以聲固不如聽雪以理者之為聽之深也今夫雪也出玄而生白似化藏於密而散彌六合似道將集而霰先焉似幾陰凋而合見睍而消似時匿瑕藏疾似量無綸穹卑夷險一称物以施狀似平治若是者雪之具德廣矣戴君及之在已不在雪也則其取數於聽者不既多矣乎不然吾懼之所聽者臥戸之飢士被鋏之戍夫牖之窮儒蓬之寒漁而已耳何取柳先生之屬於雪者哉君起謝曰良固知聽雪以聲固不若聽雪以君子之教也五湖之號敝廬在焉遊將歸矣請書為記

蔣氏凝碧軒記

吳興蔣君廷實尋居大湖之陽築室數楹開小軒為游息之所軒瞰翠竹之林林外湖水縈帶湖上之勝於是為最遂以水竹故名軒曰凝碧徵余記余謂水之為物止而通竹之為物虛以直惟有德者宜之君為吳興望族不以貲為樂而隱於寂寞之濱如野夫田叟更種竹千个列于讀書之軒軒外日見鴟夷子所游三萬六千頃之森茫仰觀湖中山七十二峯之秀風颿沙鳥雲烟變態集為一几案之具而君朝游於此夕息於此水竹之姿凝於一碧者盡野夫田叟不足以知之而盡在君之肺腑矣其見於筆墨為詩為畫者一凝碧之所發也雖然凝碧之樂於耳目者淺也吾意蔣君之所樂者凝碧之所性也方其開軒見湖與天上下萬頃一碧撓之不濁澄之不清其而風注之涸綿亘三州千數百里外其及物之澤不可算也夫君子體之止而能通者不於是而得乎坐軒而對竹本固未茂實而時而不改柯易節千仞而不回不撓君子用之虛而能直者不於是而得之乎吾嘗過軒所愛君年方妙而好學希勸軒中左右陳列皆古今書史又日與士大夫切劘講肄周旋於水竹之間攄幽發粹是宜行益高智益茂所宏乎其內者揚乎其外吾懼其間居之樂不果於數之地矣若夫留連光景於几席之間放肆詩酒於禮法之外則非予所望於蔣者也

石林茅屋記

維陽劉士衡有宅區在井邑之中而扁其燕處之室曰石林茅屋客抵其所咸訝其矯誣曾無異乎求車水中求魚木末也士衡則曰吾井邑其居山林其心也太原趙子期既為作小篆書其顏而又因武夷詹同文求其志於予予謂世之人於可欲所在未嘗不奔而逐逐而得或至喪性命而後獻止山林枯槁非欲之在檄之弗去非心遊於遂物之外者不能取人之所不取也士衡宅市井當奔之場而獨取人之不取於爭奔之外呼若士衡者豈誠市井之人哉予因士衡之遊心將以誘夫見欲而未化者也夫石林茅屋在大山砌谷之所其去士衡之居計其道里之[illegible]莫知其若干舍也而士衡以一遊心得之若身倚枯株首截斷焚不知華吾嘗著為金碧朱紫速吾亭池者為珎木異卉也嗟使移是心於玉山珠海則玉山珠海入吾帑程是心於玉堂金馬則玉堂金馬列吾舍是揭匾招景開谷納聽之象也而士之能悟士衡之悟者或寡矣故予重言也使見欲而

未化者知天下之化物足以易吾之境者皆士衛之石林茅舍
也書其言為記至正八年春二月初吉

蒼筠亭記

毗陵路義道由鄉選司橫吏予姑蘇會府年勞滿而因家焉舍東築亭為宴游所亭前樹竹數十挺蒼翠入几案脩然林下風也吳興趙雍為書蒼筠名其顏義道屢觴予亭之所遂徵記余謂竹之為物草木耳然有異於草木聲聖賢之經傳皆其德也故詠於詩者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此衛之詩人以竹之色興武公切磋之德也記於禮者曰如竹箭之有筠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此禮君子又以竹之筠喻夫中貞外勁之德也竹之見於詩禮者如此則古之君子取於竹者有在矣世之取於竹者異乎君子之取直玩物之私尒若晉之七賢唐之六逸是也甚至遺落世事蔑棄禮法相與沉湎景光以為曠達是竹亡負於人人實累乎竹也吁竹之所見如此世道之不幸抑甚矣今義道之取於竹也抑取詩禮之所取者歟抑徒取其七賢六逸之逸將者歟吾聞義道自其祖以來三世以詩禮傳其家義道方延海內師以訓其子於是亭也左右圖史客至相與談道義顧瞻筠之蒼然者出於條蘇茶痒之外不啻若友然則知其取於竹者在詩禮之所記錄而詠歌者誤矣使凡今之人一庭一戶有取於竹者皆如義道為其不為世道之幸乎哉書諸亭為記至正八年春二月初吉

李氏全歸菴記

昆易李靖氏氏既葬其考紫齋公于鹿山先塋之附其家舍曰全歸蓋取公垂終語以名絆石且既銘額全歸未有記者以之屬予曰吾子辱與其友孝慈和實升之言不曾其不肖孤之先先子有之將不悼其齡不六十也乎惟曾子之言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又曰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然其全有二焉全體也性行也性行弗全而謂體全其全弗當也曾子之啓手足全也而慎五孝以恐恐乎慮辱其身哉及其親者全之至也按銘者言公生宋末年十三丁改物之會不幸大軍掠之以北遂為帥者偉兀氏家兒服其巾裳習其語言文字越七年始獲南旋而母夫人逝矣公泣血追服葬祭皆如禮甚又十年朝廷開國子學諸群公以通國字首為本群學教授拾官六年託試然之史譯實朝於公書上吏部將改調而公無仕志且歸隱竹林期盡其餘齡屬纊不亂語諸子不及家事惟誦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又曰金吾生以歸之期從先人於九京也公之始末如此或者病其出與處迹行於性乖謂之全果合乎與氏之訓予余曰孝有幸不幸父母俱存室家胥慶服勤以終養不服闈不臨危以保其遺體此人子之至愿及變故猝至不獲保有其身而賜戮其親此人子之不幸也公之不幸丁厄於正子之不幸丁創是也公之不幸曾何傷於孝乎追服葬祭之盡其禮曾何漸於性之全乎君子道貫精粗行周隱顯公之史譯成而身退仕止久速之各適其可也又何嘆於行之全乎若是則公之奉身兢兢獲歸全於地下從先人者非枝以全體為孝也矣李氏哀言起再拜曰吾先子之全歸微斯文幾不免父母殁[illegible]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不肖孤敢不重[illegible]請勒諸石為記尚有以儆吾後之全世世無忝云至正八年九月乙未記

張氏瑞蘭記

蘭王者香也其生或與神明通晉羅含家其庭或生蘭史因以為德行之感然則蘭不期生而自生者非偶然也必矣吳人張雲景氏葬其親於武丘靈壽岡之原斬草治壙見叢蘭一種獨秀於荒草茅棘之間實青烏氏點穴之所也亦豈非孝感所及天有以假之為牛眠馬蹄之兆耶蓋吳中土風無論貴賤家親死悉棄於火夫火尸乃三代治惡逆之罪以示陵遲而絕之人類也柰何吳之人子舉惡逆之刑以待其親而曾無天誠之痛耶景雲氏獨能痛其親拔去惡習營善地以藏其親躬負土成墳廬墓者三月而不忍去其情有不合於天者耶宜天有以托諸草木以表之也父老謂余曰蘇之有蘭皆市之於他所靈岩天平雖名山皆無蘭茁其中雖植之不生也信其言則景雲氏得蘭於藏親之地其為孝感之符也信矣哉其友從倫圖其蘭于卷又請余記於是乎書至正八年四月四日

怡雲山房記有詩

山中雲閒物也而未始閒也自其閒而觀之則貞白子之所謂秖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者是已自其不閒者觀之則釋子萬之所謂雲去作霖雨不似老僧閒者是已昆山魯倫甫居有東山之勝自其王父糧料院公為園池甲其里東山之雲英英然被林巒者倫甫又取而為几案之物其怡然自悅不趨世之所樂乎金玉朱紫婦女狗馬之有乎其前者也於是自命其山房曰怡雲而謁記於余余固未知魯甫氏之雲其貞白子之所云者乎釋子萬之所云者乎魯甫氏曰範也聞物之有性太極也物之有動靜陰陽也而其徵莫顯於雲惟雲根於極也故其體有消藏有斂散也而又動靜乎陰陽故其神用有膚寸之合不崇朝之雨也儋崖之人以儲年生熟識週歲流求之人以月生死識晦朔取於物者粗爾余以雲之根識極動靜識陰陽則余之怡然有得者豈徒積金山中宰相之為怡者哉予聞其言而知魯甫氏之附道於雲也道在是而雲之怡不必閒也雲之不必也遂發其語為記而復繫之以詩曰

東山之雲英英兮積白雪修曾冰附兮吾與雲靜時行而藏兮東山之雲靈靈兮友風伯子雨工兮吾與雲動時止而通兮

村樂堂記

吳人朱仲明氏居閶闔三橋之西面大河官檣賈舶日憧憧故斗其前堂之背則又退為園堂與甲吏稼樣社時時杖屨可往還也於是名其堂為村樂既自家書其額而又張古碑墨于四辟曰臨江張仲氏之記也仲明以仲記非本全語屢觴余堂之所集姻合友以樂其所樂者樂余而請為之記余惟君子非造道不足以言樂非知樂之有在不足以得道樂可以聲音笑貌云乎哉今夫富貴利達之為樂順而易貧賤之為樂逆而難也不知貴富利達之樂其樂也以人材之樂也以天以人樂夫人而能樂也以天樂非與同我者弗能也惟其樂與天相似也則君子之樂不獨在村已窮而樂以村者此樂也達而樂天下者此樂也故樂之有在不在窮與通也吁村樂之樂又豈村而已哉仲明偕遊其子奎游子門以聞道父子之樂乎村者知協以天則吾必謂之知道也已矣書諸堂以為記

善慶堂記有詩

至利在天為一元在人為百善故善必有慶和之致也然庸人為善與君子異君子安處善而慶自至庸人徼慶而為善慶非可徼而得之也徼者慶之敵也二者公私相去不能以寸故天下之慶不得於庸人一時竊取之私而得於君子日用善行之積也孔子於坤之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君子不以善小而不為惟善小而必為故其積也日登焉若山日滙焉若海積之身者慶之長也故曰有餘慶是之張君景罡築堂吳之陰夏駕之場歲聘碩師教子弟其中日文樓賢相友洽婚事必升堂講古飲禮黃髮番番文裘班班青紳寥帀沓列後前自以為宗獻魏國公後百年餘澤尚演為四世相望之慶故名其堂曰善慶番陽周伯溫父為大書顏之而未有記之者景罡既觴予室之所且徵記予以見古今已也其俗競節物信機祥雖世家大姓咸尚物佛崑徼福田為利未見有以詩書禮義為務而得餘慶之長合孔子之旨者也今於張氏之門見之於乎張氏之慶必復其始當有子孫名世者作矣故予樂畀之气

鐵江洸洸其源長深奕奕新堂有書有琴有橋在髙有梓于陰君子處只少伊氏之尊宜爾家室和樂且湛鐵江湯湯其源深長奕奕新堂鳳鳴于陽左書右琴其梓其桐君子房止嘉賓式燕以慶子子孫孫以壽考不忘

嘉樹堂記

吳之練圻有隱君子家為恕齋強氏其先八世祖某自泝居吳遂為吳人手樹嘉木一本于中庭在恕曰維栖于俗云皂莢者其根柢母堂背盖囷囷然蔽風暑色理堅緻不為蠖蠹所近其閱歲已二百幹益碩大枝葉亦華實益羨茂於是強氏子姓蕃衍亦且二百餘指而有食君之祿者矣余過其家見其樹而知其先德之章於後者未已也恕齋持觴為予壽且請記予聞諸傳季孫宿有嘉樹為韓宣子所美吾不知其樹何樹宿曰敢不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之詩遂賦甘棠夫季氏子孫為魯公室斧斤樹之封植其德敢比名南哉宣子茂實媚季其嘉李者果樹乎世澤如甘棠之後若孔子之檜田氏之荊王氏之槐是已此非其子孫一時封植之功也一本之深百世之下固有若神明護持若在焉非偶然也嗟孔子之檜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如田氏王氏爾可矣田氏王氏不得而見之若今強氏之植非田氏之荊王氏之槐也歟非所謂嘉樹而有光傳記者歟夫前人所種斯收於後人後人所培又以固前人之本恕齋伯仲皆清脩好學尊德而尚義周人之急髙年於損金粟以助國費而利祿之心未嘗入焉其於樹所培者厚矣前人植之後人培之一元之氣雖毋百世而可也豈直八世十世而已抑余聞梁甘露降皂莢樹世有幽宜書載康既折枝事施報尤捷果信也強氏義施之報吾將慶甘露之降是樹

小桃源記

隱居顧仲英氏其世家在谷水之上既與其仲為東西第又析為園池西第之內仍治屋廬其中名其前之軒曰問潮中之室曰芝雲東曰可詩齋西曰讀書舍又後之館曰文會亭曰書畫舫合而稱之則曰小桃源也仲英才而倦仕樂與賢者居而適以賢居余余抵崑仲英必迎余桃源所所清絕如在壺天四時花木蓊溫常如二三月時殆不似人間世也余既預讌而落室仲英且出文木板求余誌諸屋顏余聞天下稱桃源在人間世

者武陵也天台也而伏翼之西洞又有小者云據傳者言武陵有父子無君臣天台有夫婦無父子也方外士好引其可以爲高而不可以入中國聖人之訓矧其象也暫敵亟闕其接也陽示而陰諱之使人想之如恍惚幻夢無不能僞信雖曰桃之若彼吾何取乎哉若今桃源之在顧氏居非將託之引諸八荒外也入有親以職吾孝也出有弟以職吾友也交有朋儕戚黨以職吾任與卹也子孫之出仕于時者又有君臣之義以職吾忠與愛也桃源名是豈傳所述武陵天台者可較劣哉然而必桃源名者留侯非不知赤松子之恍惘也而其言曰吾將棄人間事從之游知之者以爲假之而去也仲瑛氏亦將假之爲云爾仲矣齒雖強而志則休矣其桃源其休之所寓乎而猶以爲小亡如伏翼者小寓云耳固不能大絕俗而去也或曰崑俗信仙鬼甚貴富家有駕舫莫風一引至殊島凡踵他母東方生乞千歲果啖之而顧氏家弗能使此小桃源之名於崑也仲英聞予前說喜中其志又聞後說而喜人之績其中也并書爲記至正八年秋七月甲子

玉山佳處記

崑隱君顧仲瑛氏其世家在崑之西界溪之上既與其仲爲東西第又稍爲園池別墅治屋廬其中名其前之軒曰桃源中之室曰芝雲東曰可詩齋西曰讀書舍後之館曰碧梧翠竹亭曰種玉合而稱之則曰玉山佳處也予抵崑仲瑛氏必君子佳之所且求誌所居顏按郡至崑山縣華亭陸氏祖所空生機雲時入因以玉出崑而名山崑邑山本𨂢馬鞍出奇石似玉烟雨晦明時有佳氣如藍田焉故人亦呼曰玉又曰崑而仲氏之居去玉是舍遠宻以佳名哉山之佳在去山之外者得之山中之人未知也如唐之終南隱者與司馬道人指山之佳身固在山數百里之外也雖然終南之爲終南之隱者未知也借佳爲捷仁之途千古匙德至于今山無能掩爲若仲氏之有仕才而素無仕志吾不先人世祿生產又幸遭逢盛時得與名人韻士日相傲游於山西之墅以琴尊文賦爲吾弗違之樂則玉山之佳非仲瑛氏弗能領而有之呼與終南隱者可以辨其佳之誣不誣矣予嘗論山不能重人而人重之耳望以刻子重荊以卞和重峴以王叔子重紫金以八公氏重他日崑之重既以陸氏玉之重又不以仲瑛氏乎不然山以玉名者衆矣若鄮若灌若龍城若中巴若滇也雪泉上饒山陰星沙積浦皆未嘗無無玉之稱也求佳之賴人而重者如仲瑛氏則玉之稱山者毋亦土石之息焉穴處乎有何取哉仲瑛謝曰瑛何偕而得比古哲人竊勉焉以無辱先生之云也遂錄諸堂爲誌書者泗水楊某篆者京兆杜本也至正八年春正月既望之三日記

書畫舫記

隱居顧仲瑛氏居婁江之上引婁之水入其居之西小墅爲桃花源則水之亭四楹高不踰墻仍上蓬下板旁櫺翼然以艦因客比敘其中夢與波動疑若有艦而去者予嘗醉吹鐵篴其所客和小游之歌不異和舷者之爲中無他長物唯琴瑟筆硯多者與書耳近以米芾氏所名書畫舫命之而請誌於予予謂然曰自人文滌於有態氏後世變不已而有書又不已而有繪畫一形而鬼夜哭繪一著所采色盲人之目矣予欲還治古則此恐書日煩繪日繁又何顓之以爲名與米芾氏爭述於江

唯上乎聖人取易之之渙刳木為舟將以利天下之不通耳又
豈為子華好名者設濟之以修書與畫共求書於書求畫於畫
固不若求書畫於象先也君試與客仰以觀星文之經緯俯以
察地理之脉絡是大寶書也遠以眺三神山之出沒乎海濤近
以鑑五湖之煙雲非七十二峰之空翠乎四時朝暮景狀一同又大
畫苑也書耶畫耶屬之肖耶我之屬也隱君笑曰書畫若是舫
將安屬曰大地表裏皆水也大羅覓界一渣之浮急旋水中央
而人不悟〻若必在旋之外也吁天一大瀛也地一大舫也至
人若以道為身入乎無窮之門超乎無初之垠斯有以見大舫
於舫之外子能從之乎隱君謝曰甚矣子之言哉於道乎知居
舫而不擬間大道於舫之外也書諸舫為記

信齋記

吳下張生本既以信呼於人又字其所居室而求記於予予謂
信之為義大矣天地一月不信日月星辰不順行陰陽寒暑舛
差錯謬而生之之類息嗟夫天地不能一日外夫信人參天地
而不信得乎孔子論信嘗以之重食人一日不食百骸未癈一
日不信百行終身癈矣故君子寧一日無食不一日無信秦法
吏立百金木南門示信立而後令有以行秦法吏不能外夫信
矧不為秦吏者乎今之吏以聖賢自謂而有不能信於人者謂
非秦吏罪人得乎生治春秋學吾聞春秋以斷事為信之符也
生將有位以治民矣惟春秋之斷以斷民信之用大矣予懼生
之視信者輕也故以孔子之言春秋之教參乎天地不能以外
夫信者語之生之父予之友也請以予說質之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九

會稽鐵崖楊維楨廉夫著

記

呂氏樓真賞記

淞之樓居者以萬數而獨呂氏之樓為高等淞之山以百數而
獨九山之峰為特秀樓去九山數千里近而青出樓者董尺寸
耳呂氏之子恂從予於將節觴予必於樓是登請名於予予名
之曰真賞且俾尔言以記陶處士於南山非日日見之而一日
忽見於籬落之間其曰悠然者真賞也王馬曹於西山非日日
得之而一日忽得於拄頰之頃其曰致爽者亦真賞也真賞貴
於偶會固不貴於常得也山之賞有女色之賞耳自其真而言
鮮佩觿粲之頃蓋有慕之而不足者自其欲而言則謝趙白而
暮見榮而有為之前者矣故曰真賞貴於偶會而不貴於常得
也世之愛山一也在陶王為真賞在謝康樂則荒矣肆柴於山
愛之優而嶽之全其伐山開途自始寧至臨海波波焉求之如
弗得是今日之得無以饜於前日也天下之名山無往不有足
謝然之嗜無往而不足封其一生山水間嗷嗷焉不得一日以
休則謝公之嗜無以償其得矣是真賞不得之効也吁陶之悠
然王之爽然也使日而得之人人而知之又何以為真賞不傳
之秘哉客登呂氏樓者猶嫉樓之未盡有山也予以其求山者
謝耳而未知陶王之真賞也故書其樓為賞而又為之誌其說
云

叙春亭記

吳之練川強彥栗氏治水亭於河之左雜蒔花木其間諸舟未

花而有先春而折者群花已謝而有逗春而留者吾嘗領客造
彥栗必飲食予其所且俾侍觴者侍歌舞名而并記之請予
命之曰移而客有難者曰黃金白璧珠綺女婦一切玩好之具
世有權力者可不趾而移也春非黃金白璧珠綺女婦玩好之
物而曷以移云哉予為莞爾曰客何見之闇乎自催花有鼓春
不在春而在人也久矣春來而來春去而去四時代謝之春也
春移而移春留而留吾司之於花木之間固有出於天時物候
之外者春不在春而在我也子何見之闇乎彥栗起觴予酒曰
某嘗患春不易得又患得之易失也聞先生之言吾之忘憂乎
曰未也憂年壽者恒懼去日之速而來日之無幾也則將游之
外取大椿之年為吾春也是但之易暮而朝也曾何益乎春未
至也我將至之春之盡也我將遲之至之遲之春暮移而有移
者若是乎吳之引而有引者不如是乎彥栗謝曰吾因移春
而得養生之道請錄其說為記

竹近記

物之近於人者亦衆矣而近之物有嫌惡則善敗隨之故君子
慎所近也世之溺於近而敗者聲色也貨財也博奕飲酒也禽
獸草木妖及奇伎巧匠之物皆是也近愈甚敗愈不可勝言聖
人於小人女子誡其近餘類可推也噫近哉近哉可不慎哉吾
里姚生智獨以其近者在於竹而名其讀書之齋竹之為物見
於禮詠於詩而配德於君子者也生近於君子之物則與世之
近而敗者異矣吾固未占生之善效何如也吾見生之執謙閑
道似竹之虛心也孝義根於心而道生似竹之不撥其本也險
夷不貳其行似竹之歷寒暑而不改柯易葉也其為詞賦鏘然
有金石聲似竹之若鳳鳥而叶于律者也則生之取於竹而善
其德也有矣宜其於竹也左之右之以為近而一日不可以或
也雖然竹特有似於君子之德者耳生於似君子之德者近之
如是而向其人真有君子之德者乎生遊四方求君子之人而
通款之其進德又可量也乎吾於竹近之齋者實南臺御史李公
好古與生為忘年交之書也李公蓋吾所謂君子之德之人生
與之遊得其近已李公由南端業羽儀於 天朝生階而上之
吾且見生之獲近清光於 明天子也竹得巳久稽乎生也哉
書諸室以為記至正八年十一月廿八日

來德堂記

莊子正氏吳與之衣冠舊族也蚤年嘗遊於張息堂龍鱗洲甘
梅坡諸先生之門極其學之所究學成而連試有司連黜之迺
唯然曰吾學之利果不得施於人乎君子存心於愛人不得為
良相願為良醫遂又游藝於岐黃氏之家而名其醫室為來德
之堂吳人感其德者既為歌詩之而又徵記於余余謂十年之
計種之以木百年之計來之以德木未有不種而植德未有不
施而來者木計歲以近德計歲以遠計近者庸衆人之所能知
而計遠者非知道君子不能至也子正氏蒼髯皓髮已為五六
十歲人不得於仕而借施於醫術果報於百年之遠也則莊氏
子孫其有食其報者歟雖然子聞宋許叔微氏取科名於陳樓
之間唱大作五以符神人之夢者以醫有功德耳叔微之德施
於人而來即在其身是醫之來不俟有年之後也叔微之事信
則子正氏之來德速矣唱大作五之報吾其無望於子正乎哉
子正尚以吾言勉之

清如許記

去姑蘇西北一百里所其聚為虞山又三十里為顧山顧山之易曹氏世居焉曹氏歸武惠王後六世孫某扈蹕南渡其五世孫為今南沙處士文貴始居顧易南沙不仕善治貲居而復散鄉之人疋賴焉子孫食指以千數占仕籍者十有二三有名某者為武略三世孫生三歲而父喪母夫人張氏力教育底于成其日奉觴豆壽其母高節堂上又稍為園池以娛其親以及其宗戚賓客之讌樂名其池亭曰清如許門客自眉山師余求亭額余而下賦詩若干人持其成另來董請予記予惟清如許考亭朱氏之詩語以與夫學者之心源也人之賢不肖天下事理亂成敗皆係諸心源故君子之學先焉心源之所自來為攪不濁為不舍晝夜此源之所為清而遠也某世學朱氏學先治其源則清如許之契要蓋得之矣源益治流益清推諸行事在隱為夷齊之望在仕為伯夷之賢曹氏之澤不益衍于我曹氏自武惠德被四海南沙不仕善猶及其鄉節堂之行義又有以光繼前武而淑及後人其澤五世至于十世雖百世而不替者因亦有其來之自矣予既得曹氏之學於清如許因知曹氏之澤清且遠者方來而未艾也於是乎書若其一亭臺之工一禽魚木石之珍悚賦詠者能言之抑末爾故略不書某字志明幼以孝聞長博古意文雅善為歌詩仕至江陰州司理云

熙春堂記

長洲縣錢舍浮幢東南行四十里抵六直南里其地為吳王茂苑也至今民樂耕釣居有水木園池之勝鄰里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識市區官寺者張氏彥明之家在焉彥明氏自胥高士翰至大流處士士居是者若干世矣彥明豈弟樂易孝友之風行於家熏於里余嘗入吳訪天隨子故宅因與天隨孫廣過其里彥明治酒食觴余於熙春堂上余既為賦熙春詩明日以記請予聞老氏言治古之民熙熙然若登春臺蓋至德之世君民之分雖卞而情未嘗不與民並也故其君南面之樂民有春臺之娛耕而食鑿而飲含哺而嬉鼓腹而遊不知帝力之加於我此春臺熙熙之效也余猶及於彥明氏之家見焉熙春既名遂使近頸舉踵指南里曰某所樂土也樂土有某賢士也吏食君祿而治民使民不得其熙熙然者不愧張氏乎吾方識吏近民使民日畏畏而怨為人大畏傷陽大怒傷陰陰陽傷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熙熙之春無時而得矣徒蹙蹙焉求其迹以治也摘群以為禮盈猛以為樂又頒滑稽以為之教不知熙熙然之情其離也遠矣誠使近民者得張氏其人以熙然之風推之民也則熙熙然之治其獨為一家之春乎故余為張氏記熙春併以識有民社者之愧云至正己丑春三月三日

存拙齋

山東趙子孟因余友方仲仁來請曰走不佞少輒有大志以為取功名如取地芥已而落魄不偶嘗薄仕於宦政屬曹不能與世之巧宦者相追逐故歸而求諸拙采杜拾遺之句自號曰存拙且以顏子齋居之室敢乞先生一言白余所存者余曰少陵非存拙也因拙以存道耳子孟之所存者在拙乎在道乎苟在道則雖愚必明拙為不拙之拙而大巧出矣故老氏子之言曰大巧若拙老氏子之所謂拙非杜少陵之所謂拙乎予嘗慨世之功人深中而險側柔外而便佞以哭為愁以諛為罟以恭為

嫚以信爲欺奸偽橫流不知紀極豈知巧之極者拙之所與吾觀世之善仕善賈善醫五善百工奇伎大抵巧之弄而拙之成其效至於己軀老家而曾無然又是知拙之存者道之在道在而四體無不肯萬物無不備其爲效也孰多歟嗚呼孟子之拙愈存而道愈明則知聖人之道淵於顏子之愚曾子之魯者愚非真愚魯非真魯也頹魯之道果在乎孟子孟之拙又得其拙弍書諸室爲記

青雲高處記

鵝李北去四十里所爲青雲横柱大陸淑晉袁含星分所棋布東鳳山九點與西楊諸峰出沒于烟霏空翠中雨晴晦明悠舒異狀臨之以層樓可一覽而有者實爲李氏青雲高處也李氏觀復以里爲青雲而其大父又以青雲名樓以名子汝芳山外史張君兩嘗爲書其楣而又以其弟佐從予游介之以徵記予謂雲之爲物多變已而名亦隨之外領而內青謂爲貝五色而昭瑞於靈臺之上謂之卿沛然而雨謂之油突然而作示飈風之兆謂之飽卷舒無心使人望之而不肯他說以雨天下謂之白至其脫林石升天衢通鴻濛之羽翼近日月之光華枯槁之士仰之以爲不可及者則始謂之青雲爰名公有志澤物而不偶於世其所謂雲不過隱靖節之無心弘景之自怡者耳某雖不敏竊有志於與世驅馳安知吾異日不凌青直上副吾居之高也邪然則是樓也李氏言志務也匪徒據勝覽之要以爲高也雖然君子身居　朝廷則思利其民者在家則思仁其族與其鄉者觀復登斯樓也見竟有秋啼飢冬號寒官府徵索而無所白者使之有以得其生而抒其情是即青雲之卑物也又何必高有其位始得爲青雲之澤邪觀復未仕以余言勉之可也

素行齋記

邢臺張生叔溫氏以素行顏其讀書之齋叔溫天資鹿靖古茂雖侍父官南方爲六品秩公子而朝齏暮鹽讀書不少輟從師取友恂恂然退謹如鄒魯者諸生以常情論之叔溫當華齡爲貴介公子宜其衣狐旅裘日乘千金馬挾彈平康間與代之河朔少年相追逐不以爲過而叔溫不爾曰吾讀書未舉有司一布衣生耳一言一動奚敢失而僻以于大戾以貽其親之憂此其素行之一也叔溫侍父在淞以嘗從游於予且命舟五湖上格予至素行齋見其室中所蓄惟折脚几籍破琴一床經史子書凡若干卷可敗壁間他無長物以爲族者予駭之曰生侍父與大縣食厚祿而素行若是是誠能行己之素者已中庸言素位而行以見君子之道從應曲當無時而不在無往而不違故其道也易然世而無存已易地而無得喪非理者不能故曰民鮮久矣今叔溫行貧賤於父與大縣之時非希賢希聖自信之篤者不至是抑素行之日有富貴貧賤則夷狄患難之不同舜之貧賤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富貴則被袗鼓琴若固有之孔子欲居九夷則曰何陋之有及遭患難則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若是者皆素行之至的也舜人也孔子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叔溫尚勉之而異時以公卿之顯達而在上也行乎富貴之素者亦今日素行之推耳吾未老尚及見之

筆耕所記

吳興錢伯鏞流寓淞上扁讀書之室曰筆耕所余客淞至其所見其一室如穿破舟上穿下漏折脚鐺當若無出煙之灶于爲

之啞焉咲曰自不容辨黍麥乎文操橐耜不暇吠畝之塗泥特三寸頴以代畊所亦非其所已德鉉起而對曰吾筆之不得猶農之耕不輟也亦非吾所且不輟有耕所尚得所其畝輟吾耕乎所弗得所是農之不幸遇石田用力多而得報寡所得其所是農之幸而遇沃易之腴用力寡而得報多矣吾其敢以所非所而廢一日之耕乎子瞿之曰鹵莽而耕者鹵莽而報蔑裂而芸者蔑裂而報畊患不力爾何患不得其所哉抑子之耕也筆不如目目不如心目以耕乎外大地之謂心以畊乎內寸地之謂也故而大歛而寸而後畊之以筆畊哉筆畊得其所哉若得其所無往而非吾耕筆之地又何有小大肥磽之辨哉抑記禮者有曰禮以畊之義以植之學以耨之仁以聚之樂以安之畊之外曰植曰耨曰聚曰安皆筆畊道也子尚勉之德鉉起拜手曰鄙之耕也倘得其所又得其道豈惟吳子無飢雖使天下無莩夫其可也四月八日在雲間陳氏邸寫

改過齋記

至正九年春予游淞之明日邢臺張叔溫挈數客來見中一人昂然長癯㣲清言議風發可畏問為誰則曰袁景文氏也明日景文來請曰凱先世繇錦城僑菑之先子可嗜笥以詩鳴淞中先子蚤世而凱尚幼力自樹立頗知讀書屬文既長益有志於學然偏質剛愎不能觀颺與里閭浮沉且又不能隱人善惡時時立物論為臧否於是與俗寡諧人亦以此相詆訾有所不容者今年歲已強矣欲改是過故自顏其燕居之所曰改過而日自省焉敢求先生一言以戒吾過引吾不及以底于聖人之道予駭然異之曰人以過自諱者滔滔是也而未有過自揭而求改者聖如仲尼而幸聞過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古之聖賢未嘗以過自諱此其所以為聖為賢也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又曰毋友剛克強弗友柔克君子之過非沈潛也非燮友也其過於高明強弗友者乎以柔克之則二者之過無過矣然吾聞昔賢顏淵之謂執雖牧卑轉剛而善之謂也謝上別程子十年而能不矜劉忠定別溫公七年而不能妄子信能知過而改異時復見子於松陵之上昔之剛慢者柔矣臧否者嘿矣是子之信能改過也由此而之顏子未二過之域是不難景文起謝曰疾疾者多矣藥石我者惟先生一人敢不再拜如先生教遂書諸屋壁為記

敬聚齋記

吳閒俞子剛扁其藏脩之所曰敬聚齋余客茲土子剛首謁見明日以敬聚為來請記予曰昔臼季贊卻缺之言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子剛葉卻缺之敬臼季之言足以脩身也故以名之吾聞明王大父山齋以言德著稱官至永嘉別駕晚年讀易有得著書若干為行于時子剛大父立禮公隱德不仕閉戶發高者二十餘年人慕而不可見如丹崖青壁子剛之敬之德之聚蓋有所本矣而又以敬聚名齋曰脩習其中且從儒先生治書詩經學者之事積蔚然有章此非德之所以聚于德而發為英華者歟然子剛貴介子弟也一日之間聲色過乎前便佞隨乎後狗馬珠玉之好樸然集乎中所以應之者或不能不顛實於造次之頃則敬以欲而敗者不少矣子剛益能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視而牽色聽不牽聲談不牽味芳不牽臭日引而月長之其所以聚其德者尚可量也哉卻缺子一田丁也因敵

而階乎仕職其先愿為晉國軍大夫矧乎剛齋表先德以積徵
又當　國家文明之運異時不過知已則已苟一遇焉其不居
高位食祿爲時名卿乎嗚呼春秋一國之士又曷足擬子剛乎
子剛尚以吾言勉之而已

安雅堂記

去淞之西一舍近曰泖去泖之西三里近曰慈溪慈溪之上有
世家曰曹繼善氏其先自宋文泰公後五世孫其跡溫之許峰
家于淞今七世有孫自某處士者余未識之其從子繼善繼善
且致余至其所居堂堂以安雅名蓋侍講學士虞公集之大書
也雅集陳公旅既爲堂文而猶以其言未竟復徵予言余謂
淛子因論君子小人注錯之當與過也遂有越人安越楚人安
楚以諭君子之安乎雅以是爲非知能材性然也注錯習俗
之節異爲耳君子之安於雅[illegible]之安[illegible]能循乎繼善[illegible]
君子也非[illegible]不以[illegible]亦習而專而泰
而於注錯之間當而安矣不然[illegible]之於雅强越兒而安
楚强楚兒而安越其得謂之安乎哉常虎之史曰安安界陶之
漢曰安止論者以聖人安於自然志君子之雅學若使注錯之
當而安如越楚人之安越楚也去鄙人之安其陋樂何哉抑予
觀郭謝之墨而有以明習俗之節林宗之中偶爲兩墊而人効
之爲墊角石異不幸病寒而人効之爲擁卒彼非不知中之兩
墊而界之病寒亦安於名流之習爲耳繼善出仕於首教之地
矣安雅之雅不惟淑已且將及人誠能使其人之慕繼善如人
慕郭謝則繼善之雅所漸者易矣所畀者廣矣豈獨以之名堂
哉惟繼善勉之

邵氏享德堂記

松之幽折而南曰釣灘釣灘之南大泖大泖之支流又南趍而
東曰楊港邵氏之族居焉踞居之北一里所水四面合中起林
阜者實邵公舉岩處士之兆也公生前自營壙既乃穀家今而構
亭其前爲薦祼之地且誡諸子曰家舍地卑濕林木踈理易朽
壞我百歲後必亟葺之及茲未四十年而亭已欹其且老痛念
父言在耳重以卒歲日蕃展拜之地隘於是一撤其舊而新之
充若干楹視舊規加閎且崇始於某年某月某日迄是年某月
某日告成取古語陰德享祭以及子孫者名堂享德爲[redacted]公之
曾孫煥以胥與予游遂將父命來請記言禮者墓下靈不祭必
反於廟自廟制廢而上家之禮實重於漢之人余嘗議之矣
楹不墓祭者以體魄爲無知虞而反廟者以鬼之㷠者在焉夫
著林龜甲朽有年歲而狎者出焉謂體魄爲無知可乎孔子之
冢孔里魯子孫世世祠之不廢則知漢人展墓之禮爲愛之切
厚之至也吾聞邵氏自琴岩公而始大公天質深厚不事表襮
繼善理生致富饒而絕去侈靡之習敦行孝謹而仁及乎宗族
姻友里稱爲德人長者無間言嘗建書院墹湖上祠先聖像其中
立義塾于鄉割己田若干畝教養里中兒搆三狂橋以濟病涉
公之脩德于己而單于人者如此宜堂以享德名德厚流長而
澤及乎子孫公之德也豈止祭享一已而止哉傳曰盛德者必
百世祠吾知邵氏之德施于前子孫食其報于後享有世德者
遠矣雖然人之種德如藝樹然老人種之少者用之然少者亦
又爲後人種之吾知其用有時而爲之矣人子孫者其可視先
澤自怠自惰乎公之子某既克家如公而孫某又尊德樂義克

丁前聞人曾孫其且薦孝明經嘗選于里矣使益勤不怠則世種其德而世世享焉郎氏之後益昌而大益可占矣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郎氏之先以之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郎氏之子孫以之

不礙雲山樓記

予嘗北游揚子訪金山之勝而不知淞之南又有所謂大金小金出沒於雲海之中如蓬瀛之在弱流外也至正九年春余抵淞之張溪溪之東有大族爲楊竹西氏居之南偏其樓曰不礙雲山竹西讌予樓之上闢戶四闢萬頃之雲兩髻之島皆目獻于闌睫之下其所名也固宜竹西且[illegible]予以記請予謂雲山之奇觀不得於近而得於遠遠非至高至明之境無以得之有其境矣而非至高至明之人則亦無以得之也竹西脫去仕累歸討[illegible]稍爲園池亭榭以自娛以及其客之好事者是境人高人則地勝雲山之觀雖[illegible]島之外猶將有之况去不五十里者乎然覽雲山以自粗也而覽雲山以微則小是也今夫雲之以地膚寸而起塞乎六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及其細也退[illegible]之雲之迹未嘗然靜也今夫山之小也一拳石之多及其大也草木生焉寶藏興焉是山之靜未嘗無動也此非會之于心不能竹西風日佳時岸巾樓上手揮五絃之餘與一二[illegible]理[illegible]以入[illegible]礙[illegible]闘于目復以八荒不礙者洞[illegible]竹西[illegible]然若有得起舉酒而自歌曰油油之雲兮油油而我甲兮有秋海之山兮離離障我流兮東之又歌曰雲之動兮蹮蹮吾與雲動兮動而不遷山之靜兮層層吾與山靜兮靜而不停併録[illegible]以爲記

卷之十九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

會稽鐵崖楊維禎廉夫著

記

建德路重脩兜率寺記

寺在郡治西二百步按圖志建於唐神龍初名中興景龍元年改龍興開元中改開元宋大中祥符元年始改今名人呼陳尊宿道場者唐末有僧道明居之一時緇素居重加姓尊宿太守陳操師尊之事見傳燈宋南渡紹興五年虜宿兵于寺寺燬十七年郡守蘇公簡至天申節齋禱歲必出郊詣烏龍寺昕夕靡從遂呼寺僧祖照者經畫土木事十九年寺復興事見龍圖學士羅汝楫記距今幾二百年寺既遂廢而主僧者居之視逆旅舍不翅支房別院盡化草莽惟大佛殿與宿鍾之樓僅支風雨至正十五年鳳山僧真如師來主寺席嘆曰予不過蘇使君五百年尊宿道場其過遂廢已乎乃以起廢爲己任坐役遠近大家善敎其甫居以相吾成績經始是年之冬越二年春告成大殿鐘樓因舊之外山門兩廡法堂戒壇與夫庖庫圊湢皆出鼎建莊嚴三佛大像俠侍者夫湯壁金翠供張之具一一完整師介予友童原誦文爲記予方悼世梗化者伏尸至數十百里劌膾醢肉餘飽鴟狗鼠者皆甚於衆生一念之烈師以梵化行其間吳人爭歸之貲者投力巧者投技貴富者投金粟土木之輸盡良材密石金碧之區遂爲一方冠可爲師之化利能也而又有大者焉吾聞法王妙利延被有情不嚴而威不疾而速我朝所以崇西敎配帝廟也遲師其劾於必世百年之久而未得也何師能以大法王力圓融一切法性成就一切福德消弭殺於

江表除青騰於海塹使萬年皇圖有以繫中興治說非徒以勉允
率之龍光亦師之道有以振本教矣師聞言曰善哉大哉請勒
諸石以為記師名儒■氏子自幼讀書神解過人長從五髻山
佛日禪師講道要慲師每屈且嘆曰吾道東矣繇之偈曰
佛現諸王身　身住百佛刹　建無萬化利　普遍河沙界
悟此化利者　是為大知識　一念生對很　父子化敵國
胥光晝晦冥　生齒盡凋耗　究竟世教師　佐我國王化
山木與魚鱉　咸歸大佛道　無有一究學　非我王眾生
無有一衆生　非我佛眷屬　而況護國者　山君與海王
我誦一切法　皆隨有應現　窮樓與廣殿　如降兜率宮
供張與飲食　通全種種有　金帛競來舞　天龍互旋繞
我若遇天險　天險自然安　我若遇劫火　劫火自消滅
一切大功用　乃至不可議　我偈非強說　得之既沙尸
稽首兜率尊　證我說真諦

郡安寺重建佛殿記

吳興郡安禪寺在子城東北按圖寺剏於唐光啓中刺史李師悅國郡人舍地而建乾寧中賜額居尼中南渡嘉泰中廢僧恭惠主趙師撥從之郡城東北至紹定而燬主僧清復建入■國朝為至元二十一年又燬時例主僧梁溪師始買寺之南距一百步吳氏廢宅轉為寺已而無谷師來法堂與僧廬粗完而大佛寶殿實未建也至正七年法真師來當從頹適積之餘爵魚不鳴法龍不吼比丘尼徒有持缽而去者師乃力振清規大摶浮費又不憚數百里艱苦持疏于蘇秀雲門之間而檀施以歸既而郡吏民咸有助一緣一毫朝累暮積以至周足遂經始於是年之秋越明年春落成殿宇凡若干楹土木丹雘備極壯麗金姿寶相以及供張之具一一完好復以餘力展山門之隘起庫樓之缺山門左右重翼兩廡凡前所未及者至是而完矣師以同姓府判公由辰為其父之姪而府判嘗謂予同仕于台遂介府判孫桐生來求記辭不可則為之言曰釋之為教本以勸愚俗匹夫匹婦逃租徭以入浮屠者不難也而世家鉅族有拔笄落采脫洗滌着以歸於究竟非其真智正覺能若有所見其能安於是乎不則滅倫裂紀不能免世教之議予聞師笄年即有禪性蓋夢見之宿植也二十遂辭親出世抽簪為宮講第一義悟眾生之於餘閒若莫不悲喜踴躍如弱喪有歸遂能大勸予詩而化尾歸為寶坊知其不難也夫佛之為言覺也將以覺羣生沙門之言息也將以息欲而歸于見性師演其教悉能啓羣迷為正覺轉惑見為真智而無吾世教滅倫裂紀之議若亦非有功於象教者乎請以是言復於師俾刻諸石為記師本郡趙氏子傳心於天池信元翁悟菴其自號云至正十年十月初吉

雞足山安定蘭若記

去桐廬縣東三十里有山自孫天子象峰南下蜿蜒盤礴為峨為嶼嶼曰鷄籠高不過百仞幡不過一牛鳴地中突仙人座東瞰西虎關雄畫疊嶂桐廬之甲勝也至正甲申松峰禪師慲過此忽啞爾笑曰西毒國迦葉師座地有復至此耶吾自水項跌足猶以未愜萬勝吾舍是何之遂駐錫此山還名雞足結茅四寞喜學佛者歸之如市檀施日不乏絕里人孫道富于蘭序地以歸鍾文周寧李郁孫弘又相與力成之由是起建大殿方丈有所講法有堂棲禪有室以及三門兩廡庫院庖湢歷不十年

而以次悉舉鷄足之荒峨然象王一窟矣額曰定安取鷄足一飛一止義也江浙平章慶童爲之書樹石廡西將有所紀必求文章家登載而未獲其人余客馮氏義門師介大馮君士願徵記余聞古佛徒之開迹也類以垢面毁體攻吾若敎淡爲之本捭草爲宮擎鉢爲食馴至蛇虎穴伏轉金碧之區鬼物悲嘯擁鍾鼓之竟此豈世之庸妄人所能爲哉今之庸妄者托浮屠以視先王徭志與吾民爭秋毫利高至於樹黨王公玉食而騎從珍寶綺繡子女狗馬過於大姓名吁其於古佛初意何如耶求其人於古佛徒如憶者宜世以爲絶俗高等之人吾徒君子亦所樂與也師袁州宜春人彭氏名法憶字無念號松峰初禮陜西藥佛山無極信復恭江西絶學和尙識而衍其道云辭曰

伊彼西人　敎及東土　布五色雲　如一味雨　鷄足飛來
身毒國所　伽黎不懷　火寒冰暑　迺樹法幢　鷄足之剛
鍾鼓孔殷　梵言孔揚　雲棟鱗輯　風簷羽翔　揭名定安
赫有慧光　猗無念佛　爲法出世　我力精猛　亦發浮勢
熾火智燈　千光勿替　上中國燈　何千萬歲

隆福寺重修寶塔幷復田記

去華亭縣之北二舍近其聚爲青龍鎭鎭之南寺曰隆福刱於唐天寶間寶塔七級凡若干尺造於長慶間其徒邵文知俞文富之所募緣也重脩於宋慶曆閒二百餘年風雨之所經兵燹之所更土木俗不支矣主僧普善嘆其敗缺斷壞不無愴然者迺發弘願白千里之大族宣慰使司任公仁發獲其請始損貲營建實大德之三年也致和元年公之子賢德繼厥志至正三年公之孫士質光述其事而後締構之精莊嚴之麗日光霞景出雲雨上佛牙秘藏登崇寶輪人天鬼神瞻仰贊嘆力餘及於大佛殿東西兩廡皆撤而一新又假錢若干萬緡爲復其所失田三十頃然後象設有所棲其徒有所食飲而寺之敎稍振舊觀存復遂狀顚末介其鄉士王元來請曰寺塔爲一郡雄古佛牙之所寄蘇淦之顚時出光景現相載在寺紀今幸任氏三世經營而廢始復完願有言以後之予惟先王之刱民宇也室與以庇生窀穸以送死聖而爲墻垣城郭高而爲臺榭宮觀之所亡聞乎東浮屠之製釋氏書謂佛滅後鐵輪王造塔八萬四千一日夜神役也中國倣之或以佛骨以舍利以金玉神像唐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在焉三十年輒一開開則歲豐人安天子爲遣中使迎之今塔爲佛牙所在吾不知若干歲可開開抑何應塔之成壞寧有數寧物之開闔當有時塔之崇非徒靡吾民力以視外觀而已也余嘗悼象敎之徒未有一毛利益人而蚩蚩焉惟仰於人以給吾衹之辛苦墊隘者望風而趍其徒益繁則仰於人者益廣主其敎者既有以假佛之化現堅固相出大光明也以崇厥居而復有以處其仰給者而圖長其食土敎由是而愈布兹非其徒不之善於彼者乎若普善者是已吾聞普善攻苦敎淡業既成而行亦有以動乎人與古佛師躬勞辱而有成者相師法比今之避衆賦佛逃以偸生者其賢不肖相萬萬已彼尸居素食務飾其荒唐之說以爲竟祖敎而說無益於敎之繫衆人目之爲高吾居之普善之意而已耳書其說畀之使其人知所懼而且勿忘其居食之自則安知後人之無致力於其所未備者如普善施德於將來者如任氏云相其役者智德曰寶曰秀曰慶曰福知事曰通曰吉曰喜曰俊也任君

士貿元朴居家以孝義聞便利及人者不獨浮屠氏也至正九年九月八日記

惠安禪寺重興記

秀之惠安寺在郡治西二百五十步按郡志梁蕭王捨宅為寺以居尼唐光化賜名興善世以夏鵬主寺事宋祥符元年改今額紹興七年刺史王公浚明請於 朝始更十方禪刹命主僧眉山道立着來具見信安劉阜民記我 朝至正戊子寺以民火延燬赤地無餘高昌觀師領寺事道風法器素為四衆依嚮悼法筵之地一旦化為莽麥之虛徒衆或浮寄他舍慨發弘誓以興復為己任不跡權貴之門不役耕作之力盡棄祖父所遺資是年之秋卽經始法室方丈為芘風日地越三年而將得不募而至者檀施如平鳩工治材而大佛寶殿山門兩廊備極雄麗齋房庖庫各以序為三聖寶相十八應真護法大神之像莊嚴殊特所用供帳什伯之具一一完好規置堅定拔撓經營者凡歷七年而汔于成其徒某狀其寺之廢興本末及師之履行介予老友潛居徐公來請記予為之喟然曰天下廢弍孛那之教於惠安而覩汝起其廢也數宜偶然哉吁觀貴胄者出之秀也一誓不轉作殊勝事若此使覩為丈夫身有祿位于世其扶危起仆功之書于策者可勝道哉抑余聞金色女之教不以祝顱髮住阿蘭若為出家而以發大精進悟佛知見一切解脫究竟為出家蓋以法界為居大空為桐而土木金碧之區其成其壞關于世教者有不得涉吾無壞無成之舍夫余嘉觀之功能汝既廢之宮而又因其教以示佛學之本庶有以振宗風於既往衍淨社於將來者不窮也觀字無相鑑空其號也吉安路達魯花赤忽都海牙公之孫安陸府同知蠻子海牙公之子幼即有禪性不茹葷血元統元年授 皇太后旨賜金襴袈裟號溥弁髮受戒具至正七年承行院劄主本寺法席嗣于本寺隱岩靜顓師去十三年秋七月六日記

方丈室記

儒之座云丈佛釋之室云方丈仙之山亦云丈乎丈乎其三教之所度而則若乎東谷上人有室在治之惠因所而以方丈顏其名來見予姑蘇舍次出方丈圖請曰陸之天台與海之方丈並予出世乎在天台況所居山有金鰲玉几之勝黃石仙之所留題宋高皇之所託足也至今金鰲背上之詩為惠因山川草木之光故吾室以方丈名蓋不自知其逃佛而仙招仙而佛也西游淮吳且數年一室之勝未嘗不笈其圖以行而未有列仙儒之言以志也先生賦乎辱幸有以志而詠歌之方丈不在海嶠而在吾室不在吾室而在吾行蒙笑予在台時嘗窮勝蹤遍惠因所時上人方脫胎九齡也今予髮色種種漂泊道路懷念宿覽不翅若在蒻流三萬外也上人歸其得無掛詘其山川之靈乎辭曰

東蒿山之羅絡兮細赤城之盤紆瑤臺方廣儕以出沒兮聚仙佛之所廬瀉東海之嵬岸兮跨金梁之凌虛衆靈偹之擂還兮來仙伯以導與赤子兮如魚紛望恩兮鼎湖嗟山川其如作兮眇風景其愁予望海屋兮渠渠覩飛闕兮以為卑上下風雨兮出入太初下視弱水兮黃塵滿區仙耶釋耶吾不知其何誰兮羲從汝兮歸諸

清溪亭記

吳之東禪寺僧文友自號松岩道人喜讀吾儒書多識前言往
行一時士大夫樂與之游嘗築亭寺之西偏臨水之濱蒔花竹
其傍故士大夫過寺者必訪松岩而松岩數酒茗延之亭亭之
所亭之賦詠且將成卷矣然亭不以松岩名而必名清溪者蓋
清溪其師正一之號也予未來吳時聞清溪君以吾儒寄迹墨
氏而不縛墨氏律日與士大夫飲酒賦詩以風流自命非蔬筍
衲流所能窺也及來吳而清溪已逝及見其徒如松岩者能不
忘其師去之十餘年而號猶存於新之亭非其學得於吾儒豈
本之義能若是乎宜吾徒之樂交其人而華其亭以賦詠也抑
又聞寺有宋南渡僧曰林酒仙者居院不事熏脩梵唄惟酒是
嗜手持鉄鏈徙日遊市閭不問酒主名夜即臥酒壚底酒家爭
供以酒以為聖師云若清溪之為師弟子者得微猶有林聖師
之遺風乎噫吾於是而自感者已今之為浮屠氏以絕倫棄常
酒若檇項黃醎之流日誦經鈔若千萬言以為得佛之道而不
知去道益遠而脫角禪縛如林酒仙之徒乃得称聖為乎智浮
屠氏之法者可以辯其要矣亭剏於至正丙戌夏成於是年之
秋明年秋十月記

竹雪齋記

至正八年冬積慶僧臻上人於顧野王讀書堆之南闢一室
以燕居所環種以竹上人每讀書其中至雪夜見八窓玲瓏一
室洞白上人必披五文衲褻白蹬簦或徒倚竹下吟嘯自若遂
名其居曰竹雪明年冬介友生馬琬尋予三泖之上以記請予
曰竹者至剛至虛之物也剛則不屈於物虛則具道於體雪之
為物又至清至白之所形也清不自敝其惡白不受涅之緇也
方天地閉塞衆竹獨秀後凋之操而玄冥之靈特因為雪與竹
若相軋而不知其適相得也上人於二物者又適相遭於一室
宜其取諸物者有得於其剛與虛清與白也若竹徹雪以章
其秀之特雪徹竹無以比其清之致吾聞上人貞而白者也徹
雪與竹則又何以表見其人哉竹雪之相軋實衆人之所得而
知竹雪之相資者非上人之協之而誰耶雖然即無於有竹也
入有於無雪也春至雷作而萬角奕立有於無也金烏一睨而
方狀立解無於有也無乃道之宗極之根也上人學浮屠浮屠
氏之學以靜虛為宗空無為體上人心不為欲田通不為物損
是能備竹之剛而虛毀不自屈涅不是緇是能備雪之清而白
矣推而極之以至於聲臭之泯然則靜虛空無者將有得於二
物之表上人以為何如俾瑛復上人書諸室為記

望雲軒記

余遊海上得浮屠友三人曰靜菴鎮大明煌天鏡淨也淨僧長
書一通贄余之見於靜菴所越三日又徼致其所主院淨土捨
提入其門門扁某齋祿字吾知其有才也升其室緇徒斤斤然
貫立誦以吾聖人之書知其有學也已而燕客望雲軒上求一
言白其所以望者叩其以則曰吾非王詡客之望於吳會者淨
有白髮母在黃龍之滸守先又故廬不得迎以侍此望雲者即
狄孝子之登太行而注䁪其目者也余聞而異之曰金仙氏之
教超於萬有之外而淨之有其親於天性者不得以真無誣之
吾又知其性之與吾儒合也狄孝子之忠於國仁於民者孝之
推也淨推其孝移忠於君移敬於長移義於宗族移任恤於姻
友與乎民社則望雲者又何異於狄孝子哉余有稱緇本相者

以□琳氏構至杭時寧自假清虛以資燕譚且以誤人家國又
何望淨於琳也哉至正二十年夏五月四日

半雲軒記有詩

雲間鈍上人住普湖之無住精舍受法於金陵休居叟神師休
君命其所居軒曰半雲集賢趙公雍大書扁而又八分書從尚書
謝公求見余黃溪書舍請一言以為誌余讀宋人詩萬
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三更雲去逐行雨回頭方羨
老僧閒併萬之有心於閒不如無心之雲之閒也雲之為物睛
而出於無心故取人以此況也然則為出山之霖雨者其
其體也悠然則為在山之雲施也體也雲何容心於其間哉為
笑之之出而以不出之閒驕於雲也嗚呼豈知雲者哉今上人以
古心而上無住之庵是契心遠於雲者也半雲之作於是乎
古心之足以明雲於賓主間也雲曰故以勞恥於古心而古心
又豈敢以閒驕其雲也哉余以是言復古心古心曰唯唯遂書
為誌又繫之詩曰

我京山中屋　與雲相半之　雲去何所去　雲歸何所歸
雲靜我心住　雲動我意飛　一動與一靜　陰陽互根依
是為古心法　我儒不能非

海屋記

談海屋者以海上有山山上有金銀宮闕限以黑弱水三萬麻
姑云東海三變為桑田則知海屋有時而廢又觀海屋丈人字
計籌海屋籌充棟兩間與丈人海屋又最靈而壽者乎吁吹萬
物皆有弊惟幻無所與造亦無所與弊故知夸仙談道不如浮
屠氏之善言幻也九峰古鼎上人以海屋自命其丈室人問九
峰非海島又室非畝室屋何贅字於海上人謂吾四大觀皆幻
求吾屋必海如牛渚犀見登州臺觀始老如尼之見烏耳何以
稱文夫佛為清遠玄虛之神乎[illegible]令之求浮屠道
以老如尼之見雖吾戒竊諱不能竟況欲造清遠玄虛之界乎
諸極於幻其清遠玄虛庶矣君其不信吾將與汝約浮芒與先
風觀于東濱小白花之岩見金沙婦出一幻相如牛渚犀見登
州臺觀光景現露非煙非塵謂之幻乎不幻乎會稽大瀛子聞
其言而進之曰海屋之幻豈上人然吾聚仙伯見已久矣上人
曰何見曰鱗之屋珠之宮美人兮在中乘文魚以相從不知橫
波兮衡風此豈可與老如尼輩道乎上人起作和南禮曰幸子
雄文錄諸海屋以告迷而詰者已而上人呼三辰酒起為余金
鉢自歌海屋之歌曰煙飛九點三山覆搏桑吹灰點若木海壽
甲子計滿龍大漠不九尸不宿八柱靈波廣鰲是震且東傾不
動屋并錄為記

小蓬萊記有詩

按越乘鏡水之上有山曰臥龍如海湧鼇俯郡宅據其顛唐人
居之以蓬萊自後山水樓臺之勝窮此於真官道院是以假觀
求蓬萊者也□水之上子城之中有道士宮曰玄好無玉崑丹
丘醴泉餌草之異閒人師居一軒其在□亦以小蓬萊自命此
非假觀也而以真幻求乎蓬萊者也嘻東方生記蓬萊者幻十
三覺云耳萬有形皆幻也以幻示幻所以為靈仙之教之神也
子合神觀於偏閒乎方壺員嶠不充案物香也又安有弱水三萬
里之隔哉吾試與子言幻黃初平得仙金華山中之石皆羊也
其兄初起服眼未換肉見石而未見羊初平叱石石皆起成羊

數碣頭此非神幻之至也耶然見師之小蓬萊者惟初平能見之不者皆初起之見金華山白石者耳見羊者小可也大可也見石者大小無一而可也卿曰唯請書諸軒為記使世眼覩乎小蓬萊者茲文為之大圜之鑰也且係以詩曰

蓬萊在何許　渺在東海虛　其廻五千里　上有神人居
山川異百奥　風俗如三吳　仙宮示㸃繪　百丈神千軀
世人尋地脉　弱流疑輕壺　徒聞羨門住　湯役君房愚
孰為靈仙府　乃在尺寸壺　燕坐吾玉几　天游我非車
揮斥九清表　飄然隘中區　豈知蓬大小　不識無與無

鳴鶴軒記

道士徐中孚居鐵唐宗陽之西廡嘗從游郡[illegible]元先生先生名其軒曰鳴鶴蓋取諸易中孚之繇也而盧歐陽大史又為記之繇之義盡矣又復求余文余聞鶴之鳴亦多變也已其鳴之信則警夜分鳴之速則聞九天鳴之奇則晝夜六時中律呂至其鳴之神則空中語嚶嚶之詩豈直鳴內和外見象中孚之義哉抑余有感鶴者不能不為中孚道也唐光和詩人嘗悼鶴以飽食易天真至乎衛鶴驚前抑群鳥焉之內乘大夫軒遂有祿位則玉音沉乎其無聞矣嗚呼利令智昏非惟悟之物為然鶴亦亦尒中孚於鶴其勿飽之過而昏其竊也浮丘伯曰鶴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與鳳凰且共鳴聖人之盛中孚學仙者果尒其有時而見其鳴聖人之盛而惜余不及論諸千六百年之後也中孚其能以長年訣嘐乎不

玄霜臺記

雲間劉煉師某築月臺于廬之西楣曰玄霜請於鐵崖叟曰乎先生賜辭以記叟曰生物不對以滅夫造化之母者吾取於太陰之精太陰天地交構之先數也在卦陰含陽坎象也於象月中一畫真陽也萬物之生資此而後成故仙家指為玄霜玄天也天地初交生物之始猶未離夫天故稱玄霜見霜也如玄露初凝如瑞雲漸積如瑞雲不流蓋元氣含成純乎生生之英結之[illegible]化之為液故令[illegible]須以歲[illegible]故本同三[illegible]為火坎[illegible]八坎[illegible]水以行曲宜之性無水則枯矣亦有三[illegible]化土離象也真陰存乎其中水道也土無水則地以竭矣[illegible]有三擊則為大壑之則或汁於象也金無水則不能[illegible]矣天無水則不雨地無水則不雲人[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一不資夫水水位於坎寓於月[illegible]玄[illegible]無以造是玄非至道無以[illegible]肅殺著習[illegible]則可謂玄則不可故玄也惟太陰之精嘗之吾嘗發[illegible]上覆曲欄旁植空一窗以接太虛之精[illegible]方寸以坐覗之[illegible]木之形如毛毫之粗吾將[illegible]而游於太清矣予[illegible]是為記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

會稽鐵崖楊維楨廉夫著

記

天風海濤樓記

吳閶闔之西其地清曠平衍去海僅若干里有築層樓俯海湧峰之小吳軒相埒者其主或掐海內豪客燕飲其上入窓洞闢近見風濤洶湧在足底樓若浮而逝也主酌客以酒曰景若是能無言乎客亦酣酒於主人曰樓惡名主曰未有以名啟諸客遂稱天風海濤主以為然并以記請客曰壯天籟者風也而不知大塊之噫者聖也壯地險者濤也而不知魯闕之稱若信也苡至於陰陽莫如風信於晝夜莫如濤風之生於天執之而不得追之而不及惡究乎聖哉濤之出於海禦之而不止激之而不回悲忿哉信哉天地噫而為風陰陽以之噓萬物也江海積而為濤晝夜以之準萬古也風之聖濤之信大矣至矣又天風與海濤相濟也蓬蓬然起歟乎土囊填乎太空不終日而萬里若一傍礡相射與激水之濤相軋吞天沃日走雷霆而哮咆兕獸駭于野龍枝于淵極天下之神觀無出此吁海濤不揚而安乎淵靜天風不振而安順乎和委天下之神觀焉有為性人亦然厄於窮巷遯于深谷患難奸其外煩懣忍其中然而厄與鬱相遭而激諸意氣之頓頓發諸悲歌之感慨而天下稱奇曰大夫士固不可以無奇也而奇不生於奇生於變故不覩變無以知其奇不覩奇無以見神也嗚呼尹牖之

錫老堂記

華亭環南大十里為斥川有老人曰殷純父氏者年八十餘無衰憊態老人失子而得女二其長僨曰頤畜之氏居老人甥舒以終養且名老人燕處之堂曰錫老蓋私賀老人之高年而假魯人頌禱之詞以為意也吁養外甥氏若畜之氏者亦可謂恭也已夫畜之以老人之姤孫奎受業予門遂因奔請錫老記予讀泮水之章其詞曰永錫難老順彼長道難老者雖若出於天錫不知固有難老之道而有以為錫之耳故曰順彼長道老人寔以之老人者既無多男子以休其愛惜家又饒樂素無服食君其寒飢既又求清靜術樂之以遺棄夫嗔喜愛憑朝市之勢要孳利也皆其難老之錄而詩人所謂長道者也抑吾於老人之錫者有感焉若昔者窋戢晨萇氏之民騏之頊頊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氏之民職職植植弗夭是以難老後世之俗不然剝文之煩拊也機譎之互確也百狀俱作萬恠橫生水竭山崩肯亮晝寅石言犬痾夏霜冬雷罔不繆盭是以有父終其子兄終其弟者求老人之壽自養夫長道謂黃帝堯舜氏之民兆歟今　聖天子疾民之偷剝偽還淳思納斯民於春臺熙皞之域以黃唐玄惡格于上下旁通于四裔四裔之民不言而自化錫老之福且家至而戶達何啻老人氏一堂而止哉吾將與人聯茵並几酌春酒堂上彈琴吹竹歌上古大庭氏之風以待逐俾奎復于老人刻諸堂為記

江聲月色樓記

浙江秋濤之壯秋月之英相上下月之英至秋分而極盛濤之聲亦至秋分而極壯濤與月一氣之得故江聲月色為天下兩奇絕也江支流溢而東南行其溺為湘湖湖之陽岐壽諸峰戟而萃立瞰江拊湖而襟諸峰之秀者則韓氏惟新之樓有焉元

統元年秋惟新氏嘗觴予樓之上請予名樓予命之為江聲月色而記則未遑也惟新氏去世且十有餘年而其孫奕來從予游猶知致祖初志以記請嗚呼世之言聲色之樂者有夫燕眉衛娟吳歌月秀抑憑而睨苟爭憐而競悅悲絲烈竹從旅進鳳簫鸞管嫋嫋引吭而諧調者若出金石此世之所謂聲色而人人之甚欲者不知甚欲必有甚惡故曰任夫樂焉智士哀焉然則聲色之可於俄然漠然之物而無其甚欲甚惡之累不為樂之至也哉今夫江之聲噌吰以潮嘯乎天下其疾而來也如風雨其突怒如雷霆其卻而遠也如松風笙鶴人不以為聲而為聲之至也月之與潮相得而勝也其動如銀求其起如金蟆其鋪而平也如積雪千里人不以為色而為色之絕也茲非悟其妙之微殆未可與耳遇目觸者同日道也吾留吳下久不見江月雄觀秋且分矣業將與生買舟大夾口泝吳江抵海門夜泊湘南據胡床樓上以攬有樓之奇觀曰聲曰色探天地之大秘藏也則凡天籟之有聲皆吾韶鈞天文地象之有色皆吾之西子南威也嗚呼樓之聲色若是取之無盡用之不禁而嗜之無荒是真樓之大秘藏而尔祖之樂以終其身而且以遺尔子孫傳世之玩於無窮期者乎生歸試誦吾言於又几間尔祖有靈必以予言為信

舒嘯臺記

雲間謝仲允氏甥館在石湖之陰館之左介植花木為衛治圃臺其中命之曰舒嘯名客至允必延飲于其上以樂乎春嘗觴予軒所酒酣為予作蘇門之音且以志請按說文嘯者蹙口成聲也古詩人以嘯與歌並言則知嘯亦蹙口之歌耳不無五音之協五音協則金石絲竹可被時允出名姬董鸞鸞者佐酒吾將以正笛尋其聲座客擬焉相如為樂府命之曰紫鸞鸞而然朱其音付董鸞歌之以備昔成氏子嘯賦之闕也雖然吾聞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宮荒則居驕商陂則官壞角亂則其民怨嘯協於宮使予聞之溢舒而廣大協於商於角使予聞之方正而好義惻隱而好人吁此允之心聲也不知代之君驕官壞而民怨也吾未知聞蘇門鸞鳳者亦有是否人不知其心聲之得則又烏知其嘯之舒者閒敞和平不媿晉處士者耶抑予聞劉越石在晉陽清嘯胡騎聞之愀然而退嘯之感人者又如是今西北之怨閉塞關深允能以越石之嘯慷慨激烈者使風雲動搖煙塵静起又孰艮乎關梁之艱哉允勿新是擬相如者又當作為出塞入宋以絃短簫鐃之曲也嘯之舒哉不亦壯哉

讀書堆記

予入淞首慕顧野王讀書堆有在亭林蒼翠間未果往也上海釋慧自稱野王氏后介其師去泉老人來請曰居之左介闢室蓄古今書數千百另貽其嗣達妙襲名於讀書堆敢丐一言以記記未及今年予遊鶴沙順流下黃龍江抵滄海觀濤泊舟古精藍下主僧出肅客逕慧也見其二子即妙達也夜分張燈叙舊話遂為援筆志書堆夫書之能藏者不難能讀者難能讀者不難能用者難也書藏而不讀與無書等讀而不用與不讀等張茂先藏書至世乘而戕不善徵終李贊華載書數萬卷亦無救於喪身非有書而不善讀讀而不善用者與代之衣冠家有積書如秘府至再世三世惜與書閣甚至售為聲伎貲吁可悼也巳若慧之書堆高與亭林齊水火而堆不毀經兵革而堆不

遂使達也妙也又能飄翔於堆窮探力取以為簡業地非此之
善藏而有善讀者歟苟未知達與妙之善讀讀之善用者何如
耳宋聆道師善讀書一覽即掛書梁上人叩則曰書貴行復何
讀此方外士讀書法也惟二子以之至正二年夏四月廿六日

夢蝶軒記

有客三人者過夢外夢道人談夢一客曰吾夢為玄駒一客曰
吾夢為蜩螗一客曰吾不夢達魔而為達魔者所以夢廷自歌
曰巴中老人蠡仙橘化為達魔無處覓隨風一夜到酆幽鬼入
南華鬼無迹蜩螗者亦歌曰腹背出戶出宮柱風為食方將為
飲月令老翁候我占讖假蘇鳴復能招玄駒者亦歌曰大槐王
臺、九脊充州一愁成烏合有時東海之鵬鷙鳥能死我鯪鯪
甲道人曰夢玄駒者志富貴者也不以緣凡登釜尋人飲食而
有焚如之悔富貴何在哉夢蜩螗者志清高者也不知吉柁執
翳而搏其後黃鶴又從而剥之使漆園文人捐彈而返走清高
何在哉惟達魔夢我者亦不知我之夢達魔則志於物化與物
忘彼我殆與造化游與大道冥者也古之人得之者惟南華真
人也予弟子文璧氏持縹文用來曰此其夢蝶軒集也請先生
一語遂書此以遺之夢外夢道人者會稽楊維楨也

真仁堂記

雲間陸和伯自其先公某五世為良醫以扁為真仁之堂求
得儒先生之言以記和伯因予友呂輔之氏以其請記夫仁一
惻隱之良心出於天而素無偽者也然世之行仁者則有誠不
誠辨也梁惠王移民移粟非不仁而其心在於闢土地則非飢
民為也宋襄公不禽二毛非不仁而其志在於求諸侯則非老
人為也若是而言仁君子謂之偽可也仁之誠者必若禹稷湯
武而後可禹視人溺如己溺稷視人飢如己飢湯不忍人之塗
炭武不忍四海之荼毒此誠於仁者也吁此聖人達而在上事
也和伯不仕者也不有顏子之仁乎顏子願得明王而輔相之
其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此顏子之仁未達為稷也故孟子曰禹
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陸氏世隱於醫而其仁之真積者當厚矣
使繼之者有一念之偽則豈得為真仁也哉和伯學岐黃之外
習吾聖人書能充之以顏子之學善無伐則善無偽矣勞無施
則勞無偽矣無偽而仁有以同乎天下矣老人之老無以異乎
吾之老幼人之幼無異乎吾之幼備萬物於吾身無以異乎吾
之同胞兄弟也可其為人也誠矣至矣雲間之疲癃殘疾困而
無告於人者尚有出於陸氏之仁之外歟夫子語顏淵曰天下
歸仁吾亦將為和伯云書諸堂為記

海峰亭記

吾鐵門有貝秀生者其為人爽朗有奇氣玄格高情煙在物外
每登高遠眺若見東方生所稱三神山歷歷在眼底築亭瀛洲
上名之曰海峰余昔遊海巫山生邀過瀛洲登其亭與之談仙家
又視事因以記請按東方朔書謂海之東有三神山曰蓬萊方
丈瀛洲周迴五十里隔弱水三萬里非飛仙不能到審是則三
山不惟不可到亦非世眼所能覩也鐵惟海賦送山詩有秀出
海三峯之句亦想像而賦之耳惟演不能有諸目貝秀礦欲有
諸亭亭果有海峰乎無也秀曰吾得海外三峰奇觀於眼之所
無者求於神而不求於迹也此非道與神合心與化并者不能
得之得之則海峰不在海而在吾亭不在吾亭而在吾方寸藏

震之地耳奚知有三萬弱水之隔哉予懸其言而錄之座客有誦游峰之謎而被之琴者歌曰

神峰在何處　云在東海虛　下負六鰲首　上栖群仙居
世人尋地脉　弱水輕羽毛　高人坐其上　天游以輦車
揮斥九精表　飄然隘中區　咲呼一蓮粒　貯在壺公壺

幷錄爲記生名沐姓錢氏自號瑤臺仙史云

靜學齋記

吳人張氏性之以岐黃氏之術爲學而東陽鄉先生顏其燕處之齋爲靜學閱三年因予宗伯振君求余文爲記予叩靜之說於岐黃氏之書性之曰爲恬澹無爲欣欣焉然從物與時偕行謂而不治是謂至治非靜無以得之也予曰此非君子之靜學也諸葛武侯之言非靜無以致遠又曰學不能以理性此靜學旨也靜句歸君也性之雖有意於理性舍歸之君治之以何哉性無有不善理之則從亂之則凶性從必生性悉必殃自然理也性之以岐黃氏之術務於生人靜學之地其必有得生之本者歟本得則道無不生矣雖然聊吾又有進於是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之之乃不容說也愚若昧之理人復之爲大道之宗萬物之本也非虛無之境寂滅之鄉窮窮冥冥之物也感而通之靜之微也動之機也噫使靜而不機動也實以資生動而不根靜也實以資始老氏之言歸根曰靜是謂復命蓋與吾言性者近矣性之既知靜學以理之復知靜根以機之黃老氏養生之道尚有大於是者乎唯遂書諸齋以爲張氏靜學志至正七年冬十月初吉記

游菴記

古者四民各有所處士處閒燕工處官府商處市井農處田野毋使雜居見異物而遷焉此四民之居有定止而業有顓能也後代民始有出於四業之外者則曰游民游民不得容於先王之世而後世縱焉此四民之有專能者寡矣予方嗜於是而客有以游菴爲名且徵文於予者曰劉子與民也子與以居無定止而名菴曰游其子與之不幸不生於先王之世乎抑幸而不生於先王之世得不專四民之業而由於游也子與氏好學之士也以游自由而不得比於先王之民是棄人也烏得爲士乎子與之游游其居未嘗游其業也蓋子與幼時侍大父居某所長而侍父居某所親歿而廬窆今又從秀之廣陳所未知老而歸也迄予何所望望乎如浮屠人之寄四方仲尼固曰東西南北之人也此游菴說也嗚呼咸施直鎛蘧蒢蒙璆侏儒扶廬矇瞍修聲聾聵司火古者疾人猶不致於游而且爲官師所材而職其能若是子與氏雖受天質懷抱利器而又敏於問學其官師之所不栽者乎其不得比夫先代之游民而棄之也訟矣惜吾位下官弗逞稱似其人也故重言之

五湖宅記

海虞繆仲素新治鉅艫列几格置琴書其中筆床茶竈相左右容客可數十人時時遊湖海間且命其名曰五湖宅吾嘗與之議是宅于具區之上仲素於觴有請曰吾宅五湖倏東忽西動而未嘗動止而未嘗止寔玄眞子之游也曾不知世間有百萬買宅之宅先生既止乎宅得無言乎予唉曰異哉子之宅其宅也令夫一畝之宮一區之宅必相陰陽度原隰未澗卜水吾因予宅方感矣王侯邸第之相甲也其窮焉如天淵焉始海食客

數千百指粉絮之人塡樓而拂風雨不動安若泰山因請書之於身傳及於後之人無窮也而近不十年二十年遠不二世三世宅已姓於他矣豈若君子之宅若動而能靜若危而能安若近而能遠而且免傳舍之累也哉然物莫大於宇宙而尤莫大於心善論心者謂之寸宅拓寸而大天地不能容太虛吾室也八荒吾庭也日月吾扃牖也視子之宅五湖一粟而已耳子之四海一漚而已耳能由五湖以爭返斯宅也然吾居如約天廣居下聯地間渠渠兮屋蓋萬殺我況湖之一粟乎仲素無然焉有所得[illegible]風起而日[illegible]日木之國兮秋水之宅兮淨浮洛宏真以交兮蹈夷之遺又歌曰太虛兮吾序八荒兮吾門居丹臺之廣居兮吾不知宅之所如併錄為記

書題

書烏馬沙侯復政記後

契世則以功著烏侯梅南州跌績碑亦余中叙傑會之一事也評余未識烏侯而世則之文可徵也因撫卷嘆曰自罷侯置守而吏之議守土義者鮮矣古者諸侯分土授之於君傳之於祖國存與存國亡與亡郡縣一裂吏卒三歲一易疆場有變輒望風引去閒有與城社共存亡者非出於其人之天性則學問之力也烏侯奉 天子命守梅城數千里外衆麦敵而奔而侯獨誓與城社共存亡外撲虎狼卒完其竟往來罹李三冦弄兵南徼至動三省兵會捕草薙而後已使守汀漳吏有烏侯者在焉則又何殺狼藉城保為吾民除害哉子思居武城有越寇至盍去諸子思曰伋去君誰與守烏侯能為子思之所為其亦有得於學問者不誣矣推此節也為畫邑之蠋睢陽之張巡平原之顏扶竪世教以利國家者固同一義也烏乎為使之志節其可畏已哉文士頌其績者衆矣而守土之義未有發焉余故特發之

至正十年六月廿日書

書錢氏世科記後

爵位之禪有延於數世者而文藝之傳又三葉者寡矣世非爵位固本於世澤而文藝之濟美尤得於世德之至難者乎通川錢氏在宋淳熙迄于咸淳四世以經學顯鄉薦者五人擢春官第者二人世科之盛猶未艾也而又有經學覩延祐丁巳之薦於是入本朝且五十年矣錢氏之盛何其長也歟吾聞其鄉人俞日華氏曰錢氏之先曰雄[illegible]曰景高公者皆能當寇盜時守衛其鄉又力城通川民免渡江避兵之患其鄉民到于今思之嗚呼此固錢氏之世德歟有世德者子孫必顯理之常也雖然今觀世之顯子孫顯以貴富不知務德而[illegible]以及其家者多矣則固不若子孫之文足賢為顯為可久也此余讀錢氏世科記而為之又為之著其說云

書負蝂傳後 可與[illegible]一類

余讀柳子厚負蝂傳而未見其人及讀[illegible]太后幸絹藏從者百餘人使人各稱力取之尚書令李崇章武王融負絹過重顛仆於地崇傷腰融損足太后奪其絹使空出者笑崇融二子非蝜蝂之負蝂也耶若[illegible]君若[illegible]而殺由其非柳傳之明識哉予在睦見金倉氏破睦有李淵郁者首入睦庫腰負白金若干錠過重亟遺上癸小木不能起人知其負也遂斫腰取其負去吁若李氏者又柳傳之大負蝂者與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一

東維子文集卷之廿二

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志

讀書齋志

濟李貝仲琚自幼穎悟長有奇氣而於詩書無所不讀求天下未見書如不及題其室曰讀書自課早讀若干萬言莫記誦若干萬言盡出則於書少輟入室則叉手披而口吟矣妻子責不理產及不能廢居居邑則曰我業盡是仲琚於書其顓若是而余最號不善讀書者也性未能寡欲其讀也不能靜且顓卽讀又性猝急茍且開卽亟涉欲竟爲常恨自課不能如仲琚而仲琚求余文以志室亡迺左乎重違其志則曰自瞽儒之說有畢蒙無書可讀而天下之學幾廢不知河雒之文天下之至書也帝典以前有皇墳之書大道所寄善讀者稱左史倚相斷自唐虞以下先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其炳然見於書與二雅者明不能滅也前聖既往後聖復起易也詩也書也禮樂春秋也皆聖人之書也善讀易者以知來善讀書者以辨事善讀詩者以正性善讀春秋者以知往善讀禮樂者以制行和德聖人其無餘蘊矣學者幸而有聖人之書可讀則聖人之蘊在我不在聖人也然有不幸詁訓之溺也詞章之隆也異端小道之亂也吁此非書之罪也讀書而不徹其蘊之罪也讀書而不徹其蘊則瞽儒之說勝也已斵輪扁有告於齊之君者曰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以受之於臣行年七十老於斵輪古之人與其不傳者死矣君之所讀其糟粕已夫吁茲非瞽儒之論也讀書而無有徹其蘊之病也仲琚讀書二十年其於聖人之蘊備矣盈箱插架者可以忘矣若余之不善讀於扁方有愧焉韓非子曰慧者不以藏契書莢知者不以言話詔子穎學而未試孟軻氏曰以友天下之士爲未足讀其書以尚友乎古之謂仲琚其似之

鐵硯齋志

硯之龍尾以其地名鳥肝以其國名帝鴻銅雀以其古王古苑名竹漆以其蠶植巧工名孔硯非珍器也而以聖人之德名鐵硯非珍器也而又以桑生之志名桑生爲主司所忌有觀其不舉進士者生鑄鐵爲硯自誓之曰硯弊則吾業改也卒舉進士及第吁志之不可已也如是吾未論其人而尚其志孟子曰士尚志士尚志士而無志尚足以爲士哉雲間呂生恂從余授春秋五經學名其脩業之齋曰鐵硯且鑄青州之鐵爲淬籟之具生非尚其器尚昔人之志也志不移吾見生之業成矣故曰志之所存雖逖而親雖缺而成彊裂壞斷不吾間也吾觀者間得於貧窶之人而貴富大姓之子弟未聞也間有者大率以名始厲而末忽卒於不能竟成此非師父之罪也子弟之志不立也今生年踰冠矣妻妾矣子女矣父兄將以門事委之矣而生乞歲月之暇於父兄曰恂志無他嗜之惟在文藝耳使恂得卒業於其師者幸矣於是屏逐妻子赦斷家事而朝焉夕焉於是者脩其業不以祈寒盛暑少輟也生之志不有竟成而光于桑氏者乎桑不幸生五代雖擢麴科登相垣蓋無足觀者生際盛代志一成事業蓋將過之吁君子非學之難學而無立志之患非志之難志而無令名之患生勉之生之門友曰馮生潛吳生敦盡亦以吾言誓諸

心樂齋志

喜怒哀樂愛惡欲人之七情也樂居情一而聖賢之教每以樂言乎心何也孔子稱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回也不改其樂是非樂不足以語仁人之心心得其樂凡哀怒愛惡無有失其節者蓋未嘗有以損吾之樂也世俗不知仁人之樂仁人之樂也內世俗之樂也外外者物而已矣求樂於物物益多而樂益不足惟樂於內而凡天下可樂之物舉無以尚之此心樂之至也雲間呂希顏有志於顏子之學以心樂名其燕處之室求予言其樂予曰心樂豈易言哉心樂非孔顏不能有也子夏孔子之高第弟子也出見紛華盛麗而喜入見聖人之道而樂二者交戰于心而不能有以自決此心樂之未至也希顏非簞瓢之士也一日之間聲色接乎耳目便佞狎乎左右狗馬珠玉之好雜然以售乎前者不一一而足也其喜于中者與爾之喜者似矣其於聖人之心樂爭彼此之勝負其亦有以自決已歟不然吾懼希顏之樂者商而已耳希顏得爲顏之徒也哉希顏惕然避席曰甘言疾也苦言藥也先生之言某之藥也幸舉教於先生願書諸室以爲志

養浩齋志

孟子戰國之士也而得稱代之大丈夫小六國之君相者一浩然之氣也是氣也天地至剛至大之物也人得其浩然者山嶽不足爲其雄也風雷不足爲其厲也羆熊虎兕不足爲其勇也秋之肅肅不足爲其清春之生生不足爲其富也千歲之日至不足爲其遠也蘇子所謂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隨存殁而有亡者推其盛至於參天地關盛衰之運豈不誠浩然已乎然其浩也必有養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得其養則浩極其用與天地準失則暴矣故又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至哉浩乎或暴也或餒也顧其養之善不善者何如耳此孟子之浩然獨稱善養也吾嘗觀夫艨艟之艦放于大水而致千里之遠者必乘載之人得其用舟之道又得其制載之具然後駕乎風清肆行千里而不虞乎溺不然制之之具苦用之之道疎舟不役於人而覆爲舟役也是覆溺道也故氣譬則舟也養則用舟之道一志配義則制舟之具也浩然之氣人是有之人欲以不學之才而覬其浩然者是乘舟不得用舟之道而無其制遠且有覆溺之患若也可不懼也哉雲間任子先好學不仕而尚友孟軻氏之爲人名其燕處之室曰養浩禮部泰不花公既爲書之而又求志於余余爲推其浩之有失得而處其養之者未備其道也遂其說爲記

至正九年九月十日

芳潤堂志

君子論根源者莫大乎世澤之壽者莫大乎六藝之學也故得其學者根固而芳華源深而潤數前人以是始之後人以是終之芳之華無時而歇潤之數無時而涸矣世之言芳潤者與是異曰爵以芳其身而其芳也朝榮而夕悴曰富以潤其屋而其潤也乍濡而忽槁豈知六藝之芳潤者遠且大哉吾來吴中得所見之家譜其信者曰琴虞氏也虞氏自某公至宣慰使公用六藝之學厚仁根義不食其報者已若干世宣慰始克享有榮名五十餘年而其子若孫林立穎發出典大縣者三掾史院者一以經行應賢能之書者不一而止其爲芳也彰矣潤渥矣此

任氏講禮樂之亭而有名若潤者非以林池華竹之勝世澤之允蹈也主是亭者為伯瑋宜懸公之第五孫也伯瑋豈方壯厚行孝友又善尊師好學光于前人二時名卿賢大夫皆折行業交之吾知任氏之芳潤方全盛而未艾也不然何其子孫之多且賢歟吾不及宜懸公而幸伯瑋與吾遊嘗觴吾亭之上講求六藝之所深得且求言以為志吾於任氏之芳之潤益培而韻使世而彌章益流而沃使及物而彌大也實有望於伯瑋故書

竹西亭志

客有二三子持竹西楊公子卷來見徐崖道人者一辭曰大夏之西有嶰谷之竹斷兩節而吹之倫夫鳳鳳此吾公子之所以取號也一辭曰首陽之西孤竹之二子居焉清風可以師表百世此吾公子之所以取號也一辭曰江都之境有竹西之歌吹騷人醉客之所歌詠此吾公子之所以取號也道人莞尔而咲曰求竹西者何其遠也哉伶倫協律於嶰竹未既竹之用也孤竹之子餓終于首陽亦未適乎中庸之道也廣陵歌吹又淫哇之靡竹之所穢也地無往而無竹不必在淇在渭在少室在長石羅浮慈姥支竹之所也公子居雲之澳篠簜之所敷錯落之所叢結亭一所在竹之右即吾竹西也奚求諸遠於雖然東家之西西家之東也竹又何分於東西界哉吾想夕陽下舂新月在東閭閻從兇至公子鼓琴亭之所敲商聲若出金石求知論律之有嶰谷餓隱之有西山騷人醉客之有平山堂也推其亭於兔園莫非吾植推其西於東南莫非吾美二三子何求西之濫哉三子者瞿然失容憮然下意逡巡而退道人復為之歌明日公子來請曰先生之言善言余竹西者乞書諸亭為記歌曰望 娟娟兮雲之篁結氤氳兮成堂百草賤而易盡兮孰與玩遺芳曰美人之好脩兮辟氛垢而清涼豈大東之無所兮若稽首乎西皇雍中以象道兮體員以用方又烏知吾之所兮為西為東 叶當

芝蘭室志

芝瑞草也非薰草孔子善人之論取以配蘭而言香何也蓋蘭用之芳如芝者日曰芝蘭芝蘭非非物也之作蘭花則象山陸氏志故孔子以芝蘭對鮑為言晉人以芝蘭對玉樹言傳曰仲尼蘭鮑荀卿蓬麻亦獨以蘭言也朱子蘭辯曰古之所謂香花葉皆香燥濕無變今之所謂蘭花雖僅香葉乃無氣質又脆弱豈古君子之可刈而佩者乎為之喟然曰古之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也古之香斯可已古之香草亦不可見則草木亦有遺時而變者乎雖然予悲於芳草豈可寓辭乎嗟來已而焉生者去偽以芝蘭命室來謁記廣詐知其賓之芝蘭對孔子之所稱者乎抑朱子之所謂不可為君子之佩者乎生憮然變色曰離騷子悲芳草之變者傷亂世之君子某之名芝蘭之室若其與無世之君子居也盛世君子某幸首得見其人其人者天下士也次得見其人其人者一國士也又次得見其人者一鄉士也十年不得見先生而今日見之非其之所謂之世芝蘭而世芝蘭乎不幸有變者雖當吾門而必鋤況入吾室乎其不變者雖在野而必來況在吾室乎予聞其言而題之為之歌曰芝蘭在野兮不以野而自傷芝蘭在室兮不以室而自慶紉芷服艾以盈腰兮亮獨佩蘭以為常寫操兮歌吾蘭芳菲兮彌章

饔甕志

桐廬章木氏客處錢唐委巷中得一室陋而且隘自題曰饔甕既得侍制杜公本書其題又移書雲間請予志予復以稗官之說寶士有三百甕為何神所請者予何樂以其請者自居乎章木曰上不可以一日而忘饔味人味乎饕餮脯鹹脂者有而未有知饔味者十二日而不知饔味其道殆已乎又復之曰饔又從韭青齊奴作韭齏其味徧天下至殺帳下奴之漏其術者子之饔亦有是乎章木曰此吾同名而異味者青州奴烏知饔味哉使知饔味金谷不墟二十四友不會也予韙其言遂為諭次曰漢楠生眼空天下士謂荀彧差可語餘皆酒甕飯囊耳世以生民脂膏養天下之酒甕飯囊民亦不幸甚哉守道息食于齏甕而出而可天下生民飽食而廣居也子之甕其得自狹而人得而過陋哉隸之辭曰甕之室子儒之宮一室之隘兮天下之容吾何隘乎兮甕而志乎高臺大墉甕之饔兮士之茹一茹之苦兮天下之腴吾何醜夫饔而志乎龍肝鳳脯

漱芳齋志

雲間呂生恂名其新闢書室曰漱芳取陸士衡語也而有請於余曰吳俗嗜好尚權利貨殖婦女狗馬及方技服食之秘也恂賴大人滌雅知有義方又賴先生教譏習在六藝時時能伸筆引舌漱其餘芳足以自腴蓋不知俗有權利貨殖婦女狗馬服食之秘之嗜已願先生有以志諸室以儆予入吳雅有善呂氏父之善教其子也又喜生之嗜好異於庸衆人而善承其教也而芳則難言也何也芳者大道之英至治之聲也世之泰其芳在天下世之否其芳在六藝天下之得之者尠矣雖哉予嘗恩得之曰芳菲芳而彌章至於悼時不得則曰草衆芳之蕪穢其所以自咀於萬三千言者則亦徒得諸齒吻之膏馡檜之馥而已耳其能沾溉全楚之國哉然其芳不溉全楚而溉于天下後世也遠矣故得其芳者曠然泥而不滓與日月爭光焉可也增騷之芳且爾況聖人六藝之芳乎陸氏子服膺儒術者著文三百篇蓋亦有志於芳矣而實未嘗得之使其得也其能去舊鄉奸新國甘即戎服敗河橋以遺華亭老鶴不勝之悲哉方今聖天子恩至治之馨表章六籍以取士 士有不在六藝科者不得奸時以進生於六藝能漱其芳之所獨得異於陸氏子也而又遭逢盛時以大科進焉則其芳也肯為離騷乎離騷不為也又肯為陸氏子乎生勉之父師之望生生之自期以會父師望者不在是乎勿徒曰漱芳者自腴而已也異俗之嗜而已也至正九年夏五月十日

蠢物志

雲間李彬家有園池池上有臥石一具狀類蛙人題其額曰蠢物彬嘗觴之所醉號蠢物曰爾蠢烏知不有蠢如爾者乎彬曰爾不蠢吾蠢物還有說乎余曰石氣之核也蛙而以為用也貢於禹頁而以為警也書於春秋曰嘉曰肺以為乎疲而達枉也設於周官鼓也辨於桐魚鏡也鑑于月林劍也利于昆吾憑也醒酒於平泉之墅錄也或至於補天焦也或至於縮海及其幼而不常也至竿立而人言物之靈者是而謂之蠢可乎今夫具陰陽五行之秀命之曰人與天地參而有實頑弗靈非人類者詩曰蠢爾蠻荊書曰蠢茲有苗以其實頑匪人類不可以王化率故詩人古史皆以蠢加之吁蠢有不蠢而不蠢者蠢也抑又

有説人之遅知覺雖聰明蠢號曰通人曰知士曰巧官及其窮也通覆不如塞智覆不如愚而大巧覆不如大拙也雖欲爲蠢物不能然則彼謂不物於蠢而謂致物於蠢者孰愈孰劣哉君病夫不蠢者之弊蠢物者也故以之號而警之乎不然蠢物不蠢也

濯纓亭志

有三客者會於雲溪之上濯纓之亭各陳所謌詩以白所志一客歌曰桃花一實三千歲不識人間漢秦世溪上漁郎何處來溪水東流復西逝一客歌曰荷爲衣兮葉爲裳飲沆瀣兮餐朝陽山蒼蒼兮水泱泱懷美人兮天一方一客詞曰我所思兮思故人堯舜之主皐夔臣箕之顛兮潁之濱飲牛豈弃巢由民又歌曰鑿則圓兮柄則方尺有所短寸有長文武之道一弛張龍伸蠖屈安敢常歌闋以質於濯纓主人主人曰一客之辭遯世之士所志也二客之辭在居之士之所思也三客之辭一隱一顯與時推移之士所爲也如用之吾從三也歟三客者退録其辭者鐵厓道人會稽楊維楨主人者爲中臺中丞公吳鐸也

癡齋志

余嘗疑顧愷之稱三絶而癡當其一癡者不慧之名也使愷之果癡尚能以才絶畫絶命世耶不知其癡句黠所寄也桓溫謂其癡黠各半吁愷之之黠果可以無患求之耶晉士大夫往往用癡養慧如王述王堪之流是也老子固嘗論辯與巧矣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此晉人用癡道也錢唐盛生脩齡自蚤年得癡名於人因此自命吾不生之癡果出於無慧耶抑愷之寄之也生嘗從余游精悍堅確日讀書數千言嘿誦如流夜課詞章若干首不以祁寒劇暑少廢其吐言揚才若雷奮河決土墳而草木發也連試有司輒不利赴二千石辟爲掌牘吏志又不信則復理詞章試有司遂售其資其才與志若此而人以無慧之名名之生又以自命其果當乎不當乎雖然世貴曲通而生獨尚直世貴抑和而生獨尚介世貴巧辯僞容而生獨樸與誠也則有類于癡而已矣抑豈知生之癡去俗爲甚反而去道爲甚近世務諧俗而不務道合者不少也又烏知其癡之果爲癡乎不癡乎今之人有聰明自任乖至盲妄擿埴顛限於汙壑阱穽招之而不反呼之而不覺終其身有形植物異之變者則其爲癡也孰大焉生將計上京師將有爲政之日其毋改乎類乎癡而未嘗癡者則其不爲聰明不癡而未始不癡者的矣

西齋志 有詩

有二客持吳興趙公子西齋卷來見會稽鐵厓道人志一客辨曰首陽之西有孤竹二子者居焉清風足以師表百世此吾公子所以取號于西也一客辨曰伏翼之西有小桃源者在焉其地如洞天奧不與世接此吾公子所以取號於西也道人莞爾而笑曰孤竹之子餓終首陽未適乎中庸道也桃源之在人間世有方外荒唐不經之説也公子雖習隱而好高豈果至是哉吾知公子者公子素負奇氣有遠大之量思得明王以輔翼之而不果也遂寓其志於西吾相其夕陽下舂新月在輿閶闔從允至公子與客鼓琴亭之上歌商聲若出金石無與和者而有懷夫西方之美人曾不知首陽有餓隱之高而伏翼有僊都之勝也二客於公子何求西之野哉二客者失容逡巡而退道人復爲之歌明日公子來請曰先生之言善言於西者乞書諸室

為誌而歌則吾將彼之秋聲去歌曰
物生於東成於西兮有信有風物不將兮彼向而笑偵為迷
兮惟古有道物不犀兮大東之西孰我宿兮我所思兮西方
之美人兮

木齋志 有詩

吴下殷生奎天質古茂一言一動醇乎其無偽者也人以木歸之生遂以木名齋今禮部尚書長谷不花公受其為人為書齋額求余言誌諸室世之置椎魯不聰者類曰木鄙為棄材亡所於用必多夫不木者曰便曰給曰機曰警不知便給者蒙不仁之具而機警啓薄行之階也孔子嘗論木矣必與剛毅者同稱曰近仁仁固可以木得之而不可以椎魯不聰棄之也夫大味不和大質不雕大樸不散其惟木也乎仁者全樸而亡偽之物也故論仁惟木為近孔子之言豈欺我哉嗜木為聖人所器而論者棄之天下之能仁者寡矣抑論者之所棄則有矣士之為也有似為而實非漢稱長者木之近仁者也惟勃近之而陽朴陰至奸如周仁之流則大似而大非其為不仁也甚矣今　聖人以深人洽萬生使民剗偽還朴表民者類求長者吏若生之木固又令　聖人之所器而又加之以聖賢之學使言仁者歸生生其不應表民之求乎吾聞生之王大父大父累世志樸如生所種殆出於一家風氣之厚也殷氏四世而未呂其當呂在生無疑者故吾叙而期之而又為賦詩極木之所諸以率能詩者繼之詩曰

七日混沌離　穿鑿爭七竅　頑朴一失仁　百體俱弗肖
巧詐日橫生　售朴至深弱仁　聖人憂世心　世變若原燎
安得全木資　與世作津橋　吾學齋取名木　衆巧不同調
回愚與參魯　入室得道要　豈是交槁人　滅心比滅爝
君看訖混鶴　入方詆不鵠

雪巢志

雪一也而苦樂之情異為何也清也寒也苦不知其清今者不知其寒此苦樂之辨也上古未有宫廬則民有[illegible]巢而居者至陶唐氏之世尚有巢父之徒以樹為君與羽族同棲者吾想其巢當撥雪之集與木稼同狀是有雪之寒無雪之清者也後世乃有借光於賓者謂之雪因致爽於高者謂之雪樓而又有假屋於巢假巢於雪者謂之雪巢是有雪之清無雪之寒者也吾所謂雪巢者崑之洪用氏治其棲宿之室於雪鷗堂之陰者是也用居高門縣簿者幾世矣而無華靡之習奕赫之勢堂號取於雪鷗蓋取而餘清者也其名屋於巢名巢於雪固宜雖然居其清於主與客接物之際也處巢於窮陰沍寒之際一念之擴衣吾衣以及人之卒歲無以也食吾食以及人之朝夕弗謀也此又及物之仁之義也予屢辱用觴於巢人用尚其潔已擴而為仁為義者或躍躍及焉故因其請記而為之言且使賦雪巢者不徒思於古之巢寒者也

藏六窩志

雲間錢子雲氏恃學工文章才可用世而世不用也今老矣黃冠野服脫落世累飄飄然有神仙致退而築一窩于舊治之上狀蓬蓬乎浒游于澇若龜然於是命之曰藏六求予一言以為志予謂藏六本拔翁語拔以失言藏六子雲何失之可言哉雖藏山於澤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而况藏六於一

甲乎見者不覩而契則鐵杖而知之矣是欲遁而不得其遁者也是故珠假藏於蚌而蚌析玉假藏於璞而璞剖又況假藏於身者乎此甲之靈於人而不靈於已者驗也予雲曌道者吾請與子言藏雁靈晝而隱夜日之藏虛晁望而倏朓月之藏萬物闓於春養於夏成於秋而閉於冬是天地之大藏也天地之藏必有道焉放於六合而無外卷於一密而無内是大道之至藏也子雲曌道而欲設矣者藏其六也不既愚且勞乎子雲作而謝曰吾不敏吾將從子游以闚夫大道之藏也藏遁何如曰藏于一故曰藏于一莊子事畢

俞同知軍功志

杭自宋行都來歸版籍後生齒日繁無兵革家者幾三百年至正十二年七月十日庚辰強寇至自昱關紅巾赭服竊王號躁躙我城池劫殺我府庫鈔掠我子女上抗天討其悖甚矣越壬辰肅政使李蘭公親按重兵會行垣大臣戮力剪賊時命侯允以仁和縣尉承公令合哈心元帥部伍破賊於吳山癸巳伏兵六部橋捷獲兇渠若干人擒殺其部士首過半奪爲賊拠鼓器械莫勝筭甲午進兵壽安坊賊潰走追襲至明慶寺盡焚其窟落字公壯侯智勇視他官兵獨有功乙未冶井亭出衆安橋交賊鋒者三生禽渠魁一人及從黨若干人丙申退殺過北關復吾倉廩府庫之粮積若干所又生禽其掌記者二人獲所劫宣勅劉變及偽命妖經之屬燒毀行寨椈板輜重賊盡北奔而杭城始復與一丁復領哈必赤義兵西赴餘杭勦捕其殘孽八月辛丑朔遇賊西門交戰獲首賊某都帥某妖師某總續某賊大敗捷書至憲府憲府論功授賞遂擬侯爲杭州路同知府事閩氏市夫感乎惠爐拜侯之勞之德士之業文筆者述爲歌章以頌侯德之美開元道士徐以正又歷疏其始末來求文以誌于石予惟絳妃帕頭此神禹氏之軍容也夫何小醜敢僭其儀漢賊黃巾隋賊絳帽時非不恐陵州郡𧗾行妖孽以肖奸天器皆亡不旋踵而皇甫嵩華宏之徒資爲大功奏衛樂復還左道以速鼎鑊俞侯之功又豈下於華宏皇甫嵩之徒哉宜其十有旬日位躋四品而人不以爲過也自是侯將右肅政府爲國家始終殄賊獻戎功於　明天子天子將獲功賜秩見肅政府之善人用而侯爲　國家一時人才之盛也豈非杭人之望乎侯尚以予言勉之侯名元字長卿世爲錢唐人是歲十月初吉誌

王鎮撫軍功志

鎮撫官古之軍正司律令軍中得其人則都督之在上體要而功逸部落之在下分立而情通不得人反是至正癸巳春皇帝命江浙行省平章定定沿大江以東調諸道兵討紅巾賊命至衆兵大既謂都鎮潭波揖曰師行千里草木不静所過郡縣士卒將有剽吾民者君爲我選公勤廉威者治士卒勿諱波揖曰唯唯乃舉前大府監器備庫使王君顯祖自代平章視其手儀卓拳諭殺殊庸人即版授都鎮撫首陳民情次兵機地里要害已而下令申約束士卒潛相戒曰軍中今有王鎮撫剽殺人也吾輩毋譁譁者死律一張民用大恊是夏分率戍壁抵池以便宜決事率先諸將與賊相遇喊䍐建德剜自面渡錢木田岡擲湖口撇彭澤行趾盤陽城斬偽元帥者二𢯱賊將者二十有五從賊無筭獲其廬帳輜重器械稱是明年餘賊復寇東流

君進謂平章曰東流糧道絕之危必多爭平章韙之遂引兵東下摽鐃之石門桔東流大小三十餘戰深謀密計用之無遺筭而一時卒咸樂為之用用能屢建奇功民之犇命歸明者以萬計吾所謂官用得其人則居上者體要而功逸為下者分立而情通非歟省憲論功聞于朝士民被恩歌于道大夫士又作為歌詩以美之軍中之通歌謠者從而和焉此豈揚浮彙者哉然而大功未復勞君不以為枉致身為所事君不以為難董子曰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君子達此者歟其從渠一元以余為文章家司公論於當代且視信於後持其狀不求言於是乎言至正十四年七月初九日志

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碑

兩浙監使司同知木八剌沙侯善政碑

至正十三年春正月杭之監檢校官劉某將鹽商蔡巘等來見余東門久舍請文以記使司同知木八剌沙侯之善政余驚歎曰當田峯髮民寇亂之餘而鹽漕官有政可紀非官之梓也歟余嘗官於海濱矣見歲之分漕官挾悍吏二儀仗一校卒數十至分所必先震刑威而以售省墨於其後下視亭民吏如圜置兔狼戾罜虐無毫毛隱痛其唳嗟滿然後民吏始得舒展手足官給工楮大亭數亭吏必撙捐過其半謹而儲之以俟分漕為故常若輸公租奉公養者吁民其有不病乎朝廷憫之為減額散三之一署監漕者皆擇以亷憲老臣及州郡之良二千石今沙侯之同知兩浙監漕事其際是選蔡巘曰自侯下車即撲擾慨然有激揚志分漕嘉禾先問亭黎老貧艱孤苦聽以狀聞取其損數與大亭盡除之豪民故犯鹽與吏作奸市鉤逮富人及仇家不論情實侯一理巳犯勞立革猾吏舞文敗吾法誅其尤而餘皆有懲任指使者皆恂恂然謹行於寘恒若侯視聽之及亭工楮毫釐皆到民無異時撙捐民咸抃手吁嗟以為非工楮之惠沙使君之惠也故在嘉禾未嘗一箠及亭之民服力歲課不嘗如子職比遷司而漕使長且驅馳兵事亭之商散轉漕之利幾格侯於此時蔣伯長之政招徠客商不減乎昔先是倉吏與網兵相為奸雜鹽以偽惡侯申令禁止又其所藏鹽悉多累年不發較常數虧十之三四侯驗向人所給數俾新間故以與之

且不使强有力者越先後次不數月商舶押至流運不絶足課於常數以充軍國之需於此是侯之才有大過人者無負國家選用之科矣吾聞君子論祥以政不以物商人誠侯之善政如此亭家被其澤者可知已非吾所謂官之祥也歟是宜書其迹官行事刻諸貞石永示後執侯西夏人字某号某某公之孫也記銘曰

惟海殖利　利民利邦　譏政厥爽　爠民有創　法苛亭困
法慢困商　官不理法　墨敗我常　爰選才德　以董漕綱
惟我沙侯　良二千石　下車求言　民我休戚　指使循良
抉去蠹蠹　刑罰不牟　尔亭我力　關石不頗　尔商我役
惟侯治法　廉厚秉心　其積恒恒　其德愔愔　展我謳歌
易尔呻吟　昭然氷鏡　溉若旱霖　轉運大利　出納弗隋
君子論祥　以政以德　矧丁寇亂　官失守職　我侯守官
乃建成績　盡殘公輔　以楨王國　我作銘詩　昭示致則

長興知州韓侯去思碑

吳之長興范元禮致其州父兄之言曰州之良二千石爲韓侯侯起身濮陽同知州事歷汝同知州事得民譽甚西命爲今職長興吳壯邑也其地邊具區農粮食其土俗浮㳄好盤遊大家喜氣勢多訐爭素號難理雖老財督者病弗逞惟侯之來也本之以仁明決之以剛而行之以直也盡刮去舊時積蠹諸爲爲令筆爲爲畫一出丑奪是非之公長貳或以吝意爭于欲侯既以正持大綱其中雖上下有矛盾其不順而治之實參矣民始有弗便安其爲者形諸誹謗[illegible]連未幾則咸識其意樂其利而歌其休也邑役素不均由資產弗辨也侯下令産滿資陷若許若干日自陳即不陳許人檢沒爲不三月得列籍帳役無不平畏貴兇視戒石勸問之之侯至作新石益大書其詞且名其祀令書曰不欺天云由是大家悉無敢奸以私者白烏鄉者管弟周福所死其兄而誣訴於他日者侯得其情出他冤反厥坐下笞于僧某爲仇人誣奸狀中傷吏右仇相爲根株傳某下獄室幾死以獄其衣物差牙即伸其枉民情大悦服其明決類此侯奉太夫人且八十矣太夫人教侯仁且賢侯朝出視民事歸必告其母事當理喜而飲即否不飲食且愠見於色故侯政之休者多出母教也侯視事甚月餘賦平奸㤗屏流離還鬧市通塞闢庠而序序之教興矣民讙然誦之爲良二千石然者未嘗有也今秩滿去吾民有什百爲輩相與號泣遮馬首于東門不聽去者願子體民意界之以文刻諸州亭之石不惟使民懷德不忘庶繼侯來者亦有所述也子客吳興者二年詳侯之政與州父兄言不誣故爲之序而且繫之詞侯名約字彥禮博齋其自號良定人其家世勳望有家乘在茲不復詳也長興雖湖州之支邑曰吳長城惜若易陶弦歌亦易興惟民師師慎簡其人其伊何曰剛且仁侯來自西維父維師且視其民夕奉母慈母訓爾聽子民爾政卹爾民康卹爾無爾病惟汝保民若保赤子我簡我衣惟恐于賊汝畊汝斛汝蠶汝職勿奪汝時矧迫汝役汝有瘠生我其恤之汝有枉罰我其出之政用大和皋用不皋若早得澍若溺得援侯今去我誰與活我迫我冤我誰復援我惟湖有石其石漸漸刻侯去德後來具瞻

宜陽縣尹曹侯惠政碑

皇帝踐祚既久念海內外土地之廣生齒之繁仁義禮樂之澤

有所本周乃召丞相議政化之得失繫於郡縣之官由是簡牧伯以惠黔黎多用儒術為理仁厚循良之吏往往得以行其蘊抱而窮山異谷之民皆沐其惠休若富陽之有曹侯亦其一也前守有不期月而去者侯獨留五年而民惜其去去之日邑士民馮某等來謁余錢唐乞文以紀侯之惠績馮之言曰富陽杭支邑當東南要衝枕山帶江無沃土美植以當大府之需故民勞而貧俗訐而健侯下車首以敦本厚俗為先務篤孔子廟壞乃捐圭田之入率士籍之優餘者以建立為學廟既成又為之聘名師招俊民而教養之不數月弦歌禮讓之風達於外郡縣新三皇氏之宮社稷之祀壇壝皆煥然可觀下至郵驛河梁百廢具興而民未嘗以勞告旭行畎畝躬勸農田畔深條桑而民無失時惰事之罰阡陌既闢民食其土而庭無盜賊獄訟之聲良由賦役均一而徵科弗亂吏無並緣之奸而民始知以有生為樂也歲六月不雨禾將槁死侯走祈山川甘雨隨注為山有虎白晝傷居人侯投檄山靈虎奔前若受告語而去者侯之感於鬼神禽獸有如此者公退輒閉戶讀書或行山水間時為歌詩以紓其清曠超越之懷其自治有如此者其是政也明而決其下士也恭而禮其馭吏卒也嚴以恕蓋侯以無人之質以丞其家學有尚書誰一郡侯運使迪議公為之祖州伯泰議公以為父其忠君惠民之教耳熟而心飫之故其設施卓卓如是前倅湘潭錄嘉興既去而民思之今見於富陽者吾民之思蓋過之矣予聞侯之為德和平而靖深寬簡而粹密故發之於事業多惠愛予謂非徒長据闈帶以取侮不肖妄者為也若曹侯者其亦古之循良吏也歟誠無負吾君與吾相畀付之意矣曹侯姓為曰號顯備展其父以旋天下孟信夫傳皆之有為於世以似吏所能為行也余也黍以儒術食君之祿而老與時違聞曹侯之風未嘗不發愧焉故重馮之請而樂書之侯名忠字惟良燕人也

於潛縣張侯禦寇碑

有虎眉曳數人來自於潛山谷間偕其邑大姓曰章和仲瑞等若干人言其縣令張公傑之為保障有狀至元乙未夏五月賊起某東抵縣外境謀縣署所宅之縣以兵守者先遁於侯處賊以義結民為伍乘法民無貧富老稚皆聚受命衛門喧理器械立旗色幟凡若干伍侯以主問自命吏于民田今日與民共死亡之吾死若輩偷生令以五乘法殺若輩吾偷生若輩亦以五乘法殺令即夜統眾二千人跡賊所往搗賊虛殺其魁一人從十人賊望風崩潰越明年春正月賊又自徽突昱嶺陷昌化昌化去縣治僅三十里所居民皆荷擔謀徙侯鋪中衢呼民後以五乘法失如初賊寨聞侯名且有兵累皆浮去寇他邑而縣訖按堵如故仍調郵夫守禦四門晝理縣事夜巡縣境以為常民之倚侯蓋桂石矣夏四月淫雨窮晨夕不止凡十日二麥垂稔而爛且過半侯躬禱岳祠痛自責者三而天大霽民之倚侯又神明矣他如分揀窮政敦勸學喻老疾有孤寡此又收人心以助皆可書者吁若張侯者非今之保郭臣哉侯丞揚子縣有治聲邑民為樹碑者甚績今尹吾於潛捍寇禦患方政益過之猶父兄亦將樹石西門以為吾人紀去之思聞吾子文足以傳後自前以弟而登諸石予嘗以紅寇滋熾性往易吾官軍官軍狃不敵者以主兵者無能主兵無能以五乘之法亡也誠便小

而長千夫大而統大師者能守古伍兼法如張侯者吾未信兵不利冠不殄也吁秣陵之潰武丘之潰視主將如塗人非惟棄甲而去或有倒戈而仇者誠誰咎哉吾宜有述以諷主兵之不如張侯者吳有寥乎奈未識侯跡其治行若是不啻如心交其人也於是乎書侯名傑字漢臣濟南陽之世家云至正十六年春正月七日記

重建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碑

海漕古未有也古者天子中千里而都公侯中百里而都天子都漕而入者地不過五百里公侯都漕而入者地不過五十里禹貢所載入渭亂河乃節級轉輸之次其制止於方貢之物遠畏時兵食有餉仕未有廩何有於漕運哉春秋時國各有兵事則始講求其法亦不過師行之餉國都之漕猶未講也秦兼併置郡令天下飛芻挽粟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致一石漕之為役始勞而況海之漕亦未講也國家定都於燕控制萬里外軍國百司之調度皆仰給於江之南漢仰渭山東唐仰曹江淮皆無道里遼絕之阻也今京師去江南相望水陸數千里而軍國百司之調度歎朝夕俟焉如京諸左右吁使無良法以致之則民奔命斃又可勝言也哉此江南海道漕運之法所當天運之所啓也迺至元十有二年天兵下江南丞相伯顏公悉收其歲圖籍上之京師屬將朱清張瑄自崇明徑海達於燕而海道實開於此錄是東南入餉者浮游大舶艤海而行發於吳者踰成山歷萊牟入界河抵直沽以灌於天庾海若受職祥飆送順驅驟北指僅旬日程耳蓋非曠古以來所未有之大利也使乎故曰漕運之開天運之啓也蔵云其謂海無怒風豈中國之有聖人也啓之乎今不信已乎初漕之署開三府于平江置萬夫長六員僚屬若干人虎符金節與將軍旅秩數視他萬夫長府弗得儷其華且重焉大德癸卯併府歸一長貳及幕僚凡九員隸屬凡八所粮斛歲增至三百餘萬每起漕必行中書官親臨督調吁漕運之功大則漕府之職隆勢使然也至正丁亥冀萬戶賈木丁公來領府治痒隨土木弗之撫以副　朝廷設司授職之重迺謀諸僚友副萬戶鄭公汭定僧公協乃心力各出俸金以率僚屬助以營運子本之羸明年九月某日始撤傲舉而新規制視昔益宏而壯閱三月某日告成幕元僚孫君來謁記且謂自海府來七十有餘年未有名言書諸金石惟子其言之予既為推言海漕之開於天而又有名於人者天既啓之人克佐之斯萬世萬全利也不然萬一魚龍之國阻為巢穴天有不可恃君子之所慮者亦遠矣居是司者知天人交應之道則知其責愈不淺也已可不勉哉賈木公字永錫西夏人起身宿衛連佐有蒞者有風節今以資善大夫為府之監鄭公用和字彥禮三衢人定僧字平叔毅儀人皆以近侍穀居漕選經歷孫震知事鄧繪照磨錦楷董役者千戶楊元正府吏湯文備鴻謙章復也銘詩曰

翔方聖人啓中天　天府之國宅幽燕　帝車迴旋統幅員
南海北海無中邊　海陵餫饟主領巔　龍驤萬斛誰開先
神人手執鯨鯢鞭　朝發扶桑暮咸淵　清明風生五兩懸
不周風起人南還　砲雲不作颶不顛　神燈在天大珠圓
帝曰開府具區堧　出堂入省居才賢　將軍來自西于闐
高門大屋重翬騫　十風五雨熟大田　天倉如泉積陳身

武夫翼艘挾飛仙　天人交贊利萬全　曹臣奏功　帝曰然
圖是煌煌千萬年　至正八年十二月某日譔

大中祥符禪寺重興碑

秀郡庠西个有古伽藍曰大中祥符主僧曰曇師持寺之重興狀來謁於庠次曰寺之棟宇象設其來久矣廢興紀錄敢以請子之名能文辭後有攷且以壽吾教按狀剏於東晉興寧間哀帝詔剡山法師潛講般若禁中師還山道由檇李舍于安僕大卿魏公某知其有道行遂舍地為寶坊延之至梁普通盛行水陸法事故稱水陸院廢于唐之會昌大中天子復天下寺院守德故宋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郡陳于朝作衢前出示奉所至今寺之坊字曰華封亦獲賜城西蕩田若干畝元豐間有市民曾性忠者裂地五丈克寺之河蔵今祝聖放生者是也建炎寺燬紹興乙卯主僧法瑜募有力者建佛殿山門兩廡及五鳳樓鐘有簴度經有藏沙門先者繼成無量壽佛殿三聖等像二十五年太守林衡奏改禪院乾道辛卯大府丘某奏賜華亭淀官田九百畝籍入寺我朝王林琪公始領寺事又置新田若干畝寺之養稍贍絕照光公來理法堂鑑湖澄公繼之適颶仆後殿三聖像之存若有神護者未及興復而寂梅屋常公至僇力經理僅成明樓及歸雲寮至元戊寅江浙相府舉叢林碩德充吝寺法席而我曇師在選中領寺頹圮狼籍如逆旅舍寢食遑安遂盡棄鉢資及募諸檀經營者十餘年始克興建後大彌陀殿中嚴無量壽佛像左右十八應真仍葺理前殿左右廡裝飾山會境方丈寢室咸就嚴整下及庖庫圜湢一一完美方之前後廢興若此余惟寺之廢興以人不以時而人之興也不以土木之績而以碩德高風也若瓘其者之潛師與今曇師之復興者是已然則碩德高風又豈在於禪哉水陸法事我呵象教化濁世而後有水陸之其世可悼也佛法離而有禪禪益離而有南北教可悼之吾儕今之言禪者不根祖始隱語以相蒙誕言以相勝使其徒悵悵然捕聲索影訖無自而入大雄氏之道則往往狂而失守吾嘗曰雲師師身禪而心則儒嘗與吾論禪已以往善為法吾以敬尊愛親為上教以安貧居易為極樂以作善降祥為因果以言師百代行師十糧為不壞身殆有與吾儒合者非禪門氏率其徒於倀倀然捕聲而索影者也抑予曰吾於浮屠氏之言取其與吾儒合者吾於師亦云師周姓字曇芳郡之儒家子嗣于淨慈之靈石芝禪師其銘曰

大道支　九流㴱　西鹿興　華軼陰　禪亦等　道益陘
各户牖　示鈍徒　豈真柱　執忘涉　一既雜　萬曷攝
秀之西　宫巢巢　般若宗　登載牒　改禪輿　訌異諜
惟曇師　我道協　南之車　湯之楫　推離宗　返伽葉
詒後人　質白業　我立言　歷萬劫

玄妙觀重建玉皇殿碑

吳興玄妙觀在子城西北一百五十步為郡官寮祝釐禱雨暘之所本梁大同二年所建玄風觀也唐神龍改龍興天寶改開元宋初改元通大中祥符改天慶我朝改今名崇建聖殿以居昊天玉皇之帝至正六年殿災主觀師聞人得人攬其敗釶斷礎不無惱然者迺與其徒施道清萬迴心力勇發弘願既各竭已資且募檀施得里之大家葉德榮劉道坦等又久捐若干緡錢於是首建聖殿經始於七年秋越明年夏六月告成肥

𣺹傑棟甍飛岳拜橑以朱闌覆以重檐規制雄大氣象森嚴凡幕帝供張之具黄金丹砂璀璨芬郁之飾視昔有加若天上良常化出人世川祇地媼咸大懽喜奴隸婦女瞻仰贊歎誠足以侈廟貌昭神休矣工徒竣事士民相與共落之擺徑在野歌舞在余休氣布濩無有災害人康物阜薰爲大和則又相與伐石以紀其成知觀事者錢道元介爾戶教化公來謁記予惟吾儒之教岐而爲老釋釋氏以滅絶倫理示人以除絶之機而生生之造幾熄惟老氏之道原乎大易大易吾聖人憂患之作也老氏者其無憂患乎閔文法之煩稱也機譎之互角也百族俱作萬怪横生晝冥宵光夏霜冬雷罔不繆盭故其立教以自然爲宗以無爲爲有本返治古於容城氏時田不侵畔漁不爭隈泊嬰兒於巢上棲餘糧於畮首虎豹可尾虺虵可踐而不知爲之者此老氏旨也宗其教者又隆以　昊天上帝之居巍巍觀闕與時王等而王法無所於禁亦以廣好生之仁充玄默之化也得爲其徒者將推其教以拯衰世之苦則祖師之望又豈直祝釐以壽皇圖宮闕壇墠之崇又豈徒靡吾民力以侈外觀而已哉方今　聖天子追治道於黄唐之上好生之德與天同流疹瘵呴殘以恬以熙民有含哺而嬉鼓腹而遊老死而不知　帝力之加於我者老氏之教可以因之而廣矣院於其事後爲銘詩曰

神鰲戴弁浮青紅　水晶宮闕神人宮　金鋪雕璐閎且崇
參差珠闕當天中　仰瞻倍蔑天人容　天威咫尺下地通
白雲之鄉帝蔡龍　翩然大荒靈下降　彩烟綺霧陞九穹
靈鶴萬舞來從東　五方之人叩吉凶　帝懸下土叩輒從
物不疵癘歲屢豐　十日一雨五日風　聖人龍天上帝同
好生之德天同功　祝聖人壽生聰聰　悾侗至德還古蒙
彌千萬年天無終

杭州龍翔宮重建碑

龍翔宮故宋理宗潛邸改祈靖惠王府爲之以奉感生帝山門曰龍翔中門曰昭符殿曰正陽成淳間又改命南真之祠南斗殿曰壽元土祠曰景福鐘樓曰如意經樓曰道真之章成殿曰琅函寶藏凡宮門虎榜皆宸翰也撥賜良田土田山蕩若干頃淳祐六年賜元靜先生一菴胡公住持宮事不村乗道院在湖西栖霞之北天台葉公台莊功主之賓祐初又撥賜長洲崑山縣田以贍不足承之者爲古泉胡公我朝崇重玄教璽書諸持今公就以奉脩把與不幸燬僧建陵櫟救門改宮爲寺公力叅廷復有詞于上並歸土田若干頃宇不可復則有私貲買宋楊和王府基在今城西北隅大德丁酉初造殿宇門廡倉庫以次而舉田有三庄在仁和平江湖州大德己亥公被旨授白麻命給拢縣所印華公爲一菴繼子傳風道貌挨塵塔又以從丁申之法呼而延湖致宰官之敬故其成功速而有以光前德裕後來也乙巳天師留國公主領宮事後有石田鄭公某松澗黄公某鳩鵉林公某相繼而出皆有功於教事者而林公又克寬展隆途增廣聖殿創建道院於霞山元統癸酉天師太玄公選請洞霄史公景仁提太宮事席未暖而陞授延宮公亦反洞石泉己夢下於我夫我不與復天其默之郡與副宮陳德安止座李同榮螢乃以力議土木事副宮宋處中都監毛君錫監宮吳景元爲之佐而太玄公亦施金助工材費數是大殿法堂山門此

應制益窮而太廊廡庫庾道堂客館凡若干楹無不一一完美三清聖像莊嚴樸偉父老瞻仰嘖嘖稱嘆以為前此未有也公又捐私貲建大方丈疊石為山鑿泉為沼蒔花種木鶴鹿走恍若世外㝩之曰小蓬山翰林陳公旅菴為之記後至元丁丑被旨玄真人住持同領本路諸宮觀公字元甫號玄圃羲年儀其氣岸凝重時貴人皆屈膝禮之蓋有公輔之望而左為山林之主者也暮年舉太乙宮黃公崇大以自代遂告老公當戎馬劻勷之際扶植教門安於按堵亦可謂善守成者迺念吏公於宮門有再造功而廢興歲月未有紀錄監宮葉文誠備事狀顛末求微文既為約狀書之又系以辭曰

二馬渡江一馬龍　東郎[illegible]　韓將祀余感生皇
渡以燦老咸靈印　十一[illegible]　天人南下南斗傍
朝與龍飛暮龍翔　琴逢三度黃庭揚　靈宮特立天中央
湖眉海眼東西望　地柱不傾天乳長　黃須仙伯古冠裳
龍腦寶藏聲琅琅　上清淨[illegible]　六龍在天天下昌
山君海狐紛來王　南極上壽日重光　增華

銘

寶儉堂銘有序

寶儉堂者雲間呂輔之氏之祖室也或謂輔之去其祖之剏家不遠祖之剏家由儉得之草衣蔬食汙尊抔飲之所為也故輔之命堂以寶儉云楊子辯之曰不然也昔子華子嘗與晏子論古昔聖人之儉不以堯之居土階舜之不用塗髹之器為儉也而以儉在內不在外推其全極于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而神化為滴節其所受而嗇其所以出然後神守泰定而精

斡不揺此聖人之所以為儉而為聖人之室也然則輔之者傳其先之儉也將以草衣蔬食汙尊坏飲之為乎抑將以聖人之節所受出取當神宇泰定而精斡揺者之為乎輔之求聖人之道者也將有擇於斯矣不然計口而食視入而去操贏而制餘以庚氏商賈子之所為之實儉也則子華子之所斥矣輔之問辯曰善哉先生之言吾儉也微先生吾為羌貊之人烏得造聖人之域也且請銘之曰

草衣蔬食儉之粗　嗇出節受儉之精　嗣我思古人居中以虛五官既治萬物文奴是為大寶金玉弗如小夫之䒷不出里閭又何披異乎計口而食操盈而制餘者乎

敎齋銘 有序

孟子之言敎致知力行是律令也射命中致知事也於敎力行事也致知力行為兩輪車未得偏而廢也唐虞敎冑命其子之淳脩業之室曰敎蓋以知行並進之功鞭之求銘於鄉先生揚維禎為之銘曰

一拙失百巧廢知不可以不屬也百中滿一中闕力不可以不竭也巧之精貫氣力之滿飲石豈惟飲石響弧落日於唐生敎其準

裘生揚齋銘 有序

古者衣制凡裘必有裼裼以抑裘之露而見乎美者也裘而無裼與反衣狐白者等犬羊之裘不裼以其無文也則裼主有文飾之事故曰君在則裼謂施於君所也吾門裘生來謁請于一室而以裼名齋毋乃不類歟蓋有志於事君之文者矣雖然裼非徒衣文也衣敬也敬有二父也君也而體異也子於父以質為敬故父母之所不裼臣於君以文為敬故君之所裼其人父母俱蚤亡質之以為敬者痛無所於施而文之以為敬者將移之於君焉耳抑又聞裼必象裘文裘狐白則裼以錦之素裘狐青則裼以綃之方喩諸內也有大人之文則大人文裼之有細人之文則細人文裼之由中達外各以象比不可誣也然則裼也者其又由外以卜內之徵歟君毋輕肆其裼也銘曰

錦而絅非文之屏惟絅而後文益炳裘而裼非文之的惟裼而後文彌繙惟的日亡惟繙日章惟裼齋氏敬之勿忘

自然銘有序

雲間沈仲參氏名其燕處之室曰自然又以自然道人自號也乞言於逍遥叟逍遥叟曰老聃談自然以理有至分物有至定蒙莊生推之為逍遥小大任小大長短任長短而物無不得其所其然者皆莫知其所以為自然也心無為者與化為體上知造物之無物下知有物物之自造也非此無以明自然故老莊祖自然使世之沓婪躁妄一安于自適而詣乎定極此自然雖然知効一官德徵一國者亦有自然故堯舜與許由雖異其得於自然一也參由自然而得堯舜於塵垢粃糠之外其詣極如藐姑射之神人則可使我之人脫出塵寰而躋乎春臺含哺而怡鼓腹而嬉國忘乎忠親家忘乎孝慈子之自然者至矣參曰吾方有志於是願從先生遊庶見堯舜於塵垢粃糠之外乎無所事我事為逍遥叟信其志為之銘曰

理無小大　物無長短　理與物忖　物與我忘　推其極也
物不莊殤　我不夭殤　子不信者　謂吾言狂　子將信者
吾將與汝訪四子於藐之椒汾之陽也

莊子逍遙篇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
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四子王倪齧缺被衣許由

甕牖銘 有序

隴西耕者李中其先宋三省幹之後中表其先之高門閉退蒔草堂松之七里涇爲耕讀室室凡十楹事戶棡樞北東西垣皆甕牖中每風起引東方明於甕次讀古先聖人遺書暮已出理耕事日爲常有過而問者曰中弗先先廬而甘爲甕牖繩樞之子歟中聞而益喜遂自號繩樞子仍以甕牖命其室介其友錢斎來見曰古者戶牖必有銘今辭簡古若不足以起儆幸先生有以銘予袁其人曰繩樞子今之人而有古之道者歟吾聞生華夏有宮室之後又幸生高門縣簿之家而遠返古初甕牖是居非態然有得遺物而立於獨者不能一日安於自如惟其然故狶韋氏之囿軒轅之圃有夏氏之宮湯武氏之室彼且猶使我忻忻然而足歟不也世之傾宮室庭臺榭直睇者逆旅焉耳豈徒逆旅府然階既雖鍼身覆族不猶豈不哀哉此甕牖之可銘也銘曰

隴之耕兮草之堂甕之牖兮朝之陽暾之入兮煌煌月之燭也陽恍天之刑民兮峻宇雕牆天之牖民兮虛室之白吾學之先

心太平銘 有序

予自壬辰兵燹來遭罹死地者凡四五然今年以淞府長頓公之招客予于府庠退處一室顏之曰心太平人恠之頓公是之曰昔香山居士之詩自謂我是羲皇代先從心太平居士嘗歷險難身獲太平而心未獲乎先生歷險難身不太平而心實乎爲予謝之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予之謂也因銘室曰

啓割爭 絶揖讓 爾一身 天地長 心獨游 在羲上

委順齋銘 有序

杭之城東隅有鄭老人號虛原年八十餘時過予談諸子百氏家研極乎漆園氏之旨故其燕處室曰委順屢徵予文滋不能不委而況於人乎又曰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吾人之委順也敷其旨爲銘曰

地不洛橘 天不逢蓮 順不吾委 違地違天 順一吾委 萬物自然

初齋銘 爲復初鄭茂才作

水初惟清 濁焉以撓 木作惟直 屈焉以拗 水復其初 其清可澄 木復其初 其直可繩 維禁易乎 反求厥初 孝岐勿惑 下流勿居 上智下愚 天淵逕分 毋欲之隔 不能以之

止齋銘 爲至善王茂才作兩生皆俞參門士

忠以事君 孝以事父 朋友有信 長幼有序 各極其止 是曰至善 舉類以推 其則不遠 惟文中氏 明爾明德 爾惟必精 爾踐必力 書曰安止 詩曰敬止 肆敬而安 希聖在是

不心不佛銘 有序

予嘗與師論心師曰儒以遺言心又以人言心是二心也不如吾釋氏言心以法吾曰汝祖言即心是佛又何有法師曰吾祖又云非心非佛則心亦無有天台師不云乎任汝非心非佛我只即心即佛吾曰天台尚與佛二我固曰任汝即佛我却不心不佛師因時起曰鐵冤長老於我祖具一隻眼遂命其禪所曰

不心不佛而俾予銘之銘曰

佛莫名　心莫名　與道寘　寘無名　我爲銘

近浮屠有以左道鼓世俗號天界某者士大夫安其恣而不之
攻勢且稱緇相國師危坐至前元浮屠師在一人上者此不可
杜其袄漸也不心不佛師疏於上必斥絕而後也故吾以師虜
長舌有回天之力寔止昔人推倒回頭趯翻不化者也

陸道士息踵齋銘

南華真經謂真人之息以踵取其息者深而細也深而細者必
從根極中出踵是也此古真人心齋功也方伎之流習閉氣爲
胎息者未失圓覺經云息調心淨蓋亦得南華旨者茅山外史
弟子陸中氏以是名燕處之室徵崗道人爲之銘曰

氣專和　體引柔　心貞白　息靖幽　盎爲春　凄爲秋
一喜一怒四時游　是曰真人流　惟踵之求

尚德齋銘 爲胡道士淨休子作

爾祖著經尊九流一德被受長春丘長春丘後爲計籌杜南谷
計籌弟子今淨休玄牝有得天同游五千之言俱贊吹幽關相
見西青牛

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神道碑

元故中奉大夫浙東慰楊公神道碑

公諱守元誠姓楊氏系出漢震後五祖某自婺遷杭遂爲杭人
祖榮祖宋承信則鎮江都統司帳前提舉父昌宋郢州萬戶府
經歷今贈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衛追封錢唐縣子公生
而警穎長而玉立長身紫髯如畫天曆間自番如京師受知於
中書平章政事沙剌班大司徒之父文貞王偕見　上于奎章
閣論治道及藝文事因命公篆洪禧明仁殿文稱旨使備宿衛
署廣成局副使特賜牙符珮出入禁中寵遇日渥擢典瑞司典
簿繼改廣川路清遠縣尹　上愛其廉慎有深沉之思留之嘗
謂近臣擇他班曰楊瑞有謀事必咨之行時秦王伯顏秉國一
日從太子縱獵上林上黑首寡陽春帷贇公密講禁近臣皆不
預聞被去大懟始剔朽蠹剔陽動色至求識其面以爲異人以
功超授奉議大夫太史院判官繼升同僉院事賜金帶一鈒鼠
袍一　公在史院曹局有以景星見請　上聞公特不可曰使天
下共見則爲不欺越九日太白經天奏衆始服其有見　上嘗
從容詢公南土所居公對以西湖葛嶺之勝爲洒宸翰書山居
字未幾給告以樹勅賜賻考樞密公墓碑即日歸歸山樹亦城
府者十年人不堪其淡泊而自裕如至正乙未中書奏公積勞
起公行宣政院判官時江東浙西盜群嘯乃改建德路總管建
德古嚴州州在萬山中屬邑淳安又連歙境賊由歙闌我界而
還者疑長樂鄉民爲盜諜者執以歸諸獄連數百家民莅訊上

師若謀往捕公不可曰虛譁者知僞因誕枉鼓衆亂賊得乘釁
突來悔焉及我請撫之界不測當任其咎遂肴與從數諫直抵
淳安邑人嘗厄官軍抄掠已皇皇散匿山谷間公載米二百石
簟言賑濟使縣令馳以諭明日師弱兵來公禁止之使侍命乃
勁楫動者如軍法長樂去邑二百里今至介公慰民皆歡呼持
牛酒來拜公公喜曰吾固知民不吾負即曰偕師者遝公涖郡
視之如家民亦視公如父母自江淮驛廢顏為通道館於候頓
公信今晝豆之用給而人不擾將戍過軍之跋扈者皆服公信今
田畝不聞叫呼隳突於是像而祠碑而頌者凡十有四所前良
二千未有也時公年已七十有三累請老丞相達識公數使勞
之公卒謝事去是年行省承制已浙東師起公辭去居淞江之
鶴砂行省最公功上中書升浙東道都元帥進階中奉大夫公
不起則以半俸優者為所著有山居新話山居要覽行于世公
生於至元乙酉四月某日歿於至正辛丑七月十八日公長物
琴劒書外無銖金斗粟貧無以為葬升聞八月六日兩浙漕使愛
公敦交兹力賻其葬發返柩杭之葛嶺先塋之次公娶某氏次
娶高麗氏子男六人長道次垌垍培堣坡垓公卒女三人長適
鄉貢進士應才次適瞿彥俊次適懷遠大將軍同僉江浙等處
行樞密院事俞思孫男六人孫女四人某於公為同姓昆弟譁
其出發行實詣孤哀棘請郎次泣拜請銘義不容辭銘曰
人疑弗決我以籌人懼弗前我以遒叫彼爭前競決我止我
糾去權奸如贅由由兮物泊乎其不留於乎今之人古之屯
我銘其人孰與儔

墓碑

故處士殷君墓碑

殷乎姓以國氏逮宋避宣祖諱別族大史為戴氏著君之先也
又君而宋亡遂復姓殷氏諱澄字公原華亭人宋朝請君某之
孫節幹君某之子司法君某之弟也君家素饒財節幹君用好
施著于其鄉每大雪淫雨必載薪米過乞寠餓人死無所歸者
為具衾槥窆之衆目之曰殷佛子娶鄉邑陸氏女得丈夫子二
君其季也君狀貌魁梧美鬚髯性介特平生無宿諾人有急不
一計親疎周之唯恐後衆有所爭來直于君得一言明曲直即
謝去不復詣吏有田若干畮終歲所入盡以賙人事茍涉大義
雖委身不悔至元間天兵下江南將軍號楊祘地者帥偏師入
華亭君時避地南錢南錢猶保聚未肯下楊怒業以兵殲之君
詣曰我其可無一言而死乎我死今日否亦今日遂扣軍門求
見大言曰夫民猶水也水順則流逆則激民順則寧逆則亂郡
郡縣新附民心未安將軍獨不能撫綏招徠以稱上神武不殺
之德顧欲盡戮斯民何辜楊怒甚手劒斥君君復正色曰殺我
一人活千萬人我死猶生也語益激烈達人其裨將有感君語
者起而沮之而楊亦懾服于時民全活者以萬計咸涕泣羅拜
曰公於我生死而肉骨也願歲時伏臘祀公于社以報事聞丞
相伯顏公義之遂用便宜授君華亭軍民都總管使守其地君
即棄去曰大宋氏亡吾以親不亡獨不能逸乎遂服野服隱居
胥浦上時時領客放浪九峰三泖間慨慷懷古日夕忘返慕其
人者自為泖南浪翁君聞知曰甚善名我因亦自謂泖南浪翁
云烏乎氏之強仁慕義者不少也而多逸於野太史氏又缺焉
不書是於善者終無以勸也君歿幾五十年而未有表白其事

者猶幸其概在人耳目者卓卓未泯余因著諸所聞為論次之使後有過其墓者得以知君之為人若此庶幾為強仁彝義者之勸共君娶會俞氏女賢而無子先君一年卒又娶永嘉陳氏女生子四人曰實曰學曰誠曰謹側室生一人曰某孫男五尚質尚節尚白尚功尚賢生女五婿曰吳郡顧謹吳興沈斯于宋諸王孫宜樞同邑倪乘吳郡章禮曾孫男八陛奎鉦堂桂鄭壑壐女七玄孫男二君生於宋紹定己丑六月二日享年七十有七卒於國朝太德乙巳九月某日葬于華亭縣脩浦鄉五保樹家原合祔俞夫人之封後十四年而葬陳夫人于其域又三十二年謹乃樹石墓門而會乩揚公為叙而銘之其辭曰

仁之言利既博叶仁之行闓卓卓矣一死貿萬殤桀驁秩不以償北強以兵叶南義剛者斯人者紿南方之強非歟嗚呼斯人吾言不亡

跋危素桂先生碑

信之龍虎山為漢天師張氏之學者恒千餘人其卓犖瑰奇之士亦間見其間若桂先生者是已先生諱義方字心淵世為徽貴溪人母先生時夢李淳風寄宿因名李寄長從上清宮熊尊師學元貞元年從天師張公朝京授蘄州道官歸而散其衣貨飄然有遠志周覽名山由武昌至廬夜宿太平興國宮龍出屋後無犯先生居蜿蜒辟易而後去數飛躡雷峰與豹同行好事者莫能蹤跡之撫人有見之山南同日又有見之山北者山中人酒熟曰願安得桂先生飲之俄先生至欣然就飲所欲者家以為吉徵尊官顯人過江上者咸願見先生先生見不見人莫測也江州守某乞詩惟書一閑字與之踰月以事去官先生率意成詩善座右[illegible]多澈世絕俗語有金蓬頭者居聖井山先生致書封題甚謹登之白紙耳金大嘆曰至此果無説説矣道士吳李誠作渾淪菴迎先生居之先生嘆曰明年吾當歸矣明年至正元年正月朔脩然而逝越三日山南北道士奉遺蛻葬諸聖治峰 旌道士方從義為予言先生之族有公武者號抱甕先生得仙術卒塟分領中夜冢間有聲詰旦視之但空棺耳有仲勉者號閑閑子通內外典與丞相陳福公為布衣先生之兄與信號點點子學道終南山緘口不言升座而化三日容色不變豈其山川之所鍾然也耶予昔游溧陽見先生聽其言無過高難行之論吁有道之士哉銘曰

桂史度關騎青牛　五千遺言增隱憂　更秦遠漢習益偷
燕齊方士相呀咻　道人隱居恒內脩　浹國尚友天同游
一朝委蛻去莫留　太史作銘表其丘

墓誌銘

故忠勇西夏侯邁公墓銘

君諱邁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也曾祖月忽難祖也失迷俱不仕父別古思官於杭生君自幼有奇氣善騎射技既而自悔曰伋男有敵聖賢之學無敵也遂從師通詩易二經以詩登進士第官紹興錄事長槍民市馬紹興挾苗兵為佐白取餘食市閭不問苗與偽咸牧因之得其爰上省李官時苗長虐令如火莫孰何又有省府十夫長與群噉師若根株為奸利抱苗長文告鉗結東徙大姓家且縱苗白日什伍剽民皆下約民曰人怖狼狼亦怖人狼非殺食人爾錄長無牽帛狗馬身及赤口四耳哲以家徇殺根株鈔民者民皆俯地雷應曰惟錄長君命夜交乙

君躬率民兵殺苗不遺一焦盜起發牧渓洞君以大夫命領部抵洞賊問官軍姓曰萬其也皆倒戈[illegible]罪君牧撫之不血一刃府命據蕭邑私聚民粮糶民貨斂民土田閭君到邑怖而匿去又明年西寇犯浦江君率兵至諸暨寇壓風遁領憲命守諸暨臺借粮於民下令會府民無受令者君班師郡城諭以文告民輸粮者絡屬不絕功無堅敵字民如子令無不行彼盲經歷江東憲府事游行民哭泣擁馬首不得行時海寇勢横甚虎踞娥江君奮不顧身為士卒先追迫其人於數百里外大卿在南端獲石海勢佯浮宴君陰畜健兒尹下袖金寺羅撃死之屍瘞戒珠僧院民皆麻衣號慟從以萬計贈官中大夫僉江浙樞密院事諡忠勇封西夏侯君嘗請曰吾死使君子題其冢曰義烈墓文必賴直筆者傳傳無出會稽拒遺先生也著識之今不幸陷死地先生嘗以其人入鐵史編收吾名足矣予為之泫然頷涕曰天將啟予狂醜也使長城君也生天未啟予狂醜也長城君遠先其死死又非地也天之生才其有以乎無以乎吾無從而叩也悲哉銘曰

吁嗟乎善卿生也吾不知胡為而生死也吾不知胡為而死生不卅精年仕不四年而名長萬記嗚呼獬豸折角兮麒麟踣趾冢突西嶽兮鯨鯢東海已乎善卿爾果胡為而生又果胡為而死

故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溍字晉卿姓黃氏其先自宋太史庭堅之從父昉錄雙井家浦江後還義烏遂占籍焉曰伯信者先生之高祖也曰夢炎淳祐進士仕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編修官者曾祖也曰愕以進納恩補承節郎令以推恩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者大父也曰鑄今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江夏郡公者父也中奉公元出朝散公外孫女王氏歸丁應復之後嘉議公疾廢育之為子也妣童氏追封江夏郡夫人夫人任先生時夢湖水清歷世有四日夜夢大星煜煜然墮于懷公始生至元十四年之冬十月一日也比歲童不妄論尹閩授以書矢口即成誦年十三屬文作弔諸葛武侯文為鄉先生劉公應龜所奇因留受業大德五年舉教官舉憲吏已而復棄之多忤上官去延祐元年貢舉法行縣大夫以生充賦古賦以太极命題古賦以極命題場屋士不能為獨先生以楚辭為之遂冠場明年奉大對授■仕郎寧海縣丞江浙省臣承制遷石堰場鹽運事秩滿陞從仕郎諸暨州判官至順初用薦入為翰林應奉進階儒林郎丁外憂去秩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閱六年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儒學提舉時先生年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以侍親疾絕江徑歸俄有旨預脩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服除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久之又被上旨落致仕仍舊階除翰林直學士至京中書傳旨擢兼經筵官召見慈仁殿特陞中奉大夫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明年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遣使者追復前職又明年始獲南還閱七年而薨享年八十有一葬縣東北三里東塋之原娶王氏將仕郎桂之女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男梓用應入官忠顯校尉同知餘姚州事女清適惠州學正陳克讓先生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欲年四十即獨榻于外給侍左右者兩黃頭而已遇佳山水竟日忘去形於篇什多

沖澹簡遠之情然性剛中觸物或發急不可犯少時即渙然熙
復得嶽與同鄉柳太常貫為文友風節文章在柳上人呼黃柳
其論著依據義例考援的切在禁林三史借以變轍其備后妃
功臣傳士類服其精蓄經筵處講文皆切於治道之大者晚年
喜為浮屠亦研極其閫奧之說謁者盈門然亦寵之去其為文
表箋書序傳記贊說誌銘凡若干篇曰損齋藁若干卷義烏志
若干卷賦若干首於乎我朝文章雄唱推胥姚公牧菴雅蜀虞
公三變而為金華所先生也五峯李孝光嘗與予為兩先生評
余曰柳大常如東魯杜翁課閱子弟言言有道蓋黃太史如
獨繭遺絲初不諧衆響至趣往縱弦激絕之音出於天成若亦
非衆音可諧也孝光以吾言為然太史致文江浙時余解與還
房卷有不可遺落者必决於予在杭提學時諸文若墳皇必取

予筆代應且又不掩於人曰吾文有辜縱不為格律囚者此非
吾文乃楊廉夫文也自京南歸時十見於天竺山謂予曰吾老
且休矣吾于宋絕辨已白於禁林宋三百年綱目屬之子矣嗚
呼今亡矣吾終不得為公史臣徒矣悲夫因其鄉生浙西道廉
訪司僉事鄭公深出其徒宋濂狀求予銘嗚呼而銘且俾發潛
未得謚於朝與其徒私謚曰文貞先生銘之辭曰
大之星煌煌兮繡之水粹粹兮文之毓兮大星隕兮繡水埴
兮文之逝兮惟文之鳴兮大音在廷作鏞亦燹兮杖盐我笙
析之竭兮會之成兮氣一并兮有元氏之聲兮吁嗟今鳴嘿
兮孰見古人之風颯濟響以上眺兮賈胥卓其爲從

有元文靜先生倪公墓碑銘 代歐陽先生作

玄聞房山高公克恭在南端時薦天下士五人曰敖公繼翁鄭
公文原陳公康祖倪公淵姚公式天下謂之五儁鄭公官至法
從敖與姚卒官文學倪公晚始以縣大夫引年然皆以文行相
高論五儁者不以位之崇卑優劣焉玄葉五儁如慕古人而倪
公之孫璆奉公之門生鄭淡原所狀行來謁銘其墓玄乘論選
職銘公何憾抑何幸哉公諱淵字仲深其先浚儀人出漢御
史寬裔五世祖陶金以武弁仕宋從其君南遷因家錢唐四世
祖恭又從家烏程故今為湖州人曾祖俊民弟仕祖濤年路令
兵馬監押父守真自號愛山處士以公貴贈承務郎松江府判
官母濮氏贈恭人公生而卓異精敏絕人嘗書過目輒成誦尤
則前人之勤以自課命其書舍曰經畬遂通五經尤精於易
三禮初用薦者言為本郡學錄及高公以五儁並薦於朝未報
而行省調公杭州儒學正江浙學憲肯平遺子從公受學且

移文中書辟公奇教國子而中書已擬其章而若為五儁各補郡
文學乃升公為杭教授在杭學復田之曾沒于勢家者若干畝
新學舍造祭器撥上丁俗樂訪得宋太常樂工兩人俾以雅樂
教諸生胄監聞之因拔兩樂工為國子樂師令諸郡學皆作
登歌樂者實自公倡之中書左丞高公昉又舉公編脩官以親
老辭乃授本郡教授以便養未上丁外艱服除在湖學倣安定
舊規列經義治事齋以惠來未者為立生祠公移文止之不
得窮往撤之用累考入流得當塗縣主簿時長官胥以故免去
獨公理縣事縣版籍不明公手為丁劃編次瞭若指掌二稅始
如期而集歲旱民告災槃長斥去所上狀公曰錢穀國計民生
國本理宜而撥其本可乎語不合按劾去闔府駭然遣吏遮留
之一以撿覈委公民賴以蘇縣前汛沮格久之公擿得舊田立

復田為塘和州民有田在縣境猾民與交易券成而徑其直訟則執券折之官莫能下至是趙紅米訴公採得猾者情始懼卒以直歸之民立異姓為後者所後父母歿且十年有同姓而非族者依倚前官年其產至給帖者左驗民直於公公曰按例其誣者數事盡反所欲部使者元公永貞至郡廉公德政曰吾按太平池州得良吏僅當塗主簿而已遂薦公可止縣令而公已無復仕進意告老而歸受加恩承務郎杭州路富陽縣尹致仕既老于家杜門罕與人士接益潛心於易有易集說二十八卷圖說叙列各一卷病革之夕猶置易几案諷誦之語其子曰死期至矣夫復何言須臾備迹至正二年夏六月二十九日也年七十有八娶鄭氏先十八年卒贈恭人子男三人長驤已卒次駿松江府儒學教授次騏女二長適楊楫孫亦已卒次適陸元理孫男六長璨用公蔭為紹興路鎮讀務副使次璩玦瑋瑛瓚女三曾孫男二女二公昆弟四人伯叔季俱蚤世叔有遺孤甫四歲撫而教之踰於己子伯季皆無嗣則以駿騏為之後駿宰遵治命以其年冬十月某日奉柩葬程縣德政鄉毗山先塋之次學者私謚曰文靚先生韓子曰位不稱德者有後公感乎以後稱於時而官僅佐下邑非位不稱德者歟知其後之必大與疑也銘曰

先生之氏　自漢御史　經紬有堂　探易誠禮　吁嗟先生
登有令聞　五儁同稱　事翔競奮　宜佐館閣　歌辭頌漢
大道甚夷　先生徐徐　白首窮經　覺我後覺　晚佐一縣
亦長所學　鄭公註禮　註律益精　焦氏治易　治益有蘷
位不滿德　時人所惜　君子觀之　惟謙致益　益不在身
在其子孫　史氏有撰　貽厥後昆

亡兄雙溪書院山長墓誌銘

君姓楊氏諱維翰字子固自號方塘越之暨陽人曾大父文脩號佛子子朱子為常平使道楓川聞其名請見與談論竟日及遇異人移所患瘤安易韓先生某為述私傳大父宏父寧皆有隱德鄉里推長者母同里劉氏君生至元甲午正月二十日父嘗目之曰是子生有神氣長必大吾宗時伯父實以倉使歸老于家禮聘名儒若東泉陳先生某桐西楊先生某為之師從父山陰縣封宏叔父賁皆喜讀史君與維楨攻學無寒暑甚夜以繼分為度程則以水沃面君於經子能以疑難詰其師會其解而後已辨史全際鄭連柱兩叔父長作文著三蘇字帖喜雙井黃氏每讀上韓太尉書擊節慷慨曰不讀此無以發人浩然之氣朝廷貢舉法行維楨中進士第君以文過其屢為有司枉遂筮仕郡文學初師府檄為慈溪邑校在職不事詞章惟推經術贊縣長為治后遷天台邑校先是維楨尹茲邑稱弟子者安普氏許廣氏君至尤以作人為任時安許氏族權弟歸事君猶師為遣子弟及兄之彥傳經者百餘人邑士語曰小楊君政不忘大楊君教童先之滿陞饒之雙溪山長郡守韓公鏞素聞其人一見即器重稱其文議論高古有氣骸可畏尤愛其詩有大曆體無幾保薦于江東分憲業用而以病卒官舍時至正辛卯正月十三日也君素肆直無表襮衣不事兼副被服恒如寒儒未嘗少降辭色希悅於人所居州里有公議句論裁可否不合申辯不休不為權力屈時人稱曰古之遺直者晚年游戲墨蘭竹石極精妙興至即揮洒侍筆札者給弟之暇入求者無貴賤悉

爲作時臨糊慱士柯九思自以爲弗及推曰方塘竹去尤好覽
天文及天下名山川形勝有所得則述爲歌詩人爭誦之號光
嶽集致經有稗稗録書畫有藝術著君男一善孫男二樾河女
孫一君嘗戒善曰女父玷校官女叔擢上第女母鄉先生虞雷
氏之孫也女弗學振吾家聲吾弗子幸今善苦學有志揉吾期
其有成克歷先訓君年五十有八死一千里外善能不遠水陸
力護柩歸舍以是年十二月甲辰克葬于長寧鄉鴉山祖塋之
次從先志也越明年某月日善至吾錢唐官次泣且請曰先君
不幸制奇數年不周大甲官卑無殆狀其器業文藝又不得善
文言者爲之章顯地下重不幸善重不孝代之善立言者善未
聞幸叔父勿讓銘吾先君維禎爲悽然感涕叙其槪而銘之曰
千將不斷堅不以稱不利鉠蹶不馳速不以稱不力於乎伯
也言爲世格行爲世則不大祿食以效厥職於乎伯也窮居
大行爲損與益吾與伯也譁之白矣吾又何計位卑與學詩
遲與迫耶

故義士呂公墓誌銘

公諱良佐字輔之姓呂氏世居淞之呂港大父德謙父允恭字
菜翁皆隱德不仕公早穎悟讀書輒强記于大義長儀字魁梧
器識才幹尤係人望咸以公輔器期之以其出太公望嘗釣
德璜又識其港曰璜溪號公曰璜溪處士性至孝奉母謝氏養
與禮不旦暮衰母疾身不解帶者三月又不瘳禱以自代母卒
哀毀終喪制闕邦大夫挽之仕弗起然政有不决者咨之郡
饑有司申明發粟公哭曰必伏明降而賑民莩矣宜先假粟富
民侯降以償則富者無賈粟飢者獲全生郡善之貢舉法聘碩
師教子復出厚幣爲賞試曰應奎文會賓時好學者卑義翕收
而教之金華黄太史溍嘗記其事兵興衆總兵淞者聞公才陳
至枉駕公廬與語大悅即板授公華亭令公請以白衣議事却
板授總兵益賢之署曰義士俾自集白甲保障其境時公已散
財收死士三千餘人適斥鹵不逞乘乱起烏合挂毒甚公徒
釋捌走不勤官徒一鏃弟指授白甲用水火斷取其魁如刹
取鯝蠆從就戮竟賴以安者數千家總兵者聞奇功公曰齒伏
鍊砭理疾而小亟用精鍼亦理覆進其兇禁於兵曰天下之物
莫毒於蛹毒而醫家珍而用之總兵是其言特無俾爲精兵不
勸淮兵難渡主師者辟公幕下力拒不就維取其子恂判海鹽
時浙垣首相以承制除拜遂敕授令佐鄉郡又力亂私謂其子
曰時平庸才高枕而有餘時危非洪運籌而不足非齊鄉侯萄
治漕韓淮陰曷調兵而齊運子長出沒亂世而裕如也吾師學
連子而已耳又喟然曰日月剝矣昭然有不棄首江河某天浩
然有不竭者孺子其侯之公好義出天性里有飢凍之婚喪助
之四方大夫士歸之者尚無虛無客贈往靡厭勸得英譽湖海
間呼爲淞上四文擅不賢異端之學縉黄者接其人而不談其
實術某高情曠識獨立物外若人又莫能窺羅世維虞謙亭首
呂與知己飲酒率過丙夜極起自舞考鼓吹笛復飲不亂平生
少疾臨終無一語及後事但曰吾年六十有五不夭已又幸不
死巨測復何憾生元貞乙未殁至正巳亥娶高氏征東萬户宣
武公孫女也子二長恒次恂女三孫五充閭復亨恒子也宗齊
宗獻宗望恂子也冬十月辛酉葬濱之北原先逮日恒衣衰抵
予杭次舍泣而含杖拜曰先子不樂仕無治狀而義行在鄉善

言在家在邦者又不得名能文屬比于志不孝在後嗣奚贖先生恒師而先子大寘也幸哀而賜之銘吾為位哭拔涙以銘念吉衛公叔文子之謚君子韙其貞惠今微人飢而夫子有賑粟不貞乎具二善而不祿命宜謚曰貞惠云銘曰

路車無仲尼覆舟無伯夷義以勇卒全以歸曰貞曰惠匪謚予私於乎嗜莫尊乎野而從者覆畢璜之衛彔之吾有過其墓而慕其人者誦吾銘詩

李元卿墓銘

元卿名守頴忽都國族也泰定四年阿登赤榜賜進身出身授某官二十年官至江浙省宣政院判其為人有氣節在官以廉直稱過事善持論裁人倚為平權弟後盡舍所為文傳往經史諸子百家古詩人騷選樂府歌行出語務追古人至正壬辰紅巾冦■江南元卿官歲滿以本省檄起捉制浙之三關理戎職岩岩有風采斬賊有蔵草間者必遊徼得之必剸殄俾無育於邑安集邑遺民民倚之為藩衛歸之如父母閱三年忽以謗去官過杭見余無幾病風竟不能出語卒卒于台某所踰月其子武童與其門吏始請余草塋台某山徵墓銘余與元卿同年也不得辭銘曰

士夫棲惟要全投機一語所畏無翼而飛卒全於弃而病病而啗啗而死也吾於元卿乎何悲

歐陽彥珍墓銘

君諱公璉字彥珍其世出廬陵宋文忠公脩今翰林承旨玄功從弟也祖某封某官父某不仕君自幼警頴長通經術旁及書數兵刑之決試藝于有司不售憲府才其人舉為司書不數年掾行中書考滿郡事浙東帥府在掾時執政者多仕已喜怒不以民害利為事君抱卷執議本省少阿法當而人剸者必累請必行後已不當雖受怒罵必洛聯事有它掾不過行止者必行止於君其在帥幕建議以伏海冦當以長伎久弃不宜試小計規小利以為功又某官恃文事往諭冦君力言不可諭卒小順乃大叛不順即不順喻者必死為大國辱已而果然嘗建乎海策若干言主帥者不能用請辭職歸養太夫人不可挽成疾未幾以太夫人憂去職執喪如禮法制闋遊淞中得疾友家歸卒于杭君娶閻王氏宣文檢討餘慶女弟也子三人長太平次某女四人皆嫁名士臨終謂其子曰吾結貫交多市道惟會稽楊某為吾道且為古文名東南汝往請銘乎服緣來以遺命泣而請銘曰

在家溫溫在官墳墳墳有法溫溫有文故家為孝子官為幹臣幹曰必了不了嫁婚幸終其親其又何寃

趙公衛道墓誌銘

公趙氏諱棨字衛道號素軒居越之姚江宋燕懿王德昭之十二世孫曾祖希泰宋朝議大夫知衢州軍州事贈大理寺丞祖與宜宋朝散郎溧水縣尉父孟佋宋朝散郎慶元路沿海制參贈太府寺簿母恭人董氏先係五世祖太師諱師龍長孫監簿之第三子也寺簿無子鞠之公博學於書無不讀讀必有論議學成無所於試大德己亥江浙儒司舉為昌化教諭科桐廬教諭田年勞陞饒之長薌書院長復長溫之宗晦書院元統甲戌受牒命教授溫州越五年教授常州在廢學校有溢給廩給者必首汰之以其腊膳儒之老病殘疾及貧無依者早年散家

貲結交先達凡二文與琴書律曆醫藥陰陽者家皆能食而無
不以歲月計士友告急度家即盡知所請與之致空竄不問酒
灌董能倍手酣飲為古歌詩雖董音韻對答可待皆與交飲大
醉梅花樹下曰梅花獨不能飲乎急呼酒用大白澆其根且
為問梅辭又為代答辭平生所為詩幾數百什名紫軒集若
干卷公生于某年卒于至正四年六月五日享年七十又一所
年塟于姚江雙雁鄉之原孫子勞持其叔敘狀詣門以道遺命
求予銘予以衰疾辭公六年交義不得辭遂銘曰
王之孫陰皂閣秀氣孫而文詩英酒聖交有神大樹勸攻海
白樺歸大樹之村

南容教授杜公碣銘

予友袁貢士曰章嘗持其子杜友直狀謁曰此南容教授曾孫
其仲三而續文脉南容者直也閱三年直以南容公行狀謁予
松江吹台吾祖仕不大無功狀爵名可書然德善在鄉有足示
後者直大父父不獲登先生門直獲登為而先生賜以曾大父
大父父銘先德者庶直兒以贖之予閱狀證之以鄉父兄之言
則知南容長者也人至以三杜姓其村其教澤被於人者淺而
義行範於人者遠也初李父某無後螟莫姓子茁幼復以公為
後李父歿撰螟茁長以家産歸之而後冠娶待之不
慶閭其族困於里徭公倡率義役曰歲儲粟若干給之非里門
友不能嫁娶長塟周之各有差脩道有溝渐津有梁凡議於
義即方為者類此予因喟然曰吾周遊東南大族甲姓傍私此
者不足多公以中產為之難也淞有饒貲家利踞權兼兄弟戕
死里氓者不顧吁鄉父兄之談南容長者之不去口有以哉此

宜得銘也公諱英發字俊卿蚤年遊京師以才名得學正建寧
年勞升南容教授未幾即棄官歸隱于淞之西霞自號西霞道
人歲延碩師教子弟袁貢士嘗客其所娶某氏男一孫一曾孫
三友直友諒友聞生于宋己巳卒於今至正庚寅享年八十有
二葬青龍之原村祖塋預思菴之右銘曰
彼殷同氣我支蠟以義彼併迪阡我給征以田吾知南容義
且仁出於性畢於人澤及後昆至今鄉之人襲杜園姓其村

白雲漫士陶君墓碣銘

天台陶孝子宗儀死其親已三年制闋猶衰衰來拜予雲間次
舍泣而曰今日奮起風雲附王公大臣者其聲光赫矣然有身
沒名者必死之名能文家不則投府草同盡孝子官卑志則大
志粗見于歷官者無名能文書之儀生不孝先生名能文言又
足信萬古敢以纂辭不獲按泰鄭元祐狀君姓陶氏諱煜字
明遠白號鄉與山人又更號白雲漫士從鄉先生周公榮學
成遊京邑王公貴人慣其狀貌言議傾下之已而翩然來歸白
燕趙多奇士令所見朽腐家貧親且老遂屈身就祿試吏寓浙
州陞補江陰州州民有劉鐵者欲絕富人妻婿訟鐵鐵抵罪然
縛其卒妻犯之屠從刀刺鐵君議奸殺非故比屠免之君尋反
部使者審獄一如君所言又梟民朱管坐殺死籍沒兩家田歸
丞相府相以無賴少年為爪牙縱梟陷民財民被榜掠死者無
算有訴於府者府從風指莫孰門君進白府曰朝廷命公尹是
邦忍坐視赤子殞命於餓虎之吭耶無賴者覆訴文移省為遣
使至府府賞以幣以年勞除杭州東北錄典史有艮吾人與其
妻生女已十歲一朝爲省行人即別娶抑賤正妻且壅一室內

之婢引女訴主母枉録長不敢受詞君曰此婢去三人俱死矣遂受詞伸理行人坐黜退界遷湖州歸安時湖州已陷賊君從主兵者劃計策恩復湖州之粮君為檄文歸安時湖州已走一介乃諸艘其全無時刻違録功中書不報調紹興上虞縣嘆曰吾懷抱利器不後於今之人而浮沉六寮不得與今之攬權力者比年已莫死將至矣尚何言哉遂卒於郡都昌坊之寓舍享年七十有三戊戌九月二十七日也配趙氏故宗室諱孟本女也子三人長宗儀宗傳宗儒女三人銘曰

其貌魁如其論魁如者功于吏秩乎不可誣用不能大卒老死簿書噫嘻乎自古才而仕仕而漫者豈獨是夫

兩浙轉運司書吏何君墓誌銘

君姓何氏諱宗實字誠甫其先曾大父直方號東平徙杭大父德遂占籍為杭人父祥娶周氏皆樂善好施君微時遇善相者曰此子神清骨秀他日樹何氏門戶者必此子也既長喜讀律能權衡世事料後成敗如著見性鯁直弗尚外矯為義不讓人遇不義退處如怯夫爲試吏下邑以能聲著陞杭州府史明年秋郡當慮囚檄君與獄案君窮覈書底訊鞫論報發其留白季官悉決遣枉者昭雪不以嫌避因有法當剝時犯者皆貼死君曰剝雖著令民迫不得已耳上方施仁政恤肉刑剝可以免也棄哉君以墨限剝當法而已咸謂如其仁如其仁後境為故事格當調調者感購大郡有賢守將足矣郡寔擇於大小卒調昆陵居無何進曰郡守行仁政必自鰥寡孤獨始劉舊制立養濟院恵民局以濟窮察病今院概非窮民劇局又弗核實鰥寡孤獨何利哉郡守下其議郡轄二州邑賦役繁難治田畝多為豪匿郡守選君主其地均之君詢高年究畝瘠肥及核戶豐約點賦役均較稱平為鄰郡冣壽當民妄訴田有实君詰之皆窮要以賄胥曰吏當守法農當守耕尓以豐為歉詒縣官我以法數實矣敢以賄敗我法ゑ黜之郡守賢其大呼必以字戶部尚書綦公為兩都運使道過毗陵詢能吏于郡守以君對綦公亦素聞其能因訪以鹽筴君疏上利病大奇之會丁母憂事辭服除起服為掾是年僉運判李公分治嘉興君立條告先輸者賞後者罰民詿誤禁者出帖者必刑時天積雨盎不成鹽君齋沐露禱明日雨止鹽賦告足咸以為何君至誠能感神明年典戶曹君樹格殊常式四方商旅來如市賦用倍盈事聞 上錫酒推官吏勞官曰何掾服勤宜先我酧君以為吏籠楚民之賦美而受上賞後必有甚焉皆遂辭去郡邑大夫高之日造其廬與評事君辭不可遂隱居玉泉山自號一懶翁君素仁孝慈愛兩得條奉母外以畢于族母疾晝不出夜衣不解帶母於朔望夜嘗燃香禱天曰富貴非吾願願吾孫事吾子亦若子事我也杭城災四止成燼君室廬獨巋然存人皆以為孝感所致兄宗茂同居無間言怡如也妹一人適戴氏戴没居給養其家子女為嫁娶孀婦有哭其家者君微之喪其良人貧無以治棺即賻之他日婦至請備以償直君曰周汝急豈望報乎婦謝而去君嘗屬纊神裁不變召其子敏及兄子徵於前命之曰凡子之事親生事以禮死葬以禮爾慎毋為異端惑話終奄然而逝君娶沈氏勤儉有家法生子一人敏是也又贄氏生女在稺敏力學不倦有司辟為浦城縣學校諭未上而君卒君生於前至元甲午夏五月十日辛於至正十三年正月十有九日享年六十歲是

年三月壬申葬于錢唐北山玉泉松義里之原𣪍樹石丙舍哭
位來乞銘銘曰
展矣何君如其仁刑有剟與死淪君乎施之後生存風俗屋
廬無間隣君一室奉親人莫與京而獨得于天吁嗚呼何君
如其仁年不踰甲祿不享天身尚胴爾後人

會稽鐵崖楊維禎廉夫著

墓誌銘

馮進卿墓誌銘

富春馮堅氏衰衰來拜予姑胥舍次曰堅不孝先子以某年某月日捐亡堅忍死將以某月某日葬先生以異姓弟先子亡無先生銘與草木後役役也堅不孝益甚予為之位哭堅歸而畀之志與銘使刻諸碣云君名士升字進卿其先陳留人自其曾大父志學從家杭之富春山遂為富春人大父從周宋承事郎華亭縣丞場提幹伯父驥宋武康主簿宋亡死節子獨松關父華不仕及長跅弛不羈而有大志通律令圖籍及九丘之書以射舉子業為俗學棄弗習然負氣喜功名業傳介子班定遠之為人嘗欲走京師吐其磊磈者于執政貴臣以為世之爵祿可俯而拾也至正初漳徼賊作　朝廷聚湖江浙之兵相持不即殄滅君欲獻策招諭不煩一矢之遺可每寢弗行晚乃與群弟拓祖廬起大門宅將同居不分宅成而君卒矣享年五十有一嗚呼君之器可謂奇矣志可謂大矣而訖無所就以卒嗚呼天既生人之才以為用然又夭閼不使直遂者不可得而知也君生於大德丁酉至正丁亥五月四日卒以明年某月葬某地第四人士顒士晉士豫生仁堅裘氏生男堅女貞孫男二人允郎允文婿為同里諸國用嗚呼以君才之蹈志之縮而卒也則其有後者可知已銘曰

已乎進卿有才以為庸有志以為衷天既信其始而又絀其終彼冢者從我明獨則凶已乎進卿貴也者吾不知其所也

已通賤也者吾不知其所以窮

虞隱君墓誌銘

吳郡海虞山之陰其溪曰東虞有隱君焉爲虞仲元氏生于前至元甲午十月十有三日殁于至正戊子三月二日是年十月某日葬于虞山西麓小澗之原先葬之一月其孤德林來拜余吳門曰先君生無仕績祿于世死不得文可傳者銘卓古不孝耳不孝孤惟是懼且今奎章學士虞公族游吳楣君曰吾渡江派有在海虞而海虞之隱德賴有君焉於是與公通譜將吾子公之上第門生幸有以銘諸按狀君名安字仲元其系實出虞仲氏自唐文懿公世南陪葬昭陵始爲雍人後十有一世某從僖宗入蜀又爲蜀人八傳而爲宋太師雍國公允文允文竄渡南子姓有尋周諫王之隱遁于海虞者故隱君爲吳人曾大父某弟仕宋將仕郎父某弟仕母郭氏君生而性靜深長有器局謹事其親如禮甚親殁事其長如父家政必承其出又必相其審於義決於三力也故奉無過舉時節祀先必哭泣若初殁時歲延碩師過子姓以道義學將括其私墾籍私田其中以爲先氏虞仲學官事未齋而殁兄弟同居者五十年鄉黨以爲友聞姻戚朋舊服其交久而敬後至元間行丞相府聞其人才且賢嘗檄授福寧州路都監税官君不肯進曰使某有仕官情吾官不在荒庫家矣遂謝爲傳事家督不入官府不事御里請謁自號野齋然郡有名公卿往往以客禮見之壽終呼傳無他語惟曰吾幸生承平時竊師友之教安富尊榮優游以卒世得爲一世全人吾復何憾爾曹勉旃不爲吾不爲吾所能爲而已娶同里望族周氏恭儉慈惠克相于内子二人長德林也娶同里沙溪故宋楊察推女孫次德賢居幼女一人贅同郡于尚書孫德潤孫男一人賓任夫德有所助雖職秘書春秋法也樹石立銘固不得頼諸六服官政者若君引迹自晦上德有光于虞仲得稱隱君焉是得銘已銘曰

繄海虞氏　繇隱南森　迨雍國公　南派又分　式忠式孝
在爾子孫　相爾子孫　既才寡者　才而弗用　用於自文
觀其事親　出可事君　大官荒庫　而可誠身　爲世全人
闇然而晦　年若弗永　永德于閒　大海蒼茫　小澗泓泓
我文著隱　勿朋其墳

吳君見心墓銘

至正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余友富春吳君卒家貧無以葬閱明年十一月某日頼同里友馮士順葬某地其孤穀來求銘余悲不忍銘往哭其墓殺中兩請嗚呼又何忍不銘君諱復字見心生有異質四歲能誦書千餘言弱冠失怙刻苦讀書不以貧難少置生無僞言行與人約雖十里外不失期刻性喜吟哦善效白長慶歌謠樂府詩有穠切貧好其人諱者欲以危法中之不為屈予讀書大桐山中時君過長書頎與弟子及余寓居錢唐太湖間遂舍妻子從予遊學古文歌詩始君將所作詩來自季雖同列詩屏棄如棄涕唾余攬詩咲曰子欲革李唐之弊至高欲退古必焚滅舊語君變色不敢言徐取楮筆錄余學操及春伏辭二十餘首去越一月復來謝曰先生詩法得矣吾舊詩亦焚矣第出語猶吾前日詩也柰何余曰姑歇汝識事韻讀古風雅騷及古樂府然耳又退而閉三月來出所作曰余舊語忘新語出矣頼先生教幸而或馴致於古遂編次余古詩凡十卷加以

誶註能道余所欲言余詩有逸者君輒能補之覩者謂可亂余
眞自後下筆必出人意表嘗雪夜與余遊東西洞庭徒步登七
十二峯之峰其語益崖拔皆奇氣所鍾世人莫之識也去年約
余遊廬山觀瀑布馳至嶽陽訪鐵笛亭未行而以病告病三月
而逝矣臨終告其陳倫曰天乎死我矣使加我數年吾詩不後
二李吾文不遜吾師嗚呼君死矣吾安遊大山長谷孰余相耶
吾唱古歌詩孰余和耶吾性急卒未能寫過君孰直敢議又孰
余議耶吾見君之學也如朱頓積不啻江河之傾不可休其立
志如赴勁鏑矢破的為文如大將旗鼓建而三軍所指無不如
意蓋其來日登而未止迺今止於斯耶前年夢遊天漢探天孫
支機石穴為研池遂自號雲槎秋客而所攜研曰蹄機石云嗚
呼君也生而食不給祿不及也蓋不以外者為戚矣其不五十
而卒也又豈以為憾哉大父某父某皆貧學而不仕娶李氏子
穀穆女一人適同里余駿世傳其雲槎集凡十卷茅山張外史
雨為之序云銘曰

嗟吳子雕龍肖麟賊天眞天所嗔子之道宜殤彭也吁吾子忽
已淪文不死千萬春

孝友先生秦公墓誌銘

孝友先生旣沒五年其嗣子約因其友袁華謁予雲間而致其
辭曰約不幸先人學而貧貧而又不得高年死又得名能文者
銘重不孝先人事業不用亡得稱行義者迹有不得不白者已
賴楊東溪氏狀其詳敢丐吾子屬比之余始來吳聞昆太倉為
貧居地不為習屈挺然以文行自立者二人焉曰東溪老人楊
公謙伯先生也予皆不及識矣而獲見東溪老人楊公謙伯先
生也予皆及識矣而獲見東溪所為先生狀益若識於目睫間
故不辭論次其事而銘之先生諱玉字德卿姓秦氏其先臨城
人世以儒學顯宋紹興間由某祖徙居崇明之東沙與袁陸謝
為望族而秦氏尤以衣冠文物擅重其鄉曾祖棟祖樑皆宋太
學上舍生父庚從蛟峯方先生學咸淳末以詩試通州第一入
國朝不仕漕渴戶王溪劉公聞其隱德延致于館因又徙昆之
太倉家焉君四歲即嶷然不群能屬句對五歲能暗誦孝經論
語八歲而喪父哀慕如成人母顧氏日夜躬織紝資先生亦感
奮曰吾家世有聞人其可自放斬乎益刻苦自力比長通五經
尤邃於詩會貢舉法行州長踵其舉先生先生曰予學豈為決
科計哉遂辭性至孝友事母與兄無違禮事大小悉稟以行母
有疾藥食必親嘗累旬日不解帶母卒哀泣至血執喪過禮終
喪不沐浴不飲酒人以為難初居喪鄰有火賊不可救家人收
貲為出走計獨先生伏櫬慟不去火且及屋奔遂自滅州長上
其孝行將得旌寵辭謝止之憲史張公按行部閱其行義見其
所著文論為之且約偕詣闕弗行居常晦默如愚人見貴人益
自閉匿然衣冠服器必整整與弟子講解音吐洒然而娓娓無
倦教授鄉里二十年嘗曰士讀書將以惠天下不幸不及仕而
教人為文行經術亦惠耳里之貧不能學者為給饘粥筆札教
之嘗行道間得遺金訪其主還之封識如故有盜入室竊布帛
去明日復來僕覘執之使縱之去舊有土田在東沙族人據有
之遂不問并以舊書歸之後其人感化皆[illegible]於善類先生之於
孝友於踐義執禮至此亦可謂之篤行君子者已先生前歿之
歲嘗夢為詩禮記其末句曰五湖四海一閑人及覺悟曰合五

與四一為十五十月疾驗矣四而虛其一為三明年三月吾友殆不起矣乎至期果符其言屬纊神色不變時至正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也得年五十有三其徒私謚曰孝友先生君娶顧氏子男三長約次璧璧先卒約能世其學女二先生讀書之舍自名曰予濶所著有詩經纂例大學中庸採說宋三朝綱要齋居櫟錄并詩文若干卷藏于家葬某所銘曰

人之樸也我曰愚我之達也人曰迂嗟先生愚不如迂自居四一以虛卒允符誠使狃愚以好用而迂以利趨道弗信而盡于途孰俞孝與友之謚于徒

元故樂閒先生墓誌銘

公諱錫珪字君玉其先出唐學士亮亮遂良由河南遷錢唐子孫所居號楮家塘其後有徙居苕城者亦以諸姓其巷今聚族南潯之西朱塢庄者即自苕城來有起身科第者為宋迪功郎淮安縣丞士登公曾大父也宋將仕郎管元吉公大父也宋將仕郎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天祐公考也公性沉靜寡言自幼有識量檢閱君嘗夜遇寇盜詬君巾服欲刺之公潸以他衣冠易之於庸皂而免長究心經史游庠序間儼儼有俊聲安定書院舉之儒臺彼求陽縣學公曰吾親老且病忍一日去側耶雖不仕得朝夕養吾親吾志周滿惜有高位違孝而往不為也矧縣學師不能信所志者乎遂辭朝夕躬上食親前親有疾衣不解帶者累月藥餌必親嘗乃進居喪哀而毀有常情所不堪既葬追慕若將見之至老弗渝篤孝之行人無間言里父老訓其子弟之事親必指公為則云族有貧不自給者則之衆貸不償若焚其券又多蓄善藥以濟人平居雖熙熙必冠對客則風流談論務使之和晚歲鑿池築園蒔花竹以自娛創樂閒堂因自號樂閒居士其在鄉間平率人物比漢陳寔博古而尤善知令事人比唐蔣餘行游城中邦大夫候其車音爭相迎敘問時政善不善而稱之為樂閒先生公生於宋德祐五月二十二日卒於今至元癸卯六月二十九日年六十有六娶張氏四男長嗣良次嗣英出繼叔後次嗣俊嗣賢女一適董汝華孫男六應椿應桂應松應杓應權應樞以至正三年正月六日葬于烏程水新鄉大金峰塢之原傳曰施嬌女衣褐天下稱妍貞諸亦乎天下稱勇士之美者又豈藉區區爵位耶吾觀樂閒先生者是已先生郤仕而閒為孝子為義士其卒也不應銘法與銘曰

孝為則兮義不頗仕則少兮德則多先生之樂兮陰陽爭和先生之則兮爭紀於瀆與河南之溝可竭金之礪兮可改我銘其人兮不可磨

元故用軒先生墓誌銘

番有隱君子為用軒先生先生歿十年所其嗣元璧即克基尚慟哀弗置走余錢唐次舍拜有請曰先子生有輔世志訖不得祿位以死片言隻行消沒古人死又不得文而可傳者銘是與草木等不孝孤罪甚甚吾子庸銘德人義士賢公卿先子世次言行具在歲志吾子衰而賜之銘非真不孝孤貫罪先世世遠有雜己余嘗觀杭國志見有宋韓左廂者以進士起身由臨安令以嚴明陞臨安府左廂官臨安罰民財者白擎子閩公至背屏跡謹曰韓廂明無白擎韓廂扎白擎起未嘗不起恭其人閩元璧曰即先生五世祖也按家乘韓為番著姓其先南陽人唐末徙徽之黄墩復遷饒之樂平歷宋擢科者代不之

絶迹康閭讀書若中書舍員郎悔再游太學登文科官至臨安左廂者即治白寧者也諱仲龍丞相趙忠定公之壻以詩學五中待補者先生之祖也諱如璋遭宋革隱居讀書於里之北山號萊山先生者先生之考也先生諱思恭字德用學者尊之曰用軒先生先生幼不習舉業奉悟書數學長負氣節好善惡惡甚色見遇有不平事掀髯一言折抑稠衆中長者屈撓者吐氣或為非義惟恐先生聞之若畏手考方者邑大夫史公嘗龍豪傑士也事先生如師先生嘗語之曰土敵不潛水煩者患不育守令者民之土水也又曰廉和不難直而不激糊塗邑白以從事其敵甚顯史公書其事于座右訟有不決者馳狀質先生憑一言畢置為曲直鏡有貴 國初以天姓督陶先生嘗領其事有厭榮者其室之基在陶某田之畔在汰即依榮數畝廬墟瀕討百十家立待先生不從曰損民利國非國福放利有誣民乎既而室著田者或來謝復拒之水旱疾疫必焚香籲天為衆告急告必有應歲飢率有力者食饑者疾病掩骼自奉薄甚儉師教子弟歲金帑贍窮匱惟恐後事親至孝妣孫孺人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因致羸疾萊山公年踰八衰晚多病侍藥膳不少懈病革不交睫辛摧掌代痛居喪一遵朱氏禮喪祭之具獨任不以累伯仲氏配曰程夫人同里程劉懸公孫女也克相無違先生資以備於家先生卒子男四璧瑞琳女二婿為玉恭簡公孫與善王知録孫惟澤先生生於宋咸淳丙寅六月二十有八日沒于今至順壬申七月八日享年六十又七先是里之石龍岡有龜蛇交集勢秀峰離列下走兩阜為陂陀若雙蚪然兩源挾蜂出灝灝循龜蛇而東去龜之背二石筍相距尋丈閒衍

青烏者以為古人宅兆也先生喜之嘗挾榮止此語元璧曰吾百歲後必藏此於是明年八月某日葬于龍岡之背用治命也吾聞士有隱德者必享其榮以及其子孫先生德人也享榮下于身使不祿位以沒荷其及者不在後之人乎元璧清明好學有仕才吾見左廂氏之重榮可必也銘曰

龍文之兮為蛇為龜蛇龜之筍兮相捕相繆下走雙蚪兮兩源挾流小鍾孕石兮大鍾俊髦敎德之人兮閟于丘

故張君子墓銘

吳人張天祥既克葬先考君被服斬絰謁予門拜有請曰吾子以文章銘世之賢公卿善人先考君雖賤雅亡惡吳之人識不識咸稱曰君子人見先世多錄進士起韋子泣一言信若悖史祥直不肖孤幸先世速有耀已世次言行謹備皆馬良狀余至蘇請銘郡兼知張吳顧陸為四顯姓而張氏夔衍為獨盛今又聞其後有君子人若張氏之澤為其遠也哉按良狀君諱必成字舜卿曾大父逈大父浩父愷俱隱德不仕其先自晉廣州刺史彭祖後子姓至宋齊彌昌遂為吳大家逮前朝登皇祐進士第者僑僑後頻頻後敏功敏功後攀四世皆第進士君攀八世孫也生至正乙酉八月十七日卒至正戊子正月八日年六十有四配陳氏子男三嫡天祥天德庶天祐女三人長適馬良仲適程可大季適曹繼宗仲適出也孫男女八人卒之年三月三月十日葬長洲縣武丘鄉靈寄崗之原君生不好弄長間孚甚年十四喪父哀毀如四禮養母以孝聞事其伯氏若父既冠娶自立處讓田廬諸兄旁建宅一區客亭師舍廩不完好外養市俵兒生涯日當畜藏必推其羨以及人弗恤兄婦人諫止

則日積弗散不有天菑有人既緩急扣門者應如不及俾老家
嘗大土木亦樂予之惟不樂其遣子孫習吏術尋仕階以為害
令誤人之仕學棄道路吾非不欲仕也仕而弗利人人復我病
不若不仕兩忘失云乎居氣貌和霽於物無忤雖家人妾僕未
嘗識其病疾暨怒色有以横逆加之必自反久之其人意自消
晚年病瘵痺弗接人事誡諸子曰予少自奮鑿迂方伎士郤病
而病速施財非鬼覬福報報邀如惟寡欲延大藥擇師傅教子
孫乃樹福本若輩識之故三子有仕才類弗奸禄天祥且継志
築書樓購未見典籍藏之厚禮碩師以淑子姪及里中兒君聞
其為喜曰天祥為吾所未及為非生葬乎吾雖欿為廢人無憾
又誡諸子葬弗以婦言分異書田氏剃木事視曰無知如木尚
識所託况人乎若輩思之図隊吾訓吾門其大矣其言鑿乎應

君子之教且適未嘗弗知知未嘗復為君子之仁也吾聞古者
有諸侯大夫之位雖無德稱君子稱其位也有諸侯大夫之德
雖無位君子稱其德也一介之賤稱君子[illegible]法不當得
銘予銘曰

位振人德振身振人者名歸之而尊弗親振身者天下歸仁
日以尊親無群君子我若人視予銘詩詩可信

蔣生元冢銘

生名元字亨之吳興安化鄉陳瀆里人也祖慶元主簿必直父
宣政院掾克明元生質樸警五歲入小學日誦書數千言十歲
善屬文二十學明經義試有司不競輙自咎曰吾學經無師説
吾黜宜也乃歸告其父曰會稽楊先生某東南說經之師吾將
不遠千里執贄而北面之父愛其素病羸止之曰天其將門之
幸先生從吾將汝學可已不須辭走千里學未可墮而我憂先
為汝學之成不成卜於先生之來不來也予嘉其父子心往焉
時至正四年十一月某日也閱三年元學成蔣氏之族咸相慶
曰元以先生之來不來卜學之成不某豈又以元之成不蔣氏
之成衰為元決矣先生之賜不微矣蔣氏之慶長矣嗚呼又豈
料元學成而娶娶而即死乎始余至元家元婦家催元娶迷予
語其父曰元娶學無成理遲吾業可救父力御婦家娶期期三
年而通婦元得卒學婦家中娶朔適相者又言曰元娶早早亡
娶遲十年可免爾元父弗信娶焉娶未月而元病未期而元死
矣於戲相者之言其得天歟得人歟元學吾春秋者也春秋之
法以人合天不以天任天元之卒受教予其以人合天歟其取
而即死抑以天任天者歟嗚呼人歟天歟吾不得而知之矣元
生於泰定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死至正七年八月初六日也閱
二十日無赴又閱二十日夜夢元衣其所常服來拜曰元死矣
元卒遵先生教不娶而學僅有成不幸而符相者言急娶而速
死也吾父兄將以某月某日窆元東注之原元學於先生無毫
毛裨世死無先生一言以表吾埋土吾其泣與黄土同腐乎予
聞其言怛而驚亟諸之明旦有扣門者乃蔣氏僕赴也予為之
哭慟遂俾學子吳毅書其志復銘曰

生以人得天死不得天以人吁嗟元乎膺而病而屢未宦而
瞀力天厭身人耶吾不知其所因

華亭縣主簿王佳母夫人李氏墓誌銘

華亭縣主簿王佳母夫人李氏諱淑貞慶州教授某之女教授
君博極羣書而傳業在其女嘗曰吾女必嫁奇士年既笄適同

鄢遂昌邑西平王氏迪功君之子延洪洪負卓越才以青年遊
京師華衣奴馬從名貴之遊得遊徼官于湖西務林判未幾役
官所時夫人年方艾鞠養三子長學次佳次海擇以傳就學學
田必親試其所誦書擿其課對工拙爲賞罰故三子克有成立
夫人之教也至正戊戌鄉民乘亂爲椎埋剽敓夫人挈家屬避
地松陽之眷家所長子學死於兵故廬燬於火夫人憂悴成疾
辛丑冬十二月卒于眷家所明年春葬遂昌月山之麓龍鳳
乙巳江東吳主廵撫英俊凡鉅室子弟有奇才者不次登用丙
午秋佳在選中丁未春授官華亭縣主簿明年冬始舉歸葬于
先塋西亭之原先遠日佳以其友葉徵所著行狀來乞銘予客
華亭親見佳健於趨辦後蘇河領夫丁若干萬無失所傒役者
潰粮四十餘萬至京城無後期繼漕麥五十餘萬㴞麥以防失
獲折銀估大家稍其稱貸鉅豪譎所急佐色長聽獄訟先燭其
欺後窮其姦民自以爲無寃滯得佐色循吏稱豈非母夫人之
教擇耶故樂爲之銘曰
婦艾失夫子幼失父婦訖完其節子訖以才舉焚黃薦褒亦
榮亦母我銘不已爰示來後 叶户

王母李氏墓誌銘

江陰王孝子作逢去其母逝已十十餘年猶作嬰兒謌於會稽
揚雄植曰逢籍有立母教也傳見野史沈家氏未得名能文如
韓愈氏者誌親逝不得韓公銘不孝今以屬先生先生辜泉而
賜之銘辭不獲接狀夫人姓李氏諱婧貞常熟官同郡潤之女
女杭庫使王惠之妻生子一即逢也庫使君善律已起身憲漕
累遷至永豐縣幕致事杭庫副使初姑徐氏器庫使君之爲人
求可與齊者姬里皆賢李稱族教子女不違古訓求偶見李氏
君妁告宜笄五年歸于王婦道甚飭庫使君在吳時李侍姑就
養姑淸閑一記若一日舉族皆以爲難其訓子嚴有法日給膏
燭誦書約丙夜止或逾約輟誦至旦罰餘食出就外傅之贄師
物躬紡績以資之且多市古奇書廣其聞見逢齒壯所還往皆
海內一時名畯陰自懌曰兒不負我矣天曆飢民相引鼠偷竊
女奴雍績更寢盜不敢闚巷以爲之歌曰東家穿牆西家穿窬
其內治類此至正五年秋八月三日疾卒于夫官下壽五十九
逢護櫬旋葬黃山原逢齒今四十以才諸顯東州諸侯爭欲致
門下浙憲使舉五團俱不就風節益烈爲君氏稱王母氏有子
矣是可銘銘曰
子以母教者滅母以子留者昔長益後汝陽歐陽謝 叶唁
以王 先生自注曰以字姓也不可作助語辭

故鄭元銘妻金氏墓碣銘

吳常熟鄭元銘之妻金氏諱玉字孟姬寧國路旌德縣稅務大
使辟之家婦術輝路管民長官司總管謙之長女廣德路道錄
善信之孫漳州路龍興縣尹煥之曾孫也姬從幼慧靜性孝謹
日在父母傍不忍頃刻離去撫婢御未嘗見疾氣其織紝組紃
及音律書算皆不習而工有過人者諷詩書即通大義讀烈女
傳見有孝於親事舅姑盡苦節者必識之信踐之及歸鄭氏執
職如禮甚肖予若女自檢揚有法相其夫急人以義睦婣任恤
無不適宜爲舅姑皆稱賢無間言然慕父母未嘗一日替嫁九
十歲三歸寧及辭去戚戚如初嫁時今年遂以歸寧終父母家
訃聞夫族舉望門哭曰某婦死無以成吾鄭氏家矣得年僅二

十稔七生於至治辛酉十二月初五日卒於至正丁亥三月二十有五日女一人升奴男一人壽童元銘卜是年四月初一日祔于武丘鄉半塘祖塋之原閱十日來請銘余往異父之祔涉湖金氏為有禮法之家往往所適女多賢行都人士之詩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尹吉者周大族有禮法之家也女有君子行必推自尹吉孟姬出大家而閑於禮法如此謂尹吉女非歟尹吉女為詩人所著而予為銘詩著孟姬閑其令質不永年使名氏有傳豈過乎銘曰

粹共而秀而夭抱株曠蹐地走而躓中逵彼惡終天齡跛運長衝吾豈不知其所如嗟嗟予孟女宜鄉大家孰長短於短之不足而長有餘誦我銘詩不人誣

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墓誌銘

高節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侶字君友姓嚴氏子陵三十五世孫嚴本莊姓以漢明帝諱易之子陵以高名著史册韜富春山釣桐水年八十終娶梅氏西京壽春尉福女生茂茂生隆隆生卓由是而降踰唐歷宋析為四家甲家傳格為先生[illegible]曾大父潤王大父自中考[illegible]俱不仕先生生而有奇氣讀書不為覓舉計從學鄉先生漢英賀公貢父公行於積溪趙公趙公得於稽堂陳公陳公親授於晦菴朱子此其淵源也貴官至郡具[illegible]請先生勒之作則曰漢秦臺諱[illegible]仕[illegible]不赫赫今予姓[illegible]吾[illegible]祖去之一千三百有餘年而高風遠韻與富山桐水相為峙流士奚必以仕[illegible]貴哉與不[illegible]頭為嚴子陵[illegible]子孫足矣居家教授生徒有[illegible]往自越來者宋相文山氏客[illegible][illegible]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慟哭以[illegible]知意[illegible]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暮年建汐社為會取晚而有信卿卒飛子與社中友買地臺南葬之禁許翎亭宋使鹿公擊高甚義為之書嘗游錢唐過石塘胡公山村仇公過武山酹林處士岳鄂王墓卒有動於中者二人曰其常時如此撫必不安至歸及門邊有終天之別擗踊氣絕者數四治喪祭一用朱子禮廬墓三年不稅衰絰不見賓客有白燕巢墳木事母益虔母卒哀毁成疾幾不起每至生日服墨縗哀慟踰也時所居堂名以高遠取郡守王秘已[illegible][illegible]書院語至順辛未冬十月晦疾革呼其子淵曰吾年已踰六十不

稱夫奉祖祠四十年復土田教養無忝吾死何憾乎嘻西地吾已買諸官死必葬是遂遊越若干年為至正丁亥始克葬賢若故事有易名門人黃廷玉等私謚曰高節復請諸郡守祠于祖祠西小室娶黃氏宋榜眼進士黃蛻曾孫女子一淵也越十年丁酉余以建德理官過釣臺淵從余謁祖祠遂登釣臺訪子陵釣迹因謁高節君墓又訪其臺南謝奇士塚余為奇士立阡表明年淵持廷玉所為狀來謁曰謝奇士表於吾子矣有待先子之行應銘法其待如奇士幸吾子銘之遂銘曰

於古風烈乎明可追千有百禩不盡厥岐不背厥馳嗟乎不知其後時我銘其人雖高有棋雖高有棋雖遠有遺

馮處謙墓銘

至正丙申秋余以建德理官道富陽抵友馮頤家頤伯仲氏曰升與豫皆相次去世豫之子宜表表前拜曰宜不孝先子以丞年歿外郎歿且六年未克葬今年冬某月日將袝吉峴祖墓以幸先生哀而賜之銘庶先子不悼不百齡不孝孤不無益餘余與頤為昆弟交三十年嘗銘其伯考父寺丞公考仁山公伯氏升今又銘豫尚忍揆筆耶君名豫字處謙宋承信郎僉判與府縣事從周孫集賢殿脩撰贖從子承信君生三子長蒙孜次幸次觀革以壽義式鄉里外中書以義士旌其門義士生三子曰升曰頤曰晉觀生二子一即君次仁君於伯仲居四叅喪父義士公撫之如己子君友悌長氏不翅同母出一門數百指怡怡恂恂內外無閒言義士公殖生日以饒君以里之困乏者勸分援劉子曰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得其力利出者極反怨往者禍入公是其言又嘗謂人能群者以分能分者以禮義士公逝歲時月旦相其長氏必請給扶餟食之禮惟恐不及君為人高亢剛直讀書務通大義與人友尚氣節痛達鳥集之交狀貌魁梧美鬚髯達官要人皆折勢位交之曰君固我朝人也薦之仕則辭曰吾劉不能售以礴吾直不能售以田薦者謝而止娶季氏宋南劍知府桂孫女一子宜也君慷慨戒曰瘠地民材勞也沃地民不材饒也汝毋恃驕棄學使吾有沃地懼也宜力學竟為名士君生于大德己酉八月八日以暑疾卒于杭至正九年五月十三日也得年四十有二銘曰

不厲而剛剛不墜不矯而直直不跼小夫側側等觴溢溢欲然我信無不是天路中止匪不祿寄言將來闡者限溯曰有子子式穀長穀遐行續前躅

姚處士墓誌銘

君諱椿壽字大年其先出唐開元宰相崇曾孫秘監合嘗守睦因家焉至六世孫為秘謨宗之宗之子三人一居峨溪曰二府君是為君八世祖曾大父思晟登宋景定壬戌榜進士弟階承節郎大父溥翔宗卿貢進士父元慶隱居不仕妣王氏司隸某女君幼機敏不習群兒弄長年姿偉特讀書輒了大義闢學育館歲聘海內名師儒教子弟及里中兒君性端直平生無二言與人交始終見底秉於義利曲直必嚴其卞鄉隣有爭者不直有司直於君得一言即解去歲飢周人之急惟恐弗及稱貸者久則焚券與之創世濟橋峨溪上橋置亭歲五六月施茗飲饘粥於行者行者不勸橋西古松篁萬立築亭名深淨又搆層屋曰松蘿賢士夫往來必延致其中觴詠咲談至忘朝夕邦大夫馮公辭趣吾道經桐廬聞君在道過門以處士禮禮之邑侯周

古逵都等皆嘗問政于君君必以利害中民窔者縣縣[illegible]便其言者甚衆晩勉其弟同壽曰兄老病無宦情弟齒壯學裕必廝名仕版圖光其先同壽因自奮北覲得餘干校官君娶梁氏吉水教授某女也子三曰儁先卒次緊次釆孫男四曰德元德懋德祥德瑞君生於大德庚子五月十三日沒于至正癸巳十月十九日得年五十有四越三年十一月六日窆于桐君山北孝仁之原又一年其子緊謂余理官次再拜泣曰先子介不樂仕無功德可書然孝友行於家任恤行於里者不得文章家一言以示不朽非先子不幸緊不孝也緊學爲先生從弟先生賜之銘按其客鄉貢進士魏鈞狀爲之誌而銘曰

桐之岡蚪蚪桐之瀨秋秋孝原一培山水相繆是爲峨溪姚處士之丘

故處士馮君墓誌銘

君諱天瑞字通甫世居和州之馬江縣曾大父某本郡萬府長曾祖妣黃氏大父某隱德不仕祖妣慶氏君自幼機警讀書果事章句務大義善屬文見人善必稱道不已見惡則嫉之如仇議藝不售借逕于郡史復自厭其隨俗之習竟辭歸卒業于儒築草堂青山之麓日以書史課子姪延賓客爲觴詠之樂兵興藩間以屢徵不應避徵入境不敢犯處士門鄉里稱爲孝世之全人乙未夏六月以疾終于寢榮年五十有九娶張氏先一年卒生子一人居仁由帥府經歷調分水丞遷京城兵馬女一人適同里汪晉再娶華氏生子二人長居義後更名榮由京都鎮撫調神武清軍衞知事遷華亭知縣次居禮未仕女一人適同郡鄧英公生于大元元貞丁酉九月四日沒於大明龍鳳乙未六月二日時淮甸兵梗未得返故丘權厝周家圩之原戊申冬合張氏兆歸葬于邑東東山祖塋之次是年秋居仁偕榮衰絰拜予雲間邸次乞一言銘墓石且爲孝子祿養不得於生而得先生大事於送終孝子孫之心亦揚矣是敢乞銘於先生詳不獲爲之銘曰

金以不祥躍兮璧以有用壞吁嗟先生兮是爲全人

喬山處士程君墓誌銘

君諱德興字宗起姓程氏喬山野人其自號也世居無爲州濡須之巢縣曾大父某自巢遷和州之含山父福遂占籍爲兵變君挈家避地滁州閱三月而沒葬全椒縣之明山娶同邑司氏君沒四年後卒于太平州葬奕釆石之麓子二人長桂次清女一人滿兒適同里孫伯桂以才名備知令 天子於南京拔千夫長郎落子同僉趙公征進宣徽安慶九江等處以功升鎮撫清京城廣武衞百夫長君生于大元大德甲辰歿于至正壬辰四月初五日享年四十有九洪武二年桂遷柩于明山復遷妣柩釆石合葬于巢之程家嶺西關之原先遠日桂來拜予草玄閣次曰不孝孤生齒未丁壯不幸失所恃又三年失所怙零丁孤苦賴祖考澤得以遷名仕版祿食于朝而三釜之養不能一匀及親此不孝孤終天之憾也倘死又不得當代大手筆紀其卒葬地所不孝之罪號天何以自贖是敢斤先生從子明具狀以乞銘吾重違其情畀之銘曰

父盡先兮無以家叶母去棄兮又以逑於乎孝子之天天曷
呼淮之西兮江之東歸合兆兮兆既同於乎孝子之天終從

又銘曰

玉龍兮火烈本定兮風危覩弗獲兮莫予追匪今斯兮我歷
吁嗟翟氏之子兮我又何悲

淵默先生碣銘

至正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壬午淵默先生余君卒既葬其友及門人問易名於會稽楊維楨維楨曰先生深靜而寡言嘗自號淵默宜從曰淵默皆應曰宜其子安禮又先生門人殷奎狀來請銘先生諱曰強字彊莊姓余氏其先閩之古田人十二世祖楊仕宋官至吏部尚書受知徽宗即既徽宗手書余尚書祠額賜其子孫曾大父諱佑大父諱鄭父諱與可皇武夷書院山長自號藍溪始居崐山為崐山人先娶趙氏無子再娶陳氏先生初藍溪為李後姓李氏至先生始復姓余云先生年十四喪父能自樹立極力于學脩習容止嚴翅圖脉如老成人既長學通六經百氏傳貫精析退然不知有餘且善隱文根柢六經不淆異說其書有尚書補註若干卷藏于家嘗為舉子業已而厭其剽取傳註文[illegible]衍其言不足傳遂遂絕意弗為居一[illegible]之宮吃安之聲不聞于外足跡未嘗一至庸貴富人門鄉人益聞先生然終身有不識先生為短長瘠肥者世壽五十有二配潘氏生子二人長曰安禮次安禧女二人長適王居敬次適許斯恭州南一里先塋之左葬之日朋友遠近畢至余襄來崐山與友者纔四三人耳今余亦老矣去年一人卒先生又卒嗚乎余尚忍銘先生耶銘曰

驟之譏而敛駭之死繼之[illegible]而參兒之團琤嗚衛璜擇地而
淺吁嗟淵嘿孰去其蹇

尚絅先生墓銘

先生諱德嘉字立禮姓衛氏其先渤海人七世祖文中宋朝散大夫兼侍講始居錢唐六世祖上達大中大夫禮部尚書又自錢唐從華亭建炎初大中公從叔大中大夫禮部侍郎膚敏扈蹕南渡亦居華亭五世祖穢修職郎國子博士高祖端操朝奉大夫衛尉少卿曾祖倫大中大夫軍器監丞祖宗武通奉大夫資政殿大學士考謙入國初以世官從校溫州路治中弗就娶黃氏繼張氏男三先生其長也在坚不好伊弄就外傳日誦經籍數千言下逮諸子百氏靡不言究性孝厚慈誠晚年以風節自持失儷二十有八年不二娶平居篤於人倫恬於勢利弱冠時左丞郝公嘗辟為傔使君辭曰吾弗能為奴隸也宣慰羅公舉以茂材授湖州路儒學正君又辭曰觸瘴毒以貽親憂吾弗敢也自是不出戶庭者三十年布衣菲食以終其身每戒其子曰汝不躬耒以耕佃人者及汝籍之食者宜予之以息汝從父縛佃以贄進予解而去之適亦終不負汝識之至正壬辰盜起剽州里解散者十室而九先生獨守祖考室曰吾舍此將何之賊至吾有死室死先祠下耳其孝誠之篤如此甲子春疾作其子銘醫却之小差忽曰四月九日之夕吾當逝矣且曰汝父平生無以過人惟不忝所生耳父書具在汝誦之為君子毋有失德玷吾世胄又毋徇世俗作浮屠事壞吾家法言畢而逝生至元二十四年丁亥十月十七日卒至正十四年甲午四月九日享年六十有八娶任氏中憲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任公仁發女子男二長仁近次復孫男二皆幼以是月二十九日葬余山之原距逝之六年仁近猶衰衰來拜吾淞次舍乞銘予曩來淞以文見先生先生[illegible]官傍不及走喪次業將[illegible]其葬與一二

友私謚先生先生嘗自號尙絅翁宜以尙絅易名又不辭而為
銘表之墓石曰

曾子與若華元娶不更晉又安世年不出死不兵仲統樂志
遺世榮陶子給力恩必矜嗟嗟無德集以成淸規若訓貽厥
仍我謚以絅夫何疑

雪溪處士邵公墓誌銘

予嘗客雲間雲間陸先生嘗稱浙水之南多世家邵呂陳陸其
尤也先生自其先館邵氏幾七世歷凡一百五十年又六邵氏
家老侍僮亦自高曾曾玄皆世其職業祿養為一家之世臣予
求世家於近代三葉而不替者尠矣矧六葉七葉乎客有持先
生狀雪溪公者抵予次舍為雪溪之壻倪琦也以墓文為請即
晉水郎也予欣覽其世澤為之叙而銘公諱彌遠字子猷自號
雪溪有請為康節公十世孫也高祖宗穆流避兵火渡江至華
亭遂家焉曾大父德隆父思聰皆儒業教子以經術父天驥以
易經中宗待補國朝崇學選士就試入郡庠升賓序弗居公待
補邑冢子也通父經博涉群子史為文取辭達不喜雕繪身服
朴素亦不喜騎乘絶去仕宦有勸之仕者則曰仕不在吾在吾
若孫耳嘗戒其孫之仕曰古之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今
之遇者大抵尸未腐而名已滅若輩其戒哉暮年假佛老學洗
慮輕財急施至飯沙門賑飢民無算民依而聚廬若無慮百十
家所居四面大瀑悉遠石梁治圃地第宅之東風日佳時必移
觴豆以燕悅其親守義塾於先規年雖餘師生廩餼不輙廢也
壯年喪偶戀閔子之寒弗繼室付妾御之慈愛者保育諸幼預
營生域建精舍守以浮屠而尊吾聖人像設其中嘗葬溪東平

王蒼以為善最樂又喜唐張公藝忍字為家法迺輯程傳言若
與忍者為百善百忍圖州里多傳之為勸性不嗜酒客至必與
飮飮輙醉醉輙放歌客亦無不樂者喪明者十年家事傳子冢
子南時燕月會必至花竹間其衣冠濟濟然儀亦滌滌然如
常時至正己亥夏病癰閱月餘悉召子若孫曰吾逝矣永訣不
少亂或謂公直知宗誠為樂者儒而悟理者歟不然平生宗德
祐甲戌殆今至正己亥七月享年八十有六娶馮氏先卒男一
南也孫三應奎應寅應元女三孫五煥炳燁經綸女孫八曾孫
五垠瑞埏玹炳子也麟煥子也是年九月六日塟某丘生域[illegible]
言有文竹有馴菊藝之教儆後昆歷年百五十而家有世臣
引壽及耋終弗亂神君子謂善之澤吉之人

故處士倪君墓誌銘

吳興倪處士名驥字子舉沒且葬已九年其嗣子璨猶涕泣於
其父之執楊維禎曰璨不幸蚤孤居喪無已聞先子沒若干年
又不逞以名顯而墓道之石又不及求文章家者銘重璨不孝
惟先子隱德不仕其事業亡稱於世而人之知者益鮮非吾子
以其及知書之何以伸先志且尉藉後人耶維禎為文靜先生
門生也先生處士之父某父事先生遂與處士為弟兄處士銘
何辭吳興之倪氏始顯於兵馬監押某公至文靜始大處士自
幼喜讀書有遠志長與先生自為師友研極名理非世儒所能
辯嘗走京師以其所學干貴人不合即遂絶仕官志人勸之仕
則曰吾賴先蔭免耒耜勞苦得稱處士老中足矣去家之北三
里所為毗山有園池花竹之勝先生且治家舍其中處士時侍
先生遊息於此登山臨水或坐盤石竟日無一言忽有所得則

寫之於琴琴不足又寫之於畫琴最善水雲遠意無俗師趣數節族畫亦有求工於人識者謂與今高吏部爭拙法於海岳菴至正元年處士之生四十九矣忽謂家人曰買臣五十當富貴吾明年五十當逝矣於是預為棺歛葬埋之具明年過得疾皆其父曰顯平生一言一行毋欺暗室無負於人人矣惟痛先於大人不克報罔極為終天恨天實為之奈之何哉疾亟之曰夕尚蔬食儀爾其子戒勿用異教俗樂問夜何其二鼓矣曰盍束燭秋坐令家人勿哭遂瞑至正壬午九月六日也父文觀卒王淵母鄭氏男四長桀次肅次瑋皆習舉子業女三長適關元祿次許適楊詠未行次在幼孫男一承孫是年十一月廿七日葬于烏程縣昆山塋之比銘曰

四十九已知非乙知死生可知處士不仕非不時五十爲用富貴爲長者之由山之昆處士之墓藏於斯永後不朽吾銘

詩

元故陳處士墓誌銘

吳興吳淑巽公嘗以産主櫟亭余過余錢唐次舍談其徒之好學者陳君善曰吳人師余數學爭文獨君為義理學又曰陳氏代以貲雄其鄉君始典學鑿鑿乎期華古之人端木生不學孔氏終貲殖耳此余稱其好學也敢以見先生後余二十年過吳興而君與吳公俱已隔世無幾趙伯陽氏將君之子嗣亨來請銘因為之感而銘諸君名良能守善之其先自陳武皇生湖之長興白石里子孫至今蕃衍為君望姓郡城之南曰六老堂故地君之考德新號恒齋者始徙居焉曾祖世昌祖日裕皆奕世有隱行君自幼機敏恒齋公意有鍾輒能先事承之公喜而撫之曰大吾門者必是子也長習國字學于椽于執政者不合即退閒門讀書務求聖賢旨趣皆思吳公以躬行之要其言曰在正心心正則上合天理近當人情盡此之謂忠推此之謂恕時時誦其語以自儆莫年治生貲業益裕徙居之北郦朝宅一區蒔花竹[illegible]公以老壽九袠乃終君居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illegible]歲時祀享極於精誠親所者好[illegible]不戢伯兄蚤世奉丘嫂以禮事仲兄[illegible]子友交以信遇宗族以仁厚與同[illegible]所居堂曰庸齋士友至者必款留[illegible]不倦為人識高量弘與善論或不苟同不詭激鄉之人[illegible]行以為則惟恐過差聞於君即有聞必諫戒勸止故其卒也[illegible]之生於至元二十六年巳丑閏十月二十日歿於至正十年庚寅八月十八日得年六十有二娶施氏子男一人[illegible]女二人惟二者舉子業惟義尚幼是年十二月十五日葬[illegible]三碑塢學子塢先塋之次用治命也嗚呼君孝友儀于家忠信行于州黨學不為詞章而究名理行不為詭異而趨平常是無愧於名齋且名處士者宜得書而銘之銘曰

學以遵所聞孝行於厥家可言確而人允行果而人趨標則
不足慶有餘我銘其人俊不誣

青門處士墓銘

予讀漢歷史至公孫述黃巢爭取隱士如李業周朴輩至於餘毒滿而不免則悔生鼎鑊焉予隱者之生亂邦幸而免於從官寺不幸卒為人所知乃致毒其身若比不亦可哀已哉青門處

士貌一愚氏非無仕才冠杭者亦不知訪其人矣而處士[redacted]託於市門卒溷而弗露越四三年以病卒正寢卒後三月諸復至處士之廬與喋合同爨方諸述其時隱人之不幸處士何幸哉是宜録其人書之不使與齊民同殆也處士性頗怒觀深恒怕外說閉亘一身容屋中如處女然雖宗各至不得面閱寵詣請或一見即退平日危坐閲所蓄書幾萬卷然無他制作味其旨而已其言行可為人勸者疏以示諸子凡積為若干帙處士生某年死至正十六年正月七日也男六人女三人其孤本仁特其友王謙狀來謁銘予在杭時識其人遂為銘銘曰

世之否無全士疾以戕兵以死吁嗟青門如處子貌之蔽淵之嫩卒完所歸木以止 木栫也出左傳

挽辭 附

蘇先生挽者辭叙

公諱大年字昌齡西嶋其自號也世家廣陵性開爽亢直有韻學奇材不受公卿辟舉年少著吐文辭翰墨檣謀智所皆絕出時輩至正癸巳兵興走徐州上大將策天子聞而想見其人貫官編脩明年廣陵陷涉江隱吳市門又明年淮兵渡吳拜公市門起諸主句公誓一言拔砧鑕萬命定伯休兵公即冠竹服辭力乞骸骨恣往還笠澤松陵間別号林屋洞主庚子春扁舟泛三泖入鶴城訪予草玄閣曰子閣誦十年起攖上第如券取物李鼠輩方擲偃月骰死爭得失子宜蹇且退又曰竟瘕疾内潰腹背潰吾將與子狂酣慎蹈蹬光景彔之耳癸卯秋予登天平石壁入城見公大堂公出妻子[redacted]事按梨園舊部東窩予留十日別明年詑抱犢山君貽余文二百十言奇譎甚律諸古未知魁紀公者何如耳定約邀大小雷七十二升約未赴而公逝瀕終自著墓誌文告其子曰吾年近七十無憾憾者欲靈武觀[redacted]鄉龍山約喬宣中死誓耳烏乎公豪矣九京不可作矣死之後若干日與公所游成某陶某周某相承恭予泚之于特山杪各賦挽者辭予辭曰

飄飄蘇仙公　浩氣凌八表　游戲濁世來　眼白古今了
却上食蕨臺　下視燕支沼　遺書[redacted]世人　翩若鶩鷗鴉
雙雷蒼翠開　清約隨空杪　高樓舊時月　照我夢皦皦
見尔林屋天　屋天夜如曉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六

會稽鐵厓楊維楨廉夫著

書

與同年索廉使書

古者天子之於諸侯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尅在位則有讓然天子之耳目不能遍觀而盡察也故每一州置一伯焉以佐天子之耳目而行其慶讓得一賢伯而所統諸侯不敢有侵雷之政無侵虐而民無有不得其所者此古之賢伯係於時者重如是也今之守令古之諸侯職也今之肅政使古之州伯職也守令之在位者恣掊尅也賢者失也老者遺也土地者不治也而朝廷不知肅政者不察問有一二自強於職土之所當慶者不得譽於左右則覆得所讓是非皂白傎亂其真於是民有訴其冤者如訴於天不得已而謁其所欲者如謁之於鬼神遂致民氣鬱而不伸小則乖於一邑大則乖於天下長慮君子其不為之慷慨歎伏惟閣下出身以　天子之賜進士閣下之仕官以天子之寄耳目士有抱抱不得展布者以為不得其時與地也今閣下之任得其時矣得其地矣而不以古賢伯之任赳行州郡入其疆宜得慶與讓者不知所慶讓焉民之鬱不知所伸焉則閣下之得其時者與無時同閣下之得其地者與無地等而閣下之出身曾亦何優於旁岐雜進之人閣下之受官又何優於一州一邑之濫而弗治者哉某於閣下雲泥異途而名則同年也棄官以來已無意於時事而僑居錢唐當北南之會人有自南來談肅政使者之政歷歷如指掌閩閣下行部福興已若干日而父老之望閣下未有所聞覆有所指議流言者亦可畏也恃吾同年故輒有布於閣下幸閣下察焉上有以佐明天子耳目之寄而下有以塞閩南北行者之言也不勝幸甚

投秦運使書

某聞私門塞者公道達私事息者公事明公之與私陰陽水火勢也伸道之公者無他能自屈其私而已矣伏惟閣下清德茂望由臺憲表臣當鹺漕之寄于兩浙臨政以來事之損益因革黜陟用罷一以公為道包苴請謁無所容徑竇私門塞矣持三尺平禁黠吏不得撓觖之私事息矣私門私事一無以干吾之公宜屬之吏效職而弗欺江之商海之民皆願出於塗而服役於其上大課運流宿垢剗刮實稱一專除命適下自官漕者來未之或聞也然而倉場屬吏戹遏譭者前後凡數十百人豈無是非枉直其中朝廷遣使廉問而訖不得其是非之公何也私之不自屈者公之不伸於天下也故其抱枉受抑之人咸額映之于閣下者以公之道在閣下也其得脫刑禁與省部文符而去者已凡數十人而枉之大抑之久則莫如某也某以父憂去司令之職而司令之課負無一二虧欠而吏持文深者猶枝蔓其罪不使其文符而去使公道不在閣下則吏者之言或得以移聽公道而在閣下則吏持文深之過也或謂彼數十人之去勢力使之也閣下不以勢力屈公道則或者之言又過也故某甘不避僭罪輒敢自明一言于閣下惟閣下察之使枉之大者伸抑之久者舒則閣下大道之公不以某一人而累不然或者得以某病公道閣下其能亡所累耶惟閣下以大道之公自任有以絕文深吏之過而解或人之疑且以恕某自明之罪幸甚

辛甚

上樊參政書

某謹再拜奉書于大參相公先生閣下某聞士有鼓琴於汾滸而釣者聽之曰美哉琴意在山澤而有邱壑之志夫聲放于琴一枯木之器也而意之所存聽者得焉而況士之意發而成聲聲發而成文者乎萬一遇知己之聽則其洞見所存皆宜有過於釣者之聽琴也已伏惟閣下以中州間氣出為當代之英不享舉子學而為天下文章之宗士之相指數於下者曰許夫子而後有于姚子子元子姚元之後而有于樊子而已耳士不志於見大人君子則已知有志也其不趨下風而求出門下者則其自棄者也某幸蚤識閣下於任公叙叔之門閣下佐司中書時叙叔嘗遣某持書幣不遠數千里請見閣下而以病不果行今閣下在行垣去參之居不百里也某嘗僕僕趨下風而又以閽禁之嚴艱於見也則某惟有退處于野與田叟野老為伍耳然力尸任負耒而又竊食於吳教授市中兒以為妻子之養同年之士有舉某於錢唐與市之官使苟食於市猶勝於鼓筴小兒去家僅一水隔猶勝於調造數千里其相知無踰於同年而所舉如此則某之不更知於當世而切切於知己者之求蓋可知矣傳曰隱雷自天而[illegible]已聽陰雨在冀而柱礎先覺幾之先動於物類者如此某之於閣下雖隔若相絕而心動於閣下見於先覺則恒目睫之近故敢不以再進為瀆而悚把所著曰平鳴集者二十卷古樂府辭者十卷謹上獻于閣下蓋將託知己於閣下也閣下倘賜之聽覽則某之心所存者將有白焉其不愈知音於汾滸者之琴吾不信矣謹書

上寶相公書

某謹再拜奉書于復齋司憲相公先生閣下嘗聞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者遇知己而不伸則亦與不知者等耳有人于此懷抱利器而以世之流言中傷不得與時之君子者列然急於求知己非急於求知也急於伸志也僕自棄官以終二親之養養既終而史部不調者十年然十年之中服近文學舐臝靡闕未嘗敢一日叛吾教也世之自謂英傑之士往往有不遠數千里考德問業於僕者則僕又以自信決非明世棄才也僕所著三史統論禁林已韙余古而司選曹者顧以流言棄余謂錫公雖名進士有史才其人志過矯激署之筦庫以勞其身凡其性亦以大其器也抗四務天下之都務也俾提舉其課而後除以清華處之未晚也僕之不遇如此屈於不知己者也士遇不知己雖孔孟聖且辨不能白於人矧又蔽以流言者歟伏惟閣下以高等進士賜出身躋虎龍之榜不二十年歷清要而明天子耳目才賢所在雖譽必舉雖草野必訪矧又辱知己者乎而僕未嘗伸吭鳴一言于閣下則僕之自棄罪也僕在吳興時固嘗執筆以登載閣下之治績在錢唐時又嘗借歐陽生以待筆牘於閣下則謂之舊知己可也又必待遂必致者儒行之言舉舊者如此僕雖閣下也久去閣下也遠閣下在高要舉舊而不改儒行信其賢而不信人之流言則僕之不避瀆而鳴知己於閣下者不得免也肩是輒敢有而于閣下惟閣下賜之覽察焉則僕之伸於知己者在閣下而不在他人也決矣

代宋無逸上省部事書

去秋擧錢舟江伏承欽論與諸者甚勤懇若將推而納諸古學

者之後公卿不接晚生久矣何幸親承其寵是以感激忖度至
忘寢食思所以報知己孔子曰才難袁始讀此猶以為疑以為
人苟有志何才不可成矣難之有更涉七八載志雖不變而其
學視之古人笑趨霄壤之殊然後知十之成信乎其難也蓋某
自九歲知讀書砥邦之中乏良師友誦習數載雖訓詁與晚年
十六歲去學吏時家作益落先人沒六年矣一日讀言行錄至
范文正公事慨然如有所發頗知古人所以立志然猶未知所
以用力今年春游暨陽從鐵崖先生學春秋方其欲往覲咸謁
其廷鄉里哂其往事而楊先生遇之如骨肉不然不彌一朝居
也幸粗聞為學之方則循序漸進洪其心而密其功若夜庶幾
也以故絕去枉妄躁急之心歸栖一室寂寞自若且五六年而
才亦不知其成與否也自顧逢罹之災累重産簿生母年近六
十咨嗟太息以某雖從事於學而不能略有所補於是奮不知
恥西見明公嗚呼不有知己如明公者何以成其志哉某於明
公其分甚遼絕一旦拜下風即謂可教而待之以禮其後數進
見愚意殆為伏語之曰人以貴盛而流於卑汚者多矣生微賤
而能卓然自立未必不至貴盛也勉之哉某立志之迂雖親戚
不見聞而明公惓惓若是則世之知己者未有深於明公者也
遇知己者而不求所以自伸則與自棄者寧有異乎敢復陳其
坎坷之狀達于左右伏惟終賜曰玉成之賜為之留意使上有
以寬親之憂下有以安己之志得致其材之所進而無難成之
歎不勝感恩之至瀝意而言不覺繁蕪惟少垂察焉

與吳宗師書

僕讀傳至孔子稱老子通禮樂明道德之周遂師老子則知先
王之禮樂道德在老子者未墜而孔子師焉孔子師老子則老
子道與孔子道弗殊且老子固周藏室之史也又知其學有資
於時君不徒五千言道德之述也後之道家宗老氏太史公承
其言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故西京賢君崇之為南面之術而
成清淨寧一之治其效不誣已迨效者宗其傳而欲滅絕禮樂
標提仁義曰虛無可以為治吐納可以長生則吾未知其說也
我朝抑黜百家尊上孔氏而老氏之宗仍俾其徒申教章以禪
治化故令孔老氏之學並行而不悖夫老氏之傳至後漢實為
輔漢氏之術其敵能使上之人恭己垂衣裳而治下而庶類之
繁幽而百靈之秘罔不從令而受職以驚動之古初之所無而
實吾先聖師之所不能有也宜上人優崇之吁為天人之師法
屬國不得私懷劍章而俾得懷之王公大臣無不名而拜者而
俾得不名不拜其恩隆數異又絕古之所無也天既昌其姓
以壽其術又必昌其徒以衛其道如今桂堂氏與足下後先出
乎其間蓋不偶然矣今　天子留志史學以館閣之才為未足
遣使草野以聘處士之良而於足下開去無陛賜之燕坐訪問
至道以及乎歷代圖史成敗禍福之跡足下片言又足以予欲
可否雖一時稱良史才者不能過比之昇祖職藏室益又有光
矣傳曰學老子者絀儒學儒亦絀老子某儒者徒也孔子不
能不師老子某敢絀老子而以足下之道為異而不容求其
所至者歟某蚤年以試藝上春官識足下於京師足下還山而
某亦去官又與足下會于錢唐湖上然未能獲一議論之交一
文字之往復近因足下高徒某南歸番陽屬是上溯孔子師老
子之原而知足下之道未嘗余悖者書之以達掌記惟足下不

以儒學着紐而有以正禮樂道德之失隆吉教余以年十七三
史統辨若干言大禹覩銘仁清覩碑二通隨此録上不宣

說

鈍之字說

雲間郁生父名之曰銳請字於予予字以鈍之銳必鈍銳不鈍養銳者攙矣三尺之鋒出削示人曰孰敢攖我而敵有折之者鋒不藏也鋒銳而藏於不銳其孰能挫吾之鋒哉故曰銳以鈍養老子曰大辨若訥大巧若拙老子之辨養於訥天下之辨莫能勝老子之巧養於拙天下之功莫能爭生之銳養於鈍則天下之銳莫能敵矣庖丁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而鋒若新發於硎者何也其投刃於虛者鈍以養其銳耳鈍之兌哉以銳用鈍一下有攖之者以鈍用銳千牛之解者恢恢乎其有餘地也鈍之勉哉毋輕用銳

數說贈吳鍾山

予讀吾志觀趙達九宮一算之術其計飛蝗推鹿肉算某年月日時中之類其應如神公孫滕事之爲師欲得其術而爲此術父子不相授受也夫聖賢道學固有授受而術者之本雖父子不能相授受也學不難於聖賢乎松江吳鍾山以大一九宮之算之術鳴江湖間自謂其學傳之父竹所君竹所有傳之其父一峰君趙達父子不能傳其傳而傳鍾山之傳祖父孫三世非其天授之性異於庸衆人遂甚能之乎故公卿士庶咸知推尊其術而鍾山亦自閟其術不輕以語人余在姑胥時鍾山持助教宇文氏詩來見予不知其能鍾山亦不言也余遊松鍾山又見余璜溪之上乃曰先生棄官已十年數盈十必變數宜有往而不復詘而不信者今載自四十九而往為余下著壽前來之事某年曰起某官某年曰移某所某年曰當調內某年曰年來致事而先生已在水之南山之北矣余為之莞尓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天地之恒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君子之用數也故君子得時則義行失時觸起數之一定者在天而用之隨變者在人故君子以理占數也予徒能豚吾以一定之數其能之乎用數之道不為數攝福窮亨者乎鍾山謝曰吾能知吾之所知時不能知先生之所能也請書其說將循海而歸見予方外有道原術禪師樺師靜閱物之盛衰而其所傳之道有不物之者在與吾不異也出余言以質之

命說贈夫容子

客有夫容子過余譚壽富貴人之命曰某不道也而算瑜大老至某不仁也而貴達鉅萬不學無術也而官極隆品吁德之不勝乎命也奈何予莞爾曰甚矣夫容子之不讀書也予不讀郭先生之議北宮西門二子之厚薄歟則知命有亡淪乎德者西門子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西門以命厚自矜北宮以得厚自愧皆失固然之理也先生之言一出西門不敢言達北宮退而衣褐有狐貉之温食菽有膏粱之味蓬廬有廣廈之蔭蓽輅有文軒之飾終身自然不知有榮辱之在人在我也此德勝命說也夫容子談貴富人命屢矣未見譚德人之德溥於命者予游東州金華有鹿皮子武夷有清碧君會稽有梅梁道人皆宴而有隱德不願乎人之食肉鞹衣連騎之居結駟之驕者也子往見之試以吾言扣之其識德命勝不勝之辨已矣夫容子行書其說以去

拆字說贈陳相心

拆字之術原出於蒼頡而說得於子華子頡之制字象形諧聲各有其義子華子於制字之妙實推其說曰事事雖柔碩之則裂碩石雖堅攻之則碎以此知物之剛柔雖本不同而同於一也盡使字之寓意義一一若是揚雄許慎之說不亦闇哉永嘉相心生以拆字術鳴于公卿間其推原禍福考察成敗亦既驗矣生亦能以子華子之所推之乎子華子曰無數無有隆庳無形無有成虧生能原其數形勿使庳有隆之因成有虧之漸吾且許子得道於頡之初而游於河未圖洛未書之天已字之制拆何有哉

神鑒說贈薛生

嘉禾相者薛氏生以神鑒自命某欠名公卿所贈鑒卷訪余雲間次舍自乞一言余莞然笑曰生其丈人鑒乎物之者盛若鏡若珠若蘇若寶石若止水若白明月而鑑之神全人之又莫能凋物之徵其鑑之神者大無外小無內前無古後無今通說莫之通庚說莫之庚此人之鑒之全也君子謂神鑒者曰升向氏之於伯有也子輿氏之於盆括也郭泰氏之於史叔賓許邵氏之於曹阿瞞也又高而神之圖澄之鑒可鑑也幸有之鑒被髮延陵子鑑國姬公旦之鑑世也已巫乙鑑愚愈推而愈神若是者斯可與語神鑑也已嘻是豈許負氏之細伎乎生之神鑒其亦識是乎生逡巡拜手于額曰牛馬走於矣圣之鑒乎吾知頼守焉蔡先生大人之大余鑑不啻許負氏之細伎也請書於所為薛氏月鑑誌

說相贈王生

予史鉞之言曰敗天下之士而亂天下之事者相者之言也相韓信者當背而後貴啓信之叛者相也相鄧通者當貧而餓死激帝之富通者相也相英布者曰當黥而後王激布之為逆生法者相也相章昭達者曰貌虧而後貴激章之毀辱遺體者相也劉峻相桓元子曰子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啓温之懷異而亡身者非快之言歟朱和相晉王廣曰眉上骨隆貴不可言也啓隋文之廢嫡而喪國者非和之言歟故曰敗天下之士亂天下之事者相者之言也客有術唐許之術者曰王生松溪來訪余睦州設其術於廣坐中曰某人下吏也術經業可封侯某人存心孝恭當事嚴某人夙有隱德當及上第予義之曰善哉生之言相也異乎吾史鉞之所陳者乎吾聞嚴君平之卜也其語於人以忠孝得曾子之教若生之語相於人不得曾子之教若子生別余上京師求一言叙行卷故引余史鉞而復有取於生之言者書以為贈

仁醫贈劉生

仁人不得為良相願為良醫則伎之仁而善濟世者莫如醫也及讀扁鵲倉公傳則惜其方術之仁而鵲不能令終倉匿迹當刑淮少女幾不免焉何也史謂美好者不祥之器予觀鵲秘所傳方時昭名聲於諸侯此取娼得死之術倉挾鵲秘書決人死不為人療病使病家冤之此又取怨得刑之道何尤於器不祥耶倉之師陽慶公孫光也慶亦精理人病光屬倉積方勿令教人噫師弟子一何不仁之甚耶河間醫師劉本仁壯負遠志北上京師不得志輒故遊名山至廬阜遇至人授以肘後書洞究醫家微遂以其伎翱翔吳中吾喜其視人病疾若已有之極緊

不以貴賤富貧二厥志其蓄奇秘不異於脩倉而施方伎職理病實上於脩倉者必本仁者可稱仁醫知本仁而稍之器不祥可乎君至仁者拔鵲之秘又孰愈救秘本仁乎孟本仁儒家子臨江教授之孫宜其得實之仁而又能廣仁之施如此本仁字起元既自號其齋室曰仁而求言於余故為作仁醫贈云

論

馭將論

將國之爪牙也馭之善則得其利不善亦之以致吾害蓋驍武勇鷙以膺搏而虎噬者其象而善積也又況有挾功而驕恃恩而放者乎故臨時馭之以智術而不勝者不若平日束之以威令之愈也嘗觀漢高祖以術御韓彭者不幸不勝則殆矣當時如韓王信陳豨盧綰者皆歸恩昵親當亦遠退而為亂高祖倉遑彝驅而僅勝之吁一有不及天下非漢有矣然則漢之有國不幾幸乎及觀周世宗之馭下也而後知高祖之勞於智術不如世宗之逸於威令也世至五季將之驕悍甚矣梁唐晉漢大卒以是喪主威而至於亡也世宗挺起獨奮威令於下陵上替之後何嘗變能不用命兩人一一誅而後世宗既於不臣之將王景崇遂革收其爪牙之力如獵者之役鷹犬而其去高祖以術御將幸而勝不幸而敗[illegible]不亦優乎令雖異術之御將也皆一時民爭天也蓋有親[illegible]寔過於漢者大抵以權利相合則亦以權利相睽慎於利害之際不能無疑則心之所失矣馭之猶失其道則有跋扈[illegible]而有不可不[illegible]後[illegible]之以恩[illegible]之不嚴繼之以智[illegible]則將若之何吾為此懼吁呼高祖之術世宗之法惟善馭將者審其勢之利鈍而為之所也

故將馭將論

人心論

夫人心者天命之所繫國脉之所關也劉文叔之中興也民見者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此人心之思漢而文叔收之以中興也郭子儀李光弼之匡難也民見者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此人心之思唐而李郭收之以匡難也故曰人心者天命之所繫國脉之所關收人心者要當使之如父兄子弟之親親出於天情之固結而不可一日離而去也人心一歸天下事無不可為人心一去天下之事解體矣嘗論三蜀之人心在於關江漢之人心在於城一關失則三蜀皆無以自存一城破則江淮無以自守此無他人心所固者在關與城也二廣之人心在於嶺兩浙之人心在於江一夫越嶺則二廣之民皆憂惶而不可禁一舟渡江則江左之民皆潰散而不可支此無他人心之所固者在嶺與江也善用兵者必先有以收天下之人心又有以固天下之要害天下之要害固天下之人心固矣今日之人心閤下所知也其收之固之之術閤下所行也然有離而去者何也官軍所之先以花猫金鎗之黨蕩覆我民舍離析我人心使之荷擔以待襁負而去吾之屋廬皆為彼之營寨吾之牛羊皆為彼之膳炙妻妾子女皆為彼之奴婢金寶財物皆為彼之囊橐城郭之民畏卒如畏虎田埜之民避軍如避寇今日人心離離而去者以此苟能為閤下守要害予閤下以誅討賊虜恢復王土尊獎王室為己任則請以收人心固人心為第一義也吾故斷之曰人心者天命之所繫國脉之所關也作人心論

總制論

吾聞兵法在古有五乘之制五乘者軍法之根本而人心之所
由以一者也人心不一而欲守之固戰之克者無也俚語曰十
人一心有利買金十人十心無利買針夫使百人操兵而攻虎
者虎勝使父子三人荷鋤而攻虎者人勝何也百人之心殊父
子之心一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總制之所以名者一衆心以
制敵者也非徒一號令一服色一旗幟一金鼓七投虎龍八陳
之法也夫一衆心以制敵則非律以五乘之法不可也人心有
所不一雖十萬百萬之衆而心各心於百萬則固不如十人一
心之為利也故戰之勝負不在士之多寡而在於心之一不一
也秦誓受有億萬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是商
民之衆心不一雖衆無所用之周臣之心一則雖十人而可敵
億萬人之衆也後世伍乘之法廢士心既不一而將帥又無所

統至於忌能爭功一麾之下自分疆界一捷之中妄分彼我諸
物之心如此況可一知士之心乎吾求其將帥於三代而下如
春秋郤克士燮欒書者亦可稱賢將帥矣于鞌之捷克之言曰
君之訓曰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燮之言曰庚所命也
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書之言曰燮之詔也克之用命也書
何力之有焉二三將帥更相推讓不自有其功而中軍敍屬未
當齊也今秣陵之發帥者衆心不一也建德金華之繼發者衆
心不一也各帥之出鎮東鹵者曰漢曰惟曰猫曰豬部落衆矣
而衆心果能一之乎總制者果能盡制之乎諸部之心未能如
周之亂臣又未能如于鞌之諸將吾恐繼為秣陵建德金華者
可畏也故以古者伍乘之制周亂臣與晉三帥之事為總制論

求才論

可緩而不必求者天下之常才不可緩而必求者天下之奇才
也蓋事變出不測者非常才之所能了而必濟之以奇才奇才
不可咄嗟而得也必求之至蓄之素也譬之醫家之蓄物也蟲
魚草木之劑出於市之所易得者不必蓄也至於山海之奇產
非市之可常得者則固旁搜素蓄而為吾卒急之用也今寇之
窺覦勞於我患有不測而起者吾猶夫常才以處之以為其人易
得也其術易曉也其需易應也譬之治奇疾而欲用草木蟲魚
之常劑其不誤而敗者幾希矣今夫提市井之衆以與悍敵抗
出奇謀秘策以應其變而制其勝或單辭片檄而下其城於帶
甲百萬之衆則必用夫不常之才乃可耳其人於千百人中或
一人焉千萬人中或一人焉不可朝取而暮得也必先君以求
之至蓄之素而應吾不測之用如山河之奇產然後有以應天

下之奇疾也於乎天下之奇才王伯之佐乎閫之謀主也代未
嘗乏求之而不得者以求者非其道求得其道而又用之或非
其所也急奇才者不答吾求云非其道用之非其所而咎天下
之無奇才也不亦過乎劉備苻堅嘗知奇才於葛亮王猛故求
之急而任之為謀主周亞夫亦知奇才於劇孟求之幾幾賓謀
於蕭寶寅亦知奇才於蘇懲用之失其所而乞幾以去李密亦
知奇才於徐洪客用之失於緩而其人已在泰山之□矣惟閤
下立賓賢之館於奇才也亦知所求矣然求之非其道用之非
其所則孰能安坐而不知求者哉吾以為閤下圖伯必得謀主
欲得謀主必求奇才故作求才論

守城論

城以保民為之也城不保民則不固不如恃民之為固也故曰

衆心成城城以恃誠不如恃民也苟得人心雖畫一地而守楨表而限可也不然崇城到天嚴扉重閉我之民心內攜而外叛曾不若折柳之樊吾圃也昔梁伯亟城而不處罷而不堪則曰某於寇將至楚囊尾城郢而沈尹戌譏之曰苟不能衛雖城無益是皆恃城不如恃民之說也今錢唐新城雖堞既完地隍俱備人度作者之勞雖吾猶慮守者之不易也南翁之言曰居城者不築築城者不居姑以近事明之四明之城不曰禦方寇乎而方寇居之新安之城不曰禦寇而寇居之睦州之城入以禦胡寇也而胡寇卒居之豈非前轍之驗乎稽諸圖志臨安之城凡一百二十里宋人興築歷十有三年而不能完其半今之坂幹取辦於時月之間雖有神工鬼役吾不之許不足寧保以成鹵莽滅裂之功今兵疲食盡不於此時為討虜復城之舉而為此自疲自困之計此虜之竊咲吾禦敵者為無術矣昔齊王使檀子者守南城而楚人不敢寧弓而南下任盼子者守高唐而趙人不敢漁於河是二子為國長城不啻金山鐵壁之固者不優於一百二十里之雉堞也耶今閣下之守土惟知恃城而不知恃民與恃守將也與築已還五郡之民則窮矣力竭矣小變然而致大變寇乘而至矣此時雖有泰山之城江海之池恐非閣下所能有也惟閣下省之慮之此吾占於人事者又有占於天變者六月十九日火不七日地震此天變之警於閣下上已之疲也至矣閣下不知收人心以回天意吾未知其可也惟閣下以吾言省之慎之

傳

會稽鐵崖楊維禎廉夫著

麴生傳

麴生酒泉人也名不一或曰醇或曰盎曰醹曰耳或又以其善醞釣顏狀呼之曰醅曰是曰醨曰差有嫉之者則斥曰離曰一酵本作下酺醬皆人好惡之辭非生本名也生初降精于星乃子于麴母婢句師造于夏人儀狄氏或曰陶唐時已尊生於罇罍先禄之千鍾舜器重生亦酌之以泰尊其人嗢噱溫雅凡冠婚朝聘燕饗祭禮無不預號為通才尤善導引辟穀之術故其人最善壽飲其德者可千日不食人薰漸其化無不睟面陶然其性真然以為剛則悍怒者化柔則訥者倚之有言懦者挾之有奮始生從戎狄氏進禹時先自合其躁曰得醴于泉得祿于天寔用禮鄭其實世延勿用甘言至于流淪則罔不顛生得錄欲不往狄強之禹見生于食前惡之曰麴生之言甘後世必有以之亡國者迺與狄俱斥絕之五子遂述禹戒以作歌至商武丁舉傳說以生自喻而期說為麋生者生名始重後受不道為酒池佐生時俾食生者三千人商用是亡君子始信禹誡之不人妄也商亡人周監商轍使正寧之大酋監之周旦又以戒成王王亦以誥康叔生後遂詆以薄德附公于楚生名稍減退放肆市間而先民獻酬之禮荒矣秦與苛律禁生羣聚民間漢高皇賤時常就生民間飲王媼武負家逮定天下生在上所羣臣皆倚生宴見上至甘爭上罪生甲用秦律三人以上無故飲生者罰金四錢文帝時始賜生於民酺三日武帝晚年耗用又俾生辜

搉民間利豪析不遺錐悍陸侯弟私藏生致京兆吏令闕權鎣
鑪盟以捕漢法襄生隨好事者時時至楊子雲家以問奇為事
生將隱去矣曹掾於國以年餘復罪生表上禁銅法將作大匠
孔融力爭之不從君子悼生之行禮與頤養民者遇終以權與
錢貶哉生歷晉唐名復盛陶處士清家無貲劉始成選錢二萬
僧即轉生生受不為沃唐諫議大夫陽城所得係錢計鹽米外
餘悉送生所生亦不辭生迹若嗇貨心實儉鹽無校計以故不
問人賢鄙貴賤老稚皆獲與接爾獨鄧攸老擇氏與喪服之士
其人義清致生往者生報能形見之其去就難受非人亦曹君
比惟性過和順雖樂君子安娛亦食與婦人俱漢司馬相如竊
卓氏至臨邛人不得窺獨生得御之壚頭晉阮公縱東鄰有美
婦亦與生御至招王安豐並時時過生所借生執臥婦側未與

王永安婦文摩娛人則法士所羞諱也令上起生青州從事上
見其貌古而中粹然問壽何對曰臣自羲皇時至于今二萬五
千四百二十有八甲子矣問壽何術對曰臣不知他術以不死
天和耳上方有事南郊又欲置之鈞坊一試生古理生定一代儀
稱上旨升從事秩欲俾又加爵酢鄉公食若干戶後歸老于鄉
莫知所終太史公曰余嘗疑麴生之為人稱聖矣而罰之者古
國殺身則斥曰狂然天神明稱遜俎豆又何其唯唯耶然則生
一人顧用者何如耳論者曰良將伏一劍渡河上而三軍為之
死一醉反間則肯遁為敗軍之將此其用吾不善效也觀其生
之用而上成敗雖千世何知已

冰壺先生傳

宋蘇易簡欲將冰壺先生傳而不果客淡濟上人請余補之且
屢奉蔑著侯遂為撰壹傳曰先生姓蘇名薤字受辛始祖出蔡
其後分旺蜀者名蔓菁知名于諸葛武侯亮亮嘗稱其有六利
蜀子孫名于唐者曰金城土蘇先之金城後也性甚清淡生不
嗜糟腥幼時在金城遇相者曰蘇生負濟民具苦無食肉相異
日從以三百甕貢為其料錢耳然士大夫欲命世者不可一日
不接其旨論先生學殖滋長時出其根節三千貢人鼎自昌爲
吾用能使歲不饉不然民有喜色且能咀得吾本者為事不理
貴人斥之曰貴菜傭稿項黃馘類古野逸雖釋老氏精戒行者
亦與接飲食惟太學生交最密嘗相誓為富貴毋朝夕忘人有
謂者曰太學生腹彭亨五經笥姦菜出五侯食客曰淳毋氏牂
氏摩氏等凡八人咸謂摩上跡入賓或取獻于主者必召先生
與俱主人甘鮝飫若時君煩問先生至即奔健起立時先生拔

其族種瓣茹全族不與入人者爭進故入人亦無媚之者後豪
修家有想聞其風采而不可得輒呼帳下兒趣庖氏即薤及中
年令苗用大先生其風味然不以也先生嘗雪夜有故人痛飲
至夜半渴燥甚不可當亟呼先生清淡液皆有根俄齒牙嚼齧
成宮角已而爽入臟腑清冰為玉壺也故人族曰今夕苔沃之
樂雖金盤瑞露無以尚此顧無以謝德厚乃諡先生為冰壺從
而歌曰我心兮如醒彼美人兮獨醒載歌曰美人贈我菁瓊英
何以報之玉壺冰後先生以菌終于家門人國易名先生含冰
壺無當者遂相與諡曰冰壺先生云

史臣曰東海蘇姓分二族居涉鹿山者走廷為東居蔡者如
草為蔬東後有罕有聞而蘇扶蔓天下至先生世次莫詳聞
其先爲進楚恩王以蛙亦疏去漢有多平者從華佗學方藥

吐咽若蛇人以爲奇先生遁釋德和以相者言不仕然歿謚
氷壷天下名士大夫至今宗不衰豈以禄食哉
氷壷先生盖蔓菁連根者是也蘇公周曰連咀數根其義
可推乎嘗於霜夜酒渴起詣中厨覔氷鼻觀忽觸異蘂香則
悞蔓菁在甑亟取啖其根渴隨解而酒俱消矣時惟歐蘭齋
氷壷先生當立傳之句與蘇公同一適而傳則同一欠事後
見鐵崖先生爲蘇公補傳文中所謂咀吾本所謂連茹至終
所謂言必有根依者於氷壷爲實録非惟補蘇公之遺寧有
以慰余心又欽云中吳孟塵書傳後

白咸傳

白咸其先河内人明嫻在后時有居青州者咸貢上國未入官
至周子孫有曰苦曰飴曰充者始入官共祭祀賓客勝著事周
末子姓昌熾在齊東海島間濱水以自國習風沙氏術日以陰
陽水火煉情爲事其寂功者名咸金皎討與齊大夫管夷吾交
獨家遂進其夷吾介之通齊君自賛吾筴用可使齊富强天下
夷吾力薦咸曰齊國貧且飢而使成金抱遺利不用是仲不智
也知而不言是仲不仁也仲爲君得利師惟君法爲齊侯喜用
安東禮聘之馭千里駿眼其鞭策盐關土海濱墾井築亭爲嘉宗
比比若鉀盧然使煉煉其中民握手觸禁不得把不一年功
地沙土皆成白銀抱利充然而齊霸天下矣蘇是齊侯錫於王
陽爵鼎侯封其國曰海王俾世子孫食邑凡若干戶咸吾鼎侯
十世父曰潤下與毋富氏婚構于富遇得咸漢青龍壬戌生月丁
未日者推曰咸水命曰寂旺火伏狂賊大海水運一轉寔能賛
國家鼎石咸爲人魯重貴自貴爲席珍與更猶梅鹽士氣味同
酸醎結爲伯仲交而世本爲進于上者會吳王濞取士於魚鹽
東海人遂以咸充賦王見咸質玉雪晶然咲曰咸所謂江漢
濯而秋陽暴者乎尚者用之吳富强甲他諸侯然漢因是以橋
已則亦咸有罪也武帝元封間咸用齊東郭咸陽爲暇到大農
其族爲名官者二十有九杖[illegible]時雒陽賈人桒弘羊南陽
大冶孔僅皆併口附咸[illegible]倖官咸自謂遇不撫鼎柤然國未
富而民先病矣咸在官者率牛後[illegible]守廉而績用[illegible]咸廷臣有
欲[illegible]其黨弘羊者[illegible]年[illegible]用咸猶未罷逐又學士羣議咸
失皆[illegible]而後化可興咸自是稍引退去
太史公曰自氏本出炎帝後戰國時有圭者[illegible]論於利我嘗
見闕孟軻氏[illegible]一志利民[illegible]民是病古之利民不民之利而
民自利利莫大爲咸通異是故自齊管氏能用自民所所使
其君霸後之得其利者或易矣嗟乎當咸遇大漢使勸其君
除苛令[illegible]有其寵而無懷之者庶幾鼎鼐之佐哉

璞隱者傳　丹厓[illegible]仲素頤

隱者燭氏名玄玉璞隱自號也上世祖[illegible]入戰國有仕齊即墨
大夫又爲即墨人其始祖曰煙氏源者隱徂徠山得煉形術初
煉[illegible]赤再而青三而玄其面老可鑑文有五龍章涅初生時筮
之繇曰震木其相離火其光非青州黄方新用章水石摩盪吸
陰吐陽以相四目天下文昌尼祖[illegible]氏玄用緻緻文墨而敵與
勝氏同傷孰愈璞隱辛退于洪家尉後程相倉頡氏制字太昊
氏著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煥乎其有成者皆涅于姓也秦時有
由即墨隱泰山始皇東封泰山遇其人爵爲五大夫及坑焚戰
作炊及大夫微子在官襲封松滋侯惟用于刑俾議罪剿事時

上愚視氏曰黔視松滋上黔耳松滋之後曰瑜糜在漢賴尚書
令僕為引與管城子穎同升遊亦不行蜀人楊雄氏居家習玄
學退而依雄雄上長楊賦非籍糜為容則不能見幹林主人故
雄始終以客卿呼之糜遂隱于蜀子孫不聞有顯者聞淳摸圖
有分派曰金胡氏汁灑地能幻文成字晉有九子者與二陸為
文字交然亦不利大人多利陰陽婚家時祝辭曰九九子九九生
之松滋宜爾子孫蟄如蟲斯冬宋紹興而玄玉始以璞隱曰紀
不知生父氏自云緣公子稱知已緣筑軒居之且以其姓佳芬
權貴人諸蒲軒爭欲致璞隱璞隱終不起且曰吾祖由蒼頡氏八
召用佐功文明文極而隳天厭隳火嬴氏況又隳畜斬後者乎予
不隱其肖不以吊滕氏者吊蒲氏此予璞隱亦懸祖録晚年得
道自說曰吾用物精多吾身可以敵堅不變入水不濡入火不
爇矣得吾道者蓋鮮矣
太史氏曰上古有黑鹵氏浞出煙氏其黑鹵支乎中古孤竹
君亦由台氏改墨氏至璞隱又冒蒲去墨氏其先雖齊顯于
秦賤與黔等孰與燕赫赫名帝皇世而功煥然在天下嗚呼
璞隱用不用係天下否含下年殘于黔鈐窮于雕篆黥神矣
乎始黥之見也若璞隱者謂之隱無用文者非歟

竹夫人傳

夫人竹氏名筎字玲瓏自號挺節君其先為孤竹君之子曰智
讓武王伐紂不聽遂不食入閉泉讖於首陽山且死召其族告曰
吾不食死百世後當有不食飲者為吾女氏以救世之濁熱然
未嘗如鎖子婦之隨其節也越若干世為宋之元祐年果生夫
人夫人生而瘠如篠器成將作匠之羅織巧慧其中玲瓏通
無他腸又善滑稽圓轉雖與人狎其情迥然如木偶氏胡夫人
者無鐵斯分而善之者則無內荒長舌之禍也嘗見聘趙氏子
乞家奴畜之孫遊黃太史庭堅聞夫人作詩重之以為熱牆縣
際得夫人而況又奴之乎夫人亦忍而不校夫人自以家世素
寡節終恥屈身於人鉛華絲帛二而雖荊釵棘簪之微一皆
棄斥由王后嬪妃下至公卿百執事無不器重之名亦無不往
然所在抱節終身未嘗少汙其潔先是得長生久視術於羿娥
氏用能辟穀導引以懸昇祖氏之言其蹤跡詭秘當炎而出方
秋即遁去囊括其身自比雖有變人或謂尸解不知其終
史氏曰莊周稱姑射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夫
人豈其流亞歟惟其辟穀不食飲故老不死人疑為女仙後
人有見於葛峽若與丈夫人同蛻去云

學圃丈人傳

丈人出蕭史氏生龍而之阜高居會稽之陽丈人生而機悟絕
人長而慷慨偉風度有治天下之才而不奸於仕晚乃棄儒衣
冠入遺所窮至理又自理於畔以老圃為事抱甕握鋤不自以
為業寄園中既以字之人且以學圃丈人目之怪而知者曰孔
子大聖嘗受業由莊周大賢嘗吏漆園未聞以老圃為事如小
人之樊而見鄙於聖人之門丈人勃然曰冒是哉彼有離絕鄉
相枯槔于園幾於近名攻治陳言府滅藏絕不窺子園幾于畏
與吾事免乎二者之累園公圃吏為社為隣人無識我我亦無
識於人為知我不如老圃與古先之至人知者憮然欲退丈人
復止曰汝以予為圃人乎請告若以圃道也理圃者理天下之
範也圓而疏如出焉樂衆實為材木出焉凡地産之利無窮歷

焉一日不治則利害廢可不□乎哉嗚呼嘻北客馬跋偶而漆室女之爲憂者長也知者再拜謝曰始吾以丈人爲狙丁不知其爲有道人也野史鐵漢道人爲錄其詞爲傳而又贊之曰樊須氏之儒叛教自患於陵子之鄉益熹自污吾非斯人之是與其列禦寇之居鄭時相似田漢英吏之徒也歟

魯鈍生傳

魯鈍生不知何許人或曰東魯人也六歲善讀書日記萬餘言十歲能爲古歌詩長明春秋經學狀貌奇古人以爲偉元氏魯鈍生嘆曰使余氏西域用法科才魁天下士一日之長耳不幸生江南爲孫舊落魄湖海間以任縱自廢浙憲使者嘗辟生爲書吏生拂然也挖成案與俗背離立大官前非吾素亦非吾志遂郤余嘗辯后生西湖之西東湖之東與之登天目歷七十二峯之峰題詩銳筆上間逢山中異人講之咸擊節以爲人間奇才也生酒餘必歌詩詩之餘索余莫邪笛作君山古弄弄闋呼山童出陁足錦囊中宣和賜墨研銅雀歡死作涪州禿翁古木石及中嶽外史雲螭圖自謂在古無上人欲以貴富易得之弗能或遇江海奇士不需而乞與之生剛果無宜見人過不能容或面折之有一善則又稱道不已其是非曲直之性頗與余同故余在三吳山水間多與之遊晚年著書自號金馬子有太平萬言書約余北上共余三史疏辯陳　天子之庭而予未果也今年忽春自葛峰來會余雲間曰吾將挾吾疏爲太史公遊遇偉人問余爲誰余姑自陳請子作魯鈍生傳故余爲之傳云

楊先生曰余友海内奇士屈指不能四三人其一曰茅山外史張公雨其一曰大癡子黃公望二人老矣晚得魯鈍生生始明經不肯冒西俗舉性正矣及遇避又不肯諂事貴官益高矣樂從余遊山水間適酒後吹鐵笛和古歌章若狂矣而晚有獻　天子書陳天下利病成敗其果狂者乎

慧觀傳

慧觀東越婦也家世業儒未笄時大父異其警悟授以五行書長而益深其學推人貴賤禍福往往奇中中年家祚落從其夫游江海間夫亦儒家子得妻之術相與廬市肆售其術問者則皆之慧觀氏慧觀清而弱日推言數人得錢給薪米即謝客過其門者莫不目而駭之余嘗與之語而異其人蓋非婦人也慧觀之言曰吾不幸形婦人以生生而不能以婦人自處又其不幸也屢不幸而以生月日爲人言貴賤禍福是特以生吾之生不知生吾之生者果何言取乎不然形吾累也然天固假我以形而實無形也假我以言而實無言也以言求吾猶索目於影況形乎且吾之爲吾亦非吾之所得吾也吾特吾之耳又不知吾之見者有以吾之不吾者觀吾否乎然則世之罪我者固不少於生我者也楊子曰婦人之言有是哉觀乎觀乎可以婦人月之乎吾聞藐姑射之山在北海中有仙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于四海之外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山土焦而不熱不知溺我者又有所謂水火者焉觀室處者也千里而遊蓋無一日而不在水火中也不爲其溺且熱其乘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不自千里者始乎觀乎觀乎吾以姑射之仙望之矣居北海之中者彼何人哉

葉政小傳

政自克明姓葉氏淮陰人自幼警悟知讀書自奮按既冠以聿

積充浙省掾史舉建白論裁常依名節上官奇之至正辛卯隨左丞李羅帖木兒討海寇壬辰侍平章伯顏帖木征湖廣兌池陽銅陵破蘭溪渠魁徐真一酋削平蘄水賊巢還復為給丹陽縣富民朱章輸漕至蘭溪見政與語莫逆即以兄禮事之未幾起糧赴沔陽泣別曰弟今濟大江涉重地死生未可知兄平生篤信義願以資橐相託政固辭弗獲俾章手緘之逾月章鄉友朱讓率其奴來曰章不幸入漢臺湖遇盜死矣請其資橐政曰汝寓物於章章未嘗語我我受託章義必付章家[illegible]明以付汝朱以政昔為已有銜之明政抵京口會東朱氏父子坐舟陽驛門啓橐緘得錢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白金五十兩珠八千粒衣帛有差歸之未又得錢五十緡黃金五兩白金五十兩珠千粒歸之朱二氏感具酒食以謝政不荅而去政居官中凡五年考以金穀遇有功輒驗格言諸上官上官以其致力匡臣移文薦之授某官父李實從父號心前至元俱奉詔入覲李實授行宣政院都事號心授翰林直學士有文集傳于家云

小鴉傳

小鴉者錢唐人姓張氏名訥字近仁其父某鄉校君性鯁直面折人過無忌憚人呼為老鴉舌訥性如其父人又呼為小鴉游吳出長紙書一通斧鉞黃葉恭偽王張氏欲官於弘文館拂衣去　大明天子遣使浙河絡異等材訥在選中凡二十五人至京師見　天子於謹身殿各宣封獻所言訥笑曰汝輩封積上賦為爛紙語不若訥積在尺喙中竟取決於　天威咫尺下從則留不則還山也他言者出訥獨後留上問留故訥荅曰請與主詳言首言太廟次千步廊城丁勞死事上首肯之教役丁生還若若干人授官斷事張氏偽官沈善夏昰除官憲府訥關門走奏天門下白上曰沈夏亡國俘而置之風憲非惟辱法臣辱朝廷甚矣上雖其諭即黜退連百餘人銓吏娭之調訥山東縣令上呼[illegible]曰汝輩狗忌訥在吾側耶俾改授御史後以言中傷[illegible]長[illegible]去曰山上弗從令轉[illegible]官云

賈逵子傳

賈逵子秦氏名以清字子澂[illegible]其[illegible]也其先[illegible]衣冠之胄宋末大父懋地[illegible]父鐵避家高[illegible]而氣節有古豪俠風德清尉劉相者器其義舉辟以三[illegible]不[illegible]錢五千緡貲之爨鴨縣伯顏稠兵是領頻行[illegible]妻子曰我死母且老[illegible]依其[illegible]子[illegible]顏不死一夕達夢顏曰老幼難中請以為託越二十日其妻子來奉母來[illegible]老其母若已母幼其子若己子淮安入蘇守淞省帥某[illegible]淮[illegible]史文炳以鄭族尹郡鄭故大臣室黨南者達素與鄭交[illegible]以大義而免持金帛詣達謝者旁午達拒不取鄭辟達[illegible]以父病辭又鄭以賂拜達辭者大才餘人達獨免初鄭[illegible]米與達一大舟不受轉以賑之絕無斗升及己時避地依達者若建德尹楊璵平江尹貢師泰建德通守毛景賢達待之如平時男女[illegible]堂家貧者為擇配瓊卒喪無一錢達殯葬如禮同門文胡方發病同郡[illegible]氏館方無後歸達具粥藥月弗救具棺槨會親友籍方遺物咸歸其弟妹關西趙友道遊於吳歸[illegible]貲衣糧[illegible]四載病[illegible]月讀[illegible]弗怠浙省員外王國賢以[illegible]出達所國賢死達以完封歸其妻子凡此皆近古豪俠之為也淮南左丞史父辟達諭識不起江浙辯章王公以省檄辟幕府亦不起應南京天使訪賢人至淞首聘其

入終於不應事母極孝母亡哀毀骨立晚年搆草堂蕭之津躬耕在公田墾老圃以自食其力不入城府者若干人當路重臣識與不識皆慕之如古之云

鐵史曰漢來絲折安陵富人之言曰天下緩急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至嫂罵安陵曰陽從車騎來一旦緩急不可恃吁義俠之係於天下者如此太史氏俠傳所由作也淞之大姓民武斷其里者主之後之雖耳鳥有緩急所恃如心孟者乎若蓬者亦淞之人負氣俠而亦庶乎心孟之流乎故予特傳之

陶氏三節傳

三節者天台陶明元氏之子婦王氏淑孟女宗娥孝女宗娩也淑從夫宗儒爵封宜人吳元丁未秋兵入台淑屬子於傅姆曰汝以歸其父吾誓不兵辱即赴井死年二十八宗娥適里中杜思絅思絅中流矢卒時姑喪在淺土夫又未克葬忍死護兩柩為游軍所執娥不受迫辱兵加刃脅之大罵曰我若畏殺吾已去久矣請速殺我遂遇害年四十宗娩適里中周本歸未一月兵至持一婢走池漸阽溺一卒突至引其裾曰要我免死念無以自脫指其婢曰可先妾之俟卒擁婢不為備娩即投池死年二十二

鐵史曰方氏據沿海郡十年所陽浮受明命陰桀民毋送任台陷日忿兵肆戮大姓女婦辱而驅之若狗豕三節乃獨聚於陶氏一門貞白一志從容白刃之下丈夫士有不能焉吾聞明元氏嘗官有元閩檢校衣冠奕世以忠孝氣節為家行配之賢又出宋宗女趙氏也宜其教漸於窮究諸淑者若此

余傳之使采東國之風者得之足以光彤簡云

跋

跋君山吹笛圖

華亭沈生瑞嘗從余遊得畫法於大癡道人此幅蓋為予作君山吹笛圖木石幽澗水山清遠人物點綴於毫末者纖妍可喜瑞年未三十而運筆如此加之歲月其則不在一峰丘壑者幾希矣抑余有感於是者予往年與大癡道人扁舟東西泖間或乘興涉海抵小金山衛人出所製小鐵笛令余吹洞庭曲衛人自歌小海和之不知風作水橫舟楫揮舞魚龍悲嘯也衛人已仙去余猶矯首屢頫洞中使者此竟與世相隔令將盡棄人間事追游洞庭儻老人歌紫芝如衛人者出笛懷裏聞吾取其與明衍相樂者引滿數杯據床三弄然與八龠者終隱十二峰瑞能從之否至正己亥秋八月中秋日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八

會稽鐵崖楊維禎廉夫著

詩

送薛推官詩四言三章有序

吾友姑胥富子明來言杭州推官鄆城薛公之人曰薛公起身國子伴讀負特名公卿間連歷縣尹掖城寧晉得民譽甚三命為今職惟杭實江以南太府也其俗獧薄喜訐爭獄市滋起大家氏關節遷變事情奸偽百方出奇獄訟有他比所不傳雖老財察者病弗遑理推官號難職而於杭號尤難者薛公之來也斷某獄平亭疑法咸一一當蓋廉為治本又明射之恕以出之惟廉不淫明不惑而恕無文深之過故臬不頗民用不冤自時府中事無問大小咸咨薛公府長吏猶之如賓師事有隔其省閱必糾差顛債一時僚友有生辟法者而薛公獨歌休聲於民此其賢否優劣之較然者也今將代去丞相府與御史章交上其勞清署以耳目 天朝者必矣杭士歌詩踊躍不足以餞而餞也願邀子詩子富子明言不誣為賦詩三章一章述其善於職也二章惜其去三章期敷清要以副杭人士之望也詩曰第四句五言

有淵有清又靜且平有照斯應孰有抗有澄我有疑臬伊誰儐之我有枉罰伊誰出之孰奪我美心如失之雖奪我美其用則遹何以用之驄馬御史維驄馬史麰吏之師四方之紀

壽豈詩四言二章有序

人情莫不欲壽而貴富人得之者尠賤且窶者多得焉何也天之授人以五福固不兩完也然賤窶者之壽而樂者又尠矣古之賤窶者壽而樂者吾聞榮啓期而樂之以三固未知所樂也此壽而豈之不易易也中吳瞿惠夫氏家崑之韓涇至惠夫益斥大其門閭而名其侍親之堂曰壽豈蓼斯之詩人敬祝頌之詞曰令德壽豈蓋代之壽者不難而壽而豈者之為難也壽而豈者非令德其人曷及爾哉謂夫世德之家也有華宅可以居有負郭之田可以食二親皆具享遐耇惠夫朝夕率其仲上食堂上既有以樂之壽而又有以自樂焉豈之樂固非榮期之賤而窶得之賤者比矣夫惠夫之所得惠者豈非詩人所謂令德者歟惠夫求予詩故予序之而係之詩二章曰有橋有讓云

有橋洋洋在堂之陽豈弟君子令德不爽文文如璘璁銜其鋿酌以旨酒以燕樂我父兄瞿叔孝友壽豈孔臧

有讓奕奕在堂之北豈弟君子令德有赫歆御我族以及我賓客瞿叔豈弟班裳赤舄壽且樂康由爾令德

送康司業詩有序四言

至正七年秋 天子以成均司業之老山東康公若泰以憲僉事轉是職未幾之臺評奪職副廣田司使不三月轉湖南憲使未行而中書以國學公論又立挽于司業其行也吳之士大夫咸贈以言有懇於維禎者曰廉訪使 天子執法之臣也司業文學官亡益毀策者也天下執法臣得一人為勝百什守令文墨官得百什曷亡愈執法臣一人今康公累遷廉訪使者執法之得其人者也而成均使以文墨役官使其人無乃非天下利乎維禎曰不然惟我世

祖皇帝屬統兼業于後之人不在吏持文法而在儒臣之
扶植倫理也故設官分職司業爲國子師氏氏天子內長
之非天下不居故其人得侍問於 天子時賜清宴以問
道即有所建白澤流四海非尺寸之細也國有不是師弗
予得匪上聞捷於執法移文符以開說差次者其有才茂
能一適而賢賢皐陶伊尹之徒往往發迹于是其爲國利
也厚矣薄其功豈在執法左哉嗚呼司業之人也又豈徒
取具官亡益殿最者哉今 天子承明經成尊師氏之位
不卑于執法臣故康公之屢蹤風紀以移是職也良有以
也哉故余裒次吳士大夫之詩帙以送之而又序之如此
復自繫詩凡五章詩曰
赫赫胄監禮樂攸司祭酒長之師氏貳之明 天子作我民極
何以循教師氏有職惟明 天子惟 烈祖是因 烈祖始受
命肇立成均天子庚止作爾多士多士濟濟惟 天子使曰若
康公穆穆雍雍多士濟濟惟言來從 天子問道其言如鍾
天子廣化英德如風雄楨作頌配于樂工

題逸樂子卷 五言律

煙水風塵外先生一草堂千時無戰策却老有丹方病業鈔書
短松花釀酒香浮歌欸乃小艇在滄浪

夜坐一首 五言律

日落[illegible]動息隱登坐草堂浮生百年事清坐一爐香謀拙憐人
嘆幽棲世慮忘吟詩不知寐華月白流光

舟過黃店 五言律

水會魚鹽市霜清蟹稻天高橋十字港新剎四邊田樹老烏銀

英花開白玉[illegible]老翁誇樂歲斗米直三錢

綠陰亭詩 五言十二句

公子逃流俗瀟然薄世榮華亭入幽邃永日有餘清萬樹羅前
庭修竹夾兩楹重陰周清晝好鳥時一鳴佳辰展芳燕良會欣
合并清歌發綺席鼓瑟更吹笙犀公盡同一醉坐款塵纓言咲
逸真性觴詠暢幽情清陰與日轉不知月東生

送趙李文都水書吏考滿詩 并序 五言二十句

江浙糧賦居天下中九而蘇一郡又居浙十五然蘇國也
田皆枕湖藉江因水進退爲凶慶使歲[illegible]恒陽則窪下也
以鍾咸之利告一有澇澇之虞颶風仍作挾波浪破隄防
遷仟接町命爲巨浸此朝廷都水庸田之所由立也其必
畀以水利爲務遴選重臣有才幹者居之而所調官吏遂
與各省相參蓋例選擇水利爲重者以其官守宜重也異
時官守或非其人其與民害覆有累於水而民益困者然
則居是職者其不可不慎選其人也必矣書吏者其官之
貳也吏不得人而欲其官之得職也亦難矣真定趙君[illegible]
文蓋才而有風標者也往嘗爲浙中司臬吏有能稱故今
都水使府黜涵以書吏辟於涉河尉次宜其克相其官[illegible]
有成也君自奉職來隄塍益脩溝渠益浚水還故道而民
受庸田之惠者君之功爲多書滿例增秩七吳佐貳郡縣
爲近民之官矣以君與除水利害之心推之吾民[illegible]之
日民其有不受賜者乎其行也吳人士咸歌詩以餞之推
予爲序首而復繫以詩云

水爲國糸田水相爭水大連陂湖大小香瀰涇爲盧或凡

句口

墊下土執宊畊呉蔺羅悉久鄰水置司平治水亦多術害去利
始興佩佩趙公子爲吏有能聲井流截高岸無塞開通勝郡府
資治畫課最上農卿遷官剡州縣務事詰田吏推此澤物志
聖化相流行

送謝太守 五言排律四十句

湖秀令三郡循良第一人武林非復舊文化要圖新海嶽東南
會湖江左右隣曾開天水國直閩毛貫津府大同京尹居常異
國賓提封家萬戶易俗力千鈞惜也承乎夕竹馬值亂頻煙華
餘故市風物感發民今日懷匡濟來時好拊循念存多意氣滿
腹貯精神别地梅凝曙寒江柳孕春過船沙没屐駐柳可埋輪
遥兎猶無又窮愁不敢嗔贈言知面麹取醉寄情真勿抽其鮮
手須閑收積身拙誠歸閣抄倚著造徊巡乱後 家世流中有
隱淪千年黄鶴返萬里白遍覩莫學張京兆應知召信臣貂蟬
從缶牧圖畫可麒麟

賦春夢婆 七言絶句 笑吾雖老尚能歌 春夢婆人家市子回呼爲春夢婆

黄州城邊風雨多白頭宮女有遺歌東坡哨遍無知己頼有人
間春夢婆

小香 明日張苑買燈又大小 小香傳於千春數 名

一場春夢不須忙勝買春風又幾場一丈花開紅玉蝶小香何
日比花長

寄沈秋澗四絶句

大將軍酒詁入市貴公主鏡落田家不知有客琅玕所獨自吹
笙醉碧霞
句曲已無張外史道士今有沈東陽裁雲剪月三千首獨覺仙

官不取將
鹿皮之冠觀楚椓軍前不肯帶銅魚花貓似兩拜殺下知有梳
中貢石書
蹁躚水浒蓮葉疏書來約過百花庄醉拔錦袍上舡去倩得小
姫連箇床

送貢尚書入閩 詩七言排律十二首

繡衣紹罟南來後漕運尚書又入閩萬里銅鹽開越嶠千艘升
斗貿番人香窯未剌潑醒重巢捲擾柳瞻鍜頻海道東歸問未
得法冠重戴髮如銀

八月初四日雪城太守周門栢入雲居山中復戌穎飲于
米月居寺賦詩似太守及蘇州刺史周公宗卿

文章太守早休身八馬傳呼虜七家好客新分太監酒題詩近
在白雲何山中七歸十年桂海上人歸八月桂木月樓頭擬玉
笛誤猜鸞鵠來詁華

用韻松江韻復理貳守井東雪收刺史

仙客歸來臨九州身騎黄鶴記南遊烏衣故國江山在銅柱荒
菴草木秋玔璕劉琨空有志登高王粲不勝愁問君廣境今何
在衹憶當年燕市頭

送謝太守

鄮注 海萬里南來送貢尚書展登山良不惡分符典
郡復何如 事業千年後吳楚封疆百戰餘今日蒸民方急
務肯將 入州車

答倪 中來韻

綺川才子才席崎素色成文似卯綾待詔歸來金馬客題詩守

去碧桃僧畫眉誰問張京兆多病深憐馬茂陵昨夜西堂安夢
好惠連春思又新增曉角有靖翻酬以人隣儀
八月五日偕錢唐王觀海呂季勛大梁滑人過湖赴瑪瑙
山主之招題詩雙松亭
十年不踏瑪瑙石今日重登巾子峰外湖水繞玉蝀蝀裏湖水
浸金芙蓉崔老題詩欲招鶴生公說法菩降龍浮雲富貴眼前
見從此道人輕萬鍾
感時一首
壯志凌雲氣食牛少年何事苦淹留狂歌鳴鳳聊自發舊學屠
龍良已休臺閣故人俱屏迹閭閻小子盡封侯愁來按劍南樓
坐家落江山萬里愁
至正庚子重陽後五日再飲謝復齋光漾亭復齋出老姬
楚香者侍酒之餘與紫貧生賦詩
滿城風雨送重陽雨後花開重舉觴仙客新來殷七七佳人老
出楚香香千時懶上平臺葉度世惟求辟穀方光祿亭中詩易
老不須春夢到西堂
與姜羽儀詩
六翮人去無家學獨銳吾鄉有羽儀太尉府中招慶士湖州幕
裏看賓師座分兩露黃封酒門護風雲赤羽旗湖上老夫前出
處扁舟一葉似鴟夷
主之約詩用字文韻
我尋三十高僧闍還有文卿第一流湖上風煙留晚照山中草
木帶邊秋水晶宮開碧落留金粟堆呼黃渠留下馬題詩邪王
寺行人有此峴山遊

寄秋淵沈鍊師所居號琅玕所
琅玕種得三千個個ゝ瓊臺玉樹齊秋淨雲晃青瑯曲夜寒ゝ一
虎大節西長茸不著花猫猴深竹時聞翠羽啼老我所須唯鐵
杖不須太乙乞青藜
十月六日席上與同座客陸宅之夏士文及主人呂希尚
希遠聯句
新蒸蘭菊號珀濃酒逢知己量千鍾犀杯筋落脈金鹿鴈柱弦
鳴應玉龍紫蟹研膏紅似橘青蝦剝尾纖如葱彩雲吹散陽臺
雨知在巫山第幾重
八月五日喜雨初陽臺上作
敲門空迴太史宅曳杖却上初陽臺雷從葛仙井底起雨自黃
妃塔上來官寧捷報銅鞮陌山人酒濕白螺杯憑誰得知詩句
好山東李勛今有才
十七日過無住庵因留題鑑上人半雲軒
我訪東山丞相諸因過南野半雲齋雖棲薜荔都忘墓結補夫
容大士橋萬歲藤枝神蛻杖三花樹子變爲瓢老僧好事無好
客時作遠公蓮社招
用蘇昌齡韻賦李紫貧白雲窗
紫貧之貧ゝ滿林白雲之雲ゝ復深忽見南山有真意時聞好
鳥流清音盆留玉女當窗雪棋欸仙樵石几陰爲子朗歌成古
調寫以老鐵斛盧琴
題夏氏槐夢軒
何人覓得大槐國國在人間人不識五馬既赴南柯侯千金更
選東床榜金雖一聲叫東方蝴蝶飛來春一場君不見綠林銅

虎卽蔔蔔尚拜蚍蜉王

寄兩道原詩 二首

信公今住竹林寺曾寄吳鹽道起居戴家泊上收秫米凌洞門外好鱸魚綉衣宰相日給告清客道人新著書君問西湖湖上伴竹枝安落柳枝疎

老人嶅酟廷何如閩移車雪上居甕口新包竹葉八仙學釣桃花魚樵文曾寫六國印綺語更著三家書兩容道仍我詰愛何曾林間見二疎

聯句書桂隱主人齋壁 七言十八句有序

至正己亥冬十月四日予偕吳興姚庸夫張與高玉图夏長祐吳郡張孚可西張吉富春吳毅東海徐孚貞陽張高瑛雲間謝思順同遊淞之頫左酔稿隱老仙墓因過桂隱學稼齋見桂隱主人供茶設醴席上與諸客聯七字句成一十韻十有八句芸予齋之壁予為會稽抱遺叟楊某也

九鳳山陽漂瀆陰十年曾記此登臨仙人一去橘破斗小山重裕花作金勺水硏池圖先騎老蓰書葉倒抽心瞿曇像現雲生壁木客詩成風滿林白馬胡僧經寫貝青馬方士石流針六花雪舞昆吾劍一索珠縣斛律琴出柙蛟號班類獸鎮銅解語雪衣禽撥髯自作蘇門嘯抱膝誰歌梁甫吟聯得彌明詩句就內中韶頀有遺音

題朱蓮峰夢遊仙宮殿明日偕見西耕草堂凝香閣詩

青蓮老人青珮環自言昨夜夢遊海上天梯山天梯之山三萬八千丈瓊臺雙闕開天關赤藤飛上最絕頂千樹琪花散晴影通明前殿上覲玉虛翁左面長肩瞳炯炯玉翁元是太極仙手弄兩丸日月旋天扃地戶司啟閉玄牝一鑰開天先青蓮老人南極裔泰華開花一千歲大人賦奏馬文園玉鵜如船濟渴肺殿前作詩明月光光采下散下土中書堂明朝寫得凝香章蝴蝶飛來七寶床 右七言長短二十句

凝香閣銘 八言長短二十四句 有序

凝香閣者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張公闢之以待四方賢士即漢平津侯之東閣也客卿鉄崖楊子名之曰凝香本韋蘇州語予讀楊子記云休兵息民又云厭兵圖治引周公仲山甫為辭夫兵不為攻城乃殊戰於左右者豈非休兵乎燕寢凝香與賢者共之豈非圖治乎周公東征成王迎歸天迴反風起禾此休兵効也仲山父徂齊宣王賴其補袞出納王命此圖治効也楊子之進規者至矣杭庠典教朱庭規敎楊子之記復為歌以頌云

有兵不若無兵子寢兵天下若莊子翃汻焉不若繫于啟休兵要待民力生平章政事光祿卿閣下萬卷清香凝書生香德生馨況復燕衎相惠燕綠酒一罇風度櫺光祿燕寢寢不聞蝴蝶飛來窺枕屏周公入夢話東征山甫依稀亦言昇天既反風禾稼登告以補袞垂鴻名楊子進規為座銘有客如此真賢卿有客如此真賢卿廩人飽粟庖入饋鯖燕路臺上千金輕錢唐博士起相慶為如十八學士登蓬瀛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九

東維子文集卷之三十

會稽 楊維禎廉夫著

歌

盤所歌 并序

孟子稱大丈夫曰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言之稱大丈夫曰坐廟堂則進退百官在外則武夫前呵從者夾道喜有賞怒有刑材畯者舉其德粉白黛綠者爭寵妍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也李愿氏之所謂大丈夫人之稱大丈夫者也其賢不肖固有間矣及愿稱大丈夫之所不遇者又曰與其有譽孰若無毀與其有樂孰若無憂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此我之所行愿蓋亦潔身而往之流也亦豈得稱大丈夫哉然比於廢錮污穢刑辟僇倖於時一老死而後止者則有賢耳故昌黎韓子之不遇也亦以為卑林為以從愿於盤之樂也去之六百餘年而猶有裔孫曰秀之南阿公某為宋和公之七世孫也宋革不忘仕國朝以名節強起之辭以疾歸隱於滄滄之上名其居曰盤所盤在太行夫滄滄不知其若千萬里而南阿名之蓋所同其隱而不必同其地也南阿克己風節重其所則愈於愿之徒以不遇而樂其所者也南阿諸孫為如又能復盤所於先壟壞棄之餘遷其所於海甸之東丘而南阿之故扁在焉固賢矣吾聞如自幼有大志惟用力於當世若又自知不可為則為不遇於時者之為而不為廢錮污穢刑辟倖於老死而後止者也於愿之賢亦庶乎其近之已然[illegible]賢愿而為序余亦賢愿而為昌黎之歌以歌之曰

盤之宮東丘之樂盤之土耕者讓畝叶盤之泉瀨不竭因盤之阻外禦其侮盤之深鬱潛我心盤之樸貫盤繫我族嗟盤之樂兮樂而安風雨不震兮受勞弗好孝以致其養兮義以廣夫愛雖危能安兮体愈肝心無憂兮奚有患叶歌兮樂女盤女將和兮孜吾槃

杵歌七首

杭築長城賴鞭華仁令兩群將袁政治于衆心以民不[illegible]之成然後夫之記有不免悽苦者東維子以其辭為杵歌

亟亟城城城亟成小兒齊唱杵歌聲杵歌傳作睢陽由中有哭聲能陷城

自古衆心能作城五方取土不須蒸蒸土作城城可破衆心作城城可憑

疊疊石石石巉巉立竿作表齊竿梲阿誰造得雲梯子劃地過城百尺高

羅城一百廿里長東籓恃此作金湯舊基更展三十里莫剩西門一樹樟

蘇州刺史新令好不用西山取石勞拆得鳳山揚璉塔南城不日似雲高

南城不日似雲高城脚愁侵八月濤射得潮頭向西去錢王鐵箭泰山牢

攻城不怕齊神武玉壁堪支百萬兵不是南朝誇玉璧開西南子是長城

江西鐃歌二章

陳友諒起兵救倪蠻子據龍興辨章阿思溫沙公寇奔
假公合兵破之龍興始平江右諸郡無不款附至此而武
功成作龍興平
擊龍興鄱西江二畈章國駿麗江有砥柱胡為鴻流降鄧艦劫
石蠡蠻內訌三台映太微國上俱無雙王旅嘽嘽鉦鼓撤天威
家赫奉兇慢八郡望風咸來降武功既成毋從從　聖人南面
殺萬邦　　右龍興平十五句
龍興附日悉又劉夔懷印埋土中生瑞木一本祭汲被
命為余寬丞購印於瑞木下掘得印來歸假得印施諸移
文遂成恢復功為銀章復
維白金有章維國之光九鼎既峙翕元化以振大治光金吐景
耀鉒墻蝸細靈鸞翥鳳翔官臣是司之植我皇綱執旦且屭啓
發禎祥操琛馀政柄肆傳是將符節允合人文昌蕩揚光禎時
乃錄與國咸休萬年膺天慶　　右銀章復二十句
用韻復臣淞芝入華陽巾歌
君小見辮髮不識字高柱削鐵堅白簡錄辨牘不贊又不見鷂
鷂偏尚武高屋壓虎有五兵不理長耐眠鐵柴老狂若強項如
董宣小巾裹子夏正戛紅東傳人間緋紫揖乙蛇風中蛇脫巾
漉酒東籬邊吳淞老褐來脣我倒冠共舞春風前我歌此歌君
拍手東壺西閬開洞天洞天之鶴為我雙回旋
次韻省郎秦彥文觀潮長歌録呈吳興二守雲間先生
舞海颭跳天吳八月十八壯觀天下無蓬瀛之山突兀眼前見
有如祖龍萬鐸來東馳婁留一箭氣相敵強弩不用三千夫雲
蜃成樓不可斬火鐵撞鐵誰能者招潮小兒不畏死而鰲鵬很
心何麒麟搏弄瀾若木枯草瓠古憤無時蘇東維子驚相呼長風
破浪秀歸去一葉欲寄窺瀛圖馮讙之一疋素中有萬里河漢
乘吾桴
題清閟堂雪蕉圖
洛陽城中雪冥冥衣家竹屋如算篁老人僵臥不偶形不知太
守來扣扃輞川畫得洛陽亭千載好事圖方屏寒林脫葉風琴
冷胡為見此芭蕉青花房倒抽玉膽缾甌華乱點青鸞翎吁前
老石如禿丁銀痕玉瘦紗星星嗚呼妙華玉右丞陰霜不殺蒸
辭經右丞執政身形庭樊理無乃逆天刑胡笳一聲吹羯腥血
悉勁草啼精靈嗚呼亦身如蕉不如冥凝碧池上先秋零
大樹歌為馮淵如賦
東柯溪頭三大樹水際土厚崖石牢一株右茶聚冬萼紅若火
鏡鎔水齊兩株老檜挺霜幹青如連弁翹雙鬢不知人間富貴
檀肯紫草亡木卒紛如毛漢家根株幾千歲當時大將誇人豪
只令子孫仗大義肆始尚薄巾車勞三槐風雲慶有待■荆湯
火死已逃金鵶倒立海底景白鳳夜餒風中膏蟠柯胃露黑石
虎奇幹手棲蒼山猱惡氣西起白日翳恍惚大將排旌旄東柯
東柯濟時具豈無兵家文武韜摩掌大樹日酣臥不肯即偽從
犍槖始知后皇受命乞獨正神明扶植氷霜操我來欲叙中山
醉脫巾掛樹三花高大槐太守夢楚國大梅美人防漢皋大樹
老雄侍我酉長事亦即金絛槽醉歌寫入嘉樹傳切比橘頌騷
人騷
辭

桂生於秋依於岩蓋隱之花也故小山之招者託爲代之
誘鄒林黃燕山者非桂本志也包陽有桂軒者爲馮君元
卿之所築馮君有問學且有志於當世而不屑於仕進今
老矣遂築是軒之所將以終隱云夫古之君子不必以仕
爲賢亦不必以不仕爲高仕而不得行其志之爲患耳仕
而不得行其志苟非時之弗偶則材之弗良也方今
明天子在上側席求人如不及馮君幸生逢其時其材又非可
以無用於世者方且喘焉深藏遠遁分甘與小山之招者
同群焉蓋與夫代之爲鄒林黃燕山之爲榮者異日道也
使彼揚揚露才竊一名以自哆夫又不足不鼓中踣而貽
故林之羞則不止若聞其風亦可少愧矣嗟桂之軒人人
得有也而有若馮君者之不愧於桂則少矣是則馮君之
才之孫實世教之所繫也因其友程生之請爲作桂軒辭
二章其辭曰
桂樹叢生兮軒之陽沐雨露兮含風霜王孫不歸兮春草歌而
不芳軒中之人兮壽而康折瓊枝以爲佩兮餐金粟以爲糧軒
中之樂兮樂無央
桂樹叢生兮軒之陰虬龍盤拏兮獲犹咲吟王孫不歸兮實勞
我心
送史才叟遷上饒吏代馮元贈
一門三相兩封王見說卿曹文章收拾長才青眼是當堂柏府
槐廳朝暮直披玉雪倚冰霜靈山懷玉鬱蒼蒼古城隍帶仙房
瑤草紫芝隨處發天香盡道如今千外好
金縷唱錦帆張

一調
雙飛燕詞
十月六日雲窩主者設燕于清香亭侑卮者東平王無瑕
張氏也酒半張氏乞予樂章爲賦雙飛燕調俾度腔行酒
以佐主賓之歡
玉無瑕春無價清歌一曲倒齒伶牙斜簪鬢髮花攢淡皮襪
玉手琵琶彈初罷怎教他流落天涯抱來帳下梨園學士
人家
雜文
陣圖新語叙
孫子論兵謂廟筭者勝無筭者不勝且敗又謂善守者藏於九
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全勝道也余猶怪今之主兵
者類皆無筭之兵攻者直攙守者怠退耳比之田舍搏兒三進
三退不翅也余觀奉元趙信所著陣圖新語得軒轅氏風機之
法而深中今日主兵者之弊信嘗從余遊於睦州抱文武才略
而未遇知己者江浙樞府曾官授其人言不聽則棄官去耶律
氏有禮羅其人計不用亦拂衣行余號知己而余在澤雖苛其
才而無所於用近聞中兵痛懲主兵之弊旁求天下之善兵筭
者有以信姓氏達薦者而信弗應獨與余乃居草堂看古莫
邪謫瑤水青黃虬入莫識其胷中也予令其同游者張憲上其
圖於淮吳幕府幕府若詢曰汝師東維子嘗上皇帝書淮吳府
聘而不起何如憲其對曰欲治東維子請從信始
鐵笛亭書
鐵龍道人卧石床二更月微明及紙帳梅影亦及半因歸抓立

不鳴命小童汲白蓮泉燃湘竹授以凌霄芽爲飲供道人
及游心大虛雍雍凉凉若鴻濛若皇芒會天地之未生適陰陽
之若亡恍兮弗知入夢遂坐於靑圓銀輝之堂堂上有雲霧拂
地中著紫桂榻綠璦几有太初易一集集內悉星斗文煥煒燴
熠金流玉錯莫别艾畫若煙雲日月交麗乎靑天欵玉露涼目
冷香冰入齒者易刻因作太虛吟吟曰道無形兮兆無聲妙天
心兮一以貞百家斯融太乙以淸歌已光飈起林末激華氛郁
郁霏霏絢爛熖艷廻有龎綠衣若仙子者從容來謁云名溪香
小字紛華乃奉大玄杯酌太淸神明之醴以壽余侑以辭曰心
不形神以行無而爲萬化淸壽畢辭徐而退復令小玉環侍華
檳遂書歌遺之曰道可受兮不可以傳天不形兮四時以言盼
乎天兮天之先天之先兮復何仙移閒白雲微銷綠衣化烟月

反明余內困余亦悟矣遂寘神合玄目光尚隱於梅花閒也小
雲呼曰凌霄芽熟矣

四十五日約

漢志有曰冬事旣入婦人紡績女子所得日四十五何爲日四
十五一月三十日三十之夜分不息是一月之中恒得十五日
也故四十五余觀古幽民男於宵索綯女於宵紡績則幽男女
皆得日四十五者也噫豈惟幽民哉宣王之庭燎曰夜如何其
夜未央夜如何其夜向晨則王者勤政亦繼燎於夜也豈惟宣
王哉姬公聖壓於思則曰坐以待旦孔父至聖勤於學則曰吾
嘗終夜不寢是古之聖賢未嘗不兼晷於四十五日也錢唐諸
生有以年過冠室而失師承者及其直賢師友也遂有失時之
嘆而不知力扶補人之功故爲作四十五日約以策其力而程

其功日讀其經若干卷寫其書若干板夜讀其史若干卷詩其
史若干件著其文若干道朔望講其文義若干件遵要束而餘
力者有慶違要束而力不及者有讓云

毗陵行 紀十月之日事

孟冬四將發句吳鶚弓誓落雙兎麤邪謀無過史萬歲嫖姚無
加李金吾前茅已作破竹刃三覆乃裹舍沙狙常山長蛇一斷
尾卽墨怒牯齊犇踶王蓋孤軍呼庚癸皂鵰萬甲迷積糊江南
長枝江北無備宰一吼千艘呼赤杠阜入鈇縱尾户錢翅橫截丹
陽湖犄虛之兼不出此赤手可縛生於菟當時上將陷江都至
今莫贖千金軀後來飛將愼勿疎襄王城頭啼白烏如何臨期
易將犯兵器何必不讀孫吳書烏乎臨期易將犯兵器何必不
讀孫吳書

題子昂五花馬圖 寅月軒家藏

趙公馬癖如鄭公曾騎賜馬眞龍駒漲波亭上風日靜想像天
廄圖眞龍烏雲滿身雲滿足紫焰珠光奪雙目九花風細虬欲
飛五色波淸錦初浴紙今買骨黃金臺國家豢牧皆驊材將軍
臨陣托生死昭陵石馬空遺哀此圖年深神亦化後來何人詩
筆亞不見眞龍空見畫猶得千金索高價

題謝氏一勺軒

一勺水不滿斗我汲之勺在手上連天津尾下泄海焦口主人
太小池磐吾爺青天納牖吾錶厓道人題之曰有人悟此坏雲
夢吞八九

東維子文集卷之三十

附錄

琅玕子來詩六絶句

李杜文章萬丈光並驅今見會稽楊幾時過我華陽洞鐵笛一
聲吹鳳凰

句曲山中張外史與君湖海結詩盟可憐遺躅隨長夜今日誰
同並世名

義熙處士歸來晉千古高風今尚存入手風期正相似東山花
下醉清尊

閒奇未到楊雄宅羽蚁飆車總不寧會向山陰具舟楫載將春
酒過華亭

枯公蕭散七不堪彭澤歸來雪滿簪見說枋頭無負筆蕭然太
史在江南

草罷玄經不羨新萬言書已上楓宸新詩題遍琅玕所亦念丹
丘有羽人

學生徐冏次韻

新詩隨手寫銀光遠寄江南鐵史楊自說蕭郎善吹笛不知孰
與駿鸞凰

徐冏又次四絶

一溪流水碧桃花云是茅山道士家我欲相從問丹訣赤城五
色茹朝霞

衙人晚起天鼓鳴石盆換水種菖陽詩成寫滿白録紙春江人
來能寄將春江陳聰山也

不向王門曳我裾秋風江上釣鱸魚仙官乞與青藜杖夜照鑪
文綠字書

鶴湖湖上琅玕所渾似浣花溪上莊風前起舞鐵如意雲鶴飛
來秋滿床

學士吳敎次韻四絶

三茅兄弟舊遊處萬箇琅玕隱者家雲氣團空圓似蓋丹光井
出赤於霞

與君別來十日強日日憶尓鳳山陽霜林橘子大如斗書尾須
君遠寄將

雪色吳綾裁道裾鵝黃美酒換金魚詩成遠向沈東老不惜榴
皮醉後書

南浦津頭買野航鶴湖便似瀼西莊琅玕主者雅好客應遣麻
姑掃石床

羽儀和韻

蝸色濤箋萬寄詩玉壺冰鑑識容儀法言頗卒諸生業家學深
慚帝者師江月夜涼聞鐵笛海雲秋靜捲朱旗文章絕似相如
筆好為題詩諭遠夷

玄霜子作

衙人苦寒不可出焚香白晝高齋眠繁華過眼不足惜造物戲
人真可憐何如適興飲美酒未信服藥能長年人生天地一逆
旅流光瞬息難留連

魯陰饒介

錢王城亂山青堆有江聲繞驛亭萬姓瘡痍勞撫字諸侯風化
在儀刑圍茶別墅花連屋覓句芳池草滿汀座是東南待君久
翩翩五馬不須停

淮海蔡約　兗丘陳肅賦

東南帶者之所都山川龍鳳相縈紆離宮別館三百區紫金鑾鑾今有𤇆府中逶迤謝太守少年五節黃金符民食在蕪菜在壺飢餔渴飲歌吚鳴華車細馬左右趍使君歸來香滿途

鐵鷂子一解

鐵厓先生作貞將軍歌始絕唱也絕唱不可和門生徐園賦鐵鷂子一解先生讀之曰可續吾貂僧書入卷

鐵鷂飛犯椓拔鐵鷂鳴牧犢平鷂栖在長城長城鎮南國渴飲長城水飢食長城粟獅豸不敢齧猊貐不敢蹴毒蜂何來吹黑風南國長城一朝覆鐵鷂怒裂昔毒蜂折骨死朝食毒蜂心暮食毒蜂髓嗚呼食蜂之髓心始已東海大鯨銜宿恥

華陽巾歌

鐵厓老仙冠華陽巾制作奇古喜而為之歌　吳東野為鐵厓居仁賦

鐵厓頭骨如鐵堅高冠不肯着進賢華陽新巾制作古倒垂一幅拔兩肩醉來箕踞松下眠白眼不受　天子宣自稱臣是詩中仙掉頭乘風頂忽露鬆角狩吶人爭傳有時錦袍游墨淋鶴氅冷看兜鍪帶血汗貂蟬賊歸來占叢竹下索哄長岸梅花邊狂歌擊節自有鐵如意何須白羽指使三軍前老夫緇掃上戴天與尔老仙相周旋

學生徐章次華陽巾歌

鐵史文章金石堅鐵史法書草聖賢談遷父子未可稱筆削枋頭直筆齊肩章玄亭上枕書眠不貴世間玉堂供奉之皇宣世人識不識盡呼鐵笛仙烏紗新製華陽傳七客聯翩冠似蟬或携妓東山下或駕大舫西湖邊百年三萬六千日日日玉山醉倒春風前不知鶴書在何天黃麻一道昨夜天東旋

學生謝思順賦

黑鐵龍氣如虎光如虹黃金意氣結國士約戲臺上長城公黑鐵龍心何雄誓為國掃烟塵空長城何巍巍砥柱東南維龍兮龍兮長城歸飢推食兮寒解衣日日龍挽長城飛光抱日月照清輝維南有猫賊最怒夜穴長城翻赤土龍兮食猫如食鼠維東有攢獼以爵日觸長城嘯大雲龍兮食獼如食豚盲老烏啄人屋賣我長城賊我屬烏乎長城覆不可復黑鐵龍誓三為長城賊仇族玉閼山為我斫長城碑鐵湖水為我洗長城恥直欲聞之聖天子曾指先生楊鐵史

跋忠勇西夏侯邁公墓銘

跋曰春秋引天下之與公之賢者不敢私引天下之義貶之奸人不敢亂余讀鐵史邁里古思傳信民之以為賢賢之民之以為奸奸之此鐵史之春秋也書字者天子之法臣也法臣不立法而鐵史立之嗚呼婦矣至正乙亥秋程文謹識

東維子文集卷之三十一終

此書收自東城故家，裝潢精妙，文已什襲珍之。夜詢五柳居，以詩稿補抄，國家
藏種亦有此集，從余假此本錄目，又知全本余本所缺己卷第五六，第一卷第五
葉、二十三葉之第十二葉，復從錢州本補而畫其十二、十三卷中三葉，均闕如也。原有高楣空格
從原影寫，擬裝，述其緣以係補書之始，遂來題識如此。　辛巳五春　黃丕烈

新喻梁石門先生集十卷

（元）梁寅撰

首一卷末一卷

清乾隆十五年暨用其刻本

石門集七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梁寅撰。寅有詩演義，已著錄。其集世有二本。一即此本。乃馬氏玲瓏山館所鈔。一為新喻知縣崇安鄧用所刊本。分為十卷，與此本稍有詳略，而其大致不甚相遠。蓋即此本而析其卷帙以就成數耳。寅於易詩書春秋禮記周禮皆有訓釋。又有策要史略史論諸書，頗究心於史學。又有格言論林范古集格物編詩譜，亦兼講考證。故其文理極醇雅，而持論多有根柢，不同剽掇語錄之空談。詩格尤舂容淡遠，規仿陶韋。惟河源一記，遂信篤什所傳，其說與潘昂霄相類。蓋儒生拘限舊聞，故承訛襲謬。然有元一代皆主火敦腦兒之說，不獨寅一人為然，存而不論焉可矣。

序

明國子博士石光霽作先生行狀曰先生學與楊宗敬揭魯山訂交一日文士六七輩在坐宗敬曰吾謂古人不復見於今〻見孟敬嘗於古人中求其比想

明道先生亦如是或以爲言之過宗敬曰吾非以其學問特以其德性淺趣大有過人者云爾求究張程篤曰先生讀書窮理安性不慼〻於貧賤不汲〻於富貴有世〻下可想見其爲人

然則先生之所以重當世而傳後者非徒以其文也當其時如吳草廬嘗一見而器之劉青田則詩札贈遺相酬酢而金文靖公練忠貞公則嘗游其門文靖貴且顯其堂曰夫子堂在則先

生之所以重當世而傳後者非徒以其文也於稽其文則著作等身矣如周易則有卦考尚書則有蔡義及詩則有演義春秋則有春秋類經記則有輯略周禮則有考證歷代史則有史斷

策要雜著則有麥三輯訓類訓
宋論菀古集格物編春秋叢說
詩賦記序碑銘傳贊題跋則有
石门集今
御纂易詩書春秋四經多有其說
綱鑑史斷亦多采及省志稱先

生著作不下千餘卷者不虛乎
堂遵蒙山而南過石门問夫子
堂則土屋數間耳問其裔則耕
農六七家問書莊則莫能名其
處或曰在城東則墟矣嗟乎杞
宋無徵如夏殷禮何去年夏

兩江制府黃公苑羅文獻板下
新淦　暨侯使來草堂諭故家
鄭歲予以為新淦遺書如三劉
三孔石门梁氏其最著者顧兵
燹後無復存問
臨川艾移堂先生於書無所不
備必當有之　暨侯羅致則遣

使走請
移堂先生嘉其意許之得石是
集石门集以歸石是集劉氏之
裔領付剞劂別為之序石门集
再裒敘選得八卷文於其門人

清江校城黎阜甫孫家得刻本以千卷校對如一釐為十卷詩賦記序碑銘傳贊題跋各以類從而經史論疏策附焉晏侯吾亟閱既書成雖吉光一羽然皆藹藹乎昌黎所謂仁義之言也先生之德性淺懿與先生之學問不均可想見乎初先生好古學嘗謂韓柳之文曰為文須師承乃可先生曰韓以文起八代之衰其師果誰耶信哉斯言也學者可以無忝無負矣

章吾惠之意乎

乾隆十五年歲在庚午季夏之望草堂晏斯盛撰

序

大江以西多名邑喻其一也已巳春用其
奉
簡命承乏茲土爰致志蒐詢諸耆舊知喻自昔
人文之盛甲於他邑在明則有徵士梁石
門先生其文行充笥顧其後不克紹其儒
業遂爾落莫無聞併其著述又散失無存
矣明侍讀邑人張西吳作石門書院記云

非覽史衡蒐往牒罔知先生名又罔知先
生為吾邑人唯時相去僅百餘年耳而其
言如此歷今又垂二百年宜其更淪湮而
莫之知矣居嘗論之表彰實學正所以振
文教而予觀型也非居民上之責歟況以
鄉先正之嘉言懿行引掖其後學則觀感
興起必有異於恒常之啟廸以喻先正為
標準舍先生之文而誰與用其以下車之

始仕從案牘有志於斯而猶未遂及秋參
制憲撒覓羅文獻用其既徵諸名家書上
之以不得先生文為憾聞 大中丞晏公
築精舍於裴山之陽積書萬卷意必有先
生之著述乃往求 中丞公出經史策略
若干卷且指示用其曰 大司馬臨川李
公於書無所不讀當有石門全集 用其遣
一价致 臨川公求之 臨川公嘉用其

之志許借鈔副本以歸又於清江黎氏得
刊本一冊互相參訂釐為十卷捐清俸付
剞劂氏壽梨衆謀所以垂久遠邑之文士
闡而善成勷事為未朞月而工落成其板
存義學中以便求者嗚呼先生之文重於
當時旋即散失迨三百年後而又合為完
璧其顯晦固有時耶多士其各取則先生
之文景仰先生之行復念收合是書之一

易而踈愛之以毋負守土者表彰實學所
以振文教而予觀型之鄙意則何幸如之
用其復考先生著述不徒此也其承明太
祖徵召赴闕下與諸儒定禮制多所討論
於易有叅議於春秋有名義於書有叅義
於禮記有類禮於周官有考註於詩有演
義於羣書鈎摭精粹申以己意有論林綜
論古道示勸誡有蒙言於少有史略史斷

集古格言爲類訓要皆研窮性命恢宏經
濟之學在當時或刻以傳或繕以藏今則
爲飄雲振葉不可收拾其大槩唯散見於
他書中兹所輯之石門集特先生著述之
什一耳如得盡搜其遺稿爲完書以昭示
來許其裨益學者厥功偉矣用其深厚望
於世之鉅儒君子邑之多士者也時
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季夏之吉文林郎
知休寧縣事嘉安楚用其譔

新喻梁石門先生集目錄

卷首

李先芳重訂石門集序
石先錫撰石門先生行狀
明史列傳

卷一

記

河源記　環發記
瓊華石記　一畝宮記
思齊堂記　貞間樹記
審我齋記　慈蔭記
凝守記　樂泉亭記
三友堂記　汾陰堂記
盡徙記　中和堂記
尚志齋記　株守記
華川書舍記　尚友記
讀易齋記　退默齋記
絜淨精舍記　青陽書屋記
段氏政齋記　嵐溪安山居記
傅氏宋徽硯記　艾氏田堂記
竹山記　雲松庵記
白鳩亭記　遊竹記

師古齋記　范公廟記
聰齋記　絜知堂記
明復齋記　明□軒記
梁氏書莊記　滄洲記
後軒記　餘慶堂記
時雨亭記　詠沂軒記
蘭室記　聚秀樓記
澄心堂記　抱雲軒記
孝友堂記　勤室記
春秋閣記　易軒記
耕隱堂記　岑陽齋記
重修翁江待橋記　通濟橋記
仙獸巖記　延貞觀記
默齋樞記

卷二

序

送李行簡序　送張縣先北上序
崔照磨番僕詩後序　送國學生呂允亮序
聯故伯所序　贈儒醫羅誠之序
王譯論石江鎧序　送大守劉侯入覲序
應天府良侯迎母序　文古齋詩序
文宗孝系序　送何山月序

附徐火發序　送朱仲雅序
送涂縣丞序　贈周有義序
胡氏家乘序　吳氏種德堂詩序
古今風雅序　贈李永齡序
江西貢院唱和詩序　贈分宜李[illegible]序
贈翠峯上人序　谷平李氏族譜後序
傅氏族譜序　贈醫師鄧文明序
黎氏崇聽崇望字序　秀溪彭氏族譜序
浯溪傅氏族譜序　清江[illegible]城黎氏族譜序
雲陔序　贈周孟鄰序
鷗山黃氏族譜序

卷三
書後[illegible]　書范德機隸書後
書楊仲弘詩序後　書視彥明母葬行狀後
跋解于伯儀遺墨　上[illegible]相[illegible]書
上陶學士書　又與[illegible]先生書
與李伯銘書　[illegible]
跋宋[illegible]布文　養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傳
[illegible]傳　[illegible]
[illegible]　洪氏家[illegible]

附人氏[illegible]贊　彭士集冠字祝辭
琴[illegible]軒銘　勸禮齋銘
觀[illegible]齋銘　李孺人墓銘
逸士高[illegible]墓銘　黎隱君[illegible]墓銘
黎逸士伯諒墓誌銘　贈信[illegible]公墓誌銘
賦
石泉[illegible]賦　蒙山賦
[illegible]賦　[illegible]賦
散木[illegible]賦　南歸賦
卷四
樂章
告祭天地凡十二章
詩四言
思達詩六章　觀蘭亭圖六章
樂府
玉堦怨　短歌行
采蓮曲　鳳笙曲
怨歌行二首　西門行
車遙遙　東武吟
荊州歌　上之回
公莫舞　大堤曲
飛龍篇　江南曲

泛舟四川篇　香將軍篇
鴈門胡人歌　上留田行
獨漉篇　別鶴操
結襪子　宿滿辭
三老辭　楊白花
妾薄命
詩五言古
歸體溪　送章德中會試
和楊逸人桃林隱居　題西山程氏南窗
爲章則常題山水圖　題印上寺贈劉軒
城中女　擬古十二首

雞鳴　歸息
食減　芳屋新成
和答周羅文　偶伯英見訪雨留信宿
暇日過吳子謙寶殺齋　自都城歸寄劉仲南
題方以恩先生寫易齋　寄練別駕北上
送貝公遠赴南沂州別駕　題鄱陽蔡淵仲默齋
送劉僉憲宗溥之江浙　金陵將歸作
黎崇驄賢良福北書室曰復軒予既爲之記又爲
之賦五言十韻　劉貞女詩
感物　春暉堂詩
黎明[illegible]詩　將[illegible]張明[illegible]

題　約坐城爲莊子感賦
題嚴氏竹齋堂　懷仙詩六首
洪厓閣為小兒賀崇大厚題
題山水圖　雨後登閣
夏晚　苦熱
題周氏石潭山居　聞學[illegible]起出市
得大明誠自吏授古田縣令
孔克仁所[illegible]先世[illegible]
林下　[illegible]
舍後鋤[illegible]　爲安縣[illegible]能理
龍[illegible]縣之[illegible]事者求進士顏仲[illegible]為敍其事因

賦以美之
詩七言古
贈[illegible]　趙名初至闕下呈羅復
仁先生　趙節婦詩
張介[illegible]以其父中丞公遂閣堂記及諸賢題
詠見示歎[illegible]不已以詠歌
題貢士徐[illegible]曰軒　李[illegible]名馬歌
題蒙谷子圖　送貢士顏子中
題王維所畫孟浩然像　遊鍾山
題文甫泉石軒　哀孝子篇
金陵美酒行　送御史[illegible]王德[illegible]

堂 送孫仲遠經歷江西詩幷
舟中題畫上梵池迎人 老將行
蔡驄馬放楊伯謙 贈吳孟任
賀谷作 題墨溪橋
題鄆城歐陽氏草堂 雞犬歎
題莆田黃氏竹山樓 李源泉哀詩
江西試院爲某原題畫山水圖
竹節方去方東學子石門山中作書義余勉其就
試乃云其可躋進美之心以詩
古樂府 金人捉猿圖爲甫同知
閒題 立冬雨偶成長歌

何子子寄長歌次韻 人日信鄉人營草堂因
和尚適寄杜拾遺作 草堂歌爲胡志同作
雲松巢爲志同賦 戴前齋牛欄爲宗勝題
陰何山歌 荊溪釣隱圖
題鄒氏壽母堂 嘉興朱元度於羅山結
題福田瓜所 題盧元度歸耕圖
山水圖爲淳安方先生題
卷五
詩五言律
對雨 宗御上人新住仙姑院
贈謝七請教則 六安朱朗寶號賀谷之

止其子信伯以賀谷圖求題
京城和蔡湖仲旅夕 八月十六夜天界寺分
韻得梅字 賦徐叔讓青石軒
京城除夜 題倪公望湖濱圖
題謝撫史草亭 和答圖溪陳逸士
詩五言排律
寄阮誠仲 普元禮御史過浙省都
事本段 與徐元明題驄馬圖
易子敬自建業還上高以詩留別
賦五首石魚 題黃孟節峽東草堂
贈李以洪節錄章 天寧寺和彭舜之韻

釋相庵住西華寺 送許祭酒存仁歸金華
贈宋元凱赴饒州同知 馮木言之嘉興倉官
淳安教官程詩 俞仲謙遷漬州同知
題栗安陳氏草藥堂 分宜李張文信赴京
豆腐 贈大方上人
題楊宏中藥室
詩七言律
題徐東黨草堂 和答李以洪
冰雪齋爲余用貞賦 東平總管孔昭乃父號
風瓢道人工染翰作 兵後迎歸埠父從于外稱
共室曰思舊爲其侄 蔡端仲元生請爲賦之

忠司經歷劉共之貢院賦詩和答　題天馬圖
次韻酬趙伯友　寄俞東安使君
題畫二首　挽龍爲劉[?]題
贈虛白道人
夏陂吳氏宅西曰鄰湖者其中多蓮昔爲亭臨之
曰益清黎小篆乃其字之[?]詩亭上吳君
友直能誦之因和其韻亭今無道傍存
送江省員外郎納文焕四川省理問
贈[?]伯[?]應試出山　題俞[?]樓[?]中[?]軒
題友叔用山中書樓　至[?]送[?]友叔德
[?]留別熊孟和　時[?]憲史之[?]

送洞陽楊鍊師東遊　送忍上人之廬山
題何谷王氏西齋　贈虎茂才歸池陽
送李儀伯御史之西臺　送李好古御史
鄱陽朱仲潛赴廣東　聽秋雨軒爲李叔芳賦
張元和學正歸上饒　初至錢塘
登吳山　小留康莊[?]家何[?]馬[?]
浙右得劉伯溫書併寄吳興溫國寶筆十枝以
其遠既一詩奉寄
太平觀靈樞堂有軒臨池扁曰山水間因訪胡[?]
師留宿賦之
送清江劉立愛赴桂陽學錄

至正庚寅歲分宜丞舒君仙翁後治章[?]南白
針[?]檢署題詩壁間向翁乙酉進士予故人也
歲丙申經過白針觀遺跡猶循故因續其韻
附賦同和　丁酉歲正月四日雪
寄黃將軍大章　次韻章淑德冬雪
出豫章城南寄友生李用疑兄弟
鳳洲上同劉仲脩到郡　仲脩宅春日分得留字
次韻送支[?]高歸西昌　社日
送上[?]易季文之洪都　和酬舒元珍
彭伯[?]新第　癸卯臘月雷
送本州判官[?]分宜　和酬王仲脩

仲[?]上仲[?]　夢中得詩覺而足之
贈[?]伯釣　餘干孫伯恭赴高苑
都下將歸宿石城門外和李仲淵知縣晚過上林
之作　次韻酬習君謙
山中秋夜　贈易自然鍊師
生日酬黎賢 二首　送穆德敬字企紹
前貢士練伯升新春貽新詩且云將去於龍虎山
之側卜居因和其韻以爲別 二首
將歸別淨慈禪師後　程仁安赴長州主簿
酬黃吾雲　傳元實選理故業
次韻酬黎以德　寄[?] 二首

何伯還見寄時詩和答　君謙遣其子湃來學因
寄詩和答　和謝節九成
再用韻謝明元　偶成
黃松立東遊贈別　趙伯友自豫章歸前上
有作因和其韻　游天界寺因秋遊懷古
天寧寺和符仲之　送祀楚才上人歸鄱陽
秋夜玩月和張安國　題黃興子氏梅花卦
吳僉憲文明之先君築室副於名曰秋堂追想詩
風烏城四韻　贈蜆子詩
觀大年蘇承旨遷還　金山寺僧吳中字徽璧
題張維遠閩雪閣　朱仲雅之兩浙憲察

武安州別駕稱江淮行省參政陸公之賢其見詩
典籤貝公望雲閣求題　大明將近天界寺習儀
正月四日恭覩龍飛　送崔知府之海南
和答姚都事彥丹　再用同韻答君寸
揭祇德通判和前韻　京城將歸錄別贈詩
二章舟中次韻　呉亭寄淡溪夷氏二首
舟泊章江寄仁以忠　舟中讀簡學所立
歸石門寄胡志同　觀前字韓昔作次韻二首
章孟忠見寄和答　為李訓導題松雲圖
贈西山僧　贈月師為肖說安慶
丙午歲刊登豫章　題赤水霞栖圖

贈史福州尹王義方　題湛溪黃氏引翠樓
赴名與王駕胡助教同舟至池口阻風
題武昌宰姚德芳琴鶴圖

詩七言排律

初冬對雨　送江西照磨考試湖廣
朱尚賓挽詩　天寧寺賦七言八韻
傳知事赴濟南幕　天界中秋分韻得河字

詩五言絶句

初夏十首　趙伯友同遊紫霄觀
為黃仲尹題梅四首　題湖石四首
題鷹四首　旅舍

詩七言絶句

龍翔贈縫人二首　贈采詩方道成
西湖歌五首　兒子嵊自維揚還二絶
釣臺三首　題清江傅氏西園二絶
蹋笛　食筍
足疾作　為王仲義題雪梅
清江道中二首　寄章齊高四首
山谷偶成　代贈李以洪歸四首
和何彥正春晴十一首　為魯所曜題白鹿仙圖
寄瑞州教授奇子玉二首　和趙伯友上巳四首
題龍頭　贈蕭克修二首

題東萌廬　題梅
熊自得畫雙松爲石潭周逸人題
病中 二首　爲彭舜之題蕙榜書堂
雲役　爲徐東皐題金川中所
畫清江隱君圖　題流岡大人入朝圖
京城樹南寓舍雨寒詠懷七首
京城元夕 二首　湖口鎮捜檢寄弁
過小湖泊長嶺　舟中望廬山 四首
泊五里　岑陽齋爲周仲謙題
詩六言
和天寧松室道人　爲黎崇曠題竹 二首

題梅 四首
樂府近體
晝夜樂　燭影搖紅
木蘭花慢　綺羅香
八聲甘州　阮郎歸
醉落魄　南歌子
憶秦娥　魚遊春水
謝池春　緱山月
玉蝴蝶　破陣子
人月圓　燕歸梁
雨霖鈴　金菊對芙蓉

玉蝴蝶　訴衷情
浪淘沙　採桑子
賀新郎　望江南
天仙子　蘇幕遮
永遇樂　浣溪沙
洞仙歌　木蘭花慢
真珠簾　折桂令
踏莎行　虞美人
謁金門　謁金門
臨江仙　菩薩蠻
金縷衣　八聲甘州

卷八
經
易經　易傳　圖書　先天　後天
書經　書傳　洪範
詩經　詩傳
春秋　春秋傳
周禮　儀禮　禮記　大戴禮
卷七
史一
史記　西漢書　三國志　隋史　唐書　五代史
資治通鑑　通鑑綱目　三皇五帝　堯　舜

三代 夏禹 商湯 周文王 武王 漢高
文景 武帝 宣帝 光武帝 明章 唐太宗
元宗 憲宗 七十二賢二十八將
卷八
史二
歷代國統歌 三皇五帝 三代 七國 漢
三國 晉五胡 南北朝 唐 五代 宋
元
卷九
策略一
聖學 王霸 禮制 郊祀 明堂 社稷

諸祭 廟制 時祭 禘祭 鹵簿 朝儀
先聖 養老 宗法 歷代樂 曆法
戶口 田制 賦稅 役法 勸農 水利
荒政 榷鹽 榷茶 榷酤 坑冶 錢幣
卷十
策略二
官制 宰相 臺諫 翰林 館閣 經筵
史館 國學 諫官 遣使 封建 監司
郡守 縣令 銓選 薦舉 貢舉 任子
俸祿 考課 學校 循吏 兵制 將帥
刑律 孔門 道學 荀揚王韓 太玄
淨虛 皇極經世
卷末
黎卓敍梁石門先生集後序
張鵬跋石門先生集
目錄畢

李先芳重訂石門集序

余少讀本朝集覽閲有梁孟敬不知何許人茂戊申徵役翰林聞石門先生其人也先生於元季隱石門山中註訓六經以授多士尤工詩宋古近各體不欲仕高帝即位詔修禮儀癸功仍乞歸江省三湘文學時與楚之間多名士皆其門人云間詢父老得有宦達者述嶺滿天德王道之要先生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余服佩久之皆予感為告師事七人先生我師也時雖役而教已至矣其與世而相感者與已令林克相精刻石門集辭文間雜不能續今稍更訂以表私淑之義云耳論世者終採之國史矣萬曆壬子暮春書於羅溪舟中

石光霽撰石門先生行狀

先生梁姓諱寅字孟敬洪之臨江人曾大父甫縣袁之分宜湖澤塞徙居之大父諱仕忠嘗文學善詞賦父諱顯孫皆隱耀弗仕先生生元之大德癸卯年幼而質素羸弱弗任耕事惟篤志欲富於文學然常時艱得書雖先生年十七教小學於里中始得四書書傳詩傳胡氏春秋傳以早夜誦讀而背白點之無師指授特究心力求淹該自得歲久聞吉水李氏藏欲從諭南為先生寄壹受春秋經求季與俱先生初心欣然及得春秋之文凡十部四十卷錄而觀之則喟然歎曰是何筌蹄之為也哉於是絕而求之益力且意科業不足恃尤好尚古

文辭嘗讀韓子文集或謂曰為文須師承乃可先生應之曰韓公文起八代之衰其師果誰耶歲癸亥先生厭居館思遊遐邇謁諸魁士聞前翰林應奉玉齋歐公以詞章翰墨著名江湖間遂具書長往見於豫章公甚愛重之留館下檢校羣書獲盡觀其古今書史雜與歷爽先生被徵北上道豫章訪玉齋因進見歎之甚至泰定甲子歲繼聞前國子博士儒學提舉揭曼碩公有應時聘老成乃提所作文字凡十篇借書以見公稱賞曰真儒蘇之才也為薦館於南昌之富家郭氏姜氏所貯書籍無不有之先生悉為點閱文學益為之進嘗與楊宗敬同登山並交一日會交士二六七輩同宗敬曰吾八七

謂古人不復見於今今見孟敬當於古人中求其比但
明道先生亦如是或曰言大過宗敬曰吾非以學問言
之也但以其從學與趣有過人者云耳已巳歲受陞
者衆黃其仲舍闕館先生於諸經用工益勤益篤崇
義之學文士熊朋孟和馳書於危太樸諸公聞爲稱崇
之壬申與友人鄒文若同就試文若登第先生以再第
衍道仍授徒讓庠而日與仲堅子白諸名士相往還論
詩論文未幾廣人廖氏卒歸奔喪以葬丁亥歲先生
以母老不就試開館於宗濂書院是秋前翰林編
脩吳當伯尚主文謹章門生推志中舉魁謝主司於滕
王閣吳公見其短小問爾何以能中高等爲爾師者誰

乎推志以先生姓字對吳公時未能知友人黃子中在
坐問何爲稱道先生之學問德業公曰佳士也不可以
不識遂造館請見及後清碧杜公至豫章見先生所題
詩曰儒士也然爲臨江人何以不識有來趣先生往見
者次日即杜公亦率其門人趙某至館謝造戊子歲行
省案閩雲君濟講至建康　予次年而學徒益增北
方學者尤多以科業中者亦[illegible]自是久留金陵一時交
遊皆知名士若晉仲李先生則師尊之陶公主教諸庠
則友交之適御史臺整飭學校郡博士羅舉以御史州
公幹李文甫之命請爲訓導其職雖久未始一登榜其
之門歲庚寅先生辭訓職而門人王宗一程玉成等

皆曲阜人其誼厚加禮請至曲阜開館先生辭以父
老必一歸省乃可期在次年而兵作遂不果於龍溪中
以儒爲資且善然以衆故持身也欲避天朝請一海
宇先散文教臨江守劉侯貞府至郡庠徵師子弟員路
月朝廷將新一代禮樂置天下頭儒爲考禮制各以薦
者六名聞於上諸有司禮遣赴京而江右三人先生與
同郡胡行簡傅州梁寅仲也至則先生分考郊廟禮皆
成上之賜以衣物洪武元年上登大寶凡考禮之士皆
授顯官以老辭還者七人賜白金爲路費先生其一也
三年詔以明經科取士江西省臣遣聘爲講主其文衡
自是前後考試江西者凡五舉所取皆佳士十年春石

門書舍成開講其間弟子爾衆多有造其者論士廖處
謙吳與賢吳復善吉之周從吉等皆其高弟子也又若
臨鄉劉仲脩翁兆吳友貞仲濟錢原淵同里吳丕泉傅
子亨孟東蒲江黎宗愷宗望元鄉劉州盧立魁等皆其
名家子也先生力學弗替經史子集罔不精究務以文
約爲古不諧於時故累舉弗捷然志日益確學日益堅
文章日益工著述日益盛所著有周易參考春秋考義
禮書纂義歷記輯略詩經演義周禮考註歷代史策要
論雜著則有論林者言輯類訓來者覽古集格物稽
春秋叢說詩文則有石門集其於二親殁之孝哀之其
葬祭皆如禮始娶劉氏再娶吳氏皆先卒子男二曰北

曰岐嶷官至吉田知縣以廉能著稱亦先卒女二次適
黎燦孫男二長曰輪嶷之子次曰珠岐之子輪今掌縣
訓導先生以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終葬於
本縣鄉舍孫將之原壽八十有七輪出先生自述行年
記將求文以誌其墓慶謹賜光為狀其行實故敘其梗
概如右託之立言君子以圖不朽焉洪武二十三年秋
九月上日國子博士鄱陽光肇敘

明史列傳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世業農家貧自力於學淹貫五經
百氏累舉不第遂棄去辟集慶路儒學訓導居二歲以
親老辭歸明年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太祖定四方徵
天下名儒修述禮樂寅就徵年六十餘矣時以禮律制
度分為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皆推服書成
賜金幣將授官以老病辭還結廬石門山四方士多從
學稱為梁五經又稱石門先生鄰邑子初入官詣寅請
教寅曰廉勤對哉官三字符也其人問天德王道之要
寅微笑曰子所問甚高遠吾所知者不傷財不害民王道
也其人退曰梁子所言平平耳後以不檢敗語人曰吾
不敢再見石門先生寅卒年八十七

鈔本石門集十五卷出吳仲修侍郎家前有嘉靖壬寅新喻知
縣李光彥序後有石山傳可考見其嘉靖本出也而或改其次第及
[illegible]
此刻本則當從之宮加十字補五言絕句一首此詩與刻本同而刻本
無者亦就傳刻時所增益耳已不可易詩詞與易於校一見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十一月初七日[illegible]傳增湘記
傳鈔此本失載[illegible]

新喻縣知縣崇安竪用其訂刊

記

河源記

古今河源之說異焉禹貢云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唐薛元鼎云得河源於崑崙蓋皆傳聞者山海經言崑崙之水赤黃黑青色以方異稱天子傳言陽紆之山河伯所居是惟河宗佛書言阿耨達山有大淵水即崑崙也其山名往往不同者或古今變易或番漢異稱不然記者之妄耳按潘侍讀昂霄河源志今朝之究河源蓋得之目覩非得之傳

聞者也大祖皇帝征西夏過沙陀至黃河九渡九渡者在崑崙西南憲宗命皇弟旭烈征西域凡六年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內矣至元庚辰世祖命臣都實往西域將城其地以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及還圖城郭位置以聞上悅以為吐蕃都元帥領工徒以往使其弟闊闊出馳奏大臣沮之次年還奏河源在吐蕃西鄙有泉百餘竇地方七八十里沮洳不勝人跡泉不可逼視登其旁嶺下視泉竇歷歷如列星然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者漢言星宿也腦兒者海也星宿海合流而東匯為二澤復分流始名黃河然猶清可涉河折為九即九渡也咫尺百里下復合流漸遠水益渾土人抱革囊騎過之其聚落之處多編木如舟以濟附以毛革中僅容二人又東則兩山峽束廣可一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崑崙腹頂皆雪盛夏不消河過其南距山麓僅五六十里又南為闊迭之衙其多番帳鎮以其崑崙之西人民以山居其南山峻狹行尾牛野馬狼豹羱羊之屬東則山谷峽隘地漸下岸多狹或狐可躍度河至貴德州始有官治曁設有至河州東北流經蘭州鳴沙州應吉里州流北東自星宿海至漢地河南北小水旁注者衆其山或土或石或林木鬱茂世言河九曲而彼地有按云泥出言葱嶺河至蘭州游木流流而出闐流今流水自南下非潘昂也土人言于闐葱嶺水下

流散之派積則其微流信然然其復出者莫知矣或又云黃河與大通又云崑崙去嵩高五萬里閬風元圃積瑤華蓋仙人所居皆妄也世多言河出崑崙者蓋自積石而上至之若源於是矣而不知星宿之源在崑崙之西北東流過山之南然後折而抵山之東北其遶山之三面如決然實非源於是山也然凡水者山之血脈也山高而廣則其水必衆而鉅崑崙至高廣者也而謂無一水源於其間邪其不言之者蓋欲破昔之謬著今之奇故界之爾延祐中闊闊出為翰林承旨潘侍讀與同僚故得其言如此余考其詳而信因述之以資多考云

醴溪記

睹溪在象山之陽十五里其南北皆連山水貫流其中北山之西曰堵山其次曰蕺峯又次曰紫芝峯其下爲雲峯寺正北有三峯森立尤奇秀其東曰伏羊嶺與將軍之祠在焉又東有岡廻抱曰鍾岡其南山之西曰石門兩峯對峙巨石如虎蹲其次曰大倉峯峯之半而下窈而若屏然于其盡處與鍾岡對中有川焉穴其下而出衍之若龍之爭珠者然名人名之曰□□而門之下爲松池泉出其間鑿如井者三四其味甘洌藏之以爲酤釀異於常因爲醲雖白髮而上顏赤然若稚蓋泉之尤美者也其下流爲溪瀦爲東陂溉田可五六十頃居溪之陽凡百餘家同爲吳姓者十之八九世耕

且學其淳質少貪慕故不從其業不輕去其鄉于家在蕺峯之陽於溪之上實大受源分宜之潮澤常面從於是里之編氓曰鼎故老相傳云里之田極膏腴歲常豐收故古以是名而其爲士者或名之曰吳溪予以溪之泉井如醴故又更名醴溪云嘗觀夫民歲仁而嚴義貧陰而抱陽其生一也而其水土之與則質性亦殊是以君子慎其習爲吾里之俗淳朴且多秀異之士固地氣然也彼居是里者安傷其子長淳其物去矜華之尚守勤儉之規導彼悖之性崇禮讓之風以是溪爲仁里而人皆有士行嚮不愧於習哉吾將見夫水之于俊爲多而地靈之所鍾未足也哉是可由人之保守不然之子弟使知有所本且有所勸是亦吾風俗之意哉

瓊華石記

瓊華石者石之潔白而奇異者也曾南吳君圭一寓於親名其室曰好古人或遺之以是石君珍而寘之室外則名瓊華云予暇日過之見是石巻然卓峙高僅咫尺爲石青而交映可愛君因取義之凡所其爲如元圖良玉溫潤自然其爲狀也出山嶺巖巒之崇標松之聲鏗然則又如天球之聲而清越殊於衆音也予因賀之曰昔人謂珠玉無足與而滿中原者以人好之也今是石也在其山於崖之凸出清水泉實其地脈生雲霧膠水潔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一旦出焉以爲君之玩然則

好賢而賢至常異是哉况君子比德於玉石玉類也雖之瓊華之名之狀之進德之道也名之曰瓊華則石而玉矣君之好賢之也亦宜矣哉異君喜曰斯不可不記於是爲記之且以得於好事者使知君之志亦從曰玩好而已也君方以傑仕而好學不倦工詩行尤善分隸楷侍講爲作篆書有好古齋銘虞侍書作也

三秀亭記

神仙之流貴於保形鍊氣凝精發神故所棲必山澤之地水木之間軍禮蓬宇庵亭閣館而爲異之氣鍾爲珍木奇草或稱有琅玕之樹金莖之華丹木之實五色之芝蕊亦神仙之所以取其□之賦其觀於其奇焦與人

觀有堂曰希叟堂之後可百步有亭曰三秀三秀者靈
芝之異稱也相傳云昔有芝生於是故以名亭也亭燬
於朱季而頹名人之記咸猶在至正七年鍊師薛若
從始重構之亭之四面爲池而跨池爲梁浮波之桑拂
風之檜與人狎近池之外則環竹連延鉅木交柯陰雲
凿生寒氣寥倏遥之所望則東有巨壑西有付峯而其
後爲白鶴之溪清流澄澈泉脉互出如登閬風懸元圃
而與神人者游也亭之中不蓄異玩而張以圖書次以
載籍師或逍遥來遊與群弟子上論開闢下及萬象客
至具觴豢從容懽洽弟子陳知常善鼓琴或命之
爲蓬萊之音時時更唱迭和賦五七言詩然亦非人間

語也知常既爲道師史子威求余篆書之額復因其宗兄
時舉屬予記之予謂天地之間凡有形者必歸於無夫
三秀者神異之產也故仙者好之或采爲或茹焉或歌
焉然登斯亭者其赤如珊瑚白如瓊肪黑如澤漆
青如翠羽黄如紫金果在乎無也是其名空託之亭而
終久也雖然芝一年而久也而特名以久名不可久也而
特以久而言也果可以久乎其所以久者先天地而
無始後天地而無終非形也而不雜於形也非言也而
不外於言也故追躍之而至者不得而見矣而因亭以
久者其不在於人也夫亦以是求之鍊師因以爲亭之
之記

思齊齋記

友人王仲義名其讀書之室曰思齊而訪余郡城之寓
求所其義余因語之曰子之思齊於賢兼聽之心也取
友之道也自□之方也然賢豈一端乎士之工文辭者
何必雕琢爲文乎所以成乎一藝斯賢矣然可以昭其
辭未足以實其身也豈於是是而已乎有孝弟篤於學
篤實人之所未究知人之所未知斯賢矣然以博其識
未足以成其行也豈齊於是而已乎爲一鄉之善士矜
其小廉拘其小節瑕於足以自守斯賢矣然可以
矜其身未能以見其道也豈齊於是而已乎若夫君子
者其德非一德其行非一能處則蘊諸身出則濟天下

[illegible]也吾之齊於是足矣然猶曰未也既
[illegible]古之賢可也孟子曰尚論古之人用
[illegible]學顏子之學能如是可以無愧於賢
[illegible]然將齊乎賢尤重於思師
[illegible]之友而思親之古之人而思效之朝思於是夕
[illegible]是人之善即吾之善也斯能辨之矣師也而恥吏
[illegible]也而恥親近古之人而[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斯不思之甚
人之而非吾之善也其焉能齊之也哉仲義曰善請書
以爲齋之記仲義名友仁居清江之南鄙與余爲姻
前十年明程朱氏易兼工於詩文爲人端恪不惑於世
而不急於進取余以爲可與其學者故爲之書

貞固軒記

傅氏世居官溪之陽族殆多十室此亡趙出昔曰元賓元賓之避地而歸也闢荊榛蓬蒿之中構小室六楹扁其西客會因前鄉植梅二株于窗其下鉏延而賓娛遊焉名其室曰貞固且告之曰貞者其正固者其堅固德之終於以起元天界於人在物亦然於人之德而梅有之當大風雷凌霜冰雪凝冱卉木萎其條凌霜其質而梅於是將敷然振衿時然玉潔冰潔烈烈芬芬蕊蕊然與為信竹與柏列貞固之性與並之哉人之性至純也至粹也發於物而或反悔於物以裝之全其天而人自雕之也故其器於木石若世紛也苛於風霜者愛患也果人之虽

無愧於所得而於所畏窮明而貞執執而固君子者內志勇移外毅與人處險以克處困以樂既貞既固惟全維石曰梅之質以堯謂人而不物之若耶嗟夫元賓場之哉人之所立者貞也而天不其冬人之所處者險也而君不改其形其節為何如邪小人也而君子不易其行元賓與也軒之中之賦宋公是師示傅貞固哉不拜賢哉元賓於予為姻屬且少從予學為詩歌無撰說而元賓聖梅是軒之名亦所以著其好也

寶藝齋記

世傳元圃之玉麗水之金南海之珠明月夜光致之雖而見之罕者是皆寶也至於五禮六樂五射六御六書九數下逮醫卜之習伎能之工則皆藝也然人之好尚或有所兼也故寶之蓄也為富而藝之博也多賢士生於斯思以進其智識而歸於凡有則藝者至理之寓也故寧舍彼而取此焉是則寶之尤貴而大者也予之友生今業北宅吳良予志於斯文者一室而藏修其中予為名之曰寶藝欲其賢夫士之貴而不徒貴夫衆人之貴也其居於是室也晤然以堂湛然以篤方之華軒廣廈也綱果甫樂金玉百玩錯陳樂以養謳歌以鄭衛彼固足崇矣而吾反觀之則聖言賢謨也道義矢藏也其行金璧也詞章絲竹也吾朝而書心夕而凝神左

圖右書前後規日與寶接心與藝融吾心之樂果何待於外物之樂也況世之貴者人得而與則亦得而奪吾以吾寶賢吾之性性具乎心行成於身孰得而奪之乎所寶若是雖窮達之寄五常之具吾不以易矣予亮從予受書較富不用之時而勞心得用之學是其習於藝尤為知其本者予故為之記俾與之上階廣乎其有徵焉

恕齋記

高君如心名其講肄之室曰恕齋而以書屬予記之予為之論其世叙其善然後明恕之義焉論其世者何也嘗聞諸故老高氏之族世居□□而與黃氏聯姻黃之□

日鶴山族蕃以著孫學而仕代有其人商氏雖[illegible]
作然亦多業於儒而不愧其先斯爲可稱矣其所謂[illegible]
者何也今之人嘗夬[illegible]之世悉其心而恥焉者衆矣
而能於其君者豈不難乎君之門於微隱者衆矣而能
治其庭除潔其與宇不尤難乎能治其居者亦有矣而
能以仁義爲文緒以禮法爲準繩若商君之名其室者
不亦難乎斯又其可尚者也名之以恕者何也夫忠爲
體而恕爲用恕也者[illegible]心之謂也以己及物爲仁而推己
及物爲恕恕也者仁之方也用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
之心如己之心斯得矣恕之道既得則近而家族遠
而四海六合[illegible]之度内蓋吾聖人以爲終身可行者

宜也噫夫商君之爲心又非徒徹乎一己而耀乎一時
也者[illegible]使其家之子若孫居是室之中而皆能務古人
之學爲君子之行則所以扶商氏之宗者其在茲乎其
在茲乎請以是書之楣間以爲進修之勸

凝室記

余爲草堂於石門之下萊峯之陽其中室窅而虛明
日安坐於是以觀萬物之理以稽千載之故爰是室之
能佚余而不受夫世好之汨也因字之曰凝室或想而
笑之以爲怪則從而析之曰凝之言定也聚也成也在
古有訓曰凝於道德之修也曰凝於神志之凱也觀是
至之前乎於鴻濛而成於[illegible]者山之凝也疏於川瀆

而瀦爲陂池者水之凝也雨露以前之風霜以堅之草
木之凝也發舒以濡之[illegible]以給之禽鳥之凝也嘗舒
暢之時則郁光華而[illegible]綺麗陽暉之凝也吾顧惟乎
吾室[illegible]而[illegible]作[illegible]其[illegible]以叙而其中澄然
以寧[illegible]世之得者失也榮者辱也所若改也敬者昵也
[illegible]者[illegible]也抗者挫也與乎勿以滓吾之虛靈吾以事吾天
[illegible]宮故職有爲[illegible]存[illegible]邪退[illegible]默[illegible]之[illegible]
之[illegible]老而休者逍遙[illegible]然不如小見於市井之紛華[illegible]
廷之期會恬然而莫知也斯非所以凝其志而遠其累
者乎或曰凝子之志其槁木矣其石人矣夫曰動非
無靜[illegible]靜爲動本靜非無動動爲靜應子[illegible]子曰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吾之凝其主乎靜焉爾而何其能
不動也哉余既以是記之楣間將求書其額於劉君仲
[illegible]學也亦以爲凝也故又錄以告之

[illegible]琴記

[illegible]氏[illegible]書古琴三一曰玲瓏一曰廣寒秋而其
[illegible]者乃其最所珍愛者也[illegible]之以氏新昌胡君
[illegible]者也[illegible]子若也[illegible]壯時久[illegible]留藏部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公朝從用爲[illegible]大使[illegible]於數
[illegible]可琴詩[illegible]以[illegible]上[illegible]晉及[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泉之[illegible]德[illegible]余比[illegible]
[illegible]出[illegible]其三琴[illegible]余[illegible]之操余[illegible]不[illegible]

聆音節雅之洋洋然知其發之之清妙而其寓之之與於今
人也余嘗謂琴之見重於君子者非徒以其舒緩而已
也蓋琴與瑟配與於衆樂而列之堂上其音平和而非
怨忽也其調雅淡而非繁促也其曲皆可平聖賢以之
宜心暢情而非荒嬉邪僻之辭也故善琴者必其人之
心體廣大志慮沖澹翛然於塵滓之外超然於勢利之
表故其本之於心發之於指致非大音之妙也舜之解
愠阜財文王之拘幽如吏仲尼之樂天知命皆藉是物
以陶其發想而已爾余在京師嘗與之遊翰林之孫彥柏
日吾大父有松雪之號者蓋其所珍之琴曰松雪故以
名齋也今德章愛是琴亦將繕其為亭於其堂之後而

日鼓琴其中於以養心於以娛身若然非唯曰彰舅氏
之賜也蓋心得其發則衆化不萌萬物不干欲為賢人
君子此其一助也因為之歌曰寒泉兮冷冷韶濩之遺
兮淵谷之聲寒泉兮瑟瑟以濯吾心兮以滌吾塵山中
朝夕兮唯泉之聞手揮七絃兮目睇白雲心悠然兮寥
所觀空桑奏兮邈思乎古人太古之所謂琴曲者亦莫
非因之所觸心之所感形之辭而著之音也德章於為
學之暇靜處之時心如泉澄慮若冰釋必有以復見文
王尼父者蓋於是而得之

三友堂記

人生於天地之間其傑然者為智為賢特然者為明
為愚彼草木者或雜生焉皆愚之類也或獨異焉則賢
之倫也人之賢者則謂之君子孰不願與之友哉物之
異者如松竹梅是亦物中之君子也凡君子者其願友
之亦宜矣余之執友蕭君德章以三友名其堂蓋有志
於君子之道者乎夫松之所貴者其赤心内堅而能文
外見根貫乎泉石之間枝疏乎雲霄之上則宜友之也
竹之可尚者疎能招乎風月直可達乎塵紘肉虛而節
自著外勁而幹不撓是亦可友也至於梅則華足以傲
霜雪實有以超烟雨色不為妖冶之態味不徇世俗之
好若是者又獨不可友之乎然取友者必擇夫善人善
人者彼雖不吾友而吾則願友之故三友者非好生於

庭階軒牖之側也而人必移植於斯以見其樂於友之
也朝而翫焉夕而對焉覽其苞而體適焉聞其馨而心
曠焉目與物相遇心與境相交而清潔之資挺持之操
自與之似矣抑觀之聖人之言曰友直友諒友多聞人
所友如是則彼之直可以正吾之失也彼之諒可以資
吾之誠也彼之多聞可以迪吾之智也因物之三友而
友乎人之三友斯所以為君子乎蕭氏世為閩家德章
之祖曰宇春先生能以禮飭躬以善啓後至正間余嘗
假館其門而德章受業焉其為學務於本實而兼通衆
藝今有取於三友則其親賢之心因以見矣余以為斯
堂之新搆而名之既揭不可以無述故為之記云

汾溪堂記

汾溪在新喻縣北二十里其水出於分宜北鄙之□塘逆至汾溪則山峻而奇秀水深而澄澈其西北僅半里爲古縣治郡縣之志具載之區域其址猶存孔子廟基仍在老樹森然[illegible]君煥章居汾溪之東[illegible]其先世以文學相繼君[illegible]承母訓長而斐然爲士林之儁能經亂離不失所守而尤善治生蓋山川清淑之氣鍾之於人世有古今之殊而人無先後之異也古城之側爲廢陂水歲久湮圮君以己田貿人之田改而築之溉田二十餘頃仍故名曰城陂君之居則後枕崇岡前對巨港環木環立修竹連蔭據高瞰深三時勸農眺耘刈樓可觀

可望鄰氏獲木利其皆勝皆植君之力爲多而君之於暇日携賓友老道逍遥遊玩入室則訓誨其子以畢業於凡世好玩之物無一累之深散風塵之[illegible]務漠然無以擾其懷君之長子從余學一日請曰吾父之營堂宇也既[illegible]皆周書之言弗棄基秦風之言[illegible]庭內則吾爲子之責也願記斯堂以明揚德之心以表耕學之志余既嘉君之好尚雅道而又能此三子以學於是作汾溪堂記且賦四詩以見地之因人而勝也君明居性冲素自號曰汾溪散人長子瑚字頤仁次子璉字居仁幼子珂字處仁

叢桂軒記

徐氏世爲臨江著姓其若叢桂坊則尤其著者也徐君東野慨其故居之廢結亭爲堂取坊之名以名其軒郡人梁寅爲之記曰叢桂徐氏號鄉之文學家而其顯者莫與於西園先生在宋紹興中西園之兄首擢進士第至淳熙中西園又與長子同升開禧之初其次子又登第前後之擧姓名相望甲乙之第以幼而列時以爲難而後世之爲叢桂之名坊者以是也西園雖爲名進士而恒講肄其祖之業號林園之也[illegible]於[illegible]進惟其孫斯之納於己是以[illegible]之行於後世之叢桂宜其擢根之固而[illegible]之氣也[illegible]之曾孫也而能念舊樹之功[illegible]之不[illegible]當世[illegible]殊不以紛華爲心

而以詩書爲業訓飭其子孫於一門之內自爲師友亦猶夫前人比之叢桂又宜其植之稠密而蕃之不衰也[illegible]之以設十歲種之以木百歲種之以德君之家繇叢桂以來二百餘歲矣而繼繼承承代有其人保其宅址[illegible]其田[illegible]皆也則繇是而續其遺[illegible]紹其清風又豈不如昔也哉君之子若孫因宜思夫昔之人時雖殊也而此德不殊世雖易也而此心不易昔之祿因可期之也况叢桂之植而期之十歲之後豈不尤易哉以坊之名而名軒吾知君之望於後人者意至切也西園諱得之其兄諱華其二子曰約[illegible]

冲和堂記

世之學仙者可以必於其成乎吾不得而知之也若夫有山澤之閒獨其樂欲養其正性而能却老延年者則信可以致之矣故廣成子居崆峒山而千二百年其後如葛洪之棲羅浮山至八十一歲陶弘景棲句曲山而八十五歲孫思邈老太白山而百餘歲此其人皆能離淵濁遺形骸然欲而養性是以至於永年也嗟乎廣成遠矣而若後之三子者獨不可彷彿乎客有為寶言陶士隱劍雲外之勤於道者蓋亦與人兆其言曰二君所棲之山曰龍仙其觀曰翔雲滄水之旁一勝地也觀之刻錄於許旌陽其為堂者三冲和其一也二君重搆之矣

後而仍名冲和者蓋因之所[illegible]得心之所思而道以歸於也寅曰自老子言冲氣以為和而後之言道者宗焉因是道之要也夫中氣者則天地之氣而吾之身具焉吾之身有[illegible]而統之者吾之心者又身之主也心得其養則身之陰陽合而和而性之天者全矣心否何而參乎[illegible]於欲我天退退不貴多知去其規規形化之門為天地根綿綿若存吾為嬰兒泊兮漂兮寂兮若遺是以冲和內積而發為華滋兮君之能若是也吾知其可以却老可以延年可以為人中之仙其於稚川弘景思邈豈異道也哉於是為之歌曰聯龍仙兮峨峨屹堂宇兮山阿彼其人兮抱冲和客續歌之曰抱中和兮[illegible]詩曰御[illegible]皆兮閬三光去雲遊兮登斯堂斯為丹[illegible]兮誠不死之福鄉歌竟因書遺二君以為堂之記

尚志齋記

會稽東府之名郡也昔之賢士披尚世之志而棲遲於其地其見之史傳益多矣王右軍[illegible]嵊縣之東林也樂其山水之勝而慕夫昔賢之風年踰五十不樂於仕皆論其著文以自娛因取名其燕居之室曰尚志其視世之從援者異矣夫孟氏之教人必曰士尚志士之上為公卿大夫而未得為之也然非不欲為也時不我與也不[illegible]而進不[illegible]乎時者為食祿者也需時而進者為行江者也士之下為農工商賈而吾有不屑為也然非以

之為農也既務乎大則必忽其小所務之大者尚乎義者也其務於小者役乎利者也故賢者之居其鄉也不務於利而不為於鄙陋今人之與居而古人以為徒此其士之志為何如哉今公玉處閑靜之鄉遠紛華之境或[illegible]心[illegible]升高望遠仰禹之德遐乎其不可及矣何況之嗣其遐跡無復見者矣自漢以來諸稱是尚者孰能與於有志於斯世而能需時以出者謝安其人也當其居東山也登臨朝夕放曠林壑若忘世者及其出而為相也如大廈之將傾梁棟之倒柱而江左賴之以安若然則公玉之居於東林也處足以求志出足以行其道[illegible]而不可[illegible]今天子方廣延文學以望治也[illegible]

而曲臺之議實亦半與田從與公同處者數月及將
歸也因其名齋之意而爲之記且以□無除於處無□
於出處以昇君子之道而聚士友之趣也

梓宇記

夫梓之爲材至美也而人之所以貴者有假焉故昔之爲
器者或貺以樹杞或紵之琴瑟大則任棟梁小則中琴
瑟其爲材可貴也而不□□也其爲用可重也而不可
輕也某與張君期有以梓宇名其室其人中之梓乎
然則其材之可貴而用之可重也□□與問其所以名
則曰吾鄉在淸潭之濱先世所從□而吾居近陸宅於
之祠先人之廬宇存焉堂之前有拒梓一其上枝干雲

旁蔭□宇几席夏爽冬暖吾愛吾梓之獨立而其
蔭故以名吾宇始者吾好也實因屋之以昔費嘉樹之
封殖存乎其人也今二十年之間士大夫能不去其鄉
者有幾乎蓋十之一二而已矣能保其居有封殖其喬
樹者有幾乎蓋數十之一二而已矣能世其業培其學
以翹出於士林者有幾乎蓋百之一二而已矣君之身
爾不犂於是可知也以君之才而比於梓焉其必爲棟
梁以成布政之宮神明之視非琴瑟鍾磬也又必
爲琴瑟以奏咸池之音□門之□非□□與□□者也
君於是謝曰咸子之頌規吾當自勵以無負吾梓無忘
之宇□□以勵然今天子□卿大夫以□□□
同受詔稽古定文凡數月之間同進同拔行則比肩坐
則聯席尤相好也故稱其才德而記其梓宇如是云

華川書舍記

君子以無累之心處有爲之地既非發之於素者而吾
於華川書舍見之焉華川者在婺之義烏縣西□而之
溪湖自世嘗以華川名其縣其爲源濬發而流澤演迤
瀦爲二□□□□秀以山林帶以原隰爲英爲靈若
其若□而下□□□川之上□子克氏而川之名益著
矣□□宅□之倉于自先生存守其爲學爲文已發出
人上其□於是川也□屏去外好傲與龍□□經擬史
者□之□□十數萬言若將忘世者雖其往遊之遠未

家之□□□心未嘗不在於川之上也君近縣起居注
出□□□□□而實以出從布衣與君同□徵詔當
□下及□□逆旅□日吾華川之舍子其可無記也乎
寅聞昔君之舍於是其戶庭之幽藏修之願文行之益
將培之根固有以增夫川之華者矣而山川之奇因於
闢闢之初世之積爲邐迤之積爲會會之積爲元悠悠
綿綿無間無終吾不知山川者亦有遷易乎否也錄君
之前居是川者其有如君者乎不得而知之也繼吾之
後居是川者其又有如君者乎亦不得而知之也前之
無其人而由君以始後之有其人而亦由君以始則川
日有賴於君也君之出爲時用有□□之心無限遊□

失固錄其發之有素者能之矣它日式蔽廬而歸居乎
昔之舍讀乎田之中日與田野之民優游嬉怡以永其
世明之澤而使里中之弟子出入有師勤勤有則則
凡用者其所發之內得於上也其為善之名詎有涯乎
從賓雖未詳君之今而君之心則固知之矣故存以觀
之又從而題之

商卣記

張氏君實所藏商卣一卣者尊之異名也凡尊彝為上罍
為下而卣為中其容可五升宗廟以享祀賓客貴重之
而異其用也今定以為商器者器其制辨其文觀其色
而已按博古圖累冊所載商卣變龍卣三其二有蓋有提

梁其一提梁蓋與器形如瓠然今張氏卣正與瓠形
者同非商之制與又其文皆雷狀中為饕餮而饕餮
獸也而食者象爲文以是者懲之也爲雷者古之器多
雲雷蟲變化而雷震動也其銘二字一字省人形似爲
子字一字九有古篆識也按商器銘子孫字多為人形
而手或持戈戟刀匕之類辨者曰商子姓故多子字且
子孫者傳之於子孫也又商之世質故銘簡周之文故
銘備今銘止二字則商之銘也辨者又曰凡器年既久
者色蔽晦如碧玉斑斑然如朱砂翡翠今卣亦然為商
器益明矣夫自商至今三千餘年矣而其器猶存可貴
哉凡器形也大而天地日月皆形也則亦器也而其可

乃且乎古今雖不能不毀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後
而器之久者豈能過之也賈子賦曰天地為鑪造化為
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今卣之制人也非造化也銷之
者火也非陰陽也金三品之下也非萬物也而其久於
世也能與天地日月同歷幾千萬載是孰期何哉其始
神工製之而神物又從而護之耶抑啓人之壽天其數
然耶是未可知也張氏世文雅君實之先君贈秘書典
籍號石坡先生蓄古器物圖書甚富而君之兄弟尤篤
好於是乃出是卣則以為尤異者也至正己丑歲其仲
兄君濟館余以訓諸子因與是卣而為之記嗟夫器之
可珍者或藏於山或埋於澗或雜出民間而觀之猶疣
節是因多矣今是器也獨見珍於好古者之家焉余亦
得以文辭記之為不朽余又因以幸是器之遇也

讀易齋記

余在京師與彭君德教論易必怡然相得於紛華之地
而有閒靜之樂在羈旅之中而無鬱悒之思寧不有藉
於是哉及余將歸乃請曰易吾之素好者也吾居東平
者以是經試有司幸而獲選矣不敢少怠及寓吳興嘗
名其藏修之室曰讀易今雖明中士之職於有道之朝
然尤朝夕吾伊其間以竟古業子盍為記其室焉於是
為之論曰夫易者陰陽之變化易而道寓焉者也造化也
得之也人心也焉往而非易哉在於造化為圖為之

故爲象形爲男女皆陰陽之道也在於卦爻周流六虛
其二五同功爲剛柔相雜爲吉凶悔吝亦陰陽之道也
求之於人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靜極而動惡極而善
是亦陰陽之道也君子者知造化之事皆在於易故觀
象玩辭觀變玩占以此而洗心以此而致用則萬化由
我出而萬事由我立矣今稱君以富强之年當從政之
日而能潛心於是所謂學優而仕仕優而學道固當矣
故以之居家則或盤桓居貞或履道坦坦或舍車而徒
或不出戶庭其處也無非易之用也以之居官則或從
王事而有終或蹇蹇而匪躬之故或勞謙而民服或以
孚惠而益下其出也亦無非易之用也若乃王弼何晏

之流亦自謂善於易者也而其爲言也皆荒虛誕幻偏
陂詭道以逍遙爲高以放曠爲賢不知撿其躬不能措
之政而易之道乖矣君深然余言而書其語歸而揭之
壁間日覽以接乎目而徵乎心也於是述以之

退默齋記

會稽趙君元卑名其書室曰退默梁寅問之曰是之名
何居豈古之人有嘗兼取之者耶君曰無也吾常病夫
人之勇於進而亟於退尚於佞而恥於默故以是二者
爲吾之戒焉亦以自儆焉爾寅曰夫以退爲進者廉士
也以默爲賢者古人也然君子之於行止其猶地之水
[illegible]往也其過坎而止[illegible]一發[illegible]

之駛雖大爲之防莫之禦也及其止而爲渾爲淵則必
盈而後行有不盈焉雖決之使行亦徒勞而已矣若夫
或言或默則又猶天之風言乎風之當鳴而鳴當寂而
寂言之宜發而發宜緘而緘二者或交助或互見而物
以生焉故君子之退也默也非膠柱而調瑟者也亦順
夫時而已君嘗再貢於春官兩任乎文學固毖於世用
矣況聖君在上復古始之俗興文明之治方自今始凡
爲志士者固當乘風雲依日月陳大議於巖廊之上進
讜言於丹扆之前而奚必於退奚貴於默然猶思退與
默者豈非知夫時者乎在易之需其需於郊則無咎需
於沙則有言此退與默之所以可尚也君之先本宋宗

室後見[illegible]以明經仕行而科名先後嗣見今之世
有祿爵者仲叔雅而寅以山巖衰老幸附其末君常稱
卑野之文[illegible]記之荃者摘之以資苦諸之亂世何有好
之者亦不出於敬愛之意也乃延君之號題作退默齋記

凝靜精微齋記

易稱四聖人之下其論者精及於無形粗至於有象清
其質渾乎其遜而一言以盡之曰凝靜精微易教也
後世之論未有以非之者也其爲凝靜者何夫象也
[illegible]人以意也而未形於言辭也者制人以言也而未
[illegible]於形[illegible]用[illegible]者也其[illegible]
[illegible]

即物而不外乎事物也微也者無朕無兆無形無聲昭
昭乎日用之間寔寓乎至微之表於斯之極而見大妙
之至者也其以之名齋者何齋也者端莊中正之謂也
而室因以稱焉處乎一室而端莊中正以齊其外以
其中則易在我矣此自微之著也是齋者孰名之賢良
文學謝君名之也君深嗜夫易曰屏其家累而約其七
情不規規於名不縈縈乎利其進其退其動其靜咸求
合於易之道而已其所樂者易也所不同乎世者亦何也
學易者人之所同也雖乎能古超乎象數者之所爲也
故以之爲名暇以之存心易一造化也心亦一造化也
猗嗟夫君聰然一室窅然以居超乎之一齋然之一乾前

於太素合乎太虛游神之遠守微之宅又□知其有餘哉
君名某字□功家越之上虞其學其文俱殊於人而又
發其本名如是是宜自樹於世者

青陽歸隱圖記

故君蓮司家於蕭然縣之界青陽山之旁當承平時其
伯父及先君以貴富文雅著稱其所居亭館之美花高
跨溪林亭石之勝潤園之盛而一時才名之士或經其鄉
則必造其門觀遊之憩宴飲之樂必留連意惬而後去
兵興以來巨室俱毀□□□□□□巢鎮之者乎民生之
不遂有甚於之家我隨二三□以□衣前軍之罷役至閭下
人人□以甚□□之□□□□□□居則向陽隱者□以□□□

且爲青陽之圖且屬寅記其左披圖是山在其居之西
而可五里而近然其中者曰青陽道院君之伯父玉谿
翁之所作也道院之左曰岩文廸之墓文廸唐末葬所
植蒼松之翁子爲旅且相墳故率而葬於是也其右曰
翼然亭以兩山之爽氣爲可挹也西爽之西曰嶄巖亭
其前有豐石如門如亭峙乎石之上者也二亭之後其
亭曰白雲窩盡周阿皆石而其巾寬平可坐者也右曰
鴻濛與取杉之於崖者以爲亭之材而又纔以杉之皮
蓋唯樸之尚而同於古初者也又其後曰碧雲壇於是
而尚參也由之北爲道之中三石參立名之曰小蓬
萊取其象也是山舊名觀塢而易之曰青陽本之道家

青□山人治其東方之象乃可仙也由周廻十餘里其西
而北□□水縈之□□抉葬家以爲有朝揖之象焉則宜
其地之爲□也宜□□世之人莫不有所嗜其嗜之在是
則樂之在是也凡以貴以富以饗以文詞以聲伎以
遊畋無非樂也而一或失焉則憂且戚其甚者至於夢
寢而或傷其生嗚呼斯皆徇外之勞也唯君子之樂則安於
命適於義故無入而不自得雖顛沛之甚憂患之久而
樂固自若也故君之客於京師也其於山樓之樂不可
得矣而處其中則怡然以安觀其外則藹然以和與君
昔無異焉夫所謂無入而不自得君蓋庶幾乎君之
傳語而□老是山吾知其後之樂又有踰於前之樂也

奇矣昔之家凡亭館之美與公才士形之文辭者多矣
而今皆泯焉況又託之畫圖而又有後來之記述安[illegible]
其不同於泯者也是可感也雖然君之知寅也久則固
不可以無述此記之所以作也

嚴氏故居記

世之爲若翁者孰不欲傳之子孫甚然或厄而燬焉者
人也或不能有而歸之它姓者[illegible]也而臨川嚴氏之居
獨能以久存蓋有非適然者[illegible]氏之先有爲臨川刺
史者因家郡城之東其所構[illegible]子孫世居之刺史而
下爲進士者人人有[illegible]陸子靜先生朱先生
皆與[illegible]其家故其堂揭之曰朱陸講道之堂名人
文辭之稱美者錄是累累近年[illegible]吳先生澄學士[illegible]
尤其著者也歲壬辰兵起而嚴氏[illegible]堂獨巋然自[illegible]
至是蓋六百餘歲矣余以[illegible]京師而嚴[illegible]
文方以賢良徵乃獲定交焉[illegible]仲曰楚文世家
之賢者也其居之歷久而賢之可稱吾既序其實于[illegible]
記其槩余謂嚴氏之居豈誠有[illegible]而有金石之[illegible]
哉殆亦人之積善而天之所佑者也然有泯者[illegible]
泯者道也嚴氏之子孫保前人之居志朱陸之道[illegible]
學雖殊而凝道惟一其方之五畝之宅不尤可貴與[illegible]
事故謂仲然余[illegible]之以道述文且曰講昔賢之道
[illegible]

乾塢臨汀梁寅記

盧臨安山居記

故臨安縣令盧侯既致仕居姑蘇吳縣其既歲積情於
山水娛志於文翰爲安樂之窩蓋十有七年年八十七
卿乎吾鄉之爲師而[illegible]姑蘇者曰何澄吳敬以書遺故
里而請曰盧侯之子守仁願予之文而悅焉求記其山
居欲以彰先德余親守仁所述[illegible]餘言知臨安之仕比
以道而守仁之於孝[illegible]矣是固宜記之其曰山居者
在吳縣靈巖鄉里曰橫山村曰陳灣二面皆青岡而東
瞰石湖湖所受水謂之越來溪其南爲具區岸柳汀蒲
翠色[illegible]映商舟[illegible]往來紛若近上方之浮圖有瑞雲
之閣名[illegible]當三[illegible]之下而前臨於湖聚書
千[illegible]曰仁智中庭對植
盆[illegible]數株[illegible]坐閣爲史志
倦[illegible]則命觴其[illegible]情洽[illegible]巾鹿裘逍遙里
巷[illegible]與極方[illegible]其[illegible]世好慈若其心思
蹤[illegible]瑯琊侯之初仕也當元世祖季年以文官
中年[illegible]九而[illegible]見世祖上[illegible]八
[illegible]文正公於[illegible]州官人[illegible]
[illegible]州判官[illegible]以杭州臨安縣令致仕階承務[illegible]
以官高年例賜金綬者再侯名廷瑞字[illegible]其葬也[illegible]
[illegible]侍御史鄱陽周伯琦[illegible]其平生[illegible]官[illegible]

立心誠而恕於兄弟友於朋族誼往待交友以信
賢俊以恩謂其大而不可槩見也予因人守仁長孫卜
有六人守仁字彥夫以桀文之後雖力耕與學弗廢蓋
[illegible]其修身之效亦可見云

傅氏家藏硯記

洪武二年秋余與傅君拱辰同考江右試拱辰出其家
藏之硯曰是硯吾先人部業時所用也迨余試藩省及
禮部試廷試皆用之今幸硯之存而先所付且將以遺
後之人其為我記之余曰世之人多藏金玉以遺後者
物有之矣然或不能謂以善則金玉其金玉貝之守亦
知有之矣若之先君乎獨能謂子以明經飾行以至為

名進士故是硯者常器也方之寶中銅雀之瓦端溪龍
尾之石未有以過之者也而父傳之子歷七十載備珍
而用之則由是而子傳之孫孫又傳之子斷斷其能守
也可知矣方之世人寶金玉者不遠勝之乎拱辰少刻
勵於學問善必為及登第居官廉能有蹈兵興遁跡田
野穀苦涉歷當用是硯而不易其操育父之享州終養
而是硯[illegible]一出之感父手[illegible]必[illegible]然[illegible]硯者
貴之遺[illegible]有[illegible]於用者也[illegible]以硯付後之人後之
人為之必[illegible]以[illegible]讀其傳是硯於無窮其守於後
人有[illegible]哉[illegible]人不易物[illegible]物是君之[illegible]也君
名[illegible]試江西是年[illegible]林[illegible]公[illegible]以[illegible]大

[illegible]以[illegible]本[illegible]之意云

艾氏山堂記

世之居山者嘗不自知山之樂譬之禽之翔於雲不知
雲之高魚之泳於淵不知淵之深彼與人者厭乎塵囂
[illegible]乎丘壑始知禽之高翔魚之深泳而君子者其遊
倦有道又與乎衆人故其居雖遠於山而其心未嘗不
在於山是則真知山之樂者惟君子為然也河南艾君
若[illegible]明[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之早而又器乎巧宦
也故當[illegible]海濤[illegible]退而避處於金川之野且名
其[illegible]山堂其[illegible]之[illegible]與於人黃昔君之族自
以巴[illegible]録[illegible]於[illegible]之秩[illegible]匪躬之節應務
有門[illegible]

處其神[illegible]發[illegible]其[illegible]樂山之樂而可得耶今幸而
適[illegible]地有方來之[illegible]往者之勞一堂之中左右琴
瑟以[illegible]古今[illegible]以為倚伏而於坐之所觀行之
所經玉笥諸峯森列環拱儼乎如參翼乎若臨胡光夕
陰能悅於日雲霞彩常[illegible]大凡君之樂山之樂處後
山中之人有問[illegible]者之[illegible]斯堂也方將以春秋之經
升教之門生子[illegible]而[illegible]於[illegible]應吾又見其節之命高
而望之益重也昔孫明復以春秋振其教於泰山之下
而名動縉紳之間君其人哉余與君同校文江右君
為余言堂之所以作及歸之日為之記於其[illegible]
以見其樂之[illegible]於人也

桂山記

淮南小山之賦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由是而桂之名益著故世之幽人雅士恒好之郭璞稱曰桂叢生山峯冬夏常青而又曰其華白今之巖桂者華乃赭色雖與小山之桂殊而其好叢生者同也冬夏之常青亦同也君子之尚之奚異哉江右僉憲湯公以明經之賢處風紀之司而嚴君家居好尚幽雅前國子祭酒劉宗徐公爲之名其堂曰桂山人因稱之曰桂山處士余嘗從公既以詠於寅因美之曰處士之家君也想其逍遙盤礡於巖谷覩桂之蘢蓯連卷拔聳雲霄之上婆娑石之下而積色繁陰若翠不改視彼衆木之凋悴者異矣

於是時也因物而思桂之生於幽僻則君子之深藏肥遯非所屬也歷四時同色則堅貞不變而一節未嘗易也堅貞之性異衆木則正之異於邪而忠之異於佞也推之吐而發逞則身雖隱而其名益彰其後生而繇繇淵父有賢子而令名無窮子可謂父有家也可則其於桂也奚異乎寅山巖老生慕羨桂之逞跡山之高而樂援之能也乃記之

雲松巢記

寅與胡君志剛締交五十年凡游內之士必歷江湖而老安巖谷如吾二人之相與者蓋亦罕也君於學博洽而爲文沖澹皆作...之下...

之大五老之峯思爲雲松之巢...於盛名志未之遂...教上高逍特洲境而結廬萬嶽之野涂谿之上乃曰...藉於君所得也蒼崖翠谷吾庭宇也身之安於是者心之樂於是矣必廬哉乃名其廬曰雲松巢而屬寅爲記其疑寅復之曰大白之欲巢雲松也歲月之書蓋而素心之竟遂君今以耆年皆處獲遂初志蓋人之所不得者得之矣而君亦視於雲中之鶴乎其翺翔乎埃壒之外超越乎塵埃之間與王喬俱夕與假於遊翔羽於扶桑暢於其所樂何如也然在林之思也不已者何也蓋亦欲勤勤之欲尋其天者然也寅與君皆歲相好白首而偷山巖之樓時同意合方將

...巢之與...以...白水而庭...非...君子...出於...林文章翰墨之傳於時者士大夫其樂逍遙其...之...云爾

白鳧軒記

崗中山人以富強之年...之志其處環以佳山水而...之軒...於...池...中...鳧...以...故其心樂焉而目其軒曰白鳧軒嘗至論上以爲余...物之...者...仙者或乘...化...鳧...上下...至...

□□受日□其樂乎是良[illegible]曰仙者佛乎誕非吾
志也然則吾之爲志者初之從乎曰淨之況若水中之
見夫人之無累者必逍遙於塵物之表默以觀觀而
會然後衆[illegible]得以西[illegible]見之樂皆吾之樂乎吾之
樂猶是之樂乎是心也亦道之存匪資之凝瞬而不滓
如滌斯瑩鑑而不涅如拭斯潔是之白猶心之白乎心
之白猶是之白乎簡乎曰吾之好良以之爾於是叙其
所樂以爲軒之記

梅村記

梅花村在於羅浮山之下而是山乃列仙所居異夫人
境梅之爲華又當冰雪之時獨先百卉故世之幽棲之

士欲絕其塵想而超然物外必求如是者以爲逍遙
之地又自比於梅以發其淸貞之性吾同邑羅君允
芳樂仙山之奇勝愛梅華之芳□名其所居之處曰梅
村而因以梅村爲號余常□林逍遙西湖之上孤山之
隅環廬植梅歌吟自適而得趣非所案卓犖疏所稱其
門人稱之曰和靖處士百世之下猶慕其梅法同宜也
君今以文學立身□違時務而趣□尚雅不貪□名其
好於梅也亦若處羅浮之下甘林澗之寒凜對冰雪之
嚴厲或徜徉其間或哦詠其側其□華之從□梅桑
之豔俟而光榮倏而寂寞其同乎否也余之記交於君
久矣梅村之勝嘗親造而觀之別今七□而君之使□
猶昔余雖衰老甚然它日或能重過君之廬相與對梅
賦詩劇談今古以爲暮年之快詎非願歟於是美君之
所好以爲梅村記

師古齋記

凡爲學而師古君子之志也誦六經之言兼兩漢之書
以做其文觀虞夏至唐諸作以爲之詩稽鐘鼎之銘識
篆籀之形以工其書固曰師古也其進於是者言前修
之言必前修之心行前修之行是又師古也斯二者成
宜而稍相附有間矣劉君以中余同邑而同志者也其
居於鍾陵歷年久一日以書來曰吾齋居之名曰師古
以吾之弗合於今而庶幾跂乎古願賜之言以遂其歸

趣余以書復之曰君之辭甚師古矣而又慕古之篤行
良哉寄書之志也嘗夫蕭艾雖殖其爲之蘗目若衆木
難齊松栢之齊不改賢者之異於人亦性之然也夫爲
士而精要任□登科名高乎稱紳勲紀於金石殊無是
願也終□今訓誨賢者安之吾弗妄于也利弗苟取也
友之必擇也躬之必飭也所謂師古者無大於是而亦
無先於是矣揚昔人有言真師在心師也者奚必籍務
千里以求之哉亦曰求諸心而已既以書復於君□述
是言以爲齋之記君名無父一鵠字雲升前鄉貢進士

范莊廟記

姑蘇吳郡之名郡也范文正公爲郡之先賢而獨以宗

□□□□祀于□祀余嘗東遊至是郡而未獲謁公之祠以爲歉悵門生有爲軍吏自姑蘇還者以書來曰吳中之士大夫甚重於先生者衆文正公□爲鄉之□□先生祀之且曰其地至今號范庄其□□□□敬范府君其龍生之碑仍刻義田記思澤□□而風教俶像其德猶仍曰文正坊子孫居廟之傍者猶多其□□桐栢松竹□森陰翳其前護以石闌刻以石獸伸之威嚴猶令人儼然余嘗以爲古之賢哲者其人遊矣而後人之廟而祀之尸而祝之非猶□□□□其所生也而以生祀之猶史之臨猶師之□□□以其德之勝者必毋取忽今姑蘇之士民有先賢以□□傚山川之盛□爲後學而

少有共聞長有也習以衣□□□爲邦家之用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古之人而不可求之今也哉遵乎仁義之□□□□□之風余之期於吳中之士固非淺淺也門生□□□記者曰孫其詞是記之作洪武六年冬十月也

恥齋記

廬陵李復士子聘士之取介而純直者也以世之輕俗躁競□利乃□□□□□之所曰恥齋嘗人之何所恥非君子不能□是爲□□□夫恥者羞惡之良心也孟軻氏□□□□□□□□□□□□在於是故人之包□□□有恥也□於□不□□有恥也巧□□□□尚者恥歲年之過先者恥也學焉而后退者恥也仕焉而無功名恥也名之過其實者恥也言之浮於行者恥也恥之若□□□□而□之□時時而思之其有也務屏之其無也務□之□悟已之過也則改之美人之善也則□之君子遊於業□力於躬行其與余善將二十年於君子之恥而恥焉若□吹之不可食而必不食若□□之不可蹈而必不蹈而余□□□者愛人之以德者也聞善而相告者也□余老而衰矣君之年亦近於余矣而□□之將多講□之曰少者之何哉然凡君之所恥亦余之所恥也是記之作也余亦將以自□□不常如畏友之相規者乎

崇□堂記

余嘗□與□論人學□□之道□□曰今之□復於古將若之何哉風俗□□□□之世斯民少識義之心其好義者不勝於好利利之勝義乎□曰起習遂日衰義之勝利禮遜而興□□可□故欲天下之平在於□□矩者義勝者也周徵士文聽曰人之義利交戰者十常六七義之勝也斯君子人也人人皆君子天下平矣利之勝也斯非君子也人人非君子欲天下之平難矣今之志爲君子者吉□其人皆能之乎□鄉□君彥方其能之何也□□□□之世家也其平居好文史卻□□然□□人□□□□□□□□人□□□於人也

樹之明如鏡以故名居之堂曰崇矩余曰[illegible]
古今人皆然如君之言彥方之賢也信矣其崇矩也以
其以己心度人之成處之以道上有賢交下有賤謙前
有老者後有老後左右有傲側有[illegible]之方[illegible]之
均平是之謂義將人人求心之[illegible]
又曰彥方之先有為神童者號[illegible]
題其諸父也然則生君子之鄉[illegible]其能崇矩
宜矣[illegible]為堂之記於是[illegible]者以道之

明復齋記

士之學而曰明善者何以明[illegible]斯明矣又曰
復初者何以復曰事循乎理[illegible]氏名其齋

曰明復齋善學者[illegible]友生[illegible]之記曰
齋之[illegible]祖所命也[illegible]余乃告之
曰余於齋[illegible]相規[illegible]
相勗也今也余幸而[illegible]志忠告
乎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illegible]子庶幾焉顏
子明[illegible]者也[illegible]有不
善而未嘗不知也惟剛健也故能復其[illegible]知之
而未嘗復行也觀世之人敢為大言而[illegible]至於學
古人則曰不敢惟顏子敢於希[illegible]世俗是
以見[illegible]門為七者[illegible]而復[illegible]學[illegible]之
學[illegible]其能明能復也則追[illegible]古人者

在是親其祖武者在是將之越遐都鉅邑具其與將矣
而又審於其途疾驅而不止亦奚憂其不至哉復善之
先世[illegible]太子中允諱拯者以宋天聖五年
登[illegible]兄臣而翰苑包拯皆聯第其居官
[illegible]中允七世孫曰棣字[illegible]可復善之祖
也[illegible]孟任復善之伯父也余善其祖
[illegible]以勉其後之人使知[illegible]焉

明農[illegible]記

余[illegible]之語當其既成洛邑而將欲明農因嘆曰
厥[illegible]生之道惟農為之先農也者厥民固先之士君
子亦先之雖王公之貴亦先之或曰周公之心今知之

者[illegible]曰余所知其周先生文卿于[illegible]於何而見曰先
生居渝水之南天柱峯之下大父皆儒峯之神秀鍾[illegible]
產賢後承其先[illegible]其長[illegible]儒冠者林立其地[illegible]
騎宜秀[illegible]然先生少[illegible]其族兄石峯[illegible]
奪科[illegible]欲[illegible]起[illegible]異方[illegible]
為旅[illegible]於學[illegible]行草[illegible]山水陰陽之
說東遊而[illegible]而其[illegible]以應
詔[illegible]洪武三年秋至京師覲天子
授承事[illegible]以老[illegible]田里曰吾將
農之志[illegible]其軒曰明農所以感皇上之
恩全進退之義而[illegible]本之志也問者乃曰周先生之

心非子其孰知之曰本也勤於農者易明於農者難上順天時下察地利農之明也種稑耕其地黍稌辨其宜農之明也勤於生之飾於食之器以時而具之力不足而助之農之明也先生聞之喜曰爲我名之名[illegible]農事之要無於此爲天明之農思賦役之其以告吾[illegible]身從賢者能知是心農頗書斯言以貽之坐右且曰家是軒之名昔得之于[illegible]御伯温今復得是記亦足以慰吾之志矣於是乎書之

梁氏書莊記

余山農之士自少而好文籍迨乎中年稽古之益久竊疑之頗的則又因多聞而好論著夫躬行之士不務於

立言然恥沒世而無聞亦往往君是今朝之初其承明詔陪諸儒討議禮制獲觀太常所藏書逆歸田野十九六年之間宗若無所爲因思記之言以俟來世前欲相朱易以其釋經意殊乃融會二家合以爲一謂之易參義於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求褒貶或過迺因朱子之言唯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攷義及歸老之後於詩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始釋其[illegible]附之書纂義於禮記也以其多駁雜唯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禮於周官也又剟其註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註於詩也因朱子之傳發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又拈之經史以符[illegible]問衍[illegible]旨要凡聖賢之言則取其精粹申以己意謂之

林樹時俗之失則經論古道畧示勸戒謂之畧言俾諸史之繁則撮其大要易於覽閱謂之史畧復嘗類集古之格言及取其要謂之類訓是諸書者或刻之以傳或錄寫以藏豈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號書莊焉蓋曰家之恒產將俟子孫能守是莊亦足以贍生非徒存其多而已也凡人之生世必有禆於國必有益於民故爲公卿爲百僚爲將帥爲守宰文其下爲府史胥隷爲農工商賈皆不徒衣食必費其心與力以爲衣食焉吾爲士者乃衣食於人心不勤力不事非欺民者耶所謂莊者田舍之稱也秔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以種秔稻菽粟而所藏唯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

成也又足以[illegible]之治是吾之不忘夫子孫[illegible]產業乃所以[illegible]子孫者[illegible]夫山之爲石者有銀之礦而銀生焉有鐵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嗣之能學亦理之然也若夫有書而或怠於學者人也學之成而祿不及者天也爲子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之天可也梁寅記

深溪記

若干之府時用也身雖處於廟堂之上而心不忘乎山水之間若是者[illegible]其情皆哉[illegible]將[illegible]其志[illegible]其[illegible]中[illegible]有以[illegible]中有數矣政也洪武丁卯秋[illegible]以與校貢士之文獲拜

叅政徐公於使司而蒙知遇[illegible]山[illegible]公[illegible]爲實[illegible]其鄉之山水爲逃海勝地而[illegible]行水[illegible]清駛樹石深以幽[illegible]役紆而麗[illegible]翔[illegible]於其所爲釣往來與相押近翁涵天光輝映山翠[illegible]之圖未足以方其殊絶之状故今去鄉之遠而夢想無[illegible]於是作而嘆曰公之所以澄其心者[illegible]於是[illegible]然[illegible]以深爲名亦異矣其又可以比夫德者[illegible]之爲物可以奉祭祀示敬也生[illegible]水之中知人之深身示深也翠苔而容比德可以藏[illegible]亦有容也[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之深者取其文也知人之[illegible]則[illegible]之[illegible]取其明也君子之貴於藻者[illegible]深也因[illegible]名[illegible]也因[illegible]而得所公

之愛夫藻深則是深也又豈非因人而重歟其[illegible]既成而歸朝[illegible]之[illegible]錫得以發聞於藻溪之上如賈知[illegible]於[illegible]川[illegible]之所[illegible]上之所[illegible]致之也[illegible]公[illegible]孫字[illegible]監生[illegible]天子近臣[illegible]而授今職[illegible]

復軒記

易以太極而生陰陽[illegible]復姤而[illegible]復陽之芽也姤陰之萌也然其叔[illegible]之有異復君子之道也故於陽之初復君子必[illegible]之以復其初[illegible]江板城之[illegible]彥曰[illegible]從余受學[illegible]三載志[illegible]於[illegible]而尤好夫易[illegible]名其堂曰貞一復號其書[illegible]之所以復軒余[illegible]其所尚乃爲之記其軒曰居軒之中非徒曰泥[illegible]爲科舉業而已也蓋將以觀萬化之原明爲善之要而反之吾心焉聖人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動必有靜靜必有動靜爲動體動爲靜用其動也無非天地之心而動者造化之顯造化之顯心然見也陰之靜也亦未嘗無天地之心而靜者造化之因造化之因心亦莫得而見也天地之心動既不可見靜亦不可見果於何而見之歟曰是亦見之於方動之端也如宿火之初然如旭日之方旦足爲天地心在人則謂之真心故見孺子將入井而其中怵惕乃仁之真心也見人之不善而羞惡之乃義之真心也推之禮辨之智私欲未萌無非真心若顏子之

不遠復亦真心也中行之獨復亦真心也故爲士君子者當如顏子之不遠復及其成功也則亦如聖人有動靜之復而無善惡之復矣或曰周子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無乃有異於是乎曰誠之復者造化收藏之復也老氏云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是亦誠之復也言爲得而不異宗[illegible]性明[illegible]既於動之端思以復其初又於靜之極而觀其終之復可也顏何人哉在善推廣其志而已矣蒙陽八十七翁梁寅記

徐[illegible]堂記

昔聞周氏之[illegible]雞[illegible]也其門閭庭廡堂簷戶牖甲於諸巨室而余亦未之見也友生得[illegible]其彥士曰[illegible]之

乃爲之從余文以記其所以餘慶堂者因問之曰然
有乎曰其[illegible]也久矣而發初之言曰是堂也前人名之
將以善而期之後人也後人因名而重構之又將以
前人之善也夫言之[illegible]而慶之隨之義也天之道也
故稱有志焉其言之如此可記也乃爲之記曰是堂之
存也其衆凡幾傳其廣凡幾盛不得自知之也今[illegible]
之地擇材以何時庀匠以何日亦不得而知之也[illegible]
善之積而慶之隨猶木之根因其發也[illegible]
諸其澤也必近斯斷斷焉可知矣[illegible]
盛將[illegible]不可稱說不可義然其後[illegible]爲之[illegible]
爲之思今發初能仍其家業而有子四人曰仲[illegible]

叔[illegible]又字子之子又各衆且[illegible]
善也[illegible]矣然人之不善其所[illegible]者何也所名者[illegible]
爲若也雖後於前人之[illegible]謂慶之[illegible]可乎[illegible]
其所狥者義也所樹者德也[illegible]
所謂慶之不足可乎故余有[illegible]
亦可後也志乎[illegible]
嘗堂茨以代[illegible]
其善也非以其[illegible]後之人者其不在是乎
以是復於發初其[illegible]發初之先君號曰雖[illegible]
[illegible]是堂乃其[illegible]之室也梁寅記

造化以雨而潤萬物故君子之教人者譬之時雨之化
萬物而非雨無以遂其生人而非教無以成其材君子
[illegible]以造化之心爲心者也吾里傅徵君若雨爲詩禮名
家自少承父訓勉勵於[illegible]而志不在於名爵唯居家
[illegible]子[illegible]曰名其亭曰時雨[illegible]於若雨爲世契嘉其
志之卓學之進乃爲之[illegible]曰時雨者其澤物之功大矣或
觀之百穀其[illegible]堅矣時而播種矣深培[illegible]之力盡
矣其所仰者唯及時之雨也故當夏秋[illegible]陽之[illegible]
[illegible]無[illegible]拆稻人吁歎旱[illegible]爲災於是時而澍
雨降焉則苗之勃然長其秀而華也穎而粟也可計日
以待而雨之應期者此其所以爲功也若雨之先自宋

季而世世顯盛矣今其四子又皆承父之訓將如謝氏
之封胡羯末芝蘭同馨玉樹交映沐沾濡之恩賴浸潤
之澤傅氏之業且久詎可量哉故以是言爲亭之記[illegible]
以進若之令子四良俾[illegible]之亭間庭訓之不忘也梁
寅記

詠沂軒記

詠沂之名何取乎曰居沂溪之上詠古人之言斯樂
得其所者也將爲以是而名軒乎曰軒者高敞之居而
臨於澗流可以絕塵氛澄思慮斯宜於藏修者也爲是
軒者何人乎曰傅氏之[illegible]良依於姻婭而寓居於是也
[illegible]初傅[illegible]上[illegible]將於上宜黃氏黃氏儒

雅之鉅族故俊卿若之能久安因置田二頃營何徒歟
並以為別業而里曰上宜者以其道通於宜陽而名之
也俊卿以世家之賢士來寓於是乃曰是里有溪流澄
澈可愛當以水為名昔魯有沂水聖門師弟子俱樂之
遊更宜為沂蓋有慕乎賢人之樂也俊璞三子曰君金若
川若雨若雨四子曰涵良仰良叔良季良于四美之日
昔馬氏有五常今傅氏兄弟俱賢淵之而良宜也其以
詠沂名軒又以承厥翁之志而不忘之則其名亦宜也
蹇夫昔曾點言志與於三子者而聖人獨深許焉豈不
以其心超然於事功之外而見夫天理之流行人欲之
淨盡歟今傅氏以文學相繼其寓居也樂無不在處則

留心經籍詠歌自怡出則將會親友訪論今古其或臨
乎清流仰見鳶飛而天宇明霽俯視魚躍而波瀾不驚
其胸次悠然宜與夫天機勝援者異矣予與其家為二
世交吾季良從予受易學故為之記寓名之本末如是
其故居之地曰官塘而水之名曰涵溪故俊卿號涵溪
逸人吾雨銳而季四良皆力學好修足為濟世之器他
日見有擢高科躋膴仕垂功名於竹帛將如說之盛光
主成德其永無忘耕稼如曾點之志而已也寅莚為記

蘭室記

蘭生林谷之中而其於德晃之卉然其好之者移植庭
階之上埒而徵栽焉愛護焉臨玩焉以其花雖小而芬
之淡為可貴者也吾人者有似於蘭也故處於閒靜之
地而臨其芳潔之行則吾之花已而以自親之人能親
之而名亦自著矣為此高氏君琛峯之下愛其山水之
勝為園園之居俗世世相承以恬素為業而不以浮華
為尚於今士子曰岐字士安始為書之業以益進其
附其講習之室潔淨瀟灑樂蘭其前名之曰蘭室余備
其志趣乃告之曰人之務於浮華者多不樂於恬素其
樂於恬素者必不慕於浮華故士之恬素者處乎一室
左圖右書朝聞夕誦不窺於牖天道可見不出其戶則
知天下而道之在而也愛之如良友故其業之蔚茂苦
德之克也花之繁盛者文之學也與彼蕭艾者行之卓

也岐士之適四者衆之楊也士安處於蘭室而曰勉其學
已知於是八而若人亦親於己與之俱化矣蘭之行成
張氏世以為高之鄰而士安所從於業者也世以文行
兼美斯岐吾人也古之學者之師取友不擇乎甲之盡
切為都有乎吾夫子嘗有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
言其臭如蘭又曰德不孤必有鄰是言也以寓之蘭室
豈不可以[illegible]以之箴乎

[illegible]菉猗亭記

高茂村之下祐然小壘之下地幽而奇水清而美世處
其間代有俊偉之士家貧敏且篤學頂朱氏詩而足於規
然有以興起其志意者焉乃搆亭庭以為藏修翫之所

綠猗臨江大守　侯爲書其扁蓋以其墅多翠篁而名
之也如此抑取詩所謂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悅其美盛
而名之也如此亦以竹之生有可比德於君子而取乎
之也如此其義皆可也進也修潔敬有所取也然竹之
貞直也君子以之明上下[illegible]竹之節勁也君子以之
則守而不渝其中心之虛也君子則虛以受益也其外
飾之有節君子則有威儀以爲美也若夫取其材則雖
工人之造就以成其器以適於用而君子之德之備而
用之咸宜也又豈不然乎是士求之愛竹取名於綠猗
者其有所契合矣豈乎竹之瀟灑使之高明塵埃之白
絕雲如之是生體則爲安寧氣則爲和平神志之專一

靈臺之虛靈誦三百五篇而知風雅之義託物喻事而
知比興之稱得於涵詠而切於勸懲士求之學以成其
德者吾於斯而預知之矣其師則張徵士世家學博才
克能行古人之道與余交以厚故因其請而爲士求記
之

澄心堂記

余同鄉之俊士吳澍字孫深居嶺之下愛其山之奇
秀水之澄澈處幽閑而遠塵濱里仁厚而風俗淳乃屏
浮華尚文雅請於予曰吾所居之室雖非高敞固壯而
宴樂於是講習於是以洽婚媾以延交友靡不宜者願
有以扁之余謂其名與字皆有取於水乃爲之名曰[illegible]

[illegible]且告之曰士之所以事親外以承公順少長之序
[illegible]孰有不由於是心之所乎然是心者神
明之舍而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昏蔽之易廓清之難是
以君子務澄心之爲貴也夫水之初本清而明迨流之
[illegible]淆而或汙濁焉者泥滓汨之也吾孫居斯堂之中澄
其一心以應萬事則愛親敬兄者是心也和鄉睦族者
是心也學爲賢人爲良士亦是心也若夫縱情山水之
間吟哦乎煙霞微樂乎泉石亦心之無累然後能之爾
余嘉孫深之有志於文學故以勗之

悅雲軒記

紫嶺之南十五里有曰瓖峯者屹然而奇秀如蒼玉之

彫刻故里之名曰彫瓖其里因山水之秀多才俊之士
高氏之後進曰是字[illegible]資敏而好學有安恬之志同
里[illegible]以其[illegible]爲之名其之軒曰悅雲蓋以瓖峯之
[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悅足以忘乎世累而暢其心情也[illegible]
之所[illegible]何也其出於山谷之下猶人才爲地靈
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於微幽猶心之寂然不動也散彌於六
合猶[illegible]遂通也爲雨澤而潤萬物猶仁恩之及
人也其或卷或舒猶時止而時行也爲白衣爲蒼狗猶
應變而不拘也其浮於太虛之中猶富貴之倘來也雲
之可悅蓋如是或曰易言雲從龍士之遇明時而[illegible]
[illegible]能也可無志乎曰斯又[illegible]而後可[illegible]

學以時出[illegible]其所以時之[illegible]今圖修[illegible]
之時也若[illegible]之從龍以周游於六極[illegible]日可也
然則虛而[illegible]可怡其心出而望雲則懷其親[illegible]之行
忘可不與其同其去就乎若韓之中丞致思於[illegible]
乙孔假[illegible]門聚奠記

孝友堂記

浙[illegible]於王君仲茂[illegible]
山孟[illegible]然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尤為
樂之先今伯玉雖[illegible]兄弟四人亦有是樂者然
孝友之行[illegible]其堂曰孝友而伯玉
復[illegible]曰教化之不崇風俗日至偷[illegible]而

孝[illegible]吉甫之花伐而歸飲勞其僚
友詩人[illegible]其張仲孝友當是時也戎事之
方殷[illegible]燕之人乃獨美乎孝友之張仲
何也[illegible]之所係所以善風俗之本也今
宇[illegible]人習偷俗乖違而鬩[illegible]
以孝友[illegible]不表而揚之以為將之砥礪[illegible]
義之[illegible]孝友之行豈易哉其必謂學
斯可也[illegible]親之愛敬其兄而愛其
銜與職分[illegible]以其俸職稱詩書之訓考六藝之
文極高明[illegible]天之漢其於孝友之道豈不有助
[illegible]學曾閔[illegible]行曾閔之行頗所以日篤者[illegible]耶吾

[illegible]觀三代而下風俗之近古莫西漢若也其制詔郡
縣必曰鄉三老孝悌力田夫孝悌之職以孝悌而化夫
鄉里者也今[illegible]其列郡之賢守方當以古教化而
振頹俗伯玉之[illegible]於孝友也安知其不見異於賢守乎
余又因伯玉以嘉乎風俗之善矣是為記

勤室記

人有不息之心謂之勤是心[illegible]所由成者也
故求成為勤者[illegible]而為其者[illegible]則不匱庶民之
治生者然也君子終日乾乾為士[illegible]
吉水劉從善氏嘗從余於石門[illegible]再至而學
益進[illegible]因請曰吾以勤名[illegible]修之室[illegible]

之號[illegible]之語之曰
是心之[illegible]一身[illegible]之種而
生理具備[illegible]
堅而後以植一或[illegible]之能
壤地之沃而[illegible]之能殖而生[illegible]以不
息之心而為學其勤也[illegible]
彬彬[illegible]
之勤也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illegible]
乃思之勤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乃行之勤也然勤在於心吾又語子以操守之要君[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乎中[illegible]匪[illegible]

原缺

吾言春秋如董仲舒而其決事也必衡以春秋如律不
疑焉從爲持士老儒存而已耶余又嘗[illegible]六經
闕曰六經闕者諸史百家皆在焉而不[illegible]也能衆
之闕雖小而言者不其亦無不該其獨以春秋名之亦
尊經之意也

由齋[illegible]易軒記

天易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以原造化之[illegible]人事之著君
子明之以[illegible]進退[illegible]民[illegible]之以知其吉凶然非其[illegible]
之至不[illegible]之也非其識之至不能用之也吾[illegible]胡君
中山道[illegible]之士也謂人之一心[illegible]之於欲必[illegible]之以
靜故自號曰山[illegible]人謂易爲性命之[illegible]宜常在乎曰

而不忘乎[illegible]故名其軒曰藏易[illegible]於坐之右必有文[illegible]
以爲[illegible]又斯余爲之記余因[illegible]之曰易以[illegible]
微而爲教者也故世之幽人貞士常好之[illegible]
於[illegible]之隱於茅山郡[illegible]之處於[illegible]
靜乎山中[illegible]易之[illegible]者也今君以[illegible]
之[illegible]於[illegible]紛華之衆而[illegible]
常[illegible]易之[illegible]
屏其[illegible]乃[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
而[illegible]也可以合乎天則[illegible]
賊[illegible]中[illegible]
然之本也

耕隱堂記

余嘗樂漢之鄭子真躬耕谷口而名震京師龐德公躬
[illegible]峴山之南而劉表欲羨其高節此兩賢者誠耿介之
[illegible]之賢者宜也若伊尹耕莘野諸葛孔明耕南陽非
隱者[illegible]濟世之才而明君乃出則[illegible]以堯舜其君[illegible]
[illegible]然非避世[illegible]躬耕以終身[illegible]其耕之時雖謂
之[illegible]可[illegible]何[illegible]賢是彥儒居鄉[illegible]宗多[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吾[illegible]自明其[illegible]之堂曰耕
隱[illegible]之曰若生[illegible]明之世乘可爲之[illegible]金門趨玉
墀備一命之榮以光爾人耀鄉閭可也而何樂於隱與

彥儒曰吾非弗慕夫好爵也量吾能揣吾分而已矣老
氏有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之志[illegible]如是也[illegible]聞
彥儒之言而善之曰古之人隱於耕者非知止足者
[illegible]而[illegible]此於錦衣之華蒸藜同於八珍之美乃知足而
[illegible]免[illegible]於外何辱之有旋車於九折之[illegible]回舟於
[illegible]之[illegible]乃知止而然也既知難而退何殆之有若夫
不[illegible]欲常人之所欲爲常人之所爲其能免於辱
[illegible]於[illegible]彥儒[illegible]風土之[illegible]水泉之[illegible]有田有
[illegible]是以[illegible]生逃名以[illegible]益進[illegible]
[illegible]矣[illegible]以是爲耕隱堂記

[illegible]齋記

士君子藏修之室謂之齋蓋因古人致齋之地而名之
也夫將祭而致齋必地之潔淨心之敬誠君子之藏修
也亦必潔敬爲之先故室取名以是焉吾友汴上周賢
良仲瑾名藏修之室曰岑陽齋蓋以是齋在岑嶺之陽
其取山之名所以貴其靜而寓於學也諸葛孔明嘗言
學須靜也齋之以山爲名則仲瑾之以靜爲學洵可以
無不至矣岑嶺者亦[illegible]之祀自樂[illegible]之游於是嶺
智爲民居今仲瑾之居雖溷迹闤闠而藏修之宇幽邃閒
[illegible]前留意於是齋仲瑾嘗見伯宇之仲子師教究詩秋
之旨日夕游泳至於爵章之事並於目睫算之學絕於
耳閉齋之中如對聖賢宛然以爲樂固異於世俗之樂

也人之所以自修在心耳心之一二樂於嶽谷故城市
之居而亦嶽谷之趣非心之一二雖嶽谷之中自藏修
幽靜以爲其[illegible]澤以城市之居而存嶽谷之志他日樂
名齋宜與祭翰苑斯時也岑陽之名豈不因是而顯乎
地之既盛爲於今人之既賢彰名於地古今皆然存
於仲瑾見之矣石門梁寅記

重修秀江浮橋記

凡川之有橋梁乃王政之當務故十月成梁著於夏令
造舟爲梁見於周雅有志乎民事者可緩於是乎新喻
縣治臨江旁水之上其[illegible]若其初
縣學[illegible]

以名城後謀而修在學之下土以橋嘗學之前非宜
其來[illegible]之東爲鄉者五爲都者三十有五而有
之鄉都[illegible]之東爲便於是黎議克合縣東白水進士
李喬[illegible]乃以巳其從吉尚書前文肅公爲之記曰雲
[illegible]歷年既久頗[illegible]僧遁之臨津坊即今之水河門
是也元戊寅歲郡守[illegible]仍移[illegible]所壬辰之亂
而毀今朝丙午歲始[illegible]成仍置之水河門歲久既弊
縣丞陳伯宗乃令人搬[illegible]云欲更新然竟不果其
歲[illegible]是恒以病渡民咸病之洪武丁卯八
月[illegible]以來爲縣幕長興縣書宿吳天德
偕天德[illegible]之民[illegible]以成久長三月主簿鄭侯至

謝月知縣[illegible]至則橋所觀之皆力[illegible]其事橋經始於
丁卯年十月告成於次年九月仍置之水河門雲津之
名不易也其爲江面橫濶四十丈有奇爲六舫每舫用
六舟其用木石釘鐵索由民諸物爲假總若干皆資耀
之供工匠之費又總若干緡以言其功訓科胡學敏攝
縣事有志於是其相經營晨夕展力深巳奉公二者宿
學獎而工不完又擢里胡本周克全其美焉若乃贊其
決所以相其成則司訓伯韶乃夔熊七世孫也橋既成
近大總天復請記其事夏穎訓凡營造令出於官力取
於人然其興事於是謀慮於是推賢能是賴今茲橋之

成橋於數君子使凡往來者如履堂之履免病涉之逆則記之以示後之人是亦益也於是與伯鉛之所述而記之

通濟橋記

橋在縣東五里由臨江而上近抵衡湘達臨桂嶺皆經於是其水則源於分宜涂塘崇雨流入縣界合衆小水以南注於袁河其合流之處曰江口橋初建在是宋大理評事梁塘李昭明乃與兄子芙協力改建是橋而徙之近北去江口一里名曰通濟由是始也歷年既久陷圮再葺皆邵陽之力元至大戊申江口胡夢周復作之壬辰大燹役爲浮橋以渡洪武八年僧靜榮復謀爲石

梁且言於縣曰茲事甚且難必有爲民望而善計者資之乃可集於是縣丞李端圖評事七世孫士達董其事既而知縣李公廣益政尤切於勸督橋乃克就廣之廣十有五丈背之建橋也中流立石墩二兩岸亦甃以石與墩後墩與岸石俱頳出石水間數日墩成乃架巨木爲梁梁之上覆小木而石甃之屋其上十有六楹而東西爲二亭凡所需悉上民所樂助而靜榮之勤勞可嘉東亭士達併建西亭胡伯謙所建即夢周孫也士達請記且曰吾先世爲橋大山龐公實記之今以屬子寅曰方之昔賢予何敢然嘗志於記載其文何辭夫橋梁者王政之當務也居官者令之任事者承之善謀者慮之

而力者趨之則宜其事之非難而功之速就也是橋也賴官之賢能而衆之競勸故能由是而永固俾過之者無病涉之憂如平地之履萬口交贊而同辭累世賴之而無圮迹以文而勒之石豈虛美云乎所以彰惠政之施而爲方來之勸也助修姓氏則於碑陰列之

仙霞觀記

觀之肇建當晉安帝義熙二年其初在水南距今觀莽三里名曰白鶴觀其所宗者爲許旌陽宋太祖乾德五年觀始遷是山仍名曰白鶴觀徽宗宣和五年詔賜額曰仙霞其歷代主領者謂之甲乙住持其田糧之籍以次傳付於宋之世稱曰管轄觀事其符帖尚書禮部所

給於元之世稱曰本縣應儀本縣住持皆道教所劄付當其盛也棟宇之宇上亭所當下殿等堅金碧煌煌與樂聲類正殿則奉三清而傍列紫微三官等殿前闢三門夾以兩廡講道之堂靜居之室閎麗莊嚴位置有序四壤有奇近代之領觀事者自雷霞山而下曰宋天池雷德翁吳紫宗文信中皆甲乙相傳而董震則信中之徒也董岩谷之於德翁瑞翁之於震山皆以兄子而事叔當兵之興也莊震暨其徒儀元壽歷艱歷險守道不易而觀之名字賴爲剿拌歲乙巳始因州長之命以吳儀之開字爲卷觀之所名之曰崇真道院既歸於西

□宿之廟宇又崩摧乃撤其舊而構之故東觀之基既
名第皆復舊而成其事者前知縣□侯也之力爲多也
余觀夫仙驛之爾且其權輿之觀凡九成然後開其爲
皇家所永令於是爲都里宮之所於是復詩復災危集
騷擾於是擇趙某衛觀道者在成也堅有觀亦近之所
崩圮者觀之故址也奉文實文者刺史李前以縣足
於本命縣守杜晦公復營於宛陵山之上可觀至宋初亦
治之元興國舉也元偉宋德隆縣令周令其式一年仍
復爲縣觀之故址仍其□別置以建于宮宅川近以慶元縣
崇道之心信奉甚靈堂者以復賢令守宣民之心而觀之益
盛於是先時於前所見人與天人合乃從與其盛故爲之

述其首末使嘗其盛者有以知之也

延真觀記

至元二十年里人黃某黃某之徒月觀觀皆其下故平而
岡阜迴抱林泉清麗環以良疇蔚以世人百之傳元昇
昔之是謂延真觀觀之創也由錄旌陽而茲有闕公者
樹華而構焉壁殿而祀之至今其制曰仙臺觀後乃更
今之名觀之建始於此凡間而歸門設教然則觀有物類
爲郡延用張教皆在於宋之時也然夫世有盛衰道有
降替殿之常而扶之觀之廢之振之其繫於人乎噫
其由者前黃得而考于其近代有余嫌和空從是綠綺
而興其能究元者之言歟抑綠之哉以與成而以起也

□則其徒黃君其有復能紹先師之傳當夫風霜之
時乃見松栢之操□十餘年初則勞思勞形於搆元疎
構於宮宇復興後其成竟然棟人觀覽所謂山川之靈有
待於人非偶然也之所繫若□試其則函之山蒼翠
而且崢嶸之勝也其宮宇□清民無無字無一又字
則曰黃君曾前一於于爲可以果其有黃王明學楊仲元
於觀之中甚詳勞爲多而於今亦并綴觀之本末豈直
於一□今有述以示夫後人□爲之記

□塘橋記

士之進於鄉者之所當爲者則爲之有以利於民者則
興之而有益於賢者之心也彼凡建橋梁乃所當爲乃爲民

判官分之非可以爲模也民趨之非可以無勞也士之
矜教者俗每之計度之斯衆之所悅而官民之所𧻓也
吾鄉郭氏紹中始議之舉建石橋於里中而橋之名
亦因設豫因所親以氏遂友爲予撰是橋之記余觀紹
中之於橋之首末知其務當爲者也思利民者也爲之記
因念昔之建橋者知其時皆然而其兩岸多舊石埋沒
則昔固以石爲橋也□□也自抵縣道東接淦境上達
宜陽下通清碧而瀉之大則源於玉田遥乎雲莊由廣
山之下以至是也其途爲官民要道往來者悉是橋之
上愛其水縈紆帶山列屏甚心怡目豁久而忘去則橋
之以石而堅之也因宜昔時横木以渡後易之板亦皆

爲甚然茂久木腐而甚塌崩壞猶昔述於中於是謀之同志勸率其善施者財石兒克工惟竭力石之遷者出之遠而可致者致之橋成覆之以甃甃成飾之以文甃焕赫奕焕然改觀既率而泉涸防鎮其上以保永固且日必勸辭於石示方來乃可余視紹中之用心其純乎之合宜者義也期利民於久者仁也有待於方來者忠也其誠實者也乃不辭而記之橋經始於洪武丁卯夏完美於次年秋爲費緡若干樹其左將粟若干工也名悉具之碑陰

新喻梁石門先生集卷之二

新喻縣知縣吳安仲明共訂刊

序

送李行簡序

六經唯春秋以書事而寓王法往往多微旨非有所授受罕能灼知其義者漢儒以明經專門名家若賈生董仲舒劉向父子皆治春秋之學議論通是經者比易詩書禮記尤多旨也曰七國之學皆有大小哉以其旨之微而說之者雖非深心之士勿克推明其用故尊而異之而以大小名家今朝廷以五經取士業春秋者亦多居上第其故今[illegible]行倡學於鄉以春秋登江西之士及再舉遂登進士第授[illegible]郡錄事人謂豫章大郡錄事劇任君必不勝[illegible]之來也慨然以政自勵夫[illegible]於[illegible]可使[illegible]許恭允凡事有可疑必咨於君曰是[illegible]老成民亦相戒毋爲非理曰是[illegible]之政者師之俊若與遠方之學者又皆以君[illegible]曰是能以春秋訓後進者士之窮經必以致用[illegible]也哉君秩滿且去在官者事無所諮而民失其所[illegible]後務之士思從他師無不欲君之留而莫之[illegible]遠[illegible]中朝其進要職享豐祿將如[illegible]之所[illegible]也其再至於是郡也士民之喜又當何如哉[illegible]序[illegible]知[illegible]

故因其門人宋[illegible]之請遍語諸君子之道而爲之序

送張繼先北上序

天下之[illegible]其人久矣其有忠信之質莊敬之心孰能入人之所不好可致力於此哉[illegible]與獨河間獻王志於禮之書[illegible]所得禮書[illegible]古經篇七十記百三十一篇然漢[illegible]之後餘在廷之臣莫之尚也天下之士莫以見其[illegible]之學官而僅僅傳習者高堂生之士禮而已小戴之[illegible]記而已若夫大戴記之學則寥寥無聞國[illegible]久之稍顯著禮學之難也今朝廷明經科於三禮惟用小戴記而業於是者方之他經僅什之一二其[illegible]爲而不以貢可數也夫金陵張繼先爲性

明敏而立志勤確獨深好小戴之學不唯誦習其說而且將將然唯禮之是守豈非所謂忠信之質而有莊敬之心者哉繼先初受業於鄉徐君元善而後咨其[illegible]於余余於五經皆[illegible]涉其傳註非專門者也然顧繼先相好於[illegible]自豫章至金陵[illegible]嘗朝夕論辨參互證[illegible]爲多焉繼先以其父調官京師宜隨侍又將詣國學以授業於博士江公其不忘之志尤可尚也而以三年之共學乃有爲[illegible]之別余可無一言以爲之助哉夫禮之行也非唯善其身又當推之以化民成俗斯可也今天子治化[illegible]廟堂之臣必有志河間之志者[illegible]陛下明詔使禮官諸生[illegible]考[illegible]序協音[illegible]服兆莊野蓬蓽之士孰不忻忻愉愉而願睹帝王之盛哉而繼先於是時必得以所學與於薦紳之議亦何愧也記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吾將於繼先之行[illegible]而觀之

崔照磨[illegible]序

君子之[illegible]官行政以[illegible]其職分非斷人之知也然實之既[illegible]而名有[illegible]小者試而大可必既資能之道者在於是[illegible]崔君[illegible]文[illegible]而爲江西[illegible]照磨當代其上官[illegible]能持法不見[illegible]心[illegible]驕劫久不避[illegible]相應匡非賢能之[illegible]至正九年[illegible]寅[illegible]君於金陵[illegible]而君

俾其[illegible]受[illegible]一日出詩文[illegible]其[illegible]美其審獄因而[illegible]民[illegible]之[illegible]之臣不可以不[illegible]也[illegible]於强[illegible]於[illegible]於[illegible]之則必之於縣而直爲縣[illegible]之則必之於府而直爲[illegible]之則又必之於[illegible]可而直[illegible]者[illegible]府縣之失達小民之在然後爲無負於天子之法矣而豈易能者哉苟無道以照之則志雖爲民而民不蒙其[illegible]多矣是以君子唯學之爲貴也夫純鉤[illegible]天下之利器也然不磨淬之於平日而欲以之剸犀象[illegible]則鉛刀之不異今吾歷仕[illegible]紀而文學法律[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利器其磨[illegible]

之久矣宜其少試之而快恢其有餘也然則以是而始大任决大疑扶紀立紀進賢退惡罔無往而不可也而豈獨刑獄之間哉凡奔僧我輩之士見吾必錄是亦其職也詩文總若干篇翰林學士歐陽德使為之首君之才行見信於先達於此又可見云

送國學生呂允亮序

京師有國子之學所以教胄胄而成俊乂也夫璆琳琨瑜之產也而圭璋取焉孤桐嶧山之材也而琴瑟資焉公卿大夫士之為將而出者非教之有其地孰能以周其用哉濟寧郡守呂侯之子公直字允亮既補博士弟子員之選復以父命來侍於金陵因謁余郡庠睟然其

容必履之式確然其辭雖義是陳余固占其外而知其中也未幾復來請曰國學俊才之林也而吾未嘗處以觀有立焉昔許文正公之興學也其時英才之華涵化之行翕然雲從沛然川流而吾今大父文穆公實高第弟子後遂為名臣吾何敢不思踐而及之歟今吾父躬中丞御史出為部使者之副天子方思安元元重牧守故吾父復任郡守[illegible]以圖報稱吾又何敢不以父之心為心哉夫以門蔭仕志士之羞也吾將以博士弟子試有司而取進士第其功必倍與後可觀也吾又何敢不自勵而後於同輩哉今還京師以肆故業請之言送見之良難子幸有以規我余因謂曰子何以仰

於公子哉問公子之質是將進於道猶如物之取於資宜無不得也然必有師師必有道觀諸惟醫醫道惟正夫師許公以淑後進者因了先生之心也而期無愧於前人者在公子之自勉而已矣吾何以規於公子哉贈萬里之行將一言之贈藉以致惓惓之意云

贈黃伯恒序

野江士黃伯恒少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其友仲見為之謂曰伯恒[illegible]而業通乎和倫之術[illegible]其人才而審其風俗及其久也則又思[illegible]之遺鄉井之樂亦古賢之所議也劉子惠之一言以美其歸

為余因謂之曰今關關莊堂之士所謂笑者必曰妄遊而遊豈盡妄也哉夫士之出處其猶山之泉乎泉之出不能不行也而其行必以當或激焉或駛焉或紛相焉或激怒焉其易則[illegible]之后九土分裂州各異其國國各有其禁然遊者且[illegible]於遼東之齊矣而復西之秦北之燕矣而猶向之學其所歷諸國老頗其學之正否爾不以遊為非也矧今天下為一統四海萬里猶比居也遊奚不可哉雖然吾因伯恒之歸又將語之以退息之樂焉凡今之躁祿利者其不得焉則[illegible]甚得之而復失則害也而復[illegible]而[illegible]而或何不恒之甚也而伯恒豈為是哉今而歸也益將[illegible]於室食

友於邢莿羊備酒以迸焚淵而遂息其驅馳安於恬淡
日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咏太平之澤詠歌山林之志觀世之
欣戚淡如[illegible][illegible]太[illegible]之[illegible]雲不知其孰爲而聚孰爲而散
孰爲而有[illegible][illegible]有無應之爲樂[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之爲樂乎余
留滯建業之久尚佛遊者也而仲相[illegible]先余以歸夫
豈不快然哉僻後俗之名譽讓作故門仲先之詩而序
其意且以勖仲恒之歸慎毋膠於外物而累其心也

贈儒醫羅誠之序

余讀太史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秦越人淳于意皆以一技之神而
傳之史與功臣烈士同稱嘅於後世夫史以志天下之
事者也而尤惓惓於醫方意深矣哉蓋所以重生民之

命示標術之要義固當也而余於羅君誠之之善醫也
亦有取焉誠之廬陵之傳者也嘗以明經三試有司不
一得遂絕意名疎而隱於醫其誦習之言也如誦聖人
之經乎於閉戶淵思寒暑不廢晝夜不懈久之遊
金陵與[illegible]大將諸公貴人率多敬信之金陵郁文學博
淵泉爲人強力氣盛素少疾一日忽發痺痱肢如風雨
之驟至亟曰爲吾召誠之誠之至語其家人曰毋懼吾
於是証得其方尤秘而功尤速者也是夕投以善劑郎
淑然次日而腕可轉移三日能坐立五日能杖而盤旋
旬有五日能出入一月而復常如所料不失也夫醫者
司生之寄也於人之危疾宜懼矣而獨能不懼者非[illegible]

人之生死也其中素定也猶之篤斜之舟凌不測之淵
波濤乎起而蛟鯨怒戰衆皆爲之膽隕而津人獨以無
懼出其險者亦其中之素定爾然[illegible]之於醫豈妄庸比
哉淵泉之疾[illegible]是其了[illegible]者生請敘[illegible]之積余雖不
能如太史氏之筆削而誠之之力追古人則固可喜也
故樂爲之[illegible]噫爲其事必有其功獨醫乎哉誠之之用
心尤足以[illegible]者之勸也

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序

後至元二年[illegible][illegible]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illegible]起寇等部其
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江
內皆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海牙[illegible][illegible]皆平章[illegible][illegible]合兵討之

次年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護虔
吉撫[illegible][illegible]宣化慕化猶豺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道道賊
騎呵曰爾誰也乃敢入吾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耳爾
等無狀是自速禍也遂過之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過
之[illegible][illegible]之如前久乃退至上林縣賊圍之十數匝或登
山白其魁來曰速下馬解刀往見我軍不則更議厲聲
曰我天使也岑氏反今討逆之師屯[illegible]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罪
破故介我來諭使知天子之仁若妄殺[illegible]是真反也大
數至[illegible]曹無[illegible]賴矣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乃已謹道[illegible]飲而賑
咳吐便旋背血[illegible][illegible]樹下從者[illegible]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杯注
口中久乃蘇力疾抵大江[illegible]數里云烏龍支派也[illegible]

州栅東衣推馬緣沸之是日不得食夜宿巖穴旦建功
饒州民數家乃言以錢市食弗得解衣以易乃得之至
胡州世戶長子帖木兒方爲兵開之報其父世興盛兵
出迎騎萬餘步卒倍之館讓於順能州謁責世興曰天
之所覆者地皆王地民皆王民汝恃遠爲亂天子震怒
命二丞臣將兵五十萬誅汝不盡勦不已汝能悔過則
轉禍爲福不然悉烏合非敵首領不保矣世興曰前
者族爲可得詭吾未之順今汝來使教汝以給我郡吾
有所爲已汝勿言也讓曰前之所爲命罪也今能順赴
命前非也能委命則無罪今世興從未決讓復曰始入
而地前爾世據此土民不知有朝廷矣及見而父子則

謂其不然何也我之來也汝兵欲殺我者數矣問爲天
使猶戒汝亦以退夫欲殺我者盡汝之道也知使者而退
猶畏朝廷也汝世荷大恩而反倨猜不懷汝之恩民
今服罪而出汝福無窮不則兩立至人皆知之而汝
獨不察何也今師旅於鄰哥誅曰能殺其渠師來降者
授其位夫富貴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思自保一旦變生
肘腋恐兵不血刃汝之位歸他人矣世興乃悟曰我昏
蔽耳不識是非利害以至於此罪不容誅惟天使吾得
我言而覺吾之迷得免冠拜請下讓曰若然歸役地反
俘擄前大罪聽命有能廉者使人任之世興曰諾四月
十日從世興父子至饒州平定以五與二十六人木兒與其

屬十三人朝京師遣世興還乃班師歸安平寧坐譴於
賛位觴之曰宜使能持一方之亂而謂不戮屑人兵者
也於是衛以銀盤一弊一帛一兩皆上其功天子嘉之
授從仕郎桂陽藍山縣尹以報功也嗚呼使以專對爲
能也然往往多貪怒或易以暴虐致有不能立由利害
之心勝也今讓忠義自持無所避兵滋吾之效踰於
鈇鉞之威兵賢使也哉讓字彥[illegible]城人其治益
山尤多善政御史商企翁爲序其績求語多人歌詠之
余備其事故錄之

送太守劉侯入覲序

臨江太守劉侯以今年之秋七月始蒞政逾冬十有二

月朝於京師郡之耆俊相與論曰侯之下車纔五閱月
而其紀綱之布政令之行疎乎聽聞騰於稱頌若久而
今者益能崇寬仁之化而異科亟之爲懷勤惕之誠而
無縱弛之弊故士勵其學農務其穡賦役以均饑饉以
給奸回日屏賢能用勸今當循覲京清問宜有叙進
乃以屬於寅寅曰郡守者民之師帥其任至重也矧今
朝廷創立之初其考績計治爲尤切法令之施宜如日
之明而不可傾也恤民之供宜如泉之流而常有繼也
應獄之所度事之理又宜如蓍蔡之知而無或滯也然
觀夫理郡縣者大抵懷字之心少則催科之敎摧強壯
之氣厲則登弟之意乖而吾侯獨能從容慎重以理煩

剛明化以宜而衆務以舉非弘偉之度通練之才其孰若是哉吾鄉之士民感侯之仁衆侯之治方如赤子之仰於慈母侯之行也旣勝夫三接之榮又思夫一郡之寄明式遄其歸也宜矣哉旣不敢辭於是序其槩

應天府夏侯迎母就養詩序

士君子之道莫大於事君而尤莫先於事親夫事親者事君之本也其居家而親悅焉則在官而君任焉其心之同則蹟之蓋者亦同也故曾子藏三釜而樂毛義爲親仕而喜徐庶母在敵中而心不遑安溫嶠[illegible]母以去而終身愧投古之君子所以必順乎親而忠臣之求必於孝子之門豈苟然也哉今應天知府夏侯仲信益志

全夫忠孝者也其初嘗爲杭州守改爲上官左遷泰州守然不以時爲憾其志堅城復滿與民同力捍禦備至力不支乃逃乃陷聖主以其忠之可嘉而材之可任故授以今職而侯以母夫人留姑蘇恨[illegible]之厚奇遇之除其心有未釋然也及王師克姑蘇侯之母寧康如昔當[illegible]之間而即遣迎親之位其喜爲何如哉侯之政此皆蓋以其一念之誠上通造化故今受付於旌鉞之下而母夫全於圍城之中天之佑夫吉人詎不然哉侯自今而中心釋矣顧欲遂其溫凊之禮可謂而制孝之思可以無憂將何爲也哉唯推夫事親之孝以爲事君之忠其可也且爲民而勤於治盡於功是所以報於君也而亦所以悅於親也侯能若是毋夫人行且爲鄉閭之[illegible]當信今日詠歌者奚止於是哉其勒之金石道之無窮又當日廣而日新者也

友古齋詩序

古之所[illegible]良士曰[illegible]君仲輔余嘗[illegible]既而[illegible]曰吾聞君子之名之曰友古[illegible]爲之序乃序曰夫友乎古者非徒[illegible]而彼不古也又非曰希巢由而慕黃綺也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士爲未足故尚論古之人尚論云者謂以論其千載之難折而復友之也故周子曰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友古者必如是斯可也伊尹之爲人也必使其君爲堯舜

之君必使其民爲堯舜之民懇懇乎其忠也惓惓乎其仁也若是者吾固願友之矣而懼其不吾與也何也以吾之志或未之似也顏子之爲人也簞瓢之食而梁肉之美陋巷之處而廣厦之同雖菲[illegible]也雖卑陋弗厭也若是者吾亦願友之矣而懼其不吾與也何也以吾之學或未之逮也今君之友古而能[illegible]其志也爲斯學也則嘗以吾身任以行道於古之人實誰哉夫古之人見賢者能愛之[illegible]其君之既友乎今復友乎古[illegible]之不已而古道之盛於今若不爲其[illegible]以[illegible]也[illegible]者哉君從以[illegible]今[illegible]上[illegible]行也由公事至京師余雖

老常願賢才之力行古道以爲世用今獲以文辭結知於君子者亦幸也

文字譜系序

夫書者六藝之一而有裨於世則至理寓焉士之學書而必本於說文猶學文辭而必本於六經其工之不至而曰其藝之至者吾未之信也雖大小篆變而爲隸草其流益泛而其源益遠隸之失於纖巧也草之失於顛放也其奇變日益甚於是世俗之書紛繁難譔而足注之誤也益多矣四明楊君宗中於力學之餘篤好六書兼工二篆而許氏說文尤其所留意乃以其所見類推說文二十四卷之字以爲十二卷謂之文字譜系其自

序以爲如乾坤生六十四卦而千兒萬孫固可見也如禮有大宗小宗雖百世之多而昭穆之不紊也其附見者如異姓之從婚亦名分而別甥之尊卑不可以躐也其忠於許氏而有以惠後學也亦多矣凡文辭之裨於世者必傳宗中是書之傳而學者珍之雖同於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其可也宗中名正以儁年美才官宦中朝今出爲嶽瀆李

送劉知州序

皇上以神武創業統天下之人才成天下之治化而劉侯伯序以文學進用質爲江右之令士其初升於朝也爲與錢與之共事者莫不曰敏於辦事者也及出而爲武安州別駕又莫不曰善於理民者也再入而與諸儒議郊廟之禮定朝廷之儀又莫不曰勤於稽古者也逮禮書之成而上之大臣將使之復武安之任行且有日而即改授知崇明州是不惟公卿之間有以知侯之能天子之深居九重亦且知之矣其材之可以展而志之得以行不始於此乎侯之居家而未仕也嘗從安成李廉先生受春秋之學其心之勤而氣之銳固期爲名進士者也而時之既興則又益務工辭章其名聲駸駸達於朝廷之龍泉太阿其匣之既啓而光彌之矣雖欲自晦匿於將其可得耶世之爲儒者或優於記誦而劣於時務或長於文藻而短於裁決此固武夫俗吏之所嫚

笑者也而侯豈若是哉當平居之時涵泳乎方策留連乎歌咏人或不知爲能吏至於臨政而爲義有赴敵之勇斷疑有蓍龜之神人亦不知其爲經生若是者古之人固多有之矣而在於今也侯益能之焉然則崇明雖海邦僻遠而必樹嘉政此聖主之所資也大臣之所爲也生民之所瞻望而士大夫之所視傚也余與侯俱南州之人爲同邦均乎士之業爲同道並徵而與夫稽古禮文之事爲同列其所以爲至病者烏得不惓惓於文辭之間耶

贈徐大章序

余昔以戊子歲之秋負笈從師越之夏將歸江右

[illegible]唐江右之名郡也然是行[illegible]不一遊焉則將無
聆而至也乃今見于吳君籍由京口而往留鎮
原驗一月於賢士大夫間多見之矣而天台徐君大猷
實於是郡爲侯伴助教考其政而聆其論議而又相與
之勤相頌之厚心尤慕焉西還之後不十年而兵興寇
身益在之卜昇跡田野之間每思金陵及饒唐恍然如
夢寐之所歷心嚮往焉而跡不可以復至矣今上龍興
金陵爲仲期之綱[illegible]前時益盛矣元年丁未歲以詔徵
至京師同方之士會於京集而大章亦以帶爲郡文學見
徵於是得復與之會相持問勞以道以歡思[illegible]將之因
旋識仲夢雖不期復見於此也是時上方文武並用不

石門集　卷二　序　廿四

式除右學正二月一日律局以定律令凡君官之繫於
憲章者居之二日禮局以考禮儀凡宿備之通於古制
者居之三日詩局以撰詔命凡俊才之發於文辭者居
之余備員纂修有六章[illegible]諸文同居官寺者字旗或啟
辭於垂莫或作吟乎風月大章之學之文[illegible]進於往昔
而余之益老且衰則日退而已噫乎昔之見也不期再
見於今日而今之見也又可期之於後耶其驗之久也
其地之遠也而乃無一言以爲別於人情何如也而余
之斯以是言刑所期於大章者固不啻如今而已也

送朱仲雅序

皇上握乾符[illegible]以闢土之加闕[illegible]所當[illegible]化憲與之

方新則尤宜遴守故於按察之司咸慎選其人必其俊
於文學明於法理然後任之又必諄之明切戒之丁寧
然後遣之於是吏部録前朱君仲雅由中朝出爲兩浙
按察司經歷誰非以人望之歸焉而授之者耶君早歲
登上第入國朝爲太常博士遷翰林修撰其於詩制之
稽辭命之學恒華務焉究其心未嘗以苟祿玩日而自
息吾固知其能懋於功業者也嘗觀之律人之操舟必
理其維楫然後可以造風濤之險而匠氏之攻木亦必
利其器用謹其準的然後可以科繩墨之施君今之其
於其職而講之有素固無施而不宜矣何也凡有其備
者固可以不憂其事也夫按察專一道之黜陟其任重

石門集　卷二　序　廿五

矣而經歷者凡案牘之得失悉由之其任爲尤重也矧
兩浙地廣而民衆其租賦滋多其政務至劇而郡縣之
治情僞莫辨方之諸道不啻難矣哉昔王尊之爲部使
不憚九折之坂而竟成忠臣之名君之副於上意懋於
政績其不在於是行哉余之少時嘗過知於君之大父
君之行而贈言之以是者見三世之契也期其所就之
遠且大也庶君子之志行而於君見之也

送余縣丞序

五方之民係有不同由山川爲之限隔而風氣殊焉長
民者因其習俗而一致教率其不同以歸於同斯爲善
治矣今天子御極　某咸明定州縣境日國齊晉之地

賢與同州縣之長亦方慎於選擇既擇之當則與
之嚴庭而訓飭之若曰北俗之淳質而士從以純誠
斯治之宜敦以誠非所迪之正當其之時余君宗勝以
賢良選爲丞於般陽之長川吾知其無負於訓飭也君
之曾世宗其讀書賢之書思勵其躬而措之政同志之
也又擇以其淳質之性臨淳質之民其殆至於自嘗
言曰乎北俗其一家之幼少必聽命乎父至嚴也至敬
也亢由德之淳於一鄉鄉之民必竭其力以效其敬斯爲鄉
之父縣之令丞治一縣縣之民必竭其力以從其教斯爲縣
之父州之守佐治一州州之民必率以聽其教斯爲州
之父[illegible]之俗或愧焉其爲一家之子者或乃不知敬

其父朔爲鄉縣州之民而能敬其鄉縣州之父亦幾何
人哉大率桀驁其善貪議其衆文嗤其質巧侮其拙僞
欺其誠佞致其仁右起者固自謂之賢也而莫以爲恥
也君之長川能因其美俗以成其善治使北州之民咸
日維我有君子斯誠稱於任使矣太平之基惟賢是賴
君必勉之

贈周存義序

古之學書者體隨時而異故簡牘而易之以紙墨書而
寫之以筆稍其所始後漢有所謂騎驢之墨者以螺而
[illegible]爲之亦其類而已至後之製者乃合之以三膠和
[illegible]其爲法也益備而其爲色也益堅矣唐之工
爲墨者稱奚超與其子廷珪由易水遷江南而居歙
南唐主賜之姓曰李氏廷珪之墨爲當時第一而其
次也其後有陳朗與方王君得朱君得諸人而潘谷見
稱於蘇子又其著者也近之製墨者於吾郡獨稱潘雲
谷氏而同郡周存義復得其傳焉吾嘗得其墨而用之
其製之固亦稱矣存義本儒生見之溫然以恭粹然以
和其異於人又不徒一藝而已也往時諸君嘗兩至其
郡縉紳之士揄揚其藝而咸贈以言不爲不遇矣今存
義將濟之傳吾又知其遇於時也必矣夫墨之爲用上
之於朝廷下之於閭巷大而爲謨誥小而爲記注其爲
用廣則其爲功大是宜在所美者也故推其始而書之
以爲贈

胡氏家乘序

余嘗與胡君孟節論縣之文獻孟節因言吾縣舊稱士
大夫之林藪而縣志不傳老成凋謝後進士鹿所詳稽
吾少猶從前長者游故家遺事頗多聞之願相與採摭
爲縣志余深然其言久之君示余以胡氏家乘凡先世
遺文一卷官誥公牘一卷譜系一卷其錄之也詳其言
之也信而又賦詩五十韻以述祖德示見姪觀其所述
蓋以未能成縣志而先紀其家族者也其先本於漢洎
成令進溯其源也其科第官封盛於唐紀其可知也唐
末曰德信者爲袁州刺史因家於洽府[illegible]之始也

剌史之後七世曰璟宋熙寧中爲司法參軍司法之季子曰遊行隱居不仕號白雲居士皆錄其詩文列其所友詳於遠而近者也由居士而下至孟節九世學行科第代有可稱南郭先生趙君壎爲序之至詳余不復述獨偉孟節之志而書其集以見凡詡題其後者固當以譜系之修爲之先也

吳氏種德堂詩序

鄱城之醫官吳仲亨家滄水之上以儒而醫名所居之堂曰種德吾縣尹趙君同氣集羣彥之詩以美之且屬余爲之序余嘉其爲名乃序之曰甚哉德之不可以不種也種德云者助見於書曰皋陶邁種德邁者力行之謂

也後之人又曰一歲種之以穀十歲種之以木百歲種之以德德之種者必力行之乃見其效效遲久至於百歲固非易也而醫之種德比之穀尤切何也其治人之疾脈必審而方必良猶種之必擇也治於其始毋於其始猶蒔之以時也既藥之而忌諸致疾之物猶既生而去其稂莠也疾愈矣尤當調護之猶既茂而恒灌溉之也疾之愈者衆矣而十人者十全以至千萬人之全猶穀之成而歲入之多也夫醫而若是上醫也民之被種者是擬公侯之富也然所謂德者何也醫主於濟人者也貧吾與之刻毋剥其金富者受其金毋誚其薄疾可治而治不可治則止吾唯行其所無事俾穀之種而人力既盡天道亦應雖遇水旱終有豐年其效自然而已矣吳君之於醫也以專門爲業其職也以惠民爲名則所種之德尤廣所享之報尤大尚願無以近小而忽之也

古今風雅序

宋眞西山集古之詩文曰文章正宗其於詩必關風教然後取廬陵趙儀可論詩固譏之曰必風教云乎何不取六經端坐而誦之而何必於詩詩之妙者正在於豔冶跌宕余嘗辯趙之言爲非而人或不吾是也今觀李德輔詩叙古今詩之選亦曰必關於風教焉呼斯誠知詩之爲義者也古詩錄三百五篇國風之變者咸取焉

其悶淫泆之辭非賢士大夫爲之也蓋出於閭巷淫夫淫婦之爲而存之不刪所以垂鑒戒者也若漢建安以後之詩則降於二南雅頌然猶爲近古也猶爲可法也逮於南朝之徐庾則靡矣唐之李杜宗建安以後而溯楊駱沈宋亦皆爲近古也猶爲可法也逮於唐季之溫李又變矣今之號爲賢士大夫者咸乃棄漢魏盛唐而惟徐庾之慕惟溫李之尚豈以爲詩之妙正在於豔冶跌宕耶若然則風雅之編宜不容於已也特叢以壯時明經期致用逮其晚年而隱於醫士大夫稱之曰杏隱先生然其於詩惟能以經爲之本故其談趙之正然是

贈蔡子言序

鄱陽蔡淵仲先生嘗以春秋貢而教者於江右凡經從多士之成業且因以取名與而先生之子詠字子言學先過於人今天子興命之初徵諸儒議禮先生與焉有司論所薦進時子言方從嗜於古無親祿利意故常免從行游洪武三年秋先生又與余俱考試江右子言始以蔡進弟來試喜得親見良考德業爲事故從遊於卓爾太吉鍾公之子也當天子求賢如不及由郡縣之貢由明經之試得試固易也顧乃以趦趄於仕之心而趦趄於學其好尚豈異於人哉誠以君子之出其負荷之重必力之至强也若夫名匹學之至易勝其任負古人曰自勝之謂强又曰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孔子曰今其亦明於進修乎能如是於科第也必爲名進士於升用也必爲良有司於贊之揚之必爲行義之君子雖後職之後夫何嫌余於子言非私也交教而貢以義義固當也故以是告之

江西貢院唱和詩序

余觀古詩之作也必有爲而作皆足以興起夫人心焉故定之方中爲衛宅也泮水爲興學也卷阿爲求賢也伐木爲燕朋友也若是者人心之興起宜莫[illegible][illegible]於九州平定之初詔以明經科取天下士洪武三年秋八月江右十三郡之士畢聚於文場於時行省參政[illegible][illegible]公翀蔡淵仲安公同治貢舉事而行省都事劉明道實受終經術劉俊景以寧左右之劉吳賦詩以紀其美而府之賢士咸和之率試士人則余與鄱陽蔡深淵仲預焉他若吳從臨川張深以備何政尚書河南艾實若虛及凡有貢院者無不與和金玉之章前陳後列然言乎洋洋乎如八音之並奏鏗鏘之不同而同合於大師氏之律呂何其美哉既寫成軸劉侯命序之余謂大率之選士而升之朝甚盛事也其方之學若庠序學宮見賢人焉則又不尤重哉是詩者並和之衆而傳之久於所是時也賦賢能之言有日其士之稱爲者乃于焉[illegible]無有之大臣實之以克鹿鳴之章以爲後世之作也又安得而已乎今[illegible][illegible]中雖不得與而其篇[illegible]之傳者余尚願見之

贈張知縣[illegible]政序

吳元年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宜寧變甚於都城洪武元年秋君秩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士若干成賦詩以爲餞而屬余序之乃序之曰君之治邑也以廉爲已故治有其本以明爲政故事無所遺以仁愛爲心故恩及於下以與共爲志故其令之行以謙恭下士故其聽以名今宜表之處邑也良之爲邵多山谷陘陸民生其間性質直而氣剛勁以義令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不義令之不離使心服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治爲所撓者累年君始至縣民僅三戶而招徠以姓波
荊棘爲居又吏民定約束差徭惟公諸細固倦公界所
治屋宇益其序更建叔治以與其化強梗難凋於是
余故有滿城宰能令宜矣哉天朝著令凡郡縣狹蒲
之弱則專寄者數乃使復任分宜之民望君之再
于也門訓懋以君字文信世家黃州之黃陂寅既貝
知於君故序之如是以爲從政之勸

贈翠峰上人序

世之學釋氏者務於綱圓流派六人道三明歸入正若
是者方之儒之道固不同也而其求諸心者同也嘗之
參財六人所貢不同也而其慎守之者同也余觀於今

華翠峰上人甚亦善求其元有邪若習中正稱之日
年未三十而遊跡半天下其始之館公宋留林亦日凡
當世尊宿及賢士大夫靡不致之其內質德智外有脩
行爲可稱若其至清江也持詩余於石門山中誦其然
所自括若白雲山寂照其師也延之信宿於與坐之間
交辭之外令人竦然而與之色其去也又將道宜陽谷
大仰寂岳麓然後過洞庭浮大江而西余甚羨之將夫
卅之卓越而巡游者多歸於歲穴余安得與之俱遊以
盡識其人哉是人有求於人而人自求之彼望之人
不知從其致者何哉而是人者獨深藏之若虛何相
翠峰之九州之志盈則已其人也列於選

日吾知其資之不失而所得尤當矣翠峰之大父徐打
德前翰林學士而爲如佛學當問以於中峰本公其甲
之正曰寺乃其所學故翠峰於是而受業夫得之爲道
亦彼哉資本等何鄉士之德何家世之云吾於翠峰敬
之深故論其事序於卷之後

谷平李氏族譜後序

唐之西平王功冠於天下至重於當時其有子十五人
史稱之曰作兵進退諸子俱才則其後之蕃衍者宜也
吉水谷平之族謂本於西平余觀其譜益信而有徵者
西平之第七子曰宗官至贈而節度使封隴西郡公公
之長子游爲袁州刺史故公晚而就養於袁卒葬分宜

之全化鄉肝目乳花羽於吉水爲近其可徵一也袁州
使君之子孟不于進道子學雅于嘗序字雨乾爲循谷
平之始祖其誠之高其可徵二也宋之鉅儒序其譜者
其裴君歐陽修胡銓周必大謝諤楊萬里皆云谷平李
氏爲西平之裔其可徵三也謂云谷平之族當宋世以
進賢而仕者九人登進士第者十八人特奏名十七人
舉於鄉者二十六人由軍功名者二人自元至今朝其
仕者亦十五人李氏可近地[illegible]陵之荊田[illegible]塘河源
踰陽之上高分宜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水[illegible]上皆本於隴
西公然其[illegible]谷平者[illegible]非其先之[illegible]德
是以[illegible]皆[illegible]之本[illegible]其[illegible]之也茂根

之卑則發之逾繁理固然也吾子觀緒翠李氏其兄潛
齋以其詩示余蓋其先世前宜山縣尉之詩也因嘆有
道盛明之時大對於朝[illegible]林壑川[illegible]李氏之後日[illegible]孫試
可謂流澤而[illegible]事風雅前後[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余其[illegible]
以蓋古于先哲人之先以勵人之後也使吾子之後咸
思夫世德而有立於斯世其不有光於前哉此余所以
深有期於其宗之賢者也潛字伯誠凰字子
儀

[illegible]氏族譜序

同邑之來學者[illegible][illegible]遇以其家之譜系求敘錄其家余
伊南門之當五季時有曰[illegible]者始居清江之西石頭里

其後裔遷處在崗川或在淦水或居高安宜春萍鄉分
處凡二十餘處始居伍塘者自[illegible]道至廷據七世居石
頭而[illegible][illegible]名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守志康與蘇子瞻聯第曰秘書
計者又與黃魯直聯第[illegible]直安以其姑秘書之曾孫元
[illegible]之尚書謝[illegible]次時[illegible]之工部侍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濟今丞相
[illegible][illegible]之使於金竟能不辱命而迎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當之交
日自立以著行稱其事父母乃孝[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植食唯[illegible]
教飲水行求其世德之節行之[illegible]其子之登第仕[illegible]
德孝之報也自齋先生實之四十始登第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不赴官者[illegible]秋幼學[illegible]間皆將二十年以即已之所應
皆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之激其源則之盛衰由德之厚薄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以學
德者言之人知德之[illegible]也而不德之[illegible]也必思[illegible]其[illegible]
後之人知學之[illegible]也而不學之[illegible]也必思[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
念其宗既久且遠而有志於學故序其世系以[illegible]孫之傳
云

贈醫師鄒文可序

臨台州知府吳君伯良攻授高州學[illegible]其之[illegible]也以便
道全論上余與君別六年相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余[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
文可之善問其所以善則曰文可精於外科者也劉從
忠吾之外兄[illegible][illegible]決裂為頸項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而
為三石[illegible][illegible]二家人痛悼甚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亦且

為鄒人[illegible]名文可及至曰毋恐吾[illegible][illegible]之效可必
既而果效其行如木當折者余聞之嘆曰古人稱三折
肱為良醫信矣哉文可之技止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能使
人瘢[illegible]復完其命可因其[illegible]之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知其
術所傳而何所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攻於是
者以人之命在其掌握乎多[illegible]衣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餽贈觀外科皆輕然以全人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以方之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其功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可之技為不[illegible][illegible]者也黎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鄒氏為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氏宗譜[illegible]字序

板城彭氏伯嵩之介子長曰卓夫曰志於其冠也賓友
既字之矣逆卓之受學於余意欲更其字余謂友之相
稱也必諦其名而字之示敬也然字必與名義相叶乃
可卓之義高也故荊子曰如有所立卓爾以卓爲名字
字曰崇驕志者心之所之也故孟子曰士尚志以志爲
名字曰崇學於是序之曰學之崇於高也猶山之巍峨
者也猶之謙如驕之驕然自下而升以漸以緣逆登其
巔而下視泰嶽皆培塿矣崇驕之爲學而至於欲罷不
能其猶是深學之至於逆也猶之至海者也海之汪洋
莫知其與猶欲航之必豐其板歷以歲月而得爽之琛
貨可致矣崇學之爲學而無遠不至其猶是與崇驕兄

弟生同堂之族居沃饒之里能弗徇於勢利而爲好夫
文學如金之質而礪之如玉之質而琢之其文之者也
有日矣雖然欲升高必自卑欲行遠必自邇所謂高與
非必幽僻之求而荒異之尚亦曰稽經閱史切問近思
而高者遠者在是矣思之則知之勉之則得之君子之
學蓋如是

秀灣彭氏族譜序

士大夫之家所以明其譜系辨其昭穆甚欲令其後嗣
存尊祖敬宗之念敦孝友雍睦之行庶幾積之多而流
慶之遠也余觀諭南秀灣彭氏之譜其以文學相繼克
振其家聲累世廣財而兄第[illegible]其盛微其先出

廬陵山口而分徙爲秀灣之祖者曰慶長慶長生日新
日新生仲達仲達生周鄉周鄉生英英俊英二子曰辭
翁才翁辭翁二子長曰惟仁明易經爲台州稅務大使
其至燕倫也獨文安公與之昔賂以詩次曰存義爲浙
城遐撿才翁二子長曰存禮爲常德無湖大使次曰存
智爲會昌遐檢今大木之枝分也有系亦之源別也
有鉅細而彭氏之伯仲叔季俱有昭位非先世積善之
餘耶惟仁子仲升仲升子子城仲升雖遭世擾攘而業
能復故而子城兄弟之交雅尤爲可敬其於黎賢良與
驄兄弟婚媾也崇驕爲之請序其譜於是序之

浯溪傅氏族譜序

臨江之爲縣與江相距一舍許有樂地曰石頭里者傅
氏世家焉余嘗閱其譜有曰署始居石頭里者其後五
七府君分徙於官塘莊佛吾論之北而水之名曰浯
溪府君子孫世居之其六世出一解事勤業顯於世名
聲昭於時而同宗者各有散處或遐或邇則邑之伍
家井鋪養塘安定上保羅坊市蕭全市邇則塗吉袁萬
分寧亦然[illegible]廣滿淮等凡百餘族如水之流異而源
則同也本之枝分而本則一也予衰老廢棲同里傅聘
君存義介其子誠令良孟東從予受經學[illegible]因與其叔
子孫[illegible]世交遊[illegible]日存義以浯溪之譜相示漸余序之
且曰浯溪之祖[illegible]由石頭[illegible]之[illegible]子孫[illegible]

承承蕃衍盛大建世道與兵革與同宗者相應相求其存其殺欲脩其譜敘其系庶後有所考予語之曰士大夫之樹立有受之命者有責之已者以身榮於時以財雄於鄉若之先固有之矣斯係之命者也然則以學飭於躬以德被於人若之先亦有之矣是又當責之已者也浯溪之似續興於是譜宜勵其在已者以俟其在命者斯可矣若夫昭穆之別長幼之序親疎之分恩義之施尤在有義之爲倡率也其勉之誠君之子姪曰伯常孟常孟東孟浩曁孟仲叔季四昆皆讀書之秀彥也梁貢記

清江板城黎氏族譜序

爲士大夫之族者莫不有譜爲譜之作所以敦其本也所以別親疎之隆殺而辨昭穆之尊卑也譜傳之久又必重修爲重修之則其孫之爲曾爲元爲來又各以次而附著焉既修之又必有序既序之則其賢者可以褒而後來者可以知自激勵也今觀板城黎氏之譜其先由淦之三州而分從至今蓋十有七世其綿遠可見里之名曰板城相傳宅之四周以板爲墻壁其先之富盛可見矣之爲編戶者今數十餘家其子孫之蕃衍又可見矣當元之末黎宗之賢者曰以德重脩其譜族之能文辭者曰務學從而序之迨入國朝其宗之賢曰宗瑞字某號□之儼遊尤以文學忠信爲宗之儀表命其子某從某因以德所脩之譜重加纂脩復屬余序之予爲尊祖敬宗禮經所尚倣與忘祖君子所譏矧族而有譜所以崇孝敬辨昭穆明人倫成禮俗宗瑞之心所以念先世而淑後嗣誠知本者哉宗瑞之先大夫於天朝之初以武功授昭信校尉以德長子師孟亦以文學徵爲台州府知事今從子卓曁仲子愼從余受易學爲進士業記不云乎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黎氏之後嗣必蕃其兆已見於此乎卓字宗□愼字克輝

雲隱序

士之託於役能以遂其蕭散之志離乎囂擾之域則謂之隱者古今之人皆然也清江鄧子雲氏以雲隱自號

發迹於勢利者其先君子伯恭以文武才當聖明之世膺一命爲衛軍百夫長而子震乃以不附於武事獨好遨遊山水閒其屏跡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朝與雲爲侶夕與雲俱遊是誠隱於雲者矣其於世好則淡然不以動其中唯洞究葬家言以爲陰陽之向背察氣穴之偏正觀岡巒之朝拱辨星辰之順逆爲人相墳墓卜第宅於吉凶休咎利不利灼乎如鑑之明也的乎如射之中於正鵠也卓乎如臬之定日影而不可以移易也然它人之爲是術者或吉而反謂凶或凶而謬以爲吉此無它由其以利爲心而誑妄也子震之爲術獨不然以其子葬乎高何而異於人[illegible]之一葬父也子

歲以姻婭爲之卜宅兆葬之後視者庶曰卜之善崇晬念無以昔遠乃曰仁者贈人以言於是求余言以爲崇德贈余焉崇德故於世而非拘拘於俗者故樂爲之書洪武戊辰冬至後八十七翁梁寅書於宗岩盤桓堂

贈周孟輝序

今天下爲一家而九州同文萬方同軌士生斯時以康壯之年有強毅之力周遊遐覽多其識而豐其趣獨非盛歟淦之新喻周茂才孟輝前嘗造石門山中一見知其爲篤實有志者自言其居也頗負笈親賢良樹文學其出也致遠以服賈懋遷以贍生而因獲友四方之才俊觀聖賢之遺跡是皆古名人之所嘗爲而異夫庸流

者也及今將至告余以將復有行役余壯其行且語之曰今之號爲士者或安於私隘步不出里門耳目若塗附或徙知爲利則雖涉遠而實無所見聞是則其志其出皆於義均矣孟輝知學問者也處而敬親長孝悌之行有出而弔往古心胸之蔽祛其不謂之有志之士哉昔司馬遷少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過梁宋以歸然後著史記今孟輝亦嘗越淮泗由襄樊道秦隴抵雍涼而返於是而再出必歷所未歷見所未見俟其歸有以語我將欲爲今之史記孟輝其能無少助者耶言旋之日高堂稱慶宗親聚會而余亦將賀子之返於前也

鵠山黃氏族譜序

世之名門鉅族必修其譜系所以辨昭穆明親疎崇尊義厚風俗固賢者之所重也黃君以中示余以其宗之譜且曰吾宗之居鵠山歷十五世矣由宋而元其官達者亦多矣以貲產雄鄉里而恐與者亦拥培矣計今之戶猶百數則昔之蕃盛又可知矣吾與同宗之賢者六七人懼夫譜之殘缺而後之失序故相與修之若如是余閱而美之乃爲之序其略其譜曰祖陸終受封於黃故爲黃氏者得姓之始也其望曰江夏乃鄂之附邑而城北之黃鵠山者黃氏所居也在宋之世分寧多黃氏而山谷先生之族曰雙井鵠山之始祖曰元琳爲烏山

高氏贅婿求官家子而以辯求至於是知其由分寧而徙也其里曰鵠山者蓋以爲江夏之黃之舊故因彼之名而名之也居鵠山者有兄弟五人曰大順大茂大吏大堅大興然後今之族者多其後嗟夫凡今之人皆兵者同姓之心皆兄弟也則同其宗又同宗乎則同宗而視者乎然猶仁義者或乃親親猶途人甚者貴弱其賤富慢其貧少陵其長此譜之修者所以爲俗之砥也黃氏諸君子同編譜者九人先之德日有先大吏之德日復齋曰仁達大興之德曰大觀曰伯建曰德高曰廷彥大順之德日仁端人遷之德則以中以年長而爲之首也譜成而先州之官品秩則均無侵

石所致其視東□□之功卑之役亦若丹非偏見於是令
後用之□□□以有所行之矣

新喻梁石門先生集卷之三

新喻縣知縣崇安暨用其訂刊

雜著

書楊仲弘詩序後

范太史撰楊仲弘詩序以爲蓋仲弘得句之一變好惟已
求知之然則士之所於知己其有關有繫者而况没之
者尤爲有賴也是序門人□□□□之□□而作後觀者以遺
之微若與考其門人吳張數得之工人□□是源流民間
友人蕭瑜又得之而質其觀其用藏其後丙午秋梁寅
書

書范德機詩後

鄉先生范公隸書大字曰風月自清水雲相看乃清江
傅氏二亭之名也何謂伯雍於其後得之民家初見此
之王翁之所抵點之餘爲之主者固不必識而有之而
又使人一得以見之尚物之可珍者固當如是無足怪
也梁寅謹識

跋鮮于伯機贈翟生

鮮于伯機自書其題路三詩其行草之得因與趙公
平昔所推遜者而此卷乎□尤非□□直商請之耶
抑亦大錢之精到雖出於率意非它人之所及也梁寅
書

書祝彥舜葉氏行狀後

世之所謂賢婦賢女者類非有待後人之知者也常謂之
母仮如紀叔姬宋伯姬之類聖人皆論其賢故因而錄
之亡獨祝君彥明生於葉氏卒全葬宋君景濂爲銘述
其行彥明之母固賢也而其爲善也豈爲名而爲之者
哉夫春秋之法其善善也長則凡稱人之善雖微美不
爲略況以彥明之顯其親而宋君之文師於古其辭豈
溢美者哉嗚呼爲母也而子賢爲子也而友賢斯足以
爲勸矣

上陶學士書

八月某日禮局儒生梁寅謹再拜獻書內翰相公先生
閣下寅山巖之士衰頹之年而非有濟時之具者也近

者過蒙朝廷徵求俾從縉紳之末以完禮制之宜承命
之初以耄學荒落內顧茫然深自愧怠及到禮局竊聞
下爲之總裁而所與共考論者或老成宿望或博洽異
才則又竊自喜幸於以見聖上在上而中書大臣又能
其承上意畢舉禮樂之興成效可必恐生當少壯
之時常嘆盛世之制作不得而遇今既衰老乃幸遇之
其竭心罄力思圖報稱當何如哉凡諸儀制衆分考之
略定矣而寅之衷曲則不可不陳於左右寅自五月之
末承本郡劉侯之檄俾處郡庠以學訓育於六月八日
伏奉中書省劄付以王命之重郡府督迫之嚴雖去家
百里留外一月而不敢以暫歸遽發爲辭即日就道水

舟涉險至於二旬[illegible]入禮局因十餘
日大抵疾苦之日居多今去郡一二千餘里家無僮僕冬
服不至而大冬沍寒疾將益劇且難例延於人士其宿有
有定處而安寧之人其苦更甚爲誰閣下以寵術之望
閣通古之才上下之所深知者故之所共推於今而寅也
樂教文化明閣下是與而以寅之迂愚得與其所人者
寅雖所知者多亦[illegible]知之道窮自稱知者不足
[illegible]
以斯儒術文章不及於後世[illegible]
使之事其能領固假物爲尤其[illegible]之於閣者
閣鞫以上聞使其早歸田里以終老之年[illegible]

株江湖之間達於林壑其恩感於心誓可忘哉于日崇
酒不勝懇迫息惟俯加憐察寅再拜

上宰相參政書

十月八日禮局儒生梁寅謹再拜獻書中書相君大人
鈞座前寅年今六十有五在於古則此之諸儒最爲衰
老平生爲學僅習文辭之末而不學於朋友名不登於
科甲又其爲性拙愚迂僻兵興以來避難流徙十五
年家無恒產惟訓童蒙以爲衣食之計今遇聖明徵發安
田野間大幸也其虛名偶達於朝廷遂能成與議禮制
雖是則區區小儒之見而寅懷謏聞之淺首俯荷上恩
[illegible]

老病之偏無裨於制作之萬一其爲艱苦實可矜憐伏
見詔旨一等[illegible]至老不任事者皆許其歸年方強壯者
悉材擢用[illegible]令[illegible]也中書輔相宣上之德達下之情則
老病之偏固可放還見[illegible]所[illegible]異於有司之起遣合
其先歸是亦宜也如寅者於汗馬之勞奔走之捷[illegible]
之定行省之勤在昔少壯猶不能也況今已老[illegible]
[illegible]保有微長不[illegible]者化之君於鄉閭教其幼稚爲
[illegible]孝有[illegible]人才成乎善俗是所謂日計不足歲計
有[illegible]其事若[illegible]其實乎[illegible]者也夫教化之與有於朝
廷而教化之施始於鄉里古之老者歸於其鄉日坐里
門以訓其子弟[illegible]蓋焉伏惟相君念之憐之以聞於

上使得歸老於鄉則仁心所加其恩甚大所以使民[illegible]
得其所[illegible]在是若留之京師費國家之賜糸長安之
米自官在私實無所益獨使崇嚴[illegible]花狂斐依空[illegible]
[illegible]至辛亥再拜

李伯[illegible]序

端[illegible]今昔[illegible]先生[illegible]者[illegible]以來以[illegible]之與食[illegible]
[illegible]實瑰嵬山舍幸亦疾患時因友生謂三君子[illegible]
[illegible]日新縣有[illegible]佐武其[illegible]治有[illegible]理[illegible]政大
[illegible]爲之[illegible]人秋又欽奉[illegible]有養老恤貧之令
凡世之老者所謂頒[illegible]與[illegible]恩見德化之成於今
[illegible]然何其幸哉何其幸哉[illegible]人之老者也[illegible]

樂[illegible]倆已多[illegible]今承本縣下里長取報實與已[illegible]其大
梁[illegible]縣小孫[illegible]人[illegible]先生[illegible]以其報所[illegible]
不可[illegible]之[illegible]所[illegible]賢之[illegible]意[illegible]學
給[illegible]其[illegible]伊川先生著易傳[illegible]明備[illegible]不
[illegible]以示人其[illegible]從新[illegible]之也寅竊[illegible]之餘[illegible]
門野之後學亦何敢[illegible]其精神之[illegible]抉其荒陋之失[illegible]
使小[illegible]加[illegible]所[illegible]分卷[illegible]寫令之[illegible]
造是[illegible]下[illegible]得上于聖[illegible]之因[illegible]其所失[illegible]
其[illegible]使[illegible]不至泯[illegible]
若夫養老之惠[illegible]上之[illegible]如天[illegible]
歲人之老[illegible]非[illegible]孫木[illegible]子長孫爲國家供賦役貧

從巡三司之符以易食免夫役之勞以[illegible]安得與同縣
諸老[illegible]拜上恩至榮矣至幸矣從[illegible]天[illegible]鄉陵[illegible]
野爲[illegible]其占足一也豈有彼此之異哉[illegible]傳兩
賢侯之[illegible]以思意遂之不敢俯[illegible]又竊念亡兒
[illegible]叙承聖恩授監川丞又換授知古田縣廉介自守遇
兵而終[illegible]兒[illegible]小學所[illegible]已在縣若此者
可以增入至於[illegible]之事[illegible]之可也日[illegible]
[illegible]先生[illegible]察

跋[illegible]先生詩

南史[illegible]之名[illegible]江左[illegible]事[illegible]在[illegible]王氏[illegible]也
[illegible]丁氏自太保[illegible]而下至[illegible]凡[illegible]八代[illegible]

有名人而肯領之學者稱江左後之王氏咸蔡之今[illegible]
陽德與王氏由西獨而來如日遊士杜行爲丕德與宗
广延官其孫曰邦居白鹿門[illegible]以殺饒號白鹿先生爲
之[illegible]帝好古梟變紹熙庶大與之爲其行如其辭帶因故
古之殼賦肯稍女引其子庭能孫之以示後師者能公
又成以文辭符送之余說德又言之以白鹿先生之學
皆宜不泯於役者而庭之能[illegible]其[illegible]是可爲也庭守光
庭帝曰所守皆刑日新守平邪是在中進士乙榜今以
試部方選用洪武建元之初臨江以鄉貢於京城大學
寺之西堂

跋宋平金露布文

右平金露布文一道宋忠翊郎荊湖制置司屬官程君
之所撰也夫宋之平金義眾也故爲露布者其理順其
辭正而子孫寶藏之者足以爲忠義之勸或曰其時之
亡論以爲當金人之強[illegible]雖宜復也而不能復及與金
和戎則雖不忍復也而反欲復之是烏得爲義舉哉余
以爲不然夫和其義也復反之則非義矣且宋之安危
不係於金之和不和元既與則與金和以和元則危也
不與和而助元以滅之亦危也其危一也則寧徇於義
故曰滅金之舉非也程君名蒿宗饒之樂平覆藏是文者
君之五世孫將字元齡

順治

昔之君臨天下而名號非一異者曰皇帝王霸皇之世引
作之未有無爲而[illegible]也帝之世則有制作而民猶
易於化者也王之世則[illegible]之大備化天下而曲盡其道
者也霸之世任情制作以智術而取天下者也君子之
論治者曰帝世不可及矣三代之治猶世決可復不法
三代以爲治者皆苟道也嗚呼[illegible]不易之論也
自成周而下上與[illegible]之論王霸者紛紛然而異或曰尊
尊王或曰宜從霸或曰宜雜用王霸或尊王共闢之也
順而易其爲效也大而久從於霸其[illegible]之也逆而難其
爲效也小而近在人主所向何如爾若日雜用王霸王
何可以雜霸邪霸而已矣夫帝之不可及而王可及何

也夙氣之[illegible]循時之春而爲夏夏而爲秋秋而爲冬
也人心之[illegible]茨之若易而爲[illegible]丹[illegible]也樸渾
之器易而爲[illegible]玉也聖哲之君不常出納山之爲
龍而太之爲[illegible]十[illegible]者罕見也土之[illegible]而從之一
蓋九與[illegible]也此帝世之所以不可及也若三代之
君其以戰功何[illegible]業與後世同也顧其臣教之臣與
後世同也學校於禮樂刑政之施與[illegible]也禮樂之
君或賢或不賢其不賢者得人以輔之則治不得人則
亂且亡與後世同也其異於後世者彼與工之君佐命
之臣所好所趣理之公也所惡所背欲之私也王與霸
之判如金之與錫玉之與石然王道可以[illegible]而至

學而至則治亦可及矣若曰雜於霸則理欲之辨邪
正之辨也潰於守則流於欲矣履於正則歸於邪矣或
曰霸於王不識治不逮者若之何曰王道之當務
如飢之於粱肉食之則其腹必充其體必肥彼食而不
充不肥者抱疾之人爾合粱肉之美而謂它物可充可
肥者口之爽而失其味之正者爾彼爾王而不成非王
之不可爾爾之而失其道者也故行仁義而敗者徐偃
也用周官之法而亡者王莽也瑑古井田之法而喪師
者房琯也因周官之說附行新法以亂天下者王安石
也其若是者由泥古之迹非古之道也使徐偃而守仗
度何以敗乎房琯而循民心何以亡房琯而出師以律何

以向王安石而用非不用邪何以亂故人之兵而權非
粱肉之治之過治之於在而亂且亡非王道之謬之也
或曰在世亦有用霸而治且久者漢唐是也曰漢之久
以猶有之遺在而又多賢明之主也唐之久以大宗安
民功大而治法之備故若其治之不及三代則亦霸之
敝耳已然則必王道之用刑無藉於嚴乎兵無藉於強
乎曰王者之刑非不欲嚴也其有所嚴也則亦有所寬
也寬也者仁之施也嚴也者義之斷也王者之兵非不
欲強也其所而強也則亦時而弱也弱也者仁之術也
強也者義之形也刑之以仁爲寬以義爲嚴故梁武之
慈悲不殺非仁之寬也漢武之竣法窮黷非義之嚴也

兵之以仁爲弱以義爲強故宋高宗之乞和金虜非仁
之弱也隋煬之遠征高麗非義之強也且世主之徵刑
或誤於申韓兵或得於孫吳申韓之刑以慘酷爲嚴孫
吳之兵以變詐爲強是皆戾於仁義者爲人臣者當之
何以是而進之其言也必乎孟子氏之言門行仁政而
王莫之能禦也又曰仁者無敵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嗚呼稽之六經折之孔子論天下之治道莫若孟軻氏
而或乃以爲迂則凡學孔子者猶非迂也行王道者必
若何而無敵乎日本之以二南之化輔之以周官之法
君相修於上百職勤於下固乎結之宜顧乎民之心公
以減其私實以稱其名其於復三代之治猶乘輕車趨
夷途其至於所至也亦宜矣

任將論

世之議者恒言相之與將異能也文之與武異用也然
謂其能經世而不能御衆知道術而不知兵要是亦常
才拘士爾周官大司馬首軍將皆命卿是六軍之將皆
六官之長與六卿之吏也晉之謀元帥必貴於說禮樂
敦詩書而後之儒臣亦有射不穿札行不跨鞍而能樹
武功者若之何輕縫掖之士而謂其徒文也若之何重
跳盪之士而謂其獨武也故凡有緋之列守令之官郎
吏之流庠序之士苟有能以經書爲心以戡定爲志而
謀有道用事不辭難皆可以居將之職也將之才兼文

武則彼有智者吾得藉其計彼辯口者吾得以爲使彼虓勇者吾得使其力彼理財者吾得用其貲彼剛正者吾得用其斷如是將何功之不立何强之不服固非止爲一夫之功也或曰聽言而用之則有言過其實如馬謖虛名迂濶如房琯將遂舍之耶抑用之不效然後棄之也曰是在於吾君與吾相審辨玉於石之中而知碔砆之非玉求珠於蚌之地而知魚目之非珠此智之所以異於不智也昔日留貲殺田豐以用之則是大公終於鈞臺武侯終於耕夫非常之功何由立如是而謂之智也未矣

養生論

人之生也參天地而爲三其身亦一天地而小者也天地之大而不能不終也則人之賦形天地之間者其必有終亦宜矣然其生也既異於物則亦久於物者也故人之壽至於百歲其大限然也善養生者或過乎百歲其不善養者皆自災其生也善養之矣而亦或早終則其生氣之受有不及者也而謂人之爲仙其壽可數百千歲者吾既未之見則固未之信也夫天之生物者其性也其陽而爲日月爲列宿噓而爲風溺而爲雨露凝而爲霜霰怒而爲雷電蒸而爲雲霧是皆其情也人之得天之生理者其性也其適意而喜不適意而怒中不恐而喜中無上而偏見所美而愛見不美而惡求其所願而欲起亦其情也夫情也者貴合於中而不可以過天之情過則爲水旱饑饉疾癘而札斯天之失其常者矣人之情過則爲淫邪放恣暴虐悖謬斯亦人之失其常者矣聖人者天下之主也故純德以合天而天治以順君子者或未能宰天下而能宰其身故修德以徵天而吾身以安衆人者不能宰其身而縱於欲故悖大天德而促其生世之求養生者大宜先於治七情合夫七情而復有神秘之方者吾不知也聖賢之學所以脩其身者亦莫先於治七情是聖賢之學即養生之術也或曰山澤之士屏華遺務居閑處幽寂寞無慮優游無爲得以治夫七情而全其天性固爲善矣其出而

事君理民者將欲勵其忠貞樹其勳名則擾而非靜勞而非逸或至於耗其精而竭其神則生奚以養曰所謂養生者唯觀其當爲者爲之猶謂非得乎天以私其身也苟能循乎中適乎義勞不辭而與其靜其天也亦奇也不循乎中不適乎義雖安而全其嗇其身也亦天也故治夫七情者窮達之異七情則治可以養德可以養智可以養生養德而身脩養智而官理養生而壽斯斯一舉而三得者也故凡有官守者知吾身之疾莫在於多欲必務其欲以瘳其疾則夫三德三行若其六藝之和也稽經史務學問諸方之見也古之賢者以爲則不然以爲盤盂樂之器也至於車馬狩逸服飾器玩凡

其可羨可嗜者皆物之誘者也固宜一切忌之矣吾身
之疾旣發然後於喜怒哀樂愛惡一循夫理而不至於
過中焉是於疾去之後愼而又愼即發之以粱肉而脈
夫吾身之元氣也知是則上能佐君以永享天祿下能
導民以躋於仁壽而已亦遂躋壽考終矣孰謂養生之則
非迂者之空乎聖賢之學所以可貴者此也

青谿釣翁傳

青谿釣翁者釣而隱者也士之遊者或遇之谿上疑其
非釣者因問之曰翁之釣魚之利日幾何翁笑曰吾無
獲於魚又安獲利吾蓋託於釣以佚吾之老者也士曰
賢哉翁其果丈人沮溺之儔者耶翁曰吾何敢慕夫尙父之儔

謀於時無二疏消之識而竟爲大師所得之因以興苟
不得吾則無以異也吾何敢慕夫然則慕漢之嚴陵
者耶曰此尤吾之所不敢望者也陵天子之故人也旣
故人宜其自上謁而不上謁乃去而釣名之不至至又
無臣禮不受官而去是以下顯天下竟容之以成其節
吾無是也雖然吾之自傾亦有賢於祿祿者何也夫尺
有所短寸有所長吾之微長者吾惴於分而安之是吾
之能而不强爲之時雖有知已而不敢以援之賤者人
所恥而吾不恥之吾實老而又未嘗自諱之此五者吾
之所以爲賢於人也士憮然是之然曰吾乃今知翁之心
翁吾之師也請爲弟子翁啞然曰予未知吾之姓名而

遽云師弟子非誑哉遂施櫂而去梁寅氏曰余昔嘗於
建業觀市人之中必有隱君子者然未之見獨於先
生之爲人先生性踈曠者而不以要譽從貴賤於市而
不試其價不必其說視其說術所然以知物有然貝之
或曰其釣於青溪者蓋先生是也誠其人也然而附於
哉

劉節婦傳

劉節婦河東王氏女而歸於劉君仲安仲安之卒也節
婦年甚少子溥方甚幼而家貧能綸紡守之其人不支
乘髮不齊沐惟勤紡績織紝以育其子或勸之再嫁輒
怒而拒之里之武姓者家悍者也欲其易志誘耕之百

方竟莫之屈也溥旣學力甚勵之凡師之存友之接惟
謹焉於試有司與貢者再家甚貧節婦年七十五
乃卒溥以母卒竟不仕教授河汾之間弟子甚衆爲士
之表儀予二人同寓日申嘗陽造如督門婦人之若貞之
若於家貧子幼而夫早喪其或携幼之他人非惟莫之
愧且奴隷役之毋雖鄰悲猶泣先節之罪從更笑賤鄙
之能自樹母之賢也而宜克家曰士不必其顯忠孝惟
賢女不必奇惟貞淑守其義操者即其氏之前風化攸
係也節婦旣卒道觀有行之士名能文辭占多稱述之
迨今天子之四年貢從也士弟從其姻主事皆爲江西
蓋嘗思崇祖母之節納史之志也追先生溥之師而嘗

其友也濟字子彰寅撰戊申後辰野史氏曰余嘗過東甌前聞之能臣逸士貞婦烈女蓋多有之矣而閨閫之間湮沒罕聞何也或死無子孫或有子孫不知學是可悲也劉節婦之行雖出於貧賤拘於艱難為金之純為玉之堅然非期於名名自歸焉由其子孫之賢也吾知百祠之士有於河之風觀之劉氏世以節聞世濟其美聖賢之教久而不泯亦可見之然哉

許節婦傳

許節婦宜陽之北部黃氏女也年十六為許乘義妻既歸里人無敢以貲相成以美相悅故婦好尤至乘義之父曰義昭為人雄健勇當紅巾之起父子咸挺身赴敵

於珍寇郡民婦之類以保完者數萬戶一日寇大至乘散戰死是年父亦為下所殺許婦當夫死時年二十有八有子曰縣才十歲能教誨以禮訓子以法齒於既任立於方危惟勤修貞志屏屹諸無五六年寇曰賈劫者聞其姿美欲逼娶之以兵躡其里節婦避亞民匿石洞中民曰吾等同既以婦人故然義不可令之出適其仍其目彼方疾賈怒曰雖疾亦令出衆不得已共牽被之以出節婦臨小石潭即自投潭中衆趨救幸不死亦誑白賈曰投潭中死矣賈大怒曰死斯其類出衆猶無計或曰婦雖見尤疑可令之代衆然之乃偽婢使出拜曰此並相公女也顯厭之術賈亦許以婦去號之曰如子節婦得免辱然竟以悸疾卒野史氏曰人之蹈於義雖不敢於利乃能之閨節婦之方白匿也寇使人誘之曰婦人之婚老疑閔既多受封矣少今為將軍婦能與而家弱可為强苦可為樂而節婦竟弗從也非所謂不惑於利哉節婦既死子乃有室亦能自立矣然不三年而子又死嗚呼節婦之志君子閔之而悲之也

毅齋箴并序

余循庵君處敬之父子曰志臣當志學之年而有修習之益君遂於古學教其子之似之而恐其或解也故名其讀書之室曰毅齋夫毅者衆弓之張也之臣君是室思是名其知所至矣余因為箴以為之望勉其辭曰

惟弓之良也斯學之方弛於節宥其質之剛也緣膠漆以契之殺也其猶資之與石磨以琢也既殺而盈體有常也既弱而固月而堅也其猶學之勤經歷以光也然則毅之何以乎張而不弛其終必論弛而不張必毀其超空張弛之以時矢棘直而相須尤必內志之正外體之直然後志之無不如故君子之學先明諸心後求其至雖中之是用雖義之與比無它岐之惑無異欲之蔽斯其合大弓之毅而秉心之不怠者也

喜閒邈箴并序

臨江監稅馬君扁其室曰喜閒邈是蓋志於古

行者敬爲之銘曰

君子勇於義斯謂之自强是以仲由喜聞過而令名乃彰桓桓馬君名鄭之裔北州之良如玉琢而采如金煉而剛何慕昔賢厥心之藏故欲過之必聞而聞之必改以有前徽庶無後悔人之相規則藥石之獻其過靡留人之見誤則疾疢之加敬而爲尤以相規爲喜以見誤爲侊斯爲賢之徒而德之修也乎

洪氏家譜贊并序

洪君仲信舒人也今爲南昌衛鎮撫鄱陽徐士謙先生爲序其家譜以爲三洪之後三洪者鄱陽其後乃居於舒豈其忠孝之澤猶未泯者耶

因爲之贊曰

奕奕洪氏鄱之名宗始由忠宣克著其忠三子類庸竹帛有耀維舒之裔以振以紹鎮於南昌矯矯其强進若勇漸志乎鷹揚武而好文念厥先世後企於前惟曰若繼

罔人氏族譜贊并序

古之傳記有世本公子譜凡爲氏族之書者蓋倣焉至於家自爲譜則以紀其一姓大抵皆史之體也天台徐君大章示余以罔人氏族譜序爲誠其後覩其譜與序旣得夫史之體故因爲之贊

維罔人氏寔與合宗分居[illegible]繁以[illegible]文孫曰貞維學是豈木之梗猶玉之璞琢及忘其先近明譜系淵源派[illegible]徐君叙之良史是繼以謂孝睦著於世世

彭士華冠字祝辭并序

彭舜之先生之令子[illegible]於其冠也[illegible]字之曰士華余謂先生以名賢之裔[illegible]人師之學在子既冠家學克傳士之志願無大於此無先於是余託好有執友之義乃爲之祝辭以勗之曰

維月之令維日之吉頒然首服玄莊空一乘乃幼志服以嚴成爲賢爲能稽古毋怠惟前修是追惟[illegible]足維

華之世猛厲進於菁在勇央仲之姿[illegible]世所斷非之揚於從道[illegible]爲人[illegible]服勞無難善爲人[illegible]爲人必徐行而後[illegible]之成人[illegible]過哉

琴世軒銘并序

胡重器氏長子曰發字若思次子曰徽字若思若思旣[illegible]久之因請曰吾兄弟於學有學曰九霄環珮者[illegible]之軒中時一鼓之[illegible]不[illegible]然而心[illegible]因名是軒曰琴世[illegible]

以怡情而養性乃[illegible]其辭曰
琴爲雅樂與[illegible]門大音希聲末俗所好爲
[illegible]箏好與俗[illegible]陽春既奏[illegible]來下於[illegible]
心悅怡然其趣[illegible]和以照大雅不墜式彰厥
德

勤禮齋銘 有序

南溪廖氏有才子曰玫嗜學而謹於禮故其藏
脩之室以勤禮爲名石門逸叟梁寅善其稱志
爲之銘曰

[illegible]周孔與教扶倫惟禮之崇禮之在人猶冠之冠以
[illegible]解[illegible]倦怠或狎以盤或恣以狂廖有賢士弗蹈
妄誠[illegible]遊周行[illegible]彼紛華而[illegible]於禮節[illegible]之
[illegible]府之固[illegible]其止視[illegible]朝而[illegible]夕而[illegible]
[illegible]銘坐隅[illegible]以相[illegible]息

觀頤齋銘 有序

易頤之象傳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言人心之善
必養之而後克也蕭氏德章好[illegible]文而務操履
故名藏脩之室曰觀頤余爲之銘

維人之心具天之德心貴乎養德因以積易有明訓曰
觀於頤既[illegible]其本乃培其支猗與君子蘭陵之裔厭彼
紛華樂此貞[illegible]其外之著由內之克如食既飫厭饜斯
[illegible]吉一念匪差百[illegible]矣[illegible]者林

米栗斯軒圖籍成列琴瑟具存德既可久業亦可大[illegible]
銘坐隅以贊無斁

李孺人墓誌銘

廬陵李烈[illegible]臨江之新喻[illegible]一歸謁其[illegible]於其母
士也以母孺人之事狀徵銘於其友梁寅寅以烈之先
固世族也其母爲進賢樊氏亦著姓也烈之學克紹其
前人又良士也具是三者則銘之尤宜然人[illegible]如良其
鄉[illegible]欽風[illegible]祖某祖鍾父[illegible]號曰存誠翁夫李
[illegible]中[illegible]烈之父其[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學士爲[illegible]高第弟子曾祖[illegible]義郎祖[illegible]奉
郎建寧府通判父[illegible]元從仕郎[illegible]縣尹存誠翁
學通五經[illegible]家子能
析[illegible]於[illegible]且有文[illegible]以其[illegible]
若人[illegible]有訓
子孝[illegible]
六人一兄二弟及女兄弟各一[illegible]
喪[illegible]制[illegible]兄弟之力爲多
子男[illegible]曰烈曰[illegible]女二[illegible]守[illegible]中[illegible]其
[illegible]五曰保基[illegible]基斯基[illegible]人李乃
[illegible]人生之年爲大德丁[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銘曰
[illegible]

以方後之有問難斯銘之藏

進士高君墓誌銘

士有能通經而弗試者曰高君如心與寅為執友三十年當吾地兵之未寧也而君卒及其葬也君之子乃始請為銘寅既許銘述之曰君諱恕字如心世居新喻之北烏山之里曾大父某大父某父行可皆以其學術而名相比某士之[illegible]名[illegible]於宗族[illegible]取[illegible]足名不過求故其世之久亦與它族異至於君而益思揚前光後作春秋之[illegible]為[illegible]其學之勤經傳註疏手自纂集習誦不懈及[illegible]卒為詩二章遺其子且曰春秋吾業也科目[illegible]矣而業可[illegible]乎君生以辛亥某月日卒以甲辰某月日年

五十有五葬之宅東一里曰上城隴何氏繼蕭氏子男五人曰俊[illegible]仁儀仲[illegible]男七人孫女六人寅觀士大夫之殞於亂離也其不葬不祀十幾五六而君之逝其子者田廬器物文籍靡不具則其喪與葬猶能用士之禮也宜哉君之[illegible]子儀學於寅亦頗[illegible]春秋之業曰吾先人之所[illegible]也以君之學而子之若是也固可以銘矣

銘曰

學之[illegible]斯其貫[illegible]經之為秘男之多斯為喜[illegible]業之能[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安於[illegible]以與來[illegible]永[illegible]替

[illegible]墓誌銘

十[illegible]之心有[illegible]之[illegible]固不待於高爵殊勳足以執範其後制若[illegible]隱君[illegible]其人敦君諱立信字存英號英山世家[illegible]江之西[illegible]鄉大父[illegible]父[illegible]亭其先由[illegible]之三州而分徙[illegible]第因徵[illegible]以周[illegible]鄉氏謂之板城迨今號板城黎氏君幼孤母黃氏命之為黃田裴氏贅婿外父[illegible]卒乃歸[illegible]其母性[illegible]慈於[illegible]史轉覽壯而[illegible]世變取[illegible]首下氣從亂人[illegible]為[illegible]士[illegible]其田廬弗恤也天朝之初始歸其里時夏[illegible]以[illegible]黃[illegible]撫[illegible]明鎮郡城君前與[illegible]宗業[illegible]以[illegible]宗戶不下數十君為宗之長率之以[illegible]義小有不[illegible]必責以正待親友鄉閭惟忠信誠懇於人[illegible]惡初鄉兵之構亂而相為敵[illegible]也從兄存[illegible]以保障[illegible]心[illegible]以

[illegible]從[illegible]朝命征雲南還書屬君曰吾兄幼辛念之君於是[illegible]其[illegible]子宗瑞克以成立今兩家[illegible]曰宗[illegible]兄兄弟和洽[illegible]相[illegible]他姓所罕[illegible]其[illegible]曰吾死[illegible]為富貴圖[illegible]於[illegible]方古人死不[illegible]葬[illegible]斯[illegible]俗也及卒乃如治命葬之[illegible]宋山去家[illegible]二里送葬者數百人鄉之老者曰善人[illegible]終有[illegible]是耶君生於前丁巳歲八月卒於今朝洪武丙寅歲十月得年七十子一人曰謙益女四人[illegible]敬皆名家也孫男二曰卓曰志[illegible]從余受易學於是以父命述祖之行而[illegible]焉嗚呼[illegible]有[illegible]之足以[illegible]余可無[illegible]乎銘曰

猗嗟黎君爲郡之耆英爲族之儀刑世方揄揚狥義之名時既純嘏壽考且寧近岁清泉爲佳城慶流苗裔斯其徵

黎逸士伯誠墓誌銘

洪武戊辰歲秋七月戊子黎逸士伯誠以疾卒既踰月而葬其孤卓躬余泣拜而請曰卓府祖暨父之訓肄士業思願有立昭前人令名今不幸父蚤捐世願有以表道闡揚休問雖死猶不朽余嘉厥志乃爲叙其槩繼以銘伯誠諱誠祖幼鼎父存英黎爲故清江板城之望族多文雅士伯誠方髫年學未成而丁世變隨父離鄉土依從人避義士期靖郡邑之亂年及冠客淮甸所交

皆智士後多爲天朝將帥者而中軍都督府僉事濮侯尤與厚善故國初事跡大臣勲名悉知之迨壯歲歸鄉奉親有暇嗜學罔倦於春秋傳尤熟於通鑑晉記論與人言論娓娓然居久之濮侯出鎮陝西爲都指揮使屢付書與會遂與鄉之商於西者偕往濮侯禮遇之如疇昔商者約同趨雲南濮侯曰彼險而遠宜勿往於是遂歸其往者果皆不返伯誠自父喪躬理家政力飭二子以學迨疾踰兩月卓暨弟志日侍醫藥禱祀靡不至卒而葬以禮如葬厥祖蓋循治命守家法前後若一妻錢氏次劉氏嗣子卓錢氏出也次曰志劉氏出也皆從余學女二人長適渝南㮤岡溫美次適筠州冲仰槐生於元至正庚辰春秋四十九葬於本里清泉之原去家僅二里嗚呼以伯誠之行能而厤之弗逮也壽之止是也詎非命乎銘曰

矯矯其行黎宗之良天㒺疇壽君子之傷我辭而揭之慶厥聞以彰

故昭信校尉通州衛百戶黎公墓誌銘

清江思賢鄉黎氏號爲右族其先由新淦三洲而徙迨黎公希珍蓋十有七世乃膺朝命而以武功顯公既卒且葬嗣子宗瑞以其伯父務學所叙公行事徵銘於余寅曰吾父年僅登下壽官未躋六品志與才弗盡展亟丐銘君子以揚幽光昭永樂乃宜寅嘉宗瑞之賢而克

孝乃叙曰公諱惟琇存珍字也祖立山父用止公爲第三子自少卓犖不拘學兼通象流既壯而遊西抵荊湘東越閩浙所交多知名士迨江淮兵起所在豪傑之強悍者悉化爲寇黠致覬覦其家公與衆謀曰今避遷恆罹亂而離宅壤族類欲逃匿翁乎退於是集民丁捍禦横衆賴以安暨僞鄭之全城皇朝之初都督以皇命鎮江右以公名而見署知建昌州事固辭不許指揮濮公爲之請得辭歸洪武元年郡守黃侯辟爲倉使官備無缺民不怨諾二年再辟爲漕使督運至襄陽四年復從濮侯入覲以武功拜昭信校尉通州衛百戶從征戍南丘年[illegible]四川城[illegible]冬十月得疾卒

軍中其下以弱貧轂孤獨七年冬十有一月葬之新塗
東北某湖之阡公生於元延祐乙卯得年五十九娶殷
氏子男一人即守瑺孫男二人孫女一人嗚呼公之能
自爲時也兼之盡其命也方其明之繼其也夜使鍾出
爲上用樹功名取封爵初治學以之易也故曰時也然
以公之理家有條紀施之政則可居無鄙龍而和使立
於朝其亦無不徒然臭惟仰稱命哉公既孝宗
瑞泰詩禮孝道兼遍其訓戒且卓然自樹能學以致孝
友能教之其其脈於戶庭則可以卜而務學述弟之
行既詳既實據而銘之亦宜也銘之曰
維某之宗來從三洲其幹既分其條以修廼迫路信想

然鮮榮於邑於鄉爲祖爲宗維熊虎之良寔副被以飛
介敦達讀植輸行後識新息異蔭以葬卜兆湖云吉
爲公安宅公有賢子孫美貞石嗚呼悉哉休聞無斁

癸亥十一月初七日校畢 沈□記

賦

石渠閣賦 丙寅江西試題

維大漢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是名儒自蕭
望之以下咸集於石渠閣聖上親稱制臨決五經學官
至是始備謙讓大夫臣褒竊惟陛下以武功寧海內
又安詔講經術示崇化本其盛事也愚臣幸備待詔末
議而學術謭陋不能究宣萬折衷古今於著之盛猥以
鉛槧鴻休鼓其將從亦惟可承詔惟石渠閣者乃館書
之府考論之地宜宣其事以彰微猷謹拜手稽首而獻
賦曰猗赫赫乎聖明之中興也化洽於九區二十有三
祀重明躬乎日月茂德參乎天地慕商宗古訓之聞踵

周宣大雅之事於是發將斷詔群儒存金匱臨石渠討
交絲其金說講訂其異疑考風雅之箭萃參從制之
等差學成蘊而有作亦益匹之宜稱茲其圖碩之上無
以殊是非辨同異非高敞之地無以備稽籍稽究蒐存
乎盛昔估治朝之備親人文之鉅麗也是開廣恢宏廓
之城冠未央宮擬麒麟之壯侔天祿之雄鄰矣茲其
渠班匠呈其功旋斡山嶽巧若鬼神倒壁坤軸低跂
晏陵埃塛而危峙嚴嵬兀以孤聳狀崔嵬而節層
轇轕而雲屯架杳冥之天矯刻之棟以叢皷翼稜之
鳳翹翠羽虬之龍文琉璃照日以瑞聊鏤鴻寫以給
翕習河漢而納夕霞深河漢而迴星辰其中則玲瓏

疏璃編列錢若總章之牖戶其傍則嬛蜎曲室衡術阻宇若閟宮之廣邃環而爲渠則端若引繩深若川池微波龍鱗業衍參差路液液之纚纚散泛泛之紀蒲瑩以皆石則堅比金錫並類圭璧上兼鋒銛下址鐵鎖象嶄帶亡存將亘周除之滌滌若乃夾道羅居朱扉開闔車騎絡繹於茲往來則其翩翩則騁於秦灰之餘侈於孔子之邦先王之策府史之尙書聆其辯說則可否互咏之齊倡和八音之諧帝廷之吁俞無以異焉於是天子廼御法駕乘大輅樹羽葆之旗彝葆羽之驅公卿庶僚崇崗飛蓋肅術之臣翊翊之士下達於林之兒帶劍之大夫不衣立而騎侍奉簡以進獻於帝衷臣向臣勝爲

變爲龍凡在繪紳諸諏是同詞必明夫聖之蘊義必揆夫道之中蓋以其一日之論格乎千載之宗是豈不足以示來者而耀無窮也哉凡觀聽之士莫不心醉與旨辭贊盛德賜若春風迎若冰釋迺爲之頌曰石渠之闕月久照列星咸麗皇文昌兮前聖之啓後聖之嗣肱闕以濱聖澤流決決兮阿閣與偕群鳳斯集烟陽光兮日藏兮恩被湛露化州仁風靡萬方兮典章炳煥爲業縣遐邇與觶兮群臣於是洋洋驩洽再拜而退咸願紀述昭於世世

蒙山賦并序

蒙山者昔州之峻嶽也然郡志雖傳名不逮若禹貢言蒙羽旅平則在蒙州之境昔頌云奄有龜蒙則東海之地而史記之注又以老萊子楚人躬耕蒙山之陽今攷周之季世魯併於楚則蒙屬焉而吾州亦楚境也又安知老萊子之門不在於吾土乎余家於是山之陽皆柳秀之異蒸賢哲人之風道術之[illegible]曰[illegible]其英之蘊偉散山嶽之靈[illegible]流決之峻峭爲峭爲學成蹊成門[illegible]以公爲然人亦以山而鍾秀山也因人而有[illegible]又雖崇而隱蔽乎笙鄒雖卑而名獨愛夫[illegible]吾地其於嵩南少室天台會稽何彼顯而此晦也哉觀其勢雄于伊根盤百里蜒蟠崒崟巉嵯岩巍嵬峨以諸洞界以泉水嶔崟巉崖石齒

齒齧城之標郡國之祀皂青東陌蒼翠西峙鰲峰北聳瀹水南迤其爲貨藏則白金之璀璨碧瑯之璘瑞表炎方之奇產充天府之上珍其爲靈蹤則金刹據其陽僧寂在其巔森梵宇於翠谷閟小有於洞天若乃瑤草靈芳珠林琪樹分風[illegible]城[illegible]烟蘿[illegible]村[illegible]於徑兩芝术產乎崖[illegible]陰洞之茯苓狗獼猴之楠柚[illegible]哀鶴熊羆怒咆虎豹[illegible]文豹嗷吟黑紋擲夜鶴之還晉秋猶之戀巢過客遊於妖狐擬子賊乎山魈凡其根荄之品飛走之族時[illegible]以運[illegible]於靈[illegible]之駢羅設於陸海之儲[illegible]之畏葉[illegible]其類兮聞之郭璞爾雅究其目兮夫[illegible]七[illegible]世[illegible]夫挽英霞而長往與

糜鹿以爲徒戲閩蒞之脊娟樂岑太之夏歟吟素秋於月觀度元冬於雪虛坐紫苔兮維琦葵蔭蒼松兮芸帙舒玫茹芝兮白日晏或掃葉兮涼風隨想入楚叟之賢棲山之陽知尚被俏志輕依王觀山泉之泓渟悟榮發之端莊慨朋情於斯弊杜安禮於殿廊壁軒冕其既遠顧沮溺其可望□□□之水玉洪稱世之說□疑斯人之或違復東□□□郡□□世□□悲迫邑抱而安常吾將耕筆耕□心企□□□□□□與山兮爲儔久與山兮相□□□下流□□□□中兮寧抱□以自好賦歸來而良兮□□□於至遊返于斷於方今廣示記於茲山澗□□之遺音

虎邱山賦

孫虔才其□□自吳郡訖虎邱之勝代雖殊易而境乃不殊因求賦之余昔嘗東遊登眺廊及嘆遐想之徒勤悵託言之猶缺處幽綦奇遂爲之賦於其淵之再往抱音以遺焉其辭曰雄矣哉透迤蜿蜒句吳之都東臨乎滄溟赤城自踞乎宮吞桐盧虎邱之山巍巍渠渠千嚮嵤之睦寓殿澄流之榮將伊昔霸夢回傳英君登熱威摧強楚功譽於越宮車既晏荼陵藏窆於是閟冤洞流珍玩穿藏精金之氣夜發奇光化爲猛獸彪炳呼張蹲虎踞之所以得名增氣勢乎高翔故涉而望之危岡疊起疏泉飛湍奔魚傍高室發彩百尺人行循壑而攀近

窮君電燿車若雷閻踰濟帙泰跨趨陵蒸俯茲山之下則煌煌金地峨峨梵宇度清飈於松關聽香鐘於南路簡遊方石之池鶴鳴珠英之樹俊跡聽經之巖鹿翔散花之女亦有投奇稚士探幽逸人過遊來洞遊翫夕賦咏靚夜於別館候素月於將皆乃步石逕乃睨劍室寂歌深黃寒萬來日淪而復東生波逝而無西廻古轍逝久矣荒埃石已頹衰閒恒不泯雄心乃終嗟嘆孤忠之伍負宴生氣而猶存馳逸興而爲已倚遺蹤之未湮耿耿兮予心惟思夫古人

時雨賦

歲維丙午自春徂夏旱潦靡定肉騐宜稼者六氣之愆

秋度三農之廩收梁子因訖夫老叱曰天人之交乎至矣哉吾聞夫有道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故多甿播而少摧折有豬潤而無漂敗吾乃於今見之焉夫林林之民苦猶厄矣榮榮旣罷□音陽光新矣風雨以時宜稼之不忍矣歲之屢豐理得其職矣老叱笑曰耕當問農夫解當占吾悉年之登耗豈非君子之所知也故夫冬而愆陽雪霜罕見犄欲其收萩無積雨百泉未濺用殺其流桁辰日之彼仁者氣候之所主風宜南而更北日當暘而反雨或麻荻之弗登或黍稻之毛貯或市價之騰踴或民力之徒劬故觀之是歲之占乃赤旱之符也既而非何不雨千里同然民方悶心熱腸憂口恐旱蝕

之封汝吾亦慮之而疑焉乃六月丁巳尉雨夕降延信宿而斷瀝洽邇遐以無間妹化工於罔測遂復語於老畦曰循之所占占以天時吾之所占占以人事方今聖明廣照萬里一視扶吾民如慈親疾痛究如讎對鯨鯢息波於滄海鼪鼯屏妖於遐裔牧守多循良之士臬司爲鳳隼之氣眡廿五穀弗廿厭飫故天之明賜賜以穡穡雖貴我躬不必珠貝故天之膩兇兇以珍味法令防民淫問號良人詞其勤則報以年豈斧鉞命將四征不義天助其順間接以偷餽故當淋而雨感天明也古占不然德可召也所重惟稼穀宜穰也陳秘相因儆有恒也格天之誠不若雨而時賜也老畦於是謝曰天道誠

遠人道誠適吾儕小人焉識其理請毋言乎小數願決疑於君子

散木居賦

蔡君淵伯以穎挺之才致峻茂之譽嘗貢名於春官焉學教乎係宗試辟窓篆將陟元僚值多難之相乘嘆素志之莫酬遁嶺廬故山迎遐僻地自託匪材絕意寵祿名其廬曰散木蓋寓其意以爲室之楹楹皆常材苟具而可以久居亦猶已之固拙不爲世用而有以自全也君旣自爲記以叙其本心余忝同志而美其雅尚故爲之賦其辭曰彭蠡之東爰有賢士以散木而名廬儼美材而遯世惟韜韞之是符混衆流之爲一翳衆林淵之深

避寒暑之凌厲綠蔓蓋其其有幾何以固門庭以塞愧嗟夫木生於山谷乎盛哉質有不齊大抵非材下蒨莘以數谷上聳嶄而縱摧雨露之所滋培土壤之所封培或剛柔異禀或矩細殊方或屈乎曲而或雜乎短長其剛也蓋以爲輪輿其柔也蓋以爲匠輗其細也以充乎椽桷其鉅也以供乎承棟其曲也則爲輮爲耒具直也則爲笏爲杵其短也樽檀之須稱其長也楹楹之是資故未有或遺其所用未有不用而棄之雖惡樗之可薪亦見稱於鬧詩君之構是廬也良材之與於乎榱楣之與楓乎將取之於楩楠乎何求之於梓梢乎若是者木非不材也其所取者翦蔓之巧及夫繩墨之工也雖

然是木也旣不能寔性於巖谷猶未備用於室廬惟六經之是蘊惟群籍之是儲置琴瑟以爲侶列筆硯以爲徒蔡君子之偃息榮葬資之於啓歲年之縱遊與偁舍之須臾故扁遂之室非華廬也而飾歌金石娛耆以宜子孫之宅非高貲也而修德之作千歲克傳淵明之居僅容膝也而嘯傲寄身其中超然莊矣之齋以安身也而演厥旨極參乎先天古語有之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夫豪門右族甲第赫奕競文繡之爲美誇丹漆之爲澤或日號乎歌舞酒未闌於絲竹一旦之變變或莽花亡歌竟燕重歸而失巢狐狸出而交跡是爲物故不之爲廬乃仁者之安宅大人之所行非散也以使

故至於久也人之散者非散也隨時詘信雖弱之保也故夫木之有不材斯莊周之爲詘也凡木之材無不美吾於孟氏而有取也嗟夫室以其材弗迎弗僞人以其材匠術匪分離割之務去而渾然其天成巧智之自栽而出思以爲名是之謂幽人之索嚴而君子之謙亨者乎

南歸賦

悵溯合之方哉兮發孤旅之遐思出都門以瞭望兮具舟宿而南歸廻廻瞻於帝居兮藉中天之虹霓像紫宮以嶕嶢兮貫黃道以透迤壯麒麟之兀兀兮聳天祿之巍巍吾固樂金門之高步兮顧忝白虎之華議顧年齒而力竭兮遯形於而心息麋鹿藏於深林兮鳳翔集夫熙世審物情之既異兮君子盡豈其才器虞德像兮三聰明漢業建兮朝儀興煌煌乎大明之盛典兮爰稽式而告成延搢紳以傳識兮蒐巖穴而旁徵慰齊竽之濫列兮愧嵇操之希聲承賜金之殊恩兮荷錫服之殊榮節苟歸而佚老兮衍初服以紛情朝發桂於龍津兮夕余息夫采石歷曲湖之坂陀兮臨庶阬之洄瀠雨浪浪而霖霪兮雲凝凝而凝色神魚驚其飲首兮旋鷁驚其迅翼嗟百行之所滯兮望匡廬而不追昔余之棲遲兮倚安夫家閭也以往還兮今何爲而役役也吕望之漁釣兮對與于之猶也將成之飯牛兮竟以相國

也吾誠不及古之人兮守夫窮獨之節也全以剖而爲斫兮木以直而秀枝在山居夫滿躍兮在山焉能以自全實顯避而致用兮愚愚避而全名蘧蘧蘧以千祭兮寧身困而必守謂斯言之匪誕兮指江水以誓之爾曰楚山峩峩雲溶溶兮返吾故廬不甚不違兮蕭鼓鼓縱棹沖沖兮區泳翠翠兮清淳風兮揖至吾之賢兮將自驅而從之

新喻梁石門先生集卷之四

新喻縣知縣崇安監用其訂刊

樂章

告祭天地凡十三章

禮局中承　詔分撰郊社宗廟樂章故有此作其音調雖不可被之管弦然出於　上命不敢棄其草謹錄藏之

迎神

天道大矣物錄以生地道廣矣亦因以成惟鶴思是資惟禋祀是明神之格兮聽續紛其並迎

奠玉幣

奠以嘉玉粟而溫兮薦以重幣煥其文兮庶黎茲哉斯禮之存兮

奉牲

既虔我祀既具我牲方致商某心之誠有苾其芬于豆于登五音皆合和而平

上帝酌獻

仰明明赫赫如事父母以饗翁以將從昌報之酌用陶匏斯其宜

地祇酌獻

勢廣厚德含弘五行具百物生承天之施功之成何以報貺酹惟馨

上帝亞獻

父事惟天格神以心赫赫在上洋洋若臨樂既具止奏鏘其音酌言再之庶明明之降歆

地祇亞獻

母事惟地物無不載九穀既登百貨是賴罔敢屢而瀆罔敢忽而怠昭茲嘉貺沛兮未有艾

上帝終獻

稽行匪懈祀事孔明瑤席帝華燈煌煌豐我粢盛我旨觴陰陽之和邦家之呂

地祇終獻

六府孔脩生我兆民富媼之功陸海之珍禍禍翳翳清酌以陳所佑惟德禎祥其臻

分獻

穆與下臨從百神金支秀華耀五雲增峨峨靈欣欣位以序列孚明禋

徹俎

禮竣厥初尤慎乎終徹以示敬雍雍肅肅管籥五音從

望燎位

在縹縹玉在篚維幣禮從厥初迺燎迺瘞屹立以瞻睢終息

送神

神飈若馳肅雲上翔若龍蜚騰車以行顧茲瑶壇兮
佇有紫光

癸亥九月二十四日校

思遠詩六章寄長男雲川丞暎

維余之鄉居楚東甫嵯子皆遊西璐桂林洞庭蒼茫桂
林崇峯莫涉其濟莫越其岑元雲間之實勞我心
維余之里家服農晦以燕以漁於藪於淇俱安寧樸
質厭仕追余就學爰暨於爾適彼鄉關適親師友
赫赫皇明文治肇興惟俊是詢惟隱淪是徵暘樞既
昭斛以斯鳴九對混同神聯駢能唔余罷老爾承詔以
行推者以為忠惟心之貞
洞彼靈川其川滅殲哉桂林其林彼彼既涖厥心如
流斯沛靴勃弗嘉就勞弗釆厥[illegible]以[illegible]對之頓切兮

必近雅拗其邀
常人有言清濁同翦闘而夷君子秉心毋僻以自陷
毋忠以或欺凡彼俗人厥終之迷懿此君子實而名隨
何與古之賢繼令之躅
逍遥川阜既阻既阨帶刊歲時力疏莫驅我無逝羽爾
之歸與人爲媒知其知者天衛歸有時爾獲有悉渡雲
或翕飃風或旋所似匪私所愛匪饑令名是圖以紹我
思

觀蘭亭圖六章

蕭主事宗原踦自京師遺余蘭亭諸作及圖像
石本觀羣賢之宴集總四十有二人賦詩二篇
者十一人成一篇者十五人詩不成者十六人

右軍所書序逸少撫之[illegible]二人之詩撫公
權符之其為圖者宋[illegible]而駙馬
王齊卿宗[illegible]九之季[illegible]與守朱子章乃以
刻之石[illegible]賢賦四言六章其辭則與時高
下非敢擬於風雅[illegible]者也
猗與蘭亭越山之[illegible]林羣賢脩禊令
輿[illegible]兮
蘭亭之英衣冠楚楚有洌其觴有斐其翔泛泛羽觴[illegible]
笑斯所
亭之庭宙維山[illegible]翔[illegible]俯[illegible]

淵脩條
俯仰心恬乃形於辭賦覽廣鑑研詠忘疲但惜類景條
其兩岐
白華之書金玉其貴竹帛之流荃艾離比良為令茂地
乃勝地今而思昔只增以跂
縣之致之乃從國之踰金象齒玖以儲之好德何賞好
名向前哉詠斯亭以紓永懷

樂府

荒鳴怨

獨步木階蒯飛鼠瞭亂樓月斜芳年易老奚令井桐別
暇年承合宴樂循未終
鬧弱且棄置夕氣凉轉人流螢照角綃頂燕遠殺流離
衣袂思輟不介珠履舄

豔歌行

今日燕樂樂如之何我醉惟自逸我飲我醉我酌
灼芳華愛有明約樂於俗柯我醉我友祇行我用樵日
苦少歲日苦多伊其相樂家蓋之嗟木可重樂川無梁
彼人既今石其生有涯故樂故今哉 下人嗷樂以無荒

永久常過

采蓮曲

艷艷二八女盈盈采蓮舟停橈江上即問花落心自
未恤芳采花未遠只采芳要知心最苦綠房為君折
花多無水紅葉多照水照顧及秋未老為花惜芳容
折花折蓮葉常照輕離但使珠常在年年花相似

鳳笙曲 [illegible] 弄七曲 [illegible] 其一也

[illegible] 欲翅翔雙龍合歷叁日長
[illegible] 六氣順三階平

[illegible]歌行 二首

[illegible]風零露凉蒲蒻錦衾殘月光羞看結 [illegible]

徒貴冠衣百和香
貧殺更上千黃金可惜賤井無復母猶如秋[illegible]別胡淡
愁伯春江日日深

西門行

出西門安所適所適得非年稀見何(西)行人生如春花
朝體陽艷夕空叢百花流光能幾何幼而出老奚跬
跎嵗日苦少愁日苦多勸君美酒聽我歌拿為貧賤之
娛樂無羡得意之奔波

車遲遲

車遲遲江上路知君心與江水東不可停流車不駐出
門望人遠[illegible]人生少年[illegible]可思早還家落花

紛紛蛩蛩疏者來春去傷離居丈夫皆著親金吾鼓云
富貴非良圖訖身自誤不自怨摧頹羊腸九折無摧車

東武吟

戚戚復戚戚丈夫有行役行役今安之萬里適京國階
珠耀明月和璧誇懸黎及時不自獻明君焉得知美人
何綺戶牽衣子母夫長安多風塵亦令素衣污鋪席共
朝相從瑕何足云吾行且從此爾不意良勤

荊州歌

荊州六朝下揚州如雷[illegible]江頭花開滿城不少蒼
[illegible]塘風波似蛟海潮朝出[illegible]

上之回

海波如白山三山下可到凌雲[illegible]觀思仙人金輿[illegible]出
回中道回中道何逶迤朝風照[illegible]飄揚[illegible]
西來集行殿王母雲軿初降時碧[illegible]味進瑤水桃甘若
絳笑飲九霞觴侍女[illegible]從[illegible]羅非[illegible]終不學
穆天子八駿無停[illegible]還宮靜[illegible]仙自來須與軒轅同久
視

公莫舞 即鴻門舞曲

東兵西來入[illegible]雄氣[illegible]南山秦民[illegible]道觀降準
降上[illegible]首戈[illegible]如林士如[illegible]河[illegible]流沃焦土秦
宮白晝千門開[illegible]指日落[illegible]
楚兵鳴[illegible]天[illegible]

雄[illegible]日[illegible]虹貫[illegible]文鼎誰其[illegible]雄胡為拔劍以斬
起使一夫[illegible]以相攻劍光[illegible]今[illegible]横[illegible]今陳
風生[illegible]不自量[illegible]以意氣相凌[illegible]凌一何
[illegible]空中[illegible]五采但見雲龍[illegible]行天衢

大堤曲

大堤女兒顏如花[illegible]妝綺服踏江沙折花[illegible]草歸來[illegible]
小[illegible]門坐[illegible]玉[illegible]雲[illegible]江水照見花枝影
[illegible]中少[illegible]知美人心[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迷層雲飛動
[illegible]不如歸

西[illegible]如[illegible]月互[illegible]鶴[illegible]樹青
鹿長生[illegible]人不[illegible]親授[illegible]爾
心田[illegible]爾[illegible]風來[illegible]入[illegible]人[illegible]長[illegible]
園

江南曲

[illegible]江南春[illegible]中[illegible]參差沙上[illegible]遠
樹[illegible]日九曲

[illegible]

[illegible]春風枝
[illegible]光[illegible]鶴容[illegible]玉[illegible]
[illegible]

木蘭爲舟桂爲檝水樹荷華映蒲葉紫[illegible]
珠簾風動中自[illegible]君王[illegible]情在未央心歷[illegible]思感[illegible]
醜宫寥寥白日長
黄山蟋蟀夕以陰蘭堂蕙閣候月臨禁門重重門且深
螢綴綺疏耀羅[illegible]銀漢[illegible]閣玉綆低抱衾[illegible]道內[illegible]
萬年樹中烏夜啼[illegible]
層臺風[illegible]白銅[illegible]水[illegible]華[illegible]
寶帳象床[illegible]明思[illegible]由可[illegible]石可[illegible]
千秋一日心尽存

霍將軍篇

霍將軍甲第開且雄堂中賓客風生門外車馬[illegible]連

空後祿[illegible]錦袍加火浣衣雖[illegible]玉
門黃金[illegible]吾上將[illegible]林郎官多[illegible]後一朝九
重思[illegible]人何不[illegible]松
柘[illegible]

[illegible]人歎

[illegible]胡人赤[illegible]隨
[illegible]
[illegible]月光

上留田[illegible]

上留田[illegible]其心孔均一朝父死兒乃不
[illegible]

成惜飛[illegible]同[illegible]悲之人之
[illegible]心乃化[illegible]頭胸
道心[illegible]子[illegible]紅[illegible]斗粟與尺布
慎勿不相容

獨漉篇

[illegible]子曰古樂有以此爲報父仇之辭大白擬
之則爲[illegible]仍用前意

[illegible]無愧人孝心上[illegible]
[illegible]生齒[illegible]
[illegible]我[illegible]知此[illegible]吾[illegible]皇
天[illegible]乎

別鵠操

[illegible]陵[illegible]年無兒[illegible]欲其改娶妻聞之夜
中[illegible]之而作歌

[illegible]易雖不
[illegible]能不改[illegible]何生[illegible]
[illegible]年年[illegible]處處長相隨

結[illegible]了

[illegible]王生[illegible]怨嗔嗟
[illegible]士何能[illegible]所以
[illegible]相親

[illegible]

猗猗女貌□面心姸見戾之光□奇之氣男兒或斷缺
女流乃能全木殺為時宜時乘機變為后當輔王初采
於方邪中獲上意入下宮不損何補弼不效新儀斧鉞
婦見之笑後乃化之戚南雍狩廷治齊政舉婦爲傾國
之妖譎僞使客來近郊獵闢前時採桑女

三老辭

山谷道□□路逢三老翁頭如春雪□面似朝霞紅鬢
絲雜長日□□明分□四□何以□□□□□囘首□
一老□今有非□□七□□□□□□□□□天然
氣再聽二老□□□□□□□□□□□□□□□□
邪氣□待面後□後□二老□□□□□□□□至人行

夙夜□宿客□□翁□言長然古迄今寧有仙命當願
受生可延保百歲作千年

□壽命

閑閑□大月如燈照九州不□□□□不□□□□
山見樹不照水見蛟□獨不□□□□中□夜□

楊白花

楊柳花可憐白雪飛舞春衣□□□□□水楊花□□
空愁人紫簾後度舞度簾□□□□春風起□人愁
時深閨傍春風一吹人□□□□□□□□

五□□□

□□□溪在新□

人城都市□僕思山樾靜歸飲酣溪泉怡我□棋世□
鳴雜樹蒼石門翠屏並羅懸蔽綠□□秀夕霞映翠陂
許無敬候謫悔奔競襄禍□雲松脫屣稅風徑悠然邀
客心□出野人詠方期杏口耕毋請終南逕

送秦德中會試

為我山澤古送君雲霄□貴人欽每騐下士心獨苦紛
紛競科第口吐□□□□□□□□夕爲五侯仙我觀
今賢良懷珠類良賈□□□□□不獨在奇骨松柏生
淵岡山爲明堂柱□□□□丹漆赤心皆可覩既應綸言
從將隨玉墀步蹉蹉黃金臺望君爲□妙

和楊逸人挑林遯若之作

心寂忘塵囂時清樂藪□愛此□化林幕之□□屋於
蘿逕芳□石梁□淺沫風翔雙白鳥雨□一黃犢東皋
雜婦子中野見樵牧賦詩雲霞□携壺□綺谷從君以
傲游於焉謝羈束

題西山程氏南園

獨居南園靜秋木連翠岑鳴琴衆葉下把酒孤猨吟寧
負朱紱願負垂白雲心采□歸田□□□□至今

爲臨川章則常題山水圖

山擁衡盧青木含瀟湘碧□□□□□千歲□虎石逕
迷迴川舟泛泛□□□□□□□□□□白

題印土寺□□軒

曲池照林塢百尺懸蘿陰問誰上垂釣水清如我心小魚多傷生大魚或淵沉投竿為之笑於此悟深名園豪奸爵都市爭黄金但願釣得者勿為禍患侵濯足向潮流振衣北山岑既羞綸與網亦忘簪與組生免相賊嗜慾常自禁斯此古人意託之為徽音

城中女

娥娥城中女小樓對門家相瞻耳相聽顏色真人婁自誇自有高堂婦女當門繡户與月相照見皆下自羞衣無美人見之深嗟歎女皆自言誠所足誇但恐不顏色顛齪生荒沙依江芙蓉落天寒空怨嗟

擬古十二首

獨處衢門下怳然思兗州我馬蒞餘征山川多阻脩豈草被長坂麋鹿[illegible]念離鄉與友人相求待各有適而我何爲苦自勞中[illegible]不少留願與二三友朝夕論樽獻毋爲自苦徒悲白頭

出門望長道車馬何喧闐自日飲[illegible]若爲問人好商賈錐刀爭[illegible]安奇輪服[illegible]若不足衣食思華鮮奔騖日東西何由得安閑

荊州產霜橘朱實日光[illegible]晉[illegible]果充饑腸足以饑饉嘆橘良不如亦可薦豆甍踰淮或成枳性移貴反賤[illegible]于士以操不變

名都少年子金多[illegible]連[illegible]起中[illegible]擬侯王外厭騎兜驕侍女羅綺美衆貴相經過俯席飛觴勝醉言氣凌人欲繁[illegible]笑東鄰士茹食唯精粺苑絕桃李花隨時遷妍芳豈知易零落榮華安可常

鳳棲必孤桐鴞集思高松飛翔擇所止豈與鵰鴿同蹄踰賤貧士泥泥常行中[illegible]閭賢言語斑揚工被服常布廬室生蒿蓬自非賢哲輩何以樹勳庸

芙蓉在江浦亭亭清波雖云出淤泥麗質良可嘉褻家往清凌[illegible]芳花願言贈君子比之瑤華於時苟不惜顏色當奈何

時[illegible]肉[illegible]位高[illegible]合心豈常勢利情所因君子[illegible]薄俗古風恐[illegible]知[illegible]飽[illegible]張陳蕭蓋

不明化[illegible]豈易[illegible]女英雄士白首當如新

江湖匯平下百川皆赴之山木[illegible]參上妹無繁枝王侯稱孤寡[illegible]危[illegible]虛[illegible]天道盈必虧[illegible]公下白[illegible]吐哺情孜孜孫子[illegible]心[illegible]奈何開闢[illegible]往往多矜持

昔嘗好名山五嶽期遍歷思見松與喬再拜問仙液生累[illegible]常爲[illegible]此血肉軀何以生羽翼[illegible]金石固服食竟何益不如我安常百年須所適

雲門[illegible]鄭衛音方揚錦衣[illegible]不如練布良軒軒[illegible]士[illegible]玉[illegible]名高[illegible]美女惡女[illegible]以[illegible]能[illegible]所以君

宁心雖用德自將行行九折阪戒哉奇險傷
驅馬出東郭松林見高墳云是公侯葬華表干丹雲族
月既已遠朽石生荊棘虺蛇或内蟄狐狸當晝嘷顧見
歌其上死者寧復聞感此長太息浮生若飄塵惟當勝
令德千載逝猶存

我有太古琴千年妙音稀七絃何泠泠聽之非促迸一
彈文王操再彈宣父曲聖人危見之何由識其躅大道
日以淪流俗競泉欲執思無紛九州反淳俗變龍矜
股肱集許由巢谷窮通各有志於我奚不足

雞鳴

雞鳴九街曙喧喧多市井馬似陰雲度塵隨紅日生自

弃守貧者何以免愁嗟

歸息二首

歸息崇嶺陽聊比菊少岑栄此林散趣遠忘江海心冷
澗寒芳蘭人谷聽幽禽流泉鳴松下游豫非俗音猗幽
被徑晚香氣襲衣襟頭塵忽西匿浮雲夕以陰瞻彼翠
飛鳥翩翩投北林

藹藹巖前樹翠衆散鮮滋櫛苑雜丹素條莖相因依望
草櫻側疏麕鹿或登臨不回見道脩就之往復來念昔
困羈紲山澤心無違傍湟羣芳叢叢依風類諧黃鸝各
有志渺然何足非

春陽既和煦時雨亦霑濡原野秋已遍土潤含肥腴兵

以手少服苦毀目堅錫嚴勝馮栗林避燥亦交呼嗟乎
理腐循四體忘勤劬羔裘傀船遞深鶴耻安君莪豫者
所尚偶耕良我徒

食蔬

微蔬生田疇類同若兄弟爽齊背茹菽粟亦吾所嗜味
非馳泮芙菜非能孚異但取爽脩風咋此心不愧

茅屋新成

素匪廊廟器林棲心所宿寧疑愛竹箱安陋結茅茨奉
靜袋樣久休工及春乃樂與一二友交好在昔詩種樹
循遊法輪鞅息忘冕紼棲傍塘坐與卉白墻滋散映對
陶以鳴禽集芳枝狎麋鹿齊登瑞盆靡牧敢適喧慮白

屏抱世情兵爲賢哉考槃子邁慕長在斯

和蔡同樂文

鮮鮮溜中鮮朝夕旋會其中樂同游爛栗琹所
以行了交常使情通流鳴禽集初旅從魚躍將登雅趣
同其然庸俗正能反咏歌有士若綠竹并至樂來頼慰
幽屏遂詩芳寘證亟則瑯琊品豈數云黃難

簡伯英伯鈞見訪雨留信宿

林谷宜兼合東林欲雨來二友欸俱至一見霽中懷樹
我茅茨宝爲君柵戶開上言風雅醇下言盤歌諧何以
相俺留滿觴不盈杯何以爲迎緒繩與瑰煕鳳失
竪木路水流渭渭歸鴻正翩翩討露散參差告我遠言

旋定肯俉慨乖蕊此孝友心令德善自培貲爲王國士
撫懷北山萊

毀日过分峯北宅块二子並寄[illegible]府伊騏

人安紫華予錦綉粉文章[illegible]歎希劍合金大奈殊贊
帶[illegible]獻麟乃鏤青琳琍[illegible]躍杜[illegible]出[illegible]貫日闢一朝
發白獄斛迸輕煙佳出市貢路[illegible]時[illegible]筆
斑陽闢日論唐虞鳳翔丕瑞爲[illegible]公卿三十秘書
郎四十號大夫不[illegible]宗[illegible]吏生結知爲乘圭
人侍九重居廻環[illegible]金王[illegible]六珠信爲寶步
年毋自疎

石門集　卷四　五古　廿七　晨[illegible]藏板

自[illegible]城[illegible]醴泉寄劉伊佫

大川日洶洶孤旅何娑娑[illegible]與君子別拔[illegible]已再更方
春行役[illegible]日[illegible]城文史[illegible]明伊鹿合并中野
見[illegible]鴻[illegible]道風[illegible]駁滄波明伊人獨
難期方舟阻返征我亦懷空谷[illegible]佳[illegible]東南
雲聊寄[illegible]思情

題方以[illegible]先生[illegible]易軒

先生[illegible]家於[illegible]安縣[illegible]登上[illegible]歷官
[illegible]能晚而勇退[illegible]龍山之陽珠瑛峰之
下名軒曰[illegible]易軒[illegible]賦之

久辭[illegible]階[illegible]白雲[illegible]石[illegible]風泉非[illegible]音開
軒見[illegible]易對[illegible]林酒[illegible]上露[illegible]開[illegible]萬象

紛在目至理[illegible]何心[illegible]樓[illegible]互相[illegible]時
乃[illegible]鴻[illegible]力不任[illegible]隱[illegible]香[illegible]衣[illegible]青[illegible]不退
抱龍山[illegible]巖崟棲遲樂無極古道在斯今

寄練別駕北上

紫城[illegible]星耀天中[illegible]東[illegible]未央宫[illegible]
[illegible]度駿馬浮雲去[illegible]知[illegible]交[illegible]所[illegible]秩佐
班[illegible]流[illegible]劉前年思居[illegible]佐郡[illegible]颺
[illegible]使[illegible]新[illegible]金門[illegible]見爵
賢[illegible]翩翩見兄[illegible]君[illegible]上[illegible]
我名[illegible]中石尚下[illegible]真[illegible]爲君帶白
[illegible]何[illegible]光

石門集　卷四　五古　十八　晨[illegible]藏板

送[illegible]公[illegible]知[illegible]

[illegible]風[illegible]邦[illegible]王朱[illegible]別[illegible]羅光[illegible]
[illegible]紳士[illegible]之良[illegible]化[illegible]數張當令
[illegible]人[illegible]見嘉運乃駿[illegible]天[illegible]翔北[illegible]
[illegible]所歷多[illegible]霜野[illegible]有[illegible]川路亦可航[illegible]君如朗
月常[illegible]與[illegible]吏政[illegible]視斯民康

題[illegible]集[illegible]仲[illegible]齋

[illegible]能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懸磬我安貧

送劉僉憲宗約之江浙

明明象天極德輝燭遐陬歸公風化原前爲司業赤驥騁長途
髮擬鈞距淹久觀風特周諮紹聲自玉階久宦吏曉法
爲爲我哀鳴蝦蟹多於炭何惟所其擊寫使拯危扶危
綱頓振舉使職當斯職所推必強梁所畏惟善柔爲何
望伊邇稍軒舟猗留望君日延佇佇徵陪新猷

金陵壽歸作

軒車何翩翩白日將紅塵粉綸綸遊上毀林公侯仙殿
稍覺蹬寶玉樂聲尚存但渺巧飭憐不聞攝直觀金門
行游上自稱布衣臣親受上相知視五侯貴賤搢不
敢上返權屋宴樣歸田慕王吉門前安貧賤

哀民崇膽費實扇其擔宅以何辭[illegible]既爲之記又
爲之賦五言十韻

君子恆內省虛室難外喧端居此審[illegible]今聖天君至
日懷開闢陰陽靜斯存胎載天地[illegible]分睇顏
復初性靈光燭突[illegible]違倫未逮救[illegible]當養
其萌無勞除其根[illegible]圓天道返正[illegible]此元酒
味始識期沸醪

劉貞女詩

[illegible]行金川[illegible]大
[illegible]徑尺[illegible]有

劉氏女既笄字懿文父兄乃文儒異彼龍家人女質在
湘帷既許趙氏婚秉心若冰玉討工惟織紉一朝風塵
起盜賊遍墟里兩兄從義兵兵敗乃俱死父母衰暮夜
貞女能慰此時危月君民亂波濤驚斯鸞鳥其凰雛惶
伏乖嶺趾所覓惟金多所祝惟色美不諒貞女心強欺
竹倫理刻期求必遂父母爲符已女言我此歸寧受辱
無乃忘民既我聘他人非我夫死完何足貴瑩瑩終自
[illegible]怨世所謂我忠義無庚覓投丹尺井深泉[illegible]安居
歸見喪救定悍問之呼皇天惋為悲[illegible]士情中貞女
節士或愧士辱女不如客聞悲且惻嘆息重嘆息惟天
生人物人物具天則王雖有定偶孤鴻不敢特獨歸悲

節義聯分雖之德人況貞於物綱常特扶植況聞多益
章備述貞女賢縣官合表閭大史當採擇名貫氏女
永長世千百

賦物

元花翁[illegible]生物分嫦妍何陵[illegible]雜竹林[illegible]妖
艶[illegible]君子
志[illegible]心[illegible]先三光顯[illegible]明六氣[illegible]不偏[illegible]天
爲[illegible]何言[illegible]日[illegible]若[illegible]解[illegible]當
[illegible]水[illegible]何用多[illegible]安常理固然

春暉堂詩

郁[illegible]仲武學通春秋家居[illegible]名堂曰春暉

府僚倫興仁爲之求賦
藹藹庭蕪綠郁郁蕙蘭芳向時紛灑翁北地延荻蒔壯
氷解陰沍融日舒陽光勿謂聖賜遠華萬互低昂盛矣
仁賢心拊恩誓無忘內籬究王跡外美工辭章斷鐵幃
前訓允膺夜中裳既感三春輝佃與百歲躡慈竹立徐
蕃孝烏當終群我歌慕南陔庶見皇風長
黎明晉同宿觀陰何詩因賦
桂館閉妍詠前階却林深徵涼隨葉斜光月隱林幽
定與翻翅為迪何流音誰知此夕意郎是昔人心
時雨軒爲宦郎張明善題
夌嚴奮勁爽穢陌掛浮埃癸陽綴短蕤綠暗枯栗芟氛

候有雅澄階晴互旋廻密雲結翠蛐飛雨洒丹崖珠樹
秋蓉瑟石路夕蒼蒼百穀就華實卉木亘矧當志士感
天澤因之增遠懷虞廷卅操出希作呂才陶朝受目
永古被臨風閒時雨情脊脊令德期方來
筠竹被爲章子恩賦
結搆遠市竹生綠叢間朱夏樂蕭散玄冬貳徜徉勁
風白北至雨雪紛其芳道遙將生退良友恢求羊粉從
瑰耳色煥發蟠珠光猗猗歌衛風瀍瀍懷雅章與俱共
寒操勉企希清陽
題嚴氏貯春堂
嚴孟謙之先人名其堂門皆介元御史楼理山

化皆爲賦之堂今毀剝而名因其舊示不忘先
也孟謙所居曰楊津
結宇臨滄流出門見通津一室心太古萬象皆陽春候
令其熙熙氣和物欣欣華林有縱羽溫波少游鱗昭蘇
餘答蟄賜遠罔無屯君子樂亨泰堂構懷前人柱史北
庭秀遺篇南海珍庶令後來者推測常持循
懷仙詩六首
嶷嶷崆峒山渺渺天西北遼哉殊人世髣髴若咫尺勞
哉廣成子於焉姿恬默窅窅出視聽窅窅入氣息筋力
弱可強雪髮白能黑玄門人無窮逍遙無極道參日
月光燭幽何薄蝕既狂軒轅駕真裳雅翔廼斯人吾所
慕望望古今隔

華節王子晉萬祿一毫輕龍凡期鶴駕吹笙爲鳳鳴朝
辭九重闕夕出五雲京西去憩玄圃東遊歇赤城僊侶
乃其儔冥但侔蹤飄來歸猴嶺上開者紛相迎觸蘭羞
戀戀樂何昔昔舉手謝世人翩然復遐征
昔聞河上公結廬於黃流榮光若霞彩休氣兼雲浮坐
閱寒暑著靜觀春復秋所學五千言探索窮微幽文皇
紹炎祚玄默思躬脩無爲致上治守雌乃披猷問道服
貴言至人時與倍駕風欸然去渡海還丹郎形影不可
見姓名爲延留
侍道真仙乎自號赤松子金華翠岩莞中樂居止牧

羊羊亦仙化石不能起兒往從之遊谷神同不死松脂
比余滑茯苓若鮮髓扶桑丹甚甘元洲白柰美無嫌服
食殊同命同一桃
崑崙古時雪瑤水天上波云玄金城宅玉樓高嵯峨曾
留務天子宴酣觴赤霞天來滯入駿黃竹發悲歌從來
感漢皇七夕降承華仙果進諸桃法曲奏霓裳隋附翠
壇液臨轉禁河車三山雖縹緲遐爲來何其多
羅浮古仙境爲洪梅共間拘洪者奇告金丹此飲叔又
開閣蒲谷圖蹤何曲山盤岱雪宿邑蕭帝乘神光若人
供奇分方進就將琴與氣均涵澤肉軀無羽翰百齡可
頤保千秋諒爲難眞人敵天地吉命徒永嘆

洪洞圖爲小兒壽大夫題

昔聞洪涯子頎似安期生身着綠蓑衣出吟白芙插胡
氣挑花並玉學孫雲車從以五仙童人間遍經行施藥
救百病無人知姓名偃成人雲去歎之有張鄲神丹活
嬰兒爲子爲發祭禾樂西山岑點塗南昌城我愛奈越
人妙伎醫改更顧賜一丸藥令我肌紅明叔山候子晉
崆峒求廣成飄飄萬里外因以息營營

題山水圖

山其遠天青溪陡深樹綠松逕雨幽人石龕一茅楚詘
如滄海與壺綸立於獨

雨後登閣

山雨生莽寂發興陡西榭溟漾月寬標島島雲起整
坐屏竹坐蘭酹鈞簾酌無愁明日陰且盡今夕樂

夏曉

雨歇曙空涼命童耕煙草貪眠人起遲無憂鳥鳴早土
符長麻荻洞流沃抗稻樂此巖下居時康息攻老

苦熱

池水似湯洛庭日如朱炎遊鱗待夕鼓飛羽當晝潛願
逢雲酒戶思看冰雪盤凝心以澄靜內照同秋露

題胡氏石潭山居

城闕出外近石潭寒更清鍾鼎皆名歷瀟洒令逃榮施
蕉戒爲侶日與治流行翔羽時相和遊魚安所驚浩穰

山衣荊倒景翠白明園狀仙島奇泗共詞流傾神怡眾
乃造理悟心自平山水性所好非貪仁智名

雞學豬起出市

寅際陽鳥升墻頭鳴雄歌喧喧市門啓行車走鼓鞭官
巾頗家陌輕笞詐容假屨民雜刀蔬百貨明星列假鈍
散樵址蚊蚋集秋熱郊何恩暫將川流激難越病增風
埃裂皓首屢搔負久懷空谷棲渴塵愁腸結市無賤君
平趣舍心獨夾

祖長男赋書改授古田縣令

五嶺洞庭外入炎海壖長男憐遠宦離鄉經歲年露
川昔式今古田今寵遷雖假往歌理恆虞無債怨風霜

防外侯鐵石肖中堅獨彌蒼梧雲歸背衡陽天老夫賢
白首卧病安田村弱孫念脊脊里訓悄頌顛育脊上所
憫同縮分之然祿也義爲重歸哉思乃全

題孔克仁所藏先世平仲宮帖

王府珍天球侯邦重彤弓郊傒紹錦命因茲念前庸恭
哉宣尼裔條支道以豐烈烈稱良臣侃侃見孤忠著作
罷衙來制辭洒星風鸞鵲紋彷彿鴻龍勢蛋翀流光前
人德猶暁後人同未羨齊稷下燕懷當淹中存存千載
心令德期增崇

林下

客尋林下居遥幽不待持疎竹延雲覺然策落溪草含

言人莫知虎跡驚侵報何事擾余懷覺崩恬天道

觀鶴

山人卻肉食借爾作羽儀浴波空罕沒卧渚或參差掌
動白雪影翩翩春雪姿逸步臨池上照影出籠時

舍後觀泉

閒窺石峽泉析竹補苦竭稍覺魚鳥親亦使蛇蝎避灌
纓寒裴人沉紫香生臂西崦雲晝冥𡶶立風雨至

萬安縣丞萬鶴擧能理寃獄縣之好事者求進士
顏仲儒爲叙其事因賦以美之

萬安本嚴邑僻居萬山中萬侯爲丞如水鏡能照寃枉
除奸宄山村之民有鄒氏惡魁鄉凶比虎狼獰當

召獄然後予五人同日死寃妻訴縣官侯獨矜其寃丑
蜂飛繞坐喧喧如欲言心思五蜂卽五鬼鬼憑於物精
靈存隨蜂往尋屍其在獄成一日形無返吾留黃雀啣
環後人當又附竹橋廢蝶登上第此蜂有靈德不忘侯
當進爵象者吕

詩七言古

贈張梓敬

結交不貴硬而金唯須同調更同心撲姿那藏瑶林秀
內蘊角犀珠海深千年寶劍終能佩八月銀河當徑尋
好以義言談義勝益因邪思悅邪音華齡未作梁楚客
水南移居淹木北寞迷鉅澤蛟蛇縱險巇變阪駷騤厄
機捷俗情頻舒翰酒消路人服常白被矜聊爲阮君詠
應詔將陳董生策早森門巷萬草芽猶桂雨歌山含笑
側聽鞠州猶語鵠倦燈松閣乍樓爲新篇善勝遊芸緖
新釀愁非九醞霞臨別橋東嘆流水重期閒上玩芳菲

赴召初至闕下呈羅復仁先生

十年巖壑愜江湖羨公高步麟鳳都蛻門早已費覃計
廷論正賴裨皇圖退林花嶺心相切佚老甯邪數名俱
黃花秋晚香盈室翠柳春濃香滿衢憶昔邂逅洪都畔
江波東逝雲隨散使節經過失逢迎林廬傾慕惟長嘆
萍蹤逝向闕下逢逢藉那堪老來看鄭莊論交見肝膽
鮑叔知己忘崖岸龍灣秋水多石磯來舟日集歸舟稀
枝背且復留東覲道迢何由敬式微芙蓉采贈思渺渺
兔絲攀附心依依老依巖壑倘如願願作閒雲相逐飛

趙氏節婦詩

東平趙壽母張氏年二十二而寡其夫時其舅
爲魚臺尉後亦卒官母與姑翟氏仍居魚臺曲
盡孝道養姑之身且能俾勤於治生家以饒裕
婦古婦行爲邑中之範壽當父卒時纔六歲賴
母之訓長以明經官□官其後爲軍帥咸善若
矣而志竟弗就輒沛之中奉母至勤迨仕今朝
位益以顯而母固無恙也嗚呼子之迨時而仕
爲母故也而母之貞節固宜不泯於世故余爲
節婦詩以慰子心且以爲世勸其詞曰君卿大
日德原壽字子仁今爲殿中侍御史

恩莫如雲間鴻義莫如堂中燕鴻能孤飛不亂群燕能
獨歸令人羨人爲物靈異厥初或虧恩義物不如賢哉
東平趙氏母少年婦君總念餘大殁賴有兒以終姑還

在泰山可移海可竭養姑教兒心不息努思殖家業家
業榮花零中年遭亂離亂離苦辛兒能長成勤學問
觔雛五色神駒俊骨奠早攀青桂枝風塵背取黃金印
母今白髮身康強兒趨紫禁多輝光此時人欲眷侯母
昔年光彩衛其姜嗚呼水霜節悠悠誰爲伍食梅心爲
酸食檗腸最苦願將賢母之名上太史書之汗青照千
古

張僉憲維遠以其父中丞公遂閒堂記及諸賢題
詠見示歎慕不已輒以長歌

睠昔中丞公高風爲可攀身雖處廊廟心乃思雲山濟
南名勝華不注對山築堂名遂閒想在之中見幼退其
休紛紛多亂顛聞公昔在大曆中奉天子詔行奔走念
五年千里之赤早節一道爲家之饑窮饑民數萬造公
寫哭哭公亦為哭悲樣與心胸是時述歲值不入土窟
當其從乃知從則不得閒竟以動勞煩惑隕其躬公之
魂魄星辰在天中公之義貫日月留人間遂閒之堂名
不泯見之褒美常班班奏相小鐵爲公論太史雄辭爲
公記照海珊瑚價誰敢酌南交象犀致非容易茍公有
賢子賢之如實存寵揚仍爲繡衣使術公規矩能不踰
文侍于孫孫復于席以觀處宗文儒公之學問淵源如
賦公之辭章爲金爲玉晚管清議為萬古上告廟堂次
告風憲下告民牧言如藥石皆若口瑟名爲忠告言皆

韻之三復更三復惜公抱恨志猶屈書亦未能化羽公
蓮湖堂爲劫灰久所存僅文辭寔寔定有鬼神護亘百
千歲如當時公之生氣凜凜恆與文相隨嗚呼後之爲
君祿守臣職爲之師表非公誰

題貢士徐國器愛日軒

朝日出扶桑東崦日入虞淵西朝朝暮暮人復出大地
久長與之齊人非金石稀壽考有尖丸電光如諸子能
孝親且娛樂此願有子扶衰老嘉禾孝子徐賢良軒名
愛日母壽康晨昏米盤進珍饈稍序綵照萱華翁母年
踰七十有歲容易蒲不惜黃金惜但恨白日短嗟彼衆
號人共悄慈烏反哺良可稱君能愛日如不足願歌慈
烏備樂曲

李辰州黑首白身名馬歌

李侯名馬芟相别赤騮紫燕俱下列頭純黑色身偏白
一片陰雲兼積雪自言辰州初買時城門走試驚衆馳
少年夸觀皆歎息前者未聞今見之矯如元龍畢春求
巨浪掀騰玉鱗起夜射金精光可覩畫壤象载色相似
東還深卓今歲黃金可市當十倍長鳴冀北羣已空
出鎮陰山意常在呼嗟李侯才更賢蚌須無額神凛然
明年踏孚趨幽燕青骨飛鞚朝九天九重詔拜大都護
此馬願逐雙旌去

泝家谷丁圖

蒙古氏脫貞字正已自號蒙谷子家於臨州爲
人衣道衣冠仍本俗而所守方介讀書談道怡
然自樂至正初與臨江杜本等四人皆以處士
徵脫貞授集賢待制至燕京以大臣之禮貌未
害竟不就仕而歸揭大史爲作蒙谷子傳其門
生陳士文爲江西省掾以其圖求賦之

渶川之東炎山水誰其隱者蒙谷子草屋披書棲棲陰
奚奴背琴笈竹冀彈冠曾拜大夫爵洗耳竟作箕山士
不隨詩鶴瘦烟霄寧使蛟龍在泥滓嗟哉世士多俗局
嗟哉日獨淳樸風長安車馬若流水安得一來空谷中

送貢士顏子中

北進貢出多才華歷歷科名映前後吾觀子中何俊拔
誼論衣舘世稀有春秋三傳在胸臆熠熠文光動星斗
從前健中刀稍利自昔每忽風雷吼前名首歲上春官
同僚光登顏愈厚今者再貢尤神奇詢場吼驥詩捉手
羅浮可陪顏問列卓發能知風化首君才內外無不宜
巡廷茂人出君右野夫有志徒激烈年踰四十棲隴畝
丈夫成名山嶽重常願賢豪與操守江頭送君朝風急
鴻飛翩翩渺石走白頭音託青雲變他日幽思在林藪

題王維所畫孟浩然像

孟君故人好事者摩詰當年好瀟酒寫之明主既不能
寄窮仙子苦描寫渡用風意天正寒凋瘦凝雪初下

飛騰行行欲何之妙何直欲追大雅飯顆山頭杜少陵溧陽水濱孟東野饑寒一身人共歎聲名千載天所假角山故廬拂袖歸五侯七貴俱土苴龍鍾如此君莫嘲平生貴在知我寡

遊鍾山

至正巳丑春清明前二日重遊鍾山從行者友生金陵張復光奉高呂伯莊甯金陵喻詢殷士安及予姪昭由寺後觀寶公塔世宗廬小苑登雅秀亭望大江臺城久之歷避暑亭飲八功德泉從而小憩松下分韻賦詩用又得浮生半日閒爲韻而以長少爲次予賦又字十韻爲之倡

鍾山昔遊經十載佳辰今喜登臨又時聞況與數友全春濃更覺諸峯秀斜殺簇疊隱元霧閟宮旛幢昏白晝古松倘許龍屈蟠怪石還疑鹿逗遛偶逐樵人躡足攀蔦迷老僧雲眉覆郁郁天花百和香泠泠風竹七絃奏東崖西崖夠金碧前林後林閒錦繡捫蘿或如猿猴把下坂恐老流星走少年莽放飛空險求心默借神靈佑名山共閱大史書思傍構廬卜雲構

題文甫泉石軒

繡衣御史才且賢江南策馬將朝天金闕西臺名籍甚清泉白石心恬然華軒嵯峨崇臺倒九曲之路北山北雲谿泠泠六月寒雲根屹屹千年色御史拜官本書生射策天門擊筆驚致功已羨鍾鼎食詠古猶聞金石辭坐談時接林下士馳想嚴阿衣薜荔方將鈞軸未許閒且以泉石醒煩思泉流赴海石在山丈夫雄豪那可拳何妨勛業蒼漢上長寄心情林壑間

哀孝子篇

海陵袁道濟爲鹽丁貼戶其父爲富豪所凌轢死非命道濟茹哀廬墓三載山東張緝爲之作傳前御史趙侯宇咸尹於是州復爲上其事侯之子致本學於余因請賦之

哀孝子思死如生生欲死海曉場上淚眼枯哀心無窮逝之水誰云猛虎兇誰云長蛇毒咄爾兇毒人何獨無

骨肉爾身雖碎斷腸已裂我覆父也銜冤螻蟻鄰兒猶飲食被服彰皇天昭昭運三光如山之罪胡可以掩藏吾將拔塵寒卧雪霜兔躍我前狐嘷我傍父魂有知兒其處毋存未恐兒身亡嗚呼天下幾人兒且苦孝子三年獨廬墓官書大字表門戶更願除却人間蛇與虎

金陵美酒行

余在金陵郡庠白推官子京餉酒二壺云鍾山僧所釀風味殊常余素不飲不能知也因客至酌之果以爲佳遂賦此

金陵美酒人共誇千金百金多酒家綠印青絣若山積紛若綠蟻列春花北來南去多豪客吳歌趙舞多狎席

銀鑄芯芯松脂香玉册泥泥淺黃色奈何徵利翻旣厭
虛名莊人妄稱詭丱將求藥助麴蘖流薄何異眞詩
廬山老僧醸山泉說甜甘露是自然壺觴惟向朱門貴
升斗豈論青銅錢我生飲酒皆涓滴始因酒味知酒德
市樓酒客徒喧呼山中醉殺人不識

送御史張玉藩潤遷中臺

二月東風來江南花正開行人發建業直赴黃金臺金
臺到時巳三月燕山南畔能飛雪杏花正開御路黃
鸝迎人語音悅繡衣郎官文彩奇海陵照耀同朝入
街郗綠驄馬嘶朝陽御史趨彤墀彤墀花暖風日美御
史銜伏天顔吾千言萬言氣泉然能令奸邪魄欲死郎

官家本東魯人十年讀書泗水濱當陪東馬殿徐貴不
假金張許史親上林年年春自好拜官却憶江南道江
南望君騘馬來方信文章致身早

題孫仲遠經歷芸蒔堂

豪家甲第開錦繡春來牡丹大如斗孫郎獨愛芸草花
說之芸臺羽姍蒔官中無事常早歸花前跪進青玉和
此花本然宜男草食蘇封侯男更宜去年花開滿堂後
今年堂後花倍綺綺向朱戶開苑深丹與此花共長久
九節菖蒲何處生千年碧桃種不成郎家萱草更可寶
人間自當萬百歲

琴中趣贈上饒危逸人

問君琴中趣好在山水間山風吹雨水蕭爽幽厓照石
泉清泠五音似昂宮徵變紫鸞和鳴白鶴舞空桑洗然
鄭衛繁箏笛之耳誰能辨五聲先生撫琴琴音今勿變
絃上音遐哉古音傳古意史論爲問羅門子

老將行

少年自說良家子手把兵書皆經史出身名隸羽林籍
帶劍橫行過都市一校初蒙上將知三軍盡羨好男兒
陰山夜寒少擁甲沙磧盡昏風捲旗鐵驄蹄足若飛兎
羽翎鳴弦如餓鴟獨攻賢王身血戰生擒當戶猶崩追
自矜勇略世無敵九重早未承顔色上功幕府屢呵譴
獻計轅門多沮抑大將軍印別賜人猥君脊山誰勸右

關雞羌人少年夠射虎猶令獵徒措方今天子重書生
朝臨廣內森承明老來不願風塵起但向開門觀太平

紫騮馬效楊伯謙

紫騮馬黃金鞭春風十里杏花發錦叔騎馬過樓前樓
中美人空歎息飛塵一帶出南陌南陌行人如水流
郎騎馬好遨遊

贈吳孟任

君不見漢將定遠侯恥事筆硯心雄豪赤手能扼兕出
虎豹穴兒曾萬海燕與郎讀書思世用縱談王霸意甚
高風雅挹楚騷酒酣氣欲凌八極有時拔劍起舞
[illegible]虹蜺效而見深谷魍魎爲之逃一身

膽氣山樺崒英姿何必頭虎毛時時過我論六韜後生
可畏心所爽騂騮豈憚踏氷雪鷹隼早見辭籠絛峷嵂
稜姿日已遠逆官肉食多淫饕焉知吳郞心激烈褐衣
在野輕簪背我常愛君如寶刀用之有時俟所操丈夫
事業非徒勞

貧谷作

題墨溪橋

橋在黃花里張氏黃氏居其側庚子之歲張茸

老樹山梧葉瀟灑與來濯足蒼蘚下雲邊壓石危欲落
雨後泉流如瀉客過松林貪翠陰農分稻苗散青把
桃源風土良可樂何假龍鍾在田野

思尹從余學請賦之

黃花之高峯削玉凌青霄墨溪如苔峽曲折架以蝃蝀
百尺之飛梧乃有逸人張與黃結廬其側相與放曠而
逍遙團締非陋漢巢由豈忘堯吾但愛此淸冷水濯纓
鼓櫂夕復朝虎溪松風鳴石竅香爐烟彩騰山椒恍然
若在匡廬下雲入衣袖神飄飄溪流可鑑分妍媸照之
誰云白爲緇教兒兼學王右軍日以墨溪供墨池豈無
題稽嵇祠士訪隱躡屐溪之湄拂石橫琴瞰流咏詩明
月自至如相與期或時臨風酌露醉眠蒼苔歌紫芝之
紫芝歌罷心自怡遐覩六合間何物勞我思芳草綠雁
麋鹿石臼離離遊魚不復驚狎鷗能我隨其談留侯藂

石事人生樂在心相知

題邵城歐陽氏草堂

桃源或恐斷市闠草堂那厭近江關門外馬若流星過
壺中人似洞仙閒異人曾見陶弘景詞客常交庚子山
晉和藥匙香郁郁席落花片繡斑斑斑斑花逐春風起
愛君詞章亦如此逸思朝凌葛嶺霞淸心夕比蛟潭水
白鹿蒼松詩近仙鉅澤名山書爲史絕俗應同三島間
結茅何必千巖裏巖裏烟霞如爲侯凡倘日淺道自深
不向商山采白石何須花手並黃金春天遙羨壺尊樂
夜月徒捉旋觴心龍吟古琴恢古操爲君一寫澗泉音

鄒大欽

石門山翁山下住白竹叢深繞窗戶母雞氣雛毛羽成
狐窺竹叢日窺覦黠狐有難穎犬猝大遭虎啗狐橫行
失雞千百怪肉食失犬十數憐傷生吾聞麒麟百獸主
狐奸虎暴爲物害君令物物俱全生使彼食狐獅食虎
貧家日勝貧雞豚歲時供祭兼賓山翁有冤欲誰訴
願訴瑞世之麒麟

題黃富豐氏皆山樓

我聞仙人十二樓乃在白雲之島丹霞之洲君家結搆
在人世何爲亦戀山巖幽山中紫芝白堪茹亦有白石
可煮爲珍羞八窗何玲瓏七星拱簷頭翩翩元鶴度竹
姓麋鹿遊千丈松間來遠賤萬年石上鳴寒流思高嶺

此不知倦足以滌蕩人間之鄙吝君家甫衣尚書廬相
望不再出山樓幾世且幾年今直揭之且有以昔聞飛
泉爲瓦礫瓦礫再見飛泉起王堂學士況早成南郭先
生識更美日延賓客許多暇詞文我許夜未已有時約
旅嵐翠入襟懷咏溯霞要增嘶天籟悅心耳石爲兒
登泉作醴樓上朝復朝山中年復年此意之樂何陶然
食丹可遇不可求道情以酒亦得仙花草可爲借
秋林風月宜招延心常愛此樓外之青山千峯萬壑森
後先所翁之樂樂無極山中之人相與長周旋

李源泉哀詩

吉安上郡孝行子爲珠之合浦爲玉之藍田桐江之上

里稱谷平李氏世居族綿延吾友源泉先生生爲元士
不韜元赫危行蹈道才翩翩其先在宋之季年兄弟
二人同歷親喪木生連理孝通天天子詔旌門賜號兩
處士能辭好爵俱淡然無求處士乃兄先生又其七
葉之曾元杞梓之林不生惡木鳳凰之穴不生梟鴟忠
孝門庭有忠孝才賢嗣續何才賢先生心貫千古氣雄
千夫奈何洸過百年肝目霄泱中抱璞乃竟旋論兵
風塵際盡恭龍泉昔者江右吳夫子玉堂告老歸臨
川先生早居弟子列道與百仞之鑑淵常嗟歸門多叛
士先生志雖詘國猶名乃全水源珠自潤火炎玉愈堅
行年六十又加八志如伯玉恒省我生猶在先生後

惟不識紫芝考德於生前宜今有子誠能子愛我誄此
篇亭聯爲之側愴歌雖然幽魂可吊知此心悄悄

江西試院爲艾原暉題山水圖

山頭樹綠不見廬山下石瀨光瀲灩茅亭與魚來小艇
玉空對飛爲何人數潭鳳洲近吾里人世蓬萊更莫比
樹帆與君歸去來同詠煙霞對秋水

符節字彥方來學於石門山中作書義余勉其就
試乃云未可躁進美之以詩

文場少年競疾驅要春華兼秋實出門作車十常九
摧坐館經百篇一抱才翰處有符郎手持璧書談帝王
多財不羨黃金塢高步邢思白玉堂去年石門留一月

歸家稽古久厭勤翎長齊豹有文白星三年借白日
今春重來辭言別老桂雲枝躍其看新都今芽未堪折
青山一出出青雲

古[illegible]

老樹斲成三尺六七絃曾奏雲門曲懸之市肆歲月深
辭價誰拚千黃金伶官罕識宗廟器市人豈能察舜音
知音既少彈不易常藏匣中傳世世

金人枝鐵圖爲常同知潤題

章侯示我校獵圖五馬迅若雲中鬼道青撒幕山寫嗣
坡陀笑起霜草枯黃如旋流森陂處馬上短衣射鵰胡
金環耳大枲珠腰插羽箭壓弧三馬迥走忘崎嶇

二馬傍出鬪疾徐東來駕鵞鶬鴰鸕四五六嘹不呼
海青一點動氣象勇士超捉堅勁無駭獸何由避於荒
華峰秋隼胡爲乎俗化驚鷹真厮奴更毛墮絮血濺犇
胡乃仰笑馬競翅何勞千騎萬騎俱馊頻射殺心膽癢
寒波雲迷認歸途却鞍營門月暎棚向夕行樂胡鶻驅
拜官那羨耗金告肉克饑程席既飫飲醉啖饕多歡娛
君侯玩圖日怡愉樹勳明世真壯夫明年五馬守名都
不獨海青奇絕輸麒麟在郊鳳出敎鳩收武天之衢

立冬雷雨偶成長歌

洪武九年立冬節陰陽錯逆氣候別瀟瀟秋霖似春雨
雷聲隆隆電光掣我疑嚴冬沍凝泮淹旣久恐微時序

石門集　卷四　七言古　三十九　廣學藏板

目不見山川流豈敢心但期玉燭揚輝光今春多雨夏
多暘低田化爲蒹葭田僅登稻秋過晚禾災民農困無
告木棉稀白蕎麥種奚旬日埋玄荒畝低亦作低豆
野翁爲余言皇天無私思賤民今豈欠民對欲奔號
肥病或生形癯固靈根誠恐荐生　欲飽不飽不饑命
長存去歲穀半收今歲收非全聖皇下詔免租稅下民
猶或室倒懸安富恤貧政平易元縣公才且賢知縣李公
無頗偏冬而雷雷至春疾疫虹霓復見民恐迺論氣却
誠謹廉能天心矜民之窮迺若不矜恐要令五福六極兼受
風雨時氣乖時舛逆春秋所書雷不從萬今梅冬雷時
欲爾災豈宗盧起謝野翁言斯理誠彰彰人言疾疫行

爲鬼爲之疾茶山治鬼有明神豈令恣擾惡豈令使善
良楚巫羅欺誑楚祠禁禬禳脂牲饌酒人所嗜求食誰
云鬼能啻皇天至仁心心即父母仁雷霆父母怒子心
豈敢嗔令我貧乏當貧乏令我苦辛當苦辛父母怒可
釋父母恩終親宜堅爲善心無愧天之民

何平子寄長歌次韻以謝

廟堂之上思美祿九州舉才起白屋俱從臺閣播聲華
肯使山巖泄幽獨濟濟雍雍隆禮樂烈烈伊周秉鈞軸
藩侯邑宰多儒冠蛟蚪離淵豹辭谷大廈方資衆木成
尺寸豈引嶷見錄善惡剖判叢棘苟正邪分明朱勝綠
君家永嘉列鼎貴冠蓋相映雲生足拜官首羨朱左轄

石門集　卷四　七言古　四十　廣學藏板

樹勳當期傳汗竹一朝蒙恩詔許歸歸盍乃喜相追逐
荷鋤門外壽種瓜飲水潭上秋采菊文章昭回爲錦漢
山川助奇鬼神哭報苦悲憂宜自覺日侶慈親具餐粥
癡見遊蹤淹桂林山陽每憶歸耕牧翺翔肯接鸞鳳翅
嗟吳今儕儿庸目衰翁抱病田野中散材自顧同惡木
近爲諸生留縣庠深藉知已分隣燭衆人多嫉嘲老醜
大賢納污比川瀆優君胸次冰在壺愛君歌辭發爲玉
白頭當共追雅音洗耳常聽雲門曲

人日倩隣人營茅堂因和高適寄杜拾遺之作

人日臨溪覆草堂酷愛雲林爲我鄉舍北松岡擬鳳翅
舍南石逕縈羊腸萬事紛紜畏于幾孰以苑泉滌煩慮

剪竹驚猨抱樹時牽蘿野鶴營巢處神花吹逕遇陽春
莫割蒼苔那柴應天上不來紫衣使谷中能有白頭人

草書歌爲胡志同作

憶昔弱冠游南昌健步文苑多賢良早將追古今鍾王
胡君筆勢如莫當春秋一經究周綱短長詩歌擧奇唐
以此得名時所尚矯矯龍游鴻鷺翔鷺之海青馬驌驦
孫吳行健探深光氷紈繭紙疏作行水碧玉軸懸高房
觀者駭呼環若牆珊瑚文犀珍琳琅無足乃能走四方
跨楚連吳與飛揚荆金充貢驪珠償怒猊決石石頹倒
渴驥伏泉泉樹根蓋彼螭蛇窟穴藏卅臨餅子灰翅張
後師班侯雙老蒼當時同流爭頡頏白頭見趨孤鳳凰

揚螳擬奇白玉堂既有彦素發芬芳大江以南獨騰驤
君胡爲乎逝僻荒二十年來異故鄉寄松得見老益陽
頻裝訊服前宮牆劍舞尤其分孫嫂余與君友求羊
白頭俱在猶康强哭如鴉急見參同首金一字恨不忘
職書遺寄文錦香爲寫此歌爲敍詳百世須愛遙相望

雲松巢爲志同賦

雲松巢誰所居乃是洪崖之老仙高栖宜陽北登谷洞
匡廬松花金粉酒琪膵茯苓截肪疾可扶觸戶冷瓏珮
雲人以當瑶席拂龍鬚哦吟雲岑偕禪松泛白紅霄嘅
元發盤吟今之詩劉沈謝棠爲歌雲松多妙音多妙音
世稱有老仙筆下蛇蛟走雲松歌非不在乎仙字仙詩

天地開出跡之金與長久

戴嵩畫牛圖爲清江黎崇嘴題

郊郊平春草青牧兒跨牛出林坰綠樹磨迤山崩崩野
花飄白融風輕牛行嚙草沿澗水不飮不奔兒心喜安
出早歸何所憂百畝畊偏牛肥美然我牧牛之古
同生稱若樹牂香畢疑雲霞觀之一二莫忘奴爭懷戴嵩
因羡躬畊好何如卧龍公川不□□項梁不用盈千
鍾寶劍賈牛更上策願效龔氏治渤海

硤硤山歌

硤硤山湖之間山色映湖青湖波照人綠往年天子親
將兵陳氏樓船此頡頏是時兩軍欽相觸凌駕銀濤作

平陸雷霆變驟關相愁鯨鯢怒濤暘侯伏火攻因風急
陸梁反風吹火反自殃紛遭毒誅陳偽漢兄因中箭旋
奔亡健兒帶甲數十萬半化魚鱉良可傷人言陳兵强
其敗天所厄亦由將卒力未能用策兼將屯昆陽曹
騎駐赤壁失勢在一朝由來戒輕敵天兵旣提同天戈
中流簫鼓歌且歌東揚威聲震滄海西棄殺氣搖蜿蛾
與龍騰驤雲四合皇穹助順理不煩野翁歸舟過山側
猶恨耳目難周悉何時歷詣諸將紀勳績獻辭玉陛山
勒石縣縣之年千萬億

青溪釣隱圖爲鄒常伯題

青溪老人愛溪綠小艇賃伴漁人宿月明珠在水晶盤

風生紋起方空穀東漢宵地出方空穀看山船中山似踏散鷗船
頭鷗不疑待鞭駐馬少年客問翁買魚何太癡

題郭氏壽毋堂

人間誰知有蓬島壽毋堂上春長好綺席皆分仙毋桃
雖盤或獻安期棗子今六十踰六年毋過八十當八千
近堦更種慈毋竹子子孫孫常滿前

嘉興朱元度於圃中結廬扁曰瓜所

故君種瓜樊圃中瓜畔茅屋前賢風離離不比黄臺下
蓁蓁道似青門東日高荷鋤秋帽落月出留客匏尊酌
門外應無納履人靜對圖畫有真樂

題陸元慶歸耕軒

君丁亥貢士乃朱元度之弟爲陸機後

雲間士龍名籍籍昔年曾對彤墀策黄牛十角見歸耕
草舍三間寧晦跡舍前時雨滋桑麻門外南風吹稻花
鄰人却怪生涯異有客頻尋徵士家

山水圖爲淳安方先生題

層峯天邊倒蓉玉懸流樹杪飛雲溼松枝定看仙鶴巢
石壁喜傍幽人屋却疑巫峽春尚雄又似華嶽凌秋空
結茅好在青溪上將心長寄[illegible]中

新喻梁石門先生集卷之五

新喻縣知縣崇安丘用其訂刋

五言律

對雨

飛雨山棚爽繁雲竹巷迷翠藤低澗石黃葉亂霑泥樹
杪盤饑鶻墻根立小雞圃夫桔槔新水滿青畦

宗海上人新住仙姑院寄贈

閬苑仙姑境祇園珠樹林炎岡焚白玉淨地待黃金詩
裹烟霞色軒中水月心高棲憶支遁遙睇碧山岑

贈醫士蕭敬則

海上安期子仙風可獨攀斷岑春雨裹種杏碧雲間一

竹存遺化千峯與鶴還神功比卿相何必笑朝班

六安朱朝貢號篁谷先生其子信伯以篁谷圖求
題

篁竹遠幽谷茅茨葺小堂雲生細跌潤露滴玉琴光俠
客過苔徑呼兒掃石床空吟風雨夕不異對瀟湘

京城和蔡淵仲旅夕

卷幔迎風入題詩急雨催地高天喜近雲散月還來玉
漏因爽溢金門待賜開何當門效求庭奏上之回

八月十六夜天界寺分韻得栖字

璚境迎月上碧嶺恐雲迷出海初能早當棲尚覺低石
闌宜獨倚珠樹駭烏栖向曉光凝躍行吟虎苑西

賦徐叔護貞石軒

松軒貴白石日夕屈瑤華庭用宵摹露何煩曉服霞炎
方勾漏令陰洞赤松家應念雲中樂仙桃處處花

京城除夜坐

春回歲盡日六界舞天花密透簾間細交穿樹底斜何
增三市酒跡混九衢車烈炬愁然桂那能不憶家

題俊公望湖濱圖

旭辭南高興時淸滿逸才湖分九島曲山對數峰開玉
井垂新柳仙宮落早梅還同謝公墅臨詠日徘徊

題蕭椽吏草亭

吏隱非凡吏亭幽勝野亭花交簾外白藤見牖間青林

羽依叢蔭池鱗動淺聲逕因書圖裏宛對翠雲屏

和答洄溪陳逸士

洄溪潺碧流東望日懷君葭岸響秋雨橘洲連夕雲鶴
隨青澗水鷗戀白波羣擬共烟霞賞林陰許見分

五言排律

寄阮謙仲

阮君江海士不減嗣宗賢酒共名流飲詩從野客傳尋
山遲遠何路雪上吳船急泉心常惜與捜思獨元其詩集曰
光陰圖成輞川上花憶浣溪邊窗戶山攀月樓臺樹接
天珍藏大史錄刪集小山篇何日參佳論臨流思渺然

晉元禮御史巡浙省都事來餞

帝命均勞逸天工贊紀綱遲恩來鳳館吉日勁烏檣位
應郎官宿威餘御史霜諸曹貪倡率上相待綱匡正色
吳山峭淸懷浙水長宿將飽司隸行名董賢良粟粟科
名重振振士氣揚明年楚江上霄漢想鵷行

建業爲友生徐元明題驄馬圖

西域青驄馬名因漢史傳一龍方挺出八駿敢爭先曉
日明金響春雲覆錦韉河源隨躞蹀閶闔望蜿蜒迥立
槽櫪列長嘶首宿前無雙空冀北敵萬將森然留影詞
人羨揮金貴介儕他年披圖處大將復騫翮

易子端自建業還上高益架贈別

我每懷空谷君先賦式微好風催去棹涼月夢庭闈柱

史能相問山人苦勸歸久閑松桂室將理薜蘿衣豹變
中林隱鴻期九野飛常編白理朱綬豈終違方駕鄉
鄰好那憂合稀雲栖如何覓他日扣巖扉

賦五音石魚

石魚者雲山寺之物雪印致之天寧因觀而賦
之

瑰石含幽粹神魚入巧裁揚鰭方丈室驤首雨花臺音
逐神光動紛隨日影開鉅鯨同龍狀桐縷惜凡材泉吼
松邊應僧閑竹下回點頭曾悟法燒劫不成灰淪棄經
風雨遷移出草萊熱生敲處火潤帶吼時苔夏后璜今
復周王鼓未推希聲洗煩慮口欲上方來

題黃孟忻映東草堂

地迥茅堂靜岡分玉映迴藤蟠雲氣逼斐倚旭光來猱柳依沙插幽花傍水栽兒嬉時狎近豺虎息驚猜山氣霏霏遠汀雲漠漠閑遊絲當散映啼鳥勸持杯商舶從紛若樵歌亦快哉名同浣溪叟暫屈濟時才

贈李以洪歸豫章

吉日攏舟發旌旗江上青縱魚躍冰渚恩烏度州汀歸夢波能越離歌酒暫停遠岑明在目新月夕揚舲重訪碑君館還經孺子亭離筵誇白雪人去歎晨星有宅花留樹荒阡蕙爲馨啼鶯候來客春莫許同聽

天寧寺和彭華之韻

鳥與分春樹林坰斂夕霏寺幽花覆逕郭潤水平磯移席隣脩竹懸燈封翠微雨隨來客屐雲傍定僧衣饑鴿昏仍下高鴻倦亦飛靈源定可問岐路恐多非闕朝期阻松亭夜夢歸餘春延晝刹肥苑賦薔薇

釋相游住西華寺

紫鳳岡千疊蒼龍峽九廻霞明金匝地雲淨玉爲臺刧火陵谷道宮化草萊三衣僧尚在十笏室重開梵唄蛇穿竹心降虎臥苔衲花經成發新樹及春栽鏡沼鱗躍珠林異羽來占爲陪宴坐白日霽氛埃

送許祭酒存仁歸金華溝光縣

罔類高臣重人推世學優崇於子何表海混百川流雅

器金鐘異清姿玉露秋壁堂資勸獎鵷鷺屢淹留浙水背馳驛泰淮曉發舟都門華帳席先壠憶松楸森森滄波隔迢迢翠谷幽尋仙蹤杳邈報國意綢繆聖主多詢訪諸生待講求重來愛看好淑景耀皇州

贈宋元凱赴饒州同知

鉅郡藩垣壯能官佐貳賢瑚璉生碧海結綠出藍田王謝才何忝龔黃政孰先芝山晴罷霧彭蠡潤浮天令契江湖上貞心日月邊都若有遺跡定作畫圖傳 宋叔能書

馮冰官之嘉興倉官 名詠吉安進士冀翁之侄焚翁之子

縱惟投衣飾遊閒發櫂斯紫書方夕下黃閣郎朝辭漸遠魚能海頻經鳥覆波潮生隨月至山轉借雲移隔浦

憐吳唱臨皐續楚辭新邦賦財地殺微兵時不假量沙智全貢握算奇使旌行見召侯印未應遲震澤鱸堪膾烏程酒似脂天寒頻賑食千里慰相思

淳安翁君用挽詩 君名字直應嘗進士與余同在禮局

世業光前代生涯慰暮年鳳雛看燦燦鴻翼羨翩翩桂籍儲天府花封近海壖官因朱紱貴更覺綵衣鮮迎養留官署珍羞仰俸錢非熊將入夢跨鶴竟成仙飛旋山纖條哀歌薤露傳春尋芳草逕長掛白雲阡紫誥官應贈丹崖石可鐫家聲嚴子有遺則總承延

余仲謙遷滁州同知贈別

朝廳辭紫陌新卿燦黃金鴻雁瞻天近魚龍春水深芸

卑承寵命祖席發華音錦字諧兼律蘭舟鶴伴琴印同
官長視政愜野氓心渤海賢良治流風固在今
題樂安陳氏星聚堂 有序
宋末陳定甫會友講學名堂曰星聚其五世孫
叔美從張以修先生見余於江西貢院因請賦
此
川上野堂古昔賢曾聚星木共天心碧山業雲氣青錦
屏宜入畫蘿石可鐫銘人稱太邱長居似子雲亭有
賢孫子將滿勤六經
分宜宰張文楷赴京
楚臺宜北望楚峽解東流三年報能政千里發孤舟鶴

向雲中度鳧從日下遊皇風翔寫縣仙路上瀛洲烈烈
諸曹業班班卓循山城期再理帝里莫淹留不厭銅
章久俘分赤子愛他年九卿缺定降璽書求
豆腐
淮南有仙術化豆作瓊英入碾松花濕含漿石髓生堅
冰刀下冷崖釜中明未愜屠門嚼偏悟道者情藉菽
香與雞蓴味愈精腥俎侁銀膾加炙侑玉粳山翁惜
殘齒愛爾當侯鯖
贈大方上人
脫士中州作遊方竟不歸截龍禪早悟白馬義兼闡衣
帶飛花雨身隨出岫雲幽林訪道要高論仰清芬承繚

雨綠樂琛明五色叙欲詢歸宿地岐路為余分
題楊宏中藥室
藥室花源近懸壺柳市幽迸雲生飛窗作水人苔滿搗
藥香塵散燒丹伏火留苓從松運斷蒲向石根求素問
長窺閱仙方久校讎金膏如可覓吾亦慕元洲

七言律
題徐東璧茅堂
人間華屋人所羨獨喜結茅栖閒琴千章秋嶂雲共倚
十里晴沙雲不消四圍翠陰繫馬樹宛然谷口市虹橋
江海故人遠問見何妨林下論漁樵
和答李以洪
九衢喧鬧不相關樂與山人坐往還金石妙音驗雅愛
泉聲幽韻斗牛間棲隣黃鶴同棲谷夢繞洪崖接故山
更約松窗共吟賞水澄沙淨白鷗閒
冰雪齋為金川蕭存吾題
林盤周在最幽處歲晏獨吟冰雪爽處士梅花隔流水

小山桂樹對竹叢嵒成崖谷猨猱攫宇葬鐘鼎較蛸[illegible]
何日能過石門舍霜筠亦擬共君看
梁下鮑潛孔昭乃父號風瓢道人工樂府潛兵後
道歸悼親沒于外稱其室曰思舊廬其師蔡淵
仲先生請爲賦之
新營不異舊廬境小小茅堂對翠微朝旭射簷烏亦好
午風開戶燕能歸林深綠暗懸瓢樹花落紅霑垂釣磯
爲想明年祿三釜故山迴首憶庭幃
憲司經歷劉景文貢院賦詩和荅
綵毫奇才海甸英凌風秋隼碧雲橫論文喜接金門士
校藝兼求白屋卿嶰竹裁笙音試合宮花織錦製新更

微垣柏府歸文采正待飛章達玉京
次韻酬趙伯友
桐陰華屋見少微喈喈鳴鳳愛新暉詔徵兼重天官學
林臥未應吾道非憶與晝看南郭樹雲中春采北山薇
瀛洲學士多迴首得似滄江一棹歸
題天馬圖
漢家天馬渥洼生來自玉關歸玉京十二閑中誇俊逸
八千里外若飛行奚官解識超群相樂府因傳異代名
聖世方將按圖索隴山猶闕戰塵清
題畫二首
路入垂蘿境更清危峰上拂白雲橫魚知碧石潭中

鳥向青林樹杪行士俗遙疑如太古樵居最稱學長生
何因得共幽尋侶來聽巖前瀑布聲
天上蓬閬大華高木生巫峽請仙得仙進翠壁牽蘿穩
道簡丹崖枕石牢疑有蛟龍[illegible]
何人就樓沿流去援援得名[illegible]
寄南康安使君
安侯名智字朗道沛郡人洪武三年余考試侯
爲按察副使監試
新聞出守南康郡馬到汀洲湖水涵官府爲家隨寓樂
文章兼政事所能捲幃坐見香爐月收印秋吟瀑布水
舊德只聞勝綺服老懷難與歲同甘

贈虛白道人
虛白道人神炯然辭粟不上[illegible]武功[illegible]
難辭兼嶺笙鶴仙白石爲糧期久視丹崖結屋從何年
他時許我金丹術猶待重過虎跑泉武功山在安福縣虎跑道人姓史
松龍爲劉淵題
偃蓋千年霜雪柯蒼蒼鱗甲類騰蛇風雷開合舒喧怒
雲爪盤拏影落波石罅吐涎爲瑞珀歲而斜倚挂藤蘿
凌霄休逐阿香去常恐山中春雨多
又賦吳氏宅西曰柳湖者其中多遊賞爲學臨之
口益滿亭黎小家乃其家之物皆題詩亭上見
君交直能歸之因和其韻今無遺亦有

翠盖紅衣艶門塘芙蓉更勝美人粧千年藕有瓊瑤質
十丈花如錦綉香拾席雨來雲氣潤捲簾風起月華涼
前人清玩今堪想那羨蘭亭曲水觴

送江省員外郎納文燦四川省理問

豫章城外發春帆西望峨嵋落日銜故國蠶叢隨地迥
浮雲鳥道與天參政行定布秋官令賦就多逢蜀客談
他日繡衣歸闕下還因鴻雁憶江南

贈唐伯恂應試山東

明經應詔唐公子恨比璵璠英妙年長安躍馬志千里
東魯獲麟書一編路入淮河青樹裏家臨海岱白雲邊
鄒國鳩譜多秀彥漢庭雅愛董生賢

題常檢校執中琴鶴軒

華省歸來栖隻鶴閒軒開處對明霞竹邊琴韻心如水
郊外林泉客是家響玉調高風自起元裳舞罷月初斜
盡閒更喜詩清絕白石蒼苔松逕花

大顛題姜叔用山中書樓

飛樓高出對山坳千丈瑤林翡翠梢桂花結得月中實
松葉構成雲裏巢散帙翠鷗繞茅屋鉤簾一鳩下江郊
山中習氣愛浮樸高尚何妨世俗嘲

重到清溪和答姜叔德

侯門遶似野人廬故友時來下澤車桃李庭牆花發後
閒看洲渚水生初射鳧殺饌山亭酒殘炬頻窺竹閣書

今日風光異前日好將詞賦惜春餘

游溪留別熊孟和

武陽城外與君別溪水溪頭重見君客裏十年如昨日
世間千態祇浮雲萍沙病馬春仍在古館啼鶯晝共聞
明日臨流忍分袂石橋烟柳翠紛紛

贈裴忠史之武昌

鏡風骨從使君車改調襄來忠府官薄暮春吟彭蠡鴈
晉杭朝飯武昌魚九秋天闊鴈過遲七澤霜凝草木疏
幕下羨君多意氣奇才何止百僚

送洞陽楊鍊師東遊

木洞仙人泛海槎東遊聊看赤城霞仙衣新理薜蘿茸

野飯常炊松樹花自向名山尋玉簡差千卿相論丹砂
錢塘月下西風鶴定有尺書先報家

送忍上人之廬山

雖衛洲渚綠迷沙振策行尋江上槎石鏡錦屏詩入夢
松林蓮社客為家燈前葉雨飛青鉢曳存呆帶落花
幽賞更期定何處鍾山秋月詠朝霞

題何容王氏西齋

何曲山高雲木齊逸人結屋山之西涼風為掃堦前葉
落日留光林外溪雪滿芸窗兒子誦詩傳石壁達人題
好抱車馬塵中士來共烟霞幽處栖

贈沈茂才歸池陽

沈生三十褭班揚袖裏驪珠吐夜光未題天上仙郎籍
猶滯江南古帝鄉五月涼風吹白袷一川飛雨蕩輕航
歸拜高堂應共樂松花山醞滿筵香

送李儀伯御史之西臺

鍾阜石城容久淹秦山渭水入遙瞻郵程漸與江湖異
殊俗喜聞官吏嚴雲漢魚龍三月旋霜天鵰隼九秋嚴
明年醉筆明光殿奏擢重期聖澤霑

送李好古御史

秦淮垂柳碧毿毿烏府先生發去驂路入雲山函谷裏
家懷雪屋大江南君初生時以雪水浴之名齋曰浴雪漢官執法時流羨
唐代遺賢野老談應念西人久凋瘵飛章先看斥姦貪

送韶陽朱仲晉赴廣東學正贈別

秋風浩蕩發烟海月偏宜下瀨船北闕尚遲宣室名
南交暫借廣文氈檳榔日食諸殊俗荔子園租當俸錢
況說伏波能薦士長楊誰得似君賢

聽秋聲軒為李叔端賦

緒衣公子李賢良愛聽秋聲山水房夜半天風林欲雨
一庭星月戶明霜書窗卷裏蠅頭字燈吐白間螢燭光
想借流年蘇軾業寧無詞賦似歐陽

張元和學正歸上饒贈別

倦客方歌歸去來君歸先為酹離杯鳳凰臺下帆風初發
龍虎山前雲暮廻中歲一官淹澤國明年三賦獻蓬萊

鳴珂定接夔龍步已見文星近上台

初至錢塘

九市通衢幾柳青綺遊冠騎霧冥冥浙江水裊羅衣帶
天目山開斜畫屏遊女競誇新服玩遺民猶說小朝廷
白衣大史能多感祇擬重修山水經

登吳山

嵯峨青翠結細迴仙樓十二競崔嵬雲飛滄海山無盡
潮擁長江兩浙來吳相忠魂祠宇在宋皇行殿苑宮開
東南都會金城麗覽日潮船絲竹哀

小留蘇衰何忘歸自撫右得劉伯溫書併寄吳
興雲閣贊第十枚咸其遺跡一詩奉寄伯溫名基處州

丙申入舉進士為高安丞
丙申為江西儒學副提舉

江西十載誦君詩一見錢塘如故知聰學自維敬科第早
論文何讓古人為湖州兩浙刀鋒銳浙水魚箋錦字奇
玲瓏寺金意下里長因明月動幽思

太平觀盧樞堂有軒臨池因山水淵同坊修鍊
師謝翁賦之

道人住住小元洲山水之間庭戶幽松掛片雲竹行閑
池開半月陰盤斗仙書待寫楂皮字燕坐真乘蓮葉舟
為論先天過夜半知師心與太虛遊

送清江劉立愛赴桂陽學錄

千丈孤城遶萬山新除學錄小官閑那候拜朔罷

弟子門粒長掩關飯餘文星南斗下迢迢桂水白雲間
奇才好進安邊策早從樓船定八蠻

至正庚寅歲分宜丞舒君伯翁按治章湖寓宿白
斜逕檢書題詩壁間伯翁乙酉進士予故人也
歲丙申經過白斜觀遺跡慕循吏因敬其韻

詩虎牆權土覆階故侯題句昔曾來政稱循吏謝蔣門
力比巨靈山自開瑤岩屋森似戟聚人寒水靜於苔
兆民總愛甘棠館嘉樹何妨為更栽

附 蕭同和

舒君射策黃金階匹馬遙向山邑來閭里不忘朱邑治
湖陂直善白公開獨憐廢署驅黃葉誰向荒庭壓綠苔

猶憶邵陽韓太守曾將桑柘親庭栽 [illegible]

附錄

丁酉歲正月四日雪

白頭避亂達江城寄宿深山歲又更雪裏人家荒野色
天涯親友暮年情山館夜應須猿嘯孟子晨衝虎豹行
草笠棕衣任來往陰崖何處覓黃精

寄黃許齋大章

千里江湖羽檄傳蕃鎮方有祖君先逝帶白旆風雲上
為國丹心日月邊諸客登樓多暇日三農在野廢豐年
戎機須自儒冠出未數功臣衛霍賢
憶訪禪門雪後行如今林壑衛歟生任天幾日渾欲

添雨千村將洗兵翠羽文犀開貢獻山東與免報消不
凌霄意氣君能專老向漁樵也自榮

次韻梁叔德冬雪

黃雲漠漠四山圍翻海陰風撼竹扉珠向美人簾下撒
花當游客馬前飛夜闌銷燭增寒氣曉擬探迷失翠微
家後不將金帳伴新詩聊學白生揮

出郭尋城南寄友生李用賢兄弟

翠谷環村似大行謝家庭樹玉生光題詩曉集松蘿逕
共被秋眠竹水房城郭樓臺塵滾滾江湖風雪苦凄涼
羈行肯羨少年事寧臥雲林自日長

瓜洲上同劉仲修封郡城

雲中城郭似蓬萊殿與重洲綠水廻寺近松開微雨後
津浮窗艇好風催雞豚荒逕人烟僻鸛鶴平林畫障開
正待幽尋遊意思青袍黃帽著追陪

仲修宅春日分韻得開字

踈雨湔濟柳沙外花石泉通小圃荻芽抽生魚欲上
松林日暮鶴爭喧春醪頻玉津世淨絕雲誰與論
群後題詩擬陶謝且同飛觴坐東軒

次韻送文彥高歸西昌

日照江頭花片肥春香冉冉襲行衣蘭舟南邁澤初發
楊柳月明人定歸金鳳膺孤詩入夢白鷗芳渚坐忘機
春深為想重來日桐葉清陰覆亂飛

社日

去年鈴花愁多難今歲城南將過春爲客偶同王謝燕
與農猶憫葛懷民杏桃烟際紅相向桑柘雨中青未勻
竟稱英嘆無社假好憑新句荅芳辰

送上高易季文之洪都

滕蘭鼓棹向洪都我値秋風病偶蘇高士亭臺勞遠夢
詞人城郭阻同趨雲迷紫氣蛟龍蟄風激黃沙鳥雀呼
丈冠衣冠與問訊何人還憶楚狂夫

和謝舒元珍

坐對黃羊心自淸瑤琴能寫澗泉聲不誇絳闕仙曹貴
却愛雲山隱吏名琥珀瓊脂崖上出珊瑚玉樹海中生

元與巳羨才華冥好騁雄辭賦兩京

彭伯塤新婚

簽鋰孫子有仙才吹引簫聲起鳳臺紫綬應從天上織
綵羅新向月中裁良宵絳蠟銀屏燦吉日瓊筵畫障開
金榜題科見先兆早將詞賦獻蓬萊

癸卯臘月雷

臘月郊聞殷殷雷荒村豈雨似浮埃石潭驟起蛟龍蟄
松谷遙驚鸛鶴猜淑氣靑更嫩出牆梅李白爭開
邇愁應驗將何兆先看春從天上來

送本州判官移宰分宜

銀河玉露曉天低坐吹黃郊去馬嘶上任三年官送流

明珠百斛句新題鈴閣草木霜前潤縣郭鳴雞雨奏啼
千里絃歌待明府今人能政古人齊

和謝王仲脩

閒道逍遙林澗花移家仍載五車書擬將鄉谷買黃犢
那憶楚江多白魚柿葉遍書兵冊丹山陰半對樹疎疎
爾今遙知先種竹何由塵土上衣裾

和謝王仲淹

君才高李可爲徒長愛青珠繫一珠折公卿多慷慨
編歌樹巷足驪駒黃金易得貧難散白璧非輕待價沽
林下幽人故珍賤陽春端與俗音殊

夢中得詩二聯覺而足之

坐對南山鳴鳥稀松床書映過牆扉閉門無客論朝市
開門恐人談是非雨後翠生飛燕渚花時紅擁釣魚磯
醉歎春色渡於酒莫遣風烟與願違

贈許伯鈞

名鈴部陽進士許瑗泉夫之子

故人有子似機雲有祖猶落下英名早已聞碧海珊瑚瓊
作樹丹山鸑鷟錦爲文移家偶近將軍第帶劍那隨俠
客羣登書郵傑昔遊試文場正待策殊勳

餘干孫伯恭赴高苑知縣

列宿郎官遠方紫書新下鳳銜章河陽花發春風早
單父琴彈白日長百里黃埃滄嶺足五更猶憶綴鵷行

觸邪知有丹心在會向霜臺荷寵光

都下將歸宿石城門外和李仲淵知縣晚過北林
之作

芳郊汎光尺五天臨晚斷過酒樓前花與前路疎疎雨
映開霞後淡淡煙上相採所歸卿外工於金霄落花邊
臨流有客題佳句不羨春風歌舞筵

次韻酬習君謙

新詩金玉聲冷然吾意其中陶洞泉似我猶祭青嶂下
夢淡惟爲碧梧邊地青帳望秋風遥倚杖鄉斷夕照天
最憶習池山水勝故家人物後多賢

山中秋夜

夜對青峯秋氣新崩條盜空一陣多松林虎出時窺犬
竹嶺蒼飛偏近人傍月把書燈砧子臨風吹笛送南鄰
極爲憾梧桐冷不防悲啼欲覺晨
將易自然爲雨

秋郊草翠逸人立野老衰吟如鳳聲龍工戲鶴潭水落
果宿霜光淡月明霜露素枝天將令太乙瑤壇元女旌
街川付後誰賜神功云是易仙卿

生日和國器賀賢

黃金恐說累紹袁閒里聊爲奉少遊元色文章輝北斗
學吸遍流更有荊州劉氏元谷千條勞熏懸蒼江滿盟
客回入題便時明年倚閣步高秋

新詩多謝祝長年空谷難來馬白頭自笑少陵真野老
敢誇方朔是天仙松醪思共醉茸酌竹簡期觀石室編
良會不嫌溪路遠小舟月夕聽山泉

送穆德敬宰金谿

金谿崔嵬山水縣令尹得賢才更優拜命卿辭金馬署
學家須免浙江舟一心似水琴隨鶴百里歸農劍買牛
青史它年載循吏中州人物冠前修

前真士蘇伯升新春出新詩且云將去於龍虎山
之側卜居因和其韻以爲別

碧山泉石與心親應愛桃花滿樹春采藥將爲貞逸士
掉頭相別未歸人猿猱翠谷依思久龍虎丹經點勘頻

珠花尚衣誰解識紛紛唯羨五侯賓
名家兄弟昔相親又喜同登上苑春達官不求句漏令
明時却羨穎陽人若將仙洞何嫌佛書寄山翁莫厭頻
我亦樂雲懸巖啓松花釀酒日留賓

將歸別淨慈雁師俊用章

巖叟乞歸雙鶴下法師新自五山來龍潭柳爲行人發
鹿苑花逢久客開學道詎量東海水求閑宜塑北山萊
但期隨處幡幢建鏡月常懸百尺臺

程仁安赴長川主簿

程侯楚楚江東秀人羨名家玉樹高誠浩已知紛詩美
能官那得辨書勞縣花畫綬香生几官柳春濃色映袍

天闕明年報流政鳳凰池上待揮毫

和酬黃善雲

江上雲連長短亭別懷如水注東溟早期劍佩朝雙闕
又見文章似六經爲國丹心朝捧日愛時白髮夜觀星
銀河深淺青峰隔遙羨秋光生戶庭

傳元賓還理故業

歸來買犢擬躬耕親友聯居總弟兄金谷昔時華屋盛
亂後來故宅荒成壟旗干戈除罷拔舟楫三江白浪驚
好理荷衣就泉石深栖終不負儒生

次韻酬黎以諭

銀河斜掛樹森森大爲憐幽人思渺然亥市廛喧迂竹逕
竹橋斜雨柳溪邊呼燈教子讀書後倚杖看山野鶴邊
但得文章存屈宋何須車賦送遊篇

病起言懷三首

臥病兼旬人事稀草堂秋樹樹嘶蟬鷄作餐餞狐出
林鳥無聲獨鶴歸風裏拋書因力倦雲中夢石與心違
晚吟尤愛松溪靜淺水荻蘆興翰磯

搖落朝霞紅葉林紛紛山翠迷岑一川灌莽人分牧
千丈深潭龍或吟烈日每愁看赤地元雲即待起層陰
眼中百物嗟凋耗多雅誰知天地心

山中日習嗟疏懶秋草連庭客少過灌園何因分遠澗
入林偏緊長垂蘿移居職水心期遠務友寬嚴與俗多

喜似門僧思方寂楚山千疊洞瀧波

何伯逑見訪贈詩和答

百里來尋水竹村鵜鴃將喜報衡門山中白石聊同老
世上黃金不足論詩似陰何思更苦跡遺圍綺道尤尊
貧家無物堪娛客一樹寒梅雪映軒

君謙遣其子淳來學因寄詩相答

名士何妨淵谷栖丹崖高彝白雲低東風鶯繞千章木
春水魚遊九曲溪教子早年窺汗簡從師窮巷樂黃藜
芳堂日侯巾車到花遶山園草滿畦

和酬簡九成

蜀郡名家賢似多君才自合置蘷坡雲門琴瑟莊須練
元圃琳琳石可磨雨過春洲采芳杜月明山舍對弄籬

相思日夕期相見共樂將尋白鳥戈

再和酬簡明心

見說林泉詩思多竹逕日徑草道皮晴雲過衲白衣化
野水照人青鏡磨百味山林宜稻黍千章木不愛松蕭
論交寧與相期遠過日頻君借往戈

偶成

山翁什愛紺袍寬白髮尤宜製鶡冠蓬巷三年貧不爲
竹苔一徑老仍看鷄鴉鳴禁丹艦晚鸞鳳稱冰環相實
渺渺汀洲分文壑空閨花開沸狂瀾

世不立兵送贈別

楚邦才子燕臺客萬里還山復出山江漢總歸滄海爽
方壺遥在白雲間將趨金馬陳三策却泛樓船定八蠻
違隱能忘作吏年年秋草映柴關

趙伯友自燕京歸滄上有作因和其韻

高士心將鶴共危峯壁立見臣衷九霄不想瀛洲路
萬卷多窺不坐書秋草故園煙郭外古墓陰館劫灰餘
先墳歸舟還更去浩蕩鷗波得自如

宿天界寺早秋病中述懷五首

天上巍峨白玉京禪林消構倚崢嶸璚闌日射珠璧影
空殿風停梵樂聲秋望秣陵金氣合夜瞻璇極泰階平
飄零宋玉雖多病却賴况而賦易成

城池長裏千峯抱玉帛繽紛萬國來貔虎列營嚴宿衛
鳳凰在藪總賢才舉目自覺青霄近爲客共如白髮催
尤喜支邦再醉古石梁金馬君重開

雲起鍾山雨氣濃奔雷殷殷在前峯旌旗逆影川光動
殿閣新涼樹色重翠石環關交薜荔黃金鑄像聳芙蓉
羈遊亦得幽栖意幾度風欞聽夕鐘

近聞滄海淨邊烽又見黃河入版圖勢接莊梁通物貢
俗遷鄒魯盛文儒招提秋日衣冠集閶闔層雲動颯超
堪笑陰崖枯朽質也隨春物作繁滋

千丈崗森低樹林擁宮寶殿聳花中層牙宿霧落溶溶相
後角孤雲泛泛陰天路驛騷憑過眼山巖疑鹿見歸心

皇廷制作登龍爭舉俊卿同野老吟

天宇寺和曾得之張呈彭粲之及雲印

經年不到天宇寺却喜春深抑竹扇二水共明洲外碧
千峯如削雨餘青濃勢山寺非時變自笑齊鐘日日聽
來自飽聞偈此論宿緣空懷老病經

送杞楚才上人歸邵陽

九重詔許還鄉里新賜袈裟寶墨濃僧臘叢摘官寺柳
親墳擬種故山松明霜夜駐舟前渡斜月晨窺鉢裏龍
人羨湯休詩最好不妨隨處詠行蹤

秋夜玩月和張安國先生韻

秋月照人宜久翫暮年多病苦難支酒困倍償秋常少

詩被愁催思愈遲雲裏上方懸寶鏡城頭北斗映庭墀
瑤臺共愛天心瑩却惜居人總不知

題蕭與王氏梅花莊

涵渡山莊對翠岑梅花渾似白雲深西湖處士臨流玩
東郭先生踏雪尋煖山蜂喧隔屋夜清霜鶴唳中林
輞川落日多松竹何是高人冰玉心

吳僉憲文明之先君築室訓子名曰秋堂追想清
風爲賦四韻

前人讓訓後人思常記秋堂臥每遲風起多從鞶竹塢
露濃偏浥桂花枝燈小閣開緗帙月冷誰家照翠帷
雲路已登人爭羨山房重構定何時

賦祝大尹居仁傳制同文作 序效為東湖

統含春林多杏花洗若多魚滿京華廝孝曾孫于樂堂

黃石應同九轉砂扁鵲神功避孫子華佗奇術甚仙家

玉堂辭賦殷勤贈碧海珊瑚未足誇

祝大年縣丞晉選至都還上高贈別

武令心同秋水清明經元是晉諸生三年久藉賓榮器

千里相逢白玉京舟艤蛟龍秀遙運野馴鴻雁討歸程

山翁候謁堪垂上應見花似錦城

送四明穆侯中峯雲壑

舊聞雲壑山川好作峯明時更快情久共夔龍稱盛典

仍期桌皆播能聲農耕綠野春風早琴奏蘿門夜月明

好行北人南觀日九重詢政易招推

題吳維道閱書閣

舊雨岡巒繞先廬 吳維道乃其先公別業 山閣常時閑故書龍酒呼

燈窗散後鈎簾得月夜涼初人間底用鋪金穗天上猶

聞有石渠身晚觀風使車出明行遊訓定何如

朱仲雅之兩浙按察經歷贈別

我懷朱君將歸日君從輶軒新拜官五色日華天關近

千林霜氣海邦寒春秋決獄書生事 貫以暴 秋登第惟謹恭謀

急與危丹衣忠賢多顧問淵澄早台侍金鑾

武安州別駕劉伯揚稱江淮行省 咨攻陸公之實

夫之以詩

千里江淮省署開獨當方面得賢才仍兼宰輔銀青貴

地接關河玉帛來龍虎勢張風假借蛟鯨浪靜水如苔

斗南重望人皆羨遙向雲間見上台

典籤貝公從名閣同觀山水題

貝侯身若魏闕下小閣鈎簾常對三峽庭前噴瀑藏

千崖風氣聯猛虎風得多憩上林宿翠微那其中夜聞

明年乞身頤歸養心術明赤誠聖君

大龍將近天界寺觀竹說

綠從天門瑞氣新金塼寶地擁儀陳風生珠樹開筵群

傍繞瑤壇拱福神分刷須知祝意等嚴庭九想帝顏欣

兩淛手羽尤光漢文化端能服遠人

正月四日恭聞龍飛頒詔而作

金門佳氣曉氤氳儀仗森嚴錦繡紛郊廟升親三禮備

君臣際會九韶聞鳳凰樓殿迎朝日龍虎風雲擁慶雲

赫赫大明逢盛代歡歌周雅祝吾君

送推知府宗明之濟南

濟南太守得英賢玉筍班中第一仙金帶寵加三品服

銅符初下九重天前溝雨送春流滿岱嶽雲迎曉氣連

為想黃堂廳時令城東先布勸農篇

和答姚御史彥升

雅似公子文華仙遊近城西野次淳中宋驚行迎樹界

文情能似不汾深恭梢謝綺角千 我行定與鈎價萬金

相見竹林陶知別因朝爾稱發新林

再和吳同吟數君子

自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翠岑行衝花雨碧溪潯雄關虎踞晨雲擁
大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春水深[illegible]彥一時聯白璧高臺將見貯黃金
幾逢[illegible]逐東風散日日石花過上林

揭府德通判和前韻見貽因再酬之兼簡其族姪

孟通稅使

揭侯孫祠南州士千里相過江之[illegible]官臨太湖政尤異
舟泊石城春又深發興長吟飽謝句論價何啻荊揚金
仲容叔美同宗秀多暇逍遙如竹林

京城將歸錄別駕伯上贈詩二章舟中次韻俟便

寄酬

高賢去住總翛然生計何須二頃田官滿旋栽彭澤柳
宅幽[illegible]傍[illegible][illegible]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能後白雪歌辭洗宋前
一去京華想瓊樹道途春水別愁牽
山中[illegible]雨[illegible][illegible]常江上[illegible]花客[illegible]傷病馬在郊那自[illegible]
潛魚縱[illegible]戀淵[illegible]全路[illegible]料能為錦絲染終慚[illegible]變黃
來歲滿洲[illegible]歸棹我門種柳又成行

抵豫章寄淡溪姜氏叔範叔德叔用叔謙二首

長美姜侯兄弟賢爾人庭戶水雲邊花開荷樹親生意
竹長新叢勝往年留客共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宴[illegible]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相親少壯今華髮一念聚離一悵然

山翁塵滿薜蘿衣老荷天恩特放歸野鹿自憐難晦跡
江鷗應笑不知機談經桂館心常憶題句松亭願每違
尺素[illegible]中倘能寄秋來日候雁南飛

舟泊章江不果入城寄胡以忠

諸蓮開後渚頭別汀柳青時江上歸卜宅東湖徵士樂
維舟南浦故人稀跡違城市緣多病夢繞山巖思欲飛
君亦能無念桑梓柏舟好覓釣魚磯

舟過樟鎮呈周所立

停舟幽渚坐東風來訪高賢[illegible]市中谷拔五湖千里別
漁竿一[illegible]兩心同琴彈山水清宵[illegible]烟雲老更工
天上故人多愛厚不教[illegible]鶴怨山翁

歸石門山居寄胡志同

一別鍾陵音問稀金門應召薦[illegible][illegible]江湖歲晚詞人老
書劍[illegible]存遊客歸春雨[illegible][illegible]思[illegible][illegible]秋風製芰可為衣
莫年情味還相似幾論停雲思欲飛

魏蘭室禪老山陰道中之作次韻二首

吳山盡處越山多倚想經行野景和朝旭射巖晴臥鹿
春泉落谷響[illegible]為山人看竹頻門入溪女如花蕩槳過
千里東遊何日再鏡湖明日醉中歌
諸峯環擁蘭亭勝禊飲當門晉永和刺客亭邀仙子鶴
野翁仍愛右軍鵝粉垣護竹家家似[illegible][illegible]穿雲處處過
最好[illegible]眠松下石若耶溪上聽漁歌

次孟忠和伍仲送韻見寄再和荅之
王謝風流異代看秋玉露映水亞鴻飛碧落期高舉
照乾沿溪欵不處松竹小堂兵後葺桂窗香靄客來沽
寄詩能憶雲中史大隱將東志自殊

為李朝陽□松雲圖
澗上小亭雙石盤古松四五雲蟠蜿橫琴坐愛白日靜
散髮長疑朱夏寒洞洞晴嵐過峭壁微微香粉落冰盤
我欲同君覓幽處□□席臨風湍

贈西山僧
高僧白髮□□住□見白雲飛復迴中天風動松子落
千歲石作□花開烏下林堂待分食龍遊溪水過浮杯

吳山楚水聊暫住還把楞伽歸去來

贈白師西省親安慶因就試河南
白郎楚楚隔中家讀書江南心獨勞露宿松寺尋周易
日莫臨林歌楚騷家近千峯催向翠舟來三月大江濤
鍾陵秋晚正相憶好趁天風逐巨鰲

丙子歲舟發鎮江將往金陵
常年九日歸不得今年九日重遠行秋水茫茫自可惡
故園松菊非無情月下飛鴻過別浦天明孤鶴唳高城
相將一棹望湖去即看匡廬屋□化

題赤水霞棲圖
四明陳常　父為吾州文學寓居□□稱其所居
山水之勝曰赤水霞棲及前歸乃求余于洪求賦
之
故人家居赤水上二百八十峯蛇蜒明霞映浸金碧氣
老樹盡變珊瑚樹逍遙石壁照松蘿讀書茅屋□□雞
道成不用金符仙飛向九霄鳴玉珂

贈安福州尹王義方歸平陽
安成使君廊廟器六年琴鶴鎮山城草生□閣少人跡
花映松堂聞鳥鳴勸農已報江南政朴史當馳天上名
一舸秋風暫歸去大行千仞翠崢嶸

題湛溪黃氏引翠樓
黃君結樓湛溪上日日□簾看翠微長松雲際蛟龍起

瀑布大江鸛鶴飛巫峽錦屏增秀色仙人瑤瑟帶清暉
把酒更覺秋意早冉冉浮嵐溼夕霏

赴省與王別駕于充訓助教席放同舟至池口阻
風
南風五日舟未發朔風三日還復留趁潮魚能應有待
近人鷗鷺自為儔孤舟雨過急流湧九華山青空霧收
明日渡江須早泊未央宮闕正新秋

題武昌等姚德芳琴鶴圖
武昌賢守有高趣一琴一鶴□□□□心如綠水映孤月
思共白雲凝遠天拂拭仍□□□□採□□邁隨句□□仙
誰作今朝循吏傳它年更勝話□傳

七言排律

初冬對雨述懷十四韻

虎嘯山頭凍雨寒雲霧張蓑晴爭犢挽蘆鴈驚沙汀集
殘蛩蛙螭水洞蟠逶迤黃柑期見阻將收紅稻徑難乾
節儀最念家中稚近棹長懷嶺外官暢霧昏胼坊散帙
飛迸無髮不勝冠草堂別構貧猶少蘭友相思會苦難
百尺梢崗波森森十家邑外樹欒欒布衾夜冷夫須席
旦藥朝饗苜蓿盤客裏也同原憲室海隅空想葛洪丹
歡娛百計何須結長鋏三彈且莫彈野性體疎官長怨
窮愁卜居故人看登山擬藉枝為展釣瀨思裁竹作竿
發石如門吟悵望一溪遙合夢盤桓霜厓雪岐歸與好

日旦燕夫白首歡

送江西省燕磨王徒志剛考試湖廣

八月秋深江水清月明朱艦泛宵征郎官湖上風雲合
黃鶴樓前洲渚生持鑑蘇開方伯名揚旌沙路郡侯迎
經通舒史春秋與策問周官禮樂明十八科名資化筆
三千才子服英聲玉生元圃珪璋就金出棠谿鼎呂成
放榜總稱唐陸贄著書尤羨漢宗衡名區三載來知遇
聊示芙蓉寄遠情

上同賀挽詩

日貫明存秋工詩文年三十六卒于癸亥辛卯

云上

魏亭之北朱賢良三十文章逼漢唐矯矯雲龍行碧落
飄飄天馬脫絲韁山碧鎮聚成凡器著珮琮璜多異光
大史書書窺石室春秋大義揭王綱方馳健步今文苑
未策奇勳古戰場才似賈生誰敢忌名疵黃鶴遠先傷
嚴君痛哭鴒原羽令弟哀思鴻雁行悵望斗牛銷紫氣
嗚呼蘭桂隕秋霜故人秉筆爭稱述稚子應門待振揚
芳草琅玕明月照新墳原上白雲長臨江寂寞懷賢昔
今日生芻奠白將

天寶戴賦七言八韻呈得之學印

江郭烟花□春重招提獨愛遠林松溪雲似幟山陰道
披霧如看雨上峯鶴樹深村宵竹先野沙溪草茸茸

吟同仙侶移春艇坐借禪宮到暮鐘聞說總歸同外史
山川仍改漢遊蹤時同修縣志垂綸磯畔潭光動飛蓋津頭
雨氣濃金谷勝歡誰復有蘭亭真集苦難逢它時重約
東林老共醉匡廬白雪蹤

送知事敬修赴濟南府幕

風送春帆出石頭南人日問北行舟上林瓊樹翔靈鳳
滄海銀濤起蟄舟太守才名浙中設幕官文采舊箕裘
濟南多士帷連社汶上人家劍買牛三載暫煩稽吏牘
九遷終待贊皇猷追隨人客愁賢意心折還如水北流

天涯中秋與何宥甫公分韻得河字其為之倡者

林翰林孟善

夜天如洗斂秋河金氣貪新月色多祇樹綴珠初下露
禁池舒練夜無波昔年攀桂皆仙客今夕臨風想素娥
照席銀盃擎璽落隔簾瑤瑟奏雲和鳳鸞綵羽林間見
鴻鵠新宗闕外過濃似紫霞偏不醉詞成白雪總堪歌
庾公樓上那勝此天柱峯頭奈遠何滿坐休教貪徹曲
晨鐘容易促鳴珂

五言絶句

初夏十首

夜雨響幽澗曉雲歸遠山陰晴識天意一為破愁顔
蹊沙迸筍徑坐石看浮槎魚逐新生水蜂尋未落花
水稻苗初綠畦桑葉漸稠笑人[illegible]好覓我亂離憂
樹暗山更深鳥啼春已去多謝桃源人能留遠人住
傳聞渝水上蔽日甲兵塵野戰哀田叟山行泣婦人
風勝摇曲巷烟柳暗長渠鐵鶴無時下浮鷗却自如
莫年生計拙頭白獨如期爭似兒童日漁樵逐隊嬉
從容麻衲假渾忘世俗喇詩因流水就書為看雲拋
經歲離故園青林思飛遊舊栢長更高新竹生猶小

荔蕩庭前老蕪江上多吳船擬並泛同聽越人歌

趙伯友姜叔謙同遊茉香觀見示佳咏因屬和七首

琪樹方壺秀芝草元洲春羽人愛林臥不肯海揚塵
昔聞雲中仙遊跡人間世青松將千圃蒼鹿亦千歲
煙霞固有待泉石諒非難何如犹離婢方寸成金丹
真士不可見或從林下逢暫郎松筠窒聊怡水雲容
碧桃天上樹青潤石邊栽世每紛紛與花猶歲歲開
手弄紫芝芳披衣陰洞口九節蒲可尋如瓜棗堪割
高吟永永靜逍遙風雲點知有滄洲期茫得逢猶笑

為黃仲尹題梅四首

孤山夕雲凍皓鶴返林虛參差破瓊蕊正是雪飛初
珠宮為姝飛羅紛翻紫皇月明瓊珥冷風細縞衣香
蜿蜒變蒼龍石潭下無底時時鼓明珠夜光照寒水
霜白玉堂砌烏啼錦樹枝小兒誇解笛莫向月中吹

題畫石四首

欹樹水涵碧遙峯天共青誰將舟不繫泛泛似浮萍
木落古今色維欑高下春迢迢空翠裏三四渡溪人
艇艤溪烟渚二叟並垂綸絲中淤泳貪看也醉人
憶遠上松潭深松獨俯只……或龍夜中作風雨

題鷹四首

雲中迴勁翮原上騁雄心耿介翻為害鷙飛合過林

泙秋風急湘江秋水寒褎衛鶩首猶血尘須看獵
雪後盤空下金精耀日光可憐陂殺物那解穴中藏寬
霜晨乍脫條騷獸欲相還數朋何須射生擒直獨豪鷹

旅舍

吟家山林趣江海情巴歌從客好楚服爲人輕

題樹石

歛樹水涵君道峰天共青誰將舟不拏泛泛似浮萍

七言絕句

龍翔寺獨縫八二首

蜀錦吳綾慣備嘗井刀常帶邑絲香自古多得豪家意
也留穿雲到上方
山谷麻衣旋月多朔風吹裂奈愁何若爲訪我清江上
倩子裁縫裂芰荷

贈采詩方道人

乾坤清氣治朝音遺海明珠價爲今獨日江南方氏集
流傳應在到雞林

西湖歌五首

美人玉鈸燕翩翩門口渡船賣金錢柳絲絲讓雲環蝶
荷花紅妬酒顏鮮
翡翠當壺載船頭酒能解愁人自愁長堤車馬如流水
胡來胡去幾時休
艷妝紅敷金縷衣鮮裳浮得綠見湖西日落月東出
歌舞留人且莫歸
南山入湖湖水清菱花白白煮船棹山頭急雨船須住
木蘭涼風酒易醒
錢塘城中十萬家碧瓦龍鱗戶衍霞樓頭置酒船中撐
不如湖上最繁華

兒子紙白鐵揚運至金陵得朱琛尹仲文手書且
云倘欲引長歌二絕寄謝時仲文將調官京師

假館雜詠

木犀香裏設筵笙歌雲前八月天一騎仍留大江北
雙鳧何日上雲霄
一札飛來雲錦爛也知能共阿戎談夜夜石頭城上月
遙瞻二十四橋南

釣臺 一首

天下澄江山影多當上灘木影雲雜商人一去山寂寂
萬古明月照江波
獨把魚竿烟雨中身逃厥利與人同孤絲繫漢將兩傍
愈覺高名泰華雄
祠庭親拜先生像身下乘風發我情故國[illegible]

遥聽寒水自潺潺

和清江傅氏西園題詠懷舊二絶

憶昔西園曾見招春風歌舞入春宵池上題詩花冉冉
林邊歸騎雨瀟瀟

一別桃源迷故津花隨流水幾迴春烟蘿笠屐迷今日
翰墨猶期似昔人

聞笛

風入梧桐山月明臥聽隣笛静淒清不傳黃鶴樓中曲
却得羌兒塞上聲

食笋

楚山春笋楚江魚北野黃牛恐未如老來更厭江魚美

食笋山中樂有餘

足疾作

山上雲[illegible]坐臥看衡茅十日步[illegible]仙不得飛鸞術
愈覺人間行路難

爲王仲義題雪梅

小橋東畔先生屋斷岸[illegible]處士家向暖早看花似雪
月寒更愛雪如花

清江道中

夜夜江[illegible]鼓聲出關那得更遲遲鷄豚號日田家樂
條葬秋風惹客悲

柳葉生紅霞映水故洲蓼花連白[illegible]晴天務論山深[illegible]

都是春光不似秋

荷亭秀高　四首

蒼嶺雲開青映天蒼洲月上夜無烟太守愛居山水郡
名流况是謫官賢

去年初泊梅溪懸今年相望思依依石潭遥想敢能隱
渡滄江樹鴈飛

今弟昔爲五宅客經過渝上問平安芙蓉道遠何堪寄
楊柳枝中折更難

雨中歲月蒼茫春天上光華印綬新白首惟思逢世泰
青雲那得厭支貧

山舍偶成

石峽雖開洞壑水柏林崢嶸古時墳黃茅小徑無來客
一犬松邊吠白雲

代贈李以洪歸　四首

門外梧桐啼早鴉行人策馬踏江沙歸去却憐家是客
垂水還念客爲家

冉冉花明金鳳諸青青柳映木蘭船遥望鍾陵在何處
洪厓高出白雲邊

象牙潭裏帆過後石頭渡口船到時洲人洲上迎歸檝
山客山中夢遶思

昔日曾遊紫虛下有林堂宜讀書綠壁丹崖遥君至
松泉不減住匡廬

和何彥正春耕十二首
見說春耕溪水頭賦詩猶憶玉京遊莫誇塞北千蹄馬
會買江南十角牛
雨後逍遙南澗上山田漠漠樹重重綠拖烟外無窮水
青插天邊不盡峯
垂垂楊柳陰柴扇遠遠巖巒列錦屏江海歸來更何事
朝親鋤圃夕窮經
石壁臨流淨可尋從教漁子怪癯儒黃蜂日日粘紅蕊
白鳥時時下綠蕪
自著青蓑久離羣遊將牘劍遠從軍雨苗已得鄰人借
烟草長令稚子耘

石門集　卷五　七言絕句　三十八

亂後江湖阻舟楫衣冠强半寓山村雲中紫蕨那堪采
豺虎驚人空谷昏
短笠登山自種茶叢林石逕樹邊斜百金自可作封邑
下騎何勞擁鼓笳
竹間樵逕行應遍花外漁舟望欲迷處處稻畦分落照
荷蓑人去水禽啼
閑與山僧日共談往來溪北又溪南今代勸農賢太守
也作何武定才堪
野夫臥對石門山懷友其如道險艱君詠喬詩涼雨後
喚回幽思白雲間
菜花謝遍綠苔生梧桐花下碧筒杯醉卯便歌樂農暇

吳塘如雪點楊梅
為紫霞翁所聽題白鹿仙人圖
百尺蒼松雲氣重千年白鹿澗邊逢仙人月下吹簫處
知在緱山第幾峯
寄瑞州教授熊子玉二首
八百洞南雲樹連錦江湘口水涵天故憐分教童徵士
白日琴彈幽澗泉
鍾陵去年因秋卷猶憶衣冠是漿時經年抱病南谿上
聊采芙蓉寄所思
和趙伯友上巳四首
江上行人踏兩三水南雲樹外浮嵐林花尚下丹青陞

石門集　卷五　七言絕句　三十九

坡笋參差琅玕雜
山梨白白花開初北郭逍遙南郭坊臨流並無車馬集
遣興那教詩酒疎
疎雨點烟霏碧樹暖風吹水動青芹兩兩幽鳥相歡鳴
舒卷橫洲自在雲
靜麗最羨葛天民嘻嬉仍見舊子弟首相看更相憐
天教空谷有斯人
題龍頭
雲為車輪魚為馬玉女夜過金牛下冰盆擎嫋嫋迎風
九州萬里銀河涸
贈蕭克修二首

[illegible]白雲司[illegible]到官閒不耐[illegible]拙[illegible]林應更好
村花[illegible]臥鳳枝
君[illegible]在江頭路雲白山青木似苔莫爲題詩爲行役
金門正待[illegible]時才
題[illegible]
[illegible]距堅剛白鎩毛織錦光彩翠絲條米突遊海[illegible]天[illegible]
有翮横飛意猶豪
題物
二十四將人爭問[illegible]飛庭樹月當離何用東圃倘多與
[illegible]雙[illegible]英分外奇
焦門[illegible]畫雙松爲石潭周逸人題

八十六翁[illegible]出雙松老更精宛然雙龍入雲去
石潭秋水照分明
病中 二首
病骨[illegible]似秋[illegible]林落木風發病在心唯一靜
何須靈藥自囊中
浮世當休未得休百年枯樹亦心留山翁貧病多詩歷
也勝人間種種愁
爲彭孫之題[illegible]傍書室 四首
碧與山連[illegible]士亭[illegible]幽館散芳馨好將薜荔光瑤席
更搵芙蓉當綵屏
花囱鸚鵡綉簾櫳[illegible]珊瑚[illegible]懸不似[illegible]朝放[illegible]
歌辭自寫翠[illegible]箋
昔人種蕙盈百畝君今結屋愛秋香人間那用黄金埒
入上徒開白玉堂
楊柳城東送行客[illegible]無江上怨王孫先生獨得元洲趣
咫尺波[illegible]掩門
雪後
金鷄舒翅出前簷戶牖生光日射[illegible]枝頭[illegible]
石苔頻撒木鼎鹽
爲徐東[illegible]題金用中所畫[illegible]門
文采名高出翠屏石能[illegible]冷桂松[illegible]官寫得林巖[illegible]
宛似東湖處士亭

題[illegible]夫人天朝圖
[illegible]人似巫山一片雲猶想玉環迎候久
却勞[illegible]先開
京城[illegible]南寓館雨[illegible]懷七首
[illegible]雲作團病軀[illegible]海天寒長吟[illegible]
咫尺鍾山不得看
天界禪宮隣畫省朝天仙館近蓬壺寄居總是衣冠士
常憶星聯近上台
賜衣來自九重天野服兼隨[illegible]信傳聖君[illegible]老無窮感
兒子恩親也可憐
門外時時雨散絲南街泥濘[illegible]豈少如[illegible]

讀念山翁寄僧騎
江頭鷓鴣相呼急雲裏鴛鴦結伴翔久客却憐初到客
懷鄉猶勝忘還鄉
當恨山中少良友相逢闕下似君疏每得李白爲吳酒
相逢同醉散千愁
故園梅花想逍遥京城日日苦寒催縱使還家將歲暮
也勝爲客又春來
京城元夕 二首
美人社鼓沸連闐珠十錢燈的的懸人在天街即天上
客游蕭寺意蕭然
仙樂風飄舞管度仙娥雲擁綺羅嬌千門燈燿同京洛

爲望斗牛淚空潮
題□□□客舟
黃□□□□□帽布衫青□檢□□眠却席余無長物
有直□□野夫廉
題□小酒長□
蒼石□□欲枯樹一□□□買□□人家爭似湖中□
只是風濤不可居
舟中望廬山 四首
鄉戡久住懷廬山及見廬山又遲遲定有高人朝迎客
舟遲千丈竟誰叙
歲□五老眼□夜□□三□陶翠□野客行□宜山上作

只嫌雖石不生木
白鹿洞中微上宅茶松林下建公臨雲扉霞閣今安在
虎穴蛟宮却自如
石門山空猶有同寥寥去剩少風流歸去更思湖上好
只應合作畫圖看
湖左望
揚帆正值朔風來白浪鱗高勝復驚湖上神靈能見感
水平風似我心平
參陽齋爲周仲謙題
不到參陽又隔年山窗長想碧雲邊論文應共二三友
山日開陽坐嘯前

六言
和天寧松室道人
石橋水隔人世珠樹鶯啼早春草色漸宜步屧松枝不
礙市輪庭石空留青羽放生池有綠蘋尤愛汀洲杜若
采贈山中道人
爲黎崇瑕題竹 二首
旋逐蕭蕭爽籟暮林瑟瑟秋聲翠竹不受塵流白雲喚
覺寒生
湘娥泣恨幽恨山鬼愁怪昏迷個個琅玕翠逕濛濛
煙雲似
題梅 四首

二月開春細細臨流照影斜斜竹籬見飄花似雪莫教飛
盡如花　風
昔遇人稀到處不橋霜正融時尋幽野客幾見趁暖山
蜂未知　崩
成樹西湖西畔數枝東閣東頭倚樹休吹玉笛按遲好
駐蘭舟　水
玉鏡稱頭娟娟金波花爽粼粼遊佩或逢神女浣沐疑
是鮫人　月

樂府正體

春夜樂　憶金陵

秣陵煙樹亭華地前香風花明粉黛城綠綺樓臺巢陌
香生羅綺次十里秦淮笙歌市酒帘高曳紅搖翠翻舞
小輕車閒雕鞍金轡　同遊放浪多才子詩酣歌燭高
李傲時江海任心懷古虹蜺壯氣歸臥雲庭瘦鶴梅千
年問多少愁思付夢魂天涯度煙波千里

燭影搖紅

後漢匈奴傳言呼韓邪單于來朝願爲漢壻後
宮王嬙以積怨自請行此事之實也西京雜記
乃云元帝使畫工毛延壽圖宮人形貌按圖召
幸王嬙以賂金少畫不及貌王嬙當行帝見之
悔乃殺延壽夫元帝柔仁之主也而謂其因女
色殺畫工余固不信而無能自請行誠一奇晚
女子耳後之爲昭君曲者多歸咎元帝殊不當
也因此賦

漢宮花紛生魚鑰重門閉美人何事怨東風獨抱琵
琶向月照黃沙萬里到誰城芳心自苦紛紛歌舞馬上
琵琶能深誰比　毳服胡妝那思舊日嬌羞綺年年秋
鴈向南飛寄相思守歲久玉顏憔悴似花落悔隨流
水草青塚上應是香魂尚含愁思

木蘭花慢　桃源

愛山中日月春漸去又還來望水繞人家半生窗戶帕
轉峯翻層層錦樹千樹似丹霞散綺映樓臺世上從教
桑海人間自有蓬萊　漁郎未必是仙才偶爾到天台
奇相問相邀山中殺鷄樹裏尋蹊欲何便尋歸路是風
波險處未心灰要似秦民深隱桃花只好移栽

綺羅香　天台

翠谷春霞丹崖隱日瑤草綠迷仙路夜半府臺雞犬不
知何處花對發洞裏嬌娥雙美人間才子信奇緣木
合與交香風滿遲共歸去　啁啁鸞鳳鶯管九疑瓊樂
若水盤旋滄海深深將此此情難俗猶塵腸未斷愁
長夜啼鳥故旅歸思漢多少舉極生悲落花思故時

八聲甘州 賦易自然稱而有感
喜神龍飛衍過秋郊黃河自天來是蟠溪迎士胸中造
化掌上雲雷撫崢嶸舉東畔稽首望仙登絳節霓衣揮
閶闔闔閶 忽狀小心風送絲章上奏咫尺瑤堦念白
頭赤子識戟國參差轟鼉驚起波濤沛便千村萬落總
春回人都道先生功行山嶽崔嵬

阮郎歸 但共家還
歸來長嘯出山阿結茅坐翠蘿衰顏借問近如何吳霜
侵鬢多 衣但褐臥行窩眼前隨分過一溪風月與煙
波閑中宜釣蓑

醉落魄

茶瓜野谷閒雲一片無拘束田廬村巷經行熟無取無
求曳杖看修竹 近人盛說嚴居宿小槽白酒過醽醁
醉來共唱山中曲無價清歡何必論金玉

南鄉子 歲見山籬荷爲賦其味與家園者無異
蚪短欲秋露纍珠搖曉風丹崖點漆變殷紅味與涼州
珍貝却相同 御苑堪移植雖然合上供狼狽似顆貧
寒中多謝樵人分送到山翁

憶秦娥 爲南溪廖氏題古梅
湖山曲山頭花照湖波綠湖波綠盈盈仙子鏡中顏玉
百千年樹繁英簇春光却在幽人屋幽人屋自然富
貴兩球千斛

魚游春水 避亂還家見桃花盛開
家隣千峯外 幽徑更開荊棘裏小桃花照春日盈盈霞
綺宜入駁人碧玉杯色映庭女青螺帶帶嬌更嫣然且
花媚 古有牆東避世況似武陵風光美昨昨獨前花
開別有天地不教撓遲看尤好意欲尋仙從茲始嚴前
白雲石邊流水

謝池春 花朝
薄寒山閣當亭午蕭蕭雨鳥靜桃花林水生蘭苕渚玉
勒驄嘶出御堤車何處欲將花箋不住花紅髮白應笑
人憔悴 春過一半來去水難西駐有半傷多病後半
休虛負白醴鉋身漁簑箏山歙具心無累皆佳趣自歡

飽的勸你須當醉

嶺山月 雨夕
急雨響巖阿陰雲暗薜蘿山中春去更寒多最來門不
閉花滿逕蒼苔潤少人過 簡月曾把問个仰幸恨是
煙波而今林下和樵歌看風風雨雨從他時勢變總
心和

玉蝴蝶 閑居
天付林塘幽趣千章雲木三逕風篁雖道老來知足也
有難忘旋移梅異教當戶新插柳須使依墻更論量求
田種秫閒圃栽桑 荒涼貧家有誰能顧獨憐巢燕官
忘客勞客到衡門且留煮茗對焚香看如今蒼頭白髮

又怎稱紫綬金章大癡狂人嘲我拙我笑人忙

破陣子

清□□□□邑狼狽貂貂花枝江上煙波天共遠樹外
雲山路更迷故人音信稀　回首從教成酒非愁自懶
題詩芍藥荼蘼同漸近蹴踘鞦韆樂有誰兩般風悠時

人月圓 春夜

三春月勝三秋月花下借清陰錦圍繡陣香生茅屋光
動簾櫳　紫梨枝頭作驚栖鵲夜久寒侵明朝風雨休
辜此夕一刻千金

燕歸梁 上巳雨

花近清明恰桃李已盡梨花初綻雲霧難覓景風雨如

佳朝山中行樂本寥寥那更值年荒酒價高茗生共尚
憐只聞猜謎遊　千峰聚故人遠渾妨馬秒平橋負
筵賓發何由見與誰共羽觴浮蘭亭遺跡長蓬蒿怎能
勾山陰棹小舟對景度新曲獨堪向故人求

雨霖鈴 夏景

螺峯堆綠夜來經兩陣似宵沐飛泉怒瀉崖谷舉霜練
鳴谷玉虎巖前過處踏破翠苔稀聽啼鳥山北山南
樹杪聲清自相逗　蓬門晝掩稀來躡稱幽人獨步苔
徑竹移床松下塞露三四點佔湘軸日永如年況是
閒身不受拘束休妄想鵷鸞班聊且伴麋鹿

金菊對芙蓉 秋思

玉刻奇峯翦拖秀木秋光湖似邪溪渺蒼烟十里白鳥
孤飛帆懸無越女芙蓉鄰國舟小住炸煙移西風殘照漁
人漁子結伴尤宜　無奈物理難齊歎魚餓苦瘦雁貪
多肥望茫茫江海今更何之溪頭綠樹親曾種耐寒果
應笑人衰青山千仞白雲萬頃須理荷衣

玉蝴蝶 丙午元夕

齊景烟霞五色黃金柳裊碧玉桃開是春花早再視昇平氣
象處處春回且追隨村歌里巷休嫌戀綺席樓臺衢街
個人看月上月趁人來　回首金陵舊曾遊戲御街燈
火遠照秦淮友游同歡隨處散開春雷幾年間風馳
雲往千里外水復山廻是仙才應輸許借重訪蓬萊

訴衷情

杏花當戶開說花妍笑來春霞春風送將春色照耀野
人來　剛蝶使飛蜂衙日初斜雙聲窗外雙燕歸問共
竹塢華

浪淘沙 夜雨

愁聽滴瀝聲寒透疎櫺愁如百草雨中生誰信在家翻
似客好夢先驚　花氣恐飄零只待朝晴彩霞紅日照
山庭曾約故人應到也同聽啼鶯

採桑子 孟夏

含苞含花多桃李子滿前庭曲邏買迷新竹增高舊竹
低　攜筇坐石何妨久行步當遊行立移時雲起東□

日隆西

宴清都 端午

帶恨湘江水無奈處落雲天際千里盡均一去芳蓀翠減香蘺青死能舟競鼓聲沸歎舊俗空存木柴少年越女吳姬王孫公子　曾記南浦芙蓉東湖楊柳斜日涼吹綵舟載酒綸巾揮扇勝友同醉而今白頭蓬鬢但許慣獨醒滋味好只把蘭佩荷衣從今料理

望江南 傍村之民兄弟四人坐豪奪民產遠流

山深處豺虎縱跳踉但愛體肥貪肉食那知腹飽是身殃天網甚恢張　千里外魑魅可同鄉三尺正當嚴律令四凶那得苑強梁稽首謝君王

天仙子 苦熱

六合似鑪雲似火熱氣蒸肌煙霧鎖此時那得羽翰生冰壑過風巖坐瀑布灑衣珠萬顆　未卒先愁愁怎躲如在顛崖唯恐墮急須霖雨慰蒼生名與播江之左誰在東山深處臥

蘇幕遮 秋旱喜雨

自穎乾紅蔘悴日減溪流塵埃渾如許一日雲凝千嶂雨黃葉瀟灑却又添新翠　塹高煙耕草露種麥栽松生計那堪暮景想登高獄賓閣門撚黃花也自多幽趣

承過槃 丙午歲仲秋與胡中山同舟往南昌至臨鎮而返別逾一月作此寄之中山能填

數定

年少羨君有如瓊樹相見何晚虎嘯山前蛟騰船同載正挂花帆滿封淡一夕孤蓬聽雨又送別風起還計行裁只把一笑相令白鷗緊見　君如夢路聰明負與庇道山賓旨窓終閥蓬萊人間天上翹首仙凡遠何時訪我竹溪松家但有白雲堆處翁長依只寄南飛秋雁

浣溪沙 冬景

錦樹分明上苑花瑞光宜日又宜霞碧烟橫處有人家　綠似鴨頭松下水白於魚腹柳邊沙一溪寒影雁飛斜

洞仙歌 舍後山中見羣鹿

麋爭碧嶺長雲中遠草羣鹿甡甡性愛有想簡陽少室

曾伴松喬知路遍白石蒼苔多少　逸人庵外趣翡鳳紫芝瀛洲麻蓬島尋見爾此山中便對煙霞喜共納長為侶友為借問仙翁在何方願同往從之徧窮巖岫

木蘭花慢 賀鄧子壽伯填叔姪新居

愛樓臺有地不改換舊林塘想叔父東山郎君玉樹為當奇非常雲霄正期勳業且先恢庭戶攬風光蒼翠蔚然生翠崗丹霞疏映雕梁　春芳求友候春陽應戀木千章宜永日閑吟帘窗穿綠竹皓月宿簾茆宛然異境要琪花瑤草近人香老矣猶誇能賦擬君為到華堂

真珠簾 丙午冬雪

西園夢斷篝光曉霧交陞山麓鶯報巖岫化銀宮似白
雲仙島萬樹梨花都開遍怪一夜春風來早疑曉想千
家妝絕村巷幽悄　誰解嘆掃庭除命雕鞍迎客玉壺
斟酒金板排紅妝猶盛歎難久倚倒長安門畫掩抱猶
吟年年如舊須飲傾醆日烘梅竹松囘秀

折桂令留京城作

鳳樓鳳閣重重海上蓬萊天上瑤宮錦綉才人風雲奇
士袞袞相逢　幾人侍黃金殿上幾人在紫陌塵中逝
有翁通覽著心胸一任君王一任天公

踏沙行江上囬風

幾說堪嗟蘋烟繞菜徐櫓避險灘頭住汀洲迴水水迴

雲何曾迷卻歸人路　今夕聊淹明朝須去休愁休怨
休嗔愁覓家正駙好風光啼鶯無數花枝千樹

虞美人舟中

巉峨翠盡生春水江潤盤蛟喜蘭橈曉發大江東囘望
製宮金闕五雲中　來時秋渚蒹葭老歸日春花早客
身千里似征鴻恰恰秋來春去總相同

滿金門舟中對月

天淡虎逸吳楚山千里歸雁數聲雲外去此身猶滯此
半夜潛蛟不起輝月金鋪光細獨倚孤篷渾不寐碧
流滴見底

謁金門采石花朔

春且笑處處艷桃穠李記省花殘今日是奈何辭帝里
采石簡橈暫倚且與舟人同醉心已到家身尚未歸
中聊復爾

臨江仙舟中

十日江程春過半渚青蘋長蘆芽李花幾樹間桃花嫩
黃烟際柳遠白水遶沙　老子老來心似水肯教愁緒
如麻扁舟來往似仙槎還家今有日那得更思家

菩薩蠻湖口

海門西上帆如電神靈借與天風便容易見廬山雲中
雙髻還　風勻波不怒水碧涵山翠沽酒醉神君醉吟
湖上春

金縷衣過南浦

南浦歸帆暮高頭看蝶江烟柳鶴汀雲樹畫棟朱簾歌
舞地風光已非前度只浩蕩江濤如故相望飛樓鵬翅
展羨雄城防衛多貔虎又喜免亂離苦　舊時猶記登
臨處共詩朋賦友同歡詠今懷古兩鬢星星今老矣却
似茶蘼孤注歎桃李不知春去獨有洪崖青不改似於
人戀戀能相顧招我隱有佳趣

入聲甘州

近里有妾男子為妻所逐遂然而逐去誓云非
富貴不歸妻亦誓獨守無他志既歷十五年夫
竟旅困蕃歸而妻能潔身以自守獨理其家

食倚翁因咏以勵薄俗

泥下時波蕩兩鴛鴦雖雄雌各分流恨郎情似水妾心如石此恨難休自古恩深滄海富貴等浮雲何忍輕離別何之紛化　君看江頭枯樹縱春風虛過根幹仍留且為空谷蓬戶自綢繆想秋胡未忘故態怕無金相贈路旁桑歸來日謝嗅妾恐都合炎消霧收

癸亥十一月初六日校定 黄圖

新喻梁石門先生集卷之六

新喻縣知縣崇安暨用其訂刊

經

易經

周官大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　漢志曰易道深矣人更四聖世歷三古自魯商瞿受易孔子以授橋庇五傳而至田何及秦禁儒學易爲卜筮之書故傳者不絕

三易之不同何也曰說者以爲夏易因炎帝而曰連山其卦始艮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也商易因黃帝而曰歸藏其卦先坤歸藏者萬物皆歸藏於中也周易則其卦始乾謂之周者以別夏商也夏商易取七八以不變爲占也周易取九六以變爲占也重卦或云伏羲或云文王何也曰有八卦即有六十四卦觀十三卦制器尚象既羲農所取重於文王之前明矣二篇之卦多少不同何也朱子曰卦有正對有反對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正對也正對不變故反覆觀之止成八卦其餘五十六卦反對也反對者皆變故反覆觀之其二十八卦以正對卦合反對卦觀之總爲三十六卦其在上經不變卦凡六乾坤坎離頤大過是也自屯蒙而下二十四卦反之則爲十二以十二而加六則十八也其在下經下

變卦凡二中孚小過是也自咸恒而下三十二卦反之則爲十六以十六而加二亦十八也多少之數未嘗不均矣程朱言重卦不同何也曰朱子重卦郎邵子加一倍法也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始分一奇一偶則爲二畫謂之四象四象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三畫謂之八卦八卦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以漸加之至六畫則爲六十四卦引而伸之六畫之上又漸加之則爲十二畫者四千九十六此焦貢易林變卦之數也卦象之難明者何也曰三聖人之取象各異坤之牝馬文王之象也咸六爻象人漸六爻象鴻周公之象也說卦乾馬坤牛之類孔子之象

也朱子曰易之象不可復考姑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誡而決吉凶其亦可矣程朱卦變不同何也曰程子以爲諸卦皆由乾坤而變如剛上柔下之類求之三陰三陽之卦則皆可通若訟與无妄四陽之卦則云陽自外來非復自上卦而下故朱子以爲難通而別爲例者以本卦二爻相易而成則六十四卦無不通矣蓋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二陰二陽之卦各十五皆自臨遯而來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四陰四陽之卦各十五皆自大壯觀而來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此蓋發先儒之未發者也

易傳

隋志卜子夏易傳二篇　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
註淮南王聰明易者九人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
魏王弼註上下經晉韓康伯註繫辭說卦序卦唐孔氏爲正義

漢初傳經者傳其文而已未嘗自爲訓說也王丁將軍寬作易說三萬言則訓詁之學興矣焦延壽述陰陽災異則穿鑿之說起矣君子夏之傳不依古易爲爻而遵費氏則爲後人之假託可見也九師之易王通以爲易道因之而微則無資於聖經可知也王弼之傳則高談理致祖尚清虛而已孔氏之疏則疏文

生義依循王氏而已迨程子作易傳易之義始大明朱子作本義易之象占始益著蓋程子之易發揮孔子之十翼者也朱子之易則推三聖教人卜筮之旨者也若乃朱子筮卦揲蓍之法先天後天之義又皆祖述邵子而推明之允爲有功於易道云

圖書

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疇于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illegible]河圖洛書相爲經

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圖書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且河圖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洛書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條而不紊矣然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嬴而奇乏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嬴而偶乏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故圖書皆五居中也易範之則於圖書者何也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然則圖書果不可以相通乎

曰論其取則易乃伏羲之得於圖而初無所待於書範乃大禹之得於書而未必追考於圖是果異矣然圖書實未嘗不相通爲蓋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則得十而通爲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爲河圖之數矣然則所謂經緯表裏者何也曰經緯前人謂以上下爲經左右爲緯蓋主圖而言則圖爲經而書爲緯也主書而言則書爲經而圖爲緯也表裏者以所取則者爲表以相通者爲裏故圖之表爲八卦而其裏亦可明疇也書之表爲九疇而其裏亦可以畫卦也

三 先天

邵子曰天地定位至易逆數也一節明伏羲八卦

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 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消則翕也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

謂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皆有詩曰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以象相交成八卦八卦相盪爲六十四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　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

按先天八卦離東坎西兌巽西南對震東北兌東南對艮西北此對待之本也八卦相錯爲六十四此交變之用也自震至乾爲順者皆迎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自巽至坤爲逆者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是故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一分爲二二分爲四此言六十四卦橫圖也乾以分之陽之闢也坤以翕之陰之闔也震以長之一陽生也巽以消之一陰生也此言六十四卦圓圖也無極者復坤之間也無極之前陰含陽也坤反姤也有象之後陽分陰自復至乾也乾與姤相值月窟也坤與復相值天根也三十六宮者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數合之爲三十六也天地定位否泰反類方圖外第一層乾西北坤東南泰東北否西南也山澤通氣損咸見義方圖向內第二層兌西北艮東南損東北咸西南也水火相射既濟未濟方圖向內第三層離西北坎東南既濟東北未濟西南也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方圖中心震巽恒益四卦也朱子曰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爲陽方於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也又曰先天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大而天地之始終小而人物之死生遠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此

後天

邵子曰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明文王八卦　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偶以應地之方也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文王八卦始震爲春巽爲春夏之交離爲夏坤爲夏秋之交兌爲秋乾爲秋冬之交坎爲冬艮爲冬春之交故艮謂之成終而成始乾坤交而爲泰以下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

北坤南而爲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
爲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
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而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
交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
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
母者長養於東南也震兌皆陽下陰上故云始交坎
陽在中離陰在中故云交之極艮巽皆陽上陰下故
云不交

書經

漢志曰孔子刪書爲百篇及秦焚書孔子末孫惠與秦
博士伏勝各藏其本於屋壁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

篇獨得二十九篇文帝求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而伏生
老不能行使晁錯往受之其後有歐陽生大小夏侯靡
然之徒皆學伏生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　武帝
時孔惠之書始出皆科斗文字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以
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書以隸古定爲
五十八篇號古文尚書

尚書多可疑諸儒之說紛紛唯取決於朱子可也朱
子之疑者數事謂今文雖多艱澀古文反平易或謂
紀錄之實語難工潤色之雅辭易好此爲近之然伏
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攷定於錯亂磨
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可疑一也孔安國傳恐魏
晉人所作託安國爲名序文亦不類西漢文字此可
疑二也書小序亦非出於孔子乃周秦間人作之此
可疑三也又謂禹貢言三江及荊州地理所目見者
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乃不曾見耳此可疑四也及
教人讀書則謂如大甲伊訓之類明白者皆當熟玩
如盤庚康誥難曉者當缺疑此可以爲稽古之法矣

書傳

隋志曰伏生書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獻之伏
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孔安國爲五十八篇作傳巫蠱
事起不得奏上　後漢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
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註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

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

按隋志之說世或未深究今據其說而推明之其曰
女子所得泰誓者即僞泰誓也孔穎達言張霸作僞
書無泰誓篇則僞泰誓先出非霸作之也若以女子
所得爲眞泰誓馬融何以疑其僞緣此不攷女子得
泰誓之時而謂亦霸所作誤矣其曰伏生作傳則書
之訓解出伏生始也伏生書二十八篇而傳四十一
篇者在八傳經不附於經下故其篇之多少與經異
也其曰孔安國爲五十八篇作傳蓋其古文已上之
矣及傳既成巫蠱事作未及上之而未立學官故至
於後漢儒林傳贊言平帝時古文立之學官者乃娠

刪僞書也至東晉之世梅賾始得孔傳奏之而又缺舜典齊建武中姚方興始得舜典乃列之學官也若乃伏生之傳竟亡者蓋自馬融之註盛行則伏生之傳少復習講故唯秘書既亡則是傳亦遂亡矣至於近世之註則朱子之所取者僅四家謂王安石蘇軾呂祖謙林之奇是也然又曰王氏近於鑿蘇氏傷於略呂氏傷於巧林氏傷於繁及蔡氏之傳則二典三謨皆朱子所定其餘大槩亦多朱子之意凡論制度則本之註疏然朱子論書多缺疑蔡氏已有不能缺者矣今之人雖欲求詳於蔡氏竟何益哉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劉向在成帝時集合上古以來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說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洪範自初一曰五行至用六極乃禹之本文九疇之經也自一五行至篇終乃箕子之叙論九疇之傳也範以五行爲先何也曰九疇始於五行五行本乎水水失其性則五行皆亂五行皆亂則九疇皆斁矣然九疇之則於洛書者則其九數而已若以五行配九疇則非也然則劉向五行災異之說果得爲箕子之旨歟曰向之論以爲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豫厥罰恒燠厥極疾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蒙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夫人事之感有得失之殊則人道之應有休咎之異乃常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其亦泥矣且人於一事之得則五事皆得一事之失則五事皆失若使人君之貌不恭矣而言又不從視則既雨而又暘乎視不明矣而又聽不聰焉則既燠而又寒乎何其說之膠而不通也箕子之意言五事得則休徵各以類應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

亦謂其屬當如是耳而五事之得也則當雨而雨當暘而暘是卽休徵各以類應矣五事之失也則雨不宜雨而雨暘不宜暘而暘是卽咎徵各以類應矣若向之論豈箕子之意哉且五事之得由於極之建五事之失由於極之不建今不論皇極而專論五事舍其本而治其末遺其內而攻其外亦非格君心之善道矣若孔氏之訓皇極以皇爲大以極爲中則朱子非之曰未嘗[illegible]人君修身立道之本既誤以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辭多含宏寬大之意因復誤認中爲含胡之中蓋不知無過不及之中乃義理當然之極非含糊苟且而不分善惡也今以誤認之中

爲誤認之極不識乎殺害之地而務爲寬廣之量可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皆是物也箕子之告武王者豈若是哉朱子之論其有功於聖學者大矣

詩經

漢志曰古者有採詩之官王者巡狩則陳詩以觀民風孔子錄之凡三百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樂自此可得而述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

夫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在先王之盛時

爲然也至春秋之時王靈不振巡狩禮輟而陳詩之事亦廢矣魯爲人望之國周之禮樂皆在而夫子又周流四方詢其殘缺故自衛反魯而删定之其實皆非天子巡狩之所得也然則謂子夏作詩序者信乎曰非也朱子以爲衛宏作而毛公又增廣潤色之其攻之審矣而又謂讀者尊信小序有所不通必爲之委曲遷就寧使經文繳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其破世俗之膠固亦善矣史記謂古詩三千餘篇普然乎曰孔穎達以爲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遷之言恐非也關雎后妃之德而魯詩以爲刺周康后晏起而作何歟曰此漢儒誤解關雎之亂以爲淫泆之亂故妄爲之說耳夫亂者樂之卒章也周子之作洋溢之以亂曰乃取諸於國風者也而漢儒聞見寡陋非惟不明詩之義亦且未見樂之文故鑿空以誣聖經而誣後學往往似此史遷亦爲博採亦且師說故又曰關雎之亂始諸衽席是又似以關雎爲關雎之詩矣何其謬哉史遷又言夫子弦歌三百五篇以合於韶武信乎曰此亦惑於大序言止乎禮義而誤也觀儀禮鄕射燕禮皆擇詩之善者耳未嘗有取於變風雅也今必曰皆合於韶武則淫哇之聲豈能强同於正聲者哉孔氏言正雅之義

然否曰孔氏以王道明盛政出一人故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

詩傳

隋志曰漢興詩分爲四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起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齊魯盛行於時韓詩惟燕趙間好之毛詩最後出未大顯也四家詩經同而傳說或異後漢黜毛氏詩而立齊魯韓氏其後鄭衆鄭康成賈逵之徒皆發明毛詩其學遂盛而三家寖微至魏晉時齊魯詩廢絶韓詩雖存而益微故毛詩獨行至今　鄭譜曰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

齊魯韓三詩既亡而毛詩獨行雖其義未能盡合於經而考三家僅存之說其不合者尤多焉觀魯詩則謂關雎者刺康后之晏起而作也燕燕者衛定姜不見禮於獻公而作也齊詩則謂黍離者衛公子壽閔其兄伋而作也韓詩則謂芣苢者婦人傷夫有惡疾而作也柏舟者衛宣姜自誓而作也商頌者正考父美宋襄公而作也若此者皆與毛詩異矣齊詩亡於魏代魯詩亡於西晉韓詩至宋始亡今存韓詩外傳十篇非嬰解詩之詩者也三家又謂關雎鵲巢鹿鳴等詩皆康王時作王風爲魯詩鼓鐘爲昭王時詩皆不足信至於趙宋歐陽氏王氏蘇氏呂氏皆爲之訓釋

雖各有發明而其畧無遺憾者未有如朱子之傳者也蓋嘗求之諸儒之所以誤者皆以篤信小序之過耳而小序之所以誤者又以誤認思無邪之意耳夫子言思無邪之意非謂作詩之人皆無邪思也亦謂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也而序者不達以爲如桑中溱洧之類皆出他人之譏刺而非其人之自作故其思皆無邪也皆能止乎禮義也三百五篇皆可合於雅聲而用之宗廟朝廷也殊不知桑中等詩聖人存之以爲戒耳若被之管絃則豈用足哉朱子曰三百篇皆宗廟朝廷之所用乎則如

桑中溱洧者當爲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其淺之當矣而或疑夫子欲放鄭聲不宜錄淫奔者之詞則又曰夫子之於鄭衛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爲戒亦猶不語亂而春秋之書無非亂也嗚呼自朱子之傳一出而三百五篇之旨燦然復明如大空之日月而出於雲霾之積陰也今之誦詩者何其幸哉

春秋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因史記作春秋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以繩當世貶損之義行則天

下之亂臣賊子懼焉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　太史公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過於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董仲舒曰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異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又曰春秋變古則譏之　王[illegible]

曰春秋發五始之要在乎奉巳正統而巳 註 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 漢宣帝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重三正謹三微也 註 三正者天地人之正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故王者取法焉 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法之用也 又曰始隱周之衰也終獲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

春秋始於隱公何也曰以魯史由是而始詳也古者諸侯無私史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則列國之事皆王朝志之也迨周東遷左右之史失其職諸侯強僭而私史之紀載競出矣魯周公之後秉禮之邦天下諸侯之所慕朝聘慶弔之所通故魯史兼記時事而獨詳於列國聖人欲因舊史寓王法而平王之末隱公之世世道益變紀載滋繁故春秋亦由是而始焉觀之史記世家春秋以前之諸侯歷世雖多而行事罕見蓋列國之史猶未立故也雖然春秋之始固因舊史而託始之義實在聖心蓋春秋之始於隱所以傷西周之不復也所以見平王之無志也所以著天下之亂日益滋甚而王法不可以不行也然則春秋之終於獲麟何也曰自三傳以來其說多矣而程子之義愚獨有取焉嘗推之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天瑞之降者人事之符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以帝王之德而興帝王之治固其本心也然在陳有歎則不合於人矣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則不得於天矣道果何由而行哉麟之瑞亦鳳圖之類也而出之非時則是天應之反於人事也此聖人感焉而作春秋以道之不得行於當時則必垂之於後世也其始也感麟而有作其作也絕筆於獲麟固當然之然則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何哉曰春秋之大義在於大一統正三綱內夏外夷

尊王抑霸誅亂討罪而已夫子嘗欲行夏之時而春秋所書之正唯用周正又於每歲之首必書之曰王正月此則一大統之義也聖人懼君臣之分失也故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書天王狩於河陽懼父子之恩絕也故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懼嫡妾之分亂也故書賵惠公仲子歸僖公成風此則三綱之所以正也乃若楚始見經則以州舉吳始與會則殊而外之二國皆自稱王則止書曰子且削其葬此內夏外夷之義著矣齊桓之霸也則北杏之會四國收而稱人於幽再盟而後授之諸侯晉文之霸也則書執曹伯畀宋人以著其譎書翟泉大夫盟王人以著

抗此尊王抑霸之旨明矣會於稷而不討華督之罪則特書曰以成宋亂會澶淵而不能討蔡般之非則特書曰宋災故此誅亂討罪之法嚴矣以是推之則所謂炳如日星者豈不可見乎若其時措從宜而微與者亦如化工之隨物賦形各有攸當與神妙莫測而亦未嘗不昭著呈露也嗚呼聖人於筆削之際其正大之情即天地之情也而或者乃欲以穿鑿求之則之與義則恐不能知矣

春秋傳

漢志曰仲尼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

而作傳 漢初張蒼賈誼張敞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賈誼爲左氏訓詁授貫公 晉杜預爲左氏傳集解

公羊子名高齊人也受經於子夏[illegible]胡毋生[illegible]公羊春秋與董仲舒同業公孫弘亦[illegible]焉武帝用公孫弘董仲舒因尊公羊家何休註[illegible]爲李育習公羊名嘗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休乃[illegible]述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穀梁子名淑一名赤魯人也受經於子夏以傳之[illegible]荀卿傳申公申公傳瑕邱江公武帝命衛太子受公羊太子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聞衛太子好穀梁亦善之晉范甯爲穀梁集解

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氏之亂鄒氏無師夾氏無書 漢初立博士惟春秋公羊而已宣帝時復立穀梁平帝時又立左氏左氏比二家最後顯

自漢以來三傳優劣之論何紛紛而莫之一乎武帝因公孫弘董仲舒之言而好公羊宣帝因[illegible]賢蕭望之之言而好穀梁平帝時又因劉歆之言而尚左氏至於何休杜預范甯各守一家黨同伐異皆一偏之失非持衡之論也要之根據國史考事精詳此左氏之所長也然傳所不知義者而不求實則未免於誣矣發明書法義理頗正此公穀之可取也然以日月爲義例一字爲褒貶又且無國而工傳則誣謬亦甚矣至唐趙匡啖助陸淳始辨三傳之非而專求聖經之義雖未能盡古而其闕亦後人者其功已多逮二程朱子出而六經之義於是昭昭矣明道雖未嘗著書而教人讀春秋則曰從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伊川既著春秋傳而又教人日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又曰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爲權義也時也朱子雖未嘗著春秋而深病傳註之泥嘗曰春秋之書聖人且據實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今之學春秋者苟能以程朱之言而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宋之論春秋而有成書者無如胡[illegible]之[illegible]次則[illegible]

陳傳良也文定之傳精白而博膽慷慨而精切其於義利之分夷夏之辨綱常之正亂賊之討彰彰乎烈日之明也凜凜乎秋霜之肅也然所失者信公穀之大過求褒貶之大詳多非其本旨若陳氏之論世變以為有隱桓莊閔之春秋有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昭襄定哀之春秋然其於褒貶以傳之所書而論經之所不書則傳事又豈一一皆實乎噫藏雲霧者終不能以見青天航池潢者終不能以至滄海欲求聖人之大意又曷若求三傳而究遊符也哉

周禮

漢書武帝開獻書之路河間獻王獻周官入於秘府五

家之儒莫得見焉又曰獻王時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取考工記以補之 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畧奏立學官 後漢杜子春年九十能通其義賈逵受業 鄭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其子鄭衆傳周官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註

論先王之法度莫備於成周論成周之制作莫詳於周官故前代之有取於是書者王通則曰先師以立官極是也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唐太宗則曰周禮真聖人作也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官之道不可得也朱文公則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制度盡在於是非聖人不能作也以此觀之周官為三代之遺制也皆矣然其書雖河間獻王之所獻而入於秘府諸儒罕見好者亦寡林孝存則以為瀆亂不驗之書而有十論七難何休則以為六國陰謀之說近世歐陽氏則以為雜行而可疑蘇潁濱則以為秦漢諸儒之所損益此好者之所以少也今考其說治官之屬六十三教官之屬六十六而小宰皆曰六十冢成數耳然六官之中冢宰雖與五官並列而於六典無不掌於六官無不統非五官之可同也故程子曰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其規模之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朱子亦曰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

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可見又按冢宰與王論道之官而酒漿財用會計等事皆領焉自後世論之則以為安插不當親細事矣而聖人之意則不然盖有事雖小而所關實大者尤不可以不謹若財用會計酒漿之類雖各有司存然有司不可與人主較可否而冢宰則可以節制人主之侈心是格君之要術而不待爭之已出而後有司紛爭之也昔歐陽氏病其設官太多者非惟一官可以兼衆職而有其事則設無其事則廢者盡亦多也如軍司馬則因出征而設之旬儀則因田獵而設之方相氏則因季冬驅疫而設之司烜則因

盟誓而設之譯人因趨邦國而設之若此之數掌
當置其官而多寡係乎蘇氏疏王畿千里無地只
容之者蓋王畿四方相距千里凡近郊遠郊甸稍
地小都大都截然整齊如畫棋局亦其設法則然耳
而其地則包山林陵麓在其中安能如一局哉若特
此也如溝洫之法亦其設法然耳至其或短或長或
邪或正固皆隨其地勢不然則萬夫之地必有所爲
使遇岡阜之陵亦必去之而今川乎若冬官之職而
以考工記足之者按考工記亦秦前之書故俞氏袁
氏皆有其名而缺其職並非闕官乃未成之書而冬
官本缺故多識者作此書以備六官之職乎然其文

體異於五官者蓋不欲以錯亂與而故異之耳若五
官之屬不止於六十者蓋亦以其書之未成故未及
以類相從耳臨川俞氏乃緣此而作復古編以爲冬
官未嘗亡而散見於五官之中其言似是實亦不然
謂冬官未嘗亡則大司空小司空者乃冬官之首何
獨亡之乎俞氏分地官大司徒之半篇以爲大司空
之職則司徒既分設而司空亦設辟必須增益其文
然後成篇其亦無所據矣蓋嘗論之凡周官之制度以
節目而言則未免煩碎之疑以綱領而觀則實爲治
道之要故其八法八柄屬大宰而任相之意寓小宰
掌六官之職事而衆官之政和詳於禮樂之官而有

以爲出治之本司馬施九伐之法而有以見仁義之
兵田有井牧溝洫之制而人有所養居有比閭族黨
之分而治有所統教人以三德三行而俗無不美刑
人以三刺三宥而法無所私爲之五爵九畿而大小
足以相維爲之朝覲聘問而上下足以相親當是之
時君民猶一體天下猶一家以爲聖人致太平之書
者信矣雖然程子嘗言有關雎麟趾之化然後可以
行周官之法度是則人君欲與三代之治又必以一
心爲萬事之本歟

儀禮

漢志曰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時后蒼最明其

業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禮古經
者出於魯淹中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
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　漢有禮經七十篇記百
三十一篇君臣不好尚至宣帝時大小戴外劉向所錄
止十七篇　高堂生禮有喪服一篇子夏爲之傳
按儀禮十七篇冠昏士相見三篇皆士禮鄉飲鄉射
二篇大夫禮燕大射聘覲公食大夫五篇諸侯禮士
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少
牢饋食有司徹二篇皆諸侯之卿大夫喪祭禮喪服
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竊詳此書乃周衰禮廢於朝
廷而此乃士大夫之所傳用故獨得不廢其以士禮

列於前者以其常用也其餘諸篇雖或非士禮而亦士所當習者故皆存之也若使十七篇果皆王朝之禮經則猶燕射之類宜先著王禮何為獨言侯禮而不及於王乎然以冠禮言之止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大夫之禮何也蓋古者二十而冠五十而後爵於大夫是大夫之無冠禮者亦宜也若諸侯亦無冠禮故記曰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蓋天子之元子猶且用士冠禮況諸侯之子乎故曰禮自天子至士一而已至於論鄉飲酒之禮則其別有四賓賢能而飲一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蜡祭而飲二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先行鄉飲酒三也鄉大夫飲

國中賢者四也論燕禮則其別有二一是燕同姓一是燕異姓然君臣之際其分甚嚴而其情甚親故君不自獻而使宰夫為獻主者臣莫敢與君抗禮也所以嚴君臣之分也及君舉爵以酬賓則賓再拜而君答拜所以通君臣之情也論鄉射之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謂之鄉者州乃鄉之屬鄉大夫或在不改其禮也論大射之禮則諸侯將祭與羣臣射以觀德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也觀覲禮則鄭氏謂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愚謂周官雖有四者之名其實通謂之朝覲也何以明之春秋兩書公朝于王所一在於夏不曰

宗也一在於冬不曰遇也且覲禮篇末曾明言於秋行之而經文又有來朝之辭是則朝即覲覲即朝明矣論聘禮則諸侯使卿大夫相問之禮比年一小聘則大夫也三年一大聘則卿也觀之朱子答劉云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註疏也頃在山林曾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經之下而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觀於此言可以知禮之要領矣

禮記

論曰昔日曰禮記之作出自孔氏蓋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體要或雜序得失中庸孔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漢文帝博士所錄 大戴禮八十五篇戴聖又刪為四十九篇號小戴禮

楊雄有云衆言淆亂折諸聖今之禮記聖人以後之書也其將何以折衷乎亦盛之先儒之言可也程子曰禮記多出於孔門弟子然必[illegible]出不醇之月令及諸儒之王制仍博集名儒撰冠昏喪祭鄉相見之經典以數相從然後可為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illegible]若燕居緇衣

表記格言甚多非私解編門之比當以爲大學中庸之次也觀此則諸篇之粹與駁者可知矣以月令言之柳宗元以爲事有當侯時而行者有不當侯時而行者而月令一反時節有災異此乃巫史之說其非之當矣又觀其明堂之制四時異居車旗服玉悉依方色假陰陽之拘忌非人情之所安此甚謬者也以王制言之則九州之國總爲一千七百七十有三而大曰百里次曰七十里小曰五十里又各有多少之差果如其說則王者建封之際縣隔不以功罪裂地惟務整齊於人情可乎又其言爵位則竊孟子之文言官制則竊左氏之文言巡狩則竊尚書之文餘則

雜取公穀等說而益以己見其乖謬亦多矣且周公之於成王位冢宰以攝政而已而明堂位乃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君臣之禮安在乎禹湯文武成王周公非後世可及矣而禮運乃曰六君子者與由此起而謂之小康豈非老氏貴大道而薄忠信之意乎又如儒行乃戰國處士自大之言非聖賢之意亦不足信矣雖然其言之乖者大略如是而言之粹者固多也故朱子曰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之言必自古流傳有是書矣今之讀禮者雖曰不可盡信而亦安可不深考乎

大戴

大戴禮韓元吉後序曰漢興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爲八十五篇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按儒林傳德爲孝宣曾爲信都太傅聖則爲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曰漢九江太守戴德撰未知何所據也今記始生言第三十九終易本命第八十一蓋小戴取其四十九篇而此記篇第尙循其舊也

按大戴之文多與諸書同何也蓋嘗究之矣漢自孝惠除挾書之律孝武廣獻書之路天下學者多獻於列辟故山巖屋壁之間舊籍往往出焉然多務廣其篇帙以貽於當時故遂相採摭不免複見今大戴所

記存者或與小戴同或雜見他書蓋以此也如荀卿賈誼皆吐辭成章名在書述必非剽竊其書文者而此記勸學禮三本篇乃見荀子書保傅篇則見賈誼新書[illegible]之雜就於漢儒也明矣又觀今孔子家語多與此相類則謂二百四篇者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則[illegible]而亡之也夫大小戴之記尙多[illegible]其[illegible]使有其[illegible]而亡之[illegible]者如夏小正則可以見夏時之正[illegible]篇則皆君子修身之格言武王踐阼則丹書之戒與諸器物之銘尤有資於君德似此之類皆學者之所[illegible]也

新喻梁石門先生集卷之七

新喻縣知縣崇安璧用其訂刊

史

史記

司馬遷自敘曰遷爲太史令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著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　班固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摭經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牴牾涉獵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

閒斯已勤矣及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

史記之作也廣稽之載信參採之四方其纂述可謂詳矣易編年之法爲紀傳之體其立例亦甚精矣其得之藏籍者敘五帝則因世本大戴記敘周氏則因左氏國語敘七雄則因戰國策敘秦漢則因楚漢春秋采之四方者如作伯夷傳則因登西山見許由冢而悲之過梁而問夷門知魏公子入楚而觀故宮知春申君荊軻傳則云夏由具道其事衛青傳則云蘇建語予欲敘張良則見其畫圖狀貌欲傳韓信則見淮陰人言故曰綜邇之詳也其爲帝紀則事雖不詳而一世之大槩無不備書其爲表則世表以觀百世之本支年表以觀年代之先後至於秦楚月表則一世之興亡又皆備焉爲八書則制度之原委具焉爲世家則一國之首末詳焉爲列傳則一人之賢否見焉且或同出一事而互出或不特書而附見或有所抑揚則必備論之其詳畧相因莫不有法故曰立例

之精也然而稱舜從匿空旁出謂仲尼既卒而門人推奉有若宰我與田常作亂而見殺子貢游說而存魯亂齊亡吳覇越强晉纂述若此非不覈之過與如項羽未嘗稱帝呂氏女后干位而皆爲本紀陳勝起於匹夫而列之世家豫讓之大義而棄以刺客西門豹之治民而附於滑稽立例若此非予奪之失歟非特此也其大失又有二焉一則分裂聖經之文二則未明聖人之道也蘇明允曰遷之辭雜縱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紀雜於其間五帝三王紀多尚書之文齊魯以下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經傳之文非不善也雖上

則不善也今夫綺繡錦縠衣之美者也尺寸而割之以爲服則綈綌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觀於此言則分裂聖經之謬可見也朱文公又曰近世學者推尊史遷之書幾以爲賢於夫子然其說亦職因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實未知所以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意思粗淺未識義理之微而豈於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等而已觀於此言則未明聖人之道又可見也

西漢書

後漢書曰班彪作史記後傳數十篇子固欲就其業人上書告固私改國史郡收固繫獄固弟超乃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拜蘭臺令史遷爲郎典校秘書乃授詔爲漢書二十餘年始成起高皇迄王莽二百三十年爲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凡百卷　范曄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敘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甚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世之論良史者莫不以遷固並稱觀固之敘述比遷雖頗詳密然遷之義例由己而創始也固則循其成法而已遷之博採乃散缺之文也固則整齊其舊傳而已因之者作與於遷者如此而又未免於乖謬其不及遷也明矣夫遷紀呂后而固亦紀之遷敘律併而固亦敘之損十表而爲八增八書而志十因天官爲天文以封禪爲郊祀因河渠爲溝洫而不能自立一字而依乎遷籓籬下此固之失也況漢書紀漢事

可爾而古今人表自三皇以來之人物悉列之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於聖賢愚智之等差又安能一一皆當乎雖不作可也若其襃貶之得則先儒皆論之矣如公孫弘婚儒之僞行則實其釣名之言東方朔詼諧之談則謂爲滑稽之雄此不激詭之體也蓋寬饒抗言而爲狂者也則以爲剛之可直梅福去官而從所好者也則以爲有典型此不抑抗之體也相如之風雅而及於臨邛奔亡之事則以爲淫靡之戒張禹之傳授而及於後堂聲色之樂則以爲非僻之箴此其贍而不穢也賈誼政事之書載其萬言皆切於世事董生賢良之策載其三篇皆明於經

衍此其詳而有體也

東漢書

宋范曄爲宣城太守作後漢書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曄謀反伏誅十志未成梁劉昭續成之

嘗觀李翺與人書云漢高帝起布衣定天下其談所不及其餘唯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以下亦皆不明於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然何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迹彰罕讀者事跡晦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邱明遷固之文哉

三國至隋史

晉陳壽撰三國志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 唐太宗命房玄齡褚遂良等脩晉史類例多出敬播天文律曆李淳風爲之惟宣武二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乃太宗自爲而總題曰御撰 齊沈約撰宋書梁裴子野爲宋畧 梁蕭子顯撰齊書吳均撰齊春秋 陳姚察脩梁陳二史未就唐初察子思廉受詔與魏徵同成之 北齊魏收作魏書隋李德林作北齊史唐令狐德棻作後周書 隋書顏師古撰魏徵總之于志寧李淳風又同撰高宗時上之

三國志之大謬者在貶漢昭烈也魏爲帝紀而昭烈父子爲傳又倒呼備權之名以劉焉劉璋二傳列於其前譏諸葛亮將畧非所長若此者皆非公論也傳史言壽之父爲馬謖參軍謖爲亮所誅而壽父亦被髠故壽抑其君臣以萬世之史而徇一己之私矣可哉習鑿齒常爲漢晉春秋起於光武終於晉愍帝昭烈爲正統正曹氏爲篡逆則公論之伸在晉世已然及近世有續漢書有通鑑綱目而壽之失益彰矣晉史凡十八家而唐之所脩亦出於文士好採詭異而語多駢麗此其失也至於蕭子顯之齊書則論者譏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繪則南史之謬推此可見矣魏收之魏書則詔齊而貶魏貴北而賤南舊家有怨者以醜言沒其善事時人謂之穢史則北史之謬亦不足稱矣李延壽作南北史司馬溫公稱其叙事簡勁賢於正史陳壽而下惟此庶幾但恨其不作志使制度不見爾若梁陳周齊之史皆唐初諸臣所撰劉知幾曰朝廷貴臣必祖父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落詢諸故老事多失實昔蔡人之不死者言符生之厚誣蜀老之猶存者知葛亮之多枉斯則古今所共嘆也觀知幾是言彼四史者亦未免於君子之疑乎

唐書

舊唐書晉宰相劉煦撰　新唐書歐陽修作紀表志宋祁作列傳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聞見錄曰朝廷以一書出兩手詔歐陽修刪列傳爲一體公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易

唐三百年之間其撰史多矣初則溫大雅姚思廉等皆有所論撰後則劉知幾徐堅吳兢柳芳等亦相繼纂脩如知幾之徒雖皆賢者然文體尚循當時之陋其可以追古之作者惟韓愈而有順宗實錄則他無所考可知矣至歐宋二公之重脩因勝於舊而亦委

任不專非一家之體故紀有失而傳不從傳有誤而經不見其採摭之詳而事增於前者固然也而謂之省於舊則未書元城劉安世曰宋祁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彰且新書所以不及漢史者其病正在省文而反以爲工何也此言得之矣

五代史

宋仁宗命歐陽修重修五代史其立論皆寓褒貶之旨本紀十二家人傳八梁臣傳三唐臣傳五晉漢周臣傳各一死節死事傳各一一行傳一唐六臣傳一義兒伶官宦者傳各一雜傳十九司天考二職方考一世家十二又有十國年譜二四夷附錄三

歐公五代史論必以嗚呼發之蓋以爲亂世之書故致其慨嘆之意也其言曰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又曰吾用春秋之意師其意不襲其文而議者以爲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爭功相勝上下無駁雜之說至於紀例精審則遷不及也宋祁爲列傳欲簡其文而事皆滯公之敘述則文簡而意明事備而不贅非高才而工文者能如是哉觀其篇名曰家人傳則帝王正家之義見矣曰梁臣傳唐臣傳則忠臣不事二君之義昭矣曰死節傳死事傳則節義著矣曰一行傳則高尚見矣曰唐六臣傳則背唐附梁之罪明矣曰雜傳則皆歷世累

朝之臣其無操守可知矣所謂統例精審非遷所及者豈夸辭哉

資治通鑑

司馬溫公嘗依左氏例約戰國至秦二世爲通志八卷上於英宗詔續其事乃辟官屬編集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至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純甫公乃刪爲一書凡一千一百六十二年二百九十四卷神宗製序賜名曰資治通鑑公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曰目錄參考羣書評其異同曰考異晚年又以其書大繁述通鑑舉要

史之爲編年古法也自司馬遷爲紀傳而後之脩史

者學之初者[illegible]記習鑑皆漢并作於千寶陸[illegible]
晉紀裴子野之史略與義[illegible]進之[illegible]編年
之體而終不能以行於世司馬公[illegible]通鑑[illegible]歷代
而一覽具見其左氏以來之所未[illegible]是書之大
要以[illegible]家[illegible]生民休戚[illegible]可[illegible]
者緣之[illegible]於文章之無關於治亂[illegible]
其[illegible]公[illegible]王之二十三年者[illegible]為春[illegible]之世
故不起[illegible]以後以見不敢續經之意[illegible]
者莫甚於[illegible]進曹氏至於[illegible]以
予制史[illegible]所[illegible]十事為以[illegible]亦大
拘矣然[illegible]其刪述固有大功而[illegible]去取豈無或
失此所以猶有待於綱目之作乎

通鑑綱目

朱文公因溫公通鑑目錄舉要歷及胡文定公舉要補遺別為義例作通鑑綱目其序曰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illegible]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illegible]而監戒昭矣衆目[illegible]而幾微[illegible]有始終興廢[illegible]沿革之正例有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之變例

朱子論春秋以為聖人之褒貶不可知及其為綱目則有所褒貶何也曰春秋非無褒貶也謂直書而善惡自見不可求之一字之間耳綱目之作褒貶[illegible]明但其文亦史筆之常初非以私意加損之也程子[illegible]大義數十炳如日星綱目亦然故常求之綱目[illegible]於尊[illegible]師春秋大一統之義也於南北之年並書春秋書[illegible]之義也於中宗之紀年並[illegible]帝之所[illegible]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至如衛[illegible]曰[illegible]史[illegible]非春秋書杞侯杞伯杞子之例乎如[illegible]只定太子見[illegible]於通鑑而綱目取之[illegible]秋[illegible]定世子之意歟且其隨事褒貶[illegible]不同於法春秋而莫非春秋之大義如削曹魏[illegible]也尊昭烈以明正也揚雄本仕於漢而曰莽大夫[illegible]附也陶潛本[illegible]於宋而曰晉徵士表貞節也[illegible]一士也而特書[illegible]真吾道也狄仁傑仕於武氏也而卒不係周原其心也[illegible]曰李大學而改[illegible]天子必有師也唐史曰尚公主而更尚曰適雖[illegible]貴當執婦道也[illegible]所謂師春秋之意而不師其辭者非朱子之心歟

三皇五帝

大戴禮有五帝德帝繫姓史記為五帝本紀而首軒轅蓋用大戴之文也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則見於孔子尚書序與大戴不同[illegible]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則五帝仍史記之舊而又以伏[illegible]媧為三皇

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迺觀前軒轅以前標枝野
鹿之俗將與營窟之居皮革羽毛之衣血脈草木之
食是時之民熙熙然皞皞然無爲之治固可見也及
黃帝堯舜氏作而制度日興刑政漸用炳然記載者
曰後世雖有作者堯舜不可及矣其所以不可及者
正以唐虞之世俗尚淳古風氣未開然又極盛見以
爲之泰和之治也程子嘗曰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
不以三代爲法者終苟道也後之論治者盍致思於
是

帝堯

太史公曰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授

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
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卒授舜以
天下

史記堯之言其具知聖人之心哉使丹朱而苟有中
才如太甲成王則堯不授舜舜亦不授禹矣惟丹朱之
不肖故授之舜從而附之不當故授之禹其不敢以
天下爲己私也如此故禮器曰堯舜之禪受湯武之
放伐時也

帝舜

蘇轍曰史記舜家記舜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
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
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
言時有可考以正傳以來儒者之失若四族者皆窮奸
極惡則必誅於堯之時不待舜矣屈原曰鯀婞直以亡
身則鯀剛而犯上耳若四族皆小人安能變四夷之俗
由是觀之四族之罪皆非死亦不廢棄遷之遠方
爲要荒之君長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時有
大奸於朝而不能去則不足爲堯也

蘇氏因史記之言而推明其意如此足以破後世之
疑而以爲堯之不誅四罪者留待舜之自誅庶天下
之心皆服於舜其謬又甚焉夫聖人之授受公而已
矣堯豈有私於舜而舜豈藉此以慴服人心然後據

天下而自有之哉抑又有說爲蘇氏之俗者焉夫四族
皆當聖人之後堯朝之世臣大家也堯以子之不肖
將求賢禪而歸位如共工驩兜鯀者固自謂足以當
之矣而堯乃一旦舉而授之疏遠之族側微之人故
彼皆不服是言也朱子語錄中云爾或曰若然則舜
之罪四族乃以其不利於已而除之非天討也是不
然四凶固將不利於舜也不利於舜即所以不利於
天下也三監亦將不利於周公也不利於周公亦所
以不利於天下也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爲天
下而已矣豈必避嫌哉

三代

史記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 長沙
以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

夫天下之道萬世之所同而王者之政隨時而各異其所同者天地之常經所異者古今之通義然聖人豈好為是紛紛者哉亦與於前代乎亦世變使然有不容不異耳夏之尚忠即質之近似也殷之尚敬則忠之漸變而文之所以周之尚文則與忠漸相遠矣夫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當周之文極此變通之時也

秦人為苛法非惟去周之文乃併夏商之忠與敬而皆去之是不知天地之常經而不善於變者也然其法如尊君卑臣主子與宦之類則常經終不可以廢也吾夫子嘗告顏子以四代禮樂是則得文質之中而萬世常行之法也善於變通者其惟聖人乎惜哉其道之不行於當世也雖然後之人由此而推之則王道之行也易矣

夏禹

淮南子曰禹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 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觀夫禹之德若無異於堯舜也而荀卿乃曰禹入聖域而未優何也曰觀之吾聖人之言與諸子之言而堯舜禹之德可見矣聖人之稱堯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稱舜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其稱禹則曰禹吾無間然矣諸子之稱堯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其稱禹則曰一饋而十起見罪人而泣蓋堯舜之德天也禹之德則猶有乎人也堯舜之心無思無為也禹之心則由思為而至於無思為也堯舜性之禹反之其氣象之不侔如此

商湯

史記曰伊尹處士湯使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而任以國政 蘇轍曰昔者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蓋伊尹耕於莘野隱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為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補於是捨而歸耳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因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之於紂其不欲遽奪之如此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又曰吾聞
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夫堯舜之道何道
也仁義中正而已矣正心而修己此道也出而治人此
道也若只以此要湯固非矣而所謂素王九主之事
亦豈堯舜之道哉蓋亦戰國游說狂譎之士創爲此
說非伊尹之實事也

周文王

史記曰西伯敬老慈少禮下賢者士多歸之後出自羑
里紂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爲西伯乃獻洛西之地
請除炮烙之刑諸侯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
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

長虞芮之人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
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以是爲受
命之年受命凡九年西伯崩

夫善言聖人之德者莫如詩大雅其言文王之德也
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也其言文王之征
伐也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則其討天討也其言文王
之以德服人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厥德不回以受
方國則文王之德純而不已而天命之人心之歸自
然之效也若史之稱文王者以爲有意而爲之者夫
聖人之爲善初未嘗求人之知也亦何嘗有心於得民亦
自有不可掩者今曰西伯陰行善諸侯欲歸之是謂文
王陰行善以結人心而畏紂之知也是則文王之得
人心亦若齊之田氏而已殊不知天下之畔商歸周
者政緣紂之日爲惡文王日爲善故人自去彼而就
此耳文王豈有意於傾紂哉若武成云九年大統未
集者言紂命文王爲方伯凡九年也泰誓言惟十有
一年大會於孟津者言武王卽位十三年也而漢孔
氏以謂文王以虞芮質成之歲爲受命之元年而改
元稱王又謂武王卽位之年卽觀兵三年卽伐紂遂
一謂十三年者乃通文王之九年而數之先儒辨之詳
矣今史言受命之君不知果何命乎以爲受商紂斧
鉞之命則不待虞芮之質成然後爲受命之君以爲

受命爲天子則至武王克商然後可謂之受命以文
王之天德天討爲受命則文王自始至終無非奉順
天命亦不專於是年也史記之謬如此

武王

大戴禮踐阼篇曰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問曰黃帝
顓頊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
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入王東面師尚父西面道書之
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
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且
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
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

王聞昔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器物爲銘焉
史記言西伯以太公望爲師與謀修德以傾商政
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
宗太公可爲此言者安知聖賢之道哉夫以文王之
聖而師於太公則太公之德之學非常人所及者也
自史有是言後世莫不以太公爲好功之夫凡言用
兵詭計者皆以太公兵法何太公之見誣若此哉觀
丹書之言純粹切要太公以師道自勞於此可見而
武王之所以禮師臣進德不倦亦足以見其自强之心
云

漢高帝

班固曰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初順民心
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
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
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矣
漢高之得天下也豈偶有雲氣之祥大澤斷蛇之
應哉天之所佑乎蕭曹爲股肱信越爲爪牙良平爲
腹心其人之所助乎且以帝之寬達好謀雖無三王
之德學而行事亦有暗合於道者如入關之後約法
三章不殺子嬰爲義帝發喪過魯以祀孔子豎鄒三
老下詔求賢若此之類皆庶幾仁義之意使得真
儒之用三代之治亦可復矣而其佐命之臣非仁明
其人良平任智數蕭曹起刀筆陸賈叔孫通皆曲學
俗士不知大體是以規模雖有之宏遠而治具未能
以舉張此漢之所以止於漢而終有愧於三代也歟

文景

班固曰文景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盛興於禮義
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又曰漢興掃除煩苛與
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
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善爲天下者順民之欲而已矣當秦漢之際天下之
民苦於干戈如就熱者之欲濯故曹參之相惠帝唯
尚淸靜文帝之爲治猶參之心也故其所任輔相多

先帝功臣務於持重不樂浮躁其與民休息幾致刑
措固可尚矣然易之所曰無所往其來復吉天下之
難既解則當進復先王之治道然後可以久安而無
患文帝不明於此故禮制不立諸侯强大卒致七國
之禍如賈誼之年少新學雖少持重然亦可謂誠時
之俊傑矣而文帝方務黃老之術未遑周孔之道卒
使誼之才志不能少伸惜哉若論景帝之行事又非
文帝之比也文帝寬仁恭儉景帝天資刻薄觀景帝
之殺周亞夫晁錯而君臣之恩虧廢太子榮而父子
之道失廢皇后王氏而夫婦之情薄過寵梁王使之
失行何兄弟之愛踰於禮是亦焉得爲賢哉然則史

以文景並稱者亦以其養民一事言之爾

武帝

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漢武之功罪相當者有三而得之不掩其失者亦有三其外事四夷窮兵黷武掊克在位海內虛耗刑罰

嚴峻多役不寧此三罪也然何如其臨終首所屬昭宣以後遂御無替則可以登其[illegible]之罪以受任霍光以輔幼主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使天下復見文景之治又可以蓋其忌刻殘酷之罪是其功罪之相當者有三至於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矣而不能遏其縱侈之心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矣而不免於惑方士之誕明於知人文武之臣各效其用者矣而董仲舒之賢良汲黯之抗直河間獻王之博學好古俱不見用於當時故曰得之不掩其失者亦有三夫武帝英銳之君志於有為者也而其治尚霸道病於多慾竟不能比隆三代惜哉

宣帝

班固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理法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又曰孝宣由側陋而登至尊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而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退而考察所行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呂東萊曰弘恭石顯以佞倖任事宣帝用之其後元成亦用之遂至於亡則宦官之禍始於宣帝許史以母家之親而宣帝用之其後許史衰則有王氏王氏衰則有丁傅丁傅衰則有王莽漢遂以亡則外戚之禍始於宣帝愚以為不然夫小人之有材而制馭以用之念母氏之屬而推恩以及之賢君之所不免也至於恭顯之擅權王氏之大橫此自元成之失於宣帝何責乎宣帝之所失者在於雜霸道不用儒而已惟其雜霸道也故信賞必罰而少忠厚之風惟其不用儒也故言及王道則以為迂闊之論觀於趙蓋韓

楊之誅與夫王吉之上疏而不用斯可見矣雖然中
勵精爲治勉勵守相長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則漢世
之治無踰於此矣至於孝元繼之遂以柔懦而基禍
盛之極者衰之始此人爲之歟抑天爲之歟

光武

范曄曰光武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
攬權綱量時度力擧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
而散牛馬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光武起於宗室跡遠而能因人心之歸嚮用天下之
智力芟刈羣雄克復大業厥功偉矣考其行事如首
褒卓茂則良吏知勸徵用伏湛侯霸則舊典修明禮

聘嚴光周黨王良則可以勵高尚之風愧奔競之士
知官之冗而祿之薄也則併省州縣而增小吏俸知
民之苦於暴斂橫賦也則三十稅一如舊制愍高帝
之殺韓彭也則保全功臣懲武帝之寵內事外也則
閉西域之質子却臧宮之請兵至於投戈講藝息馬
論道建立三雍尊寵經士以柔道治天下上書不許
言聖寶劍以賜衛士名馬以駕鼓車於三代賢王之
道蓋庶幾焉所深惜者獨廢后一事爲日月之蝕白
圭之玷其亦當時無力諍之臣乎

明章帝

范曄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
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
之先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宋
均之徒嘗以察察爲言豈弘人之度未優乎又曰魏文
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
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
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
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
乃藩輔克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明帝雖有察察之譏然其紀綱修擧治效卓然豈易
及哉乃若臨雍拜老躬禮師傅宗戚子弟莫不受學
則三代以下之僅見也而時無子思孟子之倫闢之

以二帝三王之治所尊禮如桓榮李躬皆章句鄙儒
無益治道者[illegible][illegible]賢者何其罕見哉章帝厭明帝
苛察而承之以寬如解楚王英與淮陽之獄除其妖
言之禁錮其仁厚可見又容受直言第五倫之爭議
朱暉之爭均輸莫不以溫辭慰藉之至於諸王受封
遲遲不忍使之去東平王蒼爲一時名德則凡事咨
問若夫假竇憲以寵而刑賞失中信竇后之讒而廢
后立少則過寬之失也易蠱之九三以剛治蠱則雖
小悔而無大咎六四以柔治蠱則不免悔吝如明帝
之察察者爲剛之無咎如章帝之過寬者乃柔之吝
歟

唐太宗

歐陽公曰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才庸主之所常爲然春秋之義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梁寅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才優於漢高而[illegible]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跡其性本強明不假規而能畏義好賢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爲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史氏之論太宗者可謂得之矣夫湯武之除暴救民以德行仁者也而太宗佐高祖以取天下初非高德猶挾代王爲天子皆假仁之義故曰比迹湯武而已豈真有湯武之德哉成康相繼四十餘年刑措不用皆躬行之化而始終無間者也而太宗即位之四年雖有斗米三錢之效至其後漸不克終者十故曰庶幾成康而已豈真可與成康並稱哉若與漢之高文共論之則漢高與項羽相持至于屢敗而太宗與群賢角力勢如拉朽此其才之優於漢高也然漢高雖不修文學而豁達大度其天賦於爲長者發也猶彷彿湯武之仁義而太宗之心則詐力居多較之孝文又豈非規模之不及哉孝文欲作露臺而

惜百金之費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太宗則先備宮殿乃復營洛陽宮方征高麗乃復營翠華宮此其恭儉之不若孝文也然孝文之世匈奴屢入寇尉佗據南粤皆不能討而太宗於創業之初則削平僭竊於即位之後則拓地開疆又豈非勢烈之強於漢文者歟至於殺建成元吉而使尉遲敬德擐甲以[illegible]而傳位所則所謂爲不顧親者也有之[illegible]而[illegible]於改過然過之既改而復見焉則亦不足爲賢矣太宗之世王珪魏徵之諫不知其幾而馬周張玄素等之諫又不知其幾是則務功自[illegible]者其本心從諫從義者其勉強斯又所謂勉強行之者也太宗比三王爲不及視兩漢以下爲最優者於是見矣

[illegible]

范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殺周子諒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諫則殺之由於此其始誅常氏抑外戚焚珠玉錦繡祇神仙崇[illegible]尚[illegible]不正哉及其終也或云龍謁者後求長生貴賤相反以一人之身而前後之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易豐之彖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言人主當豐之時則盛極必衰故不能無憂然徒憂之無益必當戰戰

兢兢如持轡如馭六馬不使至於傾側故云勿亟
宜日中雖然此惟真知賢賢者能之非徇名播假者
之所能及也玄宗初年撥亂反正振用賢輔澄清庶
致開元之治有光前烈矣然乃耽於盤之逸忘庶家
之戒忠良者斥廢奸佞者升用小人逢其意色嬖蠱
其心始之治而終之亂由己成而由己敗垂卅餘年
之安而遂後世二百年之患其故何哉豈以其無聖
賢之學而志之易盈也觀元宗少年以討韋氏能旃之
習而歌戲自好其閑雖亦出於樗蒲六博因其所樂及
其乘機得位而銳意圖治亦天資高明而然非學問
之力也故其於夫婦也色盛則愛隆色衰則愛弛而
於古者天子理陽道后妃治陰德相須而成者也其於
父子也愛之則寵用惡之則殺除首於古者所教之
法與夫經前後左右之正人皆未嘗聞也朝輔相之
恩禮不終方其思治則姚宋當然及其偷安則仙
客林甫進其用其舍徇好惡之私而於元首股肱之
一體豈能顧哉呼或言人君之治天下無待於學問
明不於元宗之事觀之也

憲宗

歐陽公曰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
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
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及

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尤甚
於德宗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
睿知苟有惑焉未有不爲患者也

愚觀漢元帝言治亂之君各賢其臣唐德宗言不覺
盧杞之奸邪然後知人君所信小人者初未嘗知其
爲小人也憲宗亦平淮西之先志在撥亂故朝臣稱
順其美者皆君子而帝亦以爲君子淮西既平之後
志在安逸故凡逢迎其意者皆小人而帝反以爲
君子當元和七年李吉甫言於帝曰天下已太平陛
下宜爲樂李絳曰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
餘州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爲太平而遽爲樂
哉帝甚悅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婚悅如李絳真宰
相也夫吉甫之意即皇甫鎛程異之意也而與帝意
或忤或合者以吉甫言之於先也又十二年誅吳元
濟相皇甫鎛程異裴度數直言且求退帝反以爲朋
黨至十四年度竟罷相夫一裴度耳昔也言之則從
者如流後也言之則以爲朋黨以帝後日之志非復
前日自強之志也由是觀之帝之心豈不以鎛異皆
君子而度之晚節有變於前乎殊不知己之智慮心
術爲有變而度之節操則未嘗變也嗚呼人君不能
窮理居敬而志氣爲血氣所移使邪正黑白之混淆
一至於此雖欲令終難矣哉

七十二賢二十八將

天下有道統有治統至平之育羣英道統之所以傳也
與主之匪羣策治統之所以復也道統傳者其功在萬
世治統復者其效在一時雖絶上雖別美雖並稱而雄
應氣求遇亦非偶人亦有言虎嘯而風生龍興而雲致
良有以也昔者孔子教於東魯而諸賢之從於洙泗者
七十有二焉賢以德也而德之大小岐矣有可稱者如
色克剛發辯固沉召不能於大夫言不聞於史册者
閔子損也在貧如客使臣如借其仁而邦家無怨行簡
而南面可居者冉子雍也闢達卓爾性道難成詩與而
衛以歸存魯而越以霸端木子賜也學已升堂言堪折

獄仁邦誣諛之報信拒句繹之盟者仲子由也悅以悅
賢肥由畔道夫勇能挾二主于遊將蔡二伯者卜子商
也小物克勤惡疾見惻氏族同求雍之系德行比顏閔
之儕者冉子耕也貧以須德辭以節車得見帝之治明
帝王之義者宰子予也百乘可宰三年足民干戈御予
齊師材藝從於從政者冉子求也言子游則弦歌宰邑
文學擅名習禮而是於無論德而識其上言是已若顓
孫子師則問教書紳因禮去奢作志無負於公儀齊莫
見哭於曾子者爲澹臺滅明則貴之不當惡之不怒斷
蛟而毀其璧進賢而名其門者是已若公子不齊則琴
不下堂道不縱雉化以成撃世得聖可驅陽治有書

堂不爲人教不爲已司寇罪之九百端木恥之終身者
原子憲也然魁學而兇縲紲非罪德無害於可妻智能
誠乎儒言者其公冶子長哉貴而循禮富而好施揮戒
三復乎白圭開禮發存乎司鐸者南宮子适耳然治燕
獨行義聽苟合身不厭廿遂戶祿不就於家臣者其公
析子哀哉商瞿之五子因以傳易矣而足不履影喪不
見齒則人而教之雙逃者則高柴也澹臺闢之從信因
以不仕矣而先事之得先難之仁濟師而不踰三刻者
則樊須也司馬耕之難亂致摧訥言而不疚矣而篤稚
有節損相赴役者則公西赤有之有若之強識好古知
禮而可宗矣而無于全妻有厚規俗者則梁鱣以之不

義遇師之當不辭單父之勞者巫馬施之行也而居已
斯約存尚乃裕者則冉孺亦可尚矣異郡言喜三得兩
兩而力滿二者仲尤之行也而受業研精於教藝成則
商澤亦可取矣蔣譏於匡從過於蒲者公良孺也而雅
言依服弗離其僕其公夏首乎過衛爲御去衛爲僕者
顏高也而信道固焉見善分明其樂欲乎以至顏辛之
克遵善誘狄黑之湯厲素風秦祖之不挽紛華伯虔之
乃見明德曹卹之切磋游藝句井疆之服勤慕學冉季
之尚友好古公孫寵之止兵請行漆雕徒之拔叢遊聖
步叔乘之博雅發微秦商之克敗克疑琴牢之無與無
爲漆雕哆之雍雍翩翩公祖句之彬彬翼翼壤駟赤之

問學偕模任不齊之淑問清遠石作蜀之德修有德
之常之齊名大宗公冶之在華右耗縣成之尚伯虔
石處之徒亮冉坡邽巽之道狄玄非奚容蒧之言从宗
罕父黑之改以東行顏祖之保廢索隱樂期之行義
叔德左人郢之希蹤十哲鄭國之觀學游夏原亢之聞
道屬平燕伋之傳道獨肖叔仲會之必成羽翼廉潔之
操從容公孫龍之右道不改秦非之操行有常孔忠
之三省亡已公西輿之友道友諒邦巽之及境升陛顏
之克己之志貌直壽申棖之多慾似剛顏噲之從遊宗魯
其為美不一而咸游於聖人之門然清滄海餘波不
可前之非水也光武興於南陽而諸將之遇於雲臺者

二十有八焉將以功也而功之高下判矣其可述者如
伏波之謀披圖勸德臨山西之際分屬六之軍勁力壓
常則開河翊勤宜陽小師則邱發孤歸進退用兩上無
偏指策倖交而下無二色者元侯鄧禹也示信上谷結
好漁陽襲邯鄲而平其軍守海內以收其衆轉餉同於
蕭何而百萬以輸釋怨捋於當生而終身無間政成則
民復借使斬而主臣降者成侯寇恂也諫侯馮異起於
潁川從於洛陽避蕭王以投明棄更始而皆關並澤拒
于朱鮪而迫破乎赤眉功攻柔論不忘河北之難名今
大樹之門申之思則其有勸也多矣北侯岑彭始於
棘陽封於劉德全越陰淮而後破諸所向立威察即閭

乎漢豈荆門梟爭任滿牛渚斬而人爭戰變伐罪吊民
要害中而身危足斜捐軀殞國則其陳義也尚矣奇勝
拒人延岑破所在驍騎而衝衝之威强青犢擊而先登
之氣壯陷城既破新息隨平而鬪門發威尤知所重則
陰侯賈復也亡命逞陽致身從龍民望追擊破五校於
隔平鄉收合軍收入免於全燬所發質淡重入成都而
意氣安閒若强人忠侯吳漢也默余悉侯也虛奴
之況足占其明爲郡之從足占其忠渡河之從足占其
功幽州之發足占其武冀州之合足占其畧然則韓
信之方也其不遜乎祭遵成侯也則陽之見其客可知
河北之合其謀可知刺姦之備其斷可知弘農之血其

勇可知雅歌而投壺其量可知然則范升之流也其允
當乎以至蓋延之勇力圖劉永而得龐萌陳俊之撿制
斬張步而逐張步藏宮追北而公孫授首則千八百之
邯稷何倫姚期略曹而王霸從輿則數十萬之銅馬書
破降汜水合王霸之龜說適介人據邯鄲守堅任光之
迎謁邯乃符命宗親不頃今日之國爾忘家而萬修之
卒於軍亦可謂有志也私恩不顧邳彤之公爾忘私而劉
植之沒於戰亦死綏者也耿純之屋室而返顧有絕望
爲門亦以今宗未有復位疑而从劉者輸心舊懷數多
乾當景丹撫陽之符不爲衣繡夜行王梁山陽之符足
抑乞殺謝乎也用轉運杜茂取備胡之功棄官追步馬

風際得君之誼劉陸下從而分門定范厥之復然仰仁
積勞而侍中竟乞骸之策匪身彼三餘食先蔬菜堅誠
之全衆豈曰無因從學王通出身府膺馬武之後徒兵
為有用雖其為勞不同而咸備乎明王之佐然論其學
一皆不可謂之非是也雖然若以賢賢論[illegible]
至孫之傳故也自四代之前一言之曉賢與位之然成
功業將將而無墜不[illegible]以勞之成故也而未聚調而
業[illegible]漢界實亦功之[illegible]有無謀佐斯之別記以子孫
也王晉季通卓茂賈誼之皆人以俱傳也此則孔門豈
藝人物之大都者竟之豈盡何可望孔門也如提其倫
必帝際之師師乎王國之濟濟乎誰上有數華而後下

有四岳九官上有文武而後下有四友十亂上有宣聖
而後下有四科十哲光岳精英之會聖明述作之期其
德爲祖宗其教亦俱近矣如是而後可謂之同然且生
民未有百[illegible]庭階廣閭之隆猶或歲纍為螢壺何物
政以相方直稱百年之翊文邪以備乎一日云爾覽者
愼毋曰簡蕭瀾散而雅俗雜糅也
一右論係石門集傳本或云此趙[illegible]作其家藏一帙
一乃先生原本未知孰是併錄於後
天以一中分化析之為七十二候列之為二十八宿布
為五化合為一中明此而孔門[illegible]可知矣蓋天生至
聖刻工以持世也而賢聚集從之為持世者之羽翼也

以斯民之生非首出庶物者作之君師誰與安生而復
性非才德出衆者為之臣輔誰與共道而致治舉將有
汚隆則功有難易夾揆戈而兒夕照觀揭中天者景隋
難松柏非不秀也而從然相答者更攷觀唐虞盛際
得一舜而君師[illegible]矣若秋何嘗不有木舜之聖嚮
能爲[illegible]之旦乎[illegible]得一禹而除殘與理矣
眷[illegible]不有[illegible]之[illegible]能[illegible]之船乎故邈邈
治[illegible]而獨有美於孔子之教化光武之中興爲更有
盛於七十二賢二十八將之羽翼為春秋亂賊與酒酒
莫返而舜[illegible]惡儼然命德討罪之權[illegible]閉律[illegible]乎
可從振[illegible]而退修歸裁寵然遜位倦勤之意然堯舜

誰[illegible]尼父四夫而突鉞孰為難乎則挽春秋於
再[illegible]子之力也而作育成材贊相成功三千中四
能外有七十二賢其德可考者四十四人聞子稱者閔
閔[illegible]志節[illegible]節[illegible]色爲之改過
遷善喪畢哀存能以謹矣冉子[illegible]者寬洪持重敬恕
行簡成性存存不欲[illegible]如客不以困累使臣如
借不以貧為先冉子耕者具體而微小物必勤德齊顏
閔命凋[illegible]師矣若父兄師友四事得人明學厚親益友
三得在仕任賢悅民恤孤哀喪冠不繼發引制冕軍車
驅[illegible]不齊[illegible]要[illegible]刑民守[illegible]毀其
望[illegible]賢名其門[illegible]不[illegible]子[illegible]從化三百版

設去就名施諸侯武城宰偁得人行恐受子游明焉氣
象類聖强識好古矣既歷俗徵漢竹攻知禮而可宗有
有子若焉至尚德如南宮适貴而循理富而好施悔過
遷善治亂咸宜成否在賢不在擇地賤自圭之謂存周
禮於突趄越二家矣勇如仲子由負米不舛不伎不求
聞過則喜聞善則悉學已升堂明其折獄仁爾捷羽之
飛信拒句釋之凱宜於孔悲哀痛過禮治諭三善墨而
不可食不避難結纓趾全矣介如原子憲學道能行制
欲詩諷衣咏歌學不為人其身為已矣其如冉子求
折學陳恭老恤幼敬旅悲友其聖仕於百乘堪宰三
年足民本於師從攻侃侃如也禮樂如公西子赤齊

莊能肅為雅有師擯相是優養親則思勝禮者也而言
語抱是不隱所疑紹楚昭聚車之遠得鬼神之倩明帝
王之義贊夫子於堯舜有宰子予者疑能思問洪隱與
國留與齊戰少能用命齊師不踰三刻有樊子須者志
士所經確守師訓三才允究富不受祿師勤不辭躬史
有至焉子施者若商子瞿則洗心倖易知彼其神焉冉
子耕則周旋中度厲己知約好問乃務力商子澤則屏
息受業聆教默識焉雅言依服非壯其樸公夏首是
已徵言既彰德音孔昭顏子高是已佩服格言克遵善
訓顏子辛是已伯子虔則兢兢受道奕奕哉升乃進明
德者也冉子季則謙衍淵思尚友好道者也漆雕子聆

則抵衣時習願學日明璽璽其間翩翩其英者也公子
句茲彬彬多賢翼翼師聖者也施子之常大梁齊名也
公子覆定左純右卑也而偕矣風猷時哉用舍有鄭子
成之出倫離類焉幼造有成文采之效有奚子容蔵之
言以宗聖焉敬以束行則罕父黑其人採賾索隱則顏
子祖其人務學實著行善據德則榮子旂其人秀穎三
千希踪十哲則左人郢其人優入聖域過不留跡曰傳
心受說歷游夏則鄭子國其人而原子亢則聞道獨早
寂仰會則常侍夫子執筆記事少成習慣矣公西子輿
則信道不惑矣魏德弘用心剛樂善博道操行有常秦
子非有焉佩服至論義不捲息三得三亡道德之門孔

忠祿焉師聰師明友直友諒公西子蔵以之玉琢木求
及階升堂邦子選以之泥陶木規志從道尊顏之僕以
之至中子模則悻悻自好彷彿則者焉顏子噲則賢業
素蘊美材以擴從義崇德焉漆雕子從則挾策遵聖焉
衛有六賢曰端木子賜則識多行約學達性天器珍瑚
璉無驕無諂智足知聖說奚存魯達士也曰卜子商篤
信謹守作師魏侯讀史辨三豕王道基三無肥由得道
悅以登賢文學士也曰狄子黑則游衍德化揭厲素風
傑士也問誰勤思恭學其句子并彊乎問誰無與無為
志生無窮取友以義其琴子牢乎問誰探討從容涵泳
素教其漆子潔乎齊有六人如公治子長魁壘而宏縱

叔非罪見美於聖有德哉無瑕也高子柴幾不見齒忌
不履影成人兄死而聞風始衰邑長葬妻而犯稼不慣
刖人而教之逃仁哉而惜前棄善人乎不愚也公子晳
哀安蓬戶之貧郤家臣之祿德不獨行義不苟合者也
梁子鱣本初復言學知且篤無子企妻教厚化俗者也
步叔子乘唯諾超偶博雅發微旨也后子處志道秉德
言行不乖深造入奧者也秦亦石人焉篤信思誠引領
高節見善分明者樂子欬也守道成德範金契蘭不撓
紛華者秦子祖也詩書規矩統紀詢益識道若無聞學
不息者壤駟赤也克述無言與依有德揚名里門鼓篋
槐市石作蜀非乎師席善教傳道獨宵無子假非乎陳

不有三賢乎顓孫子師意廣義盛問殺成神困禮去貪
功不伐貴不善不傲不佚不虐無告作上無負於公侯
齊衰見哭於曾子焉陳子亢問以而異其求與問學而
慕乎異聞子車之死謀欲殉葬斷之以禮而害杜焉公
艮孺賢而且勇再從夫子前困於匡後困於蒲疾鬪而
難解焉蔡二賢曰學見大意不有滯離子開乎切磋游
藝不有曾子鄉乎宋一人焉司馬子牛何品哉在污能
潔危而多慮兄叛避亂致珪致邑適齊適吳是已吳一
人焉文學擅名如言子偃北學東魯學亟本治根道務
親其臆宰邑弦歌取士得人動則不妄思則省時習禮
而發於無論德而識其上者也楚三人焉秦子商之藏

修日進漸漬是勃支子野德克敏克嶷何如濟美也公
孫龍之弼經中道協輔斯文止兵請行何如卓越也力
行愛日叔問清造可嘉哉任子不齊乎而道涉元津如
點子單則鉅鹿一人也是雖造詣各別而同遊聖門教
學相長其明斯道若七十二侯分屬四時孰非其成歲
功者乎光武炎燼再噓赤符既授或運籌帷幄或攙鉾
逐陣恭神龍之鱗附威鳳之翼翅昆陽之虎豹掃新都
之虺豕雖帝之力而豈非諸將之佐乎故勒勳廟繪
象雲臺二十有八焉其功可紀也高密侯鄧禹杖策至
鄴宿中定計而攬賢悅民復業撥世披圖勸德見乎莫
過且勍力屢摧則關河向動宜陽多級則印綬亟歸任

使當才高出諸將上矣雍奴侯寇恂上谷示信漁陽結
好襲郡鄙收為內調餉治械釋怨致信盡乎而民信使
新而主陣功何如也陽夏侯馮異赴蕭王棄吏始走朱
鮪破赤眉收散卒務安集麥飯有恩圖言讎錯洛泰咸
定屏樹讓功不伐何如也固始於蘇陽封於歸德全韓
歙而市義破蓬孤而立威黎鄉圖秦豈荊門梟任蒲牛
酒郤而伐罪男民要害中面指耀罷兩者舞陽侯岑彭
也舊跡柏人起義破虜折衝陽左驃先登擊青犢鄴城
破新息平而好勇不矜闔門養重者膠東侯賈復也亡
命漁陽致身建業長驅追擊破五校於臨平鄭枚合軍
收八克於全蜀再經成漢單入成都戰負修具義激風

雷意氣安閒差强人意者廣平侯吳漢也至好時侯以
弇勸帝自取將推好賢明如盧奴之謁志如邯鄲之定
成廣阿之功伐幽州之武攻覩城之畧平郡四十六屠
城幾三百眞不下淮陰矣頴陽侯祭遵如潁川之容河
北之法刺奸之斷弘農之勇雅歌投壺之量憂國淸忠
之疏克己奉公取用儒術稱於范升此也至勇力如蓋
延安平侯破沛西圍睢陽圍劉永而得輜重檢制如陳
俊祝阿侯屢出輕騎困虜絕粒斬張步而建勳勞朗陵
侯臧宮追北而公孫授首千八百之邸殺何論安成侯
銚期署曹而王郎撓魄數十萬之銅馬盡破若冰合滹
河詭說適湊天機者淮陽侯王霸也守堅邯鄲迎謁而

符命尤神者阿陵侯任光也且中水侯李忠宗親不顧
而殉國如槐里萬修之卒於軍靈壽侯邳彤私恩不恤
而力戰如昌成劉植之歿於陣何卓卓也正號收衆招
降東盜燔屋室而返顧者絕望爲國亦以全宗附東光
侯耿純也奏臣封不加王復立號而反側輸心舊恩數
蒙賞賚者則鬲侯朱祐也櫟陽侯景丹不爲衣繡夜行
阜成侯王梁終於穿渠謝事至屯田轉運而收備胡之
功其參蘧侯杜茂乎棄官追步勤陲塞之勞其全椒侯
馬成乎侯竟陵曰劉隆下獄而分閫詭死灰之復然侯
昆陽曰傅俊積勞而傳中免兄幾而紫賜而身殁三輔
食其蔬萊合肥侯堅鐔首全衆功高矣能擊五幡全閩

陣卒揚虛侯馬武者殿後勇大矣雖功勛不一而總列
明主如再軫諸宿分列四方謂非北辰之效用者乎雖
然德叙諸賢而顔曾思不與四配巍巍上列矣其克己
天德全禮樂王道備一貫提宗中庸紹統非七十中之
傑出乎功錄名將而馬援不與椒房之嫌也其米聚蜀
山標分漢界實功之首矣且顔路曾晳伯魚之別祀以
子祧也而請㫖之慈樂天之志詩禮之遺訓朗千古焉
王常李通卓茂竇融之增入以類附也而功咸不朽矣
此孔門雲臺之大都也然非七十子之心服何以生死
不移而非孔子何以服其心非二十八人之擇主何以
敗其舊物而非光武何以致其擇其師弟君臣相與有

成也豈非天爲世道而生持世者又生持世者之羽翼
哉然伯玉知非林放知本皆親炙聖教者何改祀於鄉
耶且牧皮之狂與琴曾並稱孔璇與叔會造侍執筆孟
懿子同兄适習禮而顔濁鄒孺悲闕黨互鄉之及門者
何俱見遺也至顔益如齊程本猶孔子之會心人豈原
壤流乎雖然雲臺非孔門匹也昔人有言丹青四七雲
臺上誰耀帝傍一客星則桐江一絲繫漢九鼎名節且
居事功上矧道德乎嗣而私淑亞聖顯學明宗漢唐迄
明諸儒陪祀而德堪俎豆者尚濟濟焉孰非闡孔門而
與起者乎或謂道統治統一也有持統之人隨有與統
之人帝王達而道顯於治則以德政爲持而九官元愷

國友十亂爲翼孔子窮而治寓於道則以德教爲持而四配七十子爲翼下此無足班焉第勛華事業直大虛浮雲則夫子不尤賢哉况中和位育盡性參贊則立德立功正學人盡人合天之事安得以治亂試之氣數係以聖賢諉之天生乎

新喩梁石門先生集卷之八

新喩縣知縣吳安暨用其訂刊

史二

歷代國統歌

伏羲神農與黃帝名曰三皇居上世少昊顓頊及高辛唐虞紹之爲五帝夏商周秦西東漢後漢魏吳三國判漢亡於魏魏禪晉晉遂平吳天下混擬西晉者爲五胡天下中分南北關南爲東晉居江左宋齊梁陳踵其都北則五胡而後魏東魏西魏分爲二東爲北齊西屬周周又滅齊禪隋帝隋能平陳海宇一曾幾何時禪唐室唐祚終兮爲五季梁唐晉漢周相繼宋代周兮天下平

中南渡兮廹於金誅金滅宋是胡元南北混同九十年自堯迄元幾春秋三千七百二十四帝王神器已有歸大明傳統萬萬世

三皇五帝

天地既分而後有民物民物既眾而後有帝王然書契未興之先雖有帝王何從而考其曰盤古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皆傳其名而已矣三皇曰伏羲神農黃帝五帝曰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當是之時文籍雖興而雜書所載亦難盡信其曰伏羲畫八卦造書契神農製耒耜教醫藥黃帝造舟車作律曆以風后爲相力牧爲將堯之在位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舜

之以微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及既為帝踐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此皆可信者也若曰女媧鍊石補天共工頭觸不周山崩黃帝騎龍仙去堯時十日並出羿射落其九是皆妄誕之說也安可信哉抑又考之黃帝戰勝炎帝於阪泉又勝蚩尤於涿鹿然後為天子堯以子丹朱不肖讓天下於舜舜以子商均不肖讓天下於禹或以征伐或以揖讓何也蓋其時之不同而道則一也

三代

史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聖賢家以傳子孫夏為天子四百餘年商六百餘年周八百餘年是何

其傳世之久也夏禹治水姒氏以興手足胼胝過門不入見罪人而泣飲酒而疏商湯修德子姓大昌解網三面德及禽獸六事自責天乃大雨周之文王實隆姬氏民俗讓長處尚息爭三分天下遂有其二文之德也觀兵孟津諸侯八百大戰牧野前徒倒戈武之精也然原夫三代之興由任賢臣至於亂亡禍因婦人禹拜昌言一饋十起湯學伊尹從諫弗咈文武之世尚父為師亂臣十人周召夾輔非以賢臣而興乎桀寵妺喜糟堤酒池紂嬖妲己炮烙淫刑幽王無道褒姒惑溺烽火為笑好聞裂帛非以婦人而亡乎夏之中興少康滅浞殷衰復盛賢聖六七周宣任賢興衰撥亂平王東遷王靈不

振嗚呼周室之衰諸侯强大齊楚秦晉迭為霸主周之曆數雖過夏商而不絶如綫微亦甚矣哉

七國

七國者齊國三而新國四燕姬姓居幽薊之地秦嬴姓據關中之勝楚芈姓雄於江漢之間此三國者皆西周之所封也齊田氏者地近東海本齊之大夫趙氏在河北魏氏韓氏在河南本晉之大夫此四國者皆威烈王之新命也昔孔子作春秋主於尊王室孟子遊齊梁勸其行王道何也蓋孔子之時天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天下不復知有周矣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時至戰國有行王道者斯可以王矣秦自孝公之後多英武之君論

夫王道雖曰未能然善任人亦可强國故常虎視山東志於吞噬彼六國者如焚林之犁獸不思災危而自相搏擊何其愚哉六國之君惟魏文侯禮敬師儒燕昭王招納賢士可稱明君齊宣王得孟子而不能用趙武靈王僅能辟地而因子受禍韓宣惠王以申子為相國治兵强而所尚者刑名之學若楚之諸君悼王差勝而懷王至誘以貪地之故為秦所詿絶齊交又興忿兵伐秦取敗亦可悟矣乃又信秦之詭言往會武關廹以入秦朝於章臺要以割地卒至客死可悲也哉夫為從以合六國而攻秦者蘇秦也為衡以連六國而事秦者張儀也從衡之說固皆詭術然為從者實六國之利也當

魏公子無忌之將六國亦不支於秦矣然公子一爲魏將五國助之大破秦軍倘於其初而信任賢知同心戮力何畏於秦哉故曰族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

秦

秦據西周之舊都得用武之地自穆公爲霸世世强大至始皇而族六國帝四海何其盛也然始皇實呂氏非嬴氏也始皇父莊襄王名楚初爲質子在趙困不得志大賈呂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因以財結之又爲之營求爲秦太子因娶邯鄲姬爲妾有娠而獻之於楚實生始皇既立姬爲太后而不韋爲丞相其好謀如是哉始皇爲人雖剛戾自用然亦好謀有尉繚子者嘗獻

計策始皇親與之對食尉繚子曰秦王如豺虎今雖能下人然得志亦能食人遂去而隱始皇併六國李斯之謀居多而王翦父子之功爲大觀其罷諸侯置郡縣築萬里長城謂天下無虞矣焚滅經籍坑殺儒生偶語詩書罪至於死謂先王不足法矣窮奢極欲離宮三百封禪名山入海求仙謂富貴可以常保矣然以若所爲求若所欲雖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固難久也況身沒之後扶蘇不立二世竊位其荒淫暴虐固速亡之道也始皇之言曰朕爲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然止於父子二世稱帝總十五年而已矣嗟夫治天下而法先聖猶饑之必食不可一日廢今也絕

先聖之道而欲以長世是猶卻食而求生也其難矣哉

漢

漢姓劉氏或者以爲堯之後豈其然耶高祖起豐沛以布衣之賤奮田畝之間提三尺以取天下蓋天實命之也而奚論其世哉帝之入關也不殺子嬰約法三章其伐項羽也籍素與師不忘故主可謂明於大義者矣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高帝能用三傑張良設謀韓信行兵蕭何給餉用人者昌自用者亡故楚百戰百勝一敗則殄漢屢戰屢敗一勝則帝所惜者高帝無學術無真儒不能因大亂之後復三代之治故宣帝言其家法曰漢雜王霸而已矣高帝之後惠帝制於呂后及后稱

制三呂封王賴陳平周勃盡誅呂氏文景二帝恭儉養民是則同也然文帝仁厚景帝刻薄固有間矣七國之反非周亞夫爲將其亦殆哉武帝招延碩彥表章六經有三代之風矣然外事四夷廣求神仙則其失也若昭帝之與民休息豈非霍光之功乎宣帝綜核名實魏相丙吉相繼爲相致中興之治矣然趙蓋韓楊微罪受誅亦其失也若元帝之好儒而不斷漢業能無衰乎成帝耽於酒色委政王氏哀平短祚孺子繼之而王莽篡漢矣光武帝中興昆陽一戰大敗莽衆二十八將剪除羣雄而又能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尤爲難也明帝之臨雍拜老章帝之寬大長者皆爲可稱其後或外戚專政或

宦官濁亂和帝之後殤帝八月安順鮮德沖質幼亡桓靈無道而黨錮之禍興黄巾之寇起至獻帝而亡矣蒼常豹舉而論之前漢之高文武宣後漢之光武明章王通稱爲七制之主大抵西漢之將風俗醇厚猶近於古故二十四帝總四百二十六年而其尤賢者五帝且桓靈之外諸帝亦無大惡其治日之多亂日之少三代而下亦孰有逾之者乎

三國

魏蜀吴三分九州之地魏得六州吴得二州蜀漢止於一州而已然君子以蜀漢爲正統者昭烈帝劉備乃景帝之後而其謀爲趣向又多近正曹氏孫氏則皆漢室

之賊也魏之業由曹操創始而丕竊其成吴之業由孫堅孫策而權建其號昭烈以信義著操善用兵權善守國故天下三分不能相併以其勢力均也然操之勢獨强者亦由其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嘗論三國之人才吴最多魏次之蜀又次之然諸葛亮之在蜀乃王佐之才非他人可及也故其兄瑾事吴弟誕事魏人以爲蜀得其龍吴得其虎魏得其犬亮之輔昭烈始由三顧然後委身君臣相得猶魚水及其輔後主禪則又竭其忠貞節同古人雖其連年伐魏功未克就是亦天也吴之諸臣如周瑜吕蒙魯肅陸遜皆稱賢智孫策初起周瑜輔之分則君臣情同兄弟取江東之地易於破竹策之才略固非其儔瑜之爲謀功亦不少其後赤壁之戰大破曹操尤可矣也圖取關羽則吕蒙獻其計陸遜任其事機亦偉矣而昭烈之伐吴又爲遜所折辱遜之才固有大過人者哉魏之諸臣則操用荀彧荀攸賈詡實多丕叡之世司馬懿總兵禁自叡之卒而政歸司馬氏矣揔三國之本末魏五世四十六年蜀漢二帝四十三年吴四世五十二年丕叡雖有餘而兄弟恩薄曹叡頗稱英明而務於土木曹芳曹髦曹奐皆以政歸他人亡非其罪也蜀後主闇愚之甚諸葛既逝蔣琬費禕董允俱能保國及姜維用事國小民疲興兵不已何以久存哉吴孫權之後孫亮早廢孫休僅守至於孫皓肆其淫虐晉兵既至面縛歸降不亦宜乎

晉 五胡附

晉有天下亦正統也司馬懿竊魏之權二子曰師曰昭相繼秉政武帝纂其父昭遂纂曹氏平吴之後九州混一亦云盛矣然都於洛陽僅三世武帝及惠懷二帝是也都於長安僅一世愍帝是也相傳四世僅五十二年而已元帝中興都於建業雖云傳世十一歷歲一百零四年然僻處江南昔之中原皆五胡所據也夫晉之混一而不能久者其故有五武帝開基而樂於淫縱初無遠謀一也平吴之後不辨華夷而羌胡居內二也嗣子愚騃而諸王宗室自相魚肉三也惠帝既闇而賈后

淫壞亂朝政四也王弼何晏之倫祟尚老莊蔑棄禮法而風俗頹圮五也迨懷愍之世禍亂已成雖英雄之主有不能救況庸弱乎元帝之後不能復中原者其故有三帝雖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以致王敦之亂一也明帝能誅敦矣而享年不永未及大有爲二也成帝之後諸帝皆非英特而江左公卿惟以風流相尚宴安一時無復有如祖逖之倫三也其可稱者惟王導謝安號爲賢相然亦僅能扶危持顚而已若夫五胡者劉石慕容苻姚五姓是也劉氏稱漢帝三世曰淵曰聰曰粲劉曜稱趙石勒滅之石氏號後趙七世曰勒曰弘曰虎曰世曰遵曰鑒曰祗冉閔滅之慕容氏稱燕三世曰皝曰儁

曰暐苻堅滅之後燕又四世曰垂曰寶曰盛曰熙其臣馮跋滅之南燕二世曰德曰超劉裕滅之苻氏稱秦五世曰健曰生曰堅曰丕曰登姚萇滅之姚氏稱後秦三世曰萇曰興曰泓劉裕滅之五胡之外李氏據蜀曰成又更曰漢張氏曰前凉呂氏曰後凉禿髮氏曰南凉段氏曰北凉李氏曰西凉馮氏曰北燕乞伏氏曰西秦赫連氏曰大夏晉之賊臣則桓溫蓄異志其子玄篡立稱楚帝劉裕誅之又二十年而裕遂篡晉矣

南北朝

南北二帝之分王其在於當時南以北爲索虜北以南爲島夷末皆相下也自後世觀之則位均體敵皆非正統亦安得輕此而重彼乎但元魏本夷狄宋氏纂晉傳至於陳皆正朔相承故史之編年以南爲紀然南朝宋八世六十年齊七世二十四年梁四世五十七年陳五世三十三年凡四代總一百七十四年北朝元魏自道武至恭帝十三世一百七十五年東魏傳北齊五世三十年西魏傳後周五世二十六年何魏氏因詐之長而其餘年代之促也此無他係其君之賢否而已宋武帝劉裕起於寒微生殺數帝遂代晉室繼之者曰少帝義符曰文帝曰孝武曰廢帝子業曰明帝曰廢帝昱曰順帝其可稱者惟文帝元嘉之政也齊高帝蕭道成代宋繼之者曰武帝賾又有曰廢帝昭業昭文曰明帝曰東

昏侯曰和帝其可稱者惟高帝及武帝也梁武帝蕭衍代齊躬節儉勤政事能文章然酷信釋氏以慈失刑謀納侯景卒至大亂繼之者曰簡文曰元帝曰敬帝皆無足稱焉陳武帝霸先代梁繼之者曰文帝曰廢帝伯宗曰宣帝曰後主叔寶其可稱者惟武帝及文帝也南朝之速亡非以亂君之多歟後魏拓跋氏自曹魏之時已興起至東晉之末道武帝珪繼之者曰明元曰太武曰文成曰獻文曰孝文魏五主者或以功顯或以德稱而孝文爲尤賢其遷都洛陽改姓元氏禁胡服胡語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宣武之後明帝爲胡后所鴆魏日以亂孝莊誅爾朱榮亦爲其所弑孝武西奔長

原缺

王因奪其位江都之獨夫既亡而羣雄之芟刈相繼然
後天下歸於唐考隋之歷數三世總三十年耳蓋昔論
之文帝之開創既無湯武之仁而煬帝之繼承乃有桀
紂之惡雖欲長世可乎哉當文帝之世房彥謙私謂人
曰帝忌刻苛酷太子卑弱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元
翰亦曰帝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
其亡可待隋氏之疵先有其徵豪傑者固有以預見之
矣

唐

唐興因隋之亂而高祖名應圖讖時人皆云楊氏將滅
李氏將興然高祖初無取天下之心其所以得天下以

太宗為之子也高祖初入長安尊立文帝之孫代王侑
然后奪其位其親臣裴寂劉文靜皆無遠謀太子建成
齊王元吉才德皆卑闒其剪殘羣雄者太宗之功也元
宗之立也其兄宋王憲之曰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
有功此權宜之道也高祖以建成為太子使居太宗之
上遂至同氣相殘建成元吉皆以殺死是雖太宗之罪
而實高祖啓之也太宗文武備具功德兼隆貞觀四年
之後斗米三四錢行旅不齎糧一時名臣如房元齡杜
如晦之輔相魏徵王珪之諫諍李靖李勣之征伐虞世
南褚遂良之文學皆由帝之善任使也高宗繼之武后
用事易唐為周十有六年賴狄仁傑等忠於唐室中宗

復位而韋后之亂繼起韋后既誅睿宗復位以元宗為
子也元宗開元之間姚崇宋璟張九齡相繼為相
何其治也及楊貴妃有寵李林甫專政天寶之亂作而
安祿山稱帝矣元宗奔蜀肅宗即位克復兩京上皇乃
歸皆中興之功者郭子儀李光弼也代宗頗失其道任
宦豎殄藩氣復强順宗立僅八月病而傳位憲宗
是時裴垍李藩李絳裴度等皆稱賢相淮西之平則
李愬之功也穆宗無德敬宗荒淫文宗恭儉而受制家
奴武宗相李德裕而澤潞以平宣宗大中之治人思其
之謂之小太宗然內侍專權亦不能去懿宗僖宗
昏愚淫縱僭亂帝奔於蜀巢誅乃還昭宗之立雖有英

氣而內為宦官所幽因外為强臣所劫遂全忠遣人入
洛弒帝至哀帝而亡矣唐歷世二十歷年二百九十其
可稱者三宗而已元宗憲宗皆不克終太宗雖克終而
行猶有缺程子嘗曰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又曰唐之三
綱皆為不正此唐之所以為唐而不及三代也歟

五代十國附

五代之世凡八姓十三世總五十四年其年代甚促何
也蓋承唐末大亂之後君臣之義不明而爭奪之相尋
也後梁太祖朱全忠篡唐其兄全昱罵之曰汝從黃巢
為賊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何負於汝而自為帝乎
梁祖稱帝六年為其子友珪之所弒立友文前為[illegible]文

珪所弑其爲不德概可知也均王友貞既誅友珪立十一年唐兵入汴而梁亡矣後唐莊宗本沙陀人也父李克用以誅黃巢功第一封晉王莊宗嗣父破梁夾寨梁祖云克用有子矣然滅梁之後以驕怠而敗明宗雖胡人不學在位八年稱爲小康潞王乃其養子而奪閔帝之位人心不服其亡宜矣後晉高祖石敬塘乃明宗之壻亦沙陀人也其後潞王借助契丹雖帝中州而臣於北狄其子出帝爲狄所虜是亦宜矣後漢高祖劉知遠亦沙陀人也晉帝北行因亂得立其子隱帝寵信左右誅殺大臣遂至遇害父子二世止於四年而已後周太祖郭威大原人也少起軍伍雖靑在項稱之郭雀兒而

柴氏之女願與爲配爲帝三年世宗嗣之乃其妻兄柴守禮之子也自兩漢而下以賢者三君後魏孝文與後周武帝及世宗是也然世宗六年而死恭帝嗣位豈非天乎其餘十國者吳楊氏二世曰行密曰渭曰溥蜀王氏二世曰建曰衍吳越錢氏四世曰鏐曰元瓘曰弘佐曰弘俶南漢劉氏四世曰龔曰玢曰晟曰鋹南唐李氏三世曰昪曰璟曰煜閩王氏五世曰審知曰璘曰昶曰曦曰延政後蜀孟氏二世曰知祥曰昶楚馬氏六世曰殷曰希聲曰希範曰希廣曰希萼曰希崇荊南高氏五世曰季興曰從誨曰保融曰保勗曰繼沖北漢劉氏三世曰崇曰鈞曰繼元此十國之主其僭稱帝號雖南唐吳越而已然十國雖皆褊小與中國實爲敵體閩王小之國也而其君自大常稱中州之帝爲洛州刺史是安能以相統屬者乎

宋

宋之有天下蓋因五代之亂風諸侯推戴以圖富貴然五代之君得之易失之易而宋乃至三百十七年之久者固天所命之亦由太祖智識之明而法制之善也趙氏之先本微太祖生於夾馬營非世有功閥而檢點爲天子本皆見其兆當受命之始五星聚於奎故曰天也諸侯石守信王審琦等以黃袍加帝之身豈誠知爲趙氏之純臣哉其意以爲威權在已他日亦若是也而太

祖用趙普之計罷諸將之兵權由是人無異志矣故曰智識之明也五代多以武人爲牧守易於生亂太祖則以儒臣爲之又制通判以分其權而尤嚴贓吏之法寬苛歛之政故曰法制之善也由是而文武效用財力富强凡僭僞之國盡削平之然後有天下傳之於子古之道也太后杜氏欲兄弟相傳而趙普又成其私至太祖不得正其終而秦王廷美及太祖二子亦皆不得其死惜哉若太宗致治亦云美矣而普凡三入相有勞於兩朝亦多矣太祖嘗言相須用儒又嘗勸普學普亦自言謂以論語佐兩朝然太祖之世文化猶未盛也至太宗則盛矣眞宗之世寇準賢相也而以契丹之事爲王欽

若所謂王旦亦賢相也而偽為天書者旦亦不能無責
寇準之再相亦以是蒙擢而丁謂又以計去準矣迨於
仁宗其遏西夏之兵者韓琦范仲淹之功也致慶曆之
治者亦韓范與富弼三人之力也而帝之恭倹愛民四
十二年終始若一眞可謂仁矣英宗循于謹承大統在
位四年神宗繼之神宗之志將大有為相王安石而新
法病民哲宗初冲太后垂簾相司馬光而罷法盡革然
太后既崩而安石之黨復用又徽宗淫侈所務者土木
所崇者道教金兵南下倦位欽宗良將不能用無戰守
之人奸諛惑其心為偷生之計汴京失守父子為虜哀
哉高宗南渡駐蹕臨安前悞於汪黃李綱被罪後誤於

秦檜岳飛被誅時可恢復而專為和議時則有其將而
無其君孝宗受禪有志中原而虞允文則以采石之功
致相樞之位遂慫上聽用師於金逆讎誤闘卒無成效
時則有其君而無其將光宗有疾在位不久寧宗之世
韓侂胄專政而朱熹不用偽學有禁理宗之世史彌遠
亦專政而帝之為學能崇朱氏度宗十年任賈似道如
賢訣因北兵遂至少帝為虜三宮北行二王逃生喘息
閩廣而三百餘年尊尚儒學羣臣之殉國死義者唯文
天祥之節為尤著也抑又考之宋之都汴也北有遼帝
及其南渡又有金帝遼起於朱梁均王之時其初曰契
丹太祖阿保機太宗德光世宗兀欲穆宗述律景宗明

記聖宗隆緒興宗眞宗道宗弘基天祚帝延禧燕王淳凡
十世一百八十年而亡遼雖本夷狄然諸君與宋相抗
亦罕聞其大惡也金起於宋政和乙未之歲其先曰女
眞太祖完顏旻阿骨打太宗晟熙宗亶海陵王亮世宗雍章
宗璟衛王允濟宣宗珣哀宗守緒凡九世一百十七年
而亡其初滅遼取宋圖多猾虐而世宗與宋孝宗同時
南北皆治人稱為小堯舜哀宗之亡能死社稷亦[illegible]
矣合南北而論之宋為中華之主固正統也而元朝修
史又欲以金宋並論不決揭太史傒斯因以宋遼金
為敵備而各立帝紀為之三史云

元

元之先起於北方在唐謂之靺鞨後謂之韃靼宋寧宗
之世太祖皇帝鐵木眞 開創洪業連歲攻金遂取燕京太
宗嗣位以甲午歲滅金憲宗以巳未歲伐宋晏駕於合
州世祖忽必烈 於庚申歲改元中統甲子歲建號大元改
元曰至元丙子歲為至元十三年始滅宋世祖為太祖
之孫憲宗之弟為藩王時開府爰安首招文學之士使
參謀議即位之後志在混一文武之臣各盡其用建官
定制興學明倫則許文正公衡總率大兵以定江南則
丞相伯顏在位三十五年太子眞金先亡成宗以孫承
統武宗仁宗皆成宗之兄子也成宗晏駕安西奸位仁
宗[illegible]不立[illegible]周王為太子而

約曰以位傳之弟弟復以傳之姪仁宗在位十年設科取士尊禮儒臣海內咸乂然不傳位周王而傳之子是爲英宗英宗在位四年天性剛果羣下畏之禍變遂作於是迎晉王立之而帝能不賞私勞遂臣正法在位五年安寧上都丞相倒剌沙輔立太子王禪大臣燕帖木兒以京師與衆謀曰今周王居北梁王居南大位歸之周王正也王既遠之則立其弟梁王亦正也而王禪安得立乎乃使人密告河南省平章伯顏將梁王自建業方遂江陵伯顏使迎梁王入京師即位下詔暴晉王之罪謂其與逆臣通謀致英宗失位於是命將討王禪殺之詔又云朕之即位者權也俟告周王而推尊之周王

將至上都梁王迎之而周王遂崩上廟號曰明宗梁王之後丞相伯顏迎立至正皇帝即明宗之子也君子曰元之有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與周之成康宣王所無而世祖之定法也本之以寬仁加之以明審繼繼承承勿替引之宜無弊也然立賢無方學古入官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治道之要也世祖之約不以從人而相故爲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骨鯁之士雖世世不乏而沉於下僚莫究其用所謂以爲一者惟吏師而已其爲法如是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上無奈誰之風官有貪婪之實而更多撓誑之文將欲求治何如北除二代無乃未之思乎

新喻梁石門先生集卷之九

新喻縣知縣崇安暨用其訂刊

策略一

聖學

昔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詩敬之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董仲舒曰堯兢兢日行其道舜業業日致其孝　國語文王在儀何勤在師師詢頌　漢武帝學黜百家表章六經　東方朔曰陛下方將想儒術下事總於唐虞折節於三代　光武自平隴蜀後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　明帝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位猶執業以師禮　後魏孝文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　唐太宗與諸儒討論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日昃夜艾未嘗少怠　宋太宗讀書每至夜分日閱太平御覽三卷　哲宗時范祖禹上帝學八卷凡帝王學問俱載其說以爲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故人主不學也

問古王帝之學見於經者皆躬行心得非記誦詞章之學也自漢以來聖學不明世主雖有高明之資好學之志往往遺本務末舍內事外亦復使後主情惕而俱一有文集何足明之學乎近代如宋之諸帝多稱好學然以太宗之勤而惟務博覽不究義理以高宗之勤

而喜工書翰無關身心神宗之世有二程而不知其賢孝宗之世有朱子而不能行其道則其學亦可知矣嗚呼人君爲學而不能求諸心則無以措諸事無以措諸事則無以補於治矣朱子嘗入對或要之於路曰正心誠意之學上所厭聞願勿以是言進朱子曰某生平所學止在於是若有所回護是欺君也然則臣之勉君以學可不以朱子之心爲心乎

王覇

史記曰王道以王義道以覇又曰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覇　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覇王者之民皥皥如也覇者之民驩虞如也　荀子曰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道覇者之法與覇者之人爲之則亦覇　又曰粹而王駁而覇　漢宣帝謂太子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覇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乎　董仲舒曰五覇之於三王猶碔砆之與美玉是故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覇　程明道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仁義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覇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覇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覇則覇矣

王覇之分誠僞公私而已如戴記以道義道之分至

孝至弟之別皆莫知所謂殆非聖人之言也必如孟子董程之論王覇然後爲明白而切要蓋嘗因其意而推之王主於道義而其事反易覇主於功利而其事反難王出於純誠而始終無間覇出於矯僞而銳始忽終王德勝於威而人服之也有其於成覇威勝於德而人服之也不及於德者也春秋桓公同盟於幽曰尊周矣悼公同盟雞澤曰臣王矣然皆不能率諸侯以朝周故桓公歷二十餘年始俾能伐楚悼公歷十餘年始俾能服鄭蓋以道義不問惟較强弱故敵不退避此非周卑之反難乎桓公盟葵邱之後楚滅黃伐徐而不能救文公會溫之後以大夫而會王臣於翟泉悼公會蕭魚之後助衛之亂臣以大夫會於戚此非銳始而忽終乎桓公始而滅譚遂後而再伐陳文公始而伐曹衛後而會秦圍鄭是皆不尚德而尚威故甫伐或貳或服終不能得其心又非威之勝於德而人服之者不及於德乎能反是道則三王之事業可復見矣

禮樂

樂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周官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漢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　賈誼曰漢興天下和洽宜更正朔易服色定制

度興禮樂文帝謙讓未遑也　董仲舒言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是時上方征討四夷不暇留意禮文之事　宣帝時王吉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見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願述舊禮明王制上不納　成帝時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亦不果　唐志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以下治出於二而禮樂以爲虛名

禮樂之興非難也而遇其時者爲難遇禮樂之時非難也而得其人者爲難得其人者非難也而有其實者爲難虞舜有兼衆之治以舜爲之君伯夷后夔爲

之臣故其禮樂皆盛德之所發成周有文明之治以文武成康爲之君周公爲之臣故其禮樂亦盛德之所發當虞周之世時也人也實也皆兼有之矣此其禮樂所以非後世之可及歟當周之末孔門師弟子皆志於禮樂矣而不得其位則非禮樂之時也漢之文武宣三帝皆治平之時可以興禮樂矣而賈誼說文帝則不用仲舒說武帝則不用王吉說宣帝又不用是三帝者或好清淨或內多慾或尚霸道非禮樂之人也光武建三雍明帝享明堂行大射養三老五更唐太宗興學校作雅樂禮樂之興既得其時又得其人矣然三君者徒修禮樂之文未能以躬行爲之本是又無禮樂之實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有其實則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也無其實則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遂爲虛文也有天下者能知禮樂之用爲急而又知禮樂之先於其實斯可以興帝王之制作矣

禮制

舜命伯夷典三禮　周官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　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六禮者冠婚喪祭鄉相見也　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氏曰經禮如冠婚喪祭朝覲會同之類其目有三百曲

禮如升降俯仰揖遜之類其條有三

竊考朱文公之論禮乎其言古禮則夏商之禮止是親親長長之意至周、而貴貴之禮始詳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則簡畧未具也其論後世之禮則謂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皆以其節文度數之小不可備而不敢爲而卒至於大不備而後已又謂有聖賢者作必不盡如古禮惟當裁酌從今之宜而爲之又謂禮不難行於上而難行於下蓋朝廷之上典章明具而

舉事則按故事施行之惟州縣之間士民之家儕
不可已而欲行之則其勢可謂難矣其論古之暨書
則謂古禮非必有經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逮閭巷
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
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
册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爲書以
傳後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也又謂今禮儀
止爲士大夫設漢河間獻王得禮五十八篇獻之乃
邦國之禮班固謂漢之時此禮尚存諸儒註疏猶時
有引其文者而後則亡矣其論後世之禮書則謂漢
初叔孫通制禮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讙譁失禮

者比之三代燕享氣象大不同甚乃秦人尊君卑臣
之法耳然通所制及曹褒之書亦皆無復存矣又謂
唐有開元顯慶 顯慶禮亡開 元禮隋舊爲之宋
之開寶禮又因開 元禮 及政和五禮則又不如開
寶矣又謂二程橫渠溫公皆有禮書惟溫公爲優以
其多本之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也伊川禮則惟
祭禮可用婚禮則不及溫公蓋以古服古器今皆難
用橫渠禮書則不本儀禮而出於杜撰矣今文公所
自著家禮則大概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於施
行之際則又畧浮文存本實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
之遺意焉而其言又曰禮樂之用通乎上下無大小
之殊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
有一邑之禮樂以致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隨
大小而致其用不必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吁美哉
言乎

郊祀

周禮大司樂日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 大宗伯
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祀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
隨玉色牲用騂幣用繒長丈八尺王服大裘其冕無旒
尸服亦然 [illegible] 玉輅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
[illegible] 以匏爵以匏片爲之以藁秸及蒲爲
神席 [illegible] 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

靁鼓 [illegible] 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
地上之圜丘 [illegible] 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祭日之 [illegible] 夜呼晨以叫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
典路乃出玉輅建大常大司樂宿懸王將出奏王夏王
所過之人 [illegible] 首設燭爽者不敢哭有服者不敢入
國門祭 [illegible] 掌次設大次小次張氈案設皇邸王祀昊天上帝
而設罍 [illegible] 而番之 [illegible]
命有司 [illegible] 親牽 [illegible] 見五 [illegible]
[illegible] 五 [illegible] 後帶 [illegible] 歲 [illegible] 成 [illegible]
[illegible] 牛 [illegible] 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世[illegible]後世有合祀之文元宗定開元禮遂
[illegible]天地於南郊終唐之世莫能改也　唐元宗好道
遇人言老子降乃建元元皇帝廟號大淸宮將[illegible]祀
[illegible]則一日祀太淸宮一日祀太廟一日祀南郊[illegible]人
[illegible]因之將郊則首謁景靈宮次太廟因郊於祖[illegible]皆
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illegible]年[illegible]郊元祐[illegible]
[illegible]蘇軾[illegible]今祭從之者[illegible]安世[illegible]分祭從之者[illegible]
[illegible]蘇轍爲門下[illegible]劉安世[illegible]
安世[illegible]得[illegible]使[illegible]大[illegible]禮儀使[illegible]以
仲[illegible]使[illegible]
後世[illegible]異何哉古者天地分[illegible]而後時

多合祭一異也古者皆曰昊天上帝而後世[illegible]六
天或云十帝二異也古者歲行之而後世或[illegible]歲一
郊或終莫之行三異也古者唯據典禮而後世或信
異端四異也　按周禮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先儒胡
宏又謂郊特牲而社稷大牢郊祭天社卽祭地是分
祭之明驗也自王莽[illegible]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
褻之語[illegible]假人[illegible]以來率多合祭矣後爲禮稱
上帝者總[illegible]帝[illegible]帝者五方[illegible]　上帝
者天[illegible]也所謂[illegible]帝者是也[illegible]爲天
帝[illegible]以昊天上帝爲北極而五帝
[illegible]帝亦[illegible]

自北極黑帝叶光紀遂有六天之說又援釋大傳所
其祖所自出以爲祀感生帝靈威仰至於後世帝號
[illegible]遂至於十帝矣　按周禮天子一歲祀天凡
九[illegible]春祈穀孟夏雩[illegible]秋享明堂冬至圜丘其四也
四時迎氣又五也唐宋之[illegible]則先告原廟次享太廟
然後郊祀又自五代以來[illegible]因郊而[illegible]優賞諸軍
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illegible]費時故人
主難以常行而[illegible]三歲一郊[illegible]行其繁文
濫恩皆非[illegible]之禮也夫周之郊祀[illegible]其故而漢高
之祀九天則用巫者文帝武帝[illegible]時則用方士
唐宋之大淸景靈則祭老氏至於用[illegible]討設案饌其

瀆褻益甚矣請以先儒之言折之朱子曰古者天地
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共享之理如是則
合祭之謬可見矣又曰天帝一也爲壇而祭故謂之
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禮故謂之帝又曰一國三公
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乎如是則六天十帝之謬可
見矣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
以祖配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illegible]形於帝人成形於
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以季秋成物之時也如是
則孟春祈穀孟夏雩[illegible]天子不親祀猶可也而冬至季
秋之祀必不可廢凡三歲一郊者豈非失乎

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曰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三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九室十二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此天子之路寢也　史記曰黃帝接萬靈於明庭卽明堂也其制有殿而無壁蓋之以茅圜之以水

明堂之說詳是乎以愚考之莫善於大戴之說而莫謬於呂不韋之月令也然後儒習月令之文而大戴或未之考故明堂遂爲古人迂濶之制而論者咸曰

不作可也吁豈其然乎苟能通於大戴之說則明堂之作甚易而爲行禮布政之地亦甚宜也其曰九室者井其中有壁間之爲九蓋實總爲一堂而以間計之則九間而爲月令者誤解九室遂謂如井田之制而每月居一室非謬乎其曰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謂九室之外四面分爲十二方每方四戶八牖然戶牖之多取其疏明而已戶之常開則止二處凡十二月中亦因一處而出入也而月令誤解三十六戶遂爲十二月逐方開門又非謬乎其曰外水者以行禮之時或位於堂中或布於水外故圜水之人皆外布則收[illegible]不雜亦猶大學圜而觀

而可限節觀聽之人也其曰明堂月令者言天子每月皆於此頒政令也然十二月之中所居總爲一處非如常曰某月居某方乎其曰赤綴戶白綴牖者綴之言飾也亦猶今人之居綠其窓而朱其戶也其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者言室雖爲一而實分九區若洛書之[illegible]文也其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者九尺曰筵總計之則東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也史記載公玉帶之說以爲其制有殿而無壁正合大戴之制而論者遂於月令於公玉帶之說多不謂然是亦未之思也然其所謂複道自西南入者則謬矣若漢典謂明堂曰蒿宮者亦謂覆之以茅耶而漢儒謬

註乃謂周明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嗚呼以此推之[illegible]之釋經而誤後儒者多矣奚獨蒿宮也哉

社稷

周制天子立三社曰大社王社亳社諸侯亦三社曰國社侯社亳社天子之社則有五色土諸侯之社則以當方土大夫以下各以地所宜木而立之爲神之主皆用社上有屋其[illegible]天子大社諸侯小社皆[illegible]色王及尸皆服絺冕祭天歌[illegible]舞咸池舞以三獻　宋子曰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illegible]通如社壇之制社在東稷在西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illegible]備各隨方色各以黃土石爲主長二尺五寸方一尺剡其上倍其下

社稷主一也

朱子從胡氏之說以爲社即祭地此確論也若方澤之祭則惟周官有之周官自爲一書非周家定制也

天子諸侯必立三社何也蓋大社爲百姓立之者也王社侯社乃天子諸侯於籍田立之者也亳社則亡國之社立之以示戒也祭日用甲日之始也社者五土之神稷者五穀之神朱子言社稷壇主之制蓋唐神龍中韋叔夏引韓詩外傳以言之也

諸祭

雩祭月令仲夏命有司祀祈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日月周制以柴祀日月星辰曰壇曰王宮月壇曰夜明

山川周制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六宗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七祀周制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灶

蜡祭天子大蜡八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畷也貓虎也坊也水庸也昆蟲也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

雩祭之禮春秋或書雩或書大雩雩者旱而禱雨之祭其雩之大小視旱之大小非異禮也左傳言龍見而雩以四月而月令以五月蓋以旱則或以四月或以五月亦無不可而其所祀之神尊則上帝次則山川百辟卿士亦無定制也祭日月之禮古人多以春秋二分行之而朝日以旦於東郊夕月以暮於西郊其以旦暮者鄭宗元曰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是也祭山川之禮亦無常時或因雩或因蜡或因天子所過或因災患行禱而設備乃謂一歲凡四祭何其拘乎祭六宗之禮見於舜典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而莫能的知爲何神祭法之說見孔叢子而孔安國引之蔡氏亦用其說而諸說紛紛孔光劉歆以爲乾坤之六子鄭元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馬融以爲天地四時賈逵以爲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

河海岱張髦以爲宗廟三昭三穆張迪以爲六代帝王毅孝文以爲天皇大帝及五帝而月令孟冬祈年於天宗盧植註亦謂六宗之神凡此諸說固未知孰是而祭法之說亦安知其必然乎如祭時當於四時祭之寒暑當於春秋二仲祭之水旱當於夏祭之今書言禋於六宗則是同時而祭與周官既無六宗之兆祭法亦無六宗之文宗之能考鈌之可也七祀之文獨見於祭法而曲禮但言五祀鄭氏以爲商制皆無所據又祀之神亦多不同左傳以爲重該修熙及句龍之五官月令以爲戶灶門行中霤白虎通司井[illegible]說其一而行不取鄭氏稱大宗伯五祀則用左傳家

語之說釋小祀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五祀則用祭法之說是豈有定論哉蜡祭則王行於十二月蜡祭之章句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之謂臘祭始更蜡爲臘也而或謂臘與蜡爲兩祭誤矣又有風師雨師之祭出於周禮歷代及今皆行之司寒之祭出於左傳唐世亦行之若郊祀之時合日月星辰山川百神設位同祭朱子以爲非古禮云

廟制

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主左社稷右宗廟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

而三士一廟　漢惠帝始立原廟原重也先有廟而更爲之也　漢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別室同堂異室之制自此始

夫有天下而建七廟禮之正也原廟始於漢惠而昭穆之位置無復見同堂異室之祀始於明帝而七廟之規模無復有以天下之大崇高之位生於九重之尊而殁止一室之奧人子之心終不安也於是或託之浮屠老氏之宮以伸其奉先思孝之意而先王七廟之制則終不復講爲博士禮官者可不以禮制奏請施行歟按朱子論廟制曰太祖正東向之位其南向首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制則左爲昭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南爲穆又曰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毁未毁之主又畢陳而無易唯四時之祭各于其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歟至於或祧或否則馬氏曰祖以功建故不遷昭穆以親崇故親盡則毁夫廟制復然後正宗祧宗祧正然

後備祭器祭器備然後盡祭祀祭祀盡而原廟之類始可除矣聖人以孝治天下其在兹乎

時祭禘祫

周官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毁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五年而再殷祭　趙匡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程子曰天子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謂之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大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謂之祫[illegible]諸侯祫大夫[illegible]

人臣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
有大勳勞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大廟以上祀周
公魯於是有禘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
時祭之名不同祠禴嘗烝者周官大宗伯也言禴祠
烝嘗者詩天保也言礿禘嘗烝者王制也言春禘秋
嘗者郊特牲祭義也記云夏禘者鄭氏以為夏殷祭
豈周以禘為大祭而更時祭之稱曰礿乎四時之祭
曰祠者皆詞也禴者薄物也嘗則為新之義也烝則
衆多之義也大抵禴祠禮簡以春夏物未成也烝嘗
禮備以秋冬物既成也祫祭之禮有二何也曰時祭
之祫羣主皆升而合食於大祖而毀廟之主不與王

制所謂祫禘祫嘗祫烝是也三年大祫則毀廟未毀
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大廟公穀所謂大祫是也禘
祭之義不同何也曰祭法言禘郊祖宗大傳及喪服
小記皆言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趙氏說本於此諸儒言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祫者昭穆合食禘者審諦尊卑其言與祭法大傳不
合此朱子所以獨取趙氏也然祭法亦有可疑者孔
春秋閔公二年書曰吉禘於莊公初入新廟而禘也
而謂祀文王周公於莊公之廟而不及羣主可乎唯
程子探禘之義言上祀所自出之帝下及已毀未毀
之主[illegible]與詩長發大禘之說合而祭法不言羣廟

合食者蓋主言之自爾諸侯唯有祫而無禘故未
及羣廟之主合食耳蘇轍釋詩之長發引禘與大享
先王之禮以為大禘并享先王之功臣亦是朱
子於程蘇之說皆不取而獨取趙氏遵守何其何加
也

鹵簿

五經精義曰鹵者楯也以大楯領部之人也 秦制
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後乘垂豹尾豹尾
以前為省中 漢武三年郊甘泉駕必幸雍甘泉故有
甘泉鹵簿大漢四年定制一曰大駕郊祀用次曰法駕
祀明堂用又次曰小駕祀宗廟用大駕號千乘萬騎公

卿奉引大僕大將軍驂乘 光武止用法駕公卿不在
鹵簿中唯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
郎御 宋制導駕押仗服從開元禮用輿輅其旗仗次
第之色則以五行相生為次
自黃帝始作車商為木輅猶尚樸素周制五輅益趨
於文逮於周末列國皆僭王制及秦併六國則侈於
先代者數倍矣漢承秦制遂有千騎萬乘之盛唐宋
踵其後有繡衣五色之華有[illegible]級一遞符周制十
有二年王乃一時巡王[illegible]以為異之巡狩須斂者
以其儀衛小而徵求寡也今鹵簿之儀者又當明於
此

朝儀

周禮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正朝儀之位大僕掌燕朝之服位朝士掌建外朝之法 漢叔孫通起朝儀 唐制以月朔御紫宸殿行入閤之儀

問 朝之制者蓋天子之三朝也其外曰皐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路門之內謂路寢也宰夫以下常治於此謂朝之三焉朝其位人僕掌之應門之內門中朝是皆司士掌之皐門之內曰外朝朝士掌之又有詢事之朝在雉門之外小司寇掌之然非常設故不與 朝同也漢叔孫通制朝儀頗採古禮與秦雜儀就之大抵皆尊君而卑臣者唐制則以含元殿爲大朝即周之外朝冬至設仗 朝萬國則於此也以宣政殿爲正衙即周之中朝 設仗之前殿凡朔望起居及冊后妃太子諸王三公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則於此也以紫宸殿爲上閤即周之朝漢之宣室雙日常朝則於此也入閤者蓋自元宗避正殿而移於紫宸故於宣政殿前立黃麾仗侯契勘畢喚仗自東西門而入故謂之入閤昭宗以朔望御前殿而行入閤之禮則誤矣

先聖

禮凡始入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 唐貞觀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廟以前或有學而無廟十四年詔尊孔子爲宣父開元七年詔十哲皆坐又圖七十二子及二十二賢於壁 十二賢自左丘明至范甯 二十七年始謚孔子爲文宣王 宋加至聖 元加大成 釋奠鄭氏曰薦饌而已無迎尸以下事吉奠將執贄

嘯學祀先聖或以周公或以孔子唐貞觀二年始定以孔子爲先師其配享或止以顔回或以顔回孟子元延祐三年始定以顔曾思孟配享又七十二賢之下諸儒從祀者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張橫渠邵康節司馬溫公朱文公張南軒呂東萊許魯齋共十人斯可爲不易之典矣

養老

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享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皇氏曰養老有四三老五更一也子孫爲國難而死者二也致仕之老三也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四也 祭義曰養三老五更於大學三老者道成於三謂天地人也五更者訓於五品或曰三老遊參於三光五更學通於五行 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 漢明帝臨辟雍行大射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 唐制仲秋吉辰養三老五更於大學

養老之禮有乞言之益焉有敎孝弟之道焉帝王之世常行之其亦宜也然王制多出於漢儒之附會而說者援引牽合殊失其旨夫飮食之禮虞夏簡質殷周廢文大畧然也而王制又定以虞燕夏享殷食周兼用何其拘乎是禮也漢唐之世俱常行之或之上行之於國學外行之於泮宮至於尙齒敎賢崇德儀化風俗其燕食或豆或俎惟適其宜固不必爲定制也

宗法

周官大宰九兩五曰宗以族得民　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

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別子者何也諸侯以嫡長繼世而君嫡子毋弟以下爲大夫皆謂之衆子庶子不敢祖諸侯故謂之別子別子爲祖者何也以其爲後世之始祖也或曰別子有三何也此言諸侯嫡子之母弟　也或異姓始來爲卿大夫於此國　別於本國不來者　也或起自民庶爲卿大夫而別於陞淪者三也繼別爲宗何也別子之嫡子繼別子而爲大宗世世以嫡子嗣之

舉庶子之子孫無不宗之也此大宗也而不言大宗何也以下文繼禰爲小宗對言之則知爲大宗矣。禰爲小宗者何也禰卽別子之衆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嫡子自繼其父而爲衆兄弟所宗之者爲小宗者以其比大宗爲小也小宗有四何也其第一世曰繼禰小宗爲親兄弟所宗其服朞第二世曰繼祖小宗爲同堂兄弟所宗其服大功第三世曰繼曾祖小宗爲再從兄弟所宗其服小功第四世曰繼高祖小宗爲三從兄弟所宗其服緦麻自五世之外則無服矣有世不遷之宗何也卽大宗也小宗有四而大宗惟一雖五世之外亦爲之服齊衰三月也五世

則遷之宗何也卽小宗也蓋大宗始祖之親始祖之廟以義立故百世不毀小宗高祖之親高祖之廟以恩立故五世則遷此喪服小記所謂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者也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何也朱子曰之所自出衍文也此復解上文繼別爲宗之義而已又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何也此復解上文繼禰爲小宗之義也四小宗初皆繼禰而末皆繼高祖故原其始則云繼禰要其終則云繼高祖也有小宗而無大宗何也謂君無嫡弟爲大宗而以庶兄弟之人爲小宗使領羣公子也有大宗而無小宗何也謂君有嫡弟使爲大宗以領羣公子不復

立庶弟爲小宗也有無宗亦莫之宗何也謂公子惟一人無他公子可宗亦無也公子來宗已也而又結之公子是也右此三例者乃先君之公子今君之兄弟也 又云爲後而不復斬者有四何也蓋有體而不正庶子爲後是也曰正而不體嫡孫爲後是也曰傳重而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曰正體而不得傳嫡孫有廢疾而不立是也此四者皆期而不斬惟正體傳重乃極其服爾總而論之凡言宗者以祭祀爲主非以己而宗人乃以旁親兄弟皆宗於己也大宗所主者始祖別祖之祭小宗所主者遷宗祖禰之祭宗子攝宗人於外宗婦攝族婦於內凡族人秖事宗

子冠娶以告喪練祥必赴雖富貴不敢以入其家爲支子者不敢干其祭若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又按祠典爲宗子者雖或昏庸亦當宗事之族中雖有德爵賢智在於其上亦不得以干其位唯罪大而惡極至於殄宗墜祀然後告於廟而更立之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立宗子法又曰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而朝廷之勢自尊此言宗法之繫甚重也又曰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親未絶不相識又曰宗子法壞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旣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此言無宗法則俗亦不美也夫宗法立則有以重正體有以一人情上祀祖禰而盡尊尊之道下合族屬而篤親親之恩禮法之關於治道豈不大哉揆之方今之宜大宗之法雖難復用而小宗之法不可不行朝廷以禮導民士大夫以身正家宜有考於此

歷代樂

葛天氏有牛尾歌黃帝在五鐘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少昊作大淵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箾 周官大司樂有六代之樂曰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

大武 鐃歌九夏曰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 漢宗廟有嘉至樂休成樂永安樂又有昭容樂禮容樂大抵多因秦舊 武帝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司馬相如等作十九章之歌 又有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作和惠帝更名安世樂其歌十七章 東漢樂大四品曰大予樂郊廟用曰雅頌樂辟雍鄉射用曰黃門鼓吹樂宴饗用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 晉荀勖依古尺作新律 元帝南渡無雅樂 宋樂以永爲名 陳梁以韶爲名 隋樂以夏爲名 唐祖孝孫定雅樂制十二和開元增爲十五和 三大舞曰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 九部樂曰燕樂伎淸商伎西凉伎

天竺伎高麗伎龜茲伎安國伎疏勒伎康國伎及平高昌取其樂自是爲十部元宗樂分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

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夫古之制樂法天地之和爲聲音之和無非以褒崇其德也故黃帝之咸池以象其德之皆施堯之大章以象其德之章明舜之大韶以象其德之紹堯禹之大夏以象其德之廣大湯之大濩以象其伐夏救民周之大武以象其克商除暴凡此六代之樂洋洋乎泓泓乎何其盛也逮周之衰桑間濮上之音作而政散民流雅音息矣及吾聖人語大師以樂而

樂始復正一時伶人贄工皆能識樂之正惜乎有德無位不能用之朝廷而達之天下故適齊去蔡入河蹈海聖人不能不爲之慨嘆也下至戰國雅道淪喪魏文侯賢君也然猶聽古樂而惟恐臥聽鄭聲而不知倦况荒淫之主乎漢興禮樂未振有制氏者雖世爲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所得於竇公樂書者見於周官大司樂一章而河間獻王所採雅樂又博採諸子之言以爲樂記而已蓋自高祖樂楚聲而房中之樂制於婦人武帝好越代秦楚之謳而以協律付之宦官彼叔孫通制爲享祀之樂特因襲於亡秦司馬相如所爲二十九詩徒馳騁於浮淫

則漢之所謂樂者果何德之可象而又何六代之所望乎自是以降正音寖微魏破劉表荊州得杜夔始得先代之樂東晉因敗苻堅得其樂工具金石之音以至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戎唐之祖孝孫雖制雅樂然亦文之以雜之以胡而不免於俗之習至於所謂十部之名坐立之伎則又純乎俗音矣崇予前言後世之樂淫雜日甚雖古者鄭衛之音亦無復有矣可勝嘆哉方今之時制作之時也朝廷之上將必有伶倫后夔者出以興咸韶之正音以贊雍熙之治化豈非幸歟

律呂

蔡元定曰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十二律相生之法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終一終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五聲有六律清濁則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然合之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甚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所謂旋相爲宮也

論作樂者必先於定六律定六律者必先求黃鍾黃鍾然六律爲聲音之本而黃鍾又爲六律之本

是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
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
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
九分是謂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二律由是
而損益焉因以爲聲氣之原八十四聲之中至爲
純粹者也。又律有所謂中聲者焉論中聲者
不以羽而以宮何也蓋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
半則爲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爲陽而
始和故卽其始而用之以爲宮是以宮聲在五行爲
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而
未和用而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也所以變

律者何也蓋變律者其聲近正律而少高於正律也
自黃鍾至仲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鍾
之宮再生之黃鍾不及九寸只八寸有餘然黃鍾君
象非諸宮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
之變又缺其半蓋若六呂爲宮黃鍾爲變宮則黃鍾
最長所以只得其半也所謂子聲者何也蓋子聲者
謂之半聲又謂之清聲正聲者全律之聲子聲者
半律之聲一均之內以宮聲爲主其律當最長其商
用徵羽之律者短則用正聲或有長者只可折半用
子聲黃鍾大簇大呂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徵
羽皆短於本律故也其餘諸律皆有子聲矣

章胡氏曰律有正變倍半得聲氣之全者正也不得
聲氣之全者變也得氣之全而聲過之者倍也得氣
之全而聲不及者半也然有倍半之聲無倍半之氣
聲者鍾也氣者律也故聲自有律而倍半則但於計
律爲鍾之時損益其度數而已故倍半律之外有子
聲是不察夫計律爲鍾之義蔡氏十二律皆有半律
蓋踵係之失也變宮變徵不爲調者何也蓋禮運謂
旋相爲宮始黃鍾終南呂凡六十聲而已後世以變
宮變徵參而爲八十四調非古人之意也上下相生
不同何也蓋班志隔八相生一下一上則終於仲呂
其長只三寸三分有奇京房之說[illegible]至蕤賓重上生

凡五下六上終於仲呂其長六寸六分有奇若仲呂
止三寸三分有奇則雖三分益一不能復生黃鍾之
律故用六寸六分則三分益一而可以復生黃鍾也
蓋一上一下相生之正也雖蕤賓重上生以候之用也
京房有六十律何也蓋爲律者皆以十二律爲循環
相生不知三分損益之數往而不返仲呂再生黃鍾
止得八寸有奇不成黃鍾正聲房覺其如此故仲呂
再生別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其三分損益不盡之
算或棄或增是不知變律之數止六十者出於自然
不可復加雖強加之而無所用也造律之以黍何也
蔡季通曰一黍之廣爲分故累九十黍爲黃鍾之長

但寸二百黍爲黃鍾之實古人蓋參伍以存法也胡氏非之曰古人用黍只制量衡非數而稱量之也一龠所容必以千二百爲之準有餘則益之以小不足則益之以大小大得而後稱量之是其多寡輕重雖出於黍而黍之大小則制於律矣黍命於律律不命於黍古人參伍之法蓋如此如蔡之說則律命於黍黍不命於律矣使長之所累廣之所積參會無差亦非古人之意況決不能以相通乎截管候氣不同之說何也觀蔡氏多截管之說所謂造律本原今宜依其說先多截管以擬黃鍾之管或長或短長短之內每差纖微各爲一管以埋地中候冬至驗之若諸管

中有氣應者則知此管合於造化矣此所謂無泥於不同之制而生於自悟之心也蓋諸家論律唯蔡氏爲精故朱子序其書曰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大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爲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固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又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然雜見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而爲人讀之且從容通暢難書易以此觀之其用心亦可見

文

曆法

漢制曰黃帝迎日推筴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謂之調曆少昊以鳥名官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建孟春爲元其後夏宗自黃帝曆至魯曆凡六曆以閏合之數 漢武帝命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造太初曆與鄧平唐都落下閎等推算其法迎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至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孝成時劉歆作三統曆以黃鍾爲天統林鍾爲地統大

簇爲人統章帝時編訢李梵作四分曆靈帝時劉洪作乾象曆漢曆凡五變六朝諸家其各以分曆至隋時曆莫善於皇極唐曆凡六改而大衍開元中僧一行所作也其法本於天地之二中而於冬至之中氣以時刻定日月之會以日度正朔大之數以步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後周王朴作欽天曆

大易推變革之象而帝堯明時而當先閏官設馮相之職而歲月日辰有常序自古帝王之世莫不以曆爲尚然天之高遠雖窮人之智力有限亦安得而密論哉法觀前代而其大要自黃帝迎日推筴而曆法作川起顓頊作曆而知以孟春爲元帝堯以閏月而

定因瑕而察璣璣而齊七政春秋因置閏而識其
閏之差秦漢纔定法而置閏常在十月之後漢武作
太初曆而後始用夏正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日行有
遲疾隋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唐李淳風
造麟德曆以古曆章蔀元首度分不齊始爲總法用
進朔以避晦晨月見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
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以是論之後世之曆果能精
密過於古人乎當觀朱子曰古曆必有一定之法而
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
而愈多差由未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又曰古人曆法
疏闊而差少今人曆法愈密而愈差蓋以界限密而

踰越多也蔡季通曰非是天運無定乃是行度如此
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爲數窄狹而
不足以包之歟以曆元言之則先儒有曰曆元止據
目前考驗無征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冥測洪荒其
術近乎迂必也用大史公三紀大備之法推驗紀元
之日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餘年則其時不遠不近
矣以中星言之則古今不同者由歲差歲差之法當
以七十三年者爲稍約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昴
中至月令時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二
度昏奎中逮元初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
度昏壁中至延祐又經四十餘年冬至日在箕入度
昏亦壁中以四餘言則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
朔虛而閏生焉若氣盈而不置閏則物候差朔
虛而不置閏則作夏秋冬者積三十三月則氣盈朔
虛之數即及一月便合置閏置閏然後閏在三十三
月數內大月多則當閏而閏三十四月者有之大月
少則不及數而閏三十二月者有之閏者所以補其
盈而息其虛也若始於冬至者朱熹曰冬至日起牽
牛一度右行而周十二次盡十二十六度卻復還牽
牛一度而曆更端矣又曰冬至日月必會於牽牛之

一度而晦朔弦望分至啓閉皆得其正或日月不會
則曆之過也又曰日月盈縮與天爲行積氣則必差
差必復會於牽牛之一度牽牛一度乃上元大初起
曆之元也元之授時曆乃許衡及王恂郭守敬
等其定之法乎天運循環與氣不足大統既正治曆
宜先考驗否或有假於斯

戶口

歷代戶口之數見於載籍者夏禹之時戶口二千三百
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成周之時戶口一千三百
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西漢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
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六十八

東漢戶一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
五十六唐天寶戶九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口五千
三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宋崇寧中戶二千一萬九
千五十四萬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九十六　元之至
元廿七年戶一千三百十九萬九千二百六口五千八
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十一

王者必稽天下人民之數所以知戶口之登耗而均賦役之輕重也故周官大司徒掌土地之圖與人民之數矣而稽其人民以周知其數又小司寇之職也小司寇大比以登民數矣而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又司民之職也且獻之於王而王拜受之登於天府而出史司會以之則其事重矣歷代戶口之數既多大槪可見雖未必皆能覈實而學以待問者亦所當知焉

田制

井田之法自黃帝而備於周其法始大備始於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同縣之都而都方一同大司徒之造都鄙頒其不易再易之差遂人之治都鄙別其上地中地下地之等至秦用商鞅遂廢井田[illegible]阡陌　漢武帝時董仲舒言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田以贍不足　哀帝時師丹建限田之議欲吏民無過三十頃丁等者皆無其議格　唐均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

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二百四十步爲畝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受田減寬鄉之半凡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徙寬鄉者得賣口分已賣者不復授　周世宗覽元稹均田圖乃歎曰此致治之本也乃頒其圖於天下期以一歲均之

自井田之制廢天下無游惰之民民無游惰而天下富天下富而國家乃可以久安井田之法壞而天下多游惰之民民多游惰而天下貧人不貧而治以不久矣成周之世田皆井授而民有定制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其俊秀者舍農而爲士則可矣而難其人也彼貪利者欲舍農而爲工商則又不許也如是則游惰何自而起故曰成周之久安者以井田之法行也自秦廢井田而富益以富貧益以貧富者皆其財力則舍農而爲商爲吏者益衆矣貧者無以聊生則舍農而爲百工伎術以游食者又益衆矣故曰後世之治不久者以井田之法壞也然西漢因秦制而治于前後漢因制而亂者何也因時不可也漢高承秦亂之後是時田野多曠人民稀少政變通之日使高帝得周公其人爲之輔以復三代之制而久去爲就簡因時制宜則天下大治矣漢之爲漢豈止如是哉若王莽之時則承漢之久安天下之民旣繁然而莽乃投亂之因苦之民其不畔乎唐均田之

法亦近古矣然令民得遷徙又得買賣其田則游食兼併自若也其法之易壞亦宜矣今之可以講求者惟限田之法蘇洵所謂步爲之限而不奪其田者尤爲良策若夫嚴工商之令重游閒之禁則又與限田之法相爲表裏者也先儒有言民鄉遂之兵不可復也屯田以省費亦鄉遂之兵也肉刑不可復也不肆赦以幸奸亦肉刑之刑也井田不可復也不踰制以有限亦井田之田也論隨時之宜者斯言得之

賦稅

周大宰以九賦斂財用則取之爲有度大府以式法受財用以待賜服賜予則用之爲有節載師近郊十一遠

郊二十而三則取之於田者不至於過歷人宰斂市布則取之市者不至於多自秦人以頭會箕斂盡括天下財賦而民不聊生矣 漢興田租或十五而稅一或三十而稅一或五十而稅一或賜田租之半或令民無出今年租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十人出錢百二十爲算賦年歲至十四人出錢二十爲口賦戍邊則曰更賦

唐初用丁輸粟稻謂之租丁隨鄉所出輸絹綾布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不役則日爲絹三尺謂之庸德宗時楊炎爲兩稅法耗竭絹帛日月滋甚

周制國賦十一而漆林之征二十取五漢世田租三十稅一而市肆之租無所蠲復皆所以厚本而抑末也今田野之編氓既多空匱而富民之家亦往往困於征役十室九耗而田市田宅皆財驕縱者猶食饕猾吏之家則不爲田買之室也苟不爲之防制則賦役之苦在於消乏之戶而源源之財從歸兼併之人爲政者必有以處之也

役法

周官之役法詳矣五兩卒伍之法是兵役也比閭遣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是官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受此鄉役也州徒司之以均役鄉師校民之衆寡以起役鄉大夫辨其可任者以從役均人論歲之豐凶以行役漢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置三老以

事相教誨又收賦稅游徼禁盜賊使民者歲不過三日武帝大發四年致役發七科之謫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昭帝時出役有三卒更踐更過更 北齊文宣帝定九等之戶富者稅其資貧者役其力 唐太宗立租庸調之法庸即役也歲不過二十日 宋之山陰縣行義役勸民各出錢田均給保正戶長各有畝數其教站基其保正戶長仍從總差此有義田民自樂充不至甚相糾許簡易可行者可取之

今之所謂雜役者即古之所謂力役也古者役民歲不過三日今則無期限惟遇事役之耳今之所謂

長郎例官之部皆漢世之嗇夫也漢之嗇夫與三老
游徼皆郡守之所署一歲秩百石故稱之曰鄉有秩
今則以有產之民為之耳宋世有差役有僱役所謂
僱役者民自出錢而官自募之也僱役固有弊而隨
田當差亦有三弊一曰詭寄之難併二曰供給之繁
重三曰私募之為害夫州縣之治莫先於催收稅糧
併合詭寄然縣官止憑著籍供報役有力之家互相
容蔽詭名自若其自首者僅中下之戶百十中之一
一而已故曰詭寄之難併也凡郡之百費取辦於縣
縣之科需取辦於民故供役者循良怯弱則以多費
而竭家强横桀黠則因官以漁利彼漁利者為一家

之肥而致百室之瘠破家者因一歲之供而係累世
之產故曰供給之繁重也夫糧之多者或此處供役
而他處亦供役或今歲被差而來歲亦復被差於是
無復視身多為僱募彼管雇者既無產力豈顧廉恥
唯假僱科之名以逞貪饕之志故曰私募之爲害也
以是論之以隨田當差而又行義田之法且使有產
之民其痛戚乎雖然所以正本清源而革其弊者又
在守令之賢也

勸農

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遂人以土
宜□□以時器勸甿　古曰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
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將出民里胥坐於右塾入者必
持薪樵冬民既入女人同巷相從夜績　魏文侯時李
悝有盡地力之教秦孝公用商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
地廣人寡於是務三晉之人務本於內使秦人應敵於
外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漢文帝二十餘詔為農而下者
大半　賈誼勸上歐民歸農若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晁錯言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務農在於貴粟貴
粟之道在於以粟爲賞罰　武帝末年封田千秋爲富
民侯
成周八百年之天下以重農為家法后稷明稼穡公
劉務積倉太王遷岐而勤於疆里文王卑服而耕者

九一武王重民食周公爲成王述豳風作無逸皆拳
拳於農事其有道之長也宜矣自三代而下以重農
者無如西漢雖武帝好事征伐天下騷動然不至深
自悔過復思富民元成以後雖亦啟事政而民亦安
業至王莽然後大亂以二百餘年之治平而天下富
庶為漢之民者何其幸歟竊嘗論近世之勢夫農不
必勸也唯在毋擾之而已農不在教也唯在禁游惰
而已凡吏之出鄉豈有非為民者哉豈有非奉行詔
旨者哉今日曰勸農也明日曰勸農也今日曰點視
義倉也明日曰檢踏旱澇也里胥奔走供給常恐有
缺吏有得則去而詔旨未嘗行也農事未嘗問也及

其旣去里胥又科斂下戶以償其所費然則不勸農者豈非去擾民之弊乎夫治道之所出則由於朝廷治道之所施則先於鄉里之吏在周則族師里胥其職也在漢則三老力田其職也近世則社司其職也論鄉里之治宜重社司之職里長[illegible]徵社司任民事令社司置白直民或游惰或奸惡或鬪[illegible]敗俗皆得詰而督之其職與里長並設均任至於賞罰勉勵則又縣大夫之責也

水利

古言水利者史起引漳以富河內鄭國鑿涇以注關中李冰鑿江以漑蜀地潘係引汾以溉蒲坂以至白公之

於渭召信臣之於南陽馬臻之於鏡湖張闓之於新豐[illegible]義欽之於芍陂李襲稱之於雷波史籍書之以爲美績

今之言水利者與古異古之開溝渠以聖人漸次而興治水之功間有未至故水或壅塞而不能疏通上之人必開鑿以爲民利今則州郡之小大無不各順其道[illegible]容開鑿乎唯爲之陂堰以障固水利者不可不盡人力耳然溝洫不可鑿也而田間之爲井爲池者獨不可鑿乎嘗觀之畝畝之間若十畝而費一畝以爲井則九畝可以無旱乾百畝而費十畝以爲池則九十畝可以資灌漑民非不知此也蓋以嗇腴之壤人之所惜一家之田止十數或二三畝下[illegible]之[illegible]孰能棄十畝之地以爲衆人之利乎民知與水爭地而不知與田畜水一遇亢旱則坐視苗槁則小利而失大利不思甚矣爲縣令者誠能躬行田野勸民溝其田之人率[illegible][illegible]田以鑿井池而衆共其利是亦與水利相[illegible][illegible]右民之道也

荒政

周官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以穡食貸民也二曰薄征輕其租稅也三曰緩刑因歲留罪者多故寬之也四曰弛力息徭役也五曰舍禁謂官無禁利聽民采取之物以爲食也六曰去幾關市不譏察而

去其稅也七曰省禮凡吉皆省去其禮也八曰殺哀省凶禮也九曰蕃樂閉藏樂器而不用也十曰多婚不備禮而婚姻者多也十一曰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與其救也十二曰除盜賊饑饉盜賊多嚴刑以除之也

後之世平糴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糶不至貴而民不散　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　隋長孫平請立社倉委社司執帳檢校若歲不熟當社以此賑給　宋富弼在青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散處其人以便水凡活五十餘萬人　韓琦在益州[illegible][illegible]而募人[illegible]

撫劍閣流民欲東者勿禁逐貪殘罷冗吏爲饘粥活之
百九十餘萬人　范仲淹在浙西則興造以發金財而
民不流徙　趙抃在越州榜於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
以糶而米商皆輻輳　朱文公提舉浙東活饑民數十
萬又於建之崇安請立社倉歲一斂散俾願貸者歲出
息十二不願者勿强小饑則弛半息大饑則盡蠲之旣
而建之諸邑皆倣置焉

昔人言救荒無善政信哉夫天地之間陰陽失和則
爲旱猶人身之血氣不調則爲疾故歲不能以無旱
在備之耳人不能以無疾在調其服食以防之耳然
所以備旱者果何術哉計天下農民一歲之粟止有

此數不在小民則備於富室不在富室則儲於官廩
至凶年而不足則官廩散矣富室之廩亦散矣彼富
室者雖欲賤其價然亦必發泄而後已其藏之歲久
而不泄者能幾何哉是則藏之官廩藏之富室皆將
以爲民之食無以異也何必取之彼而貯之此以爲
善政哉凡曰義倉曰常平徒事煩擾以長吏奸蠹不
行可也故救荒之計惟驅末伎之民轉而緣南畝至
於講播種之法收陂池之利則又所以爲農之助也
夫民勤於農則積粟自多積粟既多古人所謂九年
之食者庶乎可積矣或曰民皆務農善矣其如田止
有此數何哉曰不然今以百畝之田而一夫耕之又

勤其事則得穀必少或一家而數夫耕之又勤其事
則得穀必多是人力之至則地利盡人力之不至則
地利不盡穀之多寡係於人事之勤惰不係於地之
廣狹也故力農者救荒之上策也而讀時者其次也
若夫賢守令臨時措畫或勸富民之平糶或誘商人
之輻輳則不過以現在之粟而使一方之民至於他
所之饑則不過止斯民下計然亦救於未死民之饑
死而不顧者也

榷鹽

禹貢青州厥貢鹽絺　周官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
事之鹽祭祀供其苦鹽賓客供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

供飴鹽　管仲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
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計其鍾釜而征之於是說桓
公伐菹薪煮沸水令北海之衆得以從事煮鹽　漢董
仲舒言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什倍於古　武帝時孔僅
東郭咸陽言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予牢盆敢私鑄
鐵器鬻鹽者釱左趾　唐有池十八井六百四十劉晏
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
置吏亭戶糶鹽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
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
之始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
之賦鹽利居半　順宗時杜佑建議使初歲之利如

夏之季年後三倍妥時　鹽之尤著有三種一曰末鹽海鹽也閩閒官設之也二曰顆鹽解州池鹽也三曰井鹽西川所出也又有崖鹽出於康軍又有煮鹻而成者出河東并州又湖中有鹽出於水又又於石或出於木西夏鹽出於池者鹽州五原及靈會二州其色青　海鹽者京東河北淮南兩浙福建廣南凡六路皆煮鹽之處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灶戶戶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錢兩浙又役軍士煮鹽在京東曰密州丁州河北曰滄州濱州淮南曰通泰楚海四州漣水軍兩浙曰杭秀温台明五州福建曰福泉漳三州興化軍廣南曰潮州[illegible]地瀕儋萬安九州諸鹽之利惟煮海最

其因用之廣之利惟淮鹽尤重　解鹽者出陝西解州安邑其鹽鄉種畦隴園壅其外決水灌之候南風一夕而結無南風則失課利或多雨固堅不審則外水參雜亦不成鹽必車出外水乃可復每歲二月墾畦四月引池為鹽八月乃止籍解州及傍州民謂之畦戶復其家歲出夫二謂之畦夫歲給戶錢四萬夫米日二升解鹽味不及契丹西夏鹽且價賤故沿邊多盜販二國鹽奪解池之利少常設法防之而西夏亦常覬入中國界　宋初官自運賣之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入錢邊郡售鈔至解州請鹽任其私賣遂省運費　蜀井鹽者為井其六百餘陵州有人斗陵井口顆鹽毒氣上如

毒煙匿避入者皆死井益塞民艱鹽食宋初通判賈琰始建議浚井鑿至泉脈井深五十四丈初煉鹽日三百斤稍增日三千六百斤太宗端拱中川鹽不足詔許陝州井鹽永康崖鹽入川真宗時諸井歲久泉涸焉亮鹽免其負課或廢其井川鹽上增一方無與於大農元之世北方常鹽二州產紅鹽又有疙瘩鹽即長蘆所產其味如白石所謂水晶鹽者是也

三代之時以鹽充貢而已未嘗征之以爲國利也自管仲興鹽筴以富齊國而鹽利始此[illegible]桑弘羊孔僅唐用劉晏而鹽利益大[illegible]之[illegible]由鹽鐵之源而至今天下之利軍國之用資者[illegible]今亦安得復[illegible]

乎若以[illegible]之權鹽之弊亦有三焉一則[illegible]弊[illegible]一曰私鹽之禁嚴一則民致苦於鹽價之貴也[illegible]法使官無虧利商無留滯鹽價當平而民[illegible]斯爲得矣

榷茶

唐德宗時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爲常平本錢[illegible]及罷[illegible]貞元中張滂復奏行之歲得錢[illegible]十[illegible]萬[illegible]一時王播請茶稅每百錢增五十其後王涯置榷茶使[illegible]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民大怨　武宗時又[illegible]榷茶稅是時茶商所過[illegible]重稅或掠奪舟車[illegible]與[illegible]宗有[illegible]茶[illegible]

有論死者矣　宋初江南諸州官市茶十分之八餘二分復稅其什一然後給符聽其貨鬻商人旁緣爲姦禁若水請禁之仍辦所市之直以便民　嘉祐中沈立言茶利每歲纔得四十萬緡而民以茶抵罪者歲不下數萬人乞行通商法令園戶出淨利之外餘收商販之稅亦四十萬數可得有餘於是三司使張方平以爲請而富弼韓琦力言於上乃詔議之　慶曆中議欲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仲淹言爲今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先也

夫茶之爲物不著於經傳之中茶之爲課不見於三代之世然自今言之則民間之用不可以一日而缺國課之重不可以一歲而虧觀唐宋之所得歲止四十萬緡而爲民之害莫此爲甚然欲寬茶商之稅則可不思范仲淹之言而以首寬民力爲先乎

榷酤

周官司虣掌市飲之禁萍氏掌幾酒謹酒鄭氏云幾苛譏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者使民節用而無彝也　漢興有酒酤之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　昭帝時賢良文學對策願罷酒榷均輸等官無與民爭利　後漢末曹操表酒禁　唐代宗時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

古之制爲燕享之禮以樽俎折之恪燕於朝廷則上下以和燕於鄉黨則長幼以序燕於家則冠昏之禮成燕於學則養老之禮盡其一飲之禮賓主百拜非徒在於醉飽也以成禮而已故書有酒誥以致其丁寧周官有萍氏以譏其過用一則恐其酖酗而致禍亂二則恐其縻穀之多也漢去三人無故羣飲則罰金故當有酒酤之禁則賜民脯則所以示君上之恩而其防亂者猶有先王之遺意至武帝始榷酒酤則志在奪民之利與先王之意始異矣歷代相因榷貨加重則固不能節制民飲酗鬪以致歲禁民釀酒則立法雖嚴而終莫之遏甚哉人心之流而檢制之不易也且風俗日奢用度無節司馬公所謂飲饌之廢酒必內法食必珍味往往有之有位者欲移風易俗人可爲之倡乎必如周官之譏酒謹酒如漢法之羣飲有罰而毋以賜令爲據毋以酤課爲病是亦防範之一端乎

坑冶

管子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上有赭石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　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　湯七年旱以莊山之金鑄幣　周禮　人掌玉錫石之地而爲厲禁　漢史金之所出不見於志惟吳鄧銅山錢遍天下　唐櫨所記金官鑪冶中可鑿山冶銀太宗曰

公不猶賢進乎乃以利其利使歸於 唐銀銅鐵錫之冶二百六十八陝宣潤饒衢信六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 宋產金之所六產銀之所四十有七產銅之所三十有六產鐵之所四十有七產鉛之所七產錫之所一水銀硃砂之所一金歲入五萬餘兩自景德至寶元金增三五萬五千[illegible]銀增至二十一萬斤

六府之修金與其一稱錫之貢金有其三矣五金者藏於山川然百之中兩出以為人之用雖云地不愛寶而其出有時興廢無定此有所饒則彼有所闕不可常得也國家之金資斯無之用可樂若過求之則非也然後信言利之人濟益坑冶之所因勞費一方為累無已尤大之弊惟為衆慮之深遠明君重五穀而賤金玉[illegible]是哉

錢幣

夏商以前幣為三品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白金為下幣 周外府掌邦布鄭注以布為泉 大公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含方輕重以銖故貨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周景王鑄大錢文曰寶貨 漢高帝鑄莢錢文帝鑄四銖錢除盜鑄令賈誼諫有五不可七福之說不聽 武帝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造白金三品文有龍馬龜之異又鑄三銖錢錢輕易盜詐乃更鑄五銖錢 王莽變錢法天下大亂 光武中興復鑄五銖錢 魏罷五銖用穀帛人競濕穀作薄絹乃復五銖錢因之 渡江[illegible]鑄大錢一直百[illegible][illegible]權鑄大錢一當千[illegible]之流郎致 [illegible]錢劣於此皆[illegible]斛錢斗米一萬商旅不行 [illegible]皮糊紙為之貨賤物貴 唐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 宋神宗之世歲鑄錢至五百萬熙寧以後銅宿消耗始以鐵為銅謂之膽銅昔錢監惟饒州永平監為最古自唐起用開元錢料堅緻可久宋以以為法 孝宗禁錢出界一文以上流配一貫以上罪死 宋錢一當二起嘉祐一當三起慶曆

楮幣者蓋起於唐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號為飛錢宋眞宗時蜀患錢重不可貿易於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illegible]之始祥符辛亥至熙寧丙辰六十五年二十二界雖稍有不能易元因宋之交會而為鈔大小凡十八料迨今承而造鈔益精此[illegible]而與錢兼行觀歷代錢貨之弊有三曰大小之失中也弘

鑄之亂眞也輕重之不平也如吳之當千蜀之當百宋徽宗之當十則大而非中漢之三銖四銖晉之沈郎錢劉宋之鵝眼綖綖錢則小而非中若五銖則始漢武以至隋中雖屢罷而卒與使於此者開元通寶則始於唐武德而迄於兩宋皆以爲之準錢若此二等可謂適中矣夫盜鑄如雲而起雖日加之罪而不能禁此者以多利故也惜鑄錢者能不惜銅愛工如孔顗之說能堅實可久如饒州之永平監則盜鑄者無利而自止矣錢大少則人以爲重而物賤大多則人以爲輕而物貴若上之人能制其輕重少則增鑄而使之輕多則斂之而使之重如是則輕重得宜而

物不至於甚賤甚貴矣蓋嘗論之自古及今貨幣凡三變焉夏商以前人惟知用貝貨而未知用錢此一時也自周至五代人唯知用錢而未知用楮幣又一時也自宋有交會迄元而益盛又一時也今爲經久之計只欲楮與錢竝行而嚴錢禁銷毀爲器禁私販運海外必嚴其令矣錢者母也楮者子也子母相權而制其輕重詎非公私兩便而可以爲經久之策乎

新喻梁石門先生集卷之十

新喻縣知縣崇安暨用其訂刊

策畧二

官制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周六卿其屬各六十凡大事從其長小事專達　秦罷侯置守以大尉主兵丞相總百揆御史大夫貳丞相　漢官多仍秦舊賈誼請更官名絳灌等沮之武帝頗有增益大初以後寖廣咸九卿曰奉常後更名曰大常掌禮樂之事曰光祿勳武帝更郎中令掌郎衛曰衛尉掌宮中徼巡曰大僕掌輿馬曰廷尉或名大理掌平獄曰大鴻臚或

名大行令郎秦之典客曰宗正掌親屬曰大司農郎秦治粟內史掌穀貨曰少府掌山海陂池川澤之稅光武務從節約併省官職　唐大宗[illegible]內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置　唐官沿隋三省曰尚書曰門下曰中書又有秘書省殿中省內侍省通謂之六省尚書分六部各有屬吏部之屬曰司封曰司勳曰考功戶部之屬曰金部曰倉部禮部之屬曰祠部曰膳部曰主客兵部之屬曰職方曰駕部曰庫部刑部之屬曰都官曰比部曰司門工部之屬曰屯田曰虞部寺有九曰大常光祿衛尉宗正大僕大理鴻臚司農大府　宋沿唐制中書門下尚書雖

爲三省長官多不除中書門下平章事卽爲宰相有二人卽分日知印上相爲昭文次爲集賢樞密與丞相號二府元豐三年之官制倣唐六典建三省中書造命行無法式事門下審覆行有法式事尚書則奉行之政柄悉歸中書

天子之命官必先正其名然後責其實帝王之世官簡而能治由實之稱名也後世官愈多而治不古者由名實之不相副也夫古今之官沿革不同蓋有隨時而不容廢者焉有重複而可併省者焉有名不正而莫能更者焉夫唐虞有四岳周則爲左右二伯唐虞水土未平則司空爲九官之首周官作於治定之

後則司空處六官之末虞禮樂之官爲二周則合禮樂爲一虞兵刑之職爲一周則兵刑分爲二樞密之職古無有也唐代宗始以宦者爲內樞密使使承受表奏及後梁始以士人爲之至宋則與中書號爲二府矣御史之職初甚卑也周官御史止於掌贊書受法令秦以御史大夫監郡縣而其權始重漢以御史大夫爲丞相之副唐始謂之憲臺宋始分爲三院元有內臺外臺而任益重矣凡若此者皆隨時爲治而不容廢者也漢有九卿而六部未立也唐則既有六部復有九寺司農大府戶部之職也太常宗正禮部之職也大鴻臚禮部之主客也光祿勳但供設器皿

部之職也唐及五代理財之官有三使曰鹽鐵也曰度支也曰戶部也至宋則設副使一人曰鹽鐵副使度支副使戶部副使而三司一人總之其司謂之計省亦甚重矣然自元豐改官制一歸於戶部三司使遂不復置而財用亦未關不理凡若此者皆重複而可併省者也丞相古官也而自漢以來或正其名而不重其權或重其權而不正其名如漢武之世九卿更迭用事而乃不與於丞相昭帝之世大將軍秉政而丞相止取充位相之權何若是之輕也耶至東漢則不置丞相以大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卽宰相之職唐則止以尚書左右僕射爲宰相其後皆以他

官居相職或曰同中書門下三品或曰同平章事或曰參知政事參預朝政是皆宰相之職凡若此者又名之不同而莫能更者也

宰相

通典曰黃帝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大常而察地理得蒼龍而辨東方得祝融而辨南方得風后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謂之六相　又曰舜臣堯舉八元八愷謂之十六相　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　周世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　漢史曰高祖闢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　唐史曰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房元齡善謀杜如

柳莽昕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

夫爲相之道有六一曰務學問二曰明去就三曰持公正四曰用人才五曰知大體六曰戒紛更昔漢之霍光輔昭帝雖有大功而不學無術爲史所譏宋趙普爲相太祖書勸之讀書而又謂宰相須用讀書人夫相臣以一人之身而任天下之責必講學明理然後能正己而正人故曰當務學問也成湯三聘而得伊尹高宗旁求而得傅說故任之專信之篤而功業非後世之所及諸葛亮佐昭烈之三顧姚崇以十事與元宗爲要約故亮能興漢業於蜀都崇能致開元

之治效者乃魏相張九齡寇準亦皆賢相也然相因許伯以進身九齡不待終喪而入相準再相以天書而謟真宗皆不免貽譏於君子夫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必難進易退然後可以有爲故曰當明去就也諸葛亮開誠心布公道房元齡任公竭節知無不爲宋璟刑罰無私犯顔正諫裴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司馬光以不通書而薦劉安世爲相而能絕朋黨之私則上而君心無所疑下而小人不能入矣故曰當持公正也周公爲相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恐失天下之賢人諸葛亮治蜀隨材授任房杜晉朝致引拔士類常如不及狄仁傑薦賢爲國非以爲私呂蒙正有夾袋冊處見文有材館錄以疏計人才夫以天下之賢任天下之事則已不勞而衆務理故曰當用人材也魏相好觀漢故事數取賢臣賈誼並仲舒等所言條奏施行之凡四方水旱逆賊輒以奏聞而丙吉則尚寬大不問小事姚崇先有司罷冗職宋璟不賞邊功杜佑待韓琦自決大事而典故則問趙槩文學則問歐陽修爲相如是則知所先務而得大臣之道故曰當知大體也曹參趙普何一約束無所變更趙普置大甕受所投利害文字滿而焚之李沆言有人上利害者一切不行以此爲是報報國又言不當用新進少年喜事之人夫世有亂人

而無亂法苟百官得人則不變法而亦治官不得人則雖變法而不治況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唯行蕭規之政則天下自理故曰當戒紛更也爲相之得失觀是六者而見矣

臺諫

漢御史有大夫有中丞有侍御史大夫佐丞相中丞舉劾御史員四十五人爲首六百石者十五人給事殿中受章奏三十人留府治事其令六條則爲監察御史又有諫大夫光祿大夫無常員多至數十人者恒議論林少頴曰唐高宗常謂左右曰朕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面陳或上表終日不絕今公等何不

言也夫高宗固無足取而求諫如此豈非有所耻俲而然哉憲宗時久無論事者故穆宗耳目無所聆記至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當入閤之際諫其宴遊乃甚訝之問宰相此輩何人雖曰穆宗之不明爾無以使之覩傚者亦憲宗之過也蘇軾曰宋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係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錫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矣

翰林

唐元宗開元二十六年始改翰林供奉爲學士　職林曰唐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　憲宗始命鄭絪爲承旨位在諸學士上大詔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莫不專受專對選用益重禮遇益親號爲內相又以爲天子私人　晉開運元年詔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爲兩制

館閣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　漢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　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始置秘書監　唐有集賢藏書之院蘭臺著作之庭昭文崇文之館麗正集賢之書院又有修文館弘文館司文館曰蓬萊書殿曰乾元修書殿曰秘書內外省曰內庫曰三館曰秘書府曰蘭省麟臺命名雖殊崇文之意則一也

經筵

周官師氏掌以媺詔王保氏掌諫王惡　漢武時倪寬見帝語經學　宣帝詔諸儒講論五經於石渠閣　光武每令桓榮敎奏經義　明帝時張酺以尙書教授數講於御前　章帝建初四年會諸儒於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帝親臨決如石渠故事　唐太宗置弘文館虞世南等以本官兼學士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　元宗置集賢侍讀學士以褚無量馬懷素爲之每入閤前則令乘肩輿以進將身迎送以申師臣之禮　宋舊禮講讀每見先賜坐暫起講復坐仁宗嘗於中秋乃令儒臣並就御床遂爲故事王安石程頤皆嘗請賜坐不從

史館

史官自黃帝以來有之夏商曰大史周有大史小史內

史外史而侯國亦置史　漢武帝以司馬談為大史令子遷嗣之　唐開元中史館移於集賢宰相監修國史而有學士直學修撰直館校理之職皆以他官領之唐制每帝御殿左右史夾香案分立殿下螭頭之側和墨以俟有命既退俯聽而書之季冬以授史官　宋有日曆所掌修日曆以時政起居注會集之選修國史郎置國史院選修撰官郎置實錄院又有會要所唐貞元則蘇冕始為唐會要武宗時崔鉉續之　宋初王溥續之慶曆中章得象續之熙寧時王珪續之總三百卷二十一類八百五十五門其後又續之斷為宋朝會要陳騤又編中興會要

古大史之官宜職記載也而秦置大史令漢因之乃云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則專為占候之官何也蓋秦漢之大史令不專掌記載也司馬談父子為此職亦掌天文而已故遷自云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戰國之時御史掌記人君言動秦漢去戰國未遠豈亦御史記事歟然司馬遷雖不專記載之任而奇才多聞有志大典故以史記為已任後宣帝之世修撰以他官領而大史唯知占候非是時始失其職也蓋大史者有遷之才則為史非遷之才則但掌星曆如故爾然而遷固之史皆乘輯成之而其敘事則有法近代之史皆史官所記而敘述反不及於遷固何也蓋遷固之史成於一家而近代之史則衆為之也況史記創於談而成於遷西漢書創於彪而成於固皆歷年之久而近代則以宰相監修責其速成史何由而善哉此劉知幾所以有五不可之論也雖然此言修史者爾若夫掌記注則古有左右之史亦可不復也然左右史皆止於執筆直書不當專褒貶若有意褒貶則必以人好惡而忘其事實矣此是論之法記者不泊褒貶刪修者專任一人史庶幾無愧於古歟

國子學

周官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以六藝六儀　漢置博士至東

京凡十四人而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自晉以來名國子祭酒　隋始置司業一人監丞三人　大學博士始於晉品服同國子博士　宋國子監無博士有直講八人元豐改直講為大學博士每經二人

東宮官

記曰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為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　秦漢以來皆置庶子　詹事秦官漢因之掌大子家　隋門下坊置左庶子典書坊置右庶子　唐龍朔中改門下坊曰左春坊典書坊曰右春坊其官有左右庶子左右諭德及中允舍人之右贊善大夫之類　賈誼曰大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

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大子正矣古之王者大子乃生固舉以禮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大保周公爲大傅大公爲大師此三公之職也於是三少皆上大夫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少固明仁孝禮義以道習之而又逐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大子居處出入故大子乃生而見正人聞正言行正道天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

古之言教大子者莫善於賈生其意蓋謂教以道術者師傅之職也與大子居處出入而輔翼之以正道

者左右前後之人也使有賢師傅而左右前後多不正則一齊之傅衆楚之咻焉能成其德哉故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大子正矣誼之言如是而文帝不察其輔翼大子者乃晁錯刑名之學刻薄之人故景帝立而有七國之變矣後世如大子大師之類則師傅之職也如庶子諭德贊善之類則左右也人主多不思長久之道或嫡庶不分或教養無法師傅之職既爲閑官而左右之人類多發寵故范祖禹嘗曰有千金之產者必欲其子孫之有一命之爵者必欲其子孫之此常人之情也而況天下至大祖業至重可不求賢以輔之而愿之乎

遣使

周官撢人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 漢武之世或遣博士巡問鰥寡或遣謁者賜三老帛或遣傅士錄冤獄賑流民又或立置繡衣直指之使順帝時遣杜喬等八人巡天下糾史有罪亦得奏聞唐大宗遣李靖等十三人巡天下令其所至如朕親睹

封建

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王制之言封建果先王之制歟曰非也此漢儒以意言之也嘗觀慈湖楊氏論之曰堯典言協和萬邦春秋傳言執玉帛者萬國其大數云爾而鄭康成乃曰州十有二師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也百國一師師十二則千二百國八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內則是截然爲萬國不加一不少一吁陋哉言也公羊傳曰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亦或據古志云爾而漢儒作王制則曰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合爲千七百七十三國此周之八百諸侯之數也武王孟津之會諸侯康成又謂此三分有二則殷末千二百諸侯也其[illegible]合[illegible]如此甚[illegible]

之諸侯之建不知何所始也林林之民皆有血氣心
智則不能無欲而爭鬪以起其中之才德傑出者能
服其比隣於是或五或十或百或千各有其長其才
德愈大則所服者益衆故有小國之君有大國之君
然君愈多國愈大則君不能以無爭也而又有聖人
者出焉則大小之國皆歸之而謂之天子而其爲君
爲長者皆諸侯也天子者既爲天下君長之所歸則
固不能以私意増減其數而衆合已之法制矣而其
功則加功罪則削地亦能幾何雖如周之封國五十
其新封者亦非甚衆大抵多因其舊也而儒者乃以
是爲差等何耶楊氏之說如是足以破諸儒之說矣

從是而論之則封建者勢也秦之置郡縣者亦勢也
儒宗元謂封建不可復矣而宋之胡氏又謂必可復
朱文公則曰天下之法未有全利而無害者封建古
法豈敢非之但以膏粱不學之子弟而處於士民之
上恐爲患非小又曰少時讀范祖禹唐鑑言郡縣亦
足以爲治心常鄙之以爲苟簡因循之論及思之誠
然觀於此言則封建之利害判然已

監司

秦置御史監諸郡 漢武初置部刺史以六條問事一
曰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二曰二千石不奉詔書侵漁百
姓三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四曰二千石選署
不公苟私所愛五曰二千石子弟怙倚榮勢請託所監
六曰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 成帝更置州牧哀
帝復爲刺史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巡察使後改曰採訪
使又改曰觀察使 德宗以庾何等爲黜陟使撰賛諸
以八計聽吏治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盈縮
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案籍煩簡以稽聽
斷視囚獄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
舉衆寡以稽風俗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

古之封建有方伯今之守令有部使此隨時之制也
漢之部刺史秩六百石善其人而後爲州牧則秩二千
石聞不若刺史之卑秩也近代更慮風憲過重而守

令太輕乃命憲臣多除郡守亦漢制刺史拜守相之
意也風憲與守令皆當久任乃有成效若但令守令
久任而風憲在任歷轉之速亦非專於委任之意矣
是故擇守令者風憲之責擇風憲者又朝廷大臣之
任也漢賈琮朱穆爲冀州刺史李膺爲青州刺史范
滂爲清詔使郡縣貪吏多望風解印綬而去嗚呼人
爲部使者人人以琮等之心爲心何患有貪汚之守
令乎宋范仲淹爲參政見不才監司之名筆勾之富
弼曰勾之止一筆則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
一路哭耶司馬公亦曰天下得賢監司不患無賢大
守嗚呼使爲朝廷大臣者人人以仲淹光之心爲心

何患有不才之監司乎。

郡守

秦置郡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　漢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王吉曰孝文時吏居官或長子孫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其後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才可咨求全下才取充備員一切營私者衆吏民慢易之　唐太宗疏郡督刺史名於屏風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

漢世郡守重其權而下重其罪甲兵賦役得以專用

豪强凌暴得以專誅郡之賢才得以辟署此重其權也然治民期歲遷年趙廣漢韓延壽皆不免於誅戮此重其罪也

縣令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　漢制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侯國爲相秩亦如之　唐制縣有等差今欲縣令之著治效豈無其道哉夫激勸之出於朝廷者有三責效之出於郡使郡守者亦有三所謂激勸者何也一曰加褒賞如卓茂爲密令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則以爲太傅而封褒德侯劉平爲全椒長民或增貲就賦減年就役則拜爲議郎夫以令長之卑而受知於上者如是孰不覩感而自勵乎二曰重遷任如漢世以上應列宿之郎官而出宰百里唐元宗召新除縣令試理民策而擢其高第夫天下之縣至多固不能一一而親擇然各道刺縣之令能稱任數十則選察御使安敢不以黜陟爲心乎三曰用守試漢代守試之法滿歲稱職者爲真不稱者歸本官守元豐之制下一品者爲守下二品者爲試元祐以來守試之外有曰權者所以待資淺之人今宜斟酌其法令郡使判任之後兼帶試縣令一人三年有治效而無過咎則還轉爲真而與官加賞否則免官不敘而舉官加罰夫以一道之廣而止選一二人豈非勸

賢之道乎所謂責效之出於郡使郡守者何也一曰許便宜昔韓韶爲嬴長鄰縣流民入縣界開倉賑給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竟無所坐今之爲上司者待州縣不以寬大凡官吏之爲奸受賂者多遮制之事而莫之詰問有才幹者欲行一二善政反爲上司所摧沮能待以寬容而許其便宜則賢者之志庶得以行矣二曰責大體昔魯恭爲中牟令河南尹遣吏往察其治不問其吏事之何如而嘉其德化之三異今上司之責州縣者於移風易俗則未嘗訪問而聚斂文簿則督促嚴峻故撫字之勞者無褒賞催科之拙者有訶遣

司諫能發其所惡而忘其所發則善治庶可興矣二
曰省徵求昔朱文公與鍾戶部書論徵斂之弊曰州
迫于縣縣迫乎民譬如轉丸於千仞之坂至於趾則
其勢窮矣今居官者於材用不能撙節或以供粢夜
之求或不革循常之費故郡有求於縣縣有求於吏
吏有求於富民富民有求於莊戶民之膏髓盡竭而
禍奚不免誰之咎哉故上司者誠能正本清源則縣
令之撫字者庶幾得盡矣若夫華華十六事而無隨其
職則有志之士尤當自勉程子嘗言一命以上苟存
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盡以是思之

銓選

成周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大
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于爵祿式於中司士掌其
版而知其數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
祿之　漢元帝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之選立二
千石曹尚書一人以主郡國之選而選法始起　光武
改常侍曹尚書爲吏部尚書　安帝時左雄議改察舉
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後黃瓊
又增孝弟及能從政爲四科　魏文帝時陳羣立九品
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中正以州郡之賢
有爲之行修則或以五升四六升五行虧則降者亦然
久其弊也愛憎由已或惟知閥閱不辨賢愚故晉劉毅
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請用土斷復鄉舉里選之
法不從　宋文帝限年三十而仕守宰以六期而代然
亦卜係年然後冗奏請不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爲斷
魏之失才自是始　隋制尚書舉其六者侍郎銓其小
者六品以下官逮成吏部所掌自是州縣無復辟署矣
唐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文武各分爲三銓尚書
典其一侍郎分其二凡選始於季冬終於季春擇以四
事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詞辯正三曰書楷法遒
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者備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
勞五品以上不試列名上中書門下聽制勅裁事中讀
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駮之審者上之縣

令闕官不由吏部而之而選　高宗時選人多裴行儉
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開元中裴光庭作循資格
賢愚一貫而論才之方失矣　德宗時沈既濟言人仕
太多世胄大優利祿大厚賢責大薄
古者任官惟賢位事惟能何資格之拘哉然資格非
良法而其弊竟莫革世變然也漢世雖未有資格而
用人甚嚴郡縣守相高第乃爲二千石二千石有治
行乃爲九卿九卿稱職乃爲御史大夫而丞相必大
夫之稱職乃爲之至於左雄之限年四十則有矣所
用止儒與吏則狹矣魏晉以來之中正尤爲無用若
魏晉之取人以閥閱故朝廷多放誕之士比肩于之

吏而卒致中原之亂其後雖以元魏孝文之賢猶不
免取人以閥閱是則伊傅之臣非特後世之所無雖
有亦不能進也[illegible]有司者之法士猶得以漸進至隋
[illegible]一命以上[illegible]吏部而無復辟署士之進又難矣
隋之時又置進士科至唐而進士科愈盛雖非古法
然[illegible]得人[illegible]宋[illegible]欲廢進士科而別無取士
[illegible]亦[illegible]也唐制取士之途二一由學校曰生徒
[illegible]三法兼用而任使之以鄉考課
之[illegible]以致治平之效乎

薦擧

[illegible]官曰[illegible]讓能[illegible]官乃和[illegible]之能稱

匪其人[illegible]不任[illegible]得曰人之[illegible]同無方心志不遂
身之[illegible]也心志既通名[illegible]不聞友之罪也名[illegible]而
有司不[illegible]有司之罪也有司擧之而王者不用王者之
過也左[illegible]不棄[illegible]不失親擧[illegible]
擧親其子午也　漢武帝時[illegible]使者薦人[illegible]自
縣令至二千石者　晉羊祜所進之人皆不知其所由
[illegible]日拜官公謝[illegible]私門吾不取也　[illegible]唐[illegible]
[illegible]曰公爲[illegible]射當[illegible]求賢才[illegible]
不入識　狄仁傑薦[illegible]等數十人率爲名臣
[illegible]宗謂[illegible]曰人皆[illegible]官多親[illegible]曰夫[illegible]
者必悉其才行如不[illegible]何由得賢[illegible]

[illegible]之擧人者或以親或以仇或以遠或以近或以貴
或以賤惟其賢而已非由私也至於後世公卿往往
不能求士於是士之奔競者益衆其有爵位者亦惟
務交結當路遺書致饋以求薦擧不以爲恥甚至致
權門雜遝有如市賈其奸利者既專私人以爲[illegible]
其聲勢或厭事者又見賢不擧而[illegible]避嫌間有正
直之君子欲獎拔賢良抑遏奔競而或權不在己則
亦末如之何昔有上書於韓持國以求薦者程伊川
適見其事問之曰公爲相不求士而反使士求公何
耶持國曰百執事求薦常事也伊川曰不然正緣
來求則與之不求則不與以致人之來者衆也持國

大凡其能薦士而又能抑奔競者如張詠司馬溫公
其人乎張詠之薦士也薦恬退者謂人曰彼奔競者
能自得之何待吾擧乎溫公爲相薦劉安世謂之曰
光閑居足下時以不絶及在政府足下獨無書以此
相薦爾嗟夫今之擧人者其可不以二公之事爲法
乎

貢擧

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
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
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
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

告於王而定其論然後官之焉　射義曰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試之於射宮　漢選士之法有賢良如晁錯董仲舒皆以賢良對策者有孝廉武帝元光元年用董仲舒言初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如王吉龔舍皆由此進也有茂材有射策有明經如王嘉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是也有掾史趙廣以佐史進于定國以郡因功皆進是也有以貲如張釋之以貲爲騎郎司馬相如以貲爲郎是也有從軍良家子李廣趙充國是也或下詔特舉高帝十一年之詔是也或公府辟召曹參舉郡國吏爲丞相史是也或上疏如嚴安徐樂是也或以童子科特賈是也　隋煬帝

始建進士科　唐之科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有史科此歲舉之常數也其天子之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寶應中楊綰上疏言進士者但誦當世之文而不通史明經但記帖括文投牒自舉非先王求賢之意請依古察孝廉縣薦之州州薦於省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並行而終不足以勝二科也其後進士益重而明經益衰是以鄭覃疾進士浮薄屢請罷之而文宗不從李德裕論進士不根藝實識亦不行宋進士極盛往往爲將相而明經之科止爲學究　哲宗紹聖二年罷制舉置宏詞科以繼之試章表露布文用四六頌銘戒諭序記雜用古今體許進士登科者試試者雖多取無過五人至高宗又增詔誥試詩等總十二事三題分爲三場不拘有無出身　元延祐甲寅始以明經科取士明經之外有茂才異等舉有隱跡邱園舉

鄉舉里選昔成周之制也而後世卒不能復進士科者自隋煬帝始也而迄今行之不廢何也蓋人才之得失係有司之賢否何如耳非係乎法制之變與不變也夫世道雖有升降之不同而人才之出以爲世用者無時無之也然人各有能有不能其溫良敦樸者或短於才華文思清新者或乖於記問才幹過人

者或剛正之不足操守有餘者或智謀之不建上之人能用其所長恕其所短則官有不同而各得其職人材不同而各竭其用豈待一一得英才而後用哉然古今之俗既殊則古今之法亦異鄉舉里選之不可行於今者蓋有成周之風俗然後可以行成周之法度故唐之楊綰欲做周制以取士而終不能行以後世之人心非三代之人心也漢世用人初無定法唯隨時取之然其時人才往往多稱求賢良則賢良至求孝廉則孝廉至募武勇則得武勇之士募奉則得奉使之人非朝廷別有異術以致之也蓋其俗猶近古而然耳爲有司者必曰上欲求如是之

也則必得如是之人然後可以稱上意為士者亦必日上欲得如是之人也我非如是之人奚可以妄求追其俗之愈下則其法愈詳故自循資格立而漢之辟署不可復矣自進士科置而漢之賢良方正等科不可復矣進士科既不可罷則漢唐以來之諸科復何用哉或言進士科不可以得人則易其科名豈真科人哉苟主司之公明則進士之得人也為賢良者有焉為孝廉者有焉能宏詞者有焉能法律者有焉若主司之私暗乎則雖求賢良孝廉諸科之人而其所得之賢良孝廉即前日之求為進士者也故曰科不必更也在主司之公明爾今科舉之外獨騰跡所

以可以得非常之士然薦舉之法不嚴則騰跡者不一舉舉者非騰跡嗟周家八百年無愧於騰跡者唯一師尚父漢以來數百年無愧於騰跡者唯一諸葛亮何後來騰跡之多乎者蓋不可假冒濫不可縱惟為舉者慎焉

任子

漢官儀云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子弟 汲黯為太子洗馬劉向為郎蕭育為太子庶子蘇武亦為郎于末為侍中中郎將皆以任子也宣帝時王吉曰今俗吏多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裴行儉以蔭補弘文生李德裕以蔭補校書郎竹

裕深嫉進士曰朝廷好官須公卿子弟為之

帝王之世仕者世祿不世官祿所以報功故延及於子孫官所以待賢故必擇其可任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尚書戒之周之尹氏齊之崔氏皆為世卿春秋譏之爵之不可私人也如此觀之漢氏以降大抵祖宗之朝鮮有世臣至於中葉多由閥閱漢惠文之世如蕭何曹參張良陳平雖有子襲侯而未嘗預政也至於後則金張許史之族盛矣宋初如趙普為相雖云專政而未嘗為子求官也至於後則呂相蔭補至於十人矣雖然商之中興也有伊陟巫賢周之中興也有召虎申伯故國者豈可以無世臣哉公卿大夫之

子弟要在教之有素選之有道嘗觀前代銓官之子多恥以門蔭入仕而必由科第進身者蓋多有矣凡職官之子弟必使之由科第以進寬其程試而優其除授是亦得賢之道乎

俸祿

自周至戰國皆以粟制祿 漢承秦制三公號萬石有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下至百石漢官儀曰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二千石月俸百二十斛二千石月俸百斛百石俸十六斛其下有斗食佐吏月俸八斗為下吏 漢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俸錢月六萬貢禹上書元帝曰臣為諫議大夫秩八百石俸

錢月九千二百是時亦有俸錢之差史文不見然往往穀多而錢少　光武增百官俸千石以下減於西京六百石以下增於舊、唐貞觀定俸祿之制以民地租充之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至從九品米五十二石錢千三百外官皆降京官一等所給錢以公廨錢充公廨者官給本錢以取其息也　其職田則古者自卿以下必有圭田　通典曰後魏孝文時刺史守相給公田唐武德初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親王一百六十頃至從五品五頃自上柱國三十頃至文武騎尉六十畝以傳之子孫凡在京諸司各有公廨田內臺司農寺二十六頃至率更府各二頃外自大都督府四十

頃至中戍下戍各一頃諸京官文武職事各有職分田一品十二頃至九品二頃外官二品十二頃至九品二頃五十畝

先王之任官也制爵以德制祿以功德有厚薄故爵有尊卑功有多寡故祿有豐殺周官八柄二曰祿以馭其富典範亦言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官必班祿則廉介者有以自養中材者亦戢其貪然其班之也常有不均之患故職田者所入有多寡之殊往往職同而祿異固宜以官田租計月班給然後為均也抑班祿之宜又有二焉曰加小吏之俸也曰賞廉潔之吏也曰給致仕者之半俸也昔漢宣帝光武皆以小吏以事而祿薄故加其俸給今若加小吏之俸而重其贓罰則有以贍生而且知廉恥矣漢之郡守有政績者必增秩賜金今貪不肖混淆黑白不分故治效罕見若能賞廉潔之吏則善者以勸而貪者知戒矣漢世致仕者三分故祿而以一予終其身今致仕之官貪者厚產以自殖廉者閉戶而困乏今若能令臺憲訪問致仕官有貧乏者不問官品高下例給月俸三之一而自有產業者勿予則可以示優老敬賢之至意矣昔司馬溫公之為相也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或怪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理事耶大臣統百官均四海其必有溫公之心然後可

考課

虞廷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周官大宰歲終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　漢之課吏猶有古意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書天子則受丞相之要元帝時京房作考功課吏法公卿以房言煩碎不許　魏明帝時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崔林以考課存乎其人若大臣能任職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晉杜預作考課注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六歲處優舉者超用處劣舉者奏免優多劣少者叙用優少劣多者左然亦不行　唐置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百官

功過善惡之考法考以四善曰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自近侍至於鎮防有二十七最一最而有四善為上上一最而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一最而有三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下一最而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一最而無善或無最而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弗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最如教導有法為教官之最征商克辯為監稅之最 元至正中詔以六事課守令曰學校興學廢衰有成盜賊屏息詞訟簡少賦役均平常本得法

歷代考課之法詳矣然而京房劉邵杜預之法皆不能行唐之四善二十七最雖為定令而掌之不得其人亦豈不為虛文乎且唐專置考功員外郎亦未見效也夫大臣得人則課監司監司得人則課郡守郡守得人則課屬縣如是則考課之法雖不備而無愧之與自可行若專設一官任一人則以天下之廣命官之衆雖其人秉心公正亦止求詳於文狀多信於風聞而無以驗其賢否之實也況未免於私濫者乎是則任人而不任法雖老生之常談而責實之道亦惟此而已矣

學校

五帝之學曰成均有虞大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夏大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殷大學為右學亦曰瞽宗小學為左學周大學為東膠小學為虞庠又云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辟雍即成均也周設四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成均頒學政東序養老更右學祀樂祖 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 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漢武帝時文翁為蜀守起學宮成都至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 西京未立辟雍五經博士屬太常成帝時劉向請興辟雍不果 光武建武五年初起大學中元元年起明堂靈臺辟雍 後魏

孝文遷都洛陽立國子大學四門小學 唐太宗貞觀五年國學增學舍千二百間生徒增至三千二百六十人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經外國酋長皆遣子弟入學凡八千餘人 國子監領六學曰國子學大學四門學書學律學算學 宋元豐二年大學置八十齋一齋生徒三十人三舍生總二千四百人其初入外舍限二千人外舍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又一試補上舍生諸齋月書行藝以帥教不戾規矩為行治經程文合格為藝凡試中必參以所書行藝乃升 胡瑗教授湖州科條備具從遊者數百人慶曆中興大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瑗既為大學官其徒益衆大學至不

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瑛第子十常居四五
隨才高下書自修飭友服容止往往相類人望之雖不
識皆知爲瑛弟子也　晏殊守南京范仲淹適遭母憂
居城下殊請掌府學公制曾有法勤身率護以身先之
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伺之見
先寢者詰而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
其難易而使學者以爲準由是從者輻輳
蓋世郡國有學而未能盡立也至宋而天下郡縣始
徧立學矣自宋以前學之有者有田者有學子也至宋
而天下學校始皆有其田矣若夫國學者萃天下之
英才而教育之教官之選尤必得人謂宜倣宋之三

舍法以其行藝嚴其課試而爲升黜以示勸懲而其
生徒之補亦宜以鄉貢之外程文稍優者以次補置
生之缺也
循吏
大史公循吏傳序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
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
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史記所傳五人孫叔敖以楚
民之不便於吏傳曰一言而郢市復子產在鄭班白不
提挈道不拾遺公儀休園葵出織婦石奢不敢廢法李
離不敢付罪下吏　西漢書所傳六人文翁興學於蜀
王成有治聲於膠東黃霸在潁川務耕桑而獨以寬和
名朱邑在桐鄉有遺愛於民龔遂治渤海勸民農桑召
信臣爲民興利通溝瀆以灌溉　東漢書所傳十二人
其中尤著者衛颯守桂陽則修庠序之教任延牧越駱
之民以嫁娶之禮秦彭守山陽以禮訓人而不任刑罰
王渙爲洛陽令得寬猛之宜孟嘗在上虞辨孝婦之冤
第五琦守張掖歲饑開倉而不待上報劉寵在山陰民
不見吏　唐書所傳十五人其尤著者高祖之世韋仁
壽治越巂人人安悅太宗之世賈敦頤令武陽路不拾
遺薛大鼎開屯田浚無棣渠而民咸德之中宗時何易
于爲益昌令自爲大守挽舟而不肯妨民役權茶之詔
而下戶賦役或以俸代輸元宗時李惠登在隨州創科

除害政自消淨田畝闢戶口增憲宗時韋丹在江西教
民耕桑築堤捍江
循吏之傳始於史記然其所列皆秦以前而漢興之
賢守令乃缺焉豈其事之無關政不得而書之歟至
於西漢書之所紀亦僅六人益其餘多見之列傳也
如河南守吳公雖平治爲天下第一而無事可紀故
僅見於賈誼傳若乃董仲舒爲江都相公孫倪寬汲
黯爲內史石慶鄭當時爲二千石皆有治效者而不
列於循吏以其官尤著於朝廷也若趙廣漢韓延壽
尹翁歸嚴延年張敞或爲郡守或尹京兆亦皆有吏
績而不列於循吏蓋循吏者皆其奉法循理一不尚威

嚴而民自化也如龔黃之為治則或尚嚴猛或用
智術非以德化民故亦不謂之循吏然而延壽好古
教化而閉閤思過可謂循矣而乃以其見殺而外之
此固之失也義縱尹賞之嚴又過於龔黃則置之
酷吏宜矣若朱博循吏之外如劉昆為江陵令劉寬
為東海相皆善治矣而亦官顯於朝廷者也郭伋為
漁陽潁川太守虞詡為朝歌長則又皆以除盜著名
是亦治尚嚴明者也故皆不入於循吏然而吳祐為
膠東相政崇仁簡而民不忍欺可謂之循矣而亦外
之此曄之失也若唐之循吏則皆史所傳凡四十餘
人如倪若水政尚清淨潘好禮為政華亭崔祐甫則

人須善政李請則稱為良吏去職有遺愛皆開元之
吏治也而新史俱不載於循吏雖取舍各有意而亦
豈能無遺憾乎

兵制

通典曰周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六十四井為
甸甸出兵車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　司馬凡制軍萬二
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有帥
五百人為旅旅亦有帥百人為卒卒有長二十五人為
兩兩有司馬五人為伍伍有長　管子作內政而寓軍
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
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十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
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
故萬人為軍五鄉之帥率之　漢高祖置材官於郡國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武帝平百越內增八校尉外有樓
船皆歲時講肄　唐兵制三變其始有府兵後變為彍
騎又變為方鎮之兵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
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　太宗置府八百而在
關中者五百凡府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
下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有事則命將以出事已輒
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

古者寓兵於農後世兵農為二兵之出於農則因蒐

苗獮狩之隙而教之以戰攻守禦之法其出也老弱
不與而訓練有素故應敵有餘其罷也將歸於朝兵
歸於農故養兵不費若兵農分為二則兵有老弱不
擇之患國有養兵不貲之費矣然則必兵寓於農而
後可歟曰不必然也夫井田之與軍賦實相表裏田
皆井授則兵寓於農可也田不井授則兵農為二亦
可也此所謂隨時之義也如唐為府兵之法雖云有
三代之遺意然至天寶之亂縣民為兵民之悲痛死
亡有不忍聞故韓魏公以為養兵雖非古然既收召
無賴之徒以為兵使之守禦而良民得以保其妻子
安其田里雖供給繁重猶賢於征以是言之古今

之異宜亦明矣若夫選兵之法蘇轍嘗論之曰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强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廢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餘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且以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於年衰氣沮蓋亦有悔而不敢復歸者矣宜令五十以上願復爲民者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年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

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除其籍則應募必衆而兵皆精矣蘇氏此論實合人情乃可行之策也

將帥

蘇氏曰天下之實才不可求之於言語又不可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之治兵於蔿蔿賈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猶足以取信於闔閭故凡欲知將帥之賢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武舉方略之類以求之觀兵以試之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皆不

可強也使擇將之法猶有可取其將帥多由於環衛皆天子所親識者其才而器使之故夏侯嬰以奉車李廣以騎郎將趙充國甘延壽以羽林郎衛青霍去病以侍中無不爲漢名將韓信爲治粟都尉數與丞相蕭何言而奇之卒拜爲大將李陵將兵於外天子召見於武臺而後用至於從大郡良家子以爲求將之方蓋羽林期門以爲畜將之地夫取之於山西而養之於宮禁一旦有警則選而用之真可謂頗牧在禁中者也

刑律

周穆王度作刑以詰四方其劓之刑三千而大辟之屬止百蓋刑獄於前輕刑措於昔　魏文侯時李悝著法

經六篇　漢蕭何攟摭秦法作律九篇叔孫通又益律所不及十八篇　武帝時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　隋文帝令高熲更定律令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絞斬二曰流刑三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二年半二千里三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五十至一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勑蘇威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鬬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　唐貞觀中房玄齡等始定律令格式高宗時有律疏[illegible]

刑格　唐志曰古之爲國者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聽民之知爭端也後世作爲刑書惟恐不許律民之知所避也其爲治雖到而用心則一蓋皆欲民之無犯也　唐之刑書有四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者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國家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而入於罪戾者一斷以律

蘇氏曰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三代之聖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下之民被其化循循翼翼務爲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爲不

行於其間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勸民而一於法律故其民惟法律之及身亦或相勉而爲仁義唐之初房杜輩爲刑統宏麗輕重明辯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異此但不能務爲仁義使法律之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之時然要亦亦能使民勉爲仁義而其不若三代抑有由矣政之失非民之罪也

孔門

程明道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仲尼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　周子曰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富至貴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朱子曰聖人渾然仁智之全體顏子是仁孟子是智顏子有智亦仁中之智孟子有仁亦智中之仁又曰仁智雖一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子夏子貢得智之深　劉彥仲曰時無孔子顏子發於陋巷而少王佐爲關人時無孟子匡章陷於不孝而陳仲子爲廉士

由周公而上道傳於君臣故是道藏之政事措之天

下由孔子而下道傳於師弟子故是道者之方策垂之後世夫道措之天下則不以立言爲事故堯舜禹湯文武之言史臣記之天下論之非聖人有意於言也至仲尼有聖德無其位故始以立言爲事其對爲刪詩書定禮樂繫易春秋亦主於立言以傳道者也然聖門如顏曾亦非苟言者矣而有聖師在上故學者亦以任道在師凡顏曾之言亦學者記之後世論之顏曾亦未嘗以立言爲事也至於孟子則道既不行世變愈下邪說並作孟子又不得不以道自任故志在於立言而所傳之書乃其自著然孟氏之言比之聖人亦爲詳盡激切雖聖賢之分有以然亦世變然歟聖人

之道學者皆身求之何天懸而無書深潛得而求
淵矣而孟子教世得時之言在在異於孔子則後之
儒者或疑焉何況觀劉子澄辨疑孟而序之曰孔
孟萬世師也孔子之道孟深得大學者必求其端求
其端必始於孟子故學而不知孟子非也不知孟子
而謂能知孔子亦非也昔鄭始著書以非孟子而王
仲任又作刺孟今司馬孟子非賢與俗儒異李泰伯又
作常語以孟子以時教諸侯彼皆設心不與孟子相
叛學者可以聯之而不爭唯司馬君實之書亦有疑
孟子數條公大儒孔子徒也而亦云爾蓋其於孟子
之言思之未熟耳皮日休云伊尹之道不以與諸人

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為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
下可也況一介哉雖然孟子不曰非其道也非其義
也而後及之乎吾固以為思之未熟也子澄之言蓋
知孟子知孟子則知道矣

道學

周子著太極圖說及通書朱震以為其得自陳摶种放
穆修而來而胡宏作通書序謂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
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朱子曰其書推一理二氣五行
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
以振起俗學之卑陋又曰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
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以為惟程子足

以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有未能受之者爾若西
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為親切
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源而略於進為之目有不可以
驟而語者也又曰先生精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
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其為南安司理時
洛人程珦攝通守事視　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
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　程伯子明道
卒弟伊川為行狀曰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
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
汎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
得之又曰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

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又曰
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
其量又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
欲知我者求之此文可也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
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又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
言即事明理質確精深尤耐咀嚼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
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功　邵子卒明道為墓誌
曰先生之學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
遠有端緒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
多矣朱子曰康節言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

豈可分爲二乎二程謂其不雜恐亦未然又曰伊川之
學於大體瑩徹而小節目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
之變而大體多有未醇又曰太極不如先天之大先天
不如太極之精　橫渠在京師常坐虎皮論易及聞
二程論次日撤去虎皮語學者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
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往師
之　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絶學
爲萬世開太平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
先有所據守又曰西銘雖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又曰西銘原道之宗祖也自
孟子以後未見此書朱子曰横渠之於程子猶夷尹

之於孔子　朱子少問李延平得聞道之將遂從受業
行狀曰先生平居拳拳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缺
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
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
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引身而亟去自筮仕以至屬纊
歷事四朝仕於外者　立於朝四十日道之難
行也如此節學說立人極爲萬世宗則不以用舍爲加
損也
自堯舜至於孔子而六經之道始大備則集羣聖之
大成者孔子也自周子至於朱子而六經之義始發
明則集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觀周子之學有太極

圖說而陰陽變化之道明有通書而修己治人之事
備論其政事則日月揭露照然如其胸次則日如光風
霽月明道則德性寬大規模廣闊如顏子之純粹伊
川則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如孟子之自任于是張
經世於天道人事無不備張子西銘與性善養氣之
論同功以是觀之周程有以接不傳之緒邵張有以
發前聖之秘皆有濟於世之備也至朱子復出江左
大明斯道豈不尤有光於前賢乎當是之時如東萊
呂氏南軒張氏亦皆有志於道而天不假年獨朱子
年彌高而德彌劭是以挺然爲一代之宗師其著述
之大者易本義則足以見四聖之本心詩傳則足以

破小序以來之固陋四書之精粹爲六學之階梯綱
目之謹嚴得春秋之大法傳啟斯文之功于萬世之
幸也又觀朱子同時陸子靜與其兄子壽以理學見
稱謂之江西二陸其學尤宗信孟子欲先立乎其大
者則小者不能奪其在白鹿洞講君子小人義利之旨
尤切於學者之病而時相薦之有曰淵源之學沉粹
之行羣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此可以見其
學之大概矣然其論多與朱子爲水炭如鵝湖相會
之辨六極往復之書在於當時彼固不屈而後世公
論判然矣大抵子靜之學重在存心而朱子之學則
先致知而後存心二者雖不可偏廢而用功則有先

第葢朱子之言非一巳之言卽孔門傳授之言也而于靜乃欲非之不亦過乎當元之初得齋許公爲中州大儒近考程朱之緒言遠窺周孔之大道葢年至三十四而始得讀程朱之書則其求道也可謂難矣與諸生日夜淬礪或躬耕山田以給日食則其任道也可謂篤矣至於以姚竇二公之薦而被徵命佐中書則其行道也亦可謂遭遇其時矣當時文臣贊之有曰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翺翔或躬耕太行之野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衲蓬茅不爲荒凉圭組軒冕不爲輝光斯可以見其出處之大節矣其名繼道統而從祀廟學宜矣哉

荀揚王韓

荀卿名況趙人善詩禮春秋易仕齊三爲祭酒以讒適楚爲蘭陵令孟子道性善卿爲性惡一篇以非孟子 楊雄爲王莽大夫好古樂道以爲經莫大於易作大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 王通隋文帝時嘗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不報歸教授河汾與門人薛收等問答名曰中說有續經 唐韓愈作原性原道等篇

自孟氏之後世所共稱者荀揚王韓四子也荀卿善詩易禮春秋楊雄好古樂道有深沉之思王通教授五經喜論王道韓愈作原道排釋氏其志皆卓然自立非俗儒所及矣然猶詬先賢之言以論其生平之學則不能無譏荀以人之性惡而列孟子於十二子楊爲大元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通之譏論詳於世變而略於性情又續六經以陷於僭竊之罪愈因學文以求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身以是觀之四子於聖賢之道尚未能深探其本乎卿仕齊三爲祭酒知道之不行而不能去牽以讒見逐又仕楚爲蘭陵令苟祿而不知恥雄黽勉於莽賢之間至爲劇秦美新之文以取媚於莽通詣闕陳十二策則又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愈伏光範門而三上宰相書汲汲富貴利達之求以是斷之四子之出處去就又安能無愧於聖賢哉噫四子皆有志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醇疵相半於道有間其接孟氏之緒者必有待於周程朱數君子是以尚論千載者不能無責備之意云

大元

楊雄傳曰雄作大元畫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爲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合七百二十九贊外有踦嬴二贊每卦曰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上九卽九贊每贊皆有測卦始於中終於養又曰元與大初曆相應亦有顓帝之曆焉爲其大漫漶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元體

太玄

夫太元之作以準易也然其九贊自下而上分下中
上三體而又各分之以上中下如禹貢之九等其所
書無干涉凡爲贊五一日前贊爲晝後贊爲夜通八
十一首皆一陰一陽相間而不易八十一首通計七
百二十九贊正當三百六十四日半乃以踦贊當半
日與贊當四分日之一而後一周碁爲象元通日易
之卦氣陽生於何陰生於姤元以周配復而陽始於
中以遇配姤而陰始於迎中者復之萌而迎者姤之
萌也又曰易有六十四卦主一歲以坎離震兌爲四正
之卦當二至二分四正之氣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凡

三百六十日餘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爲八十分
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分爲二十分以六
十卦分之是一卦主六日七分也元有八十一首七
百二十九贊主一歲凡二首主九日八十首主三百
六十日而踦餘於贊周天之度亦如之日月之行有
離合陰陽之數有盈虛踦贏二贊有其辭而無其首
故附之於贊以象閏焉又曰冬至陽始於中以陽氣
潛萌於黃宮故曰中凡四日有踦而一變至於應而
極陽極陰上下相應故曰應夏至陰始於迎謂陽極
而陰生故曰迎亦四日有踦而一變至於養而極養
以陽氣將復之會不可無所養也陽無間斷之時

亦無頓生之理故寄于養爲天地之間者一陰陽消
長之機故元曰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芽
此元之所以準易也又按邵子嘗作正元所以正大
元之未正也元有十二卷正元則以九天分爲九卷
元有八十一首正元則以九首各爲一卷元九首僅
以配土正元則以水火木金土隨次序而第之至
於象工象元象未復正象器象亦象生元象因之
頗無非正故大元而爲子雲辯史出羽者也又按大
元始於中終於養故京房卦氣始於中孚終於頤卦
氣之說本謬而法之何爲故諸儒好異者往往推演
其說而實無所用姑述其大畧以俟博考焉

潛虛

司馬溫公作潛虛自序曰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
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
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
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遇也

司馬公之作潛虛也自謂元以準易虛以準元故後
人以虛與元同論易之作則由太極兩儀四象八卦
以至於六十四卦元之作則由三方九州二十七部
以至於八十一家而有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
贊虛之作始於五行以天之中數五五而乘之爲二
十有五以地之中數五六而乘之爲三十合而爲五

十五故有五十五行三百六十四變易有彖象之爻而元則首以準彖測以準象文以準文言衝辭則以攡瑩掜圖告準之說卦則以告數準之序卦雜卦則又以衝錯分準之虛則行以準卦變解命準彖象氣體名性四隅又有做於邵子之數圖易之畫加六位自下而上願陰陽生生之序也元之畫布四重自上而下取尊卑相統之義也虛之畫分左右自左至右取主客相對之象也易之卦有六爻自初至上陰陽九六互居之元之首有九贊則曰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上九虛之行有七變則曰初二三四五六上易則或以當位不當位爲吉凶或以

有悔無悔爲吉凶元則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爲吉夜爲凶而吉凶之中又自分輕重虛則七變之間有吉凶臧否平五者之異所謂平者在吉凶臧否之間也易體數八而用數六元體數四而用數九虛體數十而用數七八者天之體數也四者地之體數也十者天之足數也易之蓍策本乎大衍而虛其一元之蓍策本乎天地而虛其三虛之蓍策本乎五行而虛其五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而計之凡三百有六十以當期之日衍而積之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此易之蓍所以用四十有九也天之數十有八

合而計之凡三十有六以律七百二十九贊衍而積之凡二萬六千二百二十四策以當歲之日此元之蓍所以用三千三也五行相乘得二十有五又以三才相乘得七十有五以占五十五名衍而積之凡三千八百五十策以成變化之用此虛之蓍所以用七十也分而爲二掛一於指揲之以四歸奇於扐此則易之揲法也先掛其一半分其餘揲之以三并餘於扐此則元之揲法也分而爲二右掛左一揲之以十歸餘於扐再分揲右皆如左法此則虛之揲法也七八爲無變九六爲有變此易之占法也旦筮用經夕筮用緯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

違此則元之占法也左爲主右爲客先主後客者陽先客後主者陰陽則用其類陰則用其幽此則虛之占法也易始以乾則以爲物之資始所謂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是也終於未濟則以變故之不可測所謂易不可窮故以未濟終焉是也元始於中則以一元之氣所由生所謂一氣潛萌於黃鐘信無不在其中是也終於養則以一歲之氣所由復所謂冬至之氣起於元是也夫元虛之說於易者大畧如此然朱子嘗言易道惟變所適不可爲典要而大元以晝爲吉以夜爲凶是乃死法也又言潛虛之數用五加今之行位其直一畫則爲五下一畫則爲六橫二畫則六

七與大元皆補奏之書也又按朱子爲潛虛題辭言温公晚著此書未竟而薨故其書未完全州本首尾完具者乃僞本也

皇極經世

邵子著皇極經世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造化之生成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於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書以天有陰陽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大少大陽曰大陰月少陽星少陰辰爲天之四象暑寒晝夜天之所變也性情形體物所感於天之變也地有剛柔剛柔之中又各有剛柔故有大少大柔水大剛火少柔土少剛石爲地之四象雨風露雷地之所化也走飛草木物所感於地之化也人得天地之全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天地萬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萬物故靈於萬物而參天地也

朱氏曰皇極經世書命數定象自爲一家古所未有學者所未見然亦本於易今以伏羲卦圖列之於前而以皇極經世疏之於後天地之變有元會運世而人事之變亦有皇帝王霸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爲

生長收藏皇帝王霸有易詩書春秋爲道德功力又地之數窮於八八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數極於六十四也陽數以三十起者一月有三十日一世有三十年也陰數以十二起者一日有十二辰一歲有十二月也又曰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前六會爲息後六會爲消即一歲自子至巳爲息自午至亥爲消開物於星之七十五猶歲之驚蟄也閉物於星之三百一十五猶歲之立冬也黃瑞節曰堯之時在日甲月巳星癸辰申當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半以上爲六萬四千八百年之已往以下爲六萬四千八百年之方來是以謂之中數也又曰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月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爲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入意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

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
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
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而力索也
袁明善曰禹即位後八年得甲子初入午會迄元泰
定甲子得六萬三千六十一歲

黎卓跋梁石門先生集後序

星宿麗乎中天誠為明也人之所以見其昭著之象者
焉海涵太虛誠為泓也人之所以知其瀚洪之量者焉
扶輿淸淑之氣鍾而為人發而為文章人之所以景慕
其郁郁之文采者焉夠夫奎壁靈耀之揚明以宣聖
人相承煥乎文章粲乎炳耀雲漢昭回日月光華山川
炳靈碩彥繼紹天經地緯文運造與衣被品彙者昭回
光此天之所以昌斯文者莫不偉與先生大德癸卯
歲始自少時惟知讀書積文以著其學年發弱冠之豫
章往見前翰林滕公王賓公甚愛之留其館下檢校羣
籍遂識鴻儒碩彥或師焉或友焉復遊金陵所交皆知
名士大肆力於古文有譽諸公貴人間繇是以薦判為
集慶儒學司訓其留金陵所著易參議書纂注万策稿
要諸書鋟梓以傳於世既而歸省遭時搶攘善默
有容終無瑕玷天朝之初郡守劉侯貞辟為教授臨江
郡庠復承詔徵與天下名士稽古禮文以老辭還家累
考江右試年八十有七以疾終於生平著述六經之文
纂其歷代之史諸子之書百家之言與論術衣援抉雕
遺至於績文皆其為人辭意深以劉議論而蟠代言
與而嚴記事簡而悉其為詩與趣淵永格律和平令人
一唱三嘆而有餘韻至若騷辭挾造化之靈漠鬼神之
變芟其蕪而滌其穢斯其粹而涵其芒實有以紹壹門

之統獨也益是數者誠足以模範於後學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亦寶之師之翊華其文集者乎實足以行於今而傳於後何其盛哉嗟乎先生之文蓋會衍推演諸古今中學外華著於詞章而議論不浮推今考古有關於世教自成一家言者謂謝中邈外瑰異不凡於洪武初門人受業者與余先生之文已條刻梓歲月已久板行已久殘缺者多不安故元余乃編次遺稿而重刊之目之曰石門集余嘗受學於先生先生言曰六經文章之宗諸之於經以明其道因之以得其文復以備諸精微爲至精蘊者猶獨難之是則善爲文辭者焉雖然士由六經之學而績文匪六經者有焉士匪六經之學而績文由六經者鮮矣先生之文其所歸來實覩矣哉而余詎能知之者耶先生洪之臨江人梁姓諱寅字孟敬石門其號也至正□□系行年記事則國子博士石氏光霽狀其行實矣□□□對之歲正月幾望門人黎舉後序

張勵跋石門先生文

右石門先生文集前明府三山林侯克相愛其文懼失其傳命再刻以嘉惠後學計工未竟以調任去諭今明府舜廣陳侯續其會而成之余惟石門之高風又不但以其文爲行矣故是集之所以成爲乃諧翻閱督本考訂校正以成二君從之志則勵固不得辭其責也雖然文已余何足以知之先生名寅字孟敬石門其別號也讀書修身窮理盡性不屈戚於貧賤不役役於富貴百世之下猶可以想見其人大明嘉靖庚寅年三月既望後學東莞張勵謹識

梁石門集後語

梁石門集之刻舊矣濮李庚先芳梓秦最天廷迪吏打重刻焉
同邑傅子鶚曰梁石門者吾鄉先生也著述甚富自易詩書春
秋周禮禮記咸發揮精義至于策要論林史言類訓諸所傳誦
匯推茲集云鶚又聞之先輩曰有篤仕者欲聞天德王道之要
先生荅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即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即王道
也又其晚先祝君之誦有曰恭己九重存心四海橫天理而遏
人欲親君子而遠小人孰非金石格言然皆不　　基敬
遠多矣司馬遷云能行之者未必能言　能言之者未必能行
先生之自述亦云躬行之士無俟乎立言若石門者所謂淳德
篤行躬行君子非耶郡祀禮定宗元史成先生飄然退舉力辭
官祿請老歸田優游　　　十餘載屢典文衡多方趍地閣里

薰化海内猗歟完名　　　　今燈既絶蕪忘亦罔敢玷嗟乎
宋學士劉誠意非當代之豪傑乎而茂州之間闕接洋之姜菲
鶚也無似實為二公傷心太息焉吾於茲集安得不纘緒斯人
大明嘉靖壬子孟春望丁卯後學石山傅鶚謹題

鄧伯言玉笥集九卷

（元）鄧雅撰

清鈔本

玉笥集九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鄧雅撰。原本集首但題鄧伯言，而不著其名。今案集中洪武壬戌辭聘詩，有雅以菲才，例蒙郡牽云云。知其名爲雅，而伯言乃其字也。又雅雖辭聘，而末一卷乃爲朝京紀行詩，且有應制賦鍾山雲氣冱寒之作。蓋當時未允其辭，起送入都之後，始得放還，與張昱等相類也。時梁寅方講學石門山中，雅與之游，此集即寅所勘定。然江西通志失載其人，此集諸家書目亦未著錄。惟此鈔帙流傳，僅存至今耳。卷首有梁寅序及荅書一首，又何淑于節、戴正心序各一首，謝觀題詞一首，皆極相推挹。今觀其詩，雖未免稍涉率易，而氣味沖澹，頗有自然之致，究爲不失雅音，與梁寅石門集體裁正復相近，宜其契分之深矣。

玉笥集序

世謂文章有臺閣山林之殊故其氣有[illegible]之異文章固然詩之為道亦猶是也余獨[illegible]也有正變焉正固為盛至于情發于敬止乎禮義又變之不失其正者也情之所發言辭出焉敬之所止禮義存焉故氣應乎外情發乎中若功業加于民聲光昭于時則其氣自壯和順積乎中英華見于外則其情自宛氣可以學而為情不可以强而至曾謂山林之不可為臺閣臺閣之不可為山林乎譬之太羹元酒醇醪雋永查梨萍菹淡腴酸澁食者各適于口而其出于自然者蓋不以氣而以情也余友鄧君伯言行純而學優才美而志遠少力于學壯而未行老于風騷乃有所得其為詩歌每出人意表簡而不疎直而不俚其間道氣運之盛衰論人事之得失往、從容不迫而意已獨至使接踵陶韋間未見其大相遠也視所謂山林枯槁者蓋不侔矣是果氣使之然與抑情乎哉嘗示余以所為玉笥集數百篇且求為序余因諷味省感焉嗟夫今之于詩道者或氣滿志得則不暇以為或羈愁窮困則不得以為若君者學于少得于壯成于老富貴榮達之心雖淺而温柔敦厚之度愈深是果詩之幸與其亦君之幸也與將見由變而之正由山林而之臺閣所謂宣宮商諧金石以鳴國家之盛者未必不在于君也吾老矣幸或見之尚當有徵斯說姑以是為序洪武乙卯七月既望臨川老友蹕閣道人何淑書

玉笥集敘

余老處巖谷諸賢以詩貺余者〻多矣及觀鄧伯言父玉笥集為之竦然知其得之天趣異于强作之者也詩之搜羅以為富雕繪以為妍索幽以為奇放情以為豪若是者工則工矣謂得古作者之意則未也伯言之所造蓋已深故沖澹自然華不為媚奇不近怪雄不至放求合與則故宜然者哉前御史丁君子埜評其詩謂其好尚之專且久故清麗自然使居通都大邑觀明堂郊廟之盛發而為金鐘大鏞之音又當不止于是斯識不易之論余雖欲加之一辭未有能過之者也雖然伯言吐其胸中之奇以攬夫玉笥山水之秀亦奚有不足韋應物雖專城美祿而詩多泉石之趣孟浩然屏居草野無郊廟之著作而其詩〻顯伯言于韋孟近矣而進之孟不已則知之者當益衆余之言何為哉特深好其集故因觀而畧論之耳洪武乙丑秋八月望蒙陽梁寅書

玉笥集敘

觀鄧君伯言詩如春風林塢卉木鮮麗泉石清冷時禽嚶喈自然天趣有動人處由其好尚之專且久也推是心以往何事不可求使居通都大邑觀乎明堂郊廟之制作則又將有得發而為金鐘大鏞之音矣古有大史采詩以觀民風設今有之則君之五言沖澹中多古意歌謠善諷切最近人情有足采者矣尚勉焉以俟洪武丙辰之歲子月下澣前承事郎監察御史丁節子埜書

王筍集序

古今論詩以平淡為貴然欲造乎淡者非工夫深至不能也晋陶淵明唐韋應物柳子厚三家世所謂詩之平淡者也以今觀之狀難寫之景于目前含不盡之意于言外其風調髙古而辭旨簡遠有非區、模擬所易識可謂深造自得者與或者以淺近視之是猶見王嬙之天成而以為無事乎推鑿也其可乎哉予至永豐之三年聞新淦鄧伯言氏工于詩而未之見也一日其友徐伯澄來示其所著王筍集且曰伯言恬退之士於書無所不讀然皆以用資為詩其用心勤矣余于同里黎季敏氏垂十年而情好甚篤也季敏尚友而好義又深知詩將率同志裒其所著命工鋟梓以傳于永久蘄一言以為引余讀其詩大抵清遠條達不為險澀藻繪之語澹泊和平而無忿懥哀怨之意盡其情性然也抑亦工夫深至造乎平淡之域嗚呼其亦有得于三家之風調者乎雖然余何足以知伯言昔者歐陽公曰知聖俞者無如修然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稱賞夫以歐梅之知而酸鹹異好有如此者而況淺見薄識之士乎余何足以知伯言獨愛伯言用心之勤而喜季敏能成人之美也故為書于篇首而授伯澄使歸之洪武二十二年春正月下澣會稽山人戴正心序

鄭伯言王司集目錄

卷之一
四言古詩三首
五言古詩一百六十首
卷之二
歌行三十一首
卷之三
五言律詩九十六首
卷之四
七言律詩一百四十首
卷之五
七言拗體十四詩
卷之六
五言長律七首
卷之七
七言長律八首
卷之八
七言絕句廿四首
卷之九
覲京紀行三十二首

鄭伯言王司集卷之一

四言

勤有齋銘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我思古人實獲我志乾乾夕惕君子法之孜孜為善聖賢同歸朝斯夕斯勤學不息說我詩書於視金壁人多逐利惟義是從人多偷安日省厥躬先知稼穡乃可逸佩服訓辭始終不失

題王氏可逸堂 真君張永善求賦堂扁乃三十八代天師所書

人生在勤、勤乃可逸動靜有常起處猶言懷我爾祖善行美質樂彼邱園安此居室安此居室既幽且閒或漁于溪或樵于山漁樵之業奈競所業爾祖樂之傲俗忘世風流既遠堂構猶存居之永安宜其後昆

蘭雪堂銘

乾坤清氣人物所鍾幽蘭瀼雪並至生風蘭有芳馨雪乃潔白孰能比之君子之德君子之德薰陶以成我銘斯堂世守幽貞

五言古詩

擬古九首

鴻濛昔未判道在虛無間一從開闢始二氣乃循環物各一太極人心胡不逝聖神立綱常足以萬世傳

龍馬負河圖鳳鳥鳴岐山羲文有盛德祥瑞出世間自從衰周來古道日凋殘是以魯中叟已矣發長嘆

夷齊聖之清天地生間氣仁義讓國心忠矣諫伐意首陽雖餓死萬古終無愧俯仰懷高風吁嗟勸來世

魯君昔好賢致爵損國家寧知賢者心視此猶泥沙一瓢自可樂萬鍾我何加崇山竟長往此道誰疵瑕

顏回在陋巷所樂非簞瓢仲尉守蓬蒿甚心甘寂寞斯豈
我志固窮非一朝懷哉松柏姿歲寒終後凋
賢哉楚大夫何事沈汨羅懷王信讒佞吾道成蹉跎守義死
亦足偷生身何多湘流若有恨千古作迴波
四皓居商山名聲滿天下一出定漢儲仍作肥遯者谷中有
芝草門外無車馬俛仰思若人富貴視土苴
淵明守道者衆妙藏心胸讀書不求解吟詩不求工濁酒亢
然醉何曾計窮通斯人去已久舉世高其風
山中有遺民裁冠大布衣悠然對松菊飲酒和陶詩落、忘
世事婁、如小兒超然慕太古猶將閉邑藪

寄石門梁先生求刪近藁

聖人刪古詩足以垂勸戒愧我蜀先言存之欲奚待弱齡事
蟲魚于茲三十載冲澹苦未到綺麗非所愛　覺衰頹拊

二

吾增嘆慨陶韋遺前修厥范鳴近代矯訏駐孱尚印挂等衡
欲取進力未能備錄意有在詩家有宗匠後學恒倚賴垂回
藉斷耘殿金假爐鞴乾坤固悠久海宇亦宏大獨立回天風
泠然響竽籟

題吉文劉觀瀾潛室齋

天道固不修化機恒自然潛心悟至理以默守吾元回也豈
終愚賜始徒為使始知聖賢學妙在心相傳劉君事藏修築
室文水邊焚香靜對易纂道尤精專為賦潛默詩三復其勉
旃

題何同德獨善齋

兼善固所欲賦命有窮通獨善雖微世含義將焉逢侃、同
德父學積于躬窮守己無外慕養氣恒內充岩穴託真棲幽
軒明窗松陶然有真樂俛仰天地中豈惟善一身屐氣靄流
風

題陳敏求有裕堂

紛、名利場局促若羈鎖君子恒裕如進退無不可構堂面
溪山治地種花果無言以忘世所守惟在我

題一素齋

古道日凋喪斯人慕淳風誰覓厭城市結宇雲蘿中戶牖不
丹堊門閭任蒿蓬但知琴書樂寧憂簞瓢空未往有賢士品
題多鉅公清風動修竹白雲在高松終始慎一素令譽垂無
窮

題靜寄軒

閑軒倚虛聞默坐觀無始身外忘世紛靜中究元理棲禽托
深林潛魚在淵水與物兩悠然勞生念行子

知止軒為謝伯英賦

三

鳥在依叢篁蹤跡在淵水飛潛各自適所貴在知止彼物尚
知止況人為物靈吾君止於善匪以善自名

題黃氏清嘯軒

異境何幽偏孱山甚奇峭中有閒居人憑軒發清嘯散悶想
羊觴響答復千巖颯、陰風來啾、老猿叫脩然塵外心允
矣靜中　千載蘇門生惟君可同調

題謝士彥草池書館

閒軒瞰清池、光滿懷抱東風扇微暄一夕生春草冥觀造
化心頓悟聖賢道簡編時卷舒精義得深討猶憶夢西堂君
家稱文藻

題何幼恭雲門歸隱圖

朝遊金陵館暮憶雲門山誰知軒冕樂不及樵蘇閒歸來看
瀑泉興在陰崖間松風有清響古琴不須彈冉、白雲起翩

翩孤鶴還翅先出塵網似覺非人寰
題蔡氏滄洲圖
滔滔大江水冉冉滄洲雲鬱社有香氣莓苔無俗氛數家臨
絕岸一艇橫過津漁唱落霞晚鳥啼芳樹春對景閱圖畫樂
哉棲遯人
耕樂為黃從禮賦
鳴鳩鳴高樹料斗散平池甘澤既已足播穀當及時俛焉俯
古訓服田不知罷躬耕寧為恥所樂實在茲豐年黍稌登庭
用給公私饒尊滿香醪稱肩亦以肥慶跋共隣叟鼓腹常熙
熙人生貴力本汲汲將奚為陶然上皇逸載誦幽風詩
題胡志同雲松巢
高風慕太古喜結雲松巢食松復食柏茸雲如茅氣甚卑
色含渾淪元氣色萌仙本同志巢父為儔交微起拜龍塚乞
四
歸吹鳳笙還將御賜筆挂在凌雲梢
盤泉為李原初賦
盤中有真樂君子恒慕之徑轉得幽處泉流無盡時渟泓老
龍蟄藻荇鯈鱗依倚瞰兜稜獎渴飲清胃肌忘情或漁釣洗
耳無是非吾才匪莊子悅爾來徵詩
題謝氏堅白齋
堂東有白石堂西有白石堂南有白石堂北有白石圍圍名
天成光彩粹玉色友之可充飢挪之可為席磨涅不磷淄宜
比君子德若人好斯堂因之扁堅白
題宋秀頤梅屋
幽人愛孤芳貞白比冰玉寂寞竹籬間相依結茅屋久香似
無聞一一清如可掬不有鐵石心誰能伴幽獨
鶴溪釣叟為陳充屋賦
前林帶溪水浩浩寒潭泓無綸不設餌鯈鱗自浮沈明月照
孤艇清風飄素襟物我俱兩忘悠然塵外心
贈道者張回風時寓居雙林寺
回風西北來入我雙樹林松杉常在耳彷彿絲桐音靜時若
有得動處元無心夫夫訪禪宇為我開煩襟
寄陳伯玉徵士弟雲璽
桃李擅芳園芝蘭薌澤谷世人競紛華君子秉貞獨緬思雲
樵翁中心浩無欲縱切辭簪纓還山養麋鹿
養鹿春草肥種雲碧山溪枝間因所願沽名本無心清潮可
濯足微風亦飄襟靡然坐盤石長歌有餘音
君歌我還續教入雲霄間能使潛蛟舞亦招飛鶴還依稀在
仙島恍惚非人寰搖搖當世士胡為多苦顏
白雲中人為陳如興賦
五
青山何迢迢白雲時卷舒相看兩無心幽處真自如斯人在
巖壑承詔升天衢回首睇白雲浩然賦歸與朝與白雲對夕
同白雲遊徐徘落窓户氣盈拂衣裾雲中何所樂所樂在琴
書常起白雲散門外未徵車
題高山流水圖
泰山一何高江水亦以深寧知伯牙絃妙合鍾期心清風遡
千載大息誰知音斯人好古調拂拭發黃金一彈元鶴舞再
彈蒼龍吟偏然山水趣得之在胸襟畫師亦好古能畫復能
琴援筆寫幽意溪聲風滿林
題李次晦明復堂
寶鏡出匣中塵垢乃翳之一朝事拂拭鑑物分妍媸霧塞
澄湛利欲或昏迷誰知方寸間至理森在茲先師有明訓于
以覺後知性善為能復聖賢可同歸

題錢孟端悠然亭

淵明住柴桑門無車馬諠青山如故舊一見心悠然若人冀高風作亭臨水邊高柳三五株蘭菊々鮮々賓朋日過從飲酒和陶篇悠然得所樂庶以全其天

題陳實甫暘谷齋

高齋面暘谷四序常如春挂巾扶桑枝晞髮迎朝暾雍熙逢治世俯仰信乾坤未知羲和事自是堯舜民

題何氏南塘舊隱

陰森野竹寒條繞南塘幽窓虛納翠露門閒俯清流中有隱淪士抱沖真寡儔垂綸聊自適守己澹無求俯仰懷先世遺逸鴻斯邱爲歌少陵詩勉旃継前修

題李氏維稼堂

遂末成澆風力本化淳俗遐思在古人播植維嘉穀斯堂偕青郊窓戶蔭高木了無塵事侵稍喜生意足維時沛甘澤良苗靄新綠年歲願有秋飽煖更無欲唐虞致雍熙業許樂幽獨為子歌豳詩清風起盤谷

題樂閒堂

為善真可樂無營心自閒奈何世之人汩沒塵埃間是中有佳趣游目皆青山依山構堂宇白雲鎖松關古意閱圖史幽香聞蕙蘭尋常好風月泉響當鳴環

題內弟吳大使子充墨龍

神龍潛九淵變化恍難測伊誰寫真形一覽壯心魄淋漓元氣濕倏忽風雨黑終當上天門四海望涓滴

贈相士黃逸仙

伯樂善相馬一顧增千金荀子頗知道相形先相心黃生師唐舉於藝尤精深取人或遺鈞所遇多瓌奇嗟我守貧賤辱子過雲林來示衛氣機贈以離別吟

黎氏積慶堂詩并序

積慶堂者故處士黎君達山之所作也君質美而好學見善如不及且好施與里之貧窮患難者咸德之壯遊燕都諸名公卿多進之以禮已而世殊事異乃歸老于滄洲之上有良田廣宅爲子孫計而樂于爲善前監察御史胡公行簡與君在燕都時爲舊交暇日過之喜君歷世變而壽富康寧子若孫環侍左右衣冠禮樂蔚然有太平之風謂皆君之積善所致乃爲顏其堂曰積慶且爲之記以彰君之德洪武壬戌余始獲與君之子季敏遊于滄洲之上時君去世已期年矣追思曩昔嘗識君于翠屏山中挹君之風采誠有頑交之志而恨相見之晚也嗚呼君今不可作矣余既登君之堂又悲得無情哉謹賦五言八韻以述君之德并以勖其後人使勿替引之則君其可謂不亡矣

積善有餘慶不善有餘殃至公在司造報效亦已彰蕭艾務去根猗蘭頗留芳人心與天理好惡乃其常駟車于門高五桂蔭氏昌陰德信有徵福澤其無央斯堂扁積慶者善斯不忘後人繼芳躅奕世垂休光

柬同宗仲偉

流水本同源叢蘭々有根雖有董藉異而無涇渭分余忝高密裔念君々闕孫禮服既悠遠歲月復馳奔相視如路人莫知卑與尊益晨得良晤永託為弟昆所重骨肉親貴賤安足論我昔歷艱苦慷慨心欲言八齡失所怙有幸慈母存鞠育與教誨天地同深恩亂離屢播棄詩禮猶清門不敢忝厥祖

佩服先哲言為君寫衷曲短箋聊復攄

外甥吳纘字克熙洪武十二年二月客死于景陵時年二十八余哭之慟賦此以誌余哀

人生天壤間脩短難一數吾甥昔四人今焉只存二纘也頗聰明風骨亦殊異總角事詩書英年抱材藝山林厭拘束湖海多意氣辭親遠販貨霜雪逼暮歲兄弟爭挽留同侶復牽制別去一月餘遂附手書至忠風忽重來聞作景陵鬼景陵在何方西北數千里迢迢荊山雲茫茫漢江水白骨埋黃沙荒阡復誰祭吁嗟乎蒼天奪汝竟何意惡草常蔓延幽蘭易凋悴我思平生情悽愴裂肝肺親老子尚孩相看祇垂淚汝父客嶺南歸骨已無計汝復沒他鄉不能覆毈與作詩招汝魂何以戒後世

送何正夫西遊

野老守貧賤無營方離唯故人將遠適問我當安危窮達固有命行止亦有時人能不違天履險如平夷君既悟斯理行矣復奚疑

寄與平親使何維翰

自古有離別余今獨傷悲閱河數千里艱轄勞夢思時序倏以邁客髩日以衰蕭蕭朔風寒香香孤鳴飛砧杵良獨難相見詎有期商歌意無限零淚忽霑衣

高允憲先生客習氏館中清風脩竹偏然有塵外意喜而賦此

蕭蕭池上竹颯颯林間風冉冉禾為雖清乃與君子同君子秉貞節偏然在山中歲寒不改操結交梅與松

客館歲暮別友人

齋居僅一畝旅寓將五旬盈几散書帙孟坐儼冠紳從容談

妙道彼此樂清賞燈孤不成寐歲晏喜相親寒氣正催雪梅香偏襲人情深忍離別詩就寫殷勤

夜坐有懷丁御史子堅

山齋夜岑寂落木含淒風青燈照孤影幽思浩無窮人生無定居飄轉如飛蓬美人在何許使我心忡忡撫琴復置之默坐想音容

月夜有懷曹主簿伯更

華月照虛館悲蛩鳴草根離情逐脉脉離思更紛紛感慨不成寐緜緜誰與論惟應粟官客佳思寄殊尊

寄陳壺隱

十年不相見遠客梁宋間詞華動侯伯覊思滿河關歸來厭世事采藥遊名山褰褐共吟嘯漁樵相往還有情從住篇無語對叢蘭卽此羨閒適營營徒險艱

寄鄭椿齡

大隱在城市小隱居山林所居雖異地所樂還同心我謫小山詞君弹流水音相知既已久相憶思難任何時遂盍簪倒屣話胸襟

寄李如愚

黃葉林中深幽泉竹根冷徐步下遙人雙飛見禽影偏傷良晤乖暫喜塵事屏佇立遙相望微雲隔松嶺

寄曾隱君大雅 其所居堂名曰東樂

高山列屏障下有幽棲人崖壁饒古意軒窓多白雲松陰覆几席蘭氣襲衣巾其樂似東老熙熙滿懷春

北平檢校謝叔賓謫官嶺南詩以寄之

幽燕春苦寒嶺海冬尚熱寒暑君備嘗相思最愁絕君懷自夷曠君心秉貞節所願濟斯民雖艱底須說皇天本無私白

日照丹闕

哥畫若彭子淮求作松下煮蒲小景

高情似王維妙畫國無匹絕島與寒汀揮光　先華飄然江
海嶼行立儀高風爲作老松樹下煮茶蒲公

江上有懷曹主簿

歸鴻不可留去鶴尤難招朔風起離思短髮寒飄蕭遠樹帶
斜日滄江生暮潮雙飛洗鷗鳥獨立心搖搖

江上覽物有感

悲懷似江水汨汨無時休俯仰今古意凄凉天地秋鴻飛避
增繳魚躍驚綸釣所幸遂天性逍遙在滄洲

讀陶淵明詩二首

吟詩不須苦吟苦失詩意吾笑郊島徒彫鈸損肝肺凱風因
詩來微雨送東至凭几誦陶詩詩中有深味

一

我性愛陶詩雖窺敎僅墻閒來輒誦之愈覺滋味長大羹無
鹽梅土鼓諧宮商誰能起公死執鞭向柴桑

醉中作

平生不嗜酒酒至苦難避黽勉事勸酬聊樂賓主意重觴即
陶然兀坐時假寐若嘗想醉人我已忘天地

讀道書作

蘿落帶幽室葉陰翳虛牖蕭然坐團蒲布衲蒙衰朽平生好
清虛道帙常在手意會欲忘言欣然復良久

有感

昨日天氣熱披襟坐林間今朝朔風動覺我衣裳單氣運有
盛衰天道常循環富貴何足羨貧賤何足歎

暮歸途中作

殘陽在林梢孤鳥度微影行人念歸程千里隔松嶺蕭蕭風
色寒漠漠煙光暝稍喜近人家溪橋接村徑

客中逢鄉人得家中消息

去家不忍別久客遂忘還忽見故鄉人與語增感頗比隣害
疵癘存沒亦凋殘所幸一室安衛生良獨艱語終對斜日一
鳥鳴空山意存恍惚際心在悲喜間

暮秋感事

寒風起蕭瑟落葉鳴空墻學枯固常理時事何其乖俯仰慨
今古無由舒我懷皇天亦悲思白日常陰霾

歲暮山中夜坐

冉冉歲將暮沉沉夜初永木落風生寒窓虛月流影四隣寂
無譁獨坐山齋靜孤燈照殘書妙道得深省

元正後雪霽遊鄰曲

晴岫消凍雪春郊布熙陽嚶嚶幽鳥鳴靜聽如調簧興遠訪

二

故友徐步登前岡石竇通泉脉林蹊散梅香稍欣得勝地復
喜升華堂交慶過歲始共語思時康頤言課孫子讀書力農
桑

午睡和醒景與意會援筆賦此

綠陰滿庭戶苔色上堦除數聲幽禽語一枕清夢餘起視日
將午隱几讀殘書陶然若有得心存太古初

山行

山行不逢人山鳥隨我飛松風起澗壑草露霑衣獨立寥
蕭爽此心忘是非何由跨仙鶴一往尋安期

喜雨二首

甘澤被郊園良苗似膏沐杖藜恣逍遙滿眼生意足野飲攜
鄉樽晨欲過隣曲躬耕幸有年何用干微祿
稼穡世所崇耕鉏我所安況茲蒙潤澤豈復憂飢寒園中摘

蔬果楼上羅杯盤諸孫戲我側俯仰良可觀山妻稱子咲自
足平生歡

喜雨寄諸友

仲夏風雨多蕭蕭凉氣生憑軒望原野品物皆敷榮唐虞在
上位海宇際升平豊年況有象一飽更無營喜來賦新詩持
用寄高朋

雨後作

山中足時雨蕭然如清秋飛泉瀉絶壁白雲礙高邱我性好
冲澹無心事雕鎪興來且斟酌吟咏當歌謳

洪武癸亥夏五度江訪諸友暮歸旣登舟而風雨驟
至

清晨訪故舊及暮始言還發梓風雨至去留良獨難小舟如
一葉出沒波濤間兀坐費神䰟相顧恷不歡此身盡沾濡邪
復惜衣冠在險猶倉卒處險心始寒從玆愼行止寧復嬰憂
患

對庭樹

庭隅有佳樹偃蹇繁枝柯長夏蔽朱炎蕭蕭凉氣多丸蟬噪
其間好鳥茲相和余亡性所愛對之聊詠歌

青山有高人

青山有高人澹泊無所求雖能抱材藝不肯干王侯龍劍藏
寶匣霞衣往丹邱浩然足淸興何必　神遊

晚凉訪隣曲諸友

晚凉步幽徑微風飄衣襟悠悠何所思所思在同心隣居二
三友託好在雲林寧憂貧與賤所樂書與琴閒時轍相過有
酒能共斟醉時各分散明日重相尋

夏日有懷丁御史

永晝懷猶煥披襟倚南窓浮雲忽凝陰鮮飈習微凉心境適
澄静俯然塵慮忘故人巖此際高臥對羲皇

送鄭吾道往山東省親

天地司化育品彙咸昭蘇讓我父母恩實與天地俱生兒待
終養服勞報劬勞兒初父行役傷心復何如憶昔初別時痛
哭牽衣裾關河數千里風沙各天隅堯舜在上位山河歸版
圖雲屯齊魯邦四境今無虞覲省戒行李艱難沙長途是時
朔風致野樹寒蕭疎出門指天日見父乃狂車送者爲之感
聞者爲之吁純孝敦古道性善由厥初玆行畢素願喜哉愼
其軀

早春踏雪遊摩王山中

山中春早春澗逍積氷雪晨兹碎瓊瑤行吟思清絶仙人乘
素鸞飛下白銀闕投以長生方金莖和玉屑

贈星數陳鶴年

天運固有常命理亡以微先聖旣罕言後學鮮能知巫咸實
觀知盧中頗神奇裁旺酌五行禍福判衆疑寥寥千載下術
者誰繼之斯人藝世業造化窺璿璣嘉哉師古人庶以鳴當
時

遊金坡道院

曾聞金坡園未訪金坡仙玆晨覽勝趾恍若非人間杳靄數
峯合蹁躚孤鶴還壇高巖石壁雲白鎖松關感慨叔厌後遊
遊西日殘長吟下山去塵土復愁顔

謝李文焕贈圖書

圖書重斯文致法從異代大巧人競爲古拙吾所愛人生如
駒隙俯仰增歎慨感君勒姓名或可傳千載

此老

山老日無事悠然天地間臨池羨游鯉倚檻愛青山心與白
雲遠意同旁樹閒泛渠遂聲利甘樂獨希顏
余性質屬下學術空疏白首無成私竊自愧然先儒
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乃作
取友詩一章
友道非細故乃在人倫中取友以輔仁庶幾反薄風損友不
可親益友宜與同非貴共嬉語貴相磨礱取友不失人德
義日以充所以君子心此道尤敦崇一日不獲見使我憂忡
忡權心但朝暮桂性宜春冬陳雷與管鮑今譽無窮爰作
取友詩于以告厥厶
送鞠孟端赴京
大明麗中天仁風被寰宇子抱經濟才義冠錫明主從容陳
典謨慨慨論今古欽哉輔唐虞雍熙幸重覩
寒夜自釋
捲卷坐良久自傷還自釋時命偶未遭詩書真可惜囊中有
焦桐取之還拂拭應有知音人一彈三嘆息
客夜
寒盧瞑華月砌冷鳴寒蛩悄悄客懷薄沈沈冬夜長經時去
茅屋百念生滿床年華等流水與髮明秋霜何如守元默歸
臥南山陽
感興
烏兔迭循環山川自流峙悠悠宇宙內人生獨能幾榮華如
飄風世事若流水安得求長生後天與終始
故上海令黄子律哀詩
子律名鍾吉之永豐人也業儒尤工於詩有盛唐
之風洪武癸亥春以賢良徵至京師授上海令上

海地廣賦多民囂于訟稱為難治君至平英政施
恩感民皆悅之既而以罪去官執法者令服徒役
未幾遇赦免君望闕謝罪舟南歸因中暑抱病殁
于清江之境其友人　具棺衾權殯于新淦之
柜洲君與予同歲而生余少長數月每切磋琢磨
辭明雅道有益于予者多矣于其卒也寧不為之
興傷也哉乃作詩以述君之行、以志余之哀也
蕎漢有雅儒冰雪瑩懷抱世事諳無營任吏日稽攷塞予素
相知同年復同道誼重比金蘭才高擅詞藻前年赴公車與
縣涉國賓廉勤恒自守始終竟莫保賜歸荷皇恩抱病固熱
惱望鄉無百里淪沒殞江島嗚呼斯人妻孥莫青山老痛哭
悲風來愁雲黯寥昊
雨後寄何幼恭
積雨生夏涼微雲擬午陰逍遙庭樹下拂拭朱絲琴流水滌
煩慮好風飄素襟誰能同此樂惟有故人心
喜雨示諸生
乾坤開泰運時和致年豐仲夏甘雨足黍苗既芃芃清晨出
東郊歡笑值田翁辛勤乃有獲爾恭難希功感此還自嘆斯
學理則同從茲共免勵無使愧良農
自嘆示賛貴二子
少壯頗疏懶老至精神疲雖耽古人書晝誦夕已遺衍辭常
自嘆人生果何為良田不耘耔年登恒苦飢為學不勉勵歲
月空自馳悔悟雖已晚踐履斯其時作詩示汝曹盛年當勉
之
秋日懷妻仲胥
秋風吹庭樹黃葉紛紛落時序有更遷懸懷自蕭索倚思年

少時攜手共行樂容鬢今不同交情究如昨

秋日憶何同德

結交三十載回首如一朝往事君莫論別恨終難消秋風感
衰鬢皓月懷清標吾道其已夫斯人甘寂寥

讀淵明詩

霜風透窓隙皓月流清輝良夜誰與同孤燈對陶詩新意
有得舊題頗知非送兹循軌轍庶免惑多岐

冬夜懷曾君季孫何君有大

良夜霜氣肅衆星麗高天微風響殘葉徙倚臨前軒時物有
榮粹容華非昔年人生會能幾憶別心煩悁

北平倫校謝叔賓左遷廣東仁化縣幕職復以朝覲
後期謫雲南安置余于叔賓為姻友昔別各淚下沾
衣今相去萬里而三載不面烏得無情哉

別淚不可忍相思心愈傷雲南瘴癘地十月無冰霜天運有
往復聖情恩否臧終看沐休澤邑勉安其常

題嚴氏釣隱

尚父遇西伯子陵辭漢光胡為異出處所貴安其常斯人樂
漁釣榮辱俱兩忘桐廬在何許煙水白微茫我性愛樵牧無
心慕軒裳為君發吟詠有興在滄浪

題鄒氏養浩堂

二氣生天地運行無息時惟人在所養失養在餒而所以君
子心操守　或違克堅集衆義勇往將奚疑君家本儒素養
浩畫堂楣旨哉孟軻言允為百世師

寄艾錄事諸虞

南州有一士養浩歸園田與世素寡諧尚友千載賢淵醪泛
佳菊細和淵明篇而我慕斯人離別今有年雲山渺無際安
得同周旋

寄王知縣秀䔥

辭榮抱幽獨足以全其真飛鄭酹山月掃石眠松雲吟誦
仙侶攜遊巢父隣何當訪猿鶴送此遠塵氛

江上有懷張叔恭

清川日悠、遠樹何蒼、孝雁向北飛孤鶴獨南翔美人樂
棲遯采薇陟高岡相思不可見煙霧正微茫

雨中寄張文凱

川原春夏交淫雨無休時閉門掩芳草隣曲往還稀遠樹帶
雲霧山鳩猶暮啼懷君當此際欲往畏塗泥

聞徐縣丞伯登錦中病起

大江何瀰漫咫尺若千里注目廬山雲懷君病初起春書托
交情金石良可比離別慨往晴揚花逐流水

悼亡

衰年失內助撫事懷百憂傷哉兒女情哭泣無時休歲慨裂
中腸涕泗忽交流悲風既悽、白日空悠、容顏不復見恩
義莫能酬恨無神仙訣千歲同優游
憂思不能忘鬱結何由開一杯強排遣頃刻還復來落花隨
春風片、拂靈幄不見閨中人韶華成寂寞

出遊

將歸懷百感及門愈悲酸入室見虛位痛哭惟憑棺穗帷起
悲風白日凄以寒九泉不可作長夜何漫、月缺有時滿璧
毀終難完莊生自曠達我獨摧心肝

滄洲對月有懷路川何先生伯善寄此以代手簡

巍、華蓋山下有隱者流養松養性蒔藥室事藏修且回薄
軒冕世與還歸休閉門恒著述拄杖或東循宇宙慨千古煙

霞娛一邱相思對明月觴思滿滄洲

聖主得賢良詩

高天羅萬象巨海納衆流盛世進休明俊彥皆羅搜虞舜舉元凱湯武用伊周典謨訓萬代仁化洽九州吾皇法古聖令德日以修求賢不暇食日為蒼生憂杞梓入廊廟樗櫟在林邱作詩繼雅頌〻足替皇猷

江上有懷石門韓先生

微陽落平沙高陽帶殘雨客思隨微茫漁舟泛容與蕭然來遠風獨立誰與語悵望西飛雲相思渺何許

題孫氏蘇雪齋

天生小崆峒屹立太古初元冬積皓雪鐵樹高扶疏適性愛清深對之遠結廬誰憐苦寒夜相映讀群書

題吳大使文昌觀海圖

波光涵太虛樹色帶青霧宇宙一何悠山川長不改遙遙陟層臺俯仰成千載願與沙鷗盟扁舟〻浮海

題吳南任樓雲樓

朝訪樓雲人暮登樓雲樓山深雲氣合樹夾翠光浮溟　若大古逍遙及涼秋心游宇宙內契合神仙流

四皓對奕圖

山中茹紫芝石上奕殘棊勝負本無意行藏斯有時高風惟見畫白髮披成絲捫卷懷千古微公漢祚危

友人陳仁輔好古之士也效古體以贈之

古人不可親古道不可離古貌人所見古心誰得知陳君癖好古要我題古詩〻古調風雅遺古仰庖羲懷古在鴻荒感古長歔欷

學山詩為徐縣丞伯澄作 祖號山父知山故自號學山

天行本無停一息可萬里人學法乎天乾〻詎能已譬如欲為山初爲覆一簣豈暇計歲功未成安可止一朝成高山萬〻古蓄元氣雲霧含嵐氣松柏鬱蒼翠廟堂需杗梁風雨資大庇未成一簣者視此爭不愧偉哉學山翁善學足繼志　俾眉山人專美倣山記

友人張季倫善乎五言古體嘗見和賦此為謝

東坡慕淵明往〻和其詩積哉復何人誇豪君子推林園長興欲吟詠每忘疲感君屢屬和歌悦若奏金徽義晉世已遠高風今見之七襄不成報臨風渺予思

題黃伯厚友鶴軒

人倫重五教物類稱四靈奇哉九臯鶴〻復載諸性深無與比君子化其形棲雲松柏高警露風月清是川貞素士敢友非虛名份〻重孝利幽獨鮮交情豈不愧鳴鳥時聞求友敎

題敎勝部歸田巻

聖代徵賢良山林有遺逸斯人抱奇才效起輔王室□爲事調和禮樂〻得失從容近清光明哲保終吉賜歸閑者年養道得閑日田園未荒蕪林木正森欝蘭香襲衣裾竹色映書帙支頤靜看雲發興或揮筆負素為已有學辱視外物余生〻棲遲請徹煙霞窟安得從敎仙境舟蛻凡骨

秋日覽物有感寄丁御史子堅

篤鶯有定偶鴻燕無同時覽物遇興感懷人復生悲情浮託調膠道遠成暌離疑義誰與析良晤終難期哉〻萬峯高瀾瀾清江肥何當共鈞游永與塵事違

題金好仁學志堂

城市與山林雖殊本不同澄心即淨城豈必在山中斯人守

一屋浩泊猶古風國香列左右日月從西東俯仰無愧怍行
藏任爾通塞然觀萬化其樂那有終
題謝彦剛養浩堂
培根枝葉榮養氣身體充體充本無物道義存乎中孟軻真
亞聖立教誠有功一登養浩堂俯仰懷高風
題鄭氏圭峰樓
層樓面圭峯峯色自蒼翠隱几開松軒納雲氣神淸發
流邈境靜隔氛囂對此彈絲桐中含太古意
題吳允承雍穆堂
喬林蔭豐溪中田構華屋雍雍庭下蘭猗猗檻前竹端居習
儀禮少長咸雍睦春醪介眉壽動止膺百福允矣斯道存庶
救歎薄俗
題符氏靜軒
陰陽本無形配合乾與坤陽動司發育陰靜乃歸根冥心觀
造化至理諒斯存何當排閑軒日與靜者論
題高子允具慶堂
斯人薄世業所厚在倫誼構堂奉雙親綵衣日娛侍雀兒弱
椿古豐茂護草翠培養全其天南陔庶無愧
登摩王峯
摩王有佳處臨臨諧宿心千巖互隱見萬木含陰森極目小
天地曠懷無古今臨風一長嘯孤鶴下遙岑
晚興
西嶺下紅日前林生白煙憑軒散淸目歸鳥何翩翩彼初自
閑適此身胡不然冥棲在岩谷養道希長年
中秋夜客中感觀
明月今夕圓良朋一時集四座各歡娛中懷獨憂悒所憂浩

廿

無端所慕嗟何及淸歌那忍聞背面成悲泣
雨後訪江上親友
今日天微和寫言適江口春風如有情拂我沙頭柳上有黃
鶯鳴關關若求友感此懷故人交深別離久相逢且論心豈
在接杯酒古道良可敦浮名復何有
雲谷爲王蜀道人賦
幽意在雲谷高風懷段亭東西雖異地溪山託嘉名香靄翠
岑合氤氳佳氣生寒虛白日晚衣潤暑天淸坐石對仙客焚
香觀道經松花宜酒味泉響當琴聲窈窕絕塵鞅逍遙違世
情何當托棲遯服食效遐齡
偶題
平生寡嗜欲所好在吟詩朝夕吟不已鬢邊已成絲幼女頗
解事長跪陳戒辭吟止適情性勿使精神疲深感吾女言而
我樂在茲一日不吟詠滿懷動哀思阿女頑予晒予心還自
怕春風入庭院花陰滿前墀淸興不可遏把筆更須題
春態曲
昨莫思出遊今朝還復止瀟瀟風雨撼揺在春態裏落花沾
汚泥片片飛不起何事與閑愁共付東流水
莫春閑居
冉冉春已莫瀟瀟風雨交殘紅付流水新綠陰觜芽元鳥識
時序雙雙尋故巢靜中方遠慮憑几玩羲爻
春日寄丁御史子堅王知縣彥章
光風拂蕤條青深被幽草翟雉羽毛鮮倉庚語音好彼物各
生成吾年獨衰老感此惜韶華觴來卽傾倒栖遲托邱園窮
達付窮吳卻憶同心人貞堅永相保
仲夏

廿一

仲夏足時雨良苗被東皐辛勤畢農務餘暇且遊遨携杖屣阡陌涼風吹鬓毛公劉世已遠守拙謾希陶

讀淵明詩

古詩出性情氣運關盛衰聖人既删述可以絃歌之後來習習俗倚麗誇當時淵明本清真冲澹乃其宜我性頗淳樸平生愛其詩篤騐事難求安得同驅馳

丙寅歲飢旦旱禱雨遂雨

驕陽欻肆旱我心日憂煎擣衣斯真宰甘雨焂沛然況復連日陰潤澤斯能全晨登隴畝間眺望涼風前嘉穀總生意衆草亦鮮妍始知天地心長育無枯偏我生食破硯亦有東皐田年飢幸豊稔喜極著斯篇

余居金川玉笥之間以漁樵耕牧為樂賦詩四首

落日照廣川娟々垂釣絲遠風忽徐來嫋々吹我衣彼物恒自得此心澹忘機渭川不可想元真乃吾師

白雲滿青山々深雲自閒朝々擕斧延伐木向雲間鳴鳥出幽谷流泉響潺湲負薪行且歌世事無相關

蔚々墻下桑芃々隴上苗開春理農務生計頼豊饒時雨夜來過滿田嘉穟抽欣然顧兒女一飽復何求

耕田藉牛力牧養須及時驅之入郊原泉甘春草肥扣角聊復歌日莫徐々歸逆渠笑貪賤賴勝蹈危機

明明中天月

明々中天月良夜流清輝自從開闢來不知幾盈虧人事有代謝天地無窮時安得求長生對月常吟詩

飲酒

淵明好飲酒重觴即忘天李白性所同自稱酒中仙我素不解飲々少亦陶然酒能助詩興一斗成百篇我飲僅數杯我

廿

吟々數篇誰知醉吟中其樂不可言

月夜述懷

貧賤非可樂所樂安其常紛々名利途而我業田桑朝出自荷鉏莫歸還牽犢微々山風來皎々明月光幼女勸加餐諸孫牽我裳相顧聊一噱萬慮俱消忘

洪武丙寅有妖僧誘愚民為亂不旋踵而敗有感而作

乾坤畜四德品彙資生成彼物固蠢然人心本虛靈奈何愚者往々輕其生大義廢綱常春秋重典刑中心懷惻隱作詩垂戒懲

釋疑

杞人憂天傾晝夜忘寢食吾嘗笑其愚今為衆所惑賴有聖賢書潛心豈無得至理不可誣渙然若氷釋

廿二

題陳伯霖竹深處

何處最清幽乃在深竹間天風動琅玕鳴珮聲珊々翠合帶煙色陰森生夏寒逕微通窈窕意適任盤桓屢探歷氷雪安集栖鳳鸞客來爾徑造逢戶不曾關

與故人論詩

故人實我吟拯紙索我題展席臨清風頗覺心神怡幽禽何方來和鳴在高枝文魚亦游泳新水初盈池對此發清興援翠賦新詩鄭衛非所好鮑謝難同時古人如可作淵明真我師

述先訓

先親有遺訓家本積慶門富貴非所好且以安遺子孫堆床積編簡繞宅置田園世々力耕學餘事無足論苟能慎所守我死如生存倨銜佩先訓自勵窮朝暮行々向耳順白髮日以

業恒思隆先志作詩貽後昆

菊逸爲張與謹賦

淵明遐世俗種菊繞東籬高風邈難逮幽趣鮮能知時有塞陶者愛菊亦如之飲水可延年餐英可充飢培植千萬株雨露日以滋草木遂天性人豈殊于斯優游樂肥遯氣充神且怡彼哉逐報利非道乃相違何如委羽逹閒飲誦陶詩

次鋼俊欽見寄韻

微風度雙鳥落日鳴孫蟬悄、動離思悠、傷異年因思同心友數誦佳雲篇俯仰天地內爽猶江水逿漁舟間白日旅舍隅蒼煙逾月不相見來詩娛目前

擷蘭生詩爲陳長文賦

吾觀天地化草木亦已蓄光風汎九畹青澤被崇蘭美人提爲佩來、幽品閒何當適所思報以青琅玕

拾

客歸遣興

旅館厭遊遐還家少來往山風時自生新遊有清響無言玩羲爻陰陽識消長動靜各有樣澄心得所養

病中

平生厭拘束所好在遨遊海甸把寒疾閉戶擁衾裯地爐燒榾柮滿室青煙浮閒軒畏風色面壁心煩憂鄰曲相慰問醫孜帝能衍良醫不易致藥物忌所投至人善調攝失養將何尤從茲保元氣天地同周流

寄李伯韶遺呈梁微君

乾坤蓄清氣日月垂休光聖明既有道文運亦以昌庠才生斯世李君乃其良雄文煥星斗令德猶圭璋我思見其人道路阻且長翩、雙鵠舉翮各飛翔爲吾謝梁公夢寐心不忘

題何釣巷所藏方、壺洪崖圖

洪崖蓄元氣蒼然太古色乾坤一孤柱巨靈豈能擘衆山非不高崇嶺多荊棘茲崖獨荒涼乃有古仙蹟偉哉方壺仙善畫人莫識揮毫奪神功白畫天昏黑

題黃仲質繼志齋

先人誨後人後人繼先志所遺非籝金一經乃傳世蕭然坐幽齋、外列書柱靜觀河洛圖造化有深意

哀詩錄寄富溪朱孝子且以自哀吾母云

我母久已歿汝母亦不存哀我不有母何由生我身幼小俱失怙長亂家益貧衣食仰慈母教育乃成人母歿身獨在聞見嗟無因慈烏未返哺哀鳴夜達晨呼天杳不聞痛恨何由伸母德實深厚至哉比坤元報答忍無地揚立當顯親曾參有明訓與子當諸伸

題王自閒守拙齋 自閒四子命名曰可漁可樵可耕可牧

遁與何許、高棠生其中隅荒世已遠淳元與澆風智巧日以滋古道誰能崇騎與谷中叟讀書且明農衣不雨纨綺門惟掩蓬蓮漁樵與耕牧四子各已供山心常自閒原欲拜能攻從人笑慵拙巧者勞其躬

覺衰自述

生世誰不老既老何必悲但恨減情思未成千首詩前蹊愧藐李後企師陶韋吐詞無垂次辭衰聊當之君聽推人當信口雲中吹

幽居

山中有流水隴上多白雲二物本無盡幽居誰謂貧朝耕在雲表夕釣臨水濱此外復何樂讀書師古人

蓮

幽花何亭、性潔出漣漪其香遠逾清孰玩非所宜物有君

予恭人豈不如之彼哉眷言宗我儞思溫湊

豐年

豳風世已遠王業今復隆豈敢辭艱難務本當力農維時降甘雨我稼已芃芃一稔定可期未私乃先公公家畢租稅祭祀亦已共飲酒日為樂不如年歲終

鄭伯言玉笥集卷之二

歌行

送范知縣美解赴京今題詩九仙臺

玉山根盤數百里上有高臺平空起地闢天開王削成今來古往神居止亭亭萬仞撐晴空旭日照耀金芙蓉層崖疊嶂鎖晴霧嵐籠碧草搖春風九仙仙去一千載不在緱山定瀛海月明環珮每歸來臺上遺蹤究是在使君簡暇寄登臨歷覽遺蹤慨古今指點層峯三十六石崖飛瀑飲清心斎涼落日歸林鶴臺上霞光爛相爍倘然遊罷去朝天何日境丹尋舊約

題陶用大淵明歸去來辭圖（用大名洪泗州虹縣人鎮襄陽授武節將軍）

田園荒蕪亦已久彭澤何須求五斗徘徊三徑撫孤松悵望閒雲歎歸鳥開孫為國勵精忠出處雖殊氣味同却憶柴桑遊未得被看圖畫仰高風

題謝知縣東山讀書圖

幽人示我東山圖耳邊如聞猿鶴呼雲生寒巖翠綠偃樹夬流水青扶疎中有山房絕瀟洒苔蘚侵堦藤覆戶角巾隱几是何人謝氏賢良讀書者

題丁御史五老履端圖

正月二日天氣和東風忽爾來相過汀洲草堂集五老春酒介壽歡如何吁嗟行藏信所遇白頭猶向山中住不是當年過繡衣畫圖那得留清譽

題李如愚環山亭

大行之陽有盤谷玉笥十里來環山山人高風繼李愿作亭正在山之間兩山盤迴宅幽阻一澗泓澄石可數居人比屋樂熙熙今族爾朝列珪組當今天子開治平胡為不出面斯

亭、中佳景自可樂秋桂弄影春蘭馨長松亭、間脩竹上有鵷鷺下麋鹿與來樵石坐清風自拂瑤琴彈一曲琴彈一曲酒一壺醉後擊節歌嗚、不須更問千鍾祿此樂人間還有無

題胡伯輝聞月軒

天風浩蕩浮雲開人間颯爽無炎埃樓臺呼酒待明月玉盤飛上東山來酒興大地俱皎潔疑是千山萬山雪何處飛仙騎鶴來一聲鐵笛蒼崖裂君家本是故侯家問月何須起喟嗟試躡雲梯天上去廣寒丹桂正開花

題李如愚太白把酒問月圖

把酒問明月今古悠、與圓缺月輪雖缺有時圓人似浮漚還易滅圓、桂樹搖天風瓊樓劇飲歌吹濃舉杯邀月、在手何用捉月波濤中我願生年一千歲與子同醒復同醉不須步月向蟾宮尋玉峯頭共游戲

和鄒俊欽將進酒

滿斟酒鸕鷀杯翠杯縱貫春簾開翠裾紅袖促歌舞蛺蝶游蜂徐往來人生及時且為樂莫待花殘春寂寞簾明滿座酒滿缸花兩袖惹春風香少年此樂雖未央祇恐兩鬢成秋霜翹招松喬與對飲乞取海上長生方

和鄒俊欽華表鶴

遼東城上風淒、華表柱頭秋月輝千年白鶴作人語至今聞者為傷悲傷悲復傷悲今古悠、無盡時何當服食生羽翼還從海上尋安期

題羅宗瑞法師禱雨感應卷

南州大旱禾黍枯赤日照地如紅爐老龍臥穩眠不動無乃上帝封江湖道人早歲曾學道能以精誠事祈禱綠章奏籲起風雷三日為霖救枯槁吁嗟妙道不可言安得共究元中元君不聞武當昔有張洞淵道成鄉里還升天洞淵成道之日作雨日行年八十二幻緣今已出世羊歸去來大歷無累措

銅雀硯為謝檢校叔寬賦

鄴中殿瓦荆榛裏荒苔對鴛央飛不起千年雨露飽涵濡蘊蓄元精呵出水君家瓦硯古更奇龍尾鳳咮真堪齊昔年蓋覆詩歌舞此日研磨助發揮嗚呼粉黛成塵土惟有文章照千古摩挲此硯為題詩漢魏興亡俱可悲

未央瓦硯為徐縣丞伯澄賦

未央廢後成荒草片瓦拾來如拾寶滌池磨洗劫灰餘作硯寧輸銅雀好方平潤澤如鐵堅密間試墨生雲煙大明功業可紀述西漢文章宜校編吾知徐君寶好古却憶鄴侯心獨苦嗚呼漢家宮闕四百年此瓦作硯人猶憐

豹枕為羅丞戴賦

古今才名孰可數人言羅鄴詩中虎異哉石枕虎對形枕虎嘯詩魂不驚瑪瑙琥珀未為寶此物辟邪人見好向來借我枕向[illegible]松巢黃斑逐隊散吃牽

送費士李文中歸永豐

葛仙、去幾百年尚留丹井陽山前丹氣夜燭東南天不知妙道何人傳李君好仙仍好學到處題詩兼賣藥只今歸隱白雲深服食金丹養黃鶴

競渡歌

石榴花開蒸新乳蒲風拂面收殘雨江頭競渡鼓轟雷千載遺風猶荆楚嗟哉三閭賢大夫汨羅自溺胡為乎懷王信讒譖忠義清濤豈肯同汚渠寧甘一死葬魚腹萬古湘潭潔且綠至今競渡起歌聲聽者如歌還似哭喧呼兩岸欲沸天不

知勝負誰家奪錦標李詩唱那許畫龍兒郎年勝年

清夜對月

萬古一輪月淸光照九州長生白兎搗靈藥不能留此萬斛之羈愁人生百年世希有去歲紅顔今白首逝誰喚起謫仙人秉月高歌對樽酒對樽酒發長歎月中桂樹不可攀功名富貴我何有詩卷長留天地間

中秋陪諸公燕集

去年曾赴滄洲期中秋對月賦新詩今年此夕月仍好却恨去年人易老美人置酒開我愁酒酣起舞仍歌謳歌聲激烈振林木桂香冉冉風颯颯月中白兎搗靈藥月殿寬寒姮仙樂人間天上際佳期笑把金杯念誰誰念誰誰情悠悠古往今來春復秋中天明月顯長滿四海諸公常共遊

請姚子深哥姜良器詩因述古作者之意次韻

淵明家住潯陽口籬下黃花門外柳素琴挂壁本無絃祿米何心求五斗五言家法信有傳日對青山題敎讚平生所樂在杯酒百畝春風耕秋田披簑學陶潛三尺古琴中含溫潤色昔年遺謫到羅浮一日詩名播南國陶潛已矣遺高風皎若寒蟾行大空當時三老自瀟逺胸襟浩蕩春波融湧來虞范金閨客海內文章乃爲伯崑崙太華兩相高鷹隼飄飄翱無敵彼猶千鍾我一瓢奴僕命我從呼作詩固是性所好陶蘇虞范群爲徒姚君英才假超越思入高唐更飄忽鳥然闕上寫春雲白玉杯中吸秋月别来去日急如飛澤雁隨陽探塞歸人生離隔每如此寧不拊髀長歎欲七山南去二十里不識與居近何似因膺妙句論古人更寫幽懷寄便鯉

二

久旱用廖南溟韻

我有雙斂恨不斷紅蜺紅蜺日日天東檻隔斷山東雨暗山西晴良田六月塵埃生官家租稅乏供給胥吏打門朝莫敲安得封書奏明主下詔卽免今年租稅君不聞府帖昨夜來點兵漢宮政化今及更令民責牛買劍東南征傷哉大旱政如此何不端祖罷戰紓民情爲邦乃以民爲本本固未必邦家傾嗚呼本固未必邦家傾安民不戰四海平

芙蓉花邊燕客歌

朝見芙蓉開莫見芙蓉老韶光似箭不少留鏡裏朱顏豈長好主人留客多歡情玉壺置酒花前傾群公掉頭不肯飮何如莫向花邊行尊中有酒能盡醉花花向人取歡意酒闌斫劍歌莫哀明年花發應重来

奉簡羅湖泉 字民覧書本人 湖谷先生從軍

豫章先生八十餘有才不仕山林居黃塵黑霧暗滄海白髮青燈看古書古書喪亂今餘幾六籍淵翻口能記善尋玉笥雲松栗滴碣金臺朱緋貴恨前弟子列兩行絃歌事業相顧禎先生冠帶坐終日嬉笑怒罵皆文章有時吟詠長松下珠玉聯篇妙無價劇暮翡翠徒紛紜詞高義正關風化塞予㞐學今有年喜來侍坐春風前沛然議論何所似倒挽銀河傾九天深顴科名今已矣方于雲臥終能比老懷浩蕩誰得知我作長歌歌未已玉山高高春雨羅塗江衰衰明月波水流不盡山不老從此無如才思何

三

松壑爲張仲倫賦

滄水東南望松壑秀色蘢葱氣磅礴千株雪壓龍虎爭萬壑風生竽籟作圖圖白石春泉香中有一士身即藏問之不咲亦不語笑衰草履從竽長松間酌酒三百斛醉弄松花看麋鹿雨暴桑麻十畝園煙中蘿薜三間屋浩嘆風塵今幾春漁樵爲伴松爲隣明年我亦從棲息松下邀君作主人

過彭蠡湖

天風送我揚州還挂席長歌彭蠡間鮮魚飛出白浪起恍惚搖動匡廬山匡廬九疊雲霄上平湖直與爭雄壯夜月龍吟百丈淵秋風雁落黃蘆港天開地闢元氣通萬頃鏡面涵沖融東船西舫棹歌發北客南人萍水逢叁差萬箇湖邊柳中有人家賣魚酒舟子乘風不肯留船頭九生空回首船頭回首心愴然人生幾得從湖船却思大禹勳疏鑿功業留傳億萬年

王節婦詩

王氏之子年及笄嫁作進士梁君妻梧桐月冷鳳凰宿芙蓉露白鴛鴦飛當年舉案期偕老豈意風塵不相保投井寧甘死少年屏身那肯從羣盜高潔凜凜冰雪寒激烈壯士摧心肝君不見實家兩女墮崖谷至今聞者為辛酸

鄧君伯謙南昌士族也挾筆墨來遊金川謁諸文士余觀其氣宇不凡而有志于學告別省歸詩以贈之

鄧君南昌人來作金川客白面紅顏弱冠時瓊林瓊樹同標格瑰懷書錦江海叉掉頭不肯居衡茅五湖吟嘯吳明月胡為訪我雲松巢袖中出彩毫匣中取元王把卷臨清流索我賦別曲叐君情似江水長留君不住空傍徨狂風萬里送歸雁落木蕭蕭鳴夕陽知君離親亦已久雲白西山幾回首明年有約到南昌銀桂觀前共沽酒

題高崇節地理卷

高君行年六十餘壯心猶似千里駒平生蹤跡半天下手持九卷青囊書青囊之書世遠有妙理何人與參究高君讀誦口瀾翻要從景純千載後君不見黃河萬里天上來崑崙太華俱崔嵬乾坤定位聖人出金陵王氣何佳哉請君直上金陵去竟叩天閽與天語龍蟠萬古帝王州四海蒼生望霖雨

恒德堂為鄧母廖氏賦二子伯琦仲瑋俱有孝行

小年嘗讀共姜白誓篇使我敬之神凜然只今廖氏有恒德姓名千載同流傳廖氏本是良家子二十嫠居誓同死翁姑白髮子方孩自采蘋蘩供祭祀白日皎皎天蒼蒼此心百鍊堅如鋼當年自誓靡他適堂前終養仍終喪容顏斷老子成立吏宗高堂面青壁歲寒何物耐風霜翠柏崔嵬二千尺

館市巡檢鄧詩中攝新淦縣事有政聲於其還鎮詩以美之

將軍英妙年神采照白玉蚤禁曾依日月光青雲蚤展驊騮足翠屏西下淦水東驛路迢迢當要衝我皇開國慎防禦子復領鎮持弓到官從容佳一載鼓角樓新民俗改夜月山中虎豹藏春風陌上桑麻蕩居民外戶夜不扃行旅往來能送迎三鄉父老服政令五歲兒童知姓名前年金川之北守臣行悍卒喧騰久城裏居民日夜愁妻子難全況雞狗將軍政績大府聞領符攝職仍施恩首回諸將嚴法律高實坐肆軍轅門偉哉將軍人莫比文武才兼心似水政成弊革强梗摧鋒鏑戢難馬城南回麟轅臥轍留不得共道松風起寒色翠屏萬仭高嶒岏上有百尺青琅玕歸裝得詩凡幾首把詩坐對屏山看

題丁子堅所藏張彥遠畫唐宮進馬圖時二公皆以御史歸田

張君上疏歸來早畫筆猶為當世寶向來得意寫龍媒雲霧昏冥雷電歸青絲 御者誰却憶唐官初進時萬里來從沙漠道九衢翻動雪霜歸當時天子惜良馬亦命韓生作圖畫只今胭却雨青驄春草春風在原野

題楊妃出浴圖

春光浴、春風起百𤔡黃鶴宮樹裏宮中妃子繡羅衣晴來出浴溫泉水溫泉之水清且漣凝脂洗盡爭春姸初疑滄海浴明月又如玉井開紅蓮君王一見生歡喜六宮粉黛誰能比一曲霓裳樂未終胡塵已暗三千里天生尤物迷滿爲馬嵬冤死誰能悲丹青一幅半零落千載君王當鑑之

鄭伯言玉蜀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

寄周主事文略二首

天上辭榮日人中養道年閑將玉節篆寫出白雲篇夜月蒲萄酒秋風罷稏田知君有真樂那得共盤旋

寂寞山房裏思君未識君空瞻一片月遥隔幾重雲伐木鶯求友巢松鶴不羣物情與人事感嘆不堪聞

送知縣曹哲德明美解赴京

家住燕山北官居紫塞濱三年惟飲水永日秪彈琴政體吾皇意天知令尹心行看書上考入覲五雲深

題謝氏蘭玉堂

瓊樹三山種幽蘭九畹香移栽宜勝地列映近高堂自可叔仙佩真可比王郎因之懷謝傅餘業尚留芳

謝友人惠首服

角巾存古制何必華陽求一幅勞相贈千金未足酬花間堪漉酒松下免科頭迎覺添蕭散逍遥遠俗流

謝子晟惠藤杖

嶺表歸來日枯藤詩藏枝情深道贈老去賴扶持正直能同操勾圓順中規終當來暇日拄到謝家池

憶上海令黃子津

獨坐看新月長吟憶故人舉杯同此夜離別又經春白髮催人老青山入夢頻無由一相見顧影倍傷神

客館辭歸

皴冠兼卉服老去樂清貧流水琴中趣閒雲物外身竹房留客慣花逕弄孫頻自有幽栖處誰覺頗厭人

題李氏盤谷

幽居似盤谷流水繞柴門君過觀魚鳥年深長子孫耕耘卿
自給理亂未曾聞何日操筇杖從君遠世紛

題張行之竹間亭

偶逢溪上友因遊竹間亭路程通幽邃煙雲入杳冥坐來清
客思題處有佳名家喜安巢鳳朝朝刷錦翎

挽黃玉潤

未見還堪恨云亡恨更多麟經藏蓍筍馬鬣葬山坡無復蒲
輪召空聞薤露歌高風不可仰吾道竟如何

題西門述檢驛堂 大行人

天際秋雲起官居思不任寧同宏景趣還有狄公心渺渺千
重白微微萬里陰因之懷親舍遠在太行潯

送謝子厚隨父之武昌

落日千山路長風萬里舟觀明憐遠別父子樂同遊白浪通
彭蠡蒼煙望鄂州非耽覽奇勝定省足消憂

題龍伯厚桃源小飲

草屋孤村迴桃花一水深不同衡岳趣還有武陵心漁父應
相問仙家或可尋年年變春色把酒對芳林

白石硯

一片太古雪寒閨猶未融堅凝端石比瑩徹水精同順性胚
胎異堪磋制作工研磨經幾世揮洒對清風

冰壺為宋一俊賦

表裏俱澄徹光涵一室中渾疑廣寒月落在水晶宮冷沁神
仙骨形全造化功平生愛蕭爽擬入訪壺公

題朱學淵石室山房

石室支天冷雲窓白晝昏仙人常對奕詩客屢過門屋外松
千尺琴邊酒一尊陶然忘世慮不似屬乾坤

與暮同友人飯江滸

江樹雨蕭蕭江波漸板橋望洋心若失泛艇興偏饒且共漁
竿樂須逃府檄招白鷗知客意並戲亦飄飄

清明日掃先墳

已過寒食節況值落花天對雨情無限思親淚注泉邛墟述
草木天地塔風煙有鳥來何處哀鳴向我前

客中春望有懷永平毛教諭宏齋西安何大使維翰

青山長不改白髮日偏多客思迷芳草年華逐逝波舊交成
契闊桂事亦蹉跎西北關山遠相思奈若何

悼亡

早歲期偕老中年慨獨存孤桁惟泣淚葬紙莫招魂令德宜
家室深恩及子孫終當求巨石為爾表高坟

寄何幼恭 時余先四明幼恭年將五十生子甫一月而失之復可悼也

我有悼亡戚君懷無後憂其年邪見此老淚不能收世事悠
知付江波空自流吟詩聊自遣寄贈若為酬

題曾氏松閣白雲

白雲何處宿旦暮繞松閣變化能為雨氛氳常在山溫添枝
葉重晴鎖戶庭閑未可自怡悅從今頻往還

題周宗祥綠陰清畫堂

手種堂前樹經年長綠陰午風眠處冷畫日坐來深喜得山
林趣能知雅頌音何當今半席蕭散屢披襟

送徐御史歸關之京

海內賢良士人間孝義兒衰麻初脫後綸綍再徵時路去金
陵遠帆開高水遲攀墳上栢洒淚告行期

題淵明畫像

淵明非嗜酒寓意酒杯中大化觀天地閒情對菊松風流千

仕為文章顯名因政事香津芹新雨露臺閣舊風霜往事空
流水荒阡幾夕陽遙知千載後潜德有輝光

何彥徽從軍遼東其父往問因寄

今子三年戍嚴君萬里行艱難俱可念相見若為情遼海悲
聞鶴天河願洗兵尺書將遠意歸馬看升平

山中見梅有懷吟梅老人何幼恭

白髮堪憐我貞姿喜見梅倚闌成獨咲帶雪為誰開天地合
元氣山林產異材遙知東閣裏吟賞與悠哉

題陳氏學堂山房

宦族宗秦國山居扁學堂古今留翰墨草木有輝光倚劍丹
霄近看書白日長何當借雲榻共話到羲皇

重題

地為人增重山因學著名舊藏書籍在新築草堂成棲慢遁
雲氣鳴琴禄澗散知君事游息養素謝時榮

過孤山峽

窈窕孤山峽潺湲一澗泉望中如削玉聽處似鳴絃路轉疑
逢虎峯高欲近天恍然詩乎曠林木數家煙

憶母

獨夜滄洲月清光照聽寒倚闌情脈脈憶母望漫漫感慨成
千古憂思集萬端那堪聽烏鳥啼到五更殘

寄鄭貢士仲律

故人久不見消息始相聞未睹文章進深知行義敦歸書忘
歲月為客信乾坤頭白嗟何補期君共討論

奉和李如愚見寄

老鶴千年壽閑雲一片心乾坤今古事風月短長吟宦族西
平遠仙家玉笥深何當騎白鹿閒暇一相尋

載上感慨殺人同稽首驍遺像雲開見華嵩

題張孟憲綠陰棋墅

林園新雨後棋墅夏涼初嘉木陰窓戶青山感畫圖撫心元
不競世事本來疎未問橘中叟斯人仙者徒

題鄭恒吾滄洲漁隱

結屋住滄洲開軒瞰碧流鳥啼煙樹晩風起荻花秋秋酒還
堪醉鱸魚亦易求陶然忘世慮天地一虛舟

挽成之錫進士

歲月窮經傳名譽重甲科莫年遭喪亂吾道竟蹉跎亞壽歲
修好其如老病何貽文嗟絕筆痛哭望松蘿

挽何同德

一代衣冠士平生鐵石心有才無世用多難祇愁吟歲月容
華老風霜肺病侵不堪埋玉樹痛哭淚沾襟

晏起

老大常晏起飯後始梳頭懶慢從人咲清閒得自由美疏卿
富肉大布可為裘都忘時相問農談酒數甌

題鐵氏石田書隱

石田春水滿林館白雲多舊業惟耕學閒情托詠歌地偏宜
竹樹徑迴帶藤蘿亦有藏修意何當共琢磨

題王埭師雲巢

石洞還堪隱松雲亦可巢九真勞夢想五老託神交混沌合
元氣氤氳翠樹聯眠惟伴鶴摩翼任啾啁

送伯良姚君之廣西金城幕運檢

聖主求賢日將軍領命時金城煩輩遣鐵馬亦驅馳日月昭
王化弓刀示武威揮煙肅掃盡嶺表慕平夷

挽丁御史子堅

寄贈醫士鄭東推

方書傳統世丹爲有神功身在壺天枉民躋壽域中杏林藏
穴虎寶匣臥雙龍欲問長生藥煤山隔幾峰

客中有懷何大鏞朱學淵

去歲重陽日曾同醉菊花別來無雁信望斷暗春華風雨江
亭莫雲山客路賒思君才入夢孤我亂啼鴉

客中寄文彬

細雨清明近幽窓白日長懷君雷山隔爲客在他鄉有恨花
隨水無情鶯易霜遠知故園竹新笋過隣墻

寄臨江道紀主默淵

聖代興元教真人領篆章道書藏玉笥官舍倚清江已美承
恩澤終能繡紀綱鶯看新邪劍每夜吐光芒

題文子才括蒼史隱卷

我進庠玉洞君寫括蒼山出處雖殊調心神本共朋友蒲居
石室收印入松關豈被浮名縛悠然天地間

題百華寺

蕊山白雲裏古寺覺城東逕滿莓苔雨窓寒薜荔風傳經由
慧遠洗硯憶陶公尚借禪床坐心澄萬慮空

吉文雍允曙作時思堂以祀先而又聞其婦翁蕭君

彝翁死義而無後乃附祭于堂

蕭君死節義羅氏重彝倫禮謹春秋祀恩隆內外親允京亭
有誠兩姓幸相因千載斯堂在閱風亦愴神

寄錫進士伯琛

舊交多寂寞高士近何如白首窮經傳青山繞屋廬種松招
海鶴倚檻愛池魚養素無榮辱心存太古初

伊昔曾相見論詩一解頤別來經歲月望斷隔雲山換華偏
多感進名且自閑萬峰多勝蹟那得共攜攀

東郊行素

久別郊行素重逢幾年毋世情無係累文物有輝光歲月宜
琴酒乾坤任海桑相知幾人在萬感集中腸

風雨訪鍇孔殷不遇

瀟ゝ溪上雨淅ゝ樹間風擬訪天台客難追嵩水蹤尺書鴻
雁遠樽酒父兄同飲罷還訪去重來意儞濃

宜咏樓

危樓供遠眺勢帶在黄州翠合庠山晩涼生萬竹秋古今懷
勝蹟天地汎虛舟此興宜高詠浮名不用求

遊郁木

郁木多崩翠重遊累作期峽寒霜落早湖曲水行遲藥挺兮
瑤草書仍留墨池平生耽野趣一到一題詩

寄吳六男程吾先生

儒名推令族吾男冠庠倫但倚文爲富休論病是貧每苔荒
巷雨花木故園春近想多新作猶煩遠寄頻

憶外男

外男耒陽遠音書恨未通關河奔走外鄉國亂離中暗草江
南路晴雲塞北鴻一尊林下酒談笑幾時同

枕上作

夢斷五更時山家雞亂啼風生梧樹裏月過屋窓西爲客心
牢落傷時氣慘悽遙憐征戰地萬骨委塵泥

贈別席煥章

風流席子雲游藝最超群春來新詩句毫端小篆文折梅曾
寄我看竹又違君獨有憐才意臨岐不忍分

次王筍雍投惠竹閑韻

聞師臥竹陰詠我竹間尋嵇阮平生趣求羊太古心月明看
鳳宿風起聽龍吟想詩題詩處瓊瑤翠色侵

寄姚觀海

白髮處秋風凄凉世事空昔交騎馬客今伴釣魚翁歲月閒
吟裏風塵醉眼中可憐同里閈只是各西東

題陳漢仁雪舫

幽人住城市小屋似扁舟畫壁光含雪銀床冷浸秋寒風甚
瑤島釣月憶滄洲同郡多名士相過聽棹謳

鑿井

移家修竹裏鑿井屋西偏未盡兩日力能通三尺泉味甘同
玉液色湛見青天傾快慰親飲客顏勝去年

贈滿公太虛

杖錫遊方外詩名滿世間相同明月好心似白雲閒香露天

八

龍繞松風海鶴還知師客入社堂上有慈顏

七夕留屏山館中

去歲山中客曾為七夕吟歲時懷往昔守拙到如今生計田
園待羈愁歲月深不知牛女會還識此時心

題永豐令蔡衍業撰實錄

百里安民俗陶然太古風布衣無長物節屋有焦桐未覺義
農遠真堪卓魯杯何須種桃李桑柘滿城東

哭兄伯祿 生至治丙寅以甲午歲飢罔有遺冤富

重利輕生死哀哉負所天青山空有恨白骨寂無言忍聽慈
親哭誰為弱弟憐幾回風雨夜歎枕淚潺湲

鄭幼亨以召赴京告歸養親因寄二首

之子文章進嚴君德望尊家傳東魯派人說道鄉孫承詔曾
飛動辭歸得請溫聖朝思孝治風俗喜彌敦

水驛曾追送天門又賜歸布衣霑雨露綵服拜庭闈生計思
田里風光說帝畿解裝無長物滿卷爛珠璣

幼亨為錄玉笥集

習隱猶南郭知音似子期不關塵世事為錄老夫詩竹秘當
窓几雲生洗墨池遙情揮洒處竟日不知疲

秋夜懷陳尚泰

白髮山中叟清秋卷裏詩五言推古淡數月惜分離雁過西
風急烏啼北斗低懷君當此夜熱絕倚窓扉

暇日閱謝檢校叔賓詩集

北極開藏省東山築草堂斯人真吏隱盛代有輝光用法元
師漢吟詩更擬唐深慚衰駑貽猶欲並騰驤

東江泳思

貴薪同康伯吟詩學少陵驚看寫珠玉那得備參養歲月吾

九

衰老山林子佽英何當種梧樹早聽鳳凰鳴

題鄭文彥永思堂

兵戈有寧日父母無歸時艱々塞雲近蕭々風木悲江流千
古恨堂樹永思碑亦有先親念詩成不忍題

客歸與舍弟仲言送弟季言宴集

昔別梅桑梓今還撫菊松入門兄女咲展席弟兄同歲月全
生計衣冠尚古風怡々有真樂往事說飄蓬

寄吳孔文

寒風吹野樹白雁起汀沙渺々長江去暉々落日斜半生同
作客兩地各思家歲晏吳溪上梅開幾樹花

寄吳嘉靖

明月照江閣北風吹樹林數聲何處雁兩地故鄉心憂暴頻
相見愁來自不禁歸程須早計莫待歲華侵

遣悼先友曹君忠

憶我年方壯多君學已明往還論古道生死見交情夜月書
窗白春風墓草青不堪揮老淚況復聽猿啾

答鄒修己

獨對山中月秋風正颯然來為攀桂客空學煮蒲仙鬢髮千
絲亂琴書四壁懸故人憐寂寞詩寄白雲邊

次蕭綿脩用溪韻

新詩頻故友遠寄自城中豈意龍門客能思鶴髮翁别離屋
世著作古人同不有知音士誰憐爨下桐

寄九仙觀道士陳子雍

此身披鶴氅道氣養丹田身外元無事山中别有天姓名仙
籍注文字世人傳我有菖蒲爲相期煮石泉

題秋林讀書處

江風寒葉落燈火夜窗虛渚上罷漁釣林中閱詩書沈潛知
道味蕭爽得幽居易爾抱貞獨榮名何足趨

挽陳長史丕漢二首

委歲攻文籍中年樂宦遊儒林有根柢王府借謀猷山擁秦
城壯雲連玉笥幽功成身已退底事致殂尤

一死人皆有嗟君獨可哀金陵歸白骨玉笥失英才猿嘯悲
風急山空古木摧相過一洒淚明月照蒼苔

題梁園雪景扇面

梁園風景異興逐雪花飛瑞館東西户迷林千萬枝望中迷
舞鶴賞處艷歌酔杖馬今何在風流見畫師

老去

老去惟疎懶閒來復嘯歌倚樓孤月上隱几好山多野飯甘
藜藿秋衣製芰荷不堪腰帶減長是病詩魔

寄何井嶽兄弟

一别逾三月相思復幾回山林多勝事伯仲盡英才舊集題
華鄂新居闢草萊遥知風月夜保侍進霞杯

兵後訪西鄉宗族

西鄉兵亂後宗族幾家存市古寧無恨分流本共源叢苔荒
舊業喬木尚清門大傳留祠廟高風百世論

贈相地黄一初

老子雙蓬鬢長年醉復醒光陰隨鍊杖風雨護龍經水接江
淮白山連華嶽青牛眠何處是爲我作圖形

五老慶春圖爲子堅題

玉笋傳耕顧新年喜氣多東風如有約五老適相過列座衣
冠舊相看髮鬢皤主賓情爛熳歡咲騁庭柯

别醫士彭碧清

我愛彭居士蒼顔復古心醫名著江海隱興在山林放鶴雲
霄遠燒丹歲月深相逢忽相别把臂欲霑襟

醫士李無善歐鄉人持其祖萬可所編運氣書一本
乃吴文正公澄爲之序引以示余余嘉之因題四韻
於其後

紛紛事醫術李氏獨專門學究内經秘心知萬化原著書忘
歲月種杏滿林園撫卷懷先哲題詩付後昆

寄醫士李性善

白首攻醫業青山養道心藥爐猶伏火杏樹已成林歲月仙
家永塵氛世慮深欲過龍虎峽相即坐松陰

美邑宰（公姓楊名仁孚子山嘉興人夷由曾守政令最尚文風林神明不可欺有漢良吏之風）

宰邑承恩命臨民有政聲戴星還與水共登清道爲朝
廷重心于富貴輕何當告太史卓譽可齊名

十二

上判簿二首（生姓王字家道 通儒術有仁政）

金川勞簿領政及署中年善教生民樂除奸兒惡愁縣衙吞

瞬草更載月當樓公退無餘事摩挲自披臚

迂潤無生計儒書到白頭歲寒松柏友月伴稻粱謀出處由

天命逍遙樂　承宣書告別春色望龍樓

鄭伯富玉笥集卷之四

奚新淦曾明府招

聖德如天極海涯縣公匙男到荒遐金陵地接二千里新淦

春回十萬家崇牘庭中飛鳥雀絃歌城外種桑麻才名不獨

傳京國庾嶺南來衆口誇

寄毛宏濟時寓玉笥山中

昔年爲客厭風沙長嘯歸來鹿引車樓上一簾青峰雨洞中

千樹碧桃花攜琴每訪神仙宅納履曾辭富貴家可嘆別離

經歲月寄書曾是隔煙霞

菊花枕

采遍東籬一萬叢繡囊盛取枕秋風寒香已在頭顱上蝴蝶

還來夢寐中彭澤風流千載後邯鄲富貴一時空讀書未老

雙瞳暗詩爾全勝服食功

鍾陵懷古

一over畫角城頭月吹破鍾陵萬戶秋南雁不知天地老西山

猶帶古今愁滕王閣上鶯啼入孺子臺前戰血流惟有神君

留鐵柱千秋萬歲鎮靈湫

大風詩次韻

陰凝霜飛應早冬又拈醉筆賦雄風山河只在寒聲裏草莽

同歸殺氣中鼙鼙塵沙飛白畫飄飄鷹隼上晴空曾聞漢主

歌豐邑猛士能成萬里功

清明

落花芳草無爭飛寒食清明客未歸山遠空勞悲母望地偏

真與故交違十年書劍嗟何補二頃榛蕪悟昨非爲思不堪

長鐘後來回恐絕送斜暉

甲午歲亂民間采薇代柬

炭嶺多詩叔大林西年祭屏貪藏根青山晚斷雲無擬白水
宵登月映盆老婦作成心獨書播兒求飽手爭粉大官每日
饜粱肉此味誰將與細論
東桃親海
一村煙火接隣居來往清談也自娛頓我只為文字苦看君
不受利名驅杻邊亂後成茅屋花外晴來置酒壺冀極近年
相見少臘頭時復帶經鋤
和丈子材有感
生不逢時奈若何六年喪亂飽經過閑鞭自笑劉琨舞扣角
誰憐寗戚歌華屋兵餘芳草合小園春盡落花多躬耕豈是
男兒事最亦明經赴後科
和龔先之陪定子靜宴臨清樓所作
小隊同遊趣不稀元戎庭根得君連州肥沙上青驄馬可約
城頭赤羽旗紫酒臨風娛翠袖膳觀和露摘花枝幕中賓客
如君少横槊閒能共賦詩
和孫伯温秋興三首
知君隱處白雲峯俗慮都無在眼中樹底宴酣思臥石竹間
棋罷欲乘風冥心會究天人學老筆能參造化功稍待塵清
無戰伐袖書還謁帝王宮
井梧搖落露溥溥客子悲懷強自寬趙柱昔把司馬壯賦詩
今作孟郊寒　泛殿後棒蓋盛道王郎時出處難安得南州
早安靜讀書耕稼足為歡
白雲深處掃莓苔坐嘯滿園日幾回中野只聞對虎門北庭
那見鳳凰來將非季翹參油幕士仿陶潛把酒杯時世不同
家業盡草門斜傍竹籬開
和陳積中見寄二首

之

華館春風綺席寬緑楊斜蔭石闌干鶯黃杜酒浮銀甕雪白
吳鹽出翠盤花外葡萄添散逸行間棋局樂平安主人好事
能供給長缺由來不用彈
麻鞵蒙布袍兒世事終紛攖不干泛菊每求陶令酒感疏
擬借石生盤家貧最喜庭闈健主聖終期社稷安況有故人
能推箱取琴同坐竹邊鄲
壽陳敬學
闕適從前九節蒲服之還可上蓬壺不勞更問安期訣改好
閒觀老子圖長夏清風生檜柏老年紅日在桑榆有時誕客
華堂上一炷沈煙裊鴨爐
呈族叔
雪酒梅寒酒共斟一時風致百年心杜陵亂後居芳艸阮籍
閒來訪竹林鏡裏不曾看白髮床頭休恨散黃金古來嘆士

子

多貧賤留得清名直到今
別陳積中
石橋山路雪霏霏十里寒梅照客衣宗愨浪悰投筆去陳搏
還喜東書歸萬株松桂煙霞老二頃田園雨露肥想得故園
今夜月弟兄携酒奉庭闈
奉答陳三還
先生高隱南溪上絶勝王維住輞川泉泉釣絲閒白日悠悠
簫管醉涼天松杉午蔭門前路鳧鴨秋盈雨外田何必更為
干祿計詠懷時有白雲篇
犬吠雞鳴宅舍偏武陵風物昔山川玉堂金馬知何處流水
桃花別有天李白豪雄偏愛酒韓公老大欲求田向來頻寄
新珠玉報答終慚月露篇
和何克敬春行

久别雲林學道人不知何處復相親數聲啼鳥千山雨萬箇
垂楊一市春漁釣昔聞周隱士謳吟今作漢遺民南洲及見
新題在把卷臨風字、珍

題張行之所藏梅竹圖

一幅輕綃寫梅竹幾多清致在毫端嶺南生意東風早淇上
繁陰六月寒止渴擬求經雨實釣魚曾斬拂雲竿如今只恨
無青眼添盡清松取次看

奉和曾伯爰韻

廬陵學者皆名流一士肆業輝堂秋飛騰未得進士舉模範
獨與鄉人求春風童冠樂吟咏暮雨江山懷釣游近日傳聞
避豺虎舉家寄食來吾州

家兄和前韻示余因再用韻奉寄

南郊廟前溪水流紫蓋峰下梧桐秋片雲相隔不可會兩屬
四
未聞何所求荒城厭見豺狼亂深谷喜同麋鹿遊吾兄安居
莫歎息杜陵多難留鄜州

贈相地宋以文

曾把青囊參妙處還今白骨感恩深山中尋有寬閒地世上
誰無富貴心萬壑松風聞虎嘯五湖烟水聽龍吟登臨莫怪
興亡事花落花開自古今

奉東曾進士得之

翠屏萬仞摩蒼穹下有志士才且雄讀書不厭一萬卷食祿
猶待三千鍾大鵬候飛激海水老鶴獨立鳴天風常時惜見
車馬客開館坐對仙巖松

題南山西嶽行祠

山靈昔報熊羆夢野服重遷虎豹關萬里青雲渠有待九重
恩命帝仍頒雖崖盡嶂烟霞湿古木蒼藤雨露閑欲結雲階

修煉法躰殼疑向月中還

走馬燈

絳紗籠子夜通明鐵馬盤迴不暫停漫想龍媒追電火恍疑
焚惑犯房心光騰不礙關山路影動遙依錦繡屏多少笑貽
空食粟獨能堪役君庭

用韻答謝彥質

謝家池上又逢春坐見東山氣渾沌千畝竹松宜獨隱一屋
風月愛清貧鹿門自可攜妻子宣室毋煩論鬼神舊業儘隨
征戰盡底須悲嘆似塵綸

雪 同家兄尾吾先生觀州和者五六人

六花飛逐北來風白戰誰能多論功峽路不分夷險處灞橋
那得往來通光迷萬仞神仙窟凍合千尋海若宮欲采黃精
迷處所短衣愁殺杜陵翁

文彬借前韻見示用隱居之興答之

布衣長日坐松風肥遁端無濟世功海上欲尋蓬島去花閒
疑與武陵通煙霞碧嶂摩仙府風雨蒼苔一畝宮多謝吾宗
頻傾問寫生今學未芝翁

迎董林塾爲張仲倫賦

五畝田廬一澗雲紙屏棋局坐南薰子發頻向花陰落異氣
還從樹底分王質看回人寂、、有虞歌後世紛、、君侯不是
無心者夜雨燈窗復紙文

送艾錄事赴居 先暉

玉笥山中采藥苗金陵臺上有書招東齋守義淵周來貴董
懷才入漢朝雁背冷雲天漠、馬頭荒草路迢、不知歸去
曾回否洗耳高堂聽九韶

次韻答陳學之

五

經年不見陳公子臨眺湖山樂未休海鶴盡歸雲表樹岸花
晴照水邊樓文章自許居人亞頗遠頻從晉代求多謝向來
詩句好月明恩泛剡川舟

送蕭子雅往新喻省墳墓

渝川一水淨如練百丈諸峯高插天喬木千年存兵火後白雲
多傍塞鴻邊君從此處尋先隴我寄哀吟弔昔賢千古文章
惟老范石碑謹讀草萋萋

和周德川春夜聽雨

山雨濛濛雜亂鳴竹林風起薄寒生斜簷并緊應千點暗滴
苔階正五更樹尾殘花從摧落隴頭嘉穀自生成只憐未罷
東吳戰遍野屍骸不可耕

題梁徵君石門精舍

白雲長鎖石門山翠壁丹崖不可攀千載清風在喬木九秋
清露沉崇蘭衣冠自可同圍綺道德猶思迷孔顏冥經韜光
老邑谷茶多膏馥在人間

壽吳六舅從吾先生扁所居曰老吟堂

羣玉山連白石莊南箕星照老吟堂盤谷碧藕期千歲律中
黃鍾復一陽天地已知吾道長雪霜應任鬢毛蒼因公却憶
磻溪叟八十猶能事釣璜

寄建陽司訓陳允章二首

江亭駐馬曾相別一去頻聞歲月深天上豈無桂攀手海頭
還有釣鰲心典謨擬賛唐虞治翰墨尤工鮑庾吟亦有近題
三百首願君傳作治時音

玉筍峯前是我家數間茆屋白雲遮臨池洗硯魚吞墨入洞
尋真鹿引車萬事無心從白首長生有訣服丹砂期君早上
朝元闕莫學青門老種瓜

六

送劉進士允恭赴召

故家文獻春秋學亂後還山臥白雲聖代忽聞徵賈誼才名
終不負劉賁六朝帝業山河在萬里天衢雨露分為語鳳皇
臺上客幾人遺釣楚江濱

楮衾用貫酸齋蘆花被韻

楮衾如雪絕纖塵穩臥還須藉布茵一片白雲松下榻五更
明月夢中身猶應紙帳堪同調秋忍梅花亦笑貧氣詩素風
含混沌夜寒一點便回春

山中答友人

曉晴空翠濕衣衫畫靜煙霏掩洞巖茅屋有詩題歲月桃源
無路隔仙凡閒看碧柳常開戶喜斷黃精獨荷鋤多謝故人
頻問訊驚駘今幸脫覊銜

別陳自得

四年來往桂溪路踏破溪邊幾片雲歲晏可憐猶是客情深
那忍即離君故園梅蕊還相憶後夜依稀不可聞我亡黑頭
君未老一尊他日更論文

廬陵寺僧王鑑之母因亂流離不知所在王鑑
思念不已語及輒流涕乃白佛願長齋十年肯爲以
資道里之費求母所在越數月遂得母書而奔走奉
迎以歸甘旨無不具嗚呼豈非墨名儒行主孝而感
鬼神也歟廬陵之能文者敘其事余亦喜而作詩于
其後

多年不見親每聞烏鳥動悲聲佳哉忽滿傳鄉邑至孝
由來感鬼神塵外緇衣惟白業人間綵服適青春知師貴爲
營甘旨黃檗何堪更比倫

寄錙季恭

七

何君品上涼如水曾與彈琴坐石床夜久松風吹鬢髮月高
花露溼衣裳別來每記當時樂老去終非少日狂何日重尋
舊遊處洞仙頻約醉壺觴

毛叔論宏爵見過自云薦賢多矣然為國而非為私
也予深美之賦此為贈

幾人名在薦剡中翻擬斯文大有功玉遇卞和應價長馬遇
伯樂始羣空門前桃李多時滿天下車書此日同稱我無才
氣毋病不辭茅屋聽秋風

和曹叔子山居韻

感時樓閣倚岩嵬亂後幽棲興轉饒晴日花籬花映地晚涼
吹笛鶴沖霄擬尋黃綺居商嶺嫡學嚴徐入漢朝明日登臨
向何處看棋應逐洞中仙

廖山立自號梅峯賦此為贈

雁叫西風海國秋乘桴萬里興悠悠宣尼已去同誰往徐市
應能共子遊幾向夢中尋閬苑更於何處辨瀛洲天邊明月
情如許不盡紅塵一點愁

寄中有感呈丁御史

百花時節雨絲絲未得還家到府時常恐白頭虛歲月且將
黃卷理蟲魚長吟慨慨思歸日舊業蕭條戰伐餘卻羨故人
丁御史題橋不說馬相如

牡丹用子堅韻

東風微雨過園亭國色朝酣近玉瓶御去只須防白馬開時
還似綴紅綃春融幾處繁華地香逐誰家綠綺軒閱遍洛陽
花更好滿城如錦照青冥

送道士鄧泰字祠親後還山

學道山中知幾春夢殺詩庭重思親還家為養生天籟入洞

八

仍隨采藥但使鄉閭稱孝行不妨林壑寄閒身題詩送別
情如海它日煙霞頻卜鄰

賀鄧尚之除豐城庫衛

獻賦曾聞上玉京還鄉人羨錦衣榮論文未可輕負戢記好
由來從帝九萬里雲霄初發軔平生湖海卻馳聲何當便把
豐城劍且將洪濤斬巨鯨

癸丑九日重登翠屏山

去年此日屏山飲醉插黃華一兩枝歲月已同駒過隙江山
重待客題詩元崖異處雲霄近白鳥飛遲徑路危南望故園
煙樹隔遙觀應念到家遲

用子堅九日登高追和杜牧之韻

林下西風赤葉飛山頭幽徑繞煙微菊花更約明年賞客子
曾孤此日歸時序百年懷往事江山千古帶斜暉曾聞神武
挂朝服甘向人間作布衣

重遊何君巖東王何二高士

幾背岩畔重遊日澗水松風五月寒譚影靜觀雲漠漠蘇陰
危坐石團團祖人解識衣冠舊羽士能留洞府寬自嘆塵緣
今未滿幾時同騎月中鸞

何同理和前韻見寄再用韻奉答

月輪初上綠雲端岩穴風生洞府寒直欲仰天攀桂樹偶坐
吹還坐蒲團龍光上屬星辰遠鵬翼東來海水寬咲問何仙
在何許夜深應共女乘鸞

又會妻良弼

閒把新詩卷裏看風流不似孟郊寒才高共惜年猶小別久
還驚月又團庭樹葉飛秋思潤塞鴻歸嶺海天寬明朝便訪
嚴君去為說名家有鳳鸞

九

文吞留彥敬

林下柴門傍水安滿林風露桂花寒層崖牚翠千尋險明月
當空一鏡圓雲氣恍疑蓬島近水光猶似鑑湖寬無窮物色
誰能賦同筆文章五色篇

送家甥吳先生往池州尋子時居虞衡之職

池陽到伎心如水玉笥先生鬢若絲千里江湖憐遠别三年
父子費相思緻莚瞑色沙頭樹慘淡離情巻裡詩目送雲帆
煙水闊梅花開後是歸期

寄何伯善先生二首

華蓋峯高潾碧霄先生棲息絶塵囂門前松菊存三逕筆下
文章冠六朝雅道久時侍子弟宦情今已托漁樵相知最恨
相從晚悵望雲山百里遥
浮生已入無聞境歲度臨風感慨深松瘦不堪同草木平勁

猶自惜光陰藏書小结山中屋對月常彈膝上琴一寸苦心
誰為寫先生留墨重千金

夜雨使齋月色清明起視天宇悵然有故人之想因
呈䄂君仲實為翌日遊巖之約云

向夕篝燈風雨聲中宵啟戶月華明青天萬里看無盡旅館
三更睡不成才薄豈堪明主用交深長憶故人情雲岂細酌
仙家酒明日相期作伴行

奉和丁御史遊南山韻

六石參天頗怪奇白雲深處有靈祠山開萬古煙霞洞松偃
千年雨露枝仙客吹笙同子晉居人學圃愧樊遲從今此地
還增價崖壁長留御史詩

丁御史枉顧不遇留題而去依韻奉謝

山中朝來澗水平黃梅雨歇松風清仙翁采藥久忘世野人
卜居聊治生耕煙閒披草閣犢伐木喜聞林外鶯譏衣枉駕
失迎候頼有小兒知姓名

次丁御史題厍玉山房韻

我家舊宅如蜂房移居竹園安滿床〻頭惟有書劒在屋裏
更無識石藏静吟詩宗鮑謝開思開徑接求羊先生肯作
溫雅伴却笑時人逐利忙

寄何編修碩夫

馬蹄曾踏楚山雪鶴髮仍棲玉笥雲細閱丹書多道氣静隨
流水絶塵氛樓前碧嶂松千尺天際凉風雁一群滿引霞杯
閒倚席綵衣環侍總能文

題龔溪廖氏池亭用鄧伯明韻

龍門山中小有天華亭縹緲來飛仙石潭今古涵明月源水
日夜流清川松杉雲表自葳〻蘭菊霜後猶鮮〻天生好景

入圖畫何時登覽陪諸賢

寄董溪程則敬

龍門山中有奇士杜門不出脩眉蒼衣書隱几窓月白岸幘
坐石松風凉心輕軒冕慕丹訣志在山水談青囊相思不見
勞夢寐送别贈郎心倍傷

耕樂為董誠徐以親賦

早年勤學蓄才名晚歲躬耕樂太平白水滿田蝌斗出黃雲
垂隴鵓鳩鳴帶經或向桑陰坐飲犢時從澗畔行自是庭門
堪隱逸只愁天遣使車迎

筠雪齋為董誠黃尚英作

黃家植種瀟湘竹歲晏相看雪滿林白處恍疑仙鶴立静中
如聽老龍吟冰疑翡翠清無敵人倚琅玕冷不禁何日雪中
過老可臨風一葉直千金

寄高博士九疇

天上曾聞博士徵山中每憶故人情文章禮樂當時重富貴功名一羽輕老去定知添白髮退歸那得賦黃精思君冰衣聽天象遙應徵垣第幾星

送孫昌言之官廣東

十年勤苦抱遺經留得詩篇東映雪亭獻賦已超雙鳳闕之官又向五羊城西風落日傷離別瘴雨蠻煙待掃清莫道嶺荒淹偶軌隱之曾此著嘉名

寄曾孫穆劉彥文二公俱徒接清江

早聞曾氏傳忠恕復誦劉氏置墨莊喬木至今齊顧閱聚星猶自煥文章兩家託好絲蘿舊百里擕書道路長為寫新吟寄飛雁莫雲翹首意蒼茫

挽何仲時

南朝人物數君家異代興衰一嘆嗟獨豪中流存砥柱那知清骨葬煙霞詩書在笈從兒讀翰墨留香與世誇重過東橋堪洒淚春風吹落墓前花

挽姜仲實

翰墨論交四十年客中聞訃獨潸然懷才孤向空山老繼志幾看令子賢萬卷詩書存舊業千年松柏表荒阡欲知化鶴遊何處玉笥峰頭訪十仙

答何大鏞朱學淵

才俊紛紛總入朝此生秖合老漁樵春秋未解窮三傳大學徒能究八條物外無心超世網閒中有味酌山瓢故人上肯憐幽獨尋訪偏能過石橋

寄周存誠

百花寺裏曾相問報道擕琴正出遊惆悵不知何日會蹉跎又是兩星周黃蘆白雁宮洲月古木寒藤玉笥秋兩地相思千疊意不堪吟倚夕陽樓

謝胡廷璟惠智永千文及藤杖

數載論交樂有餘眼中高誼更無如藤分九節堪扶老帖賜千文許學書燕子日長揮翰墨桃花春暖步郊墟臨風感佩慇懃意敢報瓊瑤乏所儲

贈鄭山人

千里江山一瘦笻幾多佳勝在胸中神遊不問牛眠處古壁猶存馬鬣封金盌玉魚追往事黃鸝碧草自春風登臨不用懷傷感萬古金陵氣鬱蔥

曾尚廸見訪失迎又辱寄詩奉答

懶慢無堪不出閑喜觀書卷倦登山偶尋芝术穿雲去却伴漁樵帶月還客至未同今日會鶴歸相對老夫閒來詩細把燈前讀有約重論足慰顏

何大韶見訪失迎留題而去用韻答之

道人采藥不曾閒朝訪南山莫北山豈意軒車能遠出却過蓬蓽竟空還石泉未得全清賞詩句能題慰老顏自是陽春真寡和妙音還在盛唐間

題教膳部歸隱卷

承詔曾趨玉几前蕭蕭白髮許歸田誰知曷為調羹手却校雲林種樹篇琴鶴共清閒日月樓臺長挹舊山川朝廷有道尊年德優賜行看下九天

題廖善立攬勝樓

層構巍峩傍水涯幾陪名勝躡仙蹤梯九秋風月鈎簾處百里江山注目時黃鶴每當瑤席舞白雲時遶畫梁飛知君老去風流在長日簪花醉玉卮

喬木千章倚碧雲埜田西望秪思君舊家文獻今猶昔百世
衣冠子又孫遠道每憐難會面高秋遲擬一過門寄詩聊寫
殷勤意水木當知共本源

送內弟吳子充之福州竹木場大使

萬疊雲山赴七閩一官猶似舊時貧朝廷不是勞征伐梁棟
由來屬選掄芳草綠時兄送弟荔枝紅處子思親勞人莫嘆
干微祿毛義終爲孝行人

送何端夫西遊

數聲寒雁楚天秋目送雲帆萬里遊海宇只今無戰伐山川
是處入吟謳曾聞鑄劍成于莫秪恐乘槎犯斗牛我欲隨君
慚倦翼夢魂飛到海西頭

寄嵊縣主簿鄭應端

會稽山水天下奇縣舍還聞對剡溪雲合四山環翠色月明
一棹弄清漪官閒不盡登臨興道遠寧無故舊思寂寞素藤
明似雪因風好寄近題詩

寄胡彥清彥忠昆季

伯仲才華邁等倫明時未許老林邱行看一鶚橫霄漢已見
雙龍射斗牛剪燭每懷良夜宴棹船難共此時遊相思目送
南飛雁腸斷西風起別愁

寄王鍊師時中

道人家住玉山隈繞屋青松一萬栽六月撥龍天上去九秋
騎鶴月中回能揮寶劍除妖魅解使霜臺絕點埃何日攜琴
一相訪洞門春暖碧桃開

寄曾主簿伯更

玉笥山前話別離臨風猶記把征衣莫雲悵望如千里夜雨
重論復幾時風急楚天寒雁過月明崖樹老猿啼知君自得

煙霞趣一度登臨一賦詩

和北平檢校謝叔賓

小年曾擬上幽燕老去仍棲玉笥前種秫欲求田二頃窮經
初學禮三千畫閒樹影琴邊落夜靜溪聲枕上傳蕭寞山房
求賦詠思君墨檢白雲篇

丁巳十月偕朝孟端曾伯昱龍恒泰姚子南于深之
弟彥章遊玉笥夜宿法乘洞天分韻得仙字

涉澗捫蘿入洞天冷風吹面與蕭然白雲庄壁三千丈劫火
邱墟二十年喜有丹書藏石室肯留詩客臥松煙夜深月冷
聞天樂疑是瑤臺宴十仙

題道士陳玉京奉旨降香卷

代祀霍山盡畢歸還玉笥臥煙霞洞天明月一雙鶴澗水
碧桃千樹花實更藏龍騰紫氣藥爐伏火養丹砂長生有道
誰能似歲歲朝元玉帝前

次鍾觀瀾爲題雍玉山房韻

自笑鄙夫耽野趣結茆相對白雲岑蒼苔古木門前路明月
清風世外心倚劍秋高看鶴舞吹簫夜半作龍吟故人若許
來相訪須向棲霞谷口尋

送何同倫攜家之武昌尋弟

令弟久爲湖廣客好音還到淦江城一家十口相從日萬水
千山送別情黃鶴樓高明月滿翠屏山好暮雲橫知君此去
難重會後夜相思百感生

挽鉏蘭長老

齋已才名自不庸遠公禪學更無倫曾同寺裏看明月忽向
山中哭白雲法相本空心自悟去來無礙道長存誰知一滴
曹溪水洗盡人間萬劫塵

次胡仲宣題山房韻

澗上逕迤巃上松叫身甘與鹿麋群白雲冉冉峯頭見流水泠泠竹上聞崖石倚天猶鐵色莓苔經雨自花紋勞君遠寄山中詠絕勝天葩吐異芬

和何質夫見寄

我遊廬王煙霞洞爾愛東橋砌水居兩地共憐風景好十年真與世情疎秋風白酒巖前菊夜雨青燈案上書多謝向來貽錦字至今光彩照茅廬

寄樂丞止信 時居高州梅花處

遠樹微茫帶白雲可堪離思日紛紛數千里外聞歸隱二十年餘不見君陶令無田今種秫杜陵樽酒復論文何時一訪梅花處坐把清風慰素聞

答黎時高

白雲紅樹晚晴餘客子憑闌嘆索居搖落又驚時序改衰遲已覺鬢毛疎處收枸杞還堪服架束溪藤久廢書多謝故人能下榻衰田高枕似吾廬

為曹指揮題漢文帝細柳營勞軍圖

門深細柳未曾開持節方知大駕來天上星光明日月營中號令肅風雷匡扶帝業非兒戲鍊動天顏羨將才千載功明見圖畫臨風還拂舊塵埃

柬黎祥叔 學士以博學薦見本醫有聲文國之

長身如鶴臉如霞俯仰乾坤傲歲華京國壯遊成舊夢滄洲小隱似仙家鳴琴夜對尊前月攜杖朝尋洞裏花我欲送君玩奇寶玉堂詞翰最堪誇

洪武壬戌夏六月詔徵天下賢良赴京推用雖以非才例蒙郡舉適嬰疾病乃懇辭既歸屏覲故杜門賦

此為謝并述鄙懷

秋風蕭颯鬢毛衰懷抱無因得自開林壑獨棲嗟已老朝廷三聘愧非才乞歸幸遂邱園樂訊問多煩故舊來謝知己不妨共醉菊花杯

題嚴氏水竹居

清江江上足田廬獨愛嚴家水竹居林合翠光浮几席池含清潤到階除參差夜月樓臺鳳蕩漾春風戲鯉魚何日臨流一題琅玕節下為君書

春望和黎時高韻

俯仰人間歲月流偶同春望興悠悠桃花淹映東西岸煙水微茫上下舟白酒香生茅店裏黃鸝報在樹枝頭錦袍年少誰家子走馬看花樂未休

贈醫師湯謙亭 其遠祖手敘實宣和間著書

汴梁來住蜀漢滇南度衣冠子又孫見說醫傳十六世不知功活幾千人縣壺物外乾坤小種杏雲中雨露深莫向明時甘隱遯宣和曾著舊功勳

寄鄭都事乾覓藤杖

屏山分首經年別嶺海休官幾日還富貴已看榮故里恩威尤喜化諸蠻馬援薏苡何須載陶令金英自可餐老我平生惟隱遯擬求藤杖共看山

送永豐曾仲脩赴召

螢窗苦學種才名鶚表橫飛被寵徵白髮千絲憐我老青雲萬里壯君行文章盛代宗兩漢日月中天屬大明入覲宜陳治安策賜官應拔石渠經

寄黎子懿

抱琴曾訪碧山阿回首西風別恨多瑚珊詩情元不改戎杜陵

肺氣近如何設閒慎勿憂餘事養性倘宜飲大和況喜山中
有芝朮不妨頻采入煙蘿

送鄭吾貫往山東覲省

二十年餘隔清溫三千里外奉晨昏悶河不得驅馳苦天地
難忘鞠育恩春景贈言勞柱史山東衣綵拜椿門嚴君若問
家鄉事松菊依然滿故園

滄洲秋夜對月

長年為客寓滄洲時序堪驚興頗幽明月正當書館夜西風
先動桂林秋來搓萬里思河漢倚劍三更望斗牛老去尚餘
寒氣在浩歌聲落大江頭

挽曹隱君大雅

生長屏山孝義門兩朝文物古風存菊松長日為賓主詩禮
平生教子孫每喜從君論雅道不堪揮泪弔孤墳傷心最是
山頭鶴飛去飛來為失群

挽曾主簿伯旻

曾承恩命佐緣邦多病歸田樹藥叢玉樹忍看埋土壤朱衣
無復奏宮商千金子壯心何恨萬卷書存業未荒惆悵舊遊
今已矣山房題詠墨猶香

挽廖典丞止信

盛時文物晉風流天上歸來雪滿頭富貴十年成往事衣冠
千古葬荒邱騎龍無復朝天闕跨鶴猶疑在十洲一曲哀歌
兩行淚飄零遺稿付誰收

題從弟彥彰擁翠樓

樓倚東南萬疊山捲簾山勢盡迴環天開圖畫煙雲裏風引
笙竽竹樹間詞客宴酣歌婀婀仙人飛過珮珊珊能修五鳳
誇輝治愧我才疏髮欲斑

一八

御史丁公子堅與余為金石交而往歲不面殊抱怏
怏甲子冬公重遊玉笥留待館信宿既去余始自外
歸為之悵然賦此奉寄

壯節高標御史公雄文佳句盛居風塵騰已羨同鵬鶚離別
那堪似燕鴻塞外月明梅自發岸頭春暖酒偏濃無由一遂
重論約翹首東南望萬峯

送姚公獎往吉安府學從丁先生讀書

螺山雲白鷺洲晴遠適携書赴郡城庠序共談新禮樂絃歌
仍是舊師生劍藏寶匣光猶見玉遇良工器始成老我無膚
還拭目圖南指日化鵾鵬

送熊孟才往淮安省親

寧親遠向淮安去把卷臨風索我題豈有才華當世重深知
孝行古人齊江天日落雙鴻遠沙草秋高萬馬肥聖代祇今
多雨露將車應值放還時

苔石室朱學洲

萬疊峰巒翠隔波君居石室興如何雲迷老樹棲元鶴雨過
平池泛白鵝看矣已驚塵世換衛生猶喜古方多何時一訪
煙霞裏從倚丹崖共嘯歌

和丁御史子堅夏夜作

暗水無聲傍竹流棲禽未定急啁啾月當虛牖纔深夜風入
高松似早秋壯節有懷丁御史舊家空憶漢諸侯文章翻歎
山房重一榻蕭然也自由

寄鄒尚書子高

薦四獻賦登青瑣一笑還山臥紫煙誥命已樂天子賜文章
猶重世人傳元都任種桃千樹栗里宜耕秫滿田久仰高名
誇盛業却慚疏懶負華年

十九

和何大韶韻

白雲深處結茆廬門掩松筠宿雨餘正是尋仙遊洞府不知騎馬到階除毒苦未將往行此衣葉仍留去後書近得贈詩多好語始知名下士非虛

送陳伯良之京

早歲從師入泮宮盛年獻策吐丹衷九天雨露期沾沐萬國衣冠喜會同用世正須扶社稷銷兵已見樂耕農明堂闕下如相問白髮蕭蕭左耳聾

山中和崔時高

學道猶疑隔塵仙蓉采遍萬山春丹崖翠壁清高地野服黃冠自在人騎海未騎千歲鶴燒丹還養百年身知君亦有求仙意摩玉峯頭日可親

挽李次晦

曾向天門聽珮珂漢歸林麓臥煙蘿家藏舊說西平後堂搆新成玉筍阿止喜兩松妖晚節不堪歲月抱沈痾傷悲一去成千古四海同遊涕淚多

答外甥吳克善惠硯

吾甥遠寄瑞溪石留向臨間伴老吟試墨已看生黑霧傳家尤勝蓄黃金一泓潤澤含元氣半世研磨用吾心携到玉堂猶有分老人期望擬人深

雪中眺望

雲暗江南萬里天雪寒村落暮家烟梅花不辨溪頭樹鶴駕虛迎海上仙已喜乾坤消沴氣佇看田野樂豐年閉門不作袁安臥驢背吟詩學浩然

小樓閑眺

江上歸來歲又殘倚樓無事祇看山筠松與合撤法外籬落

晴今紫翠間靜處乾坤真可樂浮生塵土復何顏舉頭忽見丹霄鶴載我游仙也未難

江上歸山中訪友

曾向煙波弄釣船復歸茅屋聽潺湲閑情一片宜松竹白髮千無趣簡偏物外乾坤邃泰運山中風雪度殘年興來更把枯藜杖尋訪梅花洞裏仙

題醫師王允中松下對奕圖

曾向松根斷茯苓更依松影對楸枰延齡有待三千歲勝敗何須十萬兵動靜死生原自識功名富貴本來趣爛柯莫問當年事看取金丹九轉成

寄姚元齋要來陳學正

杏花時節喜相過邀與蕭蕭醉臉酡把臂欲留情更苦掉頭不住意如何江山是處堪將覽風月何人共嘯歌見說南隣有幽趣白雲千頃竹成坡

姚公觀潮被里人誣訟死于金陵作詩哀之

雙桂樓前不忍過思君惟有淚成河相游自此相知少世事從前未悟多玉樹泠泠啼樹裏金陵白骨返山河一時憤死千年恨芳和相違奈若何

暇日家子玉見招得陪諸君子燕飲飲甚大醉放浪形骸之外而不自知也因述一詩作解嘲云

六十行年兩鬢衰秋風吹老芰荷衣白雲黃鶴堪為友流水青山總是詩物外游心如太古人前索笑似嬰兒坐中不着踈狂士那得諸公一解頤

九日

去年此日還為客今歲重陽轉到家黃菊不堪簪白髮西風休更落烏紗新篘蟻瓮何妨醉舊事龍山亦可誇佇立盡峯

千仞表孟甯幽思接烟霞

藤杖爲友人賦

老藤绝勝江心竹嶺表分來九節完落手有聲敲爪甲化龍
無意作波瀾百年歲月堪扶老萬里山川得縱觀上擬穿雲
采靈藥相逢挂到九真壇

采菊

客中底事又還家自引童孫采菊花亂葉不堪無瑞草叢英
最喜詩稱華繡囊滿襯香生枕金觥輕浮色映霞明目绝勝
餐枸杞延年何必煉丹砂

送陳仲憲翰賦

江上梅花萬樹開送君東上鳳皇臺九天閶闔風雲會千里
舟車貢賦來雨露無私需草木朝廷有道用賢才此行不負
青年志衮衮天香詩意回

挽陳敬恭

天地同生即弟兄可憐未識兩先傾白雲黃葉空山暮落日
西風過客情往事不堪同幻夢流泉猶自帶哀聲從來賢達
皆知命祇恨庭闈隔死生

夢故妻

歲晏江鄉夢故妻夢回悲绝聽鳴雞菱花不照雙鸞舞松月
誰憐一鶴棲黃葉故山埋骨地白頭孤枕悼亡詩傷心最是
門前水嗚咽長流無盡時

寄永豐教諭戴正心

戴君掌教息江上正是皇朝全盛時文化今漸極南北才名
久著浙東西雲霄萬里騁丹闕庠序三年坐絳帷但使英才
登俊造莫嗟淪落久淹遲

鄧伯言玉笥集卷之五

七言拘體

寄石門梁先生

山中講道當隆平時人共說梁五經諸生長年沐化雨賤子
獨夜瞻文星石門清天一鶴遠玉笥雲飲諸峯青明年容我
操几杖擬乞文字留芳馨

江上有懷謝檢校叔賓

江樹歷歷江風清獨立相思無限情功名期子上麟閣煙波
老我弄鷗盟杜陵長吟悲白髮謝安久處憂蒼生行看三載
朊裏經邊望五雲朝玉京

用何允之韻寄何叔敬兼柬劉子博

别從離思叢煩襟思君子兮在雲林吹簫石上老蛟舞采藥
雲中幽鳥吟亭臺有酒秋月白門巷無塵春草深因風爲問
鎦子博學有餘閑時見臨

寄鎦守恭

十年不見鎦隱居閉門讀盡山中書因知風月滿懷抱還想
雪霜侵鬢須江山遠隔離思苦鴻雁不來音問疏何時訪我
華玉洞共拂黃花傾酒壺

山中對月有懷高文升

山月皎皎山風清石泉竹根流細聲故人一月不會面賤子
此夜難爲情援琴再彈調更苦舉杯強飲愁還生是身安得
生羽翼奮飛直到文江城

題吉水王氏山閣

六月二日遊山閣山人爲我關雲關清風一榻對松竹明月
九霄聞珮環畫鶴日娛賓客集城市不住軒車聞知君養蕨
樂栖遲故我抱琴常往還

柬張伯川

同鄉能詩張伯川妙思湧出如春泉昔年曾作刀筆吏此日復種桑麻田松花釀酒醉明月荷葉製衣眠紫煙山中風景自可樂祇恐束帛來戔、

次韻答黎元複

幽人卜居離與隣坐對青山忘世紛茹芝欲學黃綺革生世幸逢堯舜君綸巾鶴氅靜觀易蘊紙鳥無閒綴文相看又是數年別事業日進過前關

贈一村道人

山中有一村道人蕭然布衲烏紗巾心將白業付孫子坐對青山忘主賓嘯歌終日泉石趣呼吸太和天地春吾儒妙解三教理不須更說西來因

賀姚觀瀾昆弟新樓

姚家兄弟無與儔前後突兀成高樓棣華春日自相照蓮子東風還獨留八窓雲氣連王謝四壁圖畫看瀛洲若非仙骨守好此祝君小住三千秋

哭同里何先生敬修因追悼曹侍郎詩之

前年祖送曹禮部此日又弔何先生文章傳世如不死德義持身俱可稱五橋流水自嗚咽翠屏落月猶淒清哀歌一曲別千古二老有知那忍聽

夜宿孤山次王永安韻

四山陰、雲氣昏杖藜偶出遊南村故人邀我啟蓬戶清夜置酒盈瓮尊菊松泉石自可實富貴功名安足論人生所貴在勤學明日讀書還閉門

余鼓琴山中常恨無知音者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乃借大鏞韻賦詩一首以寫琴中之趣并奉諸君一咲

天風蕭、吹樹林石泉泠、清我心呼兒洒掃蒼苔屋坐石拂拭蕉桐琴鍾期自可聽流水季子何用誇黃金故人於我喜同調為君彈作老龍吟

楚王府典寶鄭尚忠訪余叙宗族之好詩以贈之

江風蕭、江樹枯使君走馬尋郊居不嫌野老守貧賤肯同草坐論詩書盤前斗酒聊為樂天上丹心思遠圖我家功業著漢代爾哉善保千金軀

鄭伯言王嗣集卷之六

五言長律

年戚外甥之衆陽

外甥衆陽去江南草綠時夕陽沙上酒陰雨巷中詩雲樹吳
天隔舟行楚岸移浩歌明月上長嘯遠風吹到想春將盡居
應地最宜鹿門深草木濮水淨鳧鷺應老神仙宅半公德政
碑覽奇應有作歲舊莫生悲六矢男兒事千金賈客貲此行
雖特達早發故園思

題吳仲亨種德堂

種德由先世承家見後人才名終不忝獬學更無倫崖石流
芝秀庭階玉樹新緣滋培養力始見發生仁梵春非求晷縣
壺足養真街珠地不異守杏虎常馴浩蕩乾坤大汪濊雨露
均清朝崇祿養堂上綵衣春

西巖贈吏爲姚觀海賦

南徼風塵久西巖日月長健兒從戰伐無老事耕桑要草勸
須剪松膠濕易安把書晴穫麥看雨暮移床翠竹連茂圃寒
泉帶柳塘石關風淅瀝雲谷樹蒼茫牛壯侵晨牧對狼入夜
防烟霞成痼癖神物致休祥應老身無恙閑潛與不忘蒲萊
添最遠節竹任徜徉了事輸租稅無憂足稻粱丈寡高士傳
詩咏甫田章既識浮生理須求不老方晶我加飲膳擧援待
時康

蕭氏東隱 吳會社舟

舊隱依東郭高風仰昔人抹梁任茂世文物見諸孫言學蕭
雲卓家非原憲貧田園深雨露蘿落帶松筠潭月琴尊夜軒
曦戶牖春鳥啼知節序無寂遇寒溫耕鑿當平世詩書裕後
昆何須慕軒冕倚仰任乾坤

夜宿黃氏山莊

為愛溪山好未遊趂晚涼流螢芳草徑華屋白雲莊曝合羊
千疊陰森樹兩行製衣思薜荔濯足愛滄浪地勝貫匡遠居
幽興味長移床風滿壽展席月流光共說青囊秘頻分點筆
香明朝攜竹杖重與望蒼岡

送進士

昔把王洲別今看萬里行赤心歸聖主白首濟蒼生名為文
章著時逢海岱清送客談禮樂次第取公卿日月明金殿鶯
花繞鳳城遙知公退暇細閱石渠經

重題黃伯原友鶴軒

幽軒聊作伴老鶴日相親起舞能娛客飛來不避人雪霜明
羽翮風月助精神直羨乘軒貴曾看度海頻神仙元是友鸞
鳳可為隣聲靄徹何遠塵寄志不羣物情殊品類人道共天

鄧伯言玉笥集卷之七

七言長律

寄劉隱君雲莊

前代衣冠數二劉雲礽襲業學弓裘吟詩自可傳千里習隱惟圖守一邱門外竹松遥引徑花間池沼更通流藏修有道書連屋富貴無心雪滿頭久喜孫登同嘯傲却如顔闔避徵求異鴻一去雲霄迥白鷺孤飛島嶼幽對月想彈流水操來風未泛剡川舟相思日夕情如海何日芳亭話偶酬

題白沙陳氏翠竹間

千畝何須說渭川白沙翠竹尚依然偶從溪處開三徑似覺高風繼七賢長夏清陰宜枕簟四時佳興寓絲絃繞簷迴覺紅塵遠累鳳爭看彩羽鮮待長龍孫凌萬箇欲裁汗簡可千年知君浩有淇園想題徧琅玕復數聯

輓鄒主簿應端

青楓江上結悲雲一曲哀歌淚滿巾富貴昔年成底事山川何處弔孤墳茫茫天地無窮恨耿耿心懷莫共論明月未歸華表鶴高風寧羨北溟鯤平生身世才名誤萬卷詩書手澤存今子承家親尚健衣冠仍數道鄉門

寄張助教美和

聖主無為萬國清先生歸隱一身輕寵榮百世留辰翰早若平生在聖經閉戶日長恒著述扶藜身老尚逢迎吟看碧嶂清江雨夢繞紅樓紫禁城四皓已能成遠業二疏還可並高名朝廷自昔尊耆舊鄉邑如今重典刑遠想風流嗟未識獨慚疏懶苦無成風騷擬欲當時體韶濩猶懷太古聲俯仰乾坤同此道睽離南北復何情寄詩為說相思意更約山中煮茯苓

輓劉廉使楚奇

白鷺青原鍾淑氣鳳凰芝草見禎祥朝廷有道需才傑嶺海無虞仗憲綱鵲傲風霜清肆鶚秋將忠孝感穹蒼歲寒共喜堅松柏世事那知變海桑慷慨捐軀探虎穴凄涼歸骨葬螺岡忠魂萬古留遺恨潛德千年有耿光許遠不忘唐社稷蘇卿猶著漢文章哀歌有盡情無盡稍稍悲風起白楊

輓曹侍郎詩之

聖主求賢問治安先生承詔起江干百年事業存經濟萬里雲霄振羽翰制作盡稽周典禮風流不減晉衣冠丹墀奏對天顔近畫省論思月色寒道學每期千載重文章稱用後人看病思啟匱無遺稿詔許還山別上官記說玉樓仙夢遠教書丹旐客心酸祠堂萬古屏山麓松柏參天集鳳鸞

贄芋知事希曾十韻

臨江知事揚州客漂泊風塵歷歲年老大獨憐雙鬢改亂離兼喜一家全山中寓隱從門掩松下遨遊任履穿經雨破鋤栽竹地久晴思引灌花泉朋來問字能攜酒客至求詩每費牋政譽已聞天上有才名猶與郡中傳飛騰萬里曾如鵬留滯三年類息肩貧似杜陵收橡栗興同彭澤憶菑田黃麻有待恩光及白屋深期惠澤宣感激為公歌此曲異時相率共留聯

楊花用丁御史韻

綠楊堤上起鮮飈無累飛花映日嬌稍近樓臺度簾幙忽飄杯斝徇瓊瑤灞陵吟望春偏好彭澤行尋路匪遙點眼適同張緒態多情渾似小蠻腰輕隨戲蝶飄陵園急逐遊人過市橋村白不禁芒履路店香須赴酒家邀難扠弱質從衣薄錯認柔絲把髮撩搖落度江千萬里顛狂辭樹兩三朝殘春莫

怪擂飛雷明日重看定化藻底事詩人頻賦詠繡衣曾惹上丹青

三

鄭伯言玉簡集卷之八

七言絶句

玉簡十詠 曾伯更命題

玉簡晴雲

三十六峯香鼎合上有佳氣常氤氳安得良工拂綃素畫我山中眠白雲

戴盖春雨

戴盖突兀青天低老鶴結巢杉樹枝坐看山色淨如染正是東風過雨時

何君駕虹

戴霄何年駕彩虹三十萬里登瀛蓬至今岩洞有遺蹟碧桃烟浸搖春風

石人觀月

望夫化石千古名觀月如人千古情梅花峯上月皎〻此物無情如有情

雙林蓮社

昔僧欲向山中來芒鞋踏破青〻苔雙林絶似東林寺上有白蓮無數開

孤山梅隱

孤山山中小有天時有隱者來盤旋梅花如雪千萬樹從倚月下懷逋仙

綿峯瀑布

誰把素練千尺長乃是絶壁飛流淙上人洗鉢坐崖石慣聞水樂鳴鏗鏘

蘭溪澄練

蘭溪下從西北流明月正照蘆花秋光涵映一匹練〻天池

與我同虛舟

南祠參閱

化龍樓閣成墟邱世人無參登瀛洲倦來偶枕松下石天風
六月涼如秋

東嶽行宮

岱宗如何齊魯青魯侯昔祭山之靈江淮遠隔數千里空山
落木看祠庭

題秋月上人所藏洞庭秋月圖

君山木落洞庭秋今古無窮水自流明月一輪天宇靜空中
疑是汎虛舟

雪

一夜天花滿世間群峯失却舊雲鬟何由騎得仙家鶴看徧
東南萬玉山

二

題扇

林間樓閣護煙霞門外山童埽落花小澗石橋人緩步抱琴
來此訪仙家

題昭君圖

一曲琵琶千種恨百年圖畫數人看君王不是無恩寵海宇
因之得奠安

閒居

一林修竹滿庭陰四壁圖書太古心俯仰乾坤觀物理悠然
魚鳥自浮沉

題觀海圖

滄溟之深幾千丈萬頃鏡面涵空虛何不翻身入海底九重
淵內探驪珠

題畫扇

青松掩映白雲間雲自無心我自閒靜聽松聲作琴響孤鸞
別鶴不須彈

爲吳叔昌題畫扇

山中老樹半榮枯煙際郊亭似有無白髮兩翁棋稚子衣冠
疑是列仙徒

客夜

芙蓉葉上雨瀟瀟一盞殘燈越寂寥久客不堪鄉思苦誰家
兒女又吹簫

洞簫吹徹思悠悠雲散江天月滿樓倚徧闌干風露冷數聲
孤雁落滄洲

采蓮曲

粉黛妝成習樣新汗凝微沉然羅巾纔攜來往西湖上貪看
荷華不顧人

三

綠荷深處水生波三五蘭舟載綺羅華月漸明風漸息吳人
能聽越人歌

賦謝仲寧帶帳

溪藤百幅淨如練裁作斗帳同君清覺來滿洞白雲起耳畔
更聽松風聲

畫遊何君有感

板橋流水石磧平幾度經行酒未醒試問隔堤楊柳樹爲誰
搖落爲誰青

哭出家從祖德林真人

萬里天風送珮珂一郎煙雨踏松蘿傷心二十四湖水不及
諸孫涕淚多

對梧樹

丈夫志氣頗英豪流落茲山嘆未遭却羨翠梧門外樹小窗

鄭伯雷王簡集卷之九

朝京紀行

應制賦鍾山雲氣沍寒詩首句乃御製也

沍寒雲鴻濛維時屆嚴冬乾坤既定位造化乃有功聖人昌
國運父老歌年豐豈立四極鍾山矯一龍風雲常變化草
木自蒼龍帝德邁三五君門深九重金陵欽佳麗芒碭氣彌
葱永世立基業群經知統宗華夷遵教化臣子效精忠三話
比謨典萬幾思始終憂民至懇切論道每從容田野被休澤
閭閻還古風咨詢及耆老歌舞致兒童承詔上金殿命題勞
聖衷臣才實塞滋臣貌復龍鍾豈有涓埃報深知春領隆上
林春欲動大地雪猶封何物奈寒氣青〻萬年松

早朝

九重城闕五雲中萬國衣冠拜衮龍道德仰瞻天地大車書
復見古今同鳳皇池暖春先動鳷鵲樓高雪正融頭白趍朝
沾聖澤袞回吟對萬年松

贊周參議名偉字世卓豐城人

秘閣曾看萬卷書文章政事近無如豐城兩劍除妖慝北極
諸星拱帝居海宇無疆歸正統朝廷有道用真儒攀龍直到
九天上附驥何當萬里餘涸轍久思求活計侯門那得曳長
裾春風倘借吹噓力寒谷春生槁朽蘇

新淦曉發

淦水東頭曉發船邑人爭看去朝天老人星現當平治聖主
恩深被寵宣身到九重依日月路經千里越山川此行得遂
平生志歸謀兒孫種秋田

南津夜泊

南津橋頭明月多客船夜泊發謳調五更霜寒聞畫角千里

帆開揚素波朝廷有道恤耆老天地無私含太和妙音佇聽
奏韶濩九重城闕高嵯峩

晩宿淸江

金鳳洲前落日低淸江城下泊城時白頭猶是朝天客黃柳
靑拳繫纜枝萬里雲霄悲旅雁千家砧杵搗寒衣明朝挺拜
黃堂守却駕天風去似飛

泊樟鎭謁賈金山

淸江之水淸悠々行人發樟江之頭封渙晩泊集千艘賈金
晨謁登層樓山川感慨今古事草木變衰天地秋我來再拜
何所祝四海永淸掌帝休

晨起

曾送玉洞看雲松又向金門拜袞龍四海豈無靑眼士滿頭
俱是白頭翁夜瞻斗柄天旋左朝望扶桑月上東最喜太平
今有象賜歸何幸樂年豐

到江西

朔風吹雁不成行獨起掀篷思渺茫萬里靑天看北斗數殺
柔櫓下西江滕王舊閣何年廢孺子高名百世香我欲題詩
紀形毅氣衝牛斗筆如杠

發到豐城不果

可惜豐城地船中瞥眼過樓臺新雉堞戎馬舊山河龍劍知
誰汚虬精奉老何臨風屢回首重到恐蹉跎

孺子亭觀東湖

西山含夕照征棹泊鍾陵未上滕王閣先遊孺子亭古今留
勝蹟江海寄閒情試問東湖水何人此濯纓

滕王閣

天下幾多奇絶處滕王獨擅此江留山聯廬岳九千丈地控

荆豐十二州天上星辰今翼軫閩中風景自春秋朱簾畫棟
非晴昔江水依然萬古流

鐵柱觀

鐵柱井中央蛟龍久遁藏神功配天地劍氣凜風霜世已除
妖孽仙猶記混茫應知萬々古爲國鎭西江

樵舍

樵舍臨江滸柴門數十家驛亭依柳樹客棹泊汀沙歲晏風
霜肅天長道路賖舟師告康老十日到京華

昌邑山

水落江心正人行昇卿斜祠神通水府倚棹近漁家欲吟宜
沙鳥漾流悅客槎戍兵嚴警邏爲報上京華

望湖亭

鄱陽水落一匹練廬阜雲開九疊屏不是坡仙有題詠老夫
無意上湖亭

望湖亭讀坡仙詩景仰高風重題四韻

不識眉山極學士望湖亭上憶高風心胸自可吞彭蠡眉宇
何如見華峯待日題詩留篆刻平生爲國守精忠文章千古
誰能似湖水滔々日向東

吳城山

西湖水落天風寒維舟又上吳城山祥林樓閣擁金碧洞府
神仙鳴佩環浩々乾坤寛眼界翩々鸞鶴下雲閒登臨正樂
催行急招許龍謹趁曉班

吳城山聽碧山上人講法華經

飄々空裏落天花靜聽山僧講法華我亦平生無住着白雲
深處卽爲家

星子縣阻風

冬十二月朔天關我船正泊星子灣祈禱已竭晏侯廟尋日
更望匡廬山風濤洶湧阻行色戴事崢嶸悲旅類是身安得
生羽翼飛上九天渾未難

鄱陽阻風

廬阜千岩雪鄱陽萬里風驚看白頭浪愁殺白頭翁

廬山

五老擎天壓厚坤江南惟有此山尊千巖樓閣多仙佛四面
峰巒似子孫飛瀑恍疑銀漢落懸崖時有白雲屯何當獨跨
山頭鶴萬里飄飄朝帝閽

過彭蠡

東湖水西湖水日夜流滙彭蠡揚瀾左里何渺茫萬頃鏡面
含天光廬山高聳湖水上屏風九疊倒影湖中央湖光山色
兩奇絕翠靄丹霞互明滅夜深明月落波心疑是驪龍吐珠
光煜煜湖水復湖水滔滔流向東何當載我上京國却尋五
老棲雲松

九江口

路出九江口山髻五老峰天高飛鶴鶴浪暖化魚龍極目微
茫外揚帆浩蕩中觀流問源委巴蜀此相通

夜泊南康

向夕繫扁舟南康湖水頭角聲雲外響燈影浪中搖漂泊憐
衰鬢驅馳答聖朝北風阻行色明發待舂橈

湖口

縣舍臨湖口僧居倚石巖路斜通柳市風急挂蒲帆異境堪
圖畫同舟共笑談爭如種田者頭白看征衫

彭澤

山通彭澤縣天設海門關萬水趨清濁千艘度險艱望洋今
日喜承詔載時還欲訪陶潛宅關風有愧顏

采石

峨眉亭上柔朱顏采石江邊月滿船惆悵謫仙何處在醉中
猶伴老龍眠

采石酒樓

采石江頭問酒家酒樓兒女貌如花金杯滿勸歌聲緩銀燭
高燒舞影斜

觀潮有感

潮去潮來朝復暮花開花落雨兼風由來萬化皆消長惟有
青山今古同

太白墓

嗚呼李太白今古詩之豪心胸自可小溟渤富貴何如輕羽
毛平生所樂在詩酒醉來筆湧春江濤貴妃捧研足榮寵天
子賜之宮錦袍風流既往不復見殘膏剩馥沾吾曹吾曹碌
碌不足數采石江頭拜詩祖當年捉月事渺茫千載清風一
抔土

安慶弔青陽先生余廷心

江雲淡淡江水清弔古又上舒州城青陽先生不可見群玉
山人空復情一門骨月死貞節千古文章留姓名高風激烈
孰能比李黻守節當並稱